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北京出版社

玖輯·拾伍册

#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玖輯 · 拾伍册目錄

書林揚鱣二卷

〔清〕方東樹撰

一

格致古微六卷

〔清〕王仁俊撰

五一

冰言十卷冰言補一卷

〔清〕李惺撰

一四九

翼教叢編六卷

〔清〕蘇輿輯

二二九

紅杏山房聞見隨筆二十八卷

〔清〕盧秉鈞撰

三四五

述記不分卷

〔清〕任兆麟輯

五六五

蔣氏藿經十二卷

〔明〕蔣德璟撰

七四一

〔清〕方東樹撰

書林揚鱗二卷

清同治十年望三益齋刻本

同治十年三月重聚

# 書林揚解

望三益齋鈔板

書林揚解題辭

所論雖專為著書而發實則窮理格物行己立身之道悉貫乎其中學之不講久矣讀植之書如在齊聞韶也道光七年正月第管同識

心平論篤識精指微洵衛道之干城救時之藥石事關千古豈徒啓蒙發秘而已辨道論為域中有數文字此與漢學商兌尤域中有數書也姚瑩識

連日讀漢學商兌及此書使人聞所不聞見所不見叅稽博考義据通深其微文大義炳于日星可謂惜天下之寶建甯張際亮識

書林揚解 卷上 題辭

漢學商兌所以直入諸家之脅全在理精義確可謂搏虎屠龍手其著書大指則盡于此書中陽湖陸繼輅

博稽羣籍貫穿以立言而皆能訂其得失至其創通大義以俟後之君子植之固自不疑也梅曾亮

書林揚解目錄

桐城方東樹著

著書源流一

人當著書二

著書必有宗旨三

著書不可易四

著書不貴多五

著書無實用六

著書不足重七

著書傷物八

書林揚解目錄

著書爭辨九

著書精博二派十

著書說經十一

語錄著書十二

說部著書十三

著書凡例十四

附論文人十五

序纂十六

書林揚解卷上

兩粵制府阮大司馬既創建學海

春首以學者願著何書策堂中學

而多殆於有孔子所謂不知而作者

見所及為十有六論以論同志知者

城方東樹

著書源流

上皇之世載籍蔑有維時聖人性與天合民亦不識不知無

得而稱伏羲而後厥有文字聿有史臣按易繫傳前言包羲始作八卦未乃言上

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是孔子未明言作文字

書林揚解卷上

造書出於世本蒼頡豈伏羲時乎司馬遷班固韋誕宋衷傳

元皆云蒼頡黃帝之史官崔瑗曹植索靖皆直云古之王也

徐整云在神農黃帝之間譙周云在炎帝之前張揖云蒼頡為帝王在

包羲蒼頡之世慎到云在包羲之前張揖云蒼頡為帝王在

禪通之紀如揖此言則蒼頡在獲麟前二十七萬六千餘年

是說蒼頡其年代莫能有定又周官保氏疏案孝經援神契

三皇無文字則五帝以下始有文字故說者多以蒼頡為黃

帝史而作文字起在黃帝於後滋益而多者也以諸說今

皆不取惟據易大傳以爲在包羲作卦以後耳夫自黃帝而

子至今才四千四百五十餘年其去孔子僅二千餘年耳而

孔子已不知今生孔子之後必欲知孔子以前二千七百六

千餘年之事豈不誕哉然則世之好徵駁雜之書以夸博辨

者是賢於稽古考德以爲大訓歷世寶之典謨是也按周官

孔子乎掌三皇五帝之書春秋左氏傳稱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

八索九邱孔安國云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

也少昊顓頊高辛堯舜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傳會難信

且大道與常道豈有異指乎尚書緯及孝經識皆言三皇無

文字班固馬融鄭元王肅並云三皇無文字文籍初自五帝

竊意外史所穿特丹書大訓等耳若伏羲之易則固已掌於

書林揚解 卷上

二

太川不在外史也孔冲遠云古人言語惟在達情不必辭皆有意若其言必託數經悉對文使教者煩而多惑學者勞而少功過猶不及也近齊氏召南曰周禮祇云三皇五帝之書不云皇各三墳帝各五典也左氏所云亦無明文孰為三皇之書孰為五帝之書故康成注周禮但引左傳而不實指其名至杜預注左傳但云皆古書名並不略援周禮孔疏于孔傳序引周禮外史以證三皇五帝之書於左傳先引孔傳旁及賈逵馬融鄭元三說而斷之曰此諸家各以意言無正驗杜所不信又王應麟據大公言黃帝顓頊之道在丹書及鄭子紀官以證昔人謂皋夔稷契無書可讀之非要之此亦單詞未可據證夫羣言折諸聖人太史公曰百家皆言黃帝尚書獨載堯以來則凡孔子所不取不言者皆勿取勿言可也後世儒者必欲求多於孔子何邪至班志所載若夫聖人黃帝神農容城大命等其為後人妄託蓋至明矣若夫聖人自著一書稽之上世未有明文意者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也蓋伏羲畫卦而無言而如稷之陳常契之敷教夷之降典益之贊德尹之訓王說之論學或寥寥數語或對君之辭皆不可為自著書惟文王箕子身處末世憫時昏敝慮民彝之泯亂發揮大道陳其大經大法傳之其人垂之百世以道民成性故孔子以為易之興有衰世之意而贊箕子之明日夷而不可息也若周公兼三王施四事以臣道而總君師之任手訂易書禮詩樂制作垂統而經之用始備自是以逮春秋戰國世變日降君師之職不脩時則有若孔子之聖不得行其道於時於是始垂空言以立教贊修刪述以承家學而經之名始立六經之名始見莊子何休引緯書稱孔子行在官太下掌三易其經卦皆八疏云經謂上下二經也此說未確孔冲遠周易八論問誰加經字說亦未定唐陸德明答友人論文書以為經對緯言本於周公諡法乃後人之名非聖人之旨苟以六籍謂之經習而稱之可也愚謂經者常也五

書林揚解 卷上

三

也對權言之謂此六藝足為萬世之正中也中庸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孟子經正則庶民興皆此義胡致堂言孔子之門經無五六之數近孫人龍以為漢世始標五經六經之名趙岐稱孟子通五經先入之耳皆未審也老子在孔子之前世陸德明釋文孤言為關令尹喜說道德二篇不言道德經漢志鄭氏傳氏徐氏經傳經說及黃帝四經等皆出漢人未必足證此則著述之源流也是以魏晉以來釋奠之禮必以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而宋明之議孔庭從祀者必重著述蓋由此故也至於老聃莊周曾子子思孟子道術不同皆亦各自著書以立教而管仲晏嬰荀况虞卿商鞅韓非田駢慎到墨翟孫武屈原司馬遷之徒或以載經猷抒蓄積或以窮愁不得志思欲發憤自見蓋亦古之所稱立言不朽者然而處士橫議諸子爭鳴道術始於是焉裂矣秦漢先師儒者大抵以傳經為事雖專門名家而不能以相通然抱殘守缺訓詁名物其功不可泯而其為業最尊矣凡諸數等散為九流按穀梁疏引班志以為孔子既歿諸弟子各編成輯傳於閔馬父之論行為辭賦歧為小說題別於劉向劉歆班固摯虞荀勗自是而後著述之家如牛毛不可究極矣聖為天口垂教覺世尚矣如六經其次則上賢之傳為閑道起見而著書以詔後世始有論辨如孟其次發明經傳以接來學先師後師各尊所聞謂之家法如子夏左邱明公羊穀公鄭杜此聖人賢人儒人三者之書如布帛菽粟古今天下不可一日無矣此外則史史者記載古今事迹所以輔經資

治昭勸戒傳來者有所考故不可無至於諸子則道有純駁  
術有邪正擇之不審有害於人心風教者矣非史之比故當  
又次之漢志所載皇古周秦古書皆統於九流諸子在經史  
前後不可審辨故太史公曰學者皆言黃帝而尚書  
獨載堯以來載籍極博指紳先生難言而七略以輯居首  
一以孔子為斷斯言可謂斬亂絲手段矣而七略以輯居首  
六藝次之班志首六藝其次第蓋以尊經然皆無史類文獻  
通考  
申其義云七略以世本以下諸書附於六藝略春秋之後蓋  
春秋即古史而春秋之後秦漢之事編帙不多故不必特立  
史部班志因之因學紀聞云劉道原曰歷代國史出於春秋  
劉歆王儉史記以下皆附春秋荀勗四部史記舊事入丙部  
阮孝緒七錄記傳錄記又班志所次九流即七略之諸子也  
史傳由是經與史分  
志言諸子十家其就其所條或有紛舛故鄭樵議之曰班固  
可觀者惟此九家

書林揚鱗

卷上

四

也但荀氏四部子在史前至唐始定次為經史子集萬世不  
可易矣唐志云自漢以來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為六藝九  
種七略至唐始分為四類曰經史子集鄭樵技藝略  
曰欲明書者余嘗覈論其實以為孔子以前經之名未立而  
在明類例余嘗覈論其實以為孔子以前經之名未立而  
多言史是史最居先班志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左史記言  
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文中子以詩書春秋為三史  
陸魯望亦言書與春秋實史會南豐南齊書序曰唐虞為二  
典者所記豈獨其迹邪並與其深微之意而記之朱子曰史  
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已夫三墳九邱八索為史為經為子  
不可審別而如孔子子思孟子又不可僅以諸子目之若是  
者既皆升為經矣秦焚書以孟子號諸子故得不混班志以  
孟子入九流儒家則亦以諸子視之漢幸

文帝立論孟孝經爾雅博士後罷之獨立五經則亦未以孟  
子為經蔡邕石經無孟子唐石經亦無之惟五代馮道雕版  
九經有孟子宋宣和中席且知成都以孟蜀刻六經於石獨  
無孟子乃刻石置於成都學宮孟子升經始於馮道席且從  
祀孔庭始於熙甯元豐王荆公蔡卞等唐皮日休嘗請孟子  
為學科未行又楊綰議明經但記帖括請以孝經論語孟子  
兼為一經議卒不行按史文不言文帝嘗立孟子題辭未可據世有今古述作之體亦不一  
必執後世所習見者以譏古人謬矣

李淑邯鄲書目序曰儒籍肇劉略荀簿王志阮錄迄元母迺  
備藏家者惟吳齋著目云云余按莊子天下篇敘六藝之後  
次及諸子道術此具眼隱義總持之始其後司馬談論六家  
要指劉歆班固作七略藝文志次第論撰皆本諸莊子而世  
未有窺其源者已

書林揚鱗

卷上

五

日知錄曰子書自孟荀之外如老莊申韓皆自成一家言呂  
氏春秋淮南子則不能自成故取諸子之言彙而為書此子  
書之一變也今人書集一一盡出其手必不能多大抵如呂  
覽淮南之類耳按此論盱衡今古意甚高遠若乃擁位勢厚  
貨徒為豪舉苟欲邀大名集淺薄無本粗士強以任之又速  
以歲月此其成書豈能決擇當理乎如何義門譏徐東海之  
刻通志堂書專任顧伊人者世頗復有之也

吳氏晁氏皆稱漢時未有以集名書者自劉歆輯略始有別  
集按開馬父論商頌之亂韋昭注榘成也蓋東京別集之名  
始於劉歆而歆又本於商頌漢書地理志劉向言其域分  
朱贛條其風俗猶未宜究故輯而錄之師古曰輯與集同自肇虞流別始有總集雖有專



部而無集之名荀勗中經簿集之名自阮孝緒七錄始余按

自歆勛以來大抵皆以辭賦富之其實如孔子訂詩書即總

集也但後人習而未深察耳朱子四書亦是總集

陳氏曰前志但有雜家而無類書新唐書始別出為一類按

通考以類家入子部其實如皇覽北堂書鈔藝文類聚亦是

總輯耳一源十流固不必強為區分矣

上世聖人或著書或著書如天之垂象有顯晦而無名迹

其降必由聖知元遠不得已而汲汲救時補教而猶不敢任

著作之意故曰述而不作竊比老彭朱子孝經刊誤跋尾云

說疑孝經引詩非經本文初甚駭焉徐而察之始悟胡公之

言為信而孝經之可疑者不但此也因以書質之沙隨程可

書林揚解卷上六

久程答書曰頃見玉山汪端明亦以為此書多出後人附會

云云竊自幸有所因述而得免於鑿空妄言之罪也按朱子

此意亦述而不作竊比昔人之意又有論東萊大若夫潛德

事記以為伯恭此書大抵不敢任作書之意云云若夫潛德

之人則又不暇著書如顏閔管幼安黃憲之徒者其次則著

書以自見才士之流也如莊周墨翟申不害韓非之徒其次

則著書以邀名揚雄以下皆是也要其精粗醇駁各存其人

識趣之淺深而其傳之廣狹久暫存亡顯晦亦視此為差竊

嘗衡論古今以為學人之始嘗患沒世無稱不能有所著述

有所述矣又往往淺陋非佳患不能傳幸而得傳矣又每亡

於水火兵寇長編大軸卒歸泯泯考歷代史志及諸名家書

目所著錄觀其深散之迹未嘗不嘆著之難而亡之易為可

悲也

入當著書

荀子曰人少不諷誦壯不議論則為無業人矣

曹子桓曰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富

貴止於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

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

勢而聲名自傳於後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儻於飢寒富貴

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

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亦志士之大痛也

蘇子由曰人逐日胸次須出一好議論若飽食煖衣惟利欲

書林揚解卷上七

是念何以自別於禽獸只效溫公通鑑作議論商略古人歲

久成書自足垂世余按此古史所以作也雖亦疾沒世無稱

之意然不免用心於外有近名之意不如程朱之言為篤也

程子曰農夫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

為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

安之無功德及民而虛度歲月晏然為天地間一蠹惟綴緝

聖人遺言庶幾有補耳按程子此言為君子不得用於時而

自盡其心之法

朱子曰平生自知無用只欲脩葺小文字以待後世庶有小

補於天地之間又曰緝動冊子便覺前人闕略病敗欲以告

人而無可告者又不免輒起著述之念按此言真道盡人心  
中情事知此意者妙矣蓋君子立言其不得已也如是豈如  
後人苟以矜名而已哉又觀朱子晚年與李季章諸人書論  
脩禮經拳拳之意何其沉痛也

古人以其所學著書竝時之人未必皆知即知其粗矣亦未  
必能喻其精微之意而信之且如曾子子思孟子之書千餘  
年無人能知至宋而後大顯而今人猶有異論而古人皆已  
枯槁煨燼賚恨以死與其不傳者俱亡矣又或生前不識伯  
清陳了翁自謂年二十九見范滂夫言程伯清死後徒煩責  
沈則不知爲誰作責沈文以自咎見野客叢談是聖賢生世何益於身已何益於當世然而其書傳於

書林揚輝

卷上

八

天下後世賢人君子有志之士信而守之足以誠身立名推  
而行之生民蒙其惠利然後此枯槁之士至是始見功故君  
子不爲不見知於時而遂廢其學也陶公曰何以慰我懷賴  
古多此賢

著書必有宗旨

孔叢子引夫子之言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  
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

平原君曰孔子高理勝於辭公孫龍辭勝於理辭勝理者終  
必誦

大約著書空疏固是陋据拾眩博尤陋必也深通淵雅原本

道德根柢古人無杜撰穿鑿傳譌踵謬失是非之實悖義理  
之公固非通賢不能耳然此亦言其末班固曰著書者前列  
之餘事耳

范蔚宗與其姪及甥書論撰書之意曰此書行故應有賞音  
者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俗人不能盡  
之多貴古而賤今故稱情狂言耳

後漢書丁鴻傳論君子立言非苟以顯其理將以啟天下之  
方悟者

許叔重曰聖人不空作皆有依據按許氏此說雖論文字而  
著述亦然

書林揚輝

卷上

九

徐鍇自言作說文繫傳之指曰俗儒鄙說皆失其真至於通  
識亦然豈知之而不言將言之而不悉乎後生傳習又憤頹  
而不明臣故反覆論之而今而後玉石分矣此雖論小學而  
凡著書者皆當知此意

王厚齋曰天下不可無此人亦不可無此書而後足當君子  
之論

羅端良曰儒者之言要有微指不同記簿

程子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  
天下之理有闕焉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  
之理亦甚約也後人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

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矣愚謂著書非著義理即表章紀事有益於天下後世人心學術民生政治故爲世間不可少若著義理而偏見顛倒謬妄反足爲損表章紀事傳誣失實又不得首尾要害反足滋天下後世之疑凡若此等皆有損無益不如無書又或見聞寡陋不知而作道聽塗說或國史已詳或他家所紀已備而我未之見反自矜網羅放失雖賢者識小不害於紀遠而固已遺譏大雅見鄙通識矣吾宗望溪侍郎論尚書以爲君牙以下六篇皆孔子摭拾於亂亡之餘非得之周室史記蓋惜其僅有存者而錄之以垂法戒焉耳其餘內史所藏蓋亡

書林揚解

卷上

十

於幽王之亂而孔子未之見也據此則豈有不知而作及剿襲市販愚而自用者哉

程子又曰君子立言欲含蓄意思勿使無德者眩有德者厭余按此二語椎心刺骨令人悚然亦矍相之揚解也

蘇子瞻作孟子論其略有曰自孔子沒諸子各以其所聞著書而皆不得其源流故其言無有統要云云

按東坡作子思孟子論極推子

思而非孟子不應爲辨雖若有見而非理實子思論略曰爲

論而不求其精而務以爲異於人而紛紛之說未有以知其

所止

凡著書立論必本於不得已而有言而後其言當其言信其

言有用故君子之言達事理而止不爲敷衍流宕放言高論取快一時由有識觀之則爲詖淫邪遁可厭可疑蓋非要則可厭不確則可疑既厭且疑而其書不可貴信矣君子之言如寒暑晝夜布帛菽粟無可疑無可厭天下萬世信而用之有邱山之利無毫末之損以此觀古今作者昭然若白黑矣著書不本諸身則只是鬻其言者耳與賈販何異佛氏有言以般若說般若老莊申韓之徒學術雖偏要各能自見於天下後世斯義也古文章之士猶能及之降而不能乃剽賊矣夫剽賊以爲文且不足以傳後而況剽賊以著書邪然而有識者恆病書之多也豈不由此也哉

書林揚解

卷上

十一

凡著書必用意深爲言信然後乃可久而不廢

書因貴精深而後傳亦須體大然而古來說經之書及私家所著史無慮數百家今其存者亦少則似顯晦之迹亦有數焉存乎其間然而志士則必以之自厲

學者著書要當爲日星不可爲浮雲浮雲雖能障日星蔽太清而須臾變滅倏歸烏有今日之浮雲非昔日之浮雲也古今相續不絕要各自爲其須臾耳而日星雖暫爲其所蔽終古不改奈何世之爲浮雲者之多也意氣之盛有時消歇是非公論卒不可奪徒自外於聖人之徒耳

朱子曰格物致知之學與世之所謂博物洽聞者異此以反

身窮理爲主而必極其本末是非之極彼以徇外夸多爲務而不覈其表裏真妄之實然必究其極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不覈其實是以知愈多而心愈窒此正爲人爲己之所以分按知愈多心愈窒恰中今日漢學考證者之病

張楊園曰大抵古人著書多因斯道不明不得已而有言以補天地之憾若道理已無餘剩而吾之所學未足以信今而傳後則兢兢乎不欲發爲文辭所謂非惟不敢亦不暇也將因所著文字而一旦流爲遠近指摘之端後生初學將因指摘之衆而損其尊信之心其不然者則遂長其誕漫詭異之習二者所繫均非淺也百餘年來學術不明邪說肆出雖有

書林揚解

卷上

三

勤學好古之士一經漸濡終其身而不能出自自誤誤人釀成生心害政之既而未以已也學者正宜洗心滌慮體究程朱遺書以求得乎孔孟之正傳見諸躬行而無所愧怍焉以一救其猖狂無忌似是而非之積習未宜擇之不精見之不卓而汲汲焉著書立說以與流俗門面習氣諸妄人爲虛薄爭名也使所學果足以信今傳後卽不著述亦不容泯如其不然卽多著述亦何益幸而傳之不遠不過如匹夫匹婦牆陰之私語人罔聞知而已不幸而傳小者見嗤於君子大則適成其罪案而已抑思二程子何如人也猶不敢輕於著書而况吾人之於聖人之道未能一窺見其戶牖而輒有所

著多見其不知量矣

聖人刪詩書述作春秋易傳全爲明道教天下萬世也漢儒作傳注宋儒講辨義理同是意也漢唐以來世主取通儒傳疏列之學官亦猶唐虞敷教之典其餘諸子百家著書偏全深淺不侔亦各抒意見分以明道之散殊者也若夫以著書邀名文行始判及其甚者負恃已私邊見僻違專務求勝前人既不自量又無忌憚苟且紕繆爲害始大又次者則專用以趨世投好求合走利而已班固所謂利祿使然也世說愍度道人欲過江覓食與一僮道人謀曰舊義不足動人不如立新義以無爲宗果見崇重而僮道人不成渡江之行乃寄

書林揚解

卷上

三

語愍度云無義那可立始之爲此計權救飢耳無爲遂負如來也定此數等以觀於作者之林其是非公私居然可見也儒者著一書必因時而作羽翼至道弗穿羣籍囊括百家如康成明辨以哲純粹以精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有功先聖不誤來學如程朱斯爲世不可少之書耳

或問彭魯岡著書立言者何爲乎曰爲勸懲者仁義之言也爲聲名者自誤之道也失是非者誤世之道也胡致堂序文定公武夷集其略曰惟鄒魯之學由秦漢隋唐莫有傳授其間名世大儒僅如佛家者流所謂戒律講論之

宗而已至於言外傳心直超佛地則未見其人是以前聖道不絕如綫口筆衮衮異乎身踐有書徒存猶無書也

觀於子思孟子而知聖賢志事無不直截明決者彼依違繞繞皆自誤誤世之道也如既不世用則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此意一定而人世是非毀譽皆不足顧故曰信道篤而自知明也而東坡議孟子不當為辨近人詆君宗好刻論人物皆未窺見聖人之量及聖人意思祇從世故之私起見晁公武讀書志論道德經其略曰道德經李耳著言道德之旨余嘗學焉通其大旨而悲之蓋不幸居亂世憂懼者所為之書乎不然何其求全之甚也古之君子其書林揚解

卷上

西

應世也或知或愚或魯或怯惟其當之為貴初不滯於一曲也至於成敗生死則以為有命非人力所能及不用智於其間以求全特隨其所遇而處之以道耳是以臨禍福得喪而未嘗有憂懼之心焉今耳之書凡所為守雌守黑守辱以懦弱謙下為道者其意蓋曰不如是則將不免於咎矣用是以觀豈非所謂求全也哉人惟有志求全故中懷憂懼先事以謀而有所不敢為有所不敢為而其蔽大矣此老子之學所以雖深約博大不免卒列於百家而不得為天下達道與晁氏此論所關義理學術甚正甚大余故錄之使學者知聖人自有中正之道雖以憂患作易而易之為書隨其所處時位

皆有不不易之道以處之故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又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無莫義之與比又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則非老氏之滯於一曲可知

箸書不可易

韓文公曰其為之也易則其傳之也不遠又曰其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

朱子曰學者輕於箸書只是器識淺薄所謂聖雖學作分所貴者資便嫻姣麗今去道遠而余謂今人多好為四書解說者先存一駁朱注之心以得一新奇為喜多好為經說者先

書林揚解

卷上

五

存一博綜之心以多得一證據為喜疎淺固蔽不暇深思此祇是淺薄爭名非真欲明道也  
日知錄曰書如司馬溫公資治通鑑馬貴與文獻通考皆以一生精力為之遂為後世不可無之書而其中小有舛漏尚亦不免後人書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傳所以然者其視成書太易而急於求名故也樹按如溫公書孫之翰作唐史要論其用力精勤篤志如彼可以矻箸書欲速之膏肓也又曰伊川先生晚年作易傳成門人請授先生曰更俟學有所進子不云乎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莘莘斃而後已竊觀孔子作易傳亦是今日得一義明日又

得一義積歲月逐漸有獲今日讀之分明可見蓋雖以至聖之睿亦必糾照光明然後乃有以盡一書之蘊則聖心祇是窮理無期必欲速成一書之意故曰先難後獲

韓公曰文書自傳道不仗史筆垂真豪傑語如王通司馬貞張守節韋應物司馬貞見劉知幾傳及藝文志餘新舊兩書俱無傳姜夔信然歷觀漢

隋唐志開皇開元書目及各史志崇文中興館閣明文淵閣文獻通考等書目及士大夫藏書家自唐宋以來如元行冲

母喪西齋吳田氏宏萬邯鄲李淑廣川趙相臺珂遂初表陳

氏直晁氏公武鄭氏漁仲葉氏少盛萊竹堂葉授經圖撰二十卷者

非宋人所撰三卷者焦氏經籍志弱侯絳雲樓錢牧述古堂錢遵也是

書林揚輝

卷上

去

園錢千頃堂晉江海鶴先生黃俞邵名虞稷官南京園子監

天一閣范可馬欽字堯卿號東明乾隆汲古閣父子相繼

刻書吳梅村有汲古閣歌贈海虞毛生其家多藏書本後為

王駙馬以金錢帶去其板多在昆明王駙馬家永甯吳三桂

堵也今黃不烈士禮居所刻書目其中所開書價即是初售

與王所議但不知所云託之太史者何人也此行所書不書

名後一係爾深又書乙酉傳是樓徐崑經義考朱彝淡生堂

花朝當是順治二年也山陰密士那承鄰有藏書約分四篇一讀書二倦圃曹氏

聚書三購書四鑒書其論甚精即忠惠父也孫退谷按藏

歸北平黃通志堂成容若容若十七為諸生十八舉鄉試十

崑圃家九成進士二十二為侍衛擁書數萬卷

又如周晉二王胡元瑞朱鬱儀錢叔保并有書目著錄每以

數千萬卷計今茲亡者皆以過半此書目余不皆見而言其大都或有長編

巨軸雖存而不為世所要用人所共知而其中獨有數百十人落落

矣蓋俗人逐物遷流泯泯沒世君子獨以著述為波中金石亦欲久存

古今雖遠猶之且暮苟不能出於其類拔乎其萃冠絕百代獨有千古

勝湮舛矣朽蟬斷與向之遷流者同盡特臧毅耳此著述所以有時而

世人心余謂著述亦然梁簡文帝曰未知登峰造極否古人著書多在廢後

書林揚輝 卷上 七

能精思深微司馬子長稱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

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饋脚兵法修刻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

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

退語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

放失舊聞考其成敗興壞之理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傳之其人

韓文公答張文昌書云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為書為書者皆所為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柳子厚云賢者

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

大帙重編古人多父子宿業故能討論精覈其次則必其人

有天授異才而又畢生勤力精專篤嗜不厭如康成之注六

經杜元凱之治左氏春秋溫公之著通鑑然後一書出始能

江河萬古日月常新與天地不敝今之學者根柢淺薄用心

尚猶竊無所欲語而強欲著書苟為難能又迫以歲月速化

取家人篋篋中物剽襲抄輯駢漏或矜尚新奇支離穿

鑿或吹久譌之欲承謬種之傳既成索一鉅子二字本呂不韋及莊子

序而名之二字用孟喜事遂居之不疑負其意氣內以傲其父兄外

以驕於一世竝世之人又罕識真彼已相蒙相譽入主出奴

書林揚解

卷上

太

任意軒輊究之真用不存時過勢謝忽已與其聲華俱歇矣

大抵著書攘袂抵掌夸大自矜無深旨微義雖重帙大名祇

亦是妄如明邵經邦宏簡錄及近人所稱三大奇書殊無謂

無論李氏之書非梅顧之倫即此一奇字已陋甚夫有江復

有河有嵩復有華六經亦只是平常道理何大何奇故曰觀

於海者難為水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袁宏作名士傳成謝公笑曰我嘗與諸人道江北事特作狡

獍耳彥伯遂以著書

著書固不可易出之尤不可易古人所貴藏之名山傳之其

人非吝也懼不知者道聽塗說徒褻吾道也佛誓不為二乘

聲聞人說法聖門教人祇隨問答之雖曰誨人不倦而不憤

不悻則不啟發一貫性道卒不強未及者而詔之周子太極

圖說程子易傳皆不肯輕傳於人鄭夫欲從邵子學易邵子

以夫志在口耳多外慕不之許皆此意也夫傳之其人不得

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所謂外人那得知之夫第不知猶無

害必又將循聲逐響亂道妄說流傳疑誤是書未行而害先

中於人心矣開門揖人來窺美富或執塗人而語以家之積

蓋此不可辱乎荀子曰小人為學禽犢也楊儵曰饋獻之物

也東坡云昔人求書法至拊心嘔血而不獲求安心法至裸

雪斷臂僅乃得之今子由既輕以吾書與人又以其微妙之

書林揚解

卷上

充

法言不待憤悱而發豈不過哉屈子曰道可受不可傳張宜公類洙泗言仁祖程子意也

朱子猶以滋學者入耳出口之弊疑之

著書不貴多

歷考古人著書類以少而見珍多而不傳蓋多則傷易速以

歲月必不能精是以有識之士莫不慨歎於著書之多及為

文之易也

日知錄曰二漢文人所著絕少史於其傳末每云所著凡若

千篇惟董仲舒至一百三十篇而其餘不過五六十篇或十

數篇三四篇史之錄其數蓋稱之非少之也乃今人著作則

以多為富夫多則必不能工即工亦必不皆有用於世其不

傳宜矣

又曰隋志載古人文集西京惟劉向六卷揚雄劉歆各五卷為至多矣他不過一卷二卷而江左梁簡文帝至八十五卷元帝至五十二卷沈約至一百一卷所傳雖多亦奚以為煬

帝至萬七千卷

偶檢隋志六代西僧譯經如此其眾何異南北諸儒之有六經義疏也究之西來真意其汁漿能有多少此書多所以轉為患也

困學紀聞曰和凝為文以多為富有集百卷自鑲版行於世議者多非之此類之推所謂論癡符也

書林揚解

卷上

辛

上古聖人靈奇之蹟不傳眾矣即如舜之世系異說周十五王世數不合夏商歷年最久其間君臣行事今著者有幾臯夔伊呂其生年卒葬後世無傳孔子作春秋得左氏親受其經而為之傳而三家之說已各乖異穀梁家更有三世異辭之說甚矣古事之不盡詳也自史遷以來記載始備書籍益多抵牾亦眾自是文人學士私家撰述纖悉靡遺於是其傳有不必以靈奇異美者矣

史之所載著其大者其碎者有不必知後人採取駁雜動謂補史之闕不知是良史所不信刊落而不必載之者也孟堅東方朔傳贊曰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恠說附著之朔故詳

錄焉師古曰言此傳所以詳錄朔之辭語者為俗人多妄附

欲明傳所不記皆非其實也仲長統言百家雜碎請用從火朱子言南北史除溫公通鑑所取其餘皆小說也漢書司馬

遷傳贊曰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纂之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

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世之君子每喜取昔人所棄以自珍毋乃見未卓乎如古史路史皇王大紀通鑑外編尚史釋史等皆是

陶宏景以一物不知為恥閻百詩為學主此按此指非是君子先務為急亦惟於修齊治平日用倫物之大端致力苟省

書林揚解

卷上

壬

x6

之於此而無虧則於書有所未讀文章有所未能皆不足為歎况駁雜被碎無益小慧乎食肉不食馬肝何妨於知味天下物理聖人有不盡知盡能孔子辭博學多能孟子言堯舜之知而不漏物急先務也傳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元李孟論人材必先德行經術而後文辭乃可得真材也廉希憲論孟子祇取王霸義利性善三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孟子以仁義知禮樂之實皆歸之於此所謂實者信是也窮理致知反躬實踐不出孝弟忠信如揚雄識奇字馬融蔡邕負曠世才而皆不識節義字雖多亦奚以為子夏文學科中人而賢賢易色一章其言如彼亦可見聖門為



學大意今人爭推子夏爲傳註訓詁之祖而獨昧此章之言始倍於篤志近思而專取博學矣范史朱浮傳論曰吳起與田文論功文不及者三朱買臣難公孫宏十策宏不得其一唐姚崇爲相古事問高仲舒不問高仲舒賢於姚宋也

今人或以子貢所稱天道不可聞卽天文歷算之術亦有本按周官大行人九歲屬瞽史論書名疏云樂師與太史小史竝是知天道者故國語云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左昭十八年傳鄭子產云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錢氏大昕云經典言天道皆以吉凶禍福言班固曰歷譜者聖人知命之術也云云日知錄言星事凶旱歷引古人事言以明之魏高允明

書林揚解 卷上

三

於歷數初不推步游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昔人有言知之甚難復恐漏洩不如不知天下妙理至多何遂問此顏之推曰自古儒士論天道定律歷皆學通術然可以兼明不可以專業醫亦然据上所論則不必人人皆知天道矣今人既識宋儒不應談性道識學人好談性道本東坡之言蓋暗斥伊川程子也此東坡之妄說歐公亦如此而又好言天文歷算何也元王恂精算術裕宗問焉恂曰算數六藝之一耳定國家安民人乃大事也每侍左右必發明三綱五常爲學之道及歷代治忽興亡之所以然又以遼金之事近接耳目區別其善惡論箸其得失上之可謂知要矣

周亮工因樹屋書影言楊升庵箸書一百餘種未聞有茂陵之求張天如箸述無多當時至形之章奏求其遺書余考天如之箸先後奏上三千餘卷帝悉留覽則亦非少周蓋未知但今世傳亦不多耳至於楊用脩之書浮談不根信口亂道謬於是非者甚衆陳耀文作正楊胡元瑞仿虞槃非非國語作正正楊周櫟園作翼楊以闢正楊然皆可以不必櫟園又

言六朝箸述之富蓋無如葛稚川者通計殆六百餘卷抱朴自序凡五百六十卷今惟抱朴子神仙傳在道藏中後此若宋王伯厚箸書近七百卷與稚川頗相當近世王鳳洲前後四部稿幾四百卷余按周所舉殊掛漏宋以來箸書多者甚夥如周必大

書林揚解 卷上

三

楊萬里陸游朱子洪邁不止浚儀王氏近代如黃黎洲箸書近八百餘卷顧亭林毛西河皆五六百卷萬季野五百餘卷江慎修二百餘卷戴東原一百八十餘卷錢竹汀二百餘卷惠定宇一百餘卷張楊園曰濂溪明道箸書不多道理未嘗有虧欠處若以資後學之階梯則守其一言通其一書足以上達而無難亦無俟讀其全書也

箸書無實用

書貴有用於世則自不磨滅而有用之言必非庸陋淺識之士所可剿襲而貌爲之也古人箸書不盡善然書有可訾而

其業自可傳此爲有用之書言之如太史公史記是也日知錄曰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間者日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將來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亂神之事無稽之言剿襲之說諛佞之文若此者有損於己無益於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損矣張楊園曰古人著書動關世道如衣食舟車官室一日不可無故久傳而不敝雖一種文字亦其人之精誠不可泯滅故歷久如新後世誠淫邪遁之書汗牛充棟究竟其不可少而不能泯滅者有幾

書林揚塵

卷上

音

苟悅作申鑒論事曲透如彼前人猶謂其應敵制變不如文若可見才難非紙上空談足以濟世聖門論才言無溢分皆實實坐而言起而行不似後人著書剿說雷同論議甚美陳義甚高纒屨一事茫然無措昔人言陸機論能辨亡無救河陽之敗以此坐讓古人不適於用此人才所以衰古今所以不相及皆起於好著書以自掩飾言多行寡無有實際以虛識自矜而未嘗自識於事以驗其力也古人著書皆自道其得力故甘苦曲折皆盡後人高者出於揣擬影響卑者則直是謬妄至於展轉稗販了無心得益不足議矣王厚齋困學紀聞首卷說易經何屺瞻譏之曰劉屏山云愚夫昧易才士口易賢人玩易聖人踐易凡無得於心而據其辭皆口易也

非獨能言而不能行之謂此卷其諸口易乎原作聖人忘易於此余易以踐字也附訂之按伊川作易傳乃是即易以發揮天下古今所有道理下學上達與天道消息蓋著書與脩身不分爲二事矣庶幾踐易者與

司馬文正公好學如飢之嗜食於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歷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節尤好禮其文如金玉穀帛藥石也必有適於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

歸熙甫作言解以爲言宜於用余謂若無用則音鳴焉耳

實體難工空摹易善近世著書者皆據此以尊漢學名物訓詁而薄宋儒空談義理誠亦不可謂非知言也然君子先務

書林揚塵

卷上

音

爲急本末先後要自有不可倒者如典章名物固是實學若施於時用不切事情如王制祿田考工車製等不知何用則又不如空談義理猶切身心也

實事求是莫如程朱以其理信而足可推行不誤於民之興行然則雖虛理而乃實事矣今之爲漢學者言言有本字字有考乃至音詁佐證數十百條確鑿無疑反之己身本心推之家國事物之理毫無益處徒使人蕩惑狂狃失守而不得其所主然則雖實事求是而乃虛之至者也

凡著書若非不能已於言而徒欲博名無一是者雖擇題而爲之終外強中乾如考訂經義最爲大題然非精詣卓有獨

見則亦陳陳相因剿說販稗而已講論義理亦爲大題然呆  
衍宋儒語錄多拾前人緒餘不出里塾拘墟之見則亦老生  
學究腐談至音韻小學似爲爾雅然致遠恐泥體用不存縱  
極深詣不免穿鑿破碎天文算數必待專門兼而爲之則視  
乎其人然往往未能造極輿地沿革古今多舛時賢所著略  
已大備雜著小品山人陋習如明季諸人最可厭厭注釋詩  
集無論無作者腹笥鈔輯無陋貽譏大雅縱極博瞻而芸人  
之田於己無與總之無所欲語非不得已而強欲著書皆無  
是處孔子所謂夫我則不暇爲己之士各自審之非以此禁  
學者不得著書也

書林揚解

卷上

三

苟悅漢紀自序曰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章法  
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於是天人之際事  
物之遺粲然顯著罔不備矣

元宋理撰漢唐事牋十二卷 四庫未收阮芸台宮保始得  
之以進於 內府並爲作提要余按宋闕川林嗣宇德頌撰  
扶科古今源流至論在 四庫子部類書存目中與此書相  
類乃科舉俗書也然因此可悟古人爲學之始有力者多自  
撰一書卽他日之事業設施皆先定於此矣如葉文康禮經  
會元呂東萊博議皆然卽賈誼新書亦如此此可爲爲學之  
方也已

著書不足重

陳直齋論祖珽所撰修文殿御覽以爲珽之行事姦貪凶險  
盜賊小人之尤無良者言之則汗口舌乃其所編集獨傳於  
世云云全謝山蛸埼亭續編所言  
毛西河之無類幾同祖珽余按呂東萊論衛禮至爲  
銘信公二十五  
年衛人伐邢極管詆其惡頓使金石失其壽則邪人雖有  
傳亦曷足重也又如近世朱彝尊作經義考三百卷而行身  
淫蕩復自言之不恥適足爲經之辱也以勢位力氣著書此  
只可刼一時不足垂後世苟非真用所存雖張侯論三經義  
且不足重况萬萬不及之者邪苟其言誠有功於先聖及世  
教人心學術雖韋布亦不泯

書林揚解

卷上

三

司馬遷曰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解無益於俗不信祇取  
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遷旣死後其書稍出外孫楊  
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至王莽時求封其後爲史通子  
王邑嚴尤謂桓譚曰子嘗稱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乎譚曰必  
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祿位  
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  
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吏閱賢知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  
矣自雄之歿至今四十餘年法言大行而元終不顯  
近又有一種人以己所餘殘膏賸馥丐婦人造作虛譽哀然  
各自成書災之梨棗以疑誤學人耳目天下後世孰知真僞

之所在邪此較之臧霸梅賾劉炫豐熙劉炫因牛宏購求遺書乃偽造連山易古魯史百卷上之被訟遇赦免死後賊起其門人多在賊中郡官疑其通賊閉城不納遂殺死豐熙明世宗時人偽造朝鮮本尚書或云亦出其子坊所為坊又偽造古本大學全謝山云豐氏謬造石經河圖魯詩春秋大學又謬造高麗尚書日本尚書而皆託之清敏或其大父楊慎曹溶輩專造偽書益方伯所傳梨洲別傳記之略具

誕肆矣然此猶以己所著丐其所親至於攘他人之書以為己有此尤惡薄無行之甚者其源始於郭象之注莊顧亭林言有明一代之人所著書無非盜竊

著書傷物

古人口不臧否人物故言寡尤言滿天下無口過况著書尤言之著而行違者可不更加慎乎聖人立言但陳其理如是

書林揚解 卷上

以垂法戒無是己非人專己抑人意故人無由怨之後見蘇子瞻子

思論意即如春秋乃本王法非用己私意後人著書專為己與此同己之名實蕭詡紙上先有一段忿爭氣象凡言所不敢盡者悉於筆肆之或逞私肌妄詆前賢或造謗書挾怨以誣盛德如魏泰碧雲駭孔氏野史之比滅人益己顛倒是非心術險薄更甚於口

過然後著書之禍乃明以招人之怨而陰以干鬼神之譴程子曰君子好成物故吉小人好敗物故凶

王充作論衡取釋物類異同正時俗嫌疑露才揚己言及激憤王符作潜夫論指訐時短討撻物情足以觀見當時風政

顏家訓亦如此余按此亦稍僭矣職非史官才非聖人安得便爾昔

孔子欲立萬世治亂之防不得已而作春秋且懼其有罪已者况非此比乎孟子曰位卑而言高罪也杜牧之作罪言意以不當位而言為有罪也况於訐人以取名乎張橫渠作砭愚訂頑自銘也程子尚慮其啟爭况於矯異鳴高忤俗犯怒乎

太史公匈奴列傳贊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定哀之際則微為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愚按太史公不滿武帝窮兵匈奴不敢深論而託於孔子之意如此既隱其文於擇將相又貳師之降不載於本傳而載於此其旨微矣

書林揚解 卷上

抱朴子自序管見熒燭之明而輕評人物是將賣彼上聖大賢乎愚按此與孔子作春秋孟子拒楊墨韓子攘佛老朱子雜學辨不同

王昶戒子書云北海徐偉長其有是非則託之古人以見其意當時無所褒貶裴松之以為馬援誠子稱龍伯高之美言杜季良之惡致使事徹時主季良以敗言之傷人孰大於是

文舒擬則文淵顯言人失不如東方誠子寄指古人無傷於

唐孔至撰百家類例以張說為新族剝去之說子均怒曰天下族姓何豫若事而妄紛紛邪至懼欲更增損草述曰丈夫

今

奮筆成一家書奈何因人動搖有死不可改余謂韋述可謂有風力然亦顧其書之有關輕重何如耳姓氏類例誣附難信無關經世大道之要而橫以此獲罪當世賈禍災身非君子之懿行也至之撰述之勸兩失之諸牒在唐至重見高倫等傳孔至率俗爲之亦無可昔孫盛著魏氏春秋晉陽秋有直筆桓溫見書枋頭之事怒謂盛子曰何至如尊君所說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盛卒不肯改余謂若安國者雖曰身非國史不比董狐然猶比於孔子作春秋猶之可也彼姓氏類例何爲者也范宏之有言若不量時趣以身嘗禍雖有硜硜之稱而非大雅之致亦下官所不爲也又如袁宏作東征賦不及桓彝陶侃

書林揚解

卷上

三

皆見刼通於其子按彥伯賦咏史詩撰漢紀作名士傳於時亦稱矯矯而前既被辱於景升之牛後又爲元子九錫見薄名石守道作慶曆聖德詩見惡於范文正公皆以道時事之故也前史如此比者甚衆書之以自省戒若李北海曰不如此則名亦不來此敗德之言子弟不可怵其盛名託於斯類夫爲學近名已言哲賢之大戒况甘心犯禍以取之昔唐太宗稱禰衡潘岳矜己傲物不得其死余謂北海亦然又張燕公謂康子元曰康子獨出蒙輪以當一隊那可見衆非非正獨是不容於世足爲寒心故箕子曰一國不知而我獨知之我其危哉聖人於明夷取晦於邦無道言遜莊子知之故託於寓言重言卮言也則雖是正言而傷物

則同爲怨府屈子云不量鑿而正衲今固前修以菹醢

困學紀聞論磨衲集磨衲二字見梵經元應一切經音義云景讓傳有那摩納今因學紀聞外衣从石誤也然東坡有磨衲贊即指衲衣曰磨衲集王公庭秀作於紹興壬子考其論議以鄭介夫爲妄言陳少陽爲鼓變是熙豐之法度非元祐之紛更謂黨人子爲謬賞謂蘇黃文章爲末藝甚者擬程子之學於墨釋氏而以易傳爲謝楊惻潤成書其反理詭道甚矣詆趙張二相尤力蓋自紹聖以來姦險茂惡家以荆舒爲師人以章蔡爲賢邪說詖行沈酣入骨髓更中天之禍蕭艾不孳士習熟見聞至紹聖間邪說尤肆行筆之簡牘不恥也是故人心不正其害烈於洪水猛獸

書林揚解

卷上

三

吁風俗移人可畏哉孟瓶庵瓜棚避暑錄引唐詩紀事云貞元後唐文甚振以文學科第爲一時之榮及其流弊也士子以豪氣罵吻游諸侯門諸侯望而畏之如劉魯風姚崑傑柳棠平會之徒其文皆不足取余故載之以見當時諸侯爭取譽於文士此蓋外重內輕之牙孽如李益者一時文宗猶曰感恩知有地不上望京樓其後如李山甫輩一名一第之失至挾方鎮剗宰輔則又有甚焉者矣一篇一韻初若虛文而治亂之萌係焉余是以知其不可忽也又曰唐詩自成通而下不足觀矣亂世之音怨以怒亡國之音哀以思氣喪而語偷聲頌而調促甚者忿目褊吻如戟手交罵大抵王化習

俗上下俱喪而心登隨之不獨士子之罪也其來有源矣瓶  
庵又云張曲江賢相也劉禹錫以世稱其為相時建言放臣  
不當與善地作詩云良時難久恃陰謫豈無因寂寞韶陽廟  
魂歸不見人武元衡相憲宗討淮蔡為盜所殺禹錫作靖安  
佳人怨云適來行哭里門外昨夜華堂歌舞人絕無憤賊傷  
逝之意至李衛公一代才相而溫庭筠詩云蒿棘深春衛國  
門九年於此盜乾坤兩行密疏傾天下一夜陰謀達至尊內  
視具僚忘七箸氣吞同列削寒溫當時誰是承恩者肯有餘  
波達鬼村自後浮薄益煽若梅聖俞之於范文正公作靈鳥  
賦以示譏杜默於歐公作桃花詩以諷按杜默字師雄漢人  
事石守道守道作三

書林揚輝

卷上

三

公道文人無行其來久矣樹拔  
國朝康熙己未鴻博科之舉盡天下之選號稱得人而不得  
者猶挾怨作詩士習浮囂自古而然君子所當深以為戒者  
也詩云自古文章推李杜而今李杜亦稀奇葉公情懂遭龍  
也賦馮婦癡呆破虎欺宿構零軒衡玉賦失黏出韻省耕詩  
若教修史真羞死勝國君臣也鐵眉謂高陽相國需寶坻相  
國立德葉文敏方謫谷都相國博也四公皆讀卷官也或言  
杜為杜臻非是臻秀水人時為侍讀明史自康熙十八年開  
局纂修五十人皆以博學鴻詞薦入翰林者總裁官初用  
葉方謁張玉著其後湯斌徐乾學陳廷敬張英王鴻緒相繼  
為總裁久之未成特勅廷敬任本紀玉書任志表繼  
緒任列傳稿成表上之而本紀志表尚未就鴻緒復  
加纂輯雍正元年再表上之於是明史始有全稿瓶庵又  
云唐薛能從事西川口每短武侯至云焚却蜀書應不讀武

書林揚輝

卷上

三

侯無以律吾身陣圖誰許可廟貌我挪揄後為徐州節度使  
東軍亂全家遇害夫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反是為失其本心  
大莊周之非堯舜猶為寓言嵇康之薄湯武亦有微指至若  
劉煦桑民懼之斥韓昌黎李贄之譏濂洛毛奇齡之薄周程  
張朱皆所謂失其本心者也又云毛西河嘗至閩極言荔枝  
非佳不如蕭山楊梅即此嗜好便是拂人之性無怪其歷詆  
周程張朱司馬歐陽而獨尊一高笠和尚也愚謂叔孫武叔  
毀仲尼慕容盛極詆伊尹周公劉知幾史通疑古篇中排詆  
舜禹以末世莽操心事推測聖人小人自絕於日月何傷乎  
陳耀文著學林就正聚諸駁雜詆訶聖人比周公於曹操以

亦有懲謫之理

凡不得已而著一書辨論是非惟爭曲折非有愛憎須是餘氣和平期於義理明白使止不得負恃才氣逞肌任情呵斥詬詈有市井攘袂之態劉歆爭左氏恃其義長輕移太常抵挫諸儒諸儒內懷不服相與排之從是攻擊左氏遂為重讐後來如范甯之斥王何劉焯兄弟好輕鄙先達鄭樵極詆班固其言曰班固浮華之士全無學術近世楊慎焦竑郝敬毛奇齡張文鳳戴震紀昀汪中等之譏詆朱子其尤甚者也

明季詆宋儒程朱者莫如楊慎焦竑兩家為甚淺謬肆肆極口亂道如丹鉛錄卷第九晦庵辭論一條宋人議論不公不

書林揚解

卷上

書

明一條宋主禮儒臣一條周禮秋官一條大顛一條王導條後世猥儒一段十一卷秦漢人論性一條宋儒論孔明一條小真大真一條十二卷中庸一條朱子論孔子言伯夷求仁一條十三卷子見南子李泰伯不喜孟子兩條十四卷鄭元解經不通朱子論吳才老笨字訓三條十六卷宋人改樂一條十八卷陳同甫郝經論書荀子解詩老子論性詩小序五條十九卷宋人議論一條二十一卷韓退之詩一條二十四卷朱子論韓公大顛一條二十五卷王安石石名臣五代史歐文兩條二十六卷朱文公孟子齊桓公蘇子瞻云文字之衰三條二十七卷朱子謂孔子一條皆忿設設邪非衷論也學

者宜亟辨之焦氏筆乘第四卷朱子一條有云翁之統一諸

子者不能合符孔氏則雖評騰之工彈說之盡椎擊之便剝

剔之精但服其口而不能服其心矣又云今觀晦翁之書其

所評騰千古彈說百家椎擊名士剝剔羣言不遺餘力矣有

曰吾於某而取其長者乎此真無知非但誣也朱子所注經

精舍告先聖文曰周程授受萬理一原曰邵曰張爰及司馬

學雖殊塗道則同歸云云又論貢舉治經謂宜討論諸家之

說各立法法而皆以注疏為主易則兼取胡瑗石介歐王邵

程張呂楊書則兼取某某云云是則未嘗摺棄注疏而不取

人之長者也四書集注取五十餘家之說詩集傳全用毛公

兼取東坡諸家之說詩序辨說多取鄭漁仲陸清獻曰沈括

程大昌之徒朱子皆有取焉此朱學之所以上也凡此皆見

所未知徒自負大魁記問出於俗士寡陋之上其實未夢見

大儒宿德門戶因妄以世間白腹秀才一例詆訶所謂夜郎

水伯者也有明末季推博綜者以並與慎稱首然皆無根概

故其淺陋有曰古之學術有在於是其乃聞其風而興起者

妄肆如此莊子天下篇道術及太史譚六家要旨說堯舜孔

乎此道統淺陋已甚且其所謂學術有在問風興起者可知

也孟瓶庵云明代講學宗旨最多其與宋儒相近者無論矣

王文成曰致良知而其徒羅近溪易之曰赤子良心蕪雙溪

日歸寂季彭山曰主宰黃縮曰良止王心齋曰百姓日用他

若取天台曰常知李見羅曰止修耿楚侗曰不容已唐一庵

日討真心胡廬山曰無念湛甘泉曰隨處體認天理皆有語

錄不可勝紀要之陳白沙靜中養出端倪倪為王氏之先驅而

焦弱侯李贄之佛學即聖學亦王門流弊之極也東樹嘗論

先向靜中養出則流於禪寂况又加之以安排之說乎雖學

者主靜功夫不可少但必先入孝出弟謹信諸日用切已

充之由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積漸以至火然定靜起

於大化此明誠之正學也佛氏之所差者下手直從定靜起

故為無頭繼得之而品節亦不得詳此也朱子之學所以紹

孔孟正傳者如此焦氏乃欲其同於莊列慎到宋鉅惠施之

為者妄矣陋矣粵中有容杜瓊者明之遺老棄家住海幢詩

書林揚解

卷上

書

與阿字和尚善著書一卷名井觀藏於僧徒無刻本其說曰  
陸子主靜欲絕去意念是有靜而無動也陸子當下便是把氣稟之雜都欲養  
出端倪先靜而後動也陸子商量端倪有察其善惡離合之  
意謂靜與動分也陸云涵養是主人翁省察是奴婢貴涵養  
而賤省察白沙致虛一以立其本商量端倪以察其分殊貴  
涵養亦重省察云云大約鄉曲之情意是白沙思謂白沙之  
誤在入手已錯所以失者在不遵程朱而必別標宗旨也語  
類有南軒察端倪之說愚按察非養也從靜養出端倪此語  
病非止一端又按白沙弟子傳諸容氏兄弟名有珪球璣璠  
未知杜取為誰之字又阿字和尚 有曰各以其術鳴而問於  
萬氏子住海幢寺天然弟子也

一吹目為天籟者乎此以儒者道統同九流語  
書其論如此欲以暇日披覽抉擿取其合者為一編別為一  
書以表諸子凡經朱氏剖擊者明其各有宗也附於莊生道  
術之後以繼鄒魯縉紳之論云云按茲此論欲牽孔孟下夷

書林揚解

卷上

美

諸子其大本已俱又漢學諸人力詆程朱言心言理墮禪而  
焦氏乃力詆朱子不應闢禪而力崇楊墨詳見焦氏所著筆乘皆所謂  
邪說也考茲師天台耿定向傳陽明之學謂佛學即聖學其  
解顏子屢空以為心無罣礙空諸所有云云其旨如此則其  
言不亦宜乎按顏子屢空空心受道本明道語集注不用者  
屢空兼二義之解云惟其虛中故能屢空云云至論墨子蓋  
本伊川略取昌黎之論然伊川語自分明有方寸程書論楊  
墨凡六處見惟卷第十  
八劉安節所記最詳

趙歧稱孟子書包羅天地揆序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榮  
然靡所不載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  
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

節抗浮雲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直而不倨曲而不屈  
可謂命世亞聖之天才者也按歧語輝光明白昭如日星而  
歷代以來猶多非刺荀卿非孟王充刺孟林慎思續孟馮休

叔作藝圃折衷晁說之誡孟東坡論語說與孟子辨明初劉  
三吾節去孟子七篇中八十五條後賴連江孫芝葵復之按  
林慎思死黃巢之難人有可表劉三吾茶陵人初名崑後各  
如孫字三吾以字行其刪孟子一百七十條係係奉勅為之  
前有士明史稿無之朱竹垞與馬寒中節借劉三吾集云有為  
見養新錄 道之不明知德者鮮聖人固以歎之矣宋高宗  
嘗以獨夫寇讐語問尹焞尹舉周書以對竊以和靖自以此  
有難以為時主言者故託諸經文以解要之夫豈不義而孟  
子言之禹湯文武曰朽索曰有罪曰民巖猶是心耳許魯齋

書林揚解

卷上

毛

論夏啟漢高事可相發明其後高宗以罪晁說之實和靖有  
以故之魯齋言見本傳說之事見周密癸辛雜志尹逸告成  
夏殷之民反讐桀紂而咸湯武及沙之民反攻其主而歸神  
農若何其無懼也魯齋語蓋本此即撫我則后虐我則仇顧  
畏民岩之意但以戒人君則可非安上下定民志之極言也  
是溫公晁說之誡孟作焉非誡孟子攻安石也白珽滿淵靜  
語所記甚詳云云愚按自荀卿王充以來攻孟者甚眾豈皆  
為安石與以安石故而遂失是非心犯大不韙於義安乎於  
智得乎此自賢智之過白珽字廷玉元定宗朝人全謝山云  
本舒氏子舒文靖公之後十餘歲隨母養於白氏按珽在山泉  
吟社中變姓名曰唐楚友其書發春秋各教之論陳義甚高  
漢唐以來儒者說道理亦頗有見地確實足以發明微言至  
道但擇焉不精語焉不詳或偏而不全醜疵相糅至關鍵緊  
要處多說得寬緩不分明由其見處不做根本工夫未嘗



朱子論會南豐文語獨至宋代程子朱子出然後孔氏述業浸以光顯

五經語孟所載宏綱大用與義微辭發揮底蘊始終有序進

則陳之君上退則語於公卿或酬酢朋游或講之及門其著

述所傳精深高遠斯文不墜後學有宗所以繼鄒魯而明道

統也略本胡致堂語而近世一種淺學忌嫉盛名橫誣醜詆動謂講

學家好刻論人物幾使漢唐以下無完人世俗無聞者衆道

聽塗說不能究其是非附和相仍萬口一舌數百年來詖淫

邪道之說具出於宗工魁傑之書斯其為害於學術至道之

真始於洪水猛獸而尤甚者焉余嘗推論其故由於其人不

能躬行實踐動遵繩墨規矩執德不宏信道不篤而託於不

書林揚解

卷上

堯

甘為曲謹小廉也既不能自治又狃於羸見陋識則論人必

務從寬假凡以自為之地焉耳夫所惡於小廉曲謹者為其

所見偏所守小抱尺寸之義而昧於其大者遠者周徧之全

量者此其說似也然苟析義末精小德出入滑熟大節又無

可見之期豈不為僉壬夸毗流俗庸鄙之夫所藉口乎蓋小

德出入大德不踰此種人不數觀必若寇萊公之流方可承

當然已覺粗豪貽世訾議况小事如此大事可知多為有識

所窺測不爽者乎夫蟻隙穿漏鍼孔洩氣豈有人貪榮祿事

豪侈或鹵莽動俠或容說詭隨而高談名義自方古人筆舌

滾滾道失行違於辭受取予進退出處語默概置不論而克

保不渝不奪能賢乎哉縱到頭或建一功或拚一死博一晚

蓋之名已既居之不疑世亦不敢輕議以為善善從長雖有

遺行而何忍苛求之也後見張楊園先生論子夏一段與余

以為止要大處立些名節小處不必顧慮不知各節者事勞

之偶然豈有期而立之之理乎生百行草草假借立得名節

不過一時意氣所為非義理之本然况如此之人到臨大節

必然倉皇回惑鮮不至於潰裂者思謂必慎獨忠信臨深履

薄然後臨大節不奪惟會子為可法出乎此則皆不是又朱

子谷汪尚書論蘇氏書曰蘇氏之言高者出入有無而曲成

義理下者指陳利害而切近人情其智識才辨謀為氣概又

然語道學則述大本論事實則尚權謀術浮華忘本實貴通

達賤名檢此其害天理亂人心妨道術敗風教亦豈盡出王

氏之下哉又其律身已不若荆公之嚴其為術要未忘功利

而窺祕過之其徒如秦觀李廌之流皆浮誕佻軀相與扇縱

其勢利未能有以動人而世之樂放縱惡拘檢者已翕然向

書林揚解

卷上

堯

之使其得志則凡蔡京之所為未必不身為之也世徒據其

已然者論之是以蘇氏猶得在近世名卿之列而君子樂成

人之美者亦不欲逆探未形之禍以加議貶至於論道學邪

正之際則其辨有在於毫釐之間者雖欲假借而不能私也

三代以後數千年以來止有此一種人品此一種議論尊為

極至假使有議之者則眾共斥為輕妄無知或指以為刻此

焦茲諸人所以極詆朱子為椎擊剔剝不使漢唐以下有完

人也要之取人貴寬論義理自有極至不易之則前賢固當

取究不可指為聖人之道義止於此而已也如抱朴子之正

見且孔孟所譏於曲謹小廉者如云果末之難言必信行必

果謂丈人楚狂陳仲子一輩人而不衷之義者耳非謂可以

豪侈忘檢不矜細行為無妨於行義也屈子偃蹇耿介遵

道得路架封昌被捷徑窘步又曰湯禹儼而祇敬循經墨而不頗于游取澹臺子羽在行不由徑非公不至知乎此則知朱子非刻於論人而凡訾朱子者皆出於妒惑誠邪無知而狂暴也屈子云非俊疑傑今同處也故今略舉數條以辨其誣世之君子詳之

董復亨繁露園集元城語錄序曰朱文公名臣言行錄不載先生殊不可解及閱宋史然後知其所以不載者其故有三蓋先生嘗上疏論程正叔又與蘇文忠善又好談禪文公左袒正叔不與文忠至禪則心薄力拒者以故不錄紀氏的推行之以此為識微之論紀又據道命錄以為備載孔平父諸

書林揚解 卷上

罕

人彈程子疏議以示譏貶獨不載安世之疏不過於孔平父條下附論其不知伊川而已蓋亦知先生人品世所共信不敢動搖而醜詆之也云云按董復亨以淺鄙之見窺測君子創為邪說視朱子心術兒戲如市井鄙夫紀氏又推衍之如此其流害人心匪細吾姑不暇與深辨祇蘇文忠親與伊川相惡至詆伊川為奸尤好談禪言行錄又何以載之以實論之元城彈程子自是不識人其平生人品自不失為正人君子智之於賢者古今多有二人心跡始終本末如青天白日是非明白千古共見朱子何為心術之不敢動搖而醜詆之特區區于奪於言行錄一書以修報復曖昧若此不知成爲

何等舉措稍有識者所不肯為而謂朱子為之乎夫元城誠名臣耶豈以言行錄不載天下古今遂昧其公是公議乎至

劉源浚謬妄之見豈果朱子本意乎劉源浚著冷語誠安世為邪人其罪甚於章惇邢恕安邱劉直齋讀書日記黃崑圖督學山左時始去章之今讀之誠為深粹大約與朱止泉彭魯岡相方駕而不及張楊固陸清獻顧其原書序稱有五十卷今所刊行者止五卷係為陸泉雲所刪定卷數懸絕恐其微言緒論猶多可存而不可見矣此誠元城語見於四庫提要今刻冷語數十條此言已不載或為陸所刪耳陸名師字麟度湖州人道光兩申於方伯景文謀為重刻嘗命東樹作序方伯旋沒乃不果考朱子集中有跋元城言行錄文一篇其推崇景慕至於想像聲容恨不得見則朱子於元城傾倒至矣董氏紀氏未之見而謬議之可謂妄矣後見湖南友人魏源默深書言行錄二首辨此事較余說更詳且朱子撰名臣言行錄如呂東萊

書林揚解 卷上

罕

與汪尚書書及朱子與呂東萊書及葉文莊盛水東日記所言云云則此書特未定及他人附編何得遽以私見邪心妄亂白黑也紀氏又稱朱子平日以程子之故追修雒黨之怨極不滿於二蘇此亦為誣朱子豈有意修怨者其平日論二蘇蓋講學術不得不歸於至是若其可取雖一言不棄故四書集注書解詩集傳取坡說甚多意甚重之名臣言行錄取子由龍川略志幾半是非公私之正天下萬世共見豈等不學無術者黨同伐異相傾相軋以私意著書妄援立說愛憎勝名實淆欲以一手掩天下目而卒不可掩徒自為小人之歸見譏於天下萬世乎凡論朱子者此等疑似隱微事案凡

數百十家數十百處見非止關礙朱子要是關來今無窮人  
心學術邪正是非義理之辨至切至重余故不惜犯舉世之  
罪而力辨之後之君子凡見此等不得放過須與推勘考實  
到底使是非明白即所以明道息邪說正人心非私朱子也  
又朱子雜學辨自是辨義理之精微恐有誤來學所以立是  
非之極非以私意愛憎爲去取况所辨不止蘇氏易說老子  
解二書而已至其取蘇子由古史有好處自是公論紀氏乃  
云朱子平日與呂祖謙議論相激故作雜學辨以攻蘇轍此  
時反爲之左袒云云將朱子義理公心盡說成反覆小人之  
尤者此等議論實關名教豈得不辨又李觀作常語三卷極

書林揚鱗

卷上

聖

詆孟子紀氏忌惡朱子之辨因諱言觀自著書而託見於余  
允文尊孟辨按楊慎亦以李觀詆孟子爲傳聞皆忌惡朱子之辨不肯言觀自著書也又據盱江  
集中議孟子三條以爲左贊編集時所竄亂反斥爲庸妄文獻  
通考明曰而終斷之曰此偶然偏見與歐陽修不喜繫辭同  
常語三卷可以置而不論云云夫人至著書詆聖賢尚護之以爲可置  
而不論有辨之者反斥以爲可以不必似未允協况朱子雖  
辨常語而於李退居類稿極贊其文以爲實有得於經從大  
處起議論勝於三蘇瑕瑜不掩其論自平紀又論張誤雲谷  
雜記以爲與一語異同務申己見書函往返動輒萬言託於  
各尊所聞各行所知者意量之公私相去遠矣按朱子何遽

不如張誤且朱陸所爭是古今何等義理而謂之一語亦失  
輕重况指以爲私乎又論趙與時賓退錄以爲視宋人之務  
自回護而爭勝負者其識趣相去遠矣云云夫豈有朱子而  
違心回護爭勝者耶又論古之儒者立身行己誦法先王務  
通經適用而已無敢自命聖賢者王通教授河汾始摹擬尼  
山遞相標榜此亦世變之漸矣迨托克托作宋史以道學儒  
林分傳而當時所謂道學者又各自分二派筆舌交攻自是  
厥後天下惟朱陸是爭其禍遂及於宗社惟奸名好勝之私  
心不能自克以相激而至此也云云按程朱平生爲學何嘗  
不是立身行己誦法先王期於通經適用無論並未嘗如王

書林揚鱗

卷上

聖

通摹擬孔子實亦並無爭勝之心微獨程朱即陸王亦實無  
之至托克托作宋史立道學傳於程朱何與牽論周內所謂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會點之爲狂者孔子親言之而曾子獨  
傳道統是不同於父也父子之間不敢苟同亦曰求真得是  
而已子夏西河疑汝句用前人忘其所出曾子面責之亦曰爭道理耳  
况其爲學術之大義乎道統傳自古聖希聖者自是則是  
效之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豈不爲摹擬帝王乎紀又曰  
講學家以張栻之故回護其父未免顛倒是非又曰宋人以  
張栻講學之故無不堅持門戶爲其左袒云云夫人爲友朋  
作其父行狀非董狐南史及孫盛李心傳劉時舉輩以史筆

所不至託於郝陵川之言謂史衛王通於楊皇后朱子館於史氏因爲大夫得見小君之禮以附會之門人問所出則曰忘之使先生而果然則校之豐氏之背父逢君良不甚遠不知朱子卒於慶元六年史之官未達也歷嘉泰至開禧三年史不過吏部侍郎是年誅平原始執政雖以內援得成功然非有共仲僑如慶克之汗豈特得罪大賢即史衛王當擊之矣且朱子何嘗館史氏館者慈湖楊文元公也陵川則江漢先生之徒力宗朱子者豐氏非漫不讀書之人病狂所爲耳總之凡爲此等論者務弄正誣善而橫有高名爲世所信邪說蔓延最易惑人附之者極衆不可不放絕之也昔李大性

書林揚解

卷上

聖

作典故辨疑自序以爲作謗書以誣盛德蓋誅絕之罪也余故取凡誣朱子者列之傷物篇中庶幾明事蹟之實求義理之當焉若即其謬以承之其失豈止誣前人哉或曰子之意則善矣其亦如傷物何曰昔王安石作三經義雖曰王氏之書而當時朝廷著爲功令用以取士則亦同文之治也而楊龜山王居正不敢不折衷講辨而傳奏之亦曰衛道而已而况我

皇上繼列聖昌明正學尊崇朱子用以垂範百世而特爲辨其誣亦何傷乎吳中友人某某詩集中有書宋文鑑詩曰睿思殿內

傍爐薰步出迎陽講讀勤原注神宗命於邇英閣講讀通鑑不奈晚生輕折洗欲愚黔首效商君原注謂綱目之作溫公尚自遭強黜原注新安朱氏謂溫公枉費精力作通鑑按朱子論通鑑其是非得失錄兩無差見語類一百三十四學問之自詳凡論古人須察其立言本意不可昧昧但執孤文單句又據以私見愛憎何况東萊周內而傳成讞獄則彼聖人且不免何況其餘何况東萊繼選樓原注朱氏曰伯恭承當此事何不發明人主之學嚇其意殆欲專取道學腐語而經世文章不必採也嚇取兒童書盡束清談高座保金甌按朱子於溫公通鑑極其推崇集中有資治通鑑舉要歷後序發揮全書本末至以顯

書林揚解

卷上

吳

晦關乎時運可謂至矣又曰偉哉書乎自漢以來未始有也見論袁樞其作綱目名曰資治通鑑綱目蓋託於四書之後紀事本末謂通鑑及目錄舉要歷別著義例見於自序其論稽古錄曰胡文定舉要錄補遺末後一表其言如著龜又曰溫公之言桑麻穀粟嘗思量教太子諸王恐通鑑難看且看一部稽古錄有不備者以通鑑補之其於宋文鑑亦極推崇至崔大雅刪去呂陶論制師服文朱子深惜之又曰編得沈存中律歷一篇說渾天儀亦好於與東萊書及論此書之說皆極贊之則朱子於文鑑無不取經世之文之意至於斥文鑑乃孝宗寶錄史臣承侂冑之指於朱子無所徵又閩中某公書中有一條曰明道語人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此非聖人之言心豈有出入云云以爲不圖先生乃有此鹵莽之語至疑非聖人之言然則孟子引之亦非耶云云按此條程書中凡三處見惟卷第十八

劉安節所記最詳其說至當集注已取入並無有疑非聖人之言之語大抵誣善之詞游其故有三一看者未審或昧其上下文別有未盡之意輕妄立說浮談無根此不過淺陋而已一則有意欺罔摭拾單詞取與己意相合影響傳會曲辨周內最甚者其所引書皆鑿空造謗疑誤後人若與一一考實則是非自明也

論語集注王忠信下已著  
程子解此二語何得亂道

書林揚解

卷上

署

書林揚解卷上

書林揚解卷下

署

著書爭辨

桐城縣志

日知錄直言一條引張子民吾同胞語而申其義以為救民以事此達而在上位者之責救民以言亦窮而在下位者之責也因歷著詩書史傳清議直言者以證其義

朱子曰前輩固不敢議論然論其行事之是非何害固不可鑿空立論然讀書有疑固不容不立議論余按此明學者為閑道起見著書議論又不可少其源出於孟子

陸清獻有言學術之害其端甚微故自古聖賢未嘗不謙退

書林揚解

卷下

一

忠厚而於學術同異必兢兢辨之其所慮遠矣近世儒者多誣朱子好刻論人物以為幾使漢唐以下無完人甚者或直指朱子心術為蛇蝎為險隘為與人仇忿違心爭勝不顧是非之公而其說壹託於聖人忠厚之意此非也夫賢人之於聖人其分位嚴矣未能適道與立而遠說中和此胡廣輩所託以藏身也昔羅念庵學良知之學者也而其與人書云學者舍龍場之懲創而談晚年之熟化譬之趨萬里者不能蹈險出幽而欲從容於九達之達豈止躐等而已哉余謂孟子說鄉原譏狂狷而狀其心迹千古同轍所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原不必與辨辨之亦終不能信然而其說足以惑世貽

害人心故余不得不劇論之曰庸俗之尚同流合汙而惡直醜正也固未肯以小人自處也其言必託諸聖人以爲重不知聖人實未嘗以夸毗模稜爲事也故嘗小管仲彼子西噫斗筭於令尹子文陳文子皆不許其仁而尤惡鄉原之亂德其於是非之際義亦嚴矣或問彭魯岡大舜隱惡揚善孔子或摘發人過何也曰求言與辨道不同惡言不隱善言弗揚人不樂於進善矣真僞不別邪正不分人不明於向善道矣故人皆以微生高爲直不得不以乞醯辨之人皆以臧文仲爲智不得不以居蔡辨之猶之堯以器訟辨故明以靜言庸違象恭滔天辨方鳩倖功也又問講學何必過刻曰毒草似

書林揚輝

卷下

二

稜恐人不知而誤服耳此論明決可以摧鑠陰霾矣至言不出則俗言勝天下悠悠失是非之真其禍大道學術豈細哉

蘇子瞻子思論云聖人言而不議不爭爲區區之論以開是非之端按子瞻意蓋譏孟子不當與人爲辨亦是邊見聖人訂六經以垂世詩有美刺書有法戒春秋有褒貶蓋宇宙間自有此是非義理之公所以導民齊俗不可誣也是以孔子於臧文仲竊位季氏富於周公祿去政逮佞舞雍徹皆不避言之若如王昶裴松之之論教子尚不敢盡言則亦何處可容吾直言者不幾慎而菟且僞乎視世道如此之隘相率而

爲模稜隱情惜已如寒蟬士氣消沮直道不聞非時之福也至子思作中庸祇陳其理不及時人時事乃是其書體裁適宜如是非畏啟爭而以凡經典皆宜出於是爲正也子瞻邊見妄說亦由當日與伊川爲難故借論孟子以抑之而不顧其爲失言也班固所謂託於聖人以重其言者耳

天下事有當辨論者不可一概曰齊物息爭也但必度其事之體及己所處之位與時如立朝事關君國民生利害豈得不爭事若當職爭以死職可也如胡廣趙戒李世勣則誤國之罪人矣若不當職而其時又不可言則須消息時宜至於著書亦然事關人心學術之大負闕道之責者不得不爭如

書林揚輝

卷下

三

孔子作春秋孟子闢楊墨韓退之攘佛老楊龜山王居正辨新經義陳了翁尊堯錄朱子辨李公常語雜學辨近世如湛若水楊子折衷陳建學部通辨皆是若俞文豹吹劍錄則是陽尊吾道而陰以助之攻也吹劍錄記道學黨禁甚詳其言曰韓歐范馬張呂諸公無道學之名有道學之實伊川晦庵二先生言爲世法行爲世師道非不宏學非不粹而動輒得咎由於道統自任以師嚴自處別白是非分毫不得與安定角與東坡角與龍川辨象山辨求必勝而後已云云按孔子謙退孟子自任聖賢所處時地不同要皆爲明斯道非爲己也庸俗之見安足知之且程朱志業與韓范不同而歐馬諸公又何嘗不動輒得咎此祇是欲爲鄉原自私之計而見又未周也辨論學術始於孟子孔子順魯仲連之於公孫龍田巴等駁雜小辨不與焉辨論經義始於劉歆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

有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答北地太守劉瓌及鄭元

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見鄭元傳及各本傳賈逵

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及其王式江翁戴馮孟光來敏口舌

謹昨不與焉福州陳壽祺刻鄭氏駁五經異義序曰五經皆

合會子與游夏善說禮服而檀弓言小斂之奠東西異方可

徒敬子之喪耶經異用公叔木與狄儀之所為服功衰異說

周衰禮失舊聞寢酒或遺文壁緒傳習錯出或繁節濶禮儒

者難言其後支裔益分門戶益廣則五經安得無異義哉漢

承秦火學者不見全經經義多由口授古文始出壁中經生

人之波靡也但去聖日遠枝葉日多不有折衷奚由遵軌此

石渠白虎所以論向異於前而許氏所以正臧否於後也石

渠之為五經通義皆散亡白虎通義經班固刪集深沒

生采之為五經通義皆散亡白虎通義經班固刪集深沒

眾家姓名殊為疎失不如叔重所接古今百家皆舉五經先

師遺說其體做石渠論而詳賾過之自建武以後范升陳元

之徒忿爭謹謹頌傷黨伐元十五年司空徐防言太學試

博士皆以意說不修家法妄生穿鑿輕侮道術以為博士及

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能釋多者為上

第引文明者為高說是時師法已衰至安帝薄於藝文博士

倚席不講經術之風微矣叔重此書蓋亦因時而作憂大業

之陵遲揀末師之踏陋也鄭所以較之者為祭酒受業賈侍

中敦崇古學故多古文家說司農囊括網羅意在宏通故兼

述今文家說此其判也張懷瓘書斷稱叔重安帝末年卒鄭

元別傳永建二年生鄭視許為後進而繩糾是非為汝南之

評友夫向歆父子猶有左谷之遠何鄭同室何傷哉南之作

聖道之大百世莫殫期於事得其實道得其真而已庸詎與

夫悅甘而忌辛賤雞而貴鶩者哉孝宣石渠在前章帝白虎

觀在後石渠奏議今不傳白虎通德論自是之後處翻定鄭元

五經違義一百六十事司馬彪糾譌周古史訛謬一百二十

事王肅作聖證論孫叔然駁聖證論孫毓毛鄭異同評陳邵

異同評劉炫規杜預之過一百五十餘事唐元行冲辨魏徵

書林揚解 卷下

四

四

四

類禮沈既濟駁吳兢史議宋劉原父春秋權衡兩漢刊誤吳

續新唐書五代史糾繆或言續此書為胡三省辨史焯通鑿

釋文按錢大昕養新錄宋有三史焯一眉山人字見可撰通

伯生有資陽史氏譜史繩武焯之曾孫也按史見可南宋末

人釋文舛陋之甚近又有席帽山人史焯見吳德旋聞見錄

似是明季人席帽山在廣凡數十百種皆分門專書又有總

東而通志無史焯記檢

辨經義者如六經論五經異義通義要義鈞沈然否匡謬正

俗七經小傳六經正誤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六經奧論五

經稽疑羣經補義九經古義古經解鈞沈九經誤字羣書拾

補不可更僕數也

朱子曰異端害正固君子所當闢然須是吾學既明洞見大

書林揚解 卷下

五

本全體然後據天理以開有我之私因彼非以察吾道之正

議論之間彼此交盡而內外之道一以貫之如孟子論養氣

而及告子義外之非因夷子而發天理一本之大豈徒攻彼

之失而已哉所以推明吾道之極致本源亦可謂無餘蘊矣

又曰講學義理止是大家商量尋個是處初無彼此之間不

容更似世俗遮掩回護愛惜人情纔有異同便成嫌隙余按

宋荅公通小學好證人誤書以此招怨蓋人心多妄大抵矜

己妒名罕能確然審是非之真共盡理實不懲其心覆怨其

正義或顛躓意則彌健一語異同詬訾成仇門戶水火古人

謂之儒鼻學霸不成氣象呂叔簡曰而今講學非為明道祇

是角勝竊謂言者風波人心多昧聞過則喜聞善則拜舍己  
同人者惟聖賢能之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齊其有哉班固  
曰孔子作春秋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云云雖  
未可信要聖人實有懼人罪己之語昔韓公不敢作唐史其  
後孫樵作西齋錄發凡起例大義懷然二者之義君子宜審  
所處得已與不得已必有辨也

李穆堂 敏 答雷庶常問傳習錄問目以爲講學而立意摘人  
之疵其意已不善不得爲講學矣此語甚正下忽云雖然此  
當爲宗朱子者言之不必爲宗陸子者言之也按如此成何  
議論觀穆堂書論學論古人大抵矜立門戶悻忿陵折怨氣

書林揚鱗 卷下

六

滿紙如書孫承澤考正朱子晚年定論後力詆陳建爲無知  
意在援朱就陸吹陽明墓墩之餘欲以張江西門戶其不惑  
錄序亦特鈔朱子大略近似先支離而後歸陸子者以誣朱  
子也阮吾之云李穆堂記問最博而持論多偏在明史館謂  
嚴嵩不當入奸臣傳辨爭甚厲後楊農先學士以滑稽語應  
之李穆堂始不能答按楊名椿武進人有孟鄰堂集康熙戊  
戌進士

四庫提要稱毛奇齡好爲駁辨以求勝凡他人所已言者必  
力反其詞所作經問其中所排斥者如錢丙蔡氏之類多隱  
其名而指名攻駁者惟顧炎武閻若璩胡渭三人以三人皆

博學重望足以攻擊而餘子則不足齒錄也又惠定宇教江  
聲曰羅願非有宋大儒不必辨按若是必擇大儒而攻之然  
後乃足立名此近日學者著書攻朱子之本謀也

四庫提要論陳耀文正楊曰考正其非不使轉滋疑誤於學  
者不爲無功然釁起爭名語多攻訐醜辭惡詭無所不加雖  
古人挾怨搆爭如吳縝之糾新唐書者猶不至是殊乖著作  
之體又與王世貞反唇辨難喧同詬厲憤若寇讐觀是書者  
取其博瞻亦不可不戒其浮囂也朱國楨湧幢小品曰自有  
丹鉛錄諸書便有正楊又有正正楊古人古事古字此書如  
彼彼書如此散見雜出各不相同見其一不見其二闕然糾

書林揚鱗 卷下

七

駁不免爲前人所笑

著書精博一派

太史公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此爲一派所以盡精微也義  
理文章之學以之班固曰篤信好古實事求是 按實事求是四字本河間  
獻王 此爲一派所以博文也漢魏六朝經師義疏名物訓詁  
之學以之二者不可偏廢乃爲學之全今談宋學者以空疏  
語錄爲宗非真程朱談漢學者以曼羨支離爲是非真班固  
獻王晉楚帶劍臧穀同失竊以爲兩病也昔永明禪師初習  
台教後乃教乘雙修今之君子其智殆出永明下矣  
褚季野語孫安國曰北人學問淵綜廣博孫答曰南人學問



清通簡要支公曰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廣則難周難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核則易核易顧歡有言精非粗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李延壽謂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人深蕪窮其枝葉然則此二派之學自古不能一之矣

賈公彥儀禮疏序云其爲章疏則有二家信都黃慶齋之盛德李孟哲者隋之碩儒慶則舉大略小猶登山遠望而近不知哲則舉小略大似入室近觀而遠不察二家之疏互有修短愚謂近世漢學考證皆舉小略大也

戴東原一生學問主張義理即在典章制度到晚年自悔毫無用處不得力雖然斯言也須審辨之否則又墮於束書不書林揚輝

卷下

八

觀高談性命空疎淺陋之可鄙者其害更甚漢學諸公之失非失之博失之專矜其博而不求是而又誣朱子爲廢訓詁名物耳

孔子曰君子不多而又曰多學而識曰博文曰多聞多見曰好古敏求孟子亦曰博學而詳說之博豈可少哉但孔子貴闕疑孟子貴反約聖人道周學全理無偏廢但言各有當耳程子玩物喪志之語久爲世詢知德者尠固未有知其切於身心體驗者矣苟有一日用其力於德仁方知其味也不然如馬鄭大儒可謂博觀羣籍者何以不聞其克班於顏曾思孟也世人所以詬程子者祇爲患不博雅不足成名並非爲

要明道也如子夏程子朱子之教何嘗教人束書不觀杜其聰明安於固陋也而一種庸淺之論又偏廢博學爲陋儒開之端便於束書不觀空疎不學而高談性命可憎可厭真有如漢學者所呵斥詆賤也士習膠固囿於淺薄非可以口舌之力一旦移也

黃黎洲云讀書不多無以證斯理之變讀書多而不求於心則又爲偽儒矣斯言至矣

著書說經

張楊園曰經書從先儒發明已極詳盡但能擇善而從優柔饜飮期於自得不當復有著述徒亂人意無益於學大凡好

書林揚輝

卷下

九

立文字是學人一通病

陸清獻讀朱隨筆大全集第七十二歐公事蹟曰公嘗謂前儒注諸經惟其所得之多故能獨出諸家而行於後世而後之學者各持好勝之心務欲掩人而揚己故不止正其所失雖其是者一切易以己說欲盡廢前人而自成一派此學者之大患也故公作詩本義止百餘篇而已其餘二百篇無所改易曰毛鄭之說是也復何云乎嗚呼此其用心至公豈子瞻所及哉宜朱子之有取也

著書說經最是大業自康成以來以專門訓詁爲盡得聖道之傳唐貞觀及明代楊廷和顧炎武等皆主此以定孔庭之

從祀按五禮通考禮記文王世子春官釋奠於其先師鄭氏注官謂詩書禮樂之官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而禮家遂謂各於其所習之學祭先師孔氏及宋劉氏自是後儒言先師者本此唐貞觀時遂以左邱明以下至賈逵二十二人為先師配食孔聖魏華父曰經各立師周典安有是哉所謂各祭其先師疑秦漢以來始有之而詩書禮樂各有其師而不能以相通則秦漢以前為士者斷不若是隘也能去非曰禮家謂詩書禮樂各有其師所以為祀亦異則疑出於漢儒專門之附會三代以上大道未分必不至此馬端臨曰夫聖作之者也師述之者也述夫子之道以

書林揚輝

卷下

十

親炙言之則莫如十哲七十二賢以傳授言之則莫如子思孟子必是而後可以言先師可以繼先聖今舍是不錄而皆取之於釋經之諸儒如以二十二子言之獨子夏無以議焉左公穀猶曰受經於聖人而得其大義至於高堂生以下則謂之經師可也非人師也如毛鄭釋經於名物固為該洽而義理間有舛舛至王輔嗣之宗旨老莊賈景伯之附會讖緯則其所學已非聖人之學矣又况戴聖馬融之貪鄙則其素履固見損於洙泗今乃俱在侑食之列蓋拘於康成之注而以專門訓詁為盡得聖道之傳也而顧炎武曰理宗寶慶三年進朱子潛祐元年進周張二程景定二年進張栻呂祖謙

度宗咸淳二年進邵雍司馬光以今論之惟程子之易傳朱子之四書章句集注易本義詩集傳及蔡氏之尚書集傳胡氏之春秋傳陳氏之禮記集說是所謂代用其書垂於國胄者爾南軒之論語解東萊之讀書記抑又次之而太極圖通書西銘正蒙亦羽翼六經之作也至有明嘉靖之年欲以制禮之功蓋其豐昵之失而逞私妄議輒為出入殊乖古人之指夫以一事之瑕而廢傳經之祀則宰我之短喪冉求之聚斂亦不當列於十哲乎棄漢儒保殘守闕之功而獎末流論性談天之學今之漢學攻宋儒祖此二語為鐵案於是語錄之書日增月益而五經之義委之榛蕪自明人之議從祀始也有王者作必遵

書林揚輝

卷下

十一

貞觀之制乎尋顧氏之意病空疎後來漢學變本加厲遂成橫流皆顧氏此論啟之荀悅申鑒時事篇云仲尼作經本一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謂真本經古今先師義一而已異家別說而皆自謂真本說仲尼邈而靡質先師沒而無聞將誰使知之者又有磨滅音有楚夏出有先後或學者先意有所措定後世相做彌以滋偽故一源十流天水違行而訟者紛如也勢不俱是比而論之必有可參者焉按荀氏此段文法出於韓非顯學惟古今先師云云其說未審以為孔子以前之先師則其時固未有經若仲尼作經以後則固云七十子沒而大義乖安得一也今除子夏開元時升子夏止二十一一人而併先師如左邱明公羊高

穀梁淑荀况高子申培韓嬰毛萇等其義實已不一不待建

元而後始分也劉何傳先師皆出於建元之間蓋異家別說即在周秦漢之

先師特魏晉以降益紛紜耳荀氏此論言雖小失然持論平

允足盡事理吾嘗謂孔子訂六經收拾上古以來唐人定注

定本作疏收拾漢魏八代以來朱子集四子書訂周程張諸

儒之說直接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以來是為古今三大治奈

何今之學者復欲鼓異家別說之狂瀾乎錢塘吳文健曰經

於唐貞觀永徽之際凡六朝人所為音義陸德明集之為經

典釋文六朝南北各本之乖異顏師古折衷之為五經定本

六朝南北諸儒異說孔賈刊定之以為義疏云云而近世漢

學諸人必痛詆而力攻之謂孔冲遠不知古學竄訂乾沒云

云殊為失是非之平

書林揚解

卷下

主

惠氏棟曰漢人通經有家法故有五經師訓詁之學皆師所

口授其後乃著竹帛所以漢經師之說皆立於學官與經並

行五經出於屋壁多古字古音非經師不能辨經之義存乎

訓詁識字審音乃知其義是故古訓不可改也經師不可廢

也按此說確當但以為古訓不可改所以差失偏向漢學流

為禍胎蓋漢經師相傳其訓詁文義固當求矣奈所傳所說

或非聖人之本經本義何哉如惠氏古義博而不安得真其

少又其校經喜據淮南呂覽管荀韓詩說苑御覽等書言雖

有微而多僻違昔孔子贊易黜八索序書汰三墳若出今人

必援之以為博物異聞秘錄矣

劉靜修敘學曰未知其粗則其精者豈能知也邇者未盡則

其違者未能盡也六經自火於秦傳注於漢疏釋於唐議論

於宋日起而日變學者亦當知其先後近世學者往往舍傳

注疏釋便讀宋儒之議論按此論實中後世學者之病朱子

蓋不知議論之學自傳注疏釋中出特更作正大光明之論

耳傳注疏釋之於經十得其六七宋儒用力之勤刻偽得真

補其三四而備之也故必先傳注而後疏釋疏釋而後議論

云云按此論甚正朱子已嘗屢言之矣按劉文靖自訂丁亥

之卒後元世祖下詔求訪其書其故友哀收增附為靜修集

三十卷至正中官為刊行元明者從基本校刻有邵文莊寶

序結銜稱徵士集賢學士嘉議大夫贈翰林學士資德大夫

追封容城郡公益文靖康熙己未容城令益都蔣如華合孫

書林揚解

卷下

主

徵若鍾元歲寒集揚椒山忠愍集為芥

虞文靖曰今人但見宋儒六經而不知宋儒以前六經按自

此等說既開後來至楊慎等其說益肆若近世漢學諸人則

更成橫流矣吾則謂諸人止見漢唐注疏六經不見孔子六

經孔子六經非宋儒其誰昭之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按道

古錄五十卷遺漢六卷元明以來皆從建本校刻考虞與李

彥方書云先正魯國許文正公實表章程朱之學以佐至元

之治天下人心風俗之所係不可誣也近有晚學小子不肯

細心窮理妄引陸子之說直斥程朱為非以文其猖狂不學

以欺人而已此在王制所必不容者也又其論學校求操履

奇論者云云又按劉靜修初為經學究訓詁音釋之說輒歎

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後得周程邵朱之書一見能發其微

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及窮其學之所至而曰邵至大也周至

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云云二

公高識卓論如此必不如後來楊慎輩之輕妄詆肆僅據此二條單言以為極論也

見公武志劉原父七經小傳曰元祐史官謂慶曆前學者尚文詞多守章句注疏之學至啟始異諸儒之說後王安石修經義蓋本於做陳直齋亦曰前世經學大抵祖述注疏其以己意說經著書行世自啟倡之按此以己意說經之始為古今一大因革不可不知然如公羊穀梁及漢徐防所論及唐陸渚盧仝啖助趙匡等說春秋已是自出新義不始於啟也又直齋題朱子孝經刊誤曰抱遺經於千載之後而能卓然悟疑辨惑非特起獨立之士不及此後學所不敢做做而不做擬也按直齋語含蓄可思蓋若謂有伊尹之志則可云爾

書林揚解

卷下

四

因學紀聞卷八司馬溫公朱子陸放翁論學者無真知識等輕議經傳三條可參看

程子曰傳經最難如聖人之後才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

朱子曰文字原來真是難看彼纔得一說終身不移者若非上智定是下愚余接近有一種妄人好以邊見淺狹之義輕易說經乍見亦似新奇可喜專以眩俗士而足害義理此風一開浮薄好名之士爭效為之最易滋蔓我輩當嚴以為戒又曰尹和靖曰解經而欲新奇何所不至令人悚然又曰某解經只是順聖賢語意看其血脈貫通處為之解釋不敢以己意說道理據此可知戴氏罪朱子憑一己之意見

執之以為理之語之誣

又曰經有不可解處只得且闕若一向去解便有不通而謬處據此可知漢學考證家強解經之妄

又曰解經不必做文字只合解得文義通則理自明意自足又曰解經但要略得文義名物而使學者自求之乃為有益按自來傳道皆不輕易便說說則彼以知解受之而終身不得真悟矣此一貫之傳所以必待真積力久將悟之頃一點即醒所謂時雨之化之者也若日日以雨澆枯梗朽木何謂時化此法惟禪家持之最堅裸雪斷臂尚不輕宣及其悟者往往悲涕自捫感激當日所以不遽語之恩相傳作一大公

書林揚解

卷下

五

案因緣 禪宗有云我不重先師道德止重先師不為我說破若為我說破豈有今日按此指不可執者學者詳之聖人無行不與可與言而不言失人豈故為隱乎折義不精便成流弊游定夫書明道行狀後記明道語橫渠事可參觀又曰某平日解經最為守章句然亦多推衍文義使看者將經與注作兩項工夫下梢看得支離至於本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使人以此訓詁玩索經文不相離異只作一道看直是意味深長也大學中庸章句緣此略修一過論語亦如此孟子則方欲修之未得云云按朱子此言明其解經務去支離但存聖人本意而止耳故須玩索經文與漢學諸人所云聖人義理盡於訓詁但專門訓詁不必求義理者語同而指異考朱子此書作於涪

熙二年時年四十六歲其後修改大中論孟至七十一歲而止亦可見其所訂著者無失也又如所稱漢儒只說訓詁意味深長以此言求之惟毛公詩傳尤見此意耳

又曰讀古書而能別其真偽者一在以於義理之當而知之一在以其左驗之異同而質之余按二者相須不可偏廢今之為漢學考證者專主左驗異同而全置文義不顧如惠氏臧氏諸家尤甚大率理狹而短拙令人反而求之不得於心推之事物之理窒礙而不可推行昔徐遵明讀康成書以六寸策誤作八十宗因曲為解說困學紀聞言有誤讀漢武元朔二年詔闕字本而肆赦作內長文因廣為證辨今之漢學

書林揚解

卷下

六

解經多此類也讀朱子雜學辨乃知義理之深其精微如此毫釐之差千里之失世之學者乃以駁雜之說陋謬之見輕易說經輕浮張皇駭怪極之肆無忌憚後學君子不可不以為戒也

又曰古書有未安處隨事說著使人知之可矣若遽改之以沒其實安知果無未盡之意邪又韓文考異序曰歐陽公曰韓文印本初未必誤多為校讐者妄改原註若羅池碑改步為涉田氏廟碑改天明為玉明又東坡云見書不廣而以意改之鮮不為人所笑又吳師道校注戰國策序曰事莫大於存古學莫甚於闕疑夫子作春秋仍夏五殘文漢儒校經未嘗去本字示謹重也古書字多假借音亦相通鮑直去本文徑加改字豈傳疑存舊之意哉又其所引之書止於淮南後漢志說文集韻多摭彼書

之見聞不顧本字之當否淺陋如其致誤固宜按明人好妄改古書最足淺陋日知錄一條論此最詳四庫提要太平御覽下一條論闕疑猶愈於妄改近人懲此而過翻刻古書明知其誤亦不肯改虛抱經曰古書流傳謬自不能免然果有依據自當改正余按抱經一書精力畢瘁於校書黃忍盧認之日讀書以求益也今書受君之益矣黃名登賢崑崙先生子也

又曰大抵古書之誤讀者若能虛心靜慮徐以求之則邂逅之間或當偶得其實顧乃安於苟且狃於穿鑿牽於依據僅得一說而據執之便以為是以故不能得其本真而已誤之中或復又誤此邢子才所以獨有日思誤書之適又有思之不能得則便不勞讀書之對雖若出於戲劇然實天下之名言也

書林揚解

卷下

七

古今著書惟說經浩於煙海蓋其體尊其義博託之者皆有藉以取大名爾顧昔人作傳注以釋經今人託經以爭傳注主張門戶入主出奴舍心而任目置經旨義理不問淫詞博辨用愈多馬愈良離楚愈遠如此而著書各非不美也學非不博也究之聖人不享其意即已亦不獲治經之益徒增故紙中一重公案耳尹和靖曰經雖以誦說而傳亦以講辨而陋此也班志云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毀

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班氏在當日已云爾況今又百倍之者哉然而世之真儒真爲己真有識必無慮此劉安節問程子漢儒至何也曰漢之經術止是以章句訓詁爲事且如解堯典至三萬餘言是不知要也自漢以來惟有三人近儒者氣象大毛公董仲舒揚雄

朱子呂氏家塾讀詩紀後序云兼綜衆說巨細不遺挈領提綱首尾該貫既足以息夫同異之爭而其述作之體則雖融會通徹渾然若出於一家之言而謙讓退託未嘗敢有輕議前人之心

書林揚解

卷下

六

語錄著書

宋儒以來以語錄著書因於釋氏俚而不文世爭譏之曰知錄曰孔門四科後世五科曰語錄科又曰講學先生從語錄入門者多不善修辭或乃反子貢之言以譏之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可得而聞也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聞也自嘉靖以後人知語錄之不文於是王元美之劄記范介儒之膚語上規子雲下法文中云云余按言而無文行之不遠學者誠不可不知此義然亦墮文士習見夫觀古人之書但當論其言之精正可信與否不當徒求之語句文辭之末迹也今以王元美劄記與程子遺書朱子語類相比所益多少不待賢

哲能辨之矣且程朱語錄本非自著乃門人弟子一時記其師之言記者夫真固不能無病論語之書即是如此特聖人出言有章一時記者又皆賢哲之徒時又近古此所以足爲經也要之不可謂非語錄也顧氏曰論語孝經夫子之言也

不特失考非事實抑豈可便以聖人望之後人耶康成謂撰仲弓子夏等胡致堂謂子思檀弓皆纂修論語之人程子謂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致堂謂孝經非曾子所自爲乃問孝於仲尼退而與門弟子言之門弟子類而成書見子止据何休以爲孔子自著今首章曰仲尼居曾子侍則非孔子所著當是曾子弟子所爲書馮氏曰是書皆成程張之初實見世於子思之手朱子以爲多後人所彙入程張之初實見世之工文辭者於躬行無與故以爲虛車徒飾玩心於末非切己之學耳不然魏晉以降文家豈少何以至道不存也顧氏

書林揚解

卷下

九

此論亦逐末之見殆見後來元明諸儒語錄之多而可厭因推原於始並程朱而譏之不覺其失言耳夫苟其言不足取雖法子雲王通適見其可厭苟其言真有用語錄何害乎且顧氏此條卽語錄體也

三代之書詞氣遞降時代爲之也况在晚近古訓罕通與其文之而人不曉何如卽所共喻而使之易曉乎日知錄既引唐書鄭餘慶傳稱餘慶奏議類用古語如仰給官馬萬蹠有司不曉何等語當時譏其不識時夫萬蹠二字非深奧者施之官文書且以爲不識時况師弟講學而必取濫體文言煩後人注疏箋釋何許子之不憚煩乎著書本以明道垂教誠

使有益於聖人之道有益於天下人心學術不猶愈於於一己之名而獨爲君子乎變語錄者王元美譏語錄者楊用修而此二人之書其於世也焉能爲有亡乎

明道文二十五篇伊川文八卷固皆載道之言至周子通書張子西銘伊川春秋易傳序尤直與聖人詞氣相近朱子之文法劉子政曾子固若其履易傳及四子書集注詩集傳等書訓詞爾雅文皆可讀豈得僅誣爲以語錄著書而概以蔑之哉近人仇視宋學痛詆力排不遺餘力而顧氏又爲世所宗其言偏宕激訐不探本原不與區別輕淺如此故不得不辨一言以蔽之曰語錄誠不文然當審別其所錄之語爲

書林揚鞭

卷下

二

何如不當論其述也若劉襲雷同膚賡淺近雖文之如子雲亦無取若是言言心得質之先聖而無疑俟之後聖而不惑雖諺何傷要之語錄原非自著但不可如明儒之習氣可厭故須略修其辭去泰去甚使不致過於俚俗可也

紀氏云天下之至易作者莫如語錄偶逢紙筆即可成編此祇譏其成書若其語之淺深高下精粗純駁或劉襲膚賡或實有心得有真儒出一見卽判終不可剽竊爲則亦豈易作乎且夫以語錄爲易必以文章考證爲難能足貴矣豈知流弊之久劉襲筐匣同一偶逢紙筆卽可成編邪著書當觀其真有所得與否不在擇題也

語錄書本以明道余少時喜讀近思錄後始得二程子遺書朱子語類象山文集次又得許魯齋薛文清書皆言心得中邊俱溼及讀傳習錄則多疑而不敢信然其機鋒敏快足以接引學者啟悟人心幾可並孟子亦由得力於禪家作用也傳習錄大旨固謬然猶有心得處足以啟發人心所以當日豪傑都被他煽動至呂叔簡語亦樸實正當切於日用然氣象卑狹淺陋大段不免從人事上揣摩而得非從經旨孔孟之道中來大約少讀書無根柢於至理源頭未做問有大議論則謬如云漢儒無見於精宋儒無見於大按宋儒所見何嘗不大且不知新吾所指爲大者何也又曰漢儒雜道宋

書林揚鞭

卷下

三

儒隘道學者若欲入道且休著宋儒橫其胸中夫道一而已程朱所發皆堯舜孔孟真傳大中至正無外無內何以云隘且新吾所見將以何物爲道欲於明新至善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外別覓一物謂之道邪若道不出於三綱領八條目及中庸之中則所云隘者宋儒不知也又曰欲觀宋儒先觀濂溪明道無論伊川朱子與濂溪明道之道無二且不觀伊川朱子恐濂溪明道之說學者未易明也是不過因濂溪明道之語高遠宏闊不區區於辨說似若可以容人打混而不必精詳繩檢爲便於不知而作者耳朱子曰明道性寬大規模廣闊鄒於生知難學善學之則日進於高明不善學之則恐流於空蕩又曰明道說話超邁不如伊川說得的確又親切然兩先生皆百世師

在人善學也新吾安得知此義然須知學伊川正是學明道不可分優劣取舍同異朱子論之詳矣陸清獻曰明道語無與朱子絕不相同而不害其為道統相承者以其本領處無不同也愚謂聖人言道殊途同歸惟其本領同故同歸若如新吾所見其本已又曰明道在朱陸之間又曰明道陰得佛異為不同歸矣

老受用又曰曾子便屬第二等又曰宋儒局促便落迂腐凡如此等直是胡說亂道目翳邪見吾故曰新吾未聞道都從揣摩而得無真知也近代真儒止有張楊園陸清獻耳楊園精粹中醇前輩實推為朱子後一人薛胡似尚不逮無論高顧陳湛矣嘉興錢儀吉題楊園寒風竝立圖贊云鄰清獻而齒加宿楊園實敢清獻而氣象更爽齊師戴山而道大醇此二語實足盡楊園也孝感彭大壽字松友明季遺老著魯岡問答四卷精深醇正賢於高顧山陰遠矣惜乎各位卑微世無知之者

道光五年鳳陽太守雲夢程履環實始刊行又安邱劉源涿直齋讀書記差可比魯岡又閩縣孟超然瓶庵著孟氏八錄雖淺而正無悖道處其弟子陳壽祺為刊行惟龍溪李威著嶺雲軒瑣記四十一卷其人資性高明而猖狂無忌憚其宗旨似焦茲而加甚殆迫溫陵李贄之風者謬妄書義肆口亂道此書若流傳貽害人心學術不小所當摒絕者也昔張楊園論高子節要曰傳書與著書不同著書本其人所得瑣瑣高下不能自掩傳書當以世教為心苟其立言不可以法天下傳後世則當為之深沒其文以毋滋或世誣民之禍則於作者既為愛之以德而在吾亦不得罪於天下後世思按此即孟氏放淫息邪之旨楊園初師山陰後悟其失而不欲言之亦嘗微論其書不必盡傳又朱子大全集第五十八卷答宋深之曰五峯之書知言為精然其間亦不能無小小可議故向來敬夫不欲甚廣其傳陸清獻曰古人於師友之文不欲輕為傳布如此何等慎重又曰吾儒未定之書輕易傳出此最宜戒朱子於淵源錄孟子說皆恨為後生傳出致此流布云

說部著書

書林揚解

卷下

三

歐陽公歸田錄序曰歸田錄者朝廷之遺事史官所不記與夫士大夫談笑之餘而可錄者錄之以備閑居之覽也又曰唐李肇國史補序云言報應述神卜近帷簿悉去之記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采風俗此即太史陳詩周官形方訓方象胥之職子雲方言本此助談笑則書之余所錄大抵以筆為法而小異於筆者不書人惡以為職非史官而掩惡揚善君子之志也余按此說部書之凡例也古人著書立意及體裁必有所本歐公此言亦足為說部書法矣然竊以為助談笑一條亦宜去之近世輕薄之徒好專為此種書猥鄙詭浪作者觀者恬不為怪最足蕩人心志非止可厭而已史通書事篇云語林笑林世說俗

說皆喜載嘲諷小辨嗤鄙異聞斯風一扇國史多同云云夫作法於正且流於鄙况作法於鄙乎蓋說部書為子部雜家或為史氏所採即是著書立言之義固不可苟

大抵唐宋人說部書有關繫重大羽翼經史者有記事可資見聞者有議論可採者有沒緊要無用而可厭者有大悖謬害義理學術者有誣讖亂道游談無根足亂是非者須分別觀之宋清熙中李大性撰典故辨疑自序曰如梅堯臣碧雲駮非堯臣所撰孔平仲野史王禹偁建隆遺事張師正括異志倦遊錄志怪錄皆非平仲禹偁師正所述涑水紀聞雖出司馬光而多所增益陳師道談叢多所誤蓋以至王安石日

書林揚解

卷下

三



錄蔡條國史後補又皆不足取信儒者俱嘗言之而未之深辨也梅會亮曰方子之爲是說既盛矣曾亮請引仲其說曰唐以前人品之邪正政事之是非較然分明未有一人之身而作賢作佞者也唐以後朋黨相傾軋明以後師弟相救援各有私說傳爲稗官而愛憎勝名實消矣其人大都身居貴游號習學故草野之士或難辨其僞真而究之爲此書者皆黨同伐異不學無術之人也唐之牛李宋之紹述明之數大案讀史者於正人君子俱不能無遺憾焉雖定人實難亦邪說亂真有中於人之先入者矣近人頗通於者恕工欽若而貶寇萊公此信異說好博聞之過也

著書爲文好承用古字句此最爲陋惡裴松之嘗以譏孫盛矣岳柯程史記安慶張寇事用入自北門至於達路殊可笑岳自記所以糾辛稼軒者甚有見何自又犯之又愧郊錄引符子太公跪釣隱崖其膝所著處石皆若白以證古人跪坐

書林揚輝 卷下

此豈可信鈞是暫事豈與管幼安居處木榻同哉信誕說則愚妄矣

楊用修丹鉛錄世人頗喜稱引之要其紕繆不根者甚害事負高名而倡游言則其流之害甚遠君子當嚴辨之

明解縉言於仁宗曰陛下好觀說苑及韻府雜書說苑乃劉向所作多戰國縱橫之說韻府元陰時夫所爲猥鄙細儒鈔

輯蕪陋言無可採云云康熙四十三年 武英殿開局修佩文韻府 上諭韻府翠玉五車 韻瑞韻學大成皆極陋之書其所以陋之故有二或窮生下士老而不退思賴著述以垂名後世然家之藏書交鮮碩彥故挂漏誇舛不能自正一陋或薦紳大夫投老山林多招賓客撫拾羣言取材既踏駁不精成書又未經主人之目草率上板遺誤後人二陋也今務去此二陋 按縉此論卓有高識自成一書名曰佩文韻府傳之久遠

非特觀書之誠尤著書者之明誨也吾觀說苑新序呂覽淮南晏子家語其信者有幾孟子且疑武城孟子亦斷章取義集注已詳辨之况後世駁雜之書乎而郭景純山海經序獨以爲無不可信者非也干寶搜神記序其論差允達觀博識之士節取焉可也太史公言山海經禹本紀所言怪物余不敢言之其識勝景純遠矣

沈冰壺山陰人名清玉沿毛西河之派攻朱子者盧抱經先生言嘗微諫之沈大笑而起殆與錢民等同爲妄人者稱王充論衡爲欲藉諸子以證經之誤爲識在董仲舒上可謂謬妄論衡之悖謬前人論之詳矣見史通困學紀聞及朱彝尊曝書亭集

書林揚輝 卷下

近世漢學考證家好引雜說以證經輒言其時去古未遠或其人相及其地相近執此以爲確據而不知事之有無當斷之以理不在年代之近遠人地之親疏世固有子孫言其父祖弟子言其先師錯謬失實者多矣安在時地人相近而即可信乎如困學紀聞論說苑新序之牴牾不一而足史記趙世家屠岸賈事伯夷傳扣馬諫武王事皆與伊尹負鼎百里奚食牛瞽瞍朝舜太甲殺伊尹衛武公弑兄舜囚堯等說同爲野人之語鹽鐵論僂子貢與臧文仲同時列子偁隨會與趙文子同時又偁孔子聞趙襄子之言宋葉大慶考古質疑考白公之亂晏子死已二十二年矣是知墨子所偁晏子景

公問答爲鑿空造謗孟瓶庵云昭公七年季孫宿卒家語曾  
皙少孔子十一歲孔子生襄公二十一年則皙生於二十二  
年時方八九歲安有季武子死倚其門而歌之事云云甚者  
如何焯言王文恪記宣宗爲惠宗之子者安在時代近即可  
信也

日本人山井鼎作七經孟子考文在康熙九年而王文簡古  
夫于亭雜錄傳日本人重儒書十三經而下無所不有獨無  
孟子中國人有私攜過海者輒有風濤蛟龍覆舟之患云文  
簡以康熙五十年卒或未見山井鼎之書然傳聞實妄若據  
時代豈不抵牾且九經刊板於五代已有孟子十三經之數

善林揚解

卷下

美

始於明而云有十三經無孟子文簡經術之疏如此

王厚齋因學紀聞宏富該博何氏譏其不脫鴻博習氣者亦  
或有然不如顧亭林日知錄發明經史大義體大思精隱然

有作用安排國計民生人心風俗可以坐而言起而行亭林

上篇經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  
蹟斯世於治然按其說亦有必不能行有行之必不能無弊

者存大近錢氏養新錄其精或過於顧氏而體段規模不逮  
體可也

遠矣但考史精耳此類不可枚舉略論及之困學紀聞中儘

蠟賓之歎覆相之射等數十條皆有關於教有微言妙論如

孫北海消夏錄序自言其注易云云甚可笑流俗無識者眾  
未可遽輕特不如世士之但驚其博聞耳

附益高名漸染惡薄祖述名士風流破壞昔賢讀書成法李

堂與陳彥瑜不可不辨况注易尤極深研幾之學孔子韋編  
一書與此同

三絕邵子三年不爐不扇歷觀古人爲學無不要於沈潛精  
專未有作爲消遣清興魯莽滅裂如彼者也朱子所謂浮華

之習徇名飾外其弊乃至於此後讀范史延篤傳乃知退谷  
此序文勢機局全取於此然延篤自是佳人此段要不可爲

法如篤之敏固有過人之質然其習氣實開夸詡亦本於東  
方曼倩也

愚後見盧抱經跋桂未谷所藏何義門評庚子消  
夏錄云余後至都門於黃崑園先生處見退谷改  
定本於卷首所云隨意讀陶韋李杜詩及韓歐曾王文者易  
之以宋儒之書其大指可知也近年又從楊文定公處見一  
本與黃氏本略同余按觀退谷所改義門所記與鄙見聞合  
然退谷以爲門面取名耳非但不能讀宋儒書亦並不能讀  
陶韋韓歐也蓋以其浮虛失讀書之法非謂陶韋  
韓歐不可讀也其改之之意同一失而再取各矣

善林揚解

卷下

美

孟瓶庵云小說無稽之談覽者不過謂之子虛烏有然如牛

僧儒周秦行記云見薄太后王昭君楊太真太真唐之貴妃  
僧儒本朝臣子何得作此語雲漢友議載李羣玉遇舜二如

敢於古帝后爲褻慢之語東樹近見粵中有所謂明南園五  
先生詩社者其中孫某詩中有述遇見朝雲事此獨不爲東

坡地乎尚得謂之詩人乎政與李羣玉同失顧亭林日知錄  
有一條論太白星有妻事司風化者不可不知宋田况邛州

琴臺詩云西漢文章世所知相如宏麗冠當時世人不讀陵  
雲賦祇說琴臺是故基與友議載譚銖真娘墓詩何事世人

偏好色真娘墓上獨題詩意同

著書凡例

凡著書欲先定凡例凡例既定其書乃有條理可觀雖商榷長短存乎其人以視俗妄作陋惡不辨體裁者有異矣著書大例在先細例在後如六經各說一般理各為一般體裁讀易者如無詩讀書者如無春秋而尚書春秋後人祖之為史此大例也而易有二用書有八體按疏書有十例詩分六義禮別事官此細例也

易書詩春秋周儀二禮爾雅老子屈原佛經皆創體而論孟左公穀曲禮為文章創體後人無能為創有所著皆述古也而於著述大體中各為其細例以行於書中取有所據依以

書林揚解

卷下

天

成書則隨時而變者也

律生於禮蓋是事物當然之用例亦猶是也可以義起而後人著書必云用某家某書例依於古人述而不作取爾雅也日知錄曰古人著書凡例即隨事載之書中左傳中言凡者皆凡例也易乾坤二卦用九用六者亦凡例也然傳注家所著凡例亦單行如易略例春秋釋例纂例等因學紀聞曰釋例終篇云稱凡者五十隋志有春秋五十凡義疏二卷朱彝尊涪陵崔氏春秋本例序所引凡三十四家而他經及史家子集諸例不與焉

傳注之家尤嚴於用例如左公穀何休王弼虞翻杜預等皆

先立一例卻將經傳牽合以就吾說而本旨反為其蔽蝕不可見疏家又執其一例而牽合經傳以曲附證成之謂之疏不破注故甯失孔子之經而不敢失傳注之例於是但見有例而本書轉亡矣

疏家之體主於詮注依文闡義不得有所出入其墨守專門固通例也皇侃禮疏或乖鄭義孔冲遠斥為狐死不首其邱葉落不歸其根劉炫規杜孔氏斥為習杜義而攻杜氏猶蠹生於木而還食其木非其理也然康成箋詩多異毛傳則守疏不破注者沿經師之陋也或謂鄭非疏毛故不與後來疏體同例余按如六藝論及吕忱所說云云豈非疏體乎楊士

書林揚解

卷下

天

助穀梁疏多違范甯亦其例也毛詩正義引六藝論云注詩表明如有不同則下已意按鄭言如此則守疏不破注之說孔賈之陋也然詩折柳樊圃正義論漏刻云馬融言書漏六十夜漏四十減書以裨夜矣鄭意謂其未盡又減五刻以增之是鄭之妄說耳漏刻之數見在史官古今歷者莫不符合鄭君獨有此異不可強為之辭愚按此始六朝人舊說冲遠刪之不盡者非孔之辭也夫所謂例者生於義也如春秋大義數十皆舊典禮經即此是例故曰義例若例立而義違則是獄吏之舞文而已何邵公杜元凱之治傳唐啖趙陸氏之治經皆各治其私例而已此宋人所以欲廢例也何允曰檀弓兩卷皆言物始何必有例此意又別

唐修晉書敬播令狐德棻之徒先定例例既定凡秉筆者遵

用之其取舍詳略必使後人皆有考

南齊書有序錄一篇劉知幾云沈宋之志序蕭齊之序錄雖

以序為名其實例也今蕭序錄不見

後魏北齊皆有例劉知幾云收全取蔚宗貪天之功以為己

有又引李百藥齊書例

吳縝論修書八失三曰初無義例按撰新唐書糾謬條例最精又王劭論沈約一條

隋書魏澹傳述澹所著魏書條例一卷詳密足傳於後以為

非惟高於魏收平繪直是向來作史者未及後來作史者不

可不知惜其全書不傳不得與魏收魏書例並著

劉子元史通序例篇云史之有例猶國之有法例之為體自

書林揚輝

卷下

三

左傳後中絕自千寶凡例起而後人承之雖短長各見要皆

自出條理惟魏收作例全掠蔚宗云云按子元條例以為藝

文可除必不得已亦只錄當代所著鄭樵非之作通志略立

校讐一門以為編書必記其亡缺自唐人不記亡書使羣書

易亡而難求信然明史止載一代之著用子元之言也杜氏

通典亦無藝文盧抱經錢萃補皆有補宋遺金元四史藝文志盧自序曰宋史本有藝文志咸清以來尚

多缺佚至遂金元三史並志藝文康照開議修明史時史官欲仿隋書兼五代史志之例而為之補者余得其底稿乃

上元倪燦開公所集輯也今俗間有黃俞部千頃堂書目搜

採雖富而體例似不及倪本之正近則書目又為坊買券亂

更無足觀今略為訂正傳之以補四代史志之缺宋有志而補之遺金元無志故今各自為編錢序未錄

日知錄中所論書史數十事皆著書之凡例大義學者不可

不知今略舉其目如曰古人集中無冗複日書不當兩序曰

古人不為人立傳曰誌狀不可妄作曰假說之辭曰古人未

正之隱曰非三公不得稱公鄭府君及君按鄭元傳孔融言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

廷尉吳公調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

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

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卿史記河梁書趙

仲山碑稱吳公見釋釋又朱子語類無爵曰曰史家追紀日

府君夫人漢人碑已有之止是尊神之詞

月之法曰史家月日不必順序曰豫書甲子不偁年號曰金

石文書有月而不年日而不月曰史家重書日曰古人必以

書林揚輝

卷下

三

日通鑑書改元日書後元年日通鑑書閏月日史書人君未

即位日史書一人先後歷官日史書郡縣同名日郡國改名

日史書人同姓名日書文稱某日述古人之言日引古必用

原文日引書用意日引書下兩日字日一篇之中有分題按

注疏家訂小題在上大日官衙地名人名當從實書古之病

題在下見諸經序例日官衙地名人名當從實書古之病

日文章繁簡之法日文人摹倣之病日詩題無義日經注俱

用韻日古人用韻無過十字日古人不忌重韻日古人不用

長句成篇日詩用疊字日次韻日詩人改古事日竊書日勘

書日改書日史文衍字日史文重出日史家誤承舊文皆著

書為文凡例大義也

毛詩正義漢初為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故訓傳三十卷是毛為訓故亦與經別也及馬融為周禮之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然則後漢以來始就經為注未審此詩引經附傳是誰為之其鄭之箋當在經傳之下矣其毛詩經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也又三國志三少帝紀高貴鄉公問涪于俊鄭元以彖象合傳云云

通考春秋經下云杜序以為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則是左氏作傳之時經文本自為一書至元凱始以左氏傳附之經文各年之下姚薑塢先生曰何止邱明公穀毛韓之傳莫不皆同

書林揚解

卷下

漢書注本單行東晉蔡謨始合之見師古敘例

古諸經傳說注疏及經典釋文史記索隱等均於原書之外別本單行自費直王弼杜預宋衷范望始取而散附經文世遂不復見古人原本前人皆詆惜之愚謂如爾雅之作本以釋詩書以其單行遂啟後人多少疑竇盲論又不如散附當文之下使學者易了也朱子韓文考異亦於全集之外別行宋末王伯大始合之此類甚多

世所傳宋以前書可考見古籍佚文者僅八九種曰裴松之三國志注鄭道元水經注劉孝標世說新語注李善文選注歐陽詢藝文類聚徐堅初學記釋應元一切經音義魏徵等

羣書治要此書久佚近傳自日本阮芸台官保得之始以進呈內府並為作提要太平御覽凡所引書皆載全文可資檢閱郭忠恕汗簡所援据自古文尚書以下凡七十一家多今世未見者見香祖筆記若錦繡萬花谷等雖收古人著作而刪摘不完最為陋俗

陳氏書錄解題論宋玉枚乘董仲舒劉向揚雄五家集曰古本多已不存好事者於史傳及類書中鈔錄以備一家之作充藏書之數而已胡應麟言博物志搜神記亦然按古今後出異書多從古書中錄出非當時傳本近時如尚書後案之輯鄭注鄭駁五經異義及十六國春秋等皆是

書林揚解

卷下

三

日暢曰隱今通謂之注其後辨釋之書名曰正義舊唐書儒學傳云云今通謂之疏夏侯勝著尚書論語說師古曰若今義疏也孔奮子嘉作春秋說章懷注曰說猶今之疏按植弓既卒哭宰官注引易說孔疏凡鄭云說者皆緯候也鄭志答張逸問禮注曰書說書說何書也答曰尚書緯也當作注時在文網中兼引秘書故諸所引圖識皆記見儀禮疏凡言記皆是記經謂之說此與勝奮名說異知誰所錄考工記六國時人所錄此記則在秦漢之際儒者所傳見書疏尚書孔傳正義曰傳即注也以箋見詩疏鄭氏箋正義引字林鄭以毛學審備遵暢厥旨所以表明毛意記識其事故特稱曰箋說文箋表識書也註見左傳儀禮疏杜氏注正義毛詩序疏注著也言為之解說使其義為著鄭序云著者取著明經義者也孔子之徒言傳者取傳述之義按注古本從水不從言說文水部有注字言部無註

字玉篇有註字曰疏也解也陸釋文左傳序云注字或作註毛斧季曰舊南本皆從言北本俱從水贊見書疏序見詩疏書疏引毛傳曰序者緒也使理相續若藪之抽緒也明也佐成序也志見漢書師古注律歷志曰志記也積記其事也左傳曰於志有之

著書不言名稱氏毛氏故訓傳正義曰漢承滅學之後典籍出於人間各專門命氏以顯其家之學故為傳訓者皆云氏不言名左傳杜氏注正義曰注述之人義在謙退不欲自言其名劉炫又謂不敢布於天下但欲傳之私族自題其氏為謙之詞

著書不避家諱周公作詩不諱昌發昔人已言之愚考孟子父名激而曰激而在山孔子作春秋書臧紇檀弓記言微不

書林揚輝 卷下

謹

傳在此望文生義耳除聖母諱天下安有微在二字連文者乎惟六朝人最重家諱然王右軍輩亦止缺筆裴松之云曹真父名劭而真封劭陵侯江統傳故事父祖與官職同名皆得改選柳宗元以祖名察躬而辭監察御史五代史崔居儉以祖諱蠡不肯為禮儀使朱子作李椿墓志言椿會祖名安辭江南西路安撫使閻百詩言明臣如陳文王文皆例應諱文以名文遂不得諱文李賀父名晉肅時人譏賀不應舉進士太史公改談為同任助家集遂傳君撰明韓邦靖朝邑志稱家諱曰韓家君名似不辭矣蘇明允父名序改送人序曰引此可改者也司馬溫公父名池改稱韓持國曰秉國五代

楊彥期以己家諱改石昂姓曰右昂志解官歸齊東野語卷四有一條所說最詳是皆退之所云求勝於周公孔子者也朱彝尊曝書亭集有一文詆伊川不避濂溪諱按二程雖問學於周子而其後所得所發明實不盡囿於一師之教蓋如孟子之於曾思而已以道統言之在師友之間故與孔孟程

朱之門人終身習其師者不同周子生真宗天禧元年丁巳卒神宗熙甯六年癸丑年五十七伊川生明道二年癸酉年大觀元年丁亥年七十五自天禧至治平甲辰改元周子年四十八伊川年三十三伊川名在前濂溪改名在後非伊川不避濂溪且君子已孤不更名伊川之名受於大中公豈有

書林揚輝 卷下

謹

至三十三歲而忽改名以避其同學師友者乎小人之誣君子往往以莫須有之事定讞歷考漢學考證家之整程朱捕風吹影皆若此類彝尊固不足知義理然實備考證之宗非漫不見書者而謬悠如此其設心但以傳成其罪為快而已李大性所謂誅絕之罪也范蔚宗改鄭太郭太著書文字有當跳行另起處跳行見左昭二十五年會於夷儀傳疏傳武仲舞賦夫何皎皎之閒夜兮張茂先鶴鶴賦何造化之多端何義門皆乙之日另起以別前序耳著書行文挾句詩志篇記檢正義云詩有挾句言子而及孫言富而及貴愚按如孔子言筮而及卜周禮司巫鄭司農注引巫

而及彪

水經注注中有注用小字夾寫汲古三國志注亦間如此

箸書引古日知錄云凡述古人之言必當引其立言之人古

人又述古人則兩引之不可襲為己說云云如云凡引前人

之言必用原文因引水經注引盛宏之荊州記云云如云引

書用意書泰誓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

心同德左傳引之則曰泰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云云

按此條并錄錄引陳騭所說更詳備在第十二卷之末可合

看竊謂古人引書用其意而約略其詞以各撰一種文筆也

孟子左傳史記莊子周秦諸子皆然後人淺陋著書引古人

書林揚解 卷下

吳

之書或記舊文不全妄以凡見改竄鑿空杜撰絜繆陋妄最

足貽誤後人因學紀聞言太平興國中校漢書安德裕取西

域傳山川名號字之古者改附近人集語錢熙

謂人曰子於此書特經師授故今當嚴其例必全引用原文

皆有訓說豈可胸臆塗竄按四庫提要係李涪刊誤演繁露所引諸書必著明某篇

某卷令觀者易於檢校陳厚耀等仿之足以矯明人杜撰之

弊姚之駟後漢書補遺不著所出之書使讀者無從考證余

蕭客古經解鈎沈一一各著其所出之書並做資暇集龍龕

手鑑之例兼著其書之卷第以示有徵然資暇集實未嘗著

其卷第鄉先輩姚善塢先生曰大凡文字援據雖有詳略然必具見

端末愚謂作文作詩敘事亦然如淵明桃花源康樂述祖德

此後惟杜韓有之小才之人思淺筆懦非缺漏尋其意脈不

可了便成冗長繁絮平鈍無法

近虞山錢氏注杜略例所舉注家錯繆數端一曰偽託古人

一曰偽造故事一曰傳會前史一曰偽撰人名一曰改竄古

書一曰顛倒事實一曰錯亂地理皆至陋可笑者按如唐劉

善唐書劉崇望劉會政傳而周亮工引僻見宋史本傳

鄭夾際譏編書之家多是苟且有見名不見書者有看前不

看後者馬貴與稱其足以究其所失之源

凡注是書必引是書以前之書而引書又須引最初之書又

書林揚解 卷下

毛

須知所引之書有足據信與不足據信加辨訂以正後人

四庫提要斥元張存中四書通證於歷代史事每置正史而

引通鑑亦非根本之學吳師道斥鮑彪戰國策注曰史注自

裴徐氏外索隱正義皆不之引而通鑑諸書亦莫考

自注其書而嫌於以己稱名託為他人始於歐五代史余謂

此不如學溫公通鑑作考異朱子四書集注作或問以發未

盡之意明所以去取之故猶愈於開作偽之風使後人援為

口實

盧抱經曰六朝陰何及唐人韋蘇州劉隨州等集凡他人元

倡皆置在前和章在後俱與本集平寫不低格至明代以來

刻唐四傑杜少陵集不分原倡和章盡置本人詩後又低一字以別之近來各公刻集皆依此例不知有古法矣

校書之校改從按乃避明熹宗諱汲古閣本皆然

意斷為章語斷為句章句之學起於漢儒句者局也聯字分疆所以為言章者明也積句成章所以明情愫按趙歧所以作孟子章指也

古無套板之法不能作二色也政和本草傅神農本經用朱

書皆作陰文方松卿韓集舉正其改字用朱書者刻作陰文

衍去之字用圓圈增入之字用方圍顛倒之字以墨線曲折

乙之

書林揚輝

卷下

三

校讐者兩本相對覆校如讐大約如司馬遷向歆揚雄班固

之傳始克勝校書之任昔人言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下雌

黃鄭夾深通志特立校讐一門學者不可不亟知其義輕易

當此犯不韙而見鄙通識也大約昔之任校讐者如劉向曾

鞏不過有所編定論次今則兼須辨別板本繕刻之異同得

失固非淺聞末學所及也

附論文人 文家亦立言之事故附著之

文章與著書相等而不同文士以修詞為美著書以立意為

宗古人有言文士如漆雖無質幹而光澤可愛吾以為文士

如鳳塵雖不常見而於世無損亦惟世盛而始見之後見歐公詩意

與余同日二物非能致太平須時太平然後生何義門云名士如珠玉象犀初無用而不可少此亦如謝元芝蘭玉樹之

唐劉曉上疏言禮部取士專用文章為甲乙故天下之士皆

舍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科甲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

何關理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按此與裴行儉論四傑意同

為不刊之論

武后嘗問狄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對曰陛下求

文章資歷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不足與成

天下務耶后曰然嗟乎世之為文士者毋為武后及梁公所

賤而可哉

書林揚輝

卷下

三

困學紀聞曰文苑傳自東漢始而文始卑矣

楊慈湖言文士文止可謂之巧言

梁簡文帝戒子曰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身先須謹重文章

且須放蕩王厚齋非之曰文士之行於文可見放蕩其文豈

能謹重其行乎李于鱗論文曰視古修詞甯失諸理孟瓶庵

非之曰夫理失則詞何用修以此提唱天下士可乎

張文潛誨人作文以理為主曰學文之端急於明理無見於

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為奇反覆咀嚼卒亦無用文之陋也

陳祖仁戰國策校注序曰古之君子其居家也本諸身其居

官也本諸家其誨人也本諸己其安時也本諸天文其餘也



日知錄曰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固有不識經術不通古今而自命爲文人者矣余謂文人猶可最可駭者今之著書家有不讀三史五經不能屬文而自命爲著書者矣大抵多以說文小學爲通逃淵藪也古人謂三史史記漢書東觀漢記也自唐貞觀以來東觀記失傳乃以范史當之或又並三國志稱四史

又曰宋劉摯之教子孫每日士當以器識爲先一號爲文人無足觀矣然則以文人名於世烏足重哉

又曰黃魯直言數十年來先生君子但用文章提獎後生故華而不實樹謂數十年來大人先生惟以漢學鼓唱海內學者不務明理惟以名物訓詁新奇著書考其行身謹重者固

書林揚輝

卷下

早

不乏而放濫者亦不少惟其尙駁雜而不尙行根抵亡也

又曰元史姚燧以文就正許衡衡戒之云云以爲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均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吾觀前代馬融懲於鄧氏不敢復違忤勢家遂爲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爲正直所羞徐廣立議致敬會稽王世子元顯常以爲愧恨按袁宏作桓元陸游九錫文亦同此晚年再出爲韓侂胄撰南園閣古泉記見識清議朱文公嘗言其能太高迹太近恐爲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其晚節是皆非其人而與之者也夫禍患之來輕於恥辱必不得已與

其與也不如拒之至於儉德含章其用有先乎此者則又貴知微之君子矣

又謂少年未達投知求見之文亦不可輕作因摘韓退之上京兆尹李實書與後所爲順宗實錄云云迥若兩人豈非少年投知求見之文不自覺其失言者邪後之君子可以爲戒又云宋史歐陽永叔與學者言未嘗及文章惟談政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

又論古人文章推服古人因引韓公滕王閣記推三王李太白黃鶴樓詩推崔灑洪邁從孫倬丞宣城自作題名記邁告之日他文尚可隨力工拙下筆如此記豈宜犯不韙哉邁意

書林揚輝

卷下

早

蓋以韓公有藍田縣丞壁記故也夫以題目之同於韓公而以爲犯不韙昔人之謹慎何如哉

虞文靖曰昔子程子沒叔子爲行狀張子沒呂與叔爲行狀表伯子者文潞公也表張子者呂門下也是皆國之大臣一言以定國是非常人之詞言呂公之言曰不敢讓知知則不敢讓知有所未盡安得不讓乎朱子作延平行狀而墓銘未聞黃直卿李方子作朱子行狀年譜而墓銘未見豈非門人之言足以盡其師之道可傳信於後世而無待於他人之言乎

昔人爲文見勝己者卽輟筆焚草非惟虛心服善要是識真

今人不然既不辨人之所至而以必出於己爲心此徒見短耳是爲妄庸

唐崔元暉少頗屬詞晚以非己所長不復構思惟專意經術古人虛中有節如此今人皆強己以所不能好用其短而復抵死自以爲長時無識真彼己相蒙或友朋推譽假以羽毛至死不悟殆無異於盲人騎瞎馬也如劉夢得自矜其文筆匹於柳子厚近人閻徵君百詩經學考證當時號稱無匹而詩文則甚拙非其所長而徐乾學李天馥每詩文成必屬裁定謂詩文不經百詩勘定未可輕以示人是兩失之也故曰時譽喧喧亦宜鑑其濫吹也

言林揚解

卷下

望

凡著書及爲文古人已言之則我不可再說人人能言之則我不屑雷同必發一種精意爲前人所未發時人所未解必撰一番新辭爲前人所未道時人所不能故曰惟古於詞必已出而又實從古人之文神明變化而出不同杜撰故曰領略古法生新奇若人云亦云何賴於我至若野狐外道濫滅典則欺誣後生脫空亂道妄自尊大當其生存意氣之盛亦擅盛名然轉眼湮滅終歸泯泯所謂焉能爲有焉能爲亡者凡此皆文家旨義非利病之說也

程子曰言貴簡言愈多未必明杜元凱云言高則旨遠詞約則意微大率欲含蓄而有餘意所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

李方叔師友讀書記曰史記其意深遠則其言愈緩其事繁碎則其言愈簡此詩春秋之義也趙岐稱孟子長於譬喻詞不迫切而意已獨至

皇甫湜與李生書云近風教偷薄進士尤其爭相虛張以相高自謾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作老兵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爲罪人字未識偏旁高談稷契讀書未知句讀下視服鄭此時之大病所當疾者文人相輕自古而然曹子桓顏黃門言之詳矣孟頫庵云方望溪薄熙甫言非有物朱梅崖又薄望溪爲以其時文變調愚謂此等是非雖曰然於然不然於不然亦未可比於朝三

言林揚解

卷下

望

暮四以天鈞休之者要待世有真知必能辨之天鈞和是非兩行也愚山大師解曰未達大道以己見求一而不知其本來大同則與狙無異名實未乖而喜怒爲用愚按愚山此語等閒小儒不能韓公云籍湜輩雖屢經指授未知能不醉去否此爲經有師承而信道不篤者下一棒喝佛家言智過於師乃堪傳法智與師齊滅師半德則學一先生之言與法法何曾法者其消息甚微故曰能者得之余嘗作詩云當年我亦輕神秀智過於師祇未能莫倚諸方盡驚倒上堂仍誤野狐僧然信師者不知變固墮野狐雜法者作聰明更亦墮野狐則皆不得爲智稱意與慙寸心自知千載下亦必有知之者

張楊園曰唐史臣請集太宗文章太宗不許曰人主患無德

政文章何爲斯言不獨帝王自士大夫皆當知自漢以後人率以文章爲不朽之事至於近日斯風尤甚人不恥無行而恥無文初學後生輒作文集以誇於人究其所爲何文之有何章之有廉恥道喪莫此爲甚

有洪某者喜刻唐荆川文集請敘於王遵巖荆川答王書有曰居常以刻文字爲無廉恥之一節又曰屠沽細人有一碗飯喫死後必有一篇墓誌其達官貴人稍有名目死後必有一部詩文集卒皆不久泯滅然其往者雖滅在者尚滿屋也宜舉祖龍手段作用一番耳按荆川此論有數處蓋雅言也古人爲文用意之深用法之密世之覽者不能知而好妄嘗

書林揚輝

卷下

器

之千古一轍歐陽公至爲文自疏要之可以不必贅者無以與於日月之明亦何益矣千百世後有真作者出自能知之耳

愚嘗論自明代初時文之體其大指曰代聖賢立言其淺陋亂道者勿論矣卽名家說理至精終於已無涉然猶曰其體然也乃今之著書爲古文自詡名家者除亂道外悉是向他

人借口而考其人之行無一掩焉者也蓋原是一副淺陋時文伎倆但易其面目而已全無根柢也  
自昔仁賢豪傑偉德殊功非常之迹必待文士之雄而後能盛傳於世苟或所託不得其人將闕而不章鬱而不發而構

杌鬼瑣姦回凶惡之行可幸而掩也故李習之曾子固每論之而歸熙甫又恨足跡不出里閭所見所聞無奇節偉行可紀是二者交須甚殷而恆不相遇爲可惜也且如張中丞傳後序段太尉逸事狀韓文公宣慰王庭湊得韓柳李習之傳之而至今如在人耳目而李習之罵李逢吉今讀其傳竟不知其何所云也

李論見答皇甫湜書及百官行狀奏會論見南齊書序及寄歐陽舍人書

唐書李翱傳稱翱爲史館修撰嘗謂史官紀事不得實乃建言大抵人之行狀大善大惡暴於世者皆訪於人人不周知故取行狀謚牒然其爲狀者皆故吏門生苟言虛美溺於文而忘其理臣請指事載功則賢不肖易見不者願勅考功太

書林揚輝

卷下

器

常史館勿受如此可以傳信後世矣

序篋

橫渠張子曰心中苟有所開卽便劄記不則還塞之矣余按張子此言爲學人用功之法非著書也而亦可爲著書之法余著待定錄壹百餘卷皆歷年逐日所記有讀書心解新益者又觸事開悟者每夢寐枕上及舟車塵土之間憂愁病苦之餘隨事有獲卽便劄記用以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以備他日考驗學之進退非著書也蓋過時之心天光易閉老子所謂恍惚中有象東坡所云火急追亡逋也故嘗中夜吹燈茅店發篋然猶覺而失之過而不能憶者甚多若夫聖人之

徒道周性全自不必爾故張子著正蒙程子識之曰子厚何以如此不熟然竊謂聖人之心雖萬理畢備亦必不一時俱現故孟子稱舜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而孔子於子夏論詩喜曰起予又曰回非助我則聖心雖周於道無以觸之亦不發故曰聖人學於萬物後見張申問目云昔子張子爲劄記之語子朱子釋之曰疑義有所通隨卽劄記則已得者可以不忘未得者可以有進不記則思不起猶山谿之徑不用則茅塞之矣私喜蒙意與前賢闇合

余所著待定錄於身心性命之旨修己接物之方體驗甚悉亦容有補於前賢益於學者雖與諸子著書自見其道術者不同而差勝於文章之士嘗自爲之贊曰博學篤志切問近

書林揚解 卷下

異

思求仁之術西河是師追惟平生否之匪人維瘳思善有獲必新理本大同心有先得削其雷同務絕剿說雖知無文行而不遠惟布與菽其又可貶匪曰振德惟以自薰知德君子庶鑑子勤宋李觀自序其文曰天將壽我與所爲固未足也不然斯亦足以藉手見古人矣葛稚川云淵博洽聞者寡而意斷妄說者衆余書雖不足以藏名山石室且欲緘金匱以示識者其不可與言者不令見也貴使來世好者有釋其惑豈求信於不信者哉顧亭林作音學五書成與呂子德書云吾書非託之足下其誰傳之今抄一帙付往考古之後日知所亡不能無所增益則此書猶未得爲定本也嗚呼是皆先

得我心者矣

漢學商兌序略余平生觀書不喜異說少時亦嘗泛濫百家惟於朱子之言有獨契覺其言當於人心無毫髮不合直與孔曾思孟無二以觀他家則皆不能無疑滯焉故見後人著書凡與朱子爲難者輒恚恨以爲人性何以若是其蔽也故凡今之所辨惟在毒螫朱子悖義理誤學術者至制度名物訓詁之異同是非自漢唐傳注義疏所不能一無關宏旨不强論焉周櫟園書影言昔有鸚武飛集陀山乃山中大火鸚武遙見入水濡羽飛而灑之天神言爾雖有志意何足云也對曰嘗僑居是山不忍見耳天神嘉感卽爲滅火余著此

書林揚解 卷下

堪

書亦鸚武翼問水耳  
唐高達夫年過五十始學爲詩每一篇出人爭諷之而李少貞五十不復留意文章人問之慨然曰五十之年倏焉而過鬢垂髮素筋力已衰宦意文情一時盡矣余每念此爲之悽然然竊以此皆不如崔元暉耽思經術爲近道也昔朱子臨歿之前四日猶改大學章句呂東萊作大事記時已感疾限一日成一年明王恕撰石渠意見拾遺補闕自序備作意見時八十四作拾遺時八十六作補闕時八十八孫徵君鍾元自言七十歲功夫較六十而密八十歲功夫較七十而密九十歲功夫較八十而密晉傅奕言年八十而不倦於書籍

者吾於胡孔明見之見臧榮緒晉書宋傅隆年過七十手寫書籍三

國蜀向朗少時涉獵文學以吏能見稱自去長吏優游無事

垂二十年乃更潛心典籍孜孜不倦年踰八十猶手自校書

刊定繆誤每開門接賓誘納後進但講論古義不干時事遺

言戒子以守和為貴何義門云二十年之功何書不可讀老

之以詩願籍比焉老至能好學巨達記非賢少時頗涉獵翻

用吏能牽一自去長吏優游二十年典籍更潛心素檢亦併

焉古義但來講時事都不干致致踰八十繆誤手自刊聚卷

最一時通借良所便不隨許胡輩粉如保遺殘多議到文豹

沾沾事業傳遺言籍可紀表裏貴和篇此何校南齊沈麟士

三國志語讀書記未載余為整齊而節存之

年過八十手寫細書滿數十篋豈以衰老自委乎此皆可謂

髦老好學矣若夫衛武公孔子遽伯玉方且抑抑慥慥求寡

過務進德不知年數之不足胡廣年八十猶執子禮管幼安

篤老而祭祀必親又非僅著述而已劉靜修告先聖文云早

因疏狂若將有志中實脆弱未立已頽虞道園云少則持未

成之學以出及粗聞用力之要而血氣衰憊然有不及之嘆

吳康齋云病體衰憊家務相纏中心日以鄙詐外貌日以暴

慢是皆有罪己省愆之意而無究竟不如楊斛山言年逾五

十血氣漸衰老景將至尙幸殘生未泯欲自刻厲求免惡終

云云此與曾子啟手足意同要之以死而後免詩曰此日斯

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永念庭闈載纏哀酷歷

思疚慙悲憾實多無以為心惟有痛自刻厲毋忝所生而已

書林揚解

卷下

吳

孟瓶庵云談性命則前儒之書已詳不如歸諸實踐博記問

則將衰之年不及不如反諸身心自遺憂病困以來萬念皆

空萬緣皆淡今思之空空淡淡如何可了吾事直須刻意補

過努力為善乃得耳嗚呼是皆吾師矣

藏書滿家好而讀之著書滿家刊而傳之誠為學士之雅素

然陳編萬卷浩如煙海苟學不知要敵精耗神與之畢世驗

之身心性命試之國計民生無些子益處身死之日徒以此

書還之於世留贈後人與好貨財置服器何異此祇謂之嗜

好不可謂之學必如東坡李氏山房藏書記所云涉其流探

其源採剝其華實而咀嚙其膏味以為己有發於文詞見於

行事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

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然此亦言其末而未及其本君子

之學崇德修慝辨惑懲忿窒欲遷善改過修之於身以齊家

治國平天下窮則獨善達則兼善明體達用以求至善之止

而已不然雖著述等身而世不可欺也

書林揚解

卷下

吳

書林揚解卷下

〔清〕王仁俊撰

格致古微六卷

清光緒二十二年吳縣王氏刻本

格致古微  
五書卷之  
四

曲園俞樾署



光緒廿二年  
吳縣王  
天籟觀影  
瑞成

格致古微敘

自泰西諸國交平中夏而西學興焉趨時者喜其創獲泥古者惡其奇衰而不知西學亦吾道之所有也何以微之曰吾人束髮讀書不先受小戴記中庸大學兩篇乎大學曰致知在格物中庸曰惟天下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是大學原致知之始事必以格物為基而中庸推盡性之全功必以盡物性為極盡其性矣未足也必繼之以盡人性盡人性矣未足也必繼之以盡物性至盡物性而後可以贊化育而後可以與天地參嗚呼西人之學其出於此乎西人所謂化學光學重學力學蓋由格物而至於盡物之性者也惟古之聖人

微敘

皆以人道為重故曰聖人人倫之至也自堯舜三代以來吾人皆奉聖人之教以為教專致力於人道而於物或不屑措意焉是以禮樂文章高出乎萬國之上而技巧則稍遜矣彼西人之學務在窮盡物理而人道往往缺而不修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之間每多遺憾而奇技淫巧則日出而不窮蓋中國所重者本也而西人所逐者末也逐末則遺本而重本則末亦未始不在其中苟取吾儒書而熟復之則所謂光學化學重學力學固已無所不該矣宋元儒者所見皆不及此恭讀我

聖祖仁

皇帝御製三角形論曰論者謂今法古法不同殊不知原自中國流傳西土大哉言乎足以會中外之通而破古今之節矣自是以來學者始知西法即出於中法震而矜之者俗士也鄙而

夷之者陋儒也吳下王君餘臣以名進士入詞林改官吏部始讀中秘書即思發古書之義蘊窮西學之根株創爲一書曰格致古微不我鄙棄就而質焉余力贊成之至今歲仲春見我於春在堂則其書成矣自九經二十四史以及諸子之書百家之集凡有涉於西學者博采而詳論之使人知西法之新奇可喜者無一不在吾儒包孕之中方今經術昌明四部之書犁然俱在士苟通經學古心知其精神而明之則雖駕而上之不難此可爲震矜西法者告亦可爲鄙夷西法者進也余章句陋儒於西人新法一無所解承君問序於余姑引大學中庸之言以應之中庸不云平致廣大而盡精微如君所論廣矣大矣精矣微矣又云溫故而知新天下之人但喜西法之新而不知皆本吾

微敘

儒之故溫故知新願以告天下好學深思之士

光緒二十二年春二月曲園居士俞樾序於平望舟中

格致古微叙

自古疇人算術至元代而極盛其殆合九章爲一章乎

國朝董項戴徐顧李諸君子輩起益闢其未發之秘故雖泰西諸家澄思眇慮觸類引伸歷萬變而不離其宗蓋借根方即李敬齋之天元而消法從同代數即朱松庭之四元而化法不同夫入而知之也西儒偉烈亞力謂董氏方立項氏梅侶戴氏鄂士徐氏君青顧氏尙之李氏秋初所著書甚近微分由是言之微分遠原又名積分亦即郭太史之平立定三差及董項戴徐顧李之三乘四乘諸差類悟而得然借根方一名東來法獨代數微積不名東來法者猶之董項戴徐顧李諸乘差乃由郭太史梁積招差遞變其法不復存其原名故也推而至於厯算亦惟

微叙

元授時術已臻美備其與西厯殊致者西厯輪法託爲假象橢圓不同心自是眞象中厯不論眞假各象但論盈縮遲疾以求密合於天行之數設以平立定三差再加三乘四乘諸差仿古盈縮率遲疾率以造時憲足與橢圓輪法並行不悖中土人材詎眞遜於泰西也今夫算術之妙用固不止厯算已也間嘗涉獵西書揆其大旨算學爲經重學化學爲緯天學機學隸重學地學礦學隸化學水學氣學熱學電學及火器水師等學又兼隸重學化學外此若聲學光學乃氣學熱學之分支似非重學化學所可隸者願山竊不自揆借重學之理證以考工記鄭注借化學之理證以抱朴子黃白等篇草草勞人未遑卒業今者得讀王庶常幹臣同年格致古微而益擴所聞見也庶常博洽



羣書上自周秦下暨元明苟有涉於格致必爲之條分縷析兼蓄竝收箋釋宏通哀然成帙果使實事求是得如董項戴徐顧李之徒仿古厯算例而擴而充之亦將訪是書以假塗徑則凡重學化學諸大端事事皆必則古昔雖欲擬泰西之菁英鎔中土之模範不難矣抑又攷之禮記鄭注大學自誠意始不自致知格物始頗與釋書所稱格致有別會其通者以意逆志而已必執大學物格知至與樂記物至知知相參證夫豈通儒之達話也哉

光緒丙申仲春年愚弟慈谿林頤山謹叙

微叙

格致古微跋

自圖書啟而卽具格致之理觀飛蓬爲車因落葉爲舟充其智豈不能爲今之火輪舟車而聖人弗爲者利於民而已不必矜其巧也讀周易繫辭世本作篇皆是此義故成湯破壞飛車漢陰丈人公肩假且蓋桔槔且責魯服之以人毋嘗巧厥後聰穎之士或就其性之所近勗造奇技卒以所重在此不在彼發失其傳卽如日月交蝕有一定之朔望聖人能置閏豈不知日月有常度而春秋小雅云日有食之但舉其可見者爲言將使人君鑒天變而加惕也故曰有不宜有也古立意之深如此自萬曆中利瑪竇熊三拔以西法入中國其時徐光啟不學無術詫爲絕詣不知其行中土之終餘幸遇

微叙

聖清龍興閩儒輩出梅徵君紀文達阮文達諸公旋發其覆鄒伯奇陳澧及近人張自牧又證其藝學所自始於是詭譎伎倆歷歷在目惜未有蒼萃成書者同年王君扞鄒因復徧攷四部埒益已說總爲是編其用力可謂勤矣書中於剖割之忍機械之巧婁婁抑之斥彼經直解之繆挾商埠發冢之弊尤爲有功名教而韓非論股法桓寬論水旱王充論死亦不以古書而護其非昔亭林氏有言文須有益於天下烏虜如君此書得不謂之有益歟以說卦坤爲地不言爲方卽是地員與元人李治說合以思字爲以聲兼義與郝懿行說合吾以是服此書之精以剖割爲過於殘忍則四國日記之盛稱寔事求是者其立論之偏隱然自見於言外以安息天竺交市及陶侃立夷市爲通商之祖

則使俄草之推本日中為市者亦似是而非然則此書尤在讀  
者之參觀互證以是益服其精也承不鄙棄屬加校勘余學殖  
荒落何足補益此書顧不直則道不見又不敢不稍有獻替鄒  
衍說大九州本於河圖俞正燮言之緬甸王召見臣工須脫履  
上殿此非曲禮意古者脫履為坐入朝不坐理無脫履自漢魏  
誤會古之燕飲侍坐脫履為敬於是入朝必脫履而蕭何曹操  
之劍履上殿乃為優禮重臣左傳恒星不見即是恒星不動當  
以史記條為正雲漢為無數小星譚大夫似已見及大東詩諸  
星皆取有明而無用雲漢亦有光而無所明其意可會然皆無  
關宏旨則此書之精可知己竊嘗論之中國自互市以來實為  
天地一大變局適者琉球滅於日越南併於法緬甸覆於英朝

微跋

鮮通商而暹羅半剪甚且以臺灣割畀他族人人有變於夷之  
懼吾則謂正用夏變夷之時泰西之通華文者類皆譯讀四子  
五經書英有比遞斯尼教以躬行實淺為本現聞俄又尊崇聖  
教立孔子廟是聖道自東徂西而天之將以中外大一統予我  
聖清也明甚我中國苟能自強則此日之憂危即為他日之興起匪  
特歐亞諸洲將歐亞外又有四大洲來隸我宇而鄙行之說益  
驗豈不懿哉自強之道放效西法外先求甄拔人才破除資格  
其喪師失地者法不少貸一言以蔽之曰明賞罰而已矣讀此  
書不禁舉然高望也  
光緒丙申三月同學年小弟元和胡玉緝謹跋於郡城之學古  
堂

格致古微略例

魁山身 敕授承德郎吏部稽勳司主事翰林院庶吉士 吳縣王仁俊

格致之學綱領著於禮經條目散見于史孔庭所授列諸大學  
秦燼以前必有博書宋而輯之猶存梗概或謂格致一章淪於  
異域自是贅論

是編上撻四部有證羣書表古籍之微發西學之覆將以嚴華  
洋之辨大中外之防

我

朝

列祖

神宗稽古同天

微例

仁皇帝天寬聰明於借根之方三角之論扶西算之原為生民所未有  
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臣纂此書敢稱誦法之古竊取遵王  
之義

光緒乙未閏五月奉

上諭自來求治之道必當因時制宜況當國事艱難尤應上下一心  
圖自強而弭隱患朕宵旰憂勤懲前毖後惟以蠲除痼疾力行實政  
為先疊據中外臣工條陳時務詳加披覽採擇施行如修鐵路製鈔  
幣造機器開礦產折南漕減兵額創郵政練陸軍整海軍立學堂大  
抵以籌餉練兵為急務以恤商惠工為本源皆應及時舉辦 臣竊維  
力圖自強不外格致雖采西學實本中書故此編既以四部為  
次欲以諸政為表蓋體源於經籍用周於政事班固言抒下

情而通諷諭宣上德而盡忠孝則臣區區之志爾

國家崇尚樸學碩彥踵興梅文鼎王錫戴震元李善羅士諸公

其所論饒皆能表章古學揚中抑西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

故既分條取證更殿以通論焉

所徵諸家首則兼列姓名次亦詳標書目片語合道雖近賢而

必采一言違聖即闕議而必辨既懇攘善尤嚴武斷

格致之學中發其端西竟其緒偉烈之數學啟蒙合信之全體

新論類能引吾中書敷暢厥旨夷而中國則中國之兼羅外籍

比物此志也

是編都凡六卷五百餘條上自周秦下迄勝代理涉格致悉皆

甄采時賢撰述坳入案語再有筦闕別以俊案馭遠之法間及

徵例

一二別詳治平輯議此從其略若夫各史外傳僅攷地里沿革

例不濫載

聞賈應劉邵郎嶽雲近輯格物中法未見其書据食舊德齋雜

著言以中法分子目隨得隨錄是向未脫橐拙著以四部為日

閉門造車義各有取不涉苟同

此書屬草於乙未補纂於丙申其中作輟頻仍刪改過半就正

於曲園俞師乃勒定本編中稱述俞書冠以先生猶許書畧

引賈侍中說之例惟是徵采或略臆斷甚疏訂譌續補俟諸異

日方聞之上幸教不逮

南皮張孝達師中江李少眉觀察慨助刊資得付劄氏敬書高

誼用志勿妄

中西和約內載凡與各國公文均不用夷字此編惟引用經語  
史傳外餘均遵照和約以昭大同之盛

徵例

格致古微目錄

卷一

經

卷二

史

卷三

子

卷四

子

集

卷五

微目

補遺

續補遺

通論

卷六

表

格致古微卷一

易



俊述

革彖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象君子以治厯明時案後漢書賈逵傳引易金火相革之卦曰治厯明時又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言聖人必儀象日月星辰据此知大易所言乃後聖應天順人樹厯法之準故漢以後言厯者多引之臣謹攷順治元年秋七月

世祖章皇帝詔以新法造時憲書頒行天下此我

朝治厯之始初利瑪竇之師丁氏學於歐几里得幾何眇恒明季攜其書東來徐光啟李之藻等為之潤色厥後熊三拔屢迪我

微一

等測驗於前湯若望羅雅谷等編纂於後王之春柔遠記所謂遭逢

盛世因其成帙用備嚆人之掌遂為一代授時改憲之權輿記曰有

開必先顧不信與昔

聖祖仁皇帝諭李光地曰厯象算法朕最留心

御製三角形論曰論者謂今法古法不同殊不知原自中國流傳西土

大哉言乎揚子曰眾言淆惑折諸聖臣敬聞

聖訓用冠斯篇

復象雷在地中復案此地中有電氣說也美國丁禮良電學入門曰乾電機有鐵鍊下垂於地引地中之電氣土通於機也若將鐵鍊離地則電氣立絕此係明驗故電之聖物不僅由雲而

下亦有由地而上者易曰雷在地中職是故耳可見西學源於中書彼國學人尙能證之

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案此古因時閉關之制所以息商也西人則竊其義而變其期凡逢令節及國大慶則閉關焉

繫辭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案此籌算之始也梅文鼎古算衍畧

一曰大易揲著以一著當一數著策所以決疑非常用之物故特隆重其製而加長則不可以橫故皆縱列惟分二象兩之

後掛一策以別之使無凌雜餘皆縱列其數四十九故四揲以稽其實數布算之法用之若何曰五以下皆縱列六以上則橫

置一籌以當五而縱列其餘然則十百千萬何以列之曰其式

皆自左而右畧如珠竿亦如西域寫算之位

凡三百六十當算之日案即九執回回術以整數紀天行之祖秦蕙田觀象授時曰九執回回等書以三百六十度紀周天之

行而不用奇零其實邵子元會運世法已然蓋本之易定爲整數非預覽乎西法也王鵬盛藏術編七十二曰古麻三百六十

五日四分之一今麻已將奇數去之就整數以便算俊謂此西法襲我中法之證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案此上古地圖及地理書也水經河水一注引命麻序河圖帝王之階圖載江河南山川州界之分野

引洛書河自崑崙出于重野史記張騫傳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曰崑崙所謂古圖書即河圖洛書也書顧命天球河圖蓋

即天地球圖耳中國之水河爲其幹八方之廣洛在其中故言河洛以咳大地或疑庖羲以前竹帛未著安有圖書蓋庖羲則其法後書契既作乃著之竹帛圖書特後起之名猶三皇之書

尊於外史名亦後人加也今西人動借地球圖地理書爲不傳之祕亦知吾上古已有之乎若張自牧瀛海論謂中宮之數皆

作十字綫西人十字架用以制器則近附會矣

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案西字亦有取象形者劉嶽雲食舊德齋稌著曰

西域埃及國于夏商時最盛近人搜得古碑以象形法會之蓋人作人馬作馬鳥作鳥日作日月作月山作山又美國土人

繪丁示子字成多今不記今苗中字亦有似此者是四夷字起

象形之證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案此中國之言商務者王之春使俄草七曰通商非西制也日中爲

市交易而退此通商之濫觴太公之九府圖法管仲之府海官山皆是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案今西字亦有結繩遺意者食舊德齋稌著曰聯屬之字及虛活用法大約用圈點橫

直諸記號如中國之入說文古說文有所絕一說文下鐘鼎中此類種埃及碑之入文及字止而讓之也上通也等字

多今不更引麻嚕烏巴達麻諸記號是回部今不用象形而猶有則爾則白

爾帕尺都則爾都則白爾都帕尺諸記號歐邁巴亦猶有<sub>六</sub>多  
88等記號蓋記號即古結繩之遺意達海鳥巴什爲

國書因蒙古文加圈點亦即此意後謂此西字效法中國之證

文言坤至靜而德方案此言地圖之理觀象授時引江永曰地

爲圓形周圍九萬里南北則以二極之低昂而知之南其行二

極高下東西則以月食之蚤晚而知之地赤道經東西相距七

差一度此惟善測者能信地之綿亘甚廣其圓也以漸人雖繞地

行一周恆以足履地首戴天必無倒立之時水之附地而繞亦

猶是坤至靜而德方此地圖之證方言其德則形體非方可知

俞正變癸巳存稿十三曰天方輿地經云地圖如球東至西作

一直綫南北極作一橫綫距東西海岸等兩綫十字交者天方

微一

四

也如磨盤之臍當昆侖陽斌樁乘樁筆記曰船行波羅的海北

面傍山島東南望則水天一色見遠船一二微露樯帆繼而止

見桅尖計遠去百里外矣足證地圖非臆說美國摩嘉立薛承

恩譯天文圖說二曰地爲圓人乘行舟順流直駛終至原處一

也月蝕時見地形蔽月面形爲圓二也海面隨地高低於稍低

處祇見帆檣甚低檣梢亦不見蓋高處蔽船身反檣之故三也

倭按地圖之說易文言外有說卦禮記中庸大戴曾子周髀斯

天論穹天論諸書甚多彼以地圖爲捷悟者亦知中法胥包之

乎今擇其尤雅者條證於後

說卦乾爲天爲圓坤爲地案不言爲方亦地圖之驗古書有互

見之例不曰坤爲圓者天渾淪而包於地地彭魄而在其中揚

子言之蓋舉天以概地易諸卦皆言方位獨坤兌不言亦其例  
也

震爲雷離爲電鄭注雷者動物之氣也案此鄭君言電學也引

見詩疏一之四西人本之瑪吉土地里備攷雷電論曰雷者空

中閃電發燒之聲也其鳴爲雷霆又名霹靂其光則爲閃電又

名雷鞭凡天氣炎熱從地面必有能然之氣如硝磺等類發洩

而上騰至其氣在空中積滿之際則然而化爲雷電故夏令居

多冬令甚鮮至雷鳴聲或云皆因於硝氣逃然發洩所至若雲

中無硝氣則惟有電掣而無雷鳴又凡雷鳴必先閃電而後雷

響其鳴聲長短亦因有山應之則其聲悠長若在谷中其聲更

長且其聲之大小疾緩乃相離遙遠故先見其光後聞其聲也

微一

五

其雷在熱道一帶時所恆有若在赤道之上則聲愈洪巨屋宇

舟車人物無不震動凡雷行縱橫不定常於空中進退往返迴

環一時千盤萬旋所以致雷下降者因雲積甚厚倘一遇風則

吹散消滅而雷不鳴凡塔頂金銅等物亦皆有吸雷下降之力

故凡雷鳴時在高處較低處爲多雷鳴時撞鐘放炮皆屬不宜

蓋因鐘磬之聲均能動氣恐氣動而致雷下降雷鳴時所有硝

磺火藥等物必須藏匿恐被雷火引著而轟擊也倭按西人電

學之興始於美國使俄草六曰華人以琥珀摩擦令熱能吸輕

物後又以玻璃火器等物摩熱亦能吸輕物若質巨氣足則見

有火星爆出西人乃知五金之屬皆善引之以瓶內外黏貼錫

箔著其氣放之則有光如電有聲如雷能震人擊物乾隆三十

年美人弗蘭林驗得遇雷雨時以紙筒向空施放初見繩上絲縷蓬然樹立繼則氣隨繩下盛之充瓶用一鐵匙稍近瓶口則火星躍出迸然有聲知向用玻璃琥珀等物所出之氣與雷電無殊電學由是漸興此種電氣皆由摩擦而生謂之乾電

書

堯典乃命羲和章寅此章皆曆學之祖寅寅之類以測象日宅岨夷宅南交宅西宅朔方即後世里差之法星鳥之類以測象星即歲差之法葢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以

微一

六

測象月即歲實及置閏法梅文鼎歷學疑問曰和仲宅西為西法之所本是也

在瑤璣玉衡案此測天儀器之祖史記索隱九引馬傳曰機渾天儀可轉旋故曰機衡其中橫筒以璿為機以玉為衡蓋貴天象也隋書十九引鄭注曰其轉運者為機其持正者為衡皆以玉為之宋本御覽引范甯注璿為衡璣者轉也衡者平也若今渾天矣玉者所以正天文之器今西人儀器不能越此範圍再賈厥貢惟金三品案此禹貢之言礦學者胡渭禹貢錐指曰揚州之銀礦最著者有二所今皆為江西地一在今饒州府德興縣本漢餘汗縣地唐為樂平縣地元和志云樂平縣東百四十里有銀山每歲出銀十萬兩收稅七千兩亦名銀峯山宋

馬志開寶本草曰生銀出饒州樂平諸坑銀鉶中狀如硬錫文理粗錯自然者真程迥廳事記曰唐貞觀中權萬紀言宣饒銀大發帝斥之蓋謂銀峰也總章初用鄧遠議置場權銀號曰鄧公場至宋天聖間山穴傾摧而銀課未除范仲淹守郡奏罷之唐於縣置德興場取其地產銀惟德乃興之義南唐因以名縣云一在臨江府金谿縣本唐臨川縣之上幕鎮其東二里有銀山唐嘗置監於此周顯德二年南唐立金谿場復置爐以烹銀鑪宋初廢升場為縣今銀山西里許為白馬場蓋南唐李煜時採銀場也

微一

七

洪範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案此即化學之功用傳鹹水鹵所生苦焦氣之味酸木實之性辛金之氣味甘味生於百穀今化學大相多配合五行惟氣味為之始由洪範而精闡之

五皇極案蔡沈皇極數即西人寫算法所本古算術略一曰羣所紀算位一至五皆縱列六至九皆橫一於上以當五又自之一一至九之九皆並列兩位自左而右此用於宋者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洪範傳月有九行案月行即白道說也王沂續通考曰唐宋來以九道為月道總名而推算之法則一元授時則直以月道為白道明大統及西法皆與授時同

顧命天球河圖案河圖為地圖易已言之天球即古天文圖也俞先生樾茶香室經說一日天球天文河圖地理天球所以求天漢志黃帝五家麻頤頤麻當即天球矣緯書河圖必有所本

所謂河圖也詩長發小球大球即天球小共大共即九共必九州各為一篇据俞說則彼以天球圖為絕學者當爽然矣

詩

小雅朔日辛卯日有食之集傳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為之食案此即日為月所掩說也戴震東原集曰凡日食月掩日也月在日之下人又在日之下三者相準則有日食故日食恒在朔天文圖說一曰月繞地之軌道與地繞日之軌道兩面相斜而交而月之軌道在地軌平面上各半故其繞地一周過地軌平面兩次而兩次經過之處名為交點有時月繞地過交點適與日對日月地同居一直線是為日蝕

微一

八

彼月而食集傳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為之食案此即淮南天文月望日奪光則月蝕之說而亦西人所本東原集曰日月正相對而地在中央三者相準則有月食故月食恒在望天文圖說一曰有時地在日與月之間而月在外交點日在內交點是為月蝕

大雅俾彼雲漢為章于天案史記天官書星漢皆金之散氣正指此詩言即彼無數小星說也明史天文志曰其論雲漢為無數小星天官書可證後案天文圖說三曰天空星團極多密聚各處遠望之如光白之雲天河為無數小星相聚而成

周禮

瘍醫掌腫潰金瘍折瘍之屬又副殺之齊鄭注副刮去膿血殺

謂以藥食其惡肉案即彼治外傷瘍法所本以西醫略論割症

全書校之腫瘍者發炎生毒及內外大瘡潰瘍者毒癰疽毒金瘍者刀傷及各傷折瘍者跌打損傷折骨斷骨副殺者即碎毒諸法也薛福辰四國日記二曰西醫所長在實事求是凡人臟腑筋絡骨節皆考驗極微互相授受又有顯微鏡以窺人所難見之物或竟飲人以悶藥用刀刺人之腹視臟腑之穢濁為之洗刷然後依舊安置再用綫縫其腹敷以藥水彌月即平服如常如人腳腿得不可治之症或傾跌損折則為截去一腳而以木腳補之驟視與常人無異若兩眼有疾則以筒取出眼珠洗去其翳但勿損其牽連之絲徐徐裝入眼疾自愈

微一

九

石膽丹砂雄黃礬石其中燒之三日三夜其煙上著以雞羽掃取之以注創惡肉破骨則盡出賈疏謂今時合和丹藥者皆用黃瓦甌為之亦名黃堇事出於古案此亦西醫所本也文焯醫故下曰泰西丹藥盛行率多苦澀之品吳尚光傳西洋十寶散其藥十品皆華產以之注創輒驗

大司徒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案此測驗之法可悟地圖之理也觀象授時曰環地南北之外有北極高下為準而東西之度即所謂景朝景夕者陳懋論經書算學天文攷曰凡日在天頂則表無景此惟戴日下則然中國地在日北日在正南故可以景之進退分寸言而于冬夏至測之



景之進退分寸不能過是又曰地燿圓如球天在地平上見者一百八十度西人象限之法分地平上為兩象限南北各九十度有極出地度有赤道度有黃道度皆于兩象中取之食舊德齋禮著曰里差之法自古為然逮後時人出亡厥術幾佚至元耶律楚材西征庚午元祿以尋斯干城為里差之元東加西減而有東西里差郭守敬奏遣官東極高麗西踰滇池南迄朱崖北盡鐵勒凡二十七所誌其極出地度並晷景而有南北里差然猶未備也我

聖祖仁皇帝命臺臣四方行測遂盡取天下郡縣化極出地並偏京師度繪為輿圖然後言里差者有攷焉鄒伯奇學計一得上曰據新法算書載周顯王時西人測得二十三度五十一分二十

微一

十

秒中比例求之是尺五寸之測實諸侯去籍時所改新法厯書曰割圓亦屬古法蓋人用圭表測天天圓而圭表直與圓為異類詎能合歟此所以有割圓之法也新法名為八線表云  
鼓人以金鐻節鼓廣川書跋二引千寶注去地一尺灌之以水又以其器盛水於下以芒當心以手震芒其聲如雷案此晉人之言聲學者西人有以器置水取聲法本此  
馮相氏掌二十八星之位案此二十八宿西法所本觀象授時引戴震曰歐選巴之法本之回回而回回則本之中土漢時故中法有二十八宿彼亦同  
擊壺氏懸壺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鄭注漏箭其百刻案此漏用整刻之始觀象授時曰古刻法晝夜其百刻每刻六分之為

六小刻每小刻又十分之六晝夜六千刻每刻六十分也其散於十二辰每一辰四大刻二小刻共得五百分漢建平中改百刻為百二十刻若不攷分則五十分為一刻十刻為一辰也梁天監中改用整刻九十六若不攷分則每刻得六十二分有半二法皆不若古用八大刻四小刻之密回回晝夜刻法亦用整刻九十六每一辰八整刻而以四刻為一小時猶夫古法之有初初初一初二初三初四正初正一正二正三正四也每小時六十分猶夫古法每刻六十分之意而變用之也其度法有初度有一度亦猶古法有初初初一正初正一也周天用三百六十度亦猶晝夜三十六頃之說也今歐陽文忠公刻法悉同回回後案明史天文志西洋之說命日為九十六刻使每時得八刻無

微一

十

奇零以之布算之器甚便又案此即自鳴鐘式所自出也說文漏以銅盛水刻節晝夜刻百小學紺珠薛季宣云晷漏有四銅壺香篆圭表鞞彈西洋自鳴鐘制出刻漏疇人傳云鞞彈即自鳴鐘宋以前有之俊案明馮時可蓬窗續錄曰利瑪竇出自鳴鐘僅如小香盒精金為之一日十二時凡十二次鳴亦異物也王士禎池北偶談云香山巖有定時臺巨鐘覆其下立飛仙臺偶為擊撞形亦以機轉之俞先生懋茶香室三鈔曰據續錄此中國有自鳴鐘之始然云一日十二鳴則與今製異據偶談時發響起子末一聲至午初十二聲復起午末一聲至子初十二聲前揭圓盤晝十二辰俟某時鐘動則蟾蜍移籌指某位即今自鳴鐘然子初十二聲午初十二聲則與今製尚有異也

輪人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案此卽  
割圓八綫術也學計一得上曰伯奇案輪以利轉故取象日月  
晦朔弦望循環不窮蓋以覆下故取象星辰幹繫然不過假象  
以紀數如易繫言乾坤之策凡三百有六十當筭之日云爾而  
於此可見割圓之術古已精密古算經不傳魏劉徽宋祖沖之  
元趙友欽等或以圓容六邊起算或以圓容四邊起算皆屢求  
旬股而得圖周明末西人入中國又有六宗三要二簡法以求  
割圓八綫以爲理精法密古所未有然錯綜加減僅越五分而  
得一正絃其每分每秒仍用中比例至杜德美傳求弦矢捷法  
九條則任設畸零之弧弦矢皆可猝得割圓之術於是觀止此  
雖出於西人必古割圓之本法視屢求勾股者超越何啻倍蓰

微一

注

哉蓋輪人之爲輪牙其入輻之鑿及蓋弓宇際相距欲其分度  
之均則必有數矣非割圓則安取之而三十邊二十八邊又非  
劉趙諸法可得也故欲得眞數輪則以輪崇爲徑而求圓容六  
等邊爲本弧弦又求本弧五分之一之弦或求圓容五等邊爲本  
弧弦又求本弧六分之一之弦蓋則以蓋廣爲徑而求圓容七等  
邊爲本弧弦又求本弧四分之一之弦或求圓容四等邊爲本弧  
弦又求本弧七分之弦或以輪蓋全徑求三十分之一二十八  
分之一之通弦夫求本弧七分之一之弦五分之一之弦及徑求通  
弦之法爲六宗三要之所不備而古考工之所需則西法豈能  
度越前古哉

取之取諸圖也案此幾何術之一法學計一得下曰慎爾而下  
迪卽幾何所稱圓界與輻綫必爲直角也微至者卽八綫之正  
割數必大於半徑全數西國有圖書見天學初函考工數語其  
中國之圖書乎

斬人鑿燧之齊鄭注鑿燧取火於日月之器也案西人取火之  
法本此司燧變國火以救時疾蓋變火必求取火法內則有木  
燧金燧論語有鑽燧改火周書月令管子禁藏鄴子均有取火  
事揭子宣璣璣遺述云如榆剛取心一段爲鑽柳剛取心方尺  
爲盤中鑿眼鑽頭大旁開寸許用繩力牽如車鑽則火星飛爆  
出寶薄煤成火矣

微一

注

規爲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士之弓合  
三而成規案此割圓弧矢術也學計一得下曰古人於割圓弧  
矢之術言之鑿鑿動不失規矩學者輒以周三徑一爲古法末  
學之失也

儀禮

鄉射儀籌八十案此用籌之始又名籌馬周禮大司馬注爭禽  
者罰以假馬疏假馬謂獲禽所算之籌投壺曰正爵既行請爲  
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以慶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趙瓌餘叢  
考四十三曰今人博局諸戲多用籌馬紀數其原蓋本於投壺  
要之投壺與射禮相通籌馬皆所以紀數後世遂襲其名而用  
小變耳虞兆澆天香樓偶得曰馬之爲名所施不一如禮記所

云是以計數之物為馬也今俗猜枚之物謂之拳馬賭博者以物術錢謂之馬子交易者以銅為法術銀輕重謂之法馬皆屬計數黃先生以周倣季文鈔六曰嚙人子弟以籌計數一縮一橫其法仿古司射之釋算前人已論之

禮記

曲禮戶外有二屨案此古有脫屨之禮西人承之合眾國人地球說略曰土耳其入室必脫屨於戶外倣案緬甸王召見臣工例須脫屨上殿以示誠敬亦此意

前朱鳥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案西人名星宿有取禽獸鱗介名者放此天文圖說四北極天星表有大熊熊鹿豹天貓天龍赤道天星表有飛馬小馬雙魚鯨魚南魚金牛白羊兔子

微一

西

白鶴大狗小狗大熊小獅獅子單角馬獵犬長蛇大爵老鴉天鵝鴻鵠狐狸佬蛇持蛇海豚鷹鳥人馬摩羯南極天星表有半人馬燕子孔雀狼子天鶴杜鵑鳥鳳凰水蛇劍魚飛魚皆其例王制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六畝三十步四尺二寸二分案即彼變測之法所本孔廣牧禮記天算考曰此九章同乘異除法也西法謂之變測亦謂三率互視梅文鼎三角法舉要或問篇云互視之術以同實而成其比例即此法

月令孟春之月疏月光生於日所照魄生於日所蔽當日則光明就日則明盡月亦似彈丸日照處則明不照處則闇案此即

月本無光借日照為光曜諸說也顧炎武日知錄三十曰李鱣

習西洋學述曰月本無光借日照為光曜至望日與地日為一

線月見地不見日不得借光是以無光或曰不然曾有一年月

食時當在日沒後乃日未沈而出地之月已食東月初升西日

未沒人兩見之則地固未嘗遮日月也何云見地不見日乎曰

子見者非月也影也月固未嘗出地也今以一文錢置虛器中

前之卻之不見錢形矣卻貯水令滿而錢見知所見者非錢乃

錢影也日將落時蒼蒼海氣升騰猶水然映而升之亦月影也

如以東方月為真月則以水面之錢為真錢然平漁者見魚浮

水面而投叉刺之必稍下於魚乃能得魚其浮水面者魚影也

舟人刺篙其半在水視之若曲此水能影物也月受隔於地何

微一

五

疑

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案此彼天有九重說也成蓉鏡古麻扶微錄曰泰西言天有九重此在記月令有之是記明言斯九者各自有行矣

孔子閒居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行庶物露生案瀛海論

曰此電學之所出也

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序案西人廣設書院學堂

蓋本之此詳英國麥丁富得力列國歲計政要

中庸日月星辰繫焉案即彼日月五星各麗一天說也梅文鼎

麻學疑問曰西人謂日月五星各麗一天而有高下既各麗一

天則皆天也雖有高下而總一渾灑之體於中庸所謂繫者初

無抵悟觀象授時曰据中庸是恒星亦繫於天之象西域言推步者以爲恒星上別有宗動天俞正變癸巳存稿六曰靈臺秘苑云舊言日月附著於天其後推測始知日月與天相遠而未嘗附著此最通之論

振河海而不洩案此亦地圖之理觀象授時一引江永曰中庸云云地圖之證水附於地而流地振之而不洩則地面四周有水非是水載可知

大戴禮

王言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案此以手指布算之法矣已存稿十曰宋史律麻志崇甯時制樂魏漢津請帝中指寸爲律徑圍爲容盛取身爲度之義則可云布指知寸則非也大戴

微一

六

禮布指知寸言平布十指卽是古一尺指廣一寸何注公羊側手爲膚鄭注投壺四指曰扶四寸鄉射記握素一膚皆一指案寸古尺止如此若大人中指中節之長或不止今尺一寸矣且非布義俊案戴禮又言布手知尺舒肘知尋今以手指布算如俗稱一掌經之類疑本此

曾子天員如誠天員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揜也案此地員說見於曾子者阮元注釋曰方員同積則員者必不能揜方之四角今地皆爲天所揜明地在天中天體渾員地體亦員也據此知周時說地體亦渾員所由準北極高下分里差時差以驗交食蓋天實具渾天法也麻學疑問曰地員可信大戴禮有曾子之說

易本命子曰天一地二人三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數

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承奇奇主辰辰主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

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主音音主豨故豨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禽鹿故

禽鹿六月而生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九十八八主風風主蟲故蟲八月化也其餘各以其類也案

此乘數之見於古者管子地員言九施之土下及泉之尺數尤詳此外淮南地形有三七十二一漢書律麻志有八八六十四

左傳杜注有八八六十四六六三十六四四十六漢志如酒孟康晉灼注有二八十六三四十二六八四十八八六十四等

微一

七

語豹隱紀談遂以一九至九九編語成諸西人以算誇秘授而聖人已導其源矣

凡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案互見呂覽有始淮南地形並云子午爲經東西爲緯戴震嘗云此古今通義西人故反之以變亂

名物爲艱深

公羊

文十四年傳晉卻缺納接菑於邾婁邾婁人言曰接菑晉出也獲且齊出也子以其指則接菑也四獲且也六貴則皆貴矣雖然獲且也長案此指數之見於經者做季文鈔六曰邾婁人請卻缺自數其指舉手向身首屈大指此數指之常法也數至四指曰接菑也有如斯至五而終又反掌外向而申其小指曰獲

且也有如斯夫至數四也惟一小指獨申數六也亦惟一小指獨申初無差池於其間是接齒與覆且自邪裏人視之一也故曰貴則皆貴明無異也所異者向背耳夫向背何常之有自晉視之固曰接齒也四向我者矣自齊人視之彼將曰覆且也六向我者矣以四之向我而愛之愛之而思其恒申以六之背我而惡之惡之而使其必屈是亂其指法矣指法亂而數不可知矣在當時以指計數自有常法故一言一喻俊案孔廣森通義數法與黃同惟不用反掌則四六無別黃說尤精

穀梁

隱三年吐者外壤食者內壤何注凡所吐出者其壤在外其所吞吐壤入於內案此西人以日食爲地影所掩說也壤者地影

微一

六

地影不入日則不食故曰凡所吐出者其壤在外地影掩日則食故曰其所吞吐壤入於內自來解穀梁者未見及此轉爲彼所竊矣

左傳

莊七年恒星不見案此卽西算地影說也新法書曰恒星依黃道東行六十九年一百九十一日七十三刻而行一度多祿某測一百餘年而行一度泥谷老後多祿某一千三百八十六年又以時史所記測得六十一年而行一度第谷用前賢之成法展轉參訂得每年行五十一秒七十年又七閱月而行一度觀象授時曰西人測恒星東行或六七十年一度或逾百年一度亦如漢以來言歲差者之疏密不一

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案經義叢鈔載范景福說曰步春秋日食黃氏南雷用西法閻氏百詩用中法中法自太初三統以後代有改憲惟授時集諸術之大成西法自利瑪竇諸儒入中國各有發明唯

御製麻象考成推闡精備以之攷春秋日食二法小異而大同前儒或

專用中法專用西法未嘗較直城梅氏論中西同異亦言其理而不覈其數沈存中筆談載衛樸精於算術春秋日食樸得三十五惟莊十八年三月日食古今算皆不入食限黃南雷以西法推之在夏二月於周爲四月謂是年二月有閏故樸算不合今以西法覈之當在夏三月於周爲五月黃氏蓋偶誤其月而算數不訛以授時較之入限亦在夏三月於經文後二月卽

微一

九

置一閏尚後一月難以通矣竊疑襄公時再失閏當莊公之世似已失一閏故月數不符迨襄二十七年頓置兩閏以應天正其後始符乎麻數是以昭二十四年五月日食閏百詩以授時推之遂合其數可稽不然豈授時不合於莊公之時而獨合於昭公之時乎且古今異時術宜修改上推有先天後天之失亦不過數日數時如莊十八年日食穀梁傳云夜食也是爲帶食加時宜在卯西法推之在壬子戌初中法推之在壬子西初於經文後七時此僅求平朔交泛臺釐差積古今之勢也若尙後一月中西皆同非失閏之說無以通之至黃南雷推得癸丑未初蓋密求定朔實交周尙有實距時加減分故於平朔差十餘小時而干支爲癸丑與杜氏長麻四月朔台蓋長麻閏在上年

歲終故也此足見西法上推密於授時而後編歲實又與前編不同亦似更有稍長之法徐文定公曰銜西人之巧算人大統之型模惟我

朝時憲之精確足以當之矣

僖十六年隕石于宋五隕星也案此西人流星隕石論所自出天文圖說三曰昔人謂流星隕石附近地球亦由空氣凝結而成今知不然細考其質散布於行星軌道中甚多若附近地球被地攝引即下墜於地江慎修麻學補論曰隕石非天星也由地上火土之氣上衝天際偶然融結而隕也余煌春秋求故二曰西人言天有三際近地為溫際其上為冷際又其上為火際火氣喜明故地之濁氣入火際亦受日光而能明火能生土地

微一

三

氣又得火氣鍛鍊而有質有則重而墜諸書載隕星初隕時無不熱如熾炭或火光煜然着物輒焚久而息降自火際故也又二曰雲物氣稜能竊明而夜明亦漢書武帝建元二年有如日夜出之類蓋祿氣也近地不明之所即靈憲所謂闇虛也氣散如星入闇虛而不能明正靈憲所謂闇虛在星則星微也闇虛西法直云地影其體尖圓其末漸小而盡月值之則蝕推月食之食分淺深必先算之夜中日在地下影正在地上故星阻無得見及地者漢書五行志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過中星隕如雨長一二丈釋繹未至地滅亦氣入闇虛不明之證文元年歸餘於終案癸巳存稿六曰舊法二十四氣平分十五日二十一刻有奇易一氣每年積餘十一日明徐光啟等兼采

西洋算法冬至節氣十四日八十四刻有奇夏至節氣十五日七十二刻有奇以日行距地遠近不同行有遲速以此詳算置閏閏皆斗指二辰之間此本夏曆洪範云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後人新起爭勝遂失其義左傳云閏者歸餘於終積餘故有終閏於歲終者秦法之失漢書高紀秦二年後九月注亦言之矣

襄三十年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三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案此古筆算之法古算衍略一曰亥字三六為身如竿之六蓋橫一當五又豎一於橫一之下則為六又云豎一竿為二萬又並三六為六千六百六旬四位平列與麻草同一燈精舍甲部案五曰如此則史趙當云

微一

三

亥以三六為身不僅言六身矣此數直布當為二六六史趙假亥字言之二首六身則上二下六是二萬六千也然六旬六百之數未著而亥字之畫已窮故云下二如身謂於亥字之下更著二數皆如其身謂二六也合言則為二六六六日數明矣三十一人鄭人遊於鄉校以論執政案此西人下議院所放所善則行所惡則改頗有古義也昭十六年子產對驪起曰先君與商人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案今西法以商為國本良工製器國君尊禮得與國政瀛海論謂即其遺意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案西人測雲漢為無數小星本此春秋求故二曰西人窺以遠鏡知是無數小星攢聚故成此

形

二十一年梓慎曰分同道也至相過也案此卽利瑪竇新法表異所本沈懋德跋曰謂日食與合朔不同日食在午前則先食後合在午後則先合後食

二十六年彗所以除舊布新也案除舊布星乃彗从井之本義天文圖說一曰尾長似彗故人以彗呼之此說从本義言頗精又言昔人見之疑有水火刀兵之兆而究無關於人世之災異亦非天警則荒謬甚矣

論語

為政警如北辰案此赤道極之說也戴震東原集曰今人所謂赤道極者卽魯論之北辰周髀之正北極也又曰北極極今人

微一

三

所謂黃道極者卽周髀之北極璿機也虞夏書在璿機玉衡以齊七政設璿機以擬黃道極後失傳紛紜殊說私臆罔據正北極者左旋之樞北極璿機每晝夜環繞之而成規冬至夜半在正北極下正北極下子位為北游所極日加卯時在正北極左正東為東游所極日加午時在正北極上正南為南游所極日加酉時在正北極右正西為西游所極此璿機一日四游所極冬至夜半起正北子位晝夜左旋一周而又過一度古法漸進至四分周之一則春分夜半實為東游所極故夏至夜半南游所極秋分夜半西游所極此璿機一歲四游所極也古者冬夏致日故周髀之文但舉二至則二分可知也又錯舉冬至卯酉則每日必周四游皆可也

八僧繪事後素案此西人尚白之所本使俄草三曰西人多衣

白者李叔耘云西人重白色以白為初具之本色可以隨染而變至黑則無可再染是謂終色故喪服用之且至盛暑時衣白可藉抵力以銷熱氣凡婦人再嫁者卽不得復衣白殆一染謂繅再染謂繅之謂乎子曰繪事後素夫子蓋營言之矣後案陶宗儀輟耕錄一曰太宗時諸國來朝者多以冒應死耶律楚材進奏曰願無汗白道子從之蓋國俗尚白以白為吉故也據此是元亦尚白王士禛隴蜀餘聞曰漢中風俗尚白男婦以白布裹頭或用黃絹而加白帕其上據此是蜀亦尚白

子罕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案聖學如天無所不包算術特聖學萬分之一御覽七百五十五引藝經捐閭三不能比兩者

微一

三

孔子所造困學紀聞九引之又引數術記遺世人言三不能比兩乃云捐閭與四維甄鸞注藝經曰捐閭者周公作先布本位以十二時相從徐援稱捐閭是奇兩之稱此雖或出依託然可證捐閭古術周公所創孔子述之特今不傳耳故聖門若曾冉諸賢精通算術蓋淵源有自矣彼矜言創獲者亦知算術為先聖緒餘乎

憲問冉求之藝案今西算幾何之術實本於冉求藝經家語子貢曰好學博藝冉求之行也是冉子之藝聖人稱許之外尤見推於同學藝指六藝以禮樂射御書數為斷但下文文之以禮樂則此篇藝字當舍禮樂而言伐齊之役冉有用矛子適衛冉有僕孔訂六經躬侍贊修則能射御書可知但古人訓詁有以

小名代大名者冉子所長止舉九數言卽其例國語魯語貪欲無藝此藝字博指算言無藝猶言無算也卽子問地閼孟子知日至聖門多通算得冉子而三矣必知幾何爲冉子所傳者藝林餘話曰西洋有算書名幾何冉求所造中國無之猶榜嚴經乃番僧語今在中國而西域無之柔遠記十六日幾何一書原本西洋人歐几里得作其學有傳出自冉有後中國喪失流傳秦西彼士智士得而專精用以推步使俄草七曰法博物院有先賢冉有夫子神位不知何以獨列此間閱其紀載蓋一千八百年前於中國一廟中得之者噫聖門所稱藝士幾何原本卽夫子所手著者今其靈爽豈其隨之西渡故歐洲之創造乃能日精一日耳

孟子

公孫丑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案說文郵境上行書舍也風俗通漢改郵爲置置亦驛也度其遠近置之也則知漢末改郵爲置以前固有郵政矣

離婁荷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案中麻步算以冬至爲始紀歲以立春爲始西麻紀月遂有建子建寅二法顧觀光西月日攷補遺曰西人紀月二法建子建寅如中麻步算起冬至而紀歲則起立春也但彼以太陽會恒星爲歲不用閏月又與中麻不同各宮朔日之度參差不齊獅子十七度或十度雙女十八度天秤十七度或十度天蠍十八度寶瓶二十二度雙魚二十度或廿一度白羊二十度金牛廿一度蓋白羊以後日行縮麻故

一月三十度而不足天秤以後日行盈麻故一月三十度而有餘梅文鼎謂西麻以太陽行滿三十度卽爲一月亦攷之未盡矣

告子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額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案卽彼水法所本西人論動水之用可運水輪以動機器故此史記買生傳水激則悍兮矢激則遠萬物因薄振蕩相轉卽其意

爾雅

釋天角亢氏房尾大辰漢津虛定東壁奎婁畢舉柳火牽牛案明史天文志曰十二宮之名見於爾雅大抵皆依星宿而定觀象授時一引戴震曰中法分十二彼亦十二麻學疑問補曰以西術十二宮言西洋分黃道上星爲十二象雖與義和之舊不同然亦皆依星象而名非漫設者如彼以積尸氣爲巨蠲第一星蓋因鬼宿四星而中央白氣有似蠲筐也所云天蠍者則以尾宿九星卷而曲其末二星相並如蠲尾之有歧也所云人馬者謂其所圖星象類人騎馬上之形也其餘如寶瓶如雙魚如白羊如金牛如陰陽如師子如雙女如天秤以彼之星圖觀之皆依稀彷彿有相似之象故因象立名今若因節氣而每歲移其宮度積而久之宮名與星象相離俱非其舊而名實盡淆矣

西法言歲差謂是黃道東行未嘗不是如今日鬼宿已全入大暑日躔之東在中法歲差則是大暑日躔退回鬼宿之西也在西法則是鬼宿隨黃道東行而行過大暑日躔之東其理原非有二尾宿之行入小雪日躔東亦然夫既鬼宿已行過大暑東



而猶以大暑日交鷄火之次則不得復為巨蠚之星而變為師子矣尾宿已行過小雪後而猶以小雪日交析木之次則尾宿不復為天蝎而變為人馬宮星矣即詢之西來知象之人有不失笑者乎

易緯

乾鑿度坤母運軸案此即地動說也瀛海論曰西人地動之說本於地動儀倭謂易緯說尤古

卧算為年立算為日案此亦籌算法也古算衍略一曰位數多者恐其相混故三十三二十二之類竿位皆一縱一橫以別之縱即立算橫即卧算也古算器攷據此以證古有橫直相錯之法黃宗義南雷文約曰卧算長本所謂橫也立算所謂豎也

乾坤鑿度元氣隕委孕靈坤控積土形不濶擲案此即天動說也

河圖括地象地右動起於畢案此即地右動說也利瑪竇南懷仁所言地學大率本此見瀛海論

書緯

史記五帝紀正義引帝命驗式知者黑帝汁光紀之府名曰元矩矩法也水精元昧能權輕重故謂之元矩案此重學之一種學計一得下曰以水權輕重之術亦古算經所當有矣

博物志事類賦御覽地部占經地占引考靈耀地有四游冬至地上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下南而東三萬里春秋二分其中矣地恒動不止而人不知譬如人在大舟中閉牖而坐舟行而

人不覺禮月令疏爾雅釋天疏引鄭注云四游者自立春之後

西游之極地雖西游升降正中從此漸漸而東至春季復正自

立夏之後北游夏至至北游之極地則升降極下至夏季復正

立秋之後東游秋分東游之極地則升降正中至秋季復正立

冬之後南游冬至南游之極地則升降極上至冬季復正又地

蓋厚三萬里古尺得今尺十之八則三萬僅得二萬四千亦與西測不甚相遠春分之時地正

當中自此地漸漸而下夏至之時地下游萬五千里地之上畔

與天中平夏至後地漸漸向上至秋分地正當天之中央自此

地漸漸而上至冬至上游萬五千里地之下畔與天中平自冬

至後地漸漸而下案即西法地不動而日行有高卑說也錢大

昕潛研堂集曰冬至為地上游之極自地言謂之上游自天言

謂之最卑夏至為地下游之極自地言謂之下游自天言謂之

最高春秋分地正當中地心即天心無高卑可言春分後地漸

漸而下距天遠則天高秋分後地漸漸而上距天近則天卑以

古法言之天不動而地心有升有降以西法言之地不動而日

行有高有卑升降即最高最卑也天中與地中有合有離即不

同心天也兩家之言如合符節錢說會中西之通甚是談天集

證駁之恐非錢國寶務民義齋算學三書序曰地恒動不止云

云西人謂地動天不動說即本此俊案天文圖說一曰地球繞

日而行而人不覺即用考靈曜義其二曰如人居行舟中見岸

動而舟不動實則舟動非岸動則直勦書緯語安得盡為之發

其覆哉

春秋緯

文選勵志詩注初學記地部引元命苞天左旋地右轉案此言天地皆動之始談天集證曰人視日月星辰每日東升西沒是左旋也實則地球自西而東旋轉一周而成晝夜是右轉也上者右行下者左行就一歲言之非下之左行無以見上之右行矣天左旋地右轉就一日言之非地之右轉無以見天之左旋矣

文選蜀都賦注引元命苞陽成於三故日中有三足鳥為者陽精案即彼日中有黑斑之說也美國摩嘉立等天文圖說曰白面黑斑初見時不甚大有時黑斑極大不必遠鏡目力亦能見之又曰太陽之光極大逾吾人盡力所為之光萬萬也人力所

微一

五

為之光莫如輕養石灰燈若以此燈置日前而較之只如一鳥子而已俊案以鳥為比正竊日中鳥之說之證

京氏易傳

下圖者徑一而開三也方者徑一而取四案此古算之所起也困學紀聞引京氏易有積算法此篇蓋其類

春秋繁露

請雨止雨書開神山神淵積薪夜擊鼓譟而燭之案此西人求雨法所本而變通之袁祖志海上見聞錄六曰美國人能於空中致雨法以轟炸物置氣球升至空中以電氣引放自能激動濕氣噓雲下雨九日美國勒格爾用炸彈由氣球運至空中以電線引放熱氣升上與空中冷雨凝合便可激動濕氣成雲下

雨昔愛斯拜亦謂大火時可引濕氣

五經異義

周禮疏二十六引曰三光考靈耀書云日道出於列宿之外萬有餘里案此即日大於地說也天文圖說一曰日體大於地體殊多若以地與月繞地之軌道置於日體內略佔日直徑一半之地

說文

日實也太陽之精不虧从口一象形○古文象形月闕也太陰之精象形案天文圖說一曰太陽別號為○月為∟即竊許君之義

倉頡篇

微一

五

地日行一度風輪扶之案此即地動說也見春秋緯

廣雅

釋天東西短減四里案此即橢圓說也學計一得上曰廣雅就分至日距本天心之差言即今測橢圓小徑短於大徑之意釋親一月膏一月脂三月胎四月胞五月筋六月骨七月成八月動九月躁十月成案合信全體新論言胎理極精蓋本此

格致古微卷一終

格致古微卷二

臣 王仁俊述

史記

麻書時人子弟分散或在諸夏或在夷狄案此西人師法中國之確證時人即籌人程大昌演繁露謂古字假借以算數得名是也即如地圓之說本於曾子九重之論見於楚辭時人傳例言之我謂西法彼曰東來胚胎中書不勝枚舉

天官書輔星明近輔臣親疆斥小疏弱有句圓十五星屬杓曰賤人之牢其牢中實則囚多虛則開出心為明堂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不欲直則天王失計市中星聚者實其虛則耗五潢五帝車舍中有三柱柱不具兵起畢旁小星為附耳附耳搖

微二

動有讒亂臣在側附耳入畢中兵起王良策馬車騎滿野江星動人涉水匏瓜有青黑星守之魚鹽貴紫官房心權衡咸池虛危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也為經不移徙大小有差闕狀有常案輔星以下謂恆星有變動大小多寡此古天文家說史公述之案官以下此史公自為說與古說異陳澧東塾集二曰海宵李壬叔著談天之書述西人說云諸恆星中有光變明變暗有一定周時甚者其光消盡而復生又云恆星俱有自行且曰星體甚大居空中無力令常靜能不動乎此西人新說可證古天文家說也

孟荀列傳騶衍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中國名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

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

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如一區中者乃謂一州如

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案學計一得上曰裨

海今渤海青海騰吉斯白哈兒西紅海之類瀛海今大洋海今

測地周六萬九千餘里與徑相乘得地球釋方千里者一千五

百二十所謂大九州特地球四分之一當今亞細亞利未亞歐

羅巴地耳東壑讀書記十二曰與皇極書相似所謂九州每一

州有裨海環之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與近外國地圖

相似但外國繪者有四五區無九區耳騶衍冥心懸想奇哉俊

考地球為大洲者五曰亞細亞曰歐羅巴曰阿非利加曰亞美

理駕曰澳大利亞此因其自然之勢而名之者也亞美理駕洲

微二

分南北中間地頭相連之處曰巴拿馬寬不過數十里皆有大大

海環其外衍說必有所據自經秦火古書與記無可證信非冥

心懸想也

扁鵲列傳上古俞跗治病不以湯液割皮解肌湔洗腸胃漱滌

五藏練精易形案此西人之割法也英合信西醫畧論嘉約翰

割症全書詳矣如產難幾死剖婦腹以出其兒小便石淋剝小

腹而去其石又如割瘤去贅截足易木皆其遺法

又為兩人互易心案全體新論血脈運行論西醫有借血法人

血少罔救者用機巧水筒借壯人血約半斤許勿容氣入灌病

者迴血管內移時蘇

向奴列傳獄久者不過十月一國之囚不過數人案此文簡刑

輕之故也漢書稱其無文書以言語爲約束此過甚其辭實則西域自有有行文字特簡略耳宋鄧肅對高宗曰外國文書簡簡故速中國文書繁繁故遲今西人折獄一經訊實刑司立定罪之重者不至頓首其何奴遺風歟

大宛列傳安息以銀爲錢如其王面案又見漢書晉書西域傳新唐書西域傳南蠻傳文獻通考今洋錢每鑄人面本此

畫革旁行以爲書記案此西字所本漢書西域傳說同音義橫行爲書記俄游彙編曰希臘爲最古之國其文傳自佉盧爲諸國所祖是也

貨殖列傳巴蜀亦沃野地饒銅鐵云云又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案此西人鐵政之所放

微二

漢書

張騫傳月氏王爲胡所殺立其夫人爲王瀛海論曰是女主之始案君者純陽之象說卦乾爲天爲君爲父立女主乃彼俗不可爲訓

西域傳大秦國置三十六將會議國事王無常人簡立賢者案此民主之始泰西有合眾國瀛海論曰彌利堅法蘭西皆同所謂民主之國

大秦國有火浣布案西南夷傳論謂之火毘論曰其實燻火毘馴禽封獸之賦駘積於內府注火毘即火浣布又見魏志梁書列子拾遺記三輔黃圖諸書西人謂之木食舊德齋禱著曰英人傳蘭雅云西國數處產不灰木有粗細硬軟不同如意

國近開采甚多細者能紡綫比棉綫更堅牢纔能織布粗細隨人意又能造紙便寫字或印書又可在房屋內加其厚紙一層則不能通火意國所造大半運往美國如用其厚紙作盒所有要信置盒內則不易爲火所燒造此盒之家用平常厚紙作盒又用不灰木紙作盒兩盒裝書信等件置火爐內待五分時常紙盒已煨不灰木盒尙可取出其內信件不受害直隸山東四

川山西等省並產此物

王恭傳量度五藏以竹筵導其脈知所終始云可以治病案此亦西醫所本也彼醫院治病於病死人例准剖割考驗放此見西醫略論剖症全書全體新論此法古非不知特以過於殘忍知而不爲耳

微三

四

張衡傳論月食曰當日之衝光蔽於地光常不合是謂闕虛案後漢書注稱衡集無算罔論已亡矣觀言月食疑卽論中之遺旨沈懋新法表異跋曰利瑪竇本此謂日射地球地球反影射月故月食然則新法特就前人而小變之

鄭元傳通三統麻九章算術劉洪作乾象麻元受其法加注釋焉案又見晉書麻志西人於乾象術既竊取其義彼所矜爲創獲者亦知鄭君早爲之注釋斷不能越其範圍乎

方伎傳華佗精於方藥鍼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列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前洗除去痰穢既而縫合傳以神膏案此亦西醫所本也傳及注引別傳所載醫案甚多西人有竊其成說者有變通其法者詳西

醫略論割症全書全體新論

續漢書

律麻志得三百六十五分度之一為歲之日數歲十九名之曰章案此亦西麻所本也新法算書曰默冬於周考王十四年推定十九年而太陰滿自行本輪之周復與太陽同度為月一百三十五是謂章歲西法謂之金數用以求月之日故古西法以二十八章歲為一表十五表為一總積七千九百八十年每年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周考王十四年為總期之四千六百八十六年疇人傳曰十九年為一章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為一歲與後漢四分術同知西法密合天行亦以漸臻非一蹴幾也又曰西人舊率即四分法

微二

五

天文志張衡作候風地動儀施關發機有八龍銜丸地動則振龍發機吐丸而蟾蜍銜之案此亦漢人之言地動者學計一得下曰西說有靜地動衡曾作地動儀矣瀛海論說同

郡國志引交州志越人鑄銅為船案西人鐵艦所本見瀛海論三國志

魏書武文世王公傳曰鄧哀王冲少聰察時孫權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所重冲曰置象大船上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校可知矣案今輪舟刻水痕以驗所載輕重殆變通其法歟

青龍三年西域重譯獻火浣布案西人之不灰木即此詳上方伎傳注馬鈞巧思絕世傳之序曰明帝詔作指南車居京都城內有坡可為圓患無水以灌之作翻車令童轉之灌水自覆

更入更出有上百戲者帝問可動可益否曰可以大木彫構使形若輪平地旋之潛以水發焉設為歌樂舞象至令人擊鼓吹簫作山嶽使木人跳瓦擲劍緣繩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春磨鬪雞變巧百端見諸葛亮連弩曰未盡善也言作之可令加五倍患發石車敵人之於樓邊縣淫牛皮中之則墮石不能連屬而至欲作一輪縣大石數十以機鼓輪為常則以斷縣石飛擊敵城使首尾電至案此知重學之用機械三國人優為之矣蜀書諸葛亮傳亮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案江永製奇器耕田用木牛行城外騎木驢亦武侯成法蓋牛驢腹用機關納氣令滿以行動耳

微二

六

曰矢鏃有毒毒入於骨當刮骨去毒公便伸臂令勞之時方與諸將飲臂血流於盤器而公言笑自若案吳志曰留贊討賊一足被創屈而不伸乃以刀自割其筋氣絕良久已而足伸瘡愈又北史長孫子彥墜馬折臂肘上骨起寸餘乃命開肉鋸骨流血數升宋史矢中牙將張瓊之髀鏃着骨不可出瓊飲酒一大卮令人破骨出之流血數斗神色自若案此皆西醫割法咳餘叢考三十九引以為刮骨之證誠然

晉書

天文志郁萌宣夜說天了無形質仰而望之高遠無極故蒼蒼然譬之望遠道黃山皆青察千仞深谷而黑青非正色黑非有體日月眾星浮生空虛中行止須氣是以七曜游住順逆伏見

無常進退不同無所繫著若綴附天體不得爾也案談天集證曰此與西法無一不合行止須氣尤妙申之曰氣足以攝則行西人所謂離心力也氣足凝之則止即所謂向心力也疇人傳曰不附天體則七曜自存高下可知西人言日月五星各居一天即不綴附天體說俊案許桂林嘗采宣夜遠文通以西法著宣西通三卷知西法之本宣夜者多矣

日月衆星浮生虛空之中案即西人物黏吸於毯上說也天香樓偶得曰晉志此說已奇西學言地如一圓毯凡一切流峙動植之物皆黏吸於毯上故海水繞毯而流人物環毯而生

虞喜安天論曰古曆日有常度天周爲歲終故久而益差案歲差說自喜始以冬至度歲歲西移與日月兩交逆行相似西人

微三

七

易爲恒星東行冬至不動立法雖殊以爲歲之有差一也厥學疑問曰天一日一周自東而西七曜在天遲速不同皆自西而東此中西所同也然西法謂恒星東行比於七曜今攷其度蓋即古歲差之法耳歲差法助於虞喜而暢於何承天祖沖之劉焯唐一行累代因之講求加密

俗傳月中仙人桂樹今視其初生見仙人之足漸已成形桂樹後生案亦見初學記一引西人以月中有大地山河之影即指此天文圖說一曰月面有山甚異其形多圓亦高低大小不等山下更有平地色如墨水蓋以地與月相較地大於月故月中之山似較地上山更高耳東原集曰月食由於地影學計一得下曰或問月中桂影說者以爲大地山河之影信乎曰否山河

東西異象果爲山河之影何以月出至月入通宵如故耶嘗以遠鏡窺測見月體中有嶙峋而光者此月中之山也其晦黑而平者此月中之海也即俗謂桂影也曰其光何故日照之也曰然則月常以半球受日光生明以後日不及照其東邊也審矣何東邊一綫圓光至上絃而後沒耶日月體乃半圓球常以弧背向地上絃以前下絃以後日光照其平面之全周而及於邊際絃望之間日體平面下乃不能照之此一綫圓光所由隱見也其向地有定何也曰此由重心之偏也凡渾圓體圓心即重心故利於轉半圓體則重心於邊際遠於圓頂近任置之必以圓頂之一點向地剖瓜渾圓者驗之可矣日猶是也

微二

八

律曆志劉洪乾象術過周分云云兼數云云案疇人傳曰月行十三度十九之七此平行率也驗諸天象或行十三度不足或十四度有餘知月行有遲疾矣此遲疾一周至度端又過三度有奇乾象之過周分西人之月最高行也日有道月有月道月道出入乎日道自離交而前後各有相距之數其最大爲五度有奇乾象謂之兼數西人云黃白距緯也  
裴秀傳爲地圖十八篇制圖之體有六一分率辨廣輪之度二準望正彼此之體三道里定所由之數四高下五方那六迂直三者因地制宜校夷險之異案今西法測量繪圖不出此六法中葉瀾曰裴氏分率之說即西人角度比例之說也西人之準測綫點角度即準望正體之說也測繪之事遠大之地必以經緯求距分圖之地全資測角之工而正體一言盡之矣道里所

以定所由之數言角點之相距非知其里數則不能證其實也  
西人凡測量繪圖之事無不以里數為準高下方邪迂直此三  
體者所以濟等邊平線之窮也西人測量三角之妙用盡具於  
六解中其器數不必相同而其理要無少異

四夷傳大秦以金銀為錢銀錢十當金錢之一安息天竺人與  
交市於海中其利百倍鄰國使到者輒廩以金錢案外國金錢  
其製當與銀錢同亦洋錢所託始此所云交市為通商之祖

宋書

沈約傳司南車周公作送荒外遠使迷於東西使知南北案此  
卽指南車也又見鬼谷子韓非子及古今注王大海海島逸誌  
曰和蘭行船指南車不用針以鐵一片兩頭尖而中濶形如梭

微二

九

當心一小凹下立一銳以承之式如雨傘而旋轉面書和蘭字  
用十六方向曰東西南北曰東南東北西南西北曰東南之左  
東南之右東北之左東北之右西南之左西南之右西北之左  
西北之右也唐帆欲往何方乃旋指南車之字向以繩船洋帆  
欲往何方則旋船以依指南車之字向揆其理一也但制度異

耳

南齊書

祖冲之傳祖冲之注九章造綴術數十篇亦見南史案此西人  
籌算之所放夢溪筆談曰求星辰之行步氣朔消長謂之綴術  
謂不可以形察但以算數綴之而已据沈說知祖氏積候既久  
而成此推步之法學海堂四集十四載伊德齡曰推五星伏見

順逆求日月之盈縮遲疾步氣朔之消長皆賴測候得其實行  
乃通以所歷周率分得其平行復以平行加減實行乃知進退  
損益之數故測候精而立法密祖氏綴術惟此足以當之若平  
圓周徑弧矢相求有形可見劉徽祖冲之求密率皆用句股屢  
求然求之細則太煩西人杜德美為捷法習之者不解謂與劉  
祖法異董方立作割圓連比例圖解明之乃知根於極小句股  
西法始有次輪均輪橢圓之法似數生於象其立法之根乃因  
盈縮之極數借次輪之象以顯之數有不合又加均輪以湊之  
仍未密合乃更為橢圓行均分積以齊之以求日行可矣求月  
行復有盈縮有負圈有朔望輪求星之行則有伏見歲輪又以  
日行高卑而增減歲輪豈果能乘虛御風而見有此輪耶何以

微二

十

定此輪之大小哉亦以算數綴之而已故其法隨時修改則其  
輪徑必隨時增減梅文鼎弧三角舉要序曰自劉徽祖冲之各  
為圓率逮元趙友欽定為徑一則圍三一四一五九二與今西  
術略同皆割圓以得之非句股奚籍焉王鳴盛蛾術編七十二  
曰西洋麻法本於祖冲之蓋因遼人大石林牙至天方傳其術因  
而轉入西洋外國善遊師說守而不變陳潮綴術緝補曰戴震  
於永樂大典檢得算經十書因綴術佚亡遂取西人籌算一冊  
代之究屬未善

梁書

崔靈恩傳先是儒者論天互執渾蓋二義靈恩立義以渾蓋為  
一焉案又見南史儒林傳李振之渾蓋通憲圖說發明渾蓋合

一之理其法巧而捷矣觀靈思之論知西人未入中土以前古有行之者矣

諸夷傳扶南東界即大漲海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諸國國東有馬五洲復車行漲海千餘里至自然大洲出火浣布案互見前

南史

張邵傳徐嗣伯治房伯玉冷病至十一月冰雪大盛令二人夾持捉伯玉解衣坐石上取冷水從頭澆之盡水百斛伯玉始能動而見背上彭彭有氣俄而起坐曰熱不可忍乞冷飲嗣伯以水與之飲一升病多差自是冬月恒單禪衫體更肥壯案亦見南齊書嗣伯此法即本華佗方今西醫有絕類此者文焯醫故

徵一

十一

下曰二者皆病在伏陽而陰乘之陽內陰外搏爲中害素問曰清陽發腠理濁陰走五臟清陽實四支濁陰歸六腑今相反故相激水原靜而流動故能以陰瀉陽春夏養陽秋冬養陰十一月陰極陽復之時故可以水發之入之經血本象地脈試觀井泉當隆冬平旦新吸之有氣上出可悟陰陽相生之道李時珍據正治反治之說以釋之淺矣

何承天傳宋元嘉三年討謝晦到彥之率兵先至馬頭案此即西人泊船處曰碼頭之始該餘叢考四十三引此及北史楊侃傳通鑑注五代史宋史馬默傳以爲俗所謂馬頭之見於史者今西人於水陸總匯泊舟之地曰碼頭蓋本諸此文學祖沖之傳初宋武平關中得姚興指南車有外形而無機

杆每行使人於內轉之昇明中齊高帝使沖之追修古法沖之改造銅機圓轉不窮而司方如一時有北人索馭驕者亦云能造指南車高帝使與沖之各造於樂游苑對共校試頗有差僻乃毀而焚之案此西人指南車所本宋書沈約傳言之綱目前編曰車上用子午盤針以定四方也俊案子午盤針即今地師所用之羅經其法以磁石磨針鋒即南向試之指爪之端或綴絲縷而懸之貯盃水而浮之無不驗者西人指南車式詳海島

逸誌

造千里船在江陵試之日行數百里案此火輪車之始厥後唐曹王皋宋岳飛諸人推演其法見新唐書宋史元史中興繫年

錄夢梁錄

徵二

十二

晉時杜預造器三改不成承明中竟陵王子良好古沖之造較器獻之與周廟不異案此知機巧之器中國多優爲之又見周書薛暹傳

沖之又注九章綴術數十篇案沖之注綴術又見宋陶書律厯志南齊書本傳西算立探積招差以求氣朔消長之說本此嚙人傳曰立探積招差以求氣朔消長即綴術之遺綴術一書當如立天元術之流入彼中吾亡之而彼得之矣

密率徑七周十二又設盈朒二限案此亦西算所本也新法算書曰亞奇默德作圖書其一云三倍又七十之十則朒其二云三倍又七十一之十則盈嚙人傳曰三倍又七十之十即祖沖之密率徑七周二十二也設盈朒二限亦沖之遺法



圓容六邊起算屢求句股得徑一者周三一四一五九六一五  
案西算本此亞詩歌德作圖書言徑一周三之理已詳見前李  
之藻圖容較義書名襲之盈昃二限亦冲之法也

黃法耗傳政歷陽碑加其樓堞克之案此碑之見於史者通鑑  
秦王世民圍王世充於洛陽城中作大礮亦其遺法又見唐書  
李光弼傳

北齊書

方伎傳信都芳曰渾天覆觀以靈憲爲文蓋天仰觀以周髀爲  
法覆仰雖殊大歸是一芳以渾算精微術幾萬首故約本爲之  
省要凡述二篇案又見北史藝術傳時人傳曰靈恩以渾蓋爲  
一芳亦云覆仰雖殊大歸是一所見一轍倣案李振之說据此

知芳先導之矣

張子信始測交道有表裏案食舊德齋禱著曰此方不見食者  
人在月外必反見食宜明本之爲氣刻時三差大衍因之有九  
服測食定晷漏法唐測景使者大相元太測得五百三十一里  
八十步極差一度事皆在元前但未精耳日躔盈縮略例曰北  
齊張子信積候合蝕加時覺日行有入氣差然損益未得其正  
案此日有高卑加減說也麻學疑問曰問日有高卑加減始於  
西法與曰古法有之且詳言之矣但不言高卑而謂之盈縮耳  
曰日何以有盈縮曰此古人積候而得之者也秦火以遺典章  
廢闕漢晉諸家皆以太陽日行一度故一歲一周天自北齊張  
子信積候合蝕加時始覺日行有入氣之差而立爲損益之率

周書

薛澄傳魏文造二設器一爲二仙人共持一鉢蓋有山山有香  
氣一仙人持金瓶以臨器上以水灌山出於瓶而注乎器煙氣  
通發山中謂之仙人設器一爲二荷同處一盤相去盈尺中有  
蓮下垂器上以水注荷則出於蓮而盈乎器爲鬼雁蟾蜍以飾  
之謂之水芝設器二盤各處一牀鉢圓而牀方中有人言三才  
之象也皆置清徽殿前器盈似觥而方滿則平溢則傾澄各爲  
作頌案此中國於機器可見未嘗無人彼特竊吾唾餘耳

北史

藝術傳張子信以渾儀測候日月五星差變之數月行遇木火  
土金四星向之則速背之則遲五星行四方列宿各有好惡遇  
其好者留多行遲見早遇其惡者留少行速見遲與常數並差  
少者差至五度多者差至三十許度其辰星之行見伏尤異晨  
應見在雨水後立夏前夕應見在處暑後霜降前者並不見啟  
蟄立夏立秋霜降四氣之內晨夕去日前後三十六度內十八  
度外有木火土金一星者見無不見案又見隋書天文志較略  
此彼互相攝動說也談天集證曰此卽互相攝動之理可見西  
人輒論中土已行先覺者

盧太翼善占候算麻之術其後日盲以手摸書而知其字案此  
摸書之版耳河汾燕間錄謂隋開皇十三年敕廢像遺經悉令  
雕撰王士禎池北偶談引爲刊書之始据傳盧與隋煬有問答  
語大業九年從駕遼東此時書有版甚明故知所摸爲書版惜

池北偶談餘叢攷不引爲刊書之證西人於盲者令摸書版教之本此見地球說略全體新論六

耿詢創造渾天儀不假人力以水轉之施暗室中作馬上刻漏進欵器案彼制以水轉之機器放此

徐之才善醫術有人患腳跟種痛曰蛤精疾也由乘船入海垂脚水中爲刮得蛤子二大如榆莢案種當作腫字此亦西醫所

本

馬嗣明博綜經方楊愔患背腫嗣明以練石塗之便差作練石法以麤黃色石如鵝鴨卵大猛火燒令赤內酒醋中自有石屑落醋裏頻燒至石盡取石屑曝乾搗下筴和醋以塗腫上無不愈案彼練石法本此

隋書

天文志安爰論天曰地氣不及天故一日之中晨夕日色赤而中時日色白地氣上升蒙蒙四合與天連者雖中時亦赤矣日與火相類火則體赤而炎黃日赤宜矣然日色赤者猶火無炎也光衰失常則爲異矣案此西算蒙氣差說也疇人傳曰西人言蒙氣差能升卑爲高映小爲大與爰所稱正台然則蒙氣反光之氣不待第谷而後始明其理也論天一篇隨志以爲安爰之語錢大昕曰當爲姜爰字脫其半耳觀象授時曰西法辨別其間有清蒙濁蒙濁蒙則全無準清蒙尙可得其準差要之既爲氣差詎能一定隨各地厚薄之常較驗爲法可也定氣云云案卽西人定氣說也觀象授時曰日行盈縮以高卑

及小輪之法推之極步算之巧妙梅氏謂小輪爲本法高卑因

小輪而生誠確論也西人刻白爾又創橢圓立算與高卑意同

合古今中西法雖各殊要以推日之實行求其密台耳既得實行則定氣可知定氣之名見於隋書明氣以此爲定恒氣非日

氣止爲算交食之用踵一行之謬也今已用定氣梅氏尙堅主一行說得江氏恒氣註數辨千古之疑乃釋

舊唐書

厯志古厯日有常度天周爲歲終故係星度於節氣其說似是而非故久而益差虞喜覺之使天爲天歲爲歲乃立差以追其變使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爲太過乃倍其年反不及皇極

微二

去

取二家中數爲七十五年蓋近之矣案談天集證曰中法自大衍術用歲差沿至授時皆以爲歲不及天明季西法獨以爲恒星東行近復改從古法始知古不可輕議蓋使恒星東行而黃道不動則太陰之交逆行五星之交順行同一交行何以有順有逆惟黃道西移而恒星不動則月五星之交點皆爲逆行與黃道爲一例天自爲天歲自爲歲之說雖聖不易已凡二星相近多爲之失行三星以上失度彌甚天竺厯以九執之情皆有所好惡遇其所好之星則趣之行疾捨之行遲案談天集證曰此亦互相攝動之理

瞿曇悉達開元六年官太史監受詔譯九執術案此亦西算所本梅文鼎籌算自序曰唐有九執厯不用布算唯以筆紀史謂

其繁重法不傳西儒筆算或其遺意見同文算指中又曰九執術爲西法權輿人傳曰九執術西法所出也名數殊理則無異如九執十二相卽西法十二宮中日中月即太陽太陰平行度日藏月藏卽行數定日定月卽實行九執日平行起春分減二相二十度則最高起算之端在夏至前十度也日量卽日徑分而在夏至後九執最高則恒在夏至前十度也日量卽日徑月量卽月徑阿修者日道月道之交亦卽地景間量者距緯也以日月地景徑及距緯論交食亦與今西法同也惟九執譯於唐時其法尙疏後人精益求精故今之西法爲更密合耳又曰九執術言天竺算法用九箇字乘除一舉札而成後圓回亦以土盤寫算蓋西域舊法皆用筆算也筆之變而爲籌猶中土之

微二

注

易算子爲珠盤然用籌仍須以筆加減固不如筆算之爲便矣願觀光九執麻解自序曰今讀九執麻法乃知圓回泰西麻皆深於天竺西人謂兩心差古大今小黃赤道古遠今近得此證之始明天文志梁瓚令等更鑄渾天銅儀有云二十八夜距星去極度舊經新測互有多少案梅文鼎據此爲西法恒星依黃道東移之證忠義傳安金藏爲太常工人睿宗爲皇嗣或有誣告皇嗣者安請剖心以明卽剖其胷五藏並出氣遂絕則天遣醫內五藏以桑白皮縫之傳藥經宿乃蘇案又見新唐書忠義傳今彼醫有內五藏縫皮之法放此詳西醫略論

西戎傳拂林國盛夏月人厭熱乃引水潛流上徧屋宇機製巧密人莫之知觀者惟聞屋上泉鳴四簷飛溜懸波如瀑激氣成涼風案此爲行水機器之濫觴俞先生懋銷夏錄十四日卽洋人水法之權輿但宋史拂林傳言其地甚寒土屋無瓦屋果如此則水法不必用且亦不能用矣與唐書所載不合明萬曆時熊三拔著泰西水法一卷曰龍尾車用挈江河之水二卷曰玉衡車附以專筒車曰恒升車附以雙升車用挈井泉之水三卷曰水庫記用蓄雨雪之水四卷曰水法附餘五卷曰水法或問六卷則諸器之圖式也未附記此外決排江河蓄洩湖淀別爲一法或於江湖河海之中欲作橋梁城郭宮室別爲一法或於百里之遠疏引泉源入於國城任人取用別爲一法是其法尙不盡於此書

微二

六

新唐書天文志詔一行與令瓚等更鑄渾天銅儀圓天之象具列宿赤道及周天度數注水激輪令其自轉一晝夜而天運周外絡二輪綴以日月令得運行每天西旋一周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九轉有餘而日月會三百六十五轉而日周天以木櫃爲地平令儀半在地下晦明朔望遲速有準立木人二於地平上其一前置鼓以候刻至一刻則自擊之其一前置鐘以候辰至一辰亦自撞之皆於櫃中各施輪軸鉤鍵關鑲交錯相持置於武成殿前以示百官無幾銅鐵漸澀不能自轉後案上元三年楊炯補校書郎備見銅渾之象作渾天賦遂見新唐書文藝王勃傳舊唐書文苑傳又玉海天文類

藏於集賢院其黃道游儀以古尺四分爲度旋樞雙環其表一丈四尺六寸一分縱八分厚三分直徑四尺五寸九分古所謂旋儀也南北科兩極上下循規各三十四度表裏畫周天度其一面加之銀釘使東西運轉如渾天游旋中旋樞軸至兩極首內孔徑大兩度半長與旋環經齊玉衡望筒長四尺五寸八分廣一寸二分厚一寸孔徑六分旋於軸中旋運持正用窺七曜及列星之闊狹外方內圓孔徑一度半周日輪也陽徑雙環表一丈七尺三寸裏一丈四尺六寸四分廣四寸厚四分直徑五尺四寸四分置於子午左右用八柱八柱相固亦表裏畫周天度其一面加之銀釘半出地上半入地下雙間使樞軸及玉衡望筒旋環於中也陰緯單環外內廣厚周徑皆準陽經與陽

微二

五

名黃道太陽陟降積歲有差月及五星亦隨日度出入古無其器規制不知準的斟酌爲率疏闊尤甚今設此環置於赤道環內仍開合使運轉出入四十八度而極畫兩方東西列周天度數南北列百刻可使見日知時上列三百六十策與用卦相準度穿一穴與赤道相交白道月環表一丈五尺一寸五分橫八分厚三分直徑四尺七寸六分月行有迂曲遲速與日行緩急相反古亦無其器今設於黃道環內使就黃道爲交合出入六度以側每夜月離上畫周天度數度穿一穴擬移交會皆用鋼鐵游儀四柱爲龍其崇四尺七寸水槽及山崇一尺七寸半槽長六尺九寸高廣皆四寸池深一寸廣一寸半龍能興雲雨故以飾柱柱在四維龍下有山雲俱在水平槽上皆用銅案西人所製儀器總不能出此篇之窠曰疇人傳載唐志銅鐵下欽漸字內孔誤作兩孔裏黃誤作裏黃兩方誤作西方今正其所測宿度與古異者舊經角距星去極九十一度九十八度氏九十四度房百八度心百八度尾百二十度箕百一十八度南斗百一十六度牽牛百六度須女百度虛百四度危九十七度營室八十五度東壁八十六度奎七十六度婁八十四度昂七十四度畢七十八度觜八十四度參九十四度東井七十度輿鬼六十八度柳七十七度七星九十一度張九十七度翼九十七度軫九十八度今測角九十三度半九十九度半氏九十八度房百一十一度半心百一十度尾百二十四度箕百二十度南斗百一十九度牽牛百四度須女百度虛百一度

微二

五

危九十七度營室八十三度東壁八十四度奎七十三度婁七十七度胃昂七十二度畢七十六度觜鷹八十二度參九十三度東井六十八度輿鬼六十八度柳八十度半七星九十三度半張百度翼百三度軫百度又舊經角距星正當赤道黃道在其南今測角在赤道南二度半則黃道復經角中與天象合虛北星舊圖入虛今測在須女九度危北星舊圖入危今測在虛六度半又奎誤距以西大星故壁損二度奎增二度今復距西南大星即奎壁各得本度畢赤道十六度黃道亦十六度觜鷹鶻總二度黃道損加一度蓋其誤也今測畢十七度半觜鷹半度又柳誤距以第四星今復用第三星張中央四星為朱鳥喙

微二

主

外二星為翼比距以翼而不距以膺故張增二度半七星減二度半今復以膺為距則七星張各得本度案此即西士恆星依黃道東移說疇人傳曰日二十八宿距星去極度舊經新測互有多少梅文鼎據為西法依黃道東移之說疇人傳載唐志舊角之舊下收經字今所測當作今測已正

大衍日食議日月交會大小相若而月在日下自京師斜射而望之假令中國食既則南方戴日之下所虧纔半月外反觀則交而不食案此即見食有遲早說也食舊德齋雜著曰有東西之差則有見食交氣中星早晚之差

沈婆羅國頗解推測盈虛兼通麻術事天竺國善天文麻算之術獨賓國遣使進天文經拂菻國其王城門樓中懸一大金稱

以金丸十二枚屬於衡端以候日之十二時為一金人其大如人立於側每至一時其金丸輒落鏗然發聲引唱以紀日時毫釐無失案顧炎武日知錄曰西域人善天文自古已然蓋不始回回西洋也據顧說知西人襲吾中法不自今日始矣

太宗九王傳曹王教為戰艦挾一輪陷之鼓水疾進案即彼火輪船所放特加精密耳詳上又羯鼓錄曹王泉有巧思精曉器用為荆南節度使有士人懷二捲謁舉曰此必開元天寶中供御捲此亦曹王舉巧思之一端

唐開元十二年南宮說測得大率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景差有奇皆未為密率案西法密率說本此

微二

主

今西器稱號所本但彼猶是石礮而非火礮耳柳澤傳開元中市舶使右威衛中郎將周慶立造奇器以進澤上書曰慶立雕製詭物造作奇器用浮巧為珍玩以誦怪為異寶乃治國之巨蠹案據此知巧作奇器古人且戒豈智出西人下邪

西域列傳泥婆羅鑄銅為錢面文人形背牛馬形案銅鑄即今普爾錢文如洋錢西域用之南蠻列傳驟古朱波也以金銀為錢形如半月號登伽佗亦曰足彈陀南蠻列傳投和銀作錢類榆莢是也案洋錢半規形者今已罕見極小如榆錢者有之宋史

天文志煙氣塵氛出濁入濁之節日月不同案此蒙氣差說也時術草以三乘方取矢度案互見沈括博夢溪筆談時人傳曰煙氣云云卽西人蒙氣差所自出以三乘方取矢度卽寫會圓術也

五星見伏皆以日度爲規日度之運既進退不常星行之差亦隨而增損是以五星見伏先考日度之行今則審日行盈縮究星躔進退五星見伏率皆密近案卽五星皆以地爲心說也麻學疑問曰西人九重天之說第一宗動天次恆星次土次木次火次太陽次金次水次太陰是皆以其行度之遲速而知其距地有遠近因以知其天周有大小理之可信者也星之天有大小既皆以距地之遠近而知則皆以地心爲心矣西人又嘗言

微二

星十

火心天獨以日爲心不與四星同予嘗斷其非是作圖以推明地谷立法之根原以地爲本天之心其說甚明其金水二星舊說多淆亦久疑其非今得門人劉允恭悟得金水二星之有歲輪其理的確而不可易可謂發前人之未發矣

璣衡端平極星常游天樞之外案卽彼星東行之說也梅文鼎揆日候星紀要一曰西術言極星亦東行祖暅時離不動處一度沈括時遠離三度奇可謂速矣

律麻志統天術云云案此卽歲實說也觀象授時引江永曰統天術宋寧宗時楊忠輔所造其歲實與授時正同又曰二分無甚差故欲得平歲實須於近二分時測之若高衝行至春分則二分之距又最大而一至反平矣麻學疑問曰西法最高卑之

點在兩至後數度歲歲東移故雖冬至亦有加減不得以恆爲定也此是西法中一大節目其法自回回卽有之

劉遇傳足有炎瘡痛醫謂火毒未去遇卽取刀割瘡至骨曰火毒去矣談笑如常案此卽醫病刮骨之明驗西人卽用其意若國志關羽傳之刮骨止行之於軍中耳

張雍傳蜀中王小波作亂守梓州賊來攻輒發機石擊之乃退案此以機發石西人重學說所自出

岳飛傳楊么浮舟湖中以輪激水行秀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案西人駕輪舟亦以輪激水行本此

虞允文傳采石之戰發霹靂礮以紙爲之實以石灰硫磺投水中而火自水跳出紙裂而石灰散爲煙霧昧其人馬遂敗之又

微二

雷一

魏勝創礮車施火石可二百步其火藥用硝石硫磺柳炭爲之案此中國用火器制勝之始繼通鑑金人守汴於城上懸風板之外以牛皮爲障蒙古以火礮擊之隨卽延燕城中亦有火礮名震天雷者用鐵罐盛藥以火點之礮起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懸圍半畝以上鐵甲皆透蒙古爲牛皮洞屋直至城下握城中以鐵繩懸震天雷而下至握處火發人與牛皮皆迸碎又有飛火槍注藥以火發之輒前燒十餘步蒙古惟畏此二種物理小識曰火藥自外國來宋開寶二年岳義方上火箭張和仲記虞允文采石舟中發霹靂礮乃紙爲之實以石灰硫磺墜水而火自水跳出承樂立神機營西洋以尺測量精也唐有火樹銀花想已用之耶硝入杉炭則直發硫則橫爆加黃礬則

烈者飄灰則稍聲礮西匡石粉則火發時不先光試之堆相間  
丈而點一及諸堆者萬忤者也掌上然之毫無所傷以其疾也  
入鐵蛾樟腦則成花今名煙火禦銃者溼絮魚網土囊柔能制  
剛也岳珂程史曰汴城舊多曲折蔡京方之粘罕幹離不視城  
而笑植炮四隅隨方擊之城既引直一炮所望皆不可立矣魏  
子一曰敵臺宜築三角附城如菱葉兩眼皆有小門可出而外  
炮不能攻也城址砌石上即以土築之炮子入土便陷不出  
袁燮傳變爲江陰尉常平使令每保畫一圖田疇山水道路悉  
載之合保爲都合都爲鄉合鄉爲縣案此都圖之名所自放詳  
馮桂芬顯志堂稿丈田繪圖章程

遼史

徽二

法

方伎傳邪律運魯精於醫耶律色珍妻有沈疴視之曰心有畜  
熱非藥石所及當以意療因其贖睛之使狂用泄其毒則可令  
大擊鉦鼓翌日果叫罵力極而止遂愈案西人治疾亦有用此  
法者見西醫略論

金史

哀紀哀宗時蒲察官奴以火槍破敵以紙十六重爲筒實以柳  
炭鐵屑磁末硫磺砒礬以繩繫槍端以鐵罐藏火臨陣燒之火  
出槍前丈餘元兵不能支遂潰其後阿里海牙攻樊城時元世  
祖得回回亦思馬因所獻新礮法命送軍前乃進攻樊城破移  
以向襄陽一礮中譙樓聲如震雷案此中國精造火礮之見於  
史者互見元史續通考又宋開寶中張和仲所記岳義方火箭

及曾公亮編武經有虎蹲旋風之礮疾襲霹靂之毬此有礮之  
名特與今火礮之用有異明初有火車火傘大二三將軍等礮  
及碗口銅銃手把銅銃佛郎機等品建文東昌之戰燕軍爲火  
器所乘死者萬餘征南時張輔以神銃擊破交趾象陣也先圍  
京師於忠肅欲放大銅銃握土坑藏身親燃火於藥線以擊敵  
是皆火器之試於用者

元史

順紀造宮漏有玉女捧時刻籌時至則浮水上左右二金甲神  
一懸鐘一懸鉦夜則神人按更而擊案此則中國非不知機巧  
特聖明在上則不尙耳

天文志簡儀之後繼以仰儀案此半周象限二儀所本也梅文

徽三

法

鼎二銘補注一曰西器或用一環之半爲半周儀或四分環之  
一爲象限儀并因此而益簡之以測渾體初無不足

札馬魯丁西域儀象有所謂兀速都兒刺不定者其製以銅如  
圖鏡而可掛面刻十二辰位晝夜時刻又背嵌鏡片二面刻其  
圖凡七以辨東西南北日影長短之不同星辰向背之有異又  
云上加銅條綴其中可以圓轉銅條兩端各屈其首爲二竅以  
對望晝則視日影夜則窺星辰以定時刻以占休咎案此亦西  
算所本也麻學疑問補曰此卽渾蓋之型模與蓋上所嵌圓片  
及蓋上所用之圓筒指尺也渾蓋雖利氏所傳然非利氏所創  
西洋雖不言占法然有其立象之學隨地隨時分十二宮與推  
命星家立命宮之法略同史家未必悉其故而語焉不詳今徵

以渾蓋一一脗合故曰渾蓋雖利氏所傳而非所創且利氏並不立別名謂為渾蓋通憲固已明示其惜夫渾天儀必設於觀臺如法安置渾蓋則懸而可掛輕便利於行遠為行測之所需所以遠國得存其製也

札馬魯丁測器案此又地平儀所本也二銘補注曰札馬魯丁之測器具載史志綫代管闕實出創制西術本之亦以二綫施於地平儀

郭守敬創法五事二曰月行遲疾古術皆用二十八限今以萬分日之八百二十分為一限凡析為三百三十六限依塚壘招差求得轉分進退其遲疾度數逐時不同蓋前所未有案塚壘招差即彼平方立方方法也又見本傳齊履謙行狀疇人傳二十

微十一

五曰塚壘招差句股弧矢之法前此言算造者弗能用也疇人傳曰屢次乘除之後其加減之衰如平方立方與郭守敬塚壘招差法正類

招差法正類

郭守敬授時術草乘除之位案此西人筆算籌算所本一燈精舍甲部彙五曰郭氏之法自左而右今西人筆算亦皆自左而右

阿里海牙傳與元帥阿木劉整取襄陽城中糧儲多圍之五年不下九年破樊城外郭其將復守內城會有西域人亦思馬因獻新敵法十年為礮攻樊城破之移攻襄陽一礮中其譙樓聲如雷霆案此中國用西礮之始但西法仍得之於中國瀛環志略曰先是火礮之法創於中國歐羅巴人不習也元末有日耳

曼人蘇爾的斯始放為之未得運用之法明洪武年間元駙馬帖木兒王撤馬兒罕威行西域歐羅巴人有投部下為兵弁者攜火礮位以歸諸國購求練習盡得其妙又變通其法創為鳥鎗俄游彙編曰余威略談及火器之利傳自中國俄人有托元駙馬麾下為兵者攜火器歸始鑄礮蓋元之兵力早及西域而是時俄尚未通於羅馬中國之火器實傲奇渥溫

方伎傳喇卜丹造大礮豎於五門前伊斯瑪者善造礮至元十年從攻襄陽相地勢置礮於城東南隅重百五十斤機發聲震天地所擊無不摧陷入地七尺案此中國之以機發大礮者阿納噶木善鑄金像帝命取明堂鐵炙銅像示之至元二年新像成關兩脈絡皆備金工歎其巧案今西醫院有人身全體圖

微十二

放此

明史

麻志回回麻法天周度三百六十每度六十分宮十二每宮三十度日周分一千四百四十每時六十分刻九十六每刻十分其法不用閏月以三百六十五日為一歲歲十二宮宮有閏日凡百二十八年而宮閏三十一日案此西算歲實所本戴震曰凡百二十八年閏三十一日是每歲三百六十五日之外又餘百二十八日之三十一也以萬萬乘三十一滿百二十八而一得二千四百二十一萬八千七百五十此是回回舊法明季西洋人弟谷測春分時刻定歲實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三刻三分四十五秒以十五通二十三刻納三分再以六十通之納四十九秒共二



萬九百二十五秒是為八萬六千四百分日之二萬九百二十五也以萬萬平之亦得二千四百二十一萬八千七百五十乃知弟谷所定歲實雖云測驗得之實暗用回回法耳

方伎傳葛乾孫父以醫名傳父業富女病瘵瘵目眩不能食命去房中香奩之屬掘地坎置女久之女手足動能出聲投藥一丸明日女坎中出矣案西醫治香燻有參用此方者

陳明遠誓十年周漢卿為翻睛翳翳然辨五色永康人腹疾痾便行漢卿解衣視之氣衝起腹間者二大如臂刺其一着然鳴又刺其一亦如之加以按摩疾遂愈錢塘王氏女癩癩環頭及腋凡十九竅竅破白濻出將死為剔髮母深二寸餘烙以火數日結痂愈案此亦西醫所本也

國語

越語范蠡去越王以金寫其形而祀之案此金鑄象之始西國僑華盛頓於上海夷市即此意

國策

宋策宋王偃鑄諸侯之象使待屏側案此亦戰國時之鑄象者韓非子記桓赫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小不可大也目小可大大不可更小也此則鑄象之法

山海經

續漢志注引曰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西垂二億三萬三千三百里七十一步使豎亥步南極盡北垂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豎亥右手把算左手持青邱北案此中國地圖之祖

疇人傳一孫星衍曰指青邱北者如後世輿地圖之類指而算其相距里差耳洋人以地球經緯求里差謂中法所未有豈知我三古已有其術哉

穆天子傳

四天子升于采石之山取采石焉使重繩之民鑄以成器案此西法製琉璃所本琉璃本自然之物非藥石所為者漢書西域傳屬賓有琥珀琉璃顏注大秦國出青黃黑白赤紅縹紺紫綠琉璃呂藍衍以為自然之物是也其鑄而成者論衡陽燄之取火也五月丙午日中時消鍊五石以為器仰以向日則火至蓋即琉璃也又魏大武時有月氏國人至京師能鑄石為五色琉璃於是採礦山中於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於西來者自此

微二

手

中國琉璃遂賤此亦鑄石為之之證除餘叢考三十三曰粵東有西人能在中國製琉璃試之亦採石熔汁并鉛和藥而成

世本

史記麻書索隱引曰羲和常儀與區伶倫大撓竊道容成皆黃帝時人也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與區占星氣伶倫造律呂大撓作甲子隸首作算數容成綜斯六術而著調麻案此中國言格致之最古者疇人傳曰世本作篇並言刑造羲和之倫乃占天算事之始自後日官頒朔類多差忒

本朝時憲書推步至精蓋

御製數理精蘊考成上下諸編啟千聖不傳之秘度越漢唐與黃帝之名察度驗先後同揆矣

晏子春秋

初學記十六引曰齊景公為大鐘將懸之仲尼曰鐘大懸下其氣不得上薄是以日將毀案此孔子言重學也今晏子無之鐘大懸下氣不得上薄故將毀西人動重學之理本此

魏略

國志魏書注引曰魏使郝昭築陳倉城諸葛亮攻昭起雲梯衝車臨成昭以火箭射其雲梯又以繩連石礮壓其衝車案此雲梯之見於史者毛霏平叛記崇禎五年李九成孔有德擁雲梯礮車攻城知府朱萬年用礮箭木石射打而不言石礮所施桂馥晚學集五曰然則朱公用古法毛記失載耳乾隆六十年余至萊州時方修城石礮已移他處矣

晉陽秋

國志趙達傳注引曰葛衡字思真明達能為機巧作渾天使地居於中以機動之天轉而地止以上應晷度案又見隋書天文志引嘗見西人天地儀器如球然以四圍圖星點躔次一以四圍記五洲瀛海如渾圓可轉旋有銅圍刻晷度以渾圓轉之上應晷度即衡之遺法特動之不必以機耳

路史

十四子龍致澤桐魚鳴鼓頰膾分孟石鵬鳴釜冢灰傳漏啄木愈齶區湯引好鴉枝速語堂蝦之氣含之出火巨蛆之塵背之起霧結中投地而免走箴綴舟帶而蛇去狗舐糞而原塵生蓬生地而沙不聚蟾切玉橋明珠油鑽針蠶解茶葦化牛鹽消瓜甘

草硬角木賊軟牙瑛錫以茄畫暈以蘆酒油以蜜溜錦以魚新灰拘駒然柳熬雞魷酥裂毒硫孟毀熱靈磁免爆礮線不熟翡翠屑金神沙碎鐵雨將至七弦緩大風起痼疾發癩疾作而匏血動蠶珥絲而商弦絕投醪醉士望梅止渴乾烟殺蚊犀火照怪慈石引針琥珀拾芥勃荷醉貓皂莢宜蟹黍以蟹散粟引酒壞麻得黍而涌酒得麻而敗薄荷憎油草木忌怪阿膠止濁犀株離水弊篋匡鹹石灰正膠戎鹽累卵青蝸還錢磨角續劍鸞膠集弦案此皆格致之理其佚時時見於他說羅泌特總其意以為五勝相感之證彼言化學者度未能越此矣

大業拾遺

太平廣記伎巧二引曰煬帝敕杜寶修水飾圖經總七十二勢

微二

刻木為之或乘舟乘山乘平洲乘磐石乘宮殿木人長二尺許衣以綺羅裝以金碧及作雜禽獸魚鳥運動如生隨曲水而行又間以妓航與水飾相次作十二航長一丈闊六尺木人奏音聲擊磬撞鐘彈箏鼓瑟皆得成曲及為百戲跳劍舞輪昇竿擲繩皆如生妓航木飾亦雕裝奇妙周旋曲池同以木機使之又作小舸子長八尺七艘木人長二尺許乘此船以行酒每一船二人擎酒盃立於船頭一人捧酒鉢次立一人撐船在船後二人盪槳在中央遶曲水池迴曲之處各坐侍宴賓客其行酒船隨岸而行行疾於水飾水飾行遶池一匝酒船得三遍乃得同止酒船每到坐客之處即停住擎酒木人於船頭伸手過酒客取酒飲訖還杯木人受杯迴身向酒鉢之人取杓斟酒滿杯船

依式自行每到坐客處例皆如前法此並約岸水中安機案此知中國於機巧未嘗無人特玩物喪志古人且禁矣

水經注

湘煙錄一引曰江陵城地東南傾故緣以金隄自靈溪始桓溫令陳遵造遵善於防故使人打鼓遠聽之知地勢高下依傍創築略無差矣案此聲學也聽鼓而知地勢高下西人講聲學有竊其意者

文獻通攷

象緯攷東西二百五十里差一度乃以赤道下地之大徑而言

案西法言里差赤道大略相似

續文獻通攷

微二

三

象緯考地圖之說以古人八寸之尺言若以今十寸之尺論則二百里而差一度又東西亦二百五十里而差一度乃以赤道下地之大徑而言若赤道南北則其度漸狹至南北極之下止一轉九而已案此知里差由地圓而然食舊德齋雜著曰地體渾圓居天之中如鷄子黃步算家分天地體為三百六十度人居地上各以所見為地平正當赤道下則能見南北二極自赤道而北每二百五十里北極出地高一度南極入地低一度至去赤道九十度則北極當頂自赤道而南每二百五十里南極出地高一度北極入地低一度至去赤道九十度則南極當頂是為南北差有定東西無定

微二

三

格致古微卷二終

格致古微卷三

荀子

勸學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為之而寒於水案荀子取譬學之不可已而化學之精義即於是出

不苟天地比揚注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虛者盡皆天也是天地長親比相隨案此亦西說所本也列子張注亦謂自地而上則皆天矣西人謂地以上皆天本此

孔叢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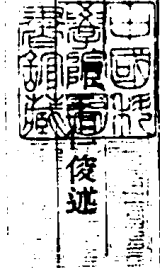
陳士義趙王問子順曰今寡人欲求北狄不知其所以然答曰誘之以其所利而與之通市則自至矣王曰寡人欲因而弱之

微三

若與交市分我國貨散於夷狄是疆之也可乎答曰夫與之市者將以我無用之貨取其有用之物是故所以弱之之術也如斯不已則夷狄之用將糜於衣食矣殆可舉捶而驅之豈徒弱之而已乎案此古馭遠之法也東塾讀書記十二曰明以來外夷與中國交市彼正以無用之物弱我也古人弱夷狄之術而今夷狄以之弱中國悲夫自今以後勿取其無用之貨乃中國自疆之術也不取其貨則彼失其所利是即弱夷狄之術也

鹽鐵論

力耕故善為國者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輕我重以末易其本以虛蕩其實今汝漢之金纖微之貢所以誘外國而釣菴胡之寶也夫中國一端之縵得何奴累金之物而損敵國之用是以



贏驢駝駝銜尾入塞驛驂駝馬盡為我畜蹏蹏狐貉采旃文罽充於內府而璧玉珊瑚瑠璃咸為國之寶是則外國之物內流而利不外泄也異物內流則國用饒利不外泄則民用給矣案此通商之法也泰西互市以來異物內流大利外泄是彼以末易我之本彼以虛蕩我之寶而損我之用桓寬此論適為彼所竊矣枋國者亦思收回利權也乎

水旱禹湯聖主后稷伊尹賢相也而有水旱之災水旱天之所為饑饉陰陽之運也非人力故太歲之數在陽為旱在陰為水六歲一饑十二歲一荒天道固然殆非獨有司之罪也案此說甚謬即天變不足畏意西人謂日食非天變其承繆說類此實貢攻玉以石冶金以鹽澀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醜

微二

治好者也案此即化學之理西人精求化學理不出此

張子

正蒙參兩凡圓轉之物動必有機既謂之機則動非自外也古今謂天左旋此直至粗之論爾不考日月出沒恒星昏曉之變愚謂在天而運者惟七曜而已恒星所以為晝夜者直以地氣乘機左旋於中此左字當作右故使恒星河漢回北為南日月因天隱現太虛無體則無以驗其運動於外也案此左旋之說也談天集證曰天本太虛而七曜又皆右旋左旋者果安在哉祇以地實右旋於中遂使天若左旋於外如人在舟中自北而南者必見岸之北行自南而北者必見岸之南行同一理也惟岸有定距人皆知其不動而太虛無體但見恒星河漢之自東而西則

不得不以左旋目之矣

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案此亦西學所出麻學  
疑問曰問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中西所同自此說而朱子蔡  
氏因之臨川揭氏建甯游氏又以槽丸盆水譬之孰是孰非曰  
皆是也七曜右旋自是實測而所以成此右旋之度則因其左  
旋而有動移耳何以言之七曜在天每日皆有相差之度術家  
累計其每日差度積成周天中西新舊之法莫不皆然夫此相  
差之度實自西而東故可以名之右旋然七曜每日皆東升西  
降故又可以名之左旋西法謂七曜皆有東西兩動而並出於  
一時蓋以此也夫既云動矣動必有所向而一時兩動其勢不  
能古人所以有蟻行磨上之喻而近代諸家又有人行舟中之

微三

三

比也又天之東升西沒自是赤道七曜之東移於天自是黃道  
兩道相差南北四十七度雖欲為槽丸盆水之喻而平而之行  
與斜轉之勢終成疑義安可以遽廢右旋之實測而從左轉之  
虛理哉然吾終謂朱子之言不易者則以天有重數耳曰天有  
重數何以能斷其為左旋曰天雖有層次以居七曜而合之總  
一渾體故同為西行也同為西行而有層次以生微差層次高  
下殊則所差多寡亦異故七曜各有東移之率也然使七曜所  
差只在東西順逆速之間則槽丸盆水之譬遲亦已足矣無如  
七曜東移皆循黃道而不山赤道則其與動天異行者不徒有  
東西之相違而且南北之異向以此推知七曜在各重之天  
皆有定所而其各天又皆順黃道之勢以黃道為其腰圍中廣

而與赤道為斜交非僅如丸之在槽沙之在水皆與其器平行  
而但生退逆也蓋惟其天有重數故能動移惟其天之動移皆  
順黃道斯七曜東移皆在黃道矣是故左旋之理得重數之說  
而益明曰右旋因左旋而成何也曰天既有重數而惟恒星天  
最近動天故西行最速幾與動天相若土星內其動漸殺以及  
地是為不動之處則是制動之權全在動天而恒星以內皆隨  
行也使非動天西行則且無動無動即無差又何以成右旋哉  
勢如逆鈞盤運邊則盤轉假令有小盤附於大鈞盤之上而別  
為之樞則雖左旋而因其制動者在大輪小者附而隨行必相  
差而成動移以生逆度又因其樞之不同雖有動移必與本樞  
相應而成斜轉之象焉西人知此則不必言一時兩動矣故揭

微三

四

氏以丸喻七曜只可施於平面而朱子以輪載日月之喻兼可  
施諸黃赤與西說之言層次者實相通貫理至者數不能違此  
心此理之同洵不以東海西海而異也又問天有重數則在外  
者周徑大而其度亦大故土木之行遲在內者周徑小而其度  
亦小故金水月之行速七政之行勢略同特度有大小而分遲  
速耳非右旋之微乎曰七政必另物以行本天之上故可以  
度之大小為遲速也今七政既與天同體而非另一物則七政  
東升西沒與本天同且使各天之行各自為政則其性豈無緩  
急而自外至內舒亟之次如是其有等乎蓋惟七政之天雖有  
重數而總為一天制動權在動天曰若是周徑大小可勿論矣  
曰在外為動天所掣而西行速故有東移之差數遲又周徑大

而分度滿其差又遲故恒星六七年而差一度近動天也然以周徑準之所差一度視月天將以周計矣在內者遠於動天而西行遲故東移之差速又以其周徑小而分度狹則其差又速故月天一日東移十三四度近地而遠動天也然計以周徑所差十三四度以視日天未及一度也然則周徑大小但可兼論以考其差而非所以遲速之原也左旋可以無疑

說也見觀象授時一天文圖說一

地有升降日有修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然二氣升降其間相從而不已也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也至於一晝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水

微三

五

潮汐驗之為信然間有大小之差則繫日月朔望其精相感案此亦西法所本也談天集證曰此以陰陽升降發明緯書上下游之理冬至後陽氣上升則地漸降而日漸長夏至後陽氣下降則地漸升而日漸短注家皆以恒理求之宜其并格而不相入矣潮汐大小兼論日月攝力亦與西說闔合

程子

地形有高下無適而不為中案即地為渾體南北東西隨處改移說也見觀象授時一

朱子

語類天運行有許多重數又要當先論太虛天行又大輪小輪有急有慢案皆西說所本也觀象授時一曰日月五星各行一

重天行一重天即許多重數說其云宗動天行有常度故恒星東移而為歲差之根則天行之論該矣其曰日月五星各有一輪即大小急慢之謂也

邵子

皇極經世星法日月法日法天星月法天又法日案即月與五星有本輪又有次輪本輪以從天次輪以法日說也又如九執回回等書以整數三百六十度紀周天之行而不用奇零其實元會運世法已然見觀象授時一

海潮者地之喘息也隨月消長早曰潮晚曰汐案西人論潮汐即從此出天文圖說二曰海半向月半背月向背兩地潮汐同時蓋向月者水為月攝動而高漲背月者月拖吸地球離水水

微三

六

亦高漲又曰海之潮汐靡特係乎月之吸引亦因遠近之差又曰日月皆有吸力以成潮汐而月之拖吸潮汐較大於日此即隨月消長之說日之吸力不及月故專言月耳英國傅蘭雅地理須知曰潮汐乃洋海水之行動也漸漲漸退約一晝夜其漲退兩次在朝曰潮在夕曰汐其曰洋海水之行動即喘息說也其曰漸漲漸退皆消長說也至云朝曰潮夕曰汐實用古語矣

孫子

火攻篇火攻有五火人火積火庫火墜行火必有烟火素具又以水佐攻者強水可絕而不可奪案西人於是有水戰火

攻法

司馬法

仁本敵若傷之醫藥歸之案此語西人尙能用之彼格致士集紅十字會遇兩軍死傷士皆爲醫治此夷而進於中國之一端管子

立政市者貨之準也是故百貨賤則百利不得百利不得則百事治百事治則百用節事者生於慮成於務不慮則不生不務則不成案四國日記五曰西國各學之重專家各業之有公司頗得此意

七法財益天下工蓋天下器蓋天下器成卒選則士知勝矣致天下之精財來天下之良工則有戰勝之器矣致財若何五而六之九而十之不可爲數來工若何三倍不遠千里案四國日記五曰彼之殫力於船械者似之

微三  
偏知天下審御機數兵主之事也有風雨之行故能不遠道里矣有飛鳥之舉故能不險山河矣有雷電之戰故能獨行而無敵矣案四國日記五曰彼之行軍於水陸者似之

小匡商羣萃而州處觀凶飢審國變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貨以知其市之賈料多少計貴賤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買賤鬻貴是以奇怪時來珍異物聚且昔從事以教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時相陳以知賈案此商學也西人精求商務終不出管子之範圍

問篇關者諸侯之阨隘也而外財之門戶也明道以重告之虛車勿索徒負勿入以來遠人商無廢利民無游日案四國日記五曰彼之通商惠工似之

地數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案此地球說也互見本書輕重乙呂覽有始淮南地形許克勤澡身集曰此以周圍九萬里地球之徑言也葉瀚曰大地應周天三百六十以今密率推之得全周七萬二千里赤道徑爲二萬二千九百八里奇二極徑二萬二千八百三十六里奇地爲扁球故二極短於赤道矣西人謂地體如球本此錢文需曰此舉地心之徑言蓋置九萬里之圓求地心之徑以密計當得二萬八千里有奇云東西二萬八千里舉大數言至南北細二千里者地球於東西略帶橢圓形也

八  
上有丹沙下有黃金上有慈石下有銅金上有陵石下有鈔錫上有赭下有鐵上有鉛者下有銀一曰上有鉛者下有銻銀此

微三  
山之見藥也案此礦學也葉瀚曰寶藏與焉鍊金篇金生於鑛結石與熱變石或爲變形之砂石與河底砂石中其石皆爲石英北亞美利加發納達山石英中金最多石上常有紅土蓋之丹砂黃金卽此上有慈石下有銅金者金石識別有銅硫鐵礦吹火試之有吸鐵性豈古言磁石引鐵見含硫鐵之銅能吸鐵故云磁石歟上有陵石下有鈔錫赤銅者陵石言石隆起有陵金石識別曰若見石面見青黑花形及平地有一條隱隱隆起爲山卽有鈔又曰自然成銅礦恒在石層之文結成石突出之處可證上有赭石下有鐵者此今紅鐵礦西名希美台能蓋地上泥土之色卽是鐵色因有他石雜之故成紅色又鐵成時或遇水往上面成鐵養與土花合成赭亦未可知寶藏與焉言美

國彼格蘭得等處多開得紅色鐵礦即是上有銻下有銀者寶  
藏論曰產銻之山一名龍牙一名龍鬚生銀生石穴中成片塊  
大小不定狀如硬銀絲金石識別及寶藏與焉亦言銀礦多與  
銻合信矣一曰云云者淮南說林高注銻者提則此金乃生成  
而為塊者西人有自然金自然銀自然銅各礦則銻金即生成  
自然之礦璞也山之見榮者即礦苗也西人言銻金之石謂之  
呆咂

修數十年而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為  
劍鎧矛戟又曰此見戈之本也案此言開礦乃可製造也葉瀚  
曰金生山中久經剝蝕成沙與土水從上過帶金流去礦學家  
亦言水底有金此見戈之本言五金可利製造西國講地學者

微三

九

以刀矛為世次期分之為銅刀期鐵刀期與上古同

桓公吾欲富本而豐五穀可乎管子曰不可夫本富而財物眾  
不能守則稅於天下五穀興豐巨錢而天下貴則稅於天下然  
則吾民常為天下虜矣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濟於天下大海觀  
風之所起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天高我下則財利稅於天  
下矣案此言當乘時自強不可泥務本之言葉瀚曰今中國情  
勢真中之矣商貸之虧賠欸債息歲去百千萬若兵餉製造之  
浮費招商之虧拙皆不在內故今不但言務農治鹽為無救於  
時卽絲茶之折亦恐難復而他國之出貨吾又不能阻之若但  
斤斤於此終見稅於天下耳強必先富富必有術復關稅借民  
債致富之要也整頓製造招商保富之道也其道曰自強

桓公曰事盡此乎管子曰未也夫齊國處之本通達所出也游  
子勝高之所道人求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幣駢黃金然後  
出合有疾徐物有輕重然後天下之實益為我用善者用非有  
使非人案此言國處通商之列者宜使利歸於己不可外溢也  
葉瀚曰今中國與各國通商有年矣口岸日增生機日細其故  
由於不能使人因吾本也故今日之計莫先於整頓貨色此因  
吾本粟之計也又莫先於改鑄銀幣以免交易之耗折此因吾  
本幣之計也再復關稅以足用借民債以濬源此所謂令有疾  
徐物有輕重而他人之實為我用者也至於用非有使非人之  
術尤為要圖

微三

十

民則下親其上案此數語西人用以行政四國日記五曰西國  
設上下議政院頗得此意使俄草五曰西人惟能知此故一切  
大工作木苑固無不立刻可以成功

韓非子

解老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一人之作  
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矣萬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  
亡五萬人之功矣案此知自強之道在勤不獨工藝然也西藝  
計日程功頗得此義

內備說上殷法刑弄灰於街者一曰殷法弄灰於公道者斷其  
手案韓非性殘酷故託殷法且引孔子答子貢語以實之真証  
聖矣西人乃襲之凡通商各埠弄灰者有禁誠不善師古哉



外儲容有爲周君畫莢者三年而成君觀之與髮莢者同狀周君大怒畫莢者曰築十版之牆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時加之其上而觀周君爲之望見其狀盡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周君大悅此莢之功非不微難也然其用與素髮莢同案此知奇巧之工古已有之不獨西人爲然

素問

陰陽應象大論水爲陰火爲陽陽化氣陰成形又云亢則害承乃制制則生化案此西人化學所本也水爲陰云云卽氣質流質定質加熱滅熱三質遞變之法亢則害云云卽兩物交感全化之理

六節藏象論諸髓者皆屬於腦注腦爲髓海又其華在髮注腦

微二

十一

者髓之海案又見刺禁論刺頭中腦戶注腦爲髓之海真氣之所聚又天谷元神守之自眞又統轄營衛三焦之宗氣運行於周身案此皆腦氣筋說也全體闡微曰腦爲一身主所謂統轄也腦絲所成之腦筋又一身運動之主所謂運行也闡微所言與素問若合符節曰蓋自東周前羅馬人漢尼巴潛入中國得素問等書歸國後力學數十年故醫學流入外國矣

五運行大論帝曰動靜何如岐伯曰上者右行下者左行左右周天餘而復會也案此卽最高行說也談天集證曰日行黃道自北而西而南而東是右行也地有四游自南而西而北而東是左行也右行左行皆一歲一周天而右行之度微不及於左行故云餘而復會是卽西法之最高行矣

天地動靜五行遷復雖鬼與區其上候而已猶不能偏明案談天集證曰自地視之地不動而日月五星皆動自日視之日不動而地月五星皆動動靜無定形遲速無常度宜鬼與區之不能偏明也

夫變化之用天垂象地成形七曜緯虛五行麗地案此卽七曜皆在太虛中說也談天集證曰七曜緯虛言七曜皆在太虛中非同麗一天亦非各有一天西人所矜者岐伯早言之

地之爲下否乎岐伯曰地爲人之下太虛之中者也案此地動說也談天集證曰自人視之地爲下矣而地在太虛之中與七曜等豈有七曜皆動而地獨靜之理

帝曰馮乎岐伯曰大氣舉之也案此地面有空氣說也談天集

微三

十二

證曰凡物動則風生靜則風息地之旋轉於本心者九十五刻奇而一周則大氣之環繞乎地者亦九十五刻奇而一周使地一刻不動則一刻無大氣而地不能安於其所矣惟地之動終古不息故大氣之旋亦終古不息而人物之附於地者不見其動而但見其靜與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阮元曾子注釋曰置丸猪膀胱中吹氣足閉之丸可居中置丸水盞中急旋其水丸必居中此地爲天大氣包舉之驗也地上數百丈風與氣卽急勁况直上千萬里哉故人與水在地不傾落者天氣包舉之準平繩直人水不知也西洋謂地心本重人物各就地心之重得附麗不脫之說理仍未足俊案天文圖說一曰地面有空氣包羅氣之厚者約一百五十里至二百四十里之則又二曰

宇內萬物各具吸引之理故物受其吸無論遲速皆布相向欲前之勢據言空氣包羅即大氣舉之說

風寒在下燥熱在上濕氣在中火遊行其間寒暑亦入故令虛而化生也案此即清蒙氣差說所本談天集證曰風寒在下西法之溫際也燥熱在上火際也濕氣在中冷際也寒性堅凝風以動之而太陽之火遊行其間則化而為溫水土之氣為太陽所吸引上至冷際遂能映小為大升卑為高西人清蒙氣差法從此生矣

氣交變大論象之見也高而遠則小下而近則大案此即太陽為心說也談天集證曰高於太陽則距地遠而視之若小下於太陽則距地近而視之若大五星以太陽為心古知之矣

微三

三

六元正紀大論春氣西行夏氣北行秋氣東行冬氣南行案此亦西說所本談天集證曰此即下者右行之說也春氣西行則視日恒差而東夏氣北行則視日恒差而遠秋氣東行則視日恒差而西冬氣南行則視日恒差而近高卑盈縮之理可推痺論營者水穀之精氣也和調於五藏灑陳於六府乃能入於脉案西人言吸管上行之精液本此

衛者水穀之悍氣也其氣慄疾滑利不能入於脉案西人言食物炭氣參和血內不能入脉管本此見新論關微蓋人一呼為吐炭氣入血則紫紫血必須入時運至氣胞之上洩炭氣於胞內由氣管出之故曰不入脈

靈樞

九針十二原所入為合案此即西人迴血管說及針法也亦見全體新論關微所言四合迴管者係肝膽脾胃大小腸甜肉之迴管四條相合與別迴管異施世杰曰俄醫院治怯症以有管之針刺入病者背骨間取藥水從針管灌入二三次應手而愈經水八尺之土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其死可解剖而視之其藏之堅脆府之大小穀之多少脈之長短血之清濁氣之多少皆有大數案此即西醫剖驗之法全體新論關微全體通攷全體窮源詳矣

微三

西

營衛生會篇云人受氣於穀穀入於胃以傳於肺五臟六腑皆以受氣其清者為營濁者為衛營在脈中衛在脈外案營衛即脈管迴管也蓋心為血主血之行化以空氣故心肺主之難經三十難曰清者為營濁者為衛營行脈中衛行脈外又三十二難曰然心者血肺者氣血為營氣為衛相隨上下謂之營衛焉全體新論關微略謂脈管起於心右上房彎迴入肺內成總管上下分為二截上直達首臂下由腰脰連下部其管所藏為紅血即經所謂營行清中也迴管者係由身內微絲管合成至心為總管起於心左上房上接肺迴管化紫血入心下右房為好血入脈管亦分上下上連上部下連下部迴管較脈管大而行路則分深淺淺在脈管之外深與脈管同路而在頭腦則為迴穴此即經所謂衛行濁中也血有紅紫之色其故由食物入胃後得胃之化由肝膽汁及各汁變化自關門下入小腸泌出精液由吸管運上入肺得空氣化之為紅血入心運行脈管中而

血行不能無滯又食物有炭氣參入血中故血變壞為紫必由迴管入肺化為好血方能養身所論與靈樞大指相符

難經

以寸口切脈以定證案新論謂脈管徧行周身無三部可定五臟之理獨取寸口者以脈管在此若淺故可按而知血行之緩急此即以寸口切脈之義

肺居高上又曰得水而浮案關微立胸臆藏府即肺居高上說也得水而浮關微即襲其文

本草經

飛鍊水銀為輕粉下屬要藥時珍曰水銀因火鍊丹砂而出化強陰為燥烈案西醫有五毒藥詳瘡癩錄此即輕粉粉霜銀

微三

殊生乳之祖

硫磺能光金銀銅鐵奇物硝石能化七十二種石案此硫磺水硝強水所自出

周髀

周髀謹案

欽定四庫提要曰歐邏巴人言地圓即謂地法覆槃滂陀四潰而下

也其言南北里差即北極左右夏有不釋之冰物有朝生暮槩中衡左右冬有不死之草五穀一歲再熟是為寒暑推移隨南北不同之故及所謂春分至秋分極下常有日光秋分至春分極下常無日光是謂晝夜永短隨南北不同之故也其言東西里差即所謂東方日中西方夜半西方日中東方夜半晝夜易

處如四時相反是謂節氣合朔加時早晚隨東西不同之故也其西歷書述第谷以前西法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每四

歲之小餘成一曰亦即周髀三百六十五日者三百六十六日者一也又乾坤體義提要曰利瑪竇撰是書言天象以人居

寒煖為五帶與周髀七衡說畧同又測量法義測量異同句股義提要曰徐光啟撰演利瑪竇所譯以明句股測量之義首造

器器即周髀所謂矩也次論景景有倒正即所謂仰矩覆矩臥矩也次設問十五題以明測望高深廣遠之法即所謂知高知

遠知深也又渾蓋通憲圖說提要曰李之藻撰梅文鼎嘗作訂補其說曰渾蓋之器見於元史札瑪魯鼎所用儀器疑為周髀

儀術流入西方

微三

聖訓煌煌知所折衷矣

天象蓋笠地法覆槃滂陀四潰而下又北極之下以春分至秋分為晝秋分至春分為夜又日行極北北方日中南方夜半日行極東東方日中西方夜半日行極南南方日中北方夜半日行極西西方日中東方夜半案此地圓之說也

聖祖仁皇帝問陳厚耀地圓出何書以周髀對問何以見其圓以職方

外紀西人言繞地過一周四而皆生齒所居故知其為圓且東西測景有時差南北測星有地差皆與圓形相合陳所對如此麻學疑問補曰惟地體渾圓故近赤道則晝夜之長短漸平近北極則晝夜長短之差漸大推而至北極之下遂能以半年為晝半年為夜矣若地為平面則南北晝夜皆同安得有長短之

差隨北極高下而異乎一也又曰地圓與天相似太陽隨天左旋繞地環行各以其所到之方正照而爲日中正午其對冲之方在地影最深之處卽夜半子時矣使地爲平面東西一望皆平則日一出地而萬國皆曉日一入地而八表同昏安得有時刻先後之差此日中彼夜半乎周髀又言北極之下不生萬物北極左右夏有不釋之水物有朝耕暮穫中衡左右冬有不死之草五穀一歲再熟惟天地同渾圓故易地殊觀而寒暑別北極下地卽以北極爲天頂而太陽周轉近於地平陽光希微不能解凍萬物不生其左右猶能生物而以春分至秋分爲晝故朝耕而暮穫也

微三

三

以象天地之位而七衡圖後又云凡爲此圖以丈爲尺以尺爲寸以寸爲分分一千里凡用繪方八尺一寸案此卽古繪圖法益證地形爲圓也麻學疑問補曰寫天之笠竟展而平而以北極爲心赤道爲邊用割圓切線之法以考其經緯度數則周天之星象可一一寫其形容其赤道南之星亦展而平而以赤道爲邊今西洋所作星圖自赤道南中分爲兩卽此又云笠以寫天似與渾蓋較爲親切耳夫蓋天以平寫渾必將以渾圓之度按而平之渾蓋之器如割渾球而空其中乃仰置几案以通明如玻璃之片平掩其口則圓球內面之經緯度分映浮平面一可數而變動爲平矣然其度必中密而外疎故用切線蓋西法有簡平儀亦以平測渾之器凡測天之器圓者必爲渾平者

卽爲蓋簡平儀以平圓測渾圓是亦蓋天中之一器也由是言之渾蓋與簡平異製而並得爲蓋天遺製一則用切線一則用正弦非是則不能成器矣因知古人本有切弦割線之法而西人製之三角形論謂眾角較心以算弧度必古麻流傳西土此反失傳也顧觀光書後曰經中周徑里數爲繪圖而設非其真西人渾蓋通憲見於外衡大於中衡與周髀合鄒伯奇皇輿全圖自序曰地圖以天度畫方至當不易然地球經緯相交皆成正角而世傳輿圖至邊地竟成斜方形既非數理又失地勢其蔽在以緯度爲直線也昔嘗爲小總圖依渾蓋儀用半度切線以顯迹象然州縣不備且內密外疏容與實數不符故復爲此其格緯度無盈縮而經度漸狹相視皆爲半徑與餘弦之比例

微三

六

橫九幅縱十一幅合之則成地球滂沱四積之形欲使以圖繪圓其圖乃肖也  
圖出於方方出於矩半其一矩智出於句句出於矩案此卽三角說也時人傳一曰句股量天始於周髀歐邏巴測天專恃三角八線所謂三角卽古之句股也凌揚藻蠶勺編曰黃黎洲謂句股術乃周公商高之遺西人竊其傳黎洲有授時麻故測圖要義藻身集曰句股者西法所謂三角也衡之以爲句縱之以爲股表而引之以爲弦正而信之以爲開方是故并之則爲矩環之則爲規圓內容方方內容圓則爲扇積弧矢五寸之矩可以盡天下之方一圓之規可以盡天下之圓以陽之晷景在地樹一表而句股數可得

東方日中西方夜半案此即東西差也歷學疑問曰所言皆相距六時其相去之地皆一百八十度此東西差之極大皆細考之則日在極東而東方為日中午時則其地在極南者必見日初出地而為卯時在極北者必見日初入地而為酉時故又云此四方者晝夜易處加四時相及又細分之則東西相距三十度必早晚差一時相距十五度必相差四刻堯分命羲仲寅賓出日和寅餞內日者測此東西里差也俊案明史天文志曰東西偏度以京師子午線為中而較各地所偏之度凡節氣之早晚日食之先後胥視此蓋人各以見日出入為東西為卯酉以日中為南為午而東方見日早西方見日遲東西相距三十度差一時相距九十度則差三時相距一百八十度則晝夜時刻

微三

先

俱反對矣湯若望曰天啟三年九月十五夜戊初刻望月食京師初虧在酉初一刻十二分而西洋意大里雅諸國望在晝不見推其初虧在巳正三刻四分相差三時二刻八分以里差計之殆距京師之西九十九度半也故欲定東西偏度必須兩地同測一月食較其時刻若早六十分時之二則為偏西一度遲六十分時之二則為偏東一度今各省差數未得測驗據廣輿圖計里之方約略條列或不致甚舛也南京應天府福建福州府並偏東一度山東濟南府偏東一度十五分山西太原府偏西六度湖廣武昌府河南開封府偏西三度四十五分陝西西安府廣西桂林府偏西八度半浙江杭州府偏西三度江西南昌府偏西二度半廣東廣州府偏西五度四川成都府偏西

十三度貴州貴陽府偏西九度半雲南雲南府偏西十七度

北極下半年為晝中衡下五穀一歲再熟案此即南北差也歷學疑問曰其距離皆相去九十度乃南北差之極大者也細攷之北極高一度則地面差數百十里而寒暑密移晝夜之長短各異和叔熹叔分處南北以測此南北里差也俊案明史天文志地居天中其體渾圓與天度相應中國當赤道之北故北極常現南極常隱南行二百五十里則北極低一度北行二百五十里則北極高一度以周天度計之知地之全周為九萬里也以周徑密率求之得地之全徑為二萬八千六百四十七里又九分里之八也凡北極出地之度同則四時寒暑靡不同崇禎初西洋人測得京省北極出地度分北京四十度南京三十二

微三

年

度半山東三十七度山西三十八度陝西三十六度河南三十九度浙江三十度江西二十九度湖廣三十一度四川二十九度廣東二十三度福建二十六度廣西二十五度雲南二十二度貴州二十四度又以十二度度六十分之表測京師各節氣午正日影夏至三度三十三分芒種小暑三度四十二分小滿大暑四度十五分立秋五度六分穀雨處暑六度二十三分清明白露八度六分春秋分十度四分驚蟄寒露十二度二十六分雨水霜降十五度五分立春立冬十七度四十七分大寒小雪二十度四十七分小寒大雪二十三度三十分冬至二十四度四分以三百六十五日謂之經歲餘四分日之一故四年而閏一日

案此西麻言閏所本新法書西法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每四歲之小餘成一日因而置閏百年中爲整年七十五閏年二十五共爲三萬六千五百二十五日觀象授時一曰此西人舊法卽古法三百六十五四分日之一也

春分之日夜分以至秋分之日夜分極下常有日光秋分之日夜分以至春分之日夜分極下常無日光冬至夏至者日道發歛之所生也故曰運行處極北北方日中南方夜半日在極東東方日中西方夜半日在極南南方日中北方夜半日在極西西方日中東方夜半日凡此四方者晝夜易處加四時相及然其陰陽所終冬至所極皆若一也天象蓋笠地法覆槃案此言地圖之理梅文鼎曰周髀算經雖未明言地圖而其理其算已具

微三

至

其中矣試略舉之周髀言北極之下以春分至秋分爲晝秋分至春分爲夜蓋惟地體渾圓故近赤道則晝夜之長短漸平近北極則晝夜長短之差漸大推而至北極之下遂能以半年爲晝半年爲夜矣若地爲平面則南北晝夜皆同安得有長短之差隨北極高下而異乎一也周髀又言日行極北北方日中南方夜半日行極東東方日中西方夜半日行極南南方日中北方夜半日行極西西方日中東方夜半蓋惟地體渾圓與天體相似太陽隨天左旋繞地環行各以其所到之方正照而爲日中正午其對衝之方在地影最深之處而卽爲夜半子時矣假令地爲平面東西一望皆平則日一出地而萬國皆曉日一入地而八表同昏安得有時刻先後之差而且有此方日中彼爲

夜半者乎二也周髀又言北極之下不生萬物北極左右夏有不釋之冰物有朝耕暮穫中衡左右冬有不死之草五穀一歲再熟蓋惟與天同爲渾圓故易地殊觀而寒暑迥別北極下地卽以北極爲天頂而太陽周轉近於地平陽平希微不能解凍萬物不生矣其左右猶能生物而以春分至秋分爲晝故朝耕而暮穫也若中衡左右在赤道下以赤道爲天頂春分以後日軌漸離赤道而北至夏至而極其出入並在正卯酉之北二十度半有奇正午時亦離天頂北二十度半有奇其熱稍減而涼氣以生爲此方之秋冬矣自此以後又漸向赤道行至秋分日復在赤道出入正卯酉而正過天頂一如春分熱之甚亦如之則又爲其方之夏矣秋分後漸離赤道而南直至冬至又離

微三

至

赤道南二十度半有奇而出入在正卯西南正午亦離天頂南重二十三度半有奇氣候復得稍涼又爲秋冬是故冬有不死之草而五穀一歲再熟也又其方日軌每日左旋之圍度並與赤道平行而終歲晝夜皆平上條言地近赤道而晝夜之差漸平以此故也赤道既在天頂則北極南極俱在地平可見然但言北極不言南極者中土九州在赤道北聖人觀象祗據所見之北極出地而精其測算卽南極可以類推然又言北極下地高滂沱四隕而下卽地圓之大致可見非不知地之圓也卽如日月交蝕常在朔望則日食刻日月同度爲月所掩亦易知之事而春秋小雅但云日有食之古聖人祗舉其可見者爲言皆如是也李光地曰蓋以動靜體性言之實則形氣渾淪相周古人

卵中裏黃之喻是已術家又以地平爲說亦即目所察天在地之上下隱顯各半而名之爾夫至順極厚非方非平高下相循渾淪旁薄者地之本體然也其南北兩端以去日遠近爲寒暑之差東西以見日早晚爲晝夜之度東之夜乃西之晝南之暑乃北之寒也如是則東西南北安有一定之中南北或以極爲中或以赤道爲中者亦天之中非地之中也近天文家侈爲獨得痛詆前說惜無以裨蓋之術告之者

七衡冬至日當外衡夏至日當內衡案此寒煖五帶說也厥學疑問補曰西洋麻言寒煖五帶之說與七衡略合且北極之下半年爲晝半年爲夜赤道之下五穀一歲再熟必非虛空歐羅巴實測之算與之相合乃知所述周公受學商高說非無本

微三

蓋天術

隋書天文志引曰日自東至西再旋至北遠卽不見蓋北極天頂去地極遠遠故不見案此言日不入地卽地圓說也如謂日真入地豈地果有竅爲之出納乎

楊雄難蓋天

隋書天文志引其六曰合從高山上以水望日日出水下影上行何也案此卽蒙氣折光之理也葉瀚曰凡日星出地平先二杪時許人在地平上視之已見日星出地非真出地也乃地上蒙氣映其影故如真出地上此譬置一錢於桶中人行遠卽不見若盛以水則常見錢浮水面亦折光然也此卽雄所謂日出水下影上行之故也

其七曰視物近則大遠則小今日與北斗近我而小遠我而大何也案此亦西說所本也葉瀚曰西人言物形愈離吾目愈覺其小卽遠則小義也北斗爲近之恒星非其星小也以遠而見爲小也日本大於地又較最近之恒星爲近故見爲大也雄以恒星遠日近故以之難蓋天

張衡渾天儀注

開元占經一引曰渾天如雞子天體圓如彈丸地如雞子中黃孤居於內天大而地小天表裏有水天之包地猶殼之裏黃天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浮案此卽天地皆圓之說也占經又引三五麻天渾渾如雞子新法算書曰未葉大翔蛋形圖以解天文根本疇人傳曰蛋形古所謂形如鳥卵也後此西人以橢圓面積求太陽太陰加減均數放此

微三

王蕃渾天說

御覽二引曰月行二十七日有奇而周天案此亦西說所本也天文圖說一曰月繞地約二十七日有七時一周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半覆地下半在地上故二十八舍半隱案西人談天一書備言天學之理其術以地球自轉而與諸行星皆繞日而行本此

渾天論答難

占經裏一引曰難者地體大尙不能掩日使不照月月體小於地安能掩日使不照曜也案此卽日大於地地大於月說也大文圖說一曰日體大於地體殊多若以地與月繞地之軌道

置於日體內略佔日直徑一半之地又二日地影大於月故月蝕多於日蝕

劉智正麻

御覽二引曰故月光生於日當日則明光盈近日則明滅棄天文圖說一所謂月本無光不過借日之光以爲光也又二日月體本無光因接日之光而回照於地故有光本此

昕天論

宋書天文志引曰漢書云冬至日在牽牛去極遠夏至日在東井去極近欲以推日之長短信以太極處二十八宿之中央雖有遠近不能相倍今昕天之說以爲冬至極低而天運近南故日去天遠而斗去人近夏至極起而天運近北斗去人遠日去

微三

五

人近極至起時日行地中淺故夜短極之低時日行地中深故夜長案西法有黃極之說觀象授時引李光地曰西法有赤極又有黃極愚嘗妄意不獨黃有極耳白恆星以至月天皆有極也蓋極紐長繫者惟宗動爲然觀極星之離極漸遠則恆星又有極可知矣日月五星則其明著者也又引江永曰七政各行一道即各有所宗之極北極爲心黃極環繞而成一圈月與五星之極皆以黃爲心各環之而成小圈水星圈最大月次之金星之土次之火次之木次之皆載於黃極圈之上各有條理是其證

徐整長麻

御覽七引曰大星經百里中星五十里小星三十里案此西人

六等星差之說見食舊德齋雜著

九章

一曰方田以御田疇畧域二曰粟布以御交易質劑三曰差分以御貴賤廩稅四曰少廣以御方員累積五曰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六曰均輸以御遠近勞費七曰贏不足以御隱雜互見八曰方程以御錯糅正負九曰句股以御高深廣遠案此西算所自出也年希堯度算釋列序曰西學未出古有九章言算數而測量在其中秦火以後不知何時流入西國西人精于測量遂能以量法爲算法如羅雅谷所釋比例規解者尤爲簡妙梅子之言曰西人之術多以象告而翻譯者或未深諳厥故得其形似參之臆解作者之精意遂掩或者不察疑其故爲祕惜亦不

微三

五

然也夫理有當知與天下共明之而已中西何異焉陳杰古算經細草例言曰比例之法放自九章傳由西域在古瀛曰異乘同除在西法曰比例等假如甲有錢四百易米二斗問乙有錢六百易米幾何答曰三斗法以乙錢爲實甲米乘之得數甲錢除之即得錢與米異名相乘錢與錢同名相除故謂之異乘同除此古法也以甲錢比甲米若乙錢與乙米凡言以者一率言比者二率言若者三率言與者四率二三率相乘一率除之即得此西法也古法在元明時已失傳明神宗時西人利瑪竇來中國出其所著之書中土人皆務爲創見其實所用皆古法但易其名色耳茲以西人名色解王氏固取其平近亦以明中國之合轍也又有論曰二十一史律志無不用此例者他如九章



緝古十種算書大半皆用比例無如古人總不言比例如緝古算經第二問求均給積尺欲以本體求又一形之體忽取兩面算之數一用以乘一用以除而得又第九問求圓函第十問求圓窰忽以周徑乘除即如方亭法求之諸數悉得讀者實莫能解走作圖解蓋審諦久之而始知其為比例言乃明言比以揭之嗣是而凡閱古算書罔弗比例矣

秦九韶九章

載立天元一術案即彼借根方也梅穀成供奉

丙廷

聖祖仁皇帝授以西洋借根法始知借根方即立天元術談泰曰西人存心叵測恨不盡滅古籍俾得獨行其教以自術所長吾儒託

微三

毛

生中土不能表章使之淹沒但知西人之借根方不知古法之天元一此豈善尊先民者哉駱騰鳳開方釋例自序曰天元一術見宋秦氏九韶九章大衍數中初不言創於何人元李治測圓海鏡益古演段二亦用此術冷稱其術出於九容今不可詳所自矣是術也自平方立方以至多乘方悉用一術即芻蕘莖除諸形亦無不可握管而得西法借根方實源於此乃以多少代正負欲掩其襲取之迹不知正負以別異同多少以分盈臍毫釐千里必有能辨之者

劉徽九章算術注

序度高者重表測深者累矩低離者三望離而又旁求者四望此即所謂重差也案旁要夕桀蓋皆測望中之一事旁要測方

夕桀測圓旁要為三角法所本孔廣森曰旁要即西人三角法也噶人傳三編曰釋名在邊曰旁史記扁鵲倉公傳案隱云方猶邊也要即古晉字孔說殆近之矣夕桀云者廣雅釋詁云夕表也王氏疏證引呂氏春秋明理論是正坐於夕室也注云言其室邪夕不正桀者揭也文選謝靈運擬劉楨詩注桀與揭音義同又東京賦薛注揭猶表也蓋樹表而邪望之即劉徽所云低離者也疑重差夕桀古人本以旁要該之其實此三者皆不互乘之譌阮元又以今有為即九章算術中今有術案互乘今有皆算家通法不能另列為一章且不得雜出於旁要重差下也

微三

吳

張邱建算經

序凡約法高者下之耦者半之奇者商之副置其子及其母以少減多求等數而用之乃若其通分之法先以其母乘其全然後內子母不同者母互乘子母亦相乘為一母諸子其之約之通分而母入者出之則定案西算亦有雜翁母雜問答法本此噶人傳六曰雜翁母雜一問而有三答惟憑心計於率不通

潛虛

一曰川川又丁丁而案此字馬之見於古者翟灝通俗編三十二曰今市厘計簿有所謂號馬者以一作一二作三作四作五作六作七作八作九作十其一二三與潛虛正同六七八又雖縱橫互易而意亦仍之惟又乃古文開元

文字之省又與十斜正相比今誤以當四別用西洋五字爲  
與溫公法殊左傳襄三十年亥有二首六身杜注云亥字二書  
在上并三人爲身如算之六蓋古人記算字原有別就開易之  
體朱子語類曰潛虛之數用五只似如今算位一般其直一畫  
則五也下橫一畫則爲六橫二畫則爲七

開元占經

一百四回術案此亦西法所本也新法算書曰第谷於神宗  
十六年戊子測春分與白耳那瓦所測相較定歲實爲三百六  
十五日二十三刻三分四十五秒噶人傳曰歲實小餘二十三  
刻三分四十五秒與經緯度一百二十八年閏三十一日之率  
正合戴震曰新法襲回術其云測定乃欺人耳

微三

矣

九執術不推積元案西法亦不推積元放此癸巳存稿六曰西  
伴天地儀書云開闢至洪水一千六百五十餘年洪水至漢元  
壽庚申天主降生二千三百四十餘年自闢天地至崇禎庚辰  
五千六百三十餘年聖經直解云開闢至洪水二千二百四十  
二年洪水至漢元壽庚申天主降生二千九百五十四年自開  
闢至崇禎庚辰六千八百三十六年非由積元亦年數不同蓋  
向壁虛造矣後謂彼以天主紀元妄稱聖經尤謬

黃帝書

困學紀聞天道引天在水外水在天外案天文圖說一曰地球  
之面有水其水之深較地體之厚如一膜者然本此

黃帝占

占經七十七引曰周伯老子王蓬萊國皇溫星凡五星皆客星  
也案彼亦有客星之名麻法西傳載地谷書第五解其時新見  
大客星計十二章

京氏占

禮月令疏引月與星辰陰者也有形無光日照之乃有光案即  
月無光借日爲光說也見天文圖說一

墨子

經說化徵易也說云化若禮爲鵝經說下五合水土火火離然  
火燦金火多也金靡炭金多也合之府水木離木案此化學也  
濼海論已言之食舊德齋禱著曰即原質要互變易之理俊案  
經下五行毋常勝說在宜物盡亦是化學西法剖別物質殊其

微三

矣

劑以成材者曰化學實即治人卅人之掌彼以爲能升鍊金石  
艸木顛倒其偽而成藥最精微者本此

經說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不均也均其絕也又一少於二而  
多於五說在重非半弗新經上倍爲二也說云倍二尺與尺但  
去一又云同重體合類異二體不合不類說云合同也有以同  
類同也異二必異二也不連屬不體也不同所不合也不有同  
不類也案此重學也濼海論曰即西人金錢雞毛之喻四國日  
記曰經說下篇重學所出俊謂重學中以千絲作繩繫船被風  
所斷多一絲則不斷有問風力幾何之題與此相合二說猶未  
盡魯問曰翟之爲車轄須與刻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此  
亦重學也若分別言之則經說上同二名一質重同也此靜重

法又力重之謂下與重奮也經說下學有力也引無力也此動重法東塾讀書記言之招負衝木加重焉而不撓極勝重也古校交繩無加焉而撓極不勝重也衝加重於其一旁必捶權重相若相衝則本短標長兩加焉重相若則標必下此升重法兩輪高兩輪為輪車梯也重其前弦其前懸重於其前繩引輪則行此轉重法均髮均懸輕重而髮絕不均也均其絕也莫絕此吸重法經下一與一廣與循無欲惡之為益損也一少於二而多於五說在重此定重法說木董瑞椿今西法齊動力輕重疾徐而制器又能致小力使大重引動如三十五噸之大礮進重退高下以及裝藥盛子皆以汽機運之而僅用勛許力者即有力擊無力之說也西人起重於高處借斜木以為梯減力五倍

微三

至一

即懸重於其前是梯之說本此

經下景之大小說在地經說臨鑑立景二光夾一光足被下光故成景於上首被上光故成景於下鑒者近中則所鑒大景亦大遠中則所鑒小景亦小案瀛海論曰此光學之祖也四國日記曰經說下篇光學所出此統言之耳若析言之則學計一得下曰日中立句即表度說測景之理臨鑑而立景倒即窪鏡也東塾讀書記十二曰足做四句指窪鏡照人景倒也鑿者四句即突鏡也四國日記曰今千里顯微鏡不出此食舊德齋稜著格術解鄒伯奇格術補殷家備格術箋尤詳文煩不錄此外尙有遺者經說下智以目見而目以火見智久不當以目見操身集曰此光學之理西人謂古未知光理皆言所見之光而以目

力辨之此智以目見之說也又謂今格致之士放求光理知所見之光自目外而至目內即不當以目見之說也經說下景木施景短大木正景長小大小於木則景大於木非獨小也即今立表之法經說下一方貌盡俱有法而異或木或石不害其方之相合也近刻蓋誤類為貌一方盡類者一同也同具方形則其方盡相類今照相攝景之法與此相出入魯問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是似鏡也亦其法西法令凹凸晶鏡使光點遷就而利視之曰光學即此

經說擊有力引無力也案此力學也東塾讀書記曰疑即起重之法俊謂西法有重力結力愛力其大指從動重學分出而論各體之動理各力之根源曰力學本此

微三

至一

經說下以火見火謂火熱也非以火之熱者即煮水滾沸化去其汽之法又備水視水可決以臨贖輻決外隄城上為射機疾佐經下往者之相與也盡若方之相召也說在方經說下一方貌盡俱有法而異或木或石不害其方之相台也盡貌猶方也案此汽學也操身集曰汽機之法各家不同而其用以生力則合也召台二字並合之譌貌謂汽機之形也木石其質也形質不一變通其法不妨其為相合也盡悉其形猶是代力之方也俊謂西法以火化水氣使積力而生動者曰汽學故火車用火蒸運即名汽車此則用汽機攻城之法耳

經上言出舉也問傳親久彌異時也守彌異所也聞耳之聰也又備城門以薄路置井中使聰耳者伏器而聽之審知穴之所

在鑿而迎之案此聲學也溲身集曰言之出也有輕氣以舉之則為聞為其傳聲最速故雖異所而如親聞也傳聲之速輕氣與養氣各有速率若有炭養氣阻之則動數少而聲之聞於人也守而久矣然則傳聲之法墨子言之矣後案魯問虛則靜呼則應是以響也西書稱有人試於長三千一百一十尺之通木錄管此口低語彼耳亦能聞之故藉此理因造德律風收聲筒本此

耕柱夏后折金於山川而陶鑄於昆吾經下取下以求上也說在澤是又經說下取高下以善不善為度不若山澤案此礦也折金猶言鎚金管子地數上有丹沙下有黃金上有慈石下有銅金上有陵石下有鉛錫銅上有積者下有鐵此可見古人

微三

三五

有視地之法溲身集曰地不愛寶山之內寶藏真焉貴乎善取善取者但測其上以求之竭其水以取之雖至下可也

經說下火鏢金火多也金靡炭金多也合之腐水木離水經上同異交得故有無案廉當讀為廉此電學也溲身集曰西法以同類金與不同類金均可以化電氣故曰同異交得而其中電氣多少濃淡之殊各有比例故曰放有無放即仿字俊案辭過高足以解潤溼邊足以圍風寒西法辨五金乾溼之感觸謂之琥珀氣者用以化質生動曰電學西人又有以電融金以電包金溼電化水溼電然火諸法

經上讀此書旁行正無非案此字學也瀛海論言之泰西文字若俄法英德奧意波蘭賴丁哀斯脫希白來文字不同而皆旁

行學記一得曰西書旁行亦祖其遺法法苑珠林以為造書凡有三人長曰梵其書右行次曰法盧其書左行少曰倉頡其書下行欲以西書駕義黃上謬矣

經上圖一中同長也方柱隅四謹也案謹疑作維此畫圖學也吳壽登曰西法畫圖用兩尖銅箭絲尖取在圖心一周尖向外旋繞一周而成圖界如繪方先取上下左右平行線而四角各分九十度即方柱隅取四維之意

備城門救車火為烟射火城門上鑿扇上為棧塗之備穴善攻者鹿火以振吾城又備城傅薄門而置搗縣火又車火燒門縣火攻之出又鼓音而燃即俱發之敵人辟火而復攻縣火案此火攻法也備城門以下所謂墨守東塾讀書記言之矣西法善

微三

三五

用火器亦本此

備木船為輓輶二十船為一隊又曰視水可決以臨輓輶決外隄城上各射檣案此水戰法也西人以輪舟為水戰竊取此義文選馬汧督諫序李注引曰若城外穿地來攻者宜於城內掘井以薄城幕製內井使聽耳者伏襲而聽審知穴處鑿內迎之案此防地雷法也文與御覽引略同而與備城門異顧廣圻校曰此備穴篇脫文葉廷瑄吹網錄五曰即後世防禦地雷之法特古時未有火藥故掘地者但縛柱施火環城又或潛通地道入城故禦之者亦祇備大麥柴稗納所穿處焚而薰之而潛伏地道之敵兵皆不得出而斃若今之地雷則掘不須穿使敵不覺但實火藥其中而外懸藥線則藥發地裂城垣倒塌兵即乘

倒口衝入防禦者如聽知地道在何處須預儲水土二物或迎而擊通於納藥塞隙處亟灌以渠水使藥不能熱或未及擊通於地裂城塌時擊壘以土糞使兵不得進蓋攻者禦者之為用因時制宜視古皆稍異而其初掘井壘聽之法則與墨子所言無殊也聞近時江忠愍公助守南昌時亦常用此法屢敗賊兵故城得以保後廬州之陷則下層地雷從壞處再發公雖善堵此夫實出意外然則守城者亦豈可知其一不知其二乎又乾隆時李心衡金川瑣記南匯吳氏叢書藝海珠塵內曾刻之內有瓊聽一條謂掘地置甕深夜伏聽可得數里內軍馬行動之聲蓋當日軍中亦有知此法者特未知其出於墨子耳

旗幟非有信符勿行不從令者斬又號令門者及有守禁者皆

微三

墨

無令尊者得稽稽留心其勿不從令者戮案此軍令也留心者謀也稽稽即遲遲西人用兵善用間謀而防之嚴又如此

魯問始為舟載之器作為鉤強之備案此器學也韓非呂覽屢云墨翟之技削誰能飛巧視枉蒿泰西智士推行焉瀛海論言之矣西人於器用之末窮工極巧凡技成則人民世其業獨專其利其亦墨守此乎

兼愛醫之攻人者必知疾之所自起能攻之不能知疾之所自起則勿能攻案此醫學也西人治疾不得其癥結之所在往往割有罪死者及自死者藏府以視其受病所在所謂必知疾之所自起也

經上圖一中同長也同重體合類異二體不合不類同異而俱

之於一也同異交得放有無平同高也直參也縷間虛也說云縷虛也者兩木之間謂其無木也者又端體之無序而最前者

也說云端是無同也又有間中也間不及旁也說云有間舊作問是謂夾之者也問謂夾者也又中同長也說云心中自是往

相若也又圓一中同長也案此算學也學計一得下曰圓一中同長也即幾何圓而惟一心圓界距心皆等意同重體云云即

比例規更體更面意東塾讀書記曰平同高也即海島算經兩表齊高也直參也即海島算經後表與前表參相直也九章算

術劉徽注凡廣從相乘謂之鞬即縷也海島算經云以表高乘表間李淳風注前後表相去為表間即所謂兩木之間無木者

微三

墨

也又端體之無序而最前者也所謂端即西算所謂點也體之無序即所謂線也序如東序西序之序猶言兩旁也幾何原本

線有長無廣即所謂無序謂無兩旁也幾何原本線之界是點即所謂最前也幾何原本又云直線止有兩端兩端上下更無

一點即所謂無同也又有間中也云云幾何原本云直線相遇作角為直線角作直線界中之形為直線形皆此所謂有間也

線與界夾之也又中同長也云云幾何原本云圓之中處為圓心一圓惟一心無二心圓界至至中心作直線俱等即所謂一

中同長也此文義易明者俊謂二說有未盡者如經上故所得而後成故即苟求其故之故經說上圖規寫支者支體觚即割

圖也又方矩見支若支通句股之股即三角也  
天志中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有矣曰磨為日月星辰

以昭道之制爲四時春秋冬夏以紀綱之雷降雪霜雨露以長遂五穀麻絲使民得而財利之列爲山川谿谷播賦百事以臨司民之善否爲王公諸伯使之賞賢而罰暴賦金木鳥獸從事乎五穀麻絲以爲民衣食之財今有人於此驩若愛其子竭力單務以利之其子長而無報子求父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仁不祥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撒遂萬物以利之然獨無報夫天而不知其爲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謂君子明細而不明大也案學計一得曰此西人天主之說東塾讀書記曰西人事事似墨學四國日記曰耶穌教出于墨子胡玉縉鄒魯四部彙曰鄒說非也据曆爲日月星辰以昭道諸說亦謂天自有主宰此乃人所共戴之天與天主教之天主迥不相涉觀類聚引禽子問

微三

三

天與地孰仁墨曰翟以地爲仁可見與天主教各別特其言稍有近似處實爲彼之牽合倘誤以此篇爲卽天主教將西法之原於墨子者既若是其有據則天主之出於墨子者亦必可信而其禍遂不忍言胡說洵有功於名教薛說則非

貴義墨子北之齊過日者日者云云墨子曰用子言是禁天下之行者也案鄒魯四部彙曰西人無禁忌似之

節用聖人爲政一國可信也大之爲政天下天下可信也是故用財不費案此商學也西人恃信以通商善居奇故富甲於地球蓋取諸此

魯問子之爲誰也不如翟之爲車轄須臾劉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又公輸曰墨子解帶爲城以襟爲械公輸盤九設攻

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盤之攻械盡墨子之守圉有餘節用凡天下羣百工輪車轍陶冶梓匠使各從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結民用者則上者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人非爲案此工學也泰西工藝人謂高於中土而不知出於墨子也

旗幟凡所求索皆以其形名爲旗城上舉旗備具之官致財物之足而下旗案此船政也四國日記曰魯問以下卽船械之學旗幟一篇卽西人舉旗燈以達言語之法

尙同是故遷天下之賢者立以爲天子又欲使萬國之君從事乎一同非攻以天下之君繇爲攻伐謂爲天下巨蠹案泰西有合眾國舉民主有萬國公法皆取諸此

微三

吳

兼愛一篇案四國日記曰西法子女二十一歲卽有自主之權婚嫁不請命於父母別居遠若涂人定律子毆父坐獄三月與父毆子同何况尊卑耶墨氏愛無等差故并盤若此俊謂此卽孟氏所謂無父者西人效之可謂無識

節葬制爲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無道漏氣無發洩於上壘足以期其所則止矣案西人薄葬其父亦無父之一端博物志異人楚之南有交人國其親戚死朽之內而棄之然後埋其骨乃爲孝也秦之西有義渠國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熏之卽煙上謂之登遐然後爲孝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中國未足爲非事見墨子張華之言如此四國日記曰墨子知養生而不知送死論喪葬以薄爲道耶蘇教尤甚焉薛福辰之言如此此真夷俗不可爲訓安得以聖

人之教潛移默化挽其澆風哉

微三

格致古微卷三終

格致古微卷四

子華子

大道火氣之喜明也案此即火際之說也春秋求故二曰西人言天有三際近地一層為溫際溫際之上為冷際冷際之上為火際火氣喜明見子華子

慎子

意林載措鈞石使禹察之不能識也懸於權衡則釐髮識矣案此重學也重學須知日尋常權物不必用天平者則用秤月為陰精潮之所附朔望之際月近於日故月行疾而潮應大朔望之後月遠於日故月行遲而潮應小案此即潮汐應月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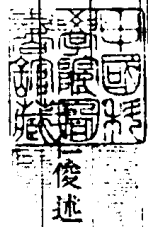
微四

也蓋潮之大以月近於日日之吸力有以助月之吸力故潮之小以月遠於日日之吸力不足助月之吸力故而潮汐之大小又以月行之遠近為準宣昭潮候說曰卯酉之月陰陽之交故潮大於餘月朔望之後天地之變故潮大於餘日西人謂海之潮汐係平月之吸引本此見天文圖說一

鸚冠子

天則蓋毋錦杠悉動者其要在一也案此動學之用也西人於機器諸用必有居中以運之義本此俞先生樾讀鸚冠子曰毋乃毋講說文毋穿物持之也毋錦杠悉動言有錦杠以貫之而撩幅俱動也

環流積毒成藥工以為醫案即西醫以有五毒藥療疾說也西



醫略論諸書言之詳上

尸子

御覽三十七引曰天左舒而起牽牛地石闕而起舉扇案此即天地皆動說也詳前

鬼谷子

反應若磁石之取鍼案化學中有鐵養為吸鐵石即中國磁石又以電造磁鐵能吸放為電報用海島逸誌摘略曰磁石洋在南旺之東山谷開及崖岸皆有磁石磁石性能引鐵故其處之船皆用竹釘為之不敢用鐵釘也來往船楫悉當颺開不得相近或有被狂風驅逐而悞近者則被其牽引不能解脫矣計然子

微四

知關修備時用知物案此古駁遠之法也錢學嘉頌要表綜敷表自跋曰計然為治生言也理天下亦然自海邦來庭使臣互駐商船紛馳謀國者安不忘危一切飛輹橫海巨震逾雷墨守輪攻之技靡不采擇蓋不必鬪而備固修矣猶是官禮凌亡市塵失政輪轉居積駟僧主之環而伺者夥頤本有以應曷補於匱不善其術又曷以應所謂時用知物者尙矣

呂氏春秋

似順漆淖水淖合兩淖則為蹇濕之則為乾金柔錫柔合兩柔則為剛燔之則勿淖也案此化學說也見四國日記五

淮南子

原道女媧氏煉五色石以補之案此後世燒煤之始見稗史類

編

天文欲知天之高樹表高一丈正南北相去千里同日度其陰北表二尺南表尺九寸是南千里陰短寸南二萬則無景則直日下也陰二尺而得高一丈者南一而高五也則置從此南至日下里數因而五之為十萬里則天高也若景與表等則高與遠等也案此西人測高遠者所本亦即周髀以髀為股以景為句度高遠之法特沿千里差一寸之說而御以重表測海島之術學計一得上曰其實得二尺與尺九寸影之地緯度差三十分在地祇百里餘耳

以燧取火又從朝視夕者移從在準直者術案此即光學中影鏡中樞之理

微四

水勝故夏至濕火勝故冬至燥燥故炭輕濕故炭重案此即燥濕表之理

地形黃水宜金案西人鑄金入水以飾物殆變通其法歟北方有不釋之冰案四國日記五曰今之北冰海云

以水和土以土和火以火化金以金治木木復反土五行相治所以成器用案此言化學之理

黃埃青會赤丹白碧玄砥麻象生湧激揚為電案即西人電學之所出

精神日中有踰鳥案即彼體黑點非遠鏡莫能見說也學計一得下曰淮南諸書日中有鳥說即謂此是古人已於遠鏡窺得之傳聞失實乃謂鳥為鳥名蔽於所見也



主術眾智所爲則無不成也千人之羣無絕梁萬人之聚無廢  
功案此西人行政所本四國日記五曰西學各事之所以能勝  
人者率用此術即其用行政之有議院工商諸務之有公司  
亦合眾智以爲智眾能以爲能所以鮮有敗事也使俄草五謂  
其深得此道

夫據餘而窺井底雖達視猶不能見其精借明於鑑以照之則  
寸分可得而察也案西人顯微鏡有窺深之用即其意

齊俗譬若統之見風許注統候風之羽也楚人謂之五兩見書  
鈔舟部類聚儀飾部文選江賦注御覽七百七十一唐玉篇絲  
部案行船繫雞羽或鵝毛於檣尾以驗風即五兩也西人用風  
性表以測風即其遺義

微四

四

汎論老槐生人久血爲燐案即彼言鬼火爲骨角所舍之氣散  
出者四國日記五曰此西人原質化合之理

說林蔭不祥之木爲雷電所撲案即避雷氣之理四國日記五  
曰此即西人避雷氣之說也

淮南萬畢術

宋刻意林六載取沸湯置瓮中密以新縑沈中三日成冰案此  
造冰之法也西人有造冰法而不知漢已有之

意林六載取鴻毛縑囊貯之可以渡江不溺案此救溺之器也  
西人行拯溺帶臨危繫於身可不溺放此

御覽五十八引方諸取水注方諸形若杯无耳以五石合治以  
十二月壬子夜半作之以承水即來案此取水之法也

御覽七百三十六引銅鑿雷鳴注取沸湯置甕中沈之并裂則  
鳴數十里七百五十七引牛膽塗熱釜即鳴案此致聲之法也  
又引削冰令圓舉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則火生案博物志戲術  
亦言之此致火之法也

御覽九百八十八引白青得鐵即化爲銅朱沙爲瀆案此化學  
也

困學紀聞

天道司馬公日景圖曰日行黃道每歲有差地當中隨而轉移  
案此地圖說所本學計一得上曰以漏刻揆日不論何地自日  
出至日中自日中入漏刻必等此地圖之理也

論衡

微四

五

雷虛雷電迅疾時犯殺人世俗謂之陰過飲食人以不潔淨天  
怒擊而殺之虛妄之言也案西人不信人陰過之說瑪吉士地  
里備考雷電論曰雷鳴時火藥易然之物恐被雷火引著而擊  
也放此

道虛致生息之物密器之中覆蓋其口漆塗其隙中外氣隔息  
不得洩有頃死也案西說人無養氣則死本此

談天日西行云云案此說西人竊之渾天家言天西旋日東行  
每日周天一度故楊雄據渾難蓋謂日東行王充據蓋難渾謂  
日西行彼天文家謂地球東轉日西行即充義也  
說日中光明故小其出入時光暗故大案西說明暗由於游  
氣多其即映小爲大本此

大山之高參天入雲去之百里不見墀堦又曰試使一人把火炬火夜行於道平易無險去人不一里火光滅矣非滅也遠也今日西轉不復見者非入也案西人言物形愈離吾目愈覺其小即此意

儒者曰日中有三足烏月中有兔蟾蜍夫日者天之火也與地之火無以異也地火之中無生物天火之中何故有烏火中無生物生物入火中焦爛而死焉烏安得立夫月者水也水中有螺蚌汨於淵同氣審矣所謂兔蟾蜍者豈反螺蚌且問儒者烏兔蟾蜍死乎生也如死久在日月焦枯腐朽如生日蝕時既月晦常盡烏兔蟾蜍皆何在夫烏兔蟾蜍日月氣也若人之

微四

六

腹贖萬物之心腎也月尚可察也人之察日無不眩不能知日審何氣通而見其中有物名曰烏乎審日不能見烏之形通而能見其足有三乎此已非實且聽儒者之言蟲物非一日中何為有烏月中何為有兔蟾蜍案西人亦不信烏兔蟾蜍之說以為日有黑斑月含地影耳詳天文圖說一又三

天行已疾去人高遠視之若遲蓋望遠物者動若不動行若不行何以驗之乘船江海之中順風而驅近岸則行疾遠岸則行遲船行一實也或疾或遲遠近之視使然也案此亦光學也明雩孔子出使子路齋雨具有傾天果大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昨暮月離於畢後日月復離畢孔子出子路請齋雨具孔子不聽出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昨日月離其陰故雨昨暮

月離其陽故不雨案此知以月離測經度古有此法詳前

論死天地開闢人皇以來隨壽而死若中年夭亡以億萬計今人之數不若死者多如人死輒為鬼則道路之上一步一鬼也案此王充荒誕之論西人信鬼神因而不祀其先人論於不孝江浙新政有因立商埠而發人墓者雖將擇地遷葬然而暴骨郊原目不忍視利未得而害已見毋亦信非鬼之論歟

夫水也者地之脈脈隨氣進退而為潮案海潮論曰地浮與大海隨氣出入上下地下則滄海之水入於江謂之潮地上則江湖之水歸之滄海謂之汐與王充合西人論潮汐為吸力與隨氣之說略同見天文圖說二詳前

金樓子

微四

七

箴戒紂剖比干心十二穴案三當作一此亦西醫說所本也梁范縝以為七竅癸已存稿七曰人身圖說心竅左右各二有二一小耳則小穴十一其言與金樓子范縝合蓋本之佛書金樓子取其十一穴今本謬為十二范縝取其小耳

志怪奇駭國民能為飛車從風遠行至於賈州傷破其車不以示民十年西風至復使給車遺歸案互見括地圖玉海七十八引曰湯時奇肱民能為車從風遠行湯時西風久奇肱車至於豫州西人所製氣船疑卽此類四國日記三曰聞英美人擬合製氣船可從空中來往茲閱新報稱該公司會議須集英金二萬磅興工製造該船但用兩人駕駛其底與洋船一式船身用礬石之類質雖輕而堅韌價又便宜者船旁張兩翼如氣球傘

以防不測翼角有葉如火船上之車葉可升可降船頭有撥以  
主進退船尾有舵以主前後另有小舵一具可左可右坐人房  
艙前有空地為引路人坐處有軌置彈弓打電氣船上舵及撥  
俱用電氣行使脫有不測立即折散航還船撥還撥斂翼如氣  
球傘下墜並無窒碍即使墮落洋海亦可飄浮水面如在陸地  
更為平穩該船攷究多年因欲覓得礮石之類製練始能成功  
其第一訣竅在此此外新式俱屬輕巧加以電氣之力控御由  
人第一號竣工之日先須邀同友人試遊然後由太平洋面行  
五日可以周行天下以後陸續製造每六十日可成一號新報  
之言如此余謂此次公司或議而未成要之就此法而精思之  
則奇肱之飛車必有乘雲御風之一日乎俊案如金樓子說則

微四

湯且傷破其車以戒奇巧豈果智出西人下哉

夢溪筆談

象數西天法羅喉計都皆逆步之乃今之交道也交初謂之羅  
喉交中謂之計都案此亦西說所本彼所謂新測得天王星也  
凌廷堪校禮堂文集曰羅喉計都即月道之中交正交也其名  
始見於筆談謂之西天法俊案羅喉即西名之天王星詳天文  
圖說一唐書藝文志都律列斯經二卷法云貞元中都利術士  
李彌乾傳自西天竺有璩公者譯其文竊謂此必中法流傳西  
士已久李乃轉由天竺傳入中土光聰諧有不為隨筆一謂未  
時已有西法非也隨筆又曰山谷蟹云已標天上三辰次未免  
長亦是西法即中國之鶉首也明周恭肅十二辰中有巨蟹也  
稱物鈞銘德球磨力見玉石有觀古人馬蹄篇或欲勝天竭

自整江泉雙女久寂莫何處從師子多術金牛十角力士若  
羊萬頭丞相食秋風網巨蟹整肥素書遺我雙魚白吁嗟龜寶  
餅水樓陰陽理妙期元默作  
歌在嘉靖時西士亦未來  
天有黃赤二道月有九道此皆強名非實有也如算法用赤籌  
黑籌以別正負之數麻家不知以為有九道案此又宋算用籌  
之證

雜誌磁鍼微偏東不全南案此即南北極不正之說也癸巳存  
稿六論羅盤曰徐岳術數記遺云其一八卦鍼刺八方位闕從  
天即此盤是漢已有之後不傳耳若以偏東偏西為南蓋西洋  
謂中國南北極不正其說已見沈括筆談謂磁石磨鍼微偏東  
不全南其說非也請以西說證之晉法顯佛國記云拘薩羅國  
佛論議處起精舍道東有外道天寺日在西時精舍影射天寺

微四

九

日在東時天寺影北映終不得映精舍此事不足道而旁證最  
可為據日月隨星躔出入戌則中在末天寺蓋在精舍東僧  
徒夸言亦以中在偏西未竹若中國日中時正在午豈得謂中  
國北極不正磁石乃指大郎山如西洋人之論耶以佛國記推  
之中國正南在午佛國及西洋正南反在未此又言羅盤指南  
鍼者所當知也

技藝用泥刻字每字為一印火燒令堅欲印則以鐵範置板上  
而密布字印于其中頃刻印千百木案此活字板之權輿但宋  
時止用泥刻陸深金臺紀聞毘陵用銅鉛為活字視版印尤巧  
高宗純皇帝御題聚珍版詩序曰康熙開編圖書集成刻銅字為活版  
此武英殿然則活字印書中法有之西人以鉛錫撰字地球說

略明言如中國聚珍板然矣

辨證隙隙樓塔影中門爲板所束則皆倒垂案此亦西人照相景皆倒立之理客座贅語亦云塔影無不倒者塔本正也而影倒卽如飛鳥之影鳥東飛則就中之影必西逝與塔影同天香樓偶得曰嘗遊真如寺大殿後西次開北向一小室深僅六七尺其南卽大殿之牆北首臨簷際上截用木板蔽風雨下截用牆板之近牆處有一小隙僅四五寸濶半之余同數人從旁一門入室卽開門視之天光映於壁上塔影宛然倒焉時方仲夏日行北陸又值舖時塔在日南日自北照之影落塔南地上室中壁上之天光乃卽塔南地上之日光倒照室中者也地上塔影尖在南尾在北故壁上塔影尖在下尾在上然非有簷際木

一微四

十

板束之則光散而不聚壁上必無塔影故板上留隙必須極小旁入之門亦須盡闔則光始自隙中吸入壁上耳又思冬月日行南陸日在塔南壁上必無塔影春秋之際必從早晚日出入時伺之蓋日出入時多在北方總須口在塔北而後壁上乃有塔影詢之寺僧答云果然自見塔影後思有以肖之夜取燈火置長桌上燈南二三尺許桌上值一小兒所弄小木塔長可六七寸塔南二尺許桌上樹一小板屏屏北不及尺許桌上橫一大木板盡障南首燈光板中微開一竇長二三寸正與塔影相射然後從旁視之則燈南桌上燈光已從竇中吸入照於板屏上而塔影亦倒於屏上矣食舊德齋禱著解墨子格術曰東省之燈景戲西人之鏡景燈宵本此理格術之學相傳已久西洋

人得其理而變通之見筆談

陽燧照物皆倒中間有礙故也算家謂之格術如人搖螭鼻爲之礙故也若高飛空中其景隨高而移或中間爲隙隙所束則影與焉遂相適焉東則影西焉西則影東陽燧面窪以一指迫而照之則正漸遠則無所見過此遂倒其無所見處正如隙隙鱗泉腰鼓礙之案此亦光學所自出天香樓偶得曰余家蓄一陽燧以之照物迫近則正稍遠則閃爍無定再遠之則皆倒矣但所照甚爲模糊不若近照之明顯細思其故非中間有礙也蓋陽燧面窪凡遇諸物悉從四邊先照入內故中間所照之影非照外物而得乃轉照四邊所照之物影也上邊所照則中間轉在下下邊所照則中間轉在上左右轉照亦然唯不竟照外

一微四

十一

物止照四邊所照物影故光甚模糊亦猶室中壁上塔影不竟照塔止照地上之塔影耳若以物迫近視之則四邊光散而中間自能照物故影仍正且顯也其稍遠而閃爍無定者乃當中邊兩影相射之際故也推之隙隙寫影以及客座贅語所言走馬燈角上之影莫不各有一轉照機括在內理極平常又有圓鏡照物亦倒理與陽燧一致但圓鏡照物則中間先已照訖復自中間轉照四邊故倒影不在中間而在四邊耳器用錢塘有聞人紹者常寶一劍以十大釘陷柱中揮劍一削十釘皆截隱如秤衡劍鋒無纖跡用力屈之如鉤縱之鏗然有聲復直如絃關中神謬亦畜一劍可以屈置盒中又辨證篇子使至磁州鍛坊觀煉鐵凡鐵有鋼者如麪中筋灌盡柔麪筋乃

見煉鋼亦然但取精鐵燬之百餘火每鍛秤之一鍛一輕至累  
鍛而斤兩不減則純鋼也案此知煉鐵之法宋已有之西人礦  
學所述大指相符

伏侯古今注

白孔六帖九十四引曰日中無光者日中烏也案此即日面黑  
斑說也見天文圖說一

古今註

一天體正圓如彈丸地體未必正方今地正方則天之四遊之  
處定相室礙竊謂地體大率難方而其實周匝亦當渾圓如天  
但差小耳案此元人爲地圓說者

志雅堂雜鈔

微四

士

上有王尹生者善一技每設一大輪盤徑五六尺盤中盡小器  
具花鳥人物凡千餘事每以楮爲小羽箭或三或五皆如人意  
既而運轉大輪如飛使客隨意施箭皆能預定初箭中某物無  
毫釐差忒或俾其自射且預命之曰以初箭中某物以次箭中  
某物如花鬚旗腳燕翅魚鱗之類雖極微渺無不中其精妙若  
此案此知技巧之至精者宋固有之非西人獨擅也

回回國西數千里地產一物極毒全似人形如人參之狀名押  
不虛生於地中深數丈或從傷其皮則曠毒之氣著人即死取  
之別埋土中經歲後取出暴乾別用藥以製治其性以少許磨  
酒飲之即通身麻痺而死雖刀斧加之不知然三日別以少藥  
投之即活蓋古者華佗能解腸瀉瀉治疾者或用此藥聞今御

藥院中有二枚此神藥也案今西醫於割症所用麻藥或此類

藥

震澤紀聞

上文皇北征時初得安南神槍虜一人直前二人繼之皆中槍  
而斃又明制凡火器係內府兵仗局掌管在外不許成造案據  
先文恪公所記可見明文皇時已用火槍該餘叢攷三十日明  
征交趾後已有烏槍但明制禁外閱習用故承平日不知用至  
嘉靖中倭入中國得其傳耳

震澤長語

上日體本黑積天之至陽而生光明月體本黑借日之至陽而  
生光明案先文恪公此說亦西人所本天文圖說一曰日面黑

微四

士

斑初見時不甚大有時變爲大即日體本黑說也又曰太陽之  
光極大逾吾人盡力所爲之光萬萬即積天之至陽而生光明  
說也又曰月形有山甚異山下更有平地色如墨水即月體本  
黑說也又曰月本無光不過借日之光以爲光而倒映於地即  
借日之至陽而生光明說也安得一一發其覆乎

草木子

北極瓜之蒂也南極瓜之攢花處也赤道瓜之腰圍也案即彼  
天體橢圓說也徐景福丹泉海島錄一曰言者謂天體橢圓頗  
近理夫瓜橢圓者浸假而渾圓焉安必其不右旋且安必其  
不南旋北旋邪

孔六帖

三十二西域拂菻有善醫者能開腦出蟲以愈目膏案此正西醫治疾之法其源蓋出於佛菻此外國所長若中土則以爲殘忍而此法失傳矣詳制症新書

事始

黃帝使隸首作算數得下籌之法周公作九章詳明算法而始制算盤案錢大昕養新錄曰古人布算以籌今用算盤以木爲珠不知何人所造亦未審起於何代惟陶南村輟耕錄有走盤珠之喻則始於元代據錢說可證珠算之法古亦有之

世說

高僧王衍持牙籌會計案籌算之見於古者梅文鼎古算行略一曰此用籌之證

微四

鄒中記

石虎有指南車及司里車又有春車木人及作行確於車上車動則木人踏確春行十里成米一斛又有磨車置石磨於車上行十里輒磨麥一斛中御史解飛尙方人魏猛獍所造也又嘗作禮車作金佛像坐於車上九龍吐水灌之又作木道人恆以手摩佛心腹之閒又十餘木道人長二尺餘皆披袈裟繞佛行當佛前輒揖禮佛又以手撮香投爐中與人無異車行則木人行龍吐水車止則亦解飛所造也案此古奇巧器也俞先生懋茶香室叢鈔二十一曰解魏之巧雖古偃師無以過可見中國古來自有此巧人矣

朝野僉載

太平廣記伎巧二引曰則天如意中海州進一匠造十二辰車迴轆正南則午門開馬頭人出四方迴轉不爽毫釐又作大火通鐵蓋盛火輾轉不翻案此知中匠所成超乎彼國然而盛時且弗尙焉

廣五行記

太平廣記醫三引曰永徽中有僧病噎不食數年臨終告其弟子云吾氣絕後便可開吾胸喉視有何物弟子依然開視得一物形似魚而有兩頭遍體悉是肉鱗致鉢中跳躍不止以諸味致鉢中雖不見食須臾悉化成水以諸毒藥內之皆隨銷化時夏中藍熱寺眾於水次作說有一僧往因以少說致鉢中此蟲恒懼鉢馳走須臾化水世傳以說水療噎疾案西人於疾之

微四

不可療者死輒割視殆其遺法乎然而恐矣

聞奇錄

太平廣記醫三引曰崔堯封有甥李言吉者目生小瘡漸長大如鴨卵其根如弦恒壓其目不能開堯封患之飲之酒令醉剖去之言吉不覺案此西人割瘤所本

寶退錄

廣西錄歐希範黨割五十六腹宜州推官詳視之爲圖傳世崇甯開泗州刑賊郡守遣醫并畫工往圖之案此西醫割症之法又彼有全體骨象亦其遺也

輟耕錄

二十二任子昭云都下兒患頭疼不可忍有回回醫官用刀割

開額上取一小蟹堅硬如石尙能活動頃焉方死疼亦止蟹至今藏之夏雪錢云嘗於平江見馬腹膨脹倒地店中有老回回見之於左腿內割取小塊出不知何物馬隨即騎去案此西醫所長詳前

野獲編

嘉靖十年量授楊成章一官給郭琨賞以前此成章母嫡庶二人於海甯長亭巡檢署剖一銀錢至是成章珉各領其半於江西逆旅合之也案此中國用洋錢之始癸巳存稿十曰據此知嘉靖前杭州已行洋錢矣

夢梁錄

賈秋壑所造車船但用車船脚踏而行其速如飛案西人用銅

微四

去

製獨輪車卽此

七修類稿

一天氣也地質也地之上陽也故氣焉地之下陰也故水焉此陽無形而陰有跡也然氣復爲水此陰陽原始反終之義也何以見之氣自卑而升上水出於山氣之化也水自高而趨下入於大海水歸本也蓋水氣一也氣爲水之本水爲氣之化氣鍾而水息矣水流而氣消矣盈天地間萬物由氣以成形由水以需養一化一歸一息一消天地之道耳案西人言天地之外皆水包之卽本此

戴氏造烏銃凡火藥貯於銃脊用機開案卽西人格林礮之制也

劉歧暇日記

史沈斷獄取水精十數種以入初不喻既而知案牘故暗者以水晶承日照之則見案此眼鏡之始陔餘叢考曰眼鏡明始有來自西域據劉歧暇日記是宋時已知能照但未知作鏡耳

拾遺記

秦始皇時有獻螺舟者案西人制氣球形似卵運機遠行疑其造製

始皇起雲明臺有巧工二人騰虛緣木運斧斤於雲中案此知巧工古自有之不足爲奇

庭聞述略

土木之變于肅愍欲放大銅將軍銃以擊虜傳正日墜至都督

微四

七

無人敢點火放者肅愍掘土坑藏身引長葉綠肅愍親自點火伏坑中聲震如雷虜被擊死無數遂退去案此知明時雖有礮猶不甚用之也明史于謙傳無親放大礮事可補史闕

皇朝禮器圖式天聰五年始造紅衣大礮名曰天佑助威大將軍崇

德八年造神威大將軍礮康熙十五年造神威無敵大將軍礮二十八年造武成永固大將軍礮乃明時已有銅大將軍銃知此名固有所因矣

物理論

詩小雅疏引曰雲漢眾星出焉天河爲小星之所聚案此亦西人論天河所自出見食舊德齋禱著

類聚天文引月與星主陰也有影無光日照之乃有光案此亦

西說所本見天文圖說三詳前

博物志

異人交州夷名曰俚子俚子弓長數尺簫長尺餘以燧銅為鏞塗毒藥於鏞鋒中人即死案此知殘忍之為外夷素習廣造奇巧適傷天地之和中國則不得已而用之

異產周書曰西域獻火浣布汗燒之則潔案泰西有此物詳前歲術削木令圓舉以向日以艾於後承其後則得火案西人以冰制成凸鏡能取火即此意

初學記七引曰凡水源有石流黃其泉則溫案西人言礦學者有此說

御覽九百七引曰儒者言月中兔夫月水也兔在月中無不死

微四

六

者夫兔月氣也案西人亦不信月中有兔但言月面黑處而已天文圖說三日月面黑處即最大之平原其邊界多有圓形以遠鏡窺月面最明晰者即大小之山其狀如環故名曰環山其光亮如金銀所製之環

續博物志

二曰渾天形如彈丸地在其中天包其外猶如鷄卵白之繞黃案此即地居宇內中心之說也見天文圖說二

大集經附

大星宿其數有八所謂歲星熒惑星鎮星太白星辰星日星月星荷邏候星案荷邏候星即西士所測得者鑑止水齋集曰西士彌納和為于言西士近三十年測得五星外尚有一星形甚

甚小而行遲正在赤道規上約八十餘年可一周天若能測定

此星可因以紀赤道考歲差余讀大集經則西士所測其荷邏候星歟時人傳三編二曰荷邏候即今西名之天王星英人侯

失勒維廉於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九日夜始以遠鏡測定星道踞填星之外體徑之角度為三秒九一行天一週為三萬六

百八十六日八二零八約得八十四年有餘與記言質小行遲諸數無弗合俊案天文圖說一曰天王星軌道距日五百二十

六千二百萬里繞日約八十四年一周自轉之向與地球相反地球乃自西迤東天王星則自東迤西如二十七圖其直徑約

九萬九千里其體大於地而小於土木二星

微四

九

有三因緣相觸故雷聚空中有音聲出一雲中風界與地界相觸着二千雲中風界與彼水界相觸着三千雲中風界與彼火界相觸着故即便聲出譬如樹枝相措即有火出此亦是又曰東方有電曰無厚南方有電曰順流西方有電曰墮光明北方有電曰百生樹無厚與墮光明相觸相對順流與百生樹相觸相對故虛空雲聚之中出生大明名曰電光案此說雖出自佛家言而西人電學之理實皆若合符節

處胎經附

修行道地經均言受胎每七日一變又三十八七日身體骨節成為人案西人論胎略見全論新編

陰符經



下篇天之至私用之至公蓋合百姓之私以成王者之公也案西國於商政有公司與民同利即此義詳慕維廉大英國志及列邦歲計政要

黃庭經

泥丸宮蓋谷者空曠之所腦之所居所謂上有天谷泥丸藏神之府也案此亦腦氣筋說也詳前

關尹子

二柱石擊石即光知此說者風雨雷電皆可爲之蓋風雨雷電皆緣氣而生案此即電學之祖也見瀛海論

天非自天有爲天者地非自地有爲地者譬如屋宇舟車待人而成彼不自成案東塾讀書記十二曰此與天主之說無異俊

微四

子

謂陳說非也天主之教無父無君不可以證古書

四符譬如金之爲物可合異金而鎔之爲一金案此化學也西人每升煉銅錫使爲精金殆其法乎

六七如灰中金而不若礦沙之金破礦得金淘河得金案此礦學也

列子

天瑞羊肝化爲地泉馬血之爲轉鄰也人血之爲野火也案此化學也鄰即燐字血爲燐亦見淮南子

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愛崩墜乎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耶曉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曜者又曰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案此素問大氣舉之之說西說襲之詳前

黃帝仲尼適楚見病僕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蟻垤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繁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也若槩株駒吾執

臂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案此雖言用志不分然言

樂言掇實有重學之理莊子達生垤作丸處下有身宇餘同劉子專學云夫蟬之難取而黏之如掇衰注掇急也即此

湯問孔子見兩小兒辯鬪一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曰日初出大如車

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案又

見金樓子立言上此亦西說所本天文圖說一論日日初見時不甚大而有時變爲大即此一說

微四

子

仲尼有影不移注曰夫影因光以生光案此光學也因光生光即照相攝影之理墨子經所謂兩光夾一光也

髮引千鈞注夫萬物之所以斷絕者必有不均之處處處皆均不可斷故髮雖細而得秤重物者勢至均故也案此即重學之

理與湯問篇均縣均髮同意亦見墨子經

湯問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胃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案此即西醫割視肝兩之祖詳前

有獻工人名偃師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驚視之趨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鎖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惟

意所適王以為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懼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會草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肝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案此知古於機巧未嘗無之特不作無益皆有且縣為厲禁耳

莊子

內篇逍遙游楚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案此亦氣學也四國日記五曰今登氣球者彷彿見此景象

海運司馬彪注曰運轉也案此地圖說也

微四

三

擣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又曰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案此氣學也又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旬有五日後反

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案談天集證曰蒼蒼者非正色則天之視地猶地之視天矣靜者未必不為動下者未必不為上也

齊物一與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案此數學也四國日記五曰此天算之濫觴

養生主指言於為新火傳也不知其盡案四國日記五曰羅馬等處教好畜古時之火有傳之五六年而不滅者正即此意後謂此說近附會

外篇天地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哇用力甚寡而見功多

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視之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沃湯其名為樛案此水學也即機器取水之法然觀丈人對子貢語知古人時鄙其法而不用耳非不知也

天運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而推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案談天集證曰惟有機緘故不已此地與諸曜互相攝動之理也惟其運轉故不能自止蓋動而忽止必有物以阻之而諸曜皆在太虛之中則無阻之者也四國日記五曰此則啟談天西士先聲矣

微四

三

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髣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也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音義髣空蟻塚也案四國日記五曰此與地之濫觴案髣空一喻尤足發明地圓之理

雞篇則陽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相與爭他而戰案此光學也四國日記五曰此與列子焦螟羣飛而集蠶睫者相合今之窺顯微鏡者彷彿見此景象

外物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絀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司馬彪云水中有火謂電也案此即西人電學所本木與木二語又即彼陽燧取火法璇璣遺術亦以為鑽燧之意四國日記五謂為化學亦通

天下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案此即地動說也談天集證曰地繞日而行則地之左右上下無非天也非天與地卑乎地半徑萬一千餘里而山之最高與海之最深者皆不過十五里約為地

半徑七百分之一非山與澤平乎

麻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案此與西算相通据上文麻物之意似惠施所著之書

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案此地橢圓說也談天集證曰地形橢圓其長半徑之中在北極下則燕之北半徑之中在赤道下則越之南河洛之間明不得為天下之中

火不熱輪不蹶地案此即電氣燈火輪船之理

一尺之棰日取其半用之不竭案此即幾何之理也韓應陛曰歐羅巴人尤性論云物之微分人亦能分然不能至不可分之地象以為人之不能分非物之不可分以幾何之理言之物雖

微四

大合之可至無窮雖微分之可至無窮尺棰之說也

傅子

意林載翻車先生在京師城內有城作圍而患無水可溉乃作翻車令童兒轉之其功百倍案此古以機取水法也西人師其意於是水器見湯若望泰西水法意林誤入物理論据魏志

正

抱朴子

內篇張仲景之為醫也嘗穿胸而納赤餅又太倉公解頰而理腦案西醫如入樹膠管去流入豆帛膜入煉布去毒入貓腸絞紫脈管入鐵絲電綫去血囊諸法皆從穿胸納餅法悟出

天河从北極分為兩頭案即天河經天一周說也見食舊德齋

稷著

亢倉子

全道蛻地之謂水蛻水之謂氣蛻氣之謂虛案此汽學之祖也見瀛海論

郁離子

故天之行聖人以麻紉之天之象聖人以器驗之天之數聖人以算窮之案此皆格物之理

楚辭

天問圖則九重孰營度之案即彼九重天說也明史天文志曰楚辭云云則天有九重古已言之西洋之說九重天也最上為宗動天無星辰每日帶各重天自東而西左旋一周次日列宿

微四

重

天次日填星天次日曰歲星天次日曰熒惑天次日曰太陽天次日曰金星天次日曰水星天最下曰太陰天自恒星天以下八重天皆隨宗動天左旋然各天皆有右旋之度自西而東與蟻行磨上之喻相符王錫蘭曰据此則七政異天之說古必有之近代既亡其書西說遂謂創論余審日月之視差察五星之順逆見其實然益知西說原本中學非臆撰也俊素利瑪竇乾坤體義

欽定四庫提要曰是書以七政恆星天為九重與楚辭天問同

文選

嵇康養生論豆令人重榆令人眼合歡鷓忿萱草忘憂藜辛害目豚魚不養靈處頭而黑腐食栢而香頸處險而瘰癧居晉而黃案此皆化學之精蘊而醫學植物學由此出焉西人精於格

物皆不外此論今遂事爲之證焉

豆令人重案即豆爲養淡氣所合說也葉瀚曰據化學理豆爲養淡二氣合成之易散油凡養淡二氣相合最易生熱故食之與空氣化合生熱令人多肌肉豆令人重亦此理後攷植物學稱植物含淡氣者能養人豆數每百分內含哥路登二十四分至二十八分胃強者食之令人重本此

榆令人瞑案即榆爲改血品說也許克勤曰人不能瞑者由邪熱氣本草榆療腸胃邪熱氣除之無不得眠者俊謂人血衰則不能瞑榆則皮可入藥如膠微苦含樹酸百分之四爲改血之品化學原質言之又有一種膠類則稍有醉性可潤皮能作改血藥故食榆則改血而得瞑也

微四

云

合歡獨念萱草忘憂案即化學有喜氣類說也葉瀚曰以硝強水與阿摩呢化合餘養三硝三和合均勻名爲喜氣嗅之令人狂笑又植物有膠乳蛋白者皆含硝氣今驗夜合鹿葱根葉內多含硝質當是與阿摩呢化合故服之錫忘憂念

薰辛害目案即大蒜爲引炎品說也孫維新曰葱蒜內含一種重自散油質西名阿來里硫爲櫻黃色臭極惡此油能隨血流行時由肺中呵出惡氣俊謂薰辛如蒜類中有硫質化學家謂大蒜每百分含水八十分餘爲膠質爲藥中引炎行氣之品夫引炎則火熱傷肝肝主目自害目矣  
豚魚不養案即河豚毒人說也豚魚即今河豚西醫亦有河豚毒人之說出此

蝨處頭而黑案即髮有黑液說也西人醫書謂髮生爲空管內有黑液以養之外爲鱗有油以潤之其液與油皆由頭之皮內變出蝨吸食此黑液色即變黑孫維新曰蝨處頭而黑以其所食質料異也信然

麝食柏而香案即麝香可入藥說也西人韋門道百獸圖說麝香鹿名香樟香在膈內可入藥但言麝有香未言其所以香之故則猶未及稀論之確矣

頸處險而瘦案即山溪水多煤炭爛葉之質飲多令人患瘦說也化學鑑原曰水含鐵養而常飲者頸項大如瘤本此齒居晉而黃案即西學記食糖有害於齒說也葉瀚曰化學各質惟磷損齒稟有膠有糖有磷故損齒信矣

微四

云

願況集

文苑英華八百六十四引願況廣陵白沙大雲寺碑曰地輪依水木輪依火火輪依風風輪依虛空虛空無所依佛體也變佛體爲金色界地輪是也金色界中有香水海水輪是也香水海中水有光明藏火輪是也復有寶林香花瀾漫周遍佛土風輪是也案即水火土氣爲四大元行之說也見乾坤體義又地輪云云即大氣舉地之說也空際格致二卷明西洋高一志撰西法以火氣水土爲四大元行而以中國五行兼用金木爲非一志因作此書以暢其說然其窺測天文不能廢五星也天地自然之氣而欲以強詞奪之焉可得乎適成其妄而已矣

劉歆集揚雄集

古文苑九載劉歆與揚雄書曰詔問三代周秦軒車使者道人  
使者玉海引古文苑道人在軒車上無下使者以歲八月巡路求代語僅謠歌戲欲  
得其最目屬問子雲獨采集先代絕言異國殊語不勞戎馬高  
車之使坐知係俗雄答曰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雄  
常把三寸弱翰齋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即以鉛摘次之於  
槩其不勞戎馬高車令人君坐帷幕之中知絕遠異俗之語案  
近制派員在總署專譯外國語言文字又派員游歷外洋三年  
歸國譯成所著書上之蓋本此

淮南王安集

漢書淮南王傳載諫伐閩越書曰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  
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險阻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

微四

天

之甚難案此中國地圖之學也西人矜所繪輿圖超乎中國亦  
知徑寸之間足見山川要塞古人自有此絕詣乎

王彪之集

初學記二十四引整市教曰古人同市朝者豈不以眾之所歸  
宜必去行物近檢校山陰市多不如法或店肆錯亂成商估沒  
漏假冒彊之名擁護貿易之利凌踐平弱之人專固要害之  
處屬城承寬亦皆如之案此整頓商政之著於令者商務之振  
興今人動謂中不如西其實禁偷漏平市價西政所長者古人  
早及之矣

陸機集

書鈔一百三十六初學記二十五御覽七百十七引機與弟雲

書曰仁壽殿前有大方銅鏡高可五尺餘廣三尺二寸立著庭  
中向之便寫人形體了了案此即光學之理西人有照相鏡向  
之印合則形體畢肖殆其類歟

謝莊集

宋書謝莊傳載索虜互市議曰臣已為獯獫棄義唯利是視關  
市之請或以規國順之示弱無明柔遠距而觀釁有足表疆且  
漢文和親豈止彭陽之寇武帝修約不廢馬邑之謀故有餘則  
經略不足則閉關何為屈冠帶之邦通引弓之俗樹無益之軌  
招塵點之風交易爽議既應深杜和約謹論尤宜固絕案此駁  
裔之法也外洋通商以來奇巧淫巧內流於國財物菁英外耗  
於裔据謝莊所議知互市和約其名雖見於古而持正者究以

微四

天

閉關為尙焉

顏竣集

宋書顏竣傳載與虜互市議曰一相交關卒難閉絕雖云互市  
實規國情多贍其求則桀傲固已通而為節則必生邊虞案外  
邦無厭之求顏竣此議洞見癥結鏡古燭今益增浩嘆

梁武帝集

占經一引天象論日月體不全光星亦自有光非受命於日若  
是日隕月所以成光去日遠則光全去日近則光缺五星行度  
亦去日遠近五星安得不盈缺當知不然太陰之精自有光景  
但異於太陽不得渾赫星月及日體實皆圓非如圓當有丸矣  
案西人所著書如天文圖說談天天學須知有竊取其說而小

變者

孫樵集

唐文粹四十九載讀開元雜報曰曩於襄漢間得數十幅繫日  
條事不立首末略曰某日皇帝親耕籍田行九推禮某日百寮  
行大射禮於安福樓南某日安北諸蕃君長請扈從封禪某日  
皇帝自東封還賞賜有差某日宣政門宰相與百寮廷諍十刻  
罷如此凡數十百條樵當時未知何等書知者曰此開元政事  
條布於外者案此知西人日報采宮門鈔邸鈔蓋灑賜於唐開  
元矣

歐陽修集

有辟邪固隨行劄子云臣準敕差往河東路計置經久利害伏

見新授雷州軍事推官郭固熟知沿邊兵民利害臣今欲乞暫

將帶本人隨行候臣回日令一面發赴本任案茶香室叢鈔六

日此即今

奏帶隨員所自始也

劉敞集

客有遺予注輦國鸚鵡素服黃冠語音甚清慧此國在海西距

中州四十一萬里舟行半道過西王母三年乃達番禺也案茶

香室叢鈔二十三曰此疑西洋諸國通中華之始

真德秀集

雷霆非為殺物設也人惡戾之氣適與之會而震死者有之案

此即論衡雷虛義西人襲之

王安石集

卷十月中彷彿有物乃山河影也案此月中有大地山河影說  
也陸次雲析疑待正曰說本佛經言月中所有乃大地山河影  
或曰月中凡黑者地影白者水影蓋水多於地故白多於黑俊  
案西人談天謂月中有影即大地山河影與此說畧同詳前

劉因集

元文類四十五載因讀藥書漫記曰嶺南多毒而有金蛇白藥  
以治毒湖南多氣而有薑橘茱萸以治氣魚鱉螺蜆治濕氣而  
生於水麝香羚羊治石毒而生於山蓋不能以勝彼之氣則  
不能生於其氣之中而物之與是氣俱生者夫固必使有用於  
是氣也案此言化學之理所謂勝即以相克為化所謂生即以  
相生為化言必使有用於是氣即能化之使分使合義也

宋瑛集

明文在三十七載鑽燧說曰宋子開居見家人夏季改火不用  
桑柘取赤楸二尺中析之一刻成小空空側開以小隙一翻圓  
大與空齊稍銳其兩端上端截竹三寸冒之下端真空內以細  
絢纏別藉弄毛於隙下左手執竹右手引絢急旋轉之二楸相  
札摩空木成塵煙輒起塵自隙流毛上候其煙霧勃以虛掌覆  
空鬱之則火燄燄生矣案鑽燧之說始於周禮鄒子論語其鑽  
法見於馬竊中華古今注而宋說致詳西人所未及故錄此

蘇伯衡集

明文在三十七載染說曰凡染象天地東南西北方草木蠶雀

蘇伯衡集

明文在三十七載染說曰凡染象天地東南西北方草木蠶雀

以爲色取屨梳藍茅菟裘盧豕首象斗丹林泥水欄灰以爲材  
熾溫星宿淫沃塗揮漬之以爲法一入再入五入七入以爲候  
案此曰化學雖本諸周禮而發揚較詳西學未能脫其窠臼

王文恪公集

十九上邊議曰賞一人而人人皆勸然賞不爲勸而反爲沮者  
有矣賞不當功也罰一人而人人皆懼然罰不爲懼而反爲怨  
者有矣罰不當罪也賞罰如此雖有名將亦安得而用之比年  
邊臣冒報功次皆得陞賞而敗軍失律者往往使之戴罪殺賊  
此人心之所以日懈而邊備之所以日弛案先文恪公此議乃  
練陸軍整海軍之第一要義也烏虛賞罰不明殷鑒非遠亭林  
先生有言立言不爲一時諒哉

復四

呈

格致古微卷四終

格致古微卷五

補遺

詩

小雅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案此卽以月離測經度法所放也穆  
尼閣天步真原用月距日行以求太陰經度操身集日月距日  
行卽月離也談天云月食時刻及食分較日食易推望時白道  
闕虛卽見食而每日每時白道之方位月離表皆可查是也月  
離之說放於詩是也

周禮

保氏九數鄭注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盈不足旁

敬五

要今有重差夕桀旬殷也案旁要卽彼三角法也見孔廣森說  
詳前

考工記智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案此知中國自有  
制器之法學計一得下曰西學至精惟在制器然古人非不能  
也後儒不讀考工凡有造作輒以爲器數之末委之拙工古法  
日消遂爲西人所笑

禮記

中庸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  
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  
故曰配天案此聖道兩行之驗也李元度敘柔遠記曰其言舟  
車所至則今日之火輪舟車聖賢早知之矣此聖教將行於各

國之一大機括也

果朝聖人懷柔泰西如天之量天欲使堯舜孔孟之教自中國以施及

列聖先天而不違故在二百年前即已啟其機括吾知百年內外盡地

其必在我

朝之

聖人無疑矣目下泰西諸國皆能識華文仿中制譯讀四子五經書

丕變其陋俗英國近有比遜斯尼教以躬行實踐為宗此即堯

舜孔孟之正教也俊案西國積學之士極知尊孔子有言一二

百年後西國格致之學日精必多鄙棄教會諸書者蓋聖道不

微五

偏不易深入人心歐亞諸洲不與中國相通則已通則其教未

有不互行者說本四國日記二

大戴

曾子天圓偏則風俱則雷交則電亂則霧和則雨陽氣勝則散

為雨露陰氣勝則凝為霜雪陽之專氣為電陰之專氣為霰霰

電者一氣之化也案西人天學胥脫胎此篇曾子述聖言如此

真集格致之大成者曾子注釋引周治平曰萬物各有本所如

土最重愛卑性居下火最輕愛高性居上水輕於土在土上氣

重於火在火下然水比土為輕較火氣為重氣比火為重較水

土為輕知水必下而不上氣必上而不下蓋水情為冷溼火情

為燥熱土情為燥冷氣情為溼熱皆為偏勝各隨其勝火氣偶

入水土之中必不得安而欲上行水土因氣騰人氣火之城亦

必被強而欲下墮各居本所矣日光照地與氣上升偏於燥則

發為風火與土俱挾氣上升阻於陰雲難歸本所火土之勢上

下不得亦無就滅之理則奮迅決發激為雷霆與氣交合迸為

火光居於本所故云交則電日氣入地鬱隆騰起結而成雲上

至冷際為冷情所化因而成雨正如蒸水因熱上升騰騰作氣

上及於蓋蓋是冷際即化為水下居本所故兩者冷熱二氣相

和而成也若溼氣既清且微是陽勝也升至冷際乃凝為露三

冬月冷際甚冷是陰勝也雲至其處既受冷侵一一凝沍皆是

散圓即成雪矣露之為霜其理略同蓋氣有三際中際為冷上

近火熱下近地溫冷際正中乃為極冷夏月氣鬱積濃厚決絕

微五

上騰力專勢銳逕至極冷之深際驟凝為雹入冷愈深變合愈

驟結體愈大矣故雹體之大小又因入冷之淺深為差等非如

冬月雲氣徐徐上升漸至冷初際而結體甚微也故夏月雲足

促狹隔際分壘而晴雨頓異焉冬時氣升冷際化而成雨因在

氣中摩盪故一一皆圓初圓甚微以漸歸并成為點滴未至本

所又為嚴寒所迫即下成霰矣故霰者皆陰陽專一氣所結

而成也俊案周說極精據此知西人天學諸書及一切寒際溫

際新說皆中土聖人之緒餘耳

左傳

宣四年子公之食指動史記陳世家集解引服注第二指本疏

引曰俗所謂寢鹽指也案羅雅谷等人身圖說謂知覺在手第



二指本此

易緯

乾坤鑿度易平坤道平易萬形經曰坎北方無海平易北荒迷遠也天地盡閤地道距水微案俞正燮癸巳類稿九曰此鄒衍所謂大瀛海際天地也詳前

書緯

玉海地理引帝驗期王母於大荒國得蓋地圖募舜德遠來貢之案此即地圖說也癸巳類稿九曰地圖古蓋地說也回回西洋亦知之据書緯蓋地圖自初學記引帝王世紀改作益地圖學者遂不通究其義又曰西人入中國而諱其名其儀器本之萬年回回世人為皇甫所愚以蓋地為益地並唐錢起蓋地圖

微五

四

賦亦不能解而以地圖出西洋驚憚之無怪彼自以為奇特也周禮馮相氏疏引考靈曜曰道出于列宿之外萬有餘里案即日大於地說也見天文圖說一

春秋緯

御覽三百七十五引元命包腦之為言在也人精在腦案西人以腦為一身之主於是有腦髓筋之說蓋即人精在腦之義五行大義二引曰地不足東南右動終而入虛門案此即地動說也詳前

四引日月為陰精體自無光藉日照之乃明案天文圖說一曰夫月本無光不過借日之光以為光而倒映於地本此

河圖緯

博物志引曰昆侖山應於天最居中八十一城布繞之中國東南隅居其一分案此即大九州說也詳前

說文

囟頭離也从匕匕相匕箸也象髮凶象囟形兒孺子也从儿象小兒頭凶未合恩容也从心凶聲案囟為腦之本字即西人腦主知覺說也人有腦始有知識故腦从凶而思亦从凶以聲兼義小兒頭未合蓋腦未足故無知識矣人身圖說言人知覺在腦南懷仁窮理學書云一切知識記憶不在於心而在頭腦之內其皆竊取許君義乎

史記

律書二十八宿起東壁曰東壁營室危虛須女牽牛建星箕尾

微五

五

心房氏亢角軫翼七星張注孤狼罰參濁留胃婁奎初案此蓋天通法彼談天家所用也癸巳類稿十曰七星在張之東罰在參之南則日在之度當先參後觜先張後星後人治憲不用其度楊光先與西人爭惜未明此義俊謂楊以為西人臆說故爭之知其有所本則恍然矣

漢書

西域傳安息國畫革旁行為書記服注橫行為書記顏注今西方胡國及南方林邑之徒皆橫行不直下也案此知西字旁行其來已古詳前西國數目字曰羅馬曰阿喇伯羅馬即漢書之大秦古為歐洲一統之國阿喇伯即唐書之大食厥境東西萬里為回教之祖國兩國盛時跨據歐亞阿三洲故所用數目字

迄於今皆流傳不替羅馬之法取臘丁二十五字母中之六字以六字分六數曰一也五也十也五十也百也千也萬中之章數西曆之年分鐘表日晷之時刻是也阿喇伯之法原於印度漢時天竺用之既而流行於其毗連國迨諱罕默德創興回教所用數目字分東西二式亞洲之回教用東式歐洲之回教用西式至北宋西三字漸傳於歐洲諸國遂以阿喇伯數目字名之凡回教諸國及數學中咸重之法與中華算術字碼同特右行耳見四國日記五

續漢書

靈憲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蔽於地也是謂闕虛在星星蔽月過則食案此亦西說所本也日知錄二十八日日食月掩日也

微五

六

月食地掩月也西洋天文說如此陸文裕金臺紀聞曰西域人算日月食者謂日月與地同大若地體正掩日輪上則月爲之食萬實月食辨曰凡黃道平分各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對衝處必爲地所隔望時月行適當黃道交處與日正相對則地隔日光而月爲之食矣案其說不始於近代靈憲云云續漢天文志中俗本地字有誤作他者遂疑別有所謂闕虛而致紛紛之說後案此說訂靈憲謬文極備故補錄之餘詳前

晉書

陶侃傳鎮武昌立夷市於郡東大收其利案此通商之始

宋史

天文志沈括上景表議略曰測景之地百里之間地之高下東

西不能無偏其間又有邑屋山林之蔽倘在人目之外則與濁氛相雜莫能知其所蔽而濁氛又繫其日之明晦風雨人閒煙氣塵盆變作不常臣在本局候景入濁出濁之節日日不同云云案煙氣塵氛出濁入濁之節日日不同即西人蒙氣差所自出也見疇人傳二十

王繼勳傳孫惟德天聖中奉敕撰銅人脣穴經案此全體圖所自出也西醫剖驗死人視其受病之所詳注成圖因而治病但人身新死臟腑已絕與生前異恐有未可信者院中又有蠟人之製全體俱備可分可合近日本岸吟香變通其法以紙爲之製成摺疊輕而易舉較蠟人尤爲輕便詳何鏞所爲摺疊明堂內外全圖說竊謂中土自有諸法特後世失傳彼竊吾緒餘耳不然使醫者而不明全體筋脈華佗何以能剖腹前腸破額洗腦邪

微五

七

明史

天文志楚詞言圓則九重孰營度之渾天家言天包地如卵裹黃則天有九重地爲渾圓古人言之其言九重天也曰最上爲宗動天恆星天以下八重天皆隨宗動天左旋然各天皆有右旋之度自西而東與蟻行磨上之喻符其右旋之度雖與古有增減然無大異惟恆星之行即古歲差之度至於分周天爲三百六十度命曰爲九十六刻使每時得八刻無奇零以之布算製器甚便其言地圓也曰地居天中其體渾圓與天度相應云云說與元史札馬魯丁地圓之旨略同案此皆西人竊中法之

備據

兵志永樂征交趾得神機槍礮法置神機營習之大者用車次及小者用架用椿用托案此明用火器之故事除叢放三十二日用車即今大礮用架用椿即今鳥機砲用托者即今鳥槍也是鳥槍之制永樂中有之不傳於外永樂二十年雖從張輔請置砲於大同等關以禦敵利器不示人朝廷惜之宣德中又敕宣府總兵譚廣為神銃國家所重以壯軍威勿輕給正統六年邊將黃真立神銃局於宣府帝以火器外造恐傳習漏泄特敕止之是正統前鳥槍未嘗傳習於外至嘉靖後始用耳

帝王世紀

初學記地部引曰自神農以上有大九州柱州迎州神州之等

徵五

八

案大九州猶佛書言四大部州西人於是五大洲之說俞先生樾敘柔遠記曰以海外五大洲推之佛氏四大部洲可信神農以上大九州亦可信

王隱晉書

逸瑀玉集十四引曰孟業為人大肥下官還京晉武欲稱之乃作大稱掛於殿壁業入見曰陛下作稱何為也帝曰人重千斤者吉朕欲自稱業曰陛下正欲稱臣耳無煩聖躬於是稱業果行千斤案即重學中起重法也人至千斤必用重學如起重法衡之矣行當是得字之誤且見御覽三百七十八引語林

國策

秦策蘇秦始將以連衡說秦惠王云云案此列邦連衡之始秦

西邦交專講此術如德奧意合縱俄法連衡見列邦歲計政要  
山海經

海外西經奇眩國善製飛車游行半空日可萬里案此即氣球之始西人製氣球約一時許可行百里或百二十里遇大風吹送一時有行二百五十里至三百里者特不及萬里耳其為用也行軍之際尤多同治十年法為德困法用以通消息俄土交戰俄用以測土之山川形勢近天津武備學堂亦製氣球多具殆襲奇眩之遺法乎彼西士亦謂中國唐代時欲於空際飛行繪畫成圖是彼明言氣球之制本於中國矣

齊民要術

卷一收穫種穀卷二黍稷梁秫大豆小豆種麻種麻子大小麥

徵五

九

粟麥水稻早稻胡麻種諸色瓜種瓠種芋卷三種葵蔓菁種蒜種薤種葱種韭蜀芥薑薑芥子胡荽蘭香桂蓼種薑種藜荷芹蘆苜蓿卷四園籬栽樹種棗種李種桃種梅種梨種栗奈林檎種柿安石榴種木瓜種椒種茶黃卷五種桑柘養蠶種榆白楊種棠種穀格種漆種槐柳楸梓梧柞種竹種紅藍花及梔子燕支香手藥紫澤面粉粉種藍種紫草伐木種地黃案此皆植物學也西人於種藝從化學悟出自詡絕藝詳植物學博物新編而不知後魏賈勰早備言之使俄草六曰法博物院植各種皆以鐵為罩四周及頂並嵌玻璃以保護之樹有成瘡孔者則以鐵皮釘補之免客水漬入使生蛇蝎蠅蟻之屬致傷樹身亦講求植物之一端觀要術諸書古人非不日加滋潤講求其

燥濕之宜土肥磽之異性

素問

骨空論督脈起少腹下骨中央又云督脈有病治督脈治上骨  
上案人身圖說論便毒諸瘡發於橫骨癸巳類彙十四曰素問  
少腹下骨即此書圖外腎上橫骨也

靈樞

本神腎藏精者髓也案人身圖說言舉丸積精又以腰腎達  
膀胱之絡脈為溺器其精名質具肝血補養心脈生活而成而  
以腦髓為激發本此

天經或問

調變類編一引曰天體如碧瑒透映而渾圓七曜列宿層層旋

微五

十一

轉以裏地地如彈丸適天之最中人所居立皆依圓體天運旋  
於外其氣升降不息四面緊塞不容居側地不得不礙於中以  
自守也又地圓則無處非中以天頂而分四方亦可界為三百  
六十度以合行也案此亦地圓說也詳前

西京雜記

上咸陽秦庫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人以手捫心而來則見  
腸胃五藏歷然無礙案西醫治疾有割見藏府者究係慘刻不  
若古用鏡照之善

游宦紀聞

胡詠言朱文公說二十八宿紀度數如量地言至某州郡若干  
里借以為限節高麗國有九執麻正如此案此知朱子得見九

執麻蓋西人所竊取者癸巳類稿十曰九執麻非特不推積元及

羅帳之名其算以九字十則進位天度不收沒日度分三百六  
十確符律管更無奇攢劃分以整置算起春分皆西法也皆其  
證

開見後錄

無為軍醫張濟善用鍼得訣於異人云能解人而視其經絡則  
無不精因歲饑疫人相食凡視一百七十人以身行鍼無不立驗  
案此亦西醫所法但解人而視經絡如太忍何癸巳類稿四曰  
醫仁術也當知所以存心醫生機也當知所以取法俞氏說諒

哉

爐灰經附

微五

十二

天元氣練十周為正土填圓塞化案即天靜說也瀛海論曰利  
瑪寶輩所論天靜之說實根於此

洞天清錄集

范文正公家有古鏡背具十二時如博碁子每至此時則博碁  
中明如月循環不休又士人家藏十二時鐘能應時自鳴案此  
知西人所製自鳴鐘放於宋至十二時鐘今并無此製

逐鹿記

甲辰徐達東取吳越十一月師至姑蘇營于野門築長圍困之  
架木塔與城中浮屠等築臺三成名曰敵樓下敵城中設火筒  
其上一放連中又設襄陽礮著物無不糜碎礮風著人皆死案  
此明初用礮之證

續補遺

周禮

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司農注里布者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案此行鈔所由放也宋張詠始行交子宋孝宗以金帛易楮幣藏於內庫沿及金元皆用紙鈔明初亦用寶鈔宏治以後不行我

朝順治八年始兼行鈔幣歲造十二萬有奇十八年因國用充餘

停止王鑾錢駕幣言歷舉宋李綱虞儔辛棄疾袁燾葉甫羅大經陳耆卿元許衡明劉基劉定之祝允明靳學顏左懋第李雲陳子龍錢秉鉅陸世儀諸疏論大旨謂行鈔有利無弊使謂行鈔尤今日要圖一可佐軍需宋高宗募兵張鷟建議印給監鈔

微五

三二

其論也二可資鹽政宋范祥合商售鈔請鹽其論也三可利河工元賈魯治河中統鈔其論也四可與水利元脫脫與京畿水利給鈔其論也其大利在收回洋人利權則芻言所未及者自中國不印鈔票洋人以方寸花紋之券抵盈千累萬之金以低潮九成之銀易庫紋十成之價見諸封奏可爲太息今欲重興鈔票莫如采胡燏棻之策外而各省口岸鑄錢內而京城立官銀行購精器造細紙印其票於外存其銀於行租賦稅釐官俸兵餉胥於是用不折不私又莫如采康有爲之策令天下銀號報明資本存銀戶部及各省藩庫戶部爲製鈔爲助資本其病者償之則有運兵運械運漕運賑收諸便然二策之大綱首在用人有治法無治人則仍不能收回利權一言以蔽之曰得

人難

禮記

王制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案互見周禮象胥卽古之通事也注鞮之言知今冀部有言狄鞮者疏傳寄外內言語放象外內之言鞮知也謂通傳夷狄之語與中國相知譯陳也謂陳說外內之言據鄭注是漢有名狄鞮者孔釋鞮譯尙爲近是惟寄爲傳寄象爲放象斯增字解經矣竊謂舌人稱號四方互異當就其地方言呼之只可通其音非可泥其義寄夷音近孝經仲尼居居讀爲姬音正如寄故東方曰夷而通其事者曰寄矣象乃蒙語太元元文蒙南方也蒙蠻聲相轉猶蒙之與昧矣故南方曰蠻而通其事者曰蒙矣古音有緩讀者

急讀者爾雅不律爲筆彘黎爲茨此急讀之例狄鞮爲西亦其

例故西方曰戎而通其事者曰狄鞮矣狄與譯音近廣雅狄驛也狄之通譯猶狄之通驛孝經注越裳重譯釋文本作驛可證故北方曰狄而通其事者曰譯矣癸辛襍識云譯者之稱見禮記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今北方謂之通事南蕃海船謂之唐帕西方蠻徭謂之蒲又皆譯之名是宋已有通事之名茶香室叢鈔六曰通事之名至今猶然唐帕蒲又則無此名矣

釋名

釋形體胃圍也圍受食物也案此西醫所本也全體新論七胃之爲言圍也圍受食物自注見爾雅蓋誤切釋名爲爾雅矣

史記

封禪書始皇遂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八神一曰  
天主祠天齊案此天主名所自始但始皇所為本不可法史遷  
謂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恐人據史記以證西  
狄故增辨焉

漢書

律麻志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為一握案  
此卽算法之用三禮圖有六觚算法形如六角米箕又有方圓  
算法形圓中方方為四縣餘圓為四座夢溪筆談謂算法用赤  
籌黑籌以別正副之數是也

後漢書

張讓傳作翻車馮烏施於橋西用灑南北郊路曰省百姓灑道  
之費注翻車設機車以引水馮為曲筒引水上也案西人以水  
盛車用機洩之隨行隨洩用以灑道卽此

宋書

王鎮惡傳乘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艦外不見有乘行舡人案  
西人製自行舟如卵運機於內不見乘行舡人疑卽此

陳書

徐世譜傳別造火舡水車案火舡以火力運機疑卽火輪舟歟

隋書

食貨志都西有石頭津東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賊曹一人  
直水五人以檢察禁物及亡叛者其荻炭魚薪之類過津者並

十分稅一以入官案此卽開稅之始也李廣芸炳燭編引此證  
稅契之始茶香室三鈔六日今抽釐之法古有之矣俞說為覈  
魏名臣奏

御覽七百十七引曰陽符一名陽燧取火于日陰符一名陰燧  
取水于月並入銅作鏡名曰陰陽之鏡案此光學也西人有用  
鏡向日取火者殆其遺歟

唐闕史

青州楊尚書損曰為吏之最孰先於書算邪有夕遁於叢林間  
者聆羣跽評竊賄之數且曰人六匹則長五匹人七匹則短八  
匹不知幾人復幾匹顧主視小吏著於紙令俯階籌之且曰先  
達者勝少頃一吏果以狀先遂授良關儻類則貽伏而退案此  
卽以算術選吏之始也

京師同文館徵天下書算之士授之官職其此意乎

西洋朝貢典錄

古里國下有册記云寶船至彼王遣頭目哲地見正使擇日論  
價將中國錦綺百貨議定乃書合同價數各存之頭目哲地與  
正使眾手拍一掌無悔哲地始攜珊瑚珍珠寶石來議價凡算  
番物若干該紵絲等物若干照原打手之貨交易案此卽拍賣  
之法也茶香室三鈔二十四曰西人來中國者其交易有拍賣  
之法或卽其遺意

六韜

御覽三百六十七引虎韜武王疾太公負王駕鴛其之車周曰

為御至於孟津大黃參連弩大才扶骨車飛鳧電影方頭鐵植  
大河斧行馬渡溝飛橋天船鷹爪方曾鐵杷天陣地陣人陣積  
櫓臨衝雲梯飛樓武衛大櫓雲火万炬吹鳴孤案諸軍器如飛  
鬼以鐵為首電影晝則為光夜則為星洋人練兵之器頗有似  
者至渡溝飛橋乃軟橋之類雲火万炬乃防火之具精制軍械  
者其德國乎

穰苴兵法

通典兵引曰五人為伍十伍為隊一軍八二百五十隊餘奇為  
握奇故一軍以三千七百五十人為奇兵隊七十有五以為中  
學案此陣法之古者德國精於操練不外此法詳德人康貝陸  
操新義

徵五

管子

兵法器械不巧則朝無定案此知用軍必精器械管子言之今  
西人精軍械槍則如德之得來斯槍毛瑟槍法之格拉槍克  
洛拔尺槍沙土鉢槍英之亨利馬梯尼槍美之哈乞開司槍林  
明敦槍秘薄馬地尼槍俄之俾爾達奴槍奧之韋恩德槍義之  
韋脫里槍英之黎姆斯槍皆是礮則自克鹿卜嘉立嘎爾提約  
爾哪登飛爾孟替尼礮外近則有毒烟開花礮空氣黃萃大礮  
暗礮臺皆其餘水底自行船機器飛車禦彈戎衣測量礮子  
表後來居上精益求精中國於軍械購自外洋不能自製至精  
者此管子所謂則朝無定者乎蓋亦反其本矣

韓非子

解老人之身三百六十節四肢九竅其大具也案此西算紀整  
數所本食舊德齋禱著曰三百六十節為自古相傳之證

素問

靈臺秘典論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  
焉大腸者傳道之官變化出焉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案  
此皆西醫說所本全體新論七引之惟肝膽二經另出新意大  
腸小腸二經則有引申而無指駁蓋西醫雖精總不能離內經  
而為說矣

玉樓真藏論脾脈者土也孤藏以灌四傍者也王冰注精水穀

化津液既灌於肝心肺腎也又太陰陽明論脾與胃以膜相連

耳而能為之行其津液又氣厥論小腸移熱於大腸大腸移熱

徵五

於胃胃移熱於膽又病能論人迎者胃脈也逆而盛則熱聚於

胃口而不行案統觀數論西人甜肉經之說從此出焉全體新

論七曰甜肉者中土無名長約五寸橫貼胃後形如犬舌頭大

向右尾尖向左嘗其味甜故曰甜肉正中有一汁液管斜入小

腸上口之旁與膽管入小腸處同路所生之汁如口津水未詳其用意乃

膽之將伯歟合信之言如此其言甜肉當近胃口脾屬土而與

胃連膜脾胃析言則二合言則一也是胃亦屬土例以肝木酸

心火苦肺金辛腎水鹹是胃口之肉必甘而甜肉之名起矣脾

藏灌四傍而為胃行津液即甜肉正中有汁如口津水說也胃

熱由小腸轉轉相移故液管斜入小腸上口矣胃移熱於膽

故甜肉為膽之將伯矣彼云未詳其用不知灌四傍即其用也

合信不細讀素問乃云中土無名腫已

宋史天文志引曰立於午而面子立於子而面午至於自卯而望西自酉而望卯皆曰北面立於卯而面酉立於酉而面卯至於自午而望南自子而望北則皆曰南面案此地圖說也今素問無之志述嘗讀黃帝素書云云下曰素問尤為善言天者據此知素問一名素書矣盧文弼龍城札記載丁希曾曰禹貢朔南暨即素問立子面午立午面子處此地日不常人頂僅見其偏側緣太陽祇行赤道南北二十三度以外者皆背其極向月而立故象文北字作爪象兩人背乎北極而立於地之形謂日在其南人各就日向暖此立子面午說也漢地理志交趾郡有北戶交趾為中國極南之郡故人皆北面開戶以向日此立子

微五

六

面午說也俊謂明乎素問此說與書朔南暨誼互通要可明地圖之理猶人向北直行二百五十里則見北極出地高一度南極入地低一度如向南直行二百五十里則視北極遠一度視南極近一度如人在極南能見近南極諸星而北極之星不見人在極北所見者反是皆其證

靈樞

謝客歲三百六十日人三百六十節案此即以整數紀算法也素問六節藏象論鍼解氣穴氣府調經微四失諸篇均作三百六十五節此後人誤增靈樞所言當是古本故舍彼錄此

難經

心三血肺主氣血為榮氣為衛相隨上下榮周於外案此說西

醫本之全體新論八引之謂其說近是蓋心肺相關肺內受病氣管壅塞心血即窒礙不行若心房受病肺經即呼吸喘急如哮喘之症是也

周髀

數之法出於圓方圓出於方案此古割圓術也馮經周髀算經術曰周得全體髀謂股分此經即割圓法凡圓中劃十字界開四髀每髀弧邊九十度角在圓心正似方隅故曰正角若開六髀每髀六十度則成銳角若合兩髀為一髀其百二十度則成鈍角若合三髀為半圓其百八十度則角平矣若開八髀每髀四十五度則角尤銳若合三髀為一髀其百三十五度則角尤鈍若合四髀為半圓則角平矣馮以割圓為說而圓出於方之

微五

六

理益顯然則割圓非西人所秘矣

張衡渾天儀注

初學記二十五引曰目銅為器再疊差置實目清水下各開孔目玉虬吐漏水入兩壺右為夜左為晝蓋上又鑄金銅仙人居左壺為胥徒居右壺皆目左手抱箭右手指刻以別天時早晚蓋上以下又引見文選新刻漏銘注案此漢刻漏之制洋人踵事增華於是有自鳴鐘之製

京房占

宋史律麻志引曰月有形無光日照之乃光始知月本無光週日以爲光素西人謂月本無光借日以爲光本此詳前

廣雅釋詁天論



晉宋隋書天文志引曰天形穹隆當如雞子如覆盂目抑水而不沒者氣充其中故也案初學記一作虞洪御覽二作虞昉此疑誤西人謂地面有空氣及物黏於毬上本此詳前

墨子

非命上譬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案阮惟和曰此自鳴鐘之濫觴阮說近是立猶行也見本書貴因如秦者立而至有車也注運鈞上而行朝夕是古有十二時鐘矣

魯問虛則靜呼則應是似響也案此德律風之聲已略見前未詳故復證之查慎行人海記曰順風耳西洋巧工所製以銅為管節節相續約長丈餘如千里鏡之式虛其中口大而末小向空中傳語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相去五六里聲息相關茶

香室叢鈔二十日今西法盛行於中土而此器無聞焉蓋其傳

語之巧又有百倍於此者矣施可齋問雜記云吳廷華金松集有千里叫五律云器成千里號機巧擅奇功辨制疑橫吹呈材認卷銅詩意似是器名叢鈔又曰德律風殆即其類

淮南子

天文月盛衰於上則羸蚌應於下案此月以盈為消等說也日本管晉寶恥菴文章曰月以盈為消以虧為長望時日月相對月不能勝日陰精式微如蚌蛤蟹蓋望後肉長至晦大肥海後肉消至望大瘠凡水族皆然茶香室叢鈔十二日月滿蚌蛤實之說亦本淮南所論月之盈虧消長頗有理

夢溪筆談

象數月本無光猶銀丸日之耀乃光耳案此即月本無光借日

為光說也見天文圖說一詳前

器用世有透光鑑鑑背有文以鑑承日光則背字皆透在屋壁上上了分明人有原其理以為鑄時薄處先冷唯背文上差厚後冷而銅縮多文雖在背而鑑面隱然有跡所以於光中現于觀之里誠如是案沈括所言即光學之理

補一地理書古有飛鳥圖飛鳥者按圖別量逕直四至如空中鳥飛直達更無山川回屈之差異予嘗為守令圖雖以一寸折百里為分率又立准望互融傍驗高下方斜迂直七法以取鳥飛之數圖成得方隅遠近之實始可施此法分四至入到為二十四至以十二支八千乾坤艮巽四卦名之使後世圖雖亡得此書按二十四至以布郡縣立可成圖毫髮無差案此繪圖之法

微五

西人所竊取者

朝野類要

朝報每日門下後省編定請給事判報方行下都進奏院報行天下有謂內探省探衙探類皆小報率有漏洩之禁故隱號曰新聞案內探今宮門抄省探今提塘報衙探今轅門抄也宮門抄唐已有之互見孫樵集據趙升所述則宋亦有之茶香室叢鈔九日今外國新聞報其名古矣

列子

湯問愚公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云云帝命夸蛾氏二子負二山案即小嶼可動說也南懷仁坤輿外紀云諸厄利亞國有小嶼無根因風移動入茶香室叢鈔二日列子殆非

寓言俊謂因風移山事或有之

說符宋蘭子以技干宋元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其經並趨並馳案此類伎巧自古有之非洋人所獨擅阮惟和曰疑今所謂著高躄及松郡打連發技者

文字

十守肺主鼻肺為氣案此即肺為呼吸經說也全體新論八曰肺為呼吸之經位居諸臟上

上德月望日奪光陰不可以承陽案此即月為日光所掩說也詳前

玉在山而草木潤珠生淵而岸不枯案此即求礦之理也彼礦師所著地學總不越二語範圍

微五

子

蔽于不祥之木為雷靈所擊案此亦西說所本雷電聲相轉故爾雅疾雷謂之霆霆即電字彼謂雷電之氣與物觸則擊與文子大指同

抱朴子

意林引曰食鵠胎今人能夜書御覽七百四十七引曰英蕙實天雄鶴腦服之令人能夜書案此下四條抱朴子無之蓋佚文此亦言格致者所宜知意國吐凌城造火光墨以之印書雖黑夜仍明其巧與黑夜能書同蓋必有藥物以劑之則化學中配合物質其法古矣

白孔六帖八十四御覽七百六十二九百四十七引曰天旁轉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左轉天奉之西沒譬如蟻行磨

石之上磨左旋而蟻右去磨疾而蟻遲故蟻不得不隨磨巨左迴焉案西人談天本之互見上

御覽四引白月之精生木是日月盛滿而潮濤大二十三六十八引曰康氏云潮者據朝來也夕者言夕至也見潮來去或有早晚輒言有參差非也水從天邊來一月之中天再東再西故潮來再大再小夏時潮大冬時潮小春潮再起秋潮漸減案此即潮汐應月說也日助月之吸力而潮四時大小應之葛洪闢

其理西人用之測論詳前

御覽九百五十一引曰今頭蝨著身皆稍變而白身蝨著頭皆漸化而黑則元素果無定質移易在乎所漸也案此即髮有黑液說也與養生論蝨處頭而黑義同見前

微五

子

玉泉子

夏侯孜為左拾遺當著桂管布衫朝謁文宗問孜衫何太窟澁具言桂管產此布厚可以禦寒案茶室葦鈔二十曰此今之木綿布唐已盛行邱瓊山謂元時始入中國何賦

西京雜記

上長安巧工丁緩者作七輪大扇皆徑丈相連續一人運之滿堂寒戰案互見續博物志即西人風扇之權輿

高祖初入成陽周行庫府有銅人十二枚列在一筵上琴筑笙竽各有所執筵下有二銅管其一管空一管有繩大如指使人吹空管一人紐繩則眾樂皆作與真樂不異案此知以機發樂漢已優為非可炫異

嶺外代答

大秦國王少誦經禮佛遇七日由地道往禮佛拜堂拜佛案錢大昕金石文跋犀跋景教流行碑曰歐羅巴奉天主耶穌是大秦遣教使謂七日禮拜此乃洋教道其所道不必與之證古使彼有所籍口故景教諸碑跋不錄

游宦紀聞

唐顯德五年占城國貢猛火油酒物得水則出火案此即洋油也互見海語塵史掖庭侈政東朝紀黃衷海語云猛火油樹津產外洋此洋油所由名王得臣慶史陶宗儀元氏掖庭侈政王必東朝紀均紀猛火油茶香室叢鈔二十曰猛火油疑洋油之

微五

類洋油得水則益熾因有得水出火說續鈔二十二曰紀聞云云頗疑其不然觀陶說信為今洋油俊謂宋次道東京記說八作司外有廣備攻城作謂火藥青窠猛火油諸作引見塵史據東京記則宋時中國自有猛火油作與火藥同製不獨出外洋矣

薔薇水十五瓶案此即外洋香水類也蔡條鐵園山叢談曰舊說薔薇水乃外國採薔薇花上露水殆不然實用白金為甌採薔薇花蒸氣成水屢採屢蒸積而為香茶香室叢鈔二十曰即今蒸諸花露法俊謂據叢談則確為香水之類宋已有之矣

南中紀聞

西洋鳥銃能及六百步外初放無聲著人體方發響所擊立斃

天啟初宣彼三十人至京教軍士銃法案此以洋銃教兵之始茶香室叢鈔三曰此明時已以西洋鳥銃教軍士矣

疑耀

三顏文忠每於公牒背作文稿黃長脊得雞林小紙一卷已為人書鄭衛國風復反其背以索靖體書章草急就二千一百五十字余見宋版書多以官府牒其背以印行者如治平類篇皆元符崇甯公私文牘故紙紙極厚背目光澤如一故可兩用案今洋紙極厚背目光澤可書據顏黃所書則宋已製之矣

雙槐歲鈔

五宜德中主事潘賜為行人兩使日本除鴻臚少卿充正使求副者胡漢薦高遷改行人俱賜一品服以往案今出使亦洋有

微五

欽賜一二品服者其承明制乎

拾遺記

成王六年然邱國獻比翅鳥越鐵峴汎沸海鐵峴削礪車輪皆剛金為輞沸海如煎汎時以銅薄舟底案剛金為車馳驅鐵道此鐵路之權輿也以銅薄舟汎遊沸海此鐵艦之濫觴也外洋無國不興鐵路鐵艦以為自古未聞孰知周已有之特其法不傳者殆亦效湯之焚飛車乎

兩京新記

御覽一百九十一引曰大業六年夷請入市交易許之於是修飾諸行葺理邸店競崇侈麗案又引見九百七十六此隋時通商之證修飾諸行葺備彼之互市則洋行之設古矣

通論

聖祖仁皇帝御製三角形論曰論者謂今法古法不同殊不知原自中

國流傳西土毋庸歧視梅文鼎欽奉

聖祖授以借根方法

諭曰西洋人名此書為阿爾熱八達譯言東來法也臣謹案西法之源

聖祖所諭流傳一言以蔽之矣尋繹再三無任欽忭既節引於子部敬

詳冠於通論

麻學疑問一曰西麻之中中法不止一端言日五星之最高加

減卽中法之盈縮麻在太陰則遲疾麻也言五星之歲輪卽段

目言恆星東行卽歲差也言節氣以日躔過宮卽定氣也言各

省節氣不同卽里差也但中言盈縮遲疾西以最高最卑明其

微五

故中言段目西以歲輪明其故中言歲差西以恆星東行明其

故是中麻所著者當然之運西麻所推者所以然之源此可取

者也若夫定氣里差中麻原有其法但不以註麻耳非古無今

有也西麻始有者五星之緯度是棄梅文鼎此論止言辜較耳

尙有未詳蓋者中麻太陽太陰有緯度西麻井及五星之緯蓋

西麻因中麻而闡發愈詳大輅惟輪約推中土蓋必悟嘗然之

運而始識所以然之源五星緯度非西麻始有也

曉庵新法麻法五曰天問圖則九重則七政異天說古有之益

知西說原本中學非臆撰也西麻所矜勝者不過數端疇人子

弟駭于創闢學士大夫喜其瑰異互相夸耀以為古所未有孰

知悉其舊法中非彼所獨得乎一曰平氣定氣以步中節舊法

不有分至以授人時四正以定日躔乎一曰最高最卑以步朧

胸舊法不有盈縮遲疾乎一曰真會視會以步交食舊法不有

朔望加減食甚定時乎一曰小輪歲輪以步五星舊法不有平

合定合晨夕伏見疾遲留退乎一曰南北地度以步北極之高

下東西地度以步加時之先後舊法不有里差之術乎西人竊

取其意豈能越其範圍又曰西洋新法大抵與土盤麻同案王

錫闡此論已盡發西人之覆而猶有遺者如西人竊乘除而為

比例竊句股而為八綫竊四元而為代數竊招差堆埃而為微

分積分竊開方命分母數之方面而為穉子數之羅積而為面

皆其證

觀象授時疇人子弟既分散或在夷狄則後世西域九執回回

微五

術數及西洋算法豈非從中土流散在彼而衍其傳者乎此可

為西法囊中法之證案秦惠田此說據史記麻書而探知西學

之原陳義甚高與明史天文志所論先後一轍

疇人傳四十四曰天文算數之學吾中土講明而切究者代不

乏人自明季不務實學而此業遂微西人起而乘其衰不得不

矯然自異然但可云明算不如泰西不得云古人皆不如泰西

也我

國家六藝昌明若吳江王氏宣城梅氏皆精於數學實能盡得西

法之長而匡所不逮至戴東原發明五曹孫子等經而古學明

錢竹汀論三統四分以來諸家術而古推步學又明學者苟能

綜二千年來步算諸書一一研究之則知中法精微深妙非西

人所能及者彼不讀古書謬云西法勝於中法是但知西法安知古法哉案明季利瑪竇以新法入中土徐光啟至以今日義和稱之一時西人接踵人心翕然烏乎蓋官步勘天道疏闊物必自腐而後蟲生假令光啟躬際

聖清耳聆阮論當亦慙然汗下

疇人傳四十五日新法亦集古今之長爲之非彼所能創如地爲圓體曾子言之太陽高卑與考靈曜四游說合蒙氣有差卽姜爰游氣論諸曜異天卽剝萌不附天體說凡此安知非出於中國如借根方本爲東來法乎必曰西學非中土所能及則

大清億萬年頌朔之法必當問於歐羅巴乎必不然也案阮元此論

惜不令湯若望見之夫若望以四十二事表西法之異證中術

西

西

之疏耳食之徒遂謂歐洲算術超於吾國毋亦飲水忘源乎疇人一傳標列古書表章中法庶有志之士當思自奮勿謂西人所愚也

續疇人傳敘曰西人尙巧算值中法湮替之時乘閒居奇世人同聲附和不知九重本諸天問借根放自天元西人未始不襲我成法而易其名色耳如諸輪變爲橢圓不同心天變爲地球動是已且張平子有地動儀其器不傳舊說以爲能知地震非也此地動天不動之儀也蔣友仁謂地動或本此或爲暗合未可知也西法之善者無過八線然舍表無以布算苟如羅氏以密率招差是其法亦無異授時麻草安知八線表不由此乎案九重諸條又爲前傳所未及蓋羅士琳成績傳時在文達晚年

見道益精觀此敘語信乎學與年進也

續疇人傳曰歐羅巴自詡其法之精密勝於中法不過三角八線六宗三要借根方連比例諸法安能軼吾天元四元綴術大衍與夫正負開方垛積招差諸法上哉案羅士琳此論眞能歷數家珍而奪西人之席且羅氏不獨能言也嘗以乾隆間明氏捷法按得八線對數表一度十三分二十秒正切第五字〇誤一又六度四十一分十秒正切第五字〇誤六又十二度五十分正弦第六字七誤五又十六度三十二分十秒正切第七字九誤〇又四十二度三十二分四十秒正切第九字五誤四可見西人所擅長者好學深思類能道之

西

西

疇人傳三編四曰世俗講習類崇彼法而忘其源自東來而究其未能軼我範圍而昧夫相得益彰之道爭巧誇捷惑溺者眾羣往焉而不知其所返案諸可寶此論深嫉不知中學徒誇西法爲聖者此近世之痼疾可謂洞見癥結矣

鮑琦亭集曰古學廢絕西人獨擅其長中原反宗之唐荆川顧若溪邢雲路欲會通焉而尙未能黃梨州始言周公商高之術中原失傳而被篡於西人按其書以求汝陽田可歸也案全祖望此說可稱稿論中學之被篡於西人者多矣安得盡歸趙璧哉

鑑止水齋集曰欲中西之法各明其眞無相雜糅謂古義明可以知西法之莫能外也案許宗彥此論專主發明古義夫古義本也西法末也未有根柢先撥而枝葉茂盛者知言哉

蠡勺編三十一載張南山曰西法實中法所流傳萬歷間復還中國非始行于中國也史公言幽厲之時疇人子弟散入殊方一也西歷所言寒暖五帶說與周髀七衡合而周髀漢趙君卿爲之註二也立天元一法利瑪竇不解而宋秦九韶元李治能言之三也利瑪竇撰經天該星名與中國同而丹元子步天歌隋時已著四也西法言各省節氣不同即中國里差法五也西洋有借根法名阿爾熱巴拉阿爾熱巴拉者華言東來法六也且用西法者取其側算之精而已至紀日于午何如紀子紀月于望何如紀朔是西法有不及中法者中法固在西法之前也案張南山此說歷舉西學之源既詳且確末言西法且不及吾足使彼族頹首

教五

尙書釋天曰宋太祖時沮渠茂虔獻方物並周髀一卷而西歷五帶之說又全同周髀太史公云幽厲之後周室衰微陪臣執政史不記時君不告朔故疇人子弟分散則西法即不必果本義和有自來矣若回紇家托名黃帝且謂漢武時已入中國恐未必然吳氏宗潛曰漢祕史云元狩三年帝遣使詣西域回紇之國謂昔黃帝封姬姓者七十國里尤之亂姬姓者亦奔於回紇其觀象者皆從之回紇今有知天象者在焉乃取之以校五衡五星十一曜之經緯回紇天文生三人至校其推算氣候躔度與漢無異止閏月有差遂留之咸陽此回回入中國之始也案盛百二此論謂西法不必果本義和亦有自來尙持平之見

談泰曰治算者不讀古書謂西法密於中法此大惑也西人存心叵測恨不盡滅古籍以自衍所長案此論載經義叢鈔意在表章中書發爲讜論真先得我心者

疏海論中曰今天下競談西學矣蒙以爲非西學也歷算本蓋天宣夜之術談幾何者譯借根方爲東來法大戴如誠天員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掙也周髀地考沱四隕形如覆槃易乾坤整度地有大堰坤母運軸爐灰經天元氣練十周爲正土填圓塞化蒼頡地日行一度風輪扶之書考靈曜地恆動不止春秋元命苞地右轉以迎天河圖括地象地右動起於畢天靜地動說實根此墨子化徵易若龜爲鴉五合水火土離然鑠金屬水離木同重體合類異二體不合不類化學也均髮均縣云云重

教五

學也臨鏡立景云云光學也元倉峴地謂水岷水謂氣汽學也經言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百物露生電氣之祖也關尹石擊石生光雷電緣氣以生可以爲之淮南黃埃青曾赤丹白礬元砥云云及夫頓牟掇芥磁石引鐵說中國之言電者詳矣至於圖一中同長方柱隅四謹圖規寫爻方柱見股重共前弦其粘法意規員三神機陰開劑屬無迹城守舟戰之具蟻傳羊玲之篇機器兵法皆有淵源韓非子呂氏春秋諸書備言墨翟之技西士從而推衍其緒其精理名言奇技淫巧不能出中國載籍之外西人言理莫精於氣土水火之說即釋氏地水火風之旨其源實出於易四象西人言器莫精於十字架先儒相承河圖洛書中宮五數皆作十字線特未闡其義周官壺涿氏

午貫者十字也耶蘇殆得其遺法嘗操十字以行其術周禮保氏教國子以禮樂射御書數爲六藝六經諸子論禮樂之微通於性命九章之奧窮極造化而樂與數尤相爲表裏

欽定律曆

三書推闡律數有精於西人者今欲制機氣則量萬物運用水火誠不能不取之於三角八線及化器電火諸藝術然名爲西學則儒者動以非類爲羞知其出於中學則儒者當以不知爲恥泰西文字本於佐盧史記大宛傳漢書西域傳皆有畫革旁行之文墨子經上讀此書旁行此尤文體之可據者輪舟制不過數十年輪車更出其後古有指南車飛車其制不傳火輪車本唐一行水激銅輪自轉之法泰西以商爲國本一切大政商賈皆得與左傳陳懷公朝國人謀從吳楚子產對韓起曰先

徽五

七

君與商人世有盟誓有春秋遺風陰符經天之至私用之至公蓋合百姓之私以成王者之公也中國官與民勢分懸絕氣扞格而不通治兵首重嚴整書牧誓詩常武周禮大司馬及管子孫子所言綦詳泰西練兵適與古合但當自責以今人之不如古人正不必自諉於中國之不如外國也西人紀載云火礮創於中國彼師我法而能精之案張自牧此篇柔遠記十九節采之真能扶西學之原惟以耶穌十字附會圖書以聖經證夷教斯失言矣

四國日記二曰堯典定時周髀傳算西人星算學權輿於此其他安知其非取法於中華也西士論及創制每推中國如新報之仿耶鈔化學之本煉丹信局則採李羅之記印書則爲馮道

之遺煤燈之本四川火井考試之本歲科取士至於南鍼火藥算學天文之開於中國無論矣案王之春此論即據西士所言以證出自中學可謂要言不煩

柔遠記十九日制器尙象利用本出於前民幾何作於冉子而中國失其書西人習之遂精算術自鳴鐘創於僧人而中國失其傳西人習之遂精機器火車本唐一行水激銅輪自轉之法加以火蒸氣運名曰汽車火礮本虞允文采石之戰以火器敗敵名爲霹靂凡西人之絕技皆古人之精餘西人豈真巧於華人哉案王之春此說在蠡測厄言廣學校篇舉一反三彼震懾於西學者當廢然矣餘見瀛海論

徽五

三

木火雲水亢倉子之說地說水關尹子之石擊石生光彼所謂爲絕學者皆不能出吾書黃帝南鍼奇肱飛車公輸木蒿諸葛流馬區純木鼠一行時鐘以及張衡之候儀楊么之輪舟幾於引不勝引磁石引鍼琥珀拾芥翡翠屑金人氣粉犀此亦銅山洛鐘自然相應之理豈徒借根方爲東來法哉學者或不屑併道其變本加厲者乃欲舍己從之竟言漢學無用此皆一偏之論特我引其端彼竟其緒必謂算學重學光學化學電學中人皆不可及是此蟬撼樹之口不足塞耳案王之春此論大指以世人不屑稱道西學其變本加厲者竟言中學無用乃爲此持平之論而西學之由來愈恍然矣

陳萬策中西算法異同論曰中法言異乘同除西法總之四率

異矣而爲比例之理則同中法句股也用邊而西法謂之三角也。用角三邊三角可以互求。劉徽祖冲之趙友欽以四角起數所算圓周之率與西法會無毫釐之差而西人以六宗率作剖圖八線者其術亦不外乎此案。此論中西算學異同又西學本中學之一證。

顧觀光與張文虎書曰：算理黃赤斜交者西法升度差也。地面測望者西法地半徑差也。案此書見武陵山人雜著以許氏太陽行度解。據日行赤道原無盈縮而人目視之有盈縮由黃赤斜交及地面測望爲說。故爲之取西法以證中法於西人竊取吾法雖未明言而力據上游則仍九數存古之惜也。

微五

譬如人在大舟中閉牖而坐舟行而人不覺也。西人謂地動天不動說本此其撈爲便捷之法亦中國古法也。西人用字代數原於古籌算今改用子算較寫算不尤簡捷乎或謂西人機器獨擅其長然中國未嘗無機器也。虞書璫璣玉衡武侯木牛流馬經史所載可考且考工記云：知者撈物巧者述之。其中立表定向可通天文弓矢權衡可通重學。夫西人學中法而能自立豈中國人不能學古人而自立哉。案錢國寶此敘亦知西學源於中法歸其旨曰自立可謂能自得師者。

對數詳解敘曰：對數一術乃西士所稱至精至簡者而李善蘭獅伯奇創立新法較西人舊法簡易數倍而與西人近日新法不謀而合。案李鄒尋繹古書而立新法乃西人與之合轍正西

人暗襲中法之據丁取忠此敘信哉。

綴術釋明敘曰：聖神制器尙象利物前民其於數理必有究極精微範圍後世者代久年湮數學漸至失傳近泰西猶能推闡古法推陳出新而中國之人才智士或反蹈其成轍而率由之孔子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正今日之謂也。案曾紀鴻此敘祇就算學言之然而發揚西算推本中學可謂助我張喙。

謝祖源請派員游歷疏曰：周髀九數疇人命官攷工五材庶士分職班固志前代藝文於經典外列敘兵書術數方技諸略此皆專門利用之學聖人不廢夫外洋測算衍自中法制器相材原於攷工營陣束伍乃司馬法步伐進退之遺開採五金仿周禮十人之職測繪地輿亦晉人裴秀成法案此疏意主中士兼

微五

通西學夫一物不知儒者之恥謝說甚是其謂利用之學聖人不廢外洋測算衍自中法眞通人之論哉。

格物中法自敘曰：自冬官書佚操藝者各挾其工巧術鬻于市前明澳門通商以來彼遂用機器玩好之技簧鼓中國以漸逞其陰計秘謀至今而益熾夫彼之技一工人耳薦紳之所不道烏足言哉夫然而居今之時欲移易其耳目自莫若即中國所自有者著之俾知中才百倍於彼特屏棄弗爲別求其至遠至大者也。夫顯鏡遠鏡孰與照膽之奇日晷鐘表孰與元帝殿漏之幻汽機之繁重孰與水碓風車之簡輪船火車氣球孰與飛車木馬木牛流馬之巧研窮物質孰與始知藥性化煉丹汞種羊炕鷄之奧忘其至奇至幻至簡至巧與者而惟洋是好不亦慎



乎不甯惟是中國之攻木攻石攻金皆重學也冷人廿人皆化學也蒸釜酒龍陽燧銅鑑磁石引鐵琥珀拾并酒藥油酪權量舟車汽學光學電學化學重學之日用而不知也且夫彼之法皆中法也漂布熱皮種樹養蠶造糖燒磁鍍金少或十數年多不過百年始通其理雖精益求精然非中國啟其知而能若此哉至於得南鍼而知航海得火藥而後用鎗礮則尤中國大有造於彼者乃彼無一不賴中國而中國反曰知遠出彼下何歟是書編古今言格物者知其理所以然則詳之否則闕之若或不能盡識則鈎稽而爲之注編附鄭意及中國六工之事使天下知技皆中國所有所不有者則中國鄙而不精也若越人洞垣之藥張衡地動之儀乃臣窮其理而不得亦可見聖人之邦

教五

五

靡學不精也案劉嶽雲此敘載食醫德齊陳著保壽圖覽先我爲之今錄其文志不忘大略推輪焉  
劉嶽雲答李善蘭書曰西人以天算爲最精初入中國即挾此自重而光化電等學則近世尤密然如天圓見周髀大戴地動見考靈樞乾鑿度元命苞括地象六等星差見徐整長曆天河經天一周見抱朴子天河爲小星所聚見物理論五星日月各一天見郊萌傳滕氣見姜爰傳雷爲地氣見周易論衡則中國言天文未嘗讓西人也墨子經上圓一中同長也此謂圓體自中心出徑綫至周等長也又云方柱隅四謹也誤此謂方體四維皆有隅等面等邊等角也莊子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絕此幾何妙理他如借根即天元一術代數術中求無定數即

微五

五

大衍求一術累乘累除即堆垛招差則中算未嘗讓西人也關尹子石擊石即光又曰磁石無我能見大力此電學也論衡詮日日中光明故小其出入時光暗故大謂明暗由於游氣多少即映小爲大理淮南若以燧取火疏之則弗得數之則弗中正

在疏數之間從朝視夕者移從枉準直者虧即影鏡中樞理此光學也淮南子氾論人血爲燐即鬼火爲骨角所含之氣散出說論衡道虛致生息之物密器之中覆蓋其口漆塗其隙中外氣隔息不得洩有頃死也即人無養氣則死說淮南天文水勝故夏至濕火勝故冬至燥燥故炭輕濕故炭重即爲燥濕表之理墨子五合水土離然煉金腐水離木同重體合類異二體不合不類即原質更互變易理此化學也至於製造之事淮南

言鐵可以爲船交州志曰越人鑄銅爲船則鐵艦不足奇矣紀曉嵐筆記鐵嶺藏遂堂之先德有巧思嘗造一鳥銃形如琵琶凡火藥鉛丸皆貯於銃脊以機輪開閉其機有二相銜如牝牡扳一機則火藥鉛丸自落筒中第二機隨之並動石擊火出而銃發矣計二十八發火藥鉛丸乃盡則格林礮又不足奇矣格物中法彙萃各書以中法分子目此時不過四百餘條約可分三卷仿長編例隨得隨錄之大抵讀書之士多未明西法雖有其理不能抉出以祛惑習西法者則又先入爲主震驚佩服不復能於中國之書求之此所以扞不相入也案此書與格物中法敘相表裏真能探西學之原者

日本雜事詩注一曰泰西之學墨翟之學也古以儒墨並稱或













〔清〕李惺撰

冰言十卷冰言補一卷

清存鐵筆齋刻本



# 冰言

存鐵筆齋

冰言

藥言兩卷甄錄古今格言至為詳核茲錄其所未錄者輒復綴成一編而以冰言名之天祿閣外史所謂寤心之言若冰也藥言分段不分門茲則以一門為一段凡十門第之如左

壬子九月瓊江蓼花庵主人書

一學問二身心言行三家四境五人六事七仕宦八善惡

九瑣談十辨誣

學問

學者有自立之志當拔出流俗不可泛泛與俗浮沉破除俗見

是第一關鍵

可恨讀的古人書做的俗人事

六經四書君子之律令小人犯法原不曾讀律士君子讀古人

書而一一犯之是在小人下矣

聖賢千言萬語都祇是教人學好禁人為非若以先哲為依歸

前言為律令即一二語儘有受用若浮沉世俗或更作人汗

下即將倉頡以來書讀盡也算不得讀書人

冰言

要體認不須讀盡古今書祇一部千字文終身受用不盡要不

體認即三墳以來卷卷精熟也祇是箇博學之士資談口侈

文筆長盛氣助驕心耳故君子貴體認

學舉業者讀諸般經書祇安排作時文材料用於已全無干涉

故其一時所資以進身者皆古人之精粹終身所得以行事

者皆生來之氣習誠所謂書自我與不學者何以異

大抵後生為學先須理會所以為學者何事一行一住一語一

默須要盡合道理

人一心具眾理而蔽之者亦眾不祛其蔽則理不可得而明學

所以祛其蔽也。

見得理明。須一一踐履過。則事與理相安。皆有著落處。若不踐

履過。則理與事不相資。終無可依據之地。

祇是知一字行一字。知一句行一句。便有益。

知是一雙脚。行是一雙脚。知也者。知所行也。行也者。行所知也。

能行方算得知。徒知難算得行。

事事有實際。言言有妙境。物物有至理。人人有處法。所貴乎學

者。學此而已。無時而不學。無念而不學。不會其全。不詣其極。

不止。此之謂學者。

冰言

問卽是學。好問卽是好學。善問卽是善學。

人生氣質。都有箇好處。都有箇不好處。學問之道。無他。祇是培

養那自家好處。救止那自家不好處。

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忿怒者。

到此能不忿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得力

處。亦便是用力處。

學者視人。欲如寇讎。不患無克治之方。祇緣一向姑息他。如驕

子。所以養成猖獗之勢。無可奈何。識不早。力不易。制人欲在

初起時。極易剿捕。到那橫決時。要奮萬夫不當之勇。才濟事。

看來。看考。吾人千病百病。祇是欲爲之胎。做來做去。吾人所以

趕不上古人。祇是欲爲之祟。

欲祇是有進氣。無退氣。理祇是有退氣。無進氣。善學者。審於進

退之間而已。

涵養如女子坐幽閨。省察如邏卒緝奸細。克治如將軍戰勁敵。

涵養用勿忘。勿助工夫。省察用無怠。無荒工夫。克治用是絕

是忽工夫。

靜中涵養之功多。則動時省察之功易。

涵養不定的。自初生至蓋棺時。凡幾變。卽知識已到。尙保不定

冰言

畢竟作何種人。所以學者。要德性堅定。到堅定時。隨常變窮

達死生。祇一般。卽有難料理處。亦自無難。若平日不遇事時。

儘算好人。一遇箇小小題目。便考出本態。假遇難者。大者。知

成箇甚麼人。

聖賢學問。祇是箇自責自盡。完了自家分數。還要聽其在天在

人。不敢怨尤。况自家舉動。正多鬼責人非的罪過。卻敢怨尤

耶。吾輩不可不把自家一照看。才照看。便知天人待我。原不

薄惡。祇是我多慚負處。

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心。且

資之以爲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

學者大病痛。祇是器度小。

人生學問。當在失意處磨鍊出來。切勿爲境界也。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吾輩發憤爲學。必須實心攻過。默默點檢自己心事。克治自家病痛。若瞞昧此心。支吾外面。卽嚴師勝友。朝夕從游。何益乎。

學者不能徙義改過。非是不知。祇是積滯久慣。自家由不得自家。便沒一些指望。

冰言一

四

凡人志不立。則氣昏。是以君子之學。無時無事而不以立志爲事。立志者。精神心思。凝聚於一處。而不復知其他。然後此志常定。神氣清明。義理昭著。一有私欲。卽便知覺。自然容留不得。故或怠心生。責此志卽不忘。侈心生。責此志卽不侈。以及躁心貪心。傲心吝心。一切心生。能責此志。便消除矣。此其去人欲如烈火之燎毛也。

有志者。祇據如今地位。便走向善一路去。莫謂時過難爲。就是年過四五十。或過六七十。儘管穩住脚跟。做去。

進道入德。莫要於有恆。天道祇是箇恆。每日定準是三百六十。

五度四分度之一。分毫不損。不加流行。不緩不急。而萬古不息。萬物得所。祇無恒了。萬事都成不得。古人云。有勤心。無遠道。祇有人勝道。無道勝人之理。

爲學先須立大規模。萬物皆備於我。天地間事。莫非分內事。不學安得理明而義精。

明體全爲適用。明也者。明其所適也。不能適用。何貴明體。有種講學人。不能施於有政。其於斯世。斯民。萬事萬物之各適其用者。初未必盡明也。

學者必見於用。乃可貴。不然一腐儒耳。

冰言一

五

學問須細看。古人用心處。自家臨事時。一一要使。

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士大夫以學術爲舊。當以心術爲本。概以倫理爲枝幹。以事業爲果實。若文章則花萼也。

心地清淨。方可讀書學古。不然見一善行。借以濟私。聞一善言。假以文過。是古人之書。適以借寇兵而資盜糧矣。

身心言行

人之異於物者此身。身之靈於物者此心。心死而身存者。軀殼耳。謂之行尸走肉。

六十四卦。獨於坎卦。指出心以示人。可見心在身中。直如一陽陷於二陰之內。所謂道心惟微者此也。

人心至靈。千萬里之遙。千百世之上。才發念。便到那裏。神妙如此。卻不去養他。自且至暮。祇管展轉於利欲之中。都不知覺。

心一耳。一為外物所誘。而義理之心。倏變為利欲之心。若一念要克去利欲。這一念。便仍是義理。雖至末流。總有箇本心在。

冰言二

六

祇一念起。覺得於心不安。此人鬼關也。順著他去。便已與鬼為隣。因其不安而決去之。則返乎人矣。

當心靜無事時。將好色好貨等私心。逐一追究。搜尋出來。定要拔去病根。方始為快。

心中大段惡念。不難制伏。最是計利計害。乍往乍來的念。慮相續不斷。難為驅除。

心一放。即悠悠蕩蕩。無所歸著。收放心之法。即收雞犬之法。慎其出入之門。予以棲息之地。慎其出入者。退絕胡思亂想。予以棲息者。安頓在義理上也。

聖狂之分。祇在苟不苟兩字。

雖至鄙至陋處。皆當存畏謹之心。而不可忽。行第一步。心在第一步上。行第二步。心在第二步上。三步四步。無不如此。所謂敬也。如行第一步。而心在二步三步之外。即非敬矣。為一事。心在一事上。件件專一。所謂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

人無日不說話。就有箇說話的道理。無日不處事。就有箇處事的道理。無日不接人。就有箇接人的道理。無日不理物。就有箇理物的道理。或曰有要乎。曰有其要。祇在存心。心何以存。

冰言二

日祇在主靜。祇靜了千酬萬應。都在道理上。事事不錯。靜之一字。十二時中。離不了一刻。惟靜。故能張主得動。若逐動而去。應事必不分曉。便是睡時作箇夢也。胡亂。

冰言二

七

天地萬物之理。出於靜。入於靜。人心之理。發於靜。歸於靜。靜者。萬理之彙歸。萬化之樞紐也。故雖暴肆之人。平日皆有良心。發於靜也。過後皆有悔心。歸於靜也。

人性福急。發不中節者。當於平日語言作止間。以寬緩持之久。則所發自有條理。

英氣甚害事。祇渾涵不露圭角最好。

英氣甚害事。祇渾涵不露圭角最好。

不動氣事好

氣盛便洩

心平氣和此四字非涵養不能做工夫祇在定火靜屬水動屬

火病人火動則躁擾狂越及其甦定渾不能記甦定者水澄

清而火熄也人非火不生非火不死惟君子善養火故身安

而德滋

常沉靜則涵蓄義理深而應事有力

精神有限故嗜欲要節制言語要簡默凡事要收斂精神不漏

則作用有力但看花果經霜雪凋零惟存枯幹何等冷落然

冰言二

其真氣歸根到春來枝枝葉葉發生無已惟收斂乃能發生

人精神要健在當用處不當用處用了殊可惜也

世人何嘗不用心都祇將心錯用了心要用於正而不用於邪

用於要而不用於難用於大而不用於小

造物生人兩其耳目兩其手足而獨一其舌且置之口中與處

又以齒如城層如郭者重圍之若惟恐其藏之不固而輕於

一出者即此思之言亦安得不謹

說話如作文字字在心頭打點過是心為草稿而口應真也猶

不能無過而況由易之言真是喪心病狂者

言語不到千該萬該再休開口

行七八分言二三分

吾觀於射而知言行矣夫射審而後發有定見也滿而後發有

定力也今之言行皆亂放矢也即中幸耳

人有一事不謹後來必受此事之累一言不謹後來必受此言

之害如器有隙者必漏也

君子一出口無反悔之言一動手無更改之事誠之於思故也

不存心者看不出自家不是祇於動靜語默間應事接物時想

一想便見渾身都是過失

冰言二

聖人言居處恭雖燕居獨處惰慢之氣尚不設於身體况會賓

客對尊長乎當境之失於疎忽由平時之習於便安玉藻九

容縱或不曾理會毛詩總是讀過的人而無禮胡不道死苟

一念及能無悚然

面色不淨眼光不亂便知胸中定靜非久養不能禮曰儼若思

安定辭此善形容有道氣象

為人祝頌者曰迓休曰迎祉凡休祉之集如祥麟之布趾威鳳

之來儀惟藹然和易吉康斯迪樂只君子所以福履將之也

若接之以峭刻之氣忿厲之容不啻驚去萬里矣

渾身都遮蓋得。惟有面目不可掩。面目者心之証也。即有厚貌者。猝然難做。準備不覺。心中事都發在面目上。故君子無愧心。則無作容。中心之達達。以此也。肺腑之見見。以此也。此修己者之所畏也。

任教萬分矜持。千分點檢。裏面無自然根本。倉卒之際。忽突之。原本態自然露出。是以君子慎獨之中。祇有這箇發出來。祇是這箇何勞回。何用支吾。

問慎獨如何解。曰。先要認住獨字。獨字就是意字。稱人廣坐。千軍萬馬中。都有箇獨。這意念中發出來。九分九釐。是祇一釐。冰言二

苟且便。要點檢克治。這便是慎獨。人必自欺也。而後敢於欺人。欺人之弊。在一時自欺之弊。在畢世。無妄謂之誠。不欺其次也。

有諸己之謂信。不信則無諸己矣。存於內者。爲心術。見於外者。爲品行。但是君子人。未有不正大光明者。

善之當爲。如飲食衣服。然乃吾人日用常行事也。人未聞有以禍福廢衣食者。而爲善則以禍福爲行止。未聞有以毀譽廢

衣食者。而爲善則以毀譽爲行止。惟心不真誠之故耳。果真果誠。尚有甘死饑寒而樂於趨善者。

一善念發。未說到擴充。且先執持住。此萬善之罔也。若隨來隨去。更不操存。是此心如驛傳。然終身無主人住矣。

要得義精仁熟。此境大難。但令方寸間常有一段善念。事事都在道理上商量。自不會錯走了路。杜做了人。

才力智識德器三者。缺一不可。惟有德器。則智識才力皆足以爲用。不然必有誤用之患。

人有所長。要在深藏厚蓄。然後可以成德。苟或自衒自矜。自呈淺薄。豈所謂闇然日章之道哉。

有能易居所能難。不以能市利者。豪傑中人。不以能市名者。聖賢中人。名心勝者。必作偽。

孽孽爲利。是箇甚人。一生淘洗得利字乾淨。才論人品。不然終流於小人之歸矣。可恥孰甚。

君子有三戒。俗之所謂色財氣也。人於此三字。有占一二字者。有三字俱全者。當戒不戒。或戒而不力。終身爲其所累。至於斃而後已。其亦可哀也乎。

士人所貴。節行爲大。軒冕失之。有時復來。節行一失。終身不可得。

恨之詩。悔恨之極也。可爲士君子殷鑒。當三復之。唐詩有云。雨落不上天。水覆難再收。近世有名言一偶云。一失脚成千古恨。再回頭是百年身。此足道。恨詩心事。其曰亦已焉哉。所謂何嗟及矣。無可奈何之辭也。

今人不學自守。先學隨時。所以凡事苟且。不能自立。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祇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卻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時。卻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已先不好了也。

冰言二

主

天下萬事萬物。皆要求箇實用。實用者。與吾身心關損益者也。凡不急之務。耳目之玩。皆非實用也。愚者甚至喪實用以求無用。悲夫。

家

人子之道。莫大於事生。百年有限之親。一去不回之日。得盡一時心。卽免一時悔矣。

父母生子。大都二三十歲。子能成立。亦須得二三十歲。爲父母者。待至於能養時。年已近五六十矣。朝暉初上。忽而夕陽西下。終日昏昏。如醉如夢。豈知堂上齒危髮禿之人。又已刪除。一日耶。人莫不愛其妻子。妻子之年未艾。享用之日正長。况妻可再續。子可再生。而生身父母。一去不復。上天下地。尋覓無門。危哉。幸未及此。速宜孝養。

冰言三

主

人心喜則志意暢達。飲食多進而不傷。血氣沖和而不鬱。自然無病。而體充身健。安得不壽。故孝子之於親也。終日乾乾。惟恐有一毫不快。事到父母心頭。無論富貴貧賤。常變順逆。祇是以悅親爲主。悅之一字。乃事親第一傳心口訣也。

人子之事親也。事心爲上。事身次之。最下事身而不恤其心。又下事之以文而不恤其身。

孝子事親。不可使吾親有冷淡心。有煩惱心。有驚怖心。有愁悶心。有愧恨心。有難言心。

孝子侍親。不可有沉靜態。莊肅態。枯淡態。豪雄態。勞倦態。愁苦

態怨態怒態

觀嬰兒之於慈母而得孝子之心焉。觀慈母之於嬰兒而得孝子之術焉。慈母之於嬰兒誠也。而論行乎其間。誦也者。誠之至也。

親老事之尤當盡心。其口淡食必喜滋味。其血枯衣必須裘帛。其力弱動必賴扶持。其膽虛事每易驚恐。其氣促不可遽拘。抵觸以逆其氣。氣順則安。氣逆則病。有深愛者自能曲體親心。

天下有四等父母。苦不忍言。一曰老眼昏耳聾齒鬆脚軟。一曰

病輾轉牀蓐臭穢薰蒸。一曰鰥寡孤燈冷屋無限淒涼。一曰貧乏勞筋骨耗心血為兒孫經營衣食撐持門戶。

竭力耕田供為子職。未足盡聖人之孝。然聖人未嘗不力耕也。人縱不能為聖人。奈何情其四肢甘蹈世俗不孝之罪。

子以悅親為孝。服勞奉養家雖窘極不可於父母前說一苦字。貧賤之家養親甚難。至於富貴宜人人可為孝子矣。而抑知不

然何也。口體之養無缺而親心或未必安也。為人子而使其親有未遂之欲難言之隱莫解之憾雖富貴何為。

父母見諸子中有獨貧者。嘗加憐恤飲食衣服之分。或有所偏

厚子之富者。或有所感則轉以與之。此乃父母均一之心。而子之富者。每以此為怨。是殆未之思也。若使我貧。父母必移此心於我矣。

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則反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氣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為非而直行己志。雖所執皆是。猶為不順之子。况未必是乎。

人子於繼母多不能得其歡心。竝不能得父之歡心。生母死而入矣。

父有妾者亦然。此雖父之溺於私愛。然為子者要當自責自修。常見不是。在己不可稍有怨望。一任父母震怒。祇是敬謹小心。喜容滿面。則嫌隙自然消釋。婢僕讒間之言亦無由得入矣。

子於父母以天合者也。婦於舅姑以人合者也。子能孝順父母。婦尚不能如其子。若子不孝順父母。而欲其婦之孝順舅姑。蓋百不得一焉。是故婦之不孝。皆由子之不孝。有以致之。罪不獨在婦也。至於聽妻妾之語。而於父母有異心。則又悖逆之甚者矣。



子之孝不如率婦以爲孝婦不離親者也故舅姑得一孝婦勝得一孝子婦之孝尤貴導孫以爲孝孫能娛親者也故祖父母得一孝孫又添一孝子

人子事父母無事不當盡心至於父母有病求以身代而不能即盡心尚有無可盡處况不盡耶身不得暫離心不得他用平日一喜一懼到此時祇有一懼危乎不危急乎不急

父母有病醫必良藥必精不然足重其毒而速之死也以春秋不嘗藥之例準之謂之賊子

古云父母以非理殺子子不當怨蓋我本無身因父母而後有

冰言三

去

殺之不過與未生一樣古人看得兄弟差父母不遠蓋如兄弟三人損失一箇則天地之內祇有兩箇任他萬國九州若億若兆人再尋一箇來湊不得

朋友是後來的兄弟兄弟是天然的朋友少同游長同學若得二心一德之兄弟何樂如之此古人所以深貴乎兄弟之互相師友也

世人作諸善事有捐千金不惜者獨至家庭中往往不能推財讓產凡遇兄弟之貪鄙者強橫多取不與計較安意與之大勝於作諸善事也

世人之貧賤者無論矣多有富貴家兄弟分門析戶或因田邊土角斗粟尺布計較不已此天良之盡滅者也

兄弟富貴而不恤貧賤者其人固不足言若自己貧賤而嫉妒兄弟之富貴則亦乖謬之甚此蓋起於先分形跡不知父母同胞有何形跡一分形跡早爲他人覬破一文不直也

厚同母之兄弟而薄異母兄弟此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者也但見其爲兄弟而渾忘其爲異母必如是而後能友能恭亦如是而後能孝

家庭有箇真佛日用有箇真道人能誠心和氣愉色婉言使父母兄弟間形骸俱釋情意交通勝於出家學佛入山訪道多矣

冰言三

七

骨肉但當論情不可執理執理便傷情傷情便非理

家庭骨肉但少一分俗見便多一分天性

家庭不睦或由財產偏私或由妻妾離間是固卑鄙無足深言更有易犯者性情不一意趣各殊彼此不肯委曲變通因枘鑿而成秦越此病雖詩禮家亦不能免

骨肉之好不終祇爲看得爾我二字太分曉骨肉失歡有本於至微而終至不可解者祇由失歡之後各自

負氣不肯相下耳。有一人能先下氣與之語。則彼此酬復漸漸和好如平時矣。

兄弟間偶有不相愜處。卽宜明白說破。隨時消釋。無傷親愛。自有百忍之說。人之處家。遂以能忍爲尙。然忍而不得其道。弊更有甚焉者。蓋忍有藏蓄之意。卽不無決裂之患。其初大抵強制。至於受之既多。積之既久。一旦遏抑不住。勢必如狂瀾暴漲。翻江倒海而出之。其害尙可言耶。然則如之何。曰卽時忍。卽時消。斷不使纖芥留於胸次。所謂不藏怒不蓄怨也。必如是而忍。乃有濟。不然則危。

冰言三

大

骨肉構難。同室操戈。夫必兩棄。從無獨全之理。蓋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未有根本旣傷。而枝葉如故者。其有或全。必其弱弗克競。而深受侮虐者也。

兄弟不睦。子姪因而效尤。奴僕亦化爲仇敵矣。外侮一至。其誰禦之。

人家不和。多由於婢子造言。而婦人信之。婦人附會。而丈夫信之。爲家長者。當諄諄以此二弊訓其家人。爲丈夫者。亦當諄諄以此訓其婦。

婦人多無識見。以故其言多不可聽。須是爲之夫者。自處於正。

使其言無自而入。大要在平日看得財帛輕。恩義重。又常以此理開曉之。彼縱愚而不化。當亦不敢多言矣。

子婦事人者。也不可受奴婢奉事。長其驕惰之性。當日使勤勞。常令卑屈。此終身之福。

人之於妻也。宜防其蔽子之過。於後妻也。宜防其誣子之過。夫婦有別。古人所謂相敬如賓者。乃房中之極則也。

禮男女遠別。世俗惟嚴於翁婦。其餘則無別。甚者叔嫂姊夫小姨妻弟之妻。皆不避嫌。近於蠻貊矣。

禮別嫌疑。所以防微杜漸。而止惡於未萌也。每見人家僮僕。多出入上房。親戚及交游中子弟往來。亦多男女相見。而女子亦以不避男子爲大方。夫男女之所以不及於亂者。在於相遠。其始也不避。其旣也熟習。馴至於談笑嬉戲。混然無別。而事遂不可知矣。爲父母者。旣已不嚴。抑且不明。其不嫌於無別者。蓋不疑其有他故也。而曖昧之中。不免竟有他故矣。以爲至好至厚。斷然無妨。而不知竟有妨矣。以爲至卑至賤。斷然不敢。而不知竟敢矣。是非平時無嫌無疑。何以至是。不必至是而竟至是。不亦可哀之甚乎。所以人家要有規矩。內外要界限分明。早晚要防閑緊密。不但防閑外人。亦不但防閑

冰言三

九

值僕即自家子姪輩都要使其有所遵循而凜然於進止之間寸步不可踰越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為母者縱未能嚴而為父者則斷乎不可不嚴情易溺於所愛而禍恆生於所忽慎哉慎哉

男女之所以隔絕者惟爭一見禮云外言不入於柵內言不出於柵聲息尚不容通况顏面乎

男女自六七歲以上不得攜手而行並肩而坐女子自十二三以上不得出外戶男子自十三四以上不得入內戶禍成於積漸而萌於至微惟禮可以已之故閨門有禮也

冰言三

梳柳巾櫛不同漏浴不共寢席衣裳不通古人制禮不遺於薄

物細故其嚴也如此

果實之有蟲者方其花時遇風而塵入其胎故蟲生穀粟之有秕者方其花時遇風而花損其胎故秕生人自童子以至成人其初本無以異而終大異者得母有風之者乎

父母教子當於稍有知識時見生動之物教之勿傷以養其仁尊長親朋前教之恭敬以養其禮並教之然諾不爽以養其信稍有不合即正言厲色以諭之不待鞭撻也

子弟幼時最當教之以禮禮不在精微也如見尊長必揖長者

趨過坐必起立長者呼召即急趨之門內門外長者問何人對必以名不可曰我曰吾門內瑣屑之事力所能任者必供長者使命出人不可跳躍言語不可喧囂飲食不可揀擇臂即此等粗淺處隨事教之使其循循規矩中知循禮則知循理矣

童稚之學不止記誦養其良知當以先入之言為主

凡子弟正在妙齡宜及時迎機訓導隨材造就務使之聞正言見正事存好心作好人小而灑掃應對進退之節大而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防以及仁民愛物之術無不啓迪無不講

冰言三

三

究至於文章足以華國才藝足以匡時世道賴之朝廷重之宗族鄉黨亦無不榮之樂之矣即時命不可知功名不可必而學業品行內可以承先啓後外亦可以矜式里閭此其效見於後來而其本端於蒙養為人師者安得不勉為子弟擇師者安得不誠不愼

世之教子弟者多喜其圓轉便捷善於趨踰語言而又以末俗之聲華勢利激其讀書心術氣習初年便已大壞安問後來世人所以終日百計營營者不過為子孫計耳不知子孫果賢耶固無用爾之營營果不賢耶則爾之終日營營者適所以

益其過而縱其欲。鮮有不覆敗者也。故愛子者。莫要於能教。教子者。莫貴乎以正。愛而不教。固不得謂之愛。教不以正。抑豈得謂之教乎。

膏粱紈袴之兒。有少而聰穎者。往往睥睨千古。凌轍一世。而食客游士。又工於導諛。一文出。便謂奴僕班揚。一詩出。便謂伯仲李杜。厥心內滿。厥氣外盈。於是井底之蛙。不復知有天地。小有才而又以門蔭張之。角地翼處。無惡不作矣。惟置之嚴師。益友間。時時防以禮義。教以謙卑。有以折其驕亢之心。而消其粗鄙之氣。一藝之長。勿輕獎。一事之善。勿妄誇。庶無愧。

冰言三  
賢父兄乎

富貴家子弟有二恃。恃其財足以豪。恃其勢足以逞。緣此二恃。遂生六惡。曰奢。曰淫。曰嬾。曰傲。曰暴戾。曰刻薄。

終日安坐。呼奴使婢。未餓而飯至。未寒而衣添。居有華堂。出有舟輿。可謂色色如意。不於此為善。更且使性氣。縱嗜欲。有些子事。便不耐煩。甚則行造罪孽。豈不可惜。

富貴之家。愛子過甚。凡所欲得。無不曲從。性既驕縱。一發莫禦。小有拂逆。輒肆咆哮。及至長大。恃強好勝。破敗家財。猶是小事。斬絞徒流之刑。由此致矣。為父母者。亦曾念及此乎。

子弟之愚鈍者。狡黠者。皆不可使之做官。質既愚鈍。心中先不了。臨事必多謬誤。而民受其害。若狡黠。則必恣必橫。必貪必汙。天理人情。一概置之度外。民更何以堪之。下民易欺。上天難欺。極慘之報。必所不免。世人但知有富貴。其子孫之賢否。固不計也。福不盈。而禍不旋踵。彼又烏乎知之。

子弟不見賓客。多不免於生硬粗疏。然亦看是何樣賓客。若俗客惡客。言論或卑鄙猥瑣。或靡麗紛華。或機械變詐。甚或淫詞媒話。倘兒輩在側。耳根浸入一句。即不免於心田中種下一惡種子。故子弟不宜近壞人。

冰言三

三

少年子弟。多為婢僕。一般人誘壞。不可不加意隄防。教子忌姑息。亦不宜備責苛求。倘拘束過急。反令聰明鋼蔽。胸次不開。惟嚴而不過於嚴。使之從容於法度中。而不至天關其天機。方是善教。

家人有愚頑難化者。雖聖人亦無如之何。譬如瘡痍癩贅。非可決去。亦惟寬以容之。誠以感之。俟其自化可耳。

賢不肖皆吾所生。為父母者。不宜偏愛。倘過於分別。不肖之子。不知自反。必怨必忿。父母既沒。移怨忿父母之心。怨友兄弟。終身不睦者。有之。為父母者。當明晰此理。庶不貽後日之患。

有才無能勤能儉者起家者也無才無能勤能儉者保家者也無才無智不勤不儉者敗家者也

不肖子不肯作家無論矣肖作家者十分精緊一滴不漏亦非好消息須教他諸事從寬留有餘不盡之意

吾之一身尚有老不同壯壯不同少之時吾身之後安能必子皆肖父孫皆肖祖所可自盡者惟留好樣與兒孫耳

今人言女生外向遂忽略不教不知養子不教玷在家門養女不教既玷家門且貽害他人非細故也有盡訓者女範女職等書顧可置之不講耶

冰言三

三

凡議婚當察婿與婦之性行及家法如何勿苟慕其富貴婿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時不富貴乎苟為不肖今雖富盛安知異時不貧賤乎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養成驕妒之性為惡庸有極乎借使因婦財以致富依婦勢以取貴苟有丈夫志氣者能無愧乎

父之兄弟謂之伯父叔父其妻謂之伯母叔母兄弟之子謂之猶子幼無父母者苟有伯叔父母則不至於無所養老無子孫者苟有猶子則不至於無所歸此天倫之至理非人事之

強合也世之為伯叔者或自愛其子而不顧兄弟之子甚有乘其孤弱吞其財產者伯叔則伯叔矣尚得謂之伯叔父母耶為猶子者不以伯叔之老無子孫也而恤之或反從而慢之虐之不但忘其為伯叔父母方且途人之不如也尚得謂之猶子耶

愛同胞之兄弟便是順父母之心愛同堂之兄弟便是順祖考之心

宗族雖有親疏自吾祖視之則皆其子孫也一家飽燻而族人有不免於饑寒亦是大缺陷處

冰言三

三

居喪者不弔人之喪何況赴人之宴近世士大夫有父母未葬竟公然在外應酬酒食醉飽者蔑禮極矣喪心極矣

父母忌日處則不移步不會食仕則不視事不見賓茹素獨宿誕日亦如之

孝子有終身之喪忌日是也有百世之養邱墓是也

境

我身原無貧富貴賤得失榮辱字。我只是箇我。故富貴貧賤得失榮辱。如春風秋月。自來自去。與心全不牽掛。我到底祇是箇我。夫如是。故可貧可富。可貴可賤。可得可失。可榮可辱。今人惟富貴是貪。其得之也必喜。其失之也如何不悲。其得之也為榮。其失之也如何不辱。全是靠假景為真身。外物為分內。此二氏之所笑也。况吾儒乎。吾輩做工夫。這是第一修德行。道盡其在我。窮通得喪。聽其自天。營營一生。枉為小人者。何限。流俗耽耽。陷溺實深。探湯涉冰。未足為喻也。

冰言四

章弁布衣。是我生初服。不愧此生。儘可以還大造。軒冕是甚物。事將箇大丈夫來做壞了。是宇宙一腐臭物也。乃揚眉吐氣。以此誇人。而世人共榮慕之。亦大異事。

爵位非可強求。祇看得義命二字透。落得做箇君子。不然空汗穢清淨世界。空玷辱清白家門。反不如窮檐蔭屋。田夫牧子。老死而人不聞者。免出一番大醜也。

財者世間公共之物。多聚必散。久聚必散。其散也。或以水火。或以訟獄。或以盜賊。兵戈。無是數者。而不肖之子孫。亦將散之。是故鄧通之銅山。不得延再世。石崇之金谷。何曾到百年。振

古如斯。世人自憤憤耳。

取非分之財。為資生之計。本身之生計得。本心之生理則亡矣。古人甚禍非分之得。吾見世人得財。非得財也。得禍也。世人恥貧而高士親之。世人厭淡而智者味之。世人惡冷而幽人寶之。世人薄素而有道者尚之。人騎我笠。人錦我褐。人肉我羹。人宇我穴。人若笑我。是不知我。我若羨人。是失真我。我固有所以為我者在也。獨處一室。布衣蔬食。晏如也。未嘗苦也。僕怒馬。日以其身奔走於危險之途。乃真苦耳。

冰言四

人言安於貧賤。其實祇是智窮力絀。才短不能營畫耳。若稍動得恐未能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於嗜欲也。乃能有所自樂。則不為外物所移。

士能安於淡泊。不為富貴所淫。則其視外物也輕。自然進退不失其正。人須是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君子無入不自得者。正以磨挫磨

奢。不至居移氣養。移體也。一介之士。得志一時。即侈用無節。宜其顛覆之無日。

人之享用當各量其分。薄功而厚享，鮮不仆矣。

人一生享用太過，不獨天道忌盈，亦減子孫福澤。

天道惡盈，鬼神害盈，眼見近世大家，且誇門市，夕已張羅，昨侈

輕肥，今成餓殍者，不知其幾。乃知儒素相承，長此清白家風。

饒有無窮之樂，即是非常之福。

人生處順境好過，卻險處逆境難過，卻穩。

富貴家之災也，才能身之殃也，聲名誘之媒也，歡樂哀之藉也。

故惟處順境為難，祇是常有懼心，退一步做，則免於禍。

不測之禍，非目前之積也，成於勢盈，勢盈者不可不自損，故捧

冰言

盈厄者，徐行不如少挹。

老來疾病，都是壯時招的，衰時罪孽，都是盛時作的，故持盈履

滿，君子恆兢兢焉。

有炎然後有涼，有繁華然後有衰落，人於得意時，做得清清淡

淡，寂寂寞寞，後來亦不過清淡淡，寂寞止矣，處貴如賤，則無惡

於賤，處富如貧，則無惡於貧，故曰富貴貧賤，處之如一。

信知困窮抑鬱，貧賤勞苦，是我應得的，安富尊榮，歡欣如意，是

我儻來的，胸中便無許多冰炭。

身其金乎，世其治乎，或得或失，或順或逆，或稱或譏，或憾或憚。

無非煅鍊我者，能受煅鍊，身與世交益，不能受煅鍊，身與世

交損。智慧如鏡，富貴利達，其磨之者也，艱難困苦，其磨之者也。

患難中極好用功，經得一番磨鍊，他日極有受用處，但不可習

為智巧，傷卻元氣。

人之於患難，祇有一箇處置，盡人事，然後理足而無憾。

嘗死不死，其話有甚於死者，後亦未必免死，嘗去不去，其禍有

甚於去者，後必悔其不去，此理非平時熟講，臨事必不能自

立。

冰言

心無愧怍，則無入而不自得，心無繫戀，則無往而不自安，平居

見之素定，真知夫得喪禍福之不足以累吾心，則雖鼎鑊刀

鋸，視之如寢席之安矣，而況於尋常區區者乎。

實從靡麗場中透得過，然後謂之淡定，實從危急關頭站得住，

然後謂之泰定，不然一試之以可愛可欲，可驚可懼，未有不

失其常度者。

士君子在塵世中，擺脫得開，不為所束縛，擺脫得淨，不為所汙

礙，此之謂天挺人壽。

人

聖人處世祇於人情上做工夫。其於人情又祇於未言之先不言之表做工夫。

人情要耐心體他體到悉處則人可寡過我可寡怨。

祇知有己不知有人此世人通病也。一讓字最好人能持此一字勿損人以利己勿拂人以便己行滿天下無怨惡矣。

方嚴是處人大病痛離一温厚不得。

體乾健以律己體坤順以待人方嚴之中自有圓通之妙。

人雖有各種性情吾本忠恕之心敬以行之未有不化而服者。

冰言五

責人要含蓄忌太盡要委婉忌太直要疑似忌太真子弟受父

兄之責也尙有所不堪而况他人乎。

人不能受言者不可妄與一言。

在邪人前發正論不論有心無心此是不磨之恨。

清者濁所妒也而又激之淺之乎其爲量矣故君子於已諱美

於人藏疵。

小人之害君子也必深明其情而後用其術攻其所惡犯其所

忌中其所不欲而致其所不樂其仁柔樸厚也或怵之其廉

潔自好也或汙之其剛果下急也或激之多方以誤之百計

以困之逼之辱之以致其必死之術有如君子一不能忍而決於速死則小人之計中矣。

君子與小人居決無苟且之理處之未盡其道或過於疾惡傷

於憤激而致彼之怨恨仇毒則君子之過也。

君子無偏喜無偏怒不受宵小之夤緣不爲奸兇所準備。

不善人胸中必顯有所恃而默有所怯奪其所恃而攻其所怯

不敢不服然不如釋其所蔽使之漸開漸明久則不善者可

歸於善。

待至誠之人當以至誠待譎詐之人尤當以至誠蓋譎詐之人

冰言五

病在不誠若以其人未可誠動我亦參以譎詐彼必且增其

其技以加我是因我之詐益以滋彼之詐也而曰人之多詐

豈不謬哉。

覺人詐不形於言有餘味。

察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

人於極喜極怒之言多不由本心故君子不恃人之喜不藏人

之怒。

當貴盛時人之奉我者非奉我也奉貴者也當貧賤時人之陵

我者非陵我也陵賤者也彼自奉貴陵賤我何爲而喜何爲



而怒

遇人輕我。必是我無可重處。置珠玉於塵土。此妄人耳。若本是瓦礫。安望什襲。故君子必自反。

外重內輕者。往往欲以一己之聰明。悅眾人之耳目。充此一念。可以損我德。可以損我名。可以損我生。敝敝焉而有所不恤也。斯惑之甚也。

恭而無禮。不獨君子薄之。即小人未始不非笑之。

不難天下相忘。祇怕一人竊笑。夫舉世之不聞道也久矣。而聞道者未必無人。苟為聞道者所知。雖一世非之可也。苟為聞

冰言五

道者所笑。雖天下是之。究無是處。故曰眾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有志之君子。必不以眾悅博一笑也。

有人於此。精密者病其疎。綺麗者病其陋。繁縟者病其簡。謙恭

者病其倨。委曲者病其直。無能可於一世之人。奈何曰一身志可得一世之人。祇自點檢吾身。果如所病否。若以一身就

眾口。孔子不能。即能之。成箇甚麼人品。故君子以中道為從。遠不以眾言為憂喜。

聖人之道。本不拂人。然亦不求可人。人情原無限。量務可人。不惟不見。亦自不能。故君子祇務可理。理之所可。斯無所不可。

朝廷法紀。做不得人情。天下名分。做不得人情。聖賢道理。做不得人情。他人事。做不得人情。我無力量。做不得人情。以此五者。徇人皆妄也。君子慎之。

待人當寬而有節。

恩莫到無以加處。情薄易厚。恩重成隙。

明鏡足以照秋毫之末。然持以照面。不照手者何。面不自見。借鏡以見。若手則吾自見之矣。鏡雖明。不明於目也。故君子貴自知自信。以人言為進止。是照手之識也。若耳目識見所不及。則非天下之見聞。不濟矣。

冰言五

背上有物。反顧千萬轉。而不可見也。若謂人言不足信。必待自見。則終無見時。

聖人嘗自視。不如人。故天下無有如聖人者。非聖人之過虛也。

四海之廣。兆民之眾。其一才一智。未必皆出聖人下也。以聖人無所不能。豈無一毫之未至。以眾人之無所能。豈無一見

之獨精。以獨精補未至。固聖人之所樂取也。此聖人之心。歎然不自足。日汲汲於取善也。

惟聖人能通天下之志。不能如聖人。先要箇虛心。聽言祇取其長。益於我。不可計較。進言者之品行何如。若有教

我以正未出於正之想不但阻塞言路當面便錯過幾許良箴矣。

平時強項好直言者即患難中不肯背我之人軟熟一輩掉臂去之或且下石焉。

直友難得而吾又拒以諱過之聲色使人不少而吾又接以喜諛之意態欲不日入於惡也難矣。

交友之先宜慎既交之後宜信。

既識得此人真是君子一路與之定交無論不可以嫌疑小節遽生疎蕩即令行已有真不是處待我有真非理處亦止當

冰言五

五

責其一事而惜其生平譬如脚上忽患惡瘡但當醫瘡不當嫌脚蓋世道愈下君子愈少吾輩當如貧家惜助不得不愛護保全也至於初昧知人或末路改轍則毒蛇螫指壯士斷臂又自有義矣。

責備賢者須全得愛惜裁成之意若於君子身上一味吹毛求疵則為小人者反極便宜而世且以賢者為戒况當君子道消之時尤宜深恕曲全以養孤陽之氣。

人不可不知人知人實難辨之宜早約舉其要賢者必剛直不肖必柔佞賢者必平正不肖必偏僻賢者必謙恭不肖必驕

慢賢者必敬慎不肖必恣肆賢者必開誠不肖必險詐賢者必持重不肖必輕捷賢者必寬厚慈良不肖必苛刻殘忍賢者嗜欲必節不肖勢利必熱賢者必行淨於言不肖必言過其實賢者必見其遠大不肖必狂於近小賢者必厚其所親不肖必薄其所厚賢者必先人後己不肖必先己後人賢者必讓不肖必爭賢者必樂成不肖必喜敗賢者必見善如不及樂道人善不肖必妒賢嫉能好稱人惡賢者必不虐無告不畏強禦不肖必柔則茹之剛則吐之若此之類正如黑白冰炭昭然不同總不外公私義利而已。

冰言五

知人有三知人之短知人之長知人短中之長知人長中之短用人有二用人之長避人之短教人有一成人之長化人之短

知人無奇法因言以觀其才因才以試之事因事以考其績觀人觀其所與門內為君子則君子至門內為小人則小人至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

洗漆以油洗汗以灰去小人以小人

冰言五

五

事

凡欲精一事。決非造次可成。須是積累。積累之要在專在勤。屏絕他好。始可謂之專。久而不懈。始可謂之勤。

汲汲焉勿欲速也。循循焉勿敢惰也。非止學問如此。日用事物之間。皆當如此。

幹事勿以期限自寬。事有不測。時有不給。常有餘於期限之內。有多少受用處。

閒時忙得一刻。則忙時閒得一刻。先事體怠神昏。事到手忙脚亂。事過心安意散。此事之賊也。

冰言六

事最不可輕忽。雖至微至易。皆當以慎重處之。

惟有作用人。能化有事為無事。化大事為小事。亦惟有作用人。能視無事。若有事。視小事若大事。

凡事須思量到人所不思量處。防備到人所不防備處。方得無患。

疑心最害事。二則疑。不二則不疑也。祇認定一箇理。因理以思。順理以行。何疑之有。

理明則氣自強。膽自大。事見到無不可時。便斬截做去。不要留戀。兒女子之情。不足以

語辨大事者也

事之在所當為者。審之既真。則獨斷而獨行之。不可與人謀也。與他人謀。必不果。與妻子謀。尤不果。

斷之一字。原謂義所當行。卻念有牽纏。事有掣礙。不得脫然爽淨。故痛煞煞下一箇斷字。如刀斬斧齊一般。總然在大頭腦。

上成一箇是字。第二義都放下。

精金愈鍊愈剛。其為器也愈利。何事足以困人。人自無剛腸耳。幹天下事。非氣不濟。然氣欲藏不欲露。欲抑不欲揚。掀天揭地。

事業不動聲色。不驚耳目。做得停停妥妥。此為第一妙手。

冰言六

以激而發者。以無激而廢。此不自涵養中來。涵養中人。遇當為之事。來得不陡。若懶若遲。持得甚堅。不移不歇。彼攘臂抵掌。

而任天下之事。難道不是義氣。畢竟算不得有根本的。有涵養人心思極細。雖應倉卒。而胸中依然暇豫。自無粗疎之病。

猝有非常之事。且自靜坐思之。如何寬解。如何安頓。當用何人料理。古人言甯靜可以致遠。甯靜固在平時。亦在臨時。凡處

大事難事。決少不得甯靜二字。當大事。要心神定。心氣足。

聞事不喜不驚者可當大事。

有不解之環引椎而碎之解矣。有不理之絲操刀而斷之理矣。然亦有批卻導窳必須以無厚入有間則不得不怵然為戒矣。事理無常事幾各別故人之處事有不宜煩瑣者有不宜濶疎者煩瑣者不能以其心出乎事外其失也。濶疎者不能以其心入乎事中其失也。

天下事有速而迫之者有遲而耐之者有勇而決之者有柔而折之者有憤而激之者有獎而歆之者有喻而悟之者有積誠而感之者全在相機因時外施未有不敗者。

冰言六

昧者知其一不知其二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故於事鮮克有濟惟智者能柔能剛能圓能方能顯能藏舉世懼且疑而彼確然為之卒如所料者見先定也。

藏莫大之害而以小利中其意藏莫大之利而以小害疑其心此愚者之所必隨而智者之所獨覺也。

當需莫厭久久時與得時相隣若憤其久也而決絕之是不能忍於斯須而甘棄前勞坐失後得也果見得事無可需便不必需即需之久亦當速去。

明理易識時勢難識時易識勢難識勢而早圖之何時之足慮。

勢之盛也天地鬼神不能裁勢之衰也天地鬼神不能振亦因之而已因之中寓處之權此善用勢者也乃所以裁之振之也。

微者正之甚者從之從微則甚正甚愈甚是故正微從甚皆所以禁之也。

遇事不妨詳問廣問但不可有偏主心。

兼聽則不蔽精察則不眩事可從容處置者不必急遽也。

以真邪投嬰兒而使之禦虜以繁弱投蒙眛而使之射生其不勝任也投者之罪也。

冰言六

小廉曲謹之士循塗守轍之人當太平時使治一方理一事儘能奉職若定難決疑應猝蹈險甯用破綻人不用尋常人雖

豪悍之魁任俠之雄駕御有方皆足以建奇功成大務噫難與曲局者道。

莫不欲盡天下之才常患近己之好惡而不自知也能用度外人然後能周大事。

事至大壞極敝非毅然截然者不能救於是而猶曰循舊安常勿更張以拂人意不知其可也。

計天下大事祇在要緊處一著留心用力別箇都顧不得。

天下之事成於大度之士而敗於寒陋之小人

論大計者不惜小費

君子與小人共事必敗君子與君子共事亦未必無敗何者意見不同自是之心勝而相持之勢均也然則如之何曰勢不可均勢均則不相下不相下則無忌憚而各行其胸臆三軍之事卒伍獻計偏裨謀之主將斷之何意見之可爭然則善天下之事亦在乎通者當權而已

毅然奮有為之志到手來祇做得五分確然矢不為之操到手來祇守得五分朱事之志向雖篤臨事之力量不足也

冰言

不當事不知道自家不濟才隨遇長識以窮精坐說先生祇好說理耳

有象而無體者畫人也欲為而不能為有體而無用者塑人也清淨尊嚴享犧牲香火而一所有無為有運動而無知覺者偶人也待提掇指使而後為此三人者身無血氣心無靈明吾無責矣

仕宦

君子之事君也道則直躬而行禮則鞠躬而盡誠則開心而獻禍福榮辱則順命而受

出而用世下思為民上思為國無論運會之否泰時事之險夷忘身忘家始終更無二念天壤間有是人安得不謂之第一流人

居官最要於民生有補國事有裨如或因循苟安馴至破敗決裂饒你謹身寡過這誤國殃民之咎有道之無可道者

居官念頭有三用念念用之君民則為吉士念念用之套數則為俗吏念念用之身家則為賊臣

冰言

居官不可作受用之想天之生我異於眾予以治世之職是造福於世之人非享福之人也

做官都是苦事為官原是苦人官職高一步責任便大一步憂勤便增一步聖賢胼手胝足勞心焦思為天下之安而後樂眾人快欲適情身尊家潤惟富貴之得而後樂

而今士大夫聚首時祇問我輩奔奔忙忙熬熬煎煎是為天下國家欲濟世安民乎是為身家妻子欲位高多金乎世之治亂民之死生國之安危祇於這兩箇念頭定了嗟乎吾輩日

多而世益苦。吾輩日貴而民益窮。世何貴乎。有吾輩哉。  
今之爲舉子文者。遇爲學題目。每以知行作比。試思知箇甚麼。  
行箇甚麼。遇爲政題目。每以教養作比。試問做官養了那箇。  
教了那箇。吾輩宜惕然省矣。

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必有所濟。蓋官職雖卑。必有分所當。  
爲。力所能爲者。隨地盡心。但使濟得一人。便是一件好事。况  
不止一人一事乎。慎勿以微員末秩。而遂薄於自待也。

士君子到一箇地位。就理會一箇地位的職分。無逆料時之久。  
暫而苟且其行。即使不久於此。而一日在官。一日盡職。豈容

冰言七

聖

一日苟祿尸位哉。

天下最親民者。惟守令。一邑有循吏。一邑受澤。一郡有循吏。一  
郡受澤。大略教化爲上。綜核次之。嚴於馭役。而寬於馭民。亟  
於揚善。而勇於去奸。庶幾可宏至治之澤。

第一要愛養百姓。朝廷以赤子相付託。而士民以父母相稱謂。  
試看父母之於赤子。是甚情懷。便知長民的道理。就是愚頑  
梗化之人。也須耐心。漸漸馴服。

水無不清。停之斯驗矣。民無不良。良有司治之斯驗矣。  
安民者何。無求於民。則民安矣。

可饑可寒。可殺可戮。獨不可一毫妄取。苟有一毫妄取。雖奇才  
異能。終無以善其後。故居官以廉爲先。

士大夫清廉。便是七分人。今人謂廉吏不可爲。而有清官害子  
孫之說。以其清則必刻。刻故不能無害也。不知清白清。刻自  
刻。刻者豈必皆清。清者豈必皆刻。咎其刻可也。謂清者必刻。  
而使人以清爲戒。是欲人之棄廉從貪也。可乎哉。或謂做官  
無畜積。子孫將不免於饑寒。是尤不然。清白吏子孫。雖饑寒  
亦有餘榮。若犯貪汙。就令子孫富貴相沿。久久尙有餘臭。則  
謂貪官害子孫可也。

冰言七

聖

自家固不愛錢。然或不甚理事。又不能約束門丁衙役。則百姓  
陰受其害矣。懶散二字。能造無窮之孽。豈得以清官自待耶。  
做官要清。卻要於衙門內外。約束嚴明。尤要視官事如已事。  
處事要耐煩。當官尤甚。耐煩者。風善之所由集也。

爲政者。一日不勤。下必有受其弊者。  
堆案卷宗。必清其心以理之。盈庭僕役。必正其身以率之。嗜飲  
貪眠。最所不宜。若聚賓朋。而吹彈博奕。尤未有不敗事者。  
濫准詞狀。准而不訊。訊而不結。以致久押久繫。官場中率視爲  
尋常事。卻是大大一虐政。

無根之說與他研窮道理分別是非曲直使人知官不可欺自然訟少若不與分別愈見事多

民間詞訟一顛倒於代書之手再雌黃於干証之口問官復加以之聲色怵之以威稜彼蚩蚩者魂銷氣沮審訥無以自明而狡黠之徒反得以自逞惟一味虛衷和氣儘兩造徐徐辨說或是或非待其自露端倪從而乘間奏刀則割然解矣每遇一事難決能屏人靜坐息氣凝神反覆推勘以求其一當其有不當者亦寡矣思之思之鬼神通之是道也惟不苟者能之

冰言七

器

一人入獄十人廢業株連波及更屬無辜夫使無辜被繫彼之罪非所應得而我之罪乃無可解免矣

下筆不可不檢點小民身家性命都在這筆尖兒上故諺有之堂上一點硃民間一點血

權柄在手不是使性氣處何嘗見百姓不畏官人但見官人虐百姓耳

針芒刺手茨棘傷足舉體為之痛楚刑杖之慘百倍於此可牽意而施乎

杖之痛在身嫚罵之痛痛在心嫚罵無益於事徒白招怨耳

損威失體亦非在上者所宜

縶寡孤獨疲癯殘疾之失所者其苦在嚴冬尤甚一民寒曰我寒之縱不能人人衣被而於此輩窮民要當有以處之至天熱時罪囚在禁常為之掃圍圍滌枷杻眼前火院立化作清涼世界此亦何難祇在念頭口頭筆頭一動耳

為政須平其心不平其心雖好事亦錯

官心不可偏向或偏愛一人偏好一物下即乘其偏而投之是自開鑽刺之門也

凡急功近利之言慎勿輕聽上開一竇下鑽百孔矣

冰言七

器

為上者最怕器局小見識俗吏胥與皂儘能笑人也

要寬厚有包容卻要分限嚴分限不嚴則事不可立人得而侮之矣

與其巧持於末孰若拙戒於初此實當官處事之大法用力寡而見功多無如此言者

居官矢志作好事而格於長吏奈何曰勿慮也但慮志未堅耳此志若堅積誠可以動之不動則極力爭之使罷官也不妨

若存一畏禍之心安知不作好事其禍不有甚焉者乎居官撫民有有形之全活有無形之全活有形者其已然無形

者其未然。已然者可見。未然者不可見。其不可見者。視民如傷。皆其先事區處者也。蓋民生之疾苦。救之於未然。則生理不失。力半而功倍。教化亦然。止惡未萌。則犯刑辟者鮮。而其所全活者已眾矣。

法者輔治之具。當以教化爲先。

與德教明禮法。擇秀者於學。數親至爲之講論。自紳士以至里民。有敦門內行者。或禮請以明敬。或表宅以示優。人才輩出。風俗醇厚。恆必由之。

風俗原難畫。然亦有極鄙極陋。陰害人心。極奢極侈。顯耗民財者。嚴禁之而復婉諭之。縱未能驟革。亦可以漸除也。

爲政通下情爲急。虛已下問。是第一有益事。而於爲政尤急。

凡地方官。勢不能與紳士隔絕。要在辨識人品。精心以察之。苟其賢者。大可資我耳目。佐我謀猷。若其不肖。彼見我風範。稜稜無隙可乘。固將不屏自遠。豈必有意峻拒哉。

長吏所禮接者。賢士也。耆年也。不問而知其政之美矣。所禮接者。劣紳也。富民也。豪商也。不問而知其政之疵矣。爲政者。立科條。發號令。甯寬些兒。祇要眞實行。永久行。若法極

精密而督責不嚴。綜核不至。總歸虛彌。反增煩擾。

法立必行。立而不行。適以啓下人之玩。

良法必須良吏。良吏者。本眞實之心。運通變之才。勵明作之政者也。

興一利不若除一害。

陷一無辜。與操刀殺人者同罪。釋一大憝。與縱虎傷人者均惡。惡惡不嚴。必其有惡於己者也。民之所惡而不惡。謂爲民之父母可乎。

蠹役與健訟之徒。最爲民害。蠹役腹民之膏。中人以法。至其驕

橫已極。陵紳士如草芥。健訟者指無爲有。飾毫末之事。以爲滔天。上官不知。輒爲聽理。小民身家。蕩散無餘。能即是二者。摘其尤者重懲之。懲奸慝以安善良。仁政之先務也。

聖人之殺。所以止殺也。果於殺而不爲姑息。故殺者一二而所全活者千萬。後世之不殺。所以滋殺也。不忍於殺。以養天下之奸。故生其可殺。而生者多。陷於殺。嗚呼。後世民多犯死。則爲上者婦人之仁爲之也。世欲治得乎。

姑息之禍。甚於威嚴。此不可與長厚者道。

六合都是情世界。惟朝堂官府是法世界。若也徇情。世間便無



處寬公道

藏人為君守財。吏為君守法。其守一也。藏人竊藏以營私。謂之盜。吏以法市恩。不為盜乎。

世之治否。在百姓之安否。在地方官。地方官之賢否。在封疆大吏。大吏厚待屬吏。屬吏方且不畏大吏。又何有乎小民。世之衰也。探丸胠篋之徒。所在蜂屯蟻聚。豈知州縣中坐公堂辦公事者之實為盜魁乎。去盜魁。則羣盜可得而弭。顧任其貪殘而莫之去也。如之何其可也。

作焉能為有無之人。以之居鄉。儘可容得。祇是受一命之寄。便冰言七

曠一命之官。在一日之職。便廢一日之業。國一無所賴。民一無所禱。此人何足責。用人者無詞矣。

官司有不稱職者。優容貽害。既不可。必疾之過。而加以重罪。又不忍。有仁術焉。輕其罪而使之早去。則我不流於殘。而民已除其害矣。

大員之於屬吏。當如父師之於子弟。既正其身。以率之。更以耳提面命。諄諄然戒飭而勸勉之。天下祇此人材。祇要善於陶鎔。善於驅策。

善惡禍福

善惡報應之說。聖人嘗言之矣。大禹言惠迪吉。從逆凶。惟景響湯言福善禍淫。伊尹言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又言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孔子言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豈真有司其禍福。如道家所謂天神糾察。釋氏所謂地獄果報者哉。善與不善。一氣之相感。如水之流濕。火之就燥。不期然而然。無不感也。無不應也。其有不齊。則如夏之寒。冬之燠。得於一日之偶逢。而非四時之正氣也。故曰誠者天之道也。

冰言八

果

報應之說。原真非幻。中間善或未必蒙福。安知已之所謂善。非天之所罰。惡人固有勵操於昭昭。而敗檢於冥冥者矣。至於惡或未即罹禍。然亦何嘗終不罹禍。明有人非幽有鬼責。不顯遭王章。即陰被天譴。甚或家有醜風。子孫傾覆。念及於此。真可骨慄。

平生矩步繩趨。潔清自好。亦無殘忍刻薄之行。宜乎福祿駢蒞。康強逢吉矣。乃有不盡然者何耶。得無隱微之地。實有獲罪於天者耶。天以好生為心。在人則為惻隱之心。萬善所由胚。固人之所不可一日無者。若胸次常存一伸已屈人之見。

或更不免於幸災樂禍。則未見其殘忍刻薄。而其殘忍刻薄也實甚。何也。是殺機也。殺機萌而生理絕矣。惡有陰陽。陰惡較重於陽惡。顧以平生之矩步繩趨。潔清自好。獨不能反而自治其心也。豈不惜哉。

口頭訕笑。隨事譏彈。此少年習氣。才子機鋒。每自以為得意。不知胸次尖刻。輕淨。斲喪元氣。暗令福澤胎元。頓易為寒酸軀殼。豈不惜哉。

善則福。惡則禍。理之宜然者也。善有時而禍。惡有時而福。數之適然者也。虛則無不福。滿則無不禍。理數之皆然者也。理不

冰言八

辛

可過數不可極。無論善惡。自損者益。伊古迄今。百不失一。大小逆境。皆神明所以試人器量之淺深。而稱其福以報之。愚者昧之。是以吉為凶。以祥為災也。

天若棄人。則有容悅者。以蕩其心。天若福人。則有橫逆者。以鍊其心。

天之所棄。必驟近其小喜。而忘其大憂。

古訓但言貪利。而王子晉獨言貪禍。但言求福。而孟子兼言求禍。人即至愚。禍豈有愛焉。而貪之求之。曰彼倚冰向火。蠅趨蟻附之。輩利方入。手兵已在。雖非貪之求之耶。

易於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不曰人而曰家。誠以善不善至繼世而始大。即傳所謂世繼其美。世繼其凶也。然則人家義方之訓。顧可忽乎哉。

人與器不同。如筆祇為筆。不能為硯。劍祇為劍。不能為琴。故其成毀久速。有一定不易之數。惟人不然。有朝為蹠而暮為舜者。故其吉凶禍福。亦隨而易。難以一概論。

至善無命。至惡亦無命。去惡為善。乃制命之方也。

命雖在天。而制命實在己。有人於此。以星命家言之。謂其有永年之壽矣。然入水即溺。入火即焦。所謂永年者。不可恃也。不

音八

至

入水即不溺。不入火即不焦。豈非命在天。而制命在己乎。

易之道。吉凶悔吝。无咎。不期吉而祈免乎凶。悔吝者。无咎之謂也。是故有曰吉无咎者矣。是雖吉而可以有咎也。有曰凶无

咎。吝无咎。悔无咎者矣。是雖凶悔吝。而可以无咎也。立乎无咎之域。則吉其致也。凶悔吝其值也。雖然。无咎者不自外至。自省自修而已矣。自省自修者。更無他道。懼而已矣。故曰懼

以終始。其要无咎。

天道禍淫。不加悔罪之人。

屢過不改者。是為玩過近禍。不懼者。是為樂禍。噫。過可玩乎哉。

禍可樂乎哉

天子人以禍必其人先有貯福之器。德餘於福則受者不厭。施者益不倦。福餘於德則非徒無福而又害之。故福或有倖致必無濫享。但當修德。慎勿妄異。非分之福。

有當然。有自然。有偶然。君子盡其當然。聽其自然。而不惑於偶然。小人泥於偶然。拂其自然。而棄其當然。噫。偶然者不可得。並其當然者失之。可哀也。

善者不必福。惡者不必禍。君子稔知之也。甯禍而不為惡。忠直者窮。佞諛者通。君子稔知之也。甯窮而不肯為佞。非但知理。

冰言八

有當然亦其心有所不可取。

要得富貴福澤。天主張由不得我。要做賢人君子。我主張由不得天。

人須自辦根芽。雨露能生之。非雨露之所能變易也。故同一雨露。而得之以發其馨香。荆棘得之以長其芒刺。

圭

瑣談

訟之為害有四。物力艱難。率由辛勤積累。訟則耗費無限。不能自主。一也。治生者。一日有一日之事。訟則廢時失業。生計必誤。二也。勝負無常。訟而負。則不甘在我。訟而勝。則不甘在人。仇怨相尋。貽殃匪細。三也。近正人則福。近不正人則禍。訟則傾險之徒。勢不能不與之接。自此之後。或遠之。或近之。皆足以為患。四也。

訟之為害大矣。自謂直在我。曲在人。而官長之廉明者。十無四。三。未必不曲。直顛倒也。俯伏公堂。縱免刑杖。辱莫大焉。况以

冰言九

一訟而罄中人之產者。隨在有之。身家兩累。亦何樂而為此。

若富貴人恃財恃勢。有意傾陷人。尤未有不干天怒禍及子孫者也。

訟互有短長。有司不明。則牽連不決。或決而不盡其情。胥吏得以受贖而弄法。蔽者之所以破家也。

有種人負氣好勝。訟雖破家。不恤。頑莫頑於此矣。

世人惑於風水之說。父母既沒。有貪求吉地。數年不葬者。有既葬不吉。一掘未已。掘至三四次者。有因地至訟。未葬而家業已蕭條者。更有因各房宮位吉凶。兄弟相持不下。竟不能葬。

圭

者嗟乎人莫樂於有子有子如此不如無有豈孽報所致耶  
葬師之術徒惑人耳使地而由人轉移則通其術者得吉惜其  
術者得凶地何以母萬類耶使天而由地轉移則葬吉者惡  
不降殃葬凶者善不降祥天何以父羣倫耶須知天理可括  
乎地地理不能逆天故曰未看山頭土先觀屋下人

山川英靈之靈冲和之粹必有物爲之護持乃造物秘之以待  
善人也豈人力之所能爲哉故葬吉地者每在於貧賤積善  
之餘而葬凶地者轉在於富貴不仁之後若使神工果可奪  
天命果可移則古今福澤純在有力之家而造物之幾息矣

冰言九

善

人子葬親立心欲親之體魄安不至有水泉螻蟻之患此天理  
之至情也如是者得善地而富貴應之立心爲求富貴或停  
柩不葬或欺盜侵奪此人欲之惡念也如是者雖得善地而  
富貴不應焉譬之種植人心則種子也風水則土地之肥磽  
也種子善雖瘠土未嘗不生種子不善雖極肥之土未有種  
草而得豆種稗而得穀者所以儒者重心術不重風水  
風水吾不敢知其理而已祖父已死之骨安厝不爰子孫尙  
不興隆况祖父在生之身奉養不周子孫豈無災禍欲於葬  
後享福利須於生前致歡心此吾所謂風水之理也

親歿卜兆安厝但求風不露水不浸蟻不生斯爲吉地築墳勿  
用甌石甌久必折石久亦泐惟三和土爲最宜熟調而堅築  
之歲久結如金石與天地同不朽矣

普觀孝弟之風多敦於貧賤之族而衰於富貴之族蓋貧賤之  
族骨肉相愛之情真也富貴之家財利爭奪之心勝也

人家兄弟當養生送死時譬如父母少生一兄弟當析產分業  
時譬如父母多生一兄弟汝推讓汝爭競則戾氣自泯

人子當仰體父母望子之心爲士者埋頭攻苦爲農工商者極  
力經營使父母意中常有可以想望處亦養志之一端

冰言九

善

高年人性情有如嬰孺喜得錢財微利喜愛飲食果實小惠子  
弟能知此意當隨時假親友代奉之

平常人家安能常得甘旨以養其親然亦有法也祇要烹飪得  
宜令其適口便與甘旨無異

婦人女子明三從四德者十無一二有一等驕悍之婦不知理  
法侍妾婢女動輒打罵公姑丈夫開口便傷若以大義數責

彼反以輕生相恐嚇是非經史女箴之所能開道也惟有令  
人講解律例並衙門中詞訟招詳某官審某案某氏犯某罪

使知婦女亦有罪條王法不盡男子而又以善惡報應之事

時時陳說庶乎稍生畏懼或可挽回萬一也

繼母之虐嫡母之妬古今以為恨也而前子不孝丈夫不端則

舍然不問焉惟子孝夫端然後繼母嫡妻乃無辭於姻族矣

居官者不可不知

欲娶妾者必宜深慮後患設婦妒而使妾另居又年老精力不

支者皆易召邪淫一人之耳目焉能不為人欺蔽內或陷于

弟於惡外或致僮僕之變此所以宜慮也

婢妾最宜關防有閒冷僻室主人所不至者有便門可通內外

者有溷廁與廚房相近而庖人係男子者有燕飲於內而使

冰言九

僕子供饌者此皆足以生弊彼苟有心則機深謀密倩人送

為耳目主人不及覺察也

婦人垂簾觀劇優人之目直射其中坐客之心回光其後此猶

其次也邇來所演新戲忠孝節義者十不一二風流譎浪者

十居七八此可令閨閣中人見耶

三姑六婆勿令人門此輩或賣簪珥或託募化或做媒妁或治

疾病專一傳播各家新聞以悅婦女暗中哄騙財物尚是小

事甚有誘為不端刁拐魘魅種種不一

真婦與尼往還或佞佛燒香即不如更嫁舅姑及父母宜知之

家勿蓄俊僕美婢外間閒雜婦女不容輕易入門自家婦女亦

不得輕出凡燒香還願以及看燈趕會等事無一不當嚴禁

世之小人每以己之邪心臆度他人閨門中事如閨門稍不避

嫌便以捕風捉影之談加之至於互相傳播則家聲玷矣

人家使用婢女有年及三十四而未配合者甘復一日年復

一年及其老也即欲出之又無樂受之人於是子處一生終

於老婢矣如此之家不謂之忍心害理不得也

婢僕之愚者宜多方訓誨漸次開導彼方能領略記憶而訓誨

開導之時又宜假之以顏色若色怒聲厲彼必氣沮神消心

冰言九

冒益加閉塞雖語之甚詳亦聽之不聽矣安能領略記憶哉

奴僕有過當處分者便即時處分不可嘖嘖作不了語恐愚人

危懼致有他變如察其奸頑狡詐可善遣之斷不可過於窮

究以快己心必欲快心亦恐生出意外煩惱也

故家之子切戒者三曰臭曰滑曰硬俗呼為糞浸石卵

豪貴家子弟無事不指使僮僕不知閒却兩手兩脚何用前人

有詩云父兄勞於外子弟逸於家一逸已過分况乃事奢華

佳公子宜大書座右

人家子弟年已長大一至父沒之後世故茫然家計日壞此乃

父在時止令安坐讀書不令學習諸事故也非計也

凡人富貴至三四世氣數已衰子孫多拙而無能不特不能置產且不能賣產或託之門客或委之家僮價值僅得十中五六而四分已為他人所有矣

人家未經分拆不肖子弟陰積私財或寄妻家或寄內外姻親家日後有索取而不可得者更有借他人之名立契置產終為其所掩有者昧於大義枉費心機祇供旁人訕笑耳

天下嗜好之物無益者多而最癡最愚則莫如好古董近來子弟每欲自別於流俗而位置於騷人韻士之列聞一古董愛

冰言九

美

之慕之從而購之遂有射利之徒多方羅致以中其欲而取其財試思玩器之古今真偽孰辨之乎即能辨矣而玩器之古而不今真而不偽者其於人果何益乎况珍奇無盡心性不常今日之所好在於明日之所好又在彼以有用之金錢易無用之器玩其始手有餘貨不惜重價取之一旦家業式微衣食不繼向之價值百金或數十金者求償什佰之一而不可得出入哄誘徒飽若輩之腹而已豈非天地間之最癡最愚哉

人少屋多謂之宅妖陰盛陽衰速敗之兆

富家以金珠飾小兒不惟不宜兼恐有不測之禍

嘗見有餘之家當極盛時每一婚娶喪葬輒費數千金數百金及至衰邁遇此等事或數十金數金亦可發脫可見豐儉在人原非有迫之者縱使豪華要不過一瞬空花耳有何實濟

事事要整齊華麗祇是一副俗心腸一般俗見識不思有道之士草屋柴門殘衫破帽而人不以為鄙者敬其內忘其外也凡物雖破壞而猶不至於無用者不妨補而用之人能不厭做不嫌做講一生享受不盡

至不足惜者莫如水然諺有云冷水要人挑熱水要人燒則水

冰言九

美

亦未可浪費矣由此推之無物不資人力而成如何暴殄得富貴之後坐食而無生理躬耕則不耐勞苦貿易則苦乏資本然而一技一藝可勉為也則又以為有玷家聲未幾貧困至極則下流所為無不為焉何向者無玷家聲之事不肯為不屑為而後日大玷家聲之事竟甘心為之固是饑寒所迫然亦頑鈍無恥矣

見有貧無立錫徒手致千萬金者矣有前人所遺資財田產以數萬言不轉盼而破壞甚至於流落不堪者矣成與敗何懸殊賢與不肖何大異此無他一勤一惰一凡事精純一凡事

粗疎也。人不思其所以然。顧悉舉而委之於命也。數也。貧家切忌舉債。十分艱窘亦宜加意撙節。喫菜不須喫肉。喫飯兼可喫粥。不增一物。不添一物。熬耐過。終身之福。凡人之敢於舉債者。必謂他日寬餘可償。不知今日已無寬餘。他日何從而寬餘。譬如百里路分爲兩日行。則兩日從容。而辦若欲以今日之踰。明日並行。雖勞苦而不可。但見目前之窘。更不計其後之愈乏。愈窘。愚人大抵如此。孟浪人借債。買田終必賣田。借債造屋終必賣屋。還錢所謂纏身之難。醫之難。無底之坑。填之難。滿也。

冰言九

李

與當什物。計算力能早贖。不妨聊應急需。否則不如變賣。諸凡器皿。宜即時收拾。至於書籍契券。尤非器皿可比。契券一出。管即入管。書籍及零星詩文。一出。隊即入隊。若一時怠忽。不即收歸原處。必有遺失之患。或遲之又久。諸項夾雜。欲尋一件。則他件皆翻。清理甚難。何如即時收拾之爲得乎。即時收拾。固省事清心之一法。竝可觀人愛用。凡人於日用事物。間有發有收。末後必有結果。嬾記帳籍。亦是一病。奴僕因緣爲奸。骨肉猜疑成隙者。由此凡事不可憑恃。人情厚密不爲之防。往往一時疎忽。日後竟啓

爭端。如交物取錢。未盡贖產。還欠。不曾取契之類。受寄人家財物。是極不受事。萬一失落損壞。彼此作難。苟非誼不容辭。切勿輕諾。

凡失物不可妄猜疑人。疑心一生。其人實未嘗竊是物。而其行止詞色。皆若實竊是物者。倘妄有所執治。必然生禍。卽不執治。而一形之語言。其禍亦有不可測者。物之所直幾何。而事變不可不防。不但不可追。亦竝不必猜疑也。

凡人有所干求。可不可須便說。不可含糊。親友有窘而相求者。量情量力。曲加周給。不必云借。借則或不

冰言九

李

能償。在人有負欠之名。在己不無責望之意。反爲不美。交財一事。最難。雖至親好友。亦須明白。甯可後來相讓。不可起初含糊。語云。先明後不爭。至言也。善齊家者。四季之衣。必令內外均。每食必兄弟同案。妯娌同案。若尺布寸絲。稍有偏愛。或更私造飲食。嫌隙由此生矣。卑幼有過。慎其所以責之者。對眾不責。暮夜不責。正飲食不責。正歡慶不責。正悲憂不責。疾病不責。愧悔不責。有男欲擇婦。有女欲擇婿。又須自量我家子女如何。如我子癡愚庸下。而娶美婦。豈特不和。兼恐有他事。如我女醜拙。很如

而嫁美壻萬一不稱卒爲所棄者有之。凡嫁娶因非偶不和者。父母不審之罪也。

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娶婦必須不若吾家者。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道。

嫁女須隨家力。不可勉強。然或財產寬餘亦不可視爲他人。不以分給。世固有生男不得力而依託女家。及身後祭葬皆由女子者。大抵女子之心最爲可憐。母家富而夫家貧則欲得母家之財以與夫家。夫家富而母家貧則欲得夫家之財以與母家。爲父母及夫者宜憐而稍從之。及其有男女嫁娶之

沐言九

奎

後男富而女貧則欲得男家之財以與女家。女富而男貧則欲得女家之財以與男家。爲男女者亦宜憐而稍從之。若或割貧益富此則非宜。決不可從也。

做人家高低有條活路便好。

治生之法商賈可爲醫更可爲第商賈多市井習染醫不精必誤人工則子弟之椎魯者皆可爲之。若論本計還是務耕織而兼講求各項樹畜之法極爲穩妥亦未始不可致富。此外倍入之大利勿與貪人爭。蠅頭之小利更不必與窮人爭耳。莫爲力量所不能爲之事亦治生一訣。

所謂才者固在聰明亦在精力。人雖具十分聰明苟精力不及祇宜作五分事業。若強作七分事業必然展布不開而事難集。若更強作十分事業不但展布不開必且顛倒錯亂而禍患隨之矣。

人生承父祖之遺衣食無缺此大幸也。若家素貧乏便有許多難處。然肯勤學敦品爲鄉里所重必有爲之地者。若操守不固行檢俱無則人人畏而惡之是自絕生路矣。

有一種人入富貴之家仰鼻息爲語默看眉睫爲進止得其狎戲玩弄或反借以爲樂甚至與奴僕輩握手促膝而不以爲

沐言九

奎

非又有逢迎官長交結吏胥意氣揚揚自覺生色。此在市井小人無責耳矣。黍廁衣冠之列如此出醜不亦可恥之甚哉。通計天下之人苦多於樂。人之一生亦當使苦多於樂。祇看果實末來甘者先必苦澀辛酸未有始卒皆甘者。

寒花耐久春夏之花則不然。故生於窮乏亂離之人多堅實富貴怕見開花。此語殊有味。言已開則將謝適可喜正可懼。天之將明必倏然一暗燈之將滅必倏然一明人能覺悟斯理則倏暗之時不足憂倏明之頃不足喜。蓋衰者盛之機而盛者衰之兆也。



凡事當發舒處。慎勿忘霜降木落時。

跛者美行。徒者美乘。不跛不徒。復有所美。人心何嘗有足時。

富兒因求官傾貲。汗吏以贖貨失職。初皆起於嫌其所無。而卒

至於喪其所有也。各泯貪心。安分守節。則何傾失之有。

諺云有權若不行方便。如入寶山空手回。行方便惟居官最易。

所謂高源之水。天下大利也。然作一惡。亦可抵千萬惡。

坐堂宜快。辦事宜耐。又久聽之下無冤民。又此心苟一日之閒。

百姓罹無窮之苦。皆良箴也。居官者慎毋以為常語而忽之。

俸薄儉常足。官卑清白尊。佳句也。實名言也。

冰言九

壺

謁選赴官。債主即隨之而至。欲不貪得乎。故儉以養廉。固在居

官時。尤在未入官時。

人之嗜賭者。其始不過一念之貪。而壞心術。敗行檢。損聲名。廢

職業。傾家破產。種種惡趣。皆在其中。

錢為人所共愛。勢所必爭。故字刑金。旁有兩戈。亦猶利刃。倘乃

均為殺人之意。而人莫之悟也。

人每於臨終時。憂子孫異日貧苦。顧其平日事苛刻。討便宜。損

人利己。無所不為。既以自活自養。並欲以之養活子孫。而不

知適以殺子孫也。日日殺子孫。臨終則憂子孫。非惑之甚乎。

人已一也。腹人之脂膏。以自肥。何不仁若是哉。

不可與窮漢爭一升一合。甯少喫一椀下喉去。

市上肥甘之物。一一家不可買盡。須留些與眾家一嘗。方有滋

味。富貴功名亦然。

富貴居鄉。被人侵侮。往往有之。然畢竟是好處。若使人望影遠

避。無敢拾其田中一穗者。非不快意。而其人亦可知矣。

途間遇老弱殘廢人乞錢者。隨意給一二文。總是好心。總是好

事。而人或不肯給。以為往來者眾。無須乎我也。我作此想。假

令人人似我。則此目前一輩窮人。尚有一人得活耶。又有一

冰言九

壺

種人見人施舍此等小錢。謂其好行小惠。輒非笑之。高明自

矜而不欲人之做好人。是又不仁之甚者矣。

方便二字。仁之方也。行方便。不擇地。亦不擇事。即如閒時散步

見路上一輒一石。有礙於足者。隨手去之。何等方便。然祇是

一舉手之勞。卻不甚費力。則亦何憚而不為耶。由一事以推

之。事事祇要留心。祇要肯做。做慣了。時雖以費力之事。亦不

覺其費力。而仁不可勝用矣。

人有冤抑不能自伸者。能為之解。即力解之。或託人解之。萬勿

隨聲附和。人謂有此事。我亦謂有此事也。

人當失意顛踣之時。待之當更周詳謹慎。

冤慎勿復復之勢如索絛。有百千生不能了者。

處人骨肉之隙。宜加意調停保護。著一語離間不得。

凡同堂同室同窗多年者。情誼深長。其中不無敗類之人。是非

自有公論。在我當存厚道。

世人皆云不欺神明。須知神明不必天地百神。但不欺心。即是

不欺神明也。

論人情祇往薄處求。說人心祇往惡邊想。此是私而刻的念頭。

自家便是箇小人。

冰言九

妄

德厚者其心和平。見人多可取。德薄者其心傲刻。見人多可鄙。

觀人者。觀其口中所許者多。則知其德之厚矣。觀其口中所

未滿者多。則知其德之薄矣。

見人學好。多方贊成。見人差錯。多方提醒。見人豐顯。則推其致

福之由。見人苦難。則原其所處之不幸。斯長者之道也。

見人作不義事。知而不勸。勸而不力。使人過遂成。亦我之咎也。

可以一出而拯人之危。一言而解人之紕。不必過為退避也。但

因以為利。則市道矣。

有恩德於人而形之詞色。陋也。况實無其事而掠影居功。市惠

邀譽。欲因以為利。甚於穿窬之盜矣。

我有冤苦。他人問及。始陳顛末。若胸中一味不平。逢人絮絮。聽

者雖貌為咨嗟。其實不曾入耳。言之何益。

對人言。意將何求。

以密語洩之於人。卻又戒其人勿洩。夫已洩矣。而欲人之

勿洩也。得乎。

說他人是非處。時時將自己一一勘驗。

欲為便為。空言何益。欲不為便不為。空言何益。

祇一箇色字。不知壞了多少聰明人。

冰言九

妄

凡物之罕有者。我獨有之。必有奇禍。

凡可好之物。皆人所同好之物。故君子不奪人所好。

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為樂。若具慶者可矣。

駢語

讀書欲精不欲博。用心宜純不宜雜。讀書務博。常不盡意。用心不純。說無成功。

祇有一毫踈疎處。便認理不真。所以說惟精。不然。衆論淆之。而必疑。祇有一毫二。三心。便守理不定。所以說惟一。不然。利害臨之。而必變。

防欲如挽逆水之舟。歇手便下流。力善如緣無枝之樹。一住脚便下墜。

客氣不去。則本身之正氣不伸。客念不除。則本心之真念不現。

冰言十

李九

至人無好惡。聖人公好惡。衆人隨好惡。小人作好惡。

聖人做出來。都是德性。賢人做出來。都是學問。衆人做出來。都是習俗。小人做出來。都是私欲。

情之同然處。卽性。舍情則性不可見。欲之公處。卽理。舍欲則理不可明。故君子不能滅情。惟事平情而已。不能絕欲。惟求寡欲而已。

君子好名。將不免於自欺。小人好名。尚不至於自棄。使人皆好名。則開詐善之門。使人不好名。則絕爲善之路。此譏好名者。當嚴責夫君子。不當苛求夫小人也。

吉莫吉於知足。苦莫苦於多欲。樂莫樂於曰休。憂莫憂於多思。

與其向人說貧。何若因貧自力。與其使人可賤。不如以賤自安。數有不齊。得於天者既善。所當守吾分以貞。吾遇理無不足。得於天者既備。所當循吾分以盡吾心。

喜欣愛處。便藏煩惱機關。乃知雅淡者。百祥之本。怠惰放肆時。都是私欲世界。始信懶散者。萬惡之宗。

洗心曰齋。防患曰戒。

慎於言者不譁。慎於行者不伐。

冰言十

李九

大人不可不畏。畏木人。卽所以懷刑。匹夫不可不畏。畏匹夫。亦所以養德。

獨立之行。不徇流俗。然怨不可不恤也。高義之舉。不避小嫌。然累不可不慮也。

蠶淺而怨。深妨人之陰者也。罪微而禍。鉅奸時之忌者也。地之穢者。多生物。水之清者。常無魚。故君子當宏舍垢納汙之量。不當以懷芳履潔自矜。

處世退一步。爲高待人寬一分。是福。當以情恕人。勿以理律人。當以理律己。勿以情便己。

以不肖待人。雖愚者不甘。以非禮待人。雖恩者亦怨。施恩於不能報之人。便是厚積陰德。施威於不敢言之人。便是大損陰德。

人之謗我也能辨。不如能容。人之侮我也能防。不如能化。人有短處。要曲為彌縫。如暴而揚之。是以短攻短。人有頑的。要善為化導。如忿而嫉之。是以頑濟頑。

事窮勢蹙之人。當原其初心。功成行滿之士。要觀其末路。德人之惡。以自懲。則可以寡過。取人之善。以自益。則可以廣德矣。

冰言十

圭

不自欺。豈復欺人。人無論賢不肖。一以誠接之。不慢人。豈復慢事。事無論難與易。一以敬持之。宰事者。心非養不靜。不靜則不明。由心生識。識非練不精。不精則不密。

事紛而處之如一者。其神完。事重而舉之若輕者。其力裕。置其身於是非之外。而後可以折是非之中。置其身於利害之外。而後可以觀利害之變。

消禍患於未形。端在豫防。故無事時之嚴密。當如有事時。定危疑於當局。端在靜鎮。故有事時之安詳。當如無事時。

君子之處事也。要我就事。不令事就我。其長民也。要我就民。不令民就我。

刑罰當寬。處即寬。草木亦上。天生命財。用可省時。便省。絲毫皆下民脂膏。

立法不可不嚴。行法不可不恕。不嚴則無以禁天下之惡。不恕則無以通天下之情。

待小民。要至誠。也要兼些作用。其人多愚。愚故未易開導。御吏役。要作用。也要出於至誠。其人多黠。黠故未易牢籠。

下官要善事上官。所忌者枉道。上官要善待下官。所忌者枉法。冰言十 圭

隨事認真。何嫌於笨。有心取巧。適見其愚。善居功者。讓大功。而不居。善受名者。避美名。而不受。

有才而能靜以持已。斯為大才。有智而能虛以受人。斯為上智。長莫長於博謀。孤莫孤於自恃。

好譽議先輩。畢竟是輕薄之流。能獎拔羣才。定可膺重大之寄。功過不宜稍混。稍混則人多倖心。恩怨不可太明。太明則人多異志。

事有知其當變而不得。不因者。善救之而已矣。人有知其當去而不得。不用者。善馭之而已矣。

天下無不是的父母。世間最難得者兄弟。

妻雖賢不可使與外事。僕雖能不可使與內事。

祖宗雖遠祭祀不可不誠。子孫雖愚經書不可不讀。

至樂莫如讀書。至要莫若教子。

居身務期質樸。教子要有義方。

一箇謙字。一生受用不盡。兩箇勤儉字。子孫享用不了。

世故必有原故。富貴原於勤儉。勤儉原於貧賤。思其原故。則前人締造之艱。若之何其忘之。世故又有變故。富貴變為奢。懶奢情變為貧賤。思其變故。則後人傾覆之身。若之何其任之。

冰言十

貧賤時不可輕於累人。累人則失義。富貴時便當有以及人。不

然則傷仁。

貧賤時眼中不着富貴。苟得志必有以自立。富貴時意中不忘

貧賤。縱失勢亦可以自如。

進身當知立身附羶者大。可鄙。著手當知放手騎虎者大。可危。

功名富貴直從滅處觀。究竟則貪戀自輕。橫逆困窮直從起處

究由來。則怨尤自息。

緣橫逆而忿忿不可忍。而可釋也。釋之以一字曰何傷。緣困厄

而憂憂不可忘。而可解也。解之以二字曰何益。

物不經寒暑者。決不堅凝。人不歷辛苦者。決不練達。

人必可交。乃交與其易疎。於後不若難親。於始事必可做。乃做

與其巧持於束。孰若拙戒於初。

事雖放。待心下再慎。和勿語已來到口邊。三思更好。

遇沉沉不語之士。且莫輸心。見悻悻自好之徒。切須防口。

盛喜時勿許人物。盛怒時勿荅人。東

字經三書。未可遽真也。言傳三口。未可遽信也。

君子取人之德。義小人取人之勢利。

善利己者不損人。善報仇者必積德。

冰言十

吉人無論作用安謐。雖魂夢罔非和氣。凶人無論行事乖戾。雖

笑語亦是殺機。

寬平必光明。光明則為君子。狹隘必幽暗。幽暗則為小人。

何以下達。拒諫飾非。則日下矣。何以上升。改過遷善。則日上矣。

天下容有曲謹之小人。斷無放肆之君子。

自古無自滿之聖賢。亦無尤人之學問。

身分要高。性格要下。心思要細。規模要大。

白日青天的節義。自暗室屋漏中得來。旋乾轉坤的事功。從履

薄臨深中做出。

須是留得赤子的心腸。方可為聖賢。須是留得書生的滋味。方可為卿相。

讀書不見聖賢。是鉛槧備。居官不愛子民。是衣冠盜。

立朝不是好官人。由居家不是好處士。平素不是好處士。由小時不是好學生。

百姓凍餒。謂之國窮。妻子困乏。謂之家窮。血氣虛弱。謂之身窮。學問空疎。謂之心窮。

以積貨財之心。積學問。以求名譽之心。求道德。以愛妻子之心。愛父母。以保祿位之心。保國家。

冰言十

事在人為而成之者。天當聽之。福由天降而召之者。人當勉之。

天欲福人。必先以微禍微之。故得禍未始非福。天欲禍人。必先以微福驕之。故得福未始非禍。

吉人偶逢凶。終無不吉。凶人偶逢吉。終無不凶。

天機最巧。儘你如何計算。那計算處恰爾曲投其機。躲避他不得。人眼最尖。儘你如何彌縫。那彌縫處。忽爾自呈其隙。哄瞞他不得。

冰言補

一 學問

二 身心言行

三 家

四 境

五 人

六 事

七 仕宦

八 善惡禍福

九 瑣談

十 聯語

冰言補

學問

聖學專責人事。專言實理。

實理皆在萬物萬事之間。聖賢之書。不過摸寫其理。讀書而不知實理之所在。何益之有。

四書六經。皆是吾身上自有的道理。但聖賢先我而覺耳。我未覺。所以要讀。若不反身。則皆成糟粕。

夫所以讀書學問。本以開心明目。利於行耳。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腴。惕然慙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守職無侵。見危

冰言補

授命不忘誠。誠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為教本。敬者身基。瞿然自失。歛容抑志也。素鄙吝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欲。忌盈惡滿。賙窮卹匱。赦然愧恥。積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己。齒敝舌存。含垢藏疾。尊賢容眾。茶然沮喪。若不勝衣也。素怯懦者。欲其觀古人之達生委命。強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同。勃然奮厲。不可恐懼也。歷茲以往。百行皆然。縱不能淳。去泰去甚。學之所知。施無不達。世人讀書。但能言之。不能行之。武人俗吏。所共嗤詆。良由是耳。

又有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陵忽長者。欺慢同列。人疾之如仇敵。惡之如鴟梟。以學求益。今反自損。不如無學也。

窮理先從性情上窮起。見得仁義禮智。渾然具於吾心。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隨感而發。就從此操存省察。加以擴充。此便是源頭根本學問。又於日用事物人倫。莫不究極其所以然。明而禮樂幽而鬼神。古今升降盛衰。國家治亂存亡。民之所以安危。兵之所以勝敗。無不窮究。方為格物致知之學。窮理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祇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

冰言補

讀書一邊讀一邊體驗。做得一兩處到身上來。然後諸處漸次得來。久則盡湊得來。

今日記一事。明日記一事。久則自然貫穿。今日辨一理。明日辨一理。久則自然浹洽。今日行一難事。明日行一難事。久則自然堅固。

道在天地間。不限於取數之多。心力勤者得多。心力衰者得少。昏弱者一無所得。

善學者如闢市求前。摩肩重足。得一步便進一步。已知如未知。已知如未能。則有進。

水寒極則結為冰而至柔者堅矣金熱極則鑄為汁而至堅者柔矣以是知進德修業不到極處不能變化

天地萬物祇是一箇漸悠久所以成物悠者漸之象久者漸之積天地萬物不能頓也而况於人乎故悟能頓成不能頓

學者須要豎得這身子起

學者先收放心心境清明然後五官百骸得為我用

每日點檢這念頭自德性上發出自氣質上發出自習識上發

出自物欲上發出如此省察久久自識得本來面目初學最

要如此

冰言補

三

靜存動察在靜時為尤要蓋此處工夫做得的當方分得理欲

界限明白若靜時工夫不到便照不見動時是非故存養不

得力連省察亦無下手處

學者祇是事事留心一毫不敢苟且德業之進也如流水矣

能辨真假是一種大學問世之所抵死奔走者皆假也萬古惟

真之一字磨滅不了蓋藏不了道也者道此也學也者學此

也

學問之道便是正也怕雜不一則不專不專則不精

知十而皆非真知不如知一者之為真知也

有談虎傷人者眾莫不聞而其間一人神色獨變問其所以乃

嘗傷於虎者夫虎能傷人人孰不知然聞之有懼不懼則知

之有真不真也學者之知道必如此人之知虎然後為至耳

後生才性過人不足畏惟讀書尋思推究者為可畏耳

學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疑者覺悟之機也一番覺

悟一番長進

師以質疑友以析疑師友者學問之資也若人人而學人人而

問則人人皆師友矣何須受業何待定交

君子之學必好問問與學相輔而行者也自知其陋而謹護其

冰言補

四

先甯使學不終進不欲虛以下人此為害於心術者大而蹈

之者常十之八九不然則所問非所學焉問天下之異文鄙

事以快言論甚且心之所已明者問之人以試其能事之至

難解者問之人以窮其短苟非是者雖有切於身心性命可

以收取善之益求一屈已焉而不可得也嗟乎學之所以不

能幾於古者非此之由也

經書養人根本史書開人才思此事不可一日廢要自少年積

之

見治則以為治見亂則以為亂見一事祇知一事何取觀史必



如身在事中。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當作何處之。如此觀史。學問可以進。智識可以長。方為有益。

學問之功。聖人亦不敢廢。不從學問中出。任有掀天揭地事業。都是氣質作用。一入聖賢秤尺。坐定不妄貼。

讀書自有讀書的道理。俗所云書中自有千鐘粟。黃金屋。殆謂讀書便可應舉。應舉便可得官。得官便可致富。一切生人之術。皆於是償之。是直以官場為利藪。官實漁利之人。而讀書則皆羨魚結網者也。如此讀書。天下豈有真正讀書人。如此讀書人。做官天下。又安得有好官。

冰言補

五

學問之道。至後世而寢衰寢微。朝廷師儒之官。下暨鄉曲之老。師宿儒。教非所教。以致受教之成人小子。除制科文字外。大都一無所知。求如古人之所謂經明行修者。千百中不得十。一而士之通籍策名者。其操術亦概可知矣。聖賢修己治人之方。無一不原於學問。士習一壞。人心風俗政治。無不由之。而壞有能奮然以興。而不溺於流俗者。謂非豪傑之士乎。

身心言行

人惟一心。操之為君子。放之為小人。

思慮應接。亦不可廢。但身在此。心合在此。

人祇有一箇心。如何分做許多去。若祇管去閒處用了心。到得合用處。於這本來的卻不得力。

心有存主。即能宰制萬物。

無事時。心湛然在內。有事時。即用這箇心去照應處置。所以動

靜表裏本末。祇此一心。心祇是箇一。

心要如天平。稱物時。物忙而衡不怕。物去時。即懸空在此。祇恁

冰言補

六

靜虛中正。何等自在。

鏡空而無我相。故照物不爽分毫。若有一絲痕。照人面上。便有一絲。若有一點痕。照人面上。便有一點。差不在人面也。心體

不虛。應物亦然。

舉世都是我心。祇去了這我心。便四通八達。六合無一些界限。人祇是心不放肆。便無過差。心不怠忽。便無遺忘。

無厭寡無小大。無敢慢。此九字。即毋不敬。毋不敬三字。非但聖

狂之分。存亡治亂死生之關也。必然之理也。沈心靜應者。始真知之。

吾人所欠。祇是涵養不純不定。故言則失口。事則恣意所行。涵養得定。總來祇是箇沉靜。

沉靜非緘默之謂也。意淵涵而態閒正。雖終日言語。或稱人廣眾中應繁劇。而不害其為沈靜。神定故也。

仁者其言也訥。是持守得那心定。恰似肚裏先商量了。方說的模樣。而今人祇是信口說。方說時。他心裏也自不覺得。

平居有意。諛言還容易。何也。有意收斂。故耳。祇是當喜怒愛憎時。發當其可。無一厭人語。才見涵養。

言之當慎。最是當快意時。遇快意人。說快意事。

冰言補

七

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

口仁義而心利欲。小人之尤也。

可以理論而不可以利誘者。其惟君子乎。小人雖無所誘。猶將趨之。而况乎誘之。

壞了。祇一箇利字。把天下人都攪翻了。祇一點利心。把人生都弄壞了。

利者眾之所同欲也。貪之甚。則昏蔽而忘義。求之極。則爭奪而致怨。

大利不換小義。况以小利壞大義乎。

盜跖非大盜也。彼盜利而不盜名也。世之大盜。惟名利兩得者。居其最。

人千病萬病。祇是要適意。以奉承此血肉之軀。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人莫不欲自厚。而不知其厚之所以為薄也。性命之分有限。嗜欲之心無窮。以有限之性命。逐無窮之嗜欲。亦安在而不困苦哉。土能濁河而不能濁海。風能拔木而不能拔山。故嗜欲者。足以亂小人而不足以亂君子。

天理本自廉退。而吾又處之以疏。人欲本善。而吾又狎之以親。小人滿方寸。而君子在千里之外矣。欲身之修得乎。

冰言補

八

世間至貴莫如人品。而乃以聲色財貨富貴利達。輕輕將箇人品賣了。此之謂自賤。

人與禽獸之所以異者。靈蠢耳。乃蠢然之物。雖不能為善。亦不能為惡。自生自死。與世無傷。人則色聲香味蕩其心。珠貝金錢恣其欲。甚或希榮好勝。機械叢生。以致在家在邦。畢世無一善狀。固有禽獸之不若者矣。

四書中言無所不至者。一為鄙夫。一為小人。大抵君子所為。步步依着道理。縱極權變不測。要皆光明正大。無不可以告人。人亦無不可從道理推究而知者。惟小人與鄙夫一般。伎

術

偏均是肆其所欲。毫不顧乎道理。奇形幻態。非復人情。算料所及。而亦實有說不得。說不得者。故皆曰無所不至。

論語色厲而內荏。表記情疎而貌親。皆以爲猶穿窬。子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亦以爲是皆穿窬之類。穿窬何等人人。但微噉邪曲。一不出於正。

大光明便墮入其中。則奈何儼然人也。而甘與盜賊同科也。婦人悍者必淫。醜者必妒。士大夫謬者忌。險者疑。亦必然之理。德性以收斂沉著爲第一。收斂沉著中。又以精明平易爲第一。大段收斂沉著。人怕含糊。怕深險。

冰言補

九

一切言行。祇是平心易氣就好。

平生不作圓軟態。此是丈夫。能軟而不失剛方之氣。此是大丈夫。

大丈夫要亭亭楚楚。挺然自立於天地之間。實見得是實。見得非。由己則極力擔當。不由己亦不隨人。可石沽直以賈禍。固所不爲。枉己以取容。何顏立世。熟軟二字。近於妾婦。有鬚眉人切宜戒此。

識量大則毀譽榮辱不足以動其心。雖賢智之士。未有不喜人譽己者。口有謙言。心裏卻暗喜。或反

是則拂然矣。

自古無不被謗之聖賢。吾人亦慮不爲聖賢耳。謗非所慮也。自立甚難。一人抵當流俗。不佞須著眼看破。乃

吾人身處末俗。須是鍊骨金筋。痛自策勵。前輩言窟窟爲矯矯。君子勿爲自然小人。有味乎其言之也。

昏弱二字。是立身大業障。去此二字。不得做不出一分好人。作人怕似渴睡漢。才喚醒時。睜眼若有知。旋復沉困。須如朝興。櫛盥之後。神爽氣清。冷泠勁勁。才是真醒。

今人所以勉。未必是真箇怯弱。自是先在畏縮之心。才見一事。便料其難而不爲。所以習成怯弱。庸庸碌碌。終身不能有爲。以精到之識。用堅持之心。邁精進之力。更有甚麼難成之事。功

十

士君子碌碌一生。百事無成。祇是無志。讓第一等與別人。便是無志。然志高又須有實力。否則牆高基薄。何益之有。

才能技藝。讓他占箇高名。至於綱常大節。則定要自家努力。不可退居人後。

人心須令著得一善。又著得一善。善之來無窮。而吾心受之有餘地方好。

一日或聞一善言行一善事此日方不虛度

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為君子未之有也言

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為小人未之有也

自有其善便為善所累自有其能便為能所累凡自有者皆足

以為累

穿了一件好衣服擺了一件好器玩便像自家長些體面增些

光彩至若挾了一副好才具得了一件好事體做了一篇好

文字益發要報與滿地人知道這箇念頭純是走向外面去

了外面整齊一分裏面疎脫一分始而還要倚藉裏面討人

冰言補

道好既而直竟刻斷裏面一味欺人到此地位更沒救藥

夸之一字壞人終身凡念虛言語覺有夸心即截斷卻

恃才不惟敗事亦恐不能保身

聖人言以約失之者鮮矣大抵精神一泄越便多疎虞才力一

馳騁便多顛蹶約則甯靜勿躁甯斂勿肆才力也運用得法

精神也照顧得來凡當身之尤悔世路之險巇皆得以寸心

謹持之故所失者鮮

不能謹於始者必當悔於既過此則迷復矣能悔猶救得一半

恐懼者修身之本事前而恐懼則慎慎則可以免禍事後而恐

懼則悔悔則可以改過智者以慎治悔愚者不懼而又不

悔故智者保身愚者殺身大哉所謂恐懼也

懼者眾情之攝也生人之命也小人為畏威學者為畏義君子

為畏天

饑不食虎餐渴不飲鴆酒忍也蝮蛇傷手壯士斷腕毒矢傷身

英雄破骨很忍也人之懲忿窒欲改過遷善亦當有此忍力

人之為不善者物誘之而實自縱之何以使之不縱曰思而已

矣人莫貴於能思能思則能反縱其欲而不知反者皆醉生

夢死冥然而不一思者也

冰言補

人日在過中而無見過之一日最是人生大不幸

自家總不見自家短處若要見得須是反觀既見得時便須自

克自涸天下大聰明大力量人儘饒得過別人決不肯放鬆

自己

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其樂可知

大凡行事想到可以告人可以告天處自可以無大過矣

家

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孝子愛曰。

孝道何盡。及時為貴。勿使親年日短。而傷吾心之未盡。勿使子力有餘。而傷親身之不逮。

人不能無過。可以悔過。即可以補過。獨有一事。悔之萬不及悔。而補之萬無可補。則子欲養而親不在也。父母之年。不可不知。幸而依依膝下。若之何易而忽之。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人人自孩提中來。顧孩提以後。何以人之於親。便有愛有不愛。即愛亦不能如孩提之真。此無

冰言補

三

他知識一開。嗜欲叢生。內而妻子。外而世途之靡麗紛華。胥足以奪之。而最初之一念。遂不覺其寢衰寢薄耳。古人終身孺慕。祇是純一無偽。不失其赤子之心。人能於孩提以後。一如孩提之所以愛其親。斯愛之真矣。孝之至矣。

古人將祭。必先致齋。齋之日。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事死如是。則事生可知。今人事生。生者之志意若何。所樂所嗜若何。能一曲而體之否耶。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敬享不必說。且思敬養者當何如。

孝子之事親。先意承志。能承志難。能先意尤難。然而無難也。人

子曰侍膝下。此心但緊緊的貼在父母身上。父母所有之意。決不能出人意。外有甚麼計算不到處。先意不在臨時。在平時。人子愛親之心。祇要專一。不怕父母意多。

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惟悅之乃以安之。

氣和詞婉。容色愉愉。雖衣粗食淡。親心亦安。苟或不然。雖以錦衣玉食奉之。親心必不樂也。

性急人暴。暴燥燥。在父母前。也是一味自張自主的脾氣。性慢

人落落託託。在父母前。也是一味不痛不癢的面孔。自以為其心無他。而父母或有所難堪。則所傷已多矣。

冰言補

古

孝子事親。須事事躬親。不可委之使令也。

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此皆孝之粗節。所謂養口體也。然亦煞有難盡處。

服勞奉養。古人尚不以為孝。若並服勞奉養。而有遺憾。罪通於天矣。

父母惟其疾之憂。為人子者。亦曾憂父母之疾否乎。

親有恆疾。則訪名醫。得穩方。朝暮調攝之。

昔人有自言其母得疾之由者。或以飲食。或以燥溼。或以語話稍多。或以憂喜稍過。朝暮候之。無毫髮之差。五臟六腑中。盡

洞見曲折不待切脈而後知。故用藥必效。噫！用心如此。此誠侍疾之最要也。抑豈獨侍疾宜然哉。

凡父母病而割股割肝者。朝廷例不旌表。所以防人之戕生。並爲作僞者杜其漸也。或謂作僞亦未必然。大抵此等人祇坐一愚耳。竊思天下豈少聰明人。不愚卻未必孝。孝而失之愚。畢竟是孝。抑正惟其愚。所以能孝。此等事原不足爲訓。要其根於至性。發爲至情。知有親不知有身。彼其心之顛固而不可解者。則人人所當返而自叩。因而自愧者也。不爲其愚。盡亦卽其分之所當爲。力之所得爲者。而求其所以自盡也乎。

冰言補

五

父慈子孝。此常事也。惟父母不慈而子能曲盡其孝。斯其爲孝也難。父母安居無事之日。子之盡于道。亦常事也。惟當困苦艱難之際。而能竭力以成其孝。斯其爲孝也亦難。

父頑母嚚。弟傲。戾氣萃於一門。此是何等遭際。眼前隨舉一尋常人。較其福命。皆有大過於古聖人者。乃聖人卒爲聖人。而尋常人適成其爲尋常人也。此其故可思也。

人子但思何以貽父母令名。不貽父母羞辱。則自家一念自不敢苟。一言自不敢苟。一事自不敢苟。然一念一言一事不敢苟。祇可不貽父母羞辱。若欲貽父母令名。則不容不孳孳爲。

善矣

兄弟手足之義。人人所聞。其實未嘗深體力求。蓋亦思手足二體。持必均持。行必均行。適必皆適。痛必皆痛。偏廢必不安。駢枝必兩礙。是以爲分形連氣也。方其幼時。無不相好。及其長也。漸至乖離。古人謂孝衰於妻子。孝衰悌因以俱衰。人能長保幼時之心。勿令外來及後起者。得以傷吾肢體。則亦好矣。人家兄弟無不義者。盡因娶婦入門。異姓相聚。爭長競短。漸漬日開。偏愛私藏。以致背戾。分門割戶。患若賊讎。皆婦人所作。男子剛腸者。幾人能不爲婦人言所惑。吾見罕矣。

冰言補

六

處兄弟如居室。然一穴卽塞。一隙卽塗。庶免傾頽之患。若雀鼠不防。風雨漂搖而不顧。末有不垣牆坍塌者。僕婢之爲雀鼠。妻妾之爲風雨。可懼哉。

易家人卦。家人嗃嗃。婦子嘻嘻。終吝。治家之道。與其失於寬。甯主於嚴。蓋家之將興。父子兄弟夫婦。濟濟有禮。能整齊自能雍穆。一失其節。則恣縱之過。父子不子。兄弟不成。兄弟夫婦不成。夫婦亂倫。敗度靡所不有。而乖爭凌犯之風。反自此起。故曰正家。曰閑有家。皆威如之義也。

爲人父者。當修身以率其子弟。身修則將有不言而威。不令而

從者矣。

教子工夫第一在齊家。第二在擇師。若不能齊家。則其子必不能一軌於正。雖有良師。教誨亦難。

古之人。自能食能言而教之。是故小學之法。以豫為先。蓋人之

幼也。心知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正論。日陳於前。使盈耳充

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者。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偏好生乎

內。眾言辨口。鑠於外。欲其純全。不可得已。

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

聲。口不出敖言。所謂胎教也。今人既無胎教。又不知豫教。小

冰言補

七

兒在懷抱中。稍嘔哭。母即走不暫停。是氣質之浮動。輕躁出

胎已習成也。未能笑而強之笑。未能言而強之言。既能言便

教之。撒謊教之。打誦教之。討便宜。並教之。打人罵人。是虛偽

薄惡之事。一二歲已習成也。少成若天性。其後之不能收拾。

不能挽回。又何恠焉。

胎教之法。當妙合而凝之時。正形生神發之會。感於正則善。感

於邪則惡。此自然之理。然使為之。父者。平日心術不正。則其

氣已戾。譬如下莠稗之種。而望其生嘉穀。不能也。然則人必

先慎其心術。斯為啓後之要歟。

凡童子不得輕忽出言。有所言。必須聲氣低平。不得喧嘩。所言

之事。不得虛誑。亦不得訾議人。至市井鄙穢之言。尤宜禁絕。

凡坐須端身。不得偃仰傾邪。倚靠几席。須歛足。母得交股。與

人同坐。須歛手。母得橫肘。凡飲食舉箸。宜從容。不得將蔬肴

撥亂。亦不得恣其所嗜。貪求多食。

凡子女雖幼小。不可使同一處眠宿。不問自己親生。及僕婢。皆

然。欲防瀆褻。不得不謹之於始。

童子時。惟外誘最壞。事如擣蒲博奕。及看搬演故事之類。極易

使人流蕩忘返。善教子者。形格勢禁。尤在端本清源。使父兄

冰言補

六

不為非禮之戲。子弟自無從接於耳目。

子弟不必問其才華。但觀其醇謹與放肆。則一生之成否可定。

矣。自垂髫。以至束髮。能漸漸收斂。勤於本業。惟父師之言。是

聽。不肯與不肖者相親。是則賢子弟也。

人氣質各有利鈍。規模各有大小。此難以一律齊。要須不失故

家氣味。所向者正。所存者實。信其所當信。取其所當取。持身

謙遜。而不敢虛憍。遇事審細。而不敢容易。如此。則雖所到或

遠。或近。要是君子路上人也。

論語中兩箇難矣哉。兩箇吾末如之何也已矣。皆聖人極痛切

之言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此是昏濁重滯。一種死然煞的盡人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此是淺薄輕浮。一種陰險醜的邪人。不日如之何如之何者。此是一種要做便做。毫無顧慮的粗人。悅而不繹。從而不改。此是一種得過且過。毫無愧悔的頑人。各種人無在無之。而少年子弟之大。不長進者。要不出此四種之外。子弟誦聖人之言。又經先生長者之提撕。到此等處。便應如冷水澆背。熱油灌頂。一般。顧猶不自警覺。不自振厲。則誠難矣。則誠末如之何也已矣。

冰言補

九

必激而愈甚。是宜從容譬喻。委曲敷陳。以悱惻纏綿之意行之。至於日漸月化。彼或悔心一萌。竟回心竊道。亦未可知。教不必一於嚴。要之不可不教也。

近人教子弟讀書。純是一片僥倖之心。書未曾熟得。一語講貫得幾條。便令之開筆作文。既開筆後。所有時下選本之文。便是護身符。救命丹。聰明子弟。剽竊得來。亦有以此獲售者。其不能倖獲者。仍要赴考。仍是不肯讀書。祇那幾冊時文。攪來攪去。終身爲其所誤。誤之者誰耶。凡教子弟。須於十六歲以前。一意讀書。祇要認真讀得十年。所有眼前應讀之書。無不

熟矣。讀時字字講貫。令其了然於心。到十六歲後。方令之作文。胸中既有卷軸。筆底又運用得來。自與空滑臭腐者迥別。大約費三四年工夫。便可百發百中。到二十歲方令之赴考。文齊福齊。便可聯翩直上。算來十六歲後。作文。二十歲後赴考。並不爲過。今人病在欲速。一似迫不及待。活把好好的子弟。斷送一生。豈不可歎。然作文固要讀書。至書中許多道理。都要使之反躬推勘。可做便依樣做去。若毫無關係。全不體認。縱得科名。究於身心何補。至若出仕而昏憤貪殘。作孽種種。則又不如以老童生老秀才終其身者之爲愈耳。

冰言補

十

世俗養女。第驕之耳。使女終於女。卽驕也。母家無長幼尊卑。胥讓焉。一爲婦而人人下之矣。舅姑也。夫也。姊妹也。夫之兄弟。若姊妹也。同室之尊長也。假令胥讓之。若母家也。婦乎非婦乎。若積漸不平。厲以詞色。拂其氣質。非死則病。是驕之乃所以殺之也。夫女而修之家。習爲婦也。婦道習。則夫家女之矣。女子之言。安詳沉重。不可煩瑣。不可粗暴。不可花巧。世有養女驕縱者。任所憎惡。造作語言。潛陷如蛆。甚者誣詬父妾。昏母。又從而逞之。凶於而家。既嫁多以惡終。可爲女子殷鑒。女子先策懶惰。懶惰最易慣。身以積惰之身。過勤苦之家。何以



事舅姑相夫子乎。紡織乃女功第一要務。餽饋繅絲習茶飯酒漿醬醢。凡門內之事無所不精。至於描鸞刺鳳挑花繡枕。雖終身不會。不害其為女子。

女子先要慈悲寬大。此是積陰德。福子孫之人。性如烈火。慘刻暴戾。小女奴身無完膚。饑寒不恤。天理心亡。不但壽命不長。將必子孫乏絕。擇婦先善良之家。如此性行。切無與婚。

女家父母聽女子膚受之言。輒生嫌怨。慙其舅姑。不知女子之言果實亦當教之。婦道况易聽以長其長舌。非愛之也。

婦人者伏於人者也。離家之少女。入門之孤雛。雖有頑悍。孰敢

冰言補

三

自肆。婦之無良。夫道之苟也。始嫁來家。褻狎以悅之。恣其所欲。以徇之。雖有怒目。不敢忤視也。雖有惡聲。不敢驟加也。積漸所浸。劫於愛翁。雖舅姑不敢誰何。諺曰。教婦初來。此終身善敗之始也。已縱其始。終身之悔。不可食已。吾不罪他人而罪其夫。

婦人之言。雖賢智亦陰移而不覺。然試一平心推勘。婦人與人爭訟。百十次中。祇有怨人責人。曾有一次肯說自己不是。何人謝過否。然則世上婦人。盡是無過之人也。平勘到此。其言自有不可聽處。

婦驕縱悍戾。訓勵禁約而不聽從。則不可不棄。今之士大夫。有出妻者。眾必非之。以為無行。何錯謬也。孔門三出妻。豈肯作非禮之榜。據乎。夫婦以義合。絕則棄之。奚虧於行。家道之興廢。盡在於婦。一或悍戾。上忤舅姑。下虐婢僕。家道自此而廢。則出妻乃常行。非異事也。居官者若有此訟。不可以俗人之見。竟罪其夫也。

婦有四德。其一曰容。所謂容者。非姿色之謂也。而好色者恆情。男子娶婦入門。見其貌陋。以此生嫌。因而見棄者。有之。抑思婦之於夫。上以衍宗。祇要情性柔和。習勞尙

冰言補

三

儉。凡事知大體。便是賢婦。於色奚取焉。凡物甚美。必有甚惡。古人之娶醜婦。大有深意。今姑置此不論。第念六禮將之。媒妁成之。父母主之。若是其鄭重分明。則安得以其貌之陋也。而嫌之棄之。况一弱女子耳。既不得於夫。即是失其所天。一生傷心之故。莫此為甚。而男子之忍心傷理。即莫此為甚。乃有躬廁士林。而亦不免於薄惡。其亦不足為士矣。人不幸而中年絃絕。則後妻與前妻之子。其中有甚難處者。妻非必不賢。子非必不孝。爾我猜疑之心。一生一言也。言之者無心聽之者有意。一儀節也。失之者無意受之者有心。一室

失禮遂成大概。為父者。本居必教其子曰。言不可直遂也。必以委婉出之。事不可草率也。必以敬慎將之。而尤必舉古人之孝於繼母者。以勉之。訓其婦則曰。己所親生。尚多不孝。雖不孝。猶加慈愛。因非己出。遂異視之。可乎。子者。我之。彼既以爾為。即是爾子。愛子即是愛我。愛前妻之子。兼有賢淑之德。即是自愛。亦何憚而不為慈母乎。隨時盡心開導。而此心更一無所偏。久之。必有交感者。總要耐煩耳。

家人有過。不宜暴擻。不宜輕棄。此事難言。可借他事隱諷之。今日不慚。姑俟來日再喻之。直如東風解凍。令其徐徐自化。則

冰言補

圭

恩義兩全矣。

理短勿與爭。理屈勿與論。情彼以逆來。我以順受。我祇盡其在。我此處世妙說。而於家庭弟兄叔姪。尤不可不知此意。門內之行。總要看得骨肉貴重。難得則財物自然落後。一層非惟不可計較。亦實無容計較。

和氣致祥。乖氣致戾。人家一興一替。盡此兩言。

慎言之地。惟家庭為要。應慎言之人。惟妻子僕隸為要。此理亂之原。而禍福之本也。人往往忽之。悲夫。

天下游民多。則天下亂。一家中間人多。則家壞。治家之道。不但

子弟要各執一業。即婦女輩亦不得令其就閒。或稍有產業。或一人服官。便人人安坐而食。抑且呼奴使婢。欲不敗得乎。今人略有憑藉。便自貴重。見常人之習勞作苦者。輒卑視之。竊謂人世間。惟一切寡廉鮮恥之事。斷不可為。至自食其力。即傭販亦無不可。古人之版築。非傭耶。魚鹽。非販耶。古少也。賤故多能鄙事。鄙事亦何損於聖人耶。既自貴重。並貴重其子。使之養驕長慢。惰其四支。一旦時移事易。無以圖存。或其寡廉鮮恥。而亦有所不恤矣。悲夫。

凡事過時而悔。不如先時而懼。試以一身言之。壯而娶妻。則有

冰言補

圭

室矣。娶而生子。則為人父矣。至於子又生子。則子且為人父矣。先後不過數十年。而其相逼而來者。有無窮之累焉。欲祛其累。自不得不早為之計。幼時不必說。但到娶妻時。便要知懼。至生子時。愈要知懼。懼則思所以自立。汲汲焉。並其子而刻成之前人之餘蔭。未盡在己之膂力。方剛大可為者。此時最難得者。亦此時。如或計不及此。佚其身而並佚其子。悠悠忽忽。其初非不好過。久之便覺難過。又久之。必且大大難過。一生不成一事。有子一如無子。甚或有子不如無子。至於垂暮之年。心力交瘁。人生之苦。苦莫苦於此者。嗟乎。先後數十

年耳忽焉而三十。忽焉而四十五。忽焉而衰而老。由前揣後。恆覺其寬。由後溯前。但覺其速。悔於後而悔不及。悔則何如。先時而懼者之不至過時而悔乎。

人家現成之福。皆前人辛苦之所遺也。福澤必有盡時。當將盡未盡之際。有賢子孫焉。憬然獨覺。奮然以興。事事振刷精神。以守兼創。則前人將盡之澤。賴今日之引而伸之。又可以遞推遞衍。縣縣延延。以至於數世。然非憂勤惕厲。斷不足以語此。歷觀富貴家之子孫。其能憂勤惕厲者幾何耶。不思人事之當盡。而談諸氣運之不能不盡。則亦坐視其盡已耳。

冰言補

三

十歲以下則少。七十以上則老。苟在七十以下。十歲以上。未有不勞者。賢智者勞心不勞力。若不勞心。又不勞力。斯餓殍也。老者勞而壯者逸。老者苦而壯者樂。顛倒如此。便已不成人家。其他又何論焉。

成家的人。不肯妄費。實見得來處不易。都是自家心血。自家氣力。剝換來的。子弟輩安享其成。原不曾費半點心。一絲力。豈不知其中有多少辛苦。如何叫他浪費。

治生者二人。用者則不知幾何人。生財者一二。用者則不知幾何事。漏卮隨注隨竭。至於注無可注。則竭者竟竭矣。

高明人見人講求葬地。便鄙棄之。以為從富貴起見。夫以父母之遺體邀福。此其心誠不可問。然一概置之。不論葬非其地。或不免於風射水浸。甚者螻蟻食之。所葬者非他。乃父母也。此心何以自安。生前未必能盡子職。快然無憾。既已終天抱痛。此事仍不盡心。此心更何以自安。恆人講究生產。所以謀利之心。無微不入。讀書人講究文藝。所以求名之心。亦無微不入。室家妻子。在在關心。即精疲力竭。而不以為勞。顧獨於此事若無足輕重者。人子之愛其親。顧當如是耶。各家地理書。以為術士之言。不足信也。先儒有五患之說。而城郭道路

冰言補

三

溝渠耕犁所及。此四項。尤大大可慮。竊見近人之葬其親。多犯此四患。試於清夜閉目一想。設數十年。或百年後。此地不免於開挖。吾親之骸骨。必不免於拋棄。有不膽裂魂飛。汗流浹背者耶。夫火子愛親之心。何所不至。極其心之所願。使此塚與天地同不朽。亦不得議其過奢。何者。凡事懼其太過。而此愛親之心。則固無盡境。無窮期也。吾願為人子者。勿以其高明之見。施之於其父母。凡地。必先求免四患。而在山谷中。亦必求免風水螻蟻諸患。庶幾心安理得。不然。彼以邀福為心者。誠不足道。而隨意掩埋。無異置之漏澤園中。則亦未見

其可以爲人可以爲子也。高明人試平心思之。

古禮之繁重。無過於祭。今人決不能行。然失之簡褻。則大不可計。一歲之祭。除忌日外。祭期不妨從俗。至備物治具。必豐必潔。何也。祖考既沒。所得於子若孫者。僅此一饗一奠。而子孫之所得交於神明者。一歲亦僅此三數日。於此而不盡吾心。烏乎盡吾心。然將祭之先。臨祭之時。俱當以誠敬之心。將之不然。亦具文耳。

祭祀要集自家精神。祖考精神。全是自家精神。

子孫之生。乃父與祖一脉之所延。一氣之所貫也。祖父既沒。其

赤言補

三

氣雖散。卻仍在天地積氣之中。其氣與子孫一氣。故祭祀時。一念精誠。達之於氣。氣與氣相感召。自然來格。

凡祭以昧且。不以晝。隔日治具。侵晨而禮畢。古人有陰厭之禮。神位前及左右。以深色布爲簾。祭既獻。則垂之。少頃捲簾。乃拜而徹。所謂閉戶垂簾。欲神饜飮之也。今人祀先多用辰巳時。或申酉時。非是。

古者士大夫以上。有祠堂。有正寢。有客位。今人家上房正廳。可爲正寢。其所謂客廳者。即可爲客位。而獨無所爲祠堂。其歷代神主。率以一龕安置正廳之中。婦女兒童婢子之擾攘喧

鬻每在所難免。而親朋交接宴會。亦多在此間。鬼神遠乎人。以爲安。况臨之在上。固吾之高曾祖考也。褻慢不已甚耶。是宜於宅內別立一祠堂。置龕奉主。祠門常掩。非歲時祭享及朔望拜謁。不容妄啓。凡所需祭器。即安放祠側兩廊中。不以他用。其他瑣雜什物。概不得於此中寄頓。詩言以妥。若此則亦庶乎妥矣。寒士力不能辦此。而強有力之家。住房多至數十間。或百餘間。又以其隙地闢爲花園亭臺池沼。無一不備。獨於祠堂缺焉。既是缺典。即是憾事。士大夫有富而好禮者。如能仿而行之。不亦善乎。

赤言補

美

覓高燥地以葬宗族之無力者。立普祀堂以祭宗族之無後者。皆美事也。饒裕之家。宜勉爲之。

一家人無論親疏眾寡。其不能不爲之籌畫爲之區處者。竭其力之所能爲。都是分所應爲之事。以其爲一家人也。匪伊異人也。雖難不以爲難。雖勞不以爲勞。於分內做得周到。總要於道理上見得大認得真。

境

人生最難克者。是利欲。利欲之關。在富貴貧賤。此處打不過。任你說得天花亂墜。盡是閒話也。

士處貧苦。正是做工夫時節。若不痛自砥礪。則貪心生。廉恥喪。死王夫何在。

貧者士之常。士不安貧。是反常也。士窮然後見節義。士不固窮。是無節義也。反常而無節義。何以自立。

丈夫不耐饑寒。一事不可為。窮須要忍。忍到熟處。自無成成之念。

冰言補

三

舜耕於歷山。伊尹耕於有莘之野。古來聖君賢相。不廢力。既後世之士。貧賤時便汲汲於富貴。固有菽麥不分者矣。豈止不知稼穡艱難已哉。

人之處富貴。必有高出乎富貴之上。特出乎富貴之外。我不見富貴。而人且樂有我之富貴。然後可富可貴。而無歉乎富貴。不然。縱不為孽障。為壞種也。祇是箇俗物。

見居官者。不問職掌盡否。百姓安危何似。輒問何日升轉。宦囊有無。遷移者有誰照應。淹滯者是誰阻抑。不但問者如此。立論本人亦無不如此設想也。可歎可歎。

人初入仕途。門徑尚生。滋味尚淺。漸漸染指。久久薰心。至於老而不休。愈老愈得。宜其以官為家。以利祿為性命矣。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為之。作人到這地位。亦可謂心安理得。快然而無遺憾者矣。

眾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惟聖人知病之為利。知利之為病也。夫再實之根必傷。多藏之家厚亡。以言大利而反害也。

人家最不要事事足意。嘗有些不足處便好。才事事足意。便有不好的事出來。

陽極則陰生。陰極則陽生。盈虛消息者。天地萬物之所莫能外也。凡人各有本分。眼前物事。皆當審我根基之厚薄。器質之

冰言補

三

洪纖。因而量我能否承載。能否受用。祇求日損。不求日益。求損便益。求益便損。要歸於知止知足耳。

氣運者適然之數也。人事者當然之理也。運值其通。因其通而縱情極欲。運值其塞。因其塞而殉欲忘取。於是乎氣運有權。而我無權。誠知人事之當盡。通不至於自盈。塞不至於自屈。我能主張氣運。則氣運自不能轉移我耳。

物而鴆毒。而斧斤。而桎梏。其足以死人也。人知之。至膏粱之為。鳩毒粉黛之為。斧斤。簪組之為。桎梏。則知者或寡矣。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蓋憂患逆其情欲。足以啓其戒慎之心。此所以生也。安樂順其情欲。足以滋其怠肆之意。此所以死也。五行家以順逆爲生死。其理有似乎此。以安樂之心處憂患。雖憂患不生。以憂患之心處安樂。雖安樂不死。祇看人承受何如耳。

數有豐嗇。味有苦甜。君子不厭棄那苦的。小人祇豔羨那甜的。小人行險以傲幸。幸字祇可加於小人。不可加於君子。君子無幸。但有不幸。小人則但有幸而無不幸。

今人開口亦解說一飲一啄自有定分。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者。私緣見道理都不見刀鋸鼎鑊。

君子惟義之從。更不論利害。况義如是。則命亦當如是。又何趨避之有。

當回之時。吾志不得遂。而命之當然。又不可免。則當委致其命。以遂其行義之志。致命未必便死。祇是拚一死以伸吾志。而險阻禍患皆所不懼。

節義者。天下之大關。臣子之極則。不蕩於富貴。不感於貧賤。不懾於威武。道之所在。死生以之。彼依阿澳澀。枉己徇人者。所

謂無關得喪。徒歎雅道。政使獲寵榮於一時。迨夫勢移事易。其前日之榮。電滅煙消。而其昭昭在人耳目者。奸佞之名。千古如一日。其爲辱也。甯有既乎。嗚乎。甯死而不甘其辱。以是居心。庶不負此生。亦庶無愧於古人矣。

凡人處順境。多於人情世事。有不甚通達處。何也。身之所未歷。卽心之所不屬也。聰明由聞見而出。神智以警惕而生。晉文在外十九年。險阻艱難。備嘗之民之情。僞盡知之。自是不易之理。

人不經困窮摧抑。則心不平。氣不易。察理不盡。處事多率。所以

林官補

三

說人若要熟。須從這裏過。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徒曰立。而曰所以立。則自經綸之所從出者言之。經綸見於得志之日。而實裕於隱居求志之初。惟能隱乃能見。是則所當深慮而早圖者也。

時未至。有其器無所施。時既至。無其器不可爲。故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

進將有爲。退必自修。君子出處。惟此二事。

人

處世之道要得人自然之情。得人自然之情則何所不得。失人自然之情則何所不失。非獨處眾為然。雖二人同行亦離此道不得。

實言實行實心無不孚人之理。

誠意孚於未言之先則言出而人信之。

君子能為可信不能使人之必信。人若未信當求之己不當求之人。

我得過我人未必信得過我。故君子避嫌若以正大光明之

冰言補

星

心如青天白日又以至誠惻怛之意如火熱水寒何嫌之可避。故君子要體信祇信了天下無些子事。

瓦礫在道過者皆弗見也。裹之以紙人必拾之矣。什襲而積之

人必盜之矣。故藏之人思亡之。掩之人思檢之。圍之人思窺

之障之人思望之。惟光明者不令人疑。故君子置其身於光

天化日之下醜好在我人無與也。愛憎在人我無與也。

接人須是恭謹不可因人之傲慢而亦以傲慢加之。心欲其小

故當以禮自處量欲其大。並無庸以非禮責人耳。

人有過激之言忽略之事二者多非其本心原而怒之可也。

譬人背後之言皆足備我箴。蓋尋常親交當面言既不盡背

後亦多包荒。惟與我有嫌隙者揭我之過不遺餘力。我幸聞

之得以知向日之非。誠於此反躬自責則讐者皆恩矣。

兩相摩盪有皆損無俱全。特大小久近異耳。利刃終日斷割必

有折缺之時。砥石終日磨礪必有消虧之漸。故君子不欲敵

人以自全也。

疾惡之心不可無。然當審度而處之。切不可一聞遽怒。先自焚

撻。即能去惡已亦病矣。况傷於暴疾而有過中失宜之弊乎。

治小人向他人聲揚不已不惟增小人之怨亦見其自小。

冰言補

星

善處小人之法太上化之其次容之與之爭則下矣。

處富貴者不知世有炎涼。小人處貧賤者不知世有窺伺。小人

小人原不是一條心。一副面孔。一套唇舌。加諸我者如是。加

諸彼者反是。我見其如是。知其如是。其反是者。我之所不及

見。則非我之所及知也。而要無不可知也。不知者愚也。

無故而然。其中必有故也。不可不察。言之太甚。其中必苦。尤不

可不察。

人惟有所嗜者。人得以所嗜中之無嗜者鬼神不能售其術。况

人乎。

君子慎求人。講道問德。雖屈已折節。自是好學者事。若富貴利達。向人開口。最傷士氣。甯困頓沒齒也。

朋友之交。責善所以盡吾誠。取善所以益吾德。

直友必少。甘言果切。中吾病。便當奉為藥石。或所見稍偏。亦祇

可婉與之。商切勿執拗。以阻箴規之路。

與善人交。有終身了無所得者。與不善人交。動靜語默之間。亦從而似之。

用意刻深之人。不可與處。漸積既久。用心日薄。必至害於而家。凶於而國。

冰言補

臺

上士擇交。交其可畏可敬者。下士亦有所擇。其所擇者。大抵便辟善柔者也。彼之詔我諛。我其意在我。勢必取償於我。彼有所甚利。則我必大有所不利。至於狎昵已深。絕之不能。又或我事已壞。彼欲已遂。不待我之絕。彼先掉臂而去。至是而乃以負心責之。則何及矣。

道德文章足法。才能經濟適眾。數千萬人中。難得其人焉。畢生得友一二人。即非常幸事。此外所常往來者。則交際之友也。古人言多交多覺。是則誠然。然不可執此以疏慢人也。以情相聯。而以禮節之。雖多交與寡交無異。不然則亦孤立無助。

而不免於招尤矣。

人有聞其名。雅相慕重。及至與居與游。或有一二事不甚滿意。漸漸忍耐。不過積久。遂成嫌隙。在彼未能盡平心。無我在。我便實見他有不足處。故君子與君子遇。而卒悖戾者。弊多坐此。此是量不宏。亦由識不足。誠知得天下無全人。則豁如矣。交之初也。多見其善。及其久也。多見其過。非必其後之遜於前也。厭心焉耳。

與朋友交。祇取其長。不計其短。遇剛鯁人。耐他戾氣。遇駁逸人。耐他罔氣。遇樸厚人。耐他滯氣。不徒取益無方。亦全交之法。

冰言補

臺

君子無私好也。無私惡也。無私惡則何所親。無私好則何所不親。彼係情於濡沫之間。謂惟予與汝者。乃兒女子之事。壯夫且不為。而謂君子為之乎。

世有難處之人。若使我獨為君子。而使彼甘為小人。亦殊非忠厚之道。惻怛之心。此中須有委曲。

不要使人有過。

聖人務接引世人。故深人常作淺語。今人反是。

聖人不強人以太難。祇是撥轉他一點自然的肯心。任是最愚拙人。必有一般可用。在善用之耳。



不可專取人之才。當以忠信爲本。自古君子爲小人所說。多是取其才。小人未有無才者。

君子有君子之長。小人有小人之長。用君子易。用小人難。用君子在當其才。用小人在制其毒。

觀篩米得取人之法。雖疏節濶目。不無遺珠之歎。然往往拔十得五。又觀匠人得教人與器使之道焉。材之大小。枉直不一。而規矩準繩之法無不一。故能使之成就條理。至於瑰奇之材。不能拘以繩墨者。則又隨材而器使之。故天下無不可用之才。而亦無不可成之事。

冰言補

恃才是大病。痛舍己從人。方做得天下事。

舍己從人最難。是以舜稱堯。孟子稱舜。

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然聽言尤必觀行。則言固未可輕信矣。况以旁人之言信其人。果如其言耶。操用人之權者。審之。

事

事事推尋義理以處之。非惟事治。學益進。德益修。

人之處事有三。曰識曰力曰才。非識則見不到。非力則擔不起。非才則分撥不開。收拾不盡。有種人天資明敏。非可學而至。然學之既優。以其心之至虛。會其理之至一。雖事變無常。而

我之存養有素。運用自靈。處置自無不當。其識其力其才。見於臨事。而非取辨於臨時也。彼苟且以赴功名之會。夙無所得。惟是挾私任智。以庶幾於一當。其成也幸耳。

養才要有根本。則隨遇不窮。運才要有機括。則隨感不滯。持才

要有涵養。則隨事不貶。

凡人初動一念是如此。及做出來。卻不是如此。事去回顧。又覺不是如此。祇是識見不定。聖賢才發一念。始終如一。卽有思索。要不過周詳此一念耳。蓋聖賢有得於豫養。故安閒。眾人取辨於臨事。故眩惑。

無心者公。無我者明。當局之君子。不如旁觀之眾人者。有心有我之故也。

聖人處事。如日月之四照。隨物爲影。如水之四流。隨地成形。這不與也。

美

天道漸則生。蠱則殺。陰陽之氣皆以漸。故萬物長養而百化昌。遂冬煥則生氣散。夏寒則生氣收。皆蠱也。故聖人舉事不駭人聽聞。

君子處事。主之以鎮靜。有主之心。運之以圓活。不拘之用。養之以從容。敦大之度。循之以推行。有漸之序。待之以序盡。必至之效。又未嘗有心勤效遠之悔。今人臨事才去安排。又不耐躊躇。草率含糊。與事拂亂。豈無倖成。竟不成箇處事之道。君子之處事。有真見。不遠行也。又驗眾見。察眾情。協諸理。而協諸眾情。眾見而協。則斷以必行。果理當然。而眾情眾見。

冰言補

完

之不協也。又委曲以行。吾理既不貶。理又不駭人。此之謂理術。

當事貴準理。揆情度勢。三者兼到。蓋理本天然。一定。然或遇情窮勢極。則非行權不可。用權而於理未當也。當徐徐審之。必得一至當恰好之處。

英雄之氣多粗。祇用他一分。便足濟事。那九分都多了。反以債事矣。

聖人掀天揭地事業。祇管做。祇是不費力。除害去惡。祇管做。祇是不動氣。蹈險投艱。祇管做。祇是不動心。

語之不從。爭之愈勦。名之乃驚。不語不爭。無所事名。忽忽冥冥。吾事已成。彼亦懵懵。昔人謂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予以爲動聲色。則不能措天下於泰山矣。故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動乎德行。

智者之於事。有言之而不可行者。有所言非所行者。有先言而後行者。有先行而後言者。有行之而始終不言其故者。尋行數墨。是頭巾見識。慎步矜趨。是裙釵見識。大刀濶斧。是丈夫見識。能方能圓。能大能小。是通人見識。才器須足。周八面。入籠入網。乃是經綸好手。

冰言補

早

事之突如其來。最足奪人神智。蓋神智發於心竅。心竅則駭閉也。本體洞然。靈光灼然。事不能擾。心乃能制事。應變要機。警惕是遲。

幾事不密。則害成。易之大戒也。

腐儒之迂說。曲士之拘談。俗子之庸識。躁人之淺見。譎者之異言。儆夫之邪說。皆事之賊也。

事雖要聽從人說。然亦不可爲人所惑。亂擇。須精力須果。

處事要明。而能斷。明而不斷。則亦不免於後艱矣。智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故事不一事。必思當務者何在。

事有不當爲而爲者固不是。有不當悔而悔者亦不是。聖賢終始無二心。祇是見得定了。做時原不錯。做後如何悔。卽有凶咎亦是做時大拚如此。

事物之理有定。而人情意見千歧萬徑。吾得其定者而行之。卽形跡可疑。心事難白。亦付之無可奈何。若惴惴畏譏。瑣瑣自明。豈能家置一喙哉。且人不我信。辨之何益。人若我信。何事於辨。

世故太深。自謀太巧。恆併其不必避者而亦避。遂於其必當爲者而亦不爲。往往坐失事機。留爲禍本。決裂有不可勝言者。

冰言補

聖

去弊當治其本。本未治而徒去其末。雖眾人之所暫快。而賢智之所深慮。

知其已然。不知其將然。者眾人也。隆隆之隕。有容蟻之穴。宜若無所損。然周於識者。必塞而實之。慮其久而必底於訐潰也。天下事能如是之預防。尙何後患之有哉。

難者人所畏。易者人所忽。是以君子難其難。而不易其易。世間事。但是苟且的。鮮不害事。凡云且如此作。且如此過。皆其弊也。

仕宦

自委贄後。終日做的是朝廷官。幹的是朝廷事。榮辱在君。愛憎在人。進退在我。吾輩而今錯處。把官認作自家的。所以萬事顧不得。祇要保全這箇在。扶持這箇尊。

有一箇名位求容悅之心。則一事做不出。凡欲做好官。須一拚字乃得。

喫著一筋餓。是何人種獲的。穿著一匹話。是何人織染的。獲飽煖之休。思作者之勞。享尊榮之樂。思供者之苦。此士大夫日夜不能忘情者也。不然其負斯民多矣。

冰言補

聖

親民之官。號爲父母。自宜煦煦然情通意洽。如家人之告語。顧乃倚勢作威。儼然以官府自尊。而民之望縣堂也。不啻帝閭之隔。則民之負痛含辛。抑鬱不得伸者多矣。曷稱民牧哉。人之氣習。不無所偏。任其偏而縱之。鮮不播惡於人者。古人雖治人而必嚴於克己。今人蒞官不才。皆由狃於氣習。而不知自克故也。

人情祇是箇好惡。立身要端好惡。治人要同好惡。修身明德以感發作興。其同然之善心。是頭一等事。處置得宜。是二等事。二者不可廢一。

爲上者身既修理既明則德望素著不待政教號令之出而民已景仰歸服况於設施之際舉得其宜又何民之不感且畏乎

爲治以教化爲主祇隨人隨事隨時隨地諄諄勸勉民自感化所謂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比之鞭朴之效不啻霄壤矣入官之始其於一鞭一笞猝然當之必有慘然不樂者久則習爲固然矣人與我同是一般皮肉飛濺之血見如未見呼號之聲聞如未聞猶且以忿怒加之良心之不死者幾何耶罪不當笞一扑便不是罪不當怒一叱便不是爲人上者慎之

冰言補

聖

官長受人奉承已慣見人拗逆者自然容受不得一縱其威誰能抹正凡人任性則火性愈起欲惠民者宜先除此毒根也當官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姑詳處之必無不叱切戒躁急躁急則先自治不暇何暇治人治事加以猾吏奸民窺伺機便自啓其隙即自滋其弊躁急胡爲者

近世多立抑強扶弱之論夫強弱何常之有有大家而謹飭者有細人而豪橫者置強弱而論曲直可也

虛僞恃氣自負廉能往往以後進凌先進齟齬一二死灰之鄉紳以自鳴其介夫勁直剛方美名也借是以立名而作事至

於已甚問心亦復何安則何如平情處之之爲得耶

作官者雖愚夫愚婦皆當敬以臨之不可忽也

贖貨則必酷以爲不立威則羣情不驚寶賄不來也贖貨則必

橫以爲不顛倒曲直則理勝於權也於是猾吏蠹役與夫唆

訟幫訟之徒訐然交煽而一貪生百毒矣小民所最畏者強

盜茲則不必強盜而其害較有甚焉小民其何以堪之

盜有明劫有巧取至於巧取而其術乃益工矣巧宦亦然心知

以酷濟貪者之聲名狼藉於是別行詭道陰使私圖筆楚不

加而苞苴自至此其所以巧也

冰言補

聖

清乃官之始基猶貞乃女德之始基若以廉之一節自滿而種

種戾氣批政伏焉則是婦人無淫行遂可詈公姑凌妯娌而

叫噪於子媳僕婢間矣

當官祇是律己公廉執事勤謹晝夜孜孜如臨深谷便自無他

患才是有所倚依便使人忘情放縱不知不覺做錯了事也

作官固非易事然盡心力而爲之必無不濟今人多是自放嬾

所以一網弛而眾目紊也

一日偷安便積下一日事到底自家還要做轉添繁劇且積之

既多做時便不免於粗率豈不害事

政貴寬簡。寬非縱也。不苛急耳。簡非略也。不繁瑣耳。

尚姑息以養民之惡。卒至令不行。禁不止。小人縱恣。善良吞泣。

故居上以寬爲本。不是一概從寬。勵也者。所以成其寬也。

地方之事。置而不察者多矣。偶或知之。其卽與施行者又鮮矣。

無他。以其無所關切也。嗟嗟。任撫民之責。而不以民事爲事。

卽不必有戾政虐民。第卽此漠然無情。反之於心。安乎否乎。

今之爲官者。祇是太自尊大。貴重。與民隔絕。不肯視民事如家。

事。是以治不古。苟肯用心。每事必躬。必親。久則神明之政。

出矣。

冰言補

墨

事有便於官吏之私者。百世常行。天下通行。或日盛月新。至於

彌漫而不可救。若不便於己私。雖天下國家以爲極便。每不

能行。卽行亦不能久。負國負民之罪大矣。

凡治人不問吏才能否。設施若何。但民稱便卽是良吏。

臨事思有以及人。如兵徭科派之類。旣免之不能免。便當就其

間力求省便。勿使於累上加累。重爲民患。而其益則已多矣。

興利實難。凡事之不便於民者。力除之。除弊便是利。

吏胥門卑。嚙之縱之。皆官爲之。眾分其利而一人受其名。愚者

不爲。顧往往迷而不悟何也。

信任門下。未有不玷官箴。速官謗者。此須自作主張。俾胥役輩

知大權皆本官自操。彼斷不能從中竊弄。庶無大弊。

吏佐官治事。欲其有所畏。而不至於爲姦。有所畏。莫若自嚴。不

至於爲姦。則必詳勘其案牘。所謂自嚴者。非厲聲色也。絕其

夤緣而已。所謂詳勘其案牘者。非吹毛求疵也。防其舞文弄

法而已。

吏書騷擾科索。全憑牌票。有司祇押牌票。先旣不曾經心。及發

出後。又不問何時回銷。何時可以完結。弊之易滋。未始不由

於此。此宜私立一簿子。該房呈請硃押之時。卽令其自限日

冰言補

吳

期旣已限定。隨卽注簿。每日看簿內幾事。了一件勾一件。違

限計日加責。是官斧而吏鑿也。彼方承辦之不暇。又何敢愚

我以自私哉。

一邑之中。食利於官者無慮千百人。恃訟煩刑苛。得以嚇射人

錢。宜於各色中酌定若干名。取其足供驅使。餘悉遣令自便

營業。而大要又在省事。事省則無所售其技。卽勒之應役。將

有不願而逃去者。尤安民之急務也。

官府不必有虐民之心。隸卒嘗挾其嚇民之勢。必使官與民隔

而後得以肆其貪婪。故欲親民者。必先敢隸卒。

甚矣差役之爲害也。持票喚人未入城之先，嚇以繩鎖。既入城之後，私押班房，卽不私押而押之於飯廳，亦與班房無異。往往安置在破漏陰溼處，尿缸糞桶環錯其旁，飲食不以時，糲甚至百錢一盂，飯數十錢一杯，水任意勒情，非飽其所欲，決不肯聽其自便，則甚矣差役之爲害也。

地方官聽訟者聽審，訟不勝，審不遽審也。差役持票拘集人，託名爲解到，差役需索未遂，則不肯卽解也。解到候房書送案，懸牌示期聽審，房書需索未遂，則不卽送也。甲事爲一起，乙事爲一起，牌上或五起六起，殊批某日早堂審或午堂。

冰言補

望

審至期畢集，或忽爲他事所阻，或審不一二起而卽退堂，則又改期甚，或屢易其期。訟者寓所飯食衙前茶酒，更有以類相牽其苦累不可勝言。鄉民足未履訟庭，目未見官長，不待對簿而已心膽俱碎矣。夫聽訟本以雪冤，乃冤之雪與不雪未可知，而聽審之先已若是其苦累也，豈不冤之又冤哉。欲不至於病民，莫先於禁制誣控。蓋良民多孱弱，畏吏役如狼虎，有一種棍徒窺其底裏，與吏役互相勾結，視爲魚肉。於是暗中唆人誣控以取其財，而良民往往因之破家，是不必命盜大案也。卽尋常細故亦可破家，姑以千金之家言之，其每

年所得子息不過僅敷一家之用，一經涉訟種種花銷，非錢不復假若費至數十金，而此數十金者非必預儲於家也，不得已向人借貸，彼放債者大半乘人危急多索息錢，或七扣或八扣，此債入手卽是附骨惡疽，不至十年積至數百金，而此人鬻產鬻產則破家矣。慘莫慘於破家，願良民之破家實由於棍徒之誣控，則安得不禁而制之。何以制之，曰卽於呈詞初入時制之。牧令爲親民之官，自當親收呈詞，既收便隨向告狀人逐一詰問，或懼以怒色，或入以游詞，彼鄉民初見官長，又訟師之浸潤未滅，彼既誣控，究不免於內怯，辭色一

冰言補

哭

有破露卽可得其真情，於是卽其支離紕繆處逐層指駁，一批明榜示，並卽時取結落案，按其情節予以薄懲，棍徒無所施其技，而所以制之者在是矣。可不至於病民矣。此事祇單訊原告，並不傳喚一切人証，省卻無限拖累，誠欲息事寧人，未始非簡切了當之一法也。凡詞訟涉兄弟親戚，便當委曲開諭，使歸和好。若以官法治之，勝負一分，仇寇遂成，後雖欲和好而不能矣。又凡吏民未經杖責者，小有過犯，不可輕於杖責，惟當嚴加訓飭，以警將來，使其知所懲創，總之出身加民，能有一至誠惻怛之意，自然

使之感動民心原易動况我實有所以感之者乎

今人不能聽訟先求無訟訴之而不知號之而不理曰吾以息

訟云爾不知使無訟之道未嘗不在聽訟之中當幾立洗民

服則民畏尚何訟耶所謂側弁垢虜不投於明鏡也

獄問初情人之常言也蓋獄之初發犯者不暇藻飾其情真而

易見虛心以詰之可十得八九稍逾緩焉其情必變愈變則

愈幻將有不可究詰者矣

獄中時常一至可以使吏卒輩知所警畏不至於凌虐眾囚若

肯降心下氣為眾囚說法其中更有無限好處

冰言補

完

一切疑難之案最難得情但問供謂之審具招謂之詳詳審二

字聖王治獄之精義也今之訊獄者幸於此二字加意焉

求其生而不得則亦已矣有可生之路而不為之昭雪忍乎哉

一案不一人其中有誤入者亦既明知其枉便當力為開脫若

因文案已定憚於更改則謬甚矣將錯就錯四字最誤事况

此何等事而敢於護前耶

州縣一應解審罪犯上司多照詳文結案殊不知州縣官果屬

廉明公正其聽斷自然精確如或不然則有受仇家之賄賂

者徇豪門之請託者承富道之意旨者顧同官之考成者避

本身之處分者更有輕信人言者偏執已見者挾私洩忿者

妄希超擢者有心燬缺固是故入不暇推求亦是誤入一時

勒取口供及至招詳起解更不許犯人改口禁卒於出監時

囑之解差於上司挂審時囑之以危語脅之以溫語驅之必

使之決不翻供於是犯人謹將原供背誦如流一到上司前

隨問隨答而斬絞之刑自此定矣其死也有不自知其死者

竝有自知其死者嗟乎沉冤之所恃以伸者賴有憲臺即使

情真罪當也不免一番推勘况不真不當耶則奈何據屬吏

之詳文遂為死者之定讞耶

冰言補

卒

官吏有不悅於民民向上官訴之即發與本州縣自行鞫訊而

官吏遂得以洩其積忿其害可勝言哉

上官於屬吏申詳之案不欲屢駁之以形其短此是徇情面者

屬吏有所挾制且有欲駁而不能者

盜風日熾由於地方官慮處分嚴切遇有被盜之案便與失主

為仇逼令隱匿不報其盜情重大不可掩者逼令改強為竊

甚至昧卻良心輒拿家屬婦女審訊坐以是姦非盜敲掠竝

行以故失主畏其苦累不得不隱忍緘默即申報矣奉文勒

緝往來解比差役盤費悉出失主盜之所餘不盡不止其意

總要失主有不敢不諱之勢而後官府得安然遂其諱盜之心既助盜以虐民實驅民而為盜是官長實盜魁也如此作官惟知有己不知有民不但上負朝廷抑且絕滅天理今之盜案考成不可謂不嚴而盜卒不思則以簿書期會之繁役役不暇更不能別有精神為民弭盜耳雖然一境之理繫繫我主持賢者固不為考成起見而所以安靖地方要自有不容已者豈竟無法以處之乎

編十家為一牌將各家門面小牌人丁若干逐一查審的實每十家各令挨報甲內平日習為偷竊及各項不良之人同具

冰言補

五

不致隱漏甘結官府為置舍舊圖新簿記其姓名姑勿追論舊惡令其自今改行遷善果能改化者為除其名境內或有盜竊即令此輩自相挨報若係甲內漏報并治同甲之罪又每日各家輪流沿戶曉諭覺察如此則奸偽無所容而盜賊可息矣

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自是正論並非迂謬州縣但有好奇官到任盜之聞風而遁者多矣盜非無人心也

尉有捕盜之責不但不能捕盜亦且重為民害其害之最著者則買盜叛賊也欲去其害非嚴治捕役不可欲治捕役非尉

自治不戒而尉俸甚薄恆不足以自養是在乎牧令之有以養之然後以其責責之庶乎捕盜者不至參盜以殃民耳國家承平日久一切法制禁令不能不漸寬漸弛加以風俗澆

漓人心渙漫而莠民於是乎生焉邪教之為害人人知之至若結盟拜會迎神降岳其初非有心倡亂而黨徒既聚聚點者因而狡焉思逞此切近之災由來者漸則亦防之不可不預者也是在賢有司於平時剴切詳明諄諄告誡使之曉然於利害之所在而不至於自誤自陷或我之蒞任未久彼之積習已深尤當諄諄告誡使之知懼知改倘經告誡之後仍

冰言補

五

復不懼不改立即拘拿訊究不可因循不可姑容必拔其根柢絕其萌芽而後已然苟無逆謀亦不得以大罪名加之致成重寃大抵一案祇須懲辦首惡者一二人多亦不過三數人餘人幸而得免且幸且懼則毒已解矣可無流毒之虞矣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消患於已然既為閭閻造命兼為朝廷省事省費雖無可見之功功莫大焉

天下事皆當顧日後不當顧目前惟救荒當顧目前不當顧日後

救荒不患無奇策祇患無真心真心即奇策也



救荒之策一曰開倉二曰勸諭富民三曰招商四曰借庫銀循  
環糴糶五曰以玉代賑

賑饑不難於饑者必賑而難於賑者必饑賑者未必饑則饑者  
未必活矣給票之先出粟之時無一不當嚴實非有慈心毅  
力又委用得人則糜費而無實濟也

賑饑時就各鄉中推一二大姓任以賑事有司第不時單車臨  
視稍立賞罰科條以勸戒之蓋大姓習知其鄉貧戶多寡可  
免盲濫且散給各於其鄉可無奔走留滯之苦利而且便不  
但省官長之勞絕吏胥之奸也

冰言補

聖

富民以米助糶其價不可抑抑之則閉糶而民愈急情愈窮其  
亂可立待况抑價則客米不來而富民之所蓄愈不出矣  
賑饑旬給升官不勝勞民不勝病仰而坐待倉米卒無以繼  
莫若計其地遠近口數多寡人給兩月糧令其歸治本業  
可無妨生理又或將倉米多置場屋減價出糶既先散附近  
之民卻以所入之銀約價計口逐月一頓支絀以濟村落之  
民郵民得錢可收買雜糧和野菜煮食一日之糧可化作數  
日之糧此二策者皆可行也

救荒貴因地制宜勿執死法昔人謂設粥為下策然遇大饑時

散給米錢必須周徧又要精確垂死之民豈能久待設粥則  
不饑者斷不來食而來食者必皆饑民是設粥正為救荒要  
著但不宜專設一廠蓋恐聚而待哺既不免於擁擠且沴氣  
薰蒸往往釀成癘疫故廠必四處分設然後無弊若炎天不  
可用粥又或米不敷用即雜糧蒸餅亦可

常平倉官倉也社倉民倉也官倉多為官廳民倉又率侵蝕於  
豪黠之民一遇荒年饑民所沾所曾不及十分之一言之可  
為痛心今有所謂官督私藏者似乎可行而民亦有所不願  
蓋雖不經吏胥之手而印簿在官出納不得自便至貯之公

冰言補

善

所而以紳士經理之官首民之所畏紳士亦未始非民之所  
畏也然積貯究不可無除鄉民不計外凡城居之民量其家  
資之厚薄督其各買各囤即囤於其家不必公所亦不須  
人經理官第從而驗之其有不囤或已賣而不補囤者官則  
繩而責之民知此米之為己有且出納得以自便富無不樂  
從者良有司善為布置抑且勤於稽察不但備荒兼以備不  
虞亦救時之切務矣

為州縣須將古來循良所以愛養斯民者細細觀玩自有一番  
觸發學得一分便有一分受用而民亦受一分之賜

今之守令惟制民之產一事不得爲其他在法度中甚有可爲者患人不爲耳

爲令必使境內之民凶年饑歲免於死亡飽食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爲至

天下之壞由於教化不明教化非以彌文誠能敬以持身廉以勵操肅以御下民自觀而化之抑且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必表揚之紳士之耆德必尊禮之經明行修令譽著聞者必考核其實聞之上臺疏薦於朝以補鄉舉里選之缺而不孝不弟及一切蔑人倫傷風俗者必置之法

冰言補

美

如是久而教化自興矣

婚喪賓祭酌古今之宜因其風土制爲簡易之禮以通之禮行化洽俗以永淳

古來論治祇是教養兩字後世之民各營其生初不待上之養之既去了一箇養字若不教則兩字俱無著矣國家之設官果何爲耶那縣有書院並有鄉學是猶庠序之遺制良有司誠以振衰起廢爲己任一革時下陋習而慨然以古道期之俾知士人讀書書中一字一義皆當躬之準繩今日之淑其身心卽以備異日天下國家之用於是參稽成法爲之酌

定規條責成師友俾知師道在於成德達材友道在於勸善規過時於公事之暇親詣其地爲之剴切詳明誘掖獎勵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縱未能人人盡副所期但使造就得三數人卽可以風厲千百人並可以開來學於無窮人才於是乎出將風俗之移易亦未始不於是乎在是誠第一善政也事非分外之事亦非萬不能行之事祇要有實心耳

冰言補

美

州縣賢則民安州縣不賢則民不安太守約州縣者也司道約府州縣者也督撫無所不約約之使人人守法如農之有畔而無越思則天下治矣

既有激揚之責便當盡陶鑄之方賢者才者拔之擢之不肖者去之其未及去者亦皆凜凜焉不敢賊人以自賊是則所謂陶鑄也節制者廣統轄者眾必得有此本領然後承流布化庶可無不治之事四封無不安之民

善爲家者子弟奴僕之良否皆當周知治官如治家其屬吏之良否安得不加以鑒別前人言爲宰相不難一心正兩眼明足矣今之開府於外其權有重於宰相者則奈何不卽其自具之心眼而求其正求其明也

居高位握重權雷厲風行易耳苟奄奄不振便是尸居餘氣

然或剛愎自用一切顛倒素亂使小人得肆其志正士爲之灰心眾人爲之解體則又不若庸庸者之猶未至於大壞也開誠心布公道集眾思廣忠益非兼此十二字決不可爲大臣名臣所至之處必汲汲於延攬人才尊有道而親有德非務名也以求助也風詩之緇衣雅詩之皇華可以觀政矣

幕府中必有一二傑出之才其器識宏博深遠能明大體能定大計與之交相籌畫而勳業於是乎爛焉今之所謂幕賓初不問其器識若何祇要略習例案慣通聲氣便已高據一座天下非無奇士也而堂堂幕府竟無一士矣其亦可慨也夫

冰言補

五

方面大員最宜持重若輕發易洩使人得而量之則人得而藐之威望一損法令亦有所不行矣

庶司不盡其職大臣得而督之不得而侵之苟侵其職而代之不但不能勝其勞必且自曠其職矣大臣非無大臣之職其職有倍難於庶司者則奈何自昧之而自曠之

太平時文武將吏習於嬾散稍稍艱大事到則倉皇迷悶無一幹濟之術可歎可恨士君子平日事事講究在在體認祇辨得三五須若全不理會祇似紙舟塵飯耳

善惡禍福

善惡之於禍福猶影之於形也君子衡理不衡數理足以尊天下之君子而言禍然後足以引天下之中人言禍然後足以懼天下之小人其見於經傳者固已深切而著明矣

禍福者天地所以愛人也如雨露冰霜皆所以生成萬物於君子惕厲而畏小人僥倖而忽畏其禍則禍生忽其福則福至心者靈之府也神棲於其間苟心謀之則神知之蓋至善惡萌而鬼神之所以福善禍淫者在是矣

吉凶之兆萌於心而動乎四體其過於厚者常獲福過於薄者

冰言補

美

常近禍

五刑之屬三千罪莫大於不孝則不孝必宜受刑而竟有不然者何也祇因父母心慈縱悖逆不忍聞之官府又富貴者恐見羞於人貧賤者猶望其反哺以是曲加含忍不孝者竟免於刑然父母吞聲飲恨之際其怨氣所激已達於天地鬼神故世之不孝者或死於非命或身遭橫禍或無是二者往往其子亦以不孝倍償之使之親嘗其苦而其家之零替不待言矣是王法可倖免天刑終不可逃也

人於兄弟叔姪間但求利己罔卹彝倫其得報必酷蓋人之不

仁至是已極也

富貴人能惜福方能載福若肯爲人造福更是爲自家種福

尋常人亦多取禍之道而禍之最烈最速未有甚於貪官酷吏

者也俗有破家知縣滅門知州之說破人之家究必自破其

家滅人之門究必自滅其門禍莫大於倚勢行兇有權有力

不以之造福而以之造孽然則一世爲官九世冤豈虛也哉

殺人有誤有故誤殺者情有可原故殺者法無可貸此刑律也

鬼神不自靈因人而靈王章如是則冥冥中之律條亦當如

是竊謂市井小人鄉野愚人素未讀書素不明理故多不知

冰言補

堯

利害吾輩既是名教中人便是道義中人他且無諱卽如善

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天作孽猶可逭自作

孽不可逭等語說得何等利害豈是不曾讀過豈是講解不

得而乃敢於作孽敢於積惡這便是明知故犯在常人尙有

可原在吾輩必原之無可原矣王梵志有云莫教聞老斷自

揣意何如又王龜齡有云莫道天高鬼神惡自家先畏自心

知知乎否乎蓋亦自揣乎

愚人懵然無知至聞人說各種果報未嘗不入耳動心且驚且

悚有人焉謂因果殊荒唐其言爲吾儒所不道願言之切於

倫常日用人情事理所爲至精至實至平至正者則又蔑視

之而以爲老生常談若而人者吾又烏乎測之

祇見活人受罪那見死鬼帶枷人但胸中有這般見解口頭有

這般議論則亦何所不至矣噫

人至於隸卒可謂下流矣而其子孫亦往往有發名成業者世

之簪纓華冑詩禮名門其去隸卒輩奚啻倍蓰顧或不轉瞬

間而衰敗已極貧賤人未始非天之所與富貴人未始非天

之所棄而天究非有成心也自召之而天應之也

水火刀兵世之大劫非得冥漠中默爲呵護其能幸免者幾何

冰言補

卒

人雖甚怒其人見其人之怵惕自咎則怒亦自息人雖棄絕其

人見其人之灑濯自親則絕者不至於終絕天亦猶是人情

耳安有恐懼修省改過遷善而不曲加矜恤者

爲善者當去其希冀之心若勉行數事輒思責效邀福勢必疑

心參之怠心乘之終亦搖落無成而已

欲以虛假之善蓋其真實之惡人可欺天其可欺乎

幽獨之中一若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旁至於一言一動

無不如此存心自然有善而無惡

瑣談

人偶出外一飲食一歇宿何等艱難。遇有禮待者必再三告謝而退。乃一生受父祖庇蔭之福。竟憐惜而莫之覺也。則何也。先儒謂弑逆之人。祇因見父母有不是處。蓋小不平則小計較。大不平則大計較。積漸所致。勢固然也。然則人子日用尋常之事。有與父母計較短長之心。便已陰在弑逆路上著腳矣。可不畏哉。

堂上人年迫桑榆。多以平生所閱歷及身家切要之事。反覆為子孫陳說。言之諄諄。而聽者藐藐。安在其為孝子順孫歟。

冰言補

空

尋常詩句。有足動人者。一老翁病。其子孫頗怠於奉養。翁題一詩云。人生七十強支撐。簾捲西風燭半枝。傳語兒孫好看。得眼前光景不多時。聞者為之心愧。况子若孫耶。又有游太學不歸者。其父寄詩云。太學何蕃久不歸。十年甘旨誤庭闈。休辭客路三千遠。須念人生七十稀。腰下雖無蘇子印。篋中尚有老萊衣。歸時約定春前後。免使高堂賦式微。又有官於蜀不歸者。其父寄詩云。劍閣凌雲鳥道邊。路難開說上青天。山川萬里歸何日。鴻雁三秋信不傳。落葉打牕風似雨。孤燈背壁夜如年。老懷一掬鍾情淚。幾度沾衣獨泫然。觀此二詩。而

士之溺於游宦者。亦當知所返矣。

兄弟同居。忍便安。莫因毫末起爭端。眼前生子又兄弟。留與兒孫作樣看。又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為弟兄。皆至情至理之言。人能味此。豈復有交瘡之患。

同母之子。往往幼者偏為父母所愛。為父母者。須將這一點偏心撥轉。勿使幼者恃愛以陵其兄。並縱欲以破其家。

兒女幼時。切勿以甘食華服啓其侈心。若生朝殺生宴客。婚嫁窮極靡麗。皆為兒女造孽耳。

分析不宜太早。亦不宜太遲。遲則人口眾多。一切服食器用人

冰言補

空

人都要足。意稍有低昂。即比例陳情。致生爭競。其視公中之物。大家都不愛惜。甚或隨意攘取。以為私蓄。至不肖子弟。因浪費借暗債。因暗債負重累。則未及分析而家已破矣。無子而取妾。自是正理。既有子且多子。是亦不可以已。平富貴家。專房之寵。不一而足。欲不可縱也。亂亦不可不防也。無子而議承繼。所繼係本家兄弟之子。歲時家祭。先人之靈爽來享。若係外姓之子。則不得來享。而來享者皆外姓之本生父祖也。蓋幽明以一氣相感通。既非宗支。便非同氣。氣不貫則神不交。此自然之理。而愚人乃子外姓之子。豈不謬哉。

再醮之婦不能育子者。往往薄視夫家。而厚於母家之兄弟。暗以夫家財物厚遺之。夫不能禁。子不能問。而家計因此壞矣。此當有法以馭之。察其兄弟果貧也。宜賙之。但宜顯然與之。且歲時俱有限制。必其有急需。乃不妨額外酌給。如此則權在我。而婦無權。所費亦不至於無節。凡婦人無子而陰厚其婿。或陰厚其前夫之子者。俱當以此法制之。

疏族窮親之無所歸者。代為贍養。乃盛德事。若視同奴隸。全不禮貌。乃傷元氣。

先生為學生講書。至有關德行倫理者。便說與學生知道。要道

冰言補  
樣行。才是好人。有關行己治人忠君愛國者。便說道你他日做官亦要如此。

師道之尊尚矣。世有聰明子弟。傲忽其師。而驕貴者。抑又甚焉。良由為師者。以餽口之故。多面諛取容。為父兄者。既不知師之當擇。又不知師之不可慢。以致子弟無所嚴懼。敢於縱肆。無感乎門牆之桃李。化為荆棘。而庭階之芝蘭。莫非蕭艾矣。富貴固自讀書中來。然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嘗見人家子弟。一讀書。便以科名仕宦為急。苟可以求而得之。無所不至。不但求榮反辱。緣此而破家者有矣。

任郡縣者。輒盡室而往。並及內外親友。人謂此一千人。大為本官之累。余謂本官實陷此一千人。何也。人但一入衙門。其氣習漸為所變。至於驕與惰兼。而終身從此壞矣。非陷之而何。仕宦人不可無官體。不可有官氣。躬為民表。而褻越已甚。偶踞高位。而妄自尊榮。其矢均耳。

做大官的。祇是要尊重。每一出巡。迎送欲遠。供具欲麗。酒席欲豐。伺候欲謹。所有隨轅之奴隸。各班人。任其恣睢騷擾。因而苛責程儀。廣搜土物。地方官受累。即是百姓受累。至問其事。要不過以尾瑣之文移。督繩郡縣。至民間疾苦。則如聾聵。

冰言補  
然一出如此。而平居之養尊處優。其為尸位也可知矣。

人臣務為欺蔽者。地方有事。匿不以聞。而生事倖功者。又以小為大。以虛為實。始則甚言之。以為邀功。張本。終則激成之。以實己之前說。是豈為國之忠乎。

世有勤於吏事者。反以鄙俗目之。而詩酒游宴。則謂之風流嫺雅。此政之所以多疵。民之所以受害也。不可不戒。今之法家。或於罪福之說。喜出人罪。以求福報。夫使無罪者不得直。而使有罪者得幸免。是乃所以為惡耳。何福報之有。鄉紳國之望也。家居而為善。可以動郡縣。可以風州里。可以培

後進故能親賢揚善。主持風化上也。正身率物。恬退自守。次之下。則求田問舍。又下則欺弱暴寡。非所忍道矣。

人有恥心。便有生機。落到庸人隊裏。走到小人路上。其初非不自知。而卒甘於自棄者。祇是無恥。

義不當爲。法不敢爲。苟欲強之。豈惟無獲。所喪多矣。卽獲亦非福也。

人情羨其不可得。未得則羨。已得則厭。厭而求新。將何所底止。千金之子。終日營營。編氓之家。一飽衍衍。以膏粱之口。食物。凡物皆粗惡。以糠粒之口。食物。凡物皆甘美。日常淡則能養味。

冰言補

心常澆則能養福

奎

待饑而食。菜羹可飽。乘倦而眠。草榻皆安。此法既可養生。兼可養福。特難爲富貴人道耳。

善處貧者。節食以完衣。不善處貧者。典衣而市食。

有富人誇富者。亦有富人裝窮者。有貧人訴窮者。亦有貧人飾富者。人心各別。世態何常。從旁靜觀。祇堪一嘆。

貧薄而務周旋。豐餘而尚鄙吝。事不同而其終之害究無以異。幸有贏餘。卽當思有以及人。在天道可免惡盈。於人亦可寡怨。慎者之所積足。以及人。不慎者之所積不能保身。

人家不能不治生。然趨利之心太甚。營利之計太工。則刻薄二字。必在所難免。潛移默運。久之而子孫亦爲所化矣。凡刻薄者。必敗之道。亦速亡之術也。不祥莫大焉。

銀錢乃世人公物。要看破些。緩急乃人家常事。要看通些。富人收儻不可不知此意。

天下難爲之事。無怪乎人之不爲。不難爲而亦不爲。且若有所甚難者。不思之甚也。卽如父兄之於子弟。師之於弟子。有許多當教處。教亦何難。而謂其不可教。或且謂其不必教。又如眼前許多方便事。既謂之方便。其不難可知。而人卻不肯行。

冰言補

奎

又如稱人之惡。大不宜也。祇要不張口耳。亦復何難。而人卻忍不住。偏要胡亂說。諸如此類。都是習慣了。便覺積重難反。其實一扭轉來。甚不費力。竊願人之深思乎此也。

人之貪財好色。豈不知其爲害。僥倖之念未忘。苟且之習難革也。

酒色伐人神。其傷元氣也。有形言行有乖仁恕。其傷元氣也。無形二者皆有致死之道。而傷在無形者。人則未必知也。

地氣高寒。便不生物。至四時之氣。惟秋最清。然亦覺肅殺。人但常存一溫厚和平之意。自然有生意。無殺機。

人之立身莫先於務實。聖人言巧令鮮仁。木訥近仁。祇是實不實之分。

對人無可說的話。慎勿強尋閒話來說。不是承迎人求為歡悅。便是自家無著落。消遣不得。

背後議人過失。當面卻不肯盡言。既不肯盡言。便不該於背後議他。

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

彰死友之過。是第一不仁。生而告之也。望其能改。彼及聞之也。尚能自白。死而彰之。夫何為者。雖實過也。吾甯掩之。

冰言補

矣

人做得切己工夫。便無許多閒思慮。

祇要在我者。仰不愧俯不忤。別人道好道惡。管他。

怨人謗己。防人毀己。疑人輕己。皆內不足也。

無故被人誣陷。所謂非其罪也。祇求解釋。不須報復。亦無庸憤。

懣。素患難行乎患難。安吾素焉可耳。

忍不得時。著力再忍。受不得時。耐心再受。箇裏除了多少葛藤。

盛怒之後。餘怒未息。氣必不平。色必不和。言必不遜。易地而與人接。人見其不平不和。而不知其由來。必有不能釋然者。然則怒之為害。未能制之於先。亦當息之於後耳。

者。然則怒之為害。未能制之於先。亦當息之於後耳。

勤人於盛怒時。須迎機善導。令其樂聞。則言易入。而怒易解。故止罵適以助罵。助罵卻是止罵。

聽人說話。或有不中節者。亦無都不答應之理。十句中略有一句可取。便將此一句推說應之。亦於其人有益。

世人皆知笑人。笑人不妨。笑到是處便難。到可以笑人時。則更難。

對憂人勿樂。對失意人勿矜。

朽株枯塊。世所不珍。露木揚己。復為世矚。在世間做有用人。在人前像無用人。

冰言補

矣

居不必無惡。會不必無損。友惟善。能持者。兩得之。

權貴之門。雖係通家知己。也須見面稱行蹤少。

求人己不可。又求人之轉求。徇人之求己不可。又轉求人之徇人。患難求人己不可。又以富貴利達求人。此丈夫之恥。

施人者雖無已。而我常慎所求。是謂養施。報我者雖無已。而我常不敢當。是謂養報。此不盡人之歡而全交之道也。

凡觀人但觀其平日之於家庭也。宗族也。隣里鄉黨也。即其所重者。並其所忽者。平心察之。而其人之賢不肖。十得八九矣。

取人取其刻苦者。為其終有成也。若浮游委靡。終為廢材。



受人思而不忍負者其爲子必孝爲臣必忠

遭大辱而歎然笑受者深險極矣其報復必不輕

知己知彼不但兵涉處事處人一時少不得時

凡事之難以通達於事者之少也知其分寸而一一以應之則

人不敢欺慢而事易集

論醫者云閉戶看古方三年覺天下無不可治之病及其出而

用藥療病便覺無方可用此無他已然之跡未足以盡無窮

之變也醫者意也故善醫者無成法善者心之制事之宜故

人之處事合宜者貴得法外意

冰言補

覓物者苦求而不得或視之而不見他日無事於覓也乃得之

非物有趨避目眩於急求也天下之事每得於從容而失之

急造

服砒霜巴豆者豈不得腸胃一時之快而留毒五臟以賊元氣

病者暗受而不知也養虎以除豺狼豺狼盡而虎將何食哉

主人亦可寒心矣

事有難決者與其問神問卜不若虛己以問年高有識之人蓋

其閱歷有素也縱有未盡恰好處畢竟所失者少所得者多

欲事之合理甚難但細微處一一能謹或少過舉矣

淫詞艷曲搖蕩人心甚有扇頭冊面繪畫美人搏土范形摸成

蕩態者不惟家不可藏並宜隨所見而毀之

今之院本仿佛古之樂章每演戲時見有孝子弟弟忠臣義士

流離患難雖婦人牧豎往往涕泗橫流不能自己此其動人

最懇切最神速較之老生擁皋比講經義老衲登上座說佛

法功效百倍乃近時院本多是男女私媾之事而世人喜爲

搬演深可痛恨主持世道者宜設法立教凡孝弟忠義等劇

在所不禁其有涉於邪穢者概行革除倘敢不遵立拘戲子

冰言補

及出賞演戲之人責罰不貸則未始非轉移風化之一機也

悍夫忍人直謂禽獸無知物命不足惜不知彈鳥者引弓入林

則一林之鳥皆驚屠狗者帶索入市則一市之狗皆吠物豈

果無知哉有不自惜生命者說何言之悖也

世之戒食牛肉者多矣牛肉自是不當食家之所鄙市之所

其足以供人之口腹者不爲不備何必需此一味况牛代人

耕其有功於人者甚鉅食其力而不知感反食其肉而以爲

快耶近見負負子耕牛別主一詩字字沈痛因錄而傳之詩

曰老牛一步一回顧淚流雙眼口難言年年犁土復犁田不

分日出與日暮祇言老死在君家誰料屠門是歸路君有白

飭請加殮牛。去。先。供。乃。答。僅。留。小。犢。學。抽。稅。夫。母。哀。鳴。君。莫。怨。

天文及各種術數之書。律有明禁。不精固無用。精之亦復何用。甚有不精而冒以為精者。則尤可危也。

世之所謂命書。或以五行支干。或專取於口。或寓於星禽。眾說紛紛。徒惑人耳。命以數言。其中有理存焉。數無定而理有定。是故善與人同。即為合德。與人不睦。即為孤神。財不儉用。即為耗宿。知過再犯。即為轉趾。此理顯而易見。信而有徵。獨奈何於冥冥中索之。

冰言補

圭

居官者何嘗不擇吉日任事。而升者升。降者降。黜者黜。死者死。未嘗皆吉也。娶婦者何嘗不擇吉日成婚。而壽者壽。夭者夭。孕者孕。絕者絕。未嘗皆吉也。類而推之。諸事皆然。周以甲子。與殷以甲子。非明驗乎。

莫仁於雨露而靡草夏枯。莫嚴於霜雪而松柏冬青。人亦視本質何如耳。自榮自悴。造物其如之何。

駢語

人身之可寶者。莫如心。人心之自壽者。莫如欲。

無天即無理。故理曰天。理有物斯有欲。故欲曰物。欲理路直截。欲路多歧。理路光明。欲路微隱。理路爽暢。欲路悞煩。靜為主動為客。一為主一為客。

心要實又要虛。無欲之謂虛。有主之謂實。惟虛故實。惟實故虛。一念之刻非仁。一念之貪非義。一念之慢非禮。一念之昏非智。一念之妄非信。

擴那福淺的心。定那浮躁的心。平那驕傲的心。淡那貪求的心。

冰言補

圭

最要有恥心。並要有懼心。夫我之為物所汙。非物能汙我也。自汙耳。智極。溢於所昵。庸人昵焉。志士恥焉。我之為物所蔽。非物能蔽我也。亦自蔽耳。愚恆生於所忽。愚人忽焉。智士懼焉。於易狎者不狎。則敬心常有。於易忘者不忘。則誠心不息。

時時體悉人情。念念持循天理。

天理內之人情。是真人情。人情內之天理。是真正天理。

人與已有同欲。此然而彼莫不然。如其漠不相關。非殘忍亦涼薄矣。人與人不一情。此然而彼未必然。如其漫不加察。非謬戾亦粗疎矣。

知行者學問之綱領言行者發見之樞機

萬不可闕而後洩其洩也必審不然必有既洩而咎其不應洩者一不可行而即止其止也必決不然必有欲止而迫之不得止者

言貌不可輕輕則慢慢則人有玩心惟作肅而人心自肅此其道莫要於恭意見不可偏偏則私私則人有忿心惟持平而人心亦平此其道莫要於公

奮始怠終非所以修業也緩前急後非所以應事也其有善而彰者必有惡而掩者也

冰言補

畫

齊家之要在嚴故父母有君道焉成人之基在正故童蒙有聖功焉

賓之接也以禮敵體而襄媪非禮也故夫婦貴乎如賓友之聯也以情同胞而疏忌不情也故兄弟貴乎相友

世之魏科顯宦非世之所希有也第屬浮榮家之孝子順孫非家之所易得也得之實為奇瑞

育子弟如芝蘭必善培之而乃克成其美質比族人於葛藟豈異視焉而不思庇其本概

牆高者基厚源遠者流長面前要大有餘地身後要大有餘地

處家庭骨肉之變宜從容不宜激烈救朋友交遊之失宜剴切不宜含糊

待朋友不用假待久交之朋友更用不得假待童僕莫認真待他人之童僕更認不得真

禍莫大於不體人之私而又苦之仇莫深於不諱人之短而又評之

人雖有大不是處祇消一箇容字己雖有極難堪處祇消一箇忍字

可愛之物勿以求人難行之事勿以令人易犯之愆勿以責人

冰言補

畫

君子以儉為德小人以侈喪軀儉則約約則百善俱興侈則肆肆則百惡俱繼

能自遂者未必能成人苟既自敗未有不罔人者也能自儉者未必能罔人若其自恣未有不害人者也

困辱非憂取困辱為憂榮利非樂推榮利為樂當得意時須尋一條退路然後不死於安樂當失意時須尋一條出路然後可生於憂患

貧賤時不可輕於受恩富貴時不可濫於市惠當知植黨之誤

祇一箇俗念頭。錯做了一生人。祇一雙俗眼目。錯認了一世人。小人善於緣飾。故人悅之者眾。君子不自表襮。故人知之者寡。陽君子正直剛方。陰君子柔嘉溫厚。陽小人暴戾放肆。陰小人智巧奸回。

君子和於君子。亦且和於小人。不但不同於小人。亦且不同於君子。小人同於小人。亦且同於君子。不但不和於君子。亦且不和於小人。

見利向前。見害退後。同功專美於己。同過委罪於人。此小人之極態。而大夫之醜行也。

冰言補

毒

治世莫先無偽。教民祇是不爭。未能治人之禍。先須平己之怒。

公生明。廉生威。

清貴容仁貴。

妄用刑多怨。妄申文多悔。

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

告示爲吾之仁言。不宜繁冗。訪聞非政之大體。務求真確。

衙門外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財。衙門內嚴一分。民受一分之財。無治人。則良法美意。反以殃民。有治人。則做習陋規。皆成善政。

大府一過。而廉從之。誅求無厭。知我之巡鄉。亦猶是也。崇輟一入。而守候之。飢渴無時。知民之望我。不甚殊也。勿輕置人於獄。非徒仁也。所以清狴狴而防雜處之不虞也。勿輕申誅。非專擅也。所以免捉搦而不致成難結之案也。勿問坐獄者之貧富。恐有成見而誤大公也。勿故反聽請者之丐求。恐事未可知而矯枉過正也。

心平則羣邪消。心和則眾善集。威可使人畏。不可使人恨。恩可使人感。不可使人狎。廉不自知者。廉之真。公不自恃者。公之大。仁無御而不行。政師古而勿泥。

冰言補

美

肩天下之任者。全要箇氣。御天下之氣者。全要箇理。

役一己之聰明。雖聖人不能智。用天下之耳目。雖眾人不能愚。用人之道。貴程其材。理財之道。貴去其害。

善啓迪人心者。當因其所明而漸通之。善移易風俗者。當因其所易而漸反之。

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此是大擔當。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此是大快樂。

天雖生才。才未必成。君子則力學以成之。未嘗以己而負天。世實需才。才未必用。君子則順時以待之。未嘗因世而遺己。

天下有正道。不得以邪干之。以邪干正者。亂天下。有公議。不得以私奪之。以私奪公者。危。

當是非邪正之交。不可稍遷就。稍遷就。則失從違之準。值利害得失之會。不可太分明。太分明。則起趨避之私。

曲意而使人喜。不如直節而使人忌。無善而致人譽。不如無惡而致人毀。

心不精。不足以見道。志不確。不足以立功。

知其不可為而遂安之者。達人智士之見也。知其不可為而猶極力以圖之者。忠臣孝子之心也。

冰言補

綺語背道。雜學亂性。

讀有用之書。行無愧之事。

福莫福於事少。禍莫禍於心多。

不妄想則心安。不妄作則身安。

欲常勝者不爭。欲常樂者自足。

謹則無憂。忍則無辱。靜則常安。儉則常足。

人之有身也。非金石也。物之至脆也。忘其脆而戕之。伐之。至於

靡敝而後已。可慨也。人之有心也。非木石也。物之至靈也。因其靈而驅之。役之。至於疲敝而不可哀也。

勢利紛華。不染者為潔。近之而不染者。為尤潔。機械變詐。不用者為高。知之而不用者。為尤高。

欺世盜名。其過大。瞞心昧己。其過深。輕諾寡信。輕毀寡恩。輕喜易怒。輕合易離。

虛事不必邀。功無過便是功。與人不求感德。無怨便是德。非得人之心。無以得人之力。非得人之力。無以成己之事。小夫

攜貳以自弱。大人合併而為公。

未有蓋利而不生孽者。未有蓄疑而不敗謀者。可以使鬼者。錢也。可以使神者。誠也。

冰言補

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必恃自圓之木。千世無輪。

鍔而舍之。朽木不折。鍔而不舍。金石可鏤。

既趨於正。不可有者退心。一涉於邪。不可無者轉念。

一念震動。即是天誘其衷。一念因循。即是神奪之魄。

日悔。月悔。年悔。

勿恃久安。勿憚初難。

要補必要補箇完。要拆必要拆箇淨。

曲終而奏雅。猶勝於靡靡者之不改其淫聲。年老而修善。究愈於昏昏者之不改其故轍。

有以是非之說來者。勿問真偽。處以平心。有以名利之說來者。勿問大小。應以淡心。有以學問之說來者。勿問合與不合。受以虛心。

大其心容天下之物。虛其心受天下之善。平其心論天下之事。潛其心觀天下之理。定其心應天下之變。

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程子曰。事君若周公可也。可也者。有所未盡之詞。以此見性分之難於自慊。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而已矣者。盡而無餘之詞。以此見學問之不假他求。

冰書補

三

事在人爲。縱有十分作用也。應傍着一箇理字。人爲物擾。任教百計圖維。總難逃卻一箇妙字。

境遇之得失。其權在天。德義之成虧。其權在我。權在天而欲奪之。非妄則愚。權在我而自棄之。非昏卽弱。在外者皆不可必。在我者皆所當求。



〔清〕蘇輿輯

翼教叢編六卷

清光緒二十四年刻本



翼教叢編序

洪惟我

朝

主德清明昇平日久率土之士咸懷忠良履蹈蕩平罔有橫議  
乾隆朝若劉震宇所著書有更易衣服制度諸條蔡顯等書詞  
怨誹並正刑章

皇靈赫濯遐邇震警邪慝不作聖學彌昌甲午以來外患日逼  
皇上慮下情之壅閉時艱之弗拯博求通達時務之士言禁  
稍弛英奇奮興而傾險淫詖之徒雜附其間邪說橫溢人心浮  
動其禍實肇於南海康有為康為人不足道其學則足以惑世  
招納門徒潛相煽誘自黃公度為湖南鹽法道言於大吏聘康  
之弟子梁啟超主講時務學堂能希齡上陳中丞書云延聘梁卓如為教習發端於公度觀察

翼教叢編

序目

見本年五月湘報六月申報 張其師說一時衣冠之倫因顧  
名義奉為教宗其言以康之新學偽經攷孔子改制攷為主而  
平等民權孔子紀年諸謬說輔之偽六籍滅聖經也託改制亂  
成憲也倡平等墮綱常也伸民權無

君上也孔子紀年欲人不知有

本朝也其譎悖無待辨而罪狀視劉蔡萬焉徒以主張變法牽  
傳時務淺識被其蠱惑奸衰利其陰謀康梁輩方駸駸嚮用輿  
援彌固連與成朋許尙書文侍御既以參劾獲罪而其黨且執  
新舊相爭為詞欲以阻撓新政之名羅織異己自朝逮野默不  
敢言惟張香濤尙書勸學篇王幹臣吏部實學報辭而闕之未  
加顯斥吾湘如王葵園祭酒師葉奕彬吏部數先生洞燭其奸  
摘發備至當路不省亟予彌縫於是湘人士受惑尤深余怒焉

憂之以為匪發其覆眾醉不可醒也爰倡輯諸公論說及朝臣  
奏牘有關教學者都為叢編命之翼教采獲敘次悉出同人  
剛將成而康梁以逆謀事覺亂黨逮治區夏好士欽仰  
皇威彌暢然自樂其生也

國家厚澤深仁超軼前代凡有血氣莫不尊親邇者  
國勢未振民氣豈陵士生其間亦既涵濡詩書馳騁  
皇路卽竭其涓埃為吾

君庸導愚蒙固結根本猶懼不逮願迺乘  
國步之艱危昌逆亂之萌孽匪惟坐視其焚如又益之以燄灼  
推測胸臆莫能代解雖曰天地之仁下猶有憾而羣輩昏愍舍  
正趨岐自速殲亡良可怪歎二三君子當淫辭沸羹之日能倡  
明大義攘臂而爭固其志趣卓立篤信好學致然抑非

翼教叢編

序目

國家二百年來培植教養之恩無以臻此是編斷自七月以前  
專以明教正學為義至康梁等造逆之謀亂政之罪載在  
史成昭示寰寓所不贅焉嗚呼世豈有學術不正而足與言經  
世者乎後之論人者可以鑒矣光緒二十四年歲次戊戌秋八  
月平江蘇輿

翼教叢編目錄

卷一

朱侍御一新答康有為第一書

朱侍御答康有為第二書

朱侍御答康有為第三書

朱侍御答康有為第四書

朱侍御答康有為第五書

洪給諫良品答梁啟超論學書

卷二

安侍御維峻請毀禁新學偽經考片

許尙書應駟明白回奏摺

文侍御梯嚴劾康有為摺

翼教叢編序目 奏覆籌辦大學堂摺

卷三

張尙書之洞教忠

張尙書明綱

張尙書知類

張尙書正權

王吏部仁俊實學平議民主政義 改制闢謬

屠侍御仁守致時務報館辨闢韓書

葉吏部德輝明教

卷四

葉吏部輶軒今語評

葉吏部正界篇上下

葉吏部長興學記駁義

葉吏部讀西學書法書後

葉吏部非幼學通議

汨羅鄉人學約糾誤

卷五

湖南邵陽縣公逐亂民樊錐告白

嶽麓書院賓鳳陽等上王益吾院長書

湘紳公呈

湘省學約

卷六

張尙書電致徐學使書

梁太史鼎芬與王祭酒書

翼教叢編序目 王猷煖上王院長書

賓鳳陽與葉吏部書

王祭酒先謙復畢永年書

王祭酒與吳生學菟書

王祭酒致陳中丞書

王祭酒復洪教諭書

王祭酒與徐學使書

葉吏部與石醉六書

葉吏部與劉先端黃郁文兩生書

葉吏部與南學會皮鹿門孝廉書

葉吏部答皮孝廉書

葉吏部與戴宣翹校官書

葉吏部答友人書

葉吏部與俞恪士觀察書

葉吏部與段伯猷茂才書

右目錄都六卷異學萌芽朱洪倚角覺迷闕謬厥識閱偉義烏  
論性義精詞嚴辨言雖柱正理自申錄弁卷首取證道同偽經  
放出邪說漸昌泰安特糾逆折厥欲進用伊始許文繼彈昭揭  
幽微奸膽已喪梁擢譯局參預學堂經史別編假公行詐壽州  
進疏衛道功鉅錄第二卷疆臣佼佼厥惟南皮勸學數篇挽瀾  
作柱王議祓邪屠書辨誤報館橫決實資抹正中西混同異說  
爭席明教有述源流畢駭錄第三卷康黨著作積非亂是士類  
狂惑職此之繇匪揭其隱復道奚望吏部評駁用力至勤汨羅  
窮居心未忘世門徑七書頓成灰燼錄第四卷斯文未喪人心  
翼教叢編 序目 五

又記

梁啟超上陳中丞書

梁啟超等與康有為書

朱啓生侍御答康有為第一書

頃辱手教累數千言見愛之意深矣其中有足啟發鄙心者亦  
多有不敢附和者未暇一一詳復大要足下卑宋儒之論而欲  
揚之使高鑿之使深足下以是疑宋儒而慮其同於佛老僕則  
竊以是為足下危也宋儒之言雖未必一無可疑但疑之者不  
當更求高出乎其上佛老之所以異於吾道者為其高也高者  
可心知其意而不可筆之於書足下以董生正宋儒而并欲推  
及董生所不敢言者僕竊以為過矣曩示大著皆錄存敬佩無  
己君之熱血僕所深知不待讀其書而始見之然古來惟極熱  
者一變乃為極冷此陰陽消長之機貞下起元之理純實者甘  
於淡泊遂成石隱高明者率其胸臆遂為異端此中轉振祇在  
幾希故持論不可過高擇術不可不慎也君伏闕上書僕益心  
翼教叢編 一

翼教叢編

一

朱侍御答康有爲第二書

曩奉教言屬有他事未遑即復甚歉甚歉足下深識獨斷扶植孔氏之遺經摘發嘉新之偽制以是自任成一家言僕方鑽擊之不盡奚敢復有異同顧私心不無過計者竊以爲僞周官左傳可也僞毛詩不可也僞左傳之羸亂者可也僞其書不可也辭愆繁多非倉卒所能究約舉一二以當寸莛之扣可乎足下不信壁中古文謂秦法藏書者罪止城旦又史記河間魯共王傳無壁經之說夫謂秦未焚書者特博士所藏未焚耳始皇本紀所載甚明其黥爲城旦者以令下三十日爲限限甚迫矣偶語詩書罪且棄市則設有抗令弗焚者罪恐不止城旦史文弗具未可以是以而疑秦法之寬也當史公時儒術始興其言濶略河間傳不言獻書魯共傳不言壞壁正與楚元傳不言受詩浮翼教叢編一

二

所爲故漢儒及朱子皆疑之然漢儒斷斷爭辨者但謂左氏不傳經非謂其書之僞也處者爲劉及上天降災四十七字孔疏於春秋叔皮與劉欽時代相接此爲欽附左氏與國語一記益之顯證上天降災諸語尤出於晉以後耳言一記事義例不同其事又多復見若改國語爲之則左傳中細碎之事將何所附麗且國語見采於史公非人間絕不經見之書歎如離合其文以求勝適啟諸儒之爭授人口實愚者不爲而謂歎之謫爲之乎史記多采左傳不容不見其書或史公稱左傳爲國語則有之謂歎改國語爲左傳殆不然也儀禮左戰國策皆後人標題故無定名諸子書亦多如是猶史記非史還本名即稱太史公書者亦揚惲所題史還當時初不立名也左傳毛詩傳授不明班史雖言之鑿鑿實有可疑然左氏之可疑者僅在張蒼賈誼以上耳誼爲左氏訓故其書不見於藝文志太傅新書亦經後人羸雜可據者惟漢書本傳本傳雖引白翼教叢編一

三

文亦有可疑邱蓋不言固聖門闕疑之旨必鍛鍊之以伸己意  
安用此司空城旦書乎毛詩晚出與三家互有得失三家之說  
班史謂如不得已魯爲最近而魯詩久佚近儒綴輯百無一存  
郢書燕說蓋猶不免就其存者慎擇焉以訂毛之失則可矣欲  
廢毛而遠述三家無是理也足下謂今文與古文古文與古文  
皆同條共貫大著未獲卒業不知其說云何以僕言之則毛詩  
不盡同於古文也十五國風之次與季札觀樂不同昊天有成  
命郊祀天地與周官南北郊分祀不同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且  
與今文孝經同文王受命作周則與今古文尙書皆同其他禮  
制同於戴記者尤多故康成以禮箋詩雖或迂曲要非盡古文  
之學也行露傳昏禮純帛不過五兩與地官媒氏文同天保傳  
車履石與夏官隸僕文同騶傳諸侯六閑與夏官校人同夏  
官有鞶帶氏東方未明傳亦有之秋官司圖有圖土正月傳亦  
異教叢編一  
有之此類皆似爲古文同條共貫之證然安知非劉歆亂亂  
官時刻竊毛傳如梅氏古文尙書之比耶皇皇者華傳訪問於  
善爲容皇矣傳心能制義曰度皆同於左氏此經師相傳遺說  
不妨互見猶穆姜論元亨利貞與孔子文言同可謂周易亦傷  
作耶歆移太常不及毛詩彼固自有陳恭甫疏證五經異義所  
分別可知毛詩不當與三家並斥也陳恭甫疏證五經異義所  
采有今文與今古文與古文各異者亦間有今文與古文相  
同者就其所采已如此况許鄭之辨不盡傳於今者乎聖人微  
言大義莫備於易與春秋二傳尤微言所萃穀梁自范注行漢  
儒家法不可得見矣可見者猶有公羊解詁一書後人不明託  
王之義凡所爲非常可怪之論悉歸咎于邵公邵公不任咎也  
然六經各有大義亦各有微言故十四博士各有家法通三統  
者春秋之旨非所論於詩書易禮論語孝經也孔子作春秋變  
周文從殷質爲百王大法素王改制言各有當七十子口耳相  
傳不敢著於竹帛聖賢之慎蓋如此詩書禮樂先王遺典使皆

以一家私說解於其中則孔子亦一劉歆耳豈獨失爲下不信  
之義抑亦違敏求好古之心必若所言聖人但作一經足矣曷  
爲而有六歎王制一篇漢儒後得爲殷爲周本無定論康成於  
其說之難通者乃歸之於殷今更欲附會春秋改制之義恐穿  
鑿在所不免論語二十篇可附會者惟夏時殷輅文王既沒數  
言然既通三統則韶樂鄭聲何爲而類及之春秋改制猶託王  
於魯不敢徑居素王之名素王者弟子尊之之詞非夫子自稱  
也匡人之圍儼以素王自居聖人果若是之僭乎堯曰篇歷敘  
帝王相承之統緒而次以子張問從政固有微指但此爲門人  
所次第孔子之告子張曷嘗有一言及於改制近儒爲公羊學  
者前則莊方耕後則陳卓人方耕間有未純大體已具卓人以  
繁露白虎通說公羊乃眞公羊家法也非常可怪之論至於董  
翼教叢編一  
子邵公可以止矣劉申受於邵公所不敢言者毅然言之厄辭  
日出流弊甚大公羊與論語初不相涉而作論語述何以疏通  
之戴子高復推衍之其說精深劇可尋繹然謂論語當如是解  
也然乎否乎足下曩言西漢儒者乃公羊之學宋儒者乃四子  
書之學僕常心折是言足下既知四子書與公羊各有大義矣  
奚爲必欲合之漢宋諸儒大端固無不合其節目不同者亦多  
必若漢學家界畫鴻溝是狹僻迷謬之見也然苟於諸儒所畢  
力講明者無端而羈雜焉以晦之諒非足下任道之心所宜出  
也漢學家治訓詁而忘義理常患其太淺近儒知訓詁不足盡  
義理矣而或任智以鑿經則又患其太深夫淺者之所失支離  
破碎而已其失易見通儒不爲所惑也若其用心甚銳持論甚  
高而兼濟之以博學勢將鼓一世聰穎之士顛倒於新奇可喜

之論而惑經之風於是乎熾戰國諸子孰不欲明道術哉好高之患中之也夫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今學古學行之幾二千年未有大失也若周官若左氏傳若古文尙書疑之者代不乏人然其書卒莫能廢也毋亦曰先王之大經大法藉是存什一於千百焉吾儒心知其意可矣禮失求諸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彼其竄亂之迹歆固自言之後人辨斥千萬言不若彼無心流露之一二語爲足定其讞也僕嘗盱衡近代學術而竊有治經不如治史之謬論方當多事之秋吾黨所當講求者何限而暇耗日力於兩造不備之讞辭哉公羊多有切於人事之義尤非後世所能行辨之極精亦仍無益漢時近古猶有欲行其說者故諸儒不憚詳求今治公羊不明是義則全經多所窒闕不足爲專家之學若通於六經殊無謂也凡學以高時爲要六經皆切當世之用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後世學術紛歧功利卑鄙故必折衷六藝以正之明大義尤亟於紹微言者以此宋儒之所爲優於漢儒者亦以此質文遜禮儒者通其大翼教叢編一

乎穿鑿附會之辭吾知其不能免也曾是說經而可穿鑿附會乎若夫新周故宋黜周王魯惟聖人能言之聖人且不敢明言之漢儒言之亦未聞疏通六經以言之僕誠固陋且姝姝於一先生之說以期寡吾過焉不揣狂戇無任主臣幸辱教之敬承起居詞不宣意

朱侍御答康有爲第三書

貴門人復洪給事書一通讀訖敬繳秦政焚書千載唾罵賢師弟獨力爲昭雪何幸得此知己耶雖然足下不鄙僕之庸愚虛懷下逮僕敢不以正對自頃道術衰息邪說朋興聖學既微異教遂乘間而入氣機之感召固有由來憂世者亟當明理義以正人心豈可倡爲奇衰啟後生以毀經之漸樂經先亡已無如何幸而存者僅有此數自僞古文之說行其毒中於人心人心中有六經不可盡信之意好奇而寡識者遂欲黜孔學而專立今文夫人心何厭之有六經更二千年忽以古文爲不足信更歷千百年又能必今文之可信耶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秦政即未焚書能焚書者豈獨秦政此勢所必至之事他日自有仇視聖教者爲之吾輩讀聖賢書何忍甘爲戎首東坡謂其父殺翼教叢編一

人其子行劫不可不加之意也近世言尙書者坐枚隲以僞造古文之罪既知其不足以與此乃進而坐諸皇甫謐既又知其不足與此乃進而坐諸王肅肅遂足以與此哉治經所以明理莫須有三字固不足以定爰書即使爰書確鑿亦不過爭今古文之真僞已耳曾何益於義理近儒謂古文雖僞而作僞者皆有來歷其書仍不可廢然則枉費筆墨何爲乎此事本兩言可決而諸老先生曉曉不已僕方怪許子之不憚煩乃足下知僞尙書之說數見不鮮無以鼓動一世遂推而遍及於六經嘻其甚已足下謂今文之與今文古文之與古文皆同條共貫因疑古文爲劉歆所僞造夫古文東漢始行本皆孔氏一家之說豈有不同條共貫之理若今文固不盡同西漢立十四博士正以其說之有歧互也立魯詩復立齊韓立歐陽尙書復立大小夏

侯一師之所傳且如此况今古文之學豈能盡同今文家言傳者無多自東漢時師法已亂其僅存者乃始覺其同條其貫耳豈西漢諸儒之說果如斯而已乎如魯詩說關雎與齊韓異此必不能同條其貫也乃執所見西漢之有家法以經始萌芽師以概所不見未免輕於立說矣讀各異至東漢而集長舍短家法遂亡由分而合勢蓋不能不如此儒者治經但當問義理之孰優何暇問今古文之殊別近儒別今古文特欲明漢人專家之學非以古文爲不可從必漸滅之而後快也古文果不可從馬鄭曷爲從之馬鄭而愚者則可苟非甚愚豈其一無所知甘受人愚而不悟劉歆之才識視馬融等耳足下何視歆過重至使與尼山爭席視馬鄭過輕乃村夫子之不若乎且足下不用史記則已用史記而忽引之爲證忽斥之爲僞意爲進退初無確據是則足下之史記非古來翼教叢編一

八

之憂而憂今古文之不辨吾未聞東漢與古文以來世遂有亂而無治也夫學以匡時爲急士以立志爲先四郊多壘而不思臥薪嘗膽以雪國恥者卿大夫之辱也邪說誣民而不思正誼明道以挽頹流者士君子之辱也古之儒者非有意於著書其或著書則凡有關於學術之邪正人心之厚薄世運之盛衰乃不得不辨別之以端後生之趨向若二千餘載羣焉相安之事忽欲紛更明學術而學術轉歧正人心而人心轉惑無事自擾誠何樂而取於斯充足下之意欲廢毛詩然毛詩廢矣魯韓之簡篇殘佚可使學者誦習乎欲廢左傳然左傳廢矣公穀之事實不詳可使學者懸揣乎足下之說果行其利亦不過如斯若不可行又何爲俛焉日有孳孳費精神於無用之地也伊古以來未有不範諸準繩規矩之中而能陶冶人才轉移風氣者足翼教叢編一

九

相傳之史記矣凡古今學術偏駁者莫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然聰明之士安肯湛溺乎其中愈聰明則愈湛溺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君子慎微夫學術在平澹不在新奇宋儒之所以不可及者以其平澹也世之才士莫不喜新奇而厭平澹導之者復不以平澹而以新奇學術一差殺人如草古來治日少而亂日多率由於此世亟需才才者有幾幸而得之乃不範諸準繩規矩之中以儲斯世之用而徒導以浮夸竊恐詆訐古人之不已進而疑疑經之不已進而疑聖至於疑聖則其效可觀矣勢有相因事有必至明隆萬問之已事可爲寒心夫今之學者義利之不明廉隅之不立身心之不治時務之不知聰穎者以放言高論爲事謂宋明無讀書之人卑陋者以趨時速化爲工謂富強有立致之術人心日僞士習日囂是則可憂耳不此

朱侍御答康有爲第四書

曩貢一牋謬自託於他山攻錯之義規諷深切既發而輒悔惴惴焉惟見絕於大君子之門是懼乃復書冲挹不以爲鑿杓而獎借之且慚且感世俗喜諛惡直其不以規爲瑣者幾希矣何幸昔賢雅度猶得並吾世而親見之耶雖然足下好善之忱則篤矣而其所建以爲名者僕雖固陋誠期知其不可來書謂僕不察足下之意疑類於乾嘉學者之所爲僕烏敢以是輕量足下哉使足下僅獵瑣文單義日事諛聞則僕當宛舌固聲之不遑豈敢復以逆耳之言進其謬託於他山攻錯之義者正以足下自處甚高凡所論議皆爲一世人心風俗計僕故不敢不罄其愚冀足下削去高論置之康莊大道中使坐言可以起行毋徒鑿空武斷使古人銜冤地下而吾仍不得六經之用也道

翼教叢編一

十

也者如飲衡尊然無智愚賢不肖人人各如其量挹之而不窮世之人以其平澹無奇也往往喜爲新論以求駕乎其上遂爲賢智之過而不之悟足下自視其愚乎其智乎毋亦有當損過以就中者乎周官左傳言不中理者昔人未嘗不疑之而辨之辨之可也因是而遂遍及六經於其理之灼然不疑者亦以爲劉歆所賡造歆何人斯顧能爲此足下徒以一疑似之周官而殃及無辜之羣籍是何異武帝之沈命法文皇之瓜蔓抄也謂非賢智之過乎漢時續史記者甚多後人不察往往混爲史遷之作竹汀甌北諸家皆辨之辨之是也因是而遂割裂其全書強欲坐劉歆以竄亂之罪歆如竄亂自當彌縫完好求免後人之攻何以彼此紛歧前後抵牾滂漏百出奚取於斯足下爲此無徵不信之言傳合文致以成其罪歆不足惜如六經何是奚

趙宋人之三字獄周室之羅織經也謂非賢知之過乎從古無不敝之法有王者作小敝則小修之大敝則大改之法可改而立法之意不可改故曰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政之敝壞乃行法者之失非立法者之失也今託於素王改制之文以便其推行新法之實無論改制出於緯書未可盡信即聖人果有是言亦欲質文遞嬗復三代聖王之舊制耳而豈用夷變夏之謂哉當今之時豈猶患新法之不盡行而重煩吾輩喋喋爲之先導足下其無意於斯道也誠有意於斯道則凡聖經賢傳之幸而僅存者一字一言當護持珍惜之不暇而反教猱升木入室操戈竊恐大集流傳適爲毀棄六經張本耳足下兀窮年何屑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始則因噎廢食終且抵穰及米其殆未之思乎原足下之所以爲此者無他焉蓋聞見雜

翼教叢編一

十一

博爲之害耳其汪洋自恣也取諸莊其兼愛無等也取諸墨其權實互用也取諸釋而又炫於外夷一日之富強謂有合吾中國管商之術可以旋至而立效也故於聖人之言燦著六經者悉見爲平澹無奇而必揚之使高鑿之使深惡近儒之言訓詁破碎害道也則蕩滌而埽除之以訓詁之學歸之劉歆使人無以自堅其說而凡古書之與吾說相戾者一皆誣爲偽造夫然後可以唯吾欲爲雖聖人不得不俛首而聽吾驅策噫足下之用意則勤矣然其所以爲說者亦已甚矣古人著一書必有一書之精神面目治經者當以經治經不當以己之意見治經六經各有指歸無端比而同之是削趾以適屨屨未必合而趾已受傷矣劉申受宋于庭之徒援公羊以釋四子書恣其胸臆穿鑿無理僕嘗謂近儒若西河東原記醜而博言僞而辨申受于



庭析言破律亂名改作聖人復起恐皆不免於兩觀之誅乃以足下之精識而亦爲所惑溺豈不異哉聖門教人詩書執禮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易春秋皆言性道之書游夏且不能贊一辭而欲以公羊家之偏論變易詩書禮樂將使後人何所取信學者何所持循如足下言尙書當讀者僅有二十八篇餘自周易儀禮公穀論孟而外皆當廢棄五經去其四而論語猶在疑信之間學者幾無可讀之書勢不得不問途於百家諸子百家諸子之言其果優於古文哉來書言時各有宜學各有主而必以求仁爲歸大哉言乎微足下僕不聞此言也然求仁之說將主孔孟而立達爲仁乎抑主墨氏而以兼愛爲仁乎且今之時何時乎疾之可以猛攻者必其少年堅實偶感疴癘者也若羸疾而攻以猛劑不自速其斃者幾希今之疾其實乎羸乎而謂

翼教叢編一

三

非理也人心日僞機巧日出風氣既開有莫之爲而爲者夫何憂其藝之不精今以藝之未極其精而欲變吾制度以徇之且變吾義理以徇之何異救別而牽其足拯溺而入於淵是亦不可以已乎人心陷溺於功利行法者借吾法以逞其私而立一法適增一弊故治國之道必以正人心厚風俗爲先法制之明備抑其次也況法制本自明備初無俟借資於異俗詎可以末流之失歸咎其初祖而遂以功利之說導之哉世之揣影聽聲愚而可憫者既不足以語此一二賢智之士矯枉過正又以爲聖聖相傳之詩書禮樂果不足以應變也而姑從事於其新奇可喜者以爲富強之道在是彼族之所以富強其在是乎其在是乎抑亦有其本原之道在乎抑彼之所謂本原者道其所以道而非吾中土所能行且爲天下後世所斷斷不可行者乎以

翼教叢編一

三

足下之精識而亦惑溺於是則斯道其奚望也足下服膺孟荀荀子之言曰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惟其當之爲貴孟子之言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歷觀往古治亂之原未有不由乎此者也足下不語經而語權不貴當理而貴苟察是則近世爲公羊家言者誤之也僕不肖屢辱知己之言其敢默而息哉貴門人日記十二冊窮日之力讀之高明沈潛各極其勝足下因材善誘所標舉者尤多詣微之言河汾江漢成就殆未可量而惜乎其以僞經改制之說靡之也懷不能已再布區區惟足下裁擇焉

朱侍御答康有爲第五書

曩劇談徹夜深幸固陋之見有契高明而論性則終以不合此  
古來聚訟之事非獨今爲然也竊意夫子之言性明著於繫辭  
論語與詩書中庸樂記所言若合符節自告于荀子之論出乃  
始與老莊釋氏相混其說甚長曾於答諸生問目中及之他日  
當錄以就正今君論性以荀董爲歸僕姑舉二家之失而折衷  
於聖人可乎繫辭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者氣也道者兼理與  
氣之名也舍陰陽無以見道舍氣無以見理而理則實宰乎氣  
人得是理以生愚者可以與知能智者可以贊化育氣有昏明  
厚薄之不同斯理之隨氣以賦者亦因之爲差等苟無是理以  
宰是氣則人物之生渾然一致而人之性真同於犬牛之性矣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此五常之全理五常本於陰陽

翼教叢編一

十四

陰陽本於太極物物一太極故禽獸亦間有具五常之一體者  
特見偏不見全蜂蟻之君臣雌鳩之夫婦豈可與人相提而並  
論蓋太極者道之未形也道既形則善之名以立性之類以分  
惟人也得天地之中氣故有物必有則有氣必有理繼之者善  
純以理言成之者性則兼理與氣言理氣合而成質故恒言曰  
氣質理在氣中言氣不必復言理也理無形象無方體因氣以  
著要不得謂有氣而無理譬之木焉其受規矩準繩者質其生  
是木者氣其生是木而必使之中規矩準繩者理無是理則木  
之生何以不中陶冶而中匠石人之生何以不爲禽獸而爲聖  
賢也成性者物所同繼善者人所獨人惟得此本然之善乃能  
窮理以盡性盡性以至命物則烏乎能窮理者窮此繼善成性  
之理求復乎天命之本然而一切氣拘物蔽皆有以辨其惑而

祛其累故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若人性本  
惡則亦何理之可窮何道之可修何性之可率而天之所以與  
我者惟是凶惡頑嚚之物吾當蔑性之不遑怨天之不暇仲尼  
何必復知天命文王何必純亦不已而與此專生惡物之天合  
德也且繫辭所謂窮理者將窮極凶惡而後可以盡性至命乎  
有是理乎率之訓循經典達詁王充論衡獨訓爲勉於古無微  
告率勉使之爲善是則修道請教之事而豈率性謂召諸曰節  
道之事耶充於中庸文義尙未盡明其言鳥足依據性祖伊曰  
虞性卷阿曰彌性惟氣有昏明厚薄之不同故性當  
節惟氣有理以爲之宰故性可節虞性彌性云者合乎當然之  
則以充乎本然之量即窮理盡性至命之謂也夫性何以節特  
有禮而已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本於太一散於萬殊皆所  
以範其血氣心知以漸復乎天命之本然而初非有所矯揉造  
作義以爲質禮以文之是故措諸天下而咸宜俟諸百世而不  
惑若人性本惡則當毀冠裂冕棄禮易樂喻焉而莫能從也威  
焉而莫能遏也吾未聞梟獍在前犬羊在後而儒生可持一卷  
之書以格之聖王可持五禮之制以化之也此無他其性與人  
殊也惟人則不然有物必有則有氣質必有義理有父子必有  
慈愛有君臣必有等威放諸東海而準放諸西海而準猩猩之  
悍族貉獮之野人其俗與人異其君臣父子未嘗不與人同其  
同焉者性也其異焉者習也其失本心而至於幾希禽獸者習  
也非性也故四端貴乎擴充夜氣在乎存養孟子七篇多言審  
端致力之事曷嘗任性而廢學哉繫辭之窮理盡性論語之性  
近習遠與孟子之言性善一也惟性善故相近惟性善故可學  
若人性本惡則不待習而已遠縱欲學而不能又何相近之有

翼教叢編一

十五

後儒不達孟子之意並不達古書之義例動以越椒商臣相詰難夫春秋二百四十年如越椒商臣者有幾聖賢但道其常豈可以一二人之偶異而昧億兆人之大同犬馬戀主禽鳥報德傳記所載間亦有之然論性者終不以一二物之偶類乎人遂謂犬之性猶人之性獨於越椒商臣疑之抑何不充其類也天下未必無梟獍而吾目之所接日見六畜而未一見梟獍則亦何必舉所不見以爲說而轉昧乎同然之理哉是以先王之制禮也有順而致焉有逆而致焉其順而致也以人性之本善惻隱羞惡是非辭讓理固具於生初知皆擴而充之可以贊天地之化育也其逆而制也以理寓乎氣性發爲情氣有昏明厚薄之不同其發之也亦異苟失其養則且晝牝亡人欲肆而天理滅人欲肆而天理滅則其違禽獸不遠矣非禮無以防之也聖

翼教叢編一

十六

人不投權於氣質而必以善歸諸性故質有善有惡情有善有惡欲有善有惡惟性也有善而無惡彼荀卿者蓋以情爲性昧乎性之本原而又好爲立異不自知其言之過當者也信如所言是聖王制禮但爲苦人之具而非順乎性之自然無惑乎老莊釋氏之徒皆欲逃出乎禮法之外昌言棄禮而不之恤矣且荀卿以學爲起性化僞夫三代後士多以詩書爲文飾之具其能變化氣質者千不獲一焉何以天理民彝之正不絕於終古毋亦人心之所同然皆得於賦畀之初而不容自昧者乎謂學以擴充四端則可謂學以起性化僞烏乎可荀子尊學而絀性沿流而昧原悍然示之曰性惡夫尊學者是也絀性者非也假有人焉謂吾之性已惡矣雖力學何所用之吾聞甘受和白受采未聞苦而可以受和繼而可以受采也夫既命吾以惡吾

室順天而行恣睢暴戾以快吾一日之欲已耳是尊學適以廢學荀子其何說之辭藉曰有激而云然也惡有大儒垂訓而可以立言矯激者乎而况其爲論性之大乎董子長於言陰陽五行而短於言性知性禾善米亦知禾之中固有米而無稂莠乎知性如蘭如卵亦知絲在蘭中苟無絲何有蘭雖在卵中苟無絲何有卵乎卵之不能爲絲蘭之不能爲雞理也惟性之不能爲惡亦理也謂性與善各有主名不容以性爲善然則性與惡亦各有主名獨可以性爲惡乎有物必有則猶之有蘭必有絲有卵必有雞也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人性之善猶水之就下聖賢所斤斤致辨者曷嘗混性與善而爲一如欲深察名號則水自就下不可即以水爲下容得謂水之不就下乎性自皆善不可即以性爲善容得謂性之非本善乎譬諸蘭自出絲卵自出

翼教叢編一

十七

雞不可即以蘭爲絲以卵爲雞容得謂蘭非始於絲卵非始於雞乎有雞種而後成卵有絲種而後成繭有繼善而後成性是董子之言反若與孔孟相發明而又何疑焉且董子明陰陽五行既知身有性情猶天之有陰陽矣盍亦思陰助陽以生物陽之德固主生而不主殺乎謂性不皆善是必天地不以生物爲心而後可也天道無不善則稟乎天以爲性者安有不善董子但知善出於性而不知性實出於善已顯與繫辭相悖乃漫援善人有恆以爲喻其說益復支離善人者成德之稱豈性善之謂乎近人好攻宋儒見有與宋儒異趣者無論理之是非必稱述之以爲快夫宋儒豈必一無可攻要非矜心躁氣者所能譁以求勝今舍詩書之微言繫辭之明訓徒取諸子駁雜無當之說以與聖賢相枝柱而適流爲異端之歸何取乎爾荀子之書

大醇小疵三十二篇中惟解蔽篇爲最精然自聖人知心術之患以下多雜道家宗旨其醇者已爲周子太極圖說所取近人尊荀而詆周知二五而不知十名爲尊荀實未知所以尊也足下高識豈不知之特牽於董子之言祖公羊遂祖繁露而因祖及荀子耳僕於董荀之學皆有篤嗜而其悖於聖言者未敢一例附和董子有言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請以聖人手著之繫辭一正董荀可乎

洪右丞給諫答梁啟超論學書

奉手書愧極愧極弟素無學識只知墨守紙上陳言而實無明智超識能發二千年之覆者如五經至漢出有先後各有本師史記漢書載之甚詳當時所謂古文今文者皆指字畫言之科斗今文隸書同一經也至今日刊本皆俗行楷書無所謂古學今學也弟亦未嘗分某經爲孔子之傳某經非孔子之傳也亦未嘗言今文不及古文也貴師所考者僞經而以田楊京焦之易解齊魯韓三家之詩注牽連言之弟方不解其故同此一經敢謂今文不及古文弟肯作此夢囈語乎但以數家傳注其間存一二實有不愜人意者疑晉唐人所不取此亦事之常大著駁賈服鄭者多矣此其證也然要與經之僞不僞無涉貴師關僞經以儒林傳爲據且謂儒林傳不言古文尙書弟考傳首卽有觀翼教叢編一十九

功令廣厲學官之辭又云孔氏古文逸書十餘篇孔安國以今文讀之起其家弟知據書爲說而已足下既據儒林傳又別生枝節以駁儒林傳弟至今百思不解敢再辨而爲之辭哉至弟謂貴師以史遷疑其僞而黜之者特怪傳中明有此語何以云史公不言有古文尙書弟作此疑非無故也孝經古孔氏一篇逸禮三十九篇賈師僞之弟未贊一詞今無可考譬如謂鬼魅妍媸唯有妄聽之耳周禮一書疑信在人自漢已然史記封禪書亦有周官王制語此在劉歆以前貴師指爲劉歆所造弟實不解至大小戴禮記稍知讀書者皆知有漢人所附益若書非僞讀之而已弟素不爭師傳門戶自標絕學何暇及此肅何傳何收丞相御史府律令圖書具知天下戶口阨塞無論此時李斯早死不知丞相御史爲何人但本文明曰律令圖書今之則例是也

疑卽今之下文曰具知天下戶口阨塞既曰律令圖書而  
版圖方志申之以知戶口阨塞五經中有知戶口阨塞之文哉此弟以爲  
非六藝之文蓋就本文釋之如此卽不合貴師弟主意斥爲附  
會則不可知也謂秦焚書不禁儒術何以又云博士備員不用  
然貴師弟必斷之於此者意在證成六經未焚博士所職見在  
何至有魯壁藏書事自相矛盾不如一概抹之並於所定聖制  
之今學亦不顧弟將奈之何哉足下又謂周秦諸子及西漢人  
說經記事之書傳於今者說義歸一從無異論自古文出言制  
度則軼轉而不明考訓故則穿鑿而無底於孔子改制之大義  
磨滅殆盡其善者或將原書竄改如左傳或由他書採掇禮之屬  
屬斥弟以不知弟案易書詩周秦別無傳注孔子序卦說卦維  
卦書序子夏詩序雖周之聖人賢人明見各籍貴師一概斥之  
翼教叢編一  
以偽弟之宜不知者一西漢如田楊申公歐陽夏侯之屬其書  
已亡其僅存者毛詩孔傳已亡者何從比驗未亡者誣之以偽  
弟之宜不知者二左傳公穀均周人書昔人言邱明親炙孔子  
得經意最多然三傳互有得失今皆並行貴師弟右公穀而黜  
左傳且謂其中有所竄改不知得何古本校之弟之宜不知者  
三逸禮有諸侯卿大夫禮等目其書已佚無可考以目所未觀  
之書貴師斥之爲偽弟平心自問何敢妄言弟所宜不知者四  
周禮一書後人言禮者不能出其範圍自來采用乃不以爲後  
襲前反以爲前襲後此近儒攻古經新例正南史所謂呂尙盜  
陳恆之齊劉季篡王莽之漢者顛倒本末貴師弟信而遵之弟  
所宜不知者五漢博士之固陋貴師亦言之矣劉歆信口說而  
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二語足下謂當問其說爲何如說師

爲何如師獨不思劉歆此言所爭者請立古文尙書爲虞夏商  
周史臣所修亦經孔子所刪所序左傳爲邱明所著豈虞夏商  
周之史臣孔子邱明之聖賢反不及諸師所說耶若以爲劉歆  
所僞則歆固堂堂移書責人博士等何難明目張膽直聲其僞  
造之罪而但含怒切齒言其非毀先帝所立耶且足下謂歆引  
詔書增書缺簡脫四字私改詔書其罪尤大是其僞大彰明較  
著之事足下從千古後胸中絕無恩怨尙一覽知而捕之何以  
夏侯勝師丹見官於朝博士數十百人耳目於下旣已懷恨怨  
怒何不發其增改詔書之罪甘受其責而復爲之包羞耶哀帝  
曰歆欲廣道術何以爲非毀哉此當時人君臨朝核實斷語哀  
帝非親驗其書非僞不能爲此言也藝文志所據者七略書目  
耳其每類案語當是班固所爲其云劉向以中古文校脫簡明  
翼教叢編一  
列字數自是當時實事此何關要旨貴師弟亦疑而僞之殊所  
不解僞經考後亦列校況劉向專以校書爲職豈終日坐食不  
校一字偶有所校卽疑其僞則今日阮文達所刻十三經校勘  
記武英殿所刊廿二史考證皆如之何此足下疑所不當疑者  
也足下謂西京雜記雖言吳均僞託均與葛洪相去不遠使出  
於洪固有所聞卽出於均亦當有所受若事果烏有葛吳何必  
爲是言以誣人弟從來最惡誣僞之說今得此平恕之論不覺  
爲之一快但葛序言劉歆撰漢書班固承而用之未言其僞造  
也班固距劉歆不過數十年親典蘭臺修史於漢事豈毫無見  
聞竟不一覺察其僞且當時並無劉歆造僞之說不知貴師弟  
更何所據而云然也葛吳不肯誣劉歆以僞貴師弟何爲誣劉  
歆以僞哉足下於葛吳之僞託且爲辨之獨於劉歆之著書葛

吳不言其僞足下必誣以僞何寬於葛吳而刻於劉歆也平恕之心至此忽變弟更有所不解足下謂史記楚元王世家有地節二年齊悼惠王世家有建始三年司馬相如傳之稱揚雄張蒼申屠嘉傳之稱韋賢魏相丙吉韋元成匡衡不能不謂之竄入特其竄入之有後事者今得指而明之其渾渾淪淪無可稽考者又何可勝數信如尊言則史記爲竄亂不可辨之書矣何以貴師必專據此書但於其中有合己意者則曰鐵案不可動搖有不合己意者則以爲劉歆所竄入如十二諸侯年表之論左傳儒林傳之敘古文尙書弟取史記再三釋之不知貴師斷爲劉歆竄入者實有何據且史通所謂相次撰續迄於哀平猶名史記者若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暨劉向與歆并褚先生共計十六人之多何翼教叢編一

獨歸獄於劉歆一人也史記既亂渾淪不可考漢書最詳明可互證矣乃亦設一疑陣以誣之在漢止有史漢二書謂所載半皆僞事則天下既無可據之經又無可據之史人肯信乎在貴師明智超識何嘗不知史漢有來歷不同杜撰特歆於魏默深詩書古微之冒稱絕學欲於二千年後特標一幟而無如二千年以上事實見於史策者昭昭因見近儒解經不通則必藉口劉歆竄入因附會王莽傳西京雜記史通諸書以入其罪然後經典可以肆其抨擊弟恐此書一出必滋口實貴師書來亦言有闕而大者又恐道遠語有誤會欲足下從中婉商非欲與貴師弟爭勝也今誦手書似係以鄙說爲不然弟不得不揭破根柢以釋大疑夫欲辨史漢之竄造既疑劉歆自當問之劉歆而欲辨劉歆之實竄造與否則當考之劉歆竄造之出處劉歆之罪不明斯

經典之僞不定此必言之如青天白日共見共聞實鐵板註脚足以服古人之心而杜今人之口者非可以莫須有之詞想當然之語肆意周內證成其罪也至如史漢之歧互禮制之異同訓詁之得失彼此各執一說頭緒太繁權置勿論但將王莽傳西京雜記史通三書此僞經爲劉歆竄造根柢貴師所據之案平心剖析此種緊要關鍵勘明餘自迎刃而解矣茲將三書錄後先以鄙意解釋之字句之間差之毫釐謬以千里須就本文訓詁上實事推究不准別生枝節遁入他辭以致滋蔓此經學家實事求是之道極知拙識闇陋知二五而不知一十此事蓄疑已久欲藉此以祛宿惑庶幾聞一知十者其詔我乎足下以弱冠之年具此才學求之長安人海中殊不多覩此弟所樂與往復者讀大著經說數篇援據該博論斷亦有精識弟已借加評注以誌佩服唯翼教叢編一

其中時有牽入劉歆處以絕不相涉之事必爲波及轉致自累其文此近儒謬例之可哂者皇清經解中甚多足下慎毋以無據之言害所有據也請全行刪去至如駁劉歆禮議數條就事論事糾其謬可矣誣其僞不可也弟亦有禱禱解一篇答日呈正拙集無見存印本俟天暖飭工刷出奉贈餘容稍暇踵談攜以就正也

漢書王莽傳

莽召問羣臣禽賊方略故左將軍公孫祿徵來與議祿曰太史令宗宣典星歷候氣變以凶爲吉亂天文誤朝廷太傅平化侯飾虛僞以媮名位賊夫人之子國師嘉新公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惑

案顛倒二字訓詁不作造竄解於是非則曰顛倒謂是其所

非非其所是也若造竄則當論有無不必計是非也公孫祿於平化侯則加以飾虛偽於劉歆唯加以顛倒五經飾偽與顛倒字義顯有區別歆苟造竄五經則公孫祿當加以飾虛偽矣且於顛倒五經下申之曰毀師法令學士疑惑正指歆所請立之古文尙書左傳周禮毛詩等經而言平帝時此數經皆立歆敗乃劉歆移博士書責其專己守殘因陋就寡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博士怨恨不肯置對所謂毀師法而令學士疑惑也歆卒挾王莽勢而立之公孫祿謂其立非所立顛倒是非也蓋是時經術利祿之路開方各以所業求售即夏侯勝幸以己說立學謂學者習之取金紫如拾芥今見劉歆別樹一幟又非博士所素習是以大怒然亦但許其變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而已不言其爲偽也夫以彼此構怨互

翼教叢編

五

許之時尙不言其偽則所請立之經實知其非歆所偽造竄明矣至劉歆附會經典以媚王莽則誠有之如莽母功顯君死意不在哀劉歆與博士議其服言發得周禮以明因監引禮司服職云庶子爲後爲其母總又引周禮曰王爲諸侯總纓弁而加環經曰庶子曰諸侯此與攝皇帝何與使其爲莽造短喪之典何難造一攝皇帝不當爲私親服制而乃造此絕無關涉之文哉以絕無關涉之文附會以成其說此班固所指顛倒之實證也且班固於王莽傳中所列莽以六藝文姦言者亦可爲劉歆顛倒五經旁證如莽欲專斷則引論語莽欲居攝則引康誥莽作策命則仿金縢莽告郊廟則仿大誥莽假符命則據易繫莽與土功則依洛誥莽著書成則比孝經莽設官職則襲大雅屏藩城翰之名莽女配帝則考論

五經定娶禮十二女之文莽復堯典則改九州爲十二州其餘不勝枚舉班詳載之靡遺未嘗稍爲之諱未嘗稍疑其偽且皆今文多古文少事蹟可驗如此不知劉歆造竄經典之說從何而來蓋誤以莽歆附會經典爲劉歆造竄經典耳不知附會經典者因所有也造竄經典者增所無也一字微差毫釐千里邪說流行百餘年矣以訛傳訛有累經典不小且莽徵天下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可見是時各經已爲天下公習尤爲不僞確證乃近儒轉以此曲證其僞殊所不解噫後人因誤讀王莽傳劉歆顛倒五經一言而以僞造偽竄加之劉歆不悟班固明列其顛倒實據而仍不言其造竄者古人論事之平允有如是乎此劉歆造竄經典之無實據者一也

翼教叢編

五

西京雜記後序

西京雜記隋志不著撰人姓名唐志稱葛洪撰晁氏謂葛洪自序洪家有劉子駿漢書百卷乃當時欲撰史錄事而未得締思雜記而已後學者始甲乙之終癸爲十卷以其書校班史殆全取劉書所餘二萬言乃鈔撮之析二篇以裨漢書之闕猶存甲乙哀次江左人或以爲吳均依託爲之陳氏則謂洪博聞深學江左絕倫著書幾五百卷本傳直載其目不聞有此書而向歆父子亦不聞嘗作史傳世使班固有所因述亦不應全沒殆有可疑豈惟非向歆所傳亦未必洪之作也案劉知幾史通云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其後劉向劉歆馮商揚雄等相次撰續迄於哀平間猶名史記至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以爲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又雄歆褒美僞新誤後

惑眾不當垂之後代於是宋其舊事旁貫異聞作後傳六十  
五篇其子固以父所撰未盡一家乃起元高皇終乎王莽十  
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上下通洽爲漢書紀表志傳  
百篇據此則班固之所因者其父彪之書也彪與雄歆同時  
於雄歆等撰續之史記證以躬所見聞且謂雄歆褒美僞新  
誤後惑眾不當垂之後代則凡涉雄歆褒美者尙必爲之區  
別豈於劉歆一人所造竄者彪竟不知而攙入其中哉固之  
漢書因於彪不因於歆或由彪采向歆等撰續之史記而訛  
耳然卽如黃省曾所言謂固作全取劉書彼亦云仲尼約之  
竄書馬遷鳩諸國史因本而成在古皆然且稱固書之該練  
由其所資者贖未聞其所資者僞也謂歆撰漢書尙在有無  
之間而謂班撰漢書乃因劉歆僞蹟哉此劉歆造竄經典之  
翼教叢編一

史通正史篇

孝武之世太史公司馬談欲錯綜古今勒成一史其意未就而  
卒子遷乃述父遺志採左傳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  
時事上自黃帝下訖麟止作十二本紀十八表八書三十世家  
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都謂之史記至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  
述其書遂宣布焉而十篇未成有錄而已元成之間褚先生更  
補其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等傳辭多鄙陋非遷本  
意也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其後劉向子  
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楊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  
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次撰續迄於哀平間猶名史記  
案趙冀二十二史劄記云史記十篇之說尙有褚少孫增入

者如外戚世家增尹邢二夫人相避不相見及鉤弋夫人生  
子武帝將立爲太子而先賜鉤弋死又衛青本平陽公主騎  
奴後貴爲大將軍而平陽公主寡居遂以青爲夫等事田仁  
傳後增仁與任安皆由衛青舍人選入見帝二人互相舉薦  
帝遂拔用之等事又張蒼申屠嘉傳後增記征和以後爲相  
者車千秋之外有韋賢魏相丙吉黃霸皆宣帝時也韋元成  
匡衡則元帝時也此皆少孫別有傳聞綴於各傳之後今史  
記內各有褚先生曰以別之其無褚先生曰者則於正文之  
下另空一字以爲識別此少孫所補顯然可見者也又有龔  
史遷原文而增改者楚元王世家後敘其子孫有至地節二  
年者則宣帝年號也齊悼惠王世家後敘朱虛侯子孫有至  
建始三年者則成帝年號也此亦皆在遷後而遷書內見之  
翼教叢編一

則少孫所增入也然史記亦有後人竄入處司馬相如傳贊  
謂相如雖多虛詞濫說然其要歸之節儉楊雄以爲靡麗之  
賦勸一諷百猶馳騁鄭衛之音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余採  
其語可論者著於篇云云案雄乃哀平王莽時人史遷何由  
預引其語此並非少孫所補而後人竄入者也漢書相如傳  
贊正同豈本是班固引雄言作贊而後人反移作史記傳贊  
耶右趙氏所列褚少孫補文至詳且悉謂相如贊爲後人以  
班固引雄言移入史記亦確惟疑田儂傳贊忽言蒯通辨士  
著書八十一篇項羽欲封之而不受此事與儂何涉而贊及  
之不知此乃古人文法隨波帶出者既不相涉後人亦何故  
竄入要之古書誤竄一二條或偶不及檢亦恆有之要不能  
多也今據史通所述自褚先生而外撰續者向歆以至劉恂



有十五人之多使皆在百三十篇中則史記眾人共成之書而非馬遷專書矣余釋史通文義其曰相次撰續猶名史記者必於百三十篇外另有撰續之篇不過猶沿史記之名耳如藝文志既有太史公百三十篇又有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亦其證也韋昭馮商受詔續太史公十餘篇在班彪別錄餘皆散亡無可考安得得以一十五人撰續之書而混入之於百三十篇中哉又安皆亡究不知其所撰續者實作何語安得以有劉歆在內遂以莫須有之事誣加一人哉總而言之史記一書褚先生所補顯有識別後人誤入不過相如贊一條向歆以下十五人所撰續雖不可考要自另爲一書其不得以此藉口造古事以伸己說明矣此劉歆造竄經典之無實據者三也

翼教叢編一

五

蓋自宋胡宏輩始有劉歆偽造周禮一言王應麟後復以左傳其處者爲劉氏語爲劉歆竄入不根之言實起於此逮至楊升菴方望溪讀周禮解不能通之處則以爲劉歆所竄入推原其故實由誤會王莽傳顛倒五經之旨然所疑者不過周禮左傳一二條而已嗣是學者解經不考情實雷同相從其所歸獄非劉歆則王肅竟以臆說爲故事此毛西河所謂欲攻人作僞而先僞造一人以實之者余每誦言至此未嘗不廢書三歎嘗批友人經牘云劉歆最苦王肅最冤恨古人不能言耳乃又有萬斯同者著周禮辨僞劉逢祿者著左傳考證竟以此二書全出劉歆之手此兩人素負重名言僞而辨學者皇惑其說曾未一窮詰其根柢所由遂至康君亦爲所簧鼓而不覺且爲之推衍以徧及各經直以聖賢古經大書特書之曰新室僞學辨歆何

人膺此美寵彼方假借其說此卽奉以卽眞莽歆則已矣其如聖賢經典何哉夫以聖賢煌煌垂世大典懸諸日月著在天壤歷千百年無異詞乃忽借曖昧不明之人以想當然三字斷定竟以聖賢經世垂教之書謂出自亂臣賊子之手侮聖毀經貽患不小非所以信今示後也此鄙人屏鬲之要敢私布於執事何如

翼教叢編一

完

安曉峯侍御請毀禁新學偽經考片

翼教叢編二

再查有廣東南海縣舉人康祖詒以詭辨之才肆狂瞽之談以六經皆新莽時劉歆所偽撰著有新學偽經考一書刊行海內騰其簧鼓扇惑後進號召生徒以致浮薄之士靡然向風從游甚眾康祖詒自號長素以為長於素王而其徒亦遂各以超回軼賜為號伏思孔子之聖為生民所未有六經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自漢儒表章宋儒註釋而經學愈以昌明我朝聖

聖相承重道尊經列之學官垂為功令一時名臣碩輔者學鉅儒無不講明而切究之況六經訓詞深厚道理完醇劉歆之文章具在漢書非但不能竊取而實無一語近似康祖詒乃逞其狂吠僭號長素且力翻成案以痛詆前人似此荒謬絕倫誠聖賢之蠹賊古今之巨蠹也昔太公戮華士孔子誅少正卯皆

翼教叢編二

一

皆以其言偽而辨行僻而堅故等諸禱祝渾敦之族今康祖詒之非聖無法惑世誣民較之華士少正卯有其過之無不及也如此人者豈可容於聖明之世若不及早遏熾熾而障狂瀾恐其說一行為害伊於胡底於士習文教大有關繫相應請旨飭下廣東督撫臣行令將其所刊新學偽經考立即銷燬並曉諭各書院生徒及各屬士子返歧趨而歸正路毋再為康祖詒所惑至康祖詒離經畔道應如何懲辦之處恭候聖裁臣為翼經衛道起見是否有當伏乞聖鑒謹奏

案此奏光緒二十年七月初四日奉旨下兩廣總督查覆尋奏稱康祖詒溺苦於學讀書頗多應舉而得科名舌耕以資朝夕並非聚徒講學互相標榜其以長素自號蓋取顏延年文弱不好弄長實素心之意非謂長於素王其徒亦無超

回軼賜等號所著新學偽經考一書大致謂秦世焚書但愚黔首而博士所職詩書百家自存後世誦習者中有劉歆所增竄引史記漢書曲為之證以歆臣新莽故謂其學為新學其自序有劉歆之偽不黜孔子之道不著等語本意尊聖乃至疑經因並疑及傳經諸儒自以為讀書得間不為古人所欺揆諸立言之體未免乖違原其好學之心尚非離畔其書於經義無所發明學人弗尚坊肆不鬻即其自課生徒亦皆專攻舉業並不以是相授受雖刊不行將自漸滅似不至惑世誣民傷壞士習惟本非有用之書既被參奏奉旨飭查自未便聽其留存臣已札行地方官諭令自行銷燬以免物議至該舉人意在尊崇孔子似不能責以非聖無法擬請毋庸置議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光緒二十一年正月

翼教叢編二

二

奉 硃批知道了欽此  
此摺從兩廣督署鈔出 上諭亦未見奏人姓名初傳安曉峯太史上後太史自成所寄書葵園師言疏劾康祖詒學術悖謬正值倭事日棘稿具未進詢知此疏為今上海道余晉珊觀察 聯沅 所上謹附訂於此

許筠庵尙書明白回奏摺

爲遵 旨明白回奏事本月初二日內閣奉 上諭御史宋伯魯楊深秀奏禮臣守舊迂謬阻撓新政一摺著許應駁案照所參各節明白回奏欽此並軍機處鈔錄原奏交出到臣俯思整直之招尤仰荷 聖明之洞察許自陳達良深感悚謹將被參各節爲 皇上縷晰言之如原奏謂臣腹誹 朝旨在禮部昌言經濟科無益務欲裁減其額使得之極難就之者寡一節查嚴修請設經濟科原摺係下總署核議臣與李鴻章等以其因延攬人材轉移風氣起見當經議准覆陳若臣意見參差可不隨同畫諾何至 朝旨既下忽生腹誹夫誹存於腹該御史奚從知之任意捏誣已可概見至歲舉中額應由臣部妥議會同具奏恭候 欽定臣維事關創始當求詳慎自古名臣著論斤斤以珍惜名器爲要圖況鄉舉一階膠庠所重儻過爲寬取恐濫竽充數鄙夫之所喜卽志士之所羞人才何由鼓勵是以與同部諸臣熟商定額期協於中既不敢存刻覈之見以從苛更不敢博寬大之名以邀譽且現未定彙該御史竟謂臣務欲裁減不知何據而言向來交議事件未經覆奏以前言官不得攙越條奏今該御史隱挾成見逞臆遽陳殊非體例原奏又稱詔書關乎開新下禮部議者臣率多方阻撓一節邇來迭奉明諭如汰冗兵改武科諸政事均不隸臣部豈能越俎代謀此外惟楊深秀釐正文體一摺係奉 旨交議案之西學時務無甚關涉且未擬彙何得云多方阻撓耶原奏又稱臣接見門生後輩輒痛詆西學遇有通達時務之士則疾之如讐一節竊臣世居粵嶠洋務夙所習聞數十年講求西法物色通才如熟悉

翼教叢編二

三

四

洋務之華廷春精練槍隊之方耀善製火器之賴長均經先後奏保及中東事起三員業早凋謝未展其才臣深惜之方今時事多艱需才愈亟凡有偏長片技堪資實用者臣斷不肯失之交臂卽平日接見門生後輩無不虛衷諮訪冀有所益並勸以務求實際毋尙虛華初何嘗痛詆西學該御史謂臣警視通達時務之士似指工部主事康有爲而言蓋康有爲與臣同鄉稔知其少卽無行迨通籍旋里屢次構訟爲眾論所不容始行晉京意圖僥倖終日聯絡臺諫夤緣要津託詞西學以聳觀聽卽臣寓所已干謁再三臣鄙其爲人概予謝絕嗣又在臣省會館私行立會聚眾至二百餘人臣恐其滋事復爲禁止此臣修怨於康有爲之所由來也此者 飭令入對卽以大用自負向鄉人揚言及奉 旨充總理衙門章京不無觖望因臣在總署有翼教叢編二

翼教叢編二

四

免隕越實爲厚幸所有微臣明白回奏緣由繕摺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奉

上諭許應駢奏遵旨明白回奏一摺該尙書被參各節茲據逐  
一陳明並無阻撓等情卽著毋庸置議禮部有總司科舉學校  
之責總理衙門辦理交涉事件均屬緊要該尙書嗣後遇事務  
益加勉勵與各堂官和衷商辦毋負委任欽此

文仲恭侍御嚴參康有爲摺

爲言官黨庇誣罔焚聽請 旨飭查覆奏以肅臺規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奴才生長滿洲舊族誦習孔孟遺書世受 國恩  
幼承家教惟知奉公守法時欲報 主捐軀憶昔乙酉之年在  
戶部郎中任時 京察一等蒙 皇上召見於養心殿親聞  
聖訓命奴才謹慎當差破除情面奴才退卽以此八字鐫刻圖  
章終身膺佩是以奴才蒙 恩外簡河南知府三年不受一人  
私書京中故舊亦皆未嘗以一字通問服官京外三十餘年從  
不敢沾染陋習與人結盟換帖除幼年受業同學六人外亦絕  
無拜上官舉主爲師頗以此取怨招尤不以爲悔益深懼 皇  
上破除情面訓辭亦由奴才四世祖鄂伯諾費揚武在康熙年  
間見族人贅拜亂政伏罪因著有清文家訓令後世子孫首重  
寡交永誠植黨赤心報 國勒石祠堂奴才等世世守之弗敢  
違也今者備員臺諫目覩同官中有爲人指使黨庇報復紊亂  
臺規者奴才於此事確有聞見謹遵 皇上破除情面訓誠縷  
晰陳之奴才於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初九日恭讀邸鈔見御史  
宋伯魯楊深秀聯銜參劾禮部尙書許應駢守舊迂謬阻撓新  
政及許應駢奉 旨明白回奏原摺各一件許應駢在朝聲譽  
初碌碌未有奇節奴才與之向無往來晤對亦未聞其有講求  
舊學之名此次見其覆奏摺內所稱珍惜名器物色通才等言  
深合大臣之體始知該尙書立身行事自有本末轉過於奴才  
平日所聞至該尙書摺內指工部主事康有爲請將其罷斥驅  
逐證以奴才見聞所及亦適相符合伏惟奴才服官京外已數  
十年康有爲向不相識去年十二月奴才改官御史忽於今年

二月間由原任大學士閻敬銘之子道員閻迺致奴才一信言有傑士康某欲訪奴才相見奴才昔在戶部爲閻敬銘賞識天下所共知然於閻迺亦不相聞問止於去年十二月引見御史之日在朝房始一識面奴才當即函覆閻迺云方今士大夫存誠踐實之時非標榜聲氣之日康某何須必相見也以阻之而康有爲仍復踵門來見奴才因與晤言接談之頃聞其議論頗多偏宕然見其激昂慷慨以爲是蓋志士憂時鬱悒激而出此雖即以言規正之而心亦喜其負氣敢任或可救今時委靡佞積習不爲無用於其去後曾致閻迺竹信告以康有爲不無血性可愛惟其看天下事太易正恐不足有爲迨後康有爲爲數數來奴才處送奴才以所著書籍數種閱其著作以變法爲宗而尤堪駭詫者託詞孔子改制謂孔子作春秋西翼教叢編二

翼教叢編二

七

狩獲麟爲受命之符以春秋變周爲孔子當一代王者明似推崇孔教實則自申其改制之義大抵援據公羊何休學黜周王魯變周從殷之說首引董仲舒春秋繁露淮南子各書以爲佐證不知何休爲公羊罪人宋儒早經論定董仲舒本傳其所著蕃露玉杯竹林各自爲卷今本則皆在繁露一編之中故崇文書目已疑春秋繁露非董子原書程大昌攻之尤力 國朝文淵閣著錄春秋繁露十七卷亦置之附錄提要謂其中無關經義者多再考漢書董仲舒本傳當時其弟子呂步舒已不知其師說以爲大愚何況數千年後士不獲親見聖人自三傳以下假託聖賢以伸己說者何可勝數又焉能於蠹簡之餘欲盡廢羣籍執一家之言而謂爲獨得聖人改制之心哉至於淮南乃漢淮南王劉安所著之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三代之禮不

翼教叢編二

八

而號之曰中國必亡中國必亡其會規設議員立總辦收捐款竟與會匪無異以致士夫惶駭庶民搖惑私居偶語亦均曰國亡國亡可奈何設使四民解體大盜生心藉此以聚集匪徒招誘黨羽因而犯上作亂未知康有爲又何以善其後是則康有爲立會倡始名爲保國勢必亂國而後已焉奴才於其立保國會後曾又與面言恐其實生亂階令其將忠君愛國合爲一事幸勿徒欲保中國四萬萬人而置我大清國於度外而康有爲亦似悔之奴才由是不欲與之往來然仍謂其心或無他止不過不知輕重尙未深惡其人迨後許應駢等阻其在會館聚眾又有人奏參康有爲忽到處辭行奴才處亦兩次來辭云將回里養母奴才當即作詩送之諷以歸隱並有勸其切勿走胡走越之言不意其僞爲歸養以息譏彈而暗營保薦以邀登進

翼教叢編二

九

乃於辭行之日忽有召見之事奴才至是始覺其詐僞多端斷乎非忠誠之士心鄙其人矣而康有爲見奴才於其賜對後絕無聞問又於四月初七日使其弟康廣仁至奴才處求見奴才未與相見爲奴才畱一信云康有爲在寓患病現奉旨令其進書是時宋伯魯楊深秀等已參劾許應駢許應駢已明白回奏惟原摺邸鈔未見奴才未知宋伯魯等所奏云何又聞康有爲奉旨進書欲知其進書之意何在且仍欲勸其安靜勿再生事端遂於初八日至康有爲寓所其家人因奴才問病引奴才至其臥室案有洋字股信多件不暇收拾康有爲形色張皇忽坐立欲延奴才出坐別室奴才隨僕又聞其弟怨其家人不應將奴才引至其內室奴才乃恩恩起立惟告以中庸有云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萬不可分門別戶

致成黨禍置國事於不問而康有爲兄弟同言即今在朝諸人又何嘗以國事爲問乎奴才仍勉以既蒙恩命爲總署章京當謹慎趨公以圖報效康有爲言實不能爲此奔走之差現奉旨進書書進仍然回籍其弟又謂奴才云朝廷特罷制藝

何不從速仍待下科且生童小試尤當速改策論奴才見其終不可諫乃舍之而去初九日遂於邸鈔中見許應駢覆奏中言康有爲少即無行通籍回里屢次構訟晉京後終日聯絡臺諫夤緣要津再三干謁又在會館私行立會聚眾至二百餘人入對奉旨充總理衙門章京不無舛望捏造浮詞諷言官彈劾等情奴才更深信康有爲不過一輕浮巧滑之徒獨怪以閣敬銘之狷介家風而閻通竹何爲交結此人且引薦至奴才處也由是憶其曾於閏三月間擬有摺底二件屬奴才具奏一件欲

翼教叢編二

十

參廣東督撫一件請釐正文體更變制科當時即經奴才曉以科道爲朝廷耳目之官遇事原不能不向人訪問然必進言者自有欲言之事參詢詳細於人若受人指使而條奏彈劾是乃大干列祖列宗嚴禁斷不敢爲且其欲參廣東巡撫奏中特爲清查沙田一事而發奴才拒之尤力至今其擬來奏底仍存奴才處而其釐正文體一事已有楊深秀言之矣至康廣仁所言罷制藝不必待下科小試尤宜速改策論而宋伯魯又適有此奏是許應駢謂其聯絡臺諫誠不爲誣又康有爲於閏三月間忽遣其門生廣東崖州舉人林纘統持其信函至奴才處求見奴才聞林纘統係會試舉人亦即延見乃林纘統並非來京會試因其在崖州有聚眾州衙圍堂塞署之案其子弟迄今仍監禁州獄康有爲令其尋奴才爲之奏辨時奴才正在都

察院署理京畿道事務告以如有冤抑應到院呈訴不當在私宅商辦乃林纘統竟於次日備辦禮物至奴才處餽送甚至奴才幼子童奴皆有贈貽奴才大駭立即驅逐之去告以如敢再來定即奏交刑部林纘統去而康有爲旋來奴才以正言責之康有爲且言禮亦微物係由康有爲代備初不以爲愧怍至今康有爲引薦林纘統申訴之信亦仍存奴才家中是則許應駁言其構訟亦不爲無據至康有爲兩三月中凡至奴才處十餘次路隔重城或且上燈後亦至往往見其車中攜有衾枕奴才家丁問其隨僕皆言其行蹤詭秘極於深夜至錫拉胡同張大人處住宿蓋戶部侍郎張蔭桓與康有爲同縣同鄉交深情密是則許應駁言其夤緣要津亦屬有因若云用爲總署章京不無缺望奴才實親聞康有爲有不能當奔走差使之言由此觀

翼教叢編二

十一

之則許應駁所論康有爲各節皆非揣測之辭概可信也總之康有爲之爲人講學如明之李贄干進如明之陳啟新猶復膽大妄爲不安本分性非安靜然而奴才始尚以爲其深通洋務不妨節取所長畱爲偵探參訪之用故兩次至其寓所回拜十餘次在奴才家與之晤言雖無一次不規勸其失於其屬託均不敢聽受後亦明知其生事然不欲參劾蓋恐或阻抑朝廷破格求才之路今見許應駁所奏歷指其奸若終始不言則有違 皇上破除情面之訓負 恩實甚且康有爲又曾在奴才處手書御史名單一紙欲奴才倡首鼓動眾人伏 闕痛哭力請變法其單內所開多臺諫中知名之人而宋伯魯楊深秀即在其內後康有爲立會保國在單之人皆不與聞惟宋伯魯楊深秀兩次到會列名傳布奴才於其開單之時即告以言官結

黨爲 國朝大禁此事萬不可爲乃楊深秀旋即便服至奴才處仍申康有爲之議且奴才與楊深秀初次一晤楊深秀竟告奴才以萬不敢出口之言是則楊深秀爲康有爲浮詞所動概可知也至宋伯魯奴才未曾與之晤言而聞其曾上設立公司之奏亦係康有爲持此議先尋御史黃桂鋈陳奏黃桂鋈不爲所使竟由宋伯魯奏之以康有爲一人在京城任意妄爲徧結言官把持 國是已足駭人聽聞而宋伯魯楊深秀身爲臺諫公然聯名庇黨誣參 朝廷大臣夫容臺本執禮之官宗伯以守舊爲過一則曰重邦交再則曰傷邦交以今日之非禮脅制諸臣曲全大局正患無禦侮之才儻使許應駁能折衝樽俎遇事挽回得一分即可爲 朝廷存一分國體凡爲 大清臣子孰不喜之奈何獨以爲罪乎尤可怪者原摺竟敢擅擬以三四

翼教叢編二

十二

品京堂降調正卿干預 皇上黜陟大權實從來所未有此風又何可長也宋伯魯前者黨庇薛允升今者又與楊深秀黨庇康有爲專以報復爲得計原摺謂免鄰封之笑柄以奴才觀之該御史等縱不慮天下後世笑不知同臺中正有笑之者矣孟子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國人皆曰不可是康有爲也我 聖祖仁皇帝御製臺省箴曰或藏嫌怨謬爲雌黃受人指屬尤爲不臧是宋伯魯楊深秀也奴才身沐 聖朝厚恩久存不敢避嫌遠怨之志故於三月初一日初次封事即以請甄別御史爲言今日觀此情初亦再四躊躇恐蹈明季科道攻訐惡習遲遲十日不敢輕於陳奏繼思 國家變法原爲整頓國事非欲敗壞國事譬如人家屋宇年久失修欲欲欲覆勢宜改造自應招集工匠依法拆卸庶乎瓦木不損終成室廬若任三五喜事之

徒運以重椎絙以巨索邪許一聲曳之傾仆而曰非此不能捷  
速姑無論甄石梁棟毀折摧傷且恐因而壓人更何改造之有  
其間稍有阻止持重者則反加之毆詈此何理也今康有爲之  
變法宋伯魯楊深秀之參劾何以異是此奴才所以終不敢已  
於言也所有康有爲之爲人如是否可用應如何辦理 皇  
上自有權衡至宋伯魯楊深秀顯有黨庇熒聽情事然奴才終  
恐啟臺諫互相攻擊之風仍未敢擅擬其去留可否請 旨飭  
下都察院堂官查覈該員等是否堪勝御史之任覆奏請 旨  
辦理奴才爲整肅臺規起見謹繕摺陳伏乞 皇上聖鑒再  
康有爲歷次致奴才信函所擬摺底如有應行考覈之處奴才  
當呈交都察院堂官咨送軍機處備查合併聲明謹奏奉

上諭御史文悌奏言官黨庇誣罔熒聽請旨飭查一摺據稱御  
翼教叢編二

史宋伯魯楊深秀前參許應騷黨庇熒聽恐啟臺諫攻擊之漸  
等語該御史此奏難保非受人唆使向來臺諫結黨攻訐各立  
門戶最爲惡習該御史既稱爲整肅臺規起見何以躬自蹈此  
文悌不勝御史之任著回原衙門行走欽此

申報書後洋洋四千餘言將所參各人底裏和盤托出而情  
辭娓娓摹繪如生抑揚盡致於從來奏疏中別開一格良由  
聖明在上朗照無私故使感激陳辭言無不盡雖未動  
宸聽要可使天下人共欽其義膽忠肝也至其失則在代許  
大宗伯辯白處似與宗伯回奏之疏一鼻孔出氣此則使人  
不能無疑宜 諭旨謂其躬自蹈此也夫多冠之義取乎觸  
邪既爲言官自當明是非而別邪正雖風聞失實而苟原其  
本心爲 國卽非溺職況乎私函擬指鑿鑿有據必非捕風

捉影以羅致文織爲能者然就其摺中所言論之某某等所  
爲似有人焉爲之奧援卽所指夤緣要津者不此之劾而劾  
某某等豈非漢臣所謂豺狼當道安問狐狸古之言官有折  
檻者矣有埋輪者矣有劾大司馬孔光者矣有請尙方劍斬  
佞臣張禹者矣舍其大而擊其小此不勝御史之任者一也  
既稱與某某晤言十餘次洞悉其人何以必俟許大宗伯回  
奏之後始行參劾恐蹈始終不言之咎而未思隨聲附和之  
嫌況所稱餽送禮物代擬奏稿臚列名單皆當卽時舉發者  
隱於先而摘於後此不勝御史之任者二也要之 朝廷當  
勵精求治破格用人之際雖其人痛遭指摘猶望其材可用  
故於其所參各節未予深究而亦並未加言官以嚴譴 帝  
恩高厚 聖意淵深凡在臣工宜何如感激以圖報稱哉

翼教叢編二

西



孫燮臣尚書奏覆籌辦大學堂摺

為籌辦大學堂大概情形恭摺具陳仰祈 聖鑒事竊本月十七日臣議覆五城建立中學堂小學堂一摺奉 旨著五城御史設法勸辦與大學堂相輔而行用副培養人材之至意其大學堂章程仍著孫家鼐條分縷晰迅速妥議具奏欽此臣維學堂創辦之初千端萬緒其章程原難倉猝定議遂臻美備即日本初設學堂至今二三十年章程幾經變易不厭精益求精况我 國家政令更新之始京師首善之區草昧經綸動關久遠尤須規模闊闊條理詳備始足開風氣而收實效臣每日會集辦事各員公同覈議雖不在學堂辦事之人臣亦多方咨訪廣集眾思總期受以虛心任以實心持以公心矢以誠心博取眾長折衷一一是以仰副 皇上作育人材振興國勢之至意茲將

翼教叢編二

五

現擬籌辦大概情形分條開列恭呈 欽定

一進士舉人出身之京官擬立仕學院也由科甲出身中學當已通曉其入學者專為習西學而來宜聽其習西學之專門至於中學仍可精益求精任其各占一門派定功課認真研究每月考課朋友講習日久月長其學問之淺深造詣之進退同堂自有定論臣亦隨時考驗其人品學術分別辦理仕優則學以期經濟博通

一出路宜籌也凡學堂肄業之人其已經授職者由管學大臣出具考語各就所長請 旨優獎其作為進士之學生亦由管學大臣嚴覈品學請 旨錄用擬採湖北巡撫譚繼洵之議學政治者歸吏部學商務礦務者歸戶部學法律者歸刑部學兵制者歸兵部及水陸軍營學製造者歸工部及各製造局學語

言文字公法者歸總理衙門及使館參隨遷轉不出本衙門俾所學與所用相符冀收實效

一中西學分門宜變通也查原奏溥通學凡十門案日分課然門類太多中材以下斷難兼顧擬每門各立子目仿專經之例多寡聽人自認至理學可併入經學為一門諸子文學皆不必專立一門子書有關政治經學者附入專門聽其擇讀又專門學內有兵學一門查西國兵學別為一事大率專隸於武備學堂又聞日本使臣問答亦云兵學與文學不同須另立學堂不應入大學堂之內擬將此門裁去將來或另設武備學堂應由總理衙門酌覈請 旨辦理

一學成出身名器宜慎也查原奏小學中學大學堂肄業人員卒業領憑遞升作為生員舉人進士在 國家鼓勵人才原可不惜破格之獎然冒濫情弊亦不可不防似宜於鼓勵之中仍示限制應如何嚴定額數與認真考覈之處應照原奏會同總理衙門禮部詳擬請 旨

六

一編書宜慎也查原奏開一編譯局取各種溥通學盡人所當習者悉編為功課書分小學中學大學三級量中人之材所能肄習者每日定為一課謹案先聖先賢著書垂教精粗大小無所不包學者各隨其天資之高下以為造詣之淺深萬難強而同之若以一人之私見任意刪節割裂經文士論必多不服蓋學問乃天下萬世之公理必不可以一家之學而範圍天下昔宋王安石變法創為三經新義頒行學官卒以禍宋南渡後旋即廢斥至今學者猶詬病其書可為殷鑒臣愚以為經書斷不可編輯仍以 列聖所欽定者為定本即未經 欽定而舊列

學官者亦概不准妄行增減一字以示尊經之義此外史學諸書前人編輯頗多善本可以擇用無庸急於編纂惟有西學各書應令編譯局迅速編譯

一西學擬設總教習也查原奏有中教習無西總教習立法之意原欲以中學統西學惟是聘用西人其學問太淺者於人才無所裨益其學問較深者又不甘於小就即如丁建良曾在總理衙門充總教習多年今若任爲分教習則彼不願臣擬用丁建良爲總教習專理西學仍與訂明權限非其所應辦之事概不與聞

一專門西教習薪水宜從優也閱日本使臣問答謂聘用上等西教習須每月六百元然後肯來丁建良所言亦同今丁建良自以在中國日久亟望中國振興情願照從前同文館每月五百金之數充當大學堂西總教習至西人分教習薪水亦擬照原奏之數酌加

一膏火宜酌量變通也臣訪詢西教習丁建良據云泰西大學堂來學者皆出修脯極貧者始給紙墨從無月給膏火辦法益以圖膏火而來學者必非誠心向學出費來學乃真心有志於學者也臣又觀總理衙門章京與日本使臣論學堂事宜問答之語與丁建良所言大略相同今者 國家專籌的款不令學生出費已屬格外之仁似不必更糜鉅費擬請仿西國學堂之例不給膏火但給獎賞其如何發給之處應俟開辦後詳細斟酌辦理

以上八條分晰臚陳恭候 訓示此外未盡事宜尙當查取東西洋各國學校制度暨各省現辦學堂章程體察情形詳慎斟酌

酌一俟擬議就緒即當 奏陳至暫假房舍是否由承修王大臣查勘修理抑由內務府修理應候 欽定惟房舍一日不交即學堂一日不能開辦擬請 飭催趕辦以期早日竣工學務得以速舉仰慰 宸廑所有籌辦大學堂大概情形繕摺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奉

上諭孫家鼐奏籌辦大學堂大概情形一摺所擬章程八條大都參酌東西洋各國學校制度暨內外臣工籌議與前奏擬定辦法間有變通之處樓晰條分尙屬妥協造端伊始不妨博取眾長仍須折衷一是即著孫家鼐照所擬各節認真辦理以專責成其學堂房舍業經准令暫撥公所應用交內務府量爲修葺著內務府剋日修理交管理大學堂大臣以便及時開辦毋稍延緩另片奏議覆給事中鄭思贊奏推廣學堂月課章程請翼教叢編二 大 將額滿之員案月甄別等語著依議行惟事體重大必須精益求精務臻美善所有一切未盡事宜隨時體察情形妥辦具奏至派充西學總教習丁建良據孫家鼐面奏請加鼓勵著賞給二品頂戴以示殊榮該衙門知道欽此

自漢唐以來國家愛民之厚未有過於我 聖清者也請言其實三代有粟米布縷力役之征盛唐有租庸調三等之賦最稱善政已列多名以役秦創丁口之錢漢行算緡之法隋責有司以增戶口唐括土戶以代逃亡唐及五季宋初有食鹽錢中唐北宋有青苗錢宋有手實法金有推排民戶物力之制皆出於常例田賦力役之外明萬曆行一條鞭法丁糧尚分爲二明季又有遼餉餉練餉至我 朝康熙五十二年奉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之 旨雍正四年定丁銀併入錢糧之制乾隆二十七年停編審之法於是歷代苛徵一朝豁除賦出於田田定於額凡品官士吏百工間民甚至里宅貨肆錢業銀行苟非家有田產運貨行商者終身不納一錢於官順治元年即將前明三餉

翼教叢編三

除免康熙中復減江蘇地丁銀四十萬雍正三年減蘇松一道地丁銀四十五萬南昌一道地丁銀十七萬乾隆二年減江省地丁銀二十萬同治四年減江南地丁銀三十萬減江南漕糧五十餘萬石浙江漕糧二十六萬餘石初制已寬損之又損是日薄賦仁政一也前代賜復蠲租不過一鄉一縣我 朝康熙乾隆兩朝普免天下錢糧八次普免天下漕糧四次嘉慶朝復普免天下漕糧一次至於水旱蠲緩無年無之動輒數百萬損上益下合而計之已逾京垓以上是日寬民仁政二也歷代賑卹見於史傳者爲數有限或發現有之倉或移民就食宋河北之災富弼僅勸民出粟十五萬斛益以官廩曾鞏僅請賜錢五十萬貫貸粟一百萬石杭州之災蘇軾僅請度牒數百道 本朝凡遇災荒 仁恩立霽動輒鉅萬即如光緒以來賑卹之舉

歲不絕書丁丑戊寅之間晉豫陝直之災賑款逾三千萬金此外畿輔蘇浙川楚各省每一次輒數百萬或百餘萬從古罕聞以今日度支之匱乏洋債之浩繁而獨於賑卹之款雖多不惜甚至減 東朝之上供發少府之私錢出自 慈恩以期博濟是日救災仁政三也前代國家大工大役皆發民夫行齋居送官不給錢長城馳道汴河之工無論矣隋造東都明造燕京調發天下民夫工匠海內騷動死亡枕藉以及漢鑿子午梁築淮堰唐開廣運宋議回河民力爲之困敝 本朝工役皆給雇值即如河工一端歲修常數百萬有決口則千餘萬皆發庫帑沿河居民不惟無累且因以贍足是日惠工仁政四也前代官買民物名曰和買和羅或強給官價或竟不給價見於唐宋史傳奏議文集最爲民害 本朝宮中府中需用之物一不累民蘇

翼教叢編三

杭織造楚粵材木發帑購辦商民吏胥皆有需潤但聞商賈因承辦官工承買官物而致富者矣未聞商賈因采辦上供之物而虧折者也子產述鄭商之盟曰無強買無勾奪於今見之是日恤商仁政五也任土作貢唐虞已然漢之龍眼荔枝唐之禽鳥明之鱗魚皆以至微之物而爲官民巨害其他貴重者可知 本朝此義雖存所貢並無珍異廣東貢石硯木香黃橙乾荔之屬江南貢賤扇筆墨香藥之屬湖北貢茶筍艾葛之屬他省類推由官發錢不擾地方又如宋眞宗修玉清昭應宮所需木石金錫丹青之物徵發徧九州搜羅窮山谷致雁蕩之山由此開通始爲人世所知史書之曰及其成也民力困竭宋徽宗興花石網破屋壞城等於劫奪民不聊生遂釀大亂今內府上用民不與知是日減貢仁政六也前代遊幸最爲病民漢唐宋以

來東封西祀四海騷然若明武宗北遊宣大南到金陵狂恣敗度尤乖君德至於秦隋更無論矣 本朝屢次南巡亦閒有東巡西巡之事大指皆以省方觀民爲主勘河工閱海塘察災問民瘼召試求人才所過郡縣必免錢糧其橋道供張除內帑官款外大率皆出自鹽商或豁免積虧或予以優獎至今舊聞私記但道其時市廛之豐盈民情之悅豫從無幾微煩擾愁苦之詞是曰戒侈仁政七也前代征伐多發民兵漢選江淮之卒以征匈奴唐勞關輔之師以討南詔田園荒蕪室家化離死傷過半僅得生還唐之府兵明之屯衛書生稱爲良法然而本係農夫強以戰鬪征戍之苦愁怨慘悽司馬溫公嘗論之矣于忠肅嘗改之矣北宋簽官軍刺義勇練保甲當時朝野病之 本朝軍制不累農民除八旗禁旅外乾隆以前多用綠營嘉慶以後翼教叢編三

罪中又分情實緩決情實中稍有一稔可矜者刑部夾籤聲明請 旨大率從輕比者居多五杖一百者折責實杖四十夏月有熱審減刑之令又減爲三十二六老幼從寬七孤子畱養八死罪繫獄不絕其嗣九軍流徒犯不過移徙遠方非如漢法令爲城旦鬼薪亦不比宋代流配沙門島額滿則投之大海十職官婦女收贖絕無漢輪織室唐沒掖庭明發教坊諸虐政凡死罪必經三法司會核秋審句決之期 天子素服大學士捧本審酌再三然後定罪遇有慶典則停句減等一歲之中句決者天下不過二三百人較之漢文帝歲斷死刑四百更遠過之若罪不應死而擬死者謂之失入應死而擬輕者謂之失出失入死罪一人臬司巡撫兼管巡撫事之總督降一級調用不准抵銷失出者一案至五案止降級畱任十案以上始降調仍聲明翼教叢編三

兵仁政十二也 本朝待士大夫最厚與宋代等兩漢多任貴戚北朝多任武將六朝專用世家趙宋濫登任子甚至魏以宦寺廝役典州郡唐以樂工市僧爲朝官明以道士木匠爲六卿若元代則立法偏頗高官重權專用蒙古色目人而漢人南人不與 本朝立賢無方嘉惠寒賤辟雍駕臨試卷親覽寒士儒臣與南陽近親豐鎬舊族一體柄用又漢魏誅戮大臣習爲常事唐則捶楚簿尉杖朝堂明則東廠北司毒刑廷杖專施於忠直之臣碧血橫飛天日晦闇尤爲千古未有之虐政 本朝待士有禮既無失刑亦不辱士又唐宋謫官於外卽日逐出國門程期不得淹留親友不得餞送明代宰相被逐卽日柴車就道且前代每有黨錮學禁罰及累世株連親朋 本朝進退以禮不以一眚廢其終身是曰重士仁政十三也 歷代親貴佞幸

翼教叢編三

五

政不可殫書 列聖繼繼繩繩家法心法相承無改二百五十餘年薄海臣民日游於高天厚地之中長養涵濡以有今日試考中史二千年之內西史五十年以前其國政有如此之寬仁忠厚者乎中國雖不富強然天下之人無論富貴貧賤皆得俯仰寬然有以自樂其生西國國勢雖盛而小民之愁苦怨毒者鬱遏未伸待機而發以故弑君刺相之事歲不絕書固知其政事亦必有不如我中國者矣當此時世艱虞凡我報禮之士戴德之民固當各抒忠愛人人與國爲體凡一切邪說暴行足以啟犯上作亂之漸者拒之勿聽避之若浼惡之如鷹鷂之逐鳥雀大順所在天必祐之世豈有無良之民如小雅所譏者哉

翼教叢編三

六

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此白虎通引禮緯之說也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不不變道亦不變之義本之論語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注所因謂三綱五常此集解馬融之說也朱子集注引之禮記大傳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五倫之要百行之原相傳數千年更無異義聖人所以為聖人中國所以為中國實在於此故知君臣之綱則民權之說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綱則父子同罪免喪廢祀之說不可行也知夫婦之綱則男女平權之說不可行也嘗考西國之制上下議院各有議事之權而國君總統亦有散議院之權若國君總統不以議院為然則罷散之更舉議員再議君主民主之國略同西國君與臣民相去甚近威儀簡略堂

翼教叢編三

七

廉不遠好惡易通其尊嚴君上不如中國而親愛過之萬里之外令行威立不悖不欺每見旅華西人遇其國有吉凶事賀弔憂樂視如切身是西國固有君臣之倫也摩醯十戒敬天之外以孝父母為先西人父母喪亦有服服以黑色為緣雖無祠廟木主而室內案上必供奉其祖父母兄弟之照像雖不墓祭而常有省墓之舉以插花冢上為敬是西國固有父子之倫也家富子壯則出分乃秦法西人於其子必教以一藝年長藝也成則使之自謀生計別居異財斷絕分析財產男子女子皆同兼及親友非戒淫為十戒之一西俗男女交際其防檢雖視不分其子也中國為疏然淫佚之人國人賤之議婚有限父族母族之親凡在七等以內者皆不為婚七等謂自父祖曾高以上推至七代之親無惟男衣禮布女衣絲錦燕會賓客女亦為主此小異於為婚者惟男衣禮布女衣絲錦燕會賓客女亦為主此小異於中國禮記坊記大饗廢夫人之禮左傳昭二十七年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仲之子曰重為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是古

有夫人與燕饗之女自擇配亦須請命父母且訂約而非苟合男不納妾此大異於中國然謂之男女無別則誣且西人愛敬其妻雖有過當而於其國家政事議院軍旅商之公司工之廠局未嘗以婦人預之是西國固有夫婦之倫也聖人為人倫之至是以因情制禮品節詳明西人禮制雖略禮意未嘗盡廢誠以天秩民彝中外大同人君非此不能立國人師非此不能立教乃貴洋賤華之徒於泰西政治學術風俗之善者懵然不知知亦不學獨援其秕政敝俗欲盡棄吾教吾政以從之飲食服玩閨門習尚無一不摹仿西人西人每譏笑之甚至中土文學聚會之事亦以七日禮拜之期為節目禮拜日亦名星期機器局所以禮拜日停工者以局內洋匠其日必休息不得然近日微聞海濱洋界有公然創廢三綱之議者其意欲舉世放恣隳亂而後快怵心駭耳無過於斯中無此政西無此教所

翼教叢編三

八

謂非驢非馬吾恐地球萬國將眾惡而共棄之也

種類之說所從來遠矣易同人之象曰君子以類族辨物左氏傳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禮記三年問曰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是知有教無類之說惟我聖人如神之化能之我中華帝王無外之治能之未可概之他人也西人分五大洲之民為五種以歐羅巴洲人為白種亞細亞洲人為黃種西南兩印度人為褐色種阿非利加洲人為黑種美洲土人為紅種歐洲種類又自有別俄為斯拉物種英德奧荷相近又加西起崑崙東至於海南至於南海北至奉天吉林黑龍江內外蒙古南及沿海之越南暹羅緬甸東中北三印度東及環海之朝鮮海中之日本日本地脈與朝鮮連僅隔一海峽其地同為亞洲其人同為黃種皆三皇五帝聲教之所及神明胄裔種族之所翼教叢編三

分隋以前佛書謂之震旦今西人書籍文字於中國人統謂之曰蒙古以歐洲與中國通始於元太祖故俄國語言呼中國人曰契丹是為亞洲同種之證其地得天地中和之氣故晝夜均寒燠得中其人秉性靈淑風俗和厚遠古以來稱為最尊最大最治之國文明之治至周而極文勝而做孔子憂之歷朝一統外無強鄰積文成虛積虛成弱歐洲各國開闢也晚鬱積勃發圖力競巧各自摩厲求免滅亡積懼成奮積奮成強獨我中國士夫庶民憤然罔覺五十年來屢鑒不悛守其傲情安其偷苟情見勢細而外侮亟矣方今海內之士感髮憤憤竭智盡忠求紓國難者固不乏人而昏墨之人則視國家之休戚漠然無動於其心意謂此非髮撚之比中華雖淪富貴自在方且乘此阨危恣為貪黷以待合西夥為西商徙西地入西籍而秀民邪說甚至詆中國

九

為不足有為譏聖教為無用分同室為畛域引彼法為同調日夜冀幸天下有變以求庇於他人若此者仁者謂之悖亂智者謂之大愚印度屬於英矣印度土人為兵為弁不得為武員不得入學堂也越南屬於法矣華人身稅有加西人否也華人無票遊行有禁西人否也古巴屬於西班牙矣土人不能入議院也美國開關之初則賴華工今富盛之後則禁華工而西工不禁也近年有道員某吞蝕公款數十萬金存於德國銀行其人死後銀行遂注銷其帳惟薄給息而已夫君子不以所惡廢鄉故王猛死不伐晉鍾儀囚不忘楚若今日不仁不智不恥為人役之人君子知樂大心之卑宋必亡其家韓非之覆韓必殺其身矣

翼教叢編三

十

今日憤世疾俗之士恨外人之欺凌也將士之不能戰也大臣之不變法也官師之不興學也百司之不講求工商也於是倡爲民權之議以求合羣而自振嗟乎安得此召亂之言哉民權之說無一益而有百害將立議院歟中國士民至今安於困陋者尙多環球之大勢不知國家之經制不曉外國興學立政練兵製器之要不聞即聚膠膠擾擾之人於一室明者一聞者百游談藝語將焉用之且外國籌款等事重在下議院立法等事重在上議院故必家有中賞者乃得舉議員今華商素鮮鉅賞華民又無遠志議及大舉籌餉必皆推諉默息議與不議等耳此無益者一將以立公司開工廠歟有賞者自可集股營運有技者自可合夥造機本非官法所禁何必有權且華商陋習常有藉招股欺騙之事若無官權爲之懲罰則公司資本無行存者矣機器造貨廠無官權爲之彈壓則一家獲利百家仿行假冒牌名工匠開闢誰爲禁之此無益者二將以開學堂歟從來紳富捐賞創書院立義學設學堂例子旌獎豈轉有禁開學堂之理何必有權若盡廢官權學成之材既無進身之階又無餼廩之望其誰肯來學者此無益者三將以練兵禦外國歟既無機廠以製利械又無船澳以造戰艦即欲構之外洋非官物亦不能進口徒手烏合豈能一戰況兵必需餉無國法豈能抽釐捐非國家擔保豈能借洋債此無益者四方今中華誠非雄強然百姓尙能自安其業者由有朝廷之法維繫之也使民權之說一倡愚民必喜亂民必作紀綱不行大亂四起倡此議者豈得獨安獨活且必將劫掠市鎮焚毀教堂吾恐外洋各國必

稟徵叢編三

十二

藉保護爲名兵船陸軍深入占踞全局拱手而屬之他人是民權之說固敵人所願聞者矣或謂朝廷於非理要求可諉之國家法令不能制服昔法國承暴君虐政之後舉國怨憤上下彼將自以兵力脅之朝深仁厚澤朝無苛政何苦倡此亂階以禍其身而并禍天下哉此所謂有百害者也考外洋民權之說所由來其意不過曰國有議院民間可以發公論而已但欲民申其情非欲民攬其權譯者變其文曰民權誤矣美國華者自言其國議院公舉之弊下挾私上偏徇深以爲患華人之稱羨者皆不加深考之談耳近日據拾西說者甚至謂人人有自主之權益爲怪妄此語出於彼教之書其意言上帝予人以性靈人人各有智慮聰明皆可爲耳譯者竟釋爲人人有自主之權尤大誤矣泰西諸國無論君主民主君民共主國必有政政必有法官有官律兵有兵律工有工律商有商律律師習之法官掌之君民皆不得違其法政府所令議員得而駁之議院所定朝廷得而散之謂之人人無自主之權則可安稱曰人人自主哉夫一閱之市必有平羣盜之中必有長若人皆自主家私其家鄉私其鄉土願坐食農願蠲租商願專利工願高價無業貧民願劫奪子不從父弟不尊師婦不從夫賤不服貴弱肉強食不盡滅人類不止環球萬國必無此政生番蠻獠亦必無此俗至外國今有自由黨西語實曰里勃而特猶言事事公道於眾有益譯爲公論黨可也譯爲自由非也若強中禦外之策惟有以忠義號召合天下之心以朝廷威靈合九州之力乃天經地義之道古今中外不易之理昔盜跖才武擁眾而不能據一邑田疇德望服人而不能拒烏桓祖逖智勇善戰在中原不能自立南依於晉而遂足以禦石勒宋

稟徵叢編三

十三

君民共主國必有政政必有法官有官律兵有兵律工有工律商有商律律師習之法官掌之君民皆不得違其法政府所令議員得而駁之議院所定朝廷得而散之謂之人人無自主之權則可安稱曰人人自主哉夫一閱之市必有平羣盜之中必有長若人皆自主家私其家鄉私其鄉土願坐食農願蠲租商願專利工願高價無業貧民願劫奪子不從父弟不尊師婦不從夫賤不服貴弱肉強食不盡滅人類不止環球萬國必無此政生番蠻獠亦必無此俗至外國今有自由黨西語實曰里勃而特猶言事事公道於眾有益譯爲公論黨可也譯爲自由非也若強中禦外之策惟有以忠義號召合天下之心以朝廷威靈合九州之力乃天經地義之道古今中外不易之理昔盜跖才武擁眾而不能據一邑田疇德望服人而不能拒烏桓祖逖智勇善戰在中原不能自立南依於晉而遂足以禦石勒宋



棄汴京而南渡中原數千里之遺民人人可以自主矣然兩河結寨陝州嬰城莫能自保宋用韓岳爲大將而成破金之功入字軍亦太行民寨義勇也先以不能戰爲人欺劉錡用之而有順昌之捷趙宗印起義兵於關中連戰破敵王師敗於富平其眾遂散迨宋用吳玠吳玠爲將而後保全蜀之險蓋惟國權能禦敵國權斷不能禦敵國勢固然也曾文正名爲起家辦團練矣其實自與髮匪接戰以來皆其募勇營造造船濟以國家之餉需勵以國家之賞罰而以耿耿忠義百折不回之志氣激厲三軍感發海內故能成戡定之功豈民權哉

或曰民權固有弊矣議院獨不可設乎曰民權不可借公議不可無凡遇有大政事 詔旨交廷臣會議外吏令紳局公議中國舊章所有也即或諮詢所不及一省有大事紳民得

翼教叢編三

三

以公呈達於院司道府甚至聯名公呈於都察院國家有大事京朝官可陳奏可呈請代奏方今 朝政清明果有忠愛之心治安之策何患其不能上達如其事可見施行固 朝廷所樂聞者但建議在下裁擇在上庶乎收羣策之益而無沸羹之弊何必慕議院之名哉此時縱欲開議院其如無議員何必俟學堂大興人才日盛然後議之今非其時也

王幹臣吏部實學平議 見實學報

瀛寰九萬里以上黃種四百兆有奇汗漫宵眇不可紀極是何也曰地以上皆天也盈地球皆氣也疇曩是疇載持是則必以一物爲原質以不物於物爲起點若地平之上行軌孔多必以一星初見爲實測則惟素王經制之學乎請言學體曰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請言學用曰太平之世遠近大小若一由前之說禮家尸之由後之說公羊家尸之夫一時可變者法也萬世不變者綱也爲一時計則變爲萬世計則變而不變痛乎風俗之移人也 國家自東躡於日海內自命識時務之俊傑與夫牢騷抑塞跼弛不羈之士朝獻一計曰變法夕上一策曰變法一倡萬和不可究詰烏序綜覈名實精誠博壹西法何嘗不善西法何嘗不可變區區之私誠不敢阻撓新政墨守

翼教叢編三

古

古法竊嘗獨居深念震旦神哲心禪之法聖賢手定之編尙且因時損益理無積久而不做西法縱善豈百密無一疏千慮無一失乎然則欲用其長先祛其弊人有恆言曰師敵之所長可以制敵不聞用敵之所短而可以制敵者祛弊奈何則仍以經制之學爲斷必嚴乎君爲臣綱之實則民主萬不可設民權萬不可重議院萬不可變通不然者羅馬結死黨立私會法黨叛新君南美洲民起而爭權不十年而二十三行省變爲盜賊淵藪矣是曰不知君臣之學必嚴乎父爲子綱之實則西律萬不可泥不然者父毆子坐獄三月子毆父坐獄三月輕重罕別倫理滅絕不十年而四萬萬之種夷於禽獸矣是曰不知父子之學西人定制婦女成人有自主之權卽有過失丈夫不得過而問是夫不得爲妻綱也不十年而陰陽倒置夫婦道苦矣是曰

不知夫婦之學烏虜涓涓不絕終成江河爲虺弗摧爲蛇奈何  
乖於政亂於刑毀於教實學之不講也禍遂中於人心彼必謂  
西法有利無弊抑亦知二五不知十矣吾聞法律部有言曰兵  
法者時之靈也地球經制兵當正厥罪斥厥制迺倡爲僱兵之  
舉噫嘻斯言出則不操戈鋌而墮人社圯人種矣若是則弭兵  
學萬不可從抑聞之費利摩羅巴德矣一曰寄居別國人依用  
其刑律一曰在本國界外可以管理人物之理然試問此數法  
者果可公之別國乎抑僅僅援以自便乎吾曩謂則例不足以  
便民適足以便吏胥公法不足以便民弱適足以便暴橫若是  
則公法學不可信今天下競言郵政鈔幣諸務突然而有利於  
今不利於古有利於彼不利於此有利於外不利於中夫利七  
害三利六害四猶可說也庸詎知不利五而害五耶庸詎知大

翼教叢編三

五

利未得而大害先見耶願舉此指以告世之空言變法者

實學平議一 民主駁義

民主非法也西法也泰西有民主國又有君民共主國中  
者誠且怪之錢塘汪子曰是不足怪中國宜參用民權順德麥  
君曰中國宜尊君權抑民權由前之說在丙申秋由後之說在  
丁酉春王仁俊曰麥論雖哉邇者孫文事起海表嘯聚闖然以  
民主爲揭橥君權不尊民氣驟然震且恐從此不靖矣麥君有  
心哉雖然吾猶惜其駁論之濡滯而隱約也橫議鼎沸草澤竊  
發九重萬里一髮千鈞上之有君父宵旰之憂下之有世道入  
心之患內之有春秋尊攘之辨外之有彼族思啟之防不獲已  
以隱慮時局之衷迫而爲大聲疾呼之舉曰民主於古有說乎  
曰有墨子尙同是故選天下之賢者立以爲天子此其據墨

翟書又言曰又欲使萬國之君從事乎一同非攻以天下之君  
繇爲攻伐謂爲天下巨蠹此尤泰西合眾國立民主之濫觴然  
而摩頂放踵亞聖距之至不與同中國不謂堯舜禹湯周孔之  
神州詩書禮樂之奧區正氣橫溢邪說所不能亂者西方肅殺  
陰慘之地獨乘虛而入之厥後大秦國置三十六將會議國事  
改君爲民主事在周敬王十四年蓋墨氏之教浸潤西域矣夫  
以二千餘年前中國放斥進逐之言不意二千餘年後竟支離  
蔓延流毒我四萬萬黃種其馴謹者墨守舊典方以民主之說  
爲自古相傳偉號無足深詰其桀黠者包藏禍心窺竊神器且  
從事於水火刀兵日要結夫歐墨邦約公然以帝制自爲公然  
以清君側自命動曰此民主通例也動曰我力能自主此萬國  
公法所不禁也而至聖正名之指古賢正統之說影著故冊者

翼教叢編三

十六

無不可以拉雜摧燒之內亂未已外侮踵來此可爲痛哭流涕  
者也孟子曰墨氏兼愛是無父也又曰今居中國去人倫如之  
何其可也伍員曰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可矣獨今日言民主  
則萬萬不可舉萬萬不可法請一論民主之名義例繁多醜類  
非齊列于五洲殊乖一統二論民主之立似利於此不利於彼  
暫利於前不利於今三論民主之利不敵其弊之多四論民主  
之起由於智誘力脅而非心服五論民主之弊不獨禍中國並  
禍外國六論民主之非不獨中國人言之卽外國人亦知之七  
論有得之於民主卽失之於民主者可見悖入悖出之理八論  
民主之起由於民議過重君權過輕欲祛其弊在尊君抑民可  
證一君二民之誼九論西國振興不系乎民主十論西政之弊  
不獨在民主

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孫文者亂臣賊子也陰謀不軌遁跡海表自英相請釋而漏網者貳矣於是以前歐洲爲通逃藪悍然倡議改立民主一欲將中土開闢自沿海以達衛藏俾得通商一欲各省都會設電綫建鐵路天下同軌俾無阻隘甚至謂中國人心攜貳以本朝非中國血脈見香港循環報譯西六月二十號檀香山西字報作奸犯科乃公然昌言之以附於外國新授之律法烏呼瘦狗吠影何損日月惜不能獲耳幸而獲不能殺既不殺又不歸我罪人見倫敦東方報日法何在公何在春秋時衛孫林父逃於本國家學會誌法何在公何在春秋時衛孫林父逃於晉晉人受之君子譏焉此春秋時公法也丁寔良者嘗采春秋交涉事爲古時公法矣爲公使者何不据理以爭人有恆言曰事權事權又曰蛇虺螫手壯士斷腕夫剪除凶逆急何暇擇此吾國自主之權也既不能事所事安得謂權吾不解事權之謂

翼教叢編三

七

何公法之謂何矣難者曰孫林父之人也晉卒未歸此不過據空理以相爭耳不足以折外人則請對之曰唐文宗三年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降牛僧孺歸之吐蕃誅於境上外國叛人中國以不納爲義中國之叛人外國乃以不歸爲強有此理乎雖然百年一變者國勢也十年一變者邊務也猶曰此前代之交涉不足以比近事白彥虎之亡俄也曾惠敏力爭而俄人以授首來告矣犯上作亂孫與白五雀六燕耳若是則何不可執何不可殺何不可歸於我而執之殺之然猶曰敵國有奸人國家之福也近者義祕二國設交犯專條其第二條指違犯國律果應入擊解者一曰結黨作亂一曰誣枉良民一曰海洋爲盜准此三科而謂孫文不當擊解無是理矣然猶曰百里不同聲千里不同風此義祕二國之專約不足以律中英則嘗考之中英

專約矣中民犯法遁香港或潛住英國船中房屋一經照會理不得隱匿見二十一款公使如抗詞以辨則罪人斯得矣即曰獲人於館公使有權獲人於門外公使無權則何不可密請英廷電咨沙侯會商而執之即不然則以交誼動之若曰敝國大皇帝與貴國大皇帝兄弟也禮曰兄弟之讐不反兵敝國之仇即貴國之仇也何不肯爲我殺再不然又以利害動之若曰該逆食吾毛踐吾土彼祖若父皆吾赤子尚且爲我禍潢池弄兵一旦事起火炎崑岡玉石俱焚恐不能爲貴國福何不肯歸於我乎王仁俊語人曰立民主非禹湯文武之法也西法也然西法民主大概有四科武臣權重逼君遜位令眾推立一也國教民教自生歧異厥民不服擁眾自立二也遠處屬地異種小民自別爲國三也國屬省部怒君失政叛而自立四也之四科者

翼教叢編三

六

孫文無一可援震曰士夫夫人知之即使潛謀不軌而議舉事彼西人果援巴西之例認爲自立之國否乎吾聞春秋之義人臣無將將則必誅逼君自立諡爲賊臣準是而大不可者一也屬在鄰國義當致討屬城之民本非其有既被征誅而又叛之春秋惡焉齊人殲遂是其例矣經不言乎戰使若自殲不許爲成國準是而大不可者二也縱曰歐洲近世并吞成習以詐取地不及名義然而凡所改立決非舉國皆叛春秋重誅亂民以地來奔經書三叛爰書顯然準是而大不可者三也春秋之義亂臣賊子無所逃於天地間歐羅巴雖遠獨非天地間乎今日者聖教西行尚始萌芽他日必有偉人者出以春秋之義定萬國公法則罪人斯得不則收藏叛逆違絕倫紀泰西亦將衰矣西國百年以前有奇人焉曰鐵行於水面而不沈光燭於霄漢

而不夜盛極而衰在此時矣吾深惜其言之或中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綜五洲之大勢深識閱覽扶持全局之君子當不臣蹠吾說耳

曷言乎民主之名義例繁多醜類非齊列於五洲殊乖一統吾嘗籀西人史志矣曰民主聯邦者有若美利堅合眾國民主兼轄君主者有若法蘭西及安南馬達斯加國民主而內外權足者有若祕魯有若智利有若墨西哥有若巴西有若玻利非亞有若新加拉那大有若厄瓜多有若委內瑞拉有若巴拉圭有若烏拉圭有若拉巴拉有若哥多番此其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自關屬土而有民政者有若坎拿大有若紐西倫有若澳大利有若北般烏其為酋長特立者有若摩求奈而君民共主者不與焉今天下厄言日出曰中國秦後純為君權愚民之制又曰

翼教叢編三

十五

不及百年將舉五洲悉惟民之從吾中國未必獨立不變又曰民主之說中於人心牢不可破又曰後有魁桀者出以力征經營天下而成治業如拿破侖之故智公天下以公政之人也中產也而學西法羨民主思以其術易天下彼不見拿破侖之身幽荒島乎不見法國各樹黨援互相仇殺乎不見西班牙法律刑章不能畫一乎不見巴西改爲民主迫君退位同於篡竊乎孝感屠侍御之言曰富強必探其本斷非棄君臣專事賈胡之事變爲民主之政而後乃與道大適也今以挫於倭之忿慕歐洲富強直欲去人倫無君子降而等於民主之國不已誤乎仁俊讀西史而歎曰華盛頓拿破侖民主中傑出者也華盛頓之言曰得國而傳子孫是私也牧民之任宜擇有德者爲之拿破侖之言曰富家之子弟豈宜終富貧家之孫曾豈合終貧總

之有功則賞無功則賤是說也豈不可抹流俗自私自利之見然以君位之尊市恩天下有大謬不然者矣無論民主之國王黨與民黨相爭即如法爲民主之國似入官者不由世族矣不知互相朋比除智能傑出之士如點耶諸君苟非族類欲得一優差補一美缺憂憂乎其難之所謂擇有德貴有功者果安在也即曰下民無權總統有權然自法爲民主之邦國之事權歸於上下議院兩院首領亦稱伯理璽天德而總伯理璽天德但主畫諾而已如中國直省公事先由兩司具詳然後督撫據而行之願督撫有斥兩司之權猶可授意兩司民主則并此勢力而無之是民主之立主與民兩無所利如華盛頓拿破侖之說似利於此如仁俊之說則爲不利於彼矣願猶日後時流弊非當日良法也美自華盛頓拒英始爲自主之國遂得脫英之苛

翼教叢編三

十五

政如法國者破巴黎的士之獄削諸貴之權似其利已見於前矣然而法之大病在民心不定他國未有紛更不已置君如奕棋如法民者聞各國以兵奉其西君法民無不稱願俄人多讀法國之書法人多主民政故俄之亂黨甚多有喀拉波特肯黨有拉勿諾甫黨有格爾特們黨有噶爾紱黨大旨謂俄貧富不均國家賦稅苛重思一切反之易君主爲民主自創此說而人心蠢動不靖已不可復制且俄以弑君聞亦非專怨一人也匪黨雖橫並無才智卓越之倫主持其間以爲弑一君即政務必大變其禍至如此之亟此固華盛頓所不及料也豈非暫利於前不利於今乎

然而西人之言曰彼國行民主法則人人有自主之權自主之權者各盡其所當爲之事各守其所應有之義一國之政悉歸

上下議院民情無不上達民主退位與齊民無異則君權不爲過重噫此言其利也然不敵其弊之多也卽如美之監國由民自舉似乎公而無私乃選舉時賄賂公行更一監國則更一番人物凡所官者皆其黨羽欲治得乎又有戀民主之位恐逆眾志不敢除弊政者如美總領允除苛例工黨必詳或明年爲易總統之年方欲畱任豈可逆工不敢顧此失彼也所以苛待華人之例美君臣非有所恨於華人實有所畏於工黨耳蓋總統去畱民得操其權工黨入籍其權與美國之民同華人不入籍卽無此權不能敵工黨審是則彼亦以智誘力脅以圖監國非心服也

且民主之說煽我中民時則有若孫文幸而辨言亂政不得逞然已人心不靖眾志囂然宗室壽君所以致警於八旗子弟也

翼教叢編三

三

然中國行西說固足以亂中國彼西國獨不受民主之禍乎法臣布爾奔以君主權重而令遜位四迷得王於巴黎民疑王不得人心王舉行新政無論是否無不懷疑甚至國亂王遁皆有權魁巨擘要結蓄謀迫令其君使去主位若巴西智利之事數十年前此等尤多彼西人方且以始作俑者流毒至今積重難返不可究極而欲以禍西國者移禍中國乎

且我中國以名教立國者也強弱勢也因國弱而忘君父之倫踐土食毛者萬不容作是想曾惠敏語西人曰中國之君爲聖明者史不絕書至伯理璽天德之有至德者千古惟堯舜而已雖不必直斥其非而民主之非不待煩言而自解然猶吾中人之說也法之喇嘛亭嘗作史以譏民主矣畢士麥德之賢相也其秉政時裁抑民權使不得逞乃至稱壽醜像民黨大有違言

則知西國救時之英未嘗不洞悉其弊也

且欲以桀驁不馴之徒篡借一國之宗社亦非能久安其位也拿破侖崛起自立大興兵戈仍至退位就錫海島雖威震歐洲無益於敗亡悖出悖入經言不爽蓋民主之始皆伏於大亂之後法於百年前有民二十五兆當時他國政亦未善法君自肆小民揭竿遂爲民主濫觴美利堅初爲英屬英以大臣居守納稅苛重美利堅人不能堪舉兵拒英推華盛頓爲帥血戰八年乃定美洲當時部眾頗多豈能一一滿其所望故創爲民主之說乃不得已而爲此苟非其時則魯意拿破侖卽位嘗言國勢今未大定不可任民主遂本此意以立新制凡民間有舉官之權君仍操獨主之權其於民權過重君權過輕遂有迫而成民主之局者未嘗不引以爲鑒也

翼教叢編三

三

且西國之振興不因民主俄有彼斯得拉者其所著書以爲國家政治應從民議不得一人自主然俄究以君權爲重彼雖言重民權不聽也自周敬王三十四年時大秦始立民主宜乎天下無事永承禪賢矣然而屋大維踐位後仍爲君主者十有餘年可見民主之政未必能久法之多亂無論矣西國如意爲教王所駐地而盜賊多德爲文學邦而風俗靡獨俄不有民主君權仍操而勢甚淳與然則彼之興豈在民主哉

況乎西政之弊不獨民主也英美之稅苛甲地球其商民亦多偷漏美造鐵路議院受賂或有因議政而鬪歐者他如夫婦同權君相易位黨人之肇禍刺客之尋仇其弊繁多莫能備指是宜急講中學俾讀論孟五經知綱常之理藝成而下中學於西德成而上西學於中如是則各有裨益六合同風統五大洲常

保和平之局矣此則吾與天下君子普同此志也

實學平議二 改制開謬

嗟乎今之世何世乎亂世賊子亦太無忌憚矣挾一民主之成案而草竊可以公然叛逆挾一改制之謬論而匹夫可以帝制自為張禹假論語以導其諛新莽託周官以成其篡近人竊公羊以便其私三者皆飾經文姦者也素王改制此公羊家說耳揚子曰眾言淆惑折諸聖請一言以蔽曰改制非聖指有十大謬何謂制夏忠商質周文是何謂改制萬世法從商制是夫子周人也乃不遵成憲毅然欲從商制今有人食毛踐土為本朝臣子忽焉著書立說欲改從故明制直叛逆耳豈聖人而出此一也王者受命改正朔殊徽號異器械易服色四代之制成周有時兼用讀明堂位一篇塙鑿可考不獨春秋為然而謂子擅

翼教叢編三

王

改之乎二也難者曰周道既微明王不作夫子知漢室將興損益百王之法作春秋以貽來世公羊家必非無據子曷為闢之曰此不過緯家附會耳炎漢之興公羊家亟欲立學引緯以媚之猶左氏傳文增竄劉氏後人可以辭害義乎三也難者曰董仲舒漢之大儒也春秋繁露三代質文符瑞玉杯楚莊王諸篇皆及改制然則董說非歟曰此亦有故蓋漢儒惡秦甚不欲漢承秦後因春秋託王相傳為素王黑統故以黑統歸素王衍為改制之說江都蓋有所受之繁露精理名言不一而足改制之說不過別存一義豈可因其大醇護其小疵四也難者曰春秋者聖王經世之書也顏子問為邦子於周冕外告以夏時殷輅韶舞明明非一王制謂非改制之證乎曰今有人居恆言志抗希三代攷求典禮擇言尤雅空文見義王者不禁若藐視 皇

朝於 欽定會典頒行律例緣隙奮筆悍然不顧此聖人所誅絕王法所不容若果泥於新說則聖賢一堂討論不幾於謀為不軌乎五也匪直此也孟子願學孔子者也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其事則齊桓晉文且引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夫桓文之事明明非王且聖曰其義明明空文見義取之耳豈改之乎否則聖人身陷非義亂賊方且藉口喜之不暇而又何懼六也且以孫子述祖父之訓視後賢引先師之說尤為親切禮記中庸不云乎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焉又曰杞宋不足徵吾從周豈子思述聖人之言不足據而公羊家所用緯說轉可從乎七也彼所據者漢儒傳說吾即引漢說折之趙邠卿注孟子曰明春秋借魯受命立制所謂假以為王法也夫曰借曰假明不自專安得曰改鄭康成喜引緯書乃注中庸

翼教叢編三

王

止曰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獨不援端門受命諸說而曰漢儒說然乎八也不但此也彼據緯書吾即以緯說折之太平御覽引孝經援神契曰吾作孝經以素王無爵祿之賞斧鉞之誅據此知聖人於刑賞不自專公羊舊疏謂賞罰非聖人能行故但言志在春秋自是古誼最得聖旨豈彼所引緯說可從此獨不可從乎九也且公羊所據緯書備一說耳其於隱元年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據此知子作春秋誦法文王所謂繼文之體守文之法度是也乃學者於開宗明義則置而勿論於附存別義則奉為指南近世黠者願指文王為孔子自謂以圓其說乎十也而乃一則曰以制正法疏引孝經說再則曰以改亂制又何休序疏三則曰欲專制正五經通四則曰改制天下大號又號五則曰制素王之法盧欽公六則曰聖人不空生

必有所制引中庸疏七則書之考靈曜八則史記之十二諸侯  
年表九則漢書董仲舒傳十則淮南之主術紛紛卮言皆當分  
別觀之嗚乎罔上者行私非聖者無法既無君而無父舜乃受  
堯璽之朝不傳賢而傳子禹遂有德衰之謗蓋戰國橫議自知  
狂妄不容於光天化日之下不得不誣託古聖以自掩其醜甯  
獨孔子甯獨改制獨怪二千年後衍其說而揚其波詎非聖道  
大厄哉孟氏有言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其義則俊竊取之  
矣

屠梅君侍御與時務報館辨關韓書

自丙歲仲秋之月獲讀大報首冊及公啟厥然而興慨然而歎  
馳告友朋謂不圖今日重觀漢官威儀蓋爲著統之體尊發凡  
之例謹託心毫素而致戒於訕上橫議方今中外報館如林羣  
言淆亂此報出吾黨其得聞聖證論矣乎次第及十數冊陳義  
彌高不無出入又好以嬉笑怒罵爲文章同人竊竊致疑其間  
蒙釋之曰此皆憂時君子慘怛鬱悒激而爲此欲以驚醒一世  
使知困其患則操其備耳吾輩但當盡心考求期於存之有主  
措之有方以赴事機之會斯報之功於是爲大不宜擇一二偏  
宕憤激之談病其全體聞者頗然之故雖以僻寂荒城獨無分  
局而皆展轉丐託千里遞寄數人得共閱一編資爲程課區區  
方深慰幸乃頃讀二十三冊有闢韓之文儼然著錄於私心有  
翼教叢編三

大不安者謬託氣類不敢不略抒管蠡之見冒瀆於下執事竊  
以韓子原道之作後儒推崇容有過當惟伊川程子謂其言語  
有病朱子以其略格致不言爲無頭學問然於立論大體蓋皆  
深取焉斯亦既嚴且覈庶幾得所折衷矣今闢韓者溺於異學  
純任胸臆義理則以是爲非非文字則以辭善意乖戾矛盾之端  
不勝枚舉請先言其大者夫君臣之義與天無極其實尊卑上  
下云爾自有倫紀以來無所謂不得已之說也在昔封建之時  
天子撫有天下而爲君則率土爲之臣諸侯撫有一國而爲君  
則境內爲之臣大夫有家則家眾爲之臣下逮士庶人有主則  
有僕猶君臣也若闢韓之意則必尊上其僕卑下其主由室老  
以祿大夫由大夫以立諸侯由諸侯以共置天子而僕之視主  
曰爾直爲吾保性命財產吾故不得已而事之此明自然也則

夫人之於天亦惟當責其保吾性命財產曰吾之爲人於天也  
不得已而事之也由明自然也而可乎夫此不得已之說出於  
上則爲順出於下則爲逆闢韓者代爲君者言之善矣凡經傳  
所以誠人君者法語異言大都此意辟則爲天下僂豈其使一  
人肆於民上之兩言天人交儆尤人君所不可一日忽忘者此  
其不得已爲何如而豈謂君臣之倫爲出於不得已也乎既以  
君臣之倫爲不得已則無怪乎以佛之棄君臣爲是也而又曰  
其所以棄君臣非也者將毋俾爲佛者既皆成佛則求立一君  
以保其爲佛之性命財產而以不得已者事之乃爲明於自然  
者乎老氏明自然孔子無以易而所謂自然者則民有自然之  
性命有自然之財產所求於上者保其性命財產而已更驚其  
餘則爲代大匠斲是以仁義道德無所用禮樂刑政無所施而

翼教叢編三

七

東於教之曲士不可與語此其於道於治視韓子深淺何如也  
孔子未嘗言自然而老子明自然老氏既勝孔氏矣孔子不敢  
棄君臣而佛能棄君臣佛氏又勝孔子矣至今日而孔子之道  
不足致富強不足爲民保財產性命獨西人擅富強能爲民保  
財產性命是西人又勝孔子矣孔子如是豈況韓子孔子曰足  
食足兵民信之矣孔子之所謂富強也又曰齊一變至於魯魯  
一變至於道春秋莫富強於齊而夫子云爾豈謂國不當富不  
當強哉毋亦以富強必探其本必進其治斷非法自然棄君臣  
專事賈胡之事變爲民主之國而後乃與道大適也且夫民主  
之云固闢韓者所以明自然之本旨爲其能同心耳能并力耳  
然古之善爲國者曷嘗不以同心并力爲務聿求元聖與之戮  
力而商王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而周興商周非民主也即今日

我之大挫於倭惟是伊藤陸奧爲之左右而其國人從之亦並  
非民主也今以挫於倭之忿恨有慕於歐洲之富強直欲去人  
倫無君子下而等於民主之國亦已誤矣而咎千載以前之韓  
子原道而不知原民主之道求疵索瘢以闢之曩有爲僨事者  
解脫造爲宋儒貽禍中國說專以不主和議爲之罪是則以今  
日之付託非人師不武臣不力至於一切壞爛不可收拾無識  
者既以罪宋而有議者又以咎唐恐推而上之舉凡先王先聖  
所以爲治爲道者皆將不免貽誤我朝之責備可奈何世之  
愚惡大儒逆斥不通孔子拘夫豈無故而荀卿疾之程子曰凡  
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若闢韓之言豈直  
厭與惑而已殆將俾知德者憂而無德者幸苟至無德者幸則  
天下之亂可知已矣大報嘗著尊君權篇其義明其說詳可與

翼教叢編三

天

前冊參民權之論相調劑以適於中今忽復博採兼收異軍特  
起雖報館之例有聞必錄誤則從而更正之竊以於眾事猶可  
抑亦他報館不問義理但聘快筆者所優爲恐非諸君子創時  
務報之深心所宜然也昨讀譯東華雜誌漢學再興論爲之躊  
躇四顧默愧之滋畏之以彼人士猶能言修身齊家設立教育  
之當取法猶知尊論語爲純然道義之書並推存亡消息之理  
謂國學勃興將歷例西學我方靡焉欲步其後塵彼乃皇然而  
思返古道我方貶聖賢以遵西洋之善治彼且稽經史而建東  
洋之政策兩冊麟次之間自立也若彼自屈也若此比而觀之  
其何以解焉然則吾時務報上而規誨下而傳語達諸朝野播  
之列邦誠有談非容易者諸君子綜才學識之三長鑑今於古  
策中以西蒙每奉一編輒欣戚交心歌泣不知其由意者謹言



日出既痛砭沈痼猛覺羣迷其必寫畏天命憫人窮之苦衷昭揭蕩平正直之王道於溥海內外使凡業臻富強之國幡然知仁義之爲福而當務爭攘之爲禍而當戒有以淡其欲念戢其雄心則豈惟中夏安四裔亦且俱安載書之盟請要於季路弭兵之會成言於向戌此則諸君子主持壇坫之盛美足以尊國勢而保黎民由是以大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乃爲不得已之實事其或不然第懲庸論忌諱虛情而矯枉過正務錄一切蔑古拂經干紀狂誕之說無益於已亂而有餘於召讐誠未見其可也隸也愚昧妄援彈駁之條私爲芻蕘之獻伏乞鑒宥而賜裁擇焉

葉煥彬吏部明教

泰西之教魏源海國圖志考之未詳又不見其舊約書亦爲未備近人宋育仁采風記合舊約新約二書闢之可謂有功名教矣但其所載舊約書與余所見者又別一譯本蓋中西文字既異教旨又屢有變更或一書而譯者不同是未可定至尊奉十字則新舊固無異詞而其說之兩歧亦始終不能合轍子當反復推求而知其教之不能自立也夫中土教之最古者爲巫迨黃帝正名百物進草昧而文明於是堯舜繼之以無爲爲治道教始萌芽于此矣老子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道家宗之故後世稱道教者必曰黃老老氏之學一變而爲儒再變而爲法其入夷狄而爲浮屠也又變而爲釋釋教盛於身毒卽今之印度也今西域海西諸教若回回若天方若天主若耶穌又本釋

東西文明之國而其精意所構則有以輝光而日新倫理爲中西所同血氣尊親施及蠻貊好生惡殺人心之本然孔子志在春秋以救一世之亂逆行在孝經以立萬世之紀綱復有論語一書綜百王之大法傳其教者如曾子如子夏如孟子皆身通六藝之學心究萬變之情凡人心所欲言者莫不於數千百年以前言之殆彼蒼默知有今日之時局而先以戰國造其端人之持異教也愈堅則人之護聖教也愈力西人之言曰爭自存理固然也泰西之教之盛無如天主耶穌其教蔓延于五州又浸淫及於亞州之內先識之士謂孔子之教將寢息百年而再興再興之日則諸教皆爲所混一余則以爲不然夫觀孔教之廢興當觀乎人心之利害彼教之消長名義之虛實推行之難易而後百年內外之局得於今日斷之今五州民戶中國號有

翼教叢編三

四百兆眾矣此四百兆者男女老幼人人意中有一孔子雖有刀兵水旱之劫以去其三百兆之眾而所遺之百兆非以無形之孔教治之則篡弒相尋天下且成爲虛器何有于君主民主君民共主也者況今日西教之中有所謂卜斯迭尼教者其人多世家貴胄以忠孝節義爲宗以尙儉弭殺爲戒又有剖而司登教者倡君爲民首之說以糾平等之非天主耶穌之教西國未之從者十之二三自卜斯迭尼教興而人心靡然向風實爲通孔教之漸剖而司登教雖未盛行而言之成理至今亦與諸教會並立至其國之言格致學者又往往與兩教相牴牾此實彼教之隱憂而孔氏之先路矣此利害之說也天主立教本於摩西摩西十誡尙不悖于大道天主離其宗而益之以虛幻舊約書中所載無稽之言不一而足其傳于中土最早者如天學

初函中之西學凡天主實義七克喻人十篇等書皆經中人潤色而其旨總不逾于釋氏西學凡及南懷仁坤輿圖說後皆附景教碑是彼族亦自知其學之所自來亟思藉以自重今乃詆釋氏爲偶像母亦數典而忘祖耶考景教碑文一則曰三一妙身一則曰匠成万物一則曰判十字以定四方一則曰印持十字一則曰七時禮讚一則曰七日追薦一則曰不畜賊獲一則曰不聚貨財皆確爲天主教之宗旨其碑額刻十字以雲繞之又教士有出家不娶之例亦沙門之遺及耶穌之徒變其說以爲耶穌釘死於十字架死而復生此欲神怪其詞以新一時之耳目愈久而愈失其宗竟不知十字爲何義馬可福音言耶穌架以行此即十字軍之釋起而又云耶穌釘死于此可謂請公入舊矣余見彼教所佩之楨圓銅牌最初者圖聖若瑟像若瑟即約瑟之轉音是爲彼族遷埃及

翼教叢編三

之祖其父雅各則受神傳言者也又有圖瑪利亞母手抱耶穌太子母子各持念珠珠下綴十字架者又有面圖耶穌受洗背圖三矢交格者又有面圖耶穌背圖十字架者若今之地球架者至今日兵士所佩則一銅十字架上圖耶穌被釘之狀飲水而不知源變本而又加厲則其教之鄙陋在西土亦明知其非而思所以易一頓撲不破之義以固其說宋育仁謂其舊書文多俚野不欲異教人見之亦未必盡然特以新教盛則舊教衰故舊約亦因之而廢耳此消長之說也溯其初十字之義亦如中文之一畫開天已耳一者數之始十者數之終說文解字曰十數之具也一爲東西一爲南北則中央四方備矣造字之聖人豈預爲彼教說法哉蓋地之全體古人亦已前知地球之交線即十字之理大戴禮易本命所謂凡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是

也神農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兌艮消息八卦之位居四方消息所以立體則中央也黃帝之臣大撓造甲子先造十幹甲乙位東方丙丁位南方庚辛位西方壬癸位北方戊己位中宮孔子之說土也曰推十合一元命苞之釋土也曰立十加一中國立教造字之先無不因四方中央起義亦無不準十字起義牟子理惑論云老子手握十文足踏二五釋氏襲其文以爲寶相大寶積經言佛身有卍字文慧琳一切經音義云梵云室哩未瑳二合唐云吉祥相也有云萬字者謬說也華嚴經花藏世界品之一慧琳音義泐下云梵書萬字卍下云室利鞞瑟此云吉祥海雲夫所謂室利鞞瑟卽前經之室哩未瑳梵之本音也所謂吉祥海雲唐之譯義也景教碑額之十字旁繞五雲卽卍字之變體以中文畫之則成十矣西教稱釋氏之單文釋氏

異教叢編三

三

又稱中土之單文乃彼於其義則日變日非徒託于鬼神以行其術而中國則自立教之君造字之臣未嘗斷斷于一字之義儒柔其民此虛實之說也自來中國之士攻彼教者失之誣尊彼教者失之媚故謂西人無倫理者淺儒也謂西教勝孔教者穆種也果其有倫理則必有孔教觀于中人不讀孔氏之書而知有孔子視彼以鬼神役其民者功效又何如耶凡天下之教不立於中正則不能久且大道教至今微矣三寶乃其至精之言施之今日真同芻狗彼其教能治民簡之世不能治民繁之世能治民愚之世不能治民智之世其實用在禮儒家得之所以宰六合而有餘其流弊在柔釋氏得之所以衛一教而不足西人自言一切政教源於印度而反柔爲剛遂能雄視宇宙然以最尊之十字立教而前後屢變其詞以最強之兵力行教而

不能倚西國以盡從其教孔教行之三千年未嘗以兵力從事此難易之說也知斯四者則孔不必悲教不必保忠信篤敬可以達於殊方魑魅罔兩可以消於白晝漢制雖改而不改民權不伸而得伸由亂世而昇平而太平託於悲憫者亦可以思喙矣

異教叢編三

三

輜軒今語評序

真教義編四

學使宛平徐先生壬辰分校禮闈余出其門下其時先生服膺陳東塾之學曾以手書相告欲余遠師亭林近法蘭甫余復書略言亭林命世大儒當時漢宋之幟未張故其著書無漢無宋一以實事求是為主師之固所願也蘭甫人品亦篤實可風而其講學調和漢宋在門戶紛爭之後所謂舍田芸田不可法也考據無如漢人之精義理無如宋儒之專學者當求自後四五吾學之通不當求古人之合此為人為己之界也

年中未嘗以一書相問難丙申再遊京師見先生于寓宅時先生悲憫時事頗張康有為之說余不謂然丁酉南旋先生拜督學湖南之命時康之弟子梁孝廉啟超來主時務學堂以六經併入西學先生和之手願條誠分論各學又有輜軒今語一書即條誠而引申之與康梁若相左右嗟乎外患日迫學術日滯真教義編四

復有公羊改制之說煽惑人心處士橫議之風不圖復見于今日此則有心人所為長太息也余于先生既受場屋一日之知謬蒙湖湘偉人之譽不敢聽惡言之入有負師門略綴評詞以明益各之義昔孔子問禮于老聃而不傳老氏之學余于先生殆同此志矣光緒戊戌仲春長沙葉德輝序

南皮尚書前著有輜軒語分類發明啟悟學子其勤至矣輒仿其例撰為輜軒今語先出學語一種以告湘人蓋學派不明則起點已誤不可瘳也或曰今語之論學與前語之學語合而權之毋乃例同而意別乎應之曰南皮之學主乎通今者也道與時為變通尤南皮常持之論也然則今語之作時為之也風會之轉如機軸之運行而心志之契猶鍼芥之翕合邇者明奉詔旨宏開特科歲舉之年兼以算學藝學時務另試朝廷變法求才之意無非欲多士急究當務挽濟時艱湘中不乏殊尤其有讀是編而幡然興起者乎歧子望之已

光緒 年 月 日督學使者宛平徐仁鑄

輜軒今語學語

一經學

真教義編四

經學當求微言大義勿為考據訓詁所困

近世治經者莫不宗漢學然漢學亦有二種西漢之學主微言大義東漢之學主名物訓詁西漢儒者禹貢行水春秋折獄詩當諫書凡一切經濟莫不出于經義故董江都賈長沙劉子政皆以經師而為一代治術所宗此通經致用之極效也名物訓詁亦經學中之一派讀古書者所必當有事也惟本朝儒者以為舍此之外別無經學則大不可數百年來通人碩儒咸疲心力于此閒班孟堅所謂解一字之義至千二三萬言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誠所不免至于今日外患日迫學者漸知考據之無用從而棄之而經學亦因之陵夷衰微矣其蔽皆坐以為考據之外無經學因考據之無用而並疑經學之無用蓋微言大義之

學之中絕也久矣故今日必將西漢以前之經學發揮光大之則六經之傳孔子之教庶可以不墜也

**評曰**微言大義後世義理之學之所本也名物訓詁後世

考據之學之所本也二者不可偏廢蓋不通名物訓詁無

由得其微言大義 國朝諸儒屢言識字以通經通經以

致用見于書序文集者不一而足 欽定四庫全書是

子部儒家類已詳著此

旨何嘗以爲此外別無經學惟江藩漢學師承記堅持門

戶之見至今貽人口實然此等偏懷之論蓋疾當時空疏

而居大位者有爲而言桐城方植之作漢學商兌攻之二

書具在人亦無有爲左右袒者蓋是非之公人人得而有

者也若謂西漢經濟莫不出於經術東漢亦何獨不然外

患日迫凡空談學術經濟者同歸于無用未見微言大義

之致用即能勝于考據訓詁特微言大義可以比傳近事

故藉此以行其私此則西漢諸儒聞而痛哭流涕者矣

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謂其徇口說而背傳記要之傳記

口說二者缺一不可傳記之起本大易之十翼聖人自定

之經而自傳之其次則喪服傳出于子夏公羊穀梁二傳

或以爲並出于夏而皆口說相承二戴記漢世所傳而孔

門遺說十居八九然則傳記口說初未嘗歧而爲二也後

儒論漢人所著經說分爲內傳外傳兩體而西漢書若尚

書大傳韓詩外傳春秋繁露皆外傳體也蓋經學本以通

其微言大義達於政事爲主不必沾沾于章句訓詁聞此

西漢經術所以爲美也若詩之毛傳書之孔傳迺內傳體

舊題西京之書然孔傳之偽閻百詩惠定宇已有定論毛

傳之偽近儒魏默深等亦已疏通證明蓋西京實無此學

派也

**評曰**劉歆欲立古學故隱以循口說諷公羊此各尊所聞

不足爲異平心論之口說傳記皆所以傳經口說託之傳

聞失多而得少傳記託之載筆得多而失少況今日羣經

如日再中何假口說今語之意蓋主康有爲之野說而以

康之弟子之稱南海先生曰者爲口說之遺不知口說盛

行邪說將遍天下而又無傳記以載之使一時是非之迹

後人不得而知稍知治學之人未有不知其言之失實者

惟考試爲利祿之途頗足以震盪風會故揭其用心如此

以待來者辨焉毛傳之偽自魏默深發之攷毛公或云周

秦之閒或云河閒獻王博士之小毛公劉歆之世已無實

錄按班書儒林傳不言毛公得何人之傳藝文志云自謂

詳蓋本鄭氏詩譜六藝論陸璣疏鄭陸在劉班以後未

必能詳其傳惟以爲出自河閒府中則眾說皆同也故

其移太常博士書欲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尙書

文意趨注書禮左傳意謂三經既立則毛詩亦因緣而立

其所以不敢昌言者以其時今文之學盛行毛傳出自河

閒獻王府中絕無師傳可攷耳然謂之無師可也謂之爲

僞不可也其書正出於西京何得於西京無此學派且三

家既亡毛傳又僞試問今日應讀何詩若云理三家遺說

以復今文除韓詩略存章句外齊魯已難於區別得失與

夫門戶傳授之出入此必不可行之事也何況毛傳即僞

經固不僞因毛廢孔因傳廢經魏默深晚年病風魔以死

其亦與戎之報與吾願海內學人引為痛戒欽定四庫全書提要春秋

秋繁露雖本春秋以立論而無闡經義者多實尚書大傳詩外傳之類今語本此

經學當以通今為主義

近儒之言經學者動曰經學所以考古此最謬之論也夫古既已往矣考之何益若治經而僅考古則誠如莊生所言六經皆先王陳迹耳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以為太史公曰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為臣者不可不知春秋苟將六經大義按條摘出而證之以今日之政事雖其中有因時變遷不盡可行于今日者然其所言公理為出治之本及條目之可施行者尚十居七八也經學果無用乎哉

**評曰**以考古為謬何以知有西京微言大義之學又何以

實教叢編四

五

知有東京考據訓詁之學此豈不考而得知者耶孔子曰信而好古又曰好古敏求何嘗以其既往為無益耶吾師孔子吾不知有莊子

經學當先通春秋公羊傳

孟子每敘道統述及孔子即言春秋若以為孔子生平最大事業無有過此者太史公董江都漢之大儒其稱道孔子亦必舉春秋何也春秋者孔子經世之書也莊子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孔子有用天下之心有救天下之具特道既不行無從措施以表著於當世乃舉其素所蘊積者一著之于春秋此如黃梨洲之明夷待訪錄馮林一之校邠廬抗議聖凡雖殊而用心則一故孟子以為天子之事以其所言皆將為後王法也亦如西人之果魯西亞士虎哥等以匹夫

而創為公法學萬國遵之蓋春秋一書實孔子所定之萬世公法也特當時有所褒譏貶損不能不避時難故因行事以加王心見史記太史公自序傳口說以告來者故公羊氏所傳大義最為博深切明西人政治家必事事推原於公理公法之學以為行政之本今春秋者乃公理公法之折衷也學者必先通春秋則可語之致用矣新會梁君

公法學一書最可讀

**評曰**春秋素王之說此七十子之徒推崇孔子之學非孔子自居於王也漢世三傳爭立學官弟子各張其師說惟公羊家用心至巧其牽合圖讖以為春秋因漢制而作既足以結人主之心而箝古學之口又其書短而易習義淺而易推弟子徒眾布在朝列其時父以是詔其子師以是

實教叢編四

六

傳其弟亦如今日時文之士雖有命世大賢其力不足以抵拒此其所以盛行于兩漢也至于左傳文煩義重立學又遲其學徒亦知依附時君已落公羊之後此其學有巧拙效有遲速苟非有志之士未有舍短幅之公羊而習長編之左傳者也今世公羊之徒必欲斥左傳為偽不思桓譚有言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而不知也可謂深於左傳者矣桓譚又云劉子政子駿兄弟子伯玉無不讀誦此亦蔽也桓譚而為此言則固康有為之徒煽惑人心欲立民主欲改時制乃託於無憑無據之公羊家言以遂其附和黨會之私智此孔子所謂言僞而辨之少正卯也舒欽旺以公孫氏當復與勸昭帝即位而以妖言惑眾伏誅此惑于改今語之旨非欲人讀公羊乃欲人制之說也可不大哀乎

讀春秋公法學耳若夫黃梨州明夷待訪錄一書其原君  
篇隱詆君權太重實開今日邪說之先聲建都篇謂金陵  
為王者都遂導洪秀全之逆志儒者立言不慎則害隨之  
矣馮林一校卻廬抗議雖其言可采者多而迂曲不通者  
亦自不少即其已行者論之如采西學製洋器諸議行之  
已三十年而法日兩次戰事何以無效是知變法而不變  
人不值外人一笑耳至萬國公法強國用之則聲氣得相  
聯絡弱國用之則朝夕為人牽制西人與中國交涉之事  
何者合于公法此彰彰在人耳目者也而況孔子之公法  
並未行于春秋學麟附翼而龍鳳矯然于雲表吾見其墮  
溷而已矣劉逢祿左傳考證云春秋非記事之書不待左  
氏而後明此言最謬當夫子之時各國史記尚  
在自不待左氏而後明及數十年後設無記事之書何以  
考其是非得失三傳皆尊聖人公穀發明作義左氏取證  
**翼教叢編四**  
本事義當並尊特私家水火貽害二千餘年此真經學之  
罪人矣學人當引為前車之鑒何乃效尤耶且劉申受之  
書所指左傳之偽並無實證不過以公羊左氏比勘得失  
而已不過以空文攻駁漢志而已兒童辨日豈足以服左  
氏之心耶如謂漢志隱護左傳何不並公羊之學而夷滅  
之而必留此勁敵與人拾擊之柄不亦太愚耶冀定庵雜  
事詩注有左傳決流一卷云據劉歆益左氏顯然有迹  
者此書今已無傳意亦竊劉氏之緒餘耳新學偽經考宗  
旨不出此數人皆治經之病狂者成都尊經學堂有周寶  
清擬代太常博士答劉歆書立言甚巧其實早為四庫  
全書提要所斥彼不知也又以毛詩左傳義同者條列之  
謂二書為一手所造無論其比說之未備也而外此如易  
如禮之與左氏合者則又何說之辨然則歆書所云古文  
舊書內外相應者皆有徵驗之言宜博士之不能置對矣

四書宜留心熟讀

莊子稱孔子有內聖外王之道外王之道在春秋內聖之  
道在論語論語為門弟子所雜記若分類求之何者為微  
言何者為雅言何者為小學何者為大學條分縷晰心得  
自多中庸自漢書藝文志即裁篇別出鄭康成謂為子思

述聖祖之德所作蓋孔子之行狀也內外之學皆備于斯  
大學一書即古者大學堂課程先後次第條理秩然其中  
多言大同之義尤為精華孟子者孔門後學之龍象傳春  
秋太平之義其所言治天下之道按諸今日時勢最為合  
宜故四書者皆羣經中之精液也朱子特尊之誠為卓識  
惟集注發明尚少今尙當以萬國之政學引伸而光大之  
**評曰**孟子以距楊墨有功以言性善傳道今日時局雖與  
戰國相近孟子究未嘗昌言毀周其見諸侯陳王道稱古  
先亦如孔子之周流列國欲行其道于天下耳然此志此  
行惟孔子出之為無弊孟子學之已不免近於游說朱子  
子磨校台縫有未盡處所謂坐懷不亂柳下惠則可魯男  
又謂孟子不甚細膩 所謂坐懷不亂柳下惠則可魯男  
子則不可也集注一書較論語尤為精密以賢人而述賢  
人之心故能千載合契今乃欲以西國政學引申光大之  
此援儒入墨之旨非朱子所樂聞也若謂藉西學以存四  
書則六朝時佛老盛行君臣上下舉國波靡而孔氏之書  
未之或廢何耶

周禮宜分別觀之

周禮一書或以為盛水不漏或以為瀆亂不驗平心論之  
真偽參半蓋其中成周舊制各國舊制十居五六而劉歆  
等臆亂附益亦十之四五大約地官一篇最為精華春官  
一篇全屬舊俗天官一篇附益君權以媚人主者最多焉  
考工記又古書之別行者也要之全書之中其與今日西  
人政事相合者不一而足言致用之學者所當知也  
**評曰**以周禮為劉歆偽撰宋儒胡五峯之言也朱子已駁

之近世萬<sup>宗方</sup>之徒揚其頹波康有爲又拾萬方之唾  
餘以爲新學僞經之證其本旨祇欲黜君權伸民力以快  
其恣睢之志以發摭其係侏不遇之悲而其言之謬妄則  
固自知之也於是借一用周禮之王莽附王莽之劉歆以  
痛詆之以王莽之君人人得而誅之耳既僞其書而其合  
於西制者復不能爲之割愛則眞僞參半之說起焉劉歆  
媚王莽已無逃於萬口之誅中人媚外人獨不畏劉王反  
昏耶

左傳宜作史讀不必作經讀

春秋一書乃孔子經世大法爲萬世公理公法之祖太史  
公所謂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蓋每條皆有大義存焉非記  
事之書也左氏者當時史家之言其所記之事偶與春秋

翼教叢編四

九

同時而實非爲春秋作傳故漢儒咸謂左氏不傳春秋蓋  
實情也後儒好事者以解經之語附益之實則離之雙美  
合之兩傷甚無謂矣讀左氏可以考見當時列國之風俗  
政治得失其可與今日相印證者亦甚多

**評曰**古無史名六經皆史也是以漢志附史公書於春秋  
家至晉荀勗中經簿乃以甲部錄經丙部錄史於是經史  
分流矣三傳各附經而行初未嘗自立經號今世公羊之  
學必欲斥左傳尊公羊以爲抑左於史而左即廢而公羊  
即申此不知經史之流別者也又篇中既言考古無益何  
以又欲讀左傳考其考風俗政治耶左氏不傳春秋乃人  
家私師之詞前入

論之  
詳矣

爾雅止須讀郝氏義疏一部說文止須讀段注一部

古人以此等事爲小學蓋童蒙而學之者也近儒窮畢生  
之精力白首而掣究之其乖於小學之義甚矣 國朝諸  
先生咸以小學爲六經之鎖鑰謂不得鎖鑰則無從啓戶  
而入堂奧也然終身持鎖鑰而不啟戶不入堂奧則長爲  
門外漢而已諸先生斷斷攷訂譬之舌人譯通今古於經  
學不爲無功然歷祀數百此學既已大明彼作室而我居  
之彼制器而我用之士生今日宜專心壹志肆力於微言  
大義經世致用之經學不必仍向此間討生活矣故略舉  
一部以示程至諸先生之爲此學者部帙紛如疊牀架屋  
數十年來學子不知大略人才日趨窳瑣深識之士當能  
知所自也

翼教叢編四

十

**評曰**郝懿行爾雅義疏乃因邵晉涵之正義而作者也段  
玉裁說文解字注誠爲有功于許書而武斷擅更之處亦  
未盡善是以書成後議者至十數家謂二書應讀可也謂  
止須讀二書不可也前緒軒語舉此二書不過示人以入  
門耳非謂以二書即足盡小學也  
數十年來學子人才固不必收效於名物訓詁亦未必得  
力於微言大義魏默深已試令矣有何政績讀龔定  
庵千祿新書序胸懷擺擲能致用乎康門  
之士每欲舉一切舊學之書大聲疾呼而廢之於是人不  
知有古書惟知有康學將來外人用事尊南海如鉅子奉  
時務爲前驅此其處心積慮視始皇坑儒愚黔首之智尤  
爲過之無怪其徒日日欲爲始皇呼冤人人欲學李斯焚  
書也學術之壞如此時事尚可言乎

二史學

史學以通知歷朝掌故沿革得失爲主不可徒觀治亂與亡



之迹

治亂興亡者已過之事莊子所謂陳迹也其所以治亂興亡者則在掌故讀史者所藉以致用也故以正史言之則讀志所得多於讀紀傳以通史言之則讀通典通志通考所得多於讀通鑑若兩漢會要唐會要五代會要漢唐事箋日知錄廿二史劄記等書皆宜先讀先知歷代掌故之大概然後可以有心得

**評曰**歷朝掌故沿革得失與夫治亂興衰之迹此二者皆讀史之鈐鍵此類所舉即考古之書焉得云古既往矣考之何益資治通鑑一書即史中之微言大義三通即史中之考據訓詁康門之士喜鄭漁仲之言變法而惡溫公之譏孟子黨同伐異因噎廢食世有達者當起而辨之至趙

異教叢編四

十一

雲松之廿二史劄記與王西泚之十七史商榷事本一轍乃於趙書則曰宜先讀於王書則曰宜屏絕強分門戶尤所未喻

史學以官制學派二端為最要

官制為一朝政治之所出學派為一朝人才之所出二者皆治亂興衰之大原也中國二千年政治學術大率互相因襲未嘗衡以公理而思所以變通之道故其沿革靡得而多言焉然規國者固不得不於是也歷古史家皆以地理為一大端然古地理之沿革考之無裨於用兵惟阨塞似屬要圖然輪船鐵路既通火器日精行兵之道悉與古異地理之學須以新法講求不能如向者史家之云云也

**評曰**地理之書以新出者為優此言是也官制學派史學

中亦不僅此二端至謂中國二千年政治學術大率互相

因襲未嘗衡以公理而思所以變通之道此言非是官制省併載在史籍無待縷述矣若夫治術學術無迹可循西漢尚黃老兩漢尚經術蜀漢尚申韓魏晉以後至於六朝尚佛老唐尚詞賦宋迄元明尚理學君相持之為治術儒生習之為學術歷觀治亂得失之故大抵崇儒則治用夷則亂近王則治襲霸則亂康門之士必欲如趙武靈王之服胡服梁武帝之行佛法而始謂之變法耶抑恨漢唐以來之君不見彼法入中國耶一意欲變中而西假一事以發明之孟子曰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又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談時務者服膺孟子眾口同聲何不請事斯語

異教叢編四

十一

史學以民間風俗為要義

自後世史家競講史裁務刪節其文以為謹嚴記載稍碎細者則以為繁蕪矣此一蔽也晚近以來全憑碑傳連篇累牘悉屬諛詞此又一蔽也要之史者欲使後世知一朝所以立國之道而已西人之史皆記國政及民間事故讀者可考其世焉中國正史僅記一姓所以經營天下保守疆土之術及其臣僕翼戴褒榮之陳述而民間之事悉置不記載然則不過十七姓家譜耳安得謂之史哉故觀君史民史之異而立國之公私判焉矣今日欲考察朝民俗求之於正史反不可得而別史雜史之類時復記載之亦學者所當厝意也

**評曰**史學之弊前人已論及之此言是也惟欲仿西法立

民史則又不然劉知幾有云州閭細事委巷瑣談聚而編之目爲鬼神傳錄其事非要其言不經此王隱何法盛之書所以不傳於今日也且歷代正史亦何嘗不紀民間風俗之事史公傳游俠貨殖漢書亦傳貨殖范曄書傳逸民方伎晉書傳隱逸魏書志釋老其人不登於朝籍其事不載於國史謂非民間風俗之事乎若謂工商之政則楚時之變當以何人任之中國官不護商西人有君主有民主君商不利國積世如斯實難補救

史記乃一家之言不可徒作史讀

翼教叢編四

三

戰國秦漢之間諸子百家紛起著書皆有心得各有體例太史公之爲史記也其自序竊比春秋謂通天人之際究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蓋實著書家之創例也其書所言三代之迹粲然可觀欲通古今之治法者舍此末由特尊孔子尤爲絕識其列傳備若當時所有學派如貨殖傳爲商學家游俠傳爲墨學家扁鵲倉公傳爲醫學家司馬穰苴傳爲兵學家之類皆有深意存焉後世斷代爲史而效其體例不周不備殊非史公之意矣讀史者以太史公正班范以下可也

後漢書宜先讀

後漢風俗最美名節最盛范蔚宗表章發揚亦有特識全書文章淵懿禮茂在不古不今之間學文者當讀之

史公以後以鄭夾深爲史才之最

中國學者之大蔽在不用己之心思耳目而惟聽命於古人之心思耳目故每作一事著一書皆因仍蹈襲莫敢自出新法以變古人之舊者此二千年治少亂多之所由而史官又蔽之最深者也鄭漁仲生乎千歲以後奮然欲變新法其通志二十略多發古人所未發言人所未敢言學者讀之可以發揚志氣增長智慧不徒爲史學之益而已

翼教叢編四

十四

宋有兩人心術不可問鄭夾深著書之王安石也王安石用事之鄭夾深也天生斯人以亂古今之學術以速天水之覆敗乃謂其書可以發揚志氣增長智慧吾未之聞也康門之士蓄意亂法故合於亂法之旨則曰其書有用不合於亂法之旨則曰其書可燒是非顛倒黑白淆亂悲乎

九通當擇讀

欲求歷代掌故沿革得失則九通其菁萃矣然卷帖浩繁寒士之家多不易備即備矣而望洋興歎鮮不卻顧不知讀九通固非甚難也通典之精華大半爲文獻通考所采入則讀通考不讀通典可也通志之紀傳與正史出入可無讀其學術心得皆在二十略讀略足矣通考門目雖有

二十而其切要當急讀者不過田賦職役征權國用學校

選舉職官兵刑各門耳其餘或古者甚要而今日可緩如

建郊社王禮宗廟象禘之類 或他書詳備可以別求如輿地經籍四裔之類 然則

所應讀者不過三分之一而已以例各通亦當爾爾況前

三通爲杜鄭馬各出心得各定體例自著之書故三家不

妨並存若續三通 皇朝三通同屬一時延臣奉 敕之

作重規疊矩舉一即可反三此其可省讀者又不過過半

而已然則九通望若繁博究其實則必當讀者不過百餘

卷欲講掌故學者與正史各志參讀之知其因革損益之

得失然後據以讀東西各國之史擇善而從則可以言經

世矣

**評曰**無書不宜擇讀何止九通大旨欲人擇其合彼者讀

之耳

近儒史學考訂之書悉宜屏絕

國朝儒者持其考訂之學欲以代聖統遂令天下學人心

目中以爲除考訂外無經學其禍後學已不淺矣梁玉繩

王鳴盛輩又挾此以言史學雜引筆記旁搜金石訂年月

之訛誤校人名之參錯此等雕蟲小技壯夫不爲用功雖

勤可以束閣

**評曰**康門之士欲屏絕王鳴盛梁玉繩之書令人不讀惡

人讀書耳博學耳且惡人讀此書而及他書讀他書而遂

明理耳吾試舉一事以問曰己亥渡河訛爲三豕應校不

應校如云不校則三豕渡河豈復成爲文理耶又試舉一

事以問曰後漢書鄭康成傳戒子益恩書云吾家舊貧爲

父母羣弟所容元大明監本以下均作不爲父母羣弟所

容此事關繫鄭君一家風俗一人人品應校不應校如云

不校豈不厚誣古人耶梁玉繩史學有古今人表攷一書

案班自序云昭善顯惡勸戒後人此史官之責也其書有

古無今師古以爲未畢張晏譏其差違紛錯然自書籍以

來由卷子而槩刻展轉沿訛已失班氏之舊錢竹汀王西

泚讀而校之至梁而集其大成可謂有功史學矣如云不

校則班氏勸戒之旨將不復明願乃目爲雕蟲小技耶

三諸子學

諸子之學可與六經相輔而行

中庸述聖祖之德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

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孔子之教如周室諸子之學如

齊秦晉楚魯衛雖或始終恭順或小有僭竊要之必合而

觀之然後聖人之全體大用乃見當其盛也孟子以距之

者尊聖人及至今日百學皆陵夷衰微矣漢志所謂禮失

而求之野彼九家者不猶愈於野乎故今之學者但當以

諸子之學尊聖人不必摭攘斥異端之舊說也

**評曰**康門之士因漢書詳載今古文學則拊擊之不遺餘

力此又以其序次九流可以牽合今日之異學則援引之

惟恐不及孟子以距之者尊聖人未聞以迎之者尊聖人

諸子之中有著書者有不著書者其所著書有今存者有今

佚者

讀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可以盡見諸子所著之書其今無

傳本者即佚也有玉函山房輯佚書略搜一二亦有其學

派類見于他書而其人實未嘗著書者即如孟子力闢楊朱而未聞楊朱有著書其言僅見于列子之類是也

**論曰**周秦諸子之書大抵皆門弟子所記即論語孟子亦然其傳之與否惟視其學如何耳楊朱之言載在列子當時楊氏之徒固有記述特爲孟子所闕又不如墨子之兼愛取悅于人是以其學不行其流遂絕耳西國諸教所謂彼亦一是非安能奪我中國楊墨所不能侵釋老所不能蝕之孔教哉

諸子之中可分爲兩種一儒家一非儒家然其學皆出于孔子

漢書藝文志以儒家與九流並列頗爲失當儒者孔子所立之教也儒家皆七十子後學也其餘諸子皆自立一教

翼教叢編四

七

者也顧其持論雖殊然實則皆出于孔子漢志所謂九家者皆六經支流餘裔也諸子皆在孔子後汪容甫述學章實齋文史通義略能言之要之當時列國並峙民智大開諸子見孔子創法立教以示萬世因亦各出其所心得思以易天下如印度之九十六外道希臘之七賢皆一時豪傑也今中國之書流傳于後者六經以外惟諸子最爲精深博大能讀諸子者較讀史所得尤多也

**論曰**論語汝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集解馬融曰君子爲儒將以明其道小人爲儒則矜名也據此則儒教非自孔子立矣班志儒家者流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于道爲最高此即明道之儒也又云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眾取寵後進循

之此即矜名之儒也今日康門之士毋亦班氏所先見而

匿笑者乎夫班志以論語中庸比于六藝其推崇孔氏可謂至矣何者失當韓非顯學篇云自孔子之死也儒分爲八有子張氏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子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今存者三子思孟子孫氏子張氏顏氏漆雕氏附見於

論語韓非顯學篇又云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與孟子離氏之學北宮對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相合勒殆傳漆雕漆雕氏之學劉向說苑權謀篇有漆雕馬人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惡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得見得無數卜乎馬人蓋漆雕之族漢書藝文志儒家有漆雕子十二篇云孔子弟子漆雕子使之後是漆雕氏之學其家傳者亦自不少論語言樂正氏附見于孟子自非孔子大聖立言垂教皆不能無病此所

以尊孔氏之學如經而抑八儒之儒爲九流也不列九流

翼教叢編四

六

更列何部至諸子之學亦不盡在孔子以後道家源于黃老墨家始于尹佚班氏明言其出明述其流康門之士又

不信班書而老氏之書固在也尹佚之說猶存也此其人尙不悖于大道而已若存若亡如此而謂孔子之教必附合印度之九十六外道希臘之七賢始得流傳于千古豈不謬哉豈不謬哉

宜先讀子學流派各書以知其大概  
莊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韓非子顯學篇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論六家要旨漢書藝文志中諸子略皆言周秦學派之書參而觀之可得其概史記之孟子荀卿列傳儒林列傳游俠列傳老子韓非列傳司馬穰苴列傳扁鵲倉公列傳貨殖列傳日者列傳龜策列傳等皆可作諸子學

案讀也

**論曰**此讀書之士所宜知也窮諸子之得失而後知孔子之所以不亡者非藉百氏之羽翼

讀諸子可分先後

可先讀管子荀子莊子墨子列子次讀老子韓非子商君書文子公孫龍子鬼谷子次讀呂氏春秋新語淮南子法言新序說苑鹽鐵論潛夫論申鑒論衡等

**論曰**諸子之學開有可以治國者大抵維新之主偏隅割據之世耳其言既有可采其書因亦不亡讀之何先何後

鬼谷子心術險詐毒于戰國策荀子功在傳經亞于孟子荀子性惡非十二子最為後儒所議嚴鐵橋謂性有善有惡主善者居上術主惡者處下流其論最通至非十二子韓詩外傳引祇十子無子思孟子或疑其門人李斯之徒所附益是也

異教叢編四

九

漢以後無子書

周秦諸子皆自立一教與孔子隱若敵國而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自秦始皇焚百家之言漢武帝表章六藝罷黜百家之後于是九流之學頓絕自此以往皆定于一尊矣雖有著述之家不過羽翼經傳言有淺深要歸一致其與周秦諸子情實迥然不同故漢以後無所謂子書後世目錄家強為湊附歸併分晰動見失當其無謂也故漢以後即有號稱子書者皆可以不讀

**論曰**九流十家後世最盛者雜家小說而已兩漢以後儒術大昌九流亦未遠絕道家無論矣墨學行于海西歷代農桑種植之書傳者不絕法家之學如唐律洗冤錄之類至今不能出其範圍而陰陽天算愈後出者愈精然此猶

謂無子書之名也魏徵為有唐一代名臣其學術治術見

于羣書治要一書此書所采漢以後子書約十餘家多精切可誦者然此猶謂中國失傳之書也若夫宋之五子特

開道學之宗朱子全書 聖祖仁皇帝命儒臣刊布學官即今語亦謂宋學書不可不講謂漢以後號稱子書者皆

可不讀毋乃偶有未照與若謂與周秦諸子情實不同則周秦與兩漢亦各有其情實讀周秦者將不必讀漢子與

諸子之學多與西政西學相合

近人于西學一門考據頗詳西政則中國尙少講者曩者華人震驚西學以為絕技謂震旦之人所不能至固屬自棄近人有牽合比附謂西人之學悉出中土者亦涉自大之習致為無謂要之陸子靜所謂四海各有聖人出焉此

異教叢編四

十

心同也此理同也此所以東西雖遠絕而政學之暗符者不一而足也西人藝學原本希臘政學原出羅馬惟能繼續而發明之遂成富強我中土則以六經諸子之學而數千年暗昧不彰遂以積弱學者不可不自奮也

**論曰**太史公曰疇人子弟分散或在夷狄漢書大秦諸國

即今之泰西雖四方各有聖人安知中學不傳于彼族中國六經之學暗昧不彰者正諸子異學蝕之也然歷世儒者表章而發明之正如日月之蝕蝕而即明孔子春秋之

旨曰內中國而外夷狄日學春秋日學孔子云何不知如云夷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未聞中國而進于夷則夷之也積弱自強皆人為之英自維多利亞繼統而始強大德自畢士馬克入相而致太平識時務者其亦知所宗主哉

四宋學

宋學為立身根本不可不講

學者苟志趣不立行誼不端雖讀書萬卷只益其為小人之具而已故嚮學伊始即宜多讀宋賢義理之書以養其身心

**評**宋儒之學亦有數派而以朱子為宗朱子之教則在小學小學之要則在誠敬而大旨歸于辨義利今日康門之士既偽六經矣又詆君父矣且并拜跪之禮亦欲廢之以法西人矣誠耶敬耶口誦科舉而又工于干祿之文義耶利耶真所謂讀書萬卷益其為小人之具而已吾不知其志趣如何行誼如何以此誣宋儒附宋儒宋儒其敬謝不敏乎

真教叢編四

宋學書宜先讀學案

黃梨洲先生撰明儒學案宋元學案其宋元學案未成全謝山續補之蒼

萃三朝學術宗派萬流俱備開卷粲然學者因其性之所近擇善而從即可以有下手處矣大約宋元學案中可先讀百源濂溪橫渠明道伊川上蔡東萊晦翁南軒象山艮齋止齋龍川水心各篇明儒學案中可先讀白沙姚江泰州江右王門浙中王門東林各學案

**評**宋學有精有粗有虛有實大氏洛學之傳精永嘉之派粗朱子之學實陸子之教虛精者近道粗者近俠實者入理虛者入禪上蔡慈湖其末流純歸于釋白沙姚江皆其頽波也泰州江右又姚江之頽波也永嘉一派如良齋止齋水心喜談事功龍川則流于俠矣康門之士大旨主

事功于宋學本無心得不過知其學之平實不敢以其嫉考据之心肆口謾罵耳而其意則將揚白沙之餘焰以倡粵學之傳此其用心也公論在人吾無以辨

朱子書宜讀語類

朱子博大精深百學俱達後儒編輯朱子文集大全者各任其所長以律朱子於是朱子之學不見語類為門人雜記不名一類最為可觀宜先讀總論為學之方論力行論讀書論知訓門人自述論治道論本朝各卷

**評**朱子之功在昌明正學攘斥佛老非其人讀之有愧也

諸儒文集宜擇讀 附論 國朝諸儒

正誼堂全書所收甚富然不無門戶之見橫渠最能窮理

真教叢編四

正蒙等篇多與西人格致之理相合永嘉一派專言治功

亦周今日之用其餘諸大家專集如周程朱張呂陸王之類皆不可不讀本朝專門理學家之書宜間讀船山為一代大儒閱深博大幾合橫渠晦翁之長湖湘後學尤當服膺船山遺書當擇讀顧亭林黃梨洲為漢宋學樞紐梨洲見地尤卓絕日知錄明夷待訪錄皆宜讀後此則章實齋魏默深龔定庵皆有新論讀之可開拓智慧

**評**國朝諸儒如張清恪陸清獻皆主朱子而斥陸王誠以朱子之書高明沈潛讀之皆無流弊象山之學則止宜于高明朱子謂陸子門人其進銳其退速病根正坐在此至橫渠正蒙合于西人格致彼教中書恆有此論吾鄉曹灼山亦云橫渠西銘出于耶穌此則諷宋學者思有以誣

之也凡雜家之學或偶得其道之偏端如西漢之黃老蜀漢之申韓本與儒術相倚伏而禪悟亦與理學相通此正吾學之大非彼教之精也章實齋文史通議持論與鄭樵同而用心則異是以其書可存魏默深持論驕橫尙知扶翼名教冀定庵又有質無理其人品尤不足道觀其自注詩詞踪跡謫祕靡得而論矣

右舉各條論讀書爲學之法卽前所發條誠中所云刪繁就簡獨粗治精之旨也至特科論旨已恭采於湘學報端該士子恭讀之餘尤應倍加奮勉又恐偏僻鄉鎮不及周知使者當卽會商撫部院敬錄一通分札各府廳州縣廣爲繕布以期鼓舞士氣溯舊俗而迪新知新會梁氏著有幼學通議一編切實曉暢寔爲蒙養之要該士子等各有子弟能以是書施教獲益卽

翼教叢編四

在無形梁書當於湘學報分期彙出該士子等務宜仰體使者諄諄勸導不憚再三之苦衷銳意研求日新月盛蔚爲人才之藪則使者雖勞形筆牘挽舌兼疲固忻然有餘幸已又記

○蒙以養正聖功也中國小學之書如禮記之內則管子之弟子職朱子之小學皆雜誦在人不必謀野而獲也

正界篇序

正界篇者吾同年友葉煥彬吏部正梁啟超春秋界說孟子界說而作也梁之著書往往以異氏之說詞汨沒我先聖之微言大義君獨辭而闢之論者以爲功不在孟子下昔吾家子魚公著書詰墨仲和公與鄰房生交訟上書不屈方之今日吾媿不肖讀君此篇又爽然自失矣君原稿并錄梁文支離鄙誕不可入木屬君削之而存其標題世有得彼書而校者是非得失較然易明又奚煩吾之贅述哉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上旬長沙孔憲教敘

梁啟超之爲教也宣尼與基督同稱則東西教宗無界中國與夷狄大同則內外彼我無界以孔子紀年黜大清之統則古今無界以自主立說平君民之權則上下無界至其爲學既斥

翼教叢編四

五

左傳而尙公羊矣又謂春秋與公法相通公羊與穀梁同義則治經無界既尊康教而僞班書矣又謂儒林傳爲百家源流藝文志爲經學梗概則讀史無界茲有所謂春秋界說孟子界說二書與其師友長興學記翰軒今語等書列爲中西門徑七種湘人見者莫不羣相駭異夫中國講求西學三四十年矣大而海軍製造小而天文格致重門洞開厥學共舉今康梁之徒乃持此以爲門徑欲率湘入而讀之欲挾學官而主之其狂悖亦已甚矣彼既有界我豈無界因作正界二篇以誥湘中子弟之惑於邪說者長沙葉德輝自敘

正界篇上

一春秋為孔子改定制以教萬世之書

正曰孔子改制乃七十子後學之說何休取之以說公羊遂為今日邪說之所本其實孔子道全德備尊以帝王之統誰曰不宜而必謂當時假魯而託王背周而改制恐不如是之僭妄麻冕因純儉而從眾謂之改制然則拜下禮也何以不改拜上之制乎今日談時務者有廢拜跪禮即自強之說大抵論語一書多為及門論治而記後人誤以論治為改制而異義蜂起至舍春秋褒貶之大義舉而助其非聖之狂談經義盲晦於斯極矣若夫船山梨州前明遺老孤懷隱志不得明言所遭之世既多不平所持之論亦不無過激此不可同日而語者也馮林一校邪廬抗議後世經濟家善述之常其去聖經不知幾萬里此更不可同日而語者

翼教叢編四

也果如界說所云則誣孔子為去國之臣作空談之祖此何理也萬國公法且不能行於泰西比而同之將來涇渭同流是非倒置此非盡滅孔氏之經不足以快其心志也吾觀今日西士之書且譏宋人性理出于釋迦矣異時十二萬年之中安知不有以春秋為龔公法者乎是可忍孰不可忍此又何理也

二春秋為明義之書非記事之書

正曰春秋所重在義而非觀其事不得明其義此三傳所以至今不廢也孔子據魯史而作春秋公羊子太史公均無異說告災則書之義自以左氏為長公羊限於外災異不書于是書宋災則曰故宋矣書成周宣謝災則曰新周矣而無解於齊之大瘡也則曰及我矣而無解於陳之火也則曰存陳矣而無解於河上之沙麓崩梁山崩也則曰為天下記異矣而無解於宋衛

陳鄭同日災也則亦曰為天下記異矣夫同日而災固天下之

異不知河上之邑何以為天下之異於是一記之曰襲邑何注

入於一記之曰壅河三日不流何休注遂為之說曰山者陽精

河者陰精云云以陰陽災異彌縫其義而無解於河徙不書也

桓譚新論云周謂定王五年河徙故道秦是年當魯宣公七年而無解於穀洛闕不書也周語

王二十二年事是年當魯宣公七年而無解於穀洛闕不書也周語

當魯襄公二十三年此固明明有告則書無告不書而公羊

家不得申其說矣而況新周故宋王魯為今文春秋三大義而

穀梁有故宋無新周同出子夏之傳不應歧異若此彼今之言

公羊者猶曰公穀同義左氏不同義何其蔽耶公羊穀梁書皆火

傳考之二

三春秋本以義為主然必託事以明義則其義愈切管

正曰事義之不能偏廢彼既知之矣胡以必斥左傳為偽乎夫

春秋為萬世定法豈孔子但欲人知其空言不欲人知其行事

問之公羊家恐無以自解也董生引孔子之言曰吾因其行事

而加乎王心焉此孟子所云春秋天子之事也又引作加吾謂

之王心非孔子之心也又曰假其位號以正人倫因其成敗以

明順逆此孟子所云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也況曰因曰

假則必據事可知今乃痛斥記事之左氏而偏主明義之公羊

其意蓋恐事義並陳不得行其康說明為尊經實則背經非春

秋之蠹哉

四孔子因避時難故僅借事以為記號而大義皆傳於口說

正曰劉班皆云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誠慨乎言之也孔子之大

義有存於七十子者論語是也漢書藝文志云論語者夫子既

語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贊亦云弟有傳於七十子後學者諸子

子名姓文字悉取諸諸弟子問



百家漢儒所稱引者是也左氏與孔子同時其傳春秋謂之傳記其人不在弟子之列則誰兼師友見深見淺不與聖人同而其事則固不可廢也口說流傳本不免傳聞之誤而況非常可怪之異義乎何休云貴文章者謂之俗儒吾則曰信口說者謂之巫咒

五既明第二至第四三條之理則可以知春秋有三書一曰未修之春秋二曰記號之春秋三曰口說之春秋

正曰未修之春秋即莊公七年傳所云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是也又桓公五年大雩傳大雩不言旱言雩則早見言早則雩不見此亦修春秋之例也以此推之則未修以前略可見矣夫口說甚多言公羊者謂宜求之周秦諸子與兩漢經師之說是固然已然孟子之言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

翼教叢編四

三

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而公羊昭公十二年傳變其文曰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詞則某有罪焉爾同一口說一則曰竊取一則曰有罪何前倨而後恭乎則口說之不可據也而況一事一序一義一詞輕重異同各持一是口說之晦如此奚足語於治經記號之說始於近人陳立故不置議

六先師所傳口說與經別行故箬竹帛之時間有遺漏錯置

正曰既知口說之無一定又明知公穀繁露及秦漢諸儒所引之義各有不同于是遁其詞曰遺漏錯置嗟乎說經而至於遺漏錯置斯亦何貴有春秋乎觀於公穀每言無聞則不如左氏目觀之為愈矣且同一今文家言而公與穀異如隱公元年不書公即位傳公羊從哀穀梁兼貶說者謂一賢讓國一大居正

可謂善于解紛而無如是非之不能定也是非無定則春秋真斷爛朝報矣況開宗弟一義口說即如此參差記憶亦如此恍惚則其他之不盡可信不待問已欲求其義胡可得乎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傳公羊以為記異謂麟非中國之獸穀梁以為其不言來不外麟於中國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恆於中國此篇終一義口說亦如此相反豈可謂之錯置乎

七春秋既借記號以明義有時據事直書恐其義不顯明故常變其辭變其實以著其義

正曰詭實易其人名詭辭隨其委曲此雖董氏一家之言頗得孔子筆削之旨然隱公三年尹氏卒公羊以為譏世卿穀梁以為為魯主左氏作君氏以為魯夫人聲子此經傳皆異者也桓公十四年夏五公羊以為無聞穀梁以為傳疑左氏無傳莊公二十四年赤歸于曹郭公公羊穀梁以為為赤者郭公名左氏亦

翼教叢編四

六

無傳此經同傳異者也由前之說則是聞見各殊由後之說要以闕疑為是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其春秋之謂乎末學之子乃欲因此尊公穀而退邱明何其隘也

八春秋之例乃借以明義義既明則例不必泥

正曰胡毋生為公羊老師何氏彙括其條例以作注例者公羊之家法也此則以為例不必泥不知作者所習果誰氏之春秋耶夫傳云者何即是引申經例內外遠近尤為例之大綱乃前此則曰事為筌蹄界說後此則曰例為筌蹄是春秋一書除其師所云公法大同外無不可目之為筌蹄矣昔也孔子厄於陳蔡今也孔子厄於康梁可不痛哉

九春秋立三世之義以明往古來今天地萬物遞變遞進之理為孔子範圍萬世之精意此下三條後有一刻本刪之豈自悔其言之失耶

正曰三世之說公羊後學之言其說已不盡可信此更襲西人創世紀之文及佛經輪迴之旨本其師說瀆亂聖經吾恐世界未進於太平中華已淪於異教矣董生之言曰魯愈微而春秋之化愈廣世愈亂而春秋之文愈治使魯不微世不亂則孔子何必作春秋哉然則亂臣賊子之世是不可無作也已

十春秋既為改制之書故必託王以行天子之事

正曰孔子改制經無明文傳亦無明文也惟公羊哀公十四年傳有制春秋之義以待後聖一語夫曰制義制撥亂反正之義也曰俟後聖非改當王之制也何休之徒一誤再誤至於今日無君之禽獸接踵於天下矣

十一春秋託王於魯非以魯為王

正曰託王於魯託隱公為受命王春秋繁露之說也後來公羊

翼教叢編四

无

家愈開愈奇陵夷至於近日其禍不可勝言矣夫王謂文王傳有明證統者一統明無二王所以然者周王於文故月從周正史修於魯故託始隱公猶之後世郡縣志書年則天子之年志則一邑之志特彼為封建之世故正朔從周紀年以魯耳僻儒不明此義動以私議說春秋而春秋遂成古今一大疑讖矣知我罪我聖人其謂之何

正界篇下

一孔子之學至戰國時有二大派一曰孟子一曰荀卿

二荀卿之學在傳經孟子之學在經世荀子為孔門之文學科

孟子為孔門之政事科以上二條無正

三孟子於六經之中其所得力在春秋

正曰春秋教忠孝經教孝孔子之志之行在此二書孟子受業

子思之門人其得春秋之傳明矣然孟子闢墨氏不聞以墨氏

之兼愛合於孔氏之言仁孟子闢楊氏不聞以楊氏之為我合

於孔氏之為己今康梁之書言春秋則比之於公法矣言微言

大義則比之於婆羅門及釋氏耶蘇矣害道亂真莫此為甚以

此言界奚界之足云乎康有為春秋董氏學微言大義二卷最為亂經

四孟子於春秋之中其所傳為大同之義

翼教叢編四

三

正曰三世之義所見所聞所傳聞此公羊傳之明文也為之學者乃衍為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是聖人之作春秋聖人之作且夢也空文垂世固如此乎夫華夷之界中外之大防成十五年傳明言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矣而又曰王者欲一乎天下言自近者始也此言始內外之本末次第非混夷夏而大同之也況七等遞加由漸而進昭定以後難望太平未知孟子何以獨傳大同之義豈以其遊梁事齊合於彼之

背清頌美耶梁批時務學堂某生卷言嗟乎如康梁之所謂大將來混一地球必是美州

同則降表世家忠奸淆亂恩榮冊子廉恥道亡苟非孟子所云

亂臣賊子亦烏忍設是心哉

五仁義二字為孟子一切學問宗旨

正曰康有為偽經考謂訓詁之學偽始於劉歆而梁啟超又引

董子仁人義我之文此即訓詁之明證也豈非自背其師乎夫文字生於訓詁訓詁本於聲音此天地自然之機豈劉歆所能偽造作者於中學既不探其本原於西學亦僅襲其聲容笑兒所謂刑天舞干戚者耶抑形天無干戚也

六保民爲孟子經世宗旨

正曰民爲貴者君貴之非民自貴之也且非貴民權也

聖清

列祖

列宗以來愛民如子 國家遇有凶荒災歉水火兵燹一經疆臣入告無不立沛 恩施卽如近日庫帑支絀除釐金外無絲毫取之於民或有言利之臣條陳新法奉部准行而朝間擾民夕卽停止以視泰西各國無地不稅無人不稅無物不稅無時

翼教叢編四

至

不稅者相去豈可以道里計哉乃猶謂孟子之學久絕於中國

惟泰西庶乎近之此欲煽惑我中國之人心叛

聖清入西籍耳無怪其說春秋不重傳文之內外夷夏而惟重

注文之遠近大小若一也

七孟子言無義戰爲大同之起點

正曰禮運大道之行是謂大同然孔子明言有志未逮胡爲至孟子而起點乎孟子之世至今二千餘年矣胡爲以彼素所謳歌之美州亦僅庶乎近之乎康梁固有此似是而非之論自命爲前知之聖人其意本欲廢孔教以行其佛耶合體之康教口

惠而心距余於斯人見之矣

入孟子言井田爲大同之綱領

正曰康梁襲釋氏之說無事不平等無說不平等而尤慕西俗

之輕財而又惜其未得其道蓋九州萬國得均財之道者無如康梁矣吾聞各處有不纏足會上海又有女學會扶冊做貫有如跽篋而康有爲所立之會尤多其至新嘉坡則倡商學會以愚粵商盡其所有卷而懷之所獲甚巨又至京師而保國會起矣會例人捐二金以爲辦事之用要其所得無幾不如均田無如田不可均也故終其身思爲泰西之民矣法先王法其意世有逐臭之夫當必有所藉口

九孟子言性善爲大同之極至

正曰進種改良而後有性善之教吾不知梁啟超果誰氏之種何物之性自此等繆論出於是吾湘人士有欲棄其父母清白之身而甘合於白種者矣有并忘其世受 國恩之身而以短衣斷髮之俗爲改良者矣梁啟超其禍首哉

翼教叢編四

至

十孟子言堯舜言文王爲大同之名號

正曰堯舜禪讓聖人天下爲公之郅治也泰西民主大秦簡賢而立之舊俗也一則權操自上一則權操自下豈得併爲一談且作者既以大同當文王何以禮運又謂文武爲小康豈六經皆彼刀俎物耶

十一孟子言王霸卽大同小康之辨

此條原無說

十二距楊墨爲孟子傳教宗旨

正曰既知楊墨之當距何以所著讀西書法又盛推墨子之學當復興冀其興也則與傳教之旨相背懼其興也則不當僞六經而助之攻康梁非孔孟之徒可以所言定其讖矣

十三不動心爲孟子內學宗旨

正曰公孫丑因孟子行道而論動心此乃增入傳教一宗蓋隱

以西人傳教不畏險阻之意混入其中讀者細審之

十四孟子之言即孔子之言

正曰孟子言孔子所不言時爲之也康梁之徒以公羊孟子轉相教授將以張其大同之說耳然不僞左傳則無以信公羊不抑論語則無以進孟子詆論語自康梁始然則孔子紀年乃無天子非有孔子也

十五孟子之學至今未嘗一行於天下

正曰界說十三云漢儒氣節之學宋儒性理之學各得孟子內學之一體不知此一體者相反耶抑相合耶若云不動心之說諸之者非其至則是二千年以來惟康梁諳其至而我朝聖祖

神宗之褒封忠節闡明性理皆非其至矣三尺之法具在胡不

翼教叢編四

畏死

長興學記駁義敘

邇者宛平徐學使督學湘中以所撰輅軒今語頒發學官分給士子其中專輒毀經紕繆無根之語不一而足如以訓詁爲無用以考古爲大謬以毛詩周禮爲僞經以春秋公羊爲公法以中庸爲孔子行狀以諸子與六經並立以漢以後無子書陰排宋儒以四方各有聖人推崇異教創亘古未有之新聞翻孔子尊攘之成案一時橫舍之子相與擗舌屏息憤然不知其學之所自來余從坊肆得中西學門徑七書中有康有爲長興學記梁啟超讀西學書法等書而後知學使之書即本原於此龔謬沿訛無足怪矣夫康有爲亂民也梁啟超誠士也考據訓詁之不明乃以訓詁當破碎之考據以微言大義統之口說不知口說只有微言斯皆逞一己之私心侮聖人之制作其爲學術人心之害何可勝言今舉學記之尤謬者分條摘駁以明是非而以讀西學書法書後一篇附於卷末俾知康梁之說不中不西學使之書非今非古庶二千年之正學不得淆亂於異端世有聞風興起者乎斯固湘人所馨香禱祝者已

大清光緒二十四年秋七月

重

重

長興學記駁義

在昔有漢學宋學之爭於今有中學西學之辨究其終始折中孔子而已孔子創制法後繙經演緯俟聖不惑在大義因時變通在微言二宗既暢條樹彌天雖七十邈矣孟荀潤色於齊楚城曰苛政圖書不淪於燒薪然東京訓詁代興經籍道息宋世老楊奪統仁愛義乖陵夷至今大患瘡迫南海先生憂之講學長興里著為學記昭示來茲愛同類以及異類推孔教以仁萬國啟超幸以燭火之明得日月之炤耀邇者講學長沙仁智茲媿懼大道之統或墜於眇躬乃敬將此書上石以饋天下焉弟子梁啟超敬誌

駁曰康梁之書所以煽動一時之耳目者其立法至簡其卒業至易其居心至巧外假大同之說內瀆名教之防而其推行之

真教叢編四

速也則以上有與援下有黨眾海內不學之士可以文其固陋不軌之徒可以行其黨會其始倡言變法以亂政其繼陰乘變法而行教粵人黃遵憲主之湘人譚嗣同和之康門邪說漸有其端緒迨徐學使導之以祿利之途其徒日繁乃相率而鳴於眾曰康學嗟乎紫色蛙聲餘分閭位假素王之名號行張角之秘謀尼山有靈豈能聽其流毒宇內哉吾終見其滅亡已矣嗚呼人惡愚文質無底雖當鑽勵粗知記誦非能知學也二三子以蹠蹠之志斐然之資蕩滌汗澤唯肯來遊嗚呼人無以告焉然嘗侍九江之末席聞大賢之餘論謹誦所聞為二三子言之三子之來遊非為學耶學者效也有所不知效人之所知有所不能效人之所能若已知已能共知共能則不必學不知不能而欲知欲能故當勉強也董子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

明勉強行道則行日起而有功也

駁曰中庸云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然則勉強為學問之一途非學問盡出於勉強矣作者之言多害道亂真行蹤尤為詭秘梁啟超效之乃以民主之說倡亂天下其幼學通議至謂一文一字皆述師訓又謂長游康門得此記孜孜從事始知天地間有所謂學問宜乎穆種流傳詠詞散布宇內如此而云日起有功也人心學術之害尚可言乎

夫性者受天命之自然至順者也不獨人有之禽獸有之草木亦有之附子性熱大黃性涼是也若名之曰人性必不遠故孔子曰性相近也

孟子性善之說有為而言荀子性惡之說有激而發之未透使告子書存當有可觀王充荀悅韓愈即發揮其說程子張子朱子分性為二有氣質有義理研辨較精仍分為二翼教叢編四

者蓋附會孟子不得強分也余別有論性篇夫相近則平等之謂理自氣質出不得強分也余別有論性篇夫相近則平等之謂故有性無學人人相等同是食味別聲被色無所謂小人無所謂大人也有性無學則人與禽獸相等同是視聽運動無人禽之別也

駁曰論語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自來注疏家及諸家之書說之累千萬言而不能盡性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數語為得孔氏真傳蓋天命為性所以相近不能率性則習而相遠顧氏炎武以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解之其義至為精瑯今日說經之書汗牛充棟誠有如古人所譏博而寡要者然未有以平等為相近以人與禽獸為無別者也

陳白中有一禽獸說略云人具七尺之軀除了此心此理便無可貴淨是一包膿血裏一塊大骨頭能食渴能飲能著衣服能行淫慾貪賤而思富貴富貴而貪權勢忿而爭憂而悲窮則盜樂則淫凡百所為一信血氣老死而後已則命之曰禽獸而已按此

說卽此記所本作者無論何夫平等之說出於四十二章佛經  
學皆從旁門入蓋其性然也西人舊約諸書乃演爲萬物平等之義作者非空桑之子何以  
俯首帖耳甘爲異氏之前驅嗟嗟附子性熱大黃性涼如作者  
之無性是草木之不若也又奚足與禽獸爲伍哉

學也者由人爲之勉強至逆者也不獨土石不能草木不能禽  
獸之靈者亦不能也鸚鵡能言舞馬能舞不能傳授擴充故無  
師友之相長無靈思之相觸故安於其愚而爲人賤弱也犀象  
至龐大人能御之虎豹鷲猛人能伏之惟其任智而知學也順  
而率性者愚逆而強學者智故學者惟人能之所以戴天履地  
而獨貴於萬物也之京師者能爲燕語入吳越者能作吳言遊  
於貴人之門者其輿服甚都矣其外有以灌輸之也終身不出  
鄉老於山居谷汲者雖饒衍樸樸可笑蔽其所見而無所學也

翼教叢編四

三

況以天地爲之居以萬物爲之與以聖人爲之師者乎

駁曰孟子言犬牛之性與人不同是人禽之異不因學不學也  
中庸言率性之謂道率性卽順性也何至於愚鄭氏注禮中庸  
勉強爲恥不若人朱注以困知勉行爲勇知恥近勇鄭朱義同  
此亦非至逆之事作者論學則強人以難居心則導人以逆乃  
獨藉講學以文其奸殆亦鸚鵡能言之類耶

同是物也人能學則貴異於萬物矣同是人也能學則異於常  
人矣同是學人也博學則勝於陋學矣同是博學通於宙合則  
勝於一方矣通於百業則勝於一隅矣通天人之故極陰陽之  
變則勝於循常蹈故拘文牽義者矣故人所以異於人者在勉  
強學問而已夫勉強爲學務在逆乎常緯順人之常有耳目身  
體則有聲色起居之慾非逆不能制也順人之常有心思識想

則有私利隘近之患非逆不能擴也人之常俗自貴相賤人之  
常境自善相高造作論說制成事業與接爲構而目惑榮而心  
洽就其爲是俗非一人也積千萬人積億兆人積京陵秭壤滿  
人於是黨類立矣其爲是俗非一時也積日月年積百十年積  
千萬年於是積習深矣欲矯然易之非至逆安能哉故其逆彌  
甚者其學愈至其遠於人愈甚故所貴勉強行道也大戴保傅  
篇曰胡越之人生而同聲嗜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也累數譯  
而不能通故孔子曰習相遠習卽學也惟其學相遠故人與禽  
獸相遠人與人相遠學人與學人相遠其相遠之道里不啻百  
十里也不啻千萬里也不啻億兆里至於無可計議無可知識  
去之遠巧歷豈能祿之哉吾黨蠢然操簡畢被章縫而爲士人

翼教叢編四

三

其得天厚矣亦勉強學思以異於常人而已

駁曰此因申人禽無別之說故謂人之遠於禽獸由於學耳夫  
秦政隋煬張獻忠李自成誠有禽獸之行誠爲不學之人然其  
知覺運動非禽獸之知覺運動也作者居光天之下而無父無  
君與周孔爲仇敵苟非秉禽獸之性何以狂悖如此

然學也者浩然而博矯然而異務逆於常將何所歸乎夫所以  
能學者人也人之所以爲人者仁也孟子曰人者仁也荀子曰  
人主仁心設焉知其役也董子曰仁者人也義者我也自黃帝  
堯舜開物成務以厚生民周公孔子垂學立教以迪來士皆以  
爲仁也旁及異教佛氏之普度皆爲仁也故天下未有去仁而  
能爲人者虎狼鷹鷂號稱不仁而未嘗食其類亦仁也人莫不  
愛其身則知愛父母其本也推之天下其流也有遠近之別耳

其爲仁一也是故其仁小者爲小人其仁大者爲大人故孝弟於家仁之本也睦嫻於族仁之充也任恤於鄉仁之廣也若能流惠於邑則仁大矣能推恩於國則仁益遠矣能錫類於天下仁已至矣記曰凡有血氣之物莫不有知有知之物莫不知愛其類聖人至仁僅能自愛其類不能及物爲人亦爲我也所謂仁至義盡也夫卽能仁及天下亦僅能自愛其類盡乎人道耳吾仁亦有所限方自憐然豈爲高遠哉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先師朱先生曰伯夷之清易伊尹之任難故學者學爲仁而已若不仁則不爲人且不得爲知愛同類之鳥獸可不聳哉駁曰作者欲平人禽之等而以虎狼鷹鷂之不食其類謂之合於仁此千古講學之奇談也夫虎狼鷹鷂之不食其類殘暴之性相敵耳如以爲仁則梟鳥何以食母破鏡何以食父豈天之

翼教叢編四

五

生虎狼鷹鷂不如其生梟獍哉且鳳凰仁禽也與飛鳥爲類麒麟仁獸也與走獸爲類孟子之言不聞引與聖人爲類也作者禽獸之性不惜以其身同鳥獸之羣而附和之者乃欲以其學禍天下萬世也悲夫康云聖人至仁僅能自愛其類不能及物也彼教言萬物平等愛仇敵如同類又皆釋氏之緒論作者以爲不傳之說豈非異事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陸子曰學者一人抵當流俗不去故曾子謂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朋友講習磨勵激發不可寡矣顧林亭鑑晚明講學之弊乃曰今日祇當著書不當講學於是後進沿流以講學爲大戒江藩謂劉台拱言義理而不講學所以可取其悖謬如此近世著書獵奇炫博於人心世道絕無所關戴震死時乃曰至此平日所讀之書皆不能記方知義理之學可以養心段玉裁曰今日氣節壞政事無皆由不講學之過

此與王衍之悔清談無異故 國朝讀書之博風俗之壞亭林爲功之首亦罪之魁也今與二三子剪除荆棘變易陋習昌言追孔子講學之舊若其求仁之方爲學之門當以次告也

駁曰論語以講學修德並論則非空談講學可知否則坐論一堂又何憂之有哉然自漢宋以來由講學而門戶由門戶而水火至於明季幾復之禍烈矣亭林鑒於前車之覆輶遂以聚徒講學爲炯戒紀河間修 四庫全書諸書提要尤斥之不遺餘力蓋兩公防禍未然之心用意至深且遠作者之徒梁啟超著學會末議一篇痛詆顧紀因不得遂其結黨之私耳數年以來康梁倡爲偽經改制平等民權之說於是六經去其大半而學不必一年而成民無論智愚人人得申其權可以犯上作亂誰爲功首誰爲罪魁天下自有公論獨怪徐學使拾人牙慧瀆亂翼教叢編四

五

宗風而譚嗣同唐才常之流乃敢參口喪心以仇視君父之詞宣講於學會吾恐戴段有知九原且爲之齒冷而謂博學於文行己有恥之亭林有不聞而疾首蹙額者耶天下道術至眾以孔子爲折衷孔子言論至多以論語爲可尊論語之義理至廣以至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四言爲至該今舉四言爲綱分注條目以示入德焉

志于道 一曰格物 二曰厲節 三曰辨惑 四曰慎獨  
據于德 一曰主靜出倪 二曰養心不動 三曰變化氣質  
依于仁 一曰敦孝弟 二曰宗尙任恤 三曰廣宣教惠  
游于藝 一曰義理之學 二曰經世之學 三曰考据之學  
四曰同體飢溺

四日詞章之學

駁曰志道據德依仁游藝朱子集中有此四齋銘原朱子立齋之意不過據一時一事之所處如進德廣業居仁求義之類豈得謂此四語即足盡論語之義哉此蓋託朱子之門戶而雜以顏習齋李剛主三物六藝之說其東塗西抹本不足辨其是非顧以其生平行事考之實有不可教人者夫結黨營私不得謂之格物康云格物爲行奔走權門不得謂之厲節其學出入於釋耶爲離經畔道之尤不得謂之辨惑熱中富貴終日栖皇不得謂之慎獨此其不可教人者一也自公車上書至於通籍以後藉端滋擾未嘗一日安居不得謂之主靜出倪僞經攷之獄起以急電求援京師而事得寢及遊桂林聚徒風洞以避粵人之攻不得謂之養心不動迹其少時以無賴爲害鄉里鄉舉後

翼教叢編四

甲

其勢益橫粵中言人人同不得謂之變化氣質乙未在上海倡自強學會因狎邪之遊爲某妓所窘匿於輪舟之小舟當時畫報有聖蹟圖之作并綴一詩又有一聯語載游處報不得謂之檢攝威儀此其不可教人者二也僞經案發忘身及親不得謂之敦孝弟控其鄉人某通盜影照其手書信札周內成訟案逾年而結株連鉤黨鄉里無不切齒不得謂之崇尙任恤遊學桂林其徒信其邪說至今有親死欲短喪者此外粵人如梁啟超韓文舉葉覺邁歐榘申之徒本其非聖無法之言流毒湘省不得謂之廣宣教惠居鄉黨食同類足迹所至專以立會徵費爲名陰肥囊橐不得謂之同體飢溺此其不可教人者三也平日著書誣孔子以驚世駭俗不得謂之義理辨言亂政撫拾西書之皮毛不得謂之經世不知經義之宏深僅據劉申受龔定庵魏默深諸家之

書末殺二千年先賢先儒之傳注不得謂之考據自梁啟超徐勤歐榘甲主持時務報知新報而異學之詖詞西文之俚語與夫支那震旦熱力壓力阻力愛力抵力漲力等字觸目鱗比而東南數省之文風日趨於詭僻不得謂之詞章此其不可教人者四也凡若此者稽之於報章著之於奏牘考之於粵中之鄉評國人皆曰可殺行路得知其心彼無識之夫猶且曰南海先生昌明正學精探道奧豈非喪心病狂之甚乎

志于道 道之說至歧矣謹按孔子繫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道者仁義而已志者志於爲仁義之道孟子曰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指點最爲直捷所以志之凡有四目

翼教叢編四

甲

駁曰聖人之書言各有當此章道字不該仁義而言觀於下文有仁無義則與立人之道其義不同可知矣蓋此之所謂道者天下之達道朱注所云日用倫常之道也自作者之徒出吐棄一切傳注以自行其私於是漢宋儒先之書舉不足以關其口而奪其氣承學之士相與怪歎駭異以詡其學之新奇其實不過襲龔定庵魏默深諸人之緒餘而行之以顏習齋李剛主之堅悍其嚶嚶然自云得七十子之真傳倡二千年之絕學前後一轍舉世莫撓其鋒故欲破其術非以經證經不足以正其學之誕妄余作是書即本斯意所謂羣言淆亂衷諸聖亦何畏其小言破道哉

一曰格物 格扞格也物外物也言爲學之始其首在扞格外物也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至而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中天理



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也學記樂記與大學同在小戴中精粹如出一手當為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先立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斯為大人而已大學為大人之學大人在不為物所引奪非扞格外物而何朱子述程子之學主涵養用敬又中庸章句云非存心無以致知即扞格外物而後能致知也大指已合不過一時誤解耳夫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成學之難由於外物所引也高科美官貨賄什器舉目皆是習之數十年榮之千萬人非有勇猛之力精進之功摧陷廓清比於武事豈能格之哉學者當視之如毒蛇猛虎大火怨賊念念在茲芟除洗伐而後能成金剛不壞身也用佛氏說儒此書朱子有之是學者入門第一功夫道者修元佛氏鍊魂皆有堅定之力而

翼教叢編四

望

後能入道豈吾儒可以從容得之乎若大端有立則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其於為學思過半矣若稍游移則終身無入道之日向其助哉大學以格物為入門鄭說固謬朱子亦不得其解豈亦無窮盡之日宜來陽明格竹之疑也且格至也物猶事也訓至事為窮理展轉乃能相通教學首條無此深強故今用司馬公之說駁曰樂記人生而靜以下所云即論語習相遠之義論語皇侃疏引范甯說本之蓋中庸率性之反也朱子或問引黎氏立武之言曰格物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致知之知即知所先後之知以本節證本經庶可以息諸家之喙矣鄭注云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此致或為至孔疏云物既來則知其善惡所至善事來則知其至於善若惡事來則知其至於惡既能知至則行善

不行惡也今按孔疏語意即溫公說之藿萌或問載溫公之言曰格猶扞也禦也能扞禦外物而後能至道王陽明兼取諸儒

之說一則曰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答顧一則曰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年譜載錢德洪張元一則曰意所在之事謂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謂也正其

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於正者為善之謂也夫是之謂格大學而其荅黃以方則曰格物即慎獨即戒慎傳習錄又與白沙之旨

相合白沙弟子湛若水論學書以慎獨格物為一事作者竊其鄉人之餘唾囂然特標為宗旨又不思其析格物慎獨為二且

與陳學相牴牾悟其胸無所主於此可知乃彼反以為朱子誤解亦何其不自量耶且作者譏陽明格竹之非其於王學尤未深

究考年譜載陽明格竹病臥為二十一歲時事其時王氏始為

翼教叢編四

望

宋儒格物之學何足以定是非作者平日惑於異教之書持其鄉曲之見大旨本以尊陸王者尊白沙而又矯同立異出之以歧路此實陳門之外道抑亦粵學之蠱蟲徐梁挾之賊我湘士甚矣人之不學也

二曰厲節 節者假借於竹有所節止之謂天道向圓人道向方圓首以為智方足以為行不圓則不能備物理不方則不能立人道記偈行有格又偈砥礪廉隅論語偈臨大節而不奪傳偈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宋廣平曰名節至重陳白沙曰名節者道之藩籬願涇凡曰學者宜從狂狷起腳從中行歇腳後漢晚明之儒皆以氣節自厲深可慕尚勁挺有立剛毅近仁勇者強矯務在任道若卑汚柔懦難振起願與二三子厲之

駁曰明劉三吾稱劉印山之言曰先輩有言名節一變而至道

印山早厲名節烈烈不挫死生靡惑宜其變而至道無難也考  
印山初學於甘泉復從陽明受學後以忤巨奄逮獄其人大節  
凜然實不愧王門之巨璧後來東林諸賢如顧氏兄弟者以清  
議名節振勵明末之士氣而黨禍亦因之而起作者主張白沙  
乃以其空談廢經與彼教相合其主張東林則以其朋黨驟興  
可以遙制國事猶之張制軍攻黃老攻其清靜無爲作者攻黃  
老攻其安逸不亂持論則同居心則異余願天下之人勿爲此  
似是而非之浮言所動

三曰辨惑 外內清肅於是冰雪聰明矣然大道以多歧而亡  
學術以小辨而惑凡近似於道而實非道者積學既久最易惑  
人學者當嚴辨之孔子曰惡紫之奪朱惡鄭聲之亂雅樂惡鄉  
原之亂德夫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攷其行而不掩孟子

翼教叢編四

四

取之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非之無非刺之無刺自以爲是  
而孔子孟子深惡而痛絕之以其同乎流俗合乎污世也吾黨  
辨之哉莊子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人性易緣有所  
先入則終身惑之且雖小道持之有故立之有黨新學胸無所  
主鮮不蔽之及其用力既深不忍舍去此所以陷溺滅頂而無  
悔也近世聲音訓詁之學則所謂小言破道足收小學之益決  
不能冒大道之傳則辨之不足辨也

駁曰大道以多歧而亡學術以小辨而惑此作者自定供狀也  
夫大道之繫在六經何以目之爲僞小辨足以惑世何以不知  
民權平等之非至於聲音訓詁乃聖經之舌人乾健坤順見於  
易大傳作者以爲劉歆僞撰也則且證之於彼所信之孟子公  
羊可乎孟子曰庠者養也校者效也序者射也此三代之學制

名義即在聲音訓詁之中公羊隱元年傳云元者何君之始年  
也開宗明義即以訓詁解經定元年傳云主人習其讀而問其  
傳何注云讀謂經傳謂訓詁公羊爲微言大義之所託其重訓  
詁尤有明徵若夫登來爲得辨口授之緩急主伐客伐見發聲  
之短長六經一日不亡則聲音訓詁一日不廢雖不能冒大道  
之傳斷不在焚書之例作者請辨此惑而後教人

四曰慎獨 克己修慝學之要也然克修於已發之後不若戒  
慎於未發之前不費搜捕自能惺惺中庸首陳天性之本極位  
育之能而下手專在慎獨大學同之此子思獨傳之心法聖學  
無單傳祕訣如此發明真是單傳密旨子思十字打開以告萬  
世功莫大焉若能以此過則有之吾信其必不爲惡矣劉蕺山  
標爲宗旨以救王學末流美哉吾黨得子思傳授欣喜願受當  
翼教叢編四

五

何如耶  
駁曰劉蕺山語錄以慎獨爲格物亦王學也而其源實出於白  
沙而乃自詡吾黨得子思傳授豈並其平日所影附之鄉賢而  
亦忘之耶聖學無單傳祕訣自是雅言朱子文集載荅汪叔耕  
書云所論周程傳授次第恐亦有未易言者而以太極圖爲有  
單傳密付之三昧則又近世學者背形逐影指妄爲眞之弊也  
夫道在目前初無隱蔽而眾人沈溺膠擾不自知覺是以聖人  
因其所見道體之實而發之其言丁寧反復明白切至惟恐人  
之不能了也豈有故爲不盡之言以愚天下之耳目必俟其單  
傳密付而後可以得之哉據此則聖人之道本無所謂單傳亦  
無所謂祕訣朱子早已辨之作者摭拾三數字新義以愚弄學  
人已欲冒大道之傳而願以之譏人耶

據于德 皋陶稱九德洪範稱三德周官稱六德袖循其義如堯典欽明文思安安之類於文直心爲德則德者心之美也韓昌黎曰足於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則德者得也即大學定靜安慮而後能得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可謂據矣所以據之其目有四

駁曰據德自以朱注行道有得於心之義爲善語類或問九德六德三德可以言日用而不可以該倫常此朱子自謂其注如稱等也作者以下四目於九德六德三德並不能有所貫通其學術之虛誕何足信哉

一曰主靜出倪 學者既能慎獨則清虛中平德性漸融但若強制力索之功無優游泮奐之趣夫行道當用勉強而入德宜陷自然呂東萊曰非全放下不能浚泊周子以主靜立人極陳

翼教叢編四 駁曰主靜源於周子朱子恐其近禪因以主敬救之一變而爲陸象山再變而爲陳白沙王陽明至其末流迷離彷彿不可究詰矣白沙教人靜中養出端倪嘗語人曰人所以學者欲聞道也求之書籍而勿得則求之吾心可也詩文末習善述等路一齊塞斷一齊掃去毋令半點芥蒂於胸中然後善端可養靜可

能也按白沙此語實滋王學之流弊而閻顏李之先河特顏李薄訓詁亦薄性道惟言事功獨與作者相合耳作者平日宗漢學則陰主劉魏宗宋學則陰主陸王論事功則陰主顏李大旨

與韜軒今語明離暗合而其旨則一言以蔽之曰不讀書而言學末學新進聞其說者無不狂惑其以此乎其以此乎

二曰養心不動 學記曰知類通達強立不反易曰君子以獨立不懼逝世无悶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又曰我四十不動心人之生世僣譏苦樂毀譽得失釋氏謂之八風八風不動入三摩地朱子謂後世做聖人難縛手縛脚無不動之學故也必通天人之故昭曠無窮超出萬類故人貌而天心猶恐血氣未能融液將死生患難體驗在身在有如無視危如安至於臨深崖足二分垂在外從容談笑其庶幾乎死生不知則毀譽誇訕如蚊虻之過耳豈復省識故行吾心之安雖天下謗之而不顧然後可以當大任也學者有伊尹之志若學不至此猶是婦人嗚嗚嗚然媚世終未能成

翼教叢編四 駁曰此亦假陽明白沙之說而行其好者也明史儒林傳云白沙學以自然爲宗以忘己爲大以無欲爲至蓋其學初本周子主靜程子靜坐之說以立其基而造道日深自得之效則有合於見大心泰之詣故凡富貴功利得喪死生舉不足以動其心

陽明語錄云只爲世上人都把生身命子看得太重不問當死不當死定要宛轉委曲保全以此把天理卻丟去了又曰毀謗是外來的雖聖人如何免得若自己實實落落是箇聖賢縱然人都毀他也說他不著蓋陳王之學與釋氏四大皆空捨身救世之說間不容髮作者又變其旨展轉沿訛其徒和之至以殺身成仁之言快其睚眦之報其傳日遠其害益烈甚矣學術之不可不正也

三曰變化氣質 學既成矣及其發用猶有氣質之偏亟當磨

確浸潤底於純和昔朱子論謝上蔡陸子靜謂無欲之上尚隔氣質一層呂東萊少時氣質極粗及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於是痛自變改故朱子曰學如伯恭始得謂之變化氣質考后變教胃惟以聲樂日剛而無虛簡而無傲皋陶之九德洪範之三德皆以克其偏也大學正心修身之傳明何瑋以為變化氣質之學誠為塙詰心戒其有所身戒其有所可謂直捷指出矣中庸之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亦變化氣質也劉元城之學不妄語七年不得謝上蔡三年治一矜字薛文清二十年治一怒字皆學者之法也若氣質不和發用偏頗害事不少願共勉焉

駁曰陽明語錄載與王純甫書云變化氣質為學之要而為政亦在其中此數語為作者所本而失之甚遠夫王云為學之要

翼教叢編四

異

則是學猶未成安有學成而發用偏頗至於害事之理作者氣質乖悞辨言亂政其害已不可言讀者幸勿為所煽惑

四曰檢攝威儀 威儀為身外事古人何其重之也劉康公以威儀為定命之符孟子曰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由此觀之其於養心不為無繫矣孔子貴動之以禮曾子貴動容貌正顏色詩詠彼都人士北宮文子稱容止可觀進退可度霍光出入禁闈皆有常處不失尺寸遂荷伊周之任何晏鄧颺行步顧影鬼幽鬼躁不得其死鑑觀先史為我著龜諸君子共學當暑不得袒裼相見必以長衣容止尚溫文語言去樸暈出入趨翔尤宜端重高人雖非安定二三子於元發仲車豈有讓焉朋友攸攝僕夫敢告若城闕佻達之行見刺於子衿牀第嫖嬾之言不踰於門闕蒲博為奴之戲篋篋乃家人之事至於鬻粟

尤為妖物此皆士類所不齒宜有郊遂之移流吾黨自能遠絕無煩忠告也

駁曰檢攝威儀為古者小學之要而顏李斷斷以此垂教所謂傳聖門之絕學者也作者大旨本出於此然何晏鄧颺吾不得而見之矣至於作者之異言異服夫人類能言之曩在京師有見其白衣冠以從殷制者其上書有請 朝廷易服色如西人者鬼幽鬼躁今世殆無二人梁啟超奉此記如神明徐學使推作者為巨子惑世誣民其效已如此矣

依于仁 依者如衣之附人人而無衣則為裸蟲人而不仁亦為一裸蟲而已凡所以為學皆以為仁也其絃有四

駁曰字有形聲此千古不易之理也說文依倚也从人衣聲故朱子以不違訓之即具依倚之義作者謂不仁不衣為裸蟲即

翼教叢編四

異

與前此人禽無別之說遙相印證蓋自王安石新義以後久不聞此辭典矣

一曰敦孝弟 有子曰孝弟者其為人之本以人之所自來仁之所至親也屬毛離裏具有至性不待教學若薄於所親是謂悖逆其有較資財而不為養縱乖戾而不為權者其本已謬不足復與共學也

駁曰孝弟為仁之本在作者實無所用一切平等無所謂孝弟無君之人更不必言孝弟也

二曰崇尚任恤 史遷傳任俠然俠尚意氣恩怨太明任恤則相救相調相親相葬周公之所尊也其人能任於朋友必能忠於其君也能恤於鄉黨必能惠於其國也若坐視朋友嫖嬾之患難甚或深言正色以陰勸之則亦將賣國而不動其心也其

人不任者必不忠不恤者必不厚吾不欲觀之矣

駁曰近日徐學使按臨衡州試題有伊尹學派論與試者皆茫然後詢應試者以伊尹有何學派則曰任恤也任俠也於是湖中士子無不知有康學矣豈知任聖任恤任俠三者各不相同伊尹之任乃任重之任任恤之任尤非任俠之任作者冀冀定庵尊任篇之文復襍以佛氏佈施基督散財之說陽儒陰墨誣我聖人六經之道掃地盡矣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是則龔氏之過也

三日廣宣教惠 仁為相人偶之義故貴於能羣羊能羣者也故善美義羨皆從之犬不羣者也故獄獨等字從之吾既為人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曰孤曰獨惟鬼神之道則然非人道也巖處奇士之行寡過獨善其能比於木石乎故胡文忠曰今所冀教叢編四

難得者是忠肝熱血人周官六行之寶與皆忠肝熱血人也即佛氏空寂亦言若不普度眾生誓不成佛未有以自了為美者後世以老楊之學託於孔氏於是下者營私上者獨善出而任事者皆貪狡無恥之人而生民無所託命則教之中變也今上原周孔之意推行仁道期易天下使風氣不變先覺之任人人有之展轉庸人即為功德推之既廣是亦為政則志士仁人講學之責也

駁曰中庸仁者人也鄭注人讀相人偶之人唐疏及宋以後說經之書皆不得其義朱子亦未詳言近日陳東塾本其師阮文達之說以仁字从二人為相人偶作者變亂其旨以為合羣其心非廣宣教惠不過欲私立黨會耳徐學使觀風湖湘以相人偶釋義命題試者皆不得其宗旨及見此書始知其行康教也

異哉

四曰同體飢溺 吾與斯人同出於天而親同吾與禹稷伊尹同其耳目手足而義同吾之不如伊尹禹稷可恥也吾之不能仁親可媿也顏子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然先正之美言學者將疑其高遠而不可幾也夫反而求之我豈無飢溺時乎我有飢溺望人拯之人有飢溺我坐視之雖禽獸其忍之哉故同體飢溺不過推心稍廣而已學者無河漢之也駁曰堯舜病博施禹思天下飢溺聖與聖不能等量而齊觀作者以為推心稍廣談何容易彼蓋以佛氏普度眾生為宗尚而陰持基督愛人如己之故以張救世之旨其行若虎之有俟其心如蛾之赴火自非根器極深之人其不為所亂者少矣

游于藝 周官六藝為禮樂射御書數漢志六藝為易書詩禮樂春秋小學其業不同古今殊異要惟藝者道術之稱後世文業日繁道術益博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事理本末切於人道皆學者所不能遺今總該兼攬分為學目備列於下

駁曰禮樂射御書數之六藝與易書詩禮樂春秋之六藝名同而實殊其禮樂之目雖同而一習其器一究其用自不得并而為一矣且所分四目曰義理曰經世曰考據曰詞章於本義無一而合夫經世所以致用此六藝之指歸非六藝之條目作者言之無倫奚足與人講學哉

一曰義理之學 義者人事之宜理者天道之條本於天成於勢積於人故有天命之理有人立之義天命之理天下共之凡人道所不能外者也人立之義與時推移如五行之運迭相重輕者也原於孔子析於宋賢然宋賢之義理特義理之一端也

今但推本於孔子

駁曰義者事之宜理者禮之體漢之董子宋之朱子皆通天人之奧發孔孟之微此道也非藝也作者誤以六經六藝併爲一談宜乎道藝之不辨矣

二曰經世之學 易曰吉凶與民同患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既不能不與則同其患當經營之莊生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故孔子作春秋專以經世也惟莊生知之今本之孔子上推三代列爲沿革至其損益則自漢至 國朝各有得失荀子欲法後王故經世之學令今可行務通變宜民雖舜禹復生無以易此

駁曰經世之學行之爲艱莊子爲子夏再傳之門人故略知春秋之義以子夏傳春秋故也作者於春秋推本公羊此何以云

翼教叢編四

至

春秋經世惟莊子知之豈以公羊爲不知春秋耶荀子儒效篇云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繆學雜舉不知法後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非十二子篇亦以此譏思孟韓詩外傳引雖無思孟二人而其法後王之旨則固明與孟子相反也作者平日尊尚孟子胡又以經世獨美荀子豈以孟子之法先王爲不足經世耶

三曰考據之學 無徵不信則當有據不知無作則當有考百學皆然經學史學掌故之學其大者也瑣者爲之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則博而寡要勞而鮮功賢者識其大是在高識之士凡義理經世不關施行徒辨證者歸考據類

駁曰考據之事乃學問之一途漢人說若稽古至三萬言宋人言格物連篇累牘此僻儒之患至於今日破碎極矣然因此并

訓詁名物而亦廢之則又不知學術之大小本末也且義理經世不關施行徒辨證者亦何必以立教作者著書持論於考據大肆詆譏不應又以此爲標目豈史學掌故之考據異於經學名物訓詁之考據耶此則人所不解者也

四曰詞章之學 孔子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故四科之列文與學並戰國以降辨說讜起西京而後文體浩繁世既競尚不能不通今釐爲二體曰文曰筆有韻者文也無韻者筆也筆有二體曰散曰駢文有二體曰銘贊曰詩賦銘贊本異而後同詩賦古合而今分駢散之諧協者亦曰文詩賦之單行者亦爲筆蓋韻者非徒句末疊韻之謂五色相宣八音協暢是也

駁曰文心雕龍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筆謂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阮文達有文筆說辨論最詳作者蓋襲取其文諱言所出非本於心得也

翼教叢編四

至

欲復古制切於人事便於經世周人六藝之學最美矣但射御二者於今無用宜酌易之今取人事至切經世通用者一曰圖一曰鎗補之庶足爲國家之用不謂迂疏也馬端臨曰古者戶口少而才智之民多今戶口多而才智之民少六藝不興故也論此六者以爲先驅俟令甲推行才民自廣豈特吾黨之區區耶補六藝之學

駁曰此本顏李之陳言而易御射爲鎗圖也古之君子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故六經以之立教六藝以之爲學今雖若存若亡而大端未之或廢書算自漢唐以來亦嘗設科取士其工於此者代不乏人乃謂六藝不興才智之民日少以作者之才智其果出於此六者耶

一曰禮 古之人士日以習禮為學故孔子於禮曰執禮秦漢之後禮衰樂壞劉昆行之以為異事蓋禮之廢久矣但禮為人用務從時王今學者研鑽禮經或有深遠行於今制則瞠目不知其失容多矣今擇士人宜行者與諸子以時習焉

朝廷之禮 大朝引見召見立班宣讀是也

祭祀之禮 陪祭祭先祭神謁告是也

賓客之禮 內外上下諸相見禮是也奉使附焉

其冠昏喪紀閨門之禮並以時講習以 大清會典 大清通禮為據其時俗通用不求變俗則酌從焉若夫儀禮可編成儀注以習之

駁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鄭注禮不誦故云執朱注執守也即本鄭義夫記曰雅言不得云執蓋執禮者士相見禮也執質古

翼教叢編四

卷

字通故鄭氏目錄云士以職位相親始承贊相見之禮也知執禮為士禮則無疑於不可誦矣近世禮教寢衰士氣澆薄作者且乘其時以行改制平等之說朝覲祭祀賓客冠昏喪服閨門之禮將一舉而盡廢焉何 大清之有更有何儀禮之有

二曰樂 樂學廢亡久矣漢時猶有鼓吹諸生及雅歌八篇今

並亡之於是樂學專屬之倡優淫艷凶邪為莊士所不道今欲復樂學古人遺跡猶可推求 番馬陳蘭甫京卿聲律通考據荀勗笛譜開元樂譜以追古樂按析甚精今據之以攷 欽定律呂正義續編 分樂音樂器樂舞三端俟大備樂器考定

之然古者禮樂不去身士無故不撤琴瑟蔡邕曰樂以聲為主房庶日以今之器采古之聲亦何不可今擬先購鐘磬鼓琴瑟筦數事以時習之以宣血氣而導和平庶幾不失古人以樂為教之意亦安定遺法也

駁曰樂經已亡其學失傳久矣作者意不在於復古蓋以秦西學校以音樂為俗尚頗欲從而效之而其徒如梁啟超韓文學屢於論著發其端其非安定遺意可以其師弟之說互攷之

三曰書 保氏教國子以六書小史掌達書名於四方漢制太史課學童諷籀文九千字得補史通六體書者補令史今上自鐘鼎古文中為篆隸下為真草凡古今沿革中外通行之書皆學者所宜兼通也

駁曰保氏小史本於周禮作者所謂劉歆之偽經也偽經考中論六書有廢說文行唐石經體之說此又欲人兼通古義是與平日持論大相刺謬矣

四曰數 數學舉目皆是至切用矣測天製器尤不可少近儒多通之而學者苦其繁深其實既解歸除即可學開方八線楮

翼教叢編四

卷

圖矣近用代數微積分尤為徑捷阿爾熱八達譯本東來不必此為遠夷異學也 駁曰西人算學先習幾何中人算學通行代數此各安所習而難易不同者也測天製器其法頗繁積分微分其理亦奧皆非窮年累月所能竟功謂為捷徑未喻其旨作者於此事實無所知而獨不願知者竊笑亦何孟浪乃爾

五曰圖 圖譜之學久亡不知書求其理圖求其形用莫切矣昔人云登高能賦可為大夫吾謂登高能圖可為士矣圖學從數學入故從其後

駁曰此本鄭漁仲之說而輻軒今語所本以誥士者也今日圖譜之學有應從數學入者天文地理諸圖是也有不必從數學入者植物動物諸圖是也概以為從數學入余所不信

六曰鎗 古者男子生而懸弧長而習射蓋上則為將帥下則為卒伍寓武備於文事無之非射故一人有一人之用也 國朝八旗考試皆用騎射別有火器營今弓矢已無用鎗即代弓矢者也士皆宜習之以備緩急之用當以春秋佳日擇地習學詩曰起超武夫公侯干城即闕天散宜生也後世人士方領矩步徒知諷誦好仇腹心豈能任乎

駁曰昔項王學劍以為匹夫之勇今之持鎗何異於是西制最重武途而禁例仍不得私藏火器蓋防禍未然中外有同情也作者欲士盡持鎗無論為項王所竊笑抑亦西學所未有識時務者乃亦有不通之論耶

講學 後世學術日繁總其要歸相與聚訟者曰漢學曰宋學而已若宋學變為心學漢學變為名物訓詁又歧中之歧也至翼教叢編四

於今日則朱陸並廢舒向俱亡而新故之偽書為經學荆舒之經義為理學於是漢學宋學皆亡蓋晦盲否塞極矣先師朱先生曰古之學術歧於道外今之學術歧於道中董子曰正天地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嘗推本二學皆出於孔子孔子之學有義理有經世宋學本於論語而小戴之大學中庸及孟子佐之朱子為之嫡嗣凡宋明以來之學皆其所統宋元明及國朝學案其眾子孫也多於義理者也漢學則本於春秋之公羊穀梁而小戴之王制及荀子輔之而以董仲舒為公羊嫡嗣劉向為穀梁嫡嗣凡漢學皆其所統史記兩漢君臣政議其支派也近於經世者也余有漢儒學案別今古之學以配宋明學案二派昭昭以此求之二學可得其統矣夫義理即德行也經世即政事也言語文學亦然孔子之道大弟子惟顏子得之行

藏論為子貢知之知聖自餘皆因其質之所近昌黎各得其

一體孟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何邵公說以春秋

傳商孝經傳參孝經孝經義理也春秋經世也二書皆曾子

夏得之莊三年公羊傳魯子曰元郝經以魯子為曾子之說按

於秦時漢有魯賜七十弟子時無又最老壽弟子最眾諸賢皆

魯氏者魯子之為曾子無疑又最老壽弟子最眾諸賢皆

不及也二家弟子集為論語論語序程子說故論語者曾子

夏之學葉水心謂曾子將死時以顏色容貌詞氣三者為道未

為知道考大戴曾子十篇皆修身寡過之言終身戰兢不敢稍

失論語中如以約鮮失恥言過行之說與立事篇同必其門人

記之孔子曰參也魯蓋堅毅自守之士其於孔子思易天下吾

為東周堅白縹涅之說蓋堅乎無所得矣子夏洒掃進退之教

喪明之哭蓋當孔子沒後境詣尚狹小如此故孟子謂曾子與

子夏皆守約之人誠篤論也但長於文學故詩禮春秋皆以傳

之子夏祇能傳經故孟子以為未得聖人之全荀子以為正衣

冠尊瞻視矍然終日而不言亦似得其實也夫言孔子之道至

可信者莫若論語然實出二子門人之手其傳聞附會誤當不

少觀速朽速貧之說小歛褻襲之宜傳聞已各異矣此尚諉為

戴記之言若子張論父子游論本問孝問仁則人人異告或退

或進則由來殊科以此推之誠為孔子之言皆有為而言也朱

子於程子語錄雖龜山上蔡所記猶以為失程子之意若朱子

陽明語錄以為失其師之意者後來辨正益繁故使論語出於

曾子子夏之手其偏失已多況出於一再傳門人之所輯哉畫

象經再摹而失真碑刻經數翻而易貌以孔子大聖至仁斯人

是與歎發鳳鳥夢想周公道長於齊陳宋衛迹疑於南子公山



歎荷蕢之已果追楚狂而與言及今所記猶見萬一使顏子子貢子張操觚纂錄其精義妙道當何如耶以伊尹之聖孟子所記如是而今論語自舉伊尹外無一言及其爲伊文無疑傳守約之緒言掩聖仁之大道後來雖以孟子之恢廓猶云窮則獨善其身自是儒者守爲成法蓋儒者隘其道黔首薄其澤自茲矣今言孔子義理之學悉推本六經而易爲孔子自著之書尤以爲宗論語爲後世語錄之類不盡可據雖採論語亦爲別白明之庶幾孔子之仁益光大昌洋以發來學莊生日春秋經世先王之志故孔子經世之學在於春秋春秋改制之義善於公穀凡兩漢四百年政事學術皆法焉非如近時言經學者僅爲士人口耳簡畢之用朝廷之施行概乎不相關也禮學與春秋同條共貫詩書所述交相發明蓋孔子經世之學略可窺焉然

翼教叢編四

古今遞嬗事變日新故春秋立三統之法以貽後王漢儒篤守春秋知所尊矣然三統之義亦罕有心知其意惟易明窮變通久之理求孔子經世之學亦以易爲歸焉今與二三子通漢宋之故而一歸於孔子譬猶道水自江河則南北條皆可正也本原既舉則歷朝經世之學自廿四史外通鑑著治亂之統通考詳沿革之故及夫國朝掌故外夷政俗皆宜考焉宋明義理之學自朱子書外陸王心學爲別派四朝學案爲薈萃至於諸子學術異教學派亦當審焉博稽而通其變務致之用以求仁爲歸若夫小學則幼儀書計內則所存原有二派朱子小學幼儀之裔爾雅說文學書之流但爾雅說文皆僞古文之學漢志小學爲歆妄立不足據也但憑藉甚古畧欲識字未能驟廢余爲證譌別白言之若如近儒白首鑽研非徒聖學所不存抑爲

劉歆所欺給甚不智也若朱子小學則做人樣子願共勉旃下及文史術藝並學者所不廢以次論之庶幾本末兼該焉

駁曰講學最爲通儒所詬病遍觀宋人語錄之書無一非言心言性明人則無一非言良知近日湘省偶一見之則無一非民權平等一人倡之百人和之此顧亭林所以以講學爲切戒也作者平日所學所論非以元統天之公羊卽貴民輕君之孟子其徒梁啟超在湘主講學堂本其師說煽惑愚民悖謬之詞不可臆舉武陵某君傳述其詞以爲孔子作春秋誅亂臣賊子孟子言仁義誅暴君汚吏當時余知其有爲而言也蓋講學之敗壞風教有如此者作者此記議論隱諷論語爲不可信意在破網常名教之大防而自明其爲朱某之說乃知謬種流傳其所由來者漸矣至謂爾雅說文爲僞古文之學近儒皆爲劉歆所欺給此與新學僞經考一書如形影之相附而輻軒今語亦復沆瀣一氣流毒靡窮此吾所以大聲疾呼而比之於楊墨之不息也

翼教叢編四

說經 詩書禮樂易春秋是爲六經見於經解莊子韓非子史記儒林傳又名六藝史遷曰言六藝者皆折衷於孔子蓋六經皆孔子作也詩書禮樂孔子藉先王之書而刪定之至易與春秋則全出孔子之筆故孔子教人以詩書禮樂而易春秋身後始大盛也孔子之爲萬世師在於制作六經其改制之意著於春秋孔子早而從周晚莫道不行思告後王於是改制與顏子論四代子張言十世是也蓋周衰禮廢諸子皆有改作之心

成之惡文老莊之棄 禮墨子之尙儉皆是 猶黃黎洲之有明夷待訪錄顧亭林之有日知錄事至平常不足震訝必知孔子改制六經而後知孔子

之道所以集列聖之大成賢於堯舜法於後王也淮南子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三代之禮不同以春秋爲繼周之一代先秦西漢之說皆如此余有孔子改制考二千年來行三年喪夏時選舉同姓不婚之制皆孔子之法則春秋實統二千年爲一代之必知春秋爲改制而後可通六經也漢興詩三百五篇傳齊魯韓三家書二十八篇在伏生禮經十七篇在高堂生其記八十五篇皆經之記也樂散見於詩禮無經易未經焚燒傳於田何爲全書無異論春秋傳公羊穀梁皆立博士去聖不遠人無異說洙泗經學雖不光大未有失也至劉歆挾校書之權僞撰古文雜亂諸經於是有毛詩周官左氏春秋僞經增多杜林衛宏傳之二鄭馬融扇之鄭康成兼採今古盡亂家法深入歆室甘效死力加以碩學高行徒眾最盛三國六朝隋唐盡主鄭學於異教叢編四

是僞古文盛行皆在劉歆籠中宋儒時多異論而不得其故亦爲歆所豐蔀 國朝經學最盛顧閻惠戴段王盛言漢學天下風靡然日盤旋許鄭肘下而不自知於是二千年皆爲歆學孔子之經雖存而實亡矣諸儒用力雖勤入蔀愈深悖聖愈甚猶之楚而北轍緣木而求魚可謂之新學不可謂之漢學況足與論夫子之學哉既無學識思以求勝則大其言曰欲知聖人之道在通聖人之經欲通聖人之經在識諸經之字於是古音古義之學爭出競奏欲代聖統矣以此求道何異磨礮而欲作鏡蒸沙而欲成飯哉西漢之學以禹貢行河以三百五篇諫以洪範說災異皆實可施行自歆始尚訓詁以變易博士之學段王輩扇之乃標樹漢學發動後生沈溺天下相率於無用可爲太息也今掃除歆之僞學余有新學由西漢諸博士考先秦傳記

子史以證六經之本義先通春秋以知孔子之改制於是禮學咸有條理不至若鄭康成之言八禘六天而禮可得而治矣禮學既治詩書亦歸軌道矣至於易者義理之宗變化之極孔子天人之學在是精深奧遠經學於是終焉皆著其大義明義理之條貫發經世之實效開二千年之蔀庶幾孔子之學復明於天下

駁曰此與所作新學僞經考孔子改制考同一宗旨既有梁啟超春秋界說孟子界說讀西學書法時務報之類爲之爪牙復有徐學使輔軒今語爲之羽翼於是康有爲之邪說乃大行於湘中而吠聲吠影之徒竟不知聖教爲何物有世道之責者其能嘿爾不語乎

讀書 史漢承三代之變制度文章與後世近而文義深古學人鑽仰終無盡期自六朝隋唐學者傳業尊與經並史裁既創且經說多存焉尤足爲考據之助蔚宗後漢激厲名節學者講求可以入德若詞章所用駢散畢具擢其典實拾其香草法其氣貌誠藝林之淵海文苑之澤藪也故上而經世立身有所取裁中而考據詞章有所掇拾下而科舉之學裁文對策試帖律賦亦倚爲府囿足資漁獵此眞學者所宜精熟也惟見學者讀之累年僅知事蹟餘無所得由不能摹摘英華之故昔顧亭林先生曰課門生四人登堂讀十三經及史漢六朝史人二十篇周而復始今用其法與諸子輪日讀史先以四史如有餘日則以晉書南北史隋書繼之其中制度文章經義史裁之美俱爲摘出發明學者一舉而通掌故能考據解詞章三善俱備於近世之學已爲小成矣又近世學者自易書詩四書外餘皆束閣

四傳四禮惟左傳禮記省文誦之餘皆不觀今與學者先讀四史俾其頗知學問門徑然後輪讀四禮四傳隨於讀時發其指義學者一歲之中未能該博然能通四史四傳四禮由董劉而述春秋因朱陸而求論語深沈之以四朝學案博考之以通鑑通考經史大義聖道統緒爲學本末亦已得其綱領矣進之大道庶幾有基

駁曰作者持論前後矛盾者甚多如以考據爲無用之學而此則重言以申明之若有不可廢者此其矛盾者一平日高談經濟以干祿爲鄙此訓其門徒以漁獵范書取便科舉此其矛盾者二亭林讀書之法通經以致大用何得謂之小成此其矛盾者三左傳彼所謂僞經詆其非邱明之作此乃在教人輪讀之列與平日之說相背此其矛盾者四董仲舒公羊學劉歆穀梁翼教叢編四

奎

學據其徒梁啟超時務學堂課程以公羊爲主以穀梁爲輔此謂春秋傳公羊穀梁去聖不遠人無異說公穀並尊一傳而失其實此其矛盾者五陸子心學作者實陰持之以倡白沙之傳而前則詆爲歧路此復與朱子同宗反復無常莫衷一是此其矛盾者六大抵作者之學襍亂未成而毀瓦畫墁其志不過求食會當中原多故得乘隙以肆其奸苟非一二豪傑之士力抵而堅拒之其禍恐有甚於宋明講學者殷鑒不遠願同志毋忘斯言

習禮 朔月月半行相揖之儀以鼓爲節考鐘磬吹管撫琴案開元詩譜而歌詩升歌詩經三篇閒歌 國朝樂章三篇笙入漢魏詩三篇散歌唐宋詩以管和之禮畢投壺論學而散駁曰此顏李之學也而作者又不出此夫禮樂不相沿襲世儒

類能言之若案開元之詩譜而歌 國朝之樂章是何異服僂孟之冠裳而行郊祀之典禮乎作者挾虛憍之氣行詭秘之謀習見西國學校章程以贊揚教主爲宗以踴躍跳舞爲樂以律樂爲專門之學以安息爲肄習之期於是名爲復古實將變夏蓋其學之支離附會非素知其奸不能辨也余故揭出之以杜亂真之漸

日課 子夏日知曾子曰省學者法也日課之法其目有七日讀書曰養心曰治身曰執事曰接人曰時事曰夷務讀書則有專精有涉獵二目求於內可得愆尤求於外宜有劄記以朔望彙繳商畧得失緝熙光明庶幾日新

駁曰此梁啟超學堂學約之所本也其踐言與否學者自能別之昔洪北江評袁枚詩如通天神狐醉時露尾余於此記亦云翼教叢編四

奎

四恥  
一恥無志 志於富貴不志於仁可恥也  
二恥徇俗 徇於風氣不能卓立可恥也  
三恥鄙吝 張南軒以鄙吝爲大惡凡鄙吝者天性必薄爲富不仁可恥也宜拔其根  
四恥懦弱 曾子以懦弱爲庸人見義不爲可恥也  
駁曰作者即無恥之人其胸中富貴鄙俗之見時時發露於行止願乃以之立教耶

讀西學書法書後

梁啟超著有讀西學書法一書後附論說一則詳述其讀經讀子讀史之法余閱之而歎曰異哉梁氏之學也彼欲亡中學而藉口於中學之將亡彼欲與西教而藉口於西學之不與彼欲如日本之立新黨而誣朝野之老成目之曰守舊論語曰溫故而知新大學之道曰在明明德在新民書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蓋嘗考之六經凡所云新舊之理舉不外此數語從未聞棄舊如遺悍然以開新為事者作者乘外患交侵之日倡言亂政以啟戎心三五少年或逞其躁進之謀或徇其自私之利於是慮老成之撓我也多方以排擠之懼正人之仇我也連類而剪除之聖人之綱常不可攻也假平等之說以亂之天威之震肅不可犯也倡民權之義以奪之資格限人而不翼教叢編四

李

可以越遷也舉何奴賈少賤老之俗以搖惑之取給有窮而不則無以息天下之爭不出之講學則無以動士林之聽居心詭譎或同類所不知今即其說之至謬者逐條駁之

如所稱讀經之法原云一當知孔子之為教主

案孔子之教實無此名素王之號乃緯侯家流傳之言在七十子之徒推崇亦未為過至於教主諡法乃泰西教皇憑藉威福之所為豈可施之於溫良恭儉讓之至聖作者影附西書潛移聖教謬一

原云二當知六經皆孔子所作

案孔子贊易象刪詩書定禮樂修春秋秦漢以後百家傳記所載莫不相同論語言五十以學易雅言詩書執禮又言自衛反

魯樂正春秋則孟子述其言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夫述而不作竊比老彭不知而作我無是也以孔子所不居之事忽焉如黃袍之加身此作者託尊孔之名伏偽經之漸謬二

原云三當知孔子以前有舊教如佛以前之婆羅門

案刪書斷自唐虞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孔子以前之舊教不過如此至於夢周公問老聃聖無常師教非大異周衰以後老氏變為楊朱夏禮流為墨學此新教之歧誤非舊教之支離作者衍其師康有為改制考之言欲大暢其通教之說謬三

原云四當知六經皆孔子改定制以治百世之書

案孔子為萬世師表當時則志在尊王故一則曰從周一則曰為東周一則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其非改定制

翼教叢編四

李

從可知矣作者乃辯言亂政之人欲託於孔子以行其術而不

知孔子之心迹早已大明於百世以前謬四

原云五當知七十子後學皆以傳教為事

案子以四教文行忠信陳蔡之役如德行言語政事文學諸賢類皆天下之英才而欲行道於天下者也即其再傳大儒若孟荀亦並非僅以傳教為心果如作者之言則是傳經之弟子無殊受洗之門徒矣謬五

原云六當知秦漢以後皆荀卿之學為孔教之孽派

案秦漢以後荀孟並稱初皆有志於用世及其不遇退而著書六經皆荀卿所傳為聖門之宗子作者處心積慮在於滅經而滅經必先滅荀詆為孔教孽派則二千年中漢宋諸儒之學可以一掃而空謬六

原云七當知孔子口說皆在傳記漢儒治經皆以經世

案口說多出於後學之傳述傳記多出於及門之載筆此其大略也然口說經數傳則失其本旨如春秋繁露改制之類公羊注家三世之目此類異義適足便奸人亂法之謀烏足以云經世謬七

原云八當知東漢古文經皆劉歆偽造

案偽經之說萌芽於六朝唐人而盛行於兩宋至近儒方望溪之疑周禮劉申受之偽左傳乃大決其藩籬不知向歆父子異學不應庭訓竟無一言桓譚揚雄皆同時通儒班固劉珍世司蘭臺令史賈馬許鄭又皆東京大師何以盡受其愚無一人發其覆作者本偽經考之說將欲離析聖經謬八

原云九當知偽經多摭拾舊教遺文

翼教叢編四  
案孔子以前之舊教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而已此外既無舊教烏從得其遺文即有其文又誰見之作者既不信秦漢以後二千年之學又安知秦漢以前二千年之書無稽之言良足鄙笑謬九

原云十當知偽經既出儒者始不以教主待孔子

案六經中偽經為世儒詬病者莫如東晉尚書然朱竹垞言其多採輯逸經成文無悖於理信哉斯言其他如易如詩如禮如春秋雖有今古文之殊又皆出於孔門之傳授兩漢六朝唐宋以後或以之立學或以之取士其尊孔子等於帝王何必以教主相待謬十

原云十一當知訓詁名物為二千年經學之大蠹其原皆出於劉歆

案易文言釋元亨利貞繫詞言諸物取卦象是訓詁名物之學

出於孔子之口孟子言庠養校效序射之義是訓詁名物之學出於孟子之口中庸言仁者人也義者宜也又言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訓詁名物之學出於子思之口公羊言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何注讀為經又如合祭為大禘之類是訓詁名物之學傳於七十子後學之口其文皆在劉歆以前不知何以目為大蠹且以為皆出於劉歆謬十一

原云十二當知宋學末流束身自好有乖孔子兼善天下之義案曾子得一貫之傳而日必三省其身至有疾而啟手啟足子之稱顏回也曰不遷怒不貳過聖門弟子無不束身自好者孟子云窮則獨善達則兼善二者並行不悖於宋學何尤作者本非自好之士乃欲藉以末殺古人乎謬十二

翼教叢編四

如所稱讀子之法原云一當知周秦諸子有二派曰孔教曰非孔教

案孔子為儒宗禮記儒行載孔子對哀公之言儒學於是乎大著周秦間之諸子百家惟楊墨出於老氏餘皆七十子之支流餘裔其學至漢初而猶存故班志敘九流必推本於其古學知其非孔教則孔子之教當獨尊胡得列為二派謬十三

原云二當知非孔教之諸子皆欲改制創教

案諸子改制創教如墨用夏禮老出黃帝許行託神農之言謂之背周不得謂之改制謂之異端不得謂之創教作者欲進諸子與孔子比權量力使孔教不得獨尊謬十四

原云三當知非孔教之諸子其學派實皆本於六經

案六經為孔子所刪定其異於孔教之諸子如莊子如公孫龍

子如吳子如韓非如李斯雖本於聖門弟子之傳其背經而馳也實甚祇得云離於六經詎得云本於六經謬十五

原云四當知老子墨子為兩大宗

案老氏之學熾於六朝然莊也非老也墨氏之學流於秦西然技也非學也中國二千年間孔子之道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雖有二氏鼎立其末法亦已式微墨老兩宗詎能兩大謬十六

原云五當知今之西學周秦諸子多能道之

案周秦諸子分為九流自婆羅門教引之西行實為泰西學教之鼻祖作者欲假諸子以重西學故恒謂漢以後無子書謬十七

原云六當知諸子各傳其教與孔教同

異教叢編四

案孔教之大與天地參其教不待傳而自傳自餘諸子弟子如墨子之傳為禽滑釐其學卒以殺身尸子之傳為商鞅慘刻無人理鬼谷子之傳為蘇秦揣摩干時禍連六國其人本無可取其法尤不可用謂其傳教與孔子同謬十八

原云七當知孔教之獨行由於漢武之表章六藝罷黜百家

案漢武誠有功於孔子然自漢高祖以太牢致祀陸賈陳說詩書孔子之教已如日之東升乃獨歸美於武帝一人則是數典忘祖謬十九

原云八當知漢以後無子書

案輶軒今語亦有此言不思宋有五子得道統之傳又有弟子之書羽翼經傳此濂洛關閩之正學而為漢學以後諸子之大宗作者昧然忘之而轉相排擊謬二十

原云九當知漢後百家雖黜而老楊之學深入人心二千年實陰受其害

案楊氏為我自孟子闢之之後其學久已失傳老氏清淨無為惟西漢頗著其效魏晉以降雖有崇尚之人而其間拒之尤力者唐則有韓氏宋則有朱氏是以至今其學不行謂二千年深入人心豈唐宋以來關老之人皆非二千年人物耶謬二十一

原云十當知墨子之學當復興

案墨氏兼愛是以愛無差等施由親始此佛氏平等基督愛異類之說之所出也若其攻守戰備之術聲光氣化之學實為西學之根芟願論其體已大悖於倫常論其用亦非切於政教謂當復興則當如漢人之孔墨並稱矣謬二十二

如所稱讀史之法原云一當知太史公為孔教嫡派

異教叢編四

案太史公以世家尊孔子又為弟子列傳其推崇孔子可云至矣然其父談受道於黃生史公承其家學亦不必盡崇儒術此班固所以譏其先黃老而後六經也作者因其自敘語多合於董生之言目為嫡派私公羊耳謬二十三

原云二當知二千年政治沿革何者為行孔子之制何者為非孔子之制

案孔子之制在三綱五常而亦堯舜以來相傳之治道也三代雖有損益百世不可變更作者持孔子改制之成見以繩二千年中君相之治迹則是夏時已正輅冕必法殷周封建不行山河遂非秦漢聖人復起諒不謂然謬二十四

原云三當知歷代制度皆為保王者一家而設非為保天下而設與孔孟之義大悖

原云三當知歷代制度皆為保王者一家而設非為保天下而設與孔孟之義大悖

案孔子云事君以忠孟子云保民而王世無王者天下又誰保乎作者隱持民主之說煽惑人心而猶必託於孔孟然則歷代制度非經孔孟手訂其勢必有所不行孔孟不復生此讞又誰定也謬二十五

原云四當知三代以後君權日益尊民權日益衰爲中國致弱之根原其罪大者曰秦始皇曰元太祖曰明太祖

案中國自古爲君主之國其權不可下移雖其間暴主迭興中原多故而聖清之治則固遠軼漢唐比隆三代也作者因秦始皇之愚黔首元太祖之勤遠略明太祖之黜孟子與制義隱肆詆謫論其心迹何止蔑古謬二十六

原云五當知歷朝之政皆非由其君相悉心審定不過沿前代之敝而變本加厲後代必不如前代

翼教叢編四

七

案三代質文遞嬗靡得而論矣秦漢以後不可行之政如封建如井田如藩鎮如租庸徵調如辟除如門望如青苗其敝法如肉刑如黨禁如連坐如赤族至聖清而大事廓除二百餘年深仁厚澤翔洽宇內乃謂後代不如前代且變本加厲豈中國歷朝之政無一是者耶謬二十七

原云六當知吾本朝制度有過於前代者數事

案我朝自定鼎燕京規模宏遠載在開國方略若夫禮樂兵刑之大正朔服色之事則有皇朝三通大清會典諸書紀之甚詳乃以爲數事過於前代是猶以管窺天以蠡測海謬二十八

原云七當知讀史以政爲重俗次之事爲輕案史之有事治亂興衰之迹之所考鏡也不知其事而與論政

將六官分職至今可云姬周五經立學至今可云炎漢玉步已改統系不分謬二十九

原云人當知後世言史裁者最爲無理

案史裁云者言史之體裁也否則孔子何以刪書又何以修春秋是則曰刪曰修非有裁之謂乎作者直斷之曰無理則必結繩可以記事執簡不必直筆而後其說可行也謬三十

凡此諸謬皆康門之僞學而欲舉一世之人才消磨其忠義之氣開拓其悖逆之心固結其死生之志上無天子下無紀綱以行其陽儒陰墨之學投誠異教授柄外人湘中時務學堂諸生信其邪說羣立黨名父兄不能稽長官不能禁推原其故則以康梁之死黨高據要津主持風會驅以利祿之路弛其名教之防而人心之敗壞遂岌岌若有不可終日者嗟乎周孔之道幾

翼教叢編四

七

乎息矣君臣之義如何廢之作者持論言六經之文無一不可見於用究其所用曰改制曰民權曰春秋公法若夫正心誠意則詆之曰虛論尊王攘夷則鄙之曰迂說數年以來六經供其點竄塗改漢宋諸儒之書皆蔑視如奴僕其大學堂章程乃有重編經史之說率天下之人讀一家之書是眞士類之文妖也閱此終篇其有不髮指眦裂者哉

非幼學通議

新會梁啟超著有幼學通議一篇曩從時務報見之後見坊肆所刻之中西門徑書七種亦有此書又見宛平徐學使刻之湘學報而輜軒今語復諄諄以此勸學焉夫梁氏自云未游西域何以知其立法之善與其考課之詳盡則以所見西書語多夸飾而先有所動於中於是倡為學究亡天下時文亡中國之說又以士人之讀四書五經因試題之所出其言之成理亦似重有憂者雖然梁氏之為此說也其果平心出之乎抑亦違心出之乎平心出之則彼之學即足以亡天下違心出之則彼之學又烏足以教童子西人學校之制誠能一道德而同風俗則是國無游民家修禮讓堯舜之治何以異茲獨不解美洲工黨胡為挾制公司英俄亂民胡為日日思逞法之黨會胡為不畏國

翼教叢編四

三

憲而得自由梁氏豈無所聞見耶自古君臨天下之主莫不懷然於民為邦本固邦甯之訓為之民者日被教育以長養其子孫亦當知食毛踐土血氣尊親之義豈有撥棄本根敗壞家養如梁氏之徒之謬妄者余因覽其說而正其非以冀世之誠求保赤者取而察焉光緒戊戌初秋長沙葉德輝

生民不可一日無教教不可一日無學學不可一日無經周秦以前風氣渾噩而虞廷選舉猶且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二者遞相考覈何論三代以下乎兩漢以五經立學師儒傳授門戶紛爭班固議其祿利之路使然蓋深疾夫當時曲學之儒而特以一言探其隱也然自宣帝年十八受詩論語孝經疏廣以經學授皇太子其後如明德馬后孝和鄧后皆通曉經術以佐內治此亦豈為考試而習耶又漢室諸儒往往於羣經未立博士之

前轉相授受沿及後世儒風大昌果如梁氏之言則伏生竄老空山文中子講學河汾明太祖欲廢孟子錢唐以死力爭亦復何所希冀況今日窮鄉僻壤頹思細民海濱久旅之商人與日本士夫之崇漢學者其童子入塾亦必以四書五經為先其非因考試科目起見不尤彰明較著耶梁氏謂以佛教取士則如是我聞一切佛在之語將充斥於塾舍以耶教取士則天主造物七日而成之語將闖溢於黌序不思六朝浮靡之習南北猶有儒宗唐人崇尚詞賦通經之儒亦且項背相望甚至開元中以老子命題取士卒不能奪尼山之席梁氏巧言亂聽實不足以鼓惑通人乃猶有奉其說以為金科玉律者何其謬也

翼教叢編四

三

說文九千餘字經典所載猶或遺之則以古字多假借世多不察故也後世偏旁日益隸俗雜陳徐氏新附及近人逸字攷外其餘一切孳生之字 欽定字典諸部采錄甚詳是故欲通古義必識說文欲通今義必用字典今世三家村儒市井商賈之子大率家有字典一書彼其意非盡出於尊王實以 聖人制作之宏足以通古今而辨然否也西文以音為主實西域字母之濫觴然去形而求聲則周公元聖不過工為洛音孔子大成無非習為魯語即以周孔之身教定天下之方音恐亦有指畫不能通其意者何況佻虛橫行之字乎今日學西文者則曰西簡而中繁學中文者則曰西難而中易此固各安所習各尊所聞譬如飲食之有異同嗜欲之難強合兒童辨日安能定其是非乃彼獨謂中國識字人少由於教法不如西人則中國許書以後言字書者何啻千家字典一書周年坊肆所行何可勝



數梁氏用夷變夏多味本之談平日持論以中國自古相傳之爾雅說文概目爲劉歆偽學而一意惟秦西之是從豈知樂操土音鍾儀所貴魯人獵較孔子從同彼梁氏之祖若父獨非被倉聖之澤者哉此固別有隱情耳字與原本度氏正字通塾師宜兼看王氏字典考證

王萊友小學頗爲康梁師弟所推服其實王氏之學菁華皆在說文釋例一書若得明師分類以爲課程實有裨於童子文字

蒙求疏略殊多西人教文義先實字次虛字次活字曩於花之安學校教化議得知其詳其議論是己非人如以中文爲板文

滿洲書西域書爲膠漆話之類大都逞其私見不究本原梁氏附和翼陵至謂天下同文惟有字母說見梁所撰沈氏音書序不思中國文字之興實多而虛少就平口習用之焉哉乎也之而等字而論

如焉爲黃鳥哉爲始也爲女陰出象草木之過中而爲頰毛之翼教叢編四

類皆是至六經中文之至古者易之卦書之堯典禹貢詩之商頌其文體質實不以虛字爲工迨論語出而諸賢坐論一堂語

意各肖其人之氣象而出此中原文明大啟之會非周以前文章所能比例也學者童而習之其成學雖有高下而塾師訓釋

並未十分相離余觀西人所譯中文之書若學而時習之則分譯其字曰學是讀書而是虛字時是時刻習是溫習之是虛字

合而讀之豈復成爲文理蓋中西文字所尚不同彼此是非均屬無謂梁氏信今薄古智西愚中其心乃託西學以行其私書

無所謂保民亦無所謂保教徒布其說變易天下之學派亦何謬妄若此哉

西人花士卜士比林卜等書取其事物之至粗至淺者綴說系圖家絃戶誦此與坊刻所行之雜字增廣何異當時海禁始開

欲通西文舍此固無有更淺近者亦如西文譯中書多讀三國演義此豈足爲典要耶吾聞西人先習拉丁文而後遍及各國之文其功至順且易如士比林者彼方笑其鄙陋無用我獨奉爲枕中鴻寶豈非算識之甚且中國自漢以來此類語言文字

之書載在漢隋兩志者正復不少今其存者如史游急就篇之古雅固不多見然如本草圖爾雅圖毛詩圖諸書圖說俱存隨

取一二冊以教學童亦足爲多識之助即其書不如西人之切近遇物得以考求而海西所繪之物之圖大半中土未有之物

西人於中國古書言龍鳳形狀者且以爲不可信則西人所繪之圖於我更何所取證也夫西文不可不學持論亦不得如是

之偏梁氏欲挾天下之人廢中學而尙西文試問明治變政曾有滅絕和文之事乎以上論通議識字書之非

中國言文法之書如魏文典論劉勰文心雕龍之作皆獨抒己見自成一言之言初非爲教人而撰也然自魏文以前劉勰以

後其間以能文著錄者代有聞人彼時海西各國文軌不通既不知文法之書復不聞梁氏之論而通才博學著作等身此以

見中人之智睿聰明遠過於西人者倍蓰什伯何得云教之無法耶況八家派別大開圈點之風時文道興而開合承接之法

日益詳密梁氏視中國典籍講章唾棄不值一錢其識不可謂不肆乃獨於西人此類書籍馨香而俎豆之英雄欺人耶抑真

知灼見而以爲吾中土無一可學者耶以上論通議識字書之非

梁氏擬撰之歌訣書自命立學已爲狂悖至戒煙纏足亦欲學童歌誦則是糟粕鄙俚之叔孫通勝於天地元黃之周與嗣矣豈非士林笑柄乎今按彼所詳列之書惟步天歌通鑑韻語十

七史彈詞足備採用其餘近人之作等之自鄙無議可耳夫欲知孔教之源流則不如讀史記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傳欲究諸子之派別則不如讀漢書藝文志欲記古人之典錄則不如讀唐宋人所著之蒙求欲觀歷代之事略則不如讀沈氏所撰歷代世系紀元篇其體仿急就章古雅可誦欲通前朝之掌故則不如讀文獻通考紀要詩凡若此類童蒙知其大略成學致其全功其於中學亦大可觀矣梁氏所擬歌訣至三十餘種之多則十齡以前斷不能卒業安有餘日涉獵他書耶以上論通議歌訣書之非

書之有問答由來久矣論語孟子已肇其端漢儒如鄭氏之志記宋儒如朱子之或問沿波溯源大旨與論孟相近其討論至精稱引至博讀者靡得而譏焉西人教童子凡專家之學之書多設問答以明大略中國宜無不可仿行者然其書乃一書之翼教叢編四

萌芽或加考證或習專門皆非畢生不能卒業梁氏以通儒之誤述為幼學之階梯躐等之譏竊所未喻余見康門弟子有編偽經考答問者矣淺陋空疏人名時代猶或倒置使其徒蔓延日取則康梁問答書可以充塞曠路雖欲民之不愚何可得耶以上論通議附答書之非

說部書為唐人所尚宋元以降流為傳奇其為風俗人心之害亦已久矣西人三等學堂教童子之書往往取遊戲之文寓規勸之旨此自俗尚使然不能行之中土者也中國言史事而與傳奇相類者余所見惟宋人宣和遺事一書而前無所因後無所繼則亦無所用之世俗好事之士往往樂刻善書如惠棟注太上感應篇彭希涑廿二史感應錄及廿四孝圖地獄變相即羅尼大威德熾盛經之類何嘗不家有其書編氓婦女亦何嘗不資觀感

而風俗之純薄人心之善惡全不恃此梁氏持論動謂泰西人識字明理由於說部書之益彼其意殆欲擯去中國初學所誦之孝經論語一以說部為課程然則九百虞初果能與十三經二十四史同立學官垂之久遠耶以上論通議說部書之非

讀書必有入門之書經從說文入史從綱目入說文所以窮穴羣經綱目所以提挈全史皆初學所必有事而梁氏之徒以為無用者也謂見彼黨所說文先讀苗氏建首字讀以明文字學乳之理檢閱次讀江氏六書說以窺六書制作之原次讀嚴氏說文聲類以釋形聲比附之義史則先讀齊氏歷代帝王年表以知事實之厓略次讀李氏紀元編以識年號之前後此皆門徑中之至簡略者其專門經學入門之書則翁氏十三經注疏作者姓氏表洪氏傳經表通經表為要兩漢經師淵源而以史漢儒林

翼教叢編四  
傳後漢書儒林傳經典釋文敘錄皆唐以前朱氏經義攷後學派書目為之引申攷證專門史學入門之書則洪氏史目表正具此書為之通鑑目錄讀通鑑必正史志表綱領為要而以劉氏異同溫公通鑑目錄從此入各史綱領為要而以劉氏史通攷其義例御批通鑑輯覽求其論斷此又門徑中之漸擴充者至諸子非初學所必讀姑可從緩集則以文選原其始以姚氏古文辭類纂王氏續古文辭類纂要其終以宋人古文苑孫氏續古文苑窮其變此固非初學所能遍及而塾中不可不備列使之瀏覽濡沫以備文章之用凡學由淺入深惟作文必取法乎上如欲通貫百家遠則求之漢書藝文志近則求之四庫全書提要

先讀簡明目錄於是二三年之中經史文學皆可得其要領矣他如訓詁入門之書則阮文達經籍纂詁足供漁獵王文簡經義述聞經傳釋詞足資啟悟考據入門之書則宋王氏困學紀聞近儒

顧氏曰知錄王氏讀書雜誌兼得治史三書最有體要總此數者一日得之終身由之多識以畜德明體而達用固不必如梁氏之高張師說左袒西法而志學之年可以事半功倍然則中學之不振非學之不善乃師之不善耳天下盡如梁氏爲之師吾知康有爲之邪說將流布海內復何從得門徑哉以上論通議門徑書

一物一名眾物眾名自黃帝正名百物以來於是遂有名物之學神農嘗藥草以療民病爲之學者衍爲圖經今其存者尙有宋大觀政和兩次官定之本禹鑄九鼎以象神姦使民不逢不若而山海經卽其圖說此名物之切於民用者自茲以降周公作周禮天地人物之事各有專官又誤爾雅以通古今之名義孔子繫易必推明一切制度器用出於卦象此其學非後世考

真教叢編四

夫

據家所得依附者也漢人書如史游急就章取當時之事物雜湊成句以便人之諷誦世歷千百年名物之生曰繁其書遂古而不適於用此外如揚子方言劉熙釋名今人列爲小學專門當時不過通俗文字梁氏以西人有名物專門書遂謂中人不通文法由於無此余固不能合泰西之人而遍試之以證其說之得失然中國文人詞客之造述市商編氓之書札固未嘗一日絕於道途西人有梁氏其人亦必轉以此爲絕學梁生中土胡乃妄自菲薄邪以上論通議名物書之非

合五州之大勢而論人數至眾者莫如中國良以地居北極溫帶之內氣候中和得天獨厚而又開闢在萬國以前是以文明甲於天下中外華夷之界不必以口舌爭亦不得以強弱論也四民之中士爲至秀自國初以迄近今名臣大儒因時文詩

賦起家者指不勝數今日典試之人不能盡正文體則時文可怪誕支離不亦可以已乎或云時文出於鈔襲策論亦出於鈔襲其利弊固是一例余謂時文鈔襲全是浮詞策論鈔襲尙可記一二事實則以鈔襲而導之讀書固爲稍勝須知文藝考試不過校一日之短長時文策論無庸計較高下廢時文用策論使士人免入股束縛之苦勻出力可以多讀有用之書免致不得科第之人終身不能擺脫制藝更無暇日涉獵羣書此則爲益甚大王葵園有科舉論立說雖其開再舉鴻博兼取他途最平允用意固與梁氏不同也

而人才迭興要以科目得人爲盛若如泰西推遷之法則流弊滋多恐無以杜營競而重廉恥蓋立國各有其政而亦不可強同也至於農工商務之學又迥然與西國不同農事在地利尤在天時西人於水旱蟲蝗大災有時仍束手無策其工藝之巧雖冠絕地球第工制之而商運之一商兼運百工之物以視中國各商其業情實本大相懸殊兵制以英德爲最強其步伐亦多不可行於中原之地故西法非不足尙要貴實事求是師其

真教叢編四

完

所長士當師其通農商諸學之長工當師其製器之長兵當師其練習刑槍之長苟悻悻焉盡棄其學而學焉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矣梁氏終日言變法羣居言學西然彼之僞經說非士學也彼之時務說非商學也彼之公羊孟子說非工學農學尤非兵學也今乃語人曰某也入股賤儒某也不通時務究其所以立義無不託之空言學堂之士靡然向風於是公羊改制附會而益工孟子輕君推闡而愈謬湘中幼學之壞梁氏實爲罪魁孟子云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如梁氏者殆逸居而有教亦近於禽獸者耶以上論通議論學之非

汨羅鄉人學約糾誤

粵人梁某以時務報著聞於時東南行省之達官搢紳皆為之傾動近聞省紳邀之來主時務學堂余不之信後見省中刻有學堂學約十章始知實有其事聞梁某為離經畔道惑世誣民康有為之弟子又假忠義之名以陰行其邪說余恐湘人被其蠱惑因就約中語涉夸大及悖謬之處糾正於後惟冀鴻德碩儒有心桑梓之士張余旗鼓庶人心學術不至淪於異族云丁酉冬臘月汨羅鄉人識

科第衣食最易累人學者若志在科第則請從學究以遊若志在衣食則請由市儈之道有一於此不可教誨學約

汨羅鄉人曰康梁之徒誠不謀科第謀衣食則保薦之者學究也聘請之者市儈也自命雖高寧不為薦聘者地步耶初熊希

翼教叢編四

全

翼教叢編四

全

齡邀之來湘主講學堂議定每歲致束脩千二百金梁嫌其薄

增至千六百金始允是其志不在科第不在衣食而直截了當

在此物也聞梁與汪進士康年為死生性命之交創報館時同

心聚歛後卒以分利不均聽譚嗣同之唆與汪爭論是科第衣

食皆不累人而惟此物足以累人也說士空談願學者勿尚

他日二三子所任之事所歷之境其艱鉅厄苦視文正時又將

過之非有入地獄手段非有治國若烹小鮮氣象未見其能濟

也

逃禪因佛之言心從而避之乃並我之心亦不敢自有何其價

也

汨羅鄉人曰天堂地獄之說惟釋氏摩西有之儒家無此言也

康梁於釋氏得其皮毛於摩西窮其骨髓每著一書每持一議

言外之旨如龍無首如蛇無足巧言破道罪淨於莊列矣讀者試檢自來學程有此語言文字否蓋其心皈依彼教久矣其所

以不能決然舍去者則以科第衣食之類有以馬之也一歛其心收視返聽萬念不起使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一縱其

心徧觀天地之大萬物之理或虛構一他日辦事艱難險阻萬死一生之境同上

汨羅鄉人曰此全以釋氏起滅之法行之讀者勿為所惑名士狂態洋務癩習不願諸生效也學約

汨羅鄉人曰名士狂態不知訕謗 朝政在內否洋務癩習不知七日安息在內否

夫學之繁博而難讀也既如彼其讀之而無用也又如此苟無人董治而修明之吾恐十年之後誦經讀史之人殆將絕也學約

汨羅鄉人曰梁之在學堂教習也孟子公羊外無他經焉其章舉各書裝點門面詢之春秋繁露則又人人誦習豈董氏一家

之學在六經之上乎至於新學偽經考會經奉 旨禁燬孔子

改制考春秋董氏學援引異學侵奪聖經是梁之董治而修明

之者皆其師康有為之謬說也如是而經史之絕何待十年天生康梁以絕經也悲夫

西人學堂咸有安息日七日來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古義之見於經者殆中西同俗也學約

汨羅鄉人曰易復卦彖曰七日來復文王繫傳也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周公繫傳也二者各自為經不相聯貫果

如若輩之附會其說則羣龍无首真民主之國中為市太陽

眞一地球聖人六經皆先爲康梁而作有是理乎漢宋說易之  
 書具在讀者盍檢視之若以二千年以來之注家爲不可據則  
 請直讀經文夫經又固未嘗言先王至七日安息云云也康梁  
 說經動輒影射西書淆亂視聽願明眼人於此等處留心  
 必深通六經制作之精意證以周秦諸子及西人公理公法之  
 書以爲之經以求治天下之理學約  
 汨羅鄉人曰康梁屢以公法比春秋又教人讀西人公理之書  
 此彼教之談學約不便若以爲西學之善無遜於此者原朝  
 明言其心迹詭譎如此  
 廷采西學設學堂本意欲人博通中西實學耳豈尙此空談之  
 公理公法哉夫西人公法祇論強弱以若輩平日醜詆孱弱之  
 中國雖人人講求公理公法徒有害於實學烏足云治天下之  
 理

翼教叢編四

全

吾聖人之教之在今日也號稱受教者四萬萬而婦女去其半  
 焉不識字者又去其半之半焉市僧胥吏又去其半之六七焉  
 帖括賤儒又去其半之八九焉此誠莊生所云舉魯國皆儒服  
 而眞儒幾無一人也加以異說流行所至強聒挾以勢力奇悍  
 無倫嗚呼及今不思自保則吾教亡無日矣學約  
 汨羅鄉人曰聖人人倫之至也此四萬萬人人有父有君則爲  
 聖教中人無父無君則非聖教中人西人日日傳教日日啟爭  
 端其入中國也從其教者大半無賴之徒官紳膠庠之士間有  
 從者昔年官紳無從教則鄉里唾罵之宗族擯斥之夫使其教  
 而善也則不待傳而自傳教而不善也則雖如西人之兵力行  
 教而不能化一土耳其之回教於中國聖教有何損益乎西人  
 教會既多公費尤爲充實康梁久萌傳教之志利其贊耳雖然

果如彼之附會公羊孟子之術以傳孔子之教則孔子又一摩  
 西也能不爲孔教悲乎

翼教叢編四

全

(This section contains vertical lines and a faint seal, but no legible text.)

邵陽上民驅逐亂民樊錐告白

翼教叢編五

立驅逐亂民字人邵陽士紳軍民等今因丁酉科拔貢樊錐首倡邪說背叛聖教敗滅倫常惑世誣民直欲邑中人士盡變禽獸而後快我邑公同會議於四月十五日齊集學宮大成殿禱告至聖孔子先師立將亂民樊錐驅逐出境永不容其在籍再行倡亂並刊刻逐條四處張貼通告通省倘該亂民仍敢在外府州縣倡布邪說煽惑人心任是如何處治邵陽並無異論特此告白

駁南學分會章程條議

得覽南學分會大略章程蓋倡會諸人知其邪說不行轉而變計思圖掩蓋而恣誘煽粗視之似尚平安細察之則隱情畢露今就其貌似平安之處稍為發揮庶閱者不至竟入迷途至樊錐所著開誠發錐諸篇叛背聖教棄滅倫紀顯載湘報茲不贅

翼教叢編五

一

說

一南學會開辦大略章程 云開辦者以辦就更有新章也云大略者以細目不好明言也一俟會徒既眾便於任意更改凡一切平等禽獸之行惟所欲為此時但如此朦混引入入會日後雖悔悟而求解脫豈可得哉此真樊錐所謂頸圈鼻索者也今將施之入會諸君矣閱者其審諸

一一切拘墟狹隘之見概宜屏除 此即湘報易鼎所謂改法以同法通教以綿教屈尊以保尊合種以畱種改正朔易服色之意也亦即樊錐所謂一革從前搜索無刺唯泰西者是效用孔子紀年之意倘拘墟狹隘之見不概屏除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各有其分不可亂矣大與耶教相背即大於學

會不便閱者其細察之

一倫常乖舛違背孔教者雖有保人不准入會 若然則樊錐永宜屏絕不准入會蓋平等邪說自樊錐倡之也人人平等權權平等是無尊卑親疏也無尊卑是無君也無親疏是無父也無父無君尚何兄弟夫婦朋友之有是故等不平則已平則一切倒行逆施更何罪名之可加豈但所謂乖舛云乎聖人人倫之至似此滅絕倫常豈格外更有違背者乎若而人在會諸公宜何如處治以挽倫紀以扶聖教豈直屏絕已哉今諸公反推為會長其於學會章程大相刺謬閱者省覽焉

一在會人不准談及詞訟案件 若然則石秉鈞石建勳亦宜屏絕不准入會昨聞石敬亭為結餉一案除應賠罰外更勒罰花邊二百元此即未入私囊究屬干預詞訟以此而論似與學

翼教叢編五

二

會章程相背或者詞訟案件只宜暗管不准談及耶此非局外人所敢知也

一本會為大眾身家性命起見力除一切浮華囂張之習 此係切實可靠之條但云力除一切浮華囂張之習者即樊錐開誠第三篇所謂洗舊習從公道一切繁禮細故猥尊鄙貴文武名場惡例劣範銓選檔冊謬條亂章大政鴻法普憲均律四民學校風情土俗一革從前搜索無刺唯泰西者是效也大眾誠能如此行去則黃卷其髮十字其宗馬牛其妻室紀年以耶穌紀日以禮拜正石秉鈞新政局公啟所謂我自興之無待彼興彼必不肯慘施殺戮也如此而身家性命可保吾不之信矣 摘駁樊錐開誠篇中語尤悖謬者 自民之愚也久矣不復見天日也亦已甚矣其上以是愚之其

下復以是受之二千年淪肌浸髓枯夢極魂酣嬉怡悅於苦海地獄之中縱橫馳逐於醉生魔死之地束之縛之踐之踏之若牛馬然若苒苒然 駁曰我 朝開國以來教養兼盡上何嘗愚下下何嘗受愚且二千年自漢迄今其間聖君賢相理學名儒不可殫述樊願謂其桔夢極魂酣嬉怡悅束縛踐踏若牛馬苒苒目中固無千古矣不知其祖宗亦在二千年內也樊雖不產於空桑安得出此喪心病狂之論

今宜上至百寮下至羣醜俱如此類網羅淨盡聚之一室幽而閉之使其不見日月不與覆載 駁曰自古權奸逆豎心懷巨測必將忠臣義士一網打盡樊雖此言殆又甚焉倘其得志忠義之士無噍類矣

是故願吾 皇操五寸之管半池之墨不問於人不謀於眾下翼教叢編五

三

一紙詔書斷斷必行曰今事已至此危迫日極雖有目前一無所用與其肢節解寸寸與人稅駕何所躡天無路不如趁其未爛公之天下朕其已矣 駁曰 天子詔命豈臣下所敢戲擬况此等大逆無道之言乎 國典具在褻割寸磔處以極刑似尚未足以蔽其辜

四海一心一心者人人所自主之權人人以救亡爲是窮極生變鬱極生智 駁曰治天下者大權不可以旁落况下移於民乎所宜通者惟上下之情耳樊雖謂人人有自主之權將人人各以其心爲心是使我億萬人民散無統紀也樊雖謂可以一其心吾謂實億萬其心也此則亡且益速又烏能起而救之泰西國固多民主然法國議院朋黨蜂起卒爲國禍在泰西且不可行矣雖曰窮極生變鬱極生智推其意直欲以我 列聖以

來乾綱獨攬之天下變爲泰西民主之國其斯以爲智與真漢奸之尤哉

洗舊習從公道則一切繁禮細故猥尊鄙貴文武名場惡例劣範銓選檔冊謬條亂章大政鴻法普憲均律四民學校風情土俗一革從前搜索無剩唯泰西者是效用孔子紀年 駁曰尊卑貴賤有一定之分法律條例有不易之經樊雖公然敢以猥鄙惡劣謬亂字樣詆毀我 列聖典章制度毫無顧忌其狂悖實千古未有且明言唯泰西者是效何必再言用孔子紀年直曰以耶穌紀年可耳

翼教叢編五

四

賁鳳陽等上王益吾院長書

夫子大人鈞座竊我省民風素樸自去夏以前固一安靜世界也自黃公度觀察來而有主張民權之說自徐硯夫學使到而多崇奉康學之人自熊秉三席常邀請梁啟超主講時務學堂以康有為之弟子大暢師說而黨與翁張根基盤固我民心頓為一變湘報刊瀏陽譚嗣同之言曰南海康工部精探道奧昌明正學其徒梁孝廉克肩巨任一洒俗儒破碎拘攣之陋而追先聖微言大義之遺吾湘人士聞風興起懷德慕思云云吾不知康所探者何道而譚所懷者果何德也吾人舍名教綱常別無立足之地除忠孝節義亦豈有教人之方今康梁所用以惑世者民權耳平等耳試問權既下移國誰與治民可自主君亦何為是率天下而亂也平等之說蔑棄人倫不能自行而願

翼教叢編五

五

以立教真悖謬之尤者戴德誠樊錐唐才常易鼎等承其流風肆行狂煽直欲死中國之人心翻亘古之學案上自衡永下至岳常邪說浸淫觀聽迷惑不解熊譚戴樊錐唐易諸人是何肺腑必欲傾覆我邦家也夫時務學堂之設所以培植年幼英才俾兼通中西實學儲備 國家之用煌煌 諭旨未聞令民有權也教人平等也即中丞設學之意亦未嘗欲湘民自為風氣別開一君民共治之規模也 朝廷官長不言而諸人以此為教則是藉講求時務行其邪說耳夫合中西為學堂原欲以中學為根抵兼采西學之長堂中西學自有教習訂立規模與中學不相涉也中學所以為教人皆知之無待別求門徑也而梁啟超等自命西學兼長意為通貫究其所以立說者非西學實康學耳且若輩之言曰教自我立無待彼興西人一來雙手奉獻

彼必不肯慘施殺戮又曰今日教學諸人即是與朝佐命果爾今之為學堂學會非徇警路人之木鐸直吹散子弟之楚歌

朝廷詰諭頻仍大吏多方籌畫而以成就如許無父無君之亂黨果何為哉竊謂各省奉 旨開設學堂本係美舉我省人士聞風振興今擇師一不慎不以立學轉以敗學名為培才實則喪才天下受益我省受害且貽人心風俗無窮之憂不僅一時一事而已中丞公事繁多或未檢察及此夫子名流領袖若再緘默不言上負 君國下誤蒼生問心何以自解務祈函達中丞從嚴整頓辭退梁啟超等另聘品學兼優者為教習我省幸甚學校幸甚梁啟超等所批學堂課藝日記或出手書或係刻本或近日改刊皆有悖亂實據不可磨滅加以案語摘錄呈電俾知其人其說難以姑容迫不得已而為之非好事也受業賁

翼教叢編五

六

鳳陽楊宣霖黃兆枚劉胡忠歐陽鵬朱應湘吳澤彭祖堯等全稟

湖南時務學堂課藝總教習梁啟超批 以下刻本  
凡賦稅於民者苟為民作事雖多不怨今西國是也上海租界每季巡捕捐極重未有以為怨者也苟不為民作事雖輕亦怨矣中國之稅至 本朝而輕極矣孟子謂輕於堯舜之道者大猶小猶也何以謂之猶謂其不足以供幣帛養食百官有司之用也今之中國是矣以賦輕之故乃至官俸亦不能厚惡知官俸既薄而彼百官者乃仍取之於民之身而其既益烈耶

又 案斥 本朝輕賦為大猶小猶喪心病狂  
今日欲求變法必曰 天子降尊始不先變去拜跪之禮上下



仍習虛文所以動爲外國訕笑也

案此言竟欲易中國拜跪之禮爲西人鞠躬居然請天子降尊悖妄已極

又

春秋大同之學無不言民權者蓋取六經中所言民權者編輯成書亦大觀也

案民有權上無權矣欲附會六經六經安有此說

分教習韓文舉批

天下無敵美國有焉歐州不及也今歐州各國之人每年隸美籍者不知凡幾如戰爭之事與諸國持和局者多由美國溯美國由乾隆四十一年始聯合十三州至今日所屬邦部已四十餘近又合併檀香山將來大一統者必由美國以成之也

翼教叢編五

案欲美國大一統置本朝於何地

又

後世爲臣者不明以臣佐君之義皆是爲民作用而遂甘爲奴隸婦孺至於國破時僅以一死塞責後世遂目爲忠臣二千年之鋼蔽牢不可破

案此教人不必盡忠也無人心至此

又

美國總統有違例下議院告之上議院上議院得以審問例能奪其權而褫其職英國雖君臣共主之國其議院亦曾廢君可兄舜亦由民公舉非堯能私授也

案如此則中國幸不設議院耳議院設而廢君大逆不道之事更多矣

分教習葉覺邁批

教主立法專在智民然民智之後又必打入仁說正所謂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也

案此近日花之安李提摩太引入入教之議論不圖自命傳

孔教者亦有此聲口

學堂日記梁批 以下手書本

屠城屠邑皆後世民賊之所爲讀揚州十日記尤令人髮指毗裂故知此殺戮世界非急以公法維之人類或幾乎息矣

案三代以後得天下者皆逆取而順守 聖清之於前明與

國也揚州十日記之言明季遺老之言也不思二百餘年之

深仁厚澤而乃執明季一人之言以爲民賊乎是亦賊民

而已矣

翼教叢編五

又

公法欲取人之國亦必其民心大順然後其國可爲我有也故能興民權者斷無可亡之理汝已見到此層但未鞭辟入裏耳

案興民權只速亂耳安得不亡

又

議院雖創於泰西實吾五經諸子傳記隨舉一義多有其意者

惜君統太長無人敢言耳

案惜君統太長五字悖逆至此殆欲人人造反時時作亂然

後快於心與

又 中國荏苒甚熾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今日變政所

以必先改律例

案如此言直欲廢中律用西律耳是之謂賊民

又

二十四朝其足當孔子王號者無人焉間有數霸者生於其間其餘皆民賊也

案二十四朝之君主謂之民賊而獨推崇一孔子是孔子之受歷代褒崇為從賊矣狂吠可恨

又

衣服雖末事然切於人身最近故變法未有不先變衣服者此能變無不可變矣

案改湖易服皆與王之事若輩何敢妄言歷代草寇未有不改制者黃巾諸寇非其人乎

學堂答問韓批 以下近日改刊本

九

翼教叢編五 有伯姬之賢三國來賸尚為非禮況不如伯姬乎亦惟有伯姬之善乃能容之餘則不能可知矣可見僅得一伯姬而不及伯姬者多矣此不平等中之平等聖人于據亂世不得已也

案平等之說出自釋氏安得以之附會聖經自梁啟超來主時務學堂于是人人言平等至有皮孝廉父子之謬論謹厚者如此其他可知傷風敗俗莫此為甚

又梁批

一盜案之徽州縣治之足矣而上勞朝審皆極可笑

案 聖人慎刑愛民所以有朝審此 列祖 列宗之戒法而以為可笑不知是何居心

又梁批

日本所以二千餘年不易姓者由君位若守府而政在大將軍

凡欲篡位者篡大將軍之位而已日本所以能自強者其始皆由一二藩士慷慨激昂以義憤號召於天下天下應之皆俠者之力也中國無此等人奈何奈何

案梁啟超欲與民權所以藉口於君位若守府欲尊任俠所以藉口於日本之自強童子何知其不為此似是而非之論所誤者鮮矣

又梁批

中國舊論常以能言不能行責人此最謬論蓋有立言之人有行事之人各有所長不能相非必欲以責一人之身萬無是理

案時務學堂之設育人才也能言而不能行天下古今安有此教人之法果如此等謬論則學堂之設專為若輩言者設矣他日學僅成立皆持梁啟超之說以教人豈非誤盡天下蒼生耶

翼教叢編五

十

又梁批

臣也者與君同辨民事者也如開一鋪子君則其鋪之總管臣則其鋪之掌櫃等也有何不可以去國之義

案封建之世皆天子之臣故可以去此適彼非所以論于今日之世也果如此等議論則龔效拱之漢奸姚福秋之肇亂皆得謂之合于古義矣三尺童子習聞此類謬說湘中風俗人心之壞恐有不可問之日矣

漢世武梁祠堂畫象所畫古帝王多人首蛇身人面獸身蓋古來相傳實有證據也山海經言絕非荒謬董子引古語云人當知自責於萬物可知古時人與物相去之率本不甚遠若至今日則誰不知己身之貴于物者而更待聖人之丁寧告誡耶西

人古書屢出告令禁人與獸交然則古時之人與獸交者必甚多矣

案刪書斷自唐虞聖人自有深意太史公曰其文不雅馴措紳先生難言之西人禁人與獸交見之彼國載記安得以之臆斷中國上古之人學堂與童子所講者此事毋怪合種之醜論騰于士夫之口也此輩願爲山海經中之人何苦率黃種而盡爲獸種乎

湘紳公呈

具呈前國子監祭酒王先謙前雲南補用道劉鳳苞編修汪槩工部郎中蔡枚功候選郎中張祖同吏部主事葉德輝工部主事鄭祖煥分省補用道孔憲教前甯夏府知府黃自元前華容縣教諭嚴家邕等爲學堂關繫緊要公懇主持廓清以端教術而挽敝習事竊爲政先定民志立學首正人心損益迺百世可知綱常實千古不易湘省風氣醇樸人懷忠義惟見聞稍陋學愧兼通上年開設時務學堂本爲當務之急凡屬士民無不聞風興起乃中學教習廣東舉人梁啟超承其師康有爲之學倡爲平等平權之說轉相授受原設立學堂本意以中學爲根柢兼采西學之長堂中所聘西學教習李維格等一切規模俱屬妥善至於中學所以爲教本有康莊大道無取鑿險絕幽梁啟超及分教習廣東韓葉諸人自命西學通人實皆康門謬種而譚嗣同唐才常樊鍾易輩輩爲之乘風揚波肆其簧鼓學子胸無主宰不知其陰行邪說反以爲時務實然喪其本眞爭相趨附語言悖亂有如中狂始自會城浸及旁郡雖以謹厚如皮錫瑞亦被煽惑形之論說重遭詬病而住堂年幼生徒親承提命朝夕濡染受害更不待言是聚無數聰穎子弟迫使斷其天性效彼狂談他日年長學成不復知忠孝節義爲何事此湘人之不幸抑非特湘省之不幸矣今皮錫瑞不爲珂里所容樊鍾復爲邵陽所逐足見人心不死率土皆同從前士紳公議擬俟梁啟超此次來湘稟請鈞奪昨聞其畱京差委學堂自必另聘教習竊以爲本源不清事矣由治伏乞大公祖嚴加整頓屏退主

張異學之人俾生徒不爲邪說誘惑庶教宗既明人才日起而

兼習時務者不至以誤康爲西轉生疑阻學校幸甚大局幸甚  
紳等迫不得已冒瀆威嚴惟祈格外鑒諒上呈

湘省學約

夫世運之興衰繫乎學術學術者人才之根基天下國家所恃  
以致治而靖亂者也吾湘人才茂美由鄉先正講明學術不驚  
歧趨

國朝中興彬彬極盛其中如曾文正左文襄胡文忠羅忠節傑  
出無倫考其爲學不外義理考據辭章經濟此四者析之則殊  
途而異趨合之則同條而共貫亦在人觀乎其大而已近日五  
洲大通泰西挾其長技爭勝中華中學之外別爲西學守正之  
士多鄙夷之淺識之儒又詫異之究之泰西之學實出於中國  
百家之言載籍具存班班可考  
皇上內撫中夏外馭諸夷

飭各督撫創建時務學堂大吏奉而行之原欲講求實學上副  
朝廷儲才輔治之心迺自新會梁啟超來湘爲學堂總教習大

張其師康有爲之邪說蠱惑湘人無識之徒翕然從之其始隨  
聲附和意在趨時其後迷惑既深心腸頓易考其爲說或推尊  
摩西主張民權或效耶穌紀年言秦王改制甚謂合種以保種  
中國非中國且有君民平等君統太長等語見於學堂評語學  
會講義及湘報湘學報者不勝僂指似此背叛君父誣及經傳  
化日光天之下魑魅橫行非吾學中之大患哉孟子曰楊墨之  
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韓昌黎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今與吾  
湘人士約屏黜異說無許再行揚播煽惑人心其被誘誤從者  
均宜悔改尙其嚴身心義利之界晰古今政學之精究國家利  
病之原探東西藝能之蘊共相砥礪期於有成異日發爲事業  
將與曾左胡羅諸公後先輝映斯湘人厚幸也條約如左

一正心術 心術與學術相表裏心術不正縱學問淹博適以

濟其奸邪當今滄海橫流事勢日棘

朝廷變通舊制期於宏濟時艱天下之士言衛道者多守舊而惡新言變法者多趨新而厭舊學者徘徊觀望靡所適從而傾危變亂之徒遂張其異幟託辭救世熒惑眾心非灼知繩準聖賢愛戴君父致一旦誤墮其術將處則負慙名教出則流毒蒼生漁利弋名卒歸喪敗伊古以來亂臣賊子皆自一念之不正基之凡我湘人各宜省惕

一覈名實 今日議論動言守舊維新而於新舊之實或未盡知所謂舊者研經史闡義理以及詞章訓詁致力顛精此吾

人應修之業言學者不廢也而株守帖括迂腐鄙通者託之

曰吾守舊也彼其講求西學皆異教也如是而舊之實湮舊

五

五

之名病所謂新者講工藝製造之理通環球政學之要擇善

而取不恥相師亦吾人應修之業特以風氣初開從事方眾

故別之曰新耳而為改制創教之說持平等民權之議逞一

切悖謬之談者託之曰吾維新也彼其詆我者皆沮撓新政

者也如是而新之實湮新之名病故非揭明新舊兩宗學者

仍恐誤會徒啟紛爭無裨要務今特辨析新舊之名俾有志

之士進覈其實嚴杜假冒以正歧趨從前湘省書坊出售西

學諸書慮觸時忌取名新學書局不料為康學者從而依託

其中以致惑亂人心實堪痛憤方今

朝廷言學中西並采屢見

繪音吾輩草野寒儒遵奉

宸謨豈於西學尙有嫌忌已商之坊肆將新學書局一律改

為西學書局以免康學冒託是亦正名杜害之一端也

一尊聖教 孔子之道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乃乾坤所由

以不敝者也始厄於楊墨孟子辯而距之繼厄於釋老昌黎

辭而闢之其綿延甲國二千四百餘年不墜者實賴有人扶

翼張大之耳今泰西諸教通行中國較楊墨釋老為尤甚吾

輩服習聖教惟有惕厲儒修提倡忠義力行尊親之道自求

教養之方國勢既張儒效斯著俾頑夫愚婦皆知聖人之教

如日中天中庸曰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行見彼都之人漸

染變化吾教且盛行於五洲也然扶翼張大豈伊異人之責

哉尙各勉旃請自今始

一闢異端 南海康有為素行詭僻心迹悖謬曾為許尙書文

侍御參劾綜其劣蹟人品可知所撰新學偽經考一書誣蔑

六

六

古經曾經禁革今梁啟超乃煽其師孔子改制考之邪說譁

嗣同和之謂其精探道奧昌明正學積非勝是炫惑一時遂

至書坊射利翻刻聞有稱為康聖人之語嗟乎後生末學罔

識臧否歧塗誤入良可怪歎狂瀾不挽將有滔天之憂毒餘

復延必成燎原之禍茲特申禁書坊不得刷售務靖邪說而

絕根株即已經誤購諸人宜速銷燬毋任流傳後學詒害無

窮

一務實學 中學以致用當務為要以博聞強記為能然時勢

已亟亟主濟世綜經史諸子理學政治地理辭章小學各門

雖或從簡烏可棄捐張尙書勸學內篇條舉分明有限有程

可為模範宗旨既正根基自立西學如五洲政治專門藝能

均須實力研求洞見原本不必存菲薄之心亦無蹈張皇之

吾至於綱常禮制國俗民風西國遠遜中華者不得見異思遷致滋流弊此後學會湘報倘有仍倡邪說者定當公同駁斥以靖澆風期於世道人心大有裨益

一辨文體 文所以載道也唐王勃李賀輩天才穎異識者猶謂非遠到之器無他有文而無實也

國朝沿明之舊以制藝取士法律綦嚴近時風氣大非或剽竊子史或闖入時事甚且綴緝奇字怪語不知音義無可句讀文風幾於掃地乃持文衡者大半茫昧動爲所欺此以是投彼以是取輾轉倣效循而不變必至科目無一通人宜

朝廷以時文積弊太深改試策論也然試場策論非有學術能文章者主持之其弊殆比時文更甚觀湘報所刻諸作如熱力漲力愛力吸力攝力壓力支那震旦起點成綫血輪腦

真教業編五

七

筋靈魂以太黃種白種四萬萬人等字眼搖筆即來或者好爲一切幽渺怪僻之言闕不終篇令人氣逆若不共懲此弊吾恐朱子欲廢三才年科舉之說將行於今日昔歐陽文忠知貢舉痛恨新體擯斥險怪奇澀之文良以言者心聲言既不軌心必不正先於進取嚴爲剝削庶幾國家得有用之材不至以跌隄要駕者害天下也朱子云歐文好者只是靠實而有條理又曰歐蘇文好處只是平易說道理初不使差異底字換却尋常底字先哲名言允宜服膺毋失文章與世運爲升降果文體由降而升世運亦自此卜昇平矣

一端士習 論語子貢問士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又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又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竊揆其義士雖身未通籍當

知有天下國家之責使繫念於衣食居處而酣嬉安逸之是求則其分之所應盡者必多缺失況今日之士以黃緣爲學問以勢利爲功名以徵逐戲謔爲交游以傾軋爭鬪爲事業干預詞訟祗忤官長閒居放議顛倒是非廉恥盡亡名實不副猶視然自命曰吾士也噫士習若此欲中國之強其可得耶夫士居今日而圖強必由孔子之語心知其義而力行之觀於前哲范文正爲秀才即以天下自任卒爲北宋第一人物使中國之士皆以范文正自期激厲憤發不狃故習毋責人毋恕己日繩其所習必圖於天下有濟即無范文正之遇不克顯功業於一時而人人有折衝禦侮之心隱若敵國外人自毋得欺凌之況有志者事竟成他日建奇策奏殊勲必由學校奮興之力也吾湘繫全局安危同志諸君當各以天下自任謹立學約期共勉遵

真教業編五

六

張孝達尙書電致徐學使書

翼教叢編六

去歲騶從過鄂時鄙人力言湘學報多有不妥恐於學術人心有妨閣下主持風教務請力杜流弊承台端允許謂到彼後必加匡正嗣後來函復云某君已經力勸等語是以遵命代爲傳播轉發通省書院息壤在彼當可覆案乃近日由長沙寄來湘學報兩次其中奇怪議論較去年更甚或推尊摩西或主張民權或以公法比春秋鄙人愚陋實所未解或係閣下未經寓目耶此間士林見者嘖有煩言以後實不敢代爲傳播矣所有以前報費已飭善後局發給以後請飭即日截止無庸續寄另將學報不妥之處籤出寄呈管閱學術既不敢苟同士論亦不敢強拂伏祈鑒諒

翼教叢編六

梁節菴太史與王祭酒書

祭酒夫子函丈一湖之隔有如千里書問契濶積愆萬端秋風敗涼敬維吾師向日心誠扶世道重凡在吾黨共知所歸數年以來屢思摳謁爾足此地傷心不辰變世既多歎生尤甚相知若函丈必鑒察也馬關約定數年又有膠州之事四夷交侵羣奸放恣於是崇奉邪教之康有爲梁啟超乘機煽亂昌言變教恰有陰狡堅悍之黃遵憲輕謬邪惡之徐仁鑄聚於一方同惡相濟名爲講學實與會匪無異湖南乃忠義之邦人才最盛昔吾粵駱文忠公巡撫此地提倡激厲賢傑輩出同衛社稷如雲龍之相從至今海內以爲美談豈意地運衰薄生此三醜以害湘人以壞嶺學凶德參會無所底止上則欲散君權下則欲行邪教三五成羣邪說暴作使湘有無窮之禍粵有不潔之名孰不心傷孰不髮指鼎芬溢主湖院日與諸生講明君父之義華夷之防於近日康教尤所深斥所幸同學諸子咸受約束知其猖狂從無染之者吾師主持湘學初恐後生小子聞見不廣則以開風氣爲先繼以異端逆黨議論橫生則以闢邪說爲重可謂肩重任於將隊扶大厦於甚傾多士攸賴豈獨鼎芬哉近見湘省公啟一首嚴正平允所駁超說真足以衛學校扶國家惜所得尙少不能徧散此間刻有許尙書師文御史奏稿奉上數本望以湘刻酬我悲夫廉恥日喪大局皇皇羣賊披猖豪無忌憚吾黨君子聞風相思風雨淒淒不改其度請告張黃葉諸公誓戮力同心以滅此賊發揮忠義不爲勢怵不爲禍動至誠所積終有肅清之一日大快人心皇天后土實鑒斯志臨書憤懣不詳者多敬承杖履安佳

翼教叢編六

王猷峻上王院長書

受業王猷峻敬稟夫子大人鈞座敬稟者我湘省人心古樸素號忠義惟不免深閉固拒未能開通明達邇者自陳中丞蒞任以來創設時務學堂開辦南學會原欲以開通民智使士民不狃於故常不安於固陋法良意美夫復何言乃熊希齡譚嗣同諸人悖亂其間遇事朦蔽聳撫憲聘康有爲之弟子梁啟超來湘主講專以民權平等無父無君之說爲立教宗旨論其罪狀何殊叛逆於是承其風者若樊錐若易鼯若唐才常等肆行無憚顯悖倫常喪心病狂莫此爲甚此誠學術之關鍵風俗之隱憂也湘省何辜被其荼毒此風日熾邪教愈張其勢不至視君父如弁髦陷士民爲禽獸不止當中丞主持此事之始吾夫子亦嘗與聞其悖謬之尤敗壞之極又豈吾夫子與中丞之始

翼教叢編六

三

意之所及料耶至南學會宣講亦屬盛舉古人講學聽者至千餘人然其所講者總不外孝弟忠信禮義廉恥而已今學會所言者除中丞講義教人以盡忠知恥外其餘講義何一非若輩逞其邪說放厥淫詞受業曾身廁其間聽講數次見其不合於理之言不一而足竊見其堂前有所謂待問櫃者私心竊喜以爲此舉或係中丞盛意欲人之各舉所見條陳其事以去隔閡之弊曾於月前直據所見力抵其民權平等之非是並直陳保衛之難行在受業之意亦不過貢其愚忱代達民隱越日至學會講堂上見有答野人王某問一條並未將所問各條貼出夫既以所問爲無理則何不貼供眾覽俾咸知是非之所在若以所問爲是則何得以野人相詬詈此中情態不問可知總之學會諸人大都爲康氏僞學所惑故信口狂吠不顧名義而爲康

氏之徒如梁啟超者則又闢揚師說穢我湘風我夫子爲當代巨神斯文宗匠竟始終緘默不置一詞似於維持風化之道不無遺憾受業忝列門下不敢不貢其忱悃伏望我夫子婉商撫憲另聘名儒主講時務學堂並斥逐黨附僞學諸人以端學術而正人心不勝禱盼之至

翼教叢編六

四



賈鳳陽與葉吏部書

煥彬先生大人崇席久慕鴻儀未親几席緬懷之極無任欽依  
鳳陽屢屈麓山學識譎陋然於風俗人心之故學術趨向之原  
從不敢背道離經得罪名教邇來徐學使來湘刊布翰軒今語  
四處分送近復張貼到院鳳陽等閱之十分駭詫竊念吾湘人  
士雖乏開通卓越之選究皆有誠樸篤穆之風今學使主張康  
學以公法比春秋以蕪古爲宗旨鳳陽禱昧幾於怨恨其名久  
擬就管見所及評駁一二以告同志奈才力綿薄未能遽達鄙  
見頃於友人案頭得先生翰軒今語評誦閱一遍令人分外爽  
快先生此舉洵正學之先聲中流之砥柱也惟近聞翰軒今語  
一書迺廣東梁啟超所作並非出自徐公手筆則是推崇異學  
煽惑人心者其罪應有專責梁啟超以平等民權之說乖悖倫  
翼教叢編六

五

常背戾聖教視然人面坐擁皋比專以異說邪說陷溺士類且  
其黨與蕃眾盤踞各省吾湘若仍聽其主講時務學堂是不啻  
聚百十俊秀之子焚而坑之吾恐中國之患不在強鄰之窺逼  
而在邪說之誣民也夫世運之盛端在人心人心之純由於學  
術學堂之立原欲開通民智講求時務而敗壞一至如此非二  
三縉紳先生起而維持之湘楚大局尙可問哉先生本吾鄉先  
達應請顧全大局亟與當道諸公商請撫憲另聘聲望素孚品  
學兼全者主講時務學堂實爲至幸若先生有所顧忌專事緘  
默則於保全桑梓成全後進之道猶有未盡鳳陽竊直敢以曉  
曉之口貢達左右伏惟亮察勿相責詈幸甚幸甚

王益吾祭酒復舉永年書

松甫賢友文右昨晚歸奉手書勤懇切至抑何意味之深長也  
僕非無心於斯世者但志趣所到不能強同敢爲吾友一一明  
之來論謂僕宜住院督課誠哉是言僕在蘇學任內以遺家多  
難兒女夭折萬念灰絕決計歸田官之不圖館於何有乃郭筠  
老強之於前張中丞迫之於後遂由講舍移席城南展轉因循  
更點嶽麓家號四口唯僕一男老妻臥床兩妾拙弱米鹽瑣屑  
皆自料理寓居曠野夜多盜警赴院則棄家居家則離院牽率  
卻顧耿耿此心非以徐先生爲可法而蹈其故步也然因此之  
故廣設視聽開通聲息不敢夸言整頓似尙未甚廢墜齋長五  
人屏絕少年浮蕩之習屈祠挾妓可保必無至篤實開通四字  
談何容易高潛異器兼者幾人撫膺懷舊容或有之不害爲老  
翼教叢編六

六

成齋長也天下學術斷不能盡出一途但令趨向克端無庸強  
人就我省城學會聚講多賢湘報刊行見聞廣遠開拓民智用  
意甚善此外道合志同各自立會互相切劘亦不失敬業樂羣  
之義奚必盡一世之人相與奔走喘汗搖唇鼓舌院設高坐之  
席家持警厭之鐸然後爲一道德而同風俗邪今 國之急務  
在海軍民之要圖在商務朝士無論矣草野二三君子以振興  
世道爲己任不思盡心實事挽救阡危而相扇以虛名專意鼓  
動世俗即使率土覺悟太息呼號而無開濟之道譬猶舉家醉  
臥遽然夢醒束手相顧以須盜之入室所謂固圍而保種者果  
安在乎僕擲萬金於製造實見中土工藝不興終無自立之日  
此心不爲牟利較然甚明眾志不齊中道相棄僕之寸念亦無  
所悔所恨滔滔天下忠信不立彌望虛僞非世運之佳徵耳僕

自蘇歸時以四鄉多警勉就城居牽涉應酬不能離人獨立投  
暇一編未忘寢饋忽忽六旬不甘朽腐尚有數書未能卒業  
欲廣積成之以待來者同一偷生視息卻非無業游民自衣冠  
出門外嬉遊絕少熱客尤稀來諭云云未爲知我外間浮論豈  
復可信此不足辨也生平性耽清淨不喜結納京居惟二三知  
好商榷文藝歸來亦然其餘親故往來有生不廢雖或不欲其  
可去乎學問一途惟在心得疇昔語人云爲政不在多言學亦  
如之今足下欲僕伸議事之權魁求新之黨嚶鳴求友聒於市  
人返之此心良非素習南學啟會迄今月餘眾口紛紜有如矛  
戟平情論之陳中丞開講數次聽者洒然動容亦由居得爲之  
位任先覺之責故感人如此其深也此外會講諸君不免被人  
吹索報館之文雜襲鱗萃或侈口徑情流爲犯訕或黨援推奉

翼教叢編六

七

自召不平教人以言本非易事况復擇語不慎何謂人言不足  
畏也今日羣才奮興莫不自命千古誰肯受人指摘而欲僕攝  
齋登堂攢眉入社附和既所難安箴規又不敢出徒然東塗西  
抹與三五少年相追逐豈復有善全之地邪竊謂中國學人大  
病在一空字理學興則舍程朱而趨陸王以程朱務實也漢學  
興則詆漢而尊宋以漢學苦人也新學興又斥西而守中以西  
學尤繁重也至如究心新學能人所難宜無病矣然日本維新  
從製造入中國求新從講論入所務在名所圖在私言滿天下  
而無實以繼之則亦仍然一空終古罔濟而已何如閉戶自修  
不立名目不事徵逐尙畱我本來面目之爲愈邪吾友天資悟  
力超絕等倫倘不鄙棄僕言願勿以庸民覺世爲名高而以力  
學修身爲本務闇然日章操券可獲空談小補諸君子任之足

矣何足以辱吾賢如其不愜於心卽請各行其是毋復後言

翼教叢編六

八

王祭酒與吳生學就書

久未接談良深企想頃讀來札關愛殷切感不可言學堂學會先謙皆曾到場以學堂係奉旨建立學會則中丞殷殷注意隨同前往然皆僅到一次因先謙事忙並非有所避忌而不往也學會議論新奇因其稟入湘報人人共見始有辭而闕之者先謙適得與聞崖略至學堂之悖謬半月前見梁啟超批學生稟稿各本稱南海先生然後知爲康有爲之弟子專以無父無君之邪說教人大爲駭怪同人遂有聯名具呈之事熊庶常不知醒悟反爲不平不知何意然則得罪名教之亂臣賊子當在公同保護之列歟來論謂熊唐譚樊諸人庸人孺子成欲得而甘心焉然今尙掉臂游行昌言無忌公道果何存也至謂今日之事亦趨重西學者勢所必至及湘人儼分新舊二黨之說則

真教叢編本

九

其中有尙須剖析者不可不爲吾友明之所謂西學者今日地球大通各國往來朝廷不能不講譯學西人以工商立國用其貨物股我脂膏我不能禁彼物使不來又不能禁吾民使不購則必講求工藝以抵制之中國機庶可轉故聲光化電及一切製造鑛學皆當開通風氣力造精能國家以西學導中人亦是於萬難之中求自全之策督撫承而行之未爲過也紳士和之未爲過也故從前火柴機器各公司先謙與聞其事確係中心之誠以爲應辦至今並無他說然朝廷之所采者西學也非命人從西教也西教流行勢不能禁奸頑無賴從之猶有說也學士大夫靡然歸美此不可說也至康梁今日所以惑人自爲一教並非西教其言平等則西國並不平等言民權則西主實自持權康梁謬託西教以行其邪說眞中國之巨蠹不意

光天化日之中有此鬼蜮今若謂趨重西學則其勢必至有康梁之學似覺遠於事情且康梁之說無異叛逆此豈可黨者乎彼附和之者今日學堂敗露尙敢自號爲新黨乎先謙因刻書事尤又本性夙耽閑靜不願多預人事故從前學堂之事外人以爲先謙主持羣相指摘先謙實無所聞知及見有悖謬實蹟同人督先謙首列具呈先謙亦毫無推卻前後心迹可以考見來論云蔡與陶先生批陳亭子課卷云先謙已有悔心此言可怪蔡先生今年上學一見後未接談先謙之悔否蔡先生何以得知若謂吾兩人交深以此語代爲掩飾是譽我實以毀我也先謙依然先後一人並無兩樣面孔兩樣心腸果有何事應改應悔乎至外人之曲說深文更可付之不論矣

真教叢編六

十

王祭酒致陳中丞書

日昨惠顧暢談至爲快慰賜讀請燬孔子改制攷書板疏稿於釐正學術之中仍寓保全人才之意甚善甚善但康有爲心迹悖亂人所共知粵中死黨護之甚力情狀亦殊叵測若輩假西學以自文旋通外人以自重北胡南越本其蓄念玉步未改而有仇視君上之心充其伎倆何所不至我公盛德君子也如康因此疏瓦全不可謂非厚幸但恐留此禍本終成厲階有傷知人之明或爲大名之累如先謙者激揚有志旌別無權遠師蘇氏之辨姦近法許公之嫉惡所謂在官在野各行其志我公得毋笑爲迂拙罕通乎大稿敬繳餘容續罄

翼教叢編六

士

王祭酒復洪教諭書

奉手示敬悉徐宗師以開學宮立議約究明倡議主筆之人伏查此次邀集紳董出自城南求忠諸生次日始至嶽麓齋長來言知單隨到上注書院公啟字樣卻無主名之人亦向例然也弟屆期到學宮見學約大張書字陳列案上其誰爲主筆無從查詢惟見約稿中有驅逐熊希齡唐才常等語未免過甚援筆刪去大眾亦皆允從弟不候同人而去當日諸公先後到者耳聞目覩諒皆同之至約中所稱康有爲民權平等之說斷不可從此弟所深以爲然者即梁啟超在時務學堂闢揚師說賊我湘人曾經紳士具呈撫院請加整頓弟名亦忝首列今日書院諸生能申明大義乃弟所禱祀而求者也昔鄭人遊於鄉校毀及時政子產不以爲非今以區區學宮啟閉之事邀集紳耆並翼教叢編六

士

非私會釐正學術亦無不應而以此上煩憲聽察及淵魚皇悚之忱匪可言喻幸諸公以此上陳或蒙宗師格外鑒諒總之學術非可強同何況名教綱常之大豈容稍有假借弟在講席一日必竭一日維持之力雷霆斧鉞所不敢避如宗師必查究倡議主筆之人即坐罪第一人可也

王祭酒與徐學使書

前日聞台端因學堂稟控揭帖一案批飭傳訊賓鳳陽等弟即擬奉函爲之剖析適見撫轅牌示弟遂上書中丞旋赴書院飭帶諸生投到今午回城復函告中丞矣天下止有匿名揭帖無署名揭帖若取致人之書加入汗人之語張之衢路以稱授人自來未聞此異事學堂稟稱四處張貼而城中官民人等僉稱未見此豈可橫加裁誣者台批云賓鳳陽等狂吠不休以鄙見測之狂吠者自有其人非賓等也不日公堂對簿根究學堂得自何人來自何地不獨爲學堂弭謗兼爲敝書院洗誣誠爲快事弟忝居講席從不袒護生徒至此事由來因諸生欲釐正學術致書鄙人遂致鬼蜮橫行恣爲詆斥弟蓄憤未據久矣不敢不引爲己任一雪斯言閣下主持康教宗風所扇使承學之士

翼教叢編六

三

望景知歸此次敝郡歲試弟之親友以南海聖人獲雋者不下十人以南海先生入選者則指不勝屈兩次面諭生童贊揚學大眾皆點頭領會足見湘人雖愚未嘗不可化誨惟事必行之以漸似不宜過於迫急若以威勢強人服從則與西國以兵力脅持行教何異此則企望之餘不能不一言也俟公暇再謁

葉吏部與石醉六書

自吾弟起程後踵寄一函計已存覽矣時務學堂梁卓如主張公羊之學以佐其改制之謬論三尺童子無不惑之昔余嘗從事二傳之學出入門戶頗能別其是非左氏與孔子同時自異於傳聞之失學者所忌余別有說證實之公羊注家援引讖緯以爲西狩獲麟即赤帝代周之兆此爲其學者知其不敵左氏故假託漢制挾天子以令諸侯何休之徒又從而附益之班固所謂利祿之路然也左氏晚出立學又遲而西京之傳不絕如獲苟非卓然有以自立其不爲公羊所奪者幾希矣譬如今日功令以四書文取士而一二好學深思之士或治經或治史窮年累月置干祿之事而不顧安得不謂之志士漢時功令最重公羊當時公卿大夫以此起家者不可勝數而張禹賈誼諸人翼教叢編六

四

通勤懇而好左氏舍篇幅短小之書以尋繹至繁且賾之文義其于二家長短亦既折衷一是已終漢之世許鄭通儒皆尊左氏鄭氏六藝論云左氏善于禮公羊善于讖試起千秋學人于九原信禮乎抑信讖乎鄭君見何休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於是作發墨守箴膏肓起廢疾休乃見而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使何氏之書義例果能顛撲不破其戈何至爲人所操其室何至爲人所據今兩家之書殘缺無幾就輯存者推之是非黑白尙可立辨非匿子疑獄也漢董仲舒治公羊推災異其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至下仲舒獄幾死又眭孟稱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至欲漢帝求索賢人禮以帝位霍光惡其祇言惑眾大逆不道以誅死學如江都其弟子愚昧如此今之詆劉歆爲

國師者獨不思公羊家固有此一類人耶況今之公羊學又非漢之公羊學也漢之公羊學尊漢今之公羊學尊夷改制之聖人余知其必不出此梁卓如來湘苟務伸其師說則將禍我湘人吾弟試取左氏公羊比例而互證之則異時發憤著書無難持平而得信誠余向來治學不專守一師之言教人亦不偏執一己之說惟於二傳之義因其關繫于近日之利害者鉅故有不能已于言者豈專已守殘而好爲是辨難哉大抵公羊之學便於空疏沈文起所謂書短而易習義淺而易推者兩漢公羊大師均不能出此評論近世所謂微言大義之說者亦正坐蹈斯病家無藏書而欲使海內學人同安於困陋生已盜名而欲使天下後世其趨于欺罔一人唱百人和聰穎之士既喜其說之新奇尤喜其學之簡易以至舉國若狂不可收拾蟻孔潰河

翼教叢編六

五

于世者當兼收而並蓄之用夏變夷則必入穴以探虎援儒入墨則將買櫝以還珠公羊之學以之治經尙多流弊以之比附時事是更啟人悖逆之萌昔桓譚有言公羊依經立傳彌失其本事說經而至失其本事七十子之大義固如此乎離去本事又數萬里今之學果古之學乎其書空言改制有害于道其學謬于聖人不切于用余非如沈文起之肆口憤爭而實見其學之不能自立故據理以斥之也若以孟子爲公羊羽翼其說更泛濫無宗戰國之世荀孟並稱荀之爲人有儒行其書亦樸致深微在諸子之上孟子識力甚高而立言不無偏激荀子以性惡一語召後儒之譏彈孟子一生師尊仲尼遂代聖統不知性有善有惡猶天有災有祥儒者立論正人心昭法戒諱言性惡之旨同于鄙斥符瑞之旨此聖賢之微意也孟子之書北宋諸

翼教叢編六

去

賢猶疑之刺之迨理學之幟張而道統之傳立孟子以距楊墨有功宋儒自任爲闢異端其尊孟子非尊孟子也而荀子乃以李斯滅學之故爲蘇氏所誣誣烏乎冤矣天下事果如蘇氏之論則再求附益季氏亦將苛斷孔子之教不善有是理乎此知人所以責乎論世也

葉吏部與劉先端黃郁文兩生書

前日過訪見几案間有康有爲孔子改制攷兩弟必檢讀一過其中可行不可行世固有知者余有恆言公羊改制且不能行於漢何論今日若輩一閱之市真可憫笑者也康有爲平日慨然以孔教自任其門下士持論至欲仿禮拜堂儀注拜孔子廟此等猥鄙之事楚鬼越禩則有之豈可施之于大成至聖之前乎且中人孩提入塾無不設一孔子位朝夕禮揖至于成人但求不悖於人倫以對越孔子在天之靈處則爲孝子出則爲忠臣雖不祀孔子孔子亦豈汝咎若以施之於鄉愚則孔廟不能求投杯筭而鄉愚不顧也若以施之於婦人女子則孔廟不能求子息而婦女不願也夫中國淫祀多矣其所以若存若亡者以禁例森嚴不敢爲惑世誣民之事耳西人一天主一耶穌教會

翼教叢編六

七

之名至盈千萬此其結會相仇兵連禍續西人未嘗不痛恨之康有爲隱以改復原教之路得自命欲剛定六經而先作僞經考攷攪亂朝政而又作改制攷其貌則孔也其心則夷也乘此國家多事之時使其徒黨四出遍謀天下膏腴之館而據之朝傳一電報曰康有爲賞五品卿銜遊歷各國主持強兵會夕傳一電報曰湘撫陳寶箴入軍機黃遵憲督辦鐵路大臣招搖撞騙彰彰在人耳目其前電至時務學堂也同年友汪誦年編修爲余言之余笑曰此康謠耳不足信數日往詢其弟子梁啟超則言之忸怩梁固篤信康教終身不欲背其師而亦不能爲其師諱其平日困躓名場故詆時文尤力通籍後朝考卷不列高等者卷爲李約農侍郎籤摘同閱卷者或爲請託李持不可後康有爲刻朝考卷以辱李李則舉其在都鑽營張蔭桓之事遍

告于人此湘粵京朝官所共知者其初至都門也余友吳雁舟太守時官編修爲之延譽蓋吳喜禪宗康有爲與之機牙相合旋其新學僞經考奉 明旨禁燬吳猶爲之太息異學之惑人如此余與吳文字之好甚深屢得聞其持議中原士大夫不求實際厭常喜新積五六年遂成今日之變局虎兕出柙誰之咎與當此舉國眩眩之時兩弟尤宜立定腳根自占于不敗之地從古以巧成者必以巧敗周公恐懼流言王莽謙恭下士此二語最爲流俗所稱道亦足以發人深省者也天姿高明之人無書不可讀張子逃墨歸儒遂爲千古佳話若守一書而卽爲所迷惑聽兩議而又爲之調停其人必進退無據非獨不能爲君子亦且不能爲小人如余邑易生者始則爲台種通教之說以迎合長官後作湘學報又謂西教與西政無涉以蓋前愆可謂

翼教叢編六

七

無恥之甚再歷三四年風氣又變渠欲圖一館局安身而不可得矣梁啟超持論痛詆時文比于女子纏足之害而又潛往會試此真無可解于人口者聞其都中告人謂父命之往夫父命之會試父命之作時文也不知其父有是命而痛詆之是謂大愚知其父有是命而故痛詆之是謂不孝聞康有爲之應試也則曰奉母命師弟沈灌一氣絕世奇談以至不肖之時文加之其父母而已乃享清高之名吾知其平日之申民權爲無君而不知其今日之應試爲有父也康有爲之公車上書詆西人以耶蘇紀年爲無正統而其徒眾又欲廢 大清統號以孔子紀年無論其言之不相顧也卽言與言亦不相顧何其謬邪超回邁賜之名遍于吳楚公羊孟子之教橫于湖湘蒙馬以虎皮沐猴而冠帶中無所有徒竊其聲音笑貌以鼓煽三尺之童子

而乃夸大其辭曰異日出任時藉皆學堂十六齡之子顏之厚矣得非喪心之尤乎且夫西人之勝我者輪船也槍礮也製造也非同也賜也公羊也孟子也所學非所用夫子自道也天津水師學堂上海方言館福建船政局粵逆平定後即陸續創辦主之者皆一時名臣大僚三十年來人材寥落豈今日十六齡之子異于往日十六齡之子亦豈今日之一二江湖名士異于往日之名臣大僚然則人材與學堂截然兩橛畧可知矣然則學堂與書院弊之一律又可知矣余固不欲兩弟爲博學能文之人但欲兩弟爲謹言慎行之人居恆少發議論少上條陳凡盜虛聲騙館地之舉一切不可習染若以余言爲過激請以質之兩弟之父兄及鄉里之長者總之立身行己當爲終身計不當爲目前計世局有變更天理人心之公無變更謂天下皆愚

翼教叢編六

九

人而已獨智者適以自愚而已至若學問一途不必有門戶不得無主宰嘗告人曰胸中當分間格某書度某格毫不可亂迨取用時擇其善者用之是爲讀書良法區唐界宋不可舍己芸人尤不可也餘詳去歲與醉六書兩弟取閱之可以與此互證少年血氣未定無所適從中年以後讀書與更事既多而後知余言之爲長久之策也

葉吏部與南學會皮鹿門孝廉書

昨讀世兄大著醒世歌詞淺而意明語長而心重想見我公庭訓時具有維持桑梓之苦心遠慮近圖良足欽佩近世時務之士必欲破夷夏之防合中外之教此則鄙見斷斷不能苟同者春秋大同之說吾邑王代豐公羊例表言之此論發於二十年以前今日萬口雷同變本加厲至謂地球列國環峙并無夷夏之防又謂春秋時之吳楚卽今日之江蘇兩湖是當日之夷狄卽今日之中國此論似是而實非久欲一辨而苦無暇曷昨讀世兄歌辭有若把地球來參詳中國并不在中央地球本是渾圓物誰居中央誰四傍等句敢以管見所及一明其是非乞公詳辨焉夫春秋之所謂夷狄者以其異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教也今世之所謂夷狄者則有黑白紅棕之別而種類異也

翼教叢編六

三

春秋之教謂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正欲其進而同教耳今日之吳楚教化同矣種類亦一自不得謂之夷狄我 聖清爲古肅慎氏之區同種同教三代已然亦不得謂之夷狄 國初呂留良之徒狂吠無知殆不足辨日本島居本中國遺種其國政教風俗一視他人爲轉徙時唐時宋時中西遷喬入谷若不自主而中原士大夫未嘗鄙夷之也地球圓物不能指一地以爲中但合東西南北考之南北極不相通則論中外當視東西矣亞洲居地球之東南中國適居東南之中無中外獨無東西乎四時之序先春夏五行之位首東南此中西人士所共明非中國以人爲外也五色黃屬土土居中央西人辨中人爲黃種土耳其亦黃種卽是天地開闢之初隱與中人以中位西人笑中國自大何不以此理曉之若以國之強弱大小定中外夷



夏之局則春秋時周德衰矣何以存天王之名魯之弱小遠於吳楚何以孔子曰我魯此理易明無煩剖辨堯舜禹湯文武之教周公成之孔子大之三代以下異教之爲聖教漸滅者不可殫述卽以文字論佛法盛於六朝而其梵夾之經典反藉中文而後傳遼金元人憑陵宋室可謂至極迄今三國圖書不存一字此第聖人糟粕中之糟粕而已潛送默運掃蕩異教於不覺何論旁行詰屈之書乎故藉保護聖教爲名以合外教者巧言也考耶蘇教旨較天主爲近人情故得行於泰西文教之國孔子之與耶蘇孰得孰失西國通儒猶且能辨之將來西教卽行於東方亦不過釋老而已何必爲孔教過慮并中西爲一談乎孔教者人心之所繫也士大夫者又孔教之所繫也今日當官之人但求朝廷無事於教案之事實爲不得已而爲小民無

翼教叢編六

主

於西國哉數日前同邑易生有中國以弱爲強論爲通教合種之說同邑之士羣起而攻之有來告者鄙人告以易生所論并非出於本心乃襲時務議論中之殘唾參以癸巳年申報宋行禮所上合肥相國書識者當鄙其學之陋不當訝其論之新此生本無所知不過急於求名冀儻一時之聞聽若舉邑與之相持是快其意也合種一說譬如雞鷄同埭不相雌雄犬豕共途不相牝牡人性靈於鳥獸此言亦不足爲厲階聞者乃一笑而起鄙人可謂談笑而却兵戎矣湘報著錄之論公論爲最博通而斷斷於耶蘇傳教之辨言多必失故或爲道路所譏評世兄歌詞亦有聞而議之者鄙人於公文字之好不可謂不深雖其間學有異同而一得之愚或亦公所未及天下事凡張皇太過者則潰敗愈速今日時務張皇之過也鄙人嘗持一議以告天

翼教叢編六

主

通核所著之書武斷是其本色凡有所偽大抵不出舊人及國朝人之書特各書散而難稽彼乃彙而爲一耳六經既僞人不知書異教起而乘其虛豈非孔子之大禍居恒與友人戲談云寧可以魏忠賢配享孔庭使奸人知特豚之足貴斷不可以康有爲攪亂時政使四境聞雞犬之不安其言卽有可采其人必不可用蘇氏之辨奸曰凡事不近人情鮮不爲大奸慝康有爲殆其人與鄙人舊籍吳中行將彷彿乎具區之間長爲漁人以沒世若運丁陽九則黃冠道服埋骨包山此間地無五金之礦境僻不足以通商耽耽虎視者或乘而不顧焉敬謝故人勉事聖君毋以爲念

翼教叢編六

壹

葉吏部答皮鹿門書

頃奉手書敬悉尊指前函臚舉近日之議公謗公者將以覘公去就之心破公依違之見言之過激不覺雜以談諧然本意無他不過欲公之去而已否則以十年文字之交無故而操戈同室此亦何爲者耶宋人講學感慨時事則有之未有牽合儒墨不顧倫理者公之景況鄙人知之鄙人之景況人亦知之與公相難決非爭館事關公論亦非爭名若謂湘人無鄉誼好自相攻擊鄙人以爲此正湘人至公至大之處中興戡亂之臣曾文正與左文襄不合矣左文襄又與郭侍郎不合矣此三公者皆當世之大賢君子而處事持論各不相侔和而不同古人之義必欲私黨橫行同鄉援引而後謂之有鄉誼此事鄙人斷不敢出請以俟之後賢此下節刪數語公之學問兼通漢宋鄙人之學問則

翼教叢編六

壹

並漢宋而亦忘之亭林船山之世漢學之熾未張論世而後知人不必橫生議論聖教之大不在君母平等舍舊圖新在實事不在空談口說流傳語氣之抑揚言詞之出入誠哉是言然大旨既乖則其咎不在抑揚亦不在出入也救焚拯溺非登屋呼號臨水鼓譟所能畢事若僅以筆舌號於眾曰我之毛髮焦矣我之手足濡矣以此濟人是不如從井之爲愈公何所見之迂乎來諭又謂今人要人一事不辦坐以待斃鄙人既不敢謂湘中無辦事之人亦更不敢自居於待斃之子公等所辦之事何事請一一示知若以講論爲辦事則鄙人甘居於少見多怪之列公不必進而教之鄙人前函謂從公說者亂也詛公說者亦亂也是謂之開民亂所謂亂者爭亂之謂也公不按上下文氣執一語以責人并牽及漢宋學家攻擊之詞多方而援之敵非

鄙人之所謂敵也時務報初出一二冊見者耳目一新非獨湘人愛之天下之人愛之迨其後閱時既久訕笑朝政呵斥前賢非獨湘人惡之天下之人惡之湘學報外間指摘者大抵吾邑易生之類初尙未及其餘湘報謬論既多宜乎召人攻擊人人皆有君父豈得謂之文人相輕公誤矣漢學家謂明亡於講學者蓋謂國家危急之時一二賢者當實心實政共濟時艱豈有號召生徒紛紛辨論長浮囂之氣開扶制之風如明季諸君子之所爲者芝房先生服膺宋學爲此仇報之詞平心論之明亡於講學則竟亡矣洪逆起於漢學洪逆實不知考據天父天兄之說非平等者乎公思之當亦啞然失笑耳鄙人評詞梨州條下原有儒者立言不慎則害隨之矣二句非專詆梨州也又謂拙著詆公羊詆孟子則是公讀拙著不明欲橫被以毀經之罪不知公羊下尙有家字又有之學之徒等字何曾爲詆公羊孟子下尙有小註乃朱子所已言何曾爲詆孟子又經學公羊條下小註亦云三傳皆尊聖人豈復自相矛盾鄙人畏人之攻則斷不敢宣布公有恆言學不辨不明但相約不辨至無父無君當北面而執弟子之禮苟以東海師門持公庭拜爵私室受恩之說進則鄙人將掩耳而不聞公今行矣舉世亦誰與辨者禹入裸國而同裸惟禹則然公之德似不如禹則何如被服儒者不裸之爲得乎鄙人重公愛公故激公激公以激其行則又何必再辨獨惜平等之說爲公喬梓蛇足此則眞不必宣布者矣近世士大夫每謂尊漢學斥宋學自紀文達倡之考欽定四庫全書提要一書無論爲漢爲宋其有流弊者皆一一辨別其是非而其立詞則曰講學家又曰其末流如何皆沿班

翼教叢編六

美

志隋書崇文總目之例其於漢學亦然並不斥其初祖乾嘉以後之人讀提要不通致有河間尊漢抑宋之論說不謂通議如公其視拙作亦蹈斯病若以此尋隙則是非不辨而自明雖有起而攻者不過王肅之攻鄭陸子之攻朱而已何足論哉何足論哉

附來書

拜讀手書並惠大著不以弟爲不可教而再諄諄誨所不及且感且愧顧區區之衷似有未諒而用流俗人之言以相警警敢略陳其愚惟公嘗爲漢宋之儒講學規模不同漢儒所講皆經學問答皆弟子宋儒所講兼及時事不皆經學問答不皆弟子觀鄭志及朱陸之書可見學會講學是宋人規模只可講大義不可講訓詁弟所學本兼漢宋服膺亭林船山

翼教叢編六

美

之書素主變法之論今講已十餘次所說非一端其大旨在發明聖教之大開通漢宋門戶之見次則變法開智破除守舊拘攣之習如是而已登堂說法卽錄付報籍非但不能如著書字字斟酌並不足以言文其語氣之抑揚言詞之出入自不免有過當之處言多必失誠如前論然口說只能如此聽者勿以辭害意可也講學爲人詬病久矣百年以來不聞此事少見多怪無論是不是必舉國譁然弟明知之而不避者以時急如救焚拯溺卽焦毛髮濡手足所不辭也文人相輕自古已然湘人無鄉誼好自相攻擊見時務報則譽之見湘學報則毀之湘報嘗議尤甚湘人結習本不足怪至於聯語醜詆更屬無賴所爲此下節呼我爲馬應之爲馬呼我爲牛應之爲牛牛皮馬皮有何辨焉鹿泉辦事之人未嘗開口

而人亦詆之然則詆人者并非必因所講不是不過要人一事不辦坐以待斃而已太平洋不安瀾公既已知之矣猶曰天下無事竊所未喻以南學會爲開民亂此漢學家謂明亡於講學之舊說孫芝房先生嘗反其說以洪逆之亂爲漢學所致矣明果亡於良知洪逆果起於漢學耶大著因惡康氏之學並遷怒於古人詆孟子詆公羊詆梨洲建都啟二百年後洪秀全都金陵之逆志將來二百年後更有洪秀全出可授梨洲之例坐弟開亂之罪惟公與弟必不能親覩二百年後事而斷斯獄也奉春建策留侯演成如公所言亦可以爲啟千八百年李自成都關中之逆志然歟否歟以公之學識閱通作書攻人未能盡其蘊而多可乘之隙始一時激論未及深思耶前勸公勿刊行未蒙采納恐逼人太甚人將反戈

翼教叢編六

七

攻公王鳳洲謂湯生標塗吾文異日必有標塗湯生之文者此勢所必至也弟與康未謀面徐梁到此始見皆無深交與公文字交已十年愛公甚於徐梁又兩承公忠告之言敢仍貢其一得之愚勸此勿宣布若宣布未廣或再收回更定何如弟講義已刊行有誤無從追正公書尙可設法願公平心而細審之將有江右之行本不欲久居此禹入裸國而同裸公既居此欲不同裸得乎行色匆匆未及面罄所懷俟歸再當奉教手復即請誤安

葉吏部與戴宣翹校官書

日間晤談甚快所論儒墨道之旨極爲精透但鄙人所見在出入分合執事所見在源流正變義當並行無須辨論今日學術潰裂甚矣戰國之世患在楊墨孟子闢之八代以降患在佛老韓子朱子闢之今日之世患在摩西無人闢之且從而踵之以至異說橫流謬論蠡午衣冠世族廉恥道亡我生不辰吾爲此懼豈有絲毫意氣於其間哉夫人心爭勝自古已然異教之水火不必論矣即以儒家論荀子非孟宋人則尊孟而駁荀朱子疵韓後人又謂朱子爭道統至于朱子之學宜乎無病而陸子攻之陸既攻朱朱子之徒又復攻陸人言漢學家今古文之學好爭不知宋學家朱陸之學更爭元明以後宋學之盛已數百年國初鉅儒如顧亭林閻百詩諸先生其初皆出于宋學而

翼教叢編六

七

兼爲訓詁考訂之事遂爲漢學之胚胎漢學之名古無有也倡之者三惠成之者江慎修戴東原然此數君者皆未化宋學之迹者也余藏有戴氏詩經補註原稿宋宋迨乎王錢孫殺之倫人說最多遺書及學海堂皆刪去立王三孔之族精研文字窮貫兩京漢學之幟由是縱橫上下通於百年願當極盛之時已伏就衰之理其時若劉申受之於公羊陳茶甫之於尙書大傳凌曉樓之於春秋繁露宋于庭之於論語漸爲西京之學魏默深龔定庵戴子高繼之毅然破乾嘉之門面自成一軍今日恢劉宋之統者湘綺樓也振高郵之緒者俞曲園也東塾似接亭林之傳而實非亭林之正脈亭林之世無漢宋則有意兼通漢宋者不得謂之師法亭林東塾之學本出儀徵何以微變其旨蓋由乾嘉諸儒晚年亦侵宋學故也戴東原之原善孫淵如之論先天卦位儀徵之釋心釋性皆

明避宋學之途暗奪宋學之席學既有變爭亦無已由實入虛  
易由虛入實難有漢學之攘宋必有西漢之攘東漢吾恐異日  
必更有以戰國諸子之學攘西漢者矣學旨不明學術將晦問  
門揖盜可不慮乎夫不讀東京諸儒傳注之全經而讀後人撮  
拾之殘經不讀文完義足之內傳而讀斷章取義之外傳其心  
非盡滅全經以入於異氏之室必猶有不能息喙者觀於毛詩  
本出西京亦謂西京無此學派則其意固非主張西京可知其  
端開于魏默深晚病風魔雖由於好佛佛亦豈可好者其死而  
因毀毛詩也者則言者無罪其死而非毀毛詩也者則聞者足  
戒當其撰海國圖志也抵排異端不遺餘力祇以前後易轍是  
非改觀虛憍之氣積於中知人之失而不知己之失晚節末路  
人羞稱之康有爲何足以言學一二徒黨攀援朝貴簧鼓無學  
翼教叢編六

元

之人其門徒之寓上海者恆稱其師爲孔墨合爲一人有人言  
孔者孔方兄墨者墨西哥聞者無不笑之迹其平生無一日一  
時不奔走講說於天下既不容于鄉里又不齒于京師其流毒  
獨吾湘受之此則鄙人爭所必爭而不僅在於學術矣湘人尙  
志節粵人尙忠義地本接壤風氣多同唇齒之依當在異日而  
斷非一二浮薄少年所能聯屬此可據理以斷者鹿門在漢學  
中所謂章句之儒性情尤爲敦厚入裸國而同裸無怪其然鄙  
人愛之重之是以必欲去之古人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居恆  
持以笑鹿門謂其近朱子則赤近墨子則黑執事聞之得無駭  
然乎

葉吏部答友人書

遠辱賜書謬承獎譽寸心惶悚感佩難名今日之時局法誠弊  
矣士不知學民不知兵百里之外風俗不通九州以內地利未  
盡製造典則仕途多無數冗員報館成則士林多一番浮議學  
堂如林仍蹈書院之積習武備雖改猶襲洋操之舊文凡泰西  
之善政一入中國則無不百病叢生故鄙人素不言變法而祇  
言去弊弊之既去則法不變而自變矣若謂去弊非易則變法  
亦豈易乎孔子改制乃公羊後學之言顏淵問爲邦折衷四代  
子張問十世推知繼周聖賢坐論一堂猶是各言其志時務之  
士豈得援以藉口況三月大治不聞改周之文一變至道無非  
復魯之舊經文雖可緣飾聖迹豈得誣附耶凡人有自私自利  
之心不足與議國事人具若明若闇之識不足與論民權日本  
翼教叢編六

三

維新初亦爲舊黨所沮卒之器械精人心一奮與東亞平視西  
球良以地狹民雄風同道一轉移之速遂如大力者負之以趨  
此非天之所興實以其國政教自來因襲于他人故變之易爲  
力耳中國自同光以來亦頗采用西藝要非全不變法者何以  
中東一戰遽此奇變則以軍械不備上下離心故也今人動言  
日本變法驟致富強不知日本幸遇我恤兵愛民之中國耳向  
使以區區三島抗行於窮兵黷武俄法之間吾知成敗之數且  
有不可逆觀矣又使中國雖敗而陸戰持久終不言和則勝負  
兵家之常亦不知鹿死誰手矣夫強鄰逼處勢利之口亦烏足  
憑甲申之役法敗而中勝則中國進於文明甲午之役中潰而  
日興則中國淪於半教驢鳴狗吠詎曰知時蠶食鯨吞無非肉  
弱非我族類仇視宜然獨怪今之談時務者若祖若父本中土

之臣民若子若孫皆神明之嫡脈而亦幸災樂禍人云亦云問  
之此心天良胡在更可笑者筆舌掉罄自稱支那初哉首基必  
曰起點不思支那乃釋氏之稱唐土起點乃舌人之解算文論  
其語則繙譯而成詞按其文則拼音而得字非文非質不中不  
西東施效舉得毋為鄰女竊笑耶今人言儒分爲二一曰儒家  
家金類非金類流質非流質之陋習不知彼之所云因其與本  
物相反故別之曰非而其文則中國繙譯之語非西文如此也  
九流有分于儒者有合于儒者有與儒相反之語非西文如此也  
者有與儒相成者概曰非儒家豈足盡之耶鄙人評語之作乃  
不得已而然湘學肇于鬻熊成于三閩宋則濂溪爲道學之宗  
明則船山抱高蹈之節迨乎乾嘉以後吳越經學之盛幾于南  
北同宗湘人乃篤守其鄉風懷抱其忠義經世之作開風氣之  
先講學之儒奏戡亂之績流風廣衍本不以考据爲能近日無  
知之夫乃欲依附康門表章異學似此無父無君之學天下之  
翼教叢編六

三

服其疏證之閎博余服其學養之深醇孔氏公羊通義一書界  
畫不如劉書之分明而大旨在宋左穀之長以糾本傳之失南  
皮制軍表章之者所以救公羊末流之弊耳鄙人評語成于倉  
卒就事論事自不能暢所欲言惟語語持平卻可覆按通經貴  
于致用讀書貴于知要及門之士嘗有所聞康有爲之徒至欲  
舉天下之學問一掃而空以肆其言佛言天之毒則其興今文  
崇孔氏皆假託之詞心迹不如此也鄙人一日在湘一日必拒  
之赴湯蹈火有所不顧來論外似謙柔內懷恫喝蜃樓海市吾  
見亦多雖無風教之權實有匹夫之責孔子居鄉惡原壤出仕  
誅聞人凡有害于風俗人心者不能禁鄙人之不言也來書奉  
繳毋或貽羞

三

葉吏部與俞恪士觀察書

昨日函件諒已啓入頃見官電錄 上諭裁汰冗員刪併各衙門官守薄海臣民無不頌 聖明之乾斷馮郭有知榮於方干賜第矣曩聞葵園先生言近日新政若早行於中日講和之後至今必粗具成效外人不致輕視膠州旅大之患可以隱消今又以康梁之故使天下譁然不敢言新恐終難收自強之效蓋憂時之君子未有不知法之宜變者惟是 朝廷不言而草茅言之未免近於亂政南皮制軍勸學篇且遜順其詞即康梁亦必託於孔子改制而後大暢其說此亦中國 君權至尊之效也人之政康梁者大都攻其民權平等改制耳鄙人以爲康梁之謬尤在於合種通教諸說梁所著孟子界說有進種改良之語春秋界說九論世界之遷變隱援耶穌創世記之詞反復推翼教叢編六

三

時務者乃敢昌言於眾曰通教以保教抑何喪心乃爾也中西異教近今不無強弱之分勸學篇言保國即以保教國強而教自存此激勵士夫之詞其實孔教之存亡并不繫此大抵地球之世君主與則孔教昌民主與則耶教盛邇來泰西立國民主之制居多摩西立誠以敬天孝親愛人爲宗希臘天主耶穌三教本之其於忠君愛國無明約也彼書偶亦有之乃其教士得見儒書以後所增非彼經原文如此也故俄羅斯英吉利之亂民時時倡民主之議所以然者敬天孝親愛人之理中西所同獨忠君爲孔教特立之義西教不及知也如其易民主而爲君主則必勸忠而後可以息民於時孔教之昌明必有勝於今日之日者西俗合眾公主之法由於無君臣之倫其無君臣由於無父子其無父子由於無夫婦其無夫婦由於女權過重妻可翼教叢編六

三

明則人情日趨於簡易袞冕之煩重且變爲 大清之冠裳則自今以後之文章何不可以臆斷惟是談時務者以爲變法必先變服則又昧本之談日本改效西裝且貽西人以口實堂堂中華秉禮之國何必襲彼族之皮毛況中國欲圖自強斷非振興製造不可若舍此不顧非獨易服色不能強卽不纏足亦豈能強也又有蒿目時艱者見民教之不安以爲異言異服之炫目改從西制則教士之入內地者可以與百姓相安此尤一隅之見也今之教士居中國者要皆長衣辨髮與中服同而碧眼紫須雖三尺童子皆能識別而謂改從西服得以雜處無分斯亦必無是理矣湘中去冬初開學堂士紳亦頗踴躍惟鄙人以梁之師於太謬遇事不肯與聞適有宛平督學來湘亦逆知其流毒必甚今歲正月得見梁代宛平所作輜軒今語主張康教翼教叢編六

卷

不遺餘力并引陸子靜四方各有聖人一語默推西方之人不思陸氏此語卽惑於異氏之學之深學使爲風教之官豈可以之垂訓其尤謬者以孔子之作春秋比西士之作公法駭駭乎以通教之意明詔學人誠不知其出身何途甘爲彼教之奴隸鄙人雖以師門之故亦斷不能含默無言否則月旦鄉評交相譏刺不目爲耶氏之奴隸或目爲康黨之門人則鄙人將見外於鄉人而終身不能言學矣評語之作亦烏能已乎要之中原士夫人人知學則可以不攻康梁湘中子弟人人能學則可以不作評語知我罪我聽之天下之人若夫一世之仇讐一身之利害則固未遑計及也

葉吏部與段伯猷茂才書

近日學堂漸次廓清人心亦已安靖戚友子弟爲康梁邪說所惑者從此可以覺悟此在湘紳固有萬不可辭之責也吾邑有某生投一匿名書函至居宅大旨表章康教趨注宛平因其蠢然無知付之一笑初不知其爲誰氏之子也昨有以刻稿見示者始得識其姓名適有人自校經書院來言講堂牆壁粘貼此函執事見之立時揭去執事以爲彼之毀我也鄙見以爲不然天下事必有眞識力而後有眞是非亦必有大學問而後有大文章今日士習游惰目不知書是以邪說橫流人人喪魂奪魄清班如宛平貴介如瀏陽耳目旁皇猶且隨波逐流又何論碌碌餘子乎彼函乃其黨拉雜而成意某生尚不至昏憤若此彼其言曰南海先生二千年來未有之絕學此等聲口殊不類邑

翼教叢編六

卷

人之言譬如鴿鴿調舌初祇能自呼其名其他姓李姓張不必盡識此可揣情而得者也執事於彼函固未深思彼言輜軒今語本於康有爲之桂學答問此不過極言宛平之無學與鄙人並無所損彼方疑宛平亦康門弟子耳所謂坐井觀天豈復知井外之事自云不求進取而阿諛獻媚是何居心彼欲得一高等以食餼亦何必費此九牛二虎之力哉嘗笑唐才常畢永年蔡鍾濬諸子竭力阿附康梁康梁且唾棄不顧京師特保經濟之數子者皆寂然無須聲陶穀危素人人得而鄙夷之此非天理之公而亦人情之正彼面反復剖辯無非爲彼護法稍能識字之人固知其用心之所在唯吾邑之士猶有不知其陋者因爲執事約略陳之彼言口說卽在傳記之中則是口說藉傳記而存得失重輕較然明白公羊戴記皆漢儒之傳口說所遺不



知幾歷年世其間見淺讀者正宜分別觀之彼何以信四五傳之口說而斥孔子同時之傳記劉歆偽造已為彼黨常談今姑不具論但公羊禮記春秋繁露皆係漢人雜纂之書彼乃奉為孔氏真命脈幾何不為劉歆所竊笑耶三世之說曰所見曰所聞曰所傳聞傳有明文屢自申其義例何休衍為據亂昇平太平雖公羊家舊說流傳不為無本然祇可謂經師家法不得謂聖作精神春秋之世何曾一日太平聖人作春秋以垂法後人豈以此高深要眇之談使讀者迷惑其本旨果如此類議論則是六經之精意同于文士之神思于義則高于世何補此大謬不然者也傳云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中外夷夏之界至明且嚴又云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為以內外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此言治天下之次第本末語意顯明何休翼教叢編六

推至太平世遠近大小若一以為聖人用心尤深亦謂聖人大道為公望夷狄之治無異望諸夏之治而內外華夏四者何嘗不分別言之彼不深究傳文而死讀注字是彼于傳注尙未了然何足語于經義乎禮運一篇言世運之轉環大同之世盜賊不作是以外戶不閉無一語及春秋更無一語及夷夏聖人望治之意六經皆可會通斷不能武斷小康為昇平大同為太平此好學深思所以貴乎心知其意也此非余一人之言也蓋善天地為本至于四靈為畜以為春秋始於元終于麟包之則人固非禮運之本且十二公皆有元諸史書亦莫不有元矣讀死書彼之持論可謂讀活書者耶周禮一書于民間之事巨細必舉管子得其大略遂以治齊康門因其為古文一概誣為劉歆之作意在毀歆不知轉以譽歆鄙人嘗言一部西政書可惜為古文掣肘真彼歆事也其生于康梁之門泥首至地何以

忽背其師承若假託於持平之論則左傳風俗逐卷可稽近人桐有左傳風俗考一書彼何以于三傳中僅知康梁之公羊豈彼于五經尙未卒讀而止讀輶軒今語耶儒教非創于孔子而成于孔子說文儒柔也術士之稱从人需聲造字之先亦不必以儒為貴周禮太宰儒以道得民又大司徒四曰聯師儒則儒之立教必自周公時始矣鄙人因周禮說文皆康門所目為偽書故不援引而引論語儒教果為孔子所立豈及身及門即分君子小人兩黨此可按經文而思其理者馬融以明道訓君子以矜名訓小人與漢志之意相合鄙人據以發近人之痼病明吾教之真傳彼乃斷章摘句而求之其讀死書與□□□等耳然齒芬讀鄙人之書可也齒芬讀孔氏之書不可也支離背鄙人之旨可也支離背康門之旨不可也人既不能自立拜佛則拜一尊時翼教叢編六

東時西莫衷一是所謂既不能為君子又不能為小人得毋驅茲王所謂非驥非馬者耶黃梨州明夷待訪錄其建都篇海山仙館本有之別有顧氏小石山房本刪去蓋其時禁網猶密忌諱必多此讀書者所以宜通考據搜輯古書者所以宜通目錄彼既胸無尺寸之書宜乎不足語此亭林無子有命在天古人如此者不可勝數默深病狂由于喪心其病發于木原端有至理鄙人非論因果報應不過欲人引為喪心之戒而已龔定庵從劉申受受學平生經史論說大抵根據三世之義為多而又沈溺於內典之中知其入而不知其出故學術詭僻不足以教人今之自命深通三教者又定庵之重儻其他依草附木之人更可置之不議不論矣十三經中書有偽傳孟子有偽疏治學之士皆知其詳願書之偽傳闔惠以後已如鐵案之不可動搖

後之護經者猶且百計彌縫恐其廢墜何況兩京諸儒傳注之書乎凡事當持公道不必人云亦云如某生者能讀康門之書胡不進而讀古人之書迨至讀書愈博見理愈明而後可云通經可云致用較之仰鼻息于道途之人其利害損益必有能辨之者僅以化質論則鄙人尙可化一顏習齋恐彼並不能化一康有爲也公羊家以論語證春秋始于何休之傳注近儒如劉申受宋于庭戴子高竭力開通幾于論語春秋可以存一廢一而民主之說本經無之傳註亦無之不知某生所讀何本殆誤以馬可之書而記爲幼時所誦習之論語耶若其羨生人之富貴撫彼教之糟粕胸懷委鄙言者心聲今康有爲屢次被人糾參許尙書文御史兩疏狀其鑽營醜態之形如畫如話似此無耻之鄙夫依其門牆亦復有何光寵執事若識某生當勸其歸

翼教叢編六

五

家讀書自成其士君子之行熱中奔走前路茫然在康門視之如螻蟻之微在鄙人視之如蚍蜉之小曾記有一少年自命爲新學黨人鄙人告以汝並無學何有于新彼亦非人何有于黨如某生者妄思攀附宛平毋亦有類于此嗟乎青衿佻達城關蒙羞曲學阿世古今一轍吾願舉國上下之人孜孜向學而後是非之界得明學問之途日廣也餘詳明辨錄中茲不複述于此卽頌纂安



〔清〕盧秉鈞撰

紅杏山房聞見  
隨筆二十八卷

清光緒十八年盧氏家塾刻本

紅杏山房聞見隨筆

光緒十八年開雕  
板藏盧氏家塾印

紅杏山房聞見隨筆小引

秉鈞

束髮受書即隨侍 先大夫明溪公舌耕於外

奔走四方凡耳目所得聞見者雖多奈年幼無知毫

未記憶弱冠後又隨侍 先大夫宦遊姑蘇江南為

人文會萃之邦而目之所見耳之所聞難以枚舉至

異聞異見亦嘗筆之於書後經兵燹都為灰燼近來

數年因纂輯漢魏叢書續編告成恒以校勘為事終

日翻閱羣書互相攷証所得見聞者類皆古人秘籍

先董遺言鴻文寶訓美不勝收無如年邁神倦每每

聞見隨筆 卷之一 小引

過而輒忘為憊然者久之因思古人有筆錄筆記隨

筆之舉是以不揣冒昧聊為效顰遂將耳目所接有

關於日用民生文章政事者隨得而隨筆之不覺成

帙爰為隨類而分次之共得二十四種分計二十八

卷顏之曰紅杏山房聞見隨筆未必不為健忘之一

助云 時

光緒十有六年歲次庚寅孟冬月戎州盧秉鈞輔臣

氏記於濯錦江邊之舟次

紅杏山房聞見隨筆卷一目錄

卷之一

經訓隨筆

計四十則

卷之二

讀史隨筆

計三十二則

卷之三

解字隨筆

聞見隨筆

卷之一目錄

計二十五則

卷之四

輿地隨筆

計四十則

卷之五

時序隨筆

計十九則

計四十三則

卷之七

稱謂隨筆

計四十四則

卷之八

醫藥隨筆

計四十四則

卷之九

仙佛隨筆

神鬼附

聞見隨筆

卷之一目錄

計十九則

卷之十

人材隨筆

計二十三則

卷之十一

忠孝隨筆

奸佞附

計二十八則

卷之十二

巾幗隨筆



計三十九則

卷之二十五

經史隨筆補遺

計四十則

卷之二十六

輿地隨筆補遺

計十六則

卷之二十七

解字格致補遺

聞見隨筆 卷之一 目錄

計四十則

卷之二十八

時序神鬼補遺

計十八則

五

上

紅杏山房聞見隨筆卷一

經訓隨筆

戒世遺集

蠱之卦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巽之卦曰先庚三日

後庚三日夫先甲三日者辛也後甲三日者丁也

言聖賢當事之蠱壞必有飭蠱之道既辛勤於先

又丁甯於後則天下復歸於治矣故於蠱卦言甲

先庚三日者丁也後庚三日者癸也言聖人當令

之申行必有發號施令之道既丁甯於其先又揆

聞見隨筆 卷之一 經訓

度於其後則天下無不順矣故於巽言庚 又一

說甲木主仁革故鼎新以示其令之寬也庚金主

義臨深履薄以示其令之嚴也

無教逸欲有邦今文尙書臯陶謨也前漢書王嘉上

封事則云咎繇戒帝曰亡敖佚欲有國兢兢業業

師古注云言有國之人不可傲慢佚欲當謹戒危

懼以理萬事之機也敖讀爲傲佚與逸通有邦作

有國是以教字爲敖其理尤長 又一日二日萬

機當訓爲幾幾微也漢書及諸史多作機則非



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此言兌上兌下是為澤卦  
隣於澤則渚蓄者深交相灌漑互相流通此深有  
益於彼彼深有益於此誠朋友之象也夫同門合  
志之友以善相資以文相接有過相規有難相濟  
兩有所利而無寡陋之患此所謂以附麗為悅而  
能有朋友之義也

詩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以余攷之似未必然何以花  
不及杏果不及梨與橘木不及槐易之象近取諸  
身爻詞說卦罔不該矣而獨不言眉與頰

聞見隨筆

卷之一 經訓

二

六經倒用文字難以枚舉如易之西南得朋吉凶者  
失得之象詩之中谷中林中田中河室家裳衣衡  
從稷黍瑟琴鼓鐘斯螽南東下上羊牛孫子女士  
家邦不一而足書之月正元日或四三年北東入  
於海記之吾得坤乾焉又祭義之祿爵慶賞祭統  
之備外內之官閒居之春夏秋冬夏中庸之設其裳  
衣皆顛倒一字不徒其理為長而文亦分外有致  
至歸藏以坤為首其次序不得不不然非同倒用文  
字可比書經前有正月上日則後不得不以月正

元日錯綜而言之也如三四而曰四三以多至少  
宛轉而意更無窮矣

放諸桐太甲既立不明政事伊尹放之甚矣伊尹之  
不臣有如此哉今攷書文自太甲既立尹乃舉湯  
顧諟天命以訓之及其罔念文也又舉湯坐以待  
旦以訓之至於未克變也乃始營桐宮以其密邇  
先王始終告戒務有以啟勉其心無非訓之而已  
孰謂伊尹而放逐其君哉觀伊尹之意不處太甲  
于臺而處于桐以其近先王之墓可終其喪故曰

聞見隨筆

卷之一 經訓

三

王徂桐宮居憂而已惟其克終允德所以惟三祀  
十有二月朔以冕服奉王歸于臺乃服吉服使終  
三年之制焉而曰伊尹放君吾不信也况書云密  
邇先王其訓孟子亦曰太甲悔過以聽伊尹之訓  
已則知書序為教諸桐明矣且舜放驩兜湯放桀  
其罪惡重大太甲不明並無大過何放之有蓋古  
文放教相近况係篆字於竹簡尤為易訛  
宋儒孫奕季昭  
作教  
諸桐  
宋人孫季昭謂子見南子並非衛靈公夫人乃南蒯

也其說謂家語云孔子適衛子驕爲僕衛靈公與孔子南子同車出而令宦者雍渠駟乘使孔子爲次乘遊過市孔子恥之且聖人方因受女樂去魯適衛又耻爲靈公南子次乘豈肯輕身以先於匹婦哉且六經家語皆無見南子之文不知子長何所本而云然則南子爲誰是必魯之南蒯也何以知之以佛肸召子欲往而知之佛肸叛中牟子路不欲子往而子有吾豈匏瓜之喻南蒯以費叛子路亦不欲子見也蓋昭公十四年南蒯奔齊侍飲

聞見隨筆

卷之一 經訓

四

上上川

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南蒯欲弱季氏以強公室夫子所以見之將以興魯與佛肸事相同子之見之正此意耳季昭以爲非衛之南子乃魯之南子余按左傳南蒯叛費在昭公十二年時孔子年二十二歲子路少孔子九歲年方十三歲尙未從學于孔子何有不悅之理其說過於穿鑿不足爲信

要荒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蓋要荒皆在九州以外曰夷

以夷狄待之也若春秋之杞郟是曰蠻以蠻貊待之若春秋之楚越楚是罪輕則蔡於要服罪重則流於荒服蔡近於夷流近於蠻薛肇明云要讀如久要要約之要約之而已孔安國亦云要束以文教卽此意蔡當讀如左傳蔡蔡叔之蔡音素葛反杜預注蔡放也薛肇明云放罪人於此故謂之蔡若爲本字則非

聞見隨筆

卷之一 經訓

五

燕居閒居各有次第禮記名篇既有仲尼燕居又有孔子閒居或謂毋乃太贅不知鄭氏注云退朝而處曰燕居退燕避人曰閒居是閒與燕大有分別聖人之儀容自不同也王昇亦云退朝曰燕故有申申天天之象退燕曰閒故有無可無不可之容斯時孔子可以卽安故謂其有次第云

老彭孫季昭謂非商之彭祖據易經大有卦匪其彭音步郎反子夏易傳作旁是老彭之彭當音旁旁側也孔子欲自比老氏之側蓋謙辭也又據曾子問有云孔子聞老聃者屢矣家語亦云孔子問禮於老聃此誠欲自附於老子之側之驗也而謂爲

彭祖六經皆不載必非夫子願比者余按此說亦最穿鑿難信可與南子並錄之以備解經者閱焉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杠與梁卽今之橋也古人通徒步行者曰徒杠通車馬行者曰輿梁大有分別

作者七人藝苑雌黃不取包氏鄭氏之說獨取王弼之說亦非按橫渠張子及伊川語錄俱云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七人制作帝王之道此說不敢不從蓋作者之謂聖伊川所言必有所本如伏羲

閩見隨筆

卷之一 經訓

六

畫卦神農稼穡黃帝堯舜垂衣裳而治天下故曰伏羲氏作神農氏作黃帝堯舜氏作蓋無謂歟繼堯舜而出治者夏后氏作而平水土殷湯氏作而伐夏吊氏此卽孟子賢聖之君六七作之謂也信乎孔子之言作者爲萬世之公論而伊川取作者之名亦爲至當之定論也

孟子祇有七篇何以前漢書藝文志云儒家有孟子十一篇以今攷之篇目相懸如此蓋當時尙有孟子外書四篇合而觀之卽十一篇矣而四篇之目

前輩辨駁紛紛曰性善辯曰文說曰孝經曰爲正其時有以性善辯文爲一句者有以說孝經爲正爲一句者四篇作爲二篇大失旨趣不知古人文字辯辨正政原自通用

尙書與尙公主不同尙書之尙訓主也應邵云讀平聲漢紀有五尙尙書尙冠尙帳尙衣尙食如淳云主天子食物曰尙食王文書曰尙書至尙公主之尙師古注云尙猶配也易泰卦九二曰得尙於中行王弼云亦以爲配也而世遂謂尙書尙公主同

閩見隨筆

卷之一 經訓

七

訓爲主大失其義理夫公主旣尊原非物類可比何得以附馬主掌其人耶訓尙主爲配其理甚良易經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在於天陰得其一則一陰生陽得其一則一陽生蓋陰極而陽生于子爲冬至今十一月也其卦爲復☱一陽在下而五陰在上也二陽而四陰則爲十二月其卦爲臨☱三陽而三陰則爲正月其卦爲泰☱四陽而二陰則爲二月其卦爲大壯☱五陽而一陰則爲三月其卦爲夬☱六畫皆陽則爲

四月其卦爲乾☰陽極而陰生于午爲夏至今五月也其卦爲垢☱謂一陰在下而五陽在上也二陰而四陽則爲六月其卦爲遯☶三陰而二陽則爲七月其卦爲否☷四陰而二陽則爲八月其卦爲觀☶五陰而一陽則爲九月其卦爲剝☶六畫皆陰則爲十月其卦爲坤☷自一陽生而爲復一陰生而爲垢均生生不已以見天數之週而復始也

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之名學者往往不能聞見隨筆卷之一經訓八川

定蓋卽元亨利貞也太極爲形之始生兩儀者天地也天尊地卑乾坤之德可見元亨利貞象在其中矣以用言之德也以體言之象也四象復生八卦而乾坤在其中猶有子而知其父也待四象而成德故亦言生元亨利貞惟乾坤能備他卦則否萬物由是而生而長而老而死在道爲仁義禮智在時爲春夏秋冬在物爲金木水火其數則一二三四散于萬殊未能離此四者合乎全體則元亨利貞足以統而盡之矣

班固漢書云春秋五傳謂左邱明公羊高穀梁赤鄒氏夾氏又云鄒氏夾氏未有書余攷古書亦未見有鄒夾二氏傳者而韓昌黎贈盧仝詩曰春秋五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想必當時猶有五傳故韓詩及之至宋代以後鄒傳夾傳俱遺佚耳

朱子謂南軒解酒誥一段天降命天降威誠爲千古諸儒所不及蓋謂酒之爲物本以奉祭祀供賓客此卽天之降命也而人因酒之故至於失德喪身此卽天之降威也釋氏本惡天降威乃並天之降命者而亦去之吾儒則不然去其降威者而已而天之降命者自在如飲食而至於暴殄天物釋氏惡之必欲食蔬斷暈吾儒則不至暴殄而已衣服而至奢侈釋氏惡之必欲粗衣大布吾儒則去奢侈而已至於淫慝爲夫婦無別之累吾儒則去其淫慝而已釋氏因惡淫慝以絕人欲併天理之公而亦去之所以去人欲而壞人倫畏天威而傷天理除酒斷暈出家絕慾不明道理此其所以爲釋耶

聞見隨筆 卷之一 經訓 九 川

或謂四六對偶起於六朝駢四儷六對白抽黃而文體爲之大變以余攷之如詩經之觀閔旣多受侮不少誨爾諄諄聽我藐藐發彼小豨殪此大兕豈不爾受旣其女遷虛實字眼無一句非的對又何獨始于六朝哉

或謂七言始于柏梁盛于建安以余攷之豈獨柏梁哉鄘風曰送我乎淇之上矣王風曰知我者謂我心憂鄭風曰還子授子之粲兮齊風曰遭我乎狹之聞兮又曰尙之以瓊琚乎而魏風曰胡取禾三百廛兮幽風曰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小雅曰以燕樂嘉賓之心又曰如彼築室于道謀大雅曰維昔之富不如時惟今之疚不如茲昔也日闢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頌曰學有緝熙于光明又曰予其懲而毖後患儀式型文王之典又曰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貽孫子楚狂歌曰今之從政者殆而項籍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漢祖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皆七字也然則柏梁之作殆亦有所襲取矣

問見隨筆

卷之一 經訓

十 川上

梁鍾嶸作詩評撫拾本根總核華實收昭明之所遺可謂至矣其序夏歌曰鬱陶乎余心楚詞曰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却是五言之濫觴余以爲不然虞書載賡歌之詞元首叢脞哉至詩三百篇中五字甚多不可枚舉如行露曰誰謂雀無角四句小旻曰匪先民是程亦係四句北山之篇其下三章率皆五字十畝之間則全篇俱五字耳誰謂姑于夏哉蓋始于虞衍于夏商周逮漢則專爲全體矣

問見隨筆 卷之一 經訓 十一 川上  
周公作七月之詩何以兼用夏正周正蓋周正建子明一陽之生以改正朔故以日言夏正建寅順四時之序便于農事故以月言是周公以日月分陰陽謂陰生於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皆屬陰故以月言之謂陽生于子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皆屬陽故以日言之若夏之三月不日五之日而曰春日載陽言可蠶之時所謂季春三月躬桑以勸蠶事也月令夏之四月不曰六之日而曰四月秀葷蓋正陽之月媒於無陰亦猶十

月嫌於無陽所以夏周兼用

鄉原德之賊朱子云原與愿同其實非也按愿之爲言慤也原慤則爲謹厚之人必不肯同流合污如此所謂鄉原卽推原人之情意隨波逐流佞僞馳騁苟合求媚於世故曰一鄉之原人是以爲德之賊也司馬溫公解楊子賊仁近於鄉原謂其徇眾求媚於人者其說近之

羔羊之皮羔羊之革毛注謂革猶皮也初無分別說文云獸治去其毛曰革鄭注謂皮若虎豹熊羆有

聞見隨筆

卷之一 經訓

三

文章者革謂無文章者去毛而獻之王光遠曰未練治謂之皮已練治謂之革此一說也周禮皮車謂革車去毛得稱皮有毛得稱革此又一說也論語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是虎豹與犬羊無別謂無毛文識認也鞞卽革注云皮去毛者矣按八音之中革謂鼗鼓則革以去毛無疑矣

于橐于囊毛注小曰橐大曰囊左傳稱趙盾見靈輒餓與之單食與肉置諸橐而予之是橐惟盛食器此其小者之證也公羊傳稱陳乞欲公子陽生盛

之巨橐囊內可以容人此其大者之証也說文云無底曰囊有底曰橐而何以董氏謂有底爲囊無底曰橐其說不同唐韻亦謂橐爲無底囊此二說又與前注迥別故並錄以待參攷

有驥有駱有駘有雜注謂白馬黑鬣曰駱赤身黑鬣曰駘黑身白鬣曰雜又乘乘馮注馬白雜毛曰馮學者當以質直爲本論語質直而好義孟子曰不直

則道不見我且直之放勳曰康之直之孟子以直養而無害楞嚴經云三世諸佛皆以直心成正覺

聞見隨筆

卷之一 經訓

三

因地不直果招迂曲維摩經言直心是菩薩淨上歷觀古人爲學只是一箇直字學者不可忽也

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強委禽焉犯

告子產產曰惟所欲與犯召二子於家使女自擇

女曰楚也遂歸楚黑怒荷甲而往將殺楚以奪妻

楚執戈逐之黑傷焉子產曰厥罪惟均然幼凌長

賤犯貴罪在楚也數其罪而放之吳夫楚信有罪

矣然不能無辭楚也先聘黑也強之直在楚不在

黑也黑也衷甲楚也執戈以禦而逐之曲雖在楚

而亦在黑也烏得謂爲均直耶且子產不能自主而曰惟所欲與是國無政也犯又不能自主而曰惟妹所擇是家無政也惡在其爲政乎其後子皙日益驕姿遂謀作亂幸其病而賜之死不然難未已也余謂子產失其政刑宜孟子以不知爲政譏之

詩一發五豨讀者多謂一箭射五豨而不知非也按古制射畢十二箭爲一發一發五豨謂射十二箭乃能得五豨耳非謂一箭射得五豨見猗覺寮記

聞見隨筆

卷之一 經訓

十四

何退之作薛助教誌亦云三發連三中將一發亦誤解

舜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詩序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乎中而形于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歌咏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樂記曰詩言其志歌咏其聲舞動其容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故有心則有詩有詩則有歌有歌則有聲律則有樂歌永言卽詩也

古人詩與樂原未分別舜命夔教冑子詩歌聲律率有次第故太史採詩命太師播爲樂章而聲律隨具非若今時之樂府有歌有謠有吟有引有行有曲種種名目之各異耳

古人以詩爲樂非若今世之教坊可比夫子語太師以樂良以古者歌工樂工皆非庸人故有適齊適蔡等舉夫子一一記之然八人之中又有襄而曾爲夫子學琴之師者見于家語又子貢可以言詩亦嘗學樂于師乙問賜宜何歌答曰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疎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謹者宜歌風師乙賤工也乃能至此

聞見隨筆

卷之一 經訓

五

詩序爲子夏作蓋始于毛公耳班固漢書云晚有毛公自以爲子夏所傳河間王好之未得立是也則子夏詩序獨出于毛而已後漢衛宏亦以爲序出子夏是龔毛說耳毛承秦火之餘去古未遠必有所本但今無攷焉如關雎后妃之德也葛覃后妃

之本也此一句孔子所題其下乃毛公申明之言耳詳于逐篇何以知之聖人刪次風雅頌有其義而亡其辭康成以爲出于毛公之言此可知矣故詩序只存一句者召南則草蟲邶風則式微及采葛檜之素冠小雅則出車等二十七篇大雅則明堂等一十篇周頌則維清等二十五篇魯頌則有駉等三篇商頌則烈祖元鳥四篇皆止于元題一句蓋非孔子不能作其餘篇序察其文勢自是二公之作明矣况孔子云賜與商可與言詩而獨云聞見隨筆

卷之一 經訓

六

起于者商也毛公以爲序出于子夏必有傳授之自惜世遠莫得而見也詩薦與女蘿施于松上諸家解釋紛紛不一其說原注云菟絲也吳普本草菟絲一名松蘿余參攷諸書據陶宏景云薦是桑上寄生女蘿是松上寄生據陸佃稗雅云薦是松柏上寄生蘿是松上浮蔓者又云在木爲女蘿在草爲菟絲據鄭樵通志云寄生有二種大曰薦小曰女蘿據陸機詩疏云菟絲蔓生草上黃赤如金色非松蘿也松蘿蔓延松

上生枝葉青臭與菟絲殊據羅願爾雅翼云女蘿色青而細長故離騷云被薜荔兮帶女蘿謂青長如帶也菟絲黃赤不相類然二者皆附物而生有時相結此與陸機疏古樂府暗合據古樂府云南山巒巒菟絲花北陵青青女蘿樹由來花葉同一心今日枝條分兩處又據唐樂府云菟絲故無情隨風任顛倒誰使女蘿枝而來強榮抱兩草猶一心人心不如草今總集諸書攷証以余見解菟絲女蘿當是二物女蘿蔓延松上以二陸羅氏之爲聞見隨筆

卷之一 經訓

七

的確詩注菟絲誤矣咸之感無心感以心也兌之悅無言悅以誠也堯之於變時雍孔子之綏來動和其感至矣文王靈臺之樂宣王雲漢之憂其說深矣吳才老云伏生口授與經傳所引有文異而有益於經有文異而無益於經有文異而音同者有文異而義同者如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古文作正開元本乃作定舜讓于德弗嗣班固引作不台史記亦作唐堯遜位虞舜不台高宗亮陰禮記作諒閏漢



書五行志作諒陰大傳梁闔欽明文思安安考靈  
耀作晏晏費誓說文作柴誓史記作朕誓宅岫夷  
考靈耀及史記均作禹缺堯本紀又作郁夷正義  
郁音隅夏本紀岫夷既畧而今文尚書及帝命驗  
又作禹鐵按鐵卽古夷字

君陳乃周公之子伯禽之弟見於坊記注他無所考  
傳中有凡蔣邢茅胙祭豈君陳其一歟按禮疏引  
康成作詩譜云元子伯禽封魯次子君陳世守采  
地又王莽傳周公之子七人蓋合魯與凡蔣諸國

問見隨筆

卷之一 經訓

六

而言則七人也不知君陳世襲周公采地在七人  
之外否抑或周公之子有八人歟攷竹書紀年成  
王十一年王命周平公治東都沈約注云周平公  
卽君陳周公之子又宣王中興輔之者亦有周公  
皆屬君陳之後裔而陳少南與蘇氏等均謂君陳  
非周公子無所確據余未敢信以爲是當從鄭康  
成之說爲定

詩韓侯出祖出宿於屠毛詩注屠地名不言所在潯  
水李氏以爲同州鄜谷余攷說文有左馮翊鄜陽

亭馮翊卽今同州也李氏之言可據

詩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說詩者亦未詳其地隋志邢  
州內邱縣有干言山而李公緒云柏人縣有干山  
言山見太平御覽 又魯頌徂來之松新甫之柏  
後漢書注兖州博城縣有徂來山卽今山東太符  
縣也而新甫不注其地所在余攷後魏地形志魯  
郡有新甫山原注漢汶陽故城也今泰安新泰縣  
西北有宮山卽新甫山也

問見隨筆

卷之一 經訓

十九

紅杏山房聞見隨筆卷二

戎州盧秉鈞纂述

讀史隨筆

上古無紀元之說以一字紀元者始於西漢文帝之後元年景帝之前三年中元年後元年以二字紀元者始於漢武帝之建元以三字紀元者始於梁武帝之中大通繼以中大同以四字紀元者始於前漢哀帝之太初元將後漢光武之建武中元魏太武帝之太平真君唐武后之天冊萬歲又萬歲

問見隨筆 卷之二 讀史 一

通天又改萬歲登豐宋太宗之太平興國真宗之大中祥符徽宗之建中靖國 余按改元始于秦惠王據通鑑周顯王四十五年秦惠王改其國十四年為元年注云古未有改元者蓋始于此又張芸叟年歷辨誤云漢哀帝建平二年夏賀良等奏漢家歷運中衰當再受命改元乃詔改元太初元將元年稱號陳聖劉太平皇帝八月詔蠲除之本紀但稱太初元年脫去元將二字蓋太初本武帝號不容更襲舊號又光武建武三十二年東封泰

山四月詔以建武三十二年改為建武中元元年而溫公考異及諸史多脫去建武二字遂以為世祖中元元年四月改元誤矣

路史注春秋命歷序云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為十紀而乾鑿度及春秋元命苞云二百七十六萬七千年廣雅亦因之均為妄誕夫二十九萬一千八百四十歲而及太素冥莖此道之根本也以康節皇極經世書推之實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祇是此數堯接位之甲辰已在甲午各

問見隨筆 卷之二 讀史 二

說不同然曾摶齋謂路史引證該博無書不讀何致與各書相懸如此據皇王大紀自人皇氏以後所敘世代與路史不同其述作之法本乎康節以易詩書春秋為據故人謂康節之數至精必不致妄以堯甲辰接位為準用之以表時序事可傳可信五峯先生皇王大紀成於紹興辛酉羅先生路史成於乾道庚寅

鄭忽不婚于齊謂齊大非吾偶詩人以有女同車刺之君子稱其善自為謀其後魯公娶之卒陷彭生

之禍莊公不能防閑汚辱兩世取大國之助乃如此耶昭公見齊恃大無道甘受其制則無所不至矣今人每欲結婚巨室希圖助已而不知婦女養驕恃勢不能宜其室家可不以此爲戒耶漢雋不疑辭不娶霍光之女似之

漢高祖微時貪財好色無所不爲及入秦宮天下財色之都會也而府庫無所取婦女無所淫此非所謂天下一家哉宜其卒有天下也

世傳漢高祖寵戚姬遂欲奪嫡然乎否乎余曰正自聞見隨筆 卷之二 讀史 三

有說高祖艱難百戰以得天下見惠帝懦弱不足以承大統而已與呂后皆年高恐新造之邦反側未定一旦身死太子不能駕馭特以如意類已意欲屬之此高祖之本心也卒以四皓羽翼不廢太子謂人心所屬恐易之而失天下心也使其惑於戚姬不顧失天下之心則亦何有於四皓哉且帝之殺韓信亦此心也以爲太子闇弱韓信若在天

下事尙未可知故寧殺信而不惜使太子英武如帝信必不殺誰謂帝真惑于戚姬信真謀反受誅

此豈帝之本心哉曰若是則周昌何爲強諫張良何爲而羽翼曰立嫡以長理之正也又况開國之君尤當爲後世法昌亦祇諫正理良亦祇了呂后之託彼惠帝無子文帝綿長皆天意也非人力所能謀也

七雄之末善戰者吳起以法孫臏以智田單以巧白起廉頗李牧以勇而公子無忌不與焉公子特以卑躬下士差勝孟嘗平原春申三君不知善用兵者固無如無忌者也當邯鄲之圍秦悉關中河內

聞見隨筆

卷之二 讀史

四

之卒誠趙人四十五萬而壓其城城將旦暮下矣無忌竊符以救縱歸三萬人獨留八萬人以戰外若削弱其形內實有以一其心而振其氣偏師直入虎狼之窟逐之以存趙此其乘堅而爲暇轉弱而爲勁者何如也秦乘公子出日夜攻魏其志已無魏矣乃公子歸而致五國之師大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乘勝逐北至函谷關而不敢出此其聯散以爲整轉弱而爲勁者又何如也公子不死魏不致亡萬金入而晉鄙之客之閒行公子終日惟

有飲酒進婦女以速其死耳蓋不欲以身爲秦國  
膚也或曰公子之善用兵獨其容善之不知容善  
兵而公子用之亦猶淮陰善將兵而高祖善將將  
也

職官志載園公宣明爲秦博士與角里季夏黃公避  
地隱於終南高祖徵之不起太子召以爲友得以  
不廢卽位後以園公爲司徒今商山四皓碑隸字  
以園公爲園公當以碑文爲正

漢書武帝元朔三年詔曰夫刑罰所以防姦也內長

聞見隨筆

卷之二 讀史

五

文

文所以見愛也張晏注云長文長文德也師古注  
詔言有文德者卽親內而崇長之所以見仁愛之  
道二說所注如此劉昌詩云章子厚家藏古本漢  
書內長文三字乃是而肆赦蓋而訛爲內肆赦皆  
缺去偏旁爲長文詔云而肆赦所以見愛也其理  
甚明白余按此條不獨蘆浦筆記所載  
卽南窗記談所載亦全  
魏文帝旣立爲嗣喜極因抱辛毗頸曰辛君知我君  
子於此有以占其器之不宏矣唐莊宗人梁喜不  
自勝手牽李嗣源衣以頭觸之曰吾有天下卿父

聞見隨筆

卷之二 讀史

六

文

子之力也當與爾共高之君子有以知其業之不  
遠矣彼二君者何足道哉劉先主得蜀于涪置酒  
大會謂龐統曰今日可謂樂矣統曰伐人之國而  
以爲歡非仁者之兵也先主醉怒曰武王誅紂前  
歌後舞非仁者耶卿言不當宜速出統卽退位先  
主尋悔請統復位先主曰向者之言阿誰爲失統  
曰君臣俱失先主大笑而宴蓋先主襲奪璋土權  
以繼業昔人譬之斷手全軀何樂之有而酣醉失  
言此先主之不能恢復舊物其量亦未大也何況  
亞子輩  
宋昭憲太后本傳生雍王光濟早逝次太祖次太宗  
次秦王光美夔王光贊幼亡及燕國陳國二長公  
主則光美爲昭憲所出無疑比廷美被讓太宗謂  
宰臣曰廷美母陳國夫人朕乳母也後出嫁趙氏  
生廷俊而廷美本傳亦載母陳國夫人耿氏卒以  
此觀之又若廷美非昭憲所生者何也廷美之出  
昭憲路人皆知之不待辨而已明廷美之致禍太  
后遺之太后謂太祖曰女百年後當傳位於女弟

嗟乎太宗不能一日忘情於太祖豈能忘情於廷  
美乎反覆廷美始終未嘗有一顯罪確情如淮南  
江都之逆戾也初告秦王驕恣將有陰謀陰謀何  
謀也王適輩告以驟擢美官王榮輩以交通安置  
彼趙普以私恨怨盧多遜不藉秦王則不中太宗  
之妬不藉秦王以中太宗之妬則中盧多遜不毒  
所云弓箭之遺屏玉銀盃錦彩羊酒之私皆一時  
廷臣羅織之詞廷美何罪焉使廷美果出耿氏天  
下莫不聞何必太宗嘵嘵然鳴之于大臣大臣復  
鳴之于羣臣乎當時又孰敢謂廷美為昭憲出者  
况彼時趙普之言亦不足信且太祖下滁之日宣  
祖無恙未幾而帝以太祖之仁孝且恐使其父有  
壯子之妾廢而改適他人哉夫既以改適他人則  
為失節之婦與父廟絕而陳國夫人之封又孰崇  
之蓋太宗一時掩飾謀殺廷美之心毒故多方遮  
蔽當時諱之史臣難之自相矛盾如此此太宗之  
殘忍趙普之陰險廷美之冤憤昭昭如日月之行  
天豈浮雲所能掩哉

聞見隨筆

卷之二 讀史

七

三代養老之法渺不可攷所傳者多係漢人擬議之  
辭後周以于謹為三老中楹南向而坐帝立於黼  
辰之前西面有司進饌帝跪設醬親為袒割謹食  
畢帝跪授爵以醕此拘禮經之文而不達其義者  
矣蓋古人之序以東向為尊賓師祭禮皆正東向  
之席惟人主立朝則南面耳今也以人臣儼然南  
面而使人主立於旁有是理耶此不達古之方向  
也禮曰授坐不立授立不跪古之所謂跪者即坐  
而膝席耳今以人主跪於前而使人臣倨坐於上  
聞見隨筆 卷之二 讀史 八

三代有是禮耶此不達古之坐起也且夫禮有時  
而情有順逆古今異禮不可強也古之人君立而  
聽朝今有立者乎古之升車者或立而乘今有立  
者乎况三代所謂國老者其道德行義足以師表  
流俗而輔翼人主所謂師保父兄也東漢以桓榮  
為三老儒者猶或恥之謹何人哉猥以不經之禮  
遵之陋亦甚矣宋儒徒取其能行周禮而不察其  
是非可否不亦誣乎

州縣署御製坊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

難欺四句以戒監司守令人皆謂太宗念切憫瘼  
民到於今受其賜而不知其本於蜀主孟昶孟蜀  
頒令箴以戒宗人之詞凡十二韻二十四句九十  
六字而詞簡意嚴詳畧有體今併錄之朕念赤子  
盱食宵衣託之令長撫養惠綏政在三異道在七  
絲驅雞爲理留犢爲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  
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付與是切軍  
國是資朕之賞罰固不踰時爾俸爾祿民膏民脂  
爲民父母莫不仁慈勉爾爲誠體朕無私余按此詔令出

開見隨筆

卷之二 讀史

九

乾德  
二年

宋史載韓侂胄用事其誕日高似孫獻詩九章每章  
用一錫字暗藏九錫辛棄疾以詞贊其用兵引用  
司馬昭假黃鉞異姓眞王故事是誠何心哉士大  
夫所守必正可仕可止一以孔孟爲法庶不失爲  
君子如疎寮稼軒負大文名而有此作使穢名留  
於史冊不亦悲夫

劉先主爲平原相時關張爲別部司馬三人寢食必  
俱恩如一體後來閒關患難劉之藉力於二公居

多張救主於當陽長阪以二十騎拒操追兵斷橋  
眼目眞是神將一破劉璋再破張郃俱以少勝眾  
所向無前帳中之變乃爲人出其不意耳若關之  
守荊州威振華夏操欲遷都以避其鋒司馬懿看  
破關之得志孫權必不顧遂勸權躡其後權若辭  
婚之積恨應之亦未必如此之速及攻曹仁於樊  
權遣於禁救之禁降而殺其將龐德操再使徐晃  
救仁關不設防身及妻子並爲權害後龐德子會  
隨鍾鄧入蜀盡滅關氏之家是關公死於司馬懿  
開見隨筆

卷之二 讀史

十 上八

而關族滅於龐德也豈不惜哉  
宋光獻太后病篤上純孝欲肆赦以禳病太后曰不  
須赦天下凶惡但放了蘇軾足矣太后又言昔仁  
宗朝策賢良歸喜極曰吾今日又爲子孫得兩太  
平宰相謂軾與轍也而殺之可乎上悟卽改黃州  
之貶

慶曆七年貝州卒王則叛文彥博請討之仁宗忻然  
遣之且曰卿擒賊必矣貝字加文爲敗機已先兆  
逾月捷聞拜文爲平章事詔改貝州爲恩州此與

眞宗幸澶淵校尉宋捷迎駕上喜甚謂臣下曰此去破膚可必其先兆有如此二事正相類

沈存中筆談治平中有杭州南新縣民家析柿木中有上天大國四字書法筆力似顏眞卿其木剖處偶當天字中分而天字不破上下兩畫并脚皆旁挺出半指許如木中之節以兩木合之若合契焉是時正當中原全盛安知有南渡臨安之事兆之先見如此而天字不破乃中興再造鴻圖之徵也在存中但記其字畫之妙事迹之異不知日後渡

聞見隨筆

卷之二 讀史

十一

江適都杭州莫非前定

江南保大中浚秦淮得石碑上刻有大宋乾德四年凡六字餘皆磨滅不可識命儒臣攷核乃輔公祐反江東時年號太祖受命號宋改元乾德江左始衰豈非威靈將及而符讖先著耶又劉貢父云太祖改元必求古來所未有者宰臣以乾德爲請並言前代所無後三年平蜀有蜀宮人入掖廷者太祖見其鏡奩背鑄有乾德四年製太祖驚曰安得四年所鑄乎諸臣不能對陶穀與竇儀對曰蜀少

主曾有此年號太祖乃悟喜曰作相須用讀書人

然二公祇知蜀號惜其不復知輔公佑已有此號嘗見宋時一誥詞冊云朕眷禮勳臣旣極異姓王之貴沛恩私室並侈如夫人之榮以爾修態橫生芳性和適會膺無卹之貴終隆絡秀之家爰錫命書無拘常典用肇封於太郡俾正位於小君往服寵光益循柔履紹興某年月制詞中用御寶余想王言如綸如綍何等尊重堂皇修態橫生正位小君二語殊屬可疑錄之以備參攷

聞見隨筆

卷之二 讀史

十一

至元六年七月朔靈台郎張某請全官赴太史院云昨夜景星見此祥兆也可具名奏聞當有厚賜太史諸官均欲具奏獨楊瑀不可曰雖見於晦日恐非吉兆且景星之現當有醴泉出鳳凰來朱草生慶雲至而相副之今無一焉又况陝西災福建反叛畿內多盜賊似非所宜何天道相反如是耶且今之見者惟靈台六人耳萬一或有天下皆共見之眾遂曰俟再見卽奏越數日太白經天乃服楊瑀之識見

余閱宋史見外域表章多無文理必經有司點視然後進御寶元間朝廷遣員外郎劉渙使封喃廝囉番中不識稱謂但言趙家天子及東宮趙家阿舅蓋吐蕃與唐通姻故稱阿舅至今不改又政和間朝廷從於闐求大玉至元豐四年於闐國來獻玉並上表章使譯者譯之方好答詔書其表文云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西方五百里國五百國內條貫主黑汗王表上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四天下四天下條貫主阿舅大官家你前時要者玉

聞見隨筆

卷之二 讀史

三

四

自家甚是用心只爲難得似你底尺寸自家已令人兩河尋訪纔得似你底便奉上也後稱于闐國僂儻大福力量知文法黑汗王書與東方日出處大世界漢家阿舅大官家云云余想此等語言恐外域必有格式故錄之

漢志載明帝以李躬爲三老桓榮爲五更見於諸史而杜氏通典又云安帝以魯丕李充爲三老靈帝以袁逢爲三老獨遺楊賜伏恭周澤三人余按光和元年冬行辟雍禮引楊賜爲三老建初二年肅

宗行饗禮以伏恭爲三老又周澤本傳數爲三老五更此三人可補通典之闕

宋仁宗時諫官奏王德用進女口以待奉左右欲求爲固寵之計仁宗卽謂近璫曰王德用所進女口每人賞錢三百貫卽令出內東門毋庸見朕諫官卽面奏曰陛下從諫如流臣等風聞其事恐女口他日得幸替王德用攢營耳不過使陛下知之此防微杜漸之意擇其賢淑而進幸之又何必去之如此其速哉上曰此女口實在朕左右朕雖爲帝然人情同耳苟見其泣涕朕亦有不忍矣又何能出之耶

聞見隨筆

卷之二 讀史

四

四

正德中秦藩奏請陝西邊境悉入藩封上允其奏命大臣草制賜之兵部科道交章入奏極諫不可與上不聽勢難挽回催草制益切楊廷和蔣冕等俱引疾不預草制梁儲曰皆告病孰與事君上震怒內臣督促梁儲承命草制儲就御前擬制曰昔太祖著令曰此土不畀藩服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蓄士馬饒富而驕姦人誘爲不軌不



利社稷今王祈請至切朕篤念親親畀地於王王  
得地宜益謹毋收姦人毋多養士馬毋聽狂人勸  
爲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全親親  
不可得已王慎之毋忽上覽制駭曰若是其可慮  
乎不可與事遂寢余讀史至此梁公可謂不諫之  
諫也

王深寧先生讀史謂陳無淮無荆襄無蜀而能立國

三十二年以江左尙有人也攷陳書高宗百戰而

百克後主一戰而被擒豈異人任廟算失也隋軍

問見隨筆

卷之二 讀史

五

川州

濟江魯廣達蕭摩訶樊毅任忠諸人南北支離未

戰卽潰使賀韓之眾不血刃而入臺有僥倖焉固

非其戰之力矣陳廷之上居槐衮者無納牖之忠

秉摩鉞者鮮結纓之節上書極諫乃二三冗散之

儔傳緯韋華然猶不免悻悻焉力戰而死又僅僅

一隊之士所謂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安在耶斯時

陳之勳臣世臣不聞有一人可入忠義之傳嗚呼

陳可謂無人矣深寧之論殆千古不磨之論也

世人謂作史非具才學識三長不能作余謂讀史亦

然縱無三長亦必要稍有學識者方可讀余讀通

鑑綱目書徵嵩山處士盧鴻爲諫議大夫誤以鴻

爲單名而不知爲盧鴻一取尸子鴻常一之義耳

余家譜系及隱逸傳可攷証又蕭方等注三十國

春秋而胡三省注綱鑑去等字書爲蕭方而不知

其弟兄有蕭方諸蕭方等名目誤以等字爲公共

字眼亦不學之故又唐會要開元二十九年冬十

月凝霜封樹當時儒臣謂春秋時雨水冰卽此亦

名樹介言其象介冑也甯王見而嘆曰此樹架也

問見隨筆

卷之二 讀史

六

川州

諺云現樹架達官怕必有大臣當之吾其死矣而

新唐書五行志作爲樹介舊唐書直誤爲樹稼失

之遠矣

又開元初突厥數寇邊民不能安其生業有天武軍

牙將郝雲岑斬默啜之首以獻闕下自謂有不世

之功時宋璟爲相以天子好武恐微功者生心痛

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郝雲岑遂慟哭嘔血而死

據此則名雲岑而新唐書作靈佺舊唐書作靈儉

資治通鑑作靈荃考異中亦不辨其詳

又史記及前漢書不載漢高祖父太公之名而馬大年著懶真子遂云前漢初去古未遠風俗質畧故太公無名母媪無姓余謂風俗雖質畧安有無姓無名之理後讀唐史載漢劉氏世系表云豐公生熾字執嘉熾生四子邦卽高祖也又攷後漢章帝建初七年冬十月癸丑西巡狩丙辰祠高廟遂有事於十一陵遣使祠太上皇於萬年注太上皇高祖父名熾一名執嘉歐陽公益本此特誤以執嘉爲名耳初何嘗無名而創於唐史哉以上數則若聞見隨筆

卷之二 讀史

七

毫無學識不幾爲史書所誤耶

王莽楊堅均以后父篡國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堅莽之謂也而堅莽之女皆節婦也爲其父者亦可以少愧矣

箝語燔書秦欲愚其民而不能愚陳涉指鹿束蒲高欲愚其君而不能愚子嬰余按束蒲見風俗通又箝字卽鍼字通用

宋儒謂宋朝治體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畧未優余謂此非定論攷之史冊宋與契丹

前後八十一戰其一勝者張齊賢之太原之戰也非儒者乎一韓一范使西方之賊骨寒膽破者儒也宗汝霖李伯紀不見阻於耿汪黃三姦臣則中原可復讎恥可雪采石磯却敵乃在一幅巾緩帶參贊之功儒豈無益於國哉故曰非定論也

聞見隨筆

卷之二 讀史

七

紅杏山房問見隨筆卷三



戎州集卷之三

解字隨筆

唯惟維三字或從心或從口或從絲皆通語助辭然  
 有訓獨者有訓思者有訓繫者尚書皆從心如我  
 則未惟成德之彥洪惟我勿冲人是也詩皆從系  
 多是語助辭至繫之維之則訓繫四方是維緋纒  
 維之又有維持之訓只有一字從心如載謀載惟  
 是也左氏論孟均皆以唯惟通用為語助論語唯  
 聞見隨筆 卷之三 解字 一

仁者唯上智唯我與爾唯天為大均從口訓為獨  
 也孟子則從心如非惟百乘之家惟然也亦訓獨  
 蓋字畫不一而所訓亦不同聊舉數端學者當隨  
 其文意以求之  
 有亾二字有或作又亾或作無不可不辨如周禮量  
 其力有三均鄭康成讀有三為又參書曰替三百  
 有六旬有六日東坡讀為又六旬又六日詩曰不  
 日有暵蘇黃門云古文有又相通故集韻有字注  
 云復也又通又論語有若亾我獨亾亾而為有焉

能為亾不如諸夏之亾也皆讀為無至讀存亾之  
 亾孔子時其亾也亾之命矣乎則讀亡字諸子百  
 家以亾作無者甚多當隨文意而正之亾今文作

亡

后皇烝辟君主六字后繼也謂繼治之君也皇大也  
 謂圖大之君也烝眾也謂御眾之君也辟法也謂  
 立法之君也君臨也謂臨蒞之君也主宰也謂宰  
 制天下之君也

而乃若三字均訓汝書惟乃之休又其害于而家凶  
 聞見隨筆 卷之三 解字 二

于而國項羽傳吾與若北面懷王台印朕三字均  
 謂我也書云以輔台德詩云人涉印否又巽朕位  
 朕德罔克皆自稱我自秦始皇時不准稱朕他如  
 以詞譏之曰刺以法殺之曰刺因其世傳而繼之  
 曰龔掩其不備而取之曰龔龔龔泰然自得之象  
 詩讒口嚶嚶又愁嘆也蕩蕩廣大也又放蕩也鞅  
 鞅若不滿也匈匈謂擾攘也不訾謂無限也不難  
 謂何有也

古人制字止戈為武反正為乏皿蟲為蠱日月為明

欠土為坎人言為信如心為恕具載經傳此明而易見者又有似是而實非者姑錄於此鍊鍊東  
 叩昂叩窮鉛沿鈇中紙只紙低彤形同逢逢龐趨龐  
 趨擲佳佳雖雖雖雖蛇蛇蛇蛇朽朽朽朽母母母母本本本本  
 浴淖淖朝諂諂諂諂美美美美芄芄芄芄芄芄求求求求航航  
 斛斛求求零零琴琴以上平聲 芊芊枝枝改改已已駛駛  
 央豐豐里疊疊疊疊尾尾拒拒舉舉款款款款雷雷瘦瘦於於諛諛  
 小案案審以上上聲 隸隸隸隸糸糸係係諛諛諛諛示示伏伏  
 大裸裸賈炙炙灸灸西西西西亞亞孝孝孝孝教教以上 角角角角苗苗  
 聞見隨筆 卷之三 解字 三  
 苗苗借借鐵鐵商商滴滴押押押押戊戊戊戊越越白白菊菊東東  
 吉取取取取取以上 又有音同而意異者鐘樂鐘樂鐘樂器器酒酒胃胃  
 後胃胃甲夾夾夾夾邵姓也也邵姓也也登升登升登升器器又有平聲  
 音同而用誤者以登為蚤以逢為逢以泝池為低  
 以夥伊為移以紆為迂以稽今為稽以埋板為里  
 以蠱蚊為氓以餐生為餐以好為姦以效班為汾  
 以顛拳為歡以菽樵為收以梟為鴟余按荀子梟  
 同以斯為戕以稊為侵上聲有以甬勇為桶以鉅  
 項為垢以廡武為府以壺相為壺以謹為儻以病

為病以獵為儼去聲有以簪遂為慧以慧為惠以  
 異異為忌以澗為浙以晬為歲入聲有以儵叔為  
 條以讓宿為稷以屈為詘以埒為埒又有字異而  
 義同者 天地潛虛作莧墜 雷風周禮作雷觀  
 九扈詩作桑扈爾雅作屬說文作屨又作鸚  
 萱草毛詩作諛韓詩外傳稽康養生論作萱阮藉  
 謝惠連作諛說文作憲葳蒨三字其實一萱也  
 簫韶九成周禮作大磬史記作九招孟子作徵招  
 角招 至治馨香郊特牲作羶羶 匍匐救之檀  
 聞見隨筆 卷之三 解字 四  
 弓作扶服詩之綿蠻黃鳥大學作緡蠻毛毯司裘  
 作毯 毯和鸞雍雍東都賦作猷蠻魯頌泮宮王  
 制作頰宮委蛇儒林傳作委它韓詩外傳楊秉傳  
 並作透迤離騷九辯作委蛇九章作委移九歎作  
 透移任光傳作委佗書之亮陰喪服記作諒闇田  
 獵五子之歌作畋無逸作于田繫辭作以佃小宗  
 伯作大甸 田析支渠搜地里志作渠叟皋陶鼂錯  
 傳作咎絲仲虺荀子法行篇作中 仲 歸 虺 說命學  
 記作兌命春令爾雅左傳說難均作鶴鶴易之于

跪跪泰誓作机隍其行次且昌黎盤谷序作赴起  
 包犧漢律歷作炮犧通歷作庖犧伏羲莊子揚子  
 班固均作伏羲揚雄作宓犧荀子作伏戲前漢藝  
 文志作宓戲文選作伏犧後漢書作虞羲筆門圭  
 寄豆襄公二十五年作閏寶禮猶與稽康作猶豫  
 來歆作尤豫又作尤由豫嗚呼漢五行志作烏嘽  
 孔光作於虜王貢作惡虜禮記大學作於戲烈文  
 詩作於乎子貢樂記荀子董仲舒均作子贛會點  
 史記作曾葢典呂刑緇衣孝經作甫刑顯顯令德  
 聞見隨筆 卷之三 解字 五  
 中庸作憲洪範漢藝文作鴻範降水微予孟子作  
 警余繹緹之中太史公作累繼又有字同而義異  
 者堯典厥民夷平也詩我心則夷悅也玉藻夏后  
 氏以雞夷鼎也孟子民之秉夷舜也君子所其無  
 逸安也孟子遺逸棄也而不怨唐藝文志史家逸失  
 也其行事左傳馬逸奔也不能止杜詩俊逸超也  
 鮑泰軍禹謨傲戒無虞度也文王詢于八虞官也  
 孟子驩虞樂也如也詩騶虞獸也小心翼翼恭也  
 翼明也日乃瘳莊子以禮為翼羽也穀生也則翼

室既富方穀祿也百穀稻也用成易離卦彼黍離  
 離盛貌流離之子別也班固東都賦僭侏兜離夷  
 名張良贊高祖數離遭也困厄沈休文詩紫燕光  
 陸離明也拳拳弗膺背也戎狄是膺擊也誕膺受  
 天命論語辟比也諸草木戾太子傳辟避也暑甘  
 泉宮書惟辟君也作福孟子放辟僻也邪侈王制  
 正刑明辟法也  
 說文解字多與六經不同書旁逴屏功今作方鳩璪  
 火粉米今作藻有能俾嬖今作又宅塢夷今作嶠  
 聞見隨筆 卷之三 解字 六  
 五品不穩今作遜娶于崐山今作塗邸成五服今  
 作澗窳三苗今作竄稘三百有六旬今作甚至  
 岱宗柴今作柴庶草繁無今作廡彝倫攸殫今作  
 敷西伯戡鬻今作黎黎誓今作費若顛木之有粵  
 拚今作由藥焯見三友今作灼左杖黃戍今作鉞  
 戰于毋野今作牧期淫于家今作朋平艷東作今  
 作秩陳宋赤刃今作寶又引詩新臺有玼今作泚  
 陶覆陶穴今作復瓶之窳矣今作聲彥彥駱馬今  
 作嘽嘽衣裳醴醴今作楚楚牆有薺今作茨叩有

旨鷓今作鷓顏如薜華今作舜薇薇山川今作滌  
無然咄咄今作泄振旅嗔嗔今作闌辭之計矣今  
作輯我執黍稷今作藝營營青蠅今作營安兮達  
兮今作挑無我歌兮今作魏國步斯曠今作頻葛  
蕭索之今作縈又引易備牛乘馬今作服夫乾雀  
然今作確日廂之離今作吳豐其屋今作豐忼龍  
有悔今作亢天地壹壹今作氤氳靛升大吉今作  
允再三黷今作瀆包亢今作荒又引周禮任節地  
今作稍廟門容大鼎今作局赤魃今作芟又引春  
閩見隨筆 卷之三 解字 七

不讀本音而讀他音之字者如外域名字可汗音  
榼寒闕支音胛支谷蠡音祿黎标氏音權情冒頓  
音墨突浩聲音閣門此四夷字音即通鑑釋文亦  
多未載又有蕃語以華語譯之每因聲音相近而  
遂轉其字者如天竺轉爲捐篤又爲身毒吐蕃本  
秃髮烏孤今轉吐蕃唎厮羅之父名籤逋轉爲贊  
普達怛轉爲靺鞨新唐書音末曷龜茲轉爲丘慈  
又宋史載万俟音墨其夷人複姓也  
字學之壞南北朝專以造字爲工而北朝尤甚如百  
閩見隨筆 卷之三 解字 八

餽字見於六經楚辭者周禮小師掌簫注云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飴餽者所吹招魂云柜粧蜜餌有餽餽些注云餽餽餽也戰國時以餽爲餽餽至後漢始謂之餽耳

班史多用古字以西漢去古未遠至東漢書則鮮有用者所以顏師古注班史遇某古字則注云當讀如某某字者蓋亦恐學者未詳何以今之士人既非平日素習去古益遠臨場多牽強搜檢古字以爲奇異殊屬可笑

聞見隨筆

卷之三

解字

九

廣西俗字甚多往往見於文案中如耆爲矮歪爲穩天爲勸言瘦弱也歪爲終言死也耆爲躡言足不能舉也佻爲孀言小兒也妖爲姊歪爲崖余音泗言人在水上也夾音魅言人没在水下也大理國亦多用此等字如國字作囙余按武則天時國字寫作囙字亦本於此

閩中鄭樵字漁仲嘗作六書略最爲得法謂象形諧聲指事會意轉注假借從六者而生總計二萬四千二百三十五字其間惟諧聲類最多計二萬一

千八百一十字約以簡易盡得作字之義自說文以字畫左旁爲類而玉篇從之不知右旁亦多以類相從如淺有淺小之義水之可涉者爲淺疾而有不足者爲殘貨而不足貴者爲賤木而輕薄者爲棧青字有精明之義故日之無障礙者爲晴水之無溷濁者爲清目之能明見者爲晴米之去粗皮者爲精凡舉兩三端可以類求

字學之壞多因前代忌諱所改致使字畫音義舛謬錯誤漢以火德王都洛陽忌水尅火遂改洛爲雒

聞見隨筆

卷之三

解字

十

今惟經書作洛而紀傳皆作雒秦始皇時嫌皇字似皇字改皇爲罪自出己意謂非之多則有罪也今經書俱以皇易罪獨禮記爾雅猶有皇字可攷无字乃子雲奇字古文天缺西北爲无今易經無皆作无他書則從無唐太宗諱世民凡葉棄牒皆去世字而改爲云字又漏泄縲繼亦去世字而改爲曳字夫世與云形相近也與曳聲相近也若皆改從云則漏泄縲紘失之遠矣殊失字體

凡字義有一字而變爲數義者如寺都等字皆然即

以寺字言之自古至今凡三變不但訓釋不同而命意迥別三代以上言寺者皆奄豎之名周禮寺人注寺之爲言侍也如易之闡寺詩之婦寺以及寺人孟子左傳之寺人貂寺人披寺人孟張寺人惠牆伊戾寺人柳寺人羅皆奄寺也自秦以寺人任外廷之職而宦者攬權於是官舍亦通謂之寺漢興多沿秦制遂以太常光祿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御史府均謂之寺顏師古注官曹通名爲寺風俗通曰寺者司也謂官府所止司事之處也

聞見隨筆

卷之三 解字

十一

未幾而城門亦謂爲寺門後漢書張湛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註云寺門卽平陵縣城門也又吳志凌統傳亦云過本縣步入寺門是城門亦謂寺門也隨後而釋道之居亦變而爲寺矣至梁武帝捨身同泰寺其後又有法門寺普濟寺相國寺靈隱寺少林寺皆寺之著名於當世者

都字亦三變顏師古注都者美好之謂如經書中不見于都彼都人士洵美且都此皆指人而言隨後而地之美且大者亦名爲都如左傳都城過百雉

都鄙有章之類三國以來帝王所居之地通謂之都如魏都吳都蜀都其賦見於文選迄今首善之區猶曰京都此皆以地而言矣至魏晉間官階亦以都字加之如荊州都督揚州都督遞及唐宋元明命官尤多指不勝數我

朝亦相沿襲如今之都察院都御史都水司都指揮與夫武職之都統都司等此又以官而命之矣

王荆公一日過蘇東坡座謂古人作字無一字不無來歷如三人爲眾少女爲妙山石爲岩山水土爲

聞見隨筆

卷之三 解字

十二

地以一貫三爲王之類均有至理而東坡曰古人諧聲象形各從其類然亦有不盡然者如必拘文牽義則制字亦難言矣荆公曰何一非義理而爲之卽如波字乃是水之皮故能水面成波此其明証也東坡曰信如君言波是水皮然則滑字不是水之骨耶荆公默然相與一笑而罷

千字文律呂調陽諸書所載皆如此而五總志載智永禪師居長安西明寺自七十歲時起至八十歲止寫真草千字文八百本人爭取之俱作律召調



陽並無呂字徐常侍最號博古亦誤爲呂字

說文無菴字蓋謂菴爲近俗字而今人取號多用菴

字比比皆然余攷蜀都賦八方菴靄又閱王充論

衡桃李杏梅菴邱蔽野皆取菴覆之意至三國及

晉始有菴慢菴閭之語是菴字非俗字不可謂不

古也但篆字書以說文爲宗凡說文不載之字用

於印章遂多別致故有任意創造有作菴字者有

止作奩字者又有作菴者近見元文碑記有作奩

者蓋玉篇中皿部有奩字烏含切覆蓋也又考古

聞見隨筆

卷之三 解字

三

川

閣載博古圖有伯蓋饋奩是器皿而借爲菴舍字

也

世傳壹貳叁肆伍陸柒捌玖拾陌阡等字始於明洪

武初刑部尙書開濟創之而不知非也然余閱宋

邊寶所撰崑山縣志前已有此等字蓋錢穀之數

進出太煩積分釐皆成巨欸若用本字則奸胥滑

吏可以從中盜改故易以壹貳叁肆等字以關防

之則筆畫多而難改文章中則非所宜用也

袞秩秩四字古人通用之無甚分別蓋一爲衣袞

一爲爵秩一爲書帙一爲福秩似於年壽無相涉

而古人賀壽恆用之不識稱者何意余讀白樂天

詩年開第七袞屈指幾多人自注云余與劉郎中

同爲壬子年一命生今年六十有二又詩云行開

第八帙可謂盡天年注云古人謂七十以上爲開

第八秩若謂過此而及彼也今人不知古意故賀

七十曰七袞賀八十曰八秩甚非所宜又字書秩

與秩同考唐蕭忠傳官秩益輕是則袞秩帙秩四

字皆可通爲一義隨人用之而已

聞見隨筆

卷之三 解字

四

川

墨池篇論字體之學有擘窠大書今書家多不明其

義按顏真卿集有云點畫稍細恐其不能堪久臣

謹據石擘窠大書又按玉堂嘉話云東坡洗玉池

銘擘窠大字極佳又據韓魏公書杜少陵全集詩

亦用擘窠大字書之審是則擘窠又書法之一種耳

紅杏山房聞見隨筆卷四

戎州盧秉鈞纂述

輿地隨筆

崑山縣志載縣東三十里地名黃姑古老相傳昔有  
牽牛織女星降於此地織女以金筥割河河水湧  
溢牽牛不得渡今廟之西有水名百沸河鄉人異  
之所以為之立廟余按荆楚歲時記載黃姑者河  
鼓也牽牛亦名河鼓後人訛其音為黃姑不可不  
知

聞見隨筆

卷之四 輿地

洞庭有二一在岳州今所謂洞庭湖者即鄒善長水  
經注云洞庭之波是也一在松江府有洞庭山者  
即皮陸唱和所詠洞庭是也杜子美詩笠澤魚肥  
人膾玉洞庭橋熟客分金又洞庭餘柑三寸長皆  
在吳江之洞庭

熊耳山亦有二一在盧氏縣一在伊闕禹貢導洛自  
熊耳水經注云路出京兆上洛縣東北過盧氏縣  
南又經東過熊耳山此禹貢之熊耳也至伊陽之  
熊耳乃山同名更始敗赤眉賊積甲與熊耳齊者

即此山也此更始敗賊之熊耳也

中吳紀聞載常熟縣海隅山有石室十所昔太公避  
紂居東海之濱此地是也常熟隔東海止六七十  
里故謂之海濱今石室尙存其說近理

南粵伏波廟海康令王約作忠顯王廟記以為馬伏  
波瓊州太守李時亮作廟記以為路伏波蘇東波  
作廟記則以為有兩伏波夏侯安雅作廟記又以  
為馬伏波紛紛各執一是以余攷之前後漢有兩  
伏波武帝時有邳離路博德封伏波將軍討南越

聞見隨筆

卷之四 輿地

相呂嘉之亂遂開九郡此路伏波也後漢光武時  
伏波將軍新息馬援討交趾二女子側貳之亂遂  
平其地此馬伏波也是二人皆有功於南越立廟  
祀之東波之說為足信矣

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余讀國語吳越戰於五湖以地  
攷之即今之太湖也又按張勃吳錄云五湖者太  
湖別名以其周行五百里故名之非今人謂洞庭  
彭蠡太湖丹陽射陽為五湖也  
漢末高朕為蜀郡守興設學校修周公禮殿邦人立

石室祀之在文翁石室旁則是興學於蜀又有高  
朕不獨文翁一人也余按范鎮東齋紀事亦載此  
事

蜀閬州有三雅池潘遠紀聞云昔有人鑿池得三銅  
器狀如盃蓋每器上各有二篆字一曰伯雅二曰  
仲雅三曰季雅不知所由乃因此以名池爲三雅  
嘗攷魏文典論云靈帝末年斗酒直萬錢劉表一  
子好飲乃製三爵大曰伯雅容一斗次曰仲雅容  
七升小曰季雅容五升今修池所得乃劉氏酒器  
聞見隨筆 卷之四 輿地 三

也  
又巴蜀閬中有渝水獠人居其上皆剛勇好舞劍相  
習成風漢高祖募取以平定三秦後使樂府習之  
因名曰巴渝舞 又唐太宗將討太原選軍中驍  
勇趨捷者數百人教以劍舞皆能擲高丈餘會北  
戎使至宴於便殿因令劍舞者科頭露體而入舞  
劍飛騰戎使懼形於色淮南王錢椒不敢仰視因  
謂上曰正所謂如熊如羆如虎如貔者也高祖與  
太宗相去千餘載不謀而合眞命世之主也此事

相類故附錄之

夔州春秋時巴子國也今人言夔州間有稱爲夔子  
國而不知其誤往往以劉禹錫爲証余攷禹錫之  
記云夔子國者其文意謂夔乃子國是兩句僞以  
傳僞後人遂不復辨殊不知夔子國者今在歸州  
詩秦風終南注終南山卽周之中南也潘岳關中記  
云終南一名中南言在天之中居都之南故名  
禹穴有二一在會稽禹廟後觀穴上有窆石是也一  
在去禹廟十餘里名曰陽明洞卽稽山之麓有石  
徑丈餘中有裂爲一罅闊不盈尺相傳此爲眞禹  
穴圖經云禹治水投玉簡於此穴中未知孰是余  
攷洪內翰帥會稽日曾有以禹穴問者而洪答云  
禹穴二字出司馬遷書雖其事不經然秦漢相傳  
久已如此張晏注漢云禹巡狩至會稽而奔因葬  
焉上有孔穴民間相傳禹入此穴此又不經之尤  
者要之子長謂上會稽探禹穴極言其高深也今  
陽明穴中投物於內不知底止當以此爲禹穴可  
也非謂禹葬之地矣

三梁今汝州梁縣爲南梁浚儀縣爲大梁同州韓城縣爲少梁

三蔡今新蔡縣爲一蔡上蔡縣爲一蔡下蔡卽今潁川是也

三楚今江陵爲南楚彭城爲西楚吳郡爲東楚

三吳謂蘇州潤州湖州三州是也

三毫謂考城縣爲北毫穀城縣爲南毫偃師縣爲西毫是也

三江謂自豫章而下入於彭蠡而東至於海爲南江

自蜀岷山而下至於九江會彭蠡以入於海爲中

江自嶓蒙導漾東流爲漢過三澁大別以入於江

滙於彭蠡以入於海爲北江

汶水有二一在萊蕪縣所謂東北會於汶是也一在泰山北過洧于縣今灘之東南有大汶小汶是也

武城有四襄公十九年城武城魯地卽子游所宰邑是也僖公六年許僖公見楚子於武城在楚地是也

又文公八年秦人伐晉取武城今同州馮翊是也

又輿地志恩州亦有武城縣

崆峒有三在臨洮者秦築長城之所起也在安定者禹貢導經水之所出也在臨汝者黃帝問道於廣成子之地也

鳳翔卽古雍州秦穆公羽陽宮故址存焉土人開深溝得古瓦數皮有羽陽千歲四字古篆奇勁非銅雀瓦所能及雲中馬勝公得一片方僅數寸貯以錦囊非親信之人不得見

陽關去長安一萬里漢將楊興敗走出此關因以爲名長安城東出南頭名羈城門其色青故名青門

開見隨筆

卷之四 輿地

六

見三輔黃圖又秦北有甘泉宮謂其下有甘泉水

見戰國策又邯鄲今屬磁州邯山名鄴盡也言山至此而盡以城郭字皆從邑故作邯字見太平寰宇記金城郡一說築城得金一說取其堅固一說郡在京之西方西屬金故名之望都謂登堯山望見帝都酒泉郡謂泉水如酒俱見地理志

黎州漢沈黎郡今蜀清溪縣也去大渡河二百餘里

河外卽邛部爲青羌蠻所居涉水不知舟楫止東蒲葦以濟魑鬻冬夏披毡衣以蔽體羈縻良難

蒲葦以濟魑鬻冬夏披毡衣以蔽體羈縻良難

蒲葦以濟魑鬻冬夏披毡衣以蔽體羈縻良難

蒲葦以濟魑鬻冬夏披毡衣以蔽體羈縻良難

蒲葦以濟魑鬻冬夏披毡衣以蔽體羈縻良難

蒲葦以濟魑鬻冬夏披毡衣以蔽體羈縻良難

蒲葦以濟魑鬻冬夏披毡衣以蔽體羈縻良難

蒲葦以濟魑鬻冬夏披毡衣以蔽體羈縻良難

蒲葦以濟魑鬻冬夏披毡衣以蔽體羈縻良難

忠州有四賢閣中奉劉晏陸贄李吉甫白居易四人  
以四人皆謫是州有功於民繪像祀之

廬山四面形勢迥不相同雖號九屏而峯巒疊出遠  
望似只一獨山也然比他山最高人行皆繞山之  
足雲繞山腰則雨雲翳山頂則晴俗云廬山戴帽  
平地安灶廬山繫腰平地安橋此語可與蜀諺激  
湏如象瞿塘莫上激湏如馬瞿塘莫下爲的對

漢馬伏波平交趾立二銅柱爲界唐馬總爲安南都  
護夷人德之爲建二銅柱於援之處以明總爲援  
問見隨筆 卷之四 輿地 七

之後身是銅柱在安南也唐何履先定南詔復立  
馬援銅柱按南詔今大理國是銅柱在大理也又  
占不勞之地大浦之南有五銅柱山形如椅蓋西  
面重巖東面界海占不勞卽今占城國也是銅柱  
又在占城又欽州古森峒與安南交界有馬援銅  
柱安南人每過其下以一石培之迄今已成邱阜  
俗云伏波有誓銅柱出交趾滅土人培之懼銅柱  
之出也是交趾境內銅柱亦有數處大約當日所  
立不止一柱亦不止一處也

蜀有胸臆縣屬巴東郡蓋謂其地卑濕多胸臆蟲故  
以爲名卽韓退之盛山十二詩序是也盛山卽今  
開州地理志云古巴東郡之胸臆縣也唐韻會胸  
音蠢臆音閏

巫山十二峰俱在北岸前後蔽虧不能足其數最東  
一峰尤奇絕其頂分兩歧如雙玉簪半插霄漢最  
西一峰畧似之但差小耳其餘諸峰皆峯律非常  
總不如兩峰之特異十二峰皆有名不甚切事神  
女廟乃在諸峰對岸小崗之上所謂陽臺高唐觀

問見隨筆 卷之四 輿地 八  
據人云在來鶴峰上雲雨之事始宋玉擬賦以諷  
襄王其辭亦止乎禮義非實有其事也乃後世不  
察一切以兒女之事褻之殊爲可恨按廟中石刻  
引墉城記瑤姬爲西王母之女稱雲華夫人助禹  
驅鬼神斬石疏流有功足祀今封妙用真人廟建  
於山峰上廟號凝真觀但其山不論陰晴最多雲  
氣映帶飄拂不可繪畫余屢經過其下皆如此故  
有行雲之說范石湖吳船錄所載甚詳

三島十洲皆海中之地三島人多知之至十洲人鮮

知者今聊記於左以備觀覽焉

一曰祖洲在東海之中地方約五百里上生不死之草一名養神芝其葉似菰苗長四三尺如人死兩三日者得此草覆之即活生人服之即長生昔秦始皇時苑中狂死者多有烏啣草覆人當時即活者即出祖洲也

一曰瀛洲在東海中地方四千里上生神芝仙草又有玉高千丈出泉如酒味甘名爲玉醴泉飲之輒醉令人長生洲上多人家其風俗似東吳山川不開見隨筆 卷之四 輿地 九 異於中國云

一曰元洲在北海之中地方七千二百里上有大元都仙伯眞公所居又有風山聲響如雷震其仙官宮室多饒玉草金芝云是三天君下治之處正對天西北門甚巖肅也 此元洲係避廟諱諱非眞元洲也 一曰炎洲在南海之中地方二千里上有風生獸形如豹青色而大如狸張網取之積薪以燒不燃灰中而立毛亦不焦斫刺不入惟以鐵鎚鍛其頭數十下乃死而張口向風須臾復活以石菖蒲塞其

鼻即死取其腦和菊花服之食盡十斤可得壽五百歲又有火林山山中有火光獸狀如鼠毛長三四寸可緝爲布名火浣布用以爲衣設有垢以火燒之其垢自落依然潔淨如新

一曰長洲又名青邱在南海辰巳之間地方五千里其上多山林樹大有至二千圍者仙草靈芝靡所不有又有風山山恆震響

一曰元洲亦在北海中地方三千里上有玉芝玄澗澗水如蜜飲之長生與天地同久若能服玉芝亦得長生不死 開見隨筆 卷之四 輿地 十

一曰流洲在西海中地方約三千里上多山川積石名爲昆吾治其石成鉄作劍光明洞照如水晶其劍割玉如割泥

一曰生洲在東海丑寅之間地方二千五百里與蓬萊相接上有仙人近萬家天氣溫和地無寒暑亦多仙草靈藥一洲之水味如飴略誠良洲也

一曰鳳麟洲在西海中央地方一千五百里洲四面皆弱水繞之鴻毛不浮不可渡也上多麟鳳千萬

成羣洲人煮鳳喙及麟角合煎作膏名爲續弦膠  
又名連金泥此膠能續弓弩已斷之弦刀劍斫斷  
之金用膠以連接之雖他處能斷而所續之處終  
不斷也漢武帝時幸北海西國王獻吉光裘並續  
弦膠四兩卽此洲所產也

一曰聚窟洲在西海中地方二千里上多眞仙靈宮  
宮第不可勝數上有天鹿長牙銅頭鐵額又有獅

子能辟邪山多大樹與楓木相類花葉芬芳香聞  
數百里名反魂樹伐其木並根置玉釜中煮取汁

開見隨筆

卷之四 輿地

十一

川州文

更微火煎如黑錫狀令可爲丸名之曰驚精香又  
名反生香又名震檀香一名人鳥精一名震靈丸  
一名却死香一物六名斯靈物也若人死經數日  
以香薰之卽活漢武帝幸安定月支國王所獻香  
大如雀卵黑如桑椹卽此香也

今人謂遼東爲三韓不知何據攷晉志三韓一馬韓  
二辰韓三弁韓辰韓在北方以東西南三面海爲  
限馬韓居山海之間無城郭有附庸五六十國大  
者萬戶小者亦數千戶各有渠帥辰韓在馬韓之

東自言避秦亂入韓立城柵語言畧似秦人又名  
秦韓亦有附庸十餘國不及馬韓之大又攷遼史  
載高州三韓縣辰韓爲扶餘弁韓爲新羅馬韓爲  
高麗開泰年中聖宗伐三韓俘三國之人民而置  
縣據此則三韓是東夷之國種類各殊而遼東乃  
漢晉時內地烏得以三韓目之哉余竊怪文人引  
用古典而不考其詳所誤不少

世傳長城爲秦始皇築其實非也余考諸書始皇之  
前後築長城者屢矣竹書紀年梁惠王二十年齊

開見隨筆

卷之四 輿地

十二

川州文

閔王築防以爲長城後漢志濟北國盧有長城至  
東海此齊之長城也史記魏襄曰西有長城之界  
後漢志河南郡有長城經陽武到密此魏之長城  
也史記秦宣太后伐殘義渠遂有隴西北地築長  
城以拒胡此秦先代之長城也趙武靈王北破林  
胡樓煩築長城爲限置雲中鴈門代郡此趙之長  
城也燕將秦開攻破東胡胡退居千餘里築長城  
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遼西諸郡以拒胡此燕  
之長城也秦始皇滅六國使蒙恬將十萬之眾北

擊胡悉收其地築四十四縣城爲界因邊山險塹  
稷谷可得治者治之起自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  
渡河據陽山北假中 北假地名

此始皇併天下之長城也其後漢武帝元朔中使衛  
青擊匈奴取河南地復築蒙恬時長城故址北齊  
天保中曾三築長城前後東西凡三千餘里周靜  
帝大象元年發山東民築長城東至碣石西至鴈  
門隋文帝開皇五年使崔仲方發丁三萬人築長  
城共七百餘里六年復令崔仲方發丁十五萬人  
聞見隨筆 卷之四 輿地 三 州上  
築朔方以東數十城七年又發丁十餘萬人修築  
長城二旬而罷史書所載築長城如此

蒙山在雅州名山縣城西十五里卽禹貢之蔡蒙旅  
平也上有五峯最高者爲上清峯其巔有石盤大  
如數間屋石上有茶樹七株相傳爲甘露大師手  
種石無縫罅不知何以得生亦怪異也每茶葉生  
時寺僧報官爲記數采製不過得數錢耳入貢以  
備郊天用環石左右則有數十株曰陪茶則采以  
備藩府總制及諸官司而已

李衛公籌邊樓在保縣城市中樓凡二層每層高二  
丈餘其柱梁皆當時故物保縣與松維接壤唐廣  
德三年吐蕃入寇陷松維保三城卽其地地界雪  
山明獻賊之亂未到其地故其樓得以不燬

羅江縣廢縣南落鳳坡有漢龍鳳二公祠祀武侯龐  
士元獻逆之亂其部將張可望燒毀之夜夢士元  
爲厲可望懼而重新之其壯麗百倍於前數千年  
靈爽不昧士元墓在鹿頭山

杜宇鼈靈二冢皆在郫縣兩冢對峙鼈靈墓後入淨  
聞見隨筆 卷之四 輿地 西 州上  
林寺中寺僧培修時夷爲臺觀今冢址不復可攷  
惟杜宇墓獨存

大雅堂在丹稜縣城南三里乃宋人楊素請黃山谷  
書杜工部全集刻石作堂貯之記載豫章集中明  
宏治中巡按御史榮華捐銀重新建祠宇  
梓潼帝君獻賦追尊爲太祖高皇帝重修七曲山祠  
宇又建關聖祠於其東皆極一時之壯麗獻賦  
詩於此令僞官等和詩立成者受上賞稍遲則殺  
之其詩刻石立八卦亭中順治時知縣王維坤命



碎之

自劍州起至梓潼昭化界沿途古柏千餘株皆大數十圍形狀詭異高入雲表是明時正德中劍州守李璧所植而世俗相傳為漢張桓侯所種誤矣崑崙山在吐蕃境內一名天柱山四時積雪不消黃河水從地湧出百餘泓即大敵腦為河之源

塗山有三解者紛紛不一據華陽國志云渝郡塗山

禹后家也而說者謂塗山在九江當塗縣禹嘗會

諸侯於此又一說塗山在會稽見有禹穴在焉余

聞見隨筆

卷之四 輿地

五

川

考東漢郡志塗山在巴郡江州杜預注云巴國也

有塗山禹廟在焉余又考巴郡志塗山在縣東五

千二百步岷水東折高七里周圍三十里余又考

鄆道元水經注江州塗山有夏禹廟塗后祠九江

當塗亦有之杜預所謂巴國江州乃重慶之江州

非九江之江州也漢史蜀志歷歷可稽至今洞曰

塗洞村曰塗村此其明証也又合帝王世紀華陽

國志蜀本紀元和志等書而參攷之禹乃汶山郡

廣柔人其母有莘氏感星精生禹於石紐鄉隋改

廣柔為汶川石紐在茂州境隸石泉軍生禹之地

方百里夷人共營之不敢樵牧而禹之先曾大父

曰昌意為黃帝次子娶蜀山氏生顓頊顓頊生鯀

鯀生禹禹之娶蜀塗山氏有自來矣又考塗山氏

肇自人皇為蜀君長世掌塗山之國審是則禹生

於蜀長於蜀娶於蜀乃人之常情其奠山導江往

來必經生長之地所以有過門不入之語是禹之

所娶乃蜀之塗山非九江之塗山其理甚明至會

諸侯於塗山當以九江當塗為是攷漢郡志山在

聞見隨筆

卷之四 輿地

六

川

當塗杜預注在壽春東北有禹會村是也柳子有

銘蘇子有詩且於天下稍居中會諸侯於此宜矣

而通鑑外紀亦云禹娶塗山氏之女生子啟南巡

狩會諸侯於塗山則是娶而後生子生子而後南

巡而後會諸侯是娶在此而會在彼次序昭然余

故曰是九江之塗山也至會稽塗山乃崩葬之地

上有禹穴其山一名棟山又名防山而郡志亦傳

會為塗山因世代縣遠地名改革其實非也余又

考會稽塗山當禹之時尚未入中國禹安得而娶

之哉

少陵和嚴武軍城詩已收滴博雲間戍更奪蓬婆雪

外城注滴博嶺在維州蓬婆山在柘州余按韋阜

傳出西山靈關踰的博嶺遂圍維州又元和志柘

州城四面險阻蓬婆水在州南三十里大雪山一

名蓬婆山即今蜀雜谷廳西北有的博嶺松潘廳

東有雪欄山一名雪嶺是也

又野望詩西山白雪三奇戍南浦清江萬里橋唐地

理志彭州導江縣有三奇戍韋阜傳遣大將陳泊

聞見隨筆

卷之四 輿地

七

出三奇西南備邊錄謂三奇營也一本作三年趙

氏本作三城當從三奇為是

紅杏山房聞見隨筆卷之五

戎州盧秉鈞纂述

時序 五行附

書云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是

一歲有三百六十六日明甚今以每歲十二月計

之大約三百六十日除小建外每歲不過三百五

十餘日間解經者多不精切余嘗疑焉後攷歷書

當以今歲立春日算起數至明歲立春日止恰有

三百六十六日 鈞以時刻較之實有三百六十五

聞見隨筆

卷之五 時序

壹

日零三時而書云三百六旬有六日蓋舉其大凡

耳然週天實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太陽一

日行一度一歲一周天從今年冬至數至明年冬

至凡三百六十五日奇三時所奇三時即四分日

之一也若以十二月計之月有小建尚不滿三十

日又將小建之所餘積其餘以成閏月蓋月行甚

速有二十七日零已行一周天進三十度與日合

朔合朔即為一月一年十二合朔故解書之并當

以節氣為斷不以十二月為斷

吉甲子名人多未識十幹甲曰闕逢乙曰旃蒙丙曰柔兆丁曰彊圉戊曰著雍己曰屠維庚曰上章辛曰重光壬曰玄黓癸曰昭陽

十二枝名子曰困敵丑曰赤奮若寅曰攝提格卯曰單闕辰曰執徐己曰大荒落午曰散朧未曰協洽申曰涒灘酉曰作噩戌曰闔茂亥曰大淵獻

四時節氣見於經史者管子幼官篇言清明大暑白露大寒南方篇言小暑漢始以雨水為二月節見

月令處暑之既至見國語宋令長以芒種去官見

閏見時筆 卷之五 時序 式 以

南史星昏中而正中為小雪見定之方中注小雪

為十月中氣見本疏斗指甲為雨水指乙為清明

指辰為穀雨見初學記

歷日家有有用百中經乃從唐顯慶壬寅年壬寅月積

算起欲知其法看某年下得若干數以六十除之

不及六十數在寅上數上一數去逆行間一位是

二十下倣此則知本年正旦是何日辰假令辛巳

年得十八萬二千九百七十三數以六數除之先

除三六一十八萬數又除四六二千四百數又除

九六五百四十數下剩三十三數自壬寅數到壬

申計三十數又從壬申數到第三數即是甲戌則

且日為甲戌餘倣此欲知每歲逐月且是何甲子

但取九年前次月望日即是後九年前一月廿日

毫釐不爽此數學之捷法也余按此說載於張世

南游宦紀聞頗近理但余未暇推算錄之以俟攷正

歷數之學宋時有同州進士王湜潛心數學作太乙

肘後備檢三卷為陰陽二遁繪圖一百四十有四

上自帝堯以來至宋紹興六年止凡三千四百九

閏見時筆 卷之五 時序 三

十二年皆隨六十甲子表以分野如通鑑編年之

例前代興亡歷歷可攷然自古及今應者雖多不

應者亦不少又景祐間上命司天監楊維德修五

福太乙占書攷驗行度亦為精詳其書最重五福

太乙所臨分野即為太平郅治歷觀前代應者十

之六七不應者十之二三遇陽九百六之數即為

離亂厄運以此推之值陽九百六者厄運固不待

言而其中亦有言太平致中興者太抵太乙數中

專攷陽九百六之數以四百五十六年為一陽九

二百八十八年爲一百六陽九數奇爲陽之窮百六數偶爲陰之窮歲運逢之終有厄數洪文敏公五筆亦載陽九百六之說與此間有不同究心數學者當合數書而參觀之鈞謂太乙臨分野陽九百六值歲運古來有驗有不驗者皆所以驗人君之善惡臨有道之國則昌若值無道之國則亡所以有應有不應焉

農書云端午逢夏至不祥會記紹興戊子年五月初五立夏至諺云夏至逢端午家家賣男女後禾稼

聞見隨筆

卷之五 時序

四

上頁文

不登至冬艱食果有賣子女以自給者亦有委之於路隅者明年大旱人相食棄子女不可勝計  
新月每見於大二小三之說蓋前月大則後月初二日見前月小則後月初三日見

五行天一生水平菴項氏謂雨雪霜露雲霧霰雹成水之物皆降於天地二生火丹砂石火槐檀柞櫛取火之物皆生於地此說是也然卽人之一身求之亦可概見人貪心動則誕生哀心動則淚生愧心動則汗生慾心動則精生方心之未動卽太極

也此心之動卽太極之動而生陽也陽動而生水卽五行天一生水之謂也蓋神存於心神爲氣主神動則氣隨氣爲水母氣聚則水生所以呵氣而成潤

洪範五行諸家解釋紛紛惟饒雙峰說理最精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說者謂爲五行始生之序也蓋河圖之數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居東四九居西五十居中而傳謂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

聞見隨筆

卷之五 時序

五

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是爲五行生成之序其說可謂有據而不誣也然余嘗以理推之則疑其序恐不然也何以言之水者氣之精液火者氣之光芒既有是氣則其精液光芒一時皆具各隨寓而成質固無先生水而後生火之理至於木則土之英華金則土之精實必有是土而後英華有發精實有所聚則木金亦安有先土而生之理哉且既有是土則英華精實一時皆具各隨寓而成質亦無先生木而後生金之理也

此觀之則謂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  
生金天五生土爲五行始生之序者吾知其必不  
然也况陰陽交感之際其機間不容髮使天既生  
水越五而後地成之地既生火越五而後天成之  
則陰陽不相逮亦何自而成生物之功耶以此觀  
之謂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  
十成土爲五行所成之序者吾又知其不必然矣  
蓋嘗思陰陽二氣陰濕而陽燥陽燥而陰寒二者  
相摩則其寒濕之氣蒸潤而成水雨露是也燥燥  
之氣激烈而成火雷電是也是二者以氣交於空  
中而成質無所待於土故皆輕清水火皆輕清二  
者之中水稍重濁而火極輕清故水潤下而火炎  
上此陰陽清濁之別也土則氣之升降轉旋而其  
渣滓結聚於中央以成形體者也土既成形體然  
後二氣之精得以藏蓄於中相與醞釀以生物陽  
之盛者必發達條暢而爲木陰之盛者必收蓄堅  
凝而成金是二者以氣交於地中而成質非土則  
不生故皆重濁木金皆重濁二者木稍輕清故木

聞見隨筆

卷之五

時序

六

上三三

浮而金沉 由是言之五行之生水火居先木金居  
後而土居中央其卒不越三者而已蓋洪範之序  
是本五行方位之序非始生之序也五行方位水  
北火南木東金西土居中央南北爲經東西爲緯  
東北爲首西南爲尾中央其總會也故其序先經  
而後緯上首而下尾以總會包括其中焉  
今試以人始生之序明之方其稟氣賦形先有陰血  
而後陽精聚之陰血水象也陽精火象也精與血  
聚合然後懷胎而成形體形體具然後毛髮齒甲  
有所傳而生毛髮木象也齒甲金象也造化之始  
其事渺茫莫測人肖天地其理當亦無異也若河  
圖之數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居東四九居西  
五十居中是五行方位自然之數配合而爲天一  
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  
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  
此河圖之數也而以類分之則奇數屬天陽之象  
也偶數屬地陰之象也以列分之則一二四七經  
乎南北太陽太陰之象也三四八九緯乎東西少

聞見隨筆

卷之五

時序

七

上三三

陰少陽之象也五與十綜乎中央陰陽中氣之象也故天一與地六會合於北是太陽與太陰交而生水地二與天七合於南是太陰與太陽交而生火天三地入合於東是少陽少陰交而生木地四天九合於西是少陰少陽交而生金天五地十合於中央是陽中與陰中交而生土觀奇偶二數經緯錯綜以成自然之文則陰陽二氣判合往來以成天地之化者其象粲然可見矣

大禹謨曰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洪範曰一水二火三

問見隨筆

卷之五 時序

八

木四金五土月令曰春木夏火中央土秋金冬水何以先後不同如此蓋聖經之言各有攸主禹謨之所主者養民之政故以五行相尅言之尅下爲財故也洪範之所主者自然之數故以五行生數言之舉生數則成數可知矣如天一生水地二生火是也月令之所主者四時之令故以五行相生之序言之如木生火火生土是也

世傳曰短夜長之地外域最多余攷莫斯科木亞國其地極寒夏秋皆衣裘綿室宇常用火温行旅之

人爲嚴寒所侵血脉俱凍入温室其耳鼻等輒墜凡自外入者必先以温水浸其手足面目俟僵體漸甦然後方可入室雖長至日每日不過二時古今考備載仲夏日爲長至仲冬日爲短至何以今世人皆以冬至爲長至其誤相承已久牢不可破及細審堯典仲夏平秩南訛是謂日長至仲冬平在朔易是日短至此其明証而歷書亦誤冬至爲長至殊不可解余問趙恒夫寄園寄所寄亦會辨之載在習語誤卷中

問見隨筆

卷之五 時序

九 上 上 三 川

冬至數九一九二九行人不出手今四海之內夫人得而言之矣至夏至數九世罕聞焉今備錄之一九二九扇子不離手三九二十七吃水甜如蜜四九三十六爭向露天宿五九四十五樹頭秋葉舞六九五十四乘涼不入寺七九六十三牀頭尋被單八九七十二夜眠添夾被九九八十一家家打炭坡俗語止傳冬至不傳夏至余讀馮慕崗月令廣義因得見此可見俗談巷語必有來歷俗以每月初五十四二十三爲月忌凡事必避之

其說不經後見衛道夫云聞前輩說此三日乃河圖數之中宮五數也五爲君象故民庶不得妄用此說頗有理故錄之

世俗相傳凡正五九月不上官赴任是五行家拘忌之言相沿已久亦不始於唐時余按北齊書文宣帝將受禪或曰五月不可入官犯之不終其位是隋唐以前已有此忌復考唐書武德二年正月詔曰今正月五月九月不得行刑禁屠宰蓋謂此三長月不行死刑所以禁宰殺非不上官也菽園雜

聞見隨筆

卷之五 時序

十

記謂新官上任應祭告神祇必須宰殺故並忌之然此說不經不知古人何故拘忌如此殊不可解此與初五十四二十三同爲禁忌故附錄於此以卦交配三百六十日者其說見於後漢書郎顛傳父宗學京氏易善風角星算之術六日七分章懷注引易稽覽圖甲子卦氣起中孚六日八十分日之七鄭元注六以候也八十分爲一日之七者一卦六日七分也觀者多不解其義又易正義亦引稽覽圖云卦氣起中孚故坎離震兌四卦各主一

方其餘六十卦每卦有六爻每爻別主一日凡三百六十爻分主三百六十日餘五日四分日之一又爲二十分又共爲四百二十分以六十卦分之六七四十二卦別各得七分是每卦各得六日七也又考李鼎祚易解謂易軌一歲有四時十二月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以坎震離兌四方正卦分直四時每一卦司一季一爻司一氣每卦六爻以六氣合之得四六二十四氣而以十二辟卦直十二月每一卦各管四卦凡五卦直一月一爻直一日合之得五六三十日朱震亨易傳解七日來復云陽生於子陰生於午自午至子七日必復此乾坤消息之理也故以一日言之自午至夜半復得子時以一月言之自午日起凡七日復得子日以一年言之自午月起至十一月復得子月以一紀言之自午歲起凡七歲復得子歲天道運行其數自爾合之爲一紀分之爲一年一月一日莫不皆然故六十卦當三百六十日而兩卦相去皆以七日又王伯厚云易卦之位震東離南兌西坎

聞見隨筆

卷之五 時序

十一

北爲一說十二辟卦分屬十二辰爲一說焦延壽  
 爲卦氣直日之法合二說而一之既以八卦之震  
 離兌坎二十四爻直四時又以十二辟卦直十二  
 月分四十八卦爲公卿大夫而六日七分之分說生  
 焉余按唐律歷志云十二月卦出於孟氏章句其  
 說本於氣而後人遂以人事明之耳

聞見隨筆

卷之五 時序

計三十八則 又六則

紅杏山房聞見隨筆卷之五終

紅杏山房聞見隨筆目錄

卷之六

格致隨筆

計四十三則

卷之七

稱謂隨筆

計三十六則 又七則

卷之八

醫藥隨筆

聞見隨筆

卷之六 目錄

計三十八則 又六則

卷之九

神鬼隨筆

附仙佛

計十七則



紅杏山房聞見隨筆卷之六

戎州盧秉鈞纂述

格致

夕殮秋菊之落英謂始生之英可以當夕糧也落與  
訪落及章華臺落成之落同故凡宮室始成而祭  
則曰落成菊之始生亦曰落英設或隕落豈復可  
殮况菊花乾枯於枝上而何得有隕落乎胡荊公  
不明此理而反誚人耶

李善注文選最為博洽潘岳閒居賦云周文弱枝之

聞見隨筆

卷之六 格致

一

川石

棗房陵朱仲之李善於周文房陵注下未詳所出  
余閱王子年拾遺記北極有岐峯之陰多棗木其  
枝莖皆空其實長尺核細而柔百歲一實夫岐乃  
周文王所居而棗枝莖皆空故枝弱梁任昉述異  
記房陵定山有朱仲李園三十八所故李尤果賦  
云三十六園朱李是也以是知潘賦所用蓋本於  
此李善未注其詳故表出之

世傳秦璽刻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八字諸書所載大  
畧相同余攷金石錄元符中咸陽獲傳國璽初至

京師執政以示將作監李誠誠手摹印二本文曰  
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九字又蔡攸鐵圍山叢談  
載元符所得傳國璽係九字而趙明誠云所見漢  
璽係是受命于天八字余又攷晉書所載璽自漢  
至魏晉暨五胡亂華璽為石勒所收石既敗滅璽  
失所在魏晉間所刻文多不同即漢璽亦難辨何  
况秦璽

莊子人相忘於道術讀者多將道術誤解蓋術謂徑

術非法術學術也廣雅曰術亦道路之別名呂氏

聞見隨筆

卷之六 格致

二

川石

春秋云子產相鄭桃李垂於術謝靈運登石門詩  
來人迷新術去子感故蹊注云術蹊皆山路也是  
途之大者為道小者為術故莊周以江湖對道術  
則直指為徑路無疑矣又三國袁術字公路又杜  
工部寄章丈人詩牢落乾坤大周流道術空此二  
項可引為証

人皆知無恙為無憂而不知無恙為蟲名人皆知多  
能為多材而不知多能為獸名蓋古者野居露宿  
恙噬人蟲也故人相恤曰得無恙乎按史記外戚

世家云呂后夷戚氏誅趙王而高祖後宮獨無寵  
疎遠者皆無恙又多能獸名似熊形足似鹿爲物  
堅中而強力故人之有材力者皆謂之能按漢高  
帝紀云吾非敢自愛恐能薄故以無恙配多能尤  
爲的對

又獸有名果然者出國史補其形似猩猩揚州得一  
果然則數十果然可得蓋此獸不忍傷其類聚族  
而啼殺之不去獸中最有仁心者也有蛇名率  
然者出山海經常山有巨蛇物觸中其首則尾至  
聞見隨筆 卷之六 格致 三  
中尾則首至中腰則首尾俱至名曰率然孫子兵  
法云將之三軍勢如率然者卽謂此也

古樂府云文彩雙鴛鴦裁爲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  
以結不解注云被中著棉謂之長相思取綿綿之  
意緣者謂被四邊均綴絲縷結而不解之意令人  
不知長相思爲被名

詩賦中用緣沉人多不知爲竹老杜詩雨拋金鎖甲  
苔臥緣沉錦皮日休詩一架三百本緣沉森冥冥  
又吳淑事類賦緣沉亦復精堅引廣志注云緣沉

古弓名 是弓與竹皆名緣沉 不可不知

進士及第以泥金書帖附家書中報登科之喜至文  
宗朝遂寢其事出盧氏雜說

露布人多用之不知始於何自按春秋佐助期曰武  
露布文露沉宋均注甘露見其國布散者人上武  
文采者則甘露沉重

新燒炷火 炷字字書不載 謂之焜火見蘇武傳燒湯

謂之燂湯見內則竈中燒火謂之煬竈見戰國策  
天色紅赤如霞者謂之渝陰見廣雅余按王逸楚

辭注渝陰者日沒已後天色赤黃氣也今人作陰  
渝非

物去其勢豕曰獷見易經牛曰犗見佛書馬曰扇見  
五代史雜曰燉又曰剗犬曰闔又曰扇見方言

齊桓公北伐孤竹至卑耳之溪見一入長一尺形像  
皆具右袂衣而走馬前左右俱不見桓公曰吾事

不濟也豈有人若此乎管仲曰臣聞山神有兪兒  
狀長一尺而人形見則主霸王之象君此行必霸  
走馬前引導也袂衣前有水也右袂衣從右方可

濟也至卑耳溪果有水阻公從右涉水既濟公拜  
仲於馬前曰仲父聖人也管仲對曰聖人知先見  
於無形今已有形臣非聖人也善承教爾

山中寅日有稱虞吏者虎也稱當路者狼也辰日稱  
雨師者龍也知其物名呼之則不能爲害又山精  
如小兒而獨足走向後喜犯人其名岐呼之卽止  
一名熱亦可兼呼之則不敢犯人又夜行深山中  
見有如胡人者銅鐵精也見有如秦人者百歲木  
精也中夜見火光者亦百年久枯木也

聞見隨筆

卷之六 格致

五

山石

凡入名山牽白丈抱白雞山神大喜芝草寶玉自出  
紫芝煑石石美如玉食之調和可更五味下橘皮  
葱豉名山之下生葱韭者是古人食石所種也故  
諺曰甯得一把五加不用金玉滿車甯得一月地  
榆不用明月寶珠五加皮一名金鹽地榆一名玉  
豉惟此二物可以煑石

淮南子載常娥奔月許慎注云常娥羿妻也羿請不  
死之藥於西王母常娥竊之以奔月後漢張衡遂  
引爲証且云常娥託身於月中是爲蟾蜍尤可笑

也余讀漢書見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  
占星每疑所謂常娥卽常儀之誤然不敢臆斷也  
及讀周官注云儀義二字古皆音俄又按洪丞相  
适引詩實維我儀協在彼中河樂且有儀亦協中  
阿又揚雄太元亦以各遵其儀協不徧不頗又見  
漢碑書蓼莪皆書作蓼儀然後自信常娥卽爲常  
儀明甚後人因其職思占月生此恍惚怪誕之論  
而張衡等又以訛傳訛

聞見隨筆

卷之六 格致

六

山石

周元章宰衡陽時一日吏報云甘露降松竹間光瑩  
如珠毋取一枝送劉貢父劉曰速去之此陰陽戾  
氣所成非露也名爲爵錫飲之令人得疾惟博物  
君子能辨別甘露爵錫又建康實錄覆舟山及蔣  
山冬月松柏林中常出木醴後主以爲甘露之瑞  
當時有識者謂此卽爵錫也出主不祥後果失國  
詩人多用八米盧郎相沿已久不知其誤如黃涪翁  
尊前八米句窻下十年書徐師川與潘邠老詩字  
值千金師智永句稱八米繼盧郎是也余攷其原  
委蓋由齊文宣帝崩令學士各獻挽詩十首每人

不過采擇一二首稱旨者惟盧思道詩獨采八首  
當時遂稱爲八采盧郎米字乃采之誤言十首中  
已采得八首耳若作米字全無義理余嘗笑詩人  
之好怪如此後讀元微之酬白樂天詩八采詩成  
未伏虛舉此可以証米字之誤

瓠巴鼓瑟而游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古人  
精於音者其感物如此况以舜之樂乎然則百獸  
率舞鳳凰來儀不足怪也故施於人則庶尹允諧  
施於神則祖考來格非舜曷以至此

聞見隨筆

卷之六

格致

七

墨名陳玄取其經久膠不敗而黑者爲最故名陳玄  
若毛穎陶泓褚先生之類各有所取耳

三代獄名不同夏曰夏臺商曰美里周曰囹圄

唐賦役之制有四一曰租二曰稅三曰調四曰役

漢志七畧載書凡三萬三千九十卷隋經籍志載凡

三十七萬卷唐開元間書凡八萬九千六百卷宋

慶厯間命儒臣集四庫書爲籍名曰崇文總目凡

三萬六百六十九卷後於總目日益搜羅命校正

爲善本願求書之詔果下而天下藏書家未必悉

能上冊府唐杜寶撰大業雜記備載隋代書籍最  
多凡上書一帙必加賞賚秘書省官增至百二十  
員繕書者凡二千人所得文籍歷代皆不能及

安化郡王仲爰嘗寶愛二古銅孟或問之王曰漢孟  
也或曰孟出近世古未嘗有王曰汝非博物洽于  
髡得一豚蹄酒一孟列禦寇書有日初出如盤孟  
漢田蚡學盤孟書東方朔射覆置守官於孟下君  
豈未讀書耶一坐嘆服時承平日久公族讀書少  
有如王之淵博者

聞見隨筆

卷之六

格致

八

李公弼字仲修初仕大名府同縣尉因到村落見所  
謂魚鷹者飛翔水際問吏云關雎也因言此禽有  
異每棲宿一窠中有二室仲修命取其窠觀之皆  
一窠二室蓋雌雄各異宿也因悟詩所云和而有  
別者如此至今同縣一帶村落土人猶呼爲關雎  
而和而有別學者多不知其源委

格物之學辨別古今書畫彝器前輩亦嘗立說著書  
矣其中亦有未詳明者如臨摹硬黃響榻是四者  
各有其說今人皆謂臨摹爲一項殊不知臨與摹

迥別臨謂置緝於旁觀其大小形勢而學之若臨淵然摹謂以薄緝覆其上隨其高下曲折宛轉而模範之曰摹硬黃謂置緝在熱熨斗上以黃臘塗勻儼如枕角毫釐必見響榻謂以緝覆其上就明窗牖間映光而模寫之

博古圖辨古器所謂欵識古銅有蠟茶色有硃砂斑有真青綠之類方為真古鼎其製作有雲紋雷紋

山紋輕重雷紋垂花雷紋鱗紋細紋粟紋蟬紋黃

目飛廉饕餮蛟螭虬龍麟鳳虎熊龜蛇鹿馬兕象

問見隨筆

卷之六 格致

九

雙魚鳧雁鸚耳獸耳虎耳貫耳僵耳獸足夔足之

類凡古器制度一有合此卽以名之如雲雷鼎鹿

馬洗鸚耳壺之類是也如有欵識卽以欵識名之

古鍾名大曰特鍾中曰鑄小曰編鍾鼎尊壘彝舟

似洗音由似壺瓶爵斗有耳有卮觶角無柱杯

敦簋形簋似鼎豆獻無底壘觚鬲為鬲壺扁甌似

而甌似盃沃盥此言其大致難以備舉至欵識二

字亦有分別欵謂陰字是凹入者識謂陽字是挺

出者

今之風箏卽古緝鳶也創於漢淮陰侯是時陳豨反

高祖自將征之淮陰與緝約期作緝鳶爲內應謀

敗身戮而緝鳶之制至今傳爲兒女戲事

致知之學不可不知如西廂書唐宋至今聚訟紛

紛有謂實有其人有謂子虛僞託難以枚舉堯山

草堂戴西廂係王實甫纂關漢卿續成之並未詳

張生謂何許人而侯鯖錄載王姓之傳奇辨正謂

蘇翰林贈張子野詩有詩人老去鶯鶯在遂謂張

生爲張籍也以余攷元微之鶯鶯事在貞元十六

問見隨筆

卷之六 格致

十

年春因咸甯王滅渾瑊於蒲丁文雅不善御眾三

軍作亂於蒲又言明年生文戰不利乃在十七年

又攷唐登科記張籍以貞元十五年登第旣先二

年決非張籍明矣又莊季裕云楊阜公家藏有微

之作姨母鄭氏墓志云旣喪夫遭軍亂微之爲保

護其家室備至則傳奇所謂蓋微之自敘特假他

人以自避耳按樂天作微之墓志以太和五年薨

年五十三則當在大曆十四年己未生至貞元庚

辰十六年恰二十二歲與傳奇所言生年二十二

未近女色相合又退之作微之妻韋叢墓志作婿  
韋氏微之始選爲校書郎與傳奇謂歲餘生亦有  
娶相合又微之作陸氏姊墓志余外祖父睦州刺  
史鄭氏名濟又樂天作微之母鄭夫人誌亦言夫  
人鄭濟女又攷崔氏姓譜永甯尉崔鵬亦娶鄭濟  
女是鶯鶯爲崔鵬之女於微之爲中表正傳奇所  
謂鄭氏爲異派之從母者也合觀諸誌張生乃微  
之寓言不然爲人敘事安能委曲周詳如此蓋昔  
人事有悖乎禮垂於義者往往託之鬼神夢寐之  
間見隨筆 卷之六 格致 十一 川又  
間或假他人名姓而爲之余想微之當情濃意熱  
之際形諸翰墨不便明言特易其姓氏自是才子  
故態耳非特此而已細閱微之古艷詩百餘篇中  
有春詞二首皆隱鶯字於其間又有鶯鶯詩雜憶  
詩與傳奇所載猶一家手筆也詩中多言雙文意  
謂二鶯字爲雙文也傳中前所敘其所遇後敘其  
所離又敘娶韋氏之年以年譜攷之明明的係微  
之自道其生平又何必嫁名於人哉  
又傳書載陳思王洛神賦乃思甄后而作也余攷之

信然按洛神賦李善五臣注云曹植有所感託而  
賦焉則當時已傳有甄后之事也至賦中云怨盛  
年之莫當抗羅袂以淹涕兮淚流襟之浪浪李善  
注盛年謂少壯之時不能當君王之意此言感甄  
后之情明白顯然所以李商隱詩君王不得爲天  
子半爲當年賦洛神是也世說載甄后慧而有色  
傾國傾城初爲袁熙妻甚獲寵方曹公之屠鄴也  
急召甄左右對曰五官中郎將早已將去矣曹公  
嘆曰今之破賊正爲此奴由是觀之魏文不獨兄  
弟之嫌而父子之爭亦可醜也此與西廂皆託名  
故附錄之  
二十四橋在揚州城西出郭二里許有小橋一道朱  
欄碧瓦題曰烟花夜月相傳爲二十四橋舊址原  
本一橋當時會集二十四美人於此因以名之而  
揚州志載二十四橋一一均在城內今因修改不  
復辨別意在舉二十四座橋以實之殊未攷耳細  
玩杜舍人詩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  
則得矣

爾雅釋山云河南華郭璞注華陰山也河西嶽郭注吳嶽也是以華爲中嶽吳爲西嶽也下又云河東岱河北恒河南衡又云山大而高曰崧山小而高曰岑蓋崧與岑對舉非嵩山也是五嶽關內有其二而無嵩山然未又云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恒山爲北嶽嵩山爲中嶽郭注嵩太室山也則又有嵩山而無吳山有霍山而無衡山何前後大相刺謬不同如此讀爾雅者不可不辨成都舊號龜城父老相傳東門外江岸有巨龜大如問見隨筆 卷之六 格致 十三 川名

厦屋不易出出則有數千百龜隨之康熙癸丑吳藩未亂以前曾一見之今光緒庚辰年間丁制憲創立機器局改東門河內之水以爲局用修整時得龜數十石悉命人送入東門外江中始信父老之傳聞不妄此亦物理之不可解者

又成都府署內有吳道子畫龜蛇碑每逢端午前後輒有龜蛇聚集於碑下庭屋樹木皆滿麻城梅郎中守郡時最厭惡之命人鑿其目自後遂少蜀人多榻以懸掛於壁間謂能辟邪治瘧問之信然此

亦物理之不解者

世傳蒙恬造筆蔡綸造緝皆未必然恬乃秦人而詩中先已有彤管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又絕筆於獲麟又尚書中侯云元龜負圖出周公援筆以時文寫之而馬大年乃以簡牘之竹筆非毫筆也至蒙恬始用兔毫殊不知莊子書有砥筆和墨之語則是以毫染墨明矣竹筆豈可砥以和墨耶莊子在恬之前其不始於恬明甚蔡綸後漢人而前漢外戚傳已有赫蹏注云小緝也是前漢時已有緝恐亦非始於綸余想二人所造精工於前世則有之謂始自二人之手則非也

古之拜禮非特頭至地然後爲拜也凡頭俯膝屈手動皆謂之拜按周禮辨九拜之儀一稽首二頓首三空首四振動五吉拜六凶拜七奇拜八褒拜九肅拜稽首拜頭至地下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也振動以兩手相擊也奇拜一拜也褒拜再拜也肅拜但俯下手卽今之揖也何嘗專以頭至地爲拜哉乃知禹聞善言則拜如今之揖類

問見隨筆 卷之六 格致 十四 川名

是也或謂稽首施於尊長頓首施於卑下不知人以頭叩地豈卑下之所安乎是亦非禮之正又古者男女皆跪男跪尙左手女跪尙右手至武后時尊崇婦人始易跪爲拜而不屈膝

龍易骨蛇易皮象易牙鹿易角蟹易殼惟鹿角一年一換蛇間歲一換餘皆終身一換

周丞相與幕客間步園中觀玩白鶴忽問曰此牝鶴

耶杜鶴耶客從旁笑曰獸稱牝牡禽爲雌雄周曰

客未讀詩乎詩有雄狐綏綏狐非獸乎又有牝雞

問見隨筆

卷之六

格致

五

六

司晨雞非禽乎客無以爲對而不知牝牡二字從

牛雌雄二字從佳此卽禽獸之別也自雄狐牝雞

之外經史中亦不多見

釋道兩教興廢不時亦隨人主之好尚北齊中敕道

士剃髮爲沙門宋宣和中敕沙門着冠爲道士古

今事往往相反如此

崇寧間大內修池沼監修臣工患池水易涸或告曰

多置牛骨於池中則水不涸置之果然范時老董

其役親見之又呂晉伯云見人家除蝨法吸北

方之氣噴筆端書欽深淵默漆五字置於牀帳之間則蝨自除余按此二事亦物理之難解者時老與晉伯二人不妄言故並錄之

問見隨筆

卷之六

格致

六

七



紅杏山房聞見錄卷七

戎州

稱謂隨筆

蔡邕獨斷曰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故呼為陛下因卑達尊之意也臣庶相與言曰殿下閣下執事皆平等之稱也而段成式酉陽雜俎云秦漢以來天子言陛下皇太子諸侯王言殿下將軍言麾下使者言殿下節下二千石長史言閣下父母言膝下平等言足下比蔡氏所言似有差等矣以余攷之聞見隨筆 卷之七 稱謂 一

凡木之稱巨細者始曰拱把大曰圍引而增之曰合抱拱把只數寸耳圍則尺也合抱則五尺也莊子櫟社木其大蔽牛挈之百圍疏云以繩束之圍粗百尺是也今人以兩手相合而環之適周一尺杜子美詩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沈存中內翰云四十圍乃是徑七尺非四丈也原詩注四丈非是蓋沈於算學最精不知用何法以準之

此條見塵史以余攷之若徑七尺則圍當是二丈一尺蓋一尺圍只三寸大今之尺如此或曰周之尺當今七寸五分

生為名死為諱從古而然禮曰卒哭乃諱是也故名公鉅卿為人撰亭臺樓閣及生祠碑碣則曰公名某及撰神道墓志列傳則曰公諱某今古相傳井井不紊何世人賓王初見猶有問尊諱貴諱者可發一笑攷歐陽修集古錄載樊毅修華嶽廟碑記云樊君諱毅字仲德下車之初恭肅神祀據此碑文乃當時所立生稱太守之名為諱何哉蓋其悖謬之甚自古恒有不辨名諱相沿已久豈獨今人為然哉

古今命名有不類名姓者如馮野王習鑿齒劉黑闥張開地殷開山宗楚客牛仙客東郭咸陽等不類名也又如浩生不害吾邱壽王不類姓名也又如陳寵字昭公劉昆字桓公陳重字景公伏港字惠公呂岱字定公竇融字周公其字似類古之諸侯又如李宗字曾祖劉祐字伯祖李蜜字令伯竇嬰

字王孫嚴彭祖字公子朱買臣字翁子趙充國字翁孫杜茂字諸公張宗字諸君施延字君子徐穉字孺子似類人之稱呼此皆不似字也

古今命名有同姓同名者魯有兩曾參一殺人者有

兩伯夷一舜臣一為孤竹君之子有兩羿均善射

一為堯射十日一為有窮之君至同字者難以枚

舉如齊有夷吾晉亦有夷吾周有南宮括魯亦有

南宮括鄭有子西楚有兩子西紂有左師觸龍趙

亦有左師觸龍漢魏隋唐而下更難僕數試舉一

閱見隨筆 卷之七 稱謂 三

二言之東方朔于定國雋不疑皆字曼倩司馬相

如施讎薛廣德皆字長卿漢枚乘晉稽康皆字叔

夜漢晉俱有孔安國同姓名漢晉又有王良同姓

名如此類甚多

古今人物稱謂異名往往有人不能知者父曰耶罷

子曰囧音卷閩人呼父呼子之稱舅姑曰尊章師

古注尊章猶舅姑也兄弟之妻相謂曰先去聲後

又曰妯娌女婿曰倩又曰甥操舟人曰榜人舟工

曰長年三老又曰架長雕刻工曰手民

其稱物馬曰驚帆曰飛黃曰肅爽犬曰韓廬曰黃耳

曰宋促音鵲羊曰髡豕軍曰胡鬚郎曰美髯主簿

豬曰長喙豕軍曰烏金貓曰蒙貴曰烏員曰白老

龜曰玄衣督郵曰洞玄先生曰先知君蟹曰河伯

使者蟹曰無腸公子蝦蟆曰科斗蛇曰白鳥見金

樓子蜘蛛曰喜子蟋蟀曰懶婦莎雞曰促織蚯蚓

曰歌女蟬曰齊女又曰齊后螢曰夜光曰宵燭猿

曰野賓曰山公夫人車曰魚軒天子旗曰翠華弓

曰大屈曰繁弱曰鉅黍矢曰金僕姑箭曰忘歸絺

閱見隨筆 卷之七 稱謂 四

曰刻藤褚先生烏絲欄筆曰毛錐子管城中書

君墨曰陳玄松烟使者硯曰陶泓石鄉侯交床曰

胡床井欄曰銀床簾曰蝦鬚席曰龍鬚鏡曰菱花

扇曰六角白羽蒲葵輕箆香爐曰博山琴曰綠綺

圍棋曰手談坐隱

又雪為滕六風為異二見幽怪錄水津為步村市為

墟手釧曰條脫汗衫曰厠屨

而物又有因人得名者莫邪作劍而寶劍曰莫邪劉

白墜釀酒而美酒曰白墜畢氏羅氏好治食因謂

食美者為畢羅胡人好作餅名曰胡餅胡地產核  
桃名曰胡桃僕句之地出龜名龜曰僕句蔡地亦  
出龜又名為蔡冀北出馬因以驢名馬衛地出驢  
因以驢名衛巢元修好食此菜因名為元修菜郭  
使君好以此藥治小兒因名為使君子

又推手向前曰琵琶手向後曰琵琶外方內圓曰簠內  
方外圓曰簋方曰筐圓曰筥有足曰錡無足曰釜  
合樂為祝止樂為啟

草之始生日萑滋生曰蔓小門曰閨南北曰阡東西  
間見隨筆 卷之七 稱謂 五

曰陌有垣曰苑無垣曰圃

蒼頡解詁種樹曰園種菜曰圃又王逸注楚詞有菜  
曰羹無菜曰臠細切曰薺全物曰菹今中國人皆  
言薺江南人皆言菹

柳子厚云盛時一失貴與賤桃笙葵扇安可當桃竹  
出巴渝土人用以為簞六朝人謂簞為笙余攷蒼  
頡訓詁葦簞也方言謂簞為笙其粗者為籊籊則  
桃笙為簞明矣不可不知

不借草履也以其易辨人人自有不待假借於人故

以不借名之耳

古語云借書一瓶還書一瓶是以瓶盛酒送藏書家  
冀其樂於借也而後人訛以為癡故難解獨東坡  
云不持一鴟酒肯借五車書直以鴟夷之鴟為與  
瓶字相近余按字書瓶字盛酒四升酒器也

楚詞九畹蘭余按三十畝為一畹九畹亦是二百七  
十畝甯馨人多謂美好之稱而能改齋漫錄載山  
壽此王衍為甯馨兒又王太后怒廢帝謂何物老  
姬生此甯馨兒據二說則兒是甯馨似非美好之

間見隨筆 卷之七 稱謂 六

稱

蜀先主傳云漢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注為漢靈帝  
母董太后之侄於獻帝為丈人蓋古無丈人之名  
故謂之舅復呼丈人為外舅蓋本於此而匈奴傳  
載漢天子我丈人行是前已有此稱若謂為尊者  
之稱非專指妻之父言也如必謂古無丈人之名  
恐後學者竊有疑焉

春秋傳曰秦晉二國世世通姻所娶之女非舅即姑  
故曰舅姑白虎通曰尊之如舅非父舅也恭之如

母非母姑也廣川王去疾幸姬陶望卿歌曰背尊  
章標以忍此可引為証余謂尊章猶言舅姑見漢  
書

兄弟之妻相呼為妯娌音卓里見北史崔子愨傳欲

姊妹為妯娌是也又呼為娣姒至關中人則呼為

先去聲後見漢郊祀志

江浙人謂贅婿為布袋人多不曉其義大致謂人招

贅如入布袋中極其累贅之意問之人無有知之

者後遇一人乃曰語訛之故謂之補代人家有女

聞見隨筆

卷之七稱謂

七

無子恐其世代自此而絕不肯嫁女招婿入室以

補其世代此說最有理又雲南永北元謀一帶

其風俗招婿為嗣重生女不重生男生男被人招

去生女乃成人即招婿入門隨女家姓氏所以為

有後故婦可嫁夫另招而夫不可嫁婦另娶此亦

異矣余向聞人言如是後有至交周聽卿曾官是

地問之信然

陶人酒器有名酒經者晉安人盛酒以瓦壺其製小

頭環口修腹可容酒一斗名為酒經凡饋人酒或

一經或二經以致五經不等有異鄉人來是地不  
知俗謂一瓶卽一經間送五經至有束帶迎於門  
者可發一笑

伯陽生李樹下遂指為姓馬援本趙奢後奢能馭馬

故號馬服君子孫遂以馬為姓胡廣本姓周以其

生於端午日俗云不祥用葫蘆盛之棄水邊為吳

姓所得及長託胡為姓陸羽亦得於水濱及長筮

得鴻漸於陸因以陸為姓車千秋本齊田氏族也

因年老乘小車出入省中人以車丞相呼之其子

聞見隨筆

卷之七稱謂

八

孫因以車為姓席豫本姓籍因避項羽名改為席

東哲本疎廣之後因避難去正改姓為東又東據

避仇改姓為棘代醉篇中有姓原可考凡稱人名

姓者宜知之

有人餽東坡以酒名曰紅友東坡笑曰此可與黃封

為的對酒稱紅友人鮮知者

古人居室貴賤皆通稱為宮初未嘗分別也迨秦漢

以來始以天子所居之屋謂之宮凡人不得妄稱

禮記云父子異宮又云儒有一畝之宮是也余讀

林子中在京口寄東坡詩云欲喚無家一房客五  
雲樓殿鎖鰲宮東坡和云昂頭莫喚無家客歸掃  
峨眉一畝宮宋時間有稱宮者今則不然

戎州稱外祖父母爲家公家婆由來已久余弱冠後  
雖從俗相稱總不能釋然於心詢之前輩皆不能  
道其所由或謂係外家公婆世人少稱一外字耳  
然既外之而又家之於義亦未協今閱諸家方言  
以及風土記等書有稱爲外公外婆者有稱爲僞  
公僞婆者有稱爲假公假婆者余始恍然戎州之

聞見隨筆

卷之七 稱謂

九

稱呼乃假字之訛耳錄此以証習俗之誤

伯叔父均稱爲諸父兄弟之子皆謂之猶子故皆可  
通稱爲父子二疏傳受乃廣之兄子班固漢書曰  
卽日父子俱移病又今有稱父母爲大人者有稱  
父母爲嚴父慈母者各從其俗皆尊者之通稱耳  
子者男子之通稱耳若文字間稱其師則日子某子  
復冠子字於姓氏之上特異於常稱以明吾所師  
者也列子乃其門人所集故日子列子公羊之書  
其門弟子亦稱子公羊子又隱公十一年稱子沈

子何休注云冠子字於姓氏上者著其爲師也其  
不冠子字者他師也故陳後山辦香會南豐亦稱  
爲子會子是蓋承用古人之法

爾雅稱父曰考稱母曰妣按古人自祖母以上通稱  
爲妣經文多以妣對祖而並言之若詩之似續妣  
祖烝昇祖妣易之過其祖遇其妣是也

爾雅稱夫之兄爲兄公逸雅獨稱爲公又曰兄怙然  
今世俗婦人稱夫之父爲公絕不知夫之兄亦呼  
曰兄公者又有獨呼曰公者是不知爾雅逸雅有

聞見隨筆

卷之七 稱謂

十

川。文

此稱呼也逸雅係漢時劉熙撰

又爾雅稱夫之弟曰叔則夫之兄亦可謂伯矣何乃  
爲此異稱而曰兄公者爾雅稱父之昆弟先生曰  
世父後生曰叔父稱父之兄妻曰世母父之弟妻  
曰叔母夫旣可謂之曰叔父叔母則亦可謂之伯  
父伯母矣何以不言伯而曰世父世母與今人不  
同耳

人之稱呼古今多不同五代時稱朋友曰周旋人楊  
彪稱其妻曰鄉里

漢文帝七年令列侯太夫人無得擅徵捕如淳注曰  
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其子復爲列侯乃得稱  
太夫人子不爲列侯不得稱也然則婦人稱太字  
始於文帝起其不應稱夫人者卽以太太字呼之  
遂相沿襲見孔氏雜識

今人稱子過其父爲跨竈解者紛紛後閱冀北相馬  
書馬之前蹄上有兩空處謂之竈門凡善走之馬  
前蹄之痕印地則後蹄之痕反在前蹄之先故謂  
之爲跨過竈門是爲駿馬以此推之似後人追過

聞見隨筆

卷之七 稱謂

十一

川川

前人之意以擬子過其父於義爲協

明太監谷大用橫暴攬權擅作威福凡引見官員必  
喜人稱譽伊否則多遭斤辱每接見百官時必先  
問曰你紗帽那裡來的一令引見畧不爲意大谷  
喝問如前令高聲答曰我紗帽昨在十王府街前  
威儀齋去三錢五分白銀買來的大用一笑而罷  
令出人怪問之令曰中官性陰一笑便不能作威  
矣方免受辱畧爲嘆服

鄱陽何梅谷之妻某氏垂老酷好奉佛每日自晨至

夕必口稱觀音菩薩數千遍梅谷以儒學聞於世  
止之則不從不止恐貽笑於士類一日呼其妻稱  
之曰夫人老夫人者至再至三始而隨呼隨應後  
復連聲急呼弗輟妻急怒曰何聒噪若是耶梅谷  
徐答曰今日稱呼你才三四次汝卽怒我觀音菩  
薩一日被你千萬稱呼安得不怒汝耶妻頓悟而  
止

爾雅父曰考母曰妣古人自祖母以上通稱妣然經

文多以妣對祖而言按文義妣當在祖之上如詩

聞見隨筆

卷之七 稱謂

十三

川川

似續妣祖詩箋云妣先妣姜源也祖先祖也又周

禮大司樂享先妣在享先祖之前又國語皇妣太

姜以是將妣先乎祖與爾雅所釋稍異

喪服記云自祖而上皆謂之曾祖自孫而下皆謂之  
曾孫雖百世可也故成王之於后稷亦稱曾孫又  
左傳衛太子禱文王稱曾孫蒯曠是也而禮記祭  
法又言適子適孫適曾孫適元孫適來孫又左傳  
王子虎盟諸侯曰及爾元孫無有老幼然則元孫  
之稱又見左傳以外則無此稱也所以宗廟之中

皆稱曾孫

今人稱曾祖之父為高祖考之傳記高祖者乃遠祖之名左傳鄭子來朝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則是以始祖為高祖書盤庚云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又康誥云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則又以受命之君為高祖是非專指曾祖之父以為高祖也

據白虎通云天子之配曰后商以前稱妣至周始稱為后余攷帝嚳四妃舜三妃以至周之太任太姬

聞見隨筆

卷之七 稱謂

三

邑姜皆無后之名而詩書所載云后者皆人君也

春秋桓公八年逆王后於紀襄公十五年逆王后

於齊曲禮云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列女

傳宣王宴起姜后脫簪以諫此可見周人立后之

據至夏商以前其曰肆覲東后羣后四朝禹乃會

羣后伊訓曰侯甸羣后咸在而后稷后夔后羿皆

諸侯通稱非若今世專指帝王妃配也

今人祇知宋太祖為藝祖而不知藝祖之名由來舊

矣後漢高祖乾祐改元制曰昔我藝祖開基撫運

以武功平禍亂以文德致昇平是謂前漢高祖也

唐元宗十一年作起義堂頌東西南北無思不服

山川鬼神亦莫不靈實惟藝祖儲福之所致十三

年封太山制曰惟我藝祖文考精爽在天均謂唐

高祖也金世宗大定廿五年祭混同江神冊文仰

藝祖之開基惟江神之效靈亦謂金太祖也是歷

代高祖均稱得稱藝祖而烈祖之稱猶是此意

親戚二字曲禮疏云親謂族之內戚謂族之外是親

為祖父族戚為母妻族明甚而左傳封建親戚以

聞見隨筆

卷之七 稱謂

四

蕃屏周是以親戚為子弟也韓詩外傳曾子曰親

戚既沒雖欲孝誰為孝是以親戚為父母也又左

傳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是以親戚為父兄

也戰國策蘇秦曰富貴則親戚畏懼是又以親戚

為妻嫂也

北人稱醫生為大夫南人稱醫生為郎中鑄工為待

詔金木石之工為司務其名起自宋時而老學菴

筆記謂北人稱醫生為衙推卜相為巡官以其巡

遊賣術故有此稱余按所稱皆隋唐五代時郡僚

之名亦莫詳其所始也又聞北夢瑣言莊宗好俳  
優宮中常自負著囊藥篋令繼炭戴破帽相隨以  
后父劉叟曾以醫卜爲業值后方晝寢命繼炭攜  
藥篋著囊直達其卧內自稱劉衙推訪女以此爲  
諛笑

聞見隨筆

卷之七

稱謂

十五

三又

紅杏山房簡見隨筆卷八

戎州盧秉鈞纂述

醫藥隨筆

長松產五台山治大麻風最效世人不知也文殊指  
以示癩僧僧如其教服之患卽愈自此著名於清  
涼寺傳而本草方書不載服法見後

五加皮其樹枝幹皆有刺葉如楸葉俗呼刺楸春來  
芽可食味甜而稍苦食之最益人朱少章嘗植後  
圃雖無可玩特其芽味美耳

聞見隨筆

卷之八

醫藥

一

一〇

藜有二種紅心者俗人呼爲紅灰藿古人多用爲羹  
食所謂藜羹不糝是也而今人少有食者豈疏品  
甚多而不暇顧乎然爲羹尤宜老人唐人猶有編  
爲牀者往往見於篇什仙方用爲秘藥燒煉家多  
取紅心者入藥易名爲鶴頂草

婺源縣有一種草莖葉柔弱引而不長葉似甘菊俗  
呼爲蔗今誤爲遮字食之味苦而回甘性溫行血  
產婦生產後尤宜多食去瘀生新女科中血分要  
藥也俗又呼爲苦益菜惜諸方書俱不載余訪之



醫家亦莫有知者

暑月生痲子雖蛤粉陳粟粉塗之多不差黃元明云

止用經夕熱水濯洗數次即愈試之果效

筆談淡竹葉謂對苦竹而言凡苦竹之外皆淡竹也

新安界中有一種類淡竹葉稍大而枝細高者尺

許土人以熱水濯之極香美藥方所用而存中未

載

東坡謫僂耳見野花如芍藥而小紅鮮可愛樸椒叢

生土人呼爲倒粘子花也結子如馬乳爛紫可食

聞見隨筆

卷之八

醫藥

二

川

殊甘美中有細核并嚼之瑟瑟有聲餘味頗澀兒

童貪食之大便艱難葉皆白如石葦狀野人秋夏

天患痢食其葉即止海南無柿人取其皮浸水中

爛杵之得膠以代漆油愈於柿油也東坡苦小使

白濁服百藥不瘥取倒粘子嫩葉蒸之焙乾爲末

以酒糊爲丸日服百粒一月而病愈然後知爲奇

藥也因名爲海漆惜本草亦未載

僧普明游五台得風疾眉髮俱落百骸潰腐哀號痛

苦人不忍聞忽有異人教食長松明不能識復告

曰長松者長古松下取根餌之皮色蒼莖三五寸

味微苦類人參清香可愛無毒久服益人兼解諸

虫毒明採服十餘日眉髮復生面色如故今并代

間士大夫多以長松和甘草山藥煎湯服甚益人

本草及諸方書未俱載

按蒼莖二字鈞待攷

虞洮蜀名醫也董太尉患渴疾求醫於蜀孟蜀遺虞

往視董曰璋之疾經百名醫不效何也虞曰君疾

非爲渴漿乃渴土也能得多士不勞藥石而自愈

董大悅時董有南面之志虞故以此諷之虞又曰

聞見隨筆

卷之八

醫藥

三

川

天有六氣降爲六淫淫生六疾害於六腑六氣者

陰陽風雨晦明也是以六淫隨焉六疾者寒熱飲

食心腹也是以六腑隨焉故心爲離宮腎爲水臟

晦明勞役百疾生焉太凡視聽太煩皆有所損心

煩則亂事煩則變機煩則失兵煩則反五音煩則

損耳五色煩則損目滋味煩則生疾男女煩而滅

壽古之君子莫不誠之君今日有萬思時有萬機

樂淫於外女淫於內渴之起病其由此乎君能內

撤女樂外息事機節食假寐疾即平復董公曰名

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艾一名水壺一名醫草茶一名臯蘆波日休詩石益

煎臯蘆是也

茶可清心明目讀書人宜飲之茶能耗氣損神保養

人宜戒之東坡云除煩去膩世不可無茶然暗中

損人不少昔人云自若飲盛後人多患氣不患黃

雖損益相半而消陽助陰得不償失吾有一法每

食已轍以濃茶嗽口則頰膩既去而脾胃不傷凡

肉菜在齒縫者得茶浸嗽不覺脫去不煩挑刺而

聞見隨筆

卷之八 醫藥

四

齒得茶苦性因漸堅固蠹病自除隔數日一啜又

何得為害哉余謂此說大有理故錄之又大唐新

語云右補闕母景博學多才不飲茶著茶序云釋

滯消壅一日之利暫安耗氣浸精終身之累則大

可謂至理名言

老學菴筆記載石藏用名醫也嘗言今人稟受怯弱

照古方用藥多不效非獨人也即金石草木亦比

古力弱非倍用之不能取效故藏用喜用熱藥惟

晁以道主其說服多丹藥當時雖未害後晁為人

伏石上書丹石氣冷逼得陰毒傷寒而死是皆丹

氣熱毒所致終為服熱藥過多者之咎也而世人

喜服熱藥者與夫喜服涼藥者過多亦難免無害

古人云勿藥當中醫誠哉是言也

人有刀斧傷及跌撲爛者用帶鬚葱頭連莖一并搗

爛淡酒炒熟乘熱敷患處速愈頻換熱者尤妙

凡瘋狗毒蛇咬傷者急用人糞塗傷處最妙新人糞

尤佳百藥皆不及

破傷風能死人急用桑條如筋長者十餘節架空攔

聞見隨筆

卷之八 醫藥

四

起中用火燒將兩頭滴下桑汁和熱酒服之最良

附子烏頭天雄一物也蜀人以小者為烏頭中者為

附子大者為天雄按廣雅云附子以種一歲曰前

二歲曰烏喙三歲曰附子四歲曰烏頭五歲曰天

雄則是烏頭比附子加一歲何得為小前音側見廣雅

本草圖經人家最不可少醫者主方便知藥性飲食

菜菓亦知趨避然其中有常用藥而載以異名者

不可不知如荆芥謂為假蘇香附謂為莎草根金

鈴子為練實訶子為訶黎勒花謝結子為風吹墜

又曰隨風子山藥爲薯蕷又名玉延簡齋曾作玉  
延賦蒼耳曰菓耳仙靈脾曰淫羊藿牛旁子曰惡  
實破故繙曰補骨脂乳香曰薰陸香凌霄花曰紫  
威餘柑子曰菴摩勒蘿蔔曰萊菔

泗州有解太素脉者其術甚精湖南一士人求診醫  
云明年當得官然有大病士人竦然曰當得何病  
曰癰疽遂留五日求爲定一方脉者竟不能正方  
乃告以京都某人者訪之求方必濟士人到京來  
年果登第遂訪其人以求診醫問君所嗜好何物

聞見隨筆

卷之八 醫藥

六

答以凡物皆吃醫曰果子好梨正熟可去買某梨  
二百箇三五日將梨吃完來診醫問食梨多少曰  
二百許醫曰可喜今君無事矣然須生瘡後乃平  
善既而五日後偏身生瘡以藥調和尋愈出京過  
泗州見向診脉者問君得官又無病醫以何藥療  
君疾曰某不曾病未服藥但生瘡耳脉者詳細詰  
之乃告以食梨二百許脉者呼其子設香案遙望  
京師而拜曰不可謂世間無人乃誌其方蓋以梨  
發散癰疽之毒而化爲瘡耳

薑芥一名假蘇本草謂性温不然實涼性耳宋蔡條  
貶嶺嶠見人食黃頰魚偶犯薑芥必死甚於鉤吻  
毒物性相反可畏如此嶺南人最禁忌不可不知  
柳州產蛆草高一三尺不等狀如茅夏月插一枝於  
筵盤中蚊蠅不敢近食物亦不速腐

蒼耳至賤隨地皆生不拘泥土沙石均產花葉根實  
生熟俱可採食治病無毒久食能令人骨髓豐滿  
肌理如玉長生藥也治風痺癱瘓瘡痒不可勝言  
尤治金瘡一名鼠粘子一名羊負來詩謂之卷耳  
聞見隨筆 卷之八 醫藥 七

疏謂之菓耳俗謂之道人頭海南少藥惟此藥人  
人服之  
或謂食梨益齒而損脾食棗益脾而損齒一呆子弟  
思久之曰吾食梨但嚼而不嚥不能傷我之脾吾  
食棗但則吞而不嚼不能傷吾之齒

嶺南產銅鼓草大者如瓜小如萊服治瘡毒極佳磨  
濃醋塗之  
蠻洞藥箭用藥養之中人見血卽死惟南丹州最酷  
南丹產毒蛇種類不一蠻人配合成藥用以傳矢

藏之筒中其射人也度必中而後發苟中見血一  
縷必死惟其土人有解藥其土人將與人戰必先  
以甘蔗二三節隨帶衣中偶爾中矢即噉甘蔗則  
毒氣少緩發急歸以身繫於木株而服解毒之藥  
少焉毒發身必奮擲跳空中以木株繫於身得不  
擲死否則藥發自躍於虛空墮地撲殺耳

廣西荒野之地多產惡草藤生名曰胡蔓草葉如茶

開小紅花一花一葉揉其葉漬之水涓滴入口百  
竅皆流血而死愚民私怨往往茹以自斃人近草

聞見隨筆

卷之八 醫藥

八

側其葉自搖蓋其惡氣好攻人氣血如此人服此  
草面黑舌伸家人知覺急取抱卵不生雞子蛋細  
研和麻油挾口灌之將惡物毒盡吐乃甦少遲則  
不救也驗毒用銀釵插喉中銀變青黑者便是人  
死將尸焚化次日灰骨中已生胡蔓草數寸此等  
惡種火不能焚天之生惡物如此每歲朝廷下廣  
西司除胡蔓草者為令此亦人代天工好生之意  
耳

余讀游宦紀聞見幸稼軒得疝疾其腎腫墜如杯大

有道人教以服薏苡仁用東方壁上土炒黃色然  
後入水煮爛再入砂鍋內熬成膏每次用無灰酒  
調服三錢數次即愈又陳沙隨先生晚年亦得此  
疾服之疝亦愈余按本草苡仁一名葉珠為上上  
等之藥養民命去風濕主治拘攣不可伸屈下氣  
除筋骨寒邪利脾胃消水腫脚氣甘寒無毒久服  
輕身益氣不老延年巴蜀甚多真良藥也

又陳沙隨守泰州時有乳婦因食冷肉心脾發痛苦  
不可忍知縣錢壽知以陳茱萸五六十粒水一大

聞見隨筆

卷之八 醫藥

九

盪煎百沸取汁去渣入平胃散三錢乘熱服即愈  
後宋高宗嘗製此藥以賜近臣及軍中愈人疾無  
算真良方也

程沙隨偶得淋血之疾兩年不愈人教以食白冬瓜  
能治五淋日食三大甌食至七日而愈

僧文瑩云余向年見辰帥張不疑帥主年方五十齒  
已動搖咀嚼艱難後隔十餘年張又帥武陵復見  
招余往謁之見其飲食必巨嚮大截齒若利刃年  
已六十餘矣怪而問之曰得仙人傳授固齒藥余

滿口搖落危若懸蒂急求此方以固之用之神效  
 名曰西華嶽蓮花峯神傳固齒藥方序云天聖中  
 元亨邀道友登華頂徧游三峯宿於明星館在舊  
 址中有斷碑數片仿佛科斗文洗滌而讀之乃治  
 口齒烏髭歌一首其人名年代不可攷元亨錄此  
 方以治人其效如神歌曰猪牙皂角及生姜西國  
 升麻蜀地黃木律旱蓮槐角子細辛荷葉要相當  
 青鹽等分同燒煨研殺將來使最良指齒牢牙髭  
 髮黑誰知世上有良方余按木律未詳一本作木草待攷  
 聞見隨筆 卷之八 醫藥 十一

嶺外風俗服毒藥以死誣人多死於所誣之家門首  
 其愚如此南州異物志云廣州鄉里負債不能還  
 者其子弟取野葛一二錢鈎吻草數寸到債家之  
 門食藥而死誣債家殺之債家懼數倍而償死家  
 乃肯收尸去不以爲恨相習成爲風俗按鈎吻卽  
 斷腸草毒與胡蔓等又嶺表錄異志云野葛俗呼  
 爲胡蔓蔓生如蘭香光而厚置生菜中毒人用新  
 鮮羊血嚙之卽解蓋人食能斷腸羊食卽肥大亦  
 異物也

犀角能解百毒然有二種特犀文理細膩斑白分明  
 俗謂斑犀只可用以作器皿不堪入藥惟牯犀文  
 理長大只可入藥性極寒涼解真熱毒之妙藥也  
 吾親見治寒火症以及心經病熱者口燥唇焦百  
 藥不效用犀角磨服數次其疾頓消屢試屢驗  
 喘藥方用麻黃三兩連根並節用湯浴過訶子二兩  
 去核用肉二味研爲末每服用三大七水二盞煎  
 減一半入臘茶一錢再煎作八分乘熱服之無不  
 效驗  
 聞見隨筆 卷之八 醫藥 十二

又方用新羅參三兩爲細末以生雞子清和爲丸如  
 梧桐子大陰乾每服百丸温茶送下一服卽止又  
 臨江守葉端溪言其祖石林亦病喘疾乃純用附  
 子至某則非麻黃不可觀其所稟受如何耳又自  
 謂小女亦喘而四世用藥不同如此  
 滇南土司婚禮記載土司家女於出閣時始行纏腳  
 其纏束甚易取山中葳靈仙草根莖葉煎濃汁每  
 日濯洗二三次不過十餘日頻洗便步步金蓮矣  
 此藥本草及方書亦不載

僧智緣善太素脉能知人休咎一日爲王荆公診言  
當有子登科之喜時王禹玉在坐深不然之明年  
雩果及第僧自是矜其術驗詣公乞文以爲榮公  
書妙應大師四字贈之翰林王承旨曰診父之脉  
而知子之貴恐古無此法必有妖術僧曰昔秦使  
醫和診晉侯脉知良臣將死夫良臣之命尙係於  
君脉况父子乎有何怪焉後僧亦嘗召診御脉命  
以官不就

劉阮天台遇女仙餉胡麻飯按胡麻卽脂麻也神仙

聞見隨筆

卷之八

醫藥

三

家多服食之見李時珍本草綱目俗作芝麻非

五運六氣之說一歲五行各主運七十二日少陰君

火太陰濕土少陽相火陽明燥金太陽寒水厥陰

風木而火獨有二以六爲節故氣以一葇爲一備

地以五爲制故運以五爲一周左氏載醫和之言

謂天有六氣降生五味卽素問五六之數易與洪

範月令其致一也

又江慎修羣經補義云陰淫寒疾太陽寒水司令也

陽淫熱疾少陽相火司令也風淫木疾厥陰風木

也雨淫腹疾太陰濕土也晦淫惑疾少陰君火也  
明淫心疾陽明燥金也

古人用火必因四時之木故鑽燧改火爲政之大端  
黃帝素問言狀火散氣少火生氣季春出火貴其  
新者少火之義也今人不遵古制一切取之於石  
炭油煤木炭以作烹飪其性猛烈而不宜人疾病  
之多年壽之減有自來也

孫思邈隱終南山與宣律和尚往來互叅宗旨時大

早西域僧請於昆明池設壇祈雨詔有司備香燭

聞見隨筆

卷之八

醫藥

三

凡七日水縮數尺忽有老人夜叩宣律師求救曰

弟子昆明池龍也無雨非由弟子胡僧利吾腦爲

藥欺天子言祈雨命盡旦夕乞師法力救護宣律

辭曰我特持律而已可向孫先生求老人因至孫

所乞求孫謂曰我聞昆明池龍宮有仙方三千首

取傳與我我乃救爾老人曰此方上帝不許妄傳

今急矣固無所惜有頃捧方而至孫曰汝第歸無

慮也自是池水忽漲如故數日溢岸胡僧羞恚而

死孫遂著千金方三千卷每卷入一方人不得曉

及卒後元宗幸蜀夢思邈乞武都雄黃上命中使齋十斤送於我眉山頂中使上山未半忽見來一人幅巾被褐鬚髮皓白有二僮子侍立左右指大石盤上石曰謂中使可致藥於此上有表文錄以上皇帝中使視石有朱書數百字遂錄之隨寫隨滅寫畢無復有字須臾白雲漫起倏忽不見

治葛毒草也蔓生葉如羅勒一名胡蔓草置毒者多

雜生蔬以進之悟者速以藥解否則半日死矣山

羊食其苗即肥而大亦如鼠食巴豆其大如狹蓋

聞見隨筆

卷之八

醫藥

酉

州

物類有相生也治治葛毒以薤菜汁滴其苗當時

即萎世傳魏武帝能噉治葛一尺云先服此薤菜

汁故爾不能染毒

吉利草其莖如金釵股形似石斛根如芍藥交廣人

家多蓄蠱毒惟此草能解之見效甚速屢試屢驗

此藥方書未載

神仙養生之事雖不可信然亦未嘗不信至煉丹飛

舉千萬中不過一二耳若其愛養精神調護氣血

慎節起居均適寒暑禁忌飲食謹服藥物遂其稟

不為夭折者吾無間然然服藥餌亦看保養何如

耳庚肩吾服槐實年七十餘日看細字鬚髮猶黑

鄴中朝士有單服杏仁栲杞黃精白朮者得益者

甚多不能盡說顏之推嘗患齒動搖欲落飲食冷

暖皆痛不能堪用抱樸子牢齒法早晚叩齒三百

下行之十餘日即愈此樣小術無損於事不妨恒

久之陶隱居大清方中總錄甚備但須精詳審

不可輕用余見王愛州服松脂不得法腸塞而死

為藥所誤不少

聞見隨筆

卷之八

醫藥

五

州

苗人蠱毒為害最大其法以五月五日聚毒蟲於一

器中使其互相吞噬併而為一乃諸毒之尤者取

以為蠱中人立死然造蠱之法多端所謂金蠶蠱

蜈蚣蠱最著名其放蠱多在冷茶冷酒及蔬菜肉

食中第一塊上凡入其境者慮為蠱所害必先嚼

甘草三兩錢嚙汁吞下中毒即吐仍以炙甘草三

兩生薑四兩水六升煎汁為二升日三四服則毒

隨大小便出若嚼甘草不吐者則非蠱也又方用

三七葶薺各五錢為末服可解又方用白礬細辛

爲末各五錢取新汲水調服之得吐亦可解又苗  
人解蠱毒方有名三百頭牛者卽土常山也有名  
三百兩銀者卽馬兜鈴也用以佩帶及煎服皆可  
解又有中蠱而卧病者燒病人所卧之簀則病者  
能言放蠱爲何人凡放蠱之家其門窗几壁潔淨  
光明纖塵不染蓋蠱鬼爲之拭拂也覺之可爲女  
字坐則蠱不靈又聞蓄蠱之家雞輒飛去彼或蠱  
我方食時竊其少許密埋於十字街心不令放蠱  
家知之則蠱鬼反而祟彼又聞蠱鬼畏蝟虫取蝟  
門見隨筆 卷之八 醫藥 十六 川人志

入蓄蠱之家其蠱立擒以上諸說皆採輯羣書之  
有徵驗者以備奔走滇黔粵嶺者擇焉

隱者劉易在王屋山見一大蜘蛛爲蜂所螫腹卽脹  
滿欲裂蜘蛛卽就草間尋芋禾梗磨腹不已腹脹  
卽消後因以治人被蜂螫者止痛神效

草木中有莨菪子防葵赤商陸曼陀羅花冲酒飲能  
令人狂惑見鬼安祿山以莨菪酒醉奚丹坑殺之  
又嘉靖時有妖僧武如香至張柱家以紅散入飯  
舉家昏迷任其淫亂蓋是用此等藥又周密言押

不蘆可作百日丹迷人又郎仁寶言曼陀羅花泡  
酒飲之醉如死又御史魏二韓言伊會審一大盜  
供稱威靈仙天茄花粘刺豆和酒飲之人卽迷而  
不醒復詢以何藥可解對以藍葉汁可解否則口  
嚼青布咽津吞之亦可解但少緩耳 防葵一作芎  
又赤雅載凡中蠱者其方雖多惟用三七葶薺各五  
錢研末爲丸外用白礬細茶亦五錢同煎濃湯服  
之得吐下毒物卽止然後治以解毒之藥卽愈此  
方較爲效驗又云中瘴氣者多失聲音謂之草子  
門見隨筆 卷之八 醫藥 十七 川人志

瘴越一二時血凝卽死治之法用針刺頭額及上  
唇使出黑血再以褚葉擦舌上亦令出血然後用  
藥以解其熱應手立效此方亦便當有驗



紅杏山房聞見隨筆卷九

戎州盧秉鈞纂述

仙佛神鬼隨筆

老氏釋氏皆有所偏俱非聖人之道然吾亦有可採焉老氏吾取其佳兵不祥釋氏吾取其戒殺

近來士大夫多好佛往往作爲偈頌以發明禪理獨司馬溫公患之恐其引儒入釋嘗作解禪偈六篇

云文中子以佛爲西方聖人信如文中子之言則佛之心可知也今之言禪者好爲隱語以相迷大

聞見隨筆

卷之九 仙佛

一

川、三

言以相勝使學者俛俛然入於迷途故余廣文中

子之言而解之作解禪偈六首若其果然雖中國

可行矣何必西方若其不然非余之所知也忿怒

如烈火利欲如鋸鋒終朝長戚戚是名阿鼻獄顏

回甘陋巷孟軻安自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

孝弟通神明忠信行蠻貊積善來百祥是名結因

果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不

壞身道德修一身功德被萬物爲聖爲大賢是名

菩薩佛言爲百世師行爲天下法久久不可掩是

名光明藏

漢明帝時聽陽城侯劉峻出家是爲僧之始濟陽婦

女阿滿出家是爲尼之始

巫山神女廟兩廊碑文皆言神女助禹開峽有功是

以建廟祀之其碑文極詆宋玉雲雨之妄余謂與

揚州后土章郎相似其事舊塑綠衣少年於旁明

道以其褻瀆命撤去又月宮姮娥初無此說誕妄

始於淮南子漢人從而傳之唐宋文人又從而歌

詠之遂成實典以爲真有其事

聞見隨筆

卷之九 仙佛

二

川、X

宣和中崇尚道教黃冠出入紫禁號金門羽客氣燄

赫然林靈素爲道教宗主班秩視太中大夫頗有

法術如祈雨大小皆有驗上深信之一日上有詔

令兩學士子問道於林命士人詢於座下並遣親

近中貴監蒞靈素升座首召太學博士王俊又王

久不出既出乃揚言曰昔吾先聖與老聃同德比

義相爲師友豈有摳衣禮黃冠者哉聞者大相駭

異各逡巡而罷王海陵人仕至宰椽終未大用

老子見稱於仲尼蓋亦聖人也其道以清淨無爲爲

本衣冠喪祭與凡民同老子之子名宗蓋有妻妾  
曾仕於周其在四民之中亦士耳特所尚不同非  
於儒之外別有教也秦漢以來言神仙者繁如蝟  
毛未嘗稱老子况於三清十極之說哉祭醮符籙  
始於張陵成於寇謙之徒原無所本殆借老子之  
書以神其說實與老子不相干老子書言有道之  
國其鬼不神豈肯設爲三官九府仙官將吏以罔  
民耶薦亡一門不在洞府洞神洞真之科最爲後  
出模寫釋氏而不克肖以佛本不言薦亡後人設  
聞見隨筆 卷之九 仙佛 三  
爲之已自背本教道士見其利入之厚因而傲焉  
蓋又張寇二師所不道也然今之黃冠道籙與人  
作醮招魂幡竿垂地奏章時往往有數十鶴盤旋  
於壇上真亦異矣余閱宋書載丁謂陳彭年等爲  
天書每一行禮必有鶴百十爲羣翔集東封時無  
日無之故人謂丁爲鶴相或謂丁有妖術亦未可  
知至林靈素王老仔挾左道以惑人不足怪也道  
家法書有所謂隆幡咒訣試之有驗 又奏章時  
有鶴翔集至今猶有其事余向在蘇州元妙觀見

之後在敘州亦見之此亦理之不可解者  
伏牛上人一鉢和尚皆高僧伏牛著三傷頌以勸世  
一鉢著歌以勸人王蜀乾德時有陳軍校妻高氏  
戒殺二十年而破戒被冥司攝去死三宿而還魂  
因備述三傷頌一鉢歌之靈異陰曹最重但此頌  
此歌少傳於世今錄於此  
三傷頌其一曰傷嗟壘巢燕雖巧無深見修營一箇  
窠往復幾千轉雙飛碧水頭對語虹梁畔身緣覓  
食疲口爲含泥爛驅馳九夏初方產巢中卵停騰  
聞見隨筆 卷之九 仙佛 四  
怕饑渴撫養知寒暖憐惜過於人啣蟲喂皆徧父  
爲理毛衣母來將食體一旦翹翼成分飛不相管  
世有少智人懇力憂家眷男女未長成顏色已衰  
變燕子燕子聽吾語隨時且過休辛苦縱使巢中  
千箇兒秋風纔動終須去世人世人不要貪此言  
是藥思足取饒你平生兒女多誰能伴你歸泉路  
其二曰傷嗟鷄刀鳥夜夜啼天曉墜翼柳攀枝垂  
頭血粘草身隨露葉低影逐風枝裊一種情相生  
爾獨何枯槁驅驅飲啄稀役役飛騰少不是官所

差都緣業所造亦似世間人貪生不覺老喫著能  
幾多強自榮煩惱咄哉無眼人纖絡何時了只爲

一六迷遂成十二到鷄刀林裏叫山僧牀上笑有

人會意解推尋不假三祇便成道原本係疊用鷄  
刀鷄刀山僧山

僧今補其三日傷嗟造蜜蜂忙忙采花蕊接翼入

芳叢分頭傍烟水抱蕊啜香滋尋花戀春餌馳驅

如有縈盤旋若遭魅踏踏遇絲羅飄零喂螻蟻才

能翅翼成方始窠窠備惡人把火燒哀鳴樹中死

蜜是他人將美是他人美虛忙百草頭於身有何

見隨筆

卷之九

仙佛

五

川

利世有少智人與此恰相似只緣貪愛牽幾度虛  
沉墜百歲處浮生十年作童稚一半悲與愁一半  
病與悴除折算將來能得幾多子更將有漏身自  
翳無生理永不見如來都緣開眼睡蜜蜂蜜蜂休  
役役空哉終是他人喫世人世人不要貪留富他  
人有何益

又一鉢和尚歌云阿刺刺開聒聒總是悠悠造未撻  
如饑吃鹽加得渴枉却一生頭戛戛究竟不能知  
本末拋却死屍何處脫閒事到頭須結撮火落身

上當頭撥莫待臨時叫菩薩大丈夫兒須豁豁莫  
學癡人受磨捋也鬻鬻也擺撥也學柔和也粗糲

亦解剃頭亦披褐也學凡夫作生活直言向君君

未達更作長歌歌一鉢多中少中多莫笑野人

一鉢歌緣持此鉢度婆婆青天寥寥月初上此時

境空含萬象幾處浮生自是非一源清淨無來往

莫謾將心作水泡百毛流火無事交不如靜坐真

如地頭上從他鵲作巢萬代金輪聖王子只這真

如靈覺是菩提樹下度眾生度盡眾生不生死真

見隨筆

卷之九

仙佛

六

川

丈夫無形無相大昆盧塵勞滅盡真如在一顆圓  
明無價珠眼不見耳不聞無聞無見無不聞從來  
一鉢無言說今日千言強爲分強爲分須諦聽人  
人總有真如性恰似黃金在鑛中鍊去金沙全體  
淨真是妄妄是真爲求真妄更無人將心不用生  
煩惱衣食隨時養色身好也著惡也著一切不貪  
無染著亦無惡亦無好一際坦然平等道粗亦淩  
細亦淩莫學凡夫相上看亦無粗亦無細上方香  
積無根蒂坐亦行行亦坐生死樹是菩提果亦無

生亦無死三世如來總如此離卽著卽離實相  
門中無實義不可離不可著何處更求治病藥語  
時默默時語默行蹤無定所亦無語亦無默莫  
喚東西作南北嗔時喜喜時嗔我自降魔轉法輪  
亦無嗔亦無喜水不離波波是水怪時捨捨時怪  
不離內外與中間亦無怪亦無捨寂寂寥寥無可  
把苦時樂樂時苦只箇修行斷門戶亦無苦亦無  
樂本來自性無纏縛垢卽淨淨卽垢兩邊惡境無  
前後亦無垢亦無淨大千同一真如性藥是病病  
聞見隨筆 卷之九 仙佛 七  
是藥到頭兩事渾捻却亦無病亦無藥正是真如  
靈覺性魔是佛佛是魔如影隨形水上波亦無魔  
亦無佛三界比來無一物凡卽聖聖卽凡色裏膠  
清水裏鹽亦無凡亦無聖萬行除掃無一行真中  
假假中真自是凡夫起惡塵亦無真亦無假若不  
呼時誰應者本無姓本無名只應騰騰信脚行有  
時市廛並屠肆一葉蓮花火上生也曾策杖游京  
洛身似浮雲無住著究竟從來是寄居他方處處  
無纏縛若覓戒三毒藥病何時瘥若覓禪我自縱

橫大可憐不是狂不是顛在世間中出世間時人  
不會此中意打著南邊與北邊若覓法雞足山頭  
問迦葉見說傳衣在彼中無心不用求某甲若覓  
修八萬浮圖何處求只知黃葉上啼哭不學黑雲  
遮日頭莫怪狂言無次第篩羅漸入粗中細只這  
粗中細也無卽是圓明真實諦亦無真但有名聞  
卽是塵若向塵中解真實便是當時出世人無造  
作獨行獨坐空索索無涅槃本來生死不相干直  
須省莫漫將身入空井無去來也無明鏡掛高臺  
聞見隨筆 卷之九 仙佛 八  
儂家見解只如此不用將心算劫灰  
呂洞賓多遊人間丁晉公判饒州時呂往見之謂丁  
曰君貌頗似李德裕他日富貴亦如之厥後丁所  
歷官階大畧相似丁嘗舉以告人又張洎家居時  
忽有隱士通謁乃洞賓姓名洎倒屣迎之呂自言  
呂渭之後渭生四子温恭儉讓讓官海州刺史洞  
賓系出海州房所任官唐史不載索筆題八分書  
七言四韻以與洎頗言將佐鼎席之意末句云功  
成當在破瓜年俗以二八爲破瓜而洎年六十四

卒乃其識也又滕子京守巴陵呂亦通謁滕贈以詩名之回道士而回道士亦和詩有三入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又詩云一粒粟中藏世界二升鍋內煮乾坤一本作袁山川又詩云賣墨年年到鼎州無端知府問蹤由家居北斗魁星下劍掛南窗日角頭

又東坡云熙寧間有道士過沈東老家飲酒用石榴

皮題絕句於上自稱回道人出門過橋不知所在

又坡倅錢唐日有道士題詩云西隣已富憂不足

聞見隨筆

卷之九

仙佛

九

川

X

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爲收書嘗遊毘陵青結巾黃道服皂帽草履手持櫻笠自名曰知命先生荊州守胡公異之延問命卽云公壽大且不日推升不在清明前五日卽在後五日有不次之遷後皆驗胡始知其異乃悟知命二字皆從口必是呂無疑由此以觀其仙蹤無日不在人間但識之者鮮矣

開封李長卿官縉雲令其女名秀萼字英華聰敏過人詩詞文翰皆佳染癘疾而逝殯於邑之三峰閣

無何盜起焚掠無遺惟三峯閣獨在王簿以廡舍

焚寄居閣中每見女子姿態綽約嘯歌自如命玉

虛羽士奏詞遺之終不能去簿遂別建廡宇居之

乃不復見後任王某有中表曹穎偕來館曹於寺

東未幾曹若有所遇一夕吏散空庭月明曹與女

吟詩歡洽司更者黎明告簿簿驚叩曹曹知不可

隱具言每夕叩扇而至容貌絕世談論出塵詰其

姓氏乃前邑令之女名某某者隨侍到任偶遇真

人授丹砂辟穀有年身輕於羽蓬萊雖遠瞬息卽

聞見隨筆

卷之九

仙佛

十

川

小

1

至若青城紫府桃源天台皆吾遊息之地念子鰥居時來相慰更唱迭和殆無虛日時長至節簿於中堂聞笑語聲簿曰汝非英華耶挹而問焉與曹言無異自後形迹不秘去來不時題窗咏壁在在可錄簿盡室見之不以爲怪其後曹之姻親除觀察者挽曹從軍將行英華情不忍釋餞於黃龍僧舍與訣曰妾與子緣斷矣念昔日子嘗求辟谷方妄非靳不與以子宿緣太淺塵業未償非仙舉之姿他日當有兵難妾豈能終爲保全哉敬授靈香

一辨有急難請執以告當有陰護不然妾亦無如  
何也嘗勇於北方之行女勸不止不意獲從麾下  
被害時追念女言欲取遺香焚之奈軍行無宿火  
竟被正法英華詩百餘篇另有詩集縉雲令林毅  
夫有贈英華詩集一編其詩無淒涼悲怨之詞有  
艷麗歡悞之語殆亦鬼中之女仙也

又有曾亨仲者隨表兄段夢良任嘉魚尉秩滿居崔

府君祠內一夕聞窗外吟咏聲芳心欲語憑誰訴

惟有清天明月知次夕復吟如故曾穴窗窺之見

聞見隨筆

卷之九 仙佛

十一

川×三

一女子過廡下但覺雲鬢欹斜若未梳粧者出與  
之語叩其姓氏不告終強之乃云妾本府君之女  
又問其年幾何答以二八又問何故懶粧對云對  
粧慵覽鏡一日曾往祠下遍看無有女子容貌者  
疑是鄰女恐事泄欲絕之女曰君若見疑可同行  
乃引至大府第童姬百餘輩迎侯於門延中堂坐  
茶罷登望月樓酒殺羅列佳果滿前酬勸歡洽旁  
有碑記其歲月云無爲子撰曾問無爲子何人曰  
妾也酒罷已五更曾攜果歸寓子弟取食無異人

問者又嘗吟云欲擇純良婿須求才學兒期君終

遠大富貴我先知曾問何以知之答云吾父掌人

間善惡禍福各有簿吾嘗竊簿視之曾叩以終身

事云遇雞年當發自此每夕寢處如常但覺精神

頗倦其家疑爲妖魅請法師驅之郡有孔法師符

咒甚靈延之以狀密告於城隍司投焚之是夕府

君從窗外長嘆而過後有數獄卒押一女隨之女

指曾生負約從此遂不復至八月郡以祠爲試院

曾遂移居南草市街女子復來不可禁止唱和詩

聞見隨筆

卷之九 仙佛

十三

川×三

盈軸其家見其不爲祟亦不復怪來春曾欲赴試  
女不可曾在必行女泣曰與君相從久苦留不得  
先動必有災前途宜自謹曾至黃池一夕被寇席  
捲而去曾狼狽以歸至中途又丁母艱始信女言  
之驗後累舉遇雞年亦不第至癸酉科果獲薦年  
已七旬矣女子之言亦異矣哉余謂妖魅之惑人  
未有久而不斃者今二生所遇不能爲之害而反  
欲脫害於二生惜曹不用其法以死於兵曾不信  
其言以罹於寇猶幸曾髦年登第享八十餘年以

壽考終云

世傳紫姑仙為人妾其家大婦不能容每以穢事相

役紫姑不勝其苦於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

人以是日作其形於厠間或猪捲內迎之祝曰子

胥不在曹姑亦歸去小姑可出為戲捉者覺重便

是神來即焚錢帛奠以酒菓神即跳躍不住以卜

一年蠶桑好則大儺惡便仰臥蓋子胥是其婿之

名曹姑是其大婦也事近於戲人家婦女用以卜

嶺表人多祀龍女蓋容縣南百花庄有龍潭水深泓

聞見隨筆

卷之九 仙佛

三

莫測昔有狴女汲水其間為龍所據陰雲罩幕既

歸嘗有寒氣逼人莫之敢近女亦不自覺也歲

餘遂產一龍下地時即有雲霧雷雨扶去狴女亦

無恙數年後狴女卒龍復來擁其骸向潭側立成

邱阜萬峯迴抱龍負骸入穴埋之令人呼為龍母

山土人立廟祀之禱雨輒應又梧江一帶地方亦

多有龍女廟土人祈以禱雨亦靈驗

太史令傳奕上疏請除佛法人多未見疏中云何余

錄其疏云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

服以逃租賦僞起三途謬張六道恐喝愚民欺詐

庸品又云死生壽夭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

主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妖僧皆矯云由佛又云

降自羲皇至於有漢皆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

承自明帝始立胡神泊於符石羌胡亂華主庸臣

佞祚短政虐皆由奉佛所致云今人只知韓文公

諫佛骨事為特見而不知傅奕已先有諫疏在前

矣韓公之奏是蓋推廣傅奕之意而云然耳

無量壽佛姓周名全號寂照大師彬州人作二十八

聞見隨筆

卷之九 仙佛

十四

觀從日月觀而入歷游吳粵三楚得湘山之筍布

台住持焉隨後覺悟益深又入一釜山結菴而居

刺史韋宙迎之四門皆見其入自唐元和至咸通

已示寂一百三十二年矣楚粵遭寇與其徒柴侯

多有捍患甚著靈顯所以楚粵人恒奉祀之余按

三六謚法以慧而覺者謚曰熾盛光佛以文而覺

者曰無量壽佛師由日月觀入法常作偈云有

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

細悟偈語真所謂以文而覺也今試問之禪師長

老護法高僧皆以長壽爲對如以壽謚則寶掌和尚長爪比丘當擅此名久矣末學之陋不獨在儒門也可發一嘆

聞見隨筆卷之九終

聞見隨筆

卷之九 仙佛

十五

紅杏山房聞見隨筆卷十

人才隨筆

戎州盧秉鈞纂述

高駢鎮蜀西南夷大舉入寇飛一木夾盛誇兵甲之富欲得錦江飲馬濯足而已高公回批其木夾云欲慕上交妄希抗禮何異持衡秤地舉尺量天又云越雋新州不在周封之內祥柯故地非居禹跡之中曩日邊將邀功妄圖吞併得之如手加駢拇失之如頷去贅瘤九牛之落一毛六馬之亡半羣

聞見隨筆

卷之十 人才

一

何足喻哉其詞長難以盡錄只錄其判木夾詩云辭天出塞陣雲空霧捲霞開萬里通親授虎符安宇宙誓將龍劍定英雄殘霜敢冒高懸日秋葉怎禁大段風爲報南蠻須屏跡直同蜀將武侯公漢蕭何傳不言著律令李邕傳無一字及筆札五代劉昫傳不書修唐史

稽阮齊名皆博學有文才然二人立身行已有相似者有不同者康著養生論頗言性情及觀其絕交書如出二人處魏晉之際不能晦迹韜光而傲慢



忤物又不能危行言遜而非薄聖人竟致殺身哀  
哉籍詩云寧與燕雀翔不隨黃鶴飛黃鶴游四海  
中路將安歸劉後村云非謂甘爲燕雀自傷其志  
大才廣無所稅駕以史觀之正是其全身遠害之  
術而寓之於詩其放蕩不檢甚於稽康而卒不罹  
於禍患者良以有勸進表也

樛里子者秦惠王異母弟也歷事武王昭王戰勝攻  
取號曰智囊顯赫稱尊卒以壽終可謂人臣之極  
矣獨可異者其卜葬渭南章臺之東嘗謂人曰後

閱見隨筆

卷之十人十

二

百年當有天子之宮夾吾墓至漢興果建長樂宮  
於東未央宮於西而武庫正當其墓夫秦自惠文  
莊襄越百年而爲始皇始皇在位又三十七年樛  
里子沒後秦方自王而帝歷百餘年之久而漢興  
建宮之地已暗定於一邱墓之間盛衰倚仗孰非  
前定諺云力稱任鄙智稱樛里自非神聖烏能前  
知若此哉

李紳鎮宣武性暴燥不禮於士人有一士自中途遇  
之迴避不及爲前騶拘執之紳鞠其故乃宗室子

也答曰勤政樓前尙容緩步開封橋上不許徐行  
汴州豈大於帝都尙書豈尊於天子紳失色使去  
唐劉晏死之日籍其家惟雜書二車米麥數斛而已  
史稱其理財以養民爲先因平準法幹山海排商  
賈制百貨低昂操天下贏貲以佐軍興雖用兵數  
十年斂不及民而國用足唐中僨而振晏有力焉  
是理財之臣也特以功名日盛知遇日隆故妒忌  
之者多如常袞輩嫉之至誅死而不已因其勘元  
載鞠獄伏誅而其黨楊炎坐貶後炎專政銜私恨

閱見隨筆

卷之十人十

三

爲載報仇遂誣搆以死而天下冤之使晏不勘載  
雖理財必不至死晏旣勘載卽不理財亦死也胡  
致堂謂晏因理財而死謂言利背義之害大若天  
道報惡者然何所見之左哉使司國計者不足以  
財爲務徒以不言利爲高則國亦何利焉嗟乎兵  
以平亂乃不論丈人之師弟子之師而徒曰兵凶  
戰危老氏所忌是使天下無兵也刑以詰奸乃不  
論出於哀矜出於苛刻而徒曰皋陶無後爲主刑  
也是蓋有縱盜賊以爲陰陽者是使天下無刑也

致堂之說不可爲訓

漢之京房晉之郗璞宋之李石皆能言人禍福甚陰而卒不免爲術所殺京房死於恭顯郗璞死於王敵李石死於秦檜豈明於知人而暗於知已哉蓋徒知易之術而不知易之道也易者時而已矣時語則語時默則默此之謂易之道也庸主在上奸臣在側乃炫耀其說指切其人適足以殺其軀而已矣單子曰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揚人之過失怨之本也蓋此之謂也

聞見隨筆

卷之十人

四

宋時

宋時僞學黨禁凡五十九人而伊川晦翁二先生爲最二先生言爲世法行爲世師道非不宏學非不粹而動輒得咎何也蓋人心不同所見各異雖聖人不能律天下之人盡棄其學而學焉此孔子所以毋固毋必無可無不可甚至欲無言不得已而應答則片言數語而止其不足於列國公卿大夫也則未嘗輕出口是非褒貶隱然寓於春秋之筆其不足於由求子賜樊遲也則未嘗必其從已忠告而善誘之不從則已進互鄉見南子從佛肸之

公山削圭角去崖岸油油然與眾偕而猶不免於鄉人武叔荷蕢之譏匡人桓魋陽虎之害今二先生以道統自任以師嚴自居別白是非分毫不貸與安定角與東坡爭與龍川象山辯必勝而後已安得不受害哉

蜀人蒲禹卿諫蜀後主幸秦川其表云臣聞堯有敢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湯有司過之士周有戒慎之鞞蓋古者明君克全帝道欲知已罪要納讜言將引咎而責躬庶理人而修德陛下自承桃棗錄

聞見隨筆

卷之十人

五

宋時

正位當天愛聞逆耳之忠言每許犯顏而直諫且先皇帝許昌振跡閭苑興師歷艱辛於草昧之時受危險於虎爭之際胼胝戈甲寢寐風霜申武力而助中原立戰功而平多壘亡軀致命事主勤王方得成家至於開國今日鴻基鼎盛駿業豐崇地及雍岐界連荆楚人物富麗土產繁華當四海逐鹿之時成萬代興龍之業陛下生當富貴坐得乾坤正宜以名教而自節以禮樂而自防守道德之規受師傅之訓知社稷之不易想稼穡之維艱無

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用少游觀於林亭多歷  
覽於書史別修上德無令色荒常親政事勿恣聞  
遊且天雄地遠路險難行棧道連雲危峰插漢稍  
雨則吹摧閣道微泥則阻滑山程豈可鳴鸞惟堪  
叱馭又况秦川敵境咫尺塞色荒涼人雜番戎地  
多瘴疫別無風華異境不可選勝尋幽營中只帶  
甲之士城上宿枕戈之人看狼烟於絕嶺朝朝疑  
慮觀龍旆於孤峰日日提防是山多雲霧之鄉卽  
易動難安之境當路州縣凋殘所在館驛隘小止  
聞見隨筆 卷之十人才 六

違違宮庭使蒸民無所託令太后以何依若不慮  
於危亡實有乖於仁孝况玉京金闕寶殿珠樓內  
苑則香風滿檻上林則瑞露盈盤樂奏九韶舞呈  
八佾簇神仙於紫禁耀珠翠於丹墀如論萬乘之  
居便是三清之境人間僅有天下所無時或閒遊  
足觀奇趣何必傾心絕塞看彼荒山方今中原有  
人盜賊未靖縱邊庭無烽火之虞而內地有腹心  
之患陛下千年膺運一國稱尊文德武功經天緯  
地統承社稷之基復抱山河之險何不視遠察邇  
聞見隨筆 卷之十人才 七

居安思危闢四門以求賢總萬機而制事咸修一  
德端拱九重庶使恩威並行賞罰悉當平分雨露  
遍療瘡痍彼若稍有微釁此則大張天威自然百  
靈垂祐四海歸仁衆志成城天下治理今則蜀都  
強盛諸國不如賢士滿朝聖人當極臣願陛下採  
藥石之言聽芻蕘之說同武王諤諤而昌鄙紂王  
唯唯而滅無飾非拒諫之有面折廷諍之風固我  
皇朝保我皇化莫謂京輦繁華居人稠疊蓋是外  
邦殘虐寄跡偷安所以競來住止尤宜格外撫綏

况蜀國從來創業多乏永謀或德不及於兩朝或祚不延於三代劉禪俄降於鄧艾李勢就歸於桓温皆謂不聽直言不行王道不理政事不恤生民以致國亡人心不保陛下至聖至明如堯如舜豈後主而相匹豈子仁而比倫有寬仁至孝之名有遠見長治之策不信諂佞不尚荒淫出入而所在防微動靜而無非經久必致萬年之業終爲四海之君伏願陛下且駐鑾輿莫離京國候中原無事八表來王天下若羣流赴海人心如眾蟻趨羶有道自彰無思不服非惟要看天水直可高坐長安是微臣之至情舉國之深願也臣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是以輒傾丹懇仰諫聖明情非訕上理切愛君雖無折檻之能但有觸鱗之罪不避誅殛輒叩天庭陛下若全無忖度必幸邊郵遺聖母以憂心令寮庶而恐慮自迷得失徒取疲勞倘有不虞悔將何及叩懇陛下廣開諫路容納臣言勿違太后之情且慰國人之望干犯冕旒冒死得罪謹奉表直諫以聞余按此表情辭懇

聞見隨筆

卷之十人

八

四八

切故錄之以爲有言職者勸

郭景純少好經術博學多材其天文卜筮之術則受學於郃公青囊書晉懷之際郭嘗筮之投策嘆曰黔黎將湮於異類桑梓其剪爲龍荒乎避居河東抵將軍趙固固乘馬死郃令三十人從三十里外廟社中取一物如猴者置病馬前使噓吸其鼻有頃馬奮迅而起此物隨不見其術甚神而理不可解又所寓主人有婢甚美郃愛之以豆化赤衣人圍其宅主人求救竟得婢其他術奇怪甚多嘗著南郊賦帝悅之召爲著作郎然性輕浮不修威儀嗜酒色干竇誠之曰此非適性之道郃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惟恐不盡不爲患也自是深安義分不求榮進當王啟之難從容就死雖桓彘觸廁之忌數若相符行刑時年四十九壽亦前定與管公明同所著傳述甚多則非管公明可比

李穀與韓熙載少同硯席分別相約於河梁曰各以才命遇其主廣順中李仕周爲中書侍郎平章事韓仕江南爲殿學士承旨二人音問不絕韓戲貽

聞見隨筆

卷之十人

九

四九

李書曰江南果相我必長驅以定中原李答韓書曰中原苟相我下江南如探囊中物耳李使果拜相親征江南奈韓已死先是周遣李使江南以視虛實穀貽書於韓曰我之名從五柳公而取驕且傲宜善待之及至果爾容色凜然崖岸高峻宴問未嘗啟齒韓謂所親曰吾輩絲歷久矣豈煩至是耶吾觀秀實穀字非端人也其守可墮陰遣歌人秦若蘭詐爲驛卒女以中之弊衣竹釵旦夕擁帚洒掃若蘭容止宮掖殆無穀乘隙因詢之蘭云不

聞見隨筆

卷之十人

十

川

幸夫亡無歸託身父母卽守驛翁嫗也穀遂情動失慎獨之戒將行製一曲以贈之不數日李主宴穀於澄心堂李主命玻璃巨觥滿斟以進穀毅然不動威亦不少霽乃出蘭於席歌所贈曲以侑觴不敢不飲復命蘭連灌數觥幾類漏卮大爲李主所薄出疆之日只命小吏及若蘭薄餞於郊歸朝後其曲已遍傳於汴京李穀聲名威望由此大損潘瑩字伯誠隱居博學通諸子百家尤長史學嘗著通鑑總論大要治天下有三日明日斷日順而已

明則君子進而小人退斷則有功賞而有罪懲順則萬事理人心悅而天下和平三者之要在修身身修心誠不令而行矣

唐末天下大亂有皂山寺僧某專力種芋歲收極多煮熟杵如泥造成磚塊陰乾以作牆壁後遇饑荒寺中四十餘僧皆食芋磚以度凶歲又元末天下亂有趙東山恐其凶荒亦種芋甚多命各佃均種之收穫不計其數悉令杵爛和粉作磚塹砌牆於東山其後果大饑民望烟火而來求食者趙取磚

聞見隨筆

卷之十人

十

川

一塊投沸湯中煮羹餽之存活甚眾後明太祖兵下徽州糧餉乏缺趙助三日餉亦獻芋磚數千塊上善之  
熙甯間邊吏報北虜將大舉入寇上震動遣中貴人取兩河民車以爲戰備民大驚擾自宰執以下言不便者牆進上俱不允民心惶惶時沈存中爲起居注次日侍筆立御座前上顧問曰借車之事卿知之乎括曰不知車將何用上曰北虜入寇以馬隊爲勝惟車可以當之括曰虜之來民間田園廬

墓並皆拋棄何暇顧及車乎朝廷姑藉其數而未  
取用何傷上喜曰卿言有理何論者之紛紛也括  
曰車戰之利見於前代自巫臣教吳子車戰遂霸  
中國李靖用鹿角車以擒吉利臣但未知古人所  
謂輕車者兵車也五御折旋利於輕便今民間之  
鎗車重大笨樸以牛挽之日行不能三十里少蒙  
雨雪則跬步不可行故俗謂之爲太平車或可施  
於無事之時恐行兵不堪用耳上益喜曰無人如  
此詳細對朕說者當更思之明日遂詔罷藉民車

聞見隨筆

卷之十人

十一

十一

知制誥

文潞公年未四十以樞密出守成都蜀風好行樂潞  
公多燕集有蜚語至京上命御史何刻號從聖伺  
察之何將至潞公亦爲動容幕中有張少愚者謂  
公曰何之來不足慮少愚請先之因迎何於漢州  
一見如故州守宴何有營妓善舞何喜問其姓曰  
姓楊何曰汝卽楊臺柳耶少愚隨取妓羅巾題詩

以贈曰蜀國佳人號細腰東臺御史惜妖嬈從今  
喚作楊臺柳舞盡春風萬萬條命妓作歌以侑酒  
何爲沉醉數日後至成都何頗嚴重自尊潞公大  
作樂以宴何迎其妓雜府妓中仍歌少愚詩以勸  
酒何每爲之大醉後歸朝潞公之謗亦息此與李  
穀使江南事相同

聞見隨筆

卷之十人

十一

十一

號萬石君者五家漢石奮及四子皆二千石號萬石  
君馮揚爲宏農太守八子皆爲二千石亦號萬石  
君嚴延年兄弟五人皆至大官其母號萬石君嚴  
姬秦襲爲潁川太守羣從同時爲二千石者五人  
號萬石秦氏唐代張文瓘爲侍中四子官皆三品  
號萬石張家余按宋時廖剛四子官皆至秉麾節  
亦號萬石廖氏

古今人物表許繇巢父爲二人而譙周古史考許繇  
夏常居巢一名巢父則巢許是爲一人又應休連  
謂之山父文選注引琴操許由夏則巢居冬則穴  
處饑則仍山而食渴則仍河而飲堯大其志欲禪  
爲天子由不顧而去 繇一作由

余閱宋史元祐諸賢不和是以爲紹聖小人所乘元

符建中韓曾不和是以爲崇甯小人所陷紹興間

趙鼎張浚不和是以爲秦檜所擠所以古人建官

曰三公公則無私矣曰三孤孤則無朋矣無私無

朋則無黨所以和也余按紹聖小人當是章惇崇

甯小人當是京卞

邵公濟名博康節先生之孫後辭官居蜀之犍爲其

祭武侯廟文高古簡切人多不知今錄其全文云

公昔高卧隱然一龍鬼蜮亂世其誰可從惟明將

開見隨筆

卷之十人

古

川

軍漢氏之宗相挽以起意氣所同欲持尺筆盡逐

姦雄天未悔禍世豈能容惟史臣壽姦言非公惟

大夫周誤國非忠廟食故里羞此南充置公左右

不堪僕童我實鄙之築公之宮春秋之法孰敢不

恭俾千萬年仰其高風余按壽謂陳壽周謂譙周

皆巴郡人此文在果州作

今人以韓柳並稱而不知其不同道韓作師說而柳

不肯爲師韓闢佛而柳謂佛與聖人合韓謂史有

人禍天刑而柳謂刑禍非所恐韓以封泰山鏤玉

牒勸憲宗柳以封禪爲非

岳武穆精忠報國人人皆知而其子岳柯著有程史

一書絕口不言武穆冤抑而精忠自見蔡京奸險

欺君婦孺皆知而其子蔡條著有鐵圍山叢談一

書每每稱頌其父功德而姦險自見所謂誠不可

拚如見其肺肝然

古來以文辭欺人者莫若謝靈運與王維靈運爲元

勳之後襲封國公宋氏革命不能與徐廣陶潛同

隱又與盧陵王義真款密至元嘉中累遷侍中自

開見隨筆

卷之十人

古

川

謂不日可叅時政而文帝只以文藝接之以致觖

望既不忠於宋又豈能忠於晉乎其受刑也史臣

書之以逆不爲苛矣王維爲給事中安祿山陷兩

京迫以僞署祿山宴其黨於凝碧池使維賦詩其

曰秋槐葉落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賊平下獄

其弟請削官以贖罪肅宗宥之全不以受僞官爲

耻斯二人者皆以文章鳴於世而一死一不死均

不足取也

紅杏山房聞見隨筆卷十一

戎州盧秉鈞纂述

忠孝隨筆

唐柳氏自公綽以來世以禮法孝弟爲士大夫所宗  
坻常戒其子弟曰凡門第高可畏不可恃立身行  
已一見偶失則得罪於他人無以見先人於地下  
此其可畏也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人嫉妒訟  
行實才人未盡信小有疵累眾皆指摘此其所以

不可恃也故膏梁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檢方得

聞見隨筆

卷十一 忠孝

一

比於衆人耳古人家誠深切著明孰有踰於此者

所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柳氏訓誡可爲傳家

寶

春秋於弑君之國書及大夫者三人皆賢之也一孔

父一仇牧一荀息何賢乎孔父義形於色也何賢

乎仇牧不畏強暴也孔父吾無議焉爾矣仇牧之

死不幾於暴虎乎君弑矣牧當乎號惕厲誓衆涕

泣取諸凶人戮於社獻於廟不濟而死未爲晚也

乃撫劍而入及門而死自投虎口豈不痛哉至荀

息吾無取焉息於奚齊荀將父子兄弟嫡庶之分

反覆陳說以開其蔽誦小弁之怨以動其心述孤

竹之節以愧其色斯不負其爲輔傳矣股肱忠貞

孰大於是惜乎息不及此也當是時舉國之大夫

皆爲太子謀而荀息獨黨奚齊以傾太子非所謂

棄同卽異是爲離德者乎既無能改其德又不能

免於難雖曰我不食言以死是徒死而已豈不謬

哉

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此管子之言非六經之訓也

聞見隨筆

卷十一 忠孝

二

易師卦曰王三錫命又曰大君有命古之爲將者

但得專制閭外而已豈有君命而敢不受者哉李

牧爲趙將秦人間之以趙葱往代牧不受命被殺

夫牧趙之良將也諒其心豈有他哉蓋其泥於君

命有所不受之說耳宋岳武穆統兵北伐詔趣班

師卒死於獄論者多謂飛當主君命不受之義直

抵河洛乘屢捷之勢破技窮之敵收復中原歸朝

請罪然此非至論也飛而爲此則是飛揚跋扈之

迹亦何異於桓溫劉裕哉檜更得以藉口族誅矣



故曰非至論也

朱全忠將受禪其兄全昱呼而罵曰朱三爾礪山一  
百姓遭逢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使何負於汝而  
滅唐家三百年社稷吾見汝將赤其族矣余謂唐  
之公卿有愧於其兄者多也

死等耳死得其道則泰山不足喻其重死非其所則  
鴻毛不足比其輕可不審哉洛陽初陷懷愍被執  
正人臣可死之時也庾珉王雋竄等諸人不能  
奉國君死於社稷而乃覩顏歸膚辱莫甚焉殆至

聞見隨筆

卷十一 忠孝

三

青衣行酒戎服執蓋則已失身膚庭矣然後抱帝  
哀號甘心就戮不亦晚乎夫同一死也死於未降  
之先則增重綱常流光史冊爲萬世瞻仰死於既  
降之後心雖切於愛君事無益於亡國所謂匹夫  
匹婦之爲諒矣何足道哉文文山曰從懷愍而北  
者非忠從元帝而南者爲忠蓋亦有見於此耳  
張永德之父名穎初娶馬氏生永德而穎出之後娶  
劉氏永德知鄧州於公廨作二堂左奉繼母劉右  
奉出母馬事二母如一人無間言劉氏先卒後馬

氏生得封莒國太夫人 又郭稹爲龍圖閣直學  
士幼孤母邊氏改嫁王姓既而母亡稹請解官服  
喪知禮院宋祁以爲過禮請下有司博議奏聽解  
官此二者人之不幸也余謂出母者見絕於夫  
者也嫁母者自絕其夫者也然母子義不可絕也  
故出母之存時省之宜矣乃迎養而加封焉嫁母  
之死往哭之宜矣乃解官而終喪焉無乃爲太過  
乎吾將此事質之知禮之君子

李靖以勁騎三千由馬邑破定襄頡利可汗遁磧北

聞見隨筆

卷十一 忠孝

四

他日又以萬騎齎二十日糧襲頡利於白道於是  
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功大而成速開關以來未  
之有也此事正史未載其詳余故表而出之  
又裴行儉爲安撫大使行至西番諸番皆郊迎行儉  
召豪傑千餘人以自隨揚言天暑未可進兵駐軍  
俟秋涼都支探知遂不設備行儉徐謂四鎮酋長  
曰吾好畋樂此未嘗忘四鎮孰能從我畋乎從者  
萬人乃陰勒部伍數日倍道而進去都支帳相隔  
十餘里先遣所親問安否外若閒暇非討襲者又

使人趣召都支都支不知所率子弟五百人詣營請謁遂擒之行儉破大酋不煩中國折一矢其豪傑進止如戲班定遠一人而已此事正史亦未載其詳余按此二人皆忠勤王事故錄之

龐莊敏公世代忠厚傳家孝友冬至祀家廟夜半時見天象成文有龐某後十年作相當以仁佐天下凡十餘字公駐目久之方滅左右咸異之公因賦詩以紀其事云冬至子時陽已生道隨陽長物將萌星辰賜告銘心骨願以寬仁輔太平

聞見隨筆

卷十一 忠孝

五

川人

建炎三年偽四太子入金陵官府相率迎降獨通判楊邦義不屈先自書其裾曰甯爲趙氏鬼不作他邦臣以授其僕曰吾死矣敵命人伺守之越數日其酋帥置酒召公因書死活二字使公押曰歸我者押活字不從者押死字公卽書死字下敵知其不可奪又數日引公以見偽太子公遂大罵不絕口敵怒甚殺之剖其腹取其心明年敵退事聞於朝詔賜贈恤諡忠襄立廟金陵蔭子官職詔曰儒夫貪生名不稱於沒世烈士砥節死有重於泰山

汝稟性剛方值時艱厄介胄之士望風而速奔守土之臣蒙恥以求活獨汝能明事君之義抗死節之忠誓不屈於番酋甯自甘於血刃口不絕詈言不忍聞綽有張御史之風無愧顏常山之節肆頌恩典庸慰忠魂粲然閣直之華昭哉廟食之遠併推寵秩以及遺孤非止沒世之榮實是臣工之勸尙祈不昧知享此哉

聞見隨筆

卷十一 忠孝

六

川人

王梅溪之大父病篤時思得鮑魚食正值盛暑魚不易致梅溪之父虔禱於井釣得巨鱗以進大父食之病遂愈是時梅溪年十一歲親見其事王十朋字龜齡梅溪樂清人傳奇荆釵記毀之太甚余閱梅溪狀元及第時以書報其弟夢齡昌齡曰今日臚唱蒙恩賜進士及第惜二親不見痛不可言嫂及聞詩聞禮可以此示知詩禮其二子也此數語者上念二親不以科名爲喜特報二弟不以妻子爲先其孝友之忱溢於言外爲御史首彈丞相史浩八罪乞專用張浚上爲出浩帥紹興復上

疏言舜去四凶未嘗使之爲十二牧其忠餽蹇謬如此史遂含恨切齒因令門客等作荆釵記以誣蟻之至玉蓮乃梅溪女孫汝權乃梅溪同榜進士也當其劾史浩時人謂孫愆惠之故史客妄造誣言大肆毀謗以顛倒其是非耳又一說玉蓮本錢氏娼家女初與梅溪交最密梅溪大魁後不復一顧錢氏憤極投江而死二說不同如此總之傳奇中每每假託附會甚多半是烏有子虛之事余表出之以明梅溪忠直得謗之由

聞見隨筆

卷十一 忠孝

七

1188

岳武穆故靈爽昭著至今猶然凡入坎界樵採者輒病墓前鐵鑄秦檜長舌婦王浚万俟卨四人跪墀下初在牆內遊人愛鞭撻之恐其瀆神後移置牆外擊者愈眾殆無虛刻旋毀旋鑄者欲不朽其形擊者欲立粉其骨奸雄既死誅之者迫不容緩非快事歟余因嘆秦檜等頑冥不及汪黃遠甚丹陽陳少師墓前亦鑄汪伯彥黃潛善二人像嘉靖間鄭普過其墓題柱聯曰丹陛披肝千古綱常可託荒庭屈膝兩人富貴何爲二像應筆而倒檜與

高日受鞭擊而無知似羞惡之心汪黃猶未氓矣

王光漢婺源人博學識大義獻賊亂蜀胡恆官川南道召王爲幕友駐節邛州時賊陷成都分兵掠邛胡命王出調兵援邛兵未至而邛陷胡與其子士驍戰死闔門百口皆遇害惟士驍之妻朱氏及其幼子蛾生匿民間獲免後隨其母舅陳君善逃榮經四面皆賊無所走避不得已而降賊伍大定伍聞朱有殊色欲取爲室朱遂毀容剪髮撫孤以免光翰聞關傑夷中訪聞朱氏母子所在事之甚謹

聞見隨筆

卷十一 忠孝

八

1189

時值建南大饑斗米十金光翰多方保護或服賈或訓蒙或爲道侶募化悉以所得給饋粥二十餘年不倦朱教子最嚴蛾生亦奮讀能文章迨蜀平路通王乃躬送朱氏母子歸故里蜀楚之人莫不高朱氏之節誦光翰之義以爲忠臣孝子義士之勸云

宣和四年北人大舉入寇朝廷重信童貫蔡京之言欲招納北人命种師道爲河南河北河東陝西諸路招討宣撫都統制有旨令師道刻急就道無稍

延師道問童貫出師進止貫曰毋多言貫面奉聖訓不得擅殺北人王師過界彼當箠食壺漿以來迎又安用殺今特籍重公威名以壓眾耳遂促師道過界既濟河早有北人來迎戰我軍不敢與交鋒惟整陣以避之而已前隊受傷死者甚眾師道遣人具以童貫所申北人陳乞之事詢之北人大眾鼓燥曰安有此事遂薄我軍箭發如雨全軍損傷過半師道隨命人詣貫處告以北人之語且問進退之策貫不知所爲乃令師道移兵暫回避之

開見隨筆

卷十一 經訓

九

北人乘勝直追至城下士卒驚走自相蹂躪戈甲棄滿山谷事聞上震怒罷種師道兵柄貶右衛將軍師道謝罪表云總戎失律誤國宜誅厚恩寬垂暮之年薄責屈黜幽之典孤根有託危涕自零伏念臣西海名家南山舊族讀臯囊之遺策知黃石之奇書妄冀功名以傳門戶荏苒星霜之五紀始終文武之兩途緩帶輕裘自愧以儒而爲將高牙大纛人驚投老而封侯命興六月之師仰奉萬全之策眾謂燕然之可勒共知頡利之就擒而臣智

昧乘時才非應變筋力疲於衰殘之後聰明耗於昏髦之餘頓成不武之夫乃有罔功之實何止敗乎國事蓋有玷乎祖風深念平生大負今日豈意至仁之度不加既髦之刑俾上旌旄放歸田里乾坤恩大螻蟻命輕皇帝陛下睿智有容神武不殺得駕馭英雄之要道明制服夷狄之大方察臣臨敵失機不出求全之過計念臣守邊積歲尙有可錄之微勞許免竄投獲安聞散臣敢不拊赤心而自誓擢白髮以數愆凌閣圖形既已垂於素望滿

開見隨筆

卷十一 忠孝

十

陵射獵將遂畢於餘生余按宋史多失實載師道喪師畏敵自有應得之罪初無恕詞而不知師道滿腔忠憤受制於童蔡之口奉天子命以束縛之使其忠義之氣勇敢之才未得展施於臨陣惜哉吳成器者休甯人講星官遁甲六壬諸書人謂其術甚精而不知其忠義之氣尤篤其父爲靖川尉器往省親中途麻陽苗反器應募有斬獲功苗平授會稽典史到任年餘會倭寇東南監司以兵三千五百名授器防堵剿禦遂大敗倭倭復擾會稽器

設伏邀擊之斬獲甚眾倭竄入嘉興界將與趙宣尉對陣器探實徑先趙犯倭營斬三巨帥獲千餘級倭又據陶家堰連敗倭拒官軍器偵探確實分股斬擊甚多是冬敗倭於曹娥江又敗之於龔山明年春倭退敗入山陰後梅器追擊之斬八十餘級生擒七十餘人趙御史胡總制上其功擢其官爲布政司經歷丁父艱有旨奪情旋授紹興總兵通判浙民賴以安居爲勒石立祠祀之至出師所得賞金悉分戰士故所向有功大小凡四十二戰

聞見隨筆

卷十一 忠孝

十一

十一

手斬倭寇二三千人倭平後卽致任歸惜賞不稱其功明史亦未詳其事跡余故表而錄之

西漢于定國爲東海令有婦事姑甚孝夫死無子婦不肯更嫁願守節養姑以終姑不忍累其婦遂自經死姑之女誣婦殺之定國力白其非太守不聽遂曲成其獄定國乃抱其獄具訴於上官亦不從定國於是辭官罷歸太守竟殺婦郡中大旱三年不雨後新太守至定國復白其寃乃命殺牛祭婦治誣告之女天乃大雨禾苗遂生 又東漢孟嘗

爲上虞令有寡婦養姑甚謹姑以老而壽終其夫之女弟誣婦鳩之孟嘗斥其枉復控太守太守竟坐其罪嘗累爭之不得遂告病謝去太守亦殺是婦郡中連旱二年民大饑饉後太守至嘗鳴其寃乃刑訟女而祭寡婦天亦大雨人始播種此二事皆以孝殺身名聞天下何范曄修漢史均不載入殊令人不解

王深寧謂申包胥與張子房相似如同一人楚破矣請秦師以却吳韓亡矣借漢兵以滅秦其相似一

聞見隨筆

卷十一 忠孝

十一

十一

也入郢之讎未報則使越而爲之謀以滅吳韓王成之讎未報則從漢爲之謀以滅項其相似二也楚君旣入而逃賞漢業旣成而謝事其相似三也自夏靡而後忠之盛者其惟二子而已然楚國復興而韓祀不續天也子房之志伸矣我思古人其後惟諸葛武侯可以繼之何太史公與伍員立傳不傳申包胥非所以勸忠也余按靡係夏遺臣奔于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故眞文忠公謂靡忠於王室世鮮傳者

今人祇知老萊子以綵衣爲戲以娛親而不知陳思  
王靈芝篇有曰伯瑜年七十以綵衣娛親又晉書  
左貴嬪離思賦云昔伯瑜之婉孌今每綵衣以娛  
親人少知者

晉殷仲堪父病積年衣不解帶躬學醫術極其精妙  
以愈父疾北齊李元忠母多病專心醫藥遂善方  
技以愈母病李密母頻年皆病精習藥方洞達針  
灸母疾遂除隋許智藏因病精究醫方常誡諸子  
曰爲人子者視膳視藥不知方術豈謂孝乎文中

聞見隨筆

卷十一 忠孝

三

子亦以母病好學藥方甄權之母病與弟立言習  
方書以愈母王燾母有疾遂從高醫游盡窮其術  
李逢吉父疾親料醫藥遂通醫書杜鵬舉母病學  
醫於蕭亮遂精其技程子云事親者不知醫藥不  
可以云孝

後唐明宗天成三年有滑州掌書記孟昇匿母喪不  
報經大理寺斷流上不允詔曰朕以允從人望嗣  
守帝圖政必究於化源道每先於端本貴持國法  
以正人倫孟昇身被儒冠職居賓幕比資籌畫以

贊謀猷而乃都昧操修但貪榮祿匿母喪而不報  
爲人子以何堪瀆汚時風敗壞名教五刑是重十  
惡難寬將復投荒無如去世可賜自盡其觀察使  
以下各官失於糾察降罰有差以後唐之時猶能  
重孝如此人而敢不孝乎

李希烈之黨有韓霜露朱泚之黨有李日月甚矣逆  
傳之無天何其相似若此

漢霍光秉政時百官以下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以  
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引與議事及光敗妻顯寡

聞見隨筆

卷十一 忠孝

古

居遂與子都通焉夫以出入殿廷進止不失尺寸  
之人而溺情於女子小人遂至於此聖人謂爲難  
養誠哉是言今時士大夫家安可不以此事爲前  
車之戒

明嚴分宜父子專權時有僕名永年號鶴坡張江陵  
當國時有僕游守禮號楚賓是二人者不但招權  
納賄而當時士大夫多有贈以詩文迭爲賓主甚  
有與之結盟聯姻者名分之輕文章之辱一至於  
此可爲慨嘆

畢炕天寶末爲廣平太守拒祿山城陷全家盡節唐  
史不爲立傳僅附於父畢構傳中不書入忠義傳  
故韓文公謂廣平死節而子不荷澤通鑑亦不書  
其事故表出之

聞見隨筆

卷十一

忠義

五

字

紅杏山房聞見隨筆卷十二

戎州盧秉鈞纂述

巾幗隨筆

衛夫人善書義之早年師事之余按思陵翰墨志云  
衛夫人名鑠字茂漪晉汝陰太守李矩之妻又攷  
羊欣筆陣圖云尚書郎李充母以己姓衛自稱李  
衛則充爲矩之子與翰墨志合因思國語施優謂  
里克曰主孟啗我注云大夫之妻從夫稱主而孟  
則里克妻字也如漢明德馬皇后明謂明帝之號  
諡法思和純淑曰德婦人繫夫之號於上故曰明  
德

聞見隨筆

卷十二 巾幗

十一

孝平皇后王莽女自劉氏失國嘗稱疾不起及漢兵  
誅莽焚未央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死  
愍懷太子妃王衍文字惠風劉曜陷洛陽以惠風  
賜其將喬屬惠風拔劍拒屬曰吾太尉公女大子  
妃義不爲逆胡辱屬遂殺之以上二女子真巾幗  
中丈夫者余謂漢之公卿有愧於此而晉之公卿  
亦有愧於此妃

蔡卞之妻七夫人知書畫能詩詞卞每有國事必先  
謀於閨內然後白於朝堂時宰執相語曰吾輩每  
日奉行之事皆人之唾餘也後蔡大拜家晏張樂  
伶人揚言曰右丞今日大拜都是夫人裙帶譏其  
官由妻而致中外傳爲笑談而王荆公嘗謂元度  
有宰輔之器不因某歸以女憑籍而然其後蔡祗  
知報婦翁之德而不知救婦翁之失致使得罪於  
天下後世其報德也何有 又七夫人料事明晰  
一日坐樓上見一僧頭笠自樓下過者夫人問  
問見隨筆 卷十二 卞 二

唐中和四年平賊後將黃巢與妻子首級並生擒姬  
妾獻俘僖宗御大元樓受捷宣問姬妾汝曹皆助  
貴子女世受國恩爲何從賊其首居者對曰狂賊  
凶逆國家以百萬之眾失守宗祧播遷巴蜀陛下  
尙不能拒乃責一女子置公卿將帥於何地乎上

怒悉命戮於市人多與之酒食個個皆昏迷悲慟  
獨居首不飲不泣至於臨刑神色不變視死如歸  
應對亦不屈惜不得其姓氏殆女中豪傑耶

至元丙子十三年正月二十二日伯顏入杭州二月  
起發宋三宮赴北四月初五月初二拜見元  
世祖封幼主爲瀛國公十二日有內人安康朱夫  
人安定陳才人並二侍女失其姓名浴罷肅襟閉  
門焚香自縊而死解下衣中有縑書一卷云不免  
辱國免辱身不辱父母免辱六親藝祖受命立國  
問見隨筆 卷十二 卞 三

以仁中興南渡計三百春身受宋祿羞爲北臣大  
難旣至劫數回輪妾輩之死守於一貞焚香設誓  
代書諸紳忠臣義士期以自新丙子五月泣血書  
余按此正史未詳故備錄之以俟後之修史者採  
焉

柴公以經義教授鄉里所生一女頗俊敏備後唐莊  
宗掖庭明宗入洛遣出宮父母往迎之至洛值天  
雨連旬不能進其女悉以奩具計直十萬餘金分  
半與父母令其先歸曰兒見溝旁隣舍隊長面黝



色花項爲雀形者極貴人也兒願事之從他去父母大愧然知其志不可奪問之卽郗某乃周祖也遂事郗執箕帚之禮甚謹一日謂其夫曰我觀君極貴不可言但時不可失妾有金五萬願奉君發身以充軍餉周祖因其貲得爲軍司從此遂踐大位又其父柴公平生相傳司冥事一日辰時起忽大笑其妻屢問之而不言後醉以酒乃漏泄曰花項漢將爲天子不旬日果然

花蕊夫人有二一爲蜀王建妾後號小徐妃大徐妃

聞見隨筆

卷十二 巾幗

四

生王衍在王衍時游宴無度淫亂亡國莊宗平蜀二徐隨王衍歸朝半途均遇害而死一爲蜀孟氏妃孟有蜀傳至其子昶有一花蕊夫人作宮詞百首是也及太祖平蜀而夫人隨孟昶歸朝不久昶死則召花蕊夫人入宮中昌陵嘗惑之數進毒爲害不能禁太宗在晉邸時每每諫昌陵而不果去一日太宗與上相獵於苑中花蕊亦在側侍上晉邸方調弓矢引滿擬射走獸忽回射花蕊一箭立斃矢下小說所載多未詳攷蓋蜀有兩花蕊夫人

皆亡國殺身者

小說載平江南時有大將獲李後主寵姬者見燈轍閉目云烟氣易以燭亦閉目云油氣愈甚人問宮中未嘗點燈燭耶對云宮中本閣每至夜分則懸一大寶珠光照一室如白晝觀此則後主豪侈可知

小說家達奚盈盈傳敘事委曲詳盡晏元獻家藏有是書盈盈者唐天寶中貴人之妾姿色才藝冠絕一時會貴人病同官之子爲千牛謁者父遣往視

聞見隨筆

卷十二 巾幗

五

病盈盈因得見千牛遂匿於其室甚久千牛父失子尋索甚急明皇聞之詔大索京師而不見蹤跡因問近往何處迷失其父奏貴人病嘗使子往問疾遂失其子上又詔索貴人之室盈盈謂千牛曰今勢不可隱然出亦無害千牛懼得罪盈盈因教之曰第不可言在此恐上問在何處但云所見人物如此所見幃幕屏帳如此所食物如此勢不由已則決無害矣旣出明皇大怒問之遂對如盈盈所言上笑而不更問後數日虢國夫人入朝明皇

戲謂曰何久藏少年不出耶夫人亦大笑而已爲人妾者其智術亦大矣哉余想天寶時掖庭戚屬多半如此故盈盈得而嫁禍焉此傳元獻手書其間敘婦人姿色及情好曲折甚詳

光獻太后養女范觀音得侍仁宗頗見寵幸温成皇后患之值大旱仁宗祈雨甚切命宮人內璫皆燃臂香以禱求訖無靈應上心益危懼温成皇后養母賈氏宮中謂之賈婆婆乃陰謂丞相等請出宮人以弭災旱仁宗從之温成與賈氏等皆言非出閨見隨筆 卷十二 中 六

素所親厚者莫能感回天意首出范觀音以率六宮范氏被出而雨仍未下上問臺官李東之曰惟冊免租之議未行耳是夕免租之議方下而大雨如注余謂仁宗之勇於納諫温成之巧於固寵兩得之矣

燕順淮安妓家女也年十六時頗知書翰義禮往往厭薄青樓以爲不可一日與居處崇禎甲申之變三月督師馬士英標下兵丁鼓噪而散哭至淮城據掠甚慘婦女悉被姦淫順獨堅執不從威之以

刃亦不懼遂以布縛順於馬上以行順舉身自奮者再四率得脫罵不絕口欲投水死竟被殺

顧媚字眉生桃花滿面風度超羣鬢髮如雲弓鞋纖小通文翰善畫蘭追步馬守貞而姿容勝之爲南曲第一家有媚樓明窗淨几牙籤古玩堆列滿床又有瑤琴錦瑟陳設左右入其樓者只見香烟繚繞簷馬叮當迨與迷樓相彷彿是時江南侈糜文酒之宴席非顧家厨不精座無顧家媚不樂以故艷之者甚多妬之者亦復不少突遇浙右來一儉

閨見隨筆 卷十二 中 七  
父與一詞客爭寵媚被陷害受辱從此杜門絕客歸合肥龔芝麓尙書寵之專房尙書雄豪蓋代視金玉如泥沙得媚娘佐之益輕財好士入本朝累膺顯要求書畫者多係媚娘代筆或自爲之欸所著橫波夫人是也尙書元配童夫人明朝曾兩次受封孺人迨尙書歷官至大宗伯童夫人尙居合肥不肯隨任京師且曰我已兩受明封以後封典讓顧太太可也顧因得封夫人人謂顧夫人才貌雙美冠絕一時富貴兩全榮膺一品殆女中之天

仙矣余謂童夫人守故廬奉先祀不隨宦却誥封其忠孝節義賢德謙讓是蓋有過於鬚眉男子者多矣

葛嫩字蕊芳金陵名妓才藝無雙髮垂地而眉似遠山雙腕如藕瞳人點漆桐城孫克成一見卽喜曰此溫柔鄉也吾願老是鄉足矣納之後房專寵不復他顧甲申之變攜嫩入閩授監中丞楊文驄兵事兵敗被執并縛嫩去賊帥見有殊色將欲犯之嫩大罵嚼舌碎含血噴賊面賊遂手刃之克咸見

聞見隨筆

卷十二 巾幗

八

嫩抗節死乃大笑曰孫三今日登仙矣亦大罵不屈死噫孫固俠士嫩亦俠女也哉

唐武后生於利州卽蜀之廣元縣也縣西南江上有皇澤寺初爲武后故居後捨爲寺中刻有則天石像乃是一比丘尼

銀瓶小姐乃武穆王之季女也當王被難受冤時銀瓶叩閭上書救父爲禁衛邏卒攔阻遂抱銀瓶墜井而死後王寃白上命就其第立廟祀王並命範銀瓶像於右廡同祀之廟在按察司署之東凡臬

憲莅任者必祀之明時有宋某陳臬斯地遂謂岳武穆精忠理固當祀銀瓶一女流耳非所宜障之以屏罷其祀於禮爲便後宋公升座見一錦衣神女持弓矢向未射之僚案皆見宋驚而退不數日遂生背疽而死以後官斯土者祀岳王並不敢忽銀瓶可見一女子之忠孝其精靈不爽如此

獻賊之亂陶冲驛之側有某氏婦智慧而有姿色當倉卒時與其田主婦女數人同匿一空室中其主人婦甚賢平日婦甚德之亡何望見賊旗幟紛至

聞見隨筆

卷一二 巾幗

九

主人婦女皆泣其婦曰無恐我一人能救你門俟我去稍遠你們卽逃避別處第明日收我屍於某處葬之遂獨出門若將他奔者賊首執之見其渠首賊首見容貌明媚問內有人否答曰無人只我一身故畏而他避耳問何往見大王來欲前逃某村相依耳又問此處有驛馬否曰某家有之又某家亦有賊漁其色令爲引導隨後從之婦故緩其步履賊愛其足纖小亦不催促婦度空室中人已逃脫其行稍快至約死之處乃大罵賊曰我一婦

人何知驟馬因具告其所以赴水而死免受汚辱  
賊義之救之起一賊恨其不相從復刃之棄水中  
明日覓者至尙能少作聲遂死惜不知婦之姓氏  
吳奎之妻張氏流賊至門見氏姿容秀媚遂倚之爲  
居停及知其欲汚已急伏水中故向淺處貼地賊  
恐其墜落深底委之而去賊去既遠於是復起往  
尋其夫道塞人儔難以尋覓忽中途相遇抱頭泣  
訴而賊兵驟然笑至復相離散氏無奈獨自逃歸  
舊廬掩門以避早已有巨賊先窺其行止緣夜入  
聞見隨筆 卷十二 巾幗 十  
室許以金帛不允臨以刀劍亦不從遂樓抱強淫  
無爲拒脫賊疊姦數四神疲熟睡氏遙聞叩門聲  
知其夫之歸也潛啟以入遂與其夫共力以刀刺  
賊死蒼茫收拾賊資重以逃行至河干氏欲投水  
奎阻再三氏泣涕曰吾前日偷生所以不卽死者  
慮君饑寒失所不獲一別生死帳然不料卒遇狂  
賊不由分說遂成淫行汚身露體失節之遇竊爲  
郎君羞君縱不見罪妾何顏面以偷生人世乎今  
郎君流離有資幸不以妾爲念竟投水死

甲申三月李自成陷京師正陽門外有徽商開設獨  
緞肆者無計逃出又不甘坐以待殺與其妻商議  
共謀飲砒礮酒以死正欲飲酒時適有一流賊驅  
入其夫躲匿天廳板上見二賊一抱其妻一抱其  
妾各置懷中妻卽斟毒酒一碗以自飲二賊笑曰  
何獨飲盍與我共醉乎妻不答飲如故一賊遂奪  
其碗之半以自飲曰我與爾吃合歡酒妾解意遂  
起滿斟一大碗親捧酒以奉賊仍取琵琶彈數曲  
以侑觴二賊喜甚命之再斟再唱其妾遂傾壺把  
聞見隨筆 卷十二 巾幗 十一  
盞以相勸俄而二賊醉倒不醒人事妻亦倒地呻  
吟其夫急下殺二賊以血灌妻妻遂得活蓋因先  
傾之酒毒氣尙輕故也拖二屍於後河閉門靜避  
竟免於難人謂徽商因禍成福余謂其妾深謀忍  
恥其智識不亦大過人哉  
余閱赤雅載嶺外猺女多習戰陣其風尙好爭鬥若  
猺女能握兵符者謂之鞞孃極其尊崇得冠偏髻  
之玉披紫鳳之裘曳蝶綃佩文犀之印望之若神  
仙中人矣何謂偏髻巾以煖玉琢成雙鳳握髮盤

之北齊禮服志八品女冠偏髻結與此略同鳳裘  
白州綠含鳳毛所織色久愈鮮服之辟寒蝶綃冰  
蠶所緝織作蝶紋輕逾火浣服之辟暑諺云鳳裘  
無冬蝶綃無夏趨雪無前鞞雲無價按趨雪猗中  
之駿馬也鞞孃又名雲鞞孃

大將軍竇毅尙周武帝姊襄陽大長公主生一女聰  
明敏慧十歲時聞隋楊堅受周靜帝禪自投堂下

撫膺太息曰恨我不生爲男子不能得救外家之

禍患毅與長公主聞之卽掩其口曰汝慎勿多言

聞見隨筆

卷十二巾幗

十三

三

恐赤吾族矣毅由是大竒之及笄遂以妻唐公李

淵佐理開創功是爲太穆皇太后實生太宗卒能

佐成一統滅隋以報外家之仇是亦女中人傑也

唐蒙博物志載日南有楚女羣行不見其夫其肌膚

晶白如玉裸袒無衣迄今邕宜二州之西猶有楚

女處於石洞含靈抱一白晝皦好如美人百歲後

容髮稍黃耳椎髻裸跣皮若犢鼻垂腰蓋膝羣雌

無雄設遇男子輒負去傾洞來求合驚死者便掩

之生者復送還故處但采其精耳是殆女中人妖

歎

蘇老泉云婦人有諡自周景王穆后始余按魯惠公  
聲子已有諡在春秋之前又穆天子傳天子爲盛  
姬諡曰袁淑人據此二諡皆在已前之事老泉之  
說未確當不自穆后始明矣

史記謂申生母齊桓公女也同母女弟爲秦穆公夫

人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而左傳正義謂申生之

母本是晉武公之妾武公末年齊桓公立不得謂

爲齊桓之女也又攷左傳號射爲惠公之舅狐偃

聞見隨筆

卷十二巾幗

十三

三

爲文公之舅是二公之母並非同胞姊妹也皆史

遷之妄余按左傳晉獻公娶二女於戎生文公姬

姓故曰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是子姓

者生惠公史遷因大小戎之稱而誤以爲姊妹耳

又按秦穆夫人是共世子之姊並非妹也

周禮女巫舞雩用之於旱災之時崇陰也故左傳有

焚巫之事檀弓穆公有暴巫之舉此用女巫之証

也漢因秦滅學祭祀猶用女巫相沿至後魏郊天

之禮用女巫升壇播鼓帝及后皆肅拜所以杜歧

曰道武南平姑臧東下山東固爲雄才英武之主  
其用事大臣如崔浩李孝伯李順等皆是謀猷之  
臣少有通儒宿學所以郊祀上帝仍襲秦制六宮  
及女巫預焉此其所短也

江南耿先生乃將校耿謙女也少明慧而有姿色明  
於道術能制鬼魅通黃白術保大中江淮富強上  
好奇異召入宮以觀其術不以貫魚之列待之特  
處別院號曰先生先生常被霞帔見上多持簡精  
采卓約言辭朗暢手如鳥瓜不便應用飲食需人

聞見隨筆

卷十二

古

三

又不善行走上使人抱持之凡有問應對稱旨上  
益重之始入宮問以黃白術試之皆驗上曰此皆  
因火煅煉而成先生曰亦不須火上復命試之乃  
取水銀若干以緋裏置懷中良久忽聞裂帛聲先  
生笑曰陛下不信妾之術今可觀矣取出成真銀  
矣凡一切奇巧之技一見均能製造如意逾於真  
者先生後有孕一日謂上曰今夕當產聖子神孫  
請備生產之物上爲預備令宮人加意護持是夜  
半烈風大雷雨宮中皆震懼不聞生產及明視先

生腹已消上驚問之先生曰昨夜雷電中業生子  
矣已被神拏去不復可得先生嗜酒於男女大  
慾與人相同後竟以疾終古稱神仙多晦跡混俗  
先生豈其人歟余向聞其說而宮掖密秘說者多  
異同及江南平在京恒與徐率更游徐爲太祖之  
孫宮中事皆能言之故余得而書之見吳淑江淮  
異人錄

聞見隨筆

卷十二

五

三

紅杏山房問見隨筆卷十三

戎州盧秉鈞纂述

詞翰隨筆

徐淵賀謝深甫二子登科啟云三槐正位人瞻衮繡之榮雙桂聯芳天發廷階之秀出則告辰猷於虎拜稽手之際入則訓義方於鯉趨過庭之時滄海珠胎發為朝采藍田玉種積有夜光

陳文忠堯叟端拱三年狀元仲弟文惠公堯佐端拱元年進士季弟康肅公堯咨咸平三年狀元三人

聞見隨筆 卷十三 詞翰

皆秦國公省華之子堯佐登第之次年佐與父同

賜緋改秘書丞而叟又及第故謝表中有云蟾桂驪珠連歲有兄弟之美魚章象簡同時睽父子之

榮 又洪忠宣公皓三子連中詞科紹興十三年

忠宣以獄猷閣直學士翰苑二十九年其子文安

公遵繼入西省隆興二年次子文惠公迺繼之乾

道二年三子文敏公邁又繼之相隔僅二十二年

故景廬謝表有云父子相承四上鑾坡之直弟兄

在望三陪鳳閣之游

東坡歿後士大夫及門生故吏作文祭之甚多惟李

廌方叔文最佳如云道大不容才高為累皇天后

土鑿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

識與不識誰不盡傷聞所未聞吾將焉放此數句

人無賢否到處皆能誦之

唐李石鎮荆南雀鉉為從事未幾崔由司勳員外之

翰林拜侍郎平章事石猶在鎮石賀崔入相啟云

賓筵初啟曾陪樽俎之歡將幕未移已在陶鎔之

下其後崔鉉由右僕射出鎮淮海楊收從鉉為度

聞見隨筆 卷十三 詞翰

支使未幾收入為侍御史拜兵部侍郎平章事崔

仍在鎮崔賀楊入相啟云前時里巷初迎避馬之

威今日藩垣已仰問牛之化

又曾南豐頌聖德表文云惟天為大蕩蕩乎無能名

焉如日之升皞皞乎不可尙已曾又有秋宴對云

始降霜而休工正得秋而成萬寶

夏文莊公之父官河北值契丹犯邊死於王事公丁

母憂起復使契丹公辭表云父沒王事身丁母憂

義不戴天難下窮廬之拜禮當枕塊忍聞克樂之

聲

又余亦效此體而成一聯云方叔壯猷每自嗟乎老  
夫耄矣皋陶弼教尙欲望其庶事康哉

寇萊公貶楊文公當草制丁晉公謂楊曰春秋無將  
漢法不道皆其罪也楊深不平之及丁貶楊爲制  
詞曰無將之罪深著乎魯經不道之誅難逃於漢  
法一時大快人心後晉公至南海有詩云草解忘  
憂憂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當時傳誦服其工切  
識者謂所憂所笑惟丁自知之

問見隨筆

卷十三 詞翰

三

南渡內外制詞多出汪內翰彥章之手同時有孫仲  
益韓子蒼程致道朱新仲徐師川張燾劉無言及  
三洪弟兄而容齋爲最多其草親征詔曰惟天惟  
祖宗方共扶於基緒有民有社稷敢自逸於宴安  
又曰歲星臨於吳分定成淝水之勳武士倍於晉  
師可決韓原之戰又曰爲劉氏左袒飽聞思漢忠  
後湯后東征必慰載商之望又汪內翰草王綯復  
官詔云聖人之心如權衡之公法無私者君子之  
過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衛侯醴謹初豈有於他

腸顏子庶幾尙何憂於貳過 又王綯爲從弟降  
金自請議罪詔云昔羊舌坐誅靡連叔向王啟稔  
惡猶赦茂宏蓋古者君臣相與於腹心之間未嘗  
以兄弟輒投於形跡之地

收復杭州表文云河有防而蟻爲之決稼太盛則螟  
生其間惟茲嘯聚之徒蓋以承平之久敢搖蜂虻  
之毒盜弄桂蒲之兵折筮一笞投戈四潰旃戎所  
向舉江山歸指顧之中藩帥復完他郡縣可談笑  
而得

問見隨筆

卷十三 詞翰

四

又靖康末代羣臣勸進表輒慕周勃安劉之計庶仲  
程嬰存趙之忠幸率土相從而歸啟且諸侯不輟  
以事周整襄城之駕而早戒修途除高邑之壇而  
亟臨太寶方圖後效如成王小忠之詩光復丕基  
邁文帝太璜之兆  
又代皇太后下手詔立嗣君云歷年二百人不知兵  
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  
同左袒之心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  
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尙在



秦墳以狀元及第李文肅賀啟云一經教子素欽丞相之賢累月咎兒敢起鄰翁之羨又浮溪賀啟云三年而奉詔策固南宮進士之所同一舉而首儒科乃東閣郎君之未有又文肅賀除太師啟推赤心於腹中君既同於光武有大勳於天下相自比於姬公

又上已啟有集句云三月三日長安水邊多麗人一

詠一觴會稽山陰修禊事

秦檜當軸時威福自作有蜀士投以啟云中有一聯

聞見隨筆

卷十三 詞翰

五

乾坤二百州未見託身之所水陸八千里來歸造

命之司檜大喜極稱贊之遂得擢陞大綱

東坡題山谷草書云以真實心出游戲法以平等觀

作歌側字以磊落人錄細碎書此三反也

又小說載人髦期入相其謝表有云侵尋歲月八十

有三補報乾坤萬分無一

追封岳武穆詔人鮮傳誦余錄其詔云人主無私子

奪一歸萬世之公天下有公是非豈待百年而定

眷言名將夙號忠臣雖勳業被掩於生前而譽望

益彰於身後緬懷英概申昇愍章故追復少保武

勝軍節度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六千戶實封二

千四百戶贈太師諡武穆岳 蘊蓋世之才負冠

軍之勇方畧如霍嫖姚志滅匈奴意氣如祖豫州

誓清冀朔屢執訊而獲醜亦舍爵而策勳外澹威

靈內殫謨畫屬時講好將歸馬華山之陽爾猶奮

威欲撫劍伊吾之地遂致樊蠅之集變成市虎之

疑雖懷子儀貫日之忠曾無其福卒墮林甫偃月

之計孰拯其寃迨國論之既明果邦誣之自辨中

聞見隨筆

卷十三 詞翰

六

興之主思念不忘重華之君追褒特厚肆眚躬而

在御想風烈以如存是用頒朕恩綸綏之王爵錫

熊紅之故壤超敬德之舊封豈特慰九泉之心亦

以作三軍之氣於戲修軍備器適當閒暇之時顯

忠遂良罔閒幽明之際諒惟泉窅歆此寵光可特

追封鄂王餘如故

孔平仲爲陝西提刑到任後謝表有云呂刑三千人

命所繫秦關百二地望匪輕晁無咎見之日前乎

公者既無此語後乎者知莫能繼

彈歷山川見淮南子可對後漢書黨錮傳榮華邱壑  
余幼年 先大夫常出左傳不及黃泉爲對余對  
以有如白水 先大夫優獎至再語人曰此以鄭  
莊誓詞對晉文誓詞亦可謂的對

山谷自卯角時便能詩中年以後詞翰句律更超妙  
入神始受知於東坡而名達夷夏遂有蘇黃之稱  
東坡雖喜出其門然胸中似不能平也故學蘇者  
萃於浙右學黃者萃於江右以余觀之儼是雲門  
盛於吳臨濟盛於楚雲門老婆心切接人易與人  
聞見隨筆 卷十三 詞翰 七

人自得以爲得法而於此中求脚跟占地者百無  
二三臨濟捧喝分明勘辯極峻雖得法者少往往  
嶄然見頭角如徐師川洪玉父昆仲歐陽元老余  
荀龍皆黃門升堂入室者實能自足以名家噫坡  
與谷之道一也特立法與嗣法不同耳  
李商隱江之媽賦豈如河畔牛星隔歲只聞一過不  
及苑中人柳終朝剩得三眠

宋太祖既平僭亂留心典故一日問趙韓王普曰男  
尊女卑男何以跪女何以拜歷問學臣無有知者

適班中奏事有王貽孫者進曰古者男女皆跪至  
唐天后朝始令婦女拜而不跪上曰何以知之貽  
孫對曰古詩曰長跪問故夫是以知之上大喜謂  
其留心詞藻遂大擢用

眞宗朝嘗賜宴羣臣忽問民間沽酒價值幾何何處  
爲佳中貴奏有南仁和者召進之徧賜諸臣因言  
及前代酒禁之嚴並問唐時酒價諸臣無能對者  
惟丁晉公奏曰每升三十文上曰何以知之丁對  
曰臣讀杜工部詩云早來就飲一斗酒恰有三百  
聞見隨筆 卷十三 詞翰 八

青銅錢是以知之上大笑曰甫之詩可爲一時之  
史然非精熟詞翰者不之知也此二事頗相類故  
並錄之

詩者可歌可詠可被管絃非若今世之迥各別唐時  
古意猶存降及五代而至宋此意猶未全喪如李  
白清平調係三首七絕均被樂章元微之贈白樂  
天詩云休遣玲瓏唱我詩我詩多是別君辭自注  
云樂人高玲瓏能歌余詩數十首樂天贈妓亦云  
席上爭飛使君酒歌中多唱舍人詩又歌妓送嚴

使君卸郡詩云已留舊政布中和又付新詩與艷  
歌此皆以詩播之管絃者

余按唐小說載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渙之皆  
負大名彼此不相下三人私相約曰我輩詩名未  
定甲乙不如召集名妓聚宴試觀諸妓歌詩以分  
優劣妓隨到卽令隨唱一妓先到卽唱寒雨連江  
夜入吳一首次唱奉帚平明金殿開一首昌齡大  
喜次妓來卽唱開篋淚沾臆一首高適亦大喜渙  
之曰若再來妓非唱我詩則某終身不敢與子爭  
聞見隨筆 卷十三 詞翰 九

衡矣三妓到卽唱黃河遠上白雲間一首渙之遂  
鼓掌拍手曰田舍奴我且妄哉又唐史載武元衡  
工五言詩好事者往往被之管絃足見當時名士  
詩句無不入樂章者他如五代之王衍宋之蘇東  
坡等其詩亦多入樂章但不如前代之多耳

東坡帥定武時有武臣來獻啟東坡讀之甚喜中有  
一聯云獨開一面收徐庾於幕中並用五材走孫  
吳於堂下不意行伍中有如此筆墨

甯羌州嶓蒙山下舊有大禹廟明嘉靖時監察御史

閩中舒鵬翼重建立碑記其事文詞條暢余恐年

久湮沒錄其全文云當堯之時洪水滔天民遭陷

溺茹毛飲血厥食惟艱堯有憂心舉禹治之俾繩

絲業禹自冀州梁歧岳陽覃懷至於衡潭又自積

石龍門壺口雷首砥柱析城至於王屋又自嶓蒙

荆山內方大別衡山敷淺雲夢至於彭蠡蓋不敢

湮塞汨亂以取震怒故浩浩蕩蕩東注於海禹可

謂智矣禹傷先人以功不成坐誅乃手足胼胝在

外十三年過門不入生啟不得子惡衣菲食陸行

乘車水乘船泥乘橈山乘樅日孳孳排決濬滄弗

遑安處禹可謂孝矣方其隨山刊木鬼神龍蛇護

惜巢穴作爲妖怪風沙晝暝迷失道路禹仰天大

咨嗟俄見上帝授以太上呼召萬靈之書且令其

臣狂章虞餘黃魔大費庚辰童律爲之助由是能

呼吸風雲役使神鬼竟得開鑿之志禹可謂神矣

四隩旣宅九州攸同棄得以播五穀契得以敷五

教垂得以司百工皋陶以明五刑伯夷得以典三

禮夔得以正五音龍得以主賓客任土作貢勞而

不伐禹可謂功矣是故天錫洪範舜禪帝位致舜  
 倫之攸敘會諸侯於塗山而下民底定萬世允賴  
 孔子曰禹盡力乎溝洫吾無間然矣劉定公曰洪  
 水橫流微禹吾其魚乎嗚呼禹之功史雖載之而  
 不知其由於孝禹之智人能言之而不知其出於  
 神合智與神謂之聖合功與孝謂之德德且聖庶  
 幾其記禹哉因作九歌俾士人誦之以侑饗歌  
 曰泮水傲堯兮汎濫國中四岳薦禹兮俾爲司空  
 禹治水兮注之東力拯橫流兮爲民粒食言乘  
 開見隨筆 卷一三 詞翰 十一

四載兮勞身焦思克蓋前愆兮萬世之利聲爲  
 律兮身爲度其言可信兮其仁可附庶士交正兮  
 底慎財賦不自滿假兮拜昌言聲教訖兮底黎  
 元水土平兮生齒繁洛出書兮錫九疇通尤道  
 兮開九州暨暨穆穆兮六府孔修娶塗山兮辛  
 壬啟呱呱兮何心荒度土功兮五服彌成膺歷  
 數兮帝命赫泣罪人兮痛自責舞干羽兮有苗格  
 輯五瑞兮建皇極朝玉帛兮會萬國戮防風兮  
 明黜陟宅百揆兮股肱良敷文明兮庶事康於

堯舜兮大耿光  
 朱少章在五國城祭徽宗梓宮文詞短意長讀之凜  
 凜有生氣文曰臣等猥以凡庸謬蒙選擢茂林豐  
 草被雨露於當年絕域殊方犯風霜於將老節上  
 之旄旣落口中之舌徒存嘆馬角之未生魂銷雪  
 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  
 今人四六多不精切余觀前輩劉元城自貶所起爲  
 大帥其謝表云志惟許國如萬折之而必東忠以  
 事君雖三已之而無愠又陳了翁編修政典局命  
 開見隨筆 卷十三 詞翰 十三

定尊堯集上表云愚公老矣益堅平險之心精衛  
 渺然未捨填海之願此二表俱用事切當而氣節  
 凜然如嚴霜烈日所以二公皆不能大用  
 司馬文正公與王荊公不合辭樞密出帥長安復手  
 稿密疏求免尋去官其疏不傳於世人亦罕見今  
 錄其疏云臣之不才最出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呂  
 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  
 勇決不如范鎮誨於安石始參政之時卽指安石  
 爲奸邪謂其必敗亂天下臣以爲安石不過不曉

事與狼復爾不至如誨言今觀安石援引親黨盤據要津擠排異己以固權寵嘗自以已意陰贊陛下內出手詔以決外庭之事使天下之威福在已而謗議悉歸陛下臣乃自知不如誨之先見矣純仁與顥皆與安石素厚安石拔於庶僚之中超處清要二人觀安石所爲不敢顧私恩廢公議極言其短臣與安石南北異鄉取舍異道臣與安石疎安石待臣極薄徒以屢常同寅之故私心眷眷不忍輕絕而顯言之因循以至今日是臣不負安石

閔見隨筆

卷十三 詞翰

三

致仕甘受醜詆杜門家居臣願祿位爲妻子計包羞忍恥尙居方鎮此臣不如鎮遠矣臣聞居其位者必憂其事食其祿者必任其患苟或不然是爲竊盜臣雖不才嘗受教於君子不忍以身爲盜竊之行今陛下惟安石之言是聽安石以爲賢則賢安石以爲愚則愚以爲是則是以爲非則非諂附安石者謂之忠良攻難安石者謂之讒慝臣之才識固安石之所愚臣之議論固安石之所非今之所言陛下之所謂讒慝者矣伏望聖恩裁處其罪

閔見隨筆

卷十三 詞翰

古

而負陛下臣不如純仁與顥遠矣臣承乏兩制逮事三朝與國家義則君臣恩猶骨肉觀安石專政逞其狂愚使天下之人被荼毒之苦宗廟社稷有累卵之危臣畏懦愛身不早爲陛下別白言之軾與文仲皆疎遠小臣乃敢不避陛下雷霆之威安石虎狼之怒上書對策指陳其實罷官獲譴無所顧慮此臣不如軾與文仲遠矣人情誰不貪富貴戀俸祿鎮觀安石營惑陛下以佞爲忠以忠爲佞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不勝憤懣抗章極諫因自乞

參政翟公名巽出守越州爲人所劾貶秩去官謝表云欲安劉氏無嫌晁氏之危豈若秦人坐視越人之瘠迫去郡郡人安其政將相率投牒共願借留公知之命取其牘卽批云固知京兆姑爲五日之留無使稽山復用一錢之送其用事精當如此

又見宋初有年八十二而得魁者其謝表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又一士子年十九歲擢第者其謝表云年踰賈誼亦濫側於秀材齒少陸機顧何能於文賦亦貼切

盧思道賀甘露表云神漿可挹味流九戶之前天酒自零凝照三階之下

陳正甫草甯皇服藥詔云雖不明不敏有辜四海望治之心而無怠無荒末始一毫從已之欲至今人多頌之又常袞賀雪表云重陽益固應水澤腹

聞見隨筆

卷十三

詞翰

五

堅之時積潤潛通迎土膏脉起之候

晏元獻進牡丹歌詩表云永平神爵之頌孝明稱美者五人正元重九之篇德宗考定於三等余攷論衡云永平中神雀羣集詔百官上頌文皆瓦石惟班固賈逵傅毅楊終侯諷五人稱旨正元事見新唐書劉太真傳

王禹偁到黃州謝表云風摧霜敗芝蘭之性終香日遠天高葵藿之心未死

倪正父草壽皇上尊號云率百官若帝之初丕講非

常之禮於萬年受天之祐聿迎滋至之休又周益公辭免表云遜於及斯伯與敢忘稽首有若虢叔闕天尙助迪威正父答詔云及斯伯與固可遜未聞虞帝之必從虢叔闕天雖曰賢蓋視周公而不及可謂切實之至

或有人試縣試見黜後遇鄉薦見擢以啟謝縣令多不平之氣縣令答云大敵勇小敵怯昔固有之今日是前日非吾無愧矣又宋時處州有士子同選者六人共赴京試三人入選下第三人其連捷

聞見隨筆

卷十三

詞翰

六

三人謝主司啟云同矍圃之觀人去者半留者半類孔門之取友益者三損者三

王月卿代草表云吾甯身蹈東海獨魯仲連不肯帝秦至今名重泰山微相如其何以強趙

衢州稽古閣書泉陶謨于屏上其上梁文云泉陶若稽古事三朝稽古之君孔子與斯文爲萬世斯文之主

開禧間追貶秦檜制詞係出周南仲之手兵於五材誰能禁之首弛邊疆之禁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忍

忘君父之仇又云一日縱敵遂貽數世之憂百年  
為墟誰任諸人之責 又賜秀王中書令贊拜不  
名天下之達尊三德兼齒爵以俱茂人臣之不名  
五老與親買而並隆

曾文清求歸書親表云朝則倚門暮則倚閭常恐失  
望父曰嗟子母曰嗟季曷敢弭忘

又唐人學雞鳴度關賦中有云念秦關之百二難逞  
狠心笑齊客之三千不如雞口可謂工對貼切之  
至 又有人以驢非驢馬非馬對鵲不鵲鳥不鳥

又有以億載萬年為父為母對九州四海悉主  
悉臣亦工穩

問見隨筆

卷十三 詞翰

七

紅杏山房聞見隨筆卷十四

學校隨筆

古  
我  
集  
述

古者無一民不學二十五家為閭閻同一巷巷有門  
門有兩塾上老坐於右塾為右師庶老坐於左塾  
為左師出入則里胥坐右塾隣長坐左塾察其長  
幼揖遜之序新穀已入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  
五日始出學所謂家有塾也余聞之先儒云先王  
之時其人則四民也其居則六鄉三采五比四閭  
也其田則一井二牧三屋九夫也其官則三吏六  
聯五侯九伯也其教則五典十義六德六行也其  
學則五禮六樂五射六書九數也

漢文帝始置一經博士時申公韓嬰皆以詩為博士  
所謂魯詩韓詩也五經中惟詩列於學官者景帝  
時以轅固生為博士所謂齊詩也斯時餘經尚未  
列至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書有歐陽禮  
有后易有楊春秋有公羊而已五經而獨舉其四  
不言詩經蓋詩已立於文帝之時原有博士今並

問見隨筆

卷十四 學校

一

詩爲五云

古未有板本印書好學者患無書讀桓譚新論謂梁子初楊子林寫書萬卷至於白首南齊書沈麟士年過八十手寫書滿十篋袁峻每日寫書五十緇抱樸子所寫反覆有字金樓子謂細書經史老莊離騷等六百三十四卷在巾箱中其勤與編蒲緇柳一也國史及藝文志載唐末益州始有墨板書見冊府元龜又見王明清揮塵錄

數術紀遺世人言三不能比兩孔子所造捐悶與四

聞見隨筆

卷十四 學校

二

維周公所作甄鸞注藝經云捐悶者周公作其法先布本位以十二時相從此爲算學之祖而攷古篇又謂孔子三不換兩爲算學之書今其書佚無所攷證故並存之

漢書儒林傳武帝初置五經博士書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除此而外尚書又有大小夏侯禮有大小戴易有施孟梁邱春秋有穀梁元帝時復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等編據陸璣云詩惟有齊魯韓三家並無毛詩

儒林傳毛字宜衍

六經之名始見於莊子天運篇卽詩書禮樂易春秋也六藝之名見於太史公滑稽傳以禮樂詩書易春秋也其後改爲五經或爲六經或爲七經或爲九經不等蓋五經無樂經七經中有論語九經中有儀禮孝經論語隨後又以六經六緯爲十二經今人又於六經之中加以周官儀禮論語孝經公羊穀梁爾雅謂之十三經惟白虎通五經中有樂經而無春秋與諸書不同此其所異者故詳錄之

聞見隨筆

卷十四 學校

三

以俟考

秦燔詩書獨三皇之書未焚伏羲有易神農有本草黃帝有素問易以下筮存本草素問以方技存孟子祇有七篇何以前漢書藝文志云儒家有孟子十一篇以今攷之篇目相懸如此蓋當時尚有孟子外書四篇合而觀之卽十一篇矣而四篇之目前輩辨駁紛紛曰性善辯曰文說曰孝經曰爲政其時有以性善辯文爲一句者有以說孝經爲政爲一句者四篇作爲二篇大失旨趣不知古人文



字辯辨政正原自通用

董仲舒在建元初對策願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世謂立學校之官自董始又攷武帝紀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此所謂學校之官也元朔五年又有禮官勸學之詔丞相宏請為博士置弟子員此校官之取弟子也故儒林傳謂其詳於取而畧於教不過開利祿之原明經而志青紫教子而擬籛金孰知古人為己之學哉倘以仲舒為相使正誼明道之學行則學者興於禮樂

聞見隨筆

卷十四 學校

四

上十一

庶幾三代之風可復豈止彬彬文學之士乎

學記術有序注云術為遂聲之誤也周禮萬二千五百家為遂水經注亦引此作遂有序按周禮遂人之職五家為隣五隣為里四里為鄩五鄩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皆有地域溝樹使之各掌其政令又月令審端徑術注云術周禮作遂遂上有徑徑謂小溝也又管子度地篇百家為里里十為術術十為州術音遂此可証術遂二字通用

古人教人木鐸所以令國中金鐸所以令軍中此先

王仁義之用一器之微剛柔異焉其治民如此

班固漢書云春秋五傳謂左邱明公羊高穀梁赤鄒氏夾氏又云鄒氏夾氏不見其書今攷古書亦未見有鄒夾二氏傳者惟韓昌黎贈盧仝詩云春秋五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想必當時猶有五傳故韓詩中及之至宋代以後鄒氏傳夾氏傳俱遺佚耳

宋景德二年命王欽若楊億修歷代君臣事迹共一千卷上之命曰冊府元龜周益公文苑英華云太

聞見隨筆

卷十四 學校

五

宗詔修三大書曰太平御覽曰冊府元龜曰文苑英華余攷宋史御覽修於太平興國二年英華修於七年皆太宗詔修至元龜乃真宗時修非太宗也益公益未細考耳至太宗修三大書其一為太平廣記五百卷並無元龜之書

四明薛岡謂士大夫子弟不可使之讀世說未得其嚮承先習其簡傲是言可謂善教子弟之法防其乃逸乃諺之萌而引之有物有恆之域此正蒙養之道也南齊書陳顯達訓諸子曰塵尾蠅拂是王

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命燒之二事可爲教人法

向秀注莊子而郗象竊之郗紹作晉中興書而何法

盛竊之二事正相似余按世說載向秀爲莊子解

義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卒郭象見秀解義不

傳遂竊爲己法而自注秋水至樂二篇以傳於世

又南史郗紹撰晉中興書以示何法盛法盛曰卿

名位貴達原不借此以延譽我寒士無聞宜以惠

我紹不與後何俟郗出何直入內齋竊其稿而去

紹無底本世遂傳爲何書此猶見古人直率處若

問見隨筆

卷十四學校

六

今人則狡詐已極不安盜竊之名遂用勦襲其說

耳

古人教人最爲詳密周禮五家爲比比有長五比爲

閭閻有胥四閭爲族族有師五族爲黨黨有正五

黨爲州州有長五州爲鄉鄉有大夫其間大小相

維輕重相制周詳細密無以加矣自上而下所治

不過五人蓋於詳密之中而得簡易之意此周家

之法良意美可謂盡美盡善矣後世人材遠不如

古乃欲以一縣之眾戶口數萬賦役煩多而總理

於一人雖欲不叢脞其可得乎

漢志七略載書凡三萬三千九十卷隋經籍志載書

凡三十七萬卷唐開元時書凡八萬九千六百卷

宋慶厯間命儒臣纂集四庫書爲籍名曰崇文總

目書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後於總目日益搜羅

命校正爲善本願求書之詔累下而天下藏書之

家未必悉能上冊府唐杜寶撰大業雜記備載隋

代書籍最多凡上書一帙必加賞賚秘書省官增

至百二十員繕書者凡二千人所得文籍歷代皆

問見隨筆

卷十四學校

七

不能及余按書籍之多不獨隋代梁朝亦然據金

樓子載元帝時藏書極多推原其故皆由梁隋上

書賞重北史載劉炫上僞書百餘種求賞而去後

被人告發坐除名因赦免死如此則是當時上古

書者固多而僞造者亦不少

書以堯舜爲首詩以文王爲首春秋以隱公爲首史

記世家以吳太伯爲首列傳以伯夷爲首以上諸

君皆能舉國以相讓也故夫子所以稱太伯爲至

德三以天下讓而民不能稱噫讓之爲德亦大矣

哉教人當以讓爲學

秦燔書後上古遺篇所存不過十之一二然多係口傳心授或得於壁冢間以及金匱石室中全壁甚少第以經部言之易有三易之名漢魏而下施孟梁邱京焦關朗紛紛不一難以枚舉祇就秦以上而論尚書有古文今文之別詩有申韓之分禮有大小夏侯之辨春秋有五傳之目論語有齊魯之異孝經有日本之不同爾雅有健爲之互見若不然詳爲分辨則心茫而無據何能博古通今乎易之

聞見隨筆

卷十四 學校

八

川

古人爲學專心壹志董仲舒三年不窺園法真歷年不窺園趙昱歷年潛思不窺園門桓榮十五年不窺園何休十七年不窺園至仲舒三年不窺園人皆知之若法真趙昱桓榮以及何休等不窺園人鮮知者故表錄之

聞見隨筆

卷十四 學校

九

川

館閣書目有周易元包十卷唐衛元嵩撰按元嵩成都人明陰陽算學獻策後周賜爵持節蜀郡公武帝尊禮不敢臣之又攷北史元嵩蜀人好言將來事多效驗而書目以爲唐人誤矣

三傳於經皆有得有失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識穀  
梁善於經此鄭康成之言也左氏豔而富其失也  
誣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  
范武子之言也左氏之義有三長二傳之義有五  
短劉知幾之言也左氏拘於赴告公羊牽於識緯  
穀梁窘於日月劉原父之言也左氏失之淺公羊  
失之險穀梁失之迂崔伯直之言也左氏之失專  
而縱公羊之失雜而拘穀梁不縱不拘而失之隨  
量以道之言也事莫備於左氏例莫明於公羊義

聞見隨筆 卷十四 學校 十

莫精於穀梁或失之誣或失之亂或失之鑿胡文  
定之言也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  
必實公穀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當  
葉少蘊之言也左氏史學事詳而理差公穀經學  
理精而事誤朱文公之言也吾願學者取其長舍  
其短庶乎得讀三傳之法  
穀梁名赤見風俗通阮孝緒以爲名做字元始藝文  
志名喜論衡名實是穀梁有四名也余按名赤始  
自桓君山君山漢人其說最先當從名赤爲是

古人歲事既畢餘子皆入學十五以上入小學十八  
以下入大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上  
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  
歸夕亦如之餘子皆入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  
朋友不相踰輕任弁重任分頒白不提挈出入皆  
如之此謂之造士卽孟子云謹庠序之教申之以  
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之意余閱漢書  
食貨志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  
左塾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頒白不提挈是漢

聞見隨筆 卷十四 學校 十一

時猶有古意  
古之教人必先小學小學之書聲音文字是也顏氏  
家訓曰文字者典墳根本世之學徒多不曉字讀  
五經者是徐邈而非許慎習賦誦者信楮詮而忽  
呂忱明史記者專皮鄒而廢篆籀學漢書者悅應  
蘇而略蒼雅不知書音是其枝葉小學乃其根本  
此言最當  
李泌父承休聚書二萬餘卷戒子孫不許借出有求  
讀者別院供僕世稱鄴侯家多書有自來矣

漢魏以後童子入學皆讀史游急就篇按魏書崔浩傳言太宗初卽位勅臣解急就章又劉芳撰急就篇續注音義證三卷又陸暉擬急就篇爲悟蒙章而書家亦多寫急就篇所以崔浩傳有云浩旣工書人多託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不憚勞葢以百數本所以鍾繇皇象衛夫人王羲之皆有急就篇傳於世又儒林傳劉蘭始入學日書急就篇家人覺其聰敏北齊書李繪年六歲未入學時每伺伯姊筆讀方罷之間輒竊用未幾遂通急就又李鉉九歲入學書急就篇月餘便通自唐以來其學漸微人亦罕習至今則未聞矣

聞見隨筆

卷十四 學校

三

川

紅杏山房聞見隨筆目錄

卷之十五

選舉隨筆

計二十四則

卷之十六

職官隨筆

計二十六則

卷之十七

葬祭隨筆

聞見隨筆

卷十五

目錄

一

三十八

計二十三則

卷之十八

談苑隨筆

計五十八則

卷之十九

數術隨筆

計二十五則

紅杏山房聞見隨筆卷十五

戎州盧秉鈞述

選舉隨筆

司馬光謂人之為政得人則治然人才有優絀或長於此而短於彼故臯夔稷契各守一官原不求備孔門以四科取士漢室以數路得人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才授職則世無可棄之士臣備位宰相職司選舉而識短見狹士有恬退淹滯或孤寒遺逸豈能周知若專引知識則嫌於徇

聞見隨筆 卷十五 選舉

私若止循資格未必皆才莫若使在位各官各舉所知悉本至公然後野無遺賢矣乞朝廷設十科舉士一行義純固可為師表科二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三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四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五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六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七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八善聽訟獄盡公得實科九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十練習法令能斷請讞科自尚書開府以至學士等每歲於十科內各舉二三人仍註明某長某科切實具

保在中書省隨科授任若居官無狀坐以謬舉之罪所舉得人有獎如此則人才慎重自無妄舉矣惜其奏不果行

考試之法古今異名漢初秀才異等魏晉隋梁以來秀才亦不多得及至唐朝以六科選士其制仍以四日明法科五日明書科六日明算科當時以詩賦取者謂之進士以經藝取者謂之明經至元宗朝撰六典凡貢舉人有博識高才學問無失者為

聞見隨筆 卷十五 選舉

秀才科通二經以上者為明經科明習時務精熟一經者為進士科非若今世之秀才次於明經明經次於進士余按大明會典洪武時猶有以秀才為知府翰林者

古之舉人謂舉到之人以赴試非有一定之名也今時則以獲薦於鄉者謂為舉人登第於朝者謂為進士是舉人與進士分為二途而進士又分等第故一甲謂之賜進士及第二甲謂之賜進士出身三甲謂之賜同進士出身

伏儒林傳平帝時歲選博士弟子甲科四十人爲  
郎取乙科二十人爲太子舍人取丙科四十人補  
文學掌故所以舊望之傳有云以射策甲科爲郎  
匡衡傳亦云數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余攷杜  
氏通典云自秀才之科廢明經乃有甲乙丙丁四  
科進士有甲乙二科自唐以來武德朝明經惟丙  
丁科進士只乙科而已以後登甲科者甚罕聞焉  
與今時迥異

隋大業取士以策煬帝時始置明經進士二科至唐  
開見隨筆 卷十五 選舉 三 川

初時增置秀才明法明字明算四項并前制爲六  
科永定爲例當時以詩賦取者謂爲進士以經藝  
取者謂爲明經然唐時選舉之法制惟明經進士  
二科最重至宋朝開科只重進士一途其餘各科  
漸次俱廢遂罷不用迨至仁宗時又患進士科詩  
賦浮淺不本於經術恐無實用嘉祐三年詔復明  
經科與進士並用非如今之時專以貢生爲明經  
遂罷詩賦而用經藝然則今之進士乃唐時之明  
經也

鄉舉里選所以敦行誼也安車束帛所以搜遺逸也

漢興去古未遠興廉舉孝數召有司而四皓之至  
申公之迎嚴光周黨之聘皆足以勵士風而端教  
本自科目之制興而弓旌之召廢士習日以卑陋  
國初取士之途甚廣而選舉之典亦嚴士皆避匿  
不樂仕進故設科無定額由薦舉進者頗多高皇  
初下金陵首開禮賢之館劉基宋濂葉琛王禕陶  
安章溢數人皆抱王佐才命世之英奮起風雲志  
存竹帛雍雍乎亦曩時禹臯伊呂之儔也宣德以

開見隨筆 卷十五 選舉 四 川

還風雅寢微請託繁多苞苴競進薦舉者多非其  
人而吏員任子咸處雜流譽髦之選一歸科目勢  
之所重不得不然何也糊名異書拔十得五網羅  
低昂鮮有遺者法出乎畫一而事存乎至公誠不  
易之令軌也然科目所得采浮華而遺實行習經  
義而昧時務判不知律策不通今掇拾剽竊微倖  
有司童之所習壯之所試不出章句陋亦甚矣是  
以服官任職庸庸碌碌間有卓犖瑰瑋脫穎而出  
不爲偽學所困者亦千百中之一二耳風頹而不

可止俗恬而不知怪此有識者所爲痛惜也夫科目所以得經濟之士而孝弟力田獨行高潔者非薦舉不進薦舉足以得正誼之士而宏詞博學識達政務者非科目弗進今當事者皆因陋就簡以爲經制既定安用高皇帝禮賢之舉妄爲紛更不知薦舉之典固高皇帝法也今不思廢墜之當修而徒慮紛更之無益不恤科目之未盡而徒病薦舉之多私以是而欲求異材收實用吾見士習日壞而教化益衰也故欲士敢實行莫若修薦舉士

聞見隨筆

卷十五 選舉

五

川人

通世務莫若增制科制科之法或五歲一舉或三歲一舉詔天下士凡習錢穀甲兵水利邊防以及天文律歷書算者咸得以所長自售因能以授官使專司其職薦舉之法責成督撫藩臬或一郡一人或一省一人其謬舉弗勝任者許臺諫糾參公卿議駁甚則罷職弗敘其蔽賢不舉者亦如之如是則薦舉足以搜遺逸制科足以羅異材而科貢所得明於經術者兼而用之則取士之途寬而無遺才責實之政成而無飾行矣

漢魏時秀才最重至隋仁壽中猶以秀才擢第唐登

科記載武德至永徽時每科進士所取不過二十

人或多至三十人不等而秀才止取一人二人至

元宗以六典取士凡貢舉人有博學高才強識好

問無失俊選者爲秀才通二經以上者爲明經開

時務精一經者爲進士是秀才在明經進士之上

明初猶有以秀才入仕者余閱明史洪武四年以

秀才丁士梅爲蘇州府知府秀才童權爲揚州府

知府十年以秀才徐尊生爲翰林應奉十五年以

聞見隨筆

卷十五 選舉

六

川人

會奉爲戶部尙書故古之進士有求試秀才科而

不得者多矣何今人以生員爲秀才輕忽如此

舉人謂鄉舉里選之人舉到京以應試也不授品秩

亦不除官進士乃舉人中之一科有舉進士獲第

者有舉進士不第者凡應試於禮部之人通謂之

進士但其中只分第與不第耳至合格者謂賜進

士及第次者賜進士出身又次者賜同進士出身

然後授之官職非如今日以鄉試榜爲舉人會試

榜爲進士



唐制取士之法其見於史者有五十餘科故謂之科目有明經有進士有俊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而明經之中又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學究有史科總曰科目

唐宋制科皆所以待非常之士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經術優深可爲師法詳明吏理達於教化凡三科其御試策一道限三千字至景德中又增爲六科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博通典墳達於教化才

聞見隨筆

卷十五 選舉

七

川川

識兼茂明於體用武足安邦洞明韜畧運籌決勝軍謀宏遠材膺邊寄詳明吏理達於從政六科名目應試之法先進所業策論十卷每卷五道下兩省詳看詞理優長具名奏聞然後差官考試論六首合格者請御試御試策一道其後又有高蹈邱園沉淪草澤茂才異等三科考試法如前  
紹興中省試題高祖用三傑賦有用運籌帷帳者考官非之謂帷幄不敢取周益公曰史記云運籌帷帳之中非誤也因以得第

余又閱宋淳熙中省試題人主之勢重萬鈞卷中有用洪鐘者考官哂之將被屏斥適洪文敏公至見之曰張平子西京賦洪鐘萬鈞此必博洽之士也遂入選此二事正相類使二人不遇周公洪公則名落孫山矣

今人於科目中有前輩後輩之稱不知肇自何時蓋謂同試而先得第者爲前輩余按後輩之說由來久矣通典載魏文帝黃初五年立太學當時令募學者詣太學爲門人滿一歲試通一經者稱弟子

聞見隨筆

卷十五 選舉

八

川川

不通一經者罷歸弟子滿二歲試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不通者聽從後輩再入太學試通二經者亦得補掌故滿三歲試通三經者擢高第爲太子舍人不第者隨後輩再入學試通亦爲舍人舍人滿二歲試通四經者擢高第爲郎中不通者不得爲郎中仍隨後輩復試試通亦爲郎中由郎中滿二歲能試通五經者擢高第隨才敘用不通者仍隨後輩復試試通亦得敘用故隋唐以後因此呼先得第者爲前輩

古人取士之制其途有三諸侯三年一貢士侯國之士也鄉大夫與賢能王畿之士也大司樂教國子國之貴游子弟也

今人應試經義策論其名雖正而最便於空疏不學之人唐人用詩賦雖云雕蟲小技而非通知古今之人不能作今之經義始於宋王安石創立其法恐不能行又命呂惠卿王雱等爲之所以陳后山談叢云荆公創行經義舉子專習王氏章句而不能解經義其後荆公亦悔之曰本欲變學究爲秀

關見隨筆

卷一五 選舉

九

才不謂變秀才爲學究豈知今日並學究亦非其本質也

按禮記鄉飲酒疏鄉大夫飲酒尙德也黨正飲酒尙齒也公是先生劉氏云謀賓介於先生尙德也旅酬以齒老者異秩尙年也大夫爲僕坐於賓東尙爵也以余攷鄉飲酒之禮其名有四所謂賓賢能一也所謂六十者坐五十者侍立是黨正飲酒二也州長春秋習射於州序先行鄉飲酒三也又卿大夫士飲國中賢者四也今無選舉此禮亦廢

唐崔祐甫爲相選舉皆得其人不自疑畏推誠至公不徇私意日除數十人未逾年除吏共八百餘員多稱允當德宗嘗謂之曰人言卿擬官多係親舊何耶對曰陛下令臣進擬百官夫進擬者必悉知其人之才具品行若素不知聞何由得實德宗悅當時以爲名言

余閱宋史元祐中有中書省上言進士御試經義多係在外準備之文工拙不甚相遠難於考校祖宗舊制賦詩論三題施行已久前後所得人不少况

關見隨筆

卷十五 選舉

十

令朝廷見行文字多半聲律對偶非學問該洽不能成章請行三題舊法詔來年御試將詩賦舉人復試三題經義舉人且令試策此後全試三題是當時即以經義爲在外準備之文

自宋以來取中士子所作之文謂之程文凡應試必遵程式余謂文無定格使必立一格而後爲文則其文亦不足言矣唐之取士以賦而賦之末流最爲冗濫宋之取士以論策而論策之弊亦復如之前明之取士以經義而經義之不成文又有甚於前

代者皆以程文格式拘束而爲之故日趨日下晷董公孫之對所以獨出千古者以其無程文格式也然欲振今日之文變拘之以以程文格式而後異之才出矣

趙鼎言安石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才陳公輔亦謂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不讀史漢而習其所爲三經新義皆穿鑿破碎無用之空言也若今之所謂時文既非經傳復非子史展轉相承皆杜撰無根之語不知前輩作時文無字不有出處來歷今但剿

閱見隨筆

卷十五

選舉

十一

州志

襲程文通套話句所用故事可以自注出處是以科名所得十人之中其八九皆爲白徒而一舉於鄉卽營求關說爲治生之計於是在州里則無人非勢豪適四方則無地非游客而欲求天下安甯斯民淳厚以復鄉舉里選之舊豈可得哉

明洪武初開科以三場爲定初場試四書疑本經義及四書義各一道二場論一道三場策一道中式者後十日復以五事試之一騎二射三書四算五律騎觀其馳驅便捷射觀其所中多寡書通於六

義算通於九章律觀其決斷詔文有曰朕特設科舉以起懷才抱德之士務在經明行修之人博通古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觀策於廷觀其學識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今讀此詔眞所謂求實學之士矣其後十七年頒行科舉定制一場改爲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未能者許各減一道二場論一道詔誥表内科各一道判語五條三場經史策五道文辭增而實事廢蓋與初詔求賢之制稍有不同遂行之二百餘年不改非所以善述祖宗之意也

閱見隨筆

卷十五

選舉

十一

州志

紅杏山房聞見隨筆卷十六

古戎盧秉鈞述

職官隨筆

古之官制有職異而名同者如太師少師是也比千  
為少師即周官所謂三孤也論語之太師摯少師  
陽則樂官之佐周禮之所謂樂師小師也故史記  
言紂之將亡其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以奔周  
後儒誤傳為微子不可不知蓋因微子曾為少師  
故也

聞見隨筆

卷一六 職官

一

川ノム

舜命九官無有理財之職蓋古人以財惟周官財賦  
皆統於天官冢宰亦無專任漢之九卿一太常二  
光祿勳三衛尉四太僕五廷尉六鴻臚七宗正八  
大司農九少府卿大司農掌財賦在後少府掌天  
子私財更在後唐之九卿一曰太常二曰光祿三  
曰衛尉四曰宗正五曰太僕六曰大理七曰鴻臚  
八曰司農九曰大府與漢名雖不同而官不殊皆  
守財者末也之意非若今世之官以理財催科為  
能員

漢時縣制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不及萬

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唐制則州有上中下

三等縣有京畿上上中中中中中中下下下六

等品各有差明太祖定縣制為上中下三等稅糧

十萬石以下為上縣秩從六品六萬石以下為中

縣秩正七品三萬石以下為下縣秩從七品縣丞

主簿以此遞減洪武二年又分府為三等糧二十

萬石以上者為上府秩從三品二十萬石以下者

為中府秩正四品十萬石以下者為下府秩從四

聞見隨筆

卷十六 職官

二

川ノム

品後又改品秩為一樣而立繁簡之名才優者調  
煩不及者調簡

漢世三老命秩頽祿文帝又詔使之各率其意以導

民當日三老多忠信老成之人在上禮之甚優而

人知自好所以賢才多出其中新城三老說高祖

為義帝發喪而得天下壺關三老明戾太子寃而

昭垂史冊近世三老則聽役於官無所不為稍知

廉耻者不肯為願為者皆奸猾之徒欲倚勢以凌

役百姓其與古時設立三老之初意悖矣

漢書百官志凡縣令長皆秦代官名漢因之謂掌其縣萬戶以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者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爲長吏百石以下佐吏之秩是爲少吏又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有鄉鄉有三老有秩又有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掌聽訟收賦稅游徼循禁盜賊三老令舉民年滿五十歲以上有修行能帥眾爲善者擇一人爲鄉三老此制不自秦漢始列國時管子爲教子產等之爲政皆行此法即

開見隨筆

卷十六

職官

三

川

周禮黨正族師閭胥里宰鄰長之流歟三代聖王之治天下未有不由於此也緣嗇夫黨正等官皆本鄉之人周知民間情偽故事不煩擾而易治縣令不過提綱絜領而已

古之游徼卽今之巡檢也明洪武時最重定爲考課之法特賜勅旨令本縣人不得做承以爲制自周德興巡視福建請增置巡棟司四十有五員於是各直省均有增置迨宏治以後多行裁革所存不若曩時之半

周禮五家爲比比有長五比爲閭閭有胥四閭爲族族有師五族爲黨黨有正五黨爲州州有長五州爲鄉鄉有大夫其間大小相維輕重相制綱舉目張周詳細密無以加也要之自上而下所治不過五人蓋於詳密之中而得易簡之法此周家盡善盡美之法也後世人才不能如古乃欲以縣令一人坐理數萬戶口賦役繁多案牘猥集欲不叢勝其可得乎余故爲之說曰以縣治鄉以鄉治保以保治甲視昔所謂不過五人者而加倍焉亦詳密亦簡易此斟酌古今之一法也又云一鄉幾保不妨多少因民居也其法用圓十甲千戶不得增減稽成數也其法用方

開見隨筆

卷十六

職官

四

川

漢世設官惟守相等命於朝廷自曹掾以下無非本郡之人故能知一方之人情而爲之興利除害其辟用者卽出於守相而不似後世之官一命之微皆由吏部故廣漢太守陳寵入爲大司農和帝問卿在郡何以爲理寵對曰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爲職主簿鐔顯以拾遺補闕爲職臣奉宣詔

書而已上大悅

余又按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委功曹岑暉皆政績卓著傳聞京師名標史册此古昔知人官人之意非若今時之銓選改爲掣簽而吏治亦大壞

今人推陞百官皆用資格深者余按資格卽後魏停年格之遺意崔亮爲吏部尙書其時後魏官途擁塞缺少官多不堪遴選乃設爲停年之格不問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爲斷遂使銓衡失當涇渭無分

聞見隨筆

卷十六 職官

五

魏之失才自崔亮始以後唐裴行儉因士人趨競設爲長名榜以銓之其子光庭又改爲循資格以注之雖升降黜陟有常規而掄才之典失矣宋孫洙資格論曰三代下選舉之法壞壞於資格使賢才伏於下者資格限之職業廢於官者資格使之士之寡廉鮮耻爭於資格以陷之民之困於虐政皆因資格人眾也萬事所以生弊百官所以廢弛法制頽敗而不可救者皆資格之失也吾願處台衡者舉不遺賢才選不循資格而後可

漢時縣令多取於郡吏之尤異者是以習其事而無

不勝之患今則一以畀之初釋褐之書生其通曉吏事者十中不過一二而輒弱無能者十常居八九又不擇其人才之高下長短而使膺百里之命以一縣付之闒茸之人旣以害民而卒至於自害於是煩劇之缺遂爲官人之陷穽而年年更代其弊益深而不可救止又况設爲掣籤之法不問其人之才具優絀各有所宜資品之高下各有所用地方之煩簡各有所能道路之遠近各有所便盡

聞見隨筆

卷十六 職官

六

付之於一籤所謂因材器使之風已渺不聞矣唐代銓選雖不合古法然有留有放留者入選放者不得入選皆列於長名榜又考唐選舉志凡官人之法有四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辭語辨正三曰書楷法道美四曰判文理優長故景雲中宋璟爲吏部尙書盧從愿爲侍郎二人不畏強暴請謁路絕當時集選者萬有餘人而所留不過十之二銓者不滿二千人而人服其公咸謂銓選得人以後無聞焉

余按唐代以四項官人至宋時猶行此法一論品貌  
二論語言三論楷書四論文理四事皆可取則論  
德德均則論才才均則論勞今時亦仿照此制如  
大挑檢發則論品貌豐偉察看考驗則重言語詳  
明殿試朝考則取書法端楷會試御試則尙文藝  
優長亦猶是前代遺法

設官命名古今不同三代而下以及漢魏唐宋改置  
紛紛難以枚舉今畧舉其可攷証者言之古之千  
夫長百夫長卽今之千百把總也古之游徼嗇夫

聞見隨筆

卷十六 職官

七

卽今之巡檢典史也古之令尹邑宰卽今之知縣  
也古之州牧司馬刺史卽今知州也古之太守卽  
今之知府也古之縣尉卽縣丞也古之參軍卽經  
厯也古之別駕推官司理卽佐貳人員也古之節  
度使卽今之巡道也古之都督諸軍卽今之總督  
也古之方伯提刑使宜撫使招討使卽今布政按  
察也古之宰相卽今之大學士也古之同平章事  
卽今之協辦也至於光祿鴻臚御史祭酒大僕尙  
書侍郎等官尙沿其名而品秩各有增損

余按刺史之權漢時最重魏晉尤重於漢時漢置部

刺史周行郡國以六條察吏黜陟能否斷治冤獄  
秩與二千石等而權重過之至武帝元封中初置  
天下十二州刺史各一人其後改州爲郡改郡爲  
州而刺史與太守互易其名權與秩如一焉至魏  
晉以來專以刺史持節都督非復舊日刺史之職  
只理一州一郡而已由此言之漢之刺史猶今之

巡按御史也魏晉之刺史猶今之總督也隋唐之

刺史猶今之知州也宋之刺史其權亦重設通判

聞見隨筆

卷十六 職官

八

以副之

將軍之官上古未聞至春秋時晉侯作二軍公將上  
軍太子申生將下軍是將軍之文始見於傳而不  
聞以名官也孟子魯欲使慎子爲將軍墨子晉有  
六將軍而智伯莫強焉淮南子趙文子問叔向曰  
晉六將軍其孰先亡又淮南子魯君召子貢授之  
以將軍之印國語鄭人以詹伯爲將軍越世家范  
蠡稱爲上將軍是以將軍名官魏漢以來特命專  
征之事今則以將軍爲統領滿漢兵弁之官

上古祇有相之名並非官也至秦漢而下乃有宰相  
丞相之官故黃帝六相堯十六相湯以伊尹爲右  
相仲虺爲左相書說命爰立作相禮月令命相布  
德和令皆謂爲之輔相以佐天子非謂官也孟子  
言舜相堯禹相舜益相禹伊尹相湯周公相武王  
皆是此相也至史記云孔子爲魯大司寇攝相事  
是儻相之相而非相國者今人不知往往誤爲攝  
魯國之相余又按魯侯國無大司寇之官禮記正  
義引崔靈恩云諸侯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  
聞見隨筆 卷十六 職官 九 川上

伯司空兼司寇三卿之下有五大夫五大夫者司  
徒之下立二人曰小宰曰小司徒司馬之下立一  
人曰小司馬司空之下立二人曰小司空曰小司  
寇今孔子爲司寇是小司寇也何以見之蓋魯有  
孟叔季爲三卿臧氏爲司寇故知孔子爲小司寇  
無疑

員外古無此官在唐時本爲冗員攷舊唐書李嶠居  
選部時欲樹黨以固祿位多引用權勢子弟請增  
置員外官一千餘員其員外官多恃勢與正官爭

事百司紛競至有相毆擊者迨乎元宗猶不能盡  
行罷革肅宗乾元二年詔員外官會任州縣者有  
才識幹濟之人亦聽量留上州不得過五人中州  
不得過四人下州不得過三人上縣不得過一人  
其餘任其所適據此則是副於郎中而取名於員  
外何明初不察於定官制之時不考其源流而列  
入正途矣

主事漢時已有之攷後漢書光祿勳有南北庭主事  
謂主三署之事其職不過如椽史等官之類其他  
聞見隨筆 卷十六 職官 十 川上

府寺則不聞有此官余閱宋元嘉百官志中書通  
事舍人下云其下有主事本用武官劉宋改用文  
吏至後魏則於尚書諸司監皆置主事令史隋煬  
帝去令史之名但名主事唐時皆流外爲之有尚  
書省主事六人門下省主事四人中書省主事四  
人皆從八品比來選補皆取流外有刀筆之人以  
補之縱欲用士流人皆以儔類爲耻宋史職官志  
門下省吏四十九人錄事主事各三人令史六人  
書令史十有八人守當官十有九人在前代皆以



椽吏之職爲之明初設立六部主事猶訪古制如椽吏等職永樂以後遂改爲正途不用流外今則以進士爲之

春秋時列國官名多不同若晉之中行宋之門尹褚師鄭之馬師褚師秦之不更庶長皆他國所無者而楚尤甚有莫敖令尹司馬太宰少宰御士左史右領左尹右尹連尹鍼尹寢尹卜尹芋尹陵尹郊尹樂尹宮廐尹監馬尹揚豚尹武城尹其官名更異於別國

晉百官制不經宰縣不得入爲台郎魏肅宗時吏部辛雄上疏以爲郡縣選舉由來共輕宜改其弊分郡縣爲三等三載黜陟稱職者方補京官如不稱職不得爲內官則人思自奮唐九齡言於元宗曰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致理之本莫若守令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都督刺史雖遠者無十年任外詔從之以後侍郎缺擇曾任刺史爲之郎官缺擇任縣令爲之

問見隨筆 卷十六 職官 十一

漢時博士卽今教官余讀漢書成帝陽朔二年詔曰古之立太學將以傳先王之業流化於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淵源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否則學無述焉爲人所輕非所以尊道德也丞相御史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等官雜舉可充博士者務使卓然可觀

元仁宗方以科舉取士虞集上疏曰師道立則善人多今天下學官猥以資格授強加之諸生之上而名之曰師有司弗信也生徒弗信也如此而望師道之立能乎今莫若使守令等求經明行修爲成德之君子者師尊之以教於其郡邑其次則求其操履近正不爲詭怪異說駭俗者確守先儒經義師說而不敢妄爲奇論者眾所敬服而非鄉愿之徒者以此三項爲之又其次則取鄉貢至京考罷歸者爲之至成德君子或不可遽得若其次三項則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亦未至乏才也而徒用又次之人則是以資格授之而老邁卑鄙之夫遂以學官爲餬口計教訓之名存而實廢矣

問見隨筆 卷十六 職官 十二

古時制祿之數皆用斗斛左傳言豆區釜鍾各自其  
四以登於釜論語與之釜是也孟子養弟子以萬  
鍾亦是量也漢承秦制始以石爲名故有中二千  
石二千石比二千石三等名其餘六百石四百石  
三百石二百石皆有比等名下至百石則無比若  
三公則號萬石按百二十斤爲石是以權代量攷  
後漢百官志載月奉之數大將軍三公奉月三百  
五十斛各有等殺蓋謂二千石以至百石者但以  
品級之差而言今人以十斗爲石本於此

聞見隨筆

卷十六 職官

三

川文

宋孝宗時臣僚上言吏事必歷而後知人才必試而  
後見爲縣令者必爲丞簿爲郡守者必爲通判爲  
監司者必爲郡守皆有差等未歷親民之官不宜  
驟擢因定知縣以三年任滿非經兩任不除監察  
御史此唐宋立法之初所以獨高近代也  
今人謂陞遷爲量移不知非也余攷舊唐書凡官員  
得罪貶竄遠方遇赦改近地乃謂量移開元二十  
年十一月郊祀大赦天下左降官量移近地此其  
明証也故白居易韓愈均有量移詩

紅杏山房聞見隨筆卷十七

古戎盧秉鈞述

### 葬祭隨筆

歐陽子謂五代禮廢民間野祭始焚緋錢而不知開  
元時王璵爲祠祭使祈禱皆焚緋錢則不自五代  
始也古不墓祭自漢明帝始有上陵之禮唐書開  
元二十年寒食上墓編入五禮著爲式此寒食野  
祭之始又按朱文公謂漢時祭河用寓龍寓馬以  
木爲之已是開緋錢之漸

聞見隨筆

卷十七 葬祭

一

川文

招魂之葬上古無聞自晉東海王越柩爲石勒所焚  
其如裴氏渡江後欲招魂葬越元帝詔有司詳議  
博士傅純曰聖人制禮以事緣情設塚槨以藏形  
而事之以凶立廟祧以安神而事之以吉送形而  
往迎神而還此墓廟之大分形神之異制也至於  
室廟寢廟祭非一處所以廣求神之道而獨不祭  
於墓以明非神之所處也今欲招魂以葬而立墓  
是亂形神之別錯廟墓之宜違禮失義莫大於此  
詔不許

古人有心喪之制蓋謂停柩不葬者而言但停柩上  
 古所無自建安離析永嘉播竄於是不得已而停  
 柩者以世亂故也當時常煒言魏晉之制祖父未  
 葬者不許服官而御史劉隗奏諸軍敗亡失父母  
 不知吉凶者不得仕進宴樂此心喪也隨後有因  
 兵革不得葬者有因仕宦不得葬者有因拘忌不  
 獲葬者比比皆是齊高帝時有烏程令顧昌元坐  
 父北征尸骸不返猶居官如故有司奏請加罪免  
 官唐顏真卿時朔方令鄭延祚坐母喪二十九年  
 聞見隨筆 卷十七 葬祭 二 川八ノ

母及父母歿後未經安葬者其家不得妄求仕進  
 所由司官亦不得申舉解送丞者為令吾謂今之  
 停柩者或因從征未返或因遠宦難歸十中不過  
 一二至拘忌陰陽十常居其八九停柩不葬相習  
 成風吾願有司當以周祖之詔為法措紳不許入  
 官士人不許赴舉則人人無不葬其親矣  
 古人有因故而不克葬其親者並非拘忌風水游宦  
 久征皆由其事不從心不得已而為之者魏劉仲  
 武娶母邱氏為妻生子正舒後母邱儉敗當夷三  
 聞見隨筆 卷十七 葬祭 三 川八ノ

不葬兄弟皆革職余攷冊府元龜後周大祖廣順  
 二年詔曰古者立封樹之制定喪葬之期著於經  
 典是為名教洎乎世衰風簿親沒而闕送終身後  
 而便為無主或羈束於仕宦或拘忌於陰陽旅櫬  
 不歸遺骸何託但以先王垂訓孝子非以厚葬為  
 賢只以稱家為禮掃地而祭尚可告虔負土成墳  
 貴乎盡力宜頒條令用警因循庶使九泉絕抱憾  
 之魂千古無不歸之骨縉紳人士當體茲懷凡內  
 外文武臣僚幕職以及州縣選人等今後有祖父

族仲武遂出妻更娶王氏生子陶然母邱氏雖被  
 出而不改嫁仲武立別舍以居之及母邱氏卒其  
 子正舒求附葬先塋陶不許正舒不釋服訟於官  
 數十年而不決正舒泣血喪服以至死而不改  
 又宋何子平以母喪去官時值饑荒繼以師旅八年  
 不得營葬日夜號哭冬不衣絮夏不就涼每日食  
 粥不進鹽菜所居破屋不蔽風雨兄子為之葺理  
 子平曰親喪未葬天地之罪人耳何以屋為後會  
 稽太守蔡興宗聞之大加敬重代為營葬

余又按梁殷不佞爲武康令母卒時適值江陵已陷  
道路隔絕四年不得奔喪營葬日夕號泣及陳高  
祖受禪軍務平定乃得迎喪安厝不佞如始喪之  
禮重守三年服制

又唐歐陽通爲中書舍人母死以歲凶未葬四年居  
盧寢苦枕塊不釋服家人密以毡絮置臥榻下通  
覺大怒急令撤去以上四事余謂可以爲不得已  
停喪者之法

人謂墓誌刻石始於宋元嘉中顏延年爲王球作墓  
聞見隨筆 卷十七 葬祭 四 川人

誌銘而不知非也或又謂唐封演於援宋時得司  
馬越女冢銘又隋得王戎墓銘載封氏見聞記似  
墓銘始於晉或又云今世有崔子玉書張衡墓銘  
審是則漢已有又不自晉始也余閱周益公記唐  
開元四年偃師縣耕者得比干墓銅盤銘又得東  
漢墓誌初猶用磚久方刻石則是三代時皆有  
春秋緯含文嘉云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墳高  
一仞半樹以柏大夫墳八尺樹以欒士墳四尺樹  
以槐庶人無墳樹以白楊或樹楊柳

周禮有虞氏用瓦棺夏后氏塋周商人棺槨周人牆

置髮周人以商之棺槨葬長殤以夏之塋周葬中

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喪今按宋元

祐七年正月南京濟南湖得瓦棺五長者纔三尺

餘潤不盈尺厚不及寸瓦皆有細紋若甚精緻觸

之皆壞留守會肇往視之命遷於高阜之處祭以

酒果而瘞之弔以文曰虞耶夏耶商周之人耶勢

耶富耶抑賤而貧耶生於何鄉幾晦朔瘞於此地

幾春秋耶壽夭歸於其盡老册彭祖與子其均耶

聞見隨筆 卷十七 葬祭 五 川人

瓦爲藏而水爲宅豈不復子之真耶改卜高原既

深且固於子爲戚耶抑爲欣耶有知也耶無知也

耶倘有知也其當舍故而從新耶

火葬之說自古未聞惟外夷有之今則流傳中土而

江南最甚宋紹興時登聞鼓院范同言今民俗有

所謂火化者生則奉養惟恐其不至死則燔熟而

捐棄之請朝廷著爲令貧無葬地者許以官地安

葬又河南地狹人眾雖至親之喪悉皆焚化韓琦

鎮并州以官錢市地數頃給民埋葬至今稱美

余閱姑蘇雜誌載宋時吳縣城外通濟寺有化人亭約十餘間寺僧藉以罔利合城愚民親死皆爲所誘卽舉而付之炬燄餘骸不化者又舉而投之深淵慘不忍聞一日風雷驟至盡撤其亭而傾去之意者穢德彰聞冤魂上訴故皇天震怒爲絕此根株歟而寺僧陳請再造適值黃震爲吳縣尉不准重建並申明大府永定爲案恐以後僧又踵而行之其詞畧云此亭爲焚人之親尸設也人之焚親不孝之大者也此亭其可再造乎謹按古者大殮小殮以至殯葬皆辨踊爲遷其親之尸而動之也况可得而焚之耶舉其尸而火之慘虐之極無復人道雖商紂爲炮烙之刑然皆施之於生前未聞戮之於死後其後王敦以叛逆被焚蔣元暉瀆亂宮幃朱全忠殺而焚之東海王越亂晉石勒剖其柩而焚其尸曰亂天下越也吾爲天下報之伊古以來所無之事皆由平日惡貫滿盈因以施之極惡之人究非治世法也隋築仁壽宮役夫死道上楊素焚之文帝不悅夫淫刑如隋文猶不忍焚人

聞見隨筆

卷十七 葬祭

六

明 8 川

則痛心莫甚於焚尸况其親之骨月乎焚之不盡又往往拾其遺骸而投之水中慘乎不慘或者曰焚人爲佛法所尙然聞佛氏之說謂戒火自焚也今之焚親者戒火耶人火耶其自焚耶其子孫焚耶佛者外國之法今居中國耶外國耶有識者爲疾首痛心矣今國家自南渡以來此風日甚雖有漏澤園之設而地窄人多不能遍葬謂之火葬相率焚尸習以成風俗而不怪震請於每邑給空地若干畝以爲義塚使貧民埋葬除其租稅嚴爲禁止如敢有焚尸者治以重罪庶幾禮教興而民俗厚也余謂黃震之論可謂達乎天理合乎人情之至論故筆之以爲火葬者戒

古人葬親原不拘忌陰陽風水亦不擇求吉地卽云相其陰陽觀其流泉蓋謂修城郭建室家而言非擇地以葬親也至聖人乃云卜其宅窀而安厝之亦不過無使土親膚意思何有龍穴砂水福庇後人之說自後世惑於堪輿往往停柩不葬余故以青烏子葬經等編輯續編叢書中以便士大夫家

聞見隨筆

卷十七 葬祭

七

明 8 川

人人皆知地理不爲風水所惑則無所拘忌易於安葬庶可以爲停喪者勸

祭義云以祀天地山川社稷先古按先古卽先祖也詩曰以似以續續古之人蓋謂其先人也注云近日先遠曰古故周人謂先公爲古公此可舉以爲先古之証

史記孔子世家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祀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後內後世因立廟藏孔子衣冠琴書夫聞見隨筆 卷十七 葬祭 八 川川

禮教出於聖人豈有就冢而祭至鄉飲大射尤不可於冢上行之蓋孔子設教於洙泗所葬之冢在講堂之後孔子既沒弟子卽講堂而祭之兼行鄉飲射之禮而太史公不察遂以爲祭於冢云漢書載堯冢在濟陰成陽帝與堯母慶都陵皆在焉余按章帝元和二年東巡狩使祠堯於成陽靈臺又安帝元光三年帝使使者祠堯於成陽攻皇覽堯冢在濟陰成陽皇甫謐帝王世紀堯葬在濟陰成陽西北四十里是爲穀林又據水經注城陽

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陵在城陽之西南名曰靈臺又堯陵之西五十餘步有中山夫人祠堯妃也夫人祠南里餘有仲山甫冢又攷宋史神宗熙寧元年知濮州韓鐸言堯陵在雷澤縣東穀林陵南有堯母陵有靈臺廟請勅地方官春秋致祭置守陵戶以供灑掃詔從之是宋時堯陵慶都陵碑與廟猶並存也所以呂氏春秋曰堯葬穀林括地志曰堯陵在濮州鄆城縣東十五里惟竹書紀年所載不同謂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堯相見堯涉于陶故葬成陽又謂之偃朱故城此皆無稽之談不可爲信

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以天子之禮樂其實與天子固有隆殺也樂有蠻夷而無戎狄門有雉庫而無應臯尊用四代之尊而爵無虞氏之爵俎用四代之俎而豆無虞氏之豆其後魯公僭天子之制三家僭魯公之制陪臣僭三家之制余按魯之祭祀僭越已甚國君郊禘大夫歌雍旅泰山陪臣竊用弓玉其僭有不勝言者

聞見隨筆 卷十七 葬祭 九 川川

舜葬於蒼梧之野而孟子所謂卒於鳴條呂氏春秋以爲葬於紀按蒼梧山在海州近莒之紀城鳴條亭在陳留郡之平邱今攷九域志載海州東海縣有蒼梧山此可爲証

周禮冢人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注謂戰敗無勇投諸塋外以罰之又檀弓死而不弔者三其一曰畏亦此類也余謂古人此制近於刻薄非所以勸忠義勵氣節也後閱史見隋文帝仁壽元年詔曰投生殉節自古稱難隕身王事禮加二等而世俗不明大義致命戎旅不入兆域虧孝子之意傷人臣之心興言及此每深愍歎且入廟祭祀並不廢闕何致墳塋使獨在其外自今以後戰亡之徒宜入墓域此詔可謂達古今之意矣

古今無像設之制其祔也有主以依神其祭也有尸以象神無所謂像也左傳言太公之廟麻嬰爲尸孟子言弟爲尸而春秋以後不聞有尸之事宋玉招魂始有像設君室之文自尸禮廢而像事興蓋在戰國之時乃有此制耳

聞見隨筆 卷十七 葬祭 十一 川口三

陸道威嘗著君喪五服之圖其畧爲嗣君及勳戚大臣斬衰三年文武臣一品以下斬衰期年四品以下斬衰九月七品以下斬衰五月士庶人斬衰三月庶君臣之情不至遽焉相絕而服有等殺亦不至捍格難行蓋本於朱子之意而實出於魏孝文帝所云羣臣各以親疎貴賤遠近爲除服之差等庶幾稍近於古易行於今之說而發明之 又道

威著思辨錄欲於祭禮之中而寓立宗之意謂古人最重宗子統一族眾文公家禮所載祭禮雖詳整有法顧惟宗子爲有官爵及富厚者方得行之不能通諸貧士又一歲四合族眾繁重難舉無隆殺之別愚欲仿古族食世降一等之意定爲宗祭法歲始祭始祖凡五服之外皆與大宗主之仲春祭四代以高祖爲主會祖以下分昭穆合同高祖眾孫以繼高之宗主之仲夏祭三代以會祖爲主祖考分昭穆合同曾祖之眾繼會之宗主之仲秋祭二代以祖爲主考妣居昭位合同祖之眾繼祖之宗主之仲冬祭一代以考爲主合同父昆弟繼

聞見隨筆 卷十七 葬祭 十一 川口三

禩之宗主之皆宗子主祭而其餘子則獻物以助祭不惟愛敬各盡而高會祖考隆殺有等一從再從遠近有別似於古禮亦無所倍余按陸氏二說可以遵行故並錄之以爲議喪祭者擇焉

古王者之葬稱墓而已左傳曰般有二陵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書傳亦言桐宮湯墓周官家人人掌公墓之地並言墓不言陵春秋以降乃有稱邱者楚昭王墓謂昭邱趙武靈王墓謂靈邱吳王闔閭墓謂虎邱至秦本紀惠文王葬公陵悼武王葬永陵見隨筆卷十七 葬祭 十一 川上

孝文王葬壽陵始有稱陵者至漢則無帝不稱陵矣而會稽志謂先秦帝王墓皆不稱陵而稱陵之名實自漢始殆未攷耳

紅杏山房聞見隨筆卷十八

戎州集約纂述

談苑隨筆

輕諾似烈而寡信多易似能而無效進銳似精而去速敏求似察而事煩許施似惠而無成面從似忠而退違此上皆似是而非也亦有似非而實是者大權似姦而有功大智似愚而內明博愛似虛而實厚正言似訐而情忠故聽言信行聖人猶爲不可況下焉者乎然非有先知先覺之姿其孰能得聞見隨筆 卷十八 談苑 一 川上

其實哉

舜目重瞳項羽王莽朱友敬皆重瞳漢高祖晉元帝稽康皆龍顏漢光武唐高祖皆日角孔聖陽虎皆面如蒙魃寶憲馬周皆鳶肩晉文張儀皆駢脇皇甫嵩對句必分品類如風雲內則用李淳風南霽雲高霞寓韋雲起袁天綱雀日用鳥獸內則用魏豹伯牛伯虎仲熊叔豹季騶梁鴻高鳳賈彪郭象孔鯉祝鮓石季龍韓擒虎草木內則用鄧艾越椒辟柳張松張華崔實布帛內如季布袁綵黃裳黥



布伍被陸展田布常袞顏色如衛青李白陶朱李絳師丹李赤白圭黃霸龔黃元白赤松子黃石公身體如張耳伯牙隸首姜肱班叔皮習鑿齒國名如馬周吳漢董晉路隋孫楚蘇秦唐儉虞翻貢禹張湯田文蘇武其他四時數目卦位干支無獨有偶不可盡述

東坡與劉貢父云余同舍弟習制科日食三白飯甚美不復信世間有八珍也貢父問三白云何答曰一撮鹽一碟生蘿蔔一盤飯貢父大笑久之以東

聞見隨筆

卷十八 談苑

二

山川文

招東坡喫水晶飯坡亦不記三白之說謂人云貢父讀書多有出處比至赴食案上只陳鹽蘿蔔飯始悟貢父仍以三白相戲也遂投箸食之幾盡將上馬回坡日明日見過當以羹飯相酬貢父雖知戲已但不解羹飯所設何物及期而往談論竟日毫無舉動貢父饑甚索食至再至三坡云少待如是者數四貢父曰饑不可忍矣坡始笑曰鹽也毛蘿蔔也毛飯也毛非羹飯而何貢父捧腹曰固知君必報然不料如是之虐也坡爲進食而歸

中吳紀聞載對聯有雙關者如數行文字那箇漢書一簇人烟誰家莊子又如筵上枇杷宛類無聲之樂草頭蚱蟻猶如不繫之舟又如鏡上嵌錢銅聲相應馬前斷事鞍上治民又如鉏麕觸槐死作木邊之鬼豫讓吞炭終爲山下之灰又有嘲姓葉姓馬者雞冠花未放猶尾葉先生如三間草屋田中舍兩面皮靴馬轡丞

有人祝十四日生辰云天邊將滿一輪月世上還鍾百歲人說者謂將滿一輪句若是十三日生亦可

聞見隨筆

卷十八 談苑

三

山川文

用不如寇萊公七月十四日生詩云何時生上相明日是中元卻切不移恰是七月十四日生余攷周益公亦是七月十四日生於丙午年故人壽以詩云年與潞公同丙午日鄰萊國占中元此詩尤更精切

宋王丞相之夫人鄭氏生平篤信佛教奉之甚謹臨終囑其夫曰我死願得落髮爲尼及死公照所囑奏乞賜法名殮以紫袍又王荆公之子名滂者少得心疾每逐其妻於外荆公不得已備禮嫁之好

事者戲爲之作對云王太祝生前嫁婦鄭夫人死後出家又侯叔獻爲工部郎中其妻悍潑非常侯死遺兒女數人不堪其酷同官爲之不忍奏聞於上有詔斷離好事者又對云侯工部死後休妻叔孫豹適齊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生子曰堅牛朱温掠地宋毫與逆旅婦人野合而生友珪其後二人皆爲二子而殺身破家二事卻相類余閱世情似此者多不能遇一時之慾適足貽千載之笑朱三大盜固不足責而謂叔孫穆子亦爲聞見隨筆

卷十八 談苑

四 川。文

唐宣宗封鄭光妾爲夫人光辭表云白屋同愁已失鳳鳴之侶朱門自樂難容烏合之人

古語云力能勝貧謹能勝禍蓋謂力能勤則不窮凡事謹其身則免禍

滕元發少年曾偷寺犬爲食被僧知覺僧令能作文免議中有云餅餌引來猶掉續貂之尾索陶牽去難回顧兔之頭

做生活有三出處祖塋云文章雖自出機杼何能共

人同生活人問江霏兄弟羣從王長史曰諸江皆復足自活梁武帝謂臨川王宏曰汝生活大可方今人言作詩亦云冷淡生活

蜀人彭乘無學問而驟仕館職所草詔詞鄙俚不通咸非笑之臨卒訓其子母學爲文又崔散詩爲中書舍人謝皇后由貴妃册后令崔草詔而崔文思淺澁竟未撰成因感疾病而終臨卒手書一緝戒其子無爲文學取所爲稿盡焚之二人如同一轍范宗翰責之曰王氏之琪珪玳瑁器盡璠璣韓氏之絲絳纁維才皆經緯非蔭而得由學而成二事絕相類今人教子惟恐其不學不能文二人乃以屬文爲戒殊令人噴飯

聞見隨筆

卷十八 談苑

五 川。上

唐杜暹家藏書最多自題其書卷云清俸買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道驚及借人皆不孝驚爲不孝可也借爲不孝過矣然余家藏書最多往往被人借去遺失甚夥頗戒於懷因讀唐子西失茶具說乃能釋然於心其說曰吾家失茶具戒婦勿求婦曰何也吾曰彼竊者必好之既好之則思得之懼

吾之不與也則竊之是斯人得其所好也得其所好則寶之懼其泄而深藏之懼其壞而保護之則是物得其所託也人得其所好物得其所託吾復何求哉

蕭注宇岩夫善知人熙甯中奏對罷上問今朝中臣僚孰貴對曰文彥博問其次曰韓琦又問王安石如何對曰牛形人任重而道遠

又一說上問文彥博跋履韓琦嘶聲何得爲貴對曰若不跋履不嘶聲陛下亦不得而臣之上復問朕

聞見隨筆

卷十八 談苑

六

川上

何如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非臣所得而言又問卿何如對曰陛下以爲貴則貴以爲賤則賤又問韓絳王安石馮京三人對曰安石牛耳虎頭視物如射意行直前敢當天下大事然不如絳得和氣多惟和氣能養萬物京得五行之秀遠若可愛近之若廉隅

神慮淡則血氣和嗜慾勝則疾疹作唐處士張臯云是爲養身之要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范忠宣公云是爲修身之要四語可銘於座右

人少則髮黑老則白久則黃人少則膚白老則膚黑久則黯點若有垢故曰黃者見王充論衡今韻畧於考字下亦注老人面色若有垢然者垢同音

崔公孺爲韓魏公內弟持論正大公喜與談偶及差除崔曰豺狼虎豹虺蛇天乃屏置於山林深僻之地者恐其爲人害也今監司郡守一失其選掄置在要路其爲民害得不甚於豺狼虎豹虺蛇乎公默然久之今廟堂操選人之權者當以公孺之論爲鑑

聞見隨筆

卷十八 談苑

七

川上

天下事無往不復唐路岩爲相密奏有罪官賜死時務令取結喉三寸以進驗眞僞後岩賜死自罹其酷行刑之處乃楊收死所蓋收爲岩致死者又盧多遜被趙普害業已貶朱岩矣李符復言於趙韓王曰朱岩雖在海外而水土不惡貶者多生全不若春州在地內而又近至者必死曷言於上請改追前命雖外示以寬貸而內實置之死地也趙從之盧果死貶所後月餘符坐事貶宣州上怒未已欲令再貶嶺外趙具述前事上卽以符貶春州

到郡月餘符亦死天道好還其速如是史傳載似此類不一而足姑舉二事以爲世戒

養生者先須慮禍全身保性有此生然後養之勿徒養其無生也單豹養於內而喪外張毅養於外而喪內前賢所戒也稽康著養生論而以傲物受刑石崇服長生餌而以貪溺取禍可不戒哉

金樓子云不鑒於鏡而鑒於人鑒鏡則只能辨形鑒人則懸知善惡是鑒人勝於鑒鏡矣

丁謂罪惡天下皆知天聖五年祀南郊丁有復用之

聞見隨筆

卷十八 談苑

八

州八

機御史中丞陳瑛上疏曰亂常肆逆將而必誅左道懷奸殺而無赦故周庭負辰難私管蔡弟兄漢紀不綱遂致莽丕篡竊安危之慮其可忽乎雷州司戶參軍丁謂頃自書生登科第因緣險佞據竊公台賄賂包苴盈於私室威權請謁行彼公朝先帝上仙首膺願命聖君續緒弗罄公忠乃陰蓄其姦謀將玩窺於神器引巫師之妖術因魘魅於宮幃易神寢之龍岡冀消除於王氣賴祖宗垂祐社稷降靈遂顯露其凶邪已申明於法典漢臣獲罪

合行盤水之誅君集就烹豈願凌烟之像國家終恢全度特沛深仁只行奪爵之文稍示投荒之責歲月未幾罪惡益彰中外於茲痛憾猶積今展柴禋之禮特推渙汗之恩凡爲得罪之人悉有滌瑕之望必慮丁謂潛輸琛貨私結要權尙假息於遐荒冀量移於善地李德裕止因朋黨不獲生還盧多遜曲事王藩終貶死所伏請不赦上從之余按當時彈參雖多惟此一疏歷數其罪深切著明不容少貸丁後再貶朱岩

聞見隨筆

卷十八 談苑

九

州八

方蛟峰格言八句人鮮知者富莫富於蓄道德貴莫貴於爲聖賢貧莫貧於未聞道賤莫賤於不知恥貧不安分謂之窮仕能行道謂之達得志一時謂之天流芳百世謂之壽東坡一日謂劉景文曰吾讀山高乘馬書見齊桓公一則仲父二則仲父將以何爲對景文隨卽應之曰可對千不如人萬不如人坡爲絕倒保養乎身勿以壽夭委之天勤儉乎家勿以有無付之命強勉乎政勿以否泰歸之時忠愛乎君勿以

昏明託諸上此所謂先盡人事後言天道先盡其在已者在人者初不計也守身養心之法莫善於此

諸書載秦始皇遣徐福入海求一寸之桑葚海有扶桑樹長千丈兩根同生更相依倚是名扶桑仙人食其葚而體作金光飛騰元宮余按扶桑即今海中扶桑島在日本國界內由燕台乘輪船不過三晝夜餘即可到上年余在燕台曾訪問一馮通司者伊曾到二次並未見有桑椹伊又云古人言日出扶桑係摹擬之詞今在扶桑觀日出處不知相隔幾千里矣

聞見隨筆

卷十八 藏

十

五代時王祚與其子溥相周祖及世宗至本朝其子又爲相其父亦爲觀察使祚待溥甚嚴不以其子貴少假借每賓客至溥必侍立左右賓客多不自安祚處富貴日久奉養極其奢侈所不足者壽耳一日聞洛陽來有瞽者善推卜令呼來算瞽者密問老兵何人呼我曰王相公父也貴極富溢所不知者壽也今以告汝子出當以命錢厚酬我既入

見祚令卜卦又令推命瞽大驚曰此命大富貴固不待言何壽又如此之大祚喜問曰能至七十否曰更向上又問能至八十九否曰更向上祚復問還能至百歲乎瞽乃嘆息曰此命至少亦須有一百三四十歲祚大喜曰其間莫有疾病否曰並無固問之瞽復細算曰祇是近百二十歲時春夏間微有肚瀉旋即安愈祚喜回顧其子若孫曰汝曹謹紀之到是年切莫教我喫冷湯水恐其患肚李德裕與段成式書自到崖州且幸頑健居民多養聞見隨筆

卷十八

藏

十一

雞往往飛入官舍今且作呪雞翁耳老杜詩云戶鄉餘土室難謝癩雞翁呪粥所用不同當攷之德興官廨有石刻格言云仕宦之身天涯海畔行商之身南州北縣不如田舍長相見面門無官府身即強健麻麥遍地猪羊滿圈不知金貴惟聞粟賤夏新絹衣秋新米飯安眠穩睡直千直萬又云我田我地我桑我梓只知百里不知千里我饑有糧我渴有水百里宰官得人生死孤兒寡婦一張白緡入著縣門冤者有理上官不嗔民即歡欣上官

不富民免苦辛生我父母養我明府苗稼萋萋曷  
東曷西父母之鄉天子馬蹄余按此語淺近而切  
實可與孟蜀州縣官箴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相爲  
發明但人鮮知者今錄其全文以便衙署書之以  
爲誠鑑

杜審琦爲昭憲皇太后之兄官建甯節度使一日請  
入覲視太宗太宗皆甥也太后親設內宴於福甯  
宮太祖太宗以渭陽之重爲之侍宴席及上壽又  
爲之捧觴會樂伶有金著者粗能文致詞於簾陛  
聞見隨筆 卷十八 談苑 五 川川

王昭素學問高古行誼篤實爲人所欽仰太宗召至  
便殿溫語顧問年已七十顏如握丹目若盪漆賜  
坐命講飛龍在天稱旨足容啟沃留禁中備顧問  
者累月上常問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如愛  
民養身莫如寡慾此外無他上喜命書於御屏以  
爲銘年八十九歲而卒

梁丞相適初任刑詳官一日隨判院進劄子案中有

名次公者仁宗忽問曰因何名次公判院不能對  
梁代對曰臣聞漢蓋寬饒黃霸皆字次公想必以  
霸等字爲名也上遽問曰卿是何人對曰臣秘書  
丞審刑詳議官梁適是也又問卿是何處梁對曰  
先臣祖顥先臣父固俱中甲科臣不肖於張唐卿  
榜及第上曰怪得面貌酷肖梁固他日又進劄子  
奏訖抱笏伏階奏曰臣向蒙金口諭臣貌似先臣  
伏念先臣祖與父皆事太宗眞宗兩朝在祥符以  
前陛下何由得知上曰天章閣有名臣頭子像朕  
聞見隨筆 卷十八 談苑 五 川川

視之熟矣適因拜謝下殿涕泣如注上喜甚未幾  
除中書又除翰林學士不十年位至台閣

沙門島爲宋時流罪人之所舊有定額過額則取一  
人投諸海馬處厚守登州奏朝廷旣貸其生而投  
諸海恐非朝廷好生本意今後額滿乞取年深者  
移登州免投海中神宗然之詔著爲定制未幾馬  
坐堂上忽因倦如夢見一人從空而下左右各挾  
一男一女至馬前曰我自東嶽來奉天帝命馬跌  
本無兒女以移沙門島罪人事上帝特命賜汝男

女各一人遂將二童付馬手乘雲而去馬一驚而醒後果生男女各一人

莊子逸篇蒲衣八歲而舜師之戰國策項橐七歲爲孔子師古聖無常師擇善爲師而蒲衣項橐世少傳述列女傳載畢子生五歲而贊禹言幼悟者三子其最著乎桓譚新論云殷之伊尹周之太公秦之百里奚皆年七十餘而爲王霸師是學行之成於晚者乃知生而穎異者世不常有或遭坎壈而失諸盛年人安得以晚學而遽自棄也哉

閩見隨筆

卷十八 談苑

古

川川

唐崔協美豐姿而少文字人呼爲無字碑五代趙光隆風神秀異而全無學問人呼爲玉界尺二子雖見黜於士人其得名有玉石之別蓋有幸不幸也宋王沂公父雖不問學而酷好儒士每遇故緝必擬拾滌以香水而焚埋之嘗發願曰我願子孫以文學顯一夕夢先聖撫其背曰汝敬吾教何其勤耶憾汝已老無可成就當遣會參來汝家晚年果得一子卽以會字名之乃沂公也後由狀元拜相封沂公

陸賈新語云長於變者不可窮以詐通於道者不可驚以怪審於辭者不可惑以言達於義者不可計以利是以君子廣思而博聽進退循法度動作合禮儀聞見欲眾而採擇欲謹學問欲博而行已欲

啟

董思白督學湖廣時往往以題爲戲有某府考試之前一日懸牌於轅門云明日不考文諸生以爲來日必係詩賦策論也旣入場點名畢分坐靜候未見發題有高聲命請題者董曰昨日已出題懸示

閩見隨筆

卷十八 談苑

五

川川

轅門外何不速作文眾始知爲中庸題也又按臨一府一棚四縣出題牌示云一至一二至二三句三聖人四句四孔子每縣各做一道照縣綱挨次做題卽隱其中令各生自悟後乃知爲一朝而獲十禽至終日而不獲一二者皆法堯舜而已至道二聞君行聖人之政三句陽貨欲見孔子四句都御史韓公雍與夏公墳共飲各出酒令欲於一字內有大人有小人復以諺語二句足成之韓公曰傘字有五人下列眾小入上侍一大人所謂有福

之人人服事無福之人服事人夏公曰爽字有五  
人旁立眾小人中藏一大人所謂人前莫說人長  
短始信人中更有人余亦效其體而作一令律字  
有五人兩箇小人扶大人旁邊侍立有二人所謂  
今人不用古人計一輩新人趕舊人可發一笑

尤展成魁星讚云豈敢乎筆論文章胡取乎斗盛餽  
糧胡取乎金通津梁有筆無斗則伯夷餓於首陽  
有筆無金則子輿困於臧倉公曰兼之然奚爲魁  
而不元也是豈筆之不良歟抑斗之不石金之不

問見隨筆

卷十八 談苑

六

川八

黃噫嘻今之魁星蓋有之矣若古之魁星但見天  
漢之光芒又張天民以尤贊未盡其長爲足之云  
胡爲乎筆抄文章胡爲乎斗糶廩糧胡爲乎金通  
科場一足反踢豈將屈膝乞憐冀得短中取長一  
足踞齋之脊梁抑將渡江涉海俟候要津之道旁  
合觀二讚張覺較尤更爲爽快

又休甯汪克寬博學多才究心性理死之日有程敏  
政贊其像云此考亭嫡派門生第四人也此龍興  
史局布衣第一人也六經皆有說而春秋獨感平

生皆可師而出處尤正其道足以覺人其功足以  
衛聖遺像凜然百世起敬文亦簡古可愛

高宗欲立武氏爲皇后諸臣不可上問李勣勣曰此  
陛下家事何必問外人一言而定又元宗欲廢太  
子諸臣不可上問李林甫亦對以此乃陛下家事  
不必問外人嗚呼奸臣談吐何其前後如一轍哉  
莠言自口莠言穢言也君子在官言官在朝言朝狎  
侮之態不及於小人諛混之辭不加於如妾自世  
尙通方人安嫫慢宋玉登牆之見瀆于滅燭之歡

問見隨筆

卷十八 談苑

七

川八

遂乃告之君王傳之文字忘其穢論敘爲美談以  
至執女手之言發自臨喪之際原壤 齧妃唇之詠  
宣於侍宴之餘節舍人 於是搖頭而舞八風祝欽  
明連背而歌萬歲聞知敏 去人倫無君子而國命  
民心隨之矣

龐涓孫臏同學兵法蘇秦張儀同學縱橫李斯韓非  
同學刑名始爲朋終爲仇故曰小人同而不和比  
而不周

蘇秦曰蘭以芳自燒膏以明自燭翠以羽殃身蚌以



珠致破秦能爲此言而不能保其身

淮南子詮言訓曰禹決江河因水也后稷播種樹穀

因地也湯武平暴亂因時也

譚子化書云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嘗貧

儉者心嘗富李元衡曰貪饕以招辱不若儉而守

廉于請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侵牟以聚仇不若

儉而養福放肆以逐欲不若儉而安性

象山先生曰古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分嚴後世

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畧

聞見隨筆

卷十八 談苑

七

川

唐柳氏家法居官不奏祥瑞不度僧道不貸贓吏此

今日士大夫居官者之法也宋包笑肅戒子孫有

犯贓者生不得歸本家死不得葬祖塋此今日士

大夫教子孫之法也余謂人能本此意以訓子弟

則家斷無不齊矣

俗語皆有所本如利市出易經利市三倍難爲人出

表記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爲人生活出孟子服事

出周禮又見論語分付出漢原涉傳分付諸客交

代出蓋寬饒傳歲盡交代區處出黃霸傳且爲區

處多謝出趙廣漢傳爲我多謝什物出後漢宣秉

傳賜布帛帷帳什物曉示出童恢傳吏有違犯禁

法者轍隨方曉示告示出荀子仁者好告示人布

施出周語布施優裕比較出齊語合羣寥比較民

之有道者東道主出左傳長進出和嶠傳太子近

入朝差長進手下出江表傳先君手下兵數千人

本分出荀子見端不如見本分措大出東漢世家

人謂夏侯孜之僕曰爾事一窮措大有何長益又

見寒山子詩及唐宣宗記謂裴休真措大致意出

聞見隨筆

卷十八 談苑

九

川

晉簡文紀致意尊公收拾出光武紀不能收拾主

人公出史記范睢傳小家子出漢霍光傳不中用

出史記外戚世家王尊傳我輩人出晉石苞傳卿

我輩中人若干出禮記某甲出若干物留連出後

漢劉陶傳留連至今物色出淮南子又出月令有

瓜葛出蔡雖獨斷與先后有瓜葛者又出魏明帝

種瓜篇與君新爲婚瓜葛相結連新鮮出太元誇

張出列子天瑞篇誇張於世

善惡報應之說自古聖人嘗言之矣禹言惠迪吉從

逆凶惟影響湯言天道福善禍淫伊尹言惟上帝  
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孔子言積  
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卽與道  
家所謂天神察其善惡釋氏所謂地獄果報同一  
意也豈真有上帝司其禍福哉蓋善與不善一氣  
相感如水之就下火之就烟有不期然而然者  
作文潤筆人謂起於蔡雖而不知非也緣雖長於碑  
頌人奉金帛請爲文前後所得鉅萬然其中亦有  
可笑者如袁滿來年十五歲胡根年七歲亦爲之

聞見隨筆

卷十八 談苑

二十

川州

碑文自非利其潤筆必不爲此當時以其名重隱  
而不言宜其不見重於後世也余攷漢書陳皇后  
失寵別在長門宮聞司馬相如工爲文奉黃金百  
萬爲文君酒相如因爲文以悟帝帝悔悟陳后復  
得寵幸是西漢時已有潤筆之資也  
凡人飲酒肝氣微則面青心氣微則面赤又脈勇之  
人怒則面青骨勇之人怒則面白血勇之人怒則  
面赤

人聚於鄉而治聚於城而亂聚於鄉則土地闢而田

野治欲民之無恆心不可得也聚於城則徭役繁  
而訟獄多欲民之有恆心亦不可得也

古人命名原不因姓而今人則不然如陳王道張四  
維安百姓馬負圖呂調陽簡御煩之類互相爭取  
余考前代唐有黃幡綽雲朝霞五代史有靖邊庭  
鏡新磨遼史有羅衣輕等名然皆係伶人之名姓  
與名通爲一義所以取之爲諱也何以今世士大  
夫家命名亦效之

聞見隨筆

卷十八 談苑

三

一六一

絮齋取樓名曰是亦謂直不高大耳是亦樓也以至  
山石花木飲食衣服隸役貨財亦莫不然至於宦  
情亦然

紅杏山房聞見隨筆卷十九

戎州盧秉鈞纂述

術數隨筆

術數之學有驗有不驗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於大辰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  
 用瓊筮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明年夏五宋衛  
 陳鄭皆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之  
 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竈焉知天道復不與鄭亦  
 不復火又二十四年五月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  
 聞見隨筆 卷十九 術數 一

趙南仲兄弟平李全日參議官名全子才有蔣山僧  
 見全而賀曰逆黨李全遇公必受誅擒矣問其故  
 則曰公之姓賊名也公之名賊姓也而少一人合  
 姓名而觀是倒懸李全而無左臂也以是知其必  
 誅後其說果驗僧亦通慧者哉  
 相國寺有日者善卜一卦萬錢鄭燕公邀鄭紳往  
 如其數叩之日者曰此命大貴與蔡大師相類究

其詳日者不言行數步公願紳公汝試令看紳曰

我有萬錢即到旗亭痛飲決不與此輩公曰吾代

汝償強之往復叩紳命日者曰吾每日只推一命

要得可預定來日見訪二人遂於次日訪之日者

默然良久曰怪怪這五行又與孟大師相類二人

頗不信而去但意氣方盛得日者之言益喜欲再

付十千今復推二人命日者覆看云二命皆大貴

先看者將來與蔡大師同官後看者卻先發大抵

相去不甚遠公問何時當貴日者曰大雪紛紛下

聞見隨筆 卷十九 術數 二

時即來相謝公自負日者云我貴今我已登上

舍若再得甲科貴亦不難謂汝先貴恐無此理紳

徐答曰我亦稍有機會但不欲言耳公力詰之乃

曰紳自喪偶後只有一息女方七歲無人撫養抱

與中貴人爲養女今已數年近聞送進大內性極

聰敏頗得寵遇恐異日因此進身亦未可期切勿

語外人云公聞之半疑半喜與紳暢飲欲驗日者

之言迨後與紳同行忽遇下雪公笑曰汝當貴時

到矣紳曰今得一杯暖寒足矣安望貴耶因流連

踰日忽有快行到學探問鄭紳門斗不知寓所及歸告公公亦不知何事語未竟而快行復至曰慈德宮鄭押班尋伊父莫知其寓聞嘗與學士同遊公曰少頃卽至但貧甚更寬三兩日待吾贖恤爲之辦衣服方可去公卽以銀器數件與快行爲酒資令其轉答快行大喜悉以其事語達押班及紳人見其言平日居貧賴公贖恤誼過手足押班亦銘感不已鄭紳自此居第廣日與公往來情好愈篤及徽廟登極太后以押班賜上封爲賢淑

聞見隨筆

卷十九 編數

三

川

如未幾册爲貴妃恩寵日盛六宮無出其右者政和元年册立爲皇后封紳爲樂平郡王公初擢第任眞定教官旋升太學博士徽宗及位遷大宗正自禮部郎召試中書舍人未幾除樞密院政和三年知平章事六年拜少保兼門下侍郎又兼太宰皆后之力也大拜時適與蔡儋州同相日者之言何其異哉

紹興初日者韓操與曹谷皆以善相稱湯丞相進之史丞相二公微時曾往叩之許以必貴後調官中

都復同往相正值韓修屋無延坐處家人給二公曰出去韓聞其聲急呼曰二相公來何不留坐後二公果貴皆如其言 又劉樞密琪呂檢討仲發同往訪之時二公皆任京秩韓曰二公當改職又指劉後當爲樞密使呂後當爲卿監二人亦皆如其言又陳鵠言有里人林僉判者值省試大病肩輿往叩韓操韓許以場前病當自愈然必第林果登第韓係替者雖與曹谷齊名而曹實遜之昔有士人省試問曹得失曹不許云須至免舉後方可

聞見隨筆

卷十九 滿數

四

川

登第後至免舉時復往叩之曹又不許士人曰君向許我免舉登第何前後相反耶曹曰若果是曹谷相許但以前日之言爲據今科必第緣是時命運通達所言無不中目今時運已去故所言亦差後士人果登第然則日者之術驗與否亦關乎時運不專在術之精與不精也

王欽若微時張齊賢以書薦於錢希白時錢以才名獨步館閣適延一術士以問休咎門者不容王通謁王遂厲聲詬罵人術者遙聞之謂錢曰不知是

何人若聲與形相稱今坐中無此貴者竊延之使我獲見希白召之入王公神貌踈瘦復贅疣於頸舉止山野錢蔑視之獨術者悚然起敬諦視既久術者乃喟然興嘆曰人中之貴有此十全者錢戲之曰都堂便有此等宰相乎術者正色曰宰相何時而無此君不作則已若作則天下富盛而君臣相得同心至死有餘慶而無弔不完者惜其無于耳錢復相戲曰若是他日必當陶鑄吾輩乎術者曰不待他日數年間便貴公無輕視後錢爲翰林聞見隨筆

卷十九 術數

五

川上

而王已大拜  
風鑑一事乃昔人甄識人物拔擢賢才之所急非若市井卜相之流用以賈鬻取資者前代郭林宗裴行儉等以之考器識言臧否陳鶴嘗語富文忠公論云云而文忠公云觀子所言多取豐厚若是屠宰僇師皆貴矣鶴復思之凡相之所先全在人

之神氣與心術更得豐厚則十全相矣  
徽宗在潛邸時密使人持其誕生年月日時俾術人陳彥推算彥一見問誰使汝來再三詰之乃告以

實彥曰覆奏大王彥今已閉鋪六十日內可望大富貴後以從龍得官升至節鉞

又者舊續聞所載相國寺陳彥明數學談福命如神端邸令人持生命密問之彥乃屏人告以大貴之兆且云事應在兩月之內至期果驗初欲官以京秩繼補西班牙累官至節鉞又鐵圍山叢談亦載此事稍有不同彥云不出一年大貴次年果登極余攷宋職官志陳彥浙人仕至節度使

明時順天有蕭鳴鳳者精於星學推算人命休咎如聞見隨筆

卷十九 術數

六

川上

神會官郡守以不職罷官歸舟次遇比部張公名驄即賜名孚敬者素聞其精於命術即以己命叩之蕭布算良久默不發言張固問之乃曰祿命書從此可焚矣張曰何故願聞其詳蕭曰僕閱人多矣無不中者獨於僕與君而失之張曰何也蕭曰僕自推祿位出仕應至方伯而今只於二千石即被罷職觀君之命現今三年中便當入相而君猶是郎署豈吾術有未至而命書抑有不可憑耶遂別去張入京以議大禮中上意不出三年遂大拜

既貴憶鳴鳳之言卽起用之十餘年間果升至方伯而卒

光山王相爲御史正直清廉因事謫判高郵有知人鑑時張羅峰文忠公以落第歸候除王一見奇之謂張曰子有異表他日富貴所就甚大奚止科甲而已哉因厚贈之後羅峰旣貴顯而王已沒遂上疏曰王相以忠鯁被誣宜優卹之以慰幽魂詔從之追贈光祿寺少卿

岳武穆微時長安有一相者名曰舒翁言人禍福百聞見隨筆

卷十九 術數

七

川人

不失一時岳故貧甚往叩請相翁視良久曰子異日必當大貴總戎伍掌重兵惜其死於非命岳曰何也翁曰第識之子豬精也豬大必受屠戮子貴顯後則睥睨者眾矣所以不免誅戮岳於靖炎間由偏裨起爲大將位至公孤竟爲奸相秦檜等讒邪所害受冤而死舒翁之術亦神已哉

明朱允升精六壬之學偶至友人家中見案上有四盒未啟友人戲謂朱曰能射覆乎中則並盒奉之朱曰請更添置一盒遂書射語於中合而封之告

友人曰少待一時則啟視未幾適有來借馬友人命僕在後山牽驢應之朱令五盒並啟前四盒皆貯魚射語云一味魚兩味魚其餘都是魚前門來借馬後山去牽驢賓主爲之絕倒

又朱允升有一子名同當其初生時人往賀之朱告人曰此兒將來必遭女禍十來歲時朱於所居後山創造草屋百十間葺蓋完好其鄉人怪而問之朱曰異日必有車駕到此當休兵於其中丁酉秋明太祖兵下徽州果休息於此間臨行太祖欲賞

聞見隨筆

卷十九 術數

八

川人

其築室功朱跪請曰臣有子一人名朱同願異日得保全其首領足矣不望他賞後朱同官禮部侍郎善吟詩忽御溝中有女屍流出身邊帶有詩數首上疑同所爲作以挑之將賜死因念允升先年之請使同自縊以保全其身體云

齊易巖精於易數術尤奇驗明太祖起兵時召問之對曰不嗜殺人者乃能安定天下上曰經生常談遂去之及卽位或又有以易巖薦者復召詣京師巖乃逃避於大姓汪氏家汪不敢留巖曰無害歲

久當泰乃爲汪氏教其少子學舉子業絕口不談數術一日與其徒遊山中指一處曰此子發迹之地也但不知誰爲地主宜謹記之是時其徒年十二三亦不以爲意及易岩死後數年汪亦死其徒卜葬其父竟得此山葬後偶檢少年所讀書中夾有一緋條上書云某年月日汪生某葬其父於某郡某都某圖某山子孫絲遠且貴云其徒始悟昔日所言並嘆服其師術數之精至今徽州汪氏果盛

開見隨筆

卷十九

術數

九

川

休寧有貿易在江右者逆旅中有一道人詢鄉貫畢忽曰君處有卜筮汪龍者乃吾弟子也吾有下半部秘書尙未傳授於伊今老矣煩君歸家時代爲郵付之又曰吾試爲君卜某日當起程歸某日當抵家門到家之次日當有事故入城行至東門外望橋上有瞽者卽吾徒汪龍也君當呼問之以書與之其時吾徒爲人占卜袖中有銀五錢可以贈君請代書之勞君得銀卽反身回家切不可入城入城當防口舌官非其人唯唯及歸家果符道人

所占時日次日果有事入城行至東門上橋時果有瞽者來詢之乃汪龍也因卽以所寄書授之龍感謝隨取其袖中銀五錢以酬勞其人領謝遂忘入城之戒至市中適有挑柴者摩肩過柴枝掛破其衣其人大怒批負薪者頰數四責令賠償負薪者叩求不允街道爲之擁擠適縣官過呼問之得其情官曰貧民無心掛破衣服旣打矣而又令賠衣是人太無良也與之杖十五不許賠衣令負薪者自去其人方憶道人言悔無及矣

開見隨筆

卷十九

術數

十

川

翰林編修程濟博學多奇術洪武末以明經官四川岳池教諭建文初上書言某月日當有北兵起宜先爲預防朝廷議非所宜言繫至京將殺之濟仰天嘆曰陛下幸寬臣屆期無驗殺未晚上命下獄未幾靖難兵果起赦濟爲翰林編修充軍師護諸軍北征與燕王戰於徐州大捷諸將樹碑敘戰功並及統軍名濟是夜親往祭碑人莫測其故及燕王過徐州見碑大怒立命碎之左右正碎時又命曰止止爲我將碑文姓名錄來其後按碑名族誅

無得脫者濟名恰在錘碎中得免始悟昔之祭蓋禳之耳淮上諸軍以濟書生不用其策調遣多艱帝召濟還燕兵遂拔兩淮長驅犯闕帝急召濟入大內問計濟曰天數已定惟出亡可免耳帝從之立召僧祝髮如高皇遺篋計濟袖中出黃冠易之掖帝出宮濟安之若命不避艱難每遇險輒以術脫帝不自知濟亦不使帝知也濟常病帝親爲煮藥含過坐榻前刻不離濟曰帝在臣何敢死帝始安其相依若此有所往必令濟占吉凶聽濟言而

見隨筆

卷十九

術數

十一

術數

後行前後數十年朝夕不離雖流離困苦倉皇行乞時未嘗稍廢君臣禮正統間帝東歸濟從行至金陵父老猶有識之者曰程編修尙在也咸驚異之旣而之北平鞠實迎帝入大內濟北向稽首曰今日方終臣子職矣還溷焚其菴散其徒紀歷年始末名從亡隨筆付了空藏之石室遂遁去不知所終人謂濟之術精而不知其忠更精也

汪龍在徽州郡守聞其名召之下臨去至儀門守又召之反問曰今科解元出何地汪曰祁門人謂其

騎於門也旣去行至儀門守又召之問以來科解元爲誰汪曰仍是祁門守以爲妄已而果然嘉靖甲午科解元鄭維城丁酉科解元王諷皆祁門人也

汴京有散人褚生者言多不可曉精數術事後輒奇中流賊之亂散人別親朋將自沉於河眾爲救起曰明年今月今日此人盡如我人以爲狂妄不信亦不之禁隨卽赴水死明年賊破汴京果然河南節度使李守正叛時周高祖爲樞密使討之有

聞見隨筆

卷十九

術數

十三

術數

麻衣道者善相人謂趙普曰今城中有三天子氣李守正何能久據此城耶未幾城破被擒先是守正子婦乃符彥卿女也相者謂貴不可言守正曰有婦如此吾可知矣叛意乃決城破舉家自焚符氏獨坐堂上不動兵入叱之曰吾父與郃公有舊汝輩不得以無禮妄加或白公公遂命柴世宗納之後爲皇后三天子者周高祖柴世宗太祖當時三人同在軍中麻衣道者之術亦何神哉郃璞嘗過顏合家欲爲之筮舍曰年在天位在人修



已而天不與善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筮龜文中子謂北山黃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針藥汾陽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說卦左傳筮短龜長其說信而有徵雲溪友議載宰相李回未第時常詣洛陽橋術士一善筮一善龜乃先詣筮者曰吾欲更名赴舉何如筮者曰甚善不改終不成也又詣龜者鄒生問之鄒曰勿改此名已遠布矣但成名二十年後終當改名今不可改將行又戒之曰郎君今必策榮名後當重任接引後聞見隨筆

聞見隨筆

卷十九 術數

三

川文

唐僧一行善於法術鉤深藏往人不能測幼年貧甚衣食皆鄰姥濟之前後累錢數十萬開元中一行遇上知言無不聽適王鄰姥之子犯殺人罪當抵死姥求一行救對曰姥要金帛當十倍贖也明君執法難以爲請姥大罵曰何用識此僧一行從而謝之不顧而去一行思索良久因計渾天寺中工役數百人乃命空其室徙大瓮於中又密令親信奴二人授以布囊曰某坊某牆角廢園中汝潛仗於內從午至昏當有物來其數七可盡擒之失一則杖汝奴如言而往至暮果有羣豕來奴悉獲而歸一行大喜令置瓮中覆以木蓋封以六一泥朱題梵字數斗於土其徒莫測詰朝中使召一行至便殿元宗問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見是何故也師有以禳之乎一行奏曰後魏失熒惑至今帝車不見古所無者天將大警於陛下也匹夫匹婦不得其所則霜隕赤旱盛德所感乃能退舍感之切者其在葬枯出囚乎釋囚以曠心壞一切善以慈心降一切魔如臣曲見莫若大赦天下上從之是

聞見隨筆

卷十九 術數

四

川文

夕太史奏北斗一星見凡七日而復此事近怪唐  
小說載之而酉陽雜俎段氏云實有其事

賈耽守滑州值境內大旱禾稼盡損賈召大將二人

謂之曰今歲旱煩君二人救三軍百姓皆言苟利

軍民死不足辭賈笑曰君可辱為健步明日當有

兩騎衣慘緋所乘馬蕃步鬣長經市出城君等跟

蹤追之識其滅處則吾事濟矣二將裹糧俟之一

如賈言自市至野凡經二百餘里至一大塚而滅

二將累石記馮經宿而反賈大喜命軍卒數百人

聞見隨筆

卷十九 術數

立

具畚鍤與二將偕往其處因發其塚得陳粟數十

萬斛以食軍民人竟莫測其何術

紅杏山房聞見隨筆目錄

卷之二十

寶玩隨筆 服飾金銀附

計五十則

卷之二十一

怪異隨筆

計三十則

卷之二十二

鳥獸蟲魚隨筆

聞見隨筆

卷二十 目錄

計四十二則

卷之二十三

草木花果隨筆

計四十五則

卷之二十四

外域隨筆

計四十則

紅杏山房聞見隨筆卷二十

戎州盧秉鈞纂述

寶玩隨筆

服飾附

南唐後主留心筆札所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龍尾石硯三物為天下之冠龍尾石出歙州大溪中錢仙芝知歙州此石遂與端溪同貴李超易水人唐末亡至歙州與子廷珪見其地多古松因留居以墨名於世其弟廷寬與子承宴承安等皆以墨名家

聞見隨筆

卷二十 寶玩

四〇八

毘陵有士大夫仕成都九日遊藥市見一銅鼎已破缺旁一人極贊美勸買之既買得叩問所用曰此名聚香鼎歸以數爐炷香環此鼎則眾香皆聚於中試之果然惜當時未問旁人不知為何代物珠生合浦其地名斷望池在海中孤島下去岸數十里池深不到十丈蟹人沒水得蚌剖而得珠取蚌以長繩繫竹籃攜以入水既拾蚌於籃則振繩令舟人汲取之沒者急浮出就舟設不幸遇惡魚則一縷血痕浮水面舟人慟哭知其已葬魚腹也亦

有遇惡魚而急浮出水面止傷股斷臂者海中惡

魚莫如刺沙謂之魚虎蟹人所最懼者據蟹人云

海中珠池若城郭然其中光怪不可向邇常有怪

物呵護保持池中間之蚌有自古不可得者所得

者係蚌溢生於城郭之外故易採耳又有所謂珠

熟年者蓋蚌溢生之多也然不常熟遇珠熟年蟹

人不善為價盡為奸商以酒肉易去一入其手便

分等第銖兩賣之城市又經數易而乃得至京都

則其價遞相百倍矣

聞見隨筆

卷二十 寶玩

二

四〇九

大德間回國富商以紅刺一塊重一兩三錢貢朝廷估銀直十四萬兩上用嵌於帽頂之上累朝於元旦及大朝會則服之其光燭天即今之碧琺瑯耶

玉之精為白虎金之精為車渠楓脂千歲為琥珀松

脂千歲為茯苓銅精為奴錫精為婢見金樓子

宣州諸葛氏素工筆自右軍以來世其業其筆制散

卓也吾見尚方所藏右軍筆陣圖自畫捉筆手於

圖亦散卓也又見米元章寶愛諸葛筆亦散卓也

迨至政和後諸葛氏名始衰吾聞唐季時有名士  
向宣帥求諸葛氏筆諸葛知其有書名乃以右軍  
筆二枝與之其人不悅宣帥再索則以十枝去復  
報不入用諸葛氏懼請宣帥出其書札觀之乃曰  
似此等字特用常筆耳前與二枝非右軍不能用  
後十枝亦要次於右軍者方可用若是則諸葛氏  
之筆非但工精藝熟其鑒別亦不凡所以能留傳  
六七百年向使能世守其業如唐季時則諸葛門  
戶至今不滅矣

聞見隨筆

卷二十 寶玩

三

晏元獻守長安日有兄弟分產設訟呈云其家素事  
一玉觸體因而大富今兄弟異居欲分爲數段緣  
此與訟元獻取而觀之自額骨左右皆玉石其瓌  
異非常者可比晏公喟然嘆曰此必得於葉州蒲  
城縣明皇泰陵冢中乎民言其祖果得於此地元  
獻謂僚屬曰唐小說載元宗爲上皇遷西內李輔  
國使刺客夜持鐵槌擊其腦元宗臥未起鐵槌中  
其腦骨作磬聲上皇驚謂刺客曰朕固知命盡於  
汝手然葉法善勸我服玉今我腦骨皆成玉又勸

我服金丹今有丹在骨固自難死汝可破腦取丹  
我乃得死矣刺客如其言乃死孫光憲續通鑑云  
元宗將死自謂上帝命我作孔昇真人爆然有聲  
視之崩矣亦寓微意然則此真元宗之觸體也因  
命人潛瘞於泰陵祀以牲牢云噫肅宗不孝之罪  
大矣

翡翠屑金人氣粉犀此物理之相感者歸田錄載歐  
公家有一玉罌形製精巧甚古得於梅聖俞以爲  
碧玉公守潁州時常以示僚佐有兵馬使鄧保吉

聞見隨筆

卷二十 寶玩

四

者真宗朝老內臣也識曰此翡翠寶器也禁中宜  
春庫有翡翠盞所以識之公後偶以金環磨罌腹  
金屑紛紛而落如硯磨墨然始知翡翠屑金之不  
妄也 又諸藥中惟犀角最難細搗必先剉屑乃  
人眾藥同搗已而眾藥篩盡犀屑猶存因見一醫  
僧元達解犀爲小塊方一寸半許以極薄紙包置  
懷中使近肉粘人熱氣薰蒸之俟薰蒸人氣浹洽  
乘熱投乳鉢中應手如粉因知人氣粉犀之不安  
今醫家鮮有知之者

硯品中端石最重載於譜記者取子各異或謂有眼為佳或謂無眼為貴然石有青脈者必有眼石嫩則多眼石老堅硬則少眼石嫩細潤而易發墨所以貴有眼眼之品類不一有鸚哥鸚鶴了哥雀眼雞翁猫眼菴荳各以形似名之翠綠為上黃赤為下又下崖紫色如猪肝者密理堅緻瀦水發墨呵之即潤亦上品也至理粗色赤枯燥滑不留墨有眼亦不貴

古人謂玉出藍田崑崗本草亦云然今出于滇者為

聞見隨筆

卷二十一 寶玩

五

美玉按于滇國記采玉河源出崑崙山西流千三百里至國界牛頭山分為三支曰白玉河在城東三十里曰綠玉河在城西二十里曰烏玉河在綠玉河西七里源雖一脈玉隨地變而色不同如此每歲五六月大水暴漲玉隨流水而至多寡不等水退時玉人採取之方言曰撈玉

程沙隨寓鄱陽買得米元暉端硯一枚後刻銘云惟端有簇孕石惟夥茲乃下崖舉無有比色奪芝英温堅玉理以貽安中是亦成美末書紹興己未年

元暉親書以貽建昌守瑜安中真希世之物也益以見古人相贈之不苟如此

階州產玉石品第一白者明潔初琢時甚可愛久則受垢而色暗耳又巴州嘉定郡亦產玉名曰巴璞堅而難琢與玉質無異其價數倍於階石而温潤稍遜於玉又敘州宣化縣亦產玉石曰宣化璞谿源出黎雅大渡河其品頗高有胭脂標瓜婁標者琢為器物白若凝脂非精鑿者不能分辨又忠州樂碛亦出玉石舟至岸人多持以求售雖光瑩

聞見隨筆

卷二十一 寶玩

六

可觀但不及敘州嘉定之温潤耳以上四郡皆產玉張世南親見之載入游宦紀聞迄今數百年余生長宣化即今宜賓問之前輩及攷文獻所謂宣化璞亦無有見者亦無有聞者

白鹿洞道士許筠相傳為許旌陽後能符籙攝魔按摩以治人疾恬然無欲不受一錢忽有一人來謁曰吾有至寶在身今垂死欲求一人付之奈舉世皆貪夫不可受欲沈於海心又不忍因出一丸石如碧玉雞卵以贈筠且曰古傳扶桑山有玉雞鳴

則金雞鳴金雞鳴則石雞鳴石雞鳴則天下之雞  
鳴矣此石雞卵也又張騫亦云瑟母出扶桑山流  
落海北岸能喻寶玉屑但以五金砂及寶鑽碎而  
成屑以卵環攬寶屑盡粘其上不假淘沃筠得之  
漫於金沙中浣取試攬金屑如碎麩盡綴於卵取  
而鍊之皆良金也日可取金百銖筠曰吾此生不  
貪爲寶此物喪真去道益遠親瘞於鍾山之中後  
竟無有得之者

隋唐舊制官職所服惟黃紫二色而已貞觀中始令  
閱見隨筆

卷二十 寶玩

七

レ日キ

三品以上服紫四五品服朱六七品服綠八九品  
服青著爲定制

皇祐初詔婦人所服冠高毋得過七寸廣毋得踰一  
尺以角爲之先是宮中尙白角冠人爭效之號內  
樣冠名曰垂肩等肩有長至三尺者登車襜皆側  
首而入梳亦長一尺踰人以爲服妖乃下令禁止  
凡衣服惟漆所污卽以麻油漬衣令透洗去漆痕然  
後用鎔化膠水煎濃湯乘熱洗去麻油頃刻卽盡  
蓋漆性與油性相生油能退漆而膠性又與油性

相著膠能化油故也若白衣爲油所污則用石膏  
煨研爲細末糝汚處用熨斗燒溫火漫漫熨之換  
石膏三兩次則油隨石膏脫去若用膠洗恐白衣  
染爲黃色不可不知

金鋼鑽狀如紫石英生水中盤石上稍大者最難得  
所得者皆細小鐵鎚不能傷火煨不能毀切玉如  
泥以羚羊角叩之卽碎如粉此亦物之相制者

高昌國婦女戴油帽名曰蘇幕遮詩話中常引用之  
其名甚新又出火蠶其綿絮衣一襲只用一兩稍

閱見隨筆

卷二十 寶玩

八

多卽熱不可耐又有白疊子草其實成繭取其細  
絲可以織布名之曰氎布

唐開元中龜茲國遣使入貢獻遊仙枕枕之則十洲  
三島皆入夢中

螺子黛每顆價值千金出蘇門答刺國卽唐時波斯  
大食國也其國又出尋枝瓜瓜極大一枚可供十  
人食又出石榴一枚重六七斤又出臭果長八九  
寸甚臭內有白肉十四五片其味最佳香美異常  
又出蒲桃顆如雞卵大

勾漏山出丹砂服之延年不老又出辟寒犀冬月置犀於室中溫暖如春不知冷凍又有象牙簞抽象牙爲絲織成者

于滇國卽漢張騫所謂河源出此地者出美玉有白玉河綠玉河黑玉河所出玉石有白綠黑三種各隨河之水色而玉色似之亦無別色

國有回回者其地產貓睛石大小隨時俗名爲貓兒眼又產祖母綠石凡生產難下者卽令產母吞之其胎立下男左女右其石自乳嬰手中掣出亦異

開見隨筆

卷二十 寶玩

九

川一八

寶也又產花蕊布以花蕊織成者

占城國出吉貝花抽其緒可織爲統綺服之如綾羅又出千步草佩之香聞千步

明珠出海島意蘭者爲上品番人取海蚌置烈日中晒之俟其口自開然後取珠則其色鮮白光瑩明亮奪目有大如雞子者光照數里至南海珠池之所產皆剖蚌出珠珠亦難得有大者其色暗滯無光不及意蘭遠甚

大海中珊瑚島其下最多珊瑚樹高者八九尺及丈

許不等初在水中色綠而質軟出水便堅硬如玉色亦變有紅白黑三種深淺不一深紅者堅而細緻白黑二色質皆鬆脆不堪雕琢又大浪山東北有暗礁水涸時礁出亦多珊瑚貓睛各寶石

又歐羅巴國波羅尼亞國其地多產琥珀沿海數十里處處皆有因風浪所湧堆積此地此琥珀生於海中不待松脂結成者

又黑人國與伯西兒兩海最多龍涎香緣其地僻人跡罕到其香大塊有重千餘斤者甚至有堆積年

開見隨筆

卷二十 寶玩

十

川一八

久日聚月累望之如島者蓋爲風濤湧泊於岸而使然也蟲魚鳥獸並爭喜食之其香氣甚烈

正德中琉球國遣使進玉脂燈一枚製作精巧點之則明瑩如晝光照滿室上甚寶之每行幸必攜以行後幸香山爲劉瑾竊以自照燈忽放花如人面自畢具瑾乃祝曰我成大事封汝爲光明大元帥花卽凋萎作咤噫聲飛越數尺濺瑾衣袍氣腥如血瑾大怒以金如意立碎之未幾謀逆伏誅

明胡梅林平倭寇時所得鎖子甲一具其家寶愛之

已傳數世矣忽有一大賈攜重金來以貴價購之  
價已議成交易矣其後裔疑而問曰甲爲眞金所  
製乎必實告我不然不賣賈曰爾毋悔乃告爾胡  
曰不悔約以誓言賈人曰甲非金也告爾何傷鎖  
子內皆實以金鋼鑽耳

世傳武都紫泥用以封璽故詔書有紫泥封之名余  
攷武都卽今階州也山水皆赤泥正紫色然泥安  
能作封當是用爲印色耳

宋楚元輔家藏有黑水晶枕一枚中有半開杏花一  
開見隨筆

卷二十 寶玩

十一

州

枝顏色鮮艷花萼含芳生動逼真誠希世之寶也  
世世守之罔敢遺失雖流離跋涉亦必相隨後爲  
北虜破汴追逼太甚遂投於山谷中

王仲至帥長安日民間開地破一古塚得一碧色大  
磁器容水一斛中立一玉嬰兒高尺許其水清澈  
無滓常如注滿者亦不耗亦不溢玉嬰兒後爲仲  
至取去瓷器被人竊去

主父齊賢自言幼年避亂在青齊時恒與羣兒到村  
落中全牧兒入古墓中求羊見牧兒得一黃色磁

器小扁餅形樣甚古時田中豌豆正熟牧兒卽以  
數豆貯之隨卽盈滿以告同輩二三小兒試之皆  
然道上行路人聞其異以錢數枚投之亦應時而  
滿路人卽手奪以去兒急啼號以告其父父持鋤  
以追路人及之遂相爭奪恐其弗得竟以一鋤將  
餅擊碎

魚枕骨雕刻器皿以油少許浸泡之其色紅潤鮮瑩  
如琥珀然最可賞玩而不知其更有寶貴處設遇  
蠱毒其器必爆裂破壞尤爲可貴

開見隨筆

卷二十 寶玩

十一

州

余讀史至晉宋齊梁陳諸書見人君惟得著白紗帽  
餘則不敢用殊爲駭異及觀蕭道成誅蒼梧王王  
敬則手取白紗帽以加道成首令其卽位又沈攸  
之召諸軍士曰我奉太后令建議下都城大事若  
克白紗帽共著耳余又閱邵氏聞見後錄載宋時  
范瓊家藏古畫甚多內有一軸畫梁武帝御容亦  
戴白紗帽審是則王敬則沈攸之二事爲有據

南方草木皆可爲衣卽書所謂卉服也續其皮者有  
勾芒布紅蕉布弱錫布淮南子云弱錫布一端數



金又有火浣布分爲三種畢方麻者一端數金視  
融木者一端百金火鼠毛者一端千金績其花者  
有桐花布瓊枝布娑羅布吉貝布桃花布金見赤  
雅

人臣執笏始於宇文周保定四年紫緋綠袍始於隋  
大業六年

佩魚始於唐永徽二年以李爲鯉也武則天天授元  
年改爲佩龜以元武爲龜也余按羅願爾雅翼載

唐律民間如有釣得鯉魚者卽放有賣鯉魚者杖  
六十號鯉爲赤鱣公以國姓李故諱也

聞見隨筆 卷二十 寶玩 三

漢書食貨志黃金方寸重一斤莊子百金注亦謂金  
方寸重一斤百金卽百斤也臣瓚曰秦以一鎰爲  
一金按二十四兩爲一鎰漢以一斤爲一金是漢  
之金已減於秦矣

漢唐以前上下通行皆用錢未嘗用銀謝肇淛謂漢  
銀八兩直錢一千是銀賤而錢貴也秦併天下幣  
爲二等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  
用考通典梁初京師三吳荆湘梁益等處用錢其

餘州郡用穀帛交易交廣則全以金銀爲貨又攷  
唐韓愈奏狀五嶺買賣以銀爲貨元稹奏狀自嶺  
以南用金銀爲貨幣自巴蜀以外以鹽帛爲交易  
黔巫溪峽用水銀硃砂以相市至宋仁宗時詔諸  
路歲進緡錢福建兩廣易以銀此解銀之始自金  
元以來銀價日貴寶泉日賤民間但以銀論價以  
寶泉各處所用不同故盡以銀交相市易此用銀  
所由起也

古金三品黃金是金赤金是銅黑金是鐵禹時九牧  
聞見隨筆 卷二十 寶玩 十四

貢金以鑄九鼎此卽銅也是以古時以銅爲兵鑄  
劍多用銅歐冶昆吾之類皆銅也秦始皇收天下  
兵器鑄金人十二卽銅人也漢魏以來銅產漸少  
用以鑄鏡鑄錢一切兵器俱改用爲鐵此用銅用  
鐵之分也

今民間輸官之物皆用銀而謂之錢糧蓋承宋代之  
名以當時上下皆用錢也按周官太宰以九賦欵  
財賄注財賄泉穀也又曰賦口率出泉也泉卽古  
錢字荀子言厚刀布之斂以奪之財言泉刀貨布

皆錢也而漢律有口算每人出口算錢百二十文故謂之賦口是則以錢爲賦自漢以上古已有之至唐初改爲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緡布尙未用錢自兩稅法行遂以錢爲正供

白樂天長慶集謂賦歛之起者量桑地以出租計夫家以出庸租庸者穀帛而已今則於穀帛之外又責以錢錢者桑地不生銅則私家不敢鑄農家何從而得而吏胥追徵官限迫蹙易其所有以赴公程歲豐則賤糶半價不足以充緡錢設遇凶年利

聞見隨筆

卷二十 寶玩

五

川上

息數倍不足以償逋積豐凶既若此爲農者何望焉是以奸商鉅賈射利者日以富強望歲勤力者日以窮困勞逸既殊利病相懸農夫盡思釋耒而倚市織婦皆欲投杼而刺文遂至田地荒蕪室如懸磬人力罕施地利多缺天時虛運歲功不成臣反復思之實由穀帛輕而錢刀重也夫穀貴錢輕則傷人穀賤錢重則傷農農傷則生業不專人傷則財用不足故王者均平其貴賤調節其重輕使百貨流通四民交利然後上無乏用下亦阜安方

今天下之錢或積國府或聚富家而又歲歲輸納臣恐穀帛之價轉賤農桑之業更傷十年後其弊更甚於今日者臣請量農桑之田地計穀帛之租庸則任土之利自興易貨之弊自革游手於道途市肆者可易業於西成混迹於軍籍釋道者可返躬於東作所謂下令如流水之行繫人於包桑之固矣

今世所用五銖錢皆云漢物其實非也余攷南北朝皆鑄五銖錢魏書齊文襄王時因私鑄濫惡令鑄

聞見隨筆

卷二十 寶玩

六

川上

五銖務要名稱其實計百錢重一斤四兩隋高皇既受禪以天下錢貨輕重不一乃更鑄五銖新錢背面肉好重如其文每錢一千重四斤二兩禁用私鑄小錢及鑽和鉛鐵者百姓便之由此觀之今之五銖皆隋開皇以後鑄者非漢物也今世用開元通寶錢係唐武德四年鑄並非明皇時鑄也新舊唐書載之甚明其錢徑八分重二銖四釐積十錢重一兩通典謂一千重六斤四兩者此也命給事中歐陽詢書文其文先上後下次左後

右讀之自上及下並迴環讀之其義皆通元宗後來國號偶與同名耳雖高宗乾封元年四月詔改鑄乾封泉寶錢不便於民二年詔罷之復鑄開元通寶錢余按有唐二百年餘獨鑄行此錢耳

漢高祖初入咸陽周行府庫其中金玉珠寶不可勝言尤奇異者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皆明人直來照之則影倒見以手捫心而來則見五臟腸胃歷歷可數人有疾病則掩心而照之能知病之所在又女子有邪心照之則膽張心動秦始皇嘗以照宮人有膽張心動者則殺之高祖命封閉以待項羽羽併金玉寶玩將以東後不知所在余按此鏡殆今之通背鏡倒形鏡之流歟

崇禎末有江右客寓珠寶巷攜一硃盒中有碧草一本上有生就小龍其大如指長三寸餘光似淡金色循枝盤繞鱗與瓜無一不具博物者不識時潞王播越在浙售於王府余按潞王名敬一精通釋典號潞佛子工書善畫尤長蘭草王府中蓄異物最多有沸水石貯水中水自沸又有竹節盆其大

聞見隨筆

卷二十一 寶玩

七

如輪又有舍利一顆晦夜放光視其燥濕可占晴雨明鼎革後均不知其烏有矣

聞見隨筆

卷二十一 寶玩

怪異隨筆

角端能言通曉四夷言語曰行一萬八千里金太祖  
建國問罪西域駐蹕鐵門關中書令奏五月二十  
晚近待人登山見異獸二目如炬鱗身五色頂有  
一角能人言此角端也當於見所備禮祀之見則  
聖人踐位天下太平預兆吉祥之徵也

李膺益州記邛都縣有老姥家貧每食有小蛇在旁

開見隨筆

卷二十一 怪異

一

姥憐而食之後長丈餘縣令有駿馬蛇啖食之令  
怒殺姥蛇為姥報讐每夜聞風雨聲如是者四十  
餘日百姓相見咸驚語曰汝頭何得戴魚是夜方  
四十里俱陷為湖惟姥宅無恙即今建昌城外之  
邛池是也而廬江府志記灤湖亦與邛湖相似考  
志記昔有巫媪居縣有老叟言石龜口出血此地  
陷為湖未幾有人以猪血塗龜口巫媪一見而走  
其地遂陷為湖余攷漢書並未載此事祇載灤湖  
出黃金則城陷之說恐附會邛都之事而云爾廬

江府志不足信

梁朝彭城王劉中令鎮同州日掘土築營壘深數尺  
得一物重八十餘斤狀若油囊召賓幕諸將問之  
人無識者或云地囊或云飛廉或又云金神七殺  
獨劉叅謀云此寃辱魄也古時為圜圍牢獄之地  
多有此物昔王充守洛陽修河南府獄即獲此物  
其祖曾作記以傳其事乃係寃枉囚人死魄入地  
精聚而成凝結不消鼓鑄不化浸沃不濕刀刃不  
入擊之轉堅經千百年而不腐爛惟於清夜陳設  
酒食以告之許以申寃當有黑氣冲天不異豐城  
劍氣也此非祥瑞之兆實為竄逐之徵遂易營基  
而瘞於別處其後果有兵變逃奔之事

開見隨筆

卷二十一 怪異

二

天復初任可芝為戎州刺史有漁人趙阿奴善釣大  
魚嘗於馬湖江垂巨索太釣所得魚皆一二百斤  
為止每謂人曰愿得重一千斤者我平生釣魚之  
志足矣即改業不釣人或曰此非下江焉有大魚  
趙曰非吾所欲負命者上釣是秋果得一魚重千  
斤其背上有字似金色云三曾到江都有作五轉

歸馬湖身上千斤肉今還趙阿奴余按此事載於鑑戒錄而戎州新舊志均不載

畢再遇兗州名將也開禧間用兵諸將皆敗事獨畢屢立大功金人認其旗幟卽避去莫敢與交鋒累官都統鎮江總制揚州承宣上將軍以老致仕家有戰馬一匹形性怪異號黑大蟲駿快非常營中諸將莫能御獨畢能乘之畢沒後其家以鉄鉅繫闌中適遇岳祠迎神聞金鼓聲意爲赴敵長嘶奮迅斷繩而出其家恐出傷人命健卒多人挽之而聞見隨筆 卷二十一 怪異 三

李才元元祐時知汝州適辰州貢丹砂二筐道由葉縣經過丹砂遺失化爲二雉無所追究次日門山谷間爲耕者所得人疑其盜縣械送州才元審實非盜訊得其異釋放耕者得免罪砂能變化亦異事

張懷素自號落魄道人挾左道入京師雖飛禽走獸皆能呼遣自言孔子誅少正卯彼嘗諫其太早漢楚爭成舉相持最久彼屢登高觀戰不知其幾千百歲殆非世間人也自古方士怪誕固多未有如此大言者而當時士大夫何信之篤惑之深耶至大觀元年事敗之時牽引士類不少如呂吉甫蔡元度諸人亦因是降責一作落魄野人

又有婦人虞仙姑年八十餘色如處子能行大洞法出入宮掖徽宗一日詔詣蔡京家京飯之虞見一

聞見隨筆 卷二十一 怪異 四

大貓拊其背語京曰識此否乃章惇也京詆其怪而無理翌日京召對上曰已見虞姑耶貓兒事可駭異此事熙寧實錄亦載之姑有妖術朝士多以禍福爲問富鄭公亦惑其說姑名普惠號廣慈昭覺大師

熙甯中孫勉監潭州堤見一大龜自橫河順流而下射殺之次日孫暴卒爲龜所斫應償命殿上王者爲韓魏公孫實故吏乃再三求懇公教檢簿旣至陰府如所教以尙有十五年壽遂放孫還此事見

韓魏公別錄

又余閱韓魏公家傳則云侍禁孫勉監元城隄隄多塌陷頗費工料勉詢知有巨鼃穴其下乃伺其出射殺之數日後勉晝卧為吏追去云有鼃控訴既至宮殿守禦甚嚴吏云紫府真人宮也勉仰視其人乃韓魏公也亟俯伏訴公微勞之曰汝當往陰府証事勉遂將殺鼃始末緣由一一稟明公取黃誥示之謂曰鼃雖不與人同被害汝堤汝殺之是汝職也遣之使出出門遂寤事既播揚一日上謂

聞見隨筆

卷二十一 怪異

五

輔臣曰聞說韓琦為真人是否左右對未聞上具道其所以將孫勉奏章出示為咨嗟者久之二說雖不同當以家傳所云為正

余讀嶺外代答云木蘭皮國產胡羊高四五尺尾大如扇春來剖羊腹取脂數十斤用線再縫而活不取則羊以肥死亦異事也  
又相傳其國陸行二百餘里日晷每日長三時秋月西風忽起人與獸速就水邊飲水否稍遲則渴死西南海上有崑崙層期國連接大海島常有大鵬鳥

飛蔽日晷有野駱駝大鵬過則吞之或拾鵬翅截其管堪作水桶又有駱駝鶴身長六七尺有翼能飛但不高能食炎火及燒紅銅鐵與之食頗怪異至正八年杭州施鹽商家喂猪棧中其母猪自食其子喂者箠之母猪忽作人語曰因你不曾喂我饑自食我子干你何事喂者大驚往報主人觀者益眾或曰何不殺之恐為妖怪猪復言曰我只欠你三十七兩五錢銀賣我還你便了何必混鬧多言遂賣之果得三十七兩五錢還債之說信然

聞見隨筆

卷二十一 怪異

六

松江府下砂場第四竈鹽丁顧壽五妻王氏生子女五人相隔十餘年復有孕臨蓐七日不娩百藥催之不下仍如故腹亦不加大歲歲如故却亦無害家人因其無病亦不理會其後婦年已老每囑咐家人曰我死必焚我尸勿待盡取腹中物視之以明此何疾也至正庚寅年十二月其婦因胎動腹痛而死越日焚尸家人果取腹中物而視之則袍帶纏束甚緊剖開乃一男胎筋骨堅硬如鉄死而不朽計其懷胎已滿四十年婦死時年七十七

人爲萬物之靈然感戾氣而生亦多怪異余閱困學

齋雜錄云世間有五不男曰天即天奄陽不舉曰

犍勢已割即寺人曰漏精寒下漏曰怯見色不能

操戈直進曰變半男半女種類有三有值男即女

值女即男者有半月男半月女者有可妻不可夫

者又有五不女曰螺牝户內有物如螺曰紋即室

女也陰窳小如一綫曰鼓無窳有物如鼓俗謂陰

挺曰角窳內有物居中不能交接曰線經水不調

或一年一次或數月一次不能生育余按本草綱

問見隨筆 卷二十一 怪異 七

目其五不女中無所謂線者乃是脉字謂脉不調

而崩帶行動不常也當以本草爲正

相傳西南夷地水土深煖人死不焚日久必生怪異

故夷人用火葬相習成風何以中國人不達聖人

卜其宅窳而安厝之道理亦效夷人火葬憐不忍

聞嗚呼父母何罪歿後而遭此大戮冤哉冤哉

徐常侍鉉仕江南日每當值必攜襪被入直至飛虹

橋馬轍奔逸而不過橋裂鞍斷轡塗之流血亦不

走徐因訪於沙門甯贊答曰下必有海馬骨水火

俱不能毀惟漚以腐糟即時隨毀者乃是此物爲

害徐掘地丈餘果得巨獸骨上脰長可五尺下膝

長三尺腦骨堅若鉄柱焚三日不化後以腐糟漚

之遂爛

余閱鬼董載有屠牛者以賤價買得一牛甚喜醉歸

使婦飼牛牛即仰視曰欲殺我急殺何飼爲婦驚

走告屠至而牛默無言屠怒婦給而批其頰婦復

往罵牛曰坐汝故而受笞汝適言而今默何也牛

曰我汝翁也坐屠牛故變牛以受屠吾今業於是

問見隨筆 卷二十一 怪異 八

婦與孫食焉聞吾言或能改業是奪吾兒孫食故

忍死不言婦曰若然何爲我言曰使汝知必報耳

婦畏屠悍終不敢言夜半殺牛婦遂不肯食其肉

夫復問故婦告所以屠不信亦不改業在屠愚頑

固不足道而牛易世已作蠢物猶能念及子孫斯

亦異矣

錢唐富人韓介石延祐中夏忽天大雷風雨驟至韓

令家僮上樓閉窗戶雨過不見此僮上樓尋之已

斃因取所佩刀而驗之條鞘如故刀在鞘中已銷

鎔過半矣此事筆談亦載之 又內侍李舜舉家有寶刀一口極堅鋼快利一日暴雷震屋雷過而乃在室中已鎔爲汁而室無恙二事畧相同此理殊難解

廣西往往有挑生殺人以魚延客對之行壓勝法魚肉能反生於人腹中而人以死相傳人死後卽陰役於其家隨其驅遣雷州一帶尤甚然解之其法亦甚便易但覺有物在胸隔間急服升麻以吐之覺有物在腹中急服鬱金以下之將毒吐出下盡

聞見隨筆

卷二十一 怪異

九

卽愈此亦怪異是南方放蠱之別術歟

傳奇載雷峰塔事頗荒誕余攷臨安通志諸書雷峰塔建於五代時因塔下舊有雷峰寺以名之非雷所封精怪於塔內也明嘉靖時倭人入寇疑塔中有伏兵縱火焚之頂與簷級皆燬赤立童然反成異致俗傳湖中有青魚白蛇爲妖建塔鎮之人士囑曰塔倒湖乾方許出世崇禎辛巳歲大旱湖水乾枯塔中無故煙燄薰天居民大恐自相驚曰白蛇出矣俄得大雨湖水重波塔烟頓息人心始安

明宣德戊午六月北京西直門有熊突入城守者初不覺時兵部尙書馬文升乞嚴戒武備以防不虞而郎中何孟春獨謂同列曰熊之來兆宜慎火災未幾城內處處皆火旣而禁中亦火或謂孟春見於何書孟春曰余見宋史紹興時永嘉有此災異故言之不意今亦驗

崇禎末梓潼縣龍江寺僧晨起汲水見霞光燭天潛窺之見有麟出浮潼水上經一時之久乃隱未幾卽有獻賊滅川之亂以是知麟出原非休徵之兆

聞見隨筆

卷二十一 怪異

十

至今信然

明田少司寇名雯說伊官貴州巡撫時見一孝廉姓黃名之驂耳不能聽以眉聽事驗之信然古所謂龍以角聽牛以鼻聽人亦有眉聽誠爲怪異

明宣德四年鄭州元帝廟中天忽降銅棺一具觀者如堵人爭往試之體皆不宜惟驛官鄒宿挺身入試大小長短適相符合卽有銅蓋自空中降下覆之俄而音樂大作昇天而去

至正庚辰年温州同知崔履謙家雞生四足具五爪



越五日商文郁治中家雞亦生四足大抵衰亂之  
世多生妖孽自非吉兆崇禎甲申年何家園居民  
有雞生四足者趙恒夫親視驗之未幾而寇至國  
亡矣余閱梁天監中近臣獻四足雞以爲祥瑞宣  
付史館何其妄誕殊屬可笑

木客形如小兒恭城一帶多有之言語飲食坐行衣  
服不異於人恒出城市與人作器工過於人性好  
吟詩所爲詩多有可采自言秦始皇時造阿房宮  
入山採木流寓於此其詩全唐詩集宋詩抄亦雅  
聞見隨筆 卷二十一 怪異 十一  
等書均載入之蘇東坡詩云山中木客解吟詩正  
謂此也余謂天地之大何所不有木客亦人中之  
怪歟

虔州志載木客見縈山之巔常有長人往來形狀詭  
異一日本客登山頂飲酒歌吹樂甚忽見一人長  
二丈餘面大三尺有奇髯鬚鳥喙背生有兩肉翅  
俯觀樂器嬉嬉而笑舌垂至地木客爲之大驚欲  
走避而一身如縛不能行動長人悟其意因漫語  
之曰我非能害人能管歌舞耳子毋恐爲我歌舞

一番本容神稍定歌舞復作長人拊掌大笑聲振  
林谷垂舌嗒嗒而去竟不知其爲何怪

人之好怪自古皆然太白星也而有妻甘氏星經曰  
太白金星曰女媧女媧居南斗食屬天下祭之  
曰明星河伯水神也而有妻龍魚河圖經曰河伯  
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常儀乃古占月之官  
而淮南子以爲羿妻竊藥而奔月官名爲常娥霜  
露乃雨水之所凝也淮南子以爲青女出以降霜  
雪至今祀之巫山神女本宋玉之寓言也而水經

聞見隨筆 卷二十一 怪異 十三  
注以爲天帝之季女名曰媧姬而李善注又引襄  
陽耆舊傳以爲赤帝之女名姚姬未嫁而卒葬於  
巫山之陽雒水宓妃實陳思王之寄興也而如淳  
以爲伏羲之女又漢書音義亦云伏羲之女溺於  
洛水而爲洛神命山啟母乃天問之雜說也後人  
附會其說以少姨爲啟母之妹今少室山有阿姨  
神祠至唐武后時封爲玉京太后金闕夫人青溪  
小姑乃蔣子文之第三妹見於楊炯之碑記并州  
妬女津以爲介子推之妹見於李諲之詩甚至以

小孤山訛爲小姑杜拾遺訛爲十姨是皆湘君湘夫人之類迷惑後世男女瀆亂神人之祖也

唐天寶初安思順進五色玉帶又於左藏庫中得五色玉杯上怪問西夷近日何以不貢五色玉因令責安西諸蕃蕃言每歲入貢皆爲小勃律所劫去上怒甚欲征之羣臣多阻諫惟李林甫贊其成且言武臣王天運謀勇可以爲將上命天運將四萬人並統諸蕃兵伐之及抵勃律城下勃律請罪降伏盡出其珠玉寶貝願歲歲貢獻天運不許遂屠

開見隨筆

卷二十一 怪異

三

其城虜三千餘人及寶玉而歸勃律有知術者言將軍太無義不祥天將降大風雪矣行數日忽大風四起雨雪交加風激小海水成冰柱大小不可勝數起而復摧經半日全軍人馬一時凍死天運亦死所剩者不過二三人而已回奏元宗大驚異卽令中使隨二人往驗至小海側冰猶崢嶸如山隔冰尙見兵士屍有立者坐者卧者瑩澈皆可數中使將返冰卽消釋而屍亦不見此事載唐書外紀可謂怪矣

紅杏山房聞見隨筆卷二十二

戎州盧秉鈞纂述

鳥獸蟲魚隨筆

鳥有名竹林者老杜寓同谷縣詩有竹林爲我啼清書句余閱西溪詩話云宋崇甯時有貢士自同谷來京籠一禽大如雀色青善鳴名爲竹林鳥今解杜詩多誤不可不知 又白鳥有二丹鳥羞白鳥此白鳥謂蚊蚋也白鳥鶴鶴此白鳥謂鷗鷺之類也

聞見隨筆

卷二十二 鳥獸

一

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魚無耳而能聽蟬無舌而能鳴仲秋鳩化爲鷹仲春鷹化爲鳩雀巢背太歲燕巢避戊巳象膽隨四時在四腿春在前左腿夏在前右腿秋在後左腿冬在後右腿熊膽亦分四時春在頭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齊地有蟲類蚯蚓大者人謂之巨白善孽地以行孟子所謂吾必以仲子爲巨孽焉此卽蚯蚓之大者也故謂蚓而後充其操者也余按孽字卽古孽字見鬼氏客語

海物異名載江瑤柱其甲美如瑤玉蓋謂肉膚中有寸長白如玉柱脆嫩非常郭景純江賦玉玃海月吐納石華退之謂馬柱甲是也蘇東坡詩海中瑤柱最稱奇即謂此也

侯鯖錄載水雞者蛙也水族中厥味之美者惟水雞余按蛙名田雞見於方言及歲時記非水雞也水雞即水鴨也郭璞注爾雅水雞一名水鴨 侯鯖錄所載亦誤

蚺蛇能食獐鹿人見獐鹿驚逸知其為蛇相逐相與間見隨筆 卷二十三 禽獸 二

就之環而謳歌呼之妖妖謂為姊也蛇聞歌即俛首人競採野花置蛇首蛇愈伏乃投以木株蚺蛇遂就枕焉人掘坎枕側蛇不顧也坎成以利刃向蛇頭一揮則蛇首墜於坎中急壓以土人乃四散頃間蛇身騰擲一方草木皆為之摧既死則剝其皮以蒙鼓取其胆以和藥飽其肉而棄其膏蓋膏能痿人陽道稍一沾染則終身陽不能舉設蚺膏與津涎流入溪澗中人涉水踐之亦然誠物理之不可曉者余謂以蛇之大而甘受制於人何其愚

哉或曰特未見水耳彼見水必夭矯其形不受制伏起而吞之所以人往往受其害

風狸狀如黃獐食蜘蛛晝則拳曲如蝟遇風則飛行空中其溺及乳汁主治風疾有奇效

山獺出宜州礮礮為起陽補助要藥獺性最淫毒山中有此物凡牝獸皆避去獺無偶抱木枯死礮獺尤貴重其勢一枚可直金一兩人或得殺死者其

功力減半不及抱木枯死者但不多得又能解藥箭毒中藥箭者研其骨少許敷矢傷處立消屢試

驗 間見隨筆 卷二十三 禽獸 三

漢元狩二年南越獻馴象能言鳥應劭注能言鳥即鸚鵡也然嶺外所產鸚鵡視隴右差小若具五色

其初喙皆丹者中變而為黑色歲餘仍復丹喙此雄者也名鸚鵡其喙常黑而不變者此雌者也俗

名木戾是二者均能言語然必籍人力教而致之罕有生而能語者但千百為羣百數十中總有一

天機靈慧始教以語言終能隨人意而辨悟陳端誠家蓄一鸚鵡其老兵持米出則報曰院子偷米

出也其小奴偷酒則報曰惠奴偷酒其家窮詰無  
跡罵其誣妄則又曰藏在棹下驗之果然後奴僕  
等以藥斃之余讀殷芸小說載晉張華有一鸚鵡  
每出還必對華說奴僕等好惡一日寂無言華問  
其故對曰被奴僕輩禁在甕中何由得知物靈於  
人信然 又余先君官邛都時德太尊送一鸚鵡  
能誦唐詩四十餘首並不錯訛每見先君更公服  
必高聲呼太班提轎子見有客至亦必先呼客來  
泡茶後余帶回敘府路過大相嶺爲霜雪凍死所  
聞見隨筆

卷三十一 禽獸

四

川大川

可異者其死之晨天將曉鳥自吟打起黃鶯兒一  
詩約近十餘次全首不錯一字余以爲不祥罵之  
乃止竟死於此日實靈鳥也亦異鳥也

鳳凰穴在廣南恩州北其山壁立千仞有瀑水淙下  
猿猴不能至鳳凰巢其上彼人呼爲鳳凰山所食  
蟲魚過大風雨時或飄墜其雛小者如鶴而足差  
短南人取其嘴謂之鳳凰杯諸書謂鳳生丹穴卽  
南方也此禽獨出塵寰之外又能避羅弋智足遠  
害逢時而出誠瑞鳥也

諸書所載牛以鼻聽而前輩傳聞亦如此未知的否  
後見胡子震云一日觀庖丁解牛割首至耳果見  
窒塞而無孔始信其說之不妥又閱埤雅載牛耳  
無竅以鼻聽也余校刊漢魏叢書至焦氏易林亦  
云牛龍耳聵如是則龍亦耳聵不獨牛矣

交趾欽州皆產象交人擇山中有石室者惟一路可  
入周圍皆石壁之地先置芻豆於中驅一雌馴象  
入焉乃布甘蔗於道以誘野象來食蔗則縱馴象  
入內誘之以歸石室卽以巨石塞其門使野象饑  
甚人乃緣壁飼馴象野象見馴象得飼始雖畏之  
終亦狎而求之益狎人乃鞭之以箠少馴則乘而  
制之凡制象必以鉤交人之馴象也正跨其頸手  
執鐵鉤以鉤其頭欲象左鉤頭右欲右鉤左欲卻  
鉤額欲前則不鉤欲象跪伏以鉤正案其腦復重  
案之痛而鳴號蓋象之爲獸形雖大而不勝痛故  
人得以數寸之鐵鉤馴之久久亦解人意見乘象  
者來低頭跪膝人登其頸則奮而起行象頭不可  
俯頸不可回口隱於頤去地猶遠其飲食運動一

聞見隨筆

卷三十一

鳥獸

五

川大川

以鼻爲用鼻端深大可以開閉其中有小肉夾蹠芥子皆可拾也每以鼻取食卽就爪擊去泥垢而後捲入口其飲水亦以鼻吸而捲諸口象足如柱無指而有爪甲登高山下峻阪渡深水形極擁腫而甚捷頗有知識獵者於象行熟路旁施機刃於地觸刃擊其身中要害處必死將死以牙觸石折之知牙之爲災也苟非要害則負刃而行肉潰刃脫乃已設非要害傷其鼻亦死蓋其日用無非鼻傷之則不能進飲食亦致死也象羣所在最害禾稼人不能制以長竹繫火逐之乃退蓋象目細畏火光故也象能害人羣象不足畏可畏者惟獨象不容於羣獨行無畏遇人必肆其毒以鼻捲人擲殺則以足蹴人血透肌而以鼻飲人血象肉惟鼻肉最美象皮可能生肌至堅硬乾之可爲甲可爲杖

犀出永昌山谷及益州今出海南者爲上滇蜀次之王銍云余游成都藥市中多見之問所自出云黎雅諸蕃販來者而五羊桂嶺桐城處處有之皆來

聞見隨筆

卷三十一

鳥獸 蟲魚

六

川

自蕃船然中土乃聚犀之地非產犀之所犀形似牛猪首大腹腳有三蹄色黑好食棘其皮孔生三毛頂一角或云三角郭璞爾雅注犀三角一在頂一在額一在鼻上鼻上者卽食角也亦有一角者嶺表錄異云犀有二角一在額爲兕犀一在鼻爲胡帽犀牯犀亦有二角皆爲毛犀而今人多傳一角卽畫圖中所畫亦是一角角在鼻上犀雖數種皆有粟紋以粗細爲貴賤貴者有通天花紋犀有此紋必自惡其影常飲濁水不欲自照其形也通天犀腦上角千歲者長且銳角端能出氣通天則能通神可破水駭雞抱樸子云通天犀有白理如線者以盛米雞見卽駭走刻爲魚入水水卽分開二三尺所謂破水犀也其花紋色深者堪作帶跨色淺者作器皿有生犀是捕而殺取者有退犀是蛇角而自脫者波斯人謂象牙爲白暗犀角爲黑暗犀角至貴者黑犀爲上品謂生犀徹骨黑者不經湯火自然光潤不拘黔螺特牯其價數倍黔謂無紋螺謂旋紋特謂紋細牯謂紋大或謂每一粒

聞見隨筆

卷三十一

鳥獸 蟲魚

七

川

紋尖上更有一眼者尤佳又有一種赭黃犀裏外  
通體透明瑩淨如真金色者至寶也或又謂兕是  
犀之雌者未知的否

唐陸禋續水經言蛇雉交遺卵於地數百年而生蛟  
龍漢武元封中潯陽江親射蛟於江中獲之是也  
其蛟破壳而出害於一方洪水飄蕩吳人謂之發  
蛟又謂發洪文瑩少年游伊山目擊此事當晚春  
忽茂草中一雌雉飛起翅翼零亂又復入草中數  
次不絕久而不出因竊怪之遂用刃獲草果一巨  
聞見隨筆 卷二十二 鳥獸蟲魚 八

蛇與一雌雉蟠結繳纏津沫狼籍見人雉驚而去  
蛇亦驚入草中始信禋之說不誣  
宋太祖時司天官苗光裔卜算最神一日有人來問  
卜云當遷徙問損人口否裔曰無害既去又一人  
來問卜如前頃之又有一人來問亦如前裔疑之  
熟視其人容貌相似但有老少之別光裔遂曳其  
裾詰曰爾爲誰不實告不放爾其人不得已對曰  
我金明池龜也前二人乃我祖若父朝廷今欲廣  
池且及我穴恐見殺故來問卜幸哀矜而垂救之

裔釋放卽以奏聞後鑿池果有龜數萬上命放諸  
河不準傷一龜

江上取魚用攔灘網日可得魚數倍濱江人得魚必  
留數日俟其稍敗方烹或謂何不烹鮮云鮮則必  
腥海上有逐臭之夫於此益信蓋謂神奇化爲臭  
腐又見淮甸鰕米用蓆包裹入京色皆黯黑不堪  
以人便溺浸一夕洗去則紅潤如新又人所佩香  
歲久則無氣以虎子覆一夕則芬芳仍舊茲所謂  
臭腐化神奇此二事真有理之不可解者 又閱  
聞見隨筆 卷二十二 鳥獸蟲魚 九

瑣碎錄亦載魚蝦之屬凡晦溼變壞用小便浸一  
宿將小便洗去掠乾則色味皆復原  
格物之學蟲魚鳥獸尤難別識龍角浪凹峭目深鼻  
豁髻見鱗密上壯下殺朱火煜煜者雄角靡浪平  
鼻直髻隱目圓鱗薄尾壯於腹者雌 啄木羽斑  
者雄褐色者雌 樗雞五色者雄青黑質白斑者  
雌 蜥蜴五色具者雄不備者雌 牡蠣左顧者  
雄右顧者雌 蜻蜓身綠色者雄腰間一股碧色  
者雌 鼠糞頭尖者雄兩頭圓者雌 雀糞尖者

雄圓者雌 凡鳥右翼掩左翼者雄左掩右翼者雌惟鵲左翼覆右翼者雄右覆左者雌又燒毛納水中沈者雄浮者雌蚡蛤皮粗口大身小尾粗者雄口尖身大尾小者雌鱖魚雄小雌大水中浮者雄沈者雌

扶桑有長角牛以角載物可勝二十樹國入用之以負載諸物又其俗好養鹿家家養之以備肉食如中國人家養牛羊

康熙十七年博爾都阿拉國來貢獅子一頭其形稍聞見隨筆 卷三十一 鳥獸蟲魚 十

類於虎毫含金色淺深如灰其尾像拂並調御獅蠻留於上苑以備看牧熟睡時每動搖示人不寐頸項相擊則煙焰飛出食禽獸肉用口一吹則羽毛自行盡落凡足之所履以尾拂去其泥使人不可踪跡之產小獅藏之深窟中性喜彩毬人若盜其子獅追之即擲毬以與之獅即抱毬搏跳凡三四追即擲毬四五箇以與之遂舍其子抱毬吼震而歸

天竺國有稍割牛角長四尺十日一割不割則死人

飲其血壽五百歲牛歲亦如之

獨角獸角生額間能解毒其國多有毒蛇游浴水中人飲此水必死每見鳥獸與人在水次等候俟獨角獸來以角攪水後則毒解始敢羣飲余聞坤輿外紀亦載此條

今人戲人懼內動曰河東獅吼蓋謂獅子吼叫則百獸懾服自古相傳俗語如此並不究其從來而不知吼另是一種獸名其形類兔大亦如之惟兩耳尖長遇獅作威時即牽吼視之獅既畏伏不敢移聞見隨筆 卷三十一 鳥獸蟲魚 十一

動蓋恐吼滿污其體則毛肉必為腐爛此獅畏吼之故也而吼又畏雄鴻設遇鴻鳴吼亦畏伏又象見獅則奔象見鼠必伏地以鼻插入土中亦如飛蟲之畏蜘蛛蜘蛛之畏蜂蠱物性之相制如此貴州思南有甌山其形如甌因以為名盤桓銅仁石阡思州周圍數百里內無人居人亦罕到所產草木亦多奇異有獸曰宗彝形似獼猴巢於大樹老者直居頂上子孫以次居下老者不常出子孫居下者出入采食凡得果實即傳遞至上老者食即

傳遞至下挨次而食未有老未食而下敢先者所以鑄其形像爲祭器置宗廟中繪於袞服者明其孝也

猩猩人面猿身機警過人通八方言學蟲鳥語無不曲肖聲如女子音最清越嗜酒好展虞人以此誘之毀罵而去復來往返三四卒致罹害

爲萬似羊見人則握手而笑然後食之故人因以竹筒籠手臂姑與之握握則必笑笑則上唇掩目人卽曲臂以鑿綴其唇於額格而殺之吳都賦云猩

聞見陸筆

卷二十二 鳥獸蟲魚

三

猩猩而就擒萬萬笑而被格

狒狒狀如猿猴人言鳥音能知生死其力甚大可舉

百鈞見人好笑亦如萬萬然上吻覆額其血可以

染緋人云飲其血能見鬼物

獬生銅坑中象鼻犀目牛尾虎足形狀極其怪異只

食銅鐵不食他物衣其皮能殺鬼鍊其糞可爲刀

能切玉接其溺爲水可以消鐵有十頭者謂之白

獬蜀都賦云戟食鐵之獸蓋謂獬也射噬毒之鹿

蓋謂獬也獬狀似熊與獬迥別

人知懶婦爲蟋蟀之別名而不知嶺表有一種獸亦

名懶婦其形似豪豬而差小好食禾麻菽麥田竣

以機杆織紐之具懸諸隴畝間懶婦見之而卽走

其生性使然也長大入海中化爲巨魚其名爲奔

解海人取以煎油其脂百斛可以澆蠟燭供夜用

若燃以飲酒作樂則紫燄生花光明如晝令人發

興若用以讀書組織則光暗色昏沈沈若霧必致

人甜睡此亦理之不可解者

山獺骨能續斷骨又能解弩箭藥毒其勢尤貴用爲

聞見陸筆

卷二十三 鳥獸蟲魚

三

九勝於海狗腎一勢值一金賈人私貨以出境者

斬例禁甚嚴獺性最淫毒凡牝物皆與之交交必

一二日不休此方有獺則諸牝畜皆爲避去設遇

獵女出遊獺聞氣卽來躍抱其身因而扼殺之以

取其勢欲驗勢之真假令婦女將手擦熱一呵取

勢於掌心中勢卽跳舞不定否則鼠璞猴胎假冒

耳

蝮蛇一身皆有用並無棄物最貴重者其皮次貴者

其膽又其次者惟肉耳蝮有三膽其一胆附於肝



者能止痛跌打損傷服之立見其效一胆名水胆如白漿能止水瀉亦多見效驗一胆名隨身胆擊蛇首則胆在首擊尾則胆在尾擊腰身則胆在腰身隨擊而隨到故以隨身胆名之其胆較前二胆十分貴重能壯人胆氣避邪殺鬼佩之吉祥其肉食之能治一切風寒其皮過三十丈者名龍皮一端值千金波斯人市之以爲鼓聲震百里最助軍威

海中所產之物不可勝窮有魚名把勒亞身長數十

聞見隨筆

卷三十二

鳥獸蟲魚

古

丈首有二大孔噴水上出勢若懸河海船遇之則昂首注水船中頃刻中滿船沉解救之法海船先以盛酒木甕投之則魚連吞數甕此魚必俯首而逝於淺水處得之可取油數千斤

又有一魚名斯得白長二十餘丈性善良能保護人設或漁人爲鱷魚所困此魚見之必往鬥能解漁人之厄故外洋國法禁海人捕此魚違者治以極刑之罪

又有名仁魚者西書記此魚嘗負一小兒登岸偶因

鬻觸傷小兒兒死仁魚不勝悲痛亦自觸石而死西國取海豚每以仁魚爲招呼仁魚入網海豚亦隨與之俱入俟豚入盡復呼仁魚出網則海豚悉羅而獲之仁魚一名劍魚以其嘴長丈餘有齒刻如鋸猛而多力仁魚能與把勒亞魚戰海水皆赤仁魚獨勝以其嘴長觸船而破利不可當凡海中把勒亞瓦刺鱷魚等諸毒物之類人或遇之皆賴仁魚解救

又有一種魚名刺瓦鱗堅硬刀箭不能入有利爪鋸

聞見隨筆

卷三十二

鳥獸蟲魚

五

牙滿口入水食魚登陸人畜無擇百獸皆避之第其行遲魚嘗隨其後以避其目入水則鈍出水甚明見人遠則哭近則噬故西國人名假慈悲者爲刺瓦

又有名麻魚者潛沈海底魚聚處魚近之輒麻木能動因而食之若人取此魚手足亦麻木又有飛魚能於海面貼水而飛長僅尺許又有狗魚能行海面追逐飛魚而食日可追數十里

又有風魚可以占風西國人得之晒乾懸於房中以

魚身首所向卽知爲風起之方以上海魚難以盡述姑記其易見於此以爲渡海者知之

相傳裴旻山行有蜘蛛大如斗垂絲如疋布將及裴裴引弓射殺之因斷其絲得數尺收之部下有金創者剪方寸貼之血立止神效蛛絲能止金瘡血見諾臬記

山魃諾臬記作山蕭又作山臊神異經作山豢永嘉記作山魃謂人有犯之者能役虎害人燒人房舍

聞見隨筆

卷二十二 鳥獸蟲魚

六

紅杏山房聞見隨筆卷二十三

古戎廬秉鈞纂述

草木花果隨筆

牡丹洛陽爲最歲久則蟲蠹而花開亦小園戶以硫黃埋其根下則蟲死而花復茂盛園戶相妬以烏賊魚骨刺花樹根及花枝皮其花中魚骨必死蓋牡丹忌此魚不可不知

巢菜有大小之別大巢卽豌豆之不實者小巢生稻

畦中東坡所謂元修菜是也吳中名漂搖草一名

聞見隨筆

卷二十三 草木花果

一

野蠶豆人不知取食耳陸放翁詩此行忽似蠖津

路自候風爐煮小巢

芭蕉極大者凌冬不凋中抽一幹節節有花如齒苞

花謝有實一穗數枚如肥皂角長數寸去皮取肉

軟嫩如綠柿甘冷味美以梅汁漬暴乾壓扁謂之

芭蕉乾尤可口 又有一種雞蕉其實甚小四季

皆開花結實味尤香嫩甘美南人珍之他處蕉實

不能及其餘蕉皆秋初方結實惟嶺南才有實別

地芭蕉則未見有結實者

簾州出簾大者可爲胡牀小者圈以爲盤盂更小者穿爲籠筐其極小而細長者織爲簾席耐久而文理可觀葉可爲漁父篲一領可用終身

蒼梧道中冬無霜雪所生大蒿經年不彫年深滋長大者可作屋柱小亦可作肩輿杠但性少脆易折昔王仲顯曾折道旁木以作杠視之蒿也余閱嶺外代答載古人有蒿柱之說其此類乎

菊花色黃香味得中和之正花葉根莖皆長生藥也處處皆有隨霜降之早晚開花惟嶺外不然至冬

聞見隨筆

卷二十三 草木花果

二

川文

至後始開花蓋南方地暖百卉俱早而菊獨遲開原其性孤介不與百卉爭盛衰須霜降乃發嶺南嘗以冬至後微霜故也天姿高潔如此宜其能通仙靈故能益壽也

神洲之上有不死草似菰苗人死以草覆之卽活秦始皇時大苑中多枉死者有烏啣此草墜地以之覆死人卽起坐始皇問鬼谷先生云東海亶洲上不死之草生瓊田中

漁隱叢話山谷謂蘭蕙叢生初不殊也至一幹一花

而香有餘者蘭一幹五六花而香不足者蕙蕙多而蘭少楚詞云余旣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以是知楚已貴蘭而賤蕙矣余謂不然此漁隱承山谷之誤不深攷耳今之蘭蕙皆非古之蘭蕙也朱文公陳正敏辨之甚詳謂本草所言最爲明白余按本草云蘭似澤蘭生水邊紫莖赤蘭高四五尺葉綠光潤尖長有岐開紅白花而香五六月盛可佩蕙蕭草也生下濕地麻葉方莖赤花黑實氣如麝蕪可以已厲陳藏器注卽零陵香也劉次

聞見隨筆

卷二十三 草木花果

三

莊云今沅湘所生花在春則黃不若秋紫之芬馥據本草所言似澤蘭則今處處皆有蕙爲零陵香尤易識太抵古人所謂香草必是花葉皆香而燥濕不變故可刈而爲佩若今之蘭蕙花雖香而葉不香香雖美而質弱易萎不可刈而佩也正敏又云楚詞所謂香草曰蘭曰蓀曰菝曰藥曰藹曰芷曰荃曰蕙曰薰曰靡曰蕪曰江離曰杜若曰杜蘅曰菖車曰留萸注者均謂之香草如蘭一物或以爲都梁香以爲澤蘭又以爲猗蘭草今當以澤蘭

爲正又有一種如大葉麥冬春開花極香俗呼爲幽蘭蓀則今所謂石菖蒲者蒞蕞藥芷雖有四名只是一物今所謂白芷也蕙卽零陵香一名薰草蕪蕪卽芎藭苗一名江離杜若卽山薑也杜蘅卽今人呼馬蹄香也惟荃與藹車留莫莫能識也余讀漢官儀嘗疑尙書郎含香握蘭上殿豈有握生蘭面君之理是必燥物可囊者又魏武取蕙花作燒香若今之蘭蕙乾爲腐草何香澤之有又鄭樵通志謂蘭一名煎澤草婦女和油澤頭以上諸說聞見隨筆 卷二十三 草木花果 四 上

如此太抵古之所謂蘭蕙非今之所謂蘭蕙也又三十畝爲一畹九畹已是二百七十畝何得謂賤彼貴此哉

余讀天隨生東坡南軒三人杞菊賦皆食菊之苗耳屈子夕餐秋菊之落英却是食其花近見楊誠齋題寒綠軒詩有秋高更覺風味多句亦是食花余家有菊二千餘本常採其苗爲羹芳香可愛但少苦耳至秋則葉與花皆太苦不可食矣按本草菊有二種一種紫莖氣香而味甘美可作羹一種青

莖大如蒿艾氣味苦不可食名蕙花非菊也如此則今之種種多是蕙耳范石湖云吳中惟甘菊可食俗名茶菊品卑下花細碎不可觀玩其餘氣味苦澀不堪入口

零陵香草生九疑間實產舜墓兩廣所在皆有在嶺南不大香一持出嶺則氣味芳烈嶺南至易得土人往往採以爲牀席薦諺云物離鄉則貴信然

張約齋種花法謂春分和氣盡接不得夏至陽氣盡種不得正月中旬宜接櫻桃木穉薔薇正月下旬

聞見隨筆 卷二十三 草木花果 五

宜接桃李杏梅棗梨柿柳臘梅十丈紅紫薇二月上旬宜接紫笑橙橘木芙蓉立秋後可接林檎海棠棠以上接種法接時要將頭與本身皮對皮骨對骨用麻皮緊纏上用箬葉包覆之如萌苗稍長卽撤去箬葉無有不成也並於十二月沃以糞土至來年春間則花茂實繁

嶺外以枇杷爲盧橘故東坡詩云盧橘楊梅次第新又云南村諸楊北村盧白花青葉冬不枯唐子西亦云盧橘枇杷共一物也而上林賦盧橘夏熟李

善注引伊尹書箕山之東有盧橘夏熟何以上林  
賦又別出枇杷恐非一物蓋枇杷熟則黃此云盧  
橘是黑也又太平御覽載蜀有給客橙似橘而小  
若柚而香冬夏花實相繼亦名盧橘又郭璞上林  
賦注盧橘夏熟蜀中有結客橙卽盧橘也攷二事  
則非枇杷甚明洪洽齋夜話亦辨之但未詳明耳  
荔枝產嶺南者爲佳味濃厚閩蜀所產不及也然  
蜀中眉嘉瀘戎重慶處處皆有又以吾戎州爲最  
如輕紅劈荔枝憶過瀘戎摘荔枝均愛其色之鮮  
艷味之香美形爲歌詠至廖致平家綠荔枝爲黃  
山谷先生特賞似又另有一種也廖致平故里在  
安邊鄉南岸離城約六七十里余曾親到其地老  
樹無存遺址旁挺側生猶有一二株亦係二三百  
年物也但十年之中只有三五年開花結實不能  
歲歲皆然其實未熟時帶青綠色堪食熟時仍是  
鮮紅色飽處荔子必待全紅而後堪食耳但此果  
離樹一日香減二日色變三日味亦劣矣尤妙在  
人未摘時蟲自俱不敢近一經人摘取則雀鳥叢

聞見隨筆

卷二十三

草木花果

六

川

集虫蚋嗜啄須人持竿驅逐亦物理之不可解者  
上都長春宮庫中有核桃半箇其大如掌至今猶在  
相傳爲鎮庫之物楊瑀到上都曾親見之誠希世  
物也蟠桃之說據此則果有之又古昔時王琚遇  
仙人與以核桃其大如斗琚攜回遇瘟疫之作磨  
而服之可以愈疾延年此比上都尤其大者  
東坡云唐人煎茶用薑據薛能詩云鹽損添常戒薑  
宜著更誇據此則又有用鹽者近世亦有用此二  
物者人必非笑之然茶之中等用姜煎則可用鹽  
則不可東坡之說如此不知今日吳門昆陵京口  
等處煎茶皆用鹽相沿已久却不曾有用薑者風  
俗之嗜好不同如此  
或謂飲茶始於梁天監中事見洛陽伽藍記不知非  
也余攷吳志韋曜傳孫皓每宴高無不竟日不問  
能否飲酒率以七升爲限曜不善飲請爲裁減或  
賜茶舜以當酒如此言之則是三國時已知飲茶  
矣但未盛行於世至唐時權利與酒稅相同迄今  
國計賴此居多但當時只有草茶以旗鎗爲極貴

聞見隨筆

卷二十三

草木花果

七

川

今之所謂臘茶建茶松蘿武夷等名龍團雀舌製法益精日新歲異一餅置四五十緡而後已

扶桑之國多桑樹每樹必兩幹同根相為依倚故名扶桑其葉似桐初生如笋其樞實有大如梨者績其皮可以為布亦可以為錦凡外域一切文字多以桑皮緝書之

印度國有椰樹甚高大其幹可造舟車其葉可覆屋宇其漿可以止渴又可以為油為酒為糖為醋節可以為釘殼可以盛酒食皮可以為索絢種一椰

聞見隨筆

卷二十三 草木花果

八

木而一室之利用畢備

八挺譯史載白露國有樹生脂膏氣極香烈名拔爾撤摩用以傳諸跌打損傷破壞處一晝夜肌肉復合如故塗痘瘡不癩塗屍尸千年不腐外域恆寶之諸草木書及方書皆未載

蜀之嘉州有花名鵝毛玉鳳花如剪絨狀似茉莉香亦類之其大如椀 又產月竹每月輒生笋一次與諸笋無異味亦相等土人用以為蔬菜 又有海棠花氣芬馥異常他處則不香也 余司鐸樂

山時詢及鵝毛花月竹人無知者惟海棠有香現在此種甚少

重慶府有茉莉其香與白茉莉等而顏色鮮紅可愛他處雖有紅色皆是烘染而成全無香味 又成都府民善種花另有一種海棠名為垂絲海棠其花與葉與鐵梗海棠不甚相類植之園囿中亦別具色殊可賞玩

模木生周公冢上以色得其正也其葉春青夏綠秋

白冬黯楷木生孔子冢上以質得其正也其材挺

聞見隨筆

卷二十三 草木花果

九

幹直拔有條不屈周孔為後世楷模而冢木效其靈又伏羲文王冢上並生蒼草義文為後世作易而墓草亦著其異

花之別名最多難以枚舉今畧舉其大概者言之牡丹曰木芍藥荷曰芙蓉梔子曰薝蔔又曰林蘭櫻桃曰石蜜木槿曰舜華又曰日日及又曰麗末瑞香曰麝囊夜合曰蠲忿又曰合歡薔薇曰玉雞苗嬰粟曰米囊山若曰海桐辛荑曰木筆芍藥曰將離杜鵑曰紅躑躅茉莉曰鬢華木芙蓉曰拒霜蜀葵

曰戎葵又曰一丈紅丁香曰百結秋海棠曰斷腸  
紫薇曰百日紅玉簪曰白萼萱花曰忘憂草又曰  
宜男素馨曰悉那茗凌霄曰紫葳

家庭園圃中宜種柿樹柿有七妙一有壽二多陰三  
無禽巢四無虫蠹五有佳實六其樹本甚堅固七  
經霜則其葉鮮紅可愛

芸香草古人用以藏書謂之芸草置書帙中即無蠹

魚之患而不知置席褥下又能除蚤虱尤為可貴

產嶺南者其香甚烈更佳葉類豌豆作小叢遇秋

聞見隨筆 卷二十三 草木花果 十

時則葉上微有白粉汗土人謂之七里香

兗州之曲阜城正南為聖廟原係孔子故宅基地延

中有二檜樹各大數十圍相傳為孔子手植也其

樹東者紋左旋西者紋右旋豈以聖人守正不偏

而木紋亦不敢紊亂耶又城北郊為孔林孔子墓

在西北隅伯魚墓在東北隅子思墓在正北蓋商

尙左故孔子墓在西邊

凡草木經牛啖之必茂經羊啖之必枯諺曰牛食如

澆羊食如燒同為獸食何相反如此耶余細思牛

乃土畜土能養物而牛之色蒼又有春生之象焉  
羊乃金畜金主肅殺故羊之色白而有秋殺之象  
焉二物稟性既不同故其口中舌與齒亦具有春  
生秋殺之性所以草木之榮枯係焉

詩經黍稷稻粱禾麻菽麥謂之八穀解者紛紛不一

共說余攷諸書及注疏而古今稱名亦多同異即

如黍類赤黍曰糜白黍曰芑黑黍曰秬一稭二米

口秬詩所云維秬維秠維糜維芑是也說文謂黍

可為酒從禾入水意也汜勝之書謂黍者暑也待

聞見隨筆 卷二十三 草木花果 十一

暑而生暑後乃成也而黍之外另有一種名玉蜀

黍此黍初出西蜀故又名玉黍今南北多種之其

黍不擇地而生崗壟平原俱可種獲可以炒食蒸

食作酒作錫飼畜等用余攷據諸書即今俗名包

穀是也

一曰稷一名稌一名粢陶宏景謂稷米人多不識與

黍相似諸書所云亦難辨別又據說文云稷乃五

穀之長也也然此乃官名非穀名又據汜勝

之書種植篇有黍不稌本草有稷不載稌稌即

稷也又據李時珍綱目考証稷與黍一類而二種也粘者爲黍可以釀酒不粘者爲稷可以作飯余按經文中每每以黍稷並舉如黍稷翼翼之類不一而足則宏景時珍二人之說似有可憑

一曰稻一名稌一名糯周頌豐年多稌禮記牛宜稌幽風十月獲稻雖各處命名不同總之皆此一物也據本草其味甘溫而性微寒可以釀酒可以熬錫可以爲粢可以作餠以其性糯而粘多食緩筋力令人多睡作粥能補中益氣暖腸胃堅大便余

開見隨筆

卷二十三 草木花果

十三

攷証諸書多雖不一卽今之酒米是也

一曰梁有青梁米黃梁米白梁米三種又有紅毛而赤色者另爲一種陶宏景謂凡云梁者皆是粟類惟其米色各異爲分別耳其性味均皆補脾益胃食之養人又性微涼故也又據李時珍謂梁與粟同類而粟大有分別穗大而毛色紅長粒粗者爲梁穗小而毛短粒小者爲粟梁與粟苗俱似茅種類繁多卽今之小米是也梁能釀酒最佳亦可爲粢粟煮粥食補虛損並能益丹田降胃火補脾腎

開見隨筆

卷二十三 草木花果

十三

北方多用以釀酒以其種各異故命名亦不一耳

一曰麻一名巨勝又名方莖又名狗蝨諸書名別不同總是胡麻一物耳又其脂多油俗又名脂麻本草謂其性味甘平無毒食之補中益氣潤肺養腸久服輕身不老益壽延年爲仙家食品昔劉阮入天台仙子曾以胡麻飯飼之是也服食之法枹樸子載之甚詳孫真人稍畧耳蘇東坡因陳正輔治痢疾教以服黑脂麻丸亦極詳備其葉名青蘘音葦名麻藟音皆皆可治病諸瘡用葉莖同仁嚼爛敷患處最良而油藥方主治尤多具載本草

一曰菽卽米也豆之總名角曰莢葉曰藿莖曰其子曰荳有黑白黃赤四種黃白可以炒食作腐造醬笮油黑赤多入葯用卽黑小豆赤小豆是也又名紅豆 又一種名曰豌豆又名戎菽 又一種名曰蠶豆又曰胡豆此二種豆均能作蔬療饑並可作粉 又一種名曰豇豆 江絳二音有紅白青紫赤斑駁數色祇可作蔬菜 又一種名曰菹豆一名沿籬豆一名蠟眉豆人家用作蔬菜乾豆入葯



用恆多能健脾除濕解藥毒治婦女赤白帶下脾胃中之補劑也 又一種名刀豆可作蔬入醬用更宜

一曰麥有小麥大麥之分小麥一名來詩貽我來牟說文作秣 大麥一名牟麥又曰穰麥又曰稞麥紛紛不一其名或謂大麥皮薄麵多爲五谷之長或謂小麥磨麵甚佳大麥皮粗而壳厚諸書所說不同如此余按素問麥屬火心之谷也又據鄭元云麥屬木又據許慎云麥屬金以其金旺而生火聞見隨筆 卷二十三 草木花果 五

旺而死三說各異又據別錄云麥養肝與鄭說合又據孫思邈云麥養心與素問合又據李時珍云麥除煩止渴收汗利水止血皆心經病也當以素問爲準 又一種名穰麥殼厚皮粗今俗人亦呼之爲大麥用以飼畜間亦有作磨麵炒熟與兒童食者謂之炒麵貧家用以和谷米食謂能充饑耐久審是則磨麵爲小麥非大麥也

粳米一名秈其性不粘卽今之飯穀也 禮記內則云魚宜苽諸書所注不一余攷文選謂之

芡米爾雅謂之雕蓬說文謂之彫苽西京雜記謂之彫胡並不指實其爲何米大約水邊之一物總是能結子耳

春初早韭秋末晚菘人不知菘何物以余攷之卽今俗呼爲白菜也

菰米西京雜記謂之雕胡云太液池邊皆是雕胡紫揜綠節之類

甘蕉一名芭蕉又名巴苴樹大一圍葉長丈餘及八九尺不等廣亦二三尺惟嶺南開花結子如皂角

聞見隨筆 卷二十三 草木花果 五

形他處則否剥其子上皮色白而微黃味似葡萄而更香甜脆嫩又可療饑其莖解散如絲以灰水練之可以紡績爲絺綌謂之蕉葛較葛布而細緻交廣俱有之

蒟醬卽葷芡也生於蕃國者大而紫謂之葷芡生於番禺者小而青謂之蒟焉可以爲食故可以爲醬交趾與九真郡人家多有之漢使唐蒙通夜郎郡以求蒟醬卽此

水蔥花葉皆如鹿葱花色有紅黃紫三種出始興者

佳婦人懷妊取其花佩之卽生男其實非鹿葱也

交廣姪婦佩之極有驗

赤松葉如檜而細長出南海土產衆香而此木不大香故人無佩者惟出境則香勝在南方植物無情不香於此而香於彼豈屈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己者歟物理之難窮如此

鄴都稻名重思其米如石榴子粒稍大味如菱杜瓊作重思賦曰霏霏春暮翠矣重思雲氣交被嘉穀應時

閱見隨筆

卷二十三 草木花果

六

莊公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傳曰戎菽也爾雅戎菽謂之荏菽亦作茂菽又列子亦作茂菽然則戎菽自后稷時已有之而管仲何得謂桓公得之山戎始布種天下殆未攷也

紅杏山房閱見隨筆卷二十四

戎州盧秉鈞纂述

外域隨筆

金卽律柳溪丞相文獻公之子澁然居士有文集百卷行於世其父子從征西域六七年所行五六萬里著有西遊錄述其事其書人亦罕見今於上都殘篇中獲見之節錄於此戊寅春三月扈從出雲中抵天山涉大磧踰沙漠道過金山時方盛夏雪凝冰積斲冰爲道松檜參天花草彌谷金山而西  
閱見隨筆 卷二十四 外域 一  
水皆西流入於海其南有回鶻城 卽回統名別石把有唐碑所認瀚海軍卽此也瀚海去城數百里海中有島其上多禽鳥羽毛城二百里有輪台縣唐碑在焉城南五百里有和州卽唐之高昌又名伊州伊州西三四千里有五端城卽唐之于溟國出玉石過瀚海千餘里有不刺城城南有陰山東西千里南北二百里山頂有池周圍七八十里城南皆林擒樹濃陰不露日色出陰山有阿里馬城西人目林擒爲阿里馬附城皆林擒園故以名城

又有附庸城八九所多葡萄梨菓播種五谷一如  
中原西有大河名亦列河西有城名虎司窩魯菜  
卽西遼之都城有附庸城數十又西有答刺思城  
又西數百里有苦蓋城入普城可傘城芭欖城苦  
蓋出石榴其大如拱甘而微酸尤多汁三五枚卽  
可絞汁一大盂渴中之尤物也芭欖周圍皆巴欖  
故以名城花如杏而微淡葉似桃而差小冬花夏  
實入普城出西瓜大者五六十斤人僅負二枚苦  
蓋城西北五百里有訛打刺城有附庸十餘城其  
聞見隨筆 卷二西 外城 二

華之西有大河西入於海其西有犍城梭里檀聖  
母所居富庶又過於蒲華西濱大河有班城又西  
有鞞城自此而西直入黑色印度亦有文字與佛  
國字體聲音不同佛像甚多不宰牛羊只飲其乳  
人不識雪歲三次熟麥盛夏置錫器於沙中旋卽  
鎔化月光射人如夏日南有大河冷於冰雪湍流  
峻入於南海地多甘蔗取汁以釀酒嫩糖黑印  
度之西北有可弗義國數千里皆平川無邱垤不  
立城邑民養羊馬以蜜爲釀此國晝長夜短羊腓  
聞見隨筆 卷二十四 外城 三

渠會嗜殺人常命吏殺商賈而盡掠其貨財太祖  
之西征由此舉也訛打刺城西千餘里有尋思千  
者西人謂肥爲尋思千以地土肥饒故名用金銀  
銀無孔甚富庶環城數十里皆園林飛渠走石方  
池曲沼花木連延誠爲勝境瓜大如馬首谷無糲

又湛然居士集有河中府詩十首攷河中府卽西遼  
尋思千城也詩中云衝風磨舊麥懸確杵新粳西  
人用風磨麵如中原之用水磨者又云救早河爲  
雨無衣穞種羊余向在京聞西北極邊有種羊之

說今皮衣中谷種羊是也然未敢深信後讀唐會  
要載西極邊有種羊爲業今觀此詩方信

許獻臣云盜吉刺地方日不落只一道黑氣遮日煮  
羊膊熟日又出也保定劉敬之到此地親見之與  
唐史骨利幹國相似惟地名不同耳觀此則諸書  
所載日月不出入於地中繞北極之下以爲晝夜  
信而有徵劉夢得蘇東坡均有羅浮夜半見日詩  
此山恐與彼相對但不知相隔幾千萬里也

滇南土司婚禮猶有古風惟宋蔡羅龍鳳四姓五家  
間見隨筆 卷二十四外域 四

相爲聯婚以龍與鳳係同一姓故也間亦有與滇  
士大夫家通婚者其納采奠雁與漢人無異多行  
入贅禮而四姓世襲長官世爲婚姻以嫡長女嫁  
嫡長男每娶長女必一妻八媵有古諸侯一娶九  
女之遺意然媵則或養同姓女或選良家女或庶  
出女爲之嫡女則不能也中國士大夫家嫡子娶  
長官五家嫡長女亦然猶王姬嫁於諸侯也常人  
則否至長官女則斬與常人其宗族勿論矣長官  
女服飾裙粧與漢人稍異尙短衣齊腰着百折

長裙或二百折不等以錦繡爲之至衷衣及襯冬  
夏皆用紵布其衷衣與襯相聯接扣以鈕扣而根  
脚又與羅襪相聯亦扣以扣處子夜卧不脫不沐  
既嫁方沐每一日沐沐畢塗以蘇合油貧者塗以  
羊膏故膚如凝脂也合昏之夕定情時始解衷衣  
與襯扣土司女多纏足其縛脚甚易山中有草名  
葳靈仙取其葉與根煎汁濯之日三四濯不數日  
而步步金蓮矣又苗家風俗婦女未受孕大有分  
別婦一受孕眉間卽有紅絲一縷隱隱而現以是  
知其受胎也

間見隨筆

卷二十四外域

五

滇黔苗種最多惟冲家牯羊苗黃毛犍佬白獐獐黑  
獐裸五種爲盛其婚姻以踏月跳歌爲定男女皆  
毡衣女不着襯惟着裙元夕立標於野大會男女  
男吹蘆笙女振金鐸盤旋跳舞各有行列謳歌互  
答有合於心卽奔就之越日送歸母家然後遣媒  
請聘價焉既成則男就女家必生子乃歸夫家按  
周禮孟春之月大會男女過時者奔之勿禁不及  
時者勿許今此苗俗無論過時不及時皆奔殆其

流弊歟

嶺表蠻洞風俗非親喪男女頭皆頂白巾婦女以白布纏頭家有祀事以青葉標門禁往來人皆文身男女同浴名曰冒白鄉風舊標青社酒酣文身老及幼川浴女同男近族人自嶺外歸詢之誠然

至道元年牂牁諸蠻貢方物牂牁在宜州之西累世不朝貢至是始通中國上問其使臣寵光近地里風俗譯代對曰去宜州陸行四十五日地產五谷人食秬稻持木弩於林樹間射獐鹿為業每二三

聞見隨筆

卷二十四 外域

六

川上

百戶為一州州有長殺人者不死以家財為贖王居有城郭官府無壁壘止短垣而已其使衣衣虎皮羶裘以虎尾加於首為飾從者百餘人均皆蓬髮鬣面狀若猿猴服飾詭異不可名狀

隋書載西南蠻有八詔余攷隋時永昌姚州有蒙舍詔蒙巒詔越祈詔浪窮詔施浪詔遼暎詔又有傍矣川羅識二族通號八詔其後二族為閣羅鳳所滅至今存者只有六詔南方之蠻夷惟南詔為最

大慈夷語謂王為詔

故戎州輿地志有南臨六詔

之地

木蘭皮國在大食國之西極邊過大海四岸由大食國乘巨艦百餘日可到其地凡舟之大者莫如木蘭皮舟一舟能載數千人舟中有酒食肆機杼貨物悉備一舟要具數年飲食恐為風所阻滯不能前進故也地產麥麥粗長二寸許瓜大有六七尺圍米麥窖地中數十年不壞

安南自漢唐以來皆歸附中國余讀宋史紹興二十六年乞入貢所獻方物甚盛前古未有如此之多

聞見隨筆

卷二十四 外域

七

川上

者貢金器數十件計重一千二百餘兩均以珠寶飾之貢珍珠如茄子大者三顆其次如波羅蜜核者六顆又次如核桃者二十四顆又次如李核者一十七顆其小如枣核者一百顆均以金瓶盛之貢沉香一千斤翠羽五十隻深黃盤龍緞八百五十匹馴象五頭常進馬八匹鞍轡全副其後入貢皆不及

占城國前此未通中國自唐顯德五年國王因德漫遣使來貢猛火油八十四瓶薔薇水十五瓶其表

以貝多葉書之香木爲函猛火油見水愈熾殆類  
今之井油洋油者薔薇水得自西域洒衣雖弊而  
香氣不減余閱五代史四夷內典云人火得水而  
滅龍火得水而燃此陰陽自然之變化信有此理  
蓋謂人能變火龍能變水龍不見石人不見風魚  
不見水鬼不見地亦此理也

日本倭國在大海中浙閩之東北隅漢滅朝鮮通使

稱王至光武時賜以印綬歷晉魏隋唐朝貢不絕

咸亨初遣使入貢求習夏言遂惡倭字改國號爲

開見隨筆 卷二十四 外域 八

日本以其國近日出處也宋雍熙初僧齋然入貢

乞賜印本大藏經詔與之歸國元時不肯奉命明

初遣趙秩往諭來朝後因侵擾絕之嘉靖間巡撫

張經勦敗之爲趙文華誣謗論死倭人復熾其國

在東海最大分五畿七道三島道統州六十六州

統郡五百七十二又有屬國百餘國

琉球在東南海中自漢唐及宋元不通中國明洪武

時遣行人楊載招諭琉球其國使人隨載入貢國

內分中山山南山北稱爲三王明永樂時賜閩人

三十六姓善操舟者令往來於國以便朝貢景泰  
時山南山北爲中山尙思達所并遂爲一王習中  
國語文字遣世子入學至本朝猶然

朝鮮卽周封箕子國也自漢魏隋唐以迄宋元興滅

不常以其國王高璉闢地得國不易其姓故號高

麗明洪武初封其國王改號朝鮮後爲國相李成

柱廢其主而自立其界東西南三面皆濱大海惟

北岸抵鴨綠江本朝仍入貢

荷蘭國在西海之西北隅其地富饒有城郭宮室其

開見隨筆 卷二十四 外域 九

人多技巧製造奇器前古未通中國順治初年由

福建台灣入朝貢獻不絕

阿路索在西洋之東北有城郭人稀地廣天氣甚寒

六月猶有僵凍者貴者衣貂皮前此未通中國康

熙時入貢獻黑貂皮魚牙海青自鳴鐘玻璃鏡等

方物適遇西士南懷仁在京譯通其語

吐番卽西羌種舜徙三苗於三危卽此地與高昌國

接壤其俗子妻母弟妻嫂種類繁多信佛無倫紀

周平王遷都避之秦始皇築長城限之漢武帝令

居塞上置張掖酒泉燉煌威武四郡距之晉懷帝時有赤亭羌姚弋仲者初事晉後滅苻堅稱帝於長安國號秦唐代宗時吐蕃屢入寇郭子儀回紇討平之宋時貢寇不常元時盡取其地封其僧入思巴爲大寶法王明洪武以其地爲烏思藏置指揮宣慰司統之封其僧贊善爲大乘大寶法王賜印諸俗人相傳法王能預知人生死故稱爲活佛卽今西藏之哪叭僧頭也

哈密西域入貢要道漢魏時置屯田以戍之興廢不聞見隨筆

卷二十四 西域

十

十一

常唐貞觀中裂其地爲伊州置郡縣元時爲安帖木兒所居明永樂入貢封帖木兒子脫脫爲忠順王本朝因之仍入貢獻

撒馬兒罕西域大國也漢爲屬賓隋爲漕國唐貞觀中入貢仍名屬賓以後貢獻不絕 又有亦力把方卽古龜茲國也漢烏孫公主女妻龜茲龜茲國王隨主女入朝自以爲漢外孫也其國衣冠宮室車馬侍衛皆師漢儀度

天竺一名身毒地方三萬餘里中分爲五國卽五印

度是也中印度屬國甚多四印度亦各有屬國三四十自漢明帝遣使天竺求佛於是佛教始入中國以後貢獻不絕

緬甸地熱多烟瘴其人形陋體黑男髻結前女髻結後皆以麝香塗體風俗事佛敬僧國內建有武侯祠以武侯南征曾至其地名之曰剩材武侯立碑道旁題曰異日皇帝過此明末永歷投荒實應其讖後永歷被擒雷碎其碑

安南國秦屬象郡漢爲南粵尉佗兼有其地武侯時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後爲女子徵則徵貳反據馬援討平之魏晉隋唐以迄五代宋元明皆置州郡屢被叛據至宣德時遣使謝罪因宥而封之後

聞見隨筆

卷二十四 西域

十

十一

爲莫登庸所篡命毛伯溫討平之黎氏仍復其國至今朝貢不絕其俗講學崇儒亦尙佛教考試取士以四場爲式一頭場經藝二場四六三場詩賦四場策論衣冠刑法多與中國同

默德那卽古回國也其教以祀天爲本其字體有篆楷草三法今西洋諸國皆用之明宣德時遣使

隨天方國入貢其風土所產五穀花菓與中國無異其風俗重殺生不食豕肉非同類殺者亦不食至犬肉亦不食

天方國其地四時融和如春晚夏初與回回國相近最富饒物產亦多明宣德時始通中國其俗有老人年至七八十歲者甘愿捨身濟眾遂絕粒不食五谷酒肉每日惟澡身飲蜜飲至數月或年餘便溺皆蜜而死國人殮以棺仍用蜜滿侵其身誌其歲月瘞之地中俟百年後起封則成蜜劑遇刀斫聞見隨筆 卷二十四 外域 十一

折傷肢體者服少許即愈名曰木乃伊外域最貴重余按李時珍本草綱目亦載此方  
占城國即古越裳氏地漢為林邑唐為占城歷漢魏晉齊梁隋唐皆入貢宋清熙中以兵襲破真臘後真臘復讐占城幾無噍類其國南距真臘北距交趾恒與二國相攻伐每賴中國為解和其俗最好潔日常澡身三五次浴罷即以腦麝塗體遠檀薰衣

真臘其先為扶南屬國後并扶南而有其地遂為大

國其風俗貢賦有真臘風土記言之最詳

暹羅初為二國元時暹降於羅合為一國即以暹羅名之由東粵香山縣登舟遇順風四十日可到其國自明及今仍入貢獻

又朝鮮地據漢書地理志樂浪郡之縣二十五其一為朝鮮應邵注故朝鮮國武王封箕子於此而朝鮮今在高麗境內又慕容氏於營州立朝鮮縣又於平州亦立朝鮮但取其名與漢置之縣相去則千有餘里而一統志乃云朝鮮城在永平府境內聞見隨筆 卷二十四 外域 十二

箕子受封之也何其不知古今之地理哉  
戎州為古樊國地種類不一其人短小有獾鬼狢狢言語不通皆樊人為之傳譯樊人善禁咒有禱輒應能變幻報仇破其法即不驗人死有棺而不葬置之懸巖峭壁間以其能緣壁而走也迄今滇之大關廳所屬棺木巖比比皆是即樊人所攜棺也而袁子才載巫峽懸崖上擱有棺為大禹未開河以前洪水滔天時物係屬以訛傳訛不知有樊人也



播播卽古夜郎郡有女子浴於水溪見竹節流至內  
有啼聲剖之得一嬰兒取以養育之長大遂雄荒  
服以竹爲姓號曰竹王

黎州蠻乃白馬氏之遺裔凡十一種有曰西箐蠻三  
王蠻邛部蠻風巴蠻保塞蠻淨浪蠻阿宗蠻烏蠻  
白蠻兩林蠻山後蠻交易不用銀錢用貨物相易  
漢人以絹帛茶布蠻人以鹽馬花椒

松潘卽古冉駹地盛夏積雪不消其人累石爲室高  
者十餘丈矮者亦六七丈不等謂之碉房亦謂之  
閣見隨筆 卷二十四 外域 十四  
碉樓部落甚眾其風俗好淫而惡淫凡奸淫事輸  
金講和而棄去其妻惟處女媼婦犯淫勿禁有罪  
者樹一長木令罪人繫其上擊鼓集大眾然後殺  
之

建昌路與馬雷裸獮有黑白二種本名盧鹿累石爲  
屋覆以木板或樹皮四時皆燒火於中堂其俗以  
黑者爲大族最尊貴謂之黑骨頭白者謂之爲娃  
子用以牧牛羊耕種服役黑夷

八百媳婦其先代土酋有妻八百人令其各領一寨

故以爲名其俗婦女刻花鳥形象於眉目之上以  
爲粧飾

婆羅門國古師子國也屬於天竺在西海中其地二  
千餘里先是南印度國王女嫁隣國路逢獅子負  
女而去遂孕生男女各一及長力能格獸問母知  
昔事曰人畜殊途宜速逃去擔母與妹歸本國獅  
子追念憤恨暴害人物王募能制獅子者醞重賞  
子欲往其母止之曰彼雖畜猶父子爾何忍子曰  
人畜異類禮安在乃佩小刀出應募時獅子踞林  
中人不敵近其子卽前父認識未動因刺其胸而  
死王曰逆哉父尙害畜種難馴重賞以酬其功遠  
放以誅其逆於是裝二船多備糧糗母留在國供  
養子女各一舟隨風飄蕩男舟泛海至寶渚建都  
邑號爲獅子國女舟泛至波刺西後爲西大女國  
獅子國中多奇寶四時和煖五穀隨種皆可收獲  
晉義熙中遣使入貢宋渚化中聞婆國入貢其使  
言隣國有婆羅門者國人善察人情先知吉凶明  
時亦遣使入貢風俗與印度相同

閣見隨筆 卷二十四 外域 十五

蘇門答刺卽漢之條支唐之波斯大食國也漢章帝時遣使入貢進鵝鵲高七尺善解人言

又條支國於魏神龜中亦遣使入貢唐貞觀中入貢獻水珠行軍乏水置之土中清流自出開元時遣使入貢見帝不拜曰國人只拜天不拜王斥之乃拜有白衣大食黑衣大食二種代宗曾取其兵以平兩京及宋明兩代朝貢不絕其俗每歲必殺十餘人取其血以浴身謂之除疾疫以六月爲歲首有禮拜堂每七日王出禮拜登高座爲眾說法王

開見隨筆

卷二十四 外域

二六

同上

居室以瑪瑙爲柱水晶爲磚瓦綠甘爲壁幄幕皆文錦官有丞相太尉等官物產富饒螺子黛每顆價值千金龍涎香有大如斗者尋枝瓜其瓜極大一枚可供十人食石榴亦大每顆重五六斤美菜高六七尺扶蘇如樹人可坐卧其下又出臭果長八九寸聞之臭不可近剖開中有白肉十四五片其味最佳所產蒲桃其大如雞子又有龍馬係龍與馬交而生者一日能行千里

佛林國卽大秦國也其地方萬餘里在海之西有屬

國四百餘城其山川與中域無異有水銀海當日沒之處水銀海周圍有四五十里國人於近海十來里許多掘深坑數百處使健兒騎壯馬人馬通身並貼黃金在海邊馳驅行走使日光照映金光閃耀相射海中則水銀潮湧滾沸而來人急鞭馬疾走若稍遲則爲水銀捲入海去水銀追人不及往往飛墜落坑中人因得取之與香草同煎遂成眞白銀矣

開見隨筆

卷二十四 外域

二七

俗語皆有所本如利市出易說卦利市三倍難爲人出表記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爲人生活出孟子家數出墨子服事出周禮

紅杏山房聞見隨筆卷二十四

紅杏山房聞見隨筆補遺目錄

卷之二十五

經史讀史隨筆補遺

計四十則

卷之二十六

輿地隨筆補遺

計十六則

卷之二十七

解字格致隨筆補遺

聞見隨筆 卷二十五 目錄

計四十則

卷之二十八

時序神佛隨筆補遺

計十八則

紅杏山房聞見隨筆卷二十五

讀史隨筆補遺

馬湖盧氏 鈞述

封禪書皇王大紀曰自史遷言上古封禪之君七十有二後世人主慕之以為太平盛典然登不徧於四岳封非十有二山人懷晏安不行五載一巡狩之制出崇太侈無納言計功行賞之實鐫文告成明示得意非所以教諸侯德也泥金檢玉遂其侈心非所以教諸侯禮也心與天道相反事與聖人相違故太平之典方舉而天災人禍隨至者多是以梁許懋曰燧人之前世質民醞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考舜典可知後世封禪之失稽許懋之言史遷能無愧乎

三國鼎峙司馬公通鑑以魏為正統本於陳壽朱子綱目以蜀為正統本於習鑿齒漢晉春秋稽諸天文則熒惑守心而魏文帝殂蜀與吳無事此黃權對魏明帝之言似可以魏為正統也月犯心大星而漢昭烈帝崩魏與吳無事權又將何以對余按

以蜀爲帝自是定論

孔北海答王修教曰椽清身潔已歷試諸艱謀而鮮過惠訓不倦余嘉乃績應乃懿德用升爾於王庭其可辭乎余謂此等文詞溫雅有典謨詰語之風想見漢時之條教如此

唐內殿無逸圖代以山水開元天寶治亂所以分也

宋仁宗初圖農家耕織圖於延春閣哲宗元符間

易以山水勤怠判焉徽宗時宣取祕書省圖書進

覽陳師錫奏曰六經載道諸子談理歷代史冊祖

間見隨筆

卷二十五

讀史補遺

二

川州

宗圖書天人之蘊性命之妙治亂安危之機善惡

邪正之迹在焉以此爲圖天地在心流出萬物以

此爲畫日月在目光宅四海觀心於此則天地和

氣生焉注目於此則日月祥光麗焉心以道觀則

正目以德視則明余謂徽宗能納師錫諫置此言

於座右則必能鑒成敗別淑慝而何致有漠北之

辱哉惜其不知大體終日以學畫稱能雖畫鷹爲

世貴重而黍離麥秀之風景其可畫乎

今史方伎傳云古之爲術以吉凶導入而爲善今之

術者以休咎導人而爲不善誠爲至論

明天順八年給事中王徽奏正統時王振專權使先

帝遠播宗社幾移天順初曹吉祥專權舉兵焚闕

欲危宗社今日牛玉專權謀出皇后欺侮陛下是

皆貽笑四方取議萬世者也臣請自今以後一不

許內官與國政二不許內官與外官私相交結三

不許內官弟姪在外管事並置田業自古賢良者

萬無一人無事時似謹慎一聞國政便作姦欺如

聞陛下將用某人也必先賣之爲己功將行某事

間見隨筆

卷二十五

讀史補遺

三

川州

必先泄之張已勢人望日歸威權日重而內官之

禍起矣此臣等勸陛下不許與聞國政者此也內

官侍奉朝夕在側文武大臣不知廉恥者多與交

結餽以金銀珠寶加之婢媵奴顏內官便以爲賢

朝夕在陛下前稱美之有正大不阿者不肯私謁

內官便以爲不賢朝夕在陛下非毀之陛下天縱

聖明雖不爲惑而日加浸潤未免致疑稱譽者驟

遷顯位非毀者久屈下僚怨歸朝廷恩結宦寺而

內官之禍起矣臣等以爲不許內官交結外官者

此也內官弟姪人等授職任事倚勢爲非聚奸養惡家人百數財貨萬餘田連千頃馬繫千匹內官恃此家產所以貪婪無厭姦弊多端身雖在內心實在外內外相通禍亂所由起矣臣等勸陛下不許內官弟姪在外管事者此也陛下果能鑒彼三人行此三事則禍患不作災害不生倘或不然臣恐禍起蕭牆變生肘腋異日之患有不可言者矣疏入上責徽妄言要譽貶遠州判官

漢和熹鄧后詔中官近侍於東觀讀書以教授宮人聞見隨筆 卷二十五 讀史補遺 四 川 81

秦符堅選宮內奄人及女隸有聰識者置博士授經若夫巷伯能詩列於小雅史游急就著在藝文古固有之而不限其人也明太祖深鑒前代之蔽令內官不許識字永樂以後此令漸不行至宣德乃有內書堂之設去祖制遠矣余按隋蔡允恭爲起居舍人帝使允恭教宮人允恭恥之遂稱疾不起又宋賈昌期爲侍講編修資善堂書籍其實則教授諸內侍諫官吳育奏請罷之隨卽停止以宣廟之納諫求言當時廷臣並未有論及此者其後

有王劉魏奄等之禍得非內書堂階之厲乎

五代史馮道傳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哉管子之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爲人而如此則禍敗亂亡無所不至况爲大臣而無不取無不爲則天下國家未有不亂亡者矣然四者之中恥尤爲要故夫子謂士曰行己有恥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又曰恥之於人大矣是以人之不廉而至悖禮犯義皆由於無恥矣故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人何不以廉恥自厲哉

聞見隨筆 卷二十五 讀史補遺 五 川 81

王安石創行新法蘇東坡奏疏中有云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及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臣願陛下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功利而貪富強至理名言當時論新法皆不若此深切著明史通謂晉史之成多采小書如語林世說搜神記幽明錄之類是也至曹嘉之干寶二晉紀及孫盛檀道鸞二晉秋陽皆不取其中所記美事遺略過多

周赧王卒於乙巳明年丙午秦遷西周公而東周君猶存也壬子秦遷東周君而不能奉周祀作史者當自丙午至壬子此七年繫周統於七國之上乃得春秋之大義何以東萊大事記周赧王後卽繫秦爲正統朱子以爲未當

宋有蔡京人人皆知其爲奸也而不知唐時先已有一蔡京爲嶺南節度使以貪虐敗見雲溪友議並舊唐書此奸臣之同姓同名也吳有桓彝晉亦有桓彝此又忠臣之同姓同名者見吳中紀聞及晉聞見隨筆

卷二十五 讀史補遺

六 川上

紀是史之不可不讀如此

七國齊趙魏韓皆大夫纂立楚爲黃春申後秦爲呂不韋後惟燕爲舊國召公之澤遠矣

洪武十五年五月廣西府吏王允道奏磁州臨水鎮產鐵請置爐冶可獲重利上曰朕聞治世天下無遺賢不聞天下無遺利且利不在官卽在民民得其利則財源通有益於官官專其利則財源塞必損於民今各治數多軍需不之而民生業已定若復設治必致滋擾杖之流海外大哉王言此見太

祖之不畜貨利如此

崇禎十四年上諭宰臣部院及各衙門曰官常典制內外攸分本職之外不宜侵越我高皇帝酌古準今獨嚴內官之防毋預外事一時朝政清明法紀整肅正本澄源意甚深遠朕鑒後思前凜持祖訓自今以後凡宮殿陞等監及各司局庫等衙門或典禮繕戎或鳩工筦鑰或司膳服或辨文書都著勤慎小心料理本等職事不許違越祖制干預在外政事違者卽以亂政掣問處斬仍令六部詳察

聞見隨筆

卷二十五

讀史補遺

七

舊典開列職掌具奏時禮部侍郎蔣德璟奏曰周官內職不滿百人糾禁王宮掌於小宰古聖垂法下戒將來蓋其慎也太祖高皇帝鑒於往代而取衷焉其設內官監司局庫各有定員秩不過四品俸不過一石而且糾察有令交通有戒預政典兵有禁謹內外之防杜假竊之漸至尙論漢唐已事而三致意焉大哉天訓亘古不易所以致清明整肅之治而開萬世太平之基也自列聖繼承宮府之大防未改而時亨偶興中外之任使間聞永樂

中始有遣使外國及遣往甘肅巡視者洪熙中始有守備南京者正統中始有統兵討賊防邊及各省鎮守者景泰中始有分坐十營稱監倉者然猶聽尙書節制正德中邊關置內監且令提督禁兵內操分坐勇士四衛軍營益非祖制也他如監工監器會同審錄蘇杭織造權稅開鑛之遺皆利少害多亦旋設施止操縱在握一時暫託權宜而事過境遷每多釐正惟世宗肅皇帝毅然裁革獨斷於先我皇剪除逆璫媲美於後皆凜承高皇帝之

聞見隨筆

卷二十五 讀史補遺

八

訓諭內臣毋預政事外臣毋行交結二語足括千與古治亂之源矣臣等仗讀寶訓深邇貽謀不使其有功自無竊柄之患嘗令畏法實杜亂政之階若委腹心則威福移寄耳目則羅織敢遵典章則職守自恪嚴內外則侵越不生此實酌古準今可以無傲而神孫聖祖於焉一揆者也謹遵諭照舊章將監局職掌著爲令甲臚列上呈

續一作礦

唐太宗贈蒲州刺史堯君素曰雖桀犬吠堯乖倒綱志而疾風勁草表歲寒之心又宋太祖贈中書令

韓通詔曰易姓受命王者所以徇至公臨難不苟人臣所以明大節大哉二帝之言可謂表忠義以厲臣節唐宋命世之英主識見遠矣

漢武帝年十二歲而決廷尉獄防年之疑明帝年十二歲而辨陳留吏懇田之牘其英明略同而武帝之事史册不書僅見於通典及刑法雜議

紅杏山房聞見隨筆 卷二十五 讀史補遺 卷二十五

九

一册

紅杏山房聞見隨筆卷二十五

外江盧秉鈞述

經史隨筆補遺

仲虺之誥始言仁湯誥始言性太甲始言誠說命始言學皆見於商書

書有七觀人多不曉謂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

仁甫刑可以觀誠洪範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事

臯陶謨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見大傳而孔叢

子又謂泰誓觀義臯陶謨益稷觀政大禹謨禹貢

聞見隨筆

卷二十五 經史補遺

一

觀事與大傳略有不同

三以天下讓其解有二當王季太伯之時周日強大

乃託諸采藥而不反以國讓也自後日言之則以

天下讓也當其時讓王季也而自後日言之則讓

於文王武王也有天下者在三世之後而讓之者

在三世之前宗祧不記其功彛鼎不銘其迹所謂

三以天下讓也故聖人有無得而稱之歎又路史

云方太伯於太王時託采藥以弭疾及太王沒後

太伯不反以與王季王季以與文王文王以與武

王皆太伯有以啟之也故曰三讓

詩芑有三薄言采芑菜也豐水有芑草也維糜維芑

稻梁米也 而杞亦有三無折我樹杞杞柳也南

山有杞在彼杞棘杞梓也言采其杞陸有杞棗枸

櫛也 又茶亦有三誰謂茶苦堇茶如飴苦菜也

有女如荼茅秀也以媻茶蓼陸草也

書泰誓古文作大誓孔注大會諸侯以誓衆自隋顧

彪以為泰者大之極猶天子之子曰太子天子之

卿曰太宰此會中之大故稱泰誓何以唐時衛包

聞見隨筆

卷二十五 經史補遺

二

引為說作交泰之泰殊非經文本意余按大誓與

大誥同原注謂作泰者非

孟子若伊尹萊朱注云萊朱湯賢臣一云仲虺也春

秋傳曰仲虺居薛為湯左相則是伊尹為右相也

余按唐宰相世系表仲虺為湯左相臣扈祖已皆

其後裔

西陸朝覲其說有三服虔謂春分奎晨見東方杜預

謂三月奎朝見鄭氏謂四月昴朝見爾雅西陸昴

也劉炫云鄭說為近三星在天有二說毛氏謂參



十月始見鄭氏謂心三月見東方朱子從鄭說

古人以一句爲一言如左傳定公四年子太叔九言

論語思無邪一言自秦漢以來專以一字爲一言

如五言六言七言詩之類是也然論語亦有一字

爲一言者如子貢問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子曰

其恕乎是也

論語次章卽先列有子之言蓋以子夏子游子張以

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是其言行氣象

有相似者如檀弓云有若之言似夫子是也非謂

問見隨筆

卷二十五 經史補遺

三

貌似之也孟子謂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

皆定論也觀其盡徹之對出類拔萃之語見於論

孟而學而首篇所載三章曰孝弟曰禮曰信恭皆

精要之言也至論晏子焉知禮又見檀弓荀子云

有子惡臥焮掌是其苦學處其以子稱之宜哉

鼻盪舟孔安國注陸地行舟後人因之余按竹書紀

年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戰於濰覆其舟滅之

楚辭天問所謂覆舟斟鄩正謂此也又古人以左

右衝殺爲盪陣又晉健兒歌丈八蛇矛左右盤十

盪十決無當前然則盪舟非陸地行舟也蓋孔氏

注論語時竹書紀年尙未出故耳

論語逸民虞仲夷逸左傳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似

虞仲爲太伯之弟卽仲雍也而史記載太伯逃荆

蠻自號勾吳荆蠻人義之從者如歸市立爲吳太

伯卒後無子弟仲雍嗣立爲吳仲雍雍卒子季簡

立簡卒子叔達立達卒子周章立至武王克商時

求太伯仲雍後時周章已立爲君矣不復更封遂

以周章之弟虞仲封於夏墟列爲諸侯據此則仲

問見隨筆

卷二十五 經史補遺

四

雍爲吳仲雍而虞仲乃仲雍之曾孫也殷時諸侯

有虞國因國已滅武王以周章之弟封之故有虞

仲之名若謂仲雍虞仲爲一人是祖孫同號必無

此理又按古語吳虞通用書傳謂虞仲或是吳仲

雍之誤

凡卦爻二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謂之互

體見於左傳陳侯筮之遇觀之否注云自二至四

有良象艮爲山是也然夫子未嘗及之至云二與

四三與五同功而異位持就兩爻相較而言之亦

未有互體之說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井田之制一井之中畫為九區一夫受田百畝蘇老泉謂萬夫之地為地三十二里有半其間為川為路者一為澮為道者九為洫為涂者百為溝為畛者千為遂為徑者萬使夏必五十殷必七十周必百里必將改道路變溝洫移遂畛之不暇豈不煩擾而無益乎蓋三代取民之異在乎貢助徹而不在于乎五十七百畝也雖畝數丈尺不同而田未

聞見隨筆

卷二十五

經史補遺

五

爾雅釋山與詩注疏不同多草木曰岵無草木曰峿疏謂岵當作岵石戴土謂之崔嵬土戴石為岵與毛傳所引互相反

朱子注論語夏曰瑚商曰璉與禮記亦異余攷記曰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是夏璉商瑚明甚朱子

當日蓋仍古注耳

格物之學莫過於詩關關之雝雝有別也呦呦之鹿食相呼也德如鳴鳩言均一也德如羔羊取純潔也仁如騶虞不嗜殺也鴛鴦在梁得所止也桑扈啄粟失其性也倉庚陽之候也鳴鵙陰之兆也蒹葭露霜變也桃蟲拚飛化也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誠不可揜也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道無不在也南有喬木正女之操也陞有荷華君子之德也匪鱣匪鮪避危難也匪兕匪虎慨勞役也蓼莪棠棣知孝友也繁蕢行葦見忠信也葛屨褊而羔裘忘也蟋蟀儉而蜉蝣奢也爰有樹檀其下維穀美必有惡也周原膺膺茶如飴惡可為美也黍以為稷心眩於視也蠅以為雞心惑於聽也藜竹猗猗文章著也皎皎白駒賢人隱也贈以芍藥貽我握椒芳馨之辱也焉得萱草言采其蠹憂思之深也柞棫斯拔侯薪侯蒸盛衰之象也鳳凰于飛雉離於羅治亂之符也相鼠碩鼠為疾惡也采葛采芩為傷讒也

聞見隨筆

卷二十五

經史補遺

六

逸詩雖多其篇名見於經傳者狸首見射義驪駒見

大戴禮並漢書注祈招見左傳轡之柔矣見左傳

並周書采薺見周禮河水新宮茅鴟見左傳

曾西集註以爲曾子之孫而不知誤也按經典序錄

云曾申字子西曾子之子子夏以詩授曾申左邱

明作傳以授曾申於此可以攷證非曾參之孫也

又按楚有鬬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則曾西之爲

曾申無疑

五霸諸說不同服虔以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

聞見隨筆

卷二十五 經史補遺

七

晉文應劭風俗通漢書異姓諸侯王表及杜元凱

均主此說趙岐注孟子則以齊桓晉文秦穆宋襄

楚莊爲五霸是孟子五霸桓公爲盛就東周以後

言耳而未及夏商之世如嚴安云周衰三百餘年

而五霸更起者也或謂宋襄求伯不成傷於泓是

未伯不可以列五霸史記載勾踐報吳仇觀兵於

中國時號五霸然子長在臺卿之前必有所據又

越絕書載周元王使賜勾踐胙命爲伯淮南子亦

云勾踐勝吳遂伯天下然則言三代五霸當如服

虔言春秋五霸當列勾踐而去宋襄

孔子刪詩所以存列國之風也故善不善有兼而存

之者亦猶太史陳詩觀民風之意所以季札一聽

便知其國之興衰然世非二帝時非三王不能四

方之民有貞而無淫有治而無亂是以文王化行

南國而北鄙殺伐之聲卽文王亦不能化也桑中

之篇溱洧之什夫子不刪志淫風也叔于田爲譽

段之詞揚之水椒聊爲從沃之語夫子不刪著亂

本也淫奔之詩錄之不一所以志其風之甚也一

聞見隨筆

卷二十五 經史補遺

八

國皆淫而中有不變者焉則急錄之將仲子畏人

言也女曰雞鳴相警以勤生也出其東門不慕色

也衡門不願外也後之迂儒不達此旨乃謂聖人

不當錄淫奔之詩于經不知刪詩之義也

經書中不淑有四義人死謂之不淑禮記如何不淑

是也生離亦謂不淑詩中谷有推遇人不淑是也

失德亦謂不淑詩君子偕老子之不淑是也國亡

亦謂不淑逸周書王乃升汾之阜以望商邑曰嗚

呼不淑是也又亡字亦有三義有以死而名之者

中庸事亡如事存是也有以出奔在外而名者晉公子重耳稱亡人是也有以不在而名者詩子美亡此論語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是也

堯舜禹皆名也並非號上古帝王有名無號尙書帝曰格汝舜格汝禹皆君命名其臣也堯崩舜與臣言則曰帝禹崩五子之歌則曰皇祖盾征則曰先王無有言堯舜禹者不敢名其君也自啟至發乃有名夏后氏之季始有以十干爲號者若桀癸之類是也至商世乃著號不著名而名之見于經者

聞見隨筆

卷二十五 經史補遺

九

僅天乙名履辛紂名受是也若湯若紂皆其號也曰武湯曰成湯乃臣子稱之詞也曰文祖曰藝祖曰皇祖曰高宗曰中宗曰神宗而廟號起矣曰文王曰武王而諡法立矣自夏以前純乎質故帝王有名而無號自商以下寢乎文有名有號而又有諡詰經者不可不知

屨無夫里之布人多不知謂有夫布有里布周禮云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業者出夫家之征閭師職曰凡無職者出夫布

鄭司農云里布者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蓋謂宅不毛者罰以里二十五家之布今集註中未引閭師夫布之文遂以布屬於里

春秋桓公二年傳曰卿置側室杜預注側室衆子也文公十二年傳曰趙氏有側室曰穿是又以諸子爲側室也而漢南粵傳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師古注言非正嫡所生也是又以側室爲妾也今人謂妾爲側室意本此

聞見隨筆

卷二十五 經史補遺

十

書以堯舜爲首詩以文王爲首春秋以隱公爲首史記以吳太伯列世家之首列傳以伯夷爲首皆能讓國也此夫子所以稱太伯爲至德噫讓之爲德亦大矣哉

紅杏山房聞見隨筆經史補遺卷二十五

紅杏山房聞見隨筆卷二十六

馬湖盧秉鈞述

地理隨筆補遺

八陣圖諸書所載不一據薛士龍云圖之可見者有

三一在沔陽之高平舊壘一在新都之八陣鄉一

在魚復永安宮江灘上水經注謂沔陽定軍山東

谷高平是亮宿營處營東即八陣圖也遺址難尋

在新都者郡縣志云在縣北十九里寰宇記在縣

北三十里李膺益州記在穉子闕北五里土城四

聞見隨筆

卷二十六 地理補遺

一 川文

門在魚復者寰宇記夔州奉節縣即漢魚復地圖

在縣西南七里荆州圖經云細石為之歷歷如棊

布或經夏水沖沒至冬水退依然如故所以為奇

余按成都圖經云八陣有三在夔州者六十有四

方陣法也在新都者百二十有八當頭陣法也在

棋盤市者二百五十六下營陣法也余又攷興元

至西縣亦有八陣圖據此則圖有四

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注齊街里名余攷莊街名嶽里

名左傳襄公廿八年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注云

六軌之道又反陳於嶽注云嶽里名又昭公十年

敗諸莊哀公六年戰於莊注並同此可為證

費國春秋時有兩費其一見成公十三年呂相絕秦

殄滅我費滑注滑國都於費今河南緱氏縣是也

又襄公十八年楚為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

本一地而秦滅之後為晉有耳其一見僖公元年

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注費季氏邑在子思時

滑費之亡已久孟子所稱費惠公即季氏之費邑

而僭稱公者故又云小國之君曾子書亦有費君

聞見隨筆

卷二十六 地理補遺

二 川文

費子之稱蓋由季氏專魯必自據其私邑如附庸

之國矣春秋時大夫為諸侯豈獨三晉哉

禹貢三江人多誤解北江今之揚子江中江今之吳

淞江而不言南江南江即今之錢唐江也禹平水

該括眾流豈有獨遺浙江之理況會稽又為會合

諸侯之地而不云浙江者特以施功少故不言導

水耳以余考之三江既入是一事震澤底定是一

事後人有謂三江之入皆由震澤是以二句相蒙

為文以解經不但失卻本經之意旨並三江之說

亦誤矣

左傳成公元年戰於鞏鞏入自邶輿注邶輿齊邑三年鄭師禦晉敗諸邶輿注云鄭地哀公十四年阮氏葬於邶輿注云阮氏魯人邶輿在泰山南城縣西北輿城是也是齊鄭魯皆有邶輿也又文公七年穆伯如莒蒞明及鄆陵注鄆陵莒邑成公十六年戰於鄆陵注鄭地是二鄆陵也又襄公十七年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於重邶注曹邑二十五年同盟於重邶注齊地是二國皆有重邶也又姑蔑閔見隨筆卷三十六地理補遺 三 〇〇〇

爲魯地哀公十三年彌庸見姑蔑之旗在越地浙之高淳縣永豐鄉卽宋時湖田也文獻通考所謂永豐圩者政和五年圍湖成田初賜蔡京又賜韓世忠又賜秦檜撥隸行宮每歲約收租米三萬餘石王弼永豐謠曰永豐圩接永甯鄉一畝官田八斗糧人家種田無厚薄了得官租身卽樂去年大水平斗門圩底禾苗沒半分子胥告災縣官怒至今追租如追魂有田追租未足怪盡將官田作民賣富家得田貧納租年年舊租結新債舊租了

新租促更向城中賣黃犢一犢千文任時估債家算息不算母嗚呼有犢可賣君莫悲東隣賣犢兼賣兒但願有兒在我邊明年還得種官田余按此謠可與流民圖耕織圖並傳不朽今讀其詩猶令人想見當日種官田之苦

驛站古人以三十里爲一舍左傳楚子入鄭退三十里而許之盟故詩云我服既成於三十里周禮遺人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漢唐以來亦以三十里置馬驛古人謂三舍蓋九十里也今人有十里一

舖者卽孟子謂置郵傳命遺意閔見隨筆卷三十六地理補遺 四 〇〇一

禹之治水也曰播曰潞水之性合則冲驟則溢別而疏之所以殺其冲也北播九河是也旁而蓄之所以節其溢也大野既瀦是也必使有所容而不爲暴然後豐物阜民而百姓之利興矣今也不然隄之障之偏之束之使之無所容其流而不得不發其怒不由地中行而橫出原陸無足怪也攷前朝徐有貞治河猶分疏水流於濮汜不使并趨一道自宏治築黃陵岡以絕北來水而河流總滙於曹

單之間乃猶於蘭陽儀封各開一口以洩之於南  
今又塞之故河至今日有欲北不得欲南不得惟  
有一道入淮淮狹又不能容此河患頻歲爲災生  
民欲免爲魚之歎不亦難乎

四川在唐時以前並無四川之名只分東西兩川至  
宋時始以成都爲益州路潼川爲梓州路保甯爲  
利州路夔府爲夔州路謂之川峽四路後人省文  
因名之曰四川

嶽頂無字碑世傳爲秦始皇立余按秦碑在玉女池  
閱見隨筆

卷二十六 地理補遺

五 山川文

上李斯篆書高四五尺而銘文並二世詔書咸具  
不當又立此無字碑也攷宋以前無此說因取史  
記讀之知爲漢武帝立也又讀始皇本紀本云上  
泰山立石封祠祀下又云刻所立石是秦碑有字  
之證今李斯篆碑是也又攷封禪書云東上泰山  
泰山之草木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上遂  
東巡海上四月還至奉高據此則云立泰山巔而  
不云刻石是漢石無文之證今無字碑是也又後  
漢書祭祀志亦云上東上泰山乃立石泰山之巔

亦不言刻石然則今之無字碑乃漢武之碑而非  
始皇之碑也

蕪湖縣西南七里大江中有嶋磯相傳爲漢昭烈孫  
夫人投江處有廟在焉按水經注云武陵孱陵縣  
故城王莽更名孱陸昭烈孫夫人又更修之則是  
夫人已隨昭烈到荊州矣又蜀志云先主既定蜀  
而孫夫人還吳又據趙雲列傳曰先主入益州雲  
領留營司馬時孫夫人以權妹嬌豪多將吳吏兵  
縱橫不法先主以雲嚴重必能掌齊特以雲掌內  
事權聞備西征大遣舟船迎妹而孫夫人欲將後  
主還吳雲與張飛勒兵截江乃得後主還是夫人  
自荊州已復歸於吳矣後不知其所終而後世何  
得有嶋磯沈江之事

閱見隨筆

卷二十六 地理補遺

六 山川

歷城北蓮子湖周圍三十里湖中多蓮每到盛夏花  
開紅白相間最爲流覽之勝魏袁翻曾譙集湖中  
每每作血羹不成詢於參軍張伯瑜張曰取洛水  
必成遂如張說果成時清河王怪而異焉問取何  
義而得張曰可思湖目王笑而然之其實未解宴

散王以此語主簿房叔道曰不解湖目之事房曰  
藕能散血湖目蓮子名也故令王思王歎曰人不  
讀書一事不知其何能格物乎

四川幅員之廣至今日可謂大矣江水出於巴薩過  
拉木山黑水實爲喀喇烏蘇河此桑經鄜注未悉  
之山川也職貢極於廊爾喀郡縣列於大小金川  
此堯封禹甸未闢之疆域也驛站抵於唐古特屯  
戍接於巴勒布此漢主唐宗未立之邊防也賁人  
欲舞而力農巴女罷歌而輪織此太史公未錄之

聞見隨筆

卷二十六 地理補遺

七

川人

風俗也升菴以放廢老滇此度以離亂去蜀此陳  
承祚未紀之耆舊也眉山之義旗拒賊石柱之嫠  
婦勤王此常道將未誌之子女也獻賊以竊據被  
誅教匪以左道致戮此張唐英未編之檣杪也江  
源繪於蕃部天文畫於鶉首此唐求未緝之圖經  
也茶綱通乎藏衛鹽井濟於滇黔此班固未書之  
食貨也余按陳壽耆舊傳李膺益州記常璩華陽  
國志張唐英蜀檣杪唐求緝圖經李文子蜀鑑皆  
未此時之大且廣矣蓋山民爲岷山番爲嶓蜀爲

漢番雜處山謂岷嶓水謂江漢江抱岷而東下漢  
抱嶓而南下兩山會夔門兩水會夏沔又况玉壘  
錦江蠶叢粟海沃野千里眞天府之國也

蜀之離堆不一其處余攷通志蜀稱離堆有七一在  
夔州卽古歌云激湏大如馬瞿塘不可下是也一  
在蒼溪顏眞卿摩崖記所謂突入嘉陵江直上數  
百丈不與衆山連屬者是也一在南部總志載鮮  
于仲通與其弟叔明潛修之處者是也一在樂山  
寰宇記載龍游縣云李冰鑿離堆以避沫水之害

聞見隨筆

卷二十六 地理補遺

八

川人

者是也一在多功峽屬雅州雅州府志多功峽謂  
大禹治水用功獨多者是也一在雅州與嘉定交  
界之處地名曰龜都郡國志所謂漢源縣有離堆  
卽蜀守李冰所鑿者是也一在灌縣據灌縣志所  
謂秦太守李冰所鑿者是也然夔州蒼溪南部樂  
山四處離堆皆生成天設惟雅州灌縣漢源三處  
離堆尙爲李冰所鑿攷水經注華陽國志名勝志  
詳哉言之矣又攷史記河渠志蜀守李冰鑿離堆  
避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所謂離堆者亦指



嘉定雅州交界上者而言之後人遂將太史公二句文並讀乃誤以灌縣者當之母惑乎以岷江爲沫水矣

天下之水大而流長者惟河與江其源皆出於西番河之源自元史發明之人因而得其大略至江之源則從未有確指其地者卽酈注水經雖言其端委而於發源之處亦闕疑而弗敢定也今三藏皆入版圖其山川原委俱可按圖以稽所謂岷山導江者江水汜濫中國禹從此水而導之耳江之源實不在此也江源發於科爾坤山之東南有三泉流出合而東南流土人名爲岷捏撮岷捏撮者譯言岷江也是爲岷江之源南流至岷納克地名鴉龍江又南流至瞻對宣撫司會打冲河入金沙江逕雲南境至敘州府城與錦江會合是江源根據後人但見打冲河之金沙江金沙之入川江而又據禹貢東別爲沱之文遂謂川江爲岷江溯流窮原謂江源必在黃勝關外不知鴉龍江之上流實江源也故導江之江有蜀江離江錦江都江之稱

聞見隨筆

卷二十六

地理補遺

九

川名

隨地異名而不專岷江之目者非其源也宋范成

大吳船錄曰江源自西戎由岷山澗壑中出而合於都江亦祇就川省中言耳又陸游入蜀記曰嘗登岷山欲窮江源而不可得蓋自蜀郡之西大山深谷西南巒箐中皆岷山也則江源所從來遠矣二說皆知黃勝關流入之江非江源而不能定其所在漢書地理志謂岷山在湔氏道西徼外江水所出言雖無弊特不知所謂徼外者今科爾坤山之東南耶抑卽黃勝關外之地耶又據元史云江水源出蜀西南徼外而禹導之可謂得其方矣但不能明悉如記河源者蓋大江發源之處從無有人至者故不得其詳也然亦有至其地而未能辨者如明朝之宗泐是也宗泐使西域歸云西番抹必力赤巴山有二水在東北者爲河源在東南者爲犛牛河江源也犛牛河卽今麗江一名金沙江宗泐但見是水之先合於金沙江而後合於川江不知金沙江別源於西番之乳牛山去江源西有千餘里而謂岷江卽金沙江誤矣惟明徐宏祖撰

聞見隨筆

卷二十六

地理補遺

十

川名

有湖江紀源一篇頗切於形理其曰河入中國歷  
五省而入海江入中國亦歷五省而入海計其吐  
納江倍於河按其發源河自崑崙之北江自崑崙  
之南攷崑崙卽科爾坤之訛非真崑崙也並非江  
源短而河源長也又云北龍夾河之北南龍抱江  
之南北龍祇南半支入中國惟南龍磅礴半宇內  
其脉亦發於崑崙與金沙江相並南下環滇池以  
達五嶺龍長則源脉亦長江之所以大於河也至  
李膺益州記謂羊膊嶺水分爲二派一東南流爲

聞見隨筆

卷二十六 地理補遺

十一

川石

大江一西南流爲大渡河元金履祥釋禹貢從之  
蓋大渡河發源於大邑縣之露中山至嘉定合川  
江其去岷江真源東西相隔千餘里去禹貢導江  
之處南北亦隔五百餘里而謂俱發源於羊膊嶺  
何其謬耶余按禹貢導江之處在今黃勝關外乃  
褚山考江源者當以此爲定

又蜀江考岷江舊志謂出羊膊嶺一云出木搭山經  
松潘衛西又南經疊溪營西轉南流入茂州及威  
州西折而東南至灌縣由灌縣導流益多分數派

包給於成都府境隨地異名曰汶江曰都江曰錦  
江曰大江其正派由灌縣西又東南經温江縣西  
崇慶州東又東南經新津縣東又東南經彭山縣  
而入眉州又南過嘉定敘州瀘州重慶忠州夔州  
出巫峽而入湖廣界其曰沱江者在灌縣南大江  
分流經崇寧縣南東流入郫縣界又東經新繁縣  
南成都縣北又東經新都金堂二縣南而合湔水  
卽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爲沱是也漢地理志禹貢  
江沱在西東入大江又舊志沱水自灌縣南分一

聞見隨筆

卷二十六 地理補遺

十二

川石

小支穿縣下注四十五里入崇寧界曰渡船河經  
縣北又東十里入彭縣界爲清白江合王村河又  
東入新繁界又分一支爲督橋河又東入新都界  
經北三十里又東經漢州西南二十五里又東南  
流五十里至三水關合馬水河又南入金堂河又  
二十五里至焦山坡合前後兩河總名金堂河又  
東南流九十里出金堂峽入簡州界通名爲中江  
又一統志自彭縣以西俗名爲渡船河自彭縣以  
東曰清白河江自金堂以下曰中江卽古湔水也

又攷水經注湔水出玉壘山漢地理志綿虎縣玉壘山湔水所出又縣水源出縣竹縣紫巖山經德陽縣過漢州入雒水又雒水自什邡西北發源經德陽入漢州界又南流入金堂界合綿湔諸水一名石亭河漢地理志雒縣章山雒水所出以上岷江沱江湔水雒水之源流並附於此

聞見隨筆

卷二十六 地理補遺

十三

紅杏山房聞見隨筆卷二十七

古戎盧秉鈞述

解字隨筆補遺

五經文字不同者多即如一經之中桑甚見於衛詩而魯頌則為黹鬯弓著於鄭風而秦風則為韞左傳一書亦多不同之字如楚之為氏又為遺氏箴尹氏又為鍼尹氏同在一國而不同如此况於鐘鼎文乎

聞見隨筆

卷二十七 解字補遺

一 四〇八

古文尙書及說文字亦多異璪火粉黼黻艾軒謂粉黼黻當各為一物璪如玉藻之璪璪圓物也意其為璪之狀而以火飾之考工記謂火以圓得非指璪火為一物乎鄭司農謂圓形似火此為近之粉黼黻皆從黼同謂希冕陸德明釋文希與黼同蓋有由也釋文作藻粉米說文作粉黼徐本黼作絲藻與璪通又爾雅釋言黼絺也部璞注令人呼縫絺衣為黼疏謂刺繡也說文黼謂箴縷所絺衣禮司服注希讀為絺或作黼此可為証  
古文箭韶九成今文作簫原注箭韶大舜樂名而諸

儒誤以簫管解之不可不知

說文敘尉律試八體按八體謂大篆小篆刻符蟲書

摹印署書及書隸書七新使甄豐改定古文時有

六書按六書謂古文奇字篆書佐書繆篆鳥蟲書

書正義亦云秦有八體亡新有六書而漢藝文志

謂蕭何草律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以六體法試

之原注謂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此六體

也而六體非漢法當從說文敘改六為八余按蕭

何草律即尉律也佐書即隸書也故徐鍇云尉律

聞見隨筆

卷二十七 解字補遺

二

川

漢律篇名大篆史籀作小篆李斯省大篆為之刻

符謂剖竹而中分之署書蕭何所定以題蒼龍白

虎二闕也及書隨其勢而書之隸書程邈作即今

楷書也奇字即古文而異畫者繆篆即摹印者如

秦璽文云刻符及書署書三體大小不同以其形

而言則六以其用言則八

漢西域傳安息國書皆旁行為書顏氏注今西方胡

國南方林邑書皆橫下不直下又法苑珠林云造

書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住盧其書

左行少曰蒼頡其下直下鄭夾溱亦謂梵書左旋

華書右旋

董彥遠除正字其謝啟云殘經不悟於部亡闕文徒

存於夏有馬不足一者既失其全虎多其六者自

乖其數書殘武殪頌亂湯齊鳥烏混淆魚魯雜糅

增河南之邑為雒滅漢東之國為隋避上則皇不

從辛絕下則對因去口棗合而棘氏微足省而疎

姓絕定文於六穗之禾訓同於導分序於八寸之

策執異為宗丁尾亂真鈎須失實書立書肖既謬

聞見隨筆

卷二十七 解字補遺

三

川

國名為卷為端遂乖服制篆文誤偽誰正雲興之

祁祁隸體散亡共守鸞聲之鉞鉞鎖定銀鐺之名

車改金根之目知一束二縫之為來指二首六身

之為亥羈章立信救時惟正於一羊國史傳疑考

義共惑於三豕傳會作九禾之秀離析為三刀之

州合樂之奏妄加文武為斌定經之名誤合日月

為易字失部居改白水真人之號書忘形象作非

衣小兒之謠四十八安取於桑三十七未足語世

梁父七十二家名雖俱在尉律四十九類書蓋已

亡學者遍觀異書亦多識之一助

爾雅注云茲斯此也今考尙書多言茲論語多言斯  
大學以後之書多言此故論語不言此而言斯者  
七十檀弓言斯者五十有三而言此者一而已大  
學成於曾子門人一卷之中言此者一十有九語  
言輕重之間不同如此

春秋以上言文不言字在傳於文止戈爲武於文皿  
蟲爲蠱論語史闕文中庸書同文之類未嘗言字  
也至易經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詩經牛羊肥字

聞見隨筆

卷二十七 解字補遺

四

川口川三

之康誥于父不能字厥子左傳大字小始有字字  
皆訓爲乳取愛養之意惟儀禮士冠禮賓字之禮  
記郊特牲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此與文字相近亦  
未嘗謂文惟字也以文爲字余按始於秦始皇瑯  
琊臺石刻曰書同文字說文序云依類象形謂之  
文形聲相益謂之字文者象物之本字者孳乳而  
生是字之名自秦而立自漢而顯

三代以上言文不言字自李斯程邈出文降而爲字  
矣兩漢以上言音不言韻自周顒沈約出音降而

爲韻矣

六經中無么字其始見於說文云么小也象子初生  
之形故幼字從么亦取此義蓋一爲數之本故可  
以大名之一年曰元年長子曰元子是也又爲數  
之初故可以小名之骰子之一數爲么是也爾雅  
凡豕之最後生者呼爲么豕故人之幼小者亦呼  
爲么漢書食貨志王莽作錢貸六品有小錢么錢  
幼錢中錢壯錢大錢貝貨五品有大貝壯貝中貝  
么貝小貝等名又攷隋書凡日不全爲餘積以成  
餘曰杪度不全爲分積以成分者曰篋其不成杪  
者曰麼不成篋曰么蔡邕短人賦用其餘厖么陸  
機文賦猶統么而微急郢璞螢火贊蟲之微么盧  
諶蟋蟀賦盲神氣之么蟲並用此字又宋史岳武  
穆傳楊么本名太因太年紀幼楚人謂幼小爲么  
故名之曰楊么俗作么非

外國皆無正字以其音之不同也唐之吐蕃卽今之  
土魯番也唐之回紇卽今之回回也唐書回紇一  
名曰回鶻元史有畏兀兒部畏卽回兀卽鶻也其

聞見隨筆

卷二十七 解字補遺

五

川口川三

曰回回亦回鶻之轉音也其曰畏吾兒亦畏兀兒之轉聲也攷大明會典哈密在燉煌之北大磧外為諸番往來要道其國部落與回回畏兀兒三種雜居審是則回回與畏兀兒又分為二種矣

百體書中有懸針書垂露書秦王破家書金鵲書虎

瓜書倒薤書偃波書信幡書飛帛書籀書謬篆書

制書列書日書月書風書雲書蟲食葉書天竺書

胡書蓬書橫書楷書牛書鬼書狼書犬書龍草書

雞書震書反左書行押書檄書景書半草書鐘隸

開見隨筆

卷二十七

解字補遺

六

川

鼓隸芝英隸龍虎篆麒麟篆魚篆蟲篆鳥篆鼠篆

蛇篆等名

唐有進士單長鳴者赴京應春官試其姓為部書省

筆遂袖狀訖吏書云某姓單音單為吏書擅改易

單為單音善單雖姓字之僻而援筆吏得以侮弄

而改易之實貽宗祖之差也請主司罪之主司初

不之理久之乃曰方口尖口亦何異耶長鳴乃厲

聲曰不然梯航所通聲教所暨文字之柄操在明

公明公倘謂尖口方口可以互書則台州吳兒乃

呂州矣兒也主文不能對場中目為字妖

開見隨筆

卷二十七

解字補遺

七

紅杏山房聞見隨筆卷二十七

戎州盧秉鈞述

格致隨筆補遺

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黏牡見物同而用之異故呂氏春秋引曰仁人得飴以養疾侍老也跖躄得飴以開閉取榘也原注謂牡出淮南子牡門戶籥牡

古樂舜韶禹大夏人人得而知之矣而樂緯動聲儀

顓頊之樂曰五莖帝嚳之樂曰六英而白虎通云

聞見隨筆

卷二十七

格致補遺

八

六莖五英帝王世紀又云高陽作五英高辛作六

莖列子注又以六莖為帝嚳作淮南子注又以六

莖為顓頊作諸書所載不同今備錄之以俟攷六

莖列子亦作六莖與淮南同

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是陸璣撰非陸機也隋經籍志

載草木鳥獸疏二卷烏程令吳郡陸璣撰此可舉

以為證

舜之五刑流也宮也教也贖也賊也流宥五刑舜制

五刑以宥三苗之剽荆荆宮大辟也皇王大紀之

說本此而以墨荆剽宮大辟為賊刑之科目

傅元琴賦齊桓曰號鐘楚莊曰繞梁相如曰燒尾伯

喈曰綠綺而宋書樂志所載不同謂伯喈為燒尾

琴相如為綠綺琴余謂宋志恐有錯誤今據何義

門云此唐人改琴賦以就傳非宋志誤也燒尾即

焦尾焦燒同音

古未有筆以書刀刻字於方策謂之削魯為詩書之

國故考工記以魯之削為良春秋筆削是也

西蜀開國最古不自秦始皇通中國即揚子雲蜀記亦

聞見隨筆

卷二十七

格致補遺

九

未確而李太白蜀道難云蠶叢與魚鳧開國何茫

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烟此詩本於

蜀記亦不足據余按西蜀三代時已有岷嶓載於

禹貢庸蜀見於牧誓此其明證

史記誤以重黎為一人蓋本於楚世家高陽生稱生

卷章章生重黎為高辛氏火正帝嚳命曰祝融而

不知詩正義曰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

則黎為火正是高陽時歷高辛仍為此職則黎為

祝融重為南正明係二人世家以為一人非也余

按少皞氏有子重顛項氏有子曰黎左傳可證

陸璣有詩草木疏劉杳有離騷草木疏王方慶有園

庭草木疏李德裕有山居草木記又有作為疏者

若單言草木疏則失之遠矣是以君子必貴格物

而致知也

韋處厚盛山十二詩韓文公為之序人多不知十二

之名余攷唐詩紀事十二謂隱月岫流杯渠竹岩

繡衣石榻宿雲亭梅谿桃搗葫蘆沼茶嶺盤石磴

琵琶臺上士瓶泉按唐詩紀事八十一卷案許有

開見隨筆

卷二十七 格致補遺

十

功撰見簡明書目

春秋正義手五指各有其名大指曰巨指孟子謂巨

擘是也二指曰食指見左傳中指曰將指見儀禮

鄉射四指曰無名指見孟子五指曰小指亦曰季

指見禮儀少牢饋食

今人立春用土牛之法以歲幹色為首支色為身納

音色為腹以立春日幹色為角耳尾支色為脛納

音色為蹄景祐元年以土牛經四篇頒示天下令

丁度為序見宋史又見

欽定協紀辨方書

周易集林雜占云占天雨否外卦得陰為雨得陽不

雨其爻發變得坎為雨得離不雨巽化為坎先風

後雨坎化為巽先雨後風余按集林十二卷隋經

籍志謂京房撰七錄謂伏萬壽撰

後漢應邵有漢官鹵簿圖見漢官儀鹵簿篇晉有鹵

簿圖鹵簿儀齊有鹵簿儀陳有鹵簿圖唐有大駕

鹵簿一卷又有王象畫鹵簿圖宋景德二年王欽

若上鹵簿記三卷天授六年宋綬又上鹵簿記共

開見隨筆

卷二十七 格致補遺

十一

十卷

六藝古人皆知七月流火天時也相其陰陽地理也

四矢反兮射也兩驂如舞御也止戈為武皿蟲為

蟲書也千乘三去亥有二首六身數也古時人人

皆知而今人遂為絕學雖曰藝事益以見古人之

務實而今人之空疏也

鄉飲酒禮上四人二瑟注謂二人鼓瑟則二人歌也

古人琴瑟之用皆與歌並奏故有一人歌一人鼓

瑟者如漢文帝使慎夫人鼓瑟上倚瑟而歌是也



亦有自鼓自歌者如孔子取瑟而歌是也

三代以來權量不同杜氏通典謂六朝量三升當今

一升秤三兩當今一兩尺一尺二寸當今一尺又

攷左傳正義曰魏齊斗稱於古二而為一周隋斗

稱於古三而為一又隋書律歷志言梁陳依古斗

齊以古升五升為一斗周以玉升一升當官斗一

升三合四勺開皇以古斗三升為一升大業依古

斗梁陳依古稱齊以古稱一斤八兩為一斤周以

玉稱四兩當古稱四兩半開皇以古稱三斤為一

開見隨筆

卷二十七 格致補遺

十一

斤大業復依古稱又考傳記孟子舉百鈞為有力

人三十斤為鈞百鈞是三千斤又晉書成帝令諸

郡中舉有力人要能舉一千五百斤以上者又秦

始皇鑄金人十二各重千石每石重百二十斤然

則千石是十二萬斤據以上三說想不應如此之

重則知古稱之小於此可見又史記孔子居魯奉

粟六萬索隱曰六萬斗正義曰六萬小斗當今二

千石可見唐人所言三而當一之驗

唐六典凡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為分十分

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凡量以秬黍中者容一

千二百黍為龠二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

斗為斛凡權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為銖二十

四銖為兩十六兩為一斤

宋沈括筆談云余奉詔考定權律度量及渾儀求秦

漢以來度量計六斗當宋之一斗七升九合稱三

斤當今十三兩是宋時權量已大於唐也又據元

史言至元二十年世祖取江南命輸米者用宋斛

以宋斗一石當元七斗是元斗又大於宋也

開見隨筆

卷二十七 格致補遺

十一

千字文有二人祇知周興嗣撰而不知蕭子範有

千字文也攷梁書高祖以三橋舊宅為堯宅寺勅

興嗣與陸倕各製碑文高祖用興嗣所製者是義

之所書千字文乃興嗣撰者又蕭子範傳蕭除大

司馬從事中郎使製千字文其辭甚美命記室蔡

遵注釋之唐經籍志千字文一卷蕭子範撰又一

卷周興嗣撰是蕭撰一千字文周撰又一千字文

也隋經籍志載梁給事郎周撰千字文一卷梁國

子祭酒蕭撰千字文一卷何以宋史李至傳謂千

字乃朶武帝得鍾繇書破碎千餘字命周興嗣次韻而成山堂考索亦本其說與隋唐經籍志大異不知何所據而云然

揚雄河東賦義和司日顏倫奉輿注云顏倫古之善御者見韓詩外傳孔子稱其美

精廬乃講授詩書之地卽劉淑包咸檀敷等傳所謂精舍也文選任頽升表用精廬李善注以爲寺觀謬矣

識緯之術漢魏以來相傳沙邱之亡卯金之興皆出閔見隨筆

卷二十七 格致補遺 十四

於孔子閉房記謂聖人先知先覺凡事預爲之識附會其說余讀史魏高祖太和九年詔自今圖識祕緯及名爲孔子閉房記者一皆焚燼留者以大辟論又攷舊唐書王世充將謀篡位有道士桓法嗣上孔子閉房記畫一丈夫持竿以驅羊解云羊隋煬也一竿王字也王居羊後謂公代隋爲帝也世充大悅由此觀之殆似今之推背圖者今則託名李淳風而不言孔子矣

漢公孫宏贈人以生芻一束素絲一襪撲滿一枚撲

滿之物今世罕有人鮮見之謂之撲滿者以土作器用以蓄錢其製空其中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撲之蓋謂其入而不出聚而不散必將有撲滿之敗古人於制器之微亦有謹戒之意焉

魯有兩曾參一爲殺人者一爲聖門高弟趙有兩毛遂一爲野人墜井死者一爲孟嘗君上客古有兩秋胡一爲杜陵人善古隸翟公所欲以兄女妻之者一爲魯人戲采桑婦其妻羞慚赴水而死人固有同名而物亦有似是而非者玉之未理者爲璞死鼠未屠者亦爲璞月之旦爲朔車之轉亦爲朔名同實異所宜辨別也

閔見隨筆 卷二十七 格致補遺 五

北方地寒人皆以土爲牀而空其中以蓄火謂之炕古書不載自金遼乃有此製人遂謂始於胡人而不知非也余攷左傳宋寺人柳熾炭於位將至則去之新序宛春謂衛靈公曰君衣狐裘坐熊席隄隅有竈又漢蘇武傳鑿地爲坎置熅火是皆類炕之形製但其時不名爲炕耳又舊唐書高麗傳冬月皆作長坑下燃熅火以取煖此卽今之炕也但

作坑字

公冶長通鳥音介葛盧辨牛鳴諸書所載固非妄言  
咸通初有渤海僧薩多羅者寓四明精舍能通鳥  
獸言往往聞鳥鳴燕語言休咎皆驗一日與朝士  
數人聯騎將納涼於郊外路遇牝豕引羣豚而行  
喀喀有聲一朝士戲之曰此猪有語否對曰有之  
但人不能曉耳又問所語若何曰牝豕云行行行  
向前樹陰下吃奶料其不遠當有大樹且飼羣子  
矣諸朝士共奇之緩轡以待果踰溝數十步直抵  
聞見隨筆 卷二十七 格致補遺 六  
古槐陰下踞乳諸子以後貴臣宅第多迎僧問之  
無少差忒一時名播京華僧恐煩擾招尤遂潛出  
京不知所往

紅杏山房聞見隨筆格致補遺卷二十七

紅杏山房聞見隨筆卷二十八

馬湖盧秉鈞述

時序隨筆補遺

五行大禹謨以相尅爲次洪範以生數爲次鄒衍以  
相勝爲義劉向以相生爲義水火金木土天地生  
五行之序也木火土金水五行相生之序也水火  
金木土五行相尅之序也

逸周書周月解曰亦越我周改正以垂三統敬授民

時巡狩烝音猶自夏焉正謂用夏時也幽風七月

聞見隨筆

卷二十八

時序補遺

一

多

一篇之中凡言月者皆用夏正也凡言日者皆周  
正也一之日虜發二之日栗烈三之日于耜傳曰  
一之日周正月也二之日殷正月也三之日夏正  
月也

爾雅疏甲至癸十幹爲十日子至亥十二支爲十二

辰幹爲陽支爲陰此二十二名古人用以紀日不

以紀歲歲則有闕逢至昭陽十名爲歲陽攝提格

至赤奮若十二名爲歲陰至後人不識古人名義

遂以甲子至癸亥爲六十花甲以紀歲並以甲乙

子丑分陰陽相配合殊非古意

左傳謂日幹數十故有十時而杜元凱注則以為十

二時其日夜半者子時也雞鳴者丑也平旦者寅

也日出者卯也食時者辰也隅中者巳也日中者

午也日昃者未也晡時者申也日入者酉也黃昏

者戌也人定者亥也人謂此分為十二時之名自

元凱始而不知非也然又有分為四時者謂春夏

秋冬也又有以辰戌丑未為四時者謂土王於四

季也至夜半平旦日出日中日昃晡時見黃帝素

問見隨筆

卷二十六

時序補遺

二

川上

問又雞鳴日出日昃隅中見吳越春秋食時見史

記孝景紀黃昏見漢書隗囂傳人定見來歙傳日

入見史記天官書自古已有十二之名何得云始

自元凱哉

歷家言每日十二時共百刻每時八刻合一日計之

得九十六刻餘四刻以刻有大刻小刻自初一至

初四正一至正四謂之大刻其初初二刻謂

之小刻小刻止當大刻六分之一合一日而計為

初初者十二為正初者十二又得四大刻並前九

十六刻合為百刻余按宋王達蠡海集言謂百刻

之說每刻分為六十分百刻共六千分佈於十二

時每時得五百分此理甚明較諸說最簡切漏刻

經玉海困學記均主其說

禮記月令仲春之月始雨水註謂天所雨者水也非

雪也今歷書雨水為正月中不知何時而改考鄭

康成月令注曰夏小正正月啟蟄漢書亦以驚蟄

為正月中而漢書律歷志又云正月立春節雨水

中二月驚蟄節春分中是劉歆作三統歷改驚蟄

問見隨筆

卷二十八

時序補遺

三

川上

為二月節也然淮南子先雨水後驚蟄則是漢初

已有此說非自三統歷改也又攷蔡邕月令問答

謂三統歷未嘗改雨水在驚蟄之前改之者是四

分歷耳又讀左傳啟蟄而郊注謂建寅月也夏小

正亦云正月啟蟄余謂當從古制以驚蟄為正月

中雨水為二月節又按啟蟄為避景諱改啟為驚

蟄云

古人用火必分四時故有鑽燧改火之制然有明火

有國火明火以陽燧取於日近於天故卜祭用之

國火取五行之木近於人故烹飪用之

又按歷家於每日之下載有義寶專制困等字見於

淮南子有子勝母母勝子子生母母生子子母相

得之說其義多晦道理難明余閱抱樸子引靈寶

經甚為簡切詳明謂每日干支上生下日寶下生

上日義上克下日制下克上日伐上下相同日專

今歷家之通書有以寶為保以困為伐以專為和

者不可不知

史記日者傳有建除家余按建除之名自斗而起始

聞見隨筆

卷二十八

時序補遺

四

川文

見於太公六韜云開牙門當背建向破又見於淮

南子以十二辰順布數去寅為建卯為除辰為滿

巳為平午為定未為執申為破酉為危戌為成亥

為收子為開丑為閉

鑽燧改火聖人順應天時恐民火食生病不得不別

五木之性而生之榆柳色青故春取之棗杏色赤

故夏取之桑柘色黃故季夏取之柞櫟色白故秋

取之槐檀色黑故冬取之皆因其性故可以救時

疾余嘗考諸書所載火患陳火薪惡勞薪自古皆

然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人視之果

然用車軻所爨不特此也荀勗亦知勞薪煮飯為

不美凡用石炭火木炭火竹火草火麻梗火氣味

各自不同傳記中有用巴豆木入爨者人食之得

痢疾而況用糞臭之草木以煮物其味斷未有不

惡者以此推之新火陳火理應有異古聖取五木

以順四時用功甚少而救益甚大

集古錄李陽冰云城隍之神祀典無之惟吳越乃有

余按北齊慕容儼鎮郢城城中先有祠號城隍神

聞見隨筆

卷二十八

時序補遺

五

川文

則是唐以前已有此神也

奧何神哉如祀竈則迎尸而祭於奧此即竈神也而

時人之語則以奧比君以竈比權臣是析而二之

不但於語意未合實不知其本一神也余按詩云

予以奠之宗室牖下注牖下即室西南隅所謂奧

也非別有一神也

今人於戶上壁間畫鍾馗像云係唐時人能捕鬼元

宗嘗夢見之事載沈存中筆談余讀考工記大圭

長三尺杼上終葵首注云終葵椎也又玉藻終葵

椎也方言齊人謂椎爲終葵又馬融廣成頌揮終  
葵揚關斧蓋古人用椎以逐鬼耳魏書堯暄本名  
鍾葵字辟邪隨後又有王鍾葵揚鍾葵耶鍾葵李  
鍾葵不一而足是古人皆以辟邪之物故以名之  
於是終易爲鍾至北史庶人諒傳有喬鍾馗又思  
倖傳有宮鍾馗而葵又易爲馗也左傳定公四年  
分殷民七族於康叔內有終葵氏可爲證

今士大夫培補文風多建奎閣奎樓以崇奉之而其  
中所祀者並非奎宿蓋奎爲文章之府祀之宜矣  
聞見隨筆 卷二十八 時序補遺 六 川百川文

乃改而祀魁星像其字形而爲鬼舉其足而望其  
斗不知奎爲元武七宿之一魁乃北斗之第一星  
也所主不同而二字之音亦別問之先達莫能究  
其理無怪今之應試者中與不中作文人與衡文  
人均不能操其柄大家都是渾渾濁濁過日耳然  
魁字原非好字書云殲厥渠魁曲禮不爲魁主人  
能則執兵而陪其後而今世人多以魁字命名者  
不知何故

河伯馮夷世人相傳爲水神余讀竹書紀年帝癸十

六年雒伯用與河伯馮夷鬪帝泄十六年殷侯微  
以河伯之師伐有易糴其君綿臣是河伯者國居  
河上命以爲伯得專征伐而名馮夷並非水神矣  
又聞穆天子傳至於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  
注云無夷馮夷也又山海經云中極之淵深三百  
仞惟冰夷恆居焉郭璞注冰夷馮夷也卽河伯之  
名據此是河伯國居近水命之爲伯也

余又聞莊子云馮夷得之以遊大川司馬喜注云馮  
夷華陽潼鄉隄首里人也得道爲水仙是爲河伯  
聞見隨筆 卷二十八 時序補遺 七 川百川文

死後而爲神其說怪矣又據龍魚河圖經云河伯  
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以馮夷爲河伯之妻  
是爲二人其說又怪矣又攷魏書高句麗之先祖  
朱蒙而朱蒙之母爲河伯女長爲夫餘王妻故朱  
蒙自稱爲河伯外孫審是則河伯又有女又有外  
孫其說更怪矣

楚詞湘君湘夫人蓋謂湘水之神有后有夫人並不  
言舜之二妃也記傳載舜葬蒼梧之野二妃原未  
相從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注

云帝謂天帝二爲江神卽列仙傳江妃二女也九  
 歌所謂湘夫人稱帝子是也至秦始皇浮江至湘  
 山遇大風而問博士湘君何神對曰堯之二女爲  
 舜妃死而葬此俗謂之湘君鄭司農本其說亦以  
 湘君爲舜妃謂舜陟方而死二妃從之俱溺於湘  
 水遂號湘夫人余按九歌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  
 湘水之有夫人猶雒水之有宓妃也安得有堯之  
 二女既爲帝后又何故下降而爲君而爲夫人哉  
 攷禮記之文明明載二妃生不從征死不從葬又  
 何從而到湘水哉推原其致謬之由皆因其俱以  
 帝女爲名以訛承訛後人不能證其是至今而莫  
 悟耳卽以楚詞證之湘靈鼓瑟是二妃與湘靈判  
 然各別又何得謂爲舜妃哉文人附會其說瀆神  
 亂聖不太甚乎舉此可爲戒

北齊文宣勅道士剃髮爲沙門徽宗令沙門冠簪爲  
 德士宣和元年詔僧稱德士尼稱女德士後周武  
 帝廢佛道教其子天元復之唐高祖廢浮屠老子  
 法其子太宗復之天元固不足道也而謂太宗亦

則見隨筆

卷二十八 時序補遺

八

卅六之七

爲之乎

紅杏山房聞見隨筆時序補遺卷二十八

卅六之七 時序補遺

〔清〕任兆麟輯

述記不分卷

清乾隆五十二年任氏映雪草堂刻本



盧抱經西莊兩先生鑒

震澤任文田纂

# 述記

映雪草堂藏板

述記序

嘉定西莊王鳴盛撰

漢人說經所據以為佐證者皆晚周先秦之書孔門七十子之微言而漢人所自為訓故傳記及石渠白虎之議奏或為祕府所藏或為博士所習又皆班班具在唐宋以下去古漸遠古書亡佚者多學者罕見凡古義之不合於俗者妄憑臆以疑之輒謂漢人自誤此語苟駁前師向壁虛造而經義晦矣今述記序

聖天子在上壽考作人敦崇實學屏黜浮華於是五經古義始復大昌海內蒸蒸嚮風士咸勉自濯磨以應詔今當斯際也蓋不但著述宜遵古訓即場屋應試帖括亦將非古不道焉豈非千載之嘉會哉夫子不云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好古敏以求之而憲章文武夢見周公一則曰吾從周再則曰吾從周然則好古與從周竝行而不相悖也方今

聖主既以古學造士則好古卽所以遵時尚可安於空疏庸妄之陋習而不思自奮邪惟是古書之塵存者窮鄉下邑購訪爲難苟得節抄之本以引其端俾後生染指知味然後漸進於博雅不亦善乎任生文田篤志窮經需濟古學有年爰摘取三代兩漢之書幾十種釐爲上下冊目曰述記以嘉惠藝林喜以此爲說經之佐證而供帖括之取資誠迷津之寶筏昏塗之東炬矣行且不脛而走爭先述記

序

二

忠敬家塾

睹之爲快聊題數行於簡首以爲左券云

乾隆歲在戊申二月既望

敘

記錄之書曷昉乎昉諸七十子之徒禮古記百三十一篇載漢志者是已近世舉業家唯肆小戴氏所傳其它遺文逸典流傳至今者舉弗攷也任太學文田嘗依朱子與伯恭呂氏論定禮記篇次分爲五類集儒先之說而注之又以課授生徒編錄述記一書皆紀小正爲敬時大灋丹書實傳心要典中如弟子職教學之則小爾雅訓古之遺司馬法軍禮

述記

敘

忠敬家塾

之經曾子立言淳實樂記闡義精微以暨伏生傳書韓生傳詩大戴氏記禮董子說春秋胥六經流別也而文字爲經菘之原養教爲生民之本故以許氏說文荀氏漢紀終焉書凡三十四篇曩者董柘林尙書貽余文章唯讀周秦漢儒術兼通天地人二語亘自慚悚今當書以移贈于編錄是書之惜尤有當云爾

皆

乾隆五十有一年歲在強圉協洽橘如之月  
既擊鶴侶褚寅亮書于天硯堂

述記

敘

二

忠敬家塾

述記發例

昔韓子有言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茲竊  
取其義上溯夏商下迄漢代其多足資學人  
之考鏡文家之采拾者凡得書三十餘種

曩者校閱各書舉有全本是編為中資鈔錄

不得不就簡約童子入塾後先授孝經小學

各書進以四書五經易書詩春秋三禮六子性理暨

左史漢韓歷代名家詩文外接讀庶得倫理

雖曰窺豹一斑繇此淹貫全帙大略不逮是

述記

發例

一 忠敬家塾

已

胡五峰謂學欲博不欲雜學欲約不欲陋是  
編雖為兔園小牘必取其理正辭醇羽翼經  
傳者錄之一切雜學害道之言槩不敢撓入  
編中閒有移易字句處皆蒐羅宋元舊本近  
世名人按本參定匪敢臆竄貽譏大雅  
是編原為家塾誦習之本外閒傳出遂為友  
人慫恿鋏梓讀者第以此為漁獵筌蹄毋以  
握珠自足此則鄙人私願也

諸經中儀禮爾雅頗不易成誦鼎本韓子之意纂儀禮大要一編問世爾雅三篇竝次五音將續彙焉

乾隆歲次丁未仲夏之月經筵堂筆志

述記

發刻

二 忠敬家塾

鑒閱參訂姓氏

張 敘賓王 太倉 曹庭棟慈山 嘉善

沈廷芳某園 仁和 褚寅亮摺升 長洲

盧文弼抱經 餘姚 王 昶述庵 青浦

王鳴盛西莊 嘉定 孔繼涑谷園 曲阜

彭紹觀鏡瀾 長洲 陸 烜子章 平湖

戴 震東原 休寧 孫 勳石屏 陽湖

羅有高臺山 瑞金 汪元亮明之 長洲

余蕭客仲林 吳縣 鮑廷博以文 歙縣

述記

姓氏

江 聲鯨濤 元和 彭 績秋士 長洲

潘奕雋榕泉 吳縣 趙懷玉味辛 陽湖

陳毓咸受之 吳江 洪亮吉穉存 武進

魯仕驥樂廬 新城 李大儒魯一 建寧

高宗元伯揚 杭州 李 珩修儒 吳縣

宋思仁藹若 長洲 袁鴻魁蓉洲 吳縣

馮 培仁宇 元和 吳奕偕毅齋 秀水

章國棠淡園 吳縣 黃之紀星巖 上元

金學詩二雅 吳江 蔣 棠萼輝 長洲

繆 球絨齋 吳縣

王 鏡翠庭 蘇州

徐家綸正庵 崑山

王 芑孫念豐 長洲

蔣元城春泉 元和

毛孝光初文 吳縣

胡鼎衡湘南 青浦

劉守忠伯卿 震澤

鄭宛坡蘇傳 吳江

張犀祥迂窗 吳縣

邱 璿鑄人 吳江

錢 泳立羣 金匱

江 藩鄭堂 江都

莊 斗文山 震澤

吳 英履安 元和

徐應宿星緯 元和

朱 鎮宇瞻 上海

戈熙培小蓮 吳縣

近記

姓氏

王兆鵬治園 嘉興

黃中理裳吉 蘇州

羊元騏應輿 吳縣

家塾校勘名氏

姪昌運

字英倍號香杜縣學生乾隆丁酉

琛

字丹崖號秋浦縣學生貢入太學

慶科

字兆微號玉汝府學生

宗延

字繼威號秋涓縣學廩膳生乾隆

璫

字鳴夔號愜齋國子監生

宗昉

字應旂號雙亭縣學增廣生

璋

字秉之號香雨縣學廩膳生乾隆

宗環

字美東號硯南縣學生

校勘名氏

忠啟家塾

述記總目

遂古堂正本



震澤任兆麟文田述

門人九興讓雨峰

姪昌運香杜

琛丹崖

宗延繼威

璋秉之

男昌誥承萊編

上冊之上

述記

總目  
上冊

忠敬家塾  
首一

夏小正

鬻子

逸周書

周公諡法

武王踐阼

弟子職

管子

老子

晏子春秋

家語

上冊之下

曾子

書序

詩序

孫武子

司馬法

述記

總目  
上冊

忠敬家塾  
首二

夏小正

春

正月啓蟄雁北鄉雉震雊作响魚陟負冰農

緯厥耒初歲祭耒始用暘囿見有韭時有俊

風寒日滌凍塗田鼠出農率均田懶獻魚獻

鷹則爲鳩農及雪澤釋初服於公田采芸

鞠則見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柳穉梅杏梔

記作梔桃則華緹音蒿音浩鷄孚粥育

二月往耋黍禪初俊羔助厥母粥綏多女士

夏小正

上冊

丁亥萬用入學祭鮪榮莖采繁昆小蟲抵蟻

來降燕乃瞻劓鯁有鳴倉庚榮芸采芑此句見類

函又戴傳蓮也舊本並闕

三月參則伏主火出火此句舊本錯簡攝桑在九月今正之

苑音解楊肄羊音解則鳴頌冰采議妾子始蠶

執養宮事祈麥實越有小旱田鼠化爲鴛拂

桐芭龍鳴鳩

夏

四月昴柳則見初昏南門正鳴鳶囿有見杏

鳴蠨王賁秀取茶梯秀幽妻音相近訛越有大旱

執陟攻駒

五月參則見蜉蝣有殷鷓則鳴時有養日乃

瓜蝦蟆鳴蠶之興三五日翕望乃伏三字舊本並闕

啓灌藍蓼鳩爲鷹唐蠲鳴初昏大火中種黍

菽音糜音煮梅蓄蘭時有見穉始收此句戴記傳本並在

關氏本茲從頌馬將閑諸則

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煮桃鷹始鷲

秋

夏小正

上冊

七月秀萑音完葦狸子犀肆湟潦生萍類爽死

楊氏荀子注萃并秀漢案尸寒蟬鳴初昏織

女正東鄉斗柄縣在下則旦時有霖雨灌荼

八月劓瓜元校絞劓棗桌零丹疑作鳥羞白

鳥二字疑衍准辰則伏鹿鹿人從鴛爲鼠參

中則旦

九月內納火造遞鴻雁陟元鳥蟄熊羆貉

鼯斯鼯則穴榮鞠樹麥王始裘辰繫于日此句

從朱子禮本雀入大水爲蛤

冬

十月豺祭獸。初昏織女正北鄉。南門見則且二句舊本互易。黑鳥浴。時有養夜。元雉入于淮為蜃。

十有一月王狩。陳筋革。嗇人不從。隕麋角。

十有二月。鳴鳶。黜駒。蕘墳。納卵。赫虞人入梁。

鷄始乳。句見乾。整度鄭氏注。舊本闕。時陽漸長。鷄感而始乳。至正月。孚粥。猶正月。紀承芸。二月。復紀榮芸。爾。

夏小正

上冊

三

三

鬻子

任兆麟述

漢志鬻子名熊。為周師。文王以下問焉。周封為楚。祖逢氏。行珪。曰鬻子。博懷道德。善謀政事。垂勸戒之術。風陳宏濟之術。

傳政

文王問于鬻子。敢問人有大忘乎。鬻子曰。知其身之惡而不改也。以賊其身。乃喪其軀。其行如此。謂之大忘。

昔之帝王。所以為明者。以其吏也。所以為功者。以其民也。方生于民。功最于吏。福歸于君。

鬻子

上冊

一

四

五帝之治天下也。其道昭昭。若日月之明。然故其道首首。然萬世為福。萬世為教者。唯從黃帝以下。舜禹以上而已。

政曰。君子不與人謀之。則已矣。若與人謀之。則非道無由也。故君子之謀。能必用道。不能必見受。能必忠。不能必入。能必信。不能必見信。君子非人者。不出之辭。而施之行。故非非者。行是惡。惡者行善。而道諭矣。

不肖者不自謂不肖也。而不肖見于行。雖自



謂賢人猶謂之不肖。愚者不自謂愚而愚見于言。雖自謂智人猶謂之愚。

禹之治天下也。以五聲聽門。縣鐘鼓鐸磬而置鞀。以得四海之士。為銘于篋。篋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寡人以義者。擊鐘。教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告寡人以獄訟者。揮鞀。此之謂五聲。是以禹據一饋而十起。日中而不暇飽食。曰。吾猶恐四海之士留于道路。是以禹當朝廷閒。也可以羅爵。

鬻子

上冊

二

五

禹之治天下也。得皋陶杜業。既子施黯。季寘。然堪。輕玉。七大夫佐而天下治。

湯之治天下也。得慶輔伊尹。涅里且東門虛。南門煥。西門疵。北門側。七大夫佐而天下治。聖人在上。賢士百里而有一人。則猶無有也。王道衰微。暴亂在上。賢士千里而有一人。則猶比肩也。

周公曰。吾聞之于政。知善不為者狂。知惡不改者惑。夫狂與惑者。聖王之戒也。

逸周書

任兆麟述

文傳

交王在郟。語大子曰。厚德廣惠。忠信愛人。君子之行。不為驕侈靡泰。不淫于美。括柱茅茨。凡土地。聖人裁之。並為民利。土多民少。非其土也。土少人多。非其人也。是故。土多發政。以漕四方。四方流之。土少多帑。而外其務。方輸。夏箴。孔晁注。禹戒書。曰。中不容利。民乃外次。開望。水旱。日。土廣無守。可襲伐。土狹無食。可圍竭。水旱。逸周書。上冊。一。六。

飢荒無時。非務積何備。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與馬非其有也。戒之哉。

開武

周公告武王曰。在昔文考。順明三極。躬是四察。循用五行。戒視七順。順道九紀。三極。天九星。左。四察。目察。惟極。耳察。惟聲。口察。惟言。心察。惟念。五行。黑位。水。赤位。火。蒼位。木。白位。金。黃位。土。七順。順天。得時。順地。得助。順民。得和。順義。財足。順德。助明。順仁。無失。順道。有功。九紀。生。辰紀。日。宿紀。月。日。紀。德。月。紀。刑。春。紀。三極。既。生。夏。紀。長。秋。紀。殺。冬。紀。藏。歲。紀。終。

明五行乃常。四察既是。七順乃辨。明勢天道。

九紀厥當。順德以謀。罔惟不行。王曰。允哉。

維王一祀。武王嗣位。百伯之一。年曰王。後人追書之。曰祀。仍殷制。王在

豐。訪于周公。曰。予聞國有十淫。非不敬不知。

今而言維格。維明戒是祇。周公曰。淫政破國。

動不時。民不保。淫好破義。言不協。民不和。淫

樂破德。德不純。民失常。淫動破醜。醜不足。民

不讓。方言。醜。同也。民心之所。同然。聖人好惡同民。淫中破禮。禮不

同。民不協。淫采破服。服不度。民不順。淫文破

逸周書

上冊

二

七

典。典不式。教不類。淫權破故。官民無法。淫貸

破職。官令不承。貸。變易也。月令必。以法故。無或差貸。淫巧破用。

百意不成。嗚呼。十淫不違。危哉。今商維茲。其

唯茲念不承。殆哉。若有政令。廢令無赦。乃廢

天之命。訖文考之功緒。若農之服田。務耕而

不耨。維草其宅之。既秋而不穫。維禽其饗之。

王曰。格乃言。

克殷

序。武王率六州之兵。以滅殷。作克殷。

周車三百五十乘。陳于牧野。帝辛從。王使尙

父與百夫致師。王既以虎賁戎車馳商師。商

師大敗。帝辛登廩臺。自燔于火。王手太白以

麾諸侯。商庶百姓咸俟于郊。羣賔咸進。曰。上

天降休。再拜稽首。王答拜。入適幸所。擊以輕

呂。懸諸太白。適二女所。既縊。懸諸小白。乃出

場于厥軍。及期。百夫荷素旗于王前。叔振拜

奏假。王即位于社。毛伯鄭奉明水。衛叔傅禮

召公奭贊采。師尙父牽牲。尹逸筮曰。殷末孫

逸周書

上冊

二

八

受德。侮滅神祇不祀。昏暴百姓。其彰顯于昊

天。上帝立王子武庚。管叔相。乃命召公釋箕

子之囚。南宮忽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南宮

伯達史佚遷九鼎。三巫閔天。封比干之墓。乃

命宗祀崇賓饗于軍。乃班。

大聚

維武王勝殷。撫國綏民。乃觀于殷政。告周公

曰。嗚呼。殷政總總。若風草。有所積。有所虛。和

此如何。周公曰。旦聞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

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鱉之長。且以并農力。執成男女之功。夫然則有土不失其宜。萬物不失其性。人不失其事。天不失其時。以成萬財。稱賢使能。有材歸之。關市平。商賈歸之。分地薄斂。農民歸之。譬之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而民自來。王曰。嗚呼。允哉。乃召昆吾冶而銘之。金版藏府而朔之。

作雜

逸周書

上冊

三

九

序周公既誅三監。乃述武王之志。建都伊雒。

作作雜

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武王既崩。周公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熊盈以略。元年夏六月。成王踐阼葬武王于畢。二年。作師旅。臨衛政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俘殷獻民。遷于九畢。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旒父宇于東。周公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

中。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邾山。洛有邾山。今名邾也。北邾成王定鼎是也。制國方千里。

都鄙不過百室。以便野事。農居鄙。得以庶士。

士居國家。得以諸公大夫。孔晁注。居治也。治鄙以農治國家。以

夫。凡工賈胥市臣僕州里。俾無交為。乃設丘

兆于南郊。以后稷配上帝。諸侯受命于周。乃

建大社于周中。其壘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

北驪土。中央冒以黃土。將建諸侯。取其方土。

苞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為土封。故曰受則土

逸周書

上冊

四

十

于周室。乃位五宮。太廟。考宮。路寢。明堂。鼠覆也。

周月

序周公正三統之義。作周月。

惟一月既南至。昏昴見。日短。極基踐長。微陽

動于黃泉。陰慘于萬物。是月斗柄建子。始昏

北。指日月俱起于牽牛之初。右回而行。徐圖臣曰。

合朔必起于月。周天起一次。而與日合宿。即

入亥。右轉也。月。日行。月一次。周天歷舍于十

合宿。在元枵也。日行。月一次。周天。終則復始。是

有二辰。此言日行一月。一周天。終則復始。是

謂日月權輿周正歲道。正讀如政周官注中數曰歲期數曰年造歷必始冬至言歲月凡四時成歲有春夏秋之道從此始正也。

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月。中氣以著時應春三月中氣雨水春分穀雨夏三月中氣

小滿夏至大暑秋三月中氣處暑秋分霜降

冬三月中氣小雪冬至大寒閏無中氣斗指

兩辰之間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

止四時之極不易之道夏數得天百王所同

其在商湯用師于夏改正朔變服殊號一文

逸周書五

一質示不相沿以建丑之月為正亦越我周

王致伐于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于敬授

民時巡狩祭享猶是夏焉

時訓

序周公辨二十四氣之應以明天時作時訓

月令

序周公制十二月賦政之法作月令

諡法 別行

序周公肇制文王之諡義以垂後作諡法

明堂

成王嗣勿未能踐天子位周公攝政六年乃

會方國于宗周大朝諸侯明堂之位制禮樂

頒度量天下大服七年致政于王

官人

序成王訪周公以民事周公陳六徵以觀察

之六徵觀誠考言視作官人六徵觀色觀隱揆德

王會

序周室既寧八方會同各以其職來獻作王

逸周書六

會上冊

成周之會墀上張赤帟陰羽帟帳也陰鶴也天子南

面立絕無繁露朝服八十物摺珽唐叔荀叔

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立于堂上堂下之右

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

焉相者太史魚天行人受贄者八人周公主

東方太公主西方王伯厚曰自稷慎以下其

十高要以下十有贄物二十一義渠以下二

四權扶以下九伊尹朝獻商書非周書以

誤入湯問伊尹曰諸侯來獻或無馬牛之所

生而獻遠方之物。事實相反不利。今吾欲因  
地所有獻之。必易得而不貴。其為四方獻令。  
伊尹為四方令。

職方 參周官

序。王化雖弛。天命方永。四夷八蠻。攸尊王政。  
作職方。

王佩 此臣下進戒之辭 篇首疑有闕簡

王者所佩在德。德在利民。民在順上。合為在  
因時。應事則易。成昌大在自克。不過在數懲。

逆周書 上冊 七

不困在豫慎。見禍在未形。除害在能斷。用兵  
在知時。殃毒在信疑。孽子在聽內。化行在知  
和。不幸在不聞其過。福在受諫。基在愛民。固  
在親賢。禍福在所密。利害在所近。存亡在所  
用。離合在出命。尊在慎威。安在恭已。危亡在  
不知時。見善而怠。時至而疑。亡正處邪。是弗  
能居。此得失之方也。不可不察。孔注言以時  
民為德得時  
所為合應為其機也。所與密皆親近。所利用  
皆忠良。則福利生。反是則禍害至。按漢志  
周書七十一篇。注周史記孔子所論百篇  
之餘。借中或附益。故多駁辭。輯錄尤慎焉。

芮良夫 厲王時芮伯訓 諸王及執政臣

芮伯若曰。子惟民父母。致厥道無遠不服。無  
道。左右臣妾乃違。后除民害。不惟民害。民乃  
非后。惟其讐。后作類。后弗類。民不知后。惟其  
怨也。類善民億兆。后一而寡。不敵眾民。后其危  
哉。惟爾執政朋友。小子其惟洗爾心。嗚呼。改  
爾行。克憂往愆。以保爾居。爾乃贖禍。翫哉。遂  
弗悛。余未知王之所定。爾不圖善。偷生苟安。  
爵以賄成。賢智箝口。小人鼓舌。逃害要利。並

逸周書 上冊 八

得厥求。惟曰哀哉。我聞曰。以言取人。人飾其  
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飾言無庸。竭行有成。  
惟爾飾言事王。實蕃有徒。王貌受之。終弗獲  
用。面相誣蒙。及爾顛覆。爾自謂有餘。余謂爾  
弗足。敬思以德。備及禍難。難至而悔。悔將安  
及。無曰余為惟爾之禍。

太子晉

晉平公使叔譽于周。見太子晉而與之言。靈  
王太子名五稱而五窮。師曠見太子曰。吾聞王

子之言高於泰山不遠長道而求一言王子  
曰古之君子其行至慎天下施聞道路無限  
百姓悅之相將而遠遠人而歡視道如尺尺喻  
也近曠曰古之君子由舜而下其孰有廣德王  
子曰如舜者天居其所以利天下奉翼遠人  
皆得已仁此之謂天如禹者聖勞而不居以  
利天下好與不好取必度其正是之謂聖如  
文王者其大道仁其小道惠三分天下而有  
其二敬人無方服事于商既有其衆而失其  
逸周書上冊九九五  
其身此之謂仁如武王者義殺一人而以利  
天下異姓同姓各得之謂義曠曰宜辨名命  
王侯君公何以爲尊王子曰人生而重丈夫  
謂之胄子胄子成人能治上官謂之士士率  
衆時作謂之伯伯能務善于衆與百姓同謂  
之公公能樹名與物天道俱謂之侯立名生  
物謂化  
施于侯能成羣謂之君君有廣德分任諸侯  
而敦信曰予一人善至于四海曰天子達于  
四荒曰天王四荒至莫有怨訾乃登爲帝穆

穆虞舜明明赫赫立義治律萬物皆作分均  
天財萬物熙熙非舜而誰能曠曰善哉人坐  
敷席注瑟師曠歌無射曰國誠寧矣遠人來  
觀修義經矣好樂無荒注瑟于王子王子歌  
嶠曰何自南極至于北極絕境越國弗愁道  
遠師曠請歸王子賜之乘車四馬曰大師亦  
善御之曠曰御吾未之學也王子曰女不爲  
夫詩詩云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  
亦不柔志氣塵塵取予不疑塵塵亦和擾也  
不疑和之心也  
逸周書上冊十十六  
曠曰曠臣寡聞而易窮王子將爲天下宗乎  
王子曰大師自犬皞以下至于堯舜禹未有  
一姓而再有天下者吾後三年上賓于帝所  
曠歸未及三年告死者至  
殷凡徵前事以戒後王  
湯將放桀于中野士民聞湯在野皆委貨扶  
老攜幼奔國中虛桀曰國所以爲國者以有  
家家所以爲家者以有人也今國無家無人  
矣君有人請致國君之有也湯曰昔大帝作

道明教士民。今王滅道殘政。士民惑矣。吾爲王明之。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里。止于齊。齊民往奔湯于中野。桀復請湯。湯曰。否。吾爲王明之。桀與其屬五百人徙于魯。魯士民復奔湯。湯曰。此王之士。王之民也。委之何。湯不能止。桀湯曰。欲從者從君。桀與其屬五百人去。湯放桀。復亳。三千諸侯大會湯。退再拜從諸侯之位。湯曰。此天子位。有道者可以處之。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湯讓諸

逸周書

上冊

七

侯莫敢即位。然後湯即天子位。

周公諡法

任兆麟述

張氏守節曰。此周書諡法也。周代君臣並取作諡。

維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鬼氏本作相嗣王發。建功

于牧野。終將葬。謂葬文王。乃制諡。遂叙諡法。諡者

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車服者。位之章也。

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于已。名

生于人。名謂號諡。

民無能名曰神。揚善賦閒曰聖。閒。張本作簡。訛。謂閒世而

生。靖民則法曰皇。德象天地曰帝。仁義所往

周公諡法

上冊

一

曰王。立制及衆曰公。執應八方曰侯。翼善傳

聖曰堯。仁義盛明曰舜。二句書疏。經緯天地。道德

博厚。學勤好問。慈惠愛民。愍民惠禮。錫民爵

位曰文。剛強直理。威彊敵德。克定亂亂。刑民

克服。夸志多窮曰武。敬事共上。尊賢貴義。尊

賢敬讓。既過能改。執事堅固。安民長弟。執禮

敬賓。比親之闕。尊賢讓善曰恭。照臨四方。譜

總不行。思慮果敢曰明。威儀悉備曰欽。安民

大慮。安民法古。純行不二。張本作爽。曰定。一德不

解平易不訾禮考曰簡謀慮不威曰德辟地

有德甲冑有勞曰襄有功而還質淵受諫慈

惠愛親曰釐博聞多能聰明啟哲曰獻溫柔

賢善曰懿五宗安之協時肇享秉德不回大

慮行節曰孝執心克莊曰齊資輔就共曰齊

淵源流通溫柔好樂安樂撫民令民安樂曰

康安民立政曰成布德執義中情見貌曰穆

穆綴古字通用甄心動懼此句周書闕敏以敬慎曰頃容

儀恭美此句周書闕昭德有勞聖文周達曰昭保

周公諡法上冊 二 十九

民耆艾彌年壽考曰胡彌久也彊毅果敢追補

前過曰剛柔德考衆曰靜共已鮮言寬樂令

終曰靖惠無內德此句今本脫在後治而清省執事

有制布綱治紀曰平由義而濟布義行剛曰

景清白守節大慮克就不隱無屈曰貞彊以

剛果猛以彊義彊義信正曰威辟土服遠克

敬動民辟土兼國曰桓道德純一不告朱子儀禮

作大兆民外內思索追悔前過曰思柔質慈

民愛民好與曰惠此句周書闕能思辯衆行義說

民始建國都主義行德曰元兵甲亟作獻通

克服勝敵志強死于原野屢征殺伐武而不

遂曰莊通考克殺秉正安心好靜曰夷執義

揚善慈義短折曰懷夙夜警戒夙夜恭事合

善法典曰敬述善不克述義不勉曰玕有功

安民秉德遵業曰烈小心畏忌曰億剛克爲

伐思慮深遠曰翼剛德克就執心決斷曰肅

愛民好治典禮不愆曰戴不勤成名死而志

成死而神能亂而不損好祭鬼怪極知鬼神

周公諡法上冊 三 二十

日靈未家短折曰殤不顯尸國隱拂不成見

美堅長曰隱隱哀也年中早天肆行勞祀恐懼

從處曰悼不思忌愛復很遂旤曰剝外內從

亂好樂怠政曰荒在國逢難使民悲傷在國

連憂旤亂方作曰愍蚤孤短折恭人短折曰

哀蚤孤殞位壅遏不通動祭亂常曰幽克威

捷行克威惠禮曰魏好內遠禮去禮遠衆曰

煬醜心動懼曰甄甄積也威德剛武曰圉聖善

周聞施而不私曰宣此句今本脫在後治民克盡曰



使行見中外曰慤勝敵壯志曰勇昭功寧民  
曰商狀古述今日舉心能制義曰度好和不  
爭曰安內外貞復曰白不生其國曰聲致戮  
無辜曰厲官人應實曰知名實不爽曰質不  
悔前過曰戾温良好樂曰良怙威肆行曰醜  
勤政無私曰類好變動民曰躁慈和徧服曰  
順滿志多窮曰惑危身奉上曰忠息政外交  
曰攜疏遠繼位曰紹彰義掩過曰堅肇敏行  
成曰直內外賓服曰正華言無實曰夸凶年

周公諡法  
上冊  
四  
廿

無穀曰穢教誨不倦曰長愛民在刑曰克嗇  
于賜予曰愛逆天虐民曰抗好廉自克曰節  
擇善而從曰比好更改舊曰易名與實爽曰  
謬張本忠厚不爽曰愿貞心大度曰匡受禪  
成功曰禹此下參賞慶刑威從之成羣守正  
不阿曰君柔質受諫曰慧德正應和曰莫温  
良好樂曰良博聞多能曰憲除殘去虐曰湯  
隱哀之方也景武之方也施德為文除惡為  
武辟地為襄服遠為桓剛克為伐柔克為懿

履正為莊無過為儔則以其明餘皆象也孔注  
以其明所及為諱象其事行也麟按此節乃  
相沿舊解文多舛訛今參朱子儀禮馬氏通  
本攷

周公諡法  
上冊  
五  
廿

姪孫震伯校

武王踐阼記

任兆麟述

武王踐阼召師尚父而問黃帝顓頊之道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三日王端冕師尚父奉書而入王下堂南面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東面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臣聞之其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其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王聞

踐阼記

上冊

三

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為戒書席前左端銘曰安樂必敬右端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右端銘曰所監不遠視爾所代机銘曰皇皇唯敬口生咥口戕口鑑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盥盤銘曰與其溺于人也寧溺于淵溺于淵猶可游也溺于水不可救也楹銘曰毋曰何殘其禍將然毋曰何害其禍將大毋曰何傷其禍將長杖銘曰惡乎危于忿憶惡乎失道于嗜欲惡乎相忘

于富貴後漢書注引太公金匱杖銘曰慎之勞減修容慎戒必恭恭則壽履履銘曰慎之勞

勞則富銘曰行必慮正毋懷僥倖觴豆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僛僛則逃戶銘曰夫名

難得而難失毋勲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勲弗及而曰我杖之乎猥以泥之若風將至

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為謀也御覽引戶懼之人牖銘曰隨天時地之財敬事皇天敬以

先時劔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

踐阼記

上冊

二

廿四

與敗德則崩弓銘曰屈伸之義廢典之行毋忘自過矛銘曰造矛造矛少閒弗忍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朱子曰武王懼之意隨所在以自警王伯厚集解曰有周盛時大訓在西序河圖在東序三皇五帝之經世書武王伐商還歸在豐踐天子位真西山曰作者君之階故人君即位謂之踐阼所依僑逸也無勲弗識五句未詳先時祭時而敬齊朱子曰闕下齊祭之處蔡伯喈曰武王踐阼容于太師作銘十有八章按今戴記止載十七章或脫其一抑蔡說譌與

弟子職

任光麟述

王伯厚曰禮古經五十六篇弟子職其一也黃東發曰弟子職九篇古者小學灑掃應對進退之事于斯乎有攷始于學則謂人莫先于學凡其後所敘皆學也蚤作次之受業又次之晨必先長者而起給事後即讀誦也請衽又次之退習終之夜必後長者而寐給事後復讀誦也致知躬行之功交進此其為大學基本云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温恭自虛所受是極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温柔孝弟毋驕恃力志毋虛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夙興夜寐衣帶必飭朝益莫習

弟子職

上冊

一

小心翼翼一此不懈是為學則也

右第一章朱子曰此學則也

少者之事夜寐蚤作既拚盥漱執事有恪攝衣共盥先生乃作沃盥徹盥沃拚正席先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見賓客顏色毋怍

右第二章朱子曰言蚤作之事

受業之紀必由長始一周則然其餘則否始誦必作其次則已凡言與行思中以為紀古之將興者必由此始後至就席狹坐則起若

有賓客弟子駿迅作對客毋讓應且遂行趨進受命所求雖不在必以反命反坐復業若有所疑奉手問之師出皆起至于食時

右第三章朱子曰言受業對客之事

先生將食弟子饌饋攝衣盥漱跪坐而饋置饋錯食陳膳毋悖凡置彼食鳥獸魚鼈必先菜羹羹載中別載在醬非前其設要方飯是為卒左酒右漿告具而退奉手而立三飯

二汁非作叶左執虛豆右執挾七周還而貳唯

弟子職

上冊

二

嗽之視同嗽以齒周則有始柄尺不跪是謂

貳紀先生乃食弟子乃徹趨走進漱拚前歛祭

右第四章朱子曰言饌饋之事

先生有命弟子乃食以齒相要坐必盡席飯必奉擘羹不以手亦有據膝無有隱肘既食乃飽循咄覆手振衽掃席已食者作樞衣而降旋面鄉席各徹其饋如于賓客既徹并器乃還而立

右第五章朱子曰言食徹之事。

凡拚之道實水于盤。搯袂及肘。堂上則搯灑室中握手。執箕鷹。厥中有帶。入戶而立。其儀不貸。武執帚下箕。倚于戶側。凡拚之道。必出與始。俯仰磬折。拚毋有徹。拚前而退。聚于戶內。坐板排之。以揲適已。實帚于箕。先生若作。乃興而辭。坐執而立。遂出棄之。既拚。反立。是協是稽。

右第六章朱子曰言灑掃之事。

弟子職

上冊

三

莫食復禮。昏將舉火。執燭隅坐。錯總之法。廿七橫于坐所。櫛之遠近。乃承厥火。居句如矩。蒸間容蒸。然者處下。奉椀以爲緒。右手執燭。左手正折櫛。有墮代燭。交坐無倍尊者。乃取厥櫛。遂出是去。

右第七章朱子曰言執燭之事。

先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問所何趾。俛在則請。有常則否。所說文作正。足也。趾作止。

右第八章朱子曰言請在之事。

先生既息。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長其義。周則復始。是爲弟子之紀。

右第九章朱子曰言退習之事。

弟子職

上冊

四

廿

管子

任兆麟述

牧民

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張則君令行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國有四維禮義廉恥禮不踰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恥不從枉。

錯國于不傾之地者授有德也積于不涸之

管子

上冊

廿九

倉者務五穀也藏于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令于流水之源者令順民心也使民于不爭之官者使各為其所長也明必死之路者嚴刑罰也開必得之門者信慶賞也不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强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

形勢

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沈

玉極矣。極至也。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得

幽而威可載也。載行也。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

也。無鄉無方所。銜命者君之尊也受辭者名之運

也。上無事則民自試。抱蜀。方望溪曰當作獨。不言而

廟堂既修。

見與之交幾于不親。見謂不志而恃之也。見哀之役幾

于不結。見施之德幾于不報。四方所歸心行

者也。

權修

管子

上冊

二

三十

欲為國者必重用其民。欲為其民者必重盡其力。無以畜之。則往而不可止也。無以牧之。則處而不可使也。

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

于其間。則上下相疾也。故取于民無度。用之

不止。國雖大必危。

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百

年之計。莫如樹人。

乘馬

君舉事臣不敢誣其所不能君知臣臣亦知君知已也故臣莫能不竭力俱操其誠以來

版法

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廢所惡必計其所窮故用財不可以嗇用力不可以苦用財嗇則費用力苦則勞民不足令則辱

鳥飛準繩此言大人之義也夫鳥之飛也必還山集谷山與谷之處也必正直而還山

管子

上冊

三

三

集谷曲則曲矣而名繩焉以為鳥起于北意南而至于南起于南意北而至于北苟大意得而不以小缺為傷故聖人美而著之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萬家之都不可平以準言大人之行不必以先常義立之謂賢

高為其居危顛莫之救此言尊高滿大而好務人以廉王盛處賢而自予雄也

予許也

辨于一言察于一治攻于一事者可以曲說而不可以廣舉聖人由此知言之不可兼也

故博為之治而計其意知事之不可兼也故多為之說而況其功

况此方也

夫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桴桴則擊也

桴也

言苟有唱之必有和之因以盡天地之道

景不為曲物直響不為惡聲美是以聖人明

乎物之性必以其類來也故君子繩繩乎慎

其所先

樞言

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生者以其

管子

上冊

四

三

氣治者以其名慎貴在舉賢慎民在置官慎富在務地國有寶有器有用城郭險阻蓄藏寶也聖智器也珠玉末用也先王重其寶器而輕其末用故能為天下

王主積于民霸主積于將戰士衰主積于貴

人亡主積于婦女珠玉故先王慎其所積

八觀

賢君在上位刑省罰寡非可刑而不刑可罰而不罰也賢君者閉其門塞其途弃其迹使

民無由接于淫非之地是以民之道正行善也若性然故罪罰寡而民以治。

山林雖廣草木雖美禁發必有時國雖充盈金玉雖多宮室必有度江海雖廣池澤雖博魚鼈雖多罔罟必有正非私草木愛魚鼈也惡廢民于生穀也故曰先王之禁山澤之作者博民于生穀也

法法

不法法則事毋常不設法以法下則事毋常法不法則令

管子

上冊

五

三

不行難設法而不得法上宜故令不行令而不行則令不法

也法而不行則修令者不審也審而不行則賞罰輕也重而不行則賞罰不信也信而不行則不以身先之也故曰禁勝于身則令行于民矣。

君有三欲于民三欲不節則上位危三欲者何也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求多者其得寡禁多者其止寡令多者其行寡求而不得則威日損禁而不止則刑罰侮令而不

行則下陵上故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

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故上苛則下不聽下不聽而強以刑罰則為人上者眾謀矣號令已出又易之禮義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遷之刑法已錯又移之故曰上無固植下有疑心國無常經民力必竭數也數理也爵不尊祿不重者不與圖難犯危以其道為未可以求之也

管子

上冊

六

三

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功

言有辨而非務者行有難而非善者故言必中務不苟為務行必思善不苟為難

大匡

桓公踐位使魯殺子糾齊使至魯乃遂束縛管仲與召忽管仲謂忽曰子懼乎忽曰何懼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令既定矣令于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彼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為生臣忽為死臣忽也知

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名不兩立。行不虛至。子其勉之。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聞之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

小匡 參國語

霸言

地大而不名曰土滿。人衆而不理名曰武滿。兵威而不止名曰武滿。三滿不止國非其

管子

上冊

七

圭

國也。

戒

寡交多親謂之知人。寡事成功謂之知用。聞一言以貫萬物謂之知道。多言而不當不如其寡也。博學而不自反必有邪。內不考孝弟。外不正忠信。澤其四經而誦學者。是亡其身者也。

君臣上

有善者不留其賞。故民不私其利。有過者不

宿其罰。故民不疾其威。威罰之制無踰于民。則人歸親于上矣。如天雨然。澤下尺。生上尺。是以官人不官。事人不事。

夫民別而聽之為愚。合而聽之則聖。雖有湯武之德。復合于市人之言。是以賢君順人心。安情性而發于衆心之所聚。是以令出而不稽。刑設而不用。先王善與民為一體。與民為一體。則是以國守國。以民守民也。然則民不便為非矣。

管子

上冊

八

圭

賢君者君善用。其臣善納其忠也。信以繼信。善以傳善。是以四海之內可得而治。是以賢君之舉其下也。盡知其短長。知其所不能。益若任之以事。賢人之臣其主也。盡知短長。與身力之所不至。若量能而授官。任鈞臺曰。授當作受。言君當度才而任之。臣亦當自量而受之也。上以此畜下。下以此事上。上下交期于正。則百姓皆與治焉。

內業

凡物之精。此則為生。下生五穀。上為列星。流



于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于胸中謂之聖人。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

凡人之生也。必以正乎。所以失之。必以喜怒憂患是故。止怒莫若詩。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

善氣迎人。親于弟兄。惡氣迎人。害于戎兵。

封禪

管子

上冊

九

三

桓公既霸。會諸侯于葵邱。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管仲曰。古之封禪。高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為藉也。物有不召而自至者。今鳳

麟不來。而蓬蒿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桓公乃止。

禁藏

公之所加罪雖重。下無怨氣。私之所加賞雖多。士不為歡。

地員

凡聽宮。如牛鳴。窮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凡聽徵。如負猪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馬鳴野。秦味經曰。以鳴下六字疑衍。

管子

上冊

十

三

弟子職 別行

版法解

萬物尊天而貴風雨。所以尊天者。為其莫不受命焉也。所以貴風雨者。為其莫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也。若使萬物釋天而更有所受命。釋風而更有所仰動。釋雨而更有所仰濡。則無為尊天而貴風雨矣。今人君之所尊安者。為其威立而令行也。其所以能立威行令者。為其威利之操。不專在君。而有所分散。則

君日益輕。侵暴之道也。故曰三經既飭。君乃有國。

事之先。易者人輕行之。人輕行之。則必困難。成之事。始不足見者。人輕棄之。人輕棄之。則必失。不可及之功。夫數困難成之事。而時失。不可及之功。衰耗之道也。是故賢君審察事理。慎觀終始。

輕重

桓公曰。吾何以爲國。管子曰。惟官山海而可。

管子

上冊

十一

瓦

耳。海王之國。謹正鹽筴。正稅也。公曰。國無山海。

不王乎。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譬

售鹽于吾國。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受取

也。謂來售者。十加五。自出。我未與其本事也。

者。又于十五總之。百加五。推度也。謂加此人用之。

數也。

老子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

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微。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元。

元之又元。衆妙之門。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

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

名遂。身退。天之道。王輔嗣本無成名二字。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

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其

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于無物。

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

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

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

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

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

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歿身不殆。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非

老子

上冊

二

四十一

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

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

一以爲天下正。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

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

非乎。故致數輿無輿。不欲珠璣如玉。落落如

石。輿。河上公本作車。注致就也。言人就車數之爲輿。爲輪無有名爲車者。故成爲車。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

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建言有之。

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頽。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名。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辨若訥。躁勝寒。靜勝熱。

老子

上冊

三

四十二

清靜爲天下正。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郊。罪莫大于可欲。禍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苟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故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分。和其光。同其塵。是爲元同。故不可得。

而親不可得而踈。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以正治國。以奇治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老子

上冊

四

四三

今福所倚。禍今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邪。正復為奇。善復為詆。民之迷其固日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剝。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趙子昂曰。言人以耳目所知為至。彼方自以為善。而不知妖之起于其中。以察為明。治大國如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于其易。為大于其細。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

敢為天下先。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小國寡民。此老子于書終自言其所志。使民有什伯之器

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編內闕有語不

老子

上冊

五

四四

純粹不盡軌于孔孟之道者。如老莊諸書。學者慎擇之可也。

晏子春秋

任兆麟述

景公遊于牛山北臨其國而流涕曰若何去此而死乎艾孔梁邱據皆從而泣晏子獨笑于旁公曰子之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于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不仁之君見一諂諛之臣見二此臣之所以竊笑也

晏子春秋

上冊

一

四

景子遊于麥邱問其封人曰年幾何矣對曰八十五矣公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無得罪于民公曰誠有民得罪于君安有君得罪于民者乎晏子諫曰君過矣彼賤者有罪貴者治之君得罪于民誰將治之敢問桀紂君誅乎民誅乎于是賜封人以麥邱邑  
景公爲長廩將美之風雨作公與晏子飲酒酬晏子作歌曰穗兮不得穫秋風至兮殫零落風雨之不殺也太上之靡傲也歌終顧而

流涕公止之曰是寡人之罪也遂罷役

晏子曰禮之可以爲國也與天地並君令臣

共今本書作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

姑慈婦聽左傳作順禮之經也君令而不違

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

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

聽而婉禮之善物也

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賜之酒

酣范昭曰願請君之樽酌公曰酌進已飲晏

晏子春秋

上冊

二

四

子曰徹樽更之范昭起謂大師曰能爲我調成周之樂乎大師曰不習范昭歸以告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晏子識之臣欲伐其禮大師知之孔子聞之曰夫不出于樽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大師其與焉

景公問蒞國治民何如晏子對曰舉賢以臨國官能以救民公問求賢對曰無以靡曼辨辭定其行無以毀譽非議定其身通則視其

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為富則視其所不取夫  
上士難進而易退也其次易進易退也其下  
易進難退也以此數物者取人其可乎

晏子曰忠臣不信一患也信臣不忠二患也  
君臣異心三患也

晏子曰節欲則民富中聽則民安行此二者  
而已矣

景公使吏致千金晏子再拜而辭曰臣君之  
賜澤覆三族延及交遊以振百姓君之賜也

晏子春秋

上冊

三

三

厚矣夫厚取之君而施之民是臣代君君民  
也忠臣不為也厚取之君而不施于民是為  
筐篋之藏也仁人不為也進取于君退得罪  
于士是為宰藏也知者不為也景公曰昔先  
君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仲不辭子辭之何  
也晏子曰嬰聞之聖人千慮必有一失愚人  
千慮必有一得意者管仲之失而嬰之得耶  
故不敢受命

家語

任兆麟述

相魯

孔子初仕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行  
之一年四方則焉定公以為司空乃別五土

之性為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姦民呂覽孔

子魯魯人驚之誦曰麋裘而鞞投之無戾鞞

之麋裘投之無鞞及三月政化大行又誦之

曰表衣章甫實獲我所

章甫表衣惠我無私

孔子之為政也三月鬻牛馬者不儲賈賣羔  
豚者不加飾男女別其途道不拾遺男尚忠

家語  
信女尚貞順四方客至皆如歸焉

始誅

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于兩觀之

下尸諸朝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

今夫子為政而始誅之乎孔子曰天下有大

惡者五竊盜不與焉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

偽而辨記醜而博順非而澤有一于此則不

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此小人之桀

也不可以不除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

人成羣斯足憂矣。

大昏 參小戴記哀公問

孔子遂言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公哀曰。

何謂成身。對曰。夫其行已。不過乎物。謂之成

身。不過乎物。是天道也。朱子曰。戴記對曰。下

以下文推之。當從家語。公曰。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對曰。

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不閉

家語 上冊 二 兗

當作而能久。朱子曰。戴記作無為而物成。已

不閉其久非成而明。是天道也。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

乎物。故仁人之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

故孝子成身。

儒行 參小戴記

問禮 參小戴記禮運

三恕

孔子觀于魯廟。有敬器焉。問守者對曰。此宥

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其器虛則鼓。中則正。滿

則覆。明君以為至戒。故置于坐側。顧謂弟子

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曰。嗚

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

子路問曰。有人于此。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

國無道。隱之可也。國有道。則袞冕而執玉。

好生

孔子曰。吾于甘棠。見宗廟之敬。甚矣。思其人

必愛其樹。尊其人。必敬其位。道也。

虞芮爭田。訟不決。相與言曰。西伯仁人也。盍

家語 上冊 三 辛

往質之。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

朝。士讓于大夫。大夫讓于卿。虞芮之君曰。嘻。

吾儕小人也。不可以入君子之廷。退而以爲

閒田。子曰。文王之道。不可加矣。不令而從。不

教而聽。

邶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孔子曰。爲此詩

者。其知政乎。夫爲組者。總紕于此。成文于彼。

言其動于近。行于遠。執此法以御民。豈不化

乎。干旄之忠告。至矣哉。

觀周

孔子適周魯君與之車一乘馬二匹豎子御  
敬叔與俱問禮于老聃訪樂于萇宏觀郊社  
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喟然曰吾乃  
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

孔子之周入后稷之廟有金人三緘其口而  
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  
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  
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

家語

上冊

四

五

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熒熒不滅炎炎若何涓  
涓不息將成江河綿綿不絕將尋網羅毫末  
不扎將尋斧柯扎板也誠不能慎禍之根也曰  
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  
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之天下  
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  
後之温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  
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或之我獨不徙  
內藏我知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莫我害江

海雖左長于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  
下人戒之哉孔子曰小子識之行身如此豈  
以口過患哉

孔子觀于明堂四門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  
興廢之戒焉有周公相成王負斧戾而朝諸  
侯之圖焉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  
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襲迹  
于其所以安存而忽怠其所以危亡是無異  
于却步而求及前人也豈不惑哉

家語

上冊

五

三

弟子行

高柴自見孔子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  
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衝輒之難出而門閉  
或曰此有徑子羔曰吾聞之君子不徑曰此  
有竇子羔曰吾聞之君子不竇有間使者至  
門啓而出

賢君

孔子喟然歎曰鄉使銅鞮伯華無死天下其  
有定矣子路曰由願聞其人也子曰其幼也



敏而好學其壯也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下人有此三者以定天下也何難乎

辨政

孔子曰臣之諫君有五義焉謫諫懇諫降諫直諫風諫唯度主而行之吾其風諫乎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入其邑曰善哉至其庭曰善哉子貢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易草萊辟溝洫治

家語

上冊

六

三

此其恭敬以信故民盡力也入其邑墉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民不偷也至其庭甚清閒此其明察以斷故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

六行

孔子曰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故湯武以諤諤而昌桀紂以唯唯而亡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聲之樂和也無服之喪哀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志

夫鐘之音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其志變者聲亦隨之故志誠感之通於金石而况人乎

孔子曰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悅不若已者

孔子曰非其人告之弗聽非其地樹之弗生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如會鼙而鼓之

辨物

家語

上冊

七

五

郊子朝於魯人曰少昊以鳥紀官何也對曰吾祖也吾知之昔黃帝以雲紀官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以火共工以水大昊以龍其義一也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是以紀之以鳥自顓頊以來不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也孔子聞之遂見郊子而學焉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顏回

顏回問朋友之際。子曰。不忘久德。不思久怨。仁矣夫。

顏回曰。言人之惡。非所以美己。言人之任。非所以正己。

子路初見

子路初見。子曰。以子所能而加以學。豈可及乎。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

家語

上冊

八

五

孔子為司寇。魯人自遠於刑。孔子謂宰予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尚在耳。故政事莫如應之。

孔子相魯。齊人以好女文馬遺魯君。魯君觀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今且郊。若致膳大夫。是則未廢其常也。桓子既受女樂。三日不聽國政。不致膳俎。孔子行。宿於郭屯。乃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操季桓子受女樂。孔子欲諫。不得。

退而望魯。作歌曰。予欲望魯。龜山蔽之手。無斧柯。奈龜山何。按史記仲尼不能與齊優容。於魯作五章以刺時。疑卽謂此類詩也。

子曰。語云。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弗可廢矣。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宰予。

在尼

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路出於陳蔡之間。陳蔡大夫兵距之。絕糧七日。孔子講誦絃歌不輟。謂子路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奚為至於此。子路慍而對曰。夫子積德

家語

上冊

九

五

懷義行之久矣。奚居之窮也。子曰。由未之識也。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且芷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為困而改節。子路出。子貢入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蓋少貶焉。子曰。賜。良農能稼。不必能穡。良工能巧。不能為順。君子修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不能為容。而志不廣矣。子貢出。顏淵曰。夫子之道。天下莫能容。雖然。世不吾用。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夫子。

孔子歎曰。有道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

孔子之宋。匡人以甲士圍之。子路持戟將下。孔子止之曰。夫詩書禮樂之不講。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爲咎者。非丘之罪也。命矣夫。由歌。吾和女。子路彈琴而歌。古者必歌以永之。非若今人之徒。也。此余弦歌古樂譜所由述也。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

困誓

家語

上冊

十

毛

史魚病且卒。命其子曰。吾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而不能正君。則死無以成禮。置尸牖下可矣。靈公往弔問之。愕然曰。是寡人之過也。命殯于客位。進蘧伯玉。退彌子瑕。孔子曰。古之烈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尸諫者也。

五帝德

宰我問于孔子曰。予聞諸榮伊黃帝三百年者何。孔子曰。黃帝少典之子也。曰軒轅。生而

神靈。弱而獻史記作狗齊長而敦敏。治五氣。設五

量。撫萬民。度四方。與炎帝戰于阪泉。三戰得行其志。黼黻衣裳。乘龍展雲。以順天地之紀。幽明之故。時播五穀。歷離日月星辰。節用水火材物。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而利。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請問顓頊曰。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曰高陽。洪淵有謀。疏通知遠。養材任地。履時象天。請問帝嚳曰。元囂之孫。蟠極之子也。曰高辛。聰以知遠。明以察微。

家語

上冊

十一

毛

順天知民修身而天下服。撫萬民而利誨之。歷日月而迎送之。執中而護天下。請問帝堯曰。高辛之子也。曰陶唐。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舉舜彭祖任之。流共工于幽州。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殺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請問帝舜曰。蟠牛之孫也。曰有虞。好學孝友。陶漁事親。寬裕溫良。畏天而愛民。獻明通知。爲天下王。使禹敷土。主名山川。后稷播

種務勤嘉穀義和掌歷授時益行火以闢山  
萊夷主禮以節天下。夔作樂以歌籥舞。皋陶  
作士知民之情。契作司徒。教民率經。請問禹  
曰。高陽之孫也。曰。夏后聲為律。身為度。暨暨  
穆穆。為綱為紀。巡九州。陂九澤。度九山。為百  
神主。為民父母。左準繩。右規矩。履四時。任臯  
陶。益以贊其治。四極之民莫不賓服。

論禮 參小戴記仲尼燕居孔子問居篇  
禮運 參小戴記

家語 世冊 主 五

辨樂

孔子學琴于師襄子。史記句下有十襄子曰  
吾以磬為官。然能于琴。今子于琴已習。可以  
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  
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  
已得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人也。  
有間。有所穆然思焉。有所睪然高望而遠眺。  
曰。丘殆得其人矣。近黜而黑。頤然長。曠如望  
羊。通洋奄有四方。非文王其就能為此。襄子辟

席曰。師蓋云文王操也。史記句從

問玉 參聘義經解

正論

齊侯出田。招虞人以旌。不進。公使執之。對曰。  
昔先君之田也。旌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  
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孔  
子聞之。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

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孔子。孔子不  
對。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必度於禮。施取

其厚。事舉其中。歛從其薄。若是其以丘亦足  
矣。不度於禮。而貪冒。沒無厭。則雖以田賦。又

將不足。且季孫若欲行而法。則有周公之典  
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

子貢問

子貢問曰。晉文公召天子。而使諸侯朝焉。春  
秋云。天王狩于河陽。何也。孔子曰。臣召君。不  
可以訓。亦書其率諸侯事天子而已。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

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達於禮者也。

郊問

定公問曰古之帝王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孔子對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故以配上帝公曰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啓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禮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家語

上冊

十四

空

七十二弟子

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益親自吾有由而惡言不入于耳。

子游習于禮子夏習于詩能通其義。

季次鄙天下多仕于大夫家者是故未嘗屈節人臣孔子歎之。

商瞿好易孔子傳之志焉漆雕開習書。

家語

上冊

十五

補全

門人馬天民參校

曾子

任兆麟章句

漢藝文志曾子列儒家首王伯厚曰今大戴記中十篇皆在焉劉子澄所編七篇朱子謂于精粗純駁之際尤致意焉惜已無傳劉念臺曰曾子十篇所謂參也魯得之端在于斯茲所校錄皆其言之尤精且純者曾子之學在孔門獨能得其宗當與孟子書並學者宜潛心玩味焉

立事第一嘉祥本作修身篇

曾子曰君子攻其惡求其過強其所不能去欲從義可謂學矣○君子愛日以學及時以行難者弗辟同易者弗從唯義所在○君子

曾子

上冊

六三

學必由其業問必由其序○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也既習之患其無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貴其能讓也○君子博學而屏守之微言而篤行之行必先人言必後人屏小貌所守者約之以禮言之後人揚之行之後人秉之○君子見利思辱見惡思詬嗜欲思恥忿怒思患○君子慮勝氣思而後動論而後行行必思言之言之必思復之復之必思無悔亦可謂慎矣○君子

不先人以惡不疑人以不信不說人之過成人之美在往來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君子不倡流言不折辭不陳人以所能言必有主行必有法親人必有友

○三十四十之間而無藝則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論議其老不教誨亦可謂無業之人矣少稱不弟焉恥也壯稱無德焉辱也老稱無禮焉罪也過而不能改倦也行而不能遂恥也慕

曾子

上冊

六三

善而不與焉辱也弗知而弗問焉固也說而不能窮也喜怒異慮惑也不能行而言之誣也非其事而居之矯也道言而飭其辭虛也無益而厚受祿竊也好道煩言亂也殺人而不戚焉賊也○目者心之浮也言者行之指也作于中而播于外也故曰以其見者占其隱者聽其言也可知其所好矣○太上樂善其次安之其下亦能自疆仁者樂道知者利道○居上位而不淫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

先憂事者後樂事。先樂事者後憂事。

本孝第二

曾子曰。忠者其孝之本與。孝子不登高。不履危。不苟笑。不苟訾。隱不命。臨不指。人有隱僻而不許此居上不為感眾。故不在尤之中也。○孝子之事親也。居易以俟命。不險行以徼幸。○孝子之于親也。生則有義以輔之。死則哀以臨焉。祭祀則蒞之以敬。

立孝第三

曾子

上冊

三

齋

曾子曰。君子之孝也。忠愛以敬。反是亂也。盡力而有禮。莊敬而安之。微諫不倦。聽從不怠。○子曰。可人也。吾任其過。不可人也。吾辭其罪。詩曰。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子之辭也。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言不自舍也。○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謂也。未有長而順下可知者。弟弟之謂也。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先修之謂也。故曰。孝子善事君。弟弟善事長。

大孝第四

羅正曰。此篇言人子事親之禮。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問于曾子曰。夫子可謂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

諭父母于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災及其身。敢不敬乎。○亨孰羶薌。嘗而羞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

曾子

上冊

四

齋

也者。國人皆稱願焉。曰。幸哉有子。所謂孝也。民之本教曰孝。其行之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久為難。久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夫孝者。天下之大經也。置之而塞于天地。溥之而衡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此之謂也。○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犬  
孝不匱。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  
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  
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恐而無怨。父母有過  
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  
此謂禮終矣。○樂正子春傷足。數月不出。猶  
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猶有憂色  
何也。樂正子春曰。吾聞諸夫子矣。父母全而  
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

曾子

上冊

五

矣

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項<sub>趾</sub>步而弗敢忘。孝  
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  
而不游。不敢以父母之遺體行。殆也。壹出言  
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于口。忿言不  
反于身。○草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  
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事父母第五

單居離問于曾子曰。事父母有道乎。曾子曰。  
有。愛而敬。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

則諫。諫而不從。行之如由己。從而不諫。非孝  
也。諫而不從。亦非孝也。○孝子之諫。達善而  
不敢爭辨。

制言上第六

夫行也者。行禮之謂也。夫禮貴者敬焉。老者  
孝焉。幼者慈焉。少者友焉。賤者惠焉。此禮也。  
行之則仁也。立之則義也。○富以苟。不如貧  
以譽。生以辱。不如死以榮。辱可辟。辟之不可  
辟也。君子視死如歸。

曾子

上冊

六

矣

制言中第七

曾子曰。君子進則能達。退則能靜。豈貴能達  
哉。貴其有功也。豈貴能靜哉。貴其能守也。進  
則能益上之譽。而損下之憂。不得志。負耜而  
行道。凍餒而守仁。君子之義也。知我。我無所  
訴。不知我。我無所愜。

制言下第八

曾子曰。國有道。則突若入焉。國無道。則突若  
出焉。如此之謂義。○禹見耕者。五耦而式。過



十室之邑則下爲秉德之士存焉

曾子疾病第九

曾子曰君子苟無以利害義辱何由至哉。○親戚不悅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求遠小者不審不敢言大故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親既沒雖欲孝誰爲孝年既耆艾雖欲弟誰爲弟故孝有不及弟有不時其此之謂與。○言不遠身言之主也行不遠身行之本也。○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聞

曾子

上冊

七

六

知一作則廣大矣。高明廣大不在於他。在加之意而已。○與君子游如入芷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則與之化矣。與君子游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與小人游如履薄冰幾乎而不陷乎哉。

天員第十 王伯厚曰曾子于變禮無不講究此篇言天地萬物

之理曾子之學由博而約者也

單居離問于曾子曰天員地方誠有之乎曾

子曰吾聞諸夫子天道曰員地道曰方方曰

幽而員曰明明者吐氣者是故外景幽者含氣者是故內景故火曰外景金水內景吐氣者施含氣者化是以陽施而陰化也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也禮樂仁義之祖也善否治亂所作也陰陽之氣各得其所則靜偏則風俱則雷交則電亂則霧和則雨陽氣勝則散爲雨露陰氣勝則凝爲霜雪陽之專氣爲電陰之專氣爲

曾子

上冊

八

九

霰霰電者一氣之化也毛羽之蟲陽氣之所生也介鱗之蟲陰氣之所生也唯人爲倮而後生也陰陽之精也麟鳳龜龍四者所以役于聖人也是故聖人慎守日月之數以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時之順逆謂之歷截十二管以定八音之上下清濁謂之律也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迭相治也其間不容髮聖人立五禮以爲民紀制五哀以別親疏和五聲之樂以道民氣合五味之調以察

民情正五色之位成五服之名序五牲之先後貴賤此謂品物之本也

曾子

上冊

九

半

書序

任兆麟述

虞夏書按鄭康成王子雍尚書首卷題曰虞夏書二家皆傳古文者攷伏生大傳今文亦題虞夏傳揚子雲曰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灑灑爾周書噩噩爾知今本分虞夏為二者後人為之耳故左傳太史克引虞書趙衰卻缺引夏書蓋互稱之顧寧人謂古時無虞書堯典亦夏書非也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書序

上冊

一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

九篇橐籥馬氏曰釐理也共法也

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謨

臯陶謨益稷按史記帝舜朝禹臯陶相與語帝前臯陶述其謀揚子雲曰臯陶為帝謨竊意二典禹謨皆其所作故

孟子稱為見知也篇首四字疑後人所益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孔氏曰書有六體典謨訓

詰誓命此篇謨體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訓體

羲和酒淫廢時亂曰允往征之作允征。晉體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

帝告史記作詩索隱一作借釐沃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按此篇史記有文可攷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

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商書

書序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陟遂與桀戰于鳴條之

野作湯誓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腹俘厥寶玉誼

伯仲伯作典寶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咎單作明居

成湯既歿太甲元祀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

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史記以太甲訓名篇

伊尹作咸有一德詁體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

丁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

贊于巫咸作咸又馬氏本作艾治也四篇

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仲丁遷于囂作仲丁

何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書序

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鄭康成注曰治于亳之殷地商家自此徙改國號曰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春秋左氏傳以盤庚之誥名篇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

說命三篇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祖己訓諸

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

殷始咎周鄭曰咎惡也周人乘黎鄭曰乘勝也祖伊恐

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詁體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誥體。

周書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

作泰誓三篇。按泰誓孟子史記引作大誓。讀如字。孔注大會以誓衆。此與大

誥同義。晁氏曰。開元間。衛包定今文。始作泰也。今本經文作十有三年。漢志引作十有一年。攷史記克殷後二年。問道箕子。則序與漢志是也。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

野。作牧誓。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誥體。

書序

上冊

四

七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誥體。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鄭曰。宗廟尊。作分器。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馬作蒙。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武王有疾。馬本有不。豫二字。周公作金縢。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

作大誥。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

微子之命。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鄭曰。二苗同為一穗。獻諸天子。王

命唐叔歸諸侯于東。作歸禾。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

誥。酒誥。梓材。梓材亦誥體。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

誥。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鄭曰。此皆土。周謂之頑民。周公以王

書序

上冊

五

七

命告作多士。誥體。

周公作無逸。伏生大傳作毋逸。訓體。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

說。周公作君奭。誥體。

蔡叔既歿。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鄭曰。踐。踐也。奄。馬氏本作周。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馬氏本作周。亳姑。齊地。

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誥體。

周公作立政 詰體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詰體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賓王俾榮伯作賄肅

慎之命

周公在豐將歿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於畢

告周公作亳姑

周公既歿命君陳分正東都成周作君陳 命體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

命

書序

上冊

六

去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穆王命君牙為大司徒作君牙 命體

穆王命伯冏為大僕正作冏命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訓體

平王錫晉文侯桓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 顏籀

古關 作費誓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

誓

書序

上冊

七

去

詩序

史記列傳孟子述仲尼  
蕭陸璣皇甫謚諸家始  
作陸氏釋文舊說大序  
毛公合作以關雉至用之  
序謂之小序以下則大序也  
並不分大序小序也康成謂  
一篇毛公始宣篇首南宋以  
至有謂即衛宏所作者不知  
序已見毛公書其非是無庸  
不合節因纂隨唐以前說與  
毛詩通說一編以附鄭箋之  
口詩並是作者自為名竊謂  
承夫子之旨創之於始而孟  
也王伯厚謂自賜商後言詩  
言詩者莫如孟子諒哉

詩序

國風陸元朗釋文風者諸侯  
虞二十五篇謂之正風抑訖  
並變風也

周南

關雎后妃之德也鄭箋舊解云三百一十一  
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  
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也教也風以動之  
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  
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  
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

詩序

子夏所  
序子夏  
詩書至王

上冊

九

上冊

九

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于聲聲成文謂  
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  
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  
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  
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  
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  
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  
誦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  
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  
詩序  
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  
之變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風其上達於  
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  
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  
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  
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  
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  
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  
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秦本自詩者  
至此為總序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

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

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

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

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

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按列女傳

朝夫人誦關雎以感刺此猶召穆

誦常棣兩遂啓魯詩史公之異說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

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

詩序上册三全

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

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

謂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

焉

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

子孫衆多也

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婚

姻以時國無鰥民也

鬼置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

賢人衆多也

采芣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

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

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

詩序上册四

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

也

召南

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

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鳴鳩乃可以配焉

采芣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

失職矣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按王氏詩攷齊

草蟲與儀禮合今失其序耳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

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先生復

詩譜云甘棠何以稱召伯周書立民長伯說文伯長也非必為東西二伯也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強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

殷其雷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

詩序

上冊

五

二

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標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媵能無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媵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媵亦是悔也

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

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何彼穠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

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

成肅雝之德也按春秋單伯送王姬時齊襄

桓已立三年作詩者亦何必追稱其父之爵以明貴耶鄭志甘棠與何彼穠矣二篇武王

作時

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

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

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詩序

上冊

六

三

邶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

小人在側按朱氏易林柏舟懷憂仁不逢時麟

于其夫而作及注孟子仍用序說詩傳洵未定之書也

綠衣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

是詩也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日月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

答於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



終風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以成志爾。

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

詩序

上冊

七

全四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為淫亂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所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旄邱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北門刺士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

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詩序

上冊

八

全五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鄘

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

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宣姜鶉鶉之不若也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

詩序

上冊

九

全

居楚邱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

蝮螭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

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義也

千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

能救也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

衛

淇澳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

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上冊

十

全

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之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葉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

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

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

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河廣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

也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

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詩序

上冊

十一

六

王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而已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

家周人怨思焉

中谷有蕓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焉

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采葛懼讒也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詩序

上冊

十二

九

邱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

鄭

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

于田。國人說而歸之。

犬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財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堯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

詩序

上冊

三

九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

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犬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

籟兮。刺忽也。君弱臣彊。不倡而和也。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褻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

丰。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

東門之墦。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

詩序

上冊

四

九

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互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

齊

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之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

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

東方之曰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典居無節，號令不

詩序

上冊

五

三

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

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爲齊侯之子焉。

魏

葛屨刺褊也。魏地陘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

詩序

上冊

六

三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

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

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唐

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灑掃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

詩序

上冊

七

九

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彊。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修其政。知其藩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綱繆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

杖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爾。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鶉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

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

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

有杜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

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采芣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秦

詩序

上冊

六

壹

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駟驥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

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閱其君子焉。

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麗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

詩序

上冊

五

七

九

康公時為犬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陳

宛邱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

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

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

詩序

上冊

十

十一

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

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

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

檜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潔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

治故作是詩也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隰有萋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

曹

蟋蟀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

詩序

上冊

主

次

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

鵙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

幽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

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

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

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

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

閱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

東山乎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詩序

上冊

主

次

九罭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

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小雅服子慎曰自鹿鳴至菁菁者莪道文武

元朗釋文鹿鳴至菁菁者莪二十篇皆正小雅

六月至無羊十四篇宣王之變小雅節南山

至何草不黃十四篇幽王之變小雅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

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四牲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

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

采芣遺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芣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林杜以勤歸也。尚書大傳。文王伐昆夷。采芣為伐昆夷而作。

出車勞還率也。  
林杜勞還役也。

魚芻。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芣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白華。孝子之潔白也。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鄭箋。此三篇孔子時俱在。遭戰國及秦世亡之。其義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在。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鄭箋。由庚三篇。亦遭世亂而亡之。釋文云。祭邱在南山。有臺前與儀禮合。

詩序  
崇邱。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蓼蕭。澤及四海也。  
湛湛。天子燕諸侯也。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六月。宣王北伐也。鄭箋。從此至無羊十四。鹿篇。是宣王之變小雅。

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芣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爲國之基墜矣。

詩序

上冊

五

百

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淇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采芑宣王南征也。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上。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吉日美宣于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

奉其上焉。

鴻雁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

沔水美宣王也。

鶴鳴誨宣王也。

祈父刺宣王也。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黃鳥刺宣王也。

詩序

上冊

美

百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斯干宣王考室也。

無羊宣王考牧也。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按竹書紀年事在幽王六年梁大

歷唐大衍歷推算並合顧形伯云今推授時歷是謂十月辛卯朔泛交十四日五千七百九分入辰限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

如雨而非所以為政也。按雨無正韓詩作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

篇首有雨無其極珍我稼穡二句據此序文脫一極字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

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為卿士而譖蘇

公焉。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詩序

上冊

毛

五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

作是詩以告病焉。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

亂並興焉。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

而不得養其父母焉。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

鼓鐘刺幽王也。

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

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業彊理天

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

詩序

上冊

毛

五

賞善罰惡矣。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

位則讒譖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

桑扈刺幽王也。若臣上下動無禮文焉。

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

奉養有節焉。

頍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

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

車牽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妬無道並進讒

巧敗國德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媒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泆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

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言之武王焉。

采芣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

詩序

上冊

五

頁六

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

古焉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

菀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豈傷今不復見古人也。

采芣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

召伯之職焉。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為之作是詩也。

縣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

詩序

上冊

三

頁

不肯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

芣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饗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

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

至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于外故作是詩也

苕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大雅陸氏釋文。文王以下至卷阿十八篇。是文王武王周公之正大雅。民勞至桑柔五篇。厲王之變大雅。雲漢至常武六篇。宣王之變大雅。瞻卬召旻二篇。幽王之變大雅。文王受命作周也。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緜。文王之典。本由犬王也。

棫樸。文王能官人也。

詩序

上冊

三

百八

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

犬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焉。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

莫若文王。

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

以及鳥獸。昆蟲焉。

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

人之功焉。

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既醉。告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近本告字並闕。珍從石經本。

鳧鷖。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

詩序

上冊

三

頁

祖考安樂之也。

假樂。嘉成王也。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蒞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泂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板。凡伯刺厲王也。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板。凡伯刺厲王也。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先子復生先

以此詩據楚語為武公晚年作

在平王世此東遷以後詩也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

詩序 上冊

諸侯褒賞申伯焉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

平淮夷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

以為戒然

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

周頌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

祀文王焉

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

維清奏象舞也張子曰肇禋始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周易王用

詩序 上冊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左傳武王

執競祀武王也國語金秦肆夏祭過渠呂叔

謂三詩皆

思文后稷配天也國語文

臣工諸侯助祭遣于廟也

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豐年。秋冬報也。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離禘大祖也。

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武奏大武也。

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

訪落。嗣王謀於廟也。

詩序

上冊

三五

五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小毖。嗣王求助也。

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良耜。秋報社稷也。

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按此當即孟子

書高叟其人者。而孟子述之。毛傳又引孟仲子說。孟氏治詩淵源蓋可徵矣。

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

也。

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

原缺第三十六葉

孫子

任兆麟述

計篇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

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事。杜牧注。經度也。曰道。曰

天。曰地。曰將。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

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

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

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生用也。每堯臣注。部曲

分畫有制。首長統率。有道主軍。資糧有用。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

孫子

上冊

五

勝。不知者不勝。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

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衆

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乃爲之勢。以佐其

外。杜牧注。常法之外。更求兵勢。勢者。因利而制權也。

兵者。詭道也。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

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

其不意。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多算

勝。少算不勝。况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

矣。

謀攻篇

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百戰而能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王楮注。智謀。屈人。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次攻城。

知勝有五。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識眾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故曰知己知彼者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者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者每戰必殆。

孫子

形篇

上冊

二

夏

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者敵。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為。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守則不足。勝則有餘。張預注。取守之道不足。勝敵之道有餘。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

善戰者之勝也。無知名。無勇功。故其戰勝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必勝。勝已敗者也。故善戰

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

勢篇

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李筌注。當敵為正。旁出為奇。故善用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戰勝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

虛實

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能使敵人

孫子

上冊

三

夏

自致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致者害之也。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饑之。安能動之。出其所必趨。趨其所不意。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于無形。神乎神乎。至于無聲。故能為敵之司命。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閒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因形而錯勝於眾。眾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我所以制勝之



形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于無窮。

軍爭

兵以分合為變者也。故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霆。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為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為之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眾之法也。故夜戰多火，晝戰多旌。旌所以變人之耳目也。故三軍可奪氣，將軍

孫子

上冊

四

百七

可奪心。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故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陳。此治變者也。故高陵勿向，背邱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兵勿追。此用兵之法也。

九地

善用兵者，譬如率然。張預注：率，猶速也。率然者，常山

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敢問：兵可使率然乎？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而濟，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是故方馬埋輪，未足恃也。齊勇若一，政之道也。剛柔皆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攜手如使一人，不得已也。

孫子

上冊

五

百八

司馬法

任兆麟述

陳后山曰古司馬兵法周之政典也昔周公作政典司馬守之以佐天子正百官均萬民故征討出于天子及上廢其典下失其職而周衰矣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附以田穰苴兵法號曰司馬兵法

仁本

古者以仁為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正不獲則權。權出于戰。不出于中人。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通考作雖戰可也。故仁見親。義見說。智見恃。去殺

司馬法

上冊

夏

勇見方信見信。內見愛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戰道不違時。不歷民病。所以愛吾民也。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失其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其民也。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大習也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歸熙甫曰縱作從。不戰而退軍為綏。是以明其禮也。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

以明其信也。爭義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又

能舍服。是以名其勇也。知終知始。是以明其

信也。六德以時合。效以為民紀之道也。自古

之政也。先王之治。順天之道。設地之宜。官民

之德。而正名治物。立國辨職。以爵分祿。諸侯

說懷海內。來服獄弭。而兵寢。聖德之至也。其

次賢王制禮樂法度。乃作五刑。與甲兵。以討

不義。巡守省方。會諸侯。考不同。其有失命亂

常悖德逆天之時。而危有功之君。徧告於諸

司馬法

上冊

夏

侯。彰明有罪。乃告于皇天后土。告于先王。然後冢宰徵師于諸侯。曰。某國為不道。征之以某歲。月。師至于某國。會天子。正刑。冢宰與百官布令于軍。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牆屋。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見其老幼。奉歸無傷。雖遇壯者。不校無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既誅有罪。王及諸侯。修正其國。舉賢立明。王刑授職。三代之所以治諸侯者。六。以土地形諸侯。以政令

平諸侯以禮信親諸侯以財力說諸侯以謀人維諸侯以兵革服諸侯同利同患以合諸侯比小事大以和諸侯

義法

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于先王士庶之義必奉于父母而正于君長故雖有明君士不先教不可用也古之教民必立貴賤之倫經使不相凌德義不相踰材技不相掩勇力不相犯故方同而意和也古者國容不入

司馬法

上冊

三

夏

軍軍容不入國故德義不相踰上貴不伐之士不伐之士上之器苟不伐則無求也無求則不爭國中聽必得其情軍旅之聽必得其宜故材技不掩從命為士上賞犯命為士上戮故勇力不相犯既致教其民然後謹選而使之事極修則百官給矣教極省而民興良矣習貫成則民體俗矣教化之至也

夏賞于朝貴善也殷戮于市威不善也周賞于朝戮于市勸君子懼小人也三王彰其德

一也

夏后氏鉤車先正也殷賓車先疾也周元戎先良也

師多務威則民誦少威則民不勝

軍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故在國言文而語溫在朝恭以遜修已以待人難進易退在軍抗而立行逐而果兵車不式城上不趨故禮與法表裏也文與武左右也

司馬法

上冊

四

夏

古者賢王明民之德盡民之善故無廢德無簡民有虞氏不賞罰而民可用尚德也夏賞而不罰至教也殷罰而不賞至威也周以賞罰德衰也賞不踰時罰不遷列大捷不賞上下皆不伐善大敗不誅上下皆以不善在已分惡若此讓之至也古者戍兵三年不典也籍觀民之勞也上下相報若此和之至也得意則愷歌示喜也偃伯靈臺答民之勞示休也

述記總目

遂古堂正本

震澤任兆麟文田 述

門人徐念高養原

姪 慶科玉汝

獻鳴夔

宗昉應旂

宗環美東

男 昌諫家瑞編

下冊之上

述記

總目  
下冊

一 忠敏家塾  
首

尸子

荀卿子

莊子

楚辭

小爾雅

尚書大傳

大戴禮記

下冊之下

河間樂記

賈子新書

春秋繁露

韓詩外傳

新序

說苑

列女傳

法言

白虎通德論

說文

述記

總目  
下冊

二 忠敏家塾  
首

漢紀

尸子

史記楚有尸子漢志二  
云楚人者魯後屬于楚  
楚書目尚志亡其九篇  
氏書已佚矣余家舊藏以  
全篇乃元世來青樓傳本  
三篇乃元世來青樓傳本  
余蕭客云惠氏衡有錄本  
未昔人取以尸子借為商  
歸舉于以不知孰也資性  
愚流耳于道之乃終竟不  
氏書並行云

尸子

下冊

惠松崖注五  
太見周書及

燧人上觀星辰察五木以為火

慮儀始畫八卦列八節而化天下

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民以漁慮儀之世

天下多獸故教民以獵

舜事親養老為天下法其遊也得七人曰雄

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識秦不空靈甫皆一

國之賢者也惠本作六人無靈甫

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其詩曰南風之薰  
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

吾民之財兮

有虞之君使天下貢善其治天下見人有善  
若已有善見人有過若已有過此有虞氏盛  
德也

堯問于舜曰何事曰事天問何任曰任地問  
何務曰務人

舜兼愛百姓務利天下其田歷山也荷彼來  
耜耕彼南畝與四海俱有其利其漁雷澤也

早則為耕者鑿瀆狩則為獵者表虎故有光  
尸子

若日月天下歸之若父母

舜之方陶也不能利其巷也及南面而君天  
下蠻夷皆被其福

黃帝曰合宮有虞曰總章殷人曰陽館周人  
曰明堂皆所以名休其善故欲觀黃帝之行

于合宮觀堯舜之行于總章  
務成昭之教舜曰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

天下不足取也避天下之順從天下之逆天  
下不足失也

禹興利除害為萬民種也。任月山曰：種植也。

造歷數者羲和子也。造車者奚仲也。造冶者蚩尤也。黃帝有陶正，昆吾作陶。

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

禮不習，子游侍，辭不辨，宰我侍，亡忽古今。顏淵侍，節小物，冉伯牛侍，曰：吾以六子自勵也。

閔子騫肥，子贛曰：何肥也？子騫曰：吾出見美

車馬則欲之，入聞先王之言則又思欲之，兩

心相與戰，今先王之言勝，故肥。

尸子

下冊

守道固窮則輕王公。任月山曰：一本合下節。

楚狂接輿耕于方城。

夷逸者夷詭諸之裔，或勸其仕，曰：吾譬則牛

寧服軛以耕于野，不忍被繡入廟而為犧，

衆以虧形為辱，君子以虧義為辱。

孔子曰：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書誦詩與古

人稽。意林作謀非。

學不厭所以治已也，教不倦所以治人也。夫

繭舍絲而弗治，則腐蠹而棄，使女工織之以

為美錦，人君朝而服之，身者繭也，舍而弗治，則知行腐蠹，使賢者教之，以為世士，則天下諸侯莫能不敬。

公輸般為蒙天之階，階成將以攻宋，墨子聞

之赴于楚，見般曰：聞子將攻宋，宋無辜而攻

之，不可謂仁，胡不已也？曰：吾已言之王矣。墨

子曰：何不見我于王？曰：諾。墨子見楚王曰：今

有人于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輿而欲竊之，舍

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

尸子

下冊

糟糠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王曰：此必為有

竊疾矣。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

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荆有雲夢犀兕麋

鹿盈之，江漢魚鼈龜鼉為天下饒，宋所謂無

雉兔鮒魚者也，此猶梁肉之與糟糠也，荆有

長松父梓，榎楠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

與短褐也，臣以王之攻宋也，為與此同數。王

曰：善哉！請無攻宋。任月山曰：此節與戰國策文略同。

聖人畜仁而不主仁，畜知而不主知，畜勇而

不主勇。故齊桓公脅于魯君而獻地。句踐脅于會稽而官之。趙襄子脅于知伯而以顏爲愧。其卒桓公臣魯。句踐滅吳。襄子以知伯爲戮。此爲勇而能怯。知也。

天地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日宙。

老萊子曰。人生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同歸也。古者謂死人爲歸人。

家有千金之玉而不知。猶之貧也。良工治之。則富。奔一國身有至貴而不知。猶之賤也。聖

人告之。則貴。最天下。

下冊

五

五

賢者之于天下。曰貴乎。義乎。曰義是故。堯以天下與舜。曰富乎。義乎。曰義是故。子罕以不貪爲寶。曰生乎。義乎。曰義是故。務光以投水而沒。三者人之所重。不足以易義。

鑊使平越之工鑄之。以爲劍。而弗加砥礪。則以刺不入。擊不斷。磨之以礪。礪加之。以黃砥。則刺也無前。擊也無下。自是觀之。礪之與弗礪。其相去遠矣。今人皆知砥礪其劍。而弗知

砥礪其身。夫學。身之砥礪也。未有不因學而鑿道。不假學而光身者也。

治國有四術。一忠愛。二無私。三用賢。四簡能。車輕道近。則鞭策不用。鞭策之不用。道遠任重也。刑罰者人之鞭策也。

陳繩則木之枉者有臯。措準則地之廢者有臯。審名分則羣民不審者有臯。農夫之耨。去害苗者。賢者之治。去害義者。

十萬之軍。無將則必亂。夫義萬事之將也。國

尸子

下冊

六

六

之所以立者。義也。人之所以生者。亦義也。

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

野鴨爲鳧。家鴨爲鶩。不能飛翔。如庶人守耕稼而已。

太平之事。燭於玉燭。飲於醴泉。暢于永風。雅作景。春爲青陽。夏爲朱明。秋爲白藏。冬爲元英。四時和正。光照。此之謂玉燭。甘雨時降。萬物以嘉。高者不少。下者不多。此之謂醴泉。其

風春為發生夏為長贏秋為方盛爾雅作冬

為安靜爾雅作安寧四時和為通正此之謂永風

春風瑞風也一名景風一名惠風

春為忠東方為春春動也是故鳥獸孕寧草

木華生萬物咸遂忠之至也夏為樂南方為

夏夏興也南任也是故萬物莫不任興蕃殖

充盈樂之至也秋為禮西方為秋秋肅也萬

物莫不肅敬禮之至也冬為信北方為冬冬

終也陰陽交接萬物之始至信之至也

尸子下冊而起畢鼻一作而起畢鼻

夫左舒而起牽生地右開一作而起畢鼻

水有四德沐浴羣生通流萬物仁也揚清激

濁蕩去滓穢義也柔而難犯弱而難勝勇也

道江疏河惡盈流謙知也

凡水其方折者有玉其員折者有珠清水有

黃金龍淵有玉英

春華秋英其名曰桂

卵生曰啄胎生曰乳

荀卿子任兆麟述

薛子曰荀氏書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

與孔子異者鮮矣孟子醇乎醇者也荀與

揚也夫醇而小疵望溪方氏嘗放其意刪

定為一書凡辭之繁而塞詭而佞者悉去

不式韓子離道烈去之義爰節次一編俾

學者正厥趨亦庶幾荀

氏由禮一好之旨爾

荀卿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出之藍而青于藍冰

水為之而寒于水木直中繩輮以為輪其曲

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輮使之然也故木

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

乎已則知明而行無過矣故不登高山不知

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

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

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

善成德而神民自得聖心備焉故不積跬步

無以致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河騏驥一

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舍鍥而舍之

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是故無冥冥



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騰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盧召弓曰。螻蛄一名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于一也。

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于誦經。終于讀禮。其義則始于為士。終于為聖人。真積力久。則入學。至于沒而止也。故學數有終。若其

荀卿子 下冊 九

義則不可須臾舍也。為之人也。舍之禽獸。故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羣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于禮而已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樂之中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

百發一失。不足謂善射。千里蹞步不至。不足謂善御。倫類不通。仁義不一。不足謂善學。學也者。固學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涂巷之人

也。揚法。或其善者多。不善者少。桀紂盜跖也。善或不。然後學者也。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為美也。故誦數以貫之。方望溪曰。多思索以通之。為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持。餐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是謂德操。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

修身

荀卿子 三 十

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內省而外物輕矣。傳曰。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身勞而心安。為之利少。而義多。為之事亂。君而通不如事窮。君而順焉。故良農不為水旱不耕。良賈不為折閱不市。士君子不為貧窮怠乎道。

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吾安知禮之為是也。禮然而然。則是情安禮也。師云而云。則是知若師也。不

是師法而好自用，是猶以盲辨色，以聾辨聲也。舍亂妄無爲也。故學也者，禮法也。夫師以身爲正儀而貴自安者也。

老老而壯者歸焉，不窮窮而通者積焉，行乎冥冥而施乎無報，而賢不肖一焉。人有此三行，雖有大過，天其不遂乎。

不苟

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唯其當之爲貴。

荀卿子

下冊

四

士

君子養心莫善于誠，致誠則無他事矣。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變化代興，謂之天德。天地爲大矣，不誠則不能化萬物。聖人爲知矣，不誠則不能化萬民。夫誠者君子之所守而政事之本也。唯所居以其類至，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後王是也。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于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楊注：言審後王所宜施行者，而以百王之

前比之若服元端拜揖而議，言從容不勞也。推禮義之統，分是非

之分，總天下之要，治海內之衆。若使一人，故

操彌約而事彌大，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也。

故君子不下堂而海內之情舉，積此者，則操

術然也。

公生明，偏生闇，端慤生通，詐僞生塞，誠信生

神，夸誕生惑，此六生者，君子慎之，禹桀所以

分也。

榮辱

荀卿子

下冊

五

士

博而窮者訾也，辯而不說悅者爭也，直立而

不見知者勝也，廉而不見貴者劓也，勇而不

見憚者貪也。貪利則委曲從人信而不見敬者好刺

專行也。專行謂不度是非好復言此小人之所務，而君子

之所不爲也。

短綆不可以汲深井之泉，知不幾者不可與

及聖人之言。

非相

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

不肖而不肯事賢

君子之度已則以繩接人則用批韓詩即云批榮匡曰

器

仲尼之門人五尺豎子羞稱五伯是何也曰

彼以讓飾爭依乎仁而蹈利者也小人之傑

也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

王制

法而不議則法之所不至者必廢職而不通

則職之所不及者必隊陸故有良法而亂者

荀卿子

下冊

六

三

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

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與庶人駭政則君子不

安位傳曰君舟也庶人水也水則載舟水則

覆舟此之謂也

王霸

國者天下之利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勢也

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

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

無之及其暴也索為匹夫不可得也楊注暴謂窮極

時齊潛宋獻是也故人主天下之利勢也然

而不能自安也安之者必將道也故用國者

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亡三者明主

之所謹擇也仁人之所務自也

孔子曰知者之知固以多矣有以守少能無

察乎方望溪曰愚者之知固以少矣有以守

多能無狂乎

孔子曰審吾所以適人適人之所以來我也

君道

荀卿子

下冊

七

十四

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有治法羿之法非亡

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

議兵

趙孝成王曰請問兵要孫卿子曰仁人上下

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于君也下之於上

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頭目

而覆胸腹也

秦人其生民也狹隘宋本作其使民也酷烈

劫之以執隱之以阨懼之以慶賞儲之以刑

罰或作踏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于上非

也虛音蹴五甲首而隸五家是最為衆彊長久多地

以正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四世孝惠故

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

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

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

仁義

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故惡

荀卿子下冊

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

奪也

仁義者所以修政者也政脩則民親其上樂

其君而輕為之死秦四世有勝認認然常恐

天下之軋已也此所謂末世之兵未有本統

者也

天論

天不為人之惡寒也而輟冬地不為人之惡

遼遠也而輟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也而

輟行

無用之辨不急之察葉而不治若夫君臣之

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則日切瑳小學而不

舍也

禮論

禮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

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無爭爭則

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

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於物物

荀卿子下冊

必不屈于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

故禮者養也芻豢稻粱所以養口也椒蘭芬

苾所以養鼻也刻鏤文章所以養目也鐘鼓

琴瑟所以養耳也疏房櫺遠貌逸床第几筵

所以養體也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

好其別曷謂別曰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

輕重皆有稱者也孰知夫出死要節之所以

養生也孰知夫出費用之所以養財也孰知

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禮義文

理之所以養情也。故人苟生之為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為見若者必害。苟怠惰偷懦之為安若者必危。苟情悅之為樂若者必滅。故人一之于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于情性則兩喪之矣。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喪之者也是儒墨之分也。

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步驟馳騁厲鷲不外是矣。人有是士君子也。外是民也。于是其中焉。勞皇周掾漢曲得其序是荀卿子十聖人也。  
下冊

樂論 參樂記 鄉飲酒義 解蔽

心者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奪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故口可劫而使墨默。形可劫而使誑。申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則受。非之則辭。故曰。心容其擇也。無禁必自見其物也。雜博其情之至也。不貳。注言心能容受萬物若其選擇無所禁止則見雜博不精所以貴夫

而辭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故曰。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

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而萬物成。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君子而後能知之。

聖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兩盡者足以為天下極矣。故學者以聖王為師。

荀卿子十正名下冊

詩曰。長夜漫兮。永思騫兮。注騫。太古之不慢。今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兮。

君子 刑當罪則威。不當罪則侮。爵當賢則貴。不當賢則賤。

大略 聘人以珪。問士以璧。召人以瑗。絕人以玦。反絕以環。

禮者政之軌也。為政不以禮，政不行矣。天子即位，上卿進曰：「如之何？」憂之長也。能除患則為福，不能除患則為賊。授天子一策，中卿進曰：「先事慮事，謂之接。」注：護為捷。接則事優，成先患慮患，謂之豫。豫則禍不生，事至而後慮者謂之後。後事不舉，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困則禍不可禦。授天子二策，下卿進曰：「敬戒無怠，慶者在堂，弔者在門，禍與福鄰，莫知其門，豫哉！豫哉！萬民望之。」授天子三策。

荀卿子

下冊

主

五

下臣事君以貨，中臣事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

不富無以養民情，不教無以理民性。故家五畝宅，百畝田，務其業而勿奪其時，所以富之也。立大學，設庠序，修六禮，明十教，所以道之也。詩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王事具矣。」

孟子三見宣王，不言事。門人曰：「曷為三見齊王而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

湯旱而禱曰：「政不節，與使民疾，與。」宮室榮營。

與婦謁盛，與苞苴，直行與讒言，與與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

盡小者大，積微者著。

善為詩者不說善，為易者不占善，為禮者不相其心同也。

曾子曰：「孝子言為可聞，行為可見，言為可聞，所以悅遠也；行為可見，所以悅近也。近者悅，則親遠者悅，則附親近而附遠，孝子之道也。國風之好色也，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誠可。」

荀卿子

下冊

主

十

比于金石，其聲可內于宗廟。小雅不以於汗，自上引而居下。不為驕君所用，疾今之政以自引而疏遠也。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

子道

子曰：「入而行不修身之罪也，出而名不章，友之過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

子路問曰：「魯大夫練而牀，禮耶？」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子貢曰：「女問非也，禮居是邑，非其大夫。」

法行

南郭惠子問于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良醫之門多病人槩括之側多枉木孔子曰少而不學老無能也老而不教死無思也有而不施窮無與也是故君子少思長則學老思死則教有思窮則施

哀公

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信慤而後求知能焉士不信慤而有多知能譬之荀卿子

下冊

古

主

其豺狼也不可以身命通也

莊子

任兆麟述

逍遙遊

北冥有魚其名曰鯀鯀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于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

莊子

下冊

一

主

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湯之問棘者是已冥海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為鯢有鳥焉其名曰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辨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微一

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竟斯已矣彼其于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彼于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堯讓天下于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

莊子

下冊

二

三

其于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于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已治也而吾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鶴鷄巢于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起樽俎而代之矣林西仲曰此聖人無名之證肩吾問于連叔曰吾聞言于接輿犬而無當

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如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是以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鐘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司馬法猶處女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

莊子

下冊

三

三

而為一世斲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文簡注弊弊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而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此神人無功之證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而無所用堯治天下之民平四海之政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此至人無已之證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



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喟然大也吾  
為其無用而培之莊子曰夫子固拙于用大  
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龜疥也世世以  
泝泝統續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  
而謀曰我世世為泝泝統不過數金今一朝  
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  
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  
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有封或不免于  
泝泝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  
莊子

下冊

重

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  
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郭注言物各  
有宜苟得其  
宜無往而  
不逍遙也

齊物論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知  
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  
物矣而未知有對也其次以為有對焉而未  
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  
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彼且有成與虧乎哉

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  
氏之不鼓琴也郭注彰聲而聲遺  
不彰聲而聲全昭文之鼓  
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  
知幾乎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為是而有眇也  
請言其眇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辨有  
競有爭此之為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  
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  
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

下冊

五

重

莊子  
也者有不辯也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  
不言之辨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  
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  
此之謂葆光

罔兩謂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  
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  
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蚘蝸翼邪惡識  
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昔者莊周夢為蝴蝶  
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而

覺則遽遽然周也。不知周之爲蝴蝶與。蝴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養生主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李注。緣。順也。督。中也。可以保身。可以盡年。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砉然騞然。奏刀騞然。莫

莊子

下冊

六

毛

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君曰。請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欲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况大軀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于硎。彼節者有閒。而刀刃者無厚。

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餘地矣。雖然。每至于族。讀作勝。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謦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人間世

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

莊子

下冊

七

天

于耳。心止于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義也。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

下有道聖人成焉。能成天下無道聖人生焉。全生

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知之載。禍

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

殆乎。盡地而趨。迷陽迷陽。草名無傷吾行行

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

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

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德充符

仲尼曰。人莫鑑于流水。而鑑于止水。惟止能

莊子

止衆止。

大宗師

古之真人。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

息以喉。其者欲深者。其天機淺。古之真人不

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若然者。其心志。林本

其容寂。其頰頰。李音凄然似秋。煖然是春。喜

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故聖人之

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

爲愛人。郭注聖人之在天下。煖然若陽春之

自降。故彫落者不怨。

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

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

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

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

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于人。不翅音于父

母。彼近吾死而不聽。吾則悍矣。彼何罪焉。夫

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俟我以老。息我以

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

莊子

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爲鑊。鑊大冶。必以爲不

祥之金。今一犯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

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今以天地爲大鑪。以造

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覺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語。曰。孰能

相與于無相與。相爲于無相爲。三人相視而

笑。莫逆于心。遂相與友。子桑戶死。孔子使子

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

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

爲人倚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  
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  
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  
也彼方且與造化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  
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疣潰癰夫  
若然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于異物託  
于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  
端倪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  
業彼又惡能憤憤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

莊子

下冊

十

三

之耳目哉。

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造謂也。魚相忘乎江

湖。人相忘乎道術。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于

人而侔于天。畸不耦也。侔等也。

應帝王

無名人曰。遊心于淡。合氣于漠。順物自然。無  
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在宥

廣成子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

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  
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目無  
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神將守形。形乃長  
生。慎女內。閉女外。多知爲敗。我守其一。而處  
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  
君子涖天下。莫若無爲。無爲也。而後安其性  
命之情。尸居而龍見。淵然而雷聲。神動而天  
隨。從容無爲。而萬物炊黍焉。

天地

莊子

下冊

十一

三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  
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  
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  
女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  
事。壽則多辱。三者非所以養德也。封人曰。始  
也。我以女爲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  
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何懼之有。富而  
使人分之。何事之有。夫聖人鵲居而鷩食。鳥  
行而無彰。天下有道。與物皆昌。天下無道。修

德就問。千歲厭世。去而上僂。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何辱之有。

天道

桓公讀書于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君之所讀何書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也夫。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若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應于心目。不能言。有數存焉。于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

秋水

莊子與惠子遊于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

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邵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以盡已之性。能盡物之性也。非魚則然。天下之物皆然。莊子可謂善通物矣。

達生

孔子曰。用志不分。乃疑于神。

莊子觀于呂梁。懸流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鼃鼃魚鼃之所不能遊也。見一丈夫遊之以爲

莊子

下冊

三

音

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極之。孔子從而問焉。曰。蹈水有道乎。曰。亡。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緇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曰。吾生于陵而安于陵。故也。長于水而安于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邵子曰。莊子氣豪若呂梁之事言之至者也。

田子方

温伯雪子舍于魯。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

何耶。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顏淵曰：夫子步亦步，趨亦趨，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瞻若乎後矣。

則陽

孔子之楚，舍于蟻邱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林注：乘屋也。子路曰：是稷稷何為者也？仲尼曰：是聖人僕也，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

莊子

下冊

古

美

是陸沈者也。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于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讓王

孔子謂顏回曰：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曰：善。

哉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于內者，無位而不怍。今于回而後見之。

天下

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

墨翟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汜愛兼利，而非闕，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郭注：欲令萬物皆同于己也。不與先王同，毀古之

莊子

下冊

古

美

禮樂。

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簡見之也。以天下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于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璋而連犛無傷也。釋文：犛一作牦，音權，宛轉貌。其辭雖參差而諷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

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于本也宏大而辟。深閔其肆。其于宗也。可謂稠調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于化而解于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銳。芒乎昧乎。未之盡者。

逸篇 按漢志。莊子五十二篇。今存者三十三篇。王伯厚紀聞嘗采集數十條。謂之逸篇。

子張見魯哀公而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而見君之禮士也。有似葉公之好龍。室盡寫龍。于是天龍下之。葉公

莊子 下冊 去 壬

見之。棄而還走。葉公非不好龍也。好夫是龍而非龍。今君非不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

祝牧謂其妻曰。天下有道。我蔽子佩。天下無道。我負子戴。

楚辭

漢志。屈原賦二十五篇。騷諸賦。以自傷悼。後宋王逸曰。原依詩人之義。行義。瑋其文。采以相教。至劉向典校經書。分爲十六卷。今行世者。遂章句云。

離騷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于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楚辭 下冊 一 壬

洪慶善曰。重再也。冠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爲佩。汨余若將弗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中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乘騏驎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維紉夫佩。菝被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夫唯捷徑

以窘步。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  
 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忽奔走以先  
 後兮，言為左徒及前王之踵武。荃不揆余之中情  
 兮，荃香草以喻君反信讒而齎怒。齎疾也余固知寒蹇  
 之為患兮，余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為正  
 兮，夫唯靈修之故也。能神明遠見者君德也曰黃昏以  
 為期，羌中道而改路。洪注二句疑後人增初既與余有  
 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難夫離別兮，  
 傷靈修之數音朔化。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  
 楚辭 下冊 二 三五九

蕙之百畹。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蘅與芳芷。  
 枝葉葉之峻茂兮，願埃時乎吾將刈。雖萎絕  
 其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衆皆競進以貪婪  
 兮，憑不厭乎求索。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與  
 心而嫉妬。忽馳騫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  
 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朝飲木蘭  
 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  
 以練要兮，練簡也長願音領音罕亦何傷。擗木根  
 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葉。蕊矯菌桂以紉蕙

兮。索胡繩之纏纏音徒，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  
 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周合也願依彭  
 咸之遺則，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  
 多艱。余雖好修姱以鞿羈兮，謇朝諝而夕  
 替。諝諫也既替余以蕙纒兮，又申之以蘭茝。亦  
 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怨靈修之  
 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衆女嫉余之蛾眉兮，  
 諂諂謂余以善淫。固時俗之工巧兮，偃規矩  
 而改錯。錯音備背繩墨以追曲兮，追隨也競周  
 楚辭 下冊 三 四

容以為度。怵鬱邑余侘傺兮，物界兮佗傺失志之貌。吾  
 獨窮困乎此時也，寧溘死而流亡兮。余不忍  
 為此態也。鸞鳥之不羣兮，自前世而固然。何  
 方圓之能同兮，夫孰異道而相安。屈心而抑  
 志兮，忍尤而攘詬。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  
 之所厚。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  
 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步余馬于蘭  
 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進不入以離尤兮，退  
 將復修吾初服。製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



爲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  
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  
兮。唯昭質其猶未虧。忽反顧以遊目兮。將往  
觀乎四荒。佩纁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  
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爲常。雖體解  
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女嬃之嬋媛兮。  
嬋媛 申申其詈予。曰鮀婞婞。直以忘身兮。終  
然歿乎羽之野。汝何博謔而好修兮。紛獨有  
此姱節。蕝菘施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衆

楚辭

下冊

四

聖

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予之中情。世並舉而好  
朋兮。夫何煢獨而不余聽。依前聖以節中兮。  
節度 喟憑心而歷茲。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  
華而嗽詞。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  
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遊  
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國亂流其鮮終兮。  
泥又貪夫厥家。澆身被于一一作 强兮。縱欲  
殺而不忍。日康娛以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  
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

兮。殷宗用之不长。湯禹嚴而祇敬兮。周論道  
而莫差。舉賢才而投能兮。循繩墨而不頗。皇  
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維聖哲之茂  
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  
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  
陸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不量鑿  
而正柄萬兮。固前修以菹醢。曾歔歔余鬱邑  
兮。哀朕時之不當。搃茹蕙以淹涕兮。霑余襟  
之浪浪。既質諸前聖而無愧。以下再欲訴諸上帝。跪敷衽以陳辭。

楚辭

下冊

五

聖

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馳玉虬以乘鸞兮。溘埃  
風余上征。朝發軔于蒼梧兮。夕余至于縣圃。  
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莫。吾令羲和  
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遠兮。吾  
將上下而求索。飲余馬于咸池兮。總余轡于  
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徜徉  
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鳳爲余  
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吾令鳳鳥飛騰兮。  
又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

來御。遂紛總總其離合兮。班陸離其上下。吾  
令帝闔開關兮。倚閭闔而望予。時曖曖其將  
罷兮。結幽蘭而延佇。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  
美而嫉妬。二語蓋訴帝之辭朝吾將濟于白水兮。登  
閔風而縹音薛馬。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邱之  
無女。媼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  
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吾令豐隆乘  
雲兮。求處妃之所在。解佩纒以結言兮。吾令  
蹇修以為理。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繡其難

楚辭

下冊

六

星

遷夕歸次于窮石兮。朝濯髮于洧盤。保厥美  
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遊。雖信美而無禮兮。  
來違棄而改求。覽相觀于四極兮。周流乎天  
余乃下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吾  
令鳩為媒兮。鳩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  
余猶惡其佻巧。心猶豫以狐疑兮。欲自適而  
不可。鳳凰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欲遠集  
而無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遙。及少康之未家  
兮。留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

不固。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閨中  
既遠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  
焉能忍與此終古。林西仲曰。鄭神專寵。緣君  
不別其德。相配故以古賢  
之微詞。索薶茅以筵筭兮。命靈氛為余占  
之。為古為禱。質諸神  
明皆出于不得已。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  
修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  
日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遠適  
異國  
必有所遇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世幽  
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惡。民好惡其不

楚辭

下冊

七

星

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戶服艾以盈要兮。謂  
幽蘭其不可佩。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理  
美之能當。蘇糞壤以充幃兮。蘇取謂申椒其  
也不芳。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  
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百神翳其備降  
兮。九疑續其並迎。皇剌剌其揚靈兮。告余以  
吉。故曰勉陞降以上下兮。求榘蒺之所同。湯  
禹儼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苟申情其  
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說操築于傳巖兮。

武丁用而不疑呂望之鼓刀公遭周文而得

舉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世有賢君必知好修

之士但當修其在已至及年歲之未晏兮時

亦猶其未央恐鸚鵡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為

之不芳何瓊佩之偃蹇兮眾蕙然而蔽之唯

此黨人之不諒兮恐嫉妬而折之時續紛以

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

蕙化而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

艾也言是非混淆以美為惡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

楚辭下冊 八

害也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

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眾芳椒專佞以慢惰

兮椒又充夫佩幃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

之能祗固時俗之從流兮又孰能無變化覽

椒蘭其若茲兮又况揭車與江離惟茲佩之

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芳菲菲而難虧兮歌

也芬至今猶未沫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

而求女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世

日甚何可淹留是以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

吉日乎吾將行折瓊枝以為羞兮精瑗靡以

為糗為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為車何離心

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遭吾道夫崑崙

兮路修遠以周流揚雲霓之晻藹兮鳴玉鸞

之啾啾朝發軔于天津兮夕余至于西極鳳

凰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忽吾行此流

沙兮遵赤水而容與麾蛟龍以梁津兮詔西

皇使涉予路修遠以多艱兮騰眾車使徑持

轡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為期屯余車

楚辭下冊 九

其千乘兮齊玉軼音大而並馳駕八龍之蜿蜿

兮載雲旗之委蛇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

逶迤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愉樂上文

吾將者設想之詞至此連言憊陞皇之赫戲兮赫

忽念故國將何往邪戲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

顧而不行亂曰已矣哉國無人兮莫我知兮

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

彭咸之所居

九歌王注沅湘之間其俗信鬼好祀樂詞鄙陋原因作曲上陳事神

之敬下以見已  
之宛託以風諫

湘君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  
修浦。吾乘兮桂舟。合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

安流。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參差洞  
簫也。

駕飛龍兮北征。遺吾道兮洞庭。薜荔拍兮蕙  
綢。拍搏也。蓀橈兮蘭旌。望滢陽兮極浦。橫大江

兮揚靈。揚靈兮未極。女嬃媛兮為余太息。橫  
流涕以潺湲。隱思君兮擘側。擘側也。桂櫂兮蘭

棹。斲冰兮積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  
末。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石瀨兮淺

淺。飛龍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  
余以不閒。鼉馳騫兮江皋。夕弭節兮北渚。鳥

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捐余玦兮江中。遺余  
佩兮澧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夫下女。豈

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林西仲曰。此與  
湘夫人二章皆

離騷求女之意。求神自給。至終不能  
一遇。即高邱無女。閨中望遠之意。

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

洞庭。波兮木葉下。登白蘋兮悵望。與佳期兮

夕張。鳥何萃兮蘋中。罾何為兮木上。沅有芷

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恍忽兮遠望。觀

流水兮潺湲。麋何為兮庭中。蛟何為兮水裔。

朝馳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滢。聞佳人兮召

予。將騰駕兮偕逝。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

蓀壁兮紫壇。播芳椒兮成堂。桂棟兮蘭橈。辛

楚辭

下冊

十一

吳

夷楣兮葑房。罔薜荔兮為帷。擗蕙櫨兮旣張

芳芷。茸兮荷屋。繚之兮杜衡。合百草兮實庭

建芳馨兮廡門。九疑繽兮並迎。靈之來兮如

雲。捐余袂當作玦兮江中。遺余褋兮澧浦。擊汀

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時不可兮驟得。聊

逍遙兮容與。

少司命

蘼蘭兮麝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枝。芳菲

菲菲兮襲予。夫人兮自有美子。蓀何以兮愁苦

蘼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  
余兮曰成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

雲旗，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荷  
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

誰須兮雲之際。與女沐兮咸池，晡女髮兮陽  
之阿。望媿人兮未來，臨風况兮浩歌。王注言已願託

司命俱沐咸池，晡髮陽阿。孔蓋兮翠旌，撫九  
齊戒，絮已奠，蒙天祐也。天兮撫彗星，竦長  
天兮撫彗星，竦長兮擁幼艾，莖獨宜兮為

民正。王注言司命持長劍以誅絕凶惡，  
擁護萬民，長少使各得其命也。

山鬼

下冊

聖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  
兮又宜笑，子慕余兮善窈窕。乘赤豹兮從文  
狸，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蘅，折芳  
馨兮遺所思。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  
兮獨後來。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  
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飄兮神靈雨。留  
靈修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石磊磊兮  
葛蔓蔓，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聞

曰：思我見詩人忠厚之意。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  
松栢。君思我兮然疑作。雷填填兮雨冥冥，援  
啾啾兮狻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  
徒離憂。張伯起曰：以上諸篇皆人慕神之  
詞，此篇以人况君，以鬼喻已也。

橘頌

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深  
固難徙，更壹志兮。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曾  
枝剌棘，圓果搏兮。青黃雜糅，文章爛兮。精色  
內白，類任道兮。紛緼宜修，姤而不醜兮。嗟爾

楚辭

下冊

辛

勿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嘉兮。深固  
難徙，廓其無求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閉  
心自慎，終不過失兮。秉德無私，參天地兮。願  
歲并謝，與長友兮。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年  
歲雖少，可師長兮。行比伯夷，置以為像兮。

遠遊

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軒轅不可  
攀援兮，吾將從王喬而娛戲。餐六氣而飲沆  
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兮，精

氣入而麤穢除順凱風以從遊兮至南巢而  
壹息見王子而宿之兮審壹氣之和德曰道  
可受兮而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毋  
涸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  
存虛以待之兮無為之先庶類以成兮此德  
之門此屈子養生訣也說本黃老其後天隱  
子呂洞賓所言皆胎合至全陽子易外  
詳焉

卜居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而蔽障

楚辭

下冊

古

至

于讓心煩慮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大卜鄭詹  
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筮  
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寧悃悃疑  
欵樸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鋤  
草莽以力耕乎將遊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  
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超  
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呶訾慄斯嗻咿嘯唳以  
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清  
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楹戶楹易  
旋轉也寧昂昂若

千里之駒乎將泛泛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  
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抗軛乎將隨騫馬  
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鷄鶩爭食乎  
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  
為重千鈞為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  
張賢士無名吁嗟嚶嚶兮誰知吾之廉貞詹  
尹乃釋筮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  
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賢有所不逮神有所  
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筮誠不能知此

楚辭

下冊

古

至

事

漁父

屈原既放遊于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  
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  
何故至于斯屈原曰世人皆濁我獨醒眾人  
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  
于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泥其泥  
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飲其醪  
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

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  
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于江魚腹  
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  
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  
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  
去不復與言。

九辨 王逸曰。宋玉所作。玉。屈原弟子。以述其志。漢興。劉向。王褒。咸悲其文。依而作詞。故號為楚詞。

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

楚辭

下冊

七

七

慄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沈寥  
兮。天高而氣清。宗 寂 巖 寥 兮。收潦而水清。憯  
悽增歎兮。薄寒之中人。愴怳憤恨兮。去故而  
就新。坎廩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廓落兮。羈  
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燕翩翩兮。辭  
歸兮。蟬宗 漠 而無聲。雁離離兮。南遊兮。鷓鴣  
鳴嘶而悲鳴。獨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  
征。時 已 疊疊而過中兮。蹇 已 偃留而無成。王注。疊。進貌。

年已過  
半也。

悲憂窮感兮。獨處廓。有美一人兮。心不釋去。  
鄉離家兮。徠遠客。超逍遙兮。今焉薄。專思君  
兮。不可化。君不知兮。可奈何。蓄怨兮。積思。心  
煩憺兮。忘食事。願一見兮。道余意。君之心兮。  
與余異。車既駕兮。竭而歸。不得見兮。心傷悲。  
倚結軫兮。長太息。涕潸潸兮。下霑軾。忼慨絕  
兮。不得申。晉亂兮。迷惑。私自憐兮。何極。心怍  
怍兮。諒直。

皇天平分四時兮。竊獨悲此稟秋。白露既下  
楚辭

下冊

七

七

百草兮。奄離披此梧楸。去白日之昭昭兮。襲  
長夜之悠悠。離芳藹之方壯兮。余萎約而悲  
愁。秋既先戒之。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嚴霜。  
收恢急之孟夏兮。然歔條而沈藏。葉菸邑而  
無色兮。枝紛拏而交橫。顏淫溢而將罷。皮音 兮。  
柯彷彿而萎黃。葡 梢 櫛 音 之可哀兮。形銷鑠  
而疾傷。惟其紛糅立將落兮。恨其失時而無  
當。擘 音 駢 音 而下節兮。聊逍遙以相羊。歲忽忽  
而道盡兮。恐余壽之弗將。悼余生之不時兮。

逢此世之任攘。澹容與而獨倚兮。蟋蟀鳴此西堂。心怵惕而震盪兮。何所憂之多方。仰明月而大讀如字 泰音非息兮。步列星而極明。

楚辭

下冊

十六

五



借誓 王逸曰或云賈誼作朱子曰其辭環異奇偉計非諛不能及然不知其借誓者何意孟稱堯曰誓當作逝賦語皆高舉遠逝之義也

黃鵠之一舉兮。知山川之紆曲。再舉兮。覩天地之園方。王注黃一作鴻居身一高所視愈遠臨中國之衆人兮。託回鶻乎徜徉。乃至少原之壑。赤松王喬皆在旁。二子擁瑟而調均。余因稱乎清商。澹而自樂兮。吸衆氣而翱翔。念我長生而久僊兮。不如反余之故鄉。黃鵠後時而寄處兮。鴟梟羣而制之。神龍失水而陸居兮。爲螻蟻之所藏。已矣哉。獨不見鸞鳳之高翔兮。乃集大皇之壑。野循四極而回周兮。見盛德而後下。彼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麒麟可得羈而係兮。又何以異虍犬羊。

楚辭

下冊

九

五





曉昕著讚曙明也。詩庸鼓有數皆附襲就因也。封

吟際限疆略界也。承第班列次也。左傳子戶

俊格扈止也。宋氏注戶取其闕礙取其幽

曠暗昧冥也。最凡曰質要也。公羊傳一事再

彊窮充竟也。而乃爾若汝也。控轡挽引也。承

贊涼助佐也。承丞古字通左傳子尋由以用

也要捷集載成也。周官異其死刑之罪而要

歌肆赴捷疾也。詩是代是肆赴報古字掇近

刻行督拾也。肆子燼餘也。周語藪澤肆既拓

小爾雅 下冊

斥啓闢開也。杜實充初塞也。實物滿也。獎率

勵勸也。勤勉事力也。經近刻衍省過也。史記

宣闕缺閒隙也。迭遞交更也。燿剗沒滅也。元

黔驪黝黑也。縞皓素白也。彤粹緼朱也。禮記

緼赤黃淫溢沈滅沒也。載功物事也。

廣言第二

晏明陽也。揚雄曰天盱晏晚也。算麗數也。詩

麗不傳宋氏注麗取叟艾老也。僉皆同也。交

校報也。論語犯舒布展也。揚蕞舉也。索略求

也。奚害何也。音里庀居也。庀古文宅字近

作庀也。周淡市也。充該備也。列席陳也。席說

輻輳輿也。輻周官作輻廢措置也。駕乘凌也。

收戢斂也。掌司主也。偏贅屬也。左傳舉麗著

思也。左傳射麋麗載略行也。左傳略沓襲合

也。書襲于抵享當也。庚徹道也。左傳塞修舒

長也。校戰交也。謁復白也。敕質正也。喬蔑末

也。延行散也。未沒終也。仇辨別也。菲涼薄也。

復旋還也。祖翼送也。走印我也。姓案近刻衍

小爾雅 下冊

孛子也。左傳門其姓宋諸額和也。書率額俊

寤覺也。憾猜恨也。艾盡止也。汨猾亂也。縮讀

案近刻抽也。禮記縮酌用茅暨捷及也。苞跋

本也。宋注禮燭跋易肆臬極也。睇題視也。詩

彼脊犯肆突也。東縻縛也。肆從逐也。放投棄

也。葦蕪草也。暴映臚也。煖晞也。詩白露晞乾

也。乾音迪迹蹈也。行演廣也。衰從長也。荷揚

擔也。禁錄也。荀子程役攔忿也。左傳今執奸

犯也。仍再也。狗歸也。工官也。稽考也。顛殞也。

躋陞也。成殘也。勦截也。辟除也。恩患也。左傳  
 賔。譴責也。閒非也。孟子。人不足道。順還也。抗  
 禦也。斬取也。豈戲也。袂狹也。甚忌也。左傳。甚  
 之。沮疑也。虧損也。毀壞也。判散也。蔽斷也。交  
 俱也。俘罰也。夷傷也。枳害也。孔叢。罪謂之枳。以  
 閉也。楚辭。氣緣靡細也。司馬相如。曰。靡。辨。便  
 案。近刻也。論語。便。便。言。曼。美。色。於。後。辨。便  
 也。漢書。大人。常。以。若。乃。也。嗟。發。聲。也。奏。為。也。  
 詳。振。救。也。庸。償。也。唐備。賈。價。也。贍。足。也。曹。偶  
 小爾雅  
 也。麗。兩也。周官。麗。駟。數也。左傳。晉。逞。快也。越  
 遠也。姑且也。駮可也。釋解也。庸善也。荐重也  
 登升也。勵勉也。赫顯也。躓是也。不。柴也。方言  
 問。大人。謂之。兆。伎。才也。暨。息也。詩。伊。余。話。善。也  
 之。話。言。愿。謹也。丰。豐也。都。盛也。詩。海。美。脚。厚  
 也。肆。緩也。書。青。災。競。逐也。紀。基也。詩。有。紀。基  
 案。近刻也。教也。左傳。楚。人。熬。願也。疑。熬。強也。薄  
 行。忌。字。燂。炊也。宋注。左。氏。資。取也。質。信也。餽。饋  
 也。憑。依也。藉。借也。際。接也。閔。限也。廬。寄也。詩

田有廬說文。秋。萃。集也。筮。倅也。左傳。僖。子。使  
 尤。怪也。薈。慚也。索。空也。素。故也。視。比也。左傳  
 勝。復。往也。矜。惜也。狃。怙也。覲。望也。何。任也。何  
 校。減。御。侍也。詩。飲。御。諸。友。殿。鎮。案。近刻也。詩  
 天子。選擇也。宣。示也。  
 廣訓第三  
 諸之乎也。說文。語。旃。焉也。詩。舍。旃。惡。乎。於。何  
 也。烏。乎。吁。嗟也。吁。嗟。嗚。呼也。相訓。覆。有。所。歎。美  
 有所。傷。痛。隨。事。有。義也。無。念。念。也。無。寧。寧。也  
 小爾雅  
 不。案。近刻也。顯。顯也。不。承。承也。不。肖。不。似也。繩  
 之。譽。之也。左傳。蔡。侯。詰。朝。明。旦也。公。孫。碩。盧  
 德音。不。瑕。道。成。王。大。美。聲。稱。遠也。鄂。不。韡。韡  
 言。韡。韡也。我。從。事。獨。賢。勞。事。獨。多也。魴。與。甫  
 甫。語。其。大也。鹿。鹿。麋。麋。語。其。衆也。海。物。維。錯  
 錯。雜也。雜。毛。曰。鼈。雜。采。曰。繪。雜。言。曰。隳。齊語  
 則。其。言。隳。  
 廣義第四  
 凡。無。妻。無。夫。通。謂。之。寡。寡。夫。曰。鳧。詩。作。鳧。古

寡婦曰嫠。妾婦之賤者謂之屬婦。宋注屬婦也。連婦之名言其微也。案此十一字近刻訛入正文。非分而得謂之幸。詰責

以辭謂之讓。男女不以禮交謂之淫。上淫曰

烝。下淫曰報。勞淫曰通。不直失節謂之慙。慙

愧也。面慙曰難。心慙曰慙。體慙曰遂。諱死謂

之大行。死而復生謂之大蘇。疾甚謂之阼。宋注

阼猶也。請天子命曰未可以戚先王。戚近也。請諸

侯命曰未可以戚先君。請大夫命曰未可以

從先子。案諱死以下五十二字近刻訛說脫在廣名篇

小爾雅 廣名第五

空棺謂之櫬。有屍謂之柩。饋死者謂之賵。衣

治絲曰織。織繒也。麻紵葛曰布。布通名也。縠

綿也。絮之細者曰縠。縠之精者曰縠。縠之麤

者曰素。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絺。在首謂之

元服。弁髦。太古布冠冠而敝之者也。聖謂之

印。綬謂之綬。襜褕謂之童容。宋注亦布褐而

紵之謂之藍縷。宋注縷縫也。晉人呼縷衣為

藍縷。為袴謂之褰。左傳微褰與襦。蔽膝謂之裨。鄭氏

注裳下襜褕。婦帶之垂者謂之厲。大巾謂之冪

覆帳謂之幄。幄幕也。簣牀第也。在足謂之履

小爾雅 廣器第七

下冊

履尊者曰達。履謂之金烏而金鈎也。宋注禮

鈎赤烏黑鈎。鈎之為言拘也。以

為行戒時如刃。衣鼻在履頭。

射有張布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

之正。正方二尺。宋注畫采謂之正。棲皮謂之

之棲。木畫五色。于侯中為正。內以

朱方二尺。次以白。以蒼。以黃。以元。正中者

謂之檠。檠方六寸。棘戟也。鉞鉞斧也。干版盾

也。方言關東謂之戈。句于戟也。刃之削謂之

室室謂之鞞。鞞鞞鞞也。宋注鞞鞞鞞下

鞞鞞鞞也。鞞鞞鞞下

鞞鞞鞞也。鞞鞞鞞下

鞞鞞鞞也。鞞鞞鞞下

鞞鞞鞞也。鞞鞞鞞下

鞞鞞鞞也。鞞鞞鞞下

鞞鞞鞞也。鞞鞞鞞下

鞞鞞鞞也。鞞鞞鞞下

鞞鞞鞞也。鞞鞞鞞下

鞞鞞鞞也。鞞鞞鞞下

眼謂殘小船謂之礙。艇小者。船頭謂之舳。尾謂之艫。楫謂之棹。車載上者謂之輓。輓謂之輶。軫謂之枕。較謂之幹。衡。輓也。輓上者謂之鳥啄。纜。纜。縵也。縵。索也。大者索。小者繩。詘而戾之為纒。膠而紵之為纒。犬扇謂之嬰。杖謂之楸。孟子以鍵謂之籥。宋法局為棊局謂之弈。三甌六耳謂之九鼎。句見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斝。句見

廣物第八

小爾雅

下冊

八

壹

蔓謂之稊。稊謂之芻。生曰穀。謂之粒。菜謂之蔬。禾穗謂之穎。截穎謂之銍。刈禾鎌拔心曰振。拔根曰擢。把謂之秉。秉四曰筥。筥十曰覆。棘實謂之棗。桑實謂之葢。柞實謂之橡。

廣鳥第九

去陰就陽者謂之陽鳥。鳩。鴈是也。純黑反哺者謂之烏。小而腹白不反哺者謂之鴉。烏白項而羣飛者謂之燕。烏白腹烏也。鴉。烏。鸞。

廣獸第十

豕。豕也。豕。猪也。其子豚。豕之大者豨。小者豮。毛。詩傳豕一歲為豮。鳥之所乳謂之巢。鷄。雉所乳謂之窠。魚之所息謂之潛。潛。樛也。積柴水中而魚舍焉。

廣度第十一

跬。一舉足也。倍跬謂之步。宋法司馬法六尺為步。倍跬乃其大略。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尋。舒兩肱也。倍尋謂之常。五尺謂之墨。倍墨謂之丈。倍丈謂之端。倍端謂之兩倍。兩倍謂之疋。疋有端謂之

小爾雅

下冊

九

壹

束。案近刻无有。下說一端宗。

廣量第十二

一手之盛謂之溢。兩手謂之掬。一掬四謂之豆。豆。豆。四謂之區。六升。斗。區。四謂之釜。六升。釜。二有半謂之簋。一斛。六斗。麟按杜元凱左傳注。十六斗曰奠。聘禮。十六斗曰發。簋。今文作逾。古文作俞。則簋。廡。廡。正同也。或引考工記。廡。實。二。穀。注。作。二。斗。四。升。不。知。論。語。使。蓋。于。釜。簋。二。有。半。近。刻。訛。謂。之。缶。則。不。止。此。數。矣。八。鍾。二。謂。之。秉。十六。斛。案。近。刻。四。字。斛。乘。十。六。

廣衡第十三

二十四銖曰兩。兩有半曰捷。捷曰舉。三倍舉曰鈞。鈞謂之鈞。六兩考工記戈戟重三鈞。書其罰百鈞。二鈞四兩謂之斤。斤十謂之衡。衡有半謂之秤。十斤秤二謂之鈞。三十鈞四謂之石。一百二石四謂之鼓。四百八

男昌誥參校

小爾雅

下冊

十

七

尚書大傳

任兆麟述

鄭康成曰伏生為秦博士至孝文時年且百歲張生歐陽生從其學而受之後各論所問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

虞夏傳

維元祀鄭康成注舜假文祖之年巡狩四嶽八伯壇四奧

沈四海封十有二山兆十有二州兆城也濬川

樂正定樂名元祀岱泰山元始也中祀大交霍

山秋祀柳穀華山幽都宏山祀貢兩伯之樂

焉羣后德讓貢正聲而九族奏具成樂者人

尚書大傳

下冊

一

充

性之所自有也故聖王巡十有二州論十有

二俗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著其素五聲

天音也八音天化也七始天統也天所以理陰陽也

古者諸侯之十天子也三年一貢土所以通

賢共治示不敢專重民之至大國舉三人次

國二人小國一人一適謂之攸好德再適謂

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適得有功者天子一

賜以車服弓矢再賜以鬻鬯三賜以虎賁百

人號曰命諸侯得專征鄰國有臣弑其君孽

伐其宗者弗誅于天子。征之而歸其地于天子可也。

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甫民用刑而民興犯。

上刑赭衣不純。人尚德義但易之衣服自為大恥。中刑雜履。

下刑墨幪。幪巾也。以居州里。民恥之而反于禮。

古者天子左五鐘。右五鐘。凡律呂十二各一鐘。天子宮縣黃鐘

其餘在東北。將出則撞黃鐘。右五鐘皆應。馬

鳴中律。步者有容。駕者有文。御者有數。步者

中規。折還中矩。立則磬折。拱則抱鼓。然後大

尚書大傳 下冊 二 充

師奏登車告出也。入則撞蕤賓。左五鐘皆應。

以治容貌。容貌得則氣得。氣得則肌膚安。蕤

賓有聲。鶴震馬鳴。及倮介之屬。莫不延頸以

聽。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後少師

奏登堂。卽席告入。此言至樂相和。物類相感。

同聲相應之義也。

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疑。後丞。左輔。右弼。

維五祀。奏鐘石。論人聲。及乃鳥獸。咸變于前。招樂興于大鹿之野。乃作大唐之歌。其樂曰

舟張辟雍。鶴鶴相從。八風回回。鳳凰喈喈。于

時俊父。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乃倡之。曰。卿

雲爛兮。紉舊本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

八伯咸進。詣首而和。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

日月光華。宏于一人。帝乃載歌。曰。日月有常。

星辰有行。四時從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

天之靈。還于賢聖。莫不咸聽。龔乎鼓之。軒乎

舞之。菁華已竭。褰裳去之。

維十有三祀。帝入唐郊。還歸。廟中歌大化大

尚書大傳 下冊 三 半

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四章皆歌禹功

維王后元祀。禹始居攝之年。帝令大禹步于上帝。使

道禹乃共辟厥德。受帝休命。爰用五事。建用

皇極。初禹治水得神龜負文于洛。盡得天人陰陽之用。至是陳之。敘九疇也。

殷傳 夏人飲酒相和而歌。曰。盍歸于亳。薄。盍歸于

薄。薄亦大矣。更曰。覺兮。較兮。吾大命假公。去

不善而就善。何不樂兮。伊尹入告于王。樂。曰

大命之去。有日矣。王曰。天之有曰。猶吾之有

民也。曰亡則吾亦亡矣。伊尹遂去夏適湯。湯之後武丁之前王道不振。桑穀俱生于朝。七日大拱。武丁問諸祖。已曰桑穀野草也。野草生于朝亡乎。武丁側身修行。思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重譯來朝者六國。

文王四鄰免于牖里之害。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乎。孔子曰。文王得四臣。臣亦得四友焉。自吾得回。門人益親。非胥附邪。吾得賜。遠方之士曰至。非奔輶邪。吾得師。前有光。後有輝。尚書大傳。下冊。四。主。

非先後邪。吾得由。惡言不入于耳。非禦侮邪。周傳。

武王伐紂。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以待旦。前歌後舞。假于上下。咸曰。孜孜無怠。水火者。百姓之所飲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是為人用。

微子朝周。過殷之故墟。歌曰。麥秀蘄兮。禾黍油油。水書作黍禾。蠅此從文選注。彼狡童兮。不我好仇。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重

九譯而獻白雉。成王以歸。周公曰。德澤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焉。則君不臣其人。其使請曰。吾受命國之黃耆曰。久矣天之無別風。淮雨。盧召弓曰。帝王世紀作列風淫雨。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有則盍往朝之。周公乃以薦于宗廟。

君子大人聲。不以鍾鼓竽瑟之聲。亂人聲。清廟升歌者。歌先人之功。烈德澤也。故欲其清也。廟者。貌也。其以貌言之也。天下諸侯悉來。尚書大傳。下冊。五。主。

進周公。而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皆莫不磬折玉音。金聲玉色。然後升歌。而弦文武。在廟中者。依然淵其志。和其情。愀然如復見文武。曰。嗟子乎。此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夫。

諸侯之宮。三門三朝。其外曰臬門。次應門。次路門。其臬門內曰外朝。應門內曰內朝。路門內曰路寢之朝。麟按。明堂位。庫門。天子。臬門。天子。應門。天子。應門。大傳。蓋據魯言也。鄭氏詩箋。諸侯之宮。外門曰臬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門。明太



王賁殷  
諸侯也

略說

子贛曰傳云堯舜之世一人不刑而天下治  
教誠而愛深也

孔子如衛人曰公甫不能聽訟子曰公甫之  
聽獄也有臯者懼無臯者恥民近禮矣

子曰聽訟雖得其指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復  
生鬪者不可復續也書曰哀矜哲獄

子曰今之聽民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民者  
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之道乃刑殺

尚書大傳

下冊

六

七

君與臣會焉

傳曰已有三牲必田狩者孝子之意以為已

之所養不如天地自然之性逸豫肥美禽獸

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所以共承宗廟示不

忘武備又因以為田除害擊鮮者也

祭之為言祭也祭者至也至者人事也人事

至然後祭祭者薦也薦之為言在也在者在

其道也

聖人在位其君子不誦無用之言其工不作  
無用之器其商不通無用之物

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

子夏讀書畢見孔子曰書之論事也昭昭若  
日月之代明離離若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

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商所受於夫子弗敢忘  
也雖退而巖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壞室

編蓬戶彈琴其中以歌先王之風則可以發  
憤慨慷忘已貧賤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

尚書大傳

下冊

七

七

子曰嘻子殆可以言書矣雖然見其表未見

其裏也丘嘗悉心盡志已入其中前有高岸

後有深谷本書作大谿今從韓詩傳泠泠然如此既立而

已是故堯典可以觀美咎繇謨可以觀治禹

貢可以觀事洪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

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通斯七觀書

之大義舉矣

補遺 盧抱經本

神農始治農功正節氣審寒溫以為蚤晚之

期故立歷名。一作容成作歷

周公兼思三王之道以施於春秋冬夏。

周民可比屋而封。

宗子燕族人于堂宗婦燕族人于房序之以

昭穆。

大夫七十而致仕老于鄉里名曰父師士曰

少師以教鄉人子弟于門塾而教之學焉。

尚書大傳

下冊

八

圭

大戴禮記

任兆麟述

目錄

玉言

夏小正別行

保傅

曾子立事十篇別行

本孝二

立孝三

大孝四

事父母五

制言上六

制言中七

制言下八

曾子疾病九

天員十

武王踐阼別行

大戴禮記目

五帝德

見家語

入官

盛德

虞戴德

諸侯遷廟

諸侯鬯廟參雜記

朝事義

投壺

公冠

本命

衛將軍問

大戴禮記

主言

孔子曰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而民

棄惡也如灌家語篇名作王言。如讀為而灌當作勸言棄其惡而皆勸于

為善賢王之治民有法別地以州之分屬而

治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

日省如時考之歲誘賢焉則賢者親不肖者

懼爾雅州疇也曹慈山曰誘謂引民漸進于善也使之哀鰥寡養孤

獨恤貧窮誘孝弟選賢舉能此七者修則四

大戴禮記

下冊

海之內無刑民矣

賢王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故曰猶時雨

也至則民說矣是故行施彌博得親彌衆此

之謂衽席之上還師

保傳漢昭帝詔曰通保傳傳即此篇也陳直齋云世言賈子書所從出攷大戴記禮祭篇湯武泰王一殷盡出賈疏殆好事者采獲為之非戴氏本書朱子編儀禮略本賈疏臆意賈傳不載者當是戴記本文故持錄之

明堂之位盧召弓曰位當作禮此逸禮也曰篤仁而好學多

聞而道慎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

盧辨注道者有疑則問故或謂之疑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

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

者謂之充盧注充者輔善故或謂之充輔者輔通鑑前編作輔下同

大戴禮記

下冊

充輔天子之志者也常立於左是犬公也黎

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

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強記

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

者也常立于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而聽

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

天子不論先聖王之德不知君國畜民之道

不見禮義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古之典

傳不嫻于威儀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學業不

法凡此其屬犬師之任也。天子無恩于父母，不惠于庶民，無禮于大臣，不中于制獄，無經于百官，不哀于喪，不敬于祭，不信于諸侯，不戒于戎事，不誠于賞罰，不厚于德，不强于行，賜于親于近臣，鄰各愛于疏遠卑賤，凡此其屬犬傅之任也。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言語不序，聲音不中律，進退卽席無禮，升降揖讓無容，周旋俯仰視瞻無儀，安顧咳唾趨行不得色，不比順隱琴瑟隱據也，凡此其屬犬保大戴禮記 下冊 三

呼歌謠聲音不中律。宴樂雅訟，頌送樂序，盧失也。不知日月之時節，不知先王之諱，與大國之忌，不知風雨雷電之肯，凡此其屬犬史之任也。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邱仲深曰：書大傳十有三年入小學，二十入大學，說者謂八歲十五天子世子之禮，十三二十公卿大夫元士適子之禮，竊謂八歲至十三皆可入小學，十五至二十皆可入大學，非截然立此為程限也。居則習禮文，行則鳴珮玉，升車則聞和鸞之聲，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大戴禮記 下冊 四

在衡為鸞，在軾為和，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聲曰和，和則敬。此御之節也。上車以和鸞為節，下車以珮玉為度。上有雙衡，下有雙璜，衝牙玼玼，珠以約其間，琺瑯以雜之，行以采茨趨以肆夏熊與可曰：此二句可正周官樂師大馭玉藻記之誰步環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通揖，退則揚之，然揖后玉鏘鳴也。古之為路車也，蓋圓以象天，二十八椽以象列星椽蓋，軫方以象地，三十輻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理，前視則

觀鸞和之聲。側聽則觀四時之運。注。謂視輪也。車為月  
此巾車。孟本巾車作輿教之道也。

大戴禮記

下冊

五

全

入官。羅彞正曰。此篇言人臣事君之禮。

言之善者在所日聞。行之善者在所能為。故上者民之儀也。有司執政。民之表也。通臣羣臣僕之倫也。儀不正則民失誓。勅也。表弊則百姓亂。通臣不正廉而羣臣服汙矣。

賢君良上必自擇左右始。故佚于取人。勞於治事。勞于取人。佚于治事。故上者辟如緣木。務高而畏下者。滋甚。六馬之難。必于四達之衢。良之難道。必于上之佚政也。故上者尊嚴

大戴禮記

下冊

六

全

而絕。百姓者卑賤而神。

君子蒞民不臨以高。不道以遠。不責民之所不能。

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紘。註。統塞耳。所以掩聰也。曹慈山曰。統。綿也。紘。統也。故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故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是以上下親而不離。

盛德羅彙正曰此篇言人君之禮

按篇末明堂舊木原與盛德篇合孔仲達詩疏所引可證今本別出非是

德盛則修法。德不修則飾政。法政而德不衰。故曰王也。德法者，御民之銜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天子御者，內史、太史、左右手也。古者以法為銜，勒以官為轡，以刑為策，以人為手。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墮，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善御吏者正其德法，飭其官而均民力，和民心，故刑不用而民治。

大戴禮記

下冊

七

全

是以民德美之。故今之人稱五帝三王若猶存者，其法誠德，其德誠厚，夫民思其德，朝夕視之，升聞于皇天，上帝歆焉，故永其世而豐其年。不能御民者，棄其德法，譬猶御馬棄轡勒而專以策御焉，馬必傷，車必敗，故今之稱惡，必比之夏桀商紂者，法誠不德，其德不蕪，夫民惡之，朝夕視之，升聞于皇天，上帝不歆焉，故水旱並至，災害生焉，故曰德法者，御民之本也。

古之御政以治天下者，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

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

故六官以為轡，司會均入以為軛。軛說文駢馬內轡繫

軛前故御四馬，執六轡，御天地與人與事者

亦有六政。天子三公合以執六官，均五政，齊

五法。政以制外法以格心五禮節性為經世

徒飾于外以御四者，唯其所引而之，以之道

則國治，以之德則國安，以之仁則國和，以之

大戴禮記

下冊

七

禮

聖則國平，以之義則國成，以之禮則國定。故官屬不理，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亂也。亂則飭冢宰，地宜不殖，萬民飢寒，教訓失道，風俗淫辟，曰危也。危則飭司徒，百姓不親，長幼無序，君臣上下相乖，曰不和也。不和則飭宗伯，爵祿失則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也。不平則飭司馬，刑罰不中，暴亂姦邪不勝，曰不成也。不成則飭司空，百度不審，財物失量，曰貧也。貧則飭司空。

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四戶八牖。三

六戶七十二牖。赤綴戶也。白綴牖也。以茅蓋屋。上圓

下方。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外水曰辟雍。

明堂月令。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法洛書堂

高三尺。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官方三百步。三

在近郊。淳于登曰。或在國之陽。或以為明堂者。文王之廟

也。孝經宗祀文王于明堂。故或為此說。熊與

之也。小戴明堂位又奚取焉。

虞戴德

大戴禮記

下冊

八

金

子曰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

教士。技之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

不任以言。

小辨

小辨破言。小言破義。小義破道。道小不通。通

道必簡。是故循弦以觀于樂。足以辨風矣。爾

雅以觀于古。足以辨言矣。

朝事義

按朱子儀禮以此篇為觀禮義而析諸侯相朝義。又為一篇。吳幼清則悉仍舊文。更其前後今略從鈞臺章句本云。

古者聖王明義。以別貴賤。以序尊卑。以體上

下。然後民知尊君敬上。而忠順之行備矣。是

故天子之官有典命。掌諸侯之五儀。大行人

掌諸侯之九儀。以等其爵。故貴賤有別。尊卑

有序。上下有差也。天子之所以章明者。此義

者。以朝聘之禮。此統言朝聘之禮之大。

諸侯朝。三字從與本。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輅。

大戴禮記

下冊

九

金

建其旌旗。設其繁纓。從其馭車。委積之。以其

牢禮之數。所以明別義也。然後天子率諸侯

而朝。曰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朝。諸侯為

壇三成。宮旁一門。天子南鄉。見諸侯。土揖庶

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所以別親疎外內也。

此言天子臨朝之禮。公侯伯子男。各以其旂。就其位。及

其將幣也。公于上等。所以別貴賤。序尊卑也。

奠圭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奉國地所出重

物而獻之。明臣職也。肉袒入門而右。以聽事。

也明臣禮職臣事所以教臣也此言諸侯率

而祀于南郊配以先祖所以教民報德不

忘本也率而享祀于太廟所以教孝也與之

大射以考其習禮樂而觀其德行與之圖事

以觀其能償而禮之三饗三食三燕以與之

習禮樂是故一朝而近者三年遠者六年有

德焉禮樂為之益習德行為之益修天子之

命為之益行此言天子壽然後使諸侯世相

朝交歲相問殷相聘以習禮樂考義正刑一

大戴禮記下冊 十

德以崇天子故曰朝聘之禮所以正君臣之

義也此言諸侯朝

諸侯相朝之禮介紹而相見君子干其所尊

弗敢質敬之至也君使大夫迎于境卿勞于

道君親郊勞致館及將幣拜迎于大門外而

廟受北面拜祝所以致敬也三讓而后升所

以致尊讓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

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也此天子所以養

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君親致

養既還圭饗食致贈郊送所以相與習禮樂

也諸侯相與習禮樂則德行修故天子制之

諸侯務焉此言諸侯

諸侯附于德服于義則天下太平古者天子

為諸侯不附于德不服于義故使射人以射

禮選其德行職方氏大行人以其治國選其

能功諸侯之得失治亂定然後明九命之賞

以勸之明九伐之法以震威之尚猶有不附

于德不服于義者則使掌交說天子之意以

大戴禮記下冊 十一

明道之八字從故諸侯無不附于德服于義

者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

為正之法也此復統言其

義以結之



投壺

狸首熊與可曰狸首之詩古人以為射節  
在駟虞之下承積黍繫之上孔子未  
必刪而毛逸之也小戴射義所記曾孫侯  
氏云云此狸首詩也大戴投壺所記上章  
本同下文弓既平張云云亦狸首詩也狸  
首之詩不幸逸于詩家幸而傳于禮家而  
尤詳

曾孫侯氏今日大射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  
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以燕  
則譽質參既設執旌既載大侯既亢中獲既  
置

大戴禮記

下冊

三

兌

弓既平張四侯且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讓乃  
揖乃讓乃隨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張射夫  
命射射者之聲獲者之旌既獲卒莫

公冠

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  
雍曰使王近于民遠于年嗇于時惠于財親  
賢使能與幼清曰

皇皇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庶  
物羣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維予一人某敬  
拜皇天之祐

薄薄之土承天之神薄旁與甘風雨庶卉百  
穀莫不茂者既安且寧維予一人某敬拜下

大戴禮記

下冊

三

兌

土之靈右附記祭天  
祭地祝辭

本命

孔子曰婦人伏于人也。是故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在家從父。適人從夫。夫死從子。無所敢自遂也。教令不出閨門。事在饋食之間而已矣。是故女及曰乎閨門之內。不百里見注。而奔喪。事無擅為。行無獨成。參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晝不遊庭。夜行以火。所以正婦德也。文有五不取。逆家子者。亂家子者。世有刑人者。有惡疾者。喪父長子者。婦有七出。不順父母者。無子者。淫僻者。嫉妬者。惡疾者。多口舌者。竊盜者。有三不去。有所取。無所歸。與更三年喪。前貧賤後富貴。凡此聖人所以順男女之際。重婚姻之始也。

大戴禮記

下冊

古

卒

衛將軍問

此篇略參家語弟子行篇

衛將軍文子問于子貢曰。吾聞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詩書道以孝弟。說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成之以文德。蓋受教者七十餘人。其孰為賢。子貢對以不知。文子曰。吾子學焉。何為不知。子貢對曰。賢人無妄。知賢則難。故君子曰。知去聲莫難于知人。文子曰。吾子遊焉。是以敢問。子貢對曰。夙興夜寐。諷詩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淵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

大戴禮記

下冊

孟

補九

曰。婿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孝思惟則。故遇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于天子。則王者之相也。在貧如安。言安貧使其臣如藉。其為宰不求不遷怒。不探怨。不錄舊非。是冉雍之行也。孔子告之以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匹夫之怒。惟以亡其身。惟思也不畏強禦。不侮寡。其言由性。都其富哉。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夫子和之以文。詩云。受小共大共。為下國恂蒙。何天之寵。敷奏其勇。夫

強乎武哉。文不勝其質。恭老恤孤。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不勤。是冉求之行也。孔子曰。好學則知。恤孤則惠。恭老則近。禮勤則有繼。其稱之也。宜為國老。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禮儀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赤問曰。何謂也。孔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謂難也。赤古文作交。今本訛作主人二字。聞之以成。滿而不盈。實如虛。過之如不及。博無不學。恭其德。敦其言。

大戴禮記

下冊

十六

于人也。無所不信。其橋大人也。橋高也。高常大之人。以皓皓。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也。中夫四德者矣。中當也。業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可侮。不佚可佚。不敖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孔子曰。其不伐。則猶自能也。其不弊。百姓則仁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為大也。學之深厲。以斷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截然。其分不容紊。是卜商之行也。孔子曰。

詩云。式夷式已。無小人殆。商也。其可謂不險也。言其鄰也。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于民利矣。廉于行。已其事上也。以佐其下。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孔子曰。獨貴獨富。君子恥之。夫也中之矣。先成其慮。及事而用。是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詳。當致其詳。欲給則豫。當是而行。偃也。得之矣。思仁言義。其于詩也。一曰。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夫子以為異姓。出入未嘗

大戴禮記

下冊

十七

越禮。足不履景。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柴執親之喪。則難能也。啓蟄不殺。則順人。本書道也。作天。方長不折。則恕人道也。恕則仁矣。湯恭以恕。是以日躋。凡此諸子者。賜之所親睹也。吾子有命而訊。賜賜也。固不足以知賢。文子曰。吾聞之也。國有道則賢人興焉。中人用焉。中人。庸之人為時。百姓歸焉。若吾子之論。既審茂矣。則一諸侯之相也。齊本書作富茂盛也。抑世一本書作壹皆也。

未有賢君是以不遇也。

大戴禮記

下冊

姪孫暢曾按

大

諸侯遷廟禮。麟按此篇與舜廟禮王。吳勿清敘次之謂儀禮。逸經云于五禮並屬吉。

成廟將遷之新廟君前徙三日齊。祝宗人及從者皆齊。將遷

徙之日君元服。從者皆元服。從至于廟。羣臣如朝位。君入立於阼階下西向。有司如朝位。宗人擯舉手曰。有司具請升。君升。祝奉幣從

在左。北面再拜興。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以嘉幣告于皇考某侯。成廟將徙。敬告君及祝

大戴禮記

下冊

再拜興告遷

祝曰。請導君立于階下。奉衣服者皆奉以從。祝奉衣服者降堂。君及在位者皆辟也。奉衣服者至碑。君從有司皆以次從。出廟門。奉衣服者升車。乃步。君升車。從者皆就車也。凡出入門及大溝渠。祝下擯。奉遷。盧景宣曰。不者以毀易福考。誠人神之一稱。周官守祧掌先以導神言。皆者衣服非一稱。周官守祧掌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

至于新廟。筵于戶牖。問梅于西序下。脯醢陳

于房中設洗當東榮南北以堂深有司皆先入以朝位祝導奉衣服者乃入君從奉衣服者入門左門在位者皆辟也奉衣服者升堂

皆反位君從升奠衣服于席上祝奠幣于几東君北向祝在左贊者盥升適房薦脯醢君

盥酌奠于薦西反位君及祝再拜興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以嘉幣告于皇考某侯令月

吉日可以徙于新廟敢告再拜已遷而告君就東廂西面祝就西廂東面東西侯也祝就西廂因其

大戴禮記

下冊

便在位者皆反忝辟如食間擯者舉手曰請

反位君反位祝從在左卿大夫及衆有司諸在位者皆反位祝聲三曰孝嗣侯其絜爲而

明薦之享詩曰絜謂爲君及祝再拜君反位祝徹反位已告而享君反東廂之位祝反西廂之位

擯者曰遷廟事畢請就燕君出廟門卿大夫有司執事者皆出廟門告事畢乃曰擇日而

祭焉遷畢汪環谷經禮補逸曰諸侯五廟本諸祭法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祭之曰顯考廟祖考廟唯四時祭之若高祖之父廟既毀若有所禱則出主壇祭高祖之

祖有祈禱出主壇祭迨夫去壇爲鬼雖有祈禱祭亦不及焉蓋以親過高祖則毀廟而遷之禮也是故武宮之立春秋議之則凡親盡不毀者皆無當于先王祭法之正也

大戴禮記

下冊

三

諸侯夔廟禮

成廟夔之以羊。盧景宣曰廟新成而夔者尊而神之君元服立

于寢門內南向。祝宗人宰夫雍人皆元服。宗

人曰請令以夔某廟。君曰諾。遂入。雍人拭羊。

拭乃行入廟門。碑南北面。東上。東上者宰夫為攝主也

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割羊。血流于

前。乃降。夔廟

門以雞有司當門北面。雍人割雞屋下當門

大戴禮記

下冊

三

郊室。割雞于室中。有司亦北面也。室門郊室郊

室一曰東西廂也。夔東西室有司猶北面者。統于廟故也。此與小戴氏雜記大同小異。小戴割雞亦于屋下。

既事。宗人告事畢。皆退。反命于君。君寢門中

南向。宗人曰夔某廟事畢。君曰諾。宗人請就

燕。吳本作宴君揖之。乃退。夔畢

路寢成。則考之而不夔。夔屋者。交神明之道

也。記考寢

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夔之以豶豚。記夔器

吳刀清儀禮逸經曰此篇取大戴記與小戴大同小異未記兩節大戴所無故大書之以補正文

大戴禮記

下冊

三

樂記

任兆麟章句

漢藝文志武帝時河間獻王與毛生等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作樂記王定傳之以授王禹成帝時獻二十四卷黃才伯樂典述之曰北齊信都芳釐為九卷樂生于無形而成于有形者也聲氣之元一而已矣始于一究于九樂之所以成也是故氣判成體而類從焉類聚成物而聲生焉聲比于律而音出焉音暢于風而歌成焉夫氣先聲而有也體也物也皆本一氣者也聲後氣而有也律也音也風也歌也皆奉五聲者也今去其繁雜定為九篇放小戴記例合為一篇而各存其舊目云

樂記

下冊

九

夫樂者天地之氣也出于虛而其動也圖故明本以道和則氣應而成樂及其感于物見于文則器而已矣黃鐘之宮大極元氣存焉音之本也清濁之表也審聲以氣召氣以聲是故樂以降天神出地示祇假格人鬼為成也惟天兼地惟人合天惟數顯神惟理生數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禮曰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夫河洛天地之中也而圖書之數出焉聖人則之以調五行而通八風黃帝創管三寸九分吹之曰含少紀陽復也其見天地之心乎子

曰天一地二人三函三為一以象極四六八

以象陰五七九以象陽取諸比竹以象圜虛倍而合之音律具矣正變生矣是故元聲得則元氣行矣中聲得則中氣應矣神使氣氣就形則樂以數成矣神存乎心氣充乎身和由心生度從身出是故以耳聽之不若以心聽之以心聽之不若以神聽之神會者天心通者聖耳決者聰黃帝神靈不可尙已舜禹其聖矣乎聰如夔曠守官者也夫六英九招

樂記

下冊

九

其所由來者遠矣器數雖變而黃鐘之宮莫之能易也其神之所存乎神守于心徹于耳達于天下有同美焉審其聲均廣以平淡調以鐘管動以于羽錯之天地之間而人莫不被其和明德在上三辰順序萬物豐殖兵革偃息民嬉于野治之至也成均之教國子弟以復性也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音所以合和神人也其故神合于氣而成樂德焉氣合于聲而成樂語焉聲合于容而成樂舞焉少

而習之長而不怠。心安志固。樂從善也。故樂者善之本也。功成而後能作之。德成而後能知之。和盈于中而發乎外。天下豫說而化之。此之謂至樂。

右樂氣第一

樂本于一。一不自生。分爲陰陽。夫陰陽離合。天地之常也。變化既成。一濁一清。堯王定樂。必審其平。平也者。擇兩端以法夫一者也。一以制令。兩以從聽。一之則合。兩之則離。易曰

樂記

下冊

三

九三

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是故欲含而一之。必分而序之。大素之元。陰含陽也。少素之首。陽生陰也。聲生于日。右行左還。而天道以始。律生于辰。左行右還。而地道以成。聲律相協。變合相生。以和天地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陰發而陽凝。剛出而柔升。天發陰以生地。地發陽以成觀。律數聽鍾音。而辨德刑焉。故冬日至作陰樂。以成天文。夏日至作陽樂。以成地理。因而合之。兩者爲訓。一者爲信。仲以通幽明。

以致鬼神。天地合和。萬物離生。陰陽之紀也。以律命呂。而樂作大明。生于東。月生于西。陰陽之經也。氣交風動。而樂應之。今夫風之南也。萬物生焉。及其北也。無不殺焉。子曰。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爲節。流入于南。不歸于北。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有虞之樂化。是已。陽者德也。陰者刑也。德莫如文。羽籥象焉。刑莫如武。干戚象焉。故樂者出所以征。誅也。入所以揖讓也。征誅揖讓。其義

樂記

下冊

四

九三

一也。出則民莫不聽。從入則民莫不誠服。是故五帝用羽。三王用萬韶。兼干戚。自大夏。始也。夏籥九成。以象天也。武象六成。以法地也。夫陰陽離合之道。聲樂之所由出也。先王謹爲之文。姚冶使貞。險設使平。是故樂中平則民和而不流。樂肅莊則民齊而不亂。樂者天下之大齊也。中和之紀也。可不審乎。

右樂體第二

樂之有類也。充乎高下之間。而參和以成之。



三才合一之道也未形則未類同形則同類人受天地之性應感而動則形于言是故動則有事也事有類言則有義也義有類配合相生猶景響也樂之爲象也其起于此乎郊望之祀也地示山川之祭也妣祖賓客之饗也各從其類者是故天曰作明惟陰與陽地曰作昌惟柔與剛人曰作樂惟仁與義夫樂行于禮本于詩律呂唱和各以類從焉陰合于陽柔交于剛而聖人之情見矣是故屬

樂記

下冊

五

空

乎天道者皆夫道也父道也屬乎地道者皆妻道也母道也屬乎人道者皆子道也臣道也易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婦從其夫則天道尊矣子從其母則地道親矣臣從其君則人道和矣惟尊也故樂相繼而天神應之惟親也故樂相生而地示應之惟和也故樂相合而人鬼應之夫禮莫大于事天地敬宗廟及達于冠昏喪祭射鄉食饗則男女以別父子以成君臣以正天下

以平夫樂以致鬼神示而已者也及夫君臣和于朝父子和于家夫婦和于梱內則理以類形和以類感也先王制雅頌以正民情采謠俗以爲鄉樂本之以六德經之以六義緯之以五聲是故本諸心謂之志播于義謂之言出納五言謂之詩言合于天謂之頌言協於人謂之雅言繫於土俗謂之風風者所以經夫婦成孝敬也雅者所以交君臣達羣情也頌者所以仁祖禰禮郊社也皆生于人心

樂記

下冊

六

空

者也感於心則發於音音成於外而化乎內是故聞其聲而知其風察其風而知其志觀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賢不肖皆形於樂是故樂也者象也象也者聲也雅頌主宮鄉樂主商君臣之義也上以禮人下以樂人仁孝之道也氣至而類應天地之性也樂作而類動萬物之情也調琴振賦入籥以和人聲必抑揚以求中焉三才之道昭于樂矣

右樂類第三

天動故不息。地靜故不易。不息故神。不易故形。是故龍虎鳥龜。天垂象矣。鱗羽毛介。地載物矣。取物制器。應氣而鼓之。形與神合。變化見矣。四方百物。有常產也。至陰發陽。有常制也。法天之明。襲地之靈。故物備而樂成。鍾磬琴瑟笙簫祝圉。所以奏也。干羽旌旄。所以舞也。筍簾崇牙樹羽。所以縣也。形可分而神不可分。故禮主器以辨異。樂主聲以統同。夫縣其猶天邪。冬夏之交。南北之經也。東爲陽中。

樂記

下冊

七

卷七

萬物以生。西爲陰中。萬物以設。四表其天。意兼邪。有縣于此。怒而鼓之。則武憂而鼓之。則悲喜而鼓之。則樂其志變。則其聲亦變。至誠通于金石。而況于人乎。夫物有形有名。形者物此者也。名者命此者也。經氣失常。則形不麗名。故天地四時。樂之元也。受氣于天。布之于地。以時出入。物而不相越也。正名百物。與時偕行。四時迭起。百物循生。象物在上。五土在下。樂其所自生。而百物以化。是故水土

所以澤生物也。宮羽所以合生氣也。陰陽相求。同異相濟。上下相感。本末相從。故動物作而神明至。果知此道矣。雖山林谿谷之音。可從而效也。草木之無知。可從而動也。鳥獸悉關于律。則形氣通焉。樂者人性之所自有也。夫政象樂。而人行之。政善樂和。則物感而化。故作樂以人爲大。昔舜命夔典樂。百獸率舞。庶尹允諧。感之至也。

右樂物第四

樂記

下冊

八

卷八

言者天之聲也。聲者樂之象也。形色臭味。夫人知之。出納五言。非聖人莫之能聽也。黃帝以其緩急。正以五鍾。人與天調。然後天地之美生。是故有大小之倫焉。有始終之序焉。地載神氣。闕地及泉。而聲可審矣。繇大而小。繇下而高。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此之謂也。聲成言。則氣成象矣。闔闔而爲陰。陽。緩急而爲剛柔。率履而爲仁義。正名而爲萬物。水土風俗不齊。而氣體心術隨之。五德

之言皆可協也。審于心。決于耳。故其爲聲和以平。入于耳。藏于心。故其爲樂安以久。夫數其起于易乎。庖犧氏造六虛管子作六虛音計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故五均始于宮。窮于角。宮聲調則君以聖王矣。商聲調則臣以義章矣。角聲調則民以仁康矣。徵聲調則事以禮行矣。羽聲調則物以知藏矣。是五均也。和之以人。順之以天。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黃鍾之宮。運四氣而不窮。

樂記

下冊

九

先

故五均爲樂之宗。成均之教。世子齒胄。養以禮樂也。言中聲歌。動中佩玉。步中武象。趨中韶。濩雖執射。御猶聽律。習容焉。聽風。協姓。蓄衆行師。幾其上下而吉凶見矣。聲也者。其天乎。惟聖人爲能稽天與樂。

右樂聲第五

古者鳳鳴至而律呂成。度量權衡所自出也。故黃鍾爲萬事根本。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迭相治也。律歷正而禮樂興矣。

是故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如法則上九而已矣。商八羽七而角六。窮焉。宮會于五。徵同於九。律以此生。樂以此成。列以候氣。正歷者也。呂在陽而下生。律在陰而上生。歛以考聲。正樂者也。律爲陽而下生。呂爲陰而上生。鑄鐘立均。律呂不易。十二月行之。所以宣氣。豐物也。聲生于日。律生于辰。律有長短。則聲有清濁。宮有上下。聲之變也。由應鍾始也。律之變也。由仲呂生。

樂記

下冊

十

音

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而陰陽備矣。呂之助律也。順乎辰也。故謂之六。閒律之合呂也。應乎日也。故謂之六。同。六樂分序。天之歷數在焉。歌奏會則日辰交。日辰交則吉凶生。宮不離徵。商恒和宮。清角流徵。迭爲聲應。所以保大和也。詩曰。君子萬年。永錫祚允。其此之謂與。樂有律而後有序。有序則節于禮矣。其禮簡者其音疏。其禮繁者其音周。九變始終。其黃鍾之宮乎。規矩之成。方員也。律呂

之正五音也。皆法也。器成而法退藏矣。是故法不易則樂興。感於人心。天下和平。

右樂律第六

先王立樂。五聲必有二變。以均音焉。變宮者。和也。變徵者。繆也。宮唱商和。迭為羽角。所以濟九成也。水土不發動。木不茂升。小大不駕。和音不中平。甚矣聲之專一不足聽也。必變之使雜。則更唱迭和。疾徐詘信。生于心者。復感乎人矣。是故樂非五節不成。節非二變不

樂記

下冊

土

百

備其始一也。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者氣變之究也。乃復反而為一。聲者。情之質也。音者。聲之文也。納以民言。出以君命。節以律呂。施以英韶。以順天地。以敘四時。以應人倫。以化百物。雜度竝會。合同乎一。是故羽調以角。角調以徵。徵調以羽。七政齊而六府修矣。音也者。始于宮。分於商。而成於角。徵羽者也。聲律相乘。為六十音。因而六之。三百六十當葇之日。合樂亦如之。氣相交而化成矣。聲相

應而變生矣。管以奏之。則金以聲之。歌以詠之。則玉以振之。聲應相保。小大不踰。夫然後

和平有終。故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黃帝大合鬼神。作為雲門。清角。象鳳之鳴。音始夷。則鑄十二鐘。以夾鍾之。月奏咸池。而流徵。應焉。有虞氏合為咸池。承雲。九招之樂。夏殷修而用之。周人之七律。奏清徵也。武象起而韶。護變矣。獨張而靡。應是謂清商。靡靡之樂也。師曠曰。清商不知清徵。清徵

樂記

下冊

土

百

不如清角。大合六樂。比音而舞之。分樂而序之。以商和宮。文去而實存焉。其始作也。以合生氣之种也。用宮逐羽。而清角生焉。引商刻羽。而流徵生焉。春夏陽也。故顯諸仁。秋冬陰也。故藏諸用。子曰。仁不違道。孝不違禮。惟仁人。為能饗帝。惟孝子。為能饗親。及其從之也。以道五常之行。知仁交際。而百化出矣。禮義交際。則百化入矣。成之者。聖也。子曰。知仁合則天地成。天地成。則庶物時。庶物時。則民財

阜民財阜然後典禮義樂其易知也離則必合往則必反猶天員也故曰樂以合為本以反為文變宮之比于宮也羽生角也變徵之比于徵也角生徵也羽倡而變宮和之角倡而變徵和之宮生商也是故音相生者和其國治聖人作樂以陰陽為本以三光為明以五行為用以四時為經聲應而成音氣應而成象其詘信合鬼神其感召寒暑其風氣通山川其逆順以明君臣父子其對時類物

樂記

下冊

三

百三

以成變化君子審音以知樂可不慎與

右樂音第七

樂之起也律生于風至其成也風從其律出于虛寓于器出于器動乎物是故器不可以失其制也所以效八風之音者也數度眡十有二律濟量眡十有二聲數有多寡度有長短齊有輕重量有大小四者審諸心而八音調矣夫樂器重者從小輕者從大欲其適衷也是以鐘尚羽石尚角琴瑟尚宮塤亦如之

越以匏竹節以革木故物得其常而聲應生變則音和而八風平。闐闐風從律乎兌其音金也為鑪為鐘為鐃涼風從律乎坤其音石也為球為磬景風從律乎離其音絲也為琴為瑟清明風從律乎巽其音竹也為管為簫為篴為箎為籥明庶風從律乎震其音革也為鼓為鞀為鞀為鼗條風從律乎艮其音匏也為竽為笙廣莫風從律乎坎其音土也為塤為缶不周風從律乎乾其音木也為柷為

樂記

下冊

十四

百四

致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其必由人聲乎歌以合之簫以齊之聲律相協而樂成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是謂縵樂闕雅之亂合樂之終是謂燕樂祓樂所以正威儀也愷樂所以揚武德也鞀樓氏之樂所以一四夷也伊耆氏之樂所以報田蜡也風動于音音正于律或半或倍而天地之氣應矣其德巽其人深其幾微故其化速改器易律則新聲作而樂亡樂亡而禮從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

而國從之先王禁于未兆故雅樂行而四海  
治安

右樂風第八

凡樂有本有文惟招大備六府三事本也簫  
韶九成文也金石之縣十有六聲詠九歌焉  
清角以疇之流徵以載之變羽以叙之三才  
之道也宮往而必反商分而實合臣之承君  
猶地之承天也故曰樂者象也韶者繼也宮  
唱商和是謂善本非徒美其聲容也祭祀大

樂記

下冊

五

重

饗歆然後薦薦然後獻獻則大合樂肅肅如  
也雍雍如也一唱三歎使人繼其聲斯善歌  
者已故天有九野地有九州歌有九德舞有  
九韶擊石拊石以歌籥舞和以鐘鼓自夔始  
也氣形于聲謂之變形于舞謂之成究于九  
而反乎一則大樂與天地同和矣一變羽合  
角而徵動水火之府也舞人自南徂西為一  
成二變角合徵而宮動水土之府也舞人自  
西徂東為二成三變商合羽而角動金木之

府也舞人自東徂北為之三成變徵合宮而  
商動火金之府也舞人自北回旋從南至西  
為四成五變宮合商而羽動水土之府也舞  
人自西循中而東為五成六變清角唱流徵  
天氣下降而民德正矣舞人自東徂南為六  
成七變宮徵相交五材並用而百穀昌矣舞  
人自南向西為七成八變流徵承清角地氣  
上齊而民用利矣舞人自西循中而東為八  
成九變宮角徵羽各復其初天地訢合而民

樂記

下冊

六

重

生厚矣舞人自東側向而北為九成其合也  
必協天地之位故鶉火昏中以養老日中以  
饗帝此天子所以達神明之德廣孝弟之化  
也禮有隆殺樂有分合而歌舞因之禘郊則  
備非天子不宮縣不備九夏不以頌合大雅  
不以夷合南籥不以樂儀出入不以玉磬升  
歌不以雍徹燕樂下達升歌三終笙入三終  
閒歌三終合樂三終夫天地之氣自北而南  
為治世之音去舜之世若此其遠也聞韶則

知其德其均節存也倚數取象而弭歌之上以動天下以察地中以知人聲音之道大矣哉古之為樂也本于詩今之為詩也沿乎樂樂之典教不可復已故禮慝而樂淫樂節則禮禮和則樂樂節則禮是以容得其正焉禮和則樂是以心得其平焉斯須不違正樂則夷鄭之音無自入也以此修德學道音正而行正矣設明堂辟雍以示之揚干羽昭雅頌以風之諸侯夷貊心充至德歡訢以歸此禮樂記

下冊

七

樂之教所以大行于天下也

右樂歌第九

姪 宗 壞 樓

賈子新書

高續古曰皮競美讀新深其辭隱而麗藻不傷子書七十二篇劉向剛子謂此誼平日記錄草藁也中多治交策中語史直取其切要此固原文也盧召弓曰傳職答經諸篇在漢書外者古雅淵奧云

中國經史子集

事勢

過秦 參史記

數寧 參漢書本傳 治安策首

藩傷 治安策六

賈子新書

下冊

宗首

親疏危亂

制不定

藩疆

五美

大都

益壤 合下篇參漢書 請封建子弟

權重 盧召弓曰此篇與益壤同是一篇今離析增演皆後人作為耳

淮難 參漢書諫封 淮南子弟

審微

善不可為小而無益，不善不可為小而無傷。非以小善足以利天下，小不善足以亂國家也。夫輕始而忽微，則其流而至于大亂是故子民者謹焉。管仲曰：備患于未形上也。智禁于微次也。

孽產子參治安策二

時變合下篇參治安策四

俗激

賈子新書

無蓄論積貯下冊

階級參治安策七

鑄錢論放民私鑄合下篇參漢書

銅布

解縣合下篇參治安策二

勢卑

連語

保傅參治安策五六

傅職參大戴禮保傅篇

官人

王者官人有六等。曰師。曰友。曰大臣。曰左右。曰侍御。曰廝役。知足以為源泉，行足以為表儀，問焉則應，求焉則得，入人之家，入人之國，足以重者謂之師。知足以為礪礪，行足以為輔助，明于進賢，敢于退不肖，內相匡正，外相揚美者謂之友。知足以謀國事，行足以為民率，仁足以合上下之驩，國有法則退而守之，君有難則進而死之，職之所守，君不得阿私。

賈子新書

託者大臣也。修身正行，不忤于鄉曲，道語談說，不忤于朝廷，智能不困于事業，服一介之

使能合兩君之驩，執戟居前，能舉君之失，不難以死持之者，左右也。不貪不淫，事君不敢有二心，侍御也。柔色偃僕，唯諛之行，唯言之聽，以睚眦之間事君者，廝役也。盧召弓曰：睚眦，謂不出君前耳。故與師為國者，帝；與友為國者，王；與大臣為國者，伯；與左右為國者，疆；與侍御為國者，若存若亡，與廝役為國者，亡可立待也。



禮

文王使太公望傳太子發發嗜鮑魚弗與。文王曰。何為弗與。太公曰。禮。鮑魚不登于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哉。尋常之室無與突之位。則父子不別。六尺之輿無左右之義。則君臣不明。尋常之室六尺之輿。無禮則上下躋逆。而況于大者乎。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官學事師。非禮不親。賈子新書 下冊 四

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擯節退讓。以明禮禮者。所以固國家。定社稷。使君無失其民者也。

禮者。自行之義。養民之道也。受計之禮。主所親拜者。二。聞生民之數。則拜之。聞登穀則拜之。

容經

志有四。與。朝廷淵然清以嚴。祭祀愉然思以和。軍旅怫然温然精以厲。喪紀寥然漼然憂以湫。志色之經也。容有四。起。朝廷師師翼翼整以敬。祭祀遂遂粥粥敬以婉。軍旅漚然肅然固以猛。喪紀恻然懾然若不還。容經也。視有四。則。朝廷端。不。平衡。祭祀視若有將軍。固植虎張。喪紀下。不。垂綱。視經也。言有四。術言敬以固。朝廷之言。文。言有序。祭祀之言。屏賈子新書 下冊 五

風折聲。軍旅之言。言若不足。喪紀之言。言經也。固。頤。正。視。平。肩。正。背。端。股。整。足。體。不。搖。肘。曰。經。立。因。以。微。磬。曰。共。立。磬。折。曰。肅。立。垂。佩。曰。卑。立。立。容。也。坐。以。經。立。之。容。肘。不。差。而。足。不。跌。視。平。衡。曰。經。坐。微。俯。視。尊。者。之。膝。曰。共。坐。仰。首。視。不。出。尋。常。之。內。曰。肅。坐。廢。首。低。肘。曰。卑。坐。坐。容。也。行。以。微。磬。之。容。臂。不。搖。掉。肩。不。下。上。身。似。不。側。從。然。而。任。行。容。也。趨。以。微。磬。之。容。飄。然。翼。然。肩。狀。若。不。趨。容。也。旋。以。微

磬之容始動也穆如驚條固復也旋以濯纒  
 盤旋容也掄下而右掄音垂也莊進左而  
 起手有抑揚各尊其紀跪容也拜以磬折之  
 容吉事尙左凶事尙右隨前以舉項衡以下  
 寧速毋遲背項如屋拜容也拜而未起伏容  
 也坐乘以經坐之容手撫式視五旅欲無顧  
 顧不過轂小禮動中禮式大禮下坐車容也  
 立乘以經立之容右執綏而左臂誦存劔之  
 緯欲無顧顧不過轂小禮據中禮式大禮下  
 賈子新書 下冊 六 皇

大不窳盧日狎而不能作習而不能順統不  
 愔卒不妄盧日姚寬緩意卒倉卒麟謂饒裕  
 不羸短不自喪明是審非察中居宜此之謂  
 有威儀  
 賈子新書 下冊 七 皇

道術

請問道者何謂也。曰：道者，所從接物也。其本謂之虛，其末謂之術。虛者，言其精微也。術者，所從制物也。請問虛之接物何如。曰：鏡儀而居，無執不滅，美惡畢至，各得其當，衡虛無私，平靜而處，輕重畢懸，各得其所，明主者，南面而正，清虛而靜，令名自宣，命物自定，如鑑之應，如衡之稱，此虛之接物也。舉賢則民化，善使能則官職治，英俊在位，則主尊，羽翼勝任。

賈子新書

下冊

八

星

則名顯操德而固，則威立教順，則令必行。周聽則不蔽，明好惡則民心化，察事端則人主神，此術之接物也。其為原無屈，其應變無極，故聖人尊之。夫道之詳不可勝述也。請問品善之體何如。曰：親愛利子謂之慈，反慈為鼠，子愛利親謂之孝，反孝為孽，愛利由中謂之忠，反忠為倍，心存恤人謂之惠，反惠為讐，兄敬愛弟謂之友，反友為虐，弟敬愛兄謂之悌，反悌為敖，接遇慎容謂之恭，反恭為媒，接遇

肅正謂之敬，反敬為慢，言行惟一謂之真，反

真為偽，期果言當謂之信，反信為詐，行善謂

之清，反清為濁，辭利謂之廉，反廉為貪，兼覆

無偏謂之公，反公為私，方正不曲謂之正，反

正為邪，以人自觀謂之度，反度為妄，以已量

人謂之恕，反恕為荒，荒蒙不明也，不知推以及人。惻隱憐

人為汰，施行得理謂之德，反德為怨，放理潔靜

謂之行，反行為汙，功遂自卻謂之退，反退為

賈子新書

下冊

九

星

伐，厚人自薄謂之讓，反讓為冒，心愛兼人謂

之仁，反仁為疾，行充其義謂之義，反義為慳

也。慳，閹也。剛柔得適謂之和，反和為乖，合得密周

謂之調，反調為盭，懷賢不逮謂之寬，反寬為

隘，包眾容易謂之裕，反裕為褊，欣懌可安謂

之溫，反溫為鷙，善柔不苛謂之良，反良為齧

緣法循理謂之軌，反軌為易，襲常緣道謂之

道，反道為辟，節制自斂謂之儉，反儉為侈，費

弗過適謂之節，反節為靡，備勉就善謂之慎

反慎為怠。深知禍福謂之知。反知為愚。亟見  
察謂之慧。深也。反慧為童。動有文體謂之  
禮。反禮為濫。容服有義謂之儀。反儀為詭。行  
歸而適謂之順。歸與也。反順為逆。動靜攝次謂  
之比。反比為錯。容志審道謂之側。反側為野。  
辭令就得謂之雅。反雅為陋。仁義修立謂之  
任。反任為欺。仗義必誠謂之節。反節為罷。持  
節不恐謂之勇。反勇為怯。志誠精果謂之誠。  
反誠為殆。凡此品也。善之體也。所謂道也。故

賈子新書

下冊

十

聖

守道者謂之士。樂道者謂之君子。知道者謂  
之明。行道者謂之賢。明且賢謂之聖人。

大政

民者至賤而不可簡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  
自古至今與民為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  
之。

為人臣者。以富樂民為功。以貧苦民為罪。故  
君以知賢為明。吏以愛民為忠。夫一出而不  
可反者言也。一見而不可拚者行也。故言行  
者知愚之表也。賢不肖之別也。故知者慎言  
慎行。以為身福。愚者易言易行。以為身菑。故

賈子新書

下冊

十

聖

君子言必可行也。行必可言也。嗚呼。戒之哉。  
凡居于上位。簡士苦民者。是謂愚。敬士愛民  
者是謂知。夫愚知者。士民命之也。夫民者大  
族也。民不可不畏也。故夫民者多力而不可  
敵也。嗚呼。戒之哉。  
易使喜難使怒者。宜為君識人之功。而忘人  
之罪者。宜為貴。故曰。刑罰不可以慈。民簡褻  
不可以得士。

無世而無聖。或不得知也。無世而無士。或弗

能得也。故世未嘗無聖也。而聖不得。聖王則

弗起也。國未嘗無士也。而士弗得。君子則弗

助也。君明則士闇飾也。盧曰：闇飾，猶謂飾也。

夫民之為言萌也。麟按：漢書劉向傳曰：民萌，何以戒勉法萌，與吐同。鄭氏周禮注吐，猶

憊，憊無知貌。萌之為言盲也。盲，當作氓。故唯上

之所扶而以之，民無不化也。故曰：民萌，民萌

哉。直言其意而為之名也。夫民者，賢不肖之

林也。林，近本。作材，詭。賢不肖皆具焉。故賢者得焉，不

肖者伏焉。技能輪焉，忠臣飭焉。故民者，積愚

賈子新書 下冊 士 見

也。夫民者，雖愚也。明上選吏焉，必使民與焉。

故士民譽之，則明上察之，見歸而舉之。士民

苦之，則明上察之，見非而去之。王者取吏，必

使民倡，然後和之。故夫民者，吏之程也。

雜事

修政

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

是以高比于天，明比于日，安比于山。故唯道

不可虛為也。

帝顓頊曰：至道不可過也。至義不可易也。功

莫美於去惡而為善，罪莫大於去善而為惡。

故非吾善善而已也，善緣善也。非惡惡而已

也，惡緣惡也。吾日慎一日。

賈子新書 下冊 士 見

帝嚳曰：道莫高於博愛人，政莫高於博利人。

故政莫大于信，治莫大于仁，吾慎此而已。

帝堯曰：吾存心于先古，加志于窮民，痛萬姓

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饑，曰：此

吾饑之也。一民或寒，曰：此吾寒之也。一民有

罪，曰：此吾陷之也。

帝舜曰：吾盡吾敬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焉。以

接吾敵，故見謂信焉。以使吾下，故見謂仁焉。吾取之以敬也，吾得之以敬也。

大禹諸侯會則問于諸侯曰諸侯以寡人爲驕乎。朔曰朝則問于士曰諸大夫以寡人爲汰乎。又曰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于民我弗能勸也。

湯曰學聖王之道譬其如曰靜思而獨居譬其如火。舍學聖之道而獨思譬其如去日之明于庭而就火之光于室也可以小見而不可大知。知得賢而舉之得賢而與之譬其如登山乎。得不肖而舉之得不肖而與之譬其如賈子新書

下冊

十四

五

如下淵乎。是以明君慎舉而慎與。湯曰藥食嘗于卑然後至于貴。藥言獻于貴然後聞于卑。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不以手而以耳。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積道者以信。樹道者以人。

周成王問道之要。鬻子對曰爲人上者敬而肅恭而仁。敬土愛民以終其身。

周成王曰聖王在上使民富且壽乎。鬻子曰聖王在上則天下不死軍兵之事。故諸侯不

私相攻而民不私相鬪殺也。聖王在上則君積于道。吏積于德。民積于用力。故婦人爲其所衣。丈夫爲其所食。則民無凍餒矣。聖王在上則君積于仁。吏積于愛。民積于順。則刑錯矣。而民無天閔之誅。聖王在上則使民有時用之有節。而民無厲疾矣。聖王在上則使境內興賢良以禁邪惡。故賢人必用而不肖人。不作。故夫富且壽者聖王之功也。王曰受命矣。

賈子新書

下冊

十五

五

春秋

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諸侯有道守在四鄰。

姪 琛校

春秋繁露

任兆麟述

歐陽永叔曰漢書董仲舒所著書百餘篇第云清明竹林玉杯繁露之書蓋略舉其篇名總名春秋繁露者夫其真也其論深極春秋之旨樓攻媿曰喪取評論惟是之從不以成敗為輕重是真得夫子之心法者也

楚莊王

楚莊王殺陳夏徵舒春秋貶其文不予專討也靈王殺齊慶封直書楚子何也曰莊王之行賢而徵舒之罪重以賢君討重罪其子人心善若不貶孰知其非正經春秋常于其嫌

春秋繁露

下冊

夏

德者見其不得也是故齊桓不予專地而封晉文不予致王而朝楚莊弗子專殺而討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不待貶矣此楚靈之所以稱子而討也春秋之辭多所况是文約而義明也曰不予諸侯之專討獨不復見慶封之殺何也曰春秋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今諸侯之不得專討固已明矣而慶封之罪未有所見也故稱楚子以伯討之著其罪之宜死以為天下大禁曰人臣之行貶

主之位亂國之臣雖不篡殺其罪皆宜死比於此其云爾也。

春秋分十二世以為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宣文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於所見徵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零微其辭子赤殺弗忍言曰痛其禍也子般殺而書乙未殺其恩也屈伸之志詳

春秋繁露

下冊

二

夏

略之文皆應之。義不訕上智不危身故遠者以義諱近者以智畏畏與義兼則世愈近而言愈謹矣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辭也。

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是故雖有巧手弗修規矩不能正方員雖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雖有知心不覺先王不能平天下然則先王之遺道亦天下規矩六律已故聖者法天賢者法聖春秋之於世事也善復古議

易常欲其法先王也。

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制為應天改之樂為應人作之彼之所受命者必民之所同樂也是故大改制於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樂於終所以見天功也緣天下之所樂而為之文曲且以和政且以興德故作樂者必反天下之所始樂於己以為本舜時民樂其昭堯之業也故韶韶者昭也禹之時民樂其三聖相繼故夏夏者大也湯之時民樂其救

春秋繁露

下冊

三

夏

異

玉杯麟按本書標目有與本篇意義全不相比者疑本篇有脫簡或為後人刪削而姑仍其舊目與

禮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節具則君子予之知禮志和而音雅則君子予之知樂志哀

而居約則君子予之知喪故曰非虛加之重志之謂也。

春秋論十二世之事人道浹而王道備。

君子簡六藝以贍養之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六學皆大而各有所長詩道志故長于質禮制節故長于文樂詠德故長于風書著功故長于事易本天地故長于數春秋是非故長于治人能兼得其所長而不能偏舉其詳故人主大節則知闇大博則業歇善為師者既美其道有慎其行齊時蚤晚任多少適疾徐造而勿趨稽而勿苦省其所為而成其所湛故力不勞而身大成此之謂聖化。

春秋繁露

下冊

四

夏

竹林

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為禮邨之戰反之何也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今晉變而為夷狄楚變而為君子故移其辭以從其事秦穆侮蹇叔而大敗鄭文輕眾而喪



師春秋之敬賢重民如是也問者曰其書戰伐甚謹其惡戰伐無辭何也曰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居先苟不惡何爲使起之者居下且春秋之法凶年不修舊意在無苦民爾苦民尙惡之况傷民乎傷民尙痛之况殺民乎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斷斷以戰伐爲之者此春秋所甚疾皆非義也難者曰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恥伐喪而榮復讐何盡

春秋繁露

下冊

五

夏

惡之也曰春秋之于偏戰也善其偏不善其戰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善殺其所愛哉故春秋之于偏戰也猶其于諸夏也引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比之詐戰則爲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善盟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于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詩云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

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由是觀之見其指不任其辭不任其辭然後可與適道矣。

玉英

公觀魚于棠何惡也凡人之性莫不善義然而不能義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終曰言不及利欲以不言愧之而已愧之則塞其源也夫處位動風化者徒言利之名猶惡之况求利乎故天王使人求賻求金皆爲大惡而書非

春秋繁露

下冊

六

夏

非直使人也親自求之是爲甚惡譏何故言觀魚猶言觀社也皆爲大惡之辭也春秋有經禮有變禮爲之如安性平心者經禮也至有于性雖不安于心雖不平于道無以易之此變禮也明乎經變之事然後知輕重之分可與適權也從賢之志以達其義從不肖之志以著其惡春秋之善善也所不善亦不善也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

之域雖死亡終弗爲也。

精華

詩無達詁易無達言何義門曰疑作占春秋無達辭

紀聞作例

王道

春秋立義諸侯不得專地不專封君親無將將而誅大夫不得世大夫不得廢置君命親近以來遠未有不先近而致遠者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

春秋繁露

下冊

七

諸侯來朝者得褒邾婁儀父稱字滕薛稱侯荆得人介葛得名內出言如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王道之意也誅惡而不得遺細大諸侯不得爲匹夫與師不得執天子之大夫執凡伯言伐獻八佾諱八言六鄭魯易地諱易言假晉文再致天子諱致言狩桓公存邢衛祀不見春秋內心予之行法絕而不予止亂之道也

觀乎薄社知驕溢之罰觀乎許田知諸侯不

得專封觀乎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知任賢奉

上之功觀乎魯隱祭仲叔武孔父荀息仇牧

吳季子目夷知忠臣之效觀乎楚公子比知

臣子之道效死之義觀乎潞子知無輔自詛

之敗觀乎公在楚知臣子之恩觀乎獻六羽

知上下之差觀乎宋伯姬知貞婦之信觀乎

吳王夫差知強凌弱觀乎晉獻公知逆理近

色之過觀乎楚昭王之伐蔡知無義之反觀

乎晉厲之妄殺無罪知行暴之報觀乎陳佗

春秋繁露

下冊

八

宋閔知妬淫之過觀乎虞公梁亡知貪財枉法之窮觀乎楚靈知苦民之壞觀乎魯莊起臺知驕奢淫泆之失觀乎衛侯朔知不卽召之罪觀乎執凡伯知犯上之法觀乎晉卻缺之伐邾婁知臣下作福之誅觀乎公子翬知臣規君之意觀乎世卿知移權之敗故明王視于冥冥聽于無聲天覆地載天下萬國莫敢不悉靖共職受命者不示臣下以知之至也故道同則不能相先情同則不能相使此

其教也。由此觀之，未有去人君之權能制其勢者也。未有貴賤無差，能全信者也。故君子慎之。

十指

春秋之文，天下之大事變之博，無不有也。雖然，大略之要有十指。十指者，事之所繫也。王化之由得流也。舉事變見有重焉，則百姓安矣。見事變之廢至者，則得失審矣。因其所以至而治之，則事之本正也。強幹弱枝，大本小

春秋繁露

下冊

九

重

未則君臣之分明矣。別嫌疑，異同類，則是非著矣。論賢才之義，別所長之能，則百官序矣。承周文而反之質，則化所務立矣。親近來遠，同民所欲，則仁恩達矣。木生火，火為夏，則陰陽四時之理相受而次矣。切刺譏之所罰考，異變之所加，則天所欲為行矣。孫月峰曰：時和物阜始見王統此而舉之仁，往而義來，德澤廣大，衍溢于四海，陰陽和調，萬物靡不得其理矣。

愈序

仲尼之作春秋，上探天道，下明得失，起賢才以得後聖，故引史記，理往事，正是非，見十二

公之間，皆衰世之事。故孔子曰：吾因其行事

而加乎王心焉，以為見之空言，不如行事深

切著明。故子貢問：子公肩子。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公肩定

言其切而為國家資，其為切而至于殺身亡

國，其所以然是皆不明于道，不覽于春秋也。

故子夏言：有國家者，不可不學春秋。不學春

秋，則無以見前後旁側之危，不知國之大柄

春秋繁露

下冊

十

重

君之重任也。故或脅窮失國，擗殺于位，一朝至爾，苟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道，豈徒除禍義乃堯舜之德也。故世子曰。漢志：世子名觀，任氏譜引文翁石室圖記：任子弟子世觀。功及子孫，光輝百世，聖王之德，莫美于恕。故予先言春秋詳已而略人，因其國而容天下，春秋之道，大得之則以王，小得之則以霸。故曾子子石。史記列傳：盛公孫龍字美齊侯安諸侯尊天子，伯王之道，既本于仁，仁天心，故次以天心，愛人之大者，莫大于思

患而豫防之。故蔡得意于吳，魯得意于齊，而春秋皆不告。故次以言怨人不可適，敵國不可狎，攘竊之國不可使久親，皆防患為民除患之意也。不愛民之漸，乃至死亡，故言楚靈王晉厲公生弑于位，不仁之所致也。故善宋襄公之不厄人，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春秋貴之，將以變習俗而成王化也。

法夫

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見其光，高其位所以為尊也。下其施所以為施也，藏其形所以為神見其明，所以為明為人主者法天之行，是故內深藏所以為神，外博觀所以為明也。任羣賢所以為受成，乃不自勞于事，所以為尊也。汎愛羣生，不以喜怒賞罰，所以為仁也。故為人主者，以無為為道，以不私為寶，立無為之位，而乘備具之官，足不自動而相者，導進口不自言，而擯者贊辭，心不自慮而羣臣效常，故莫見其為之而功成矣。

春秋繁露

下冊

士

重

國本

君人者國之本也。夫為國莫大于崇本，則君化若神，何為本？曰：天地人萬物之本也。天生之地，養之人，成之賢，君慎二本，郊祀致敬，共事祖禰，舉顯孝弟，所以奉天本也。躬耕親蠶，墾草殖穀，以足衣食，所以奉地本也。立辟廱庠序，修孝悌敬讓，以明教化，所以奉人本也。

考績

考績之法，考其所績也。天道積聚眾精以為春秋繁露。光聖人積聚眾善以為功。考績絀陟有益者，謂之公。無益者謂之煩。挈名責實，不得虛言。功盛者賞顯，罪多者罰重，不能致功，雖有賢名，不予之賞。官職不廢，雖有愚名，不加之罰。賞罰用于實，不用名，則百官勸職，爭進其功。

三代改制

春秋曰：王正月，何以謂之曰？王者必受命而後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一統于

春秋繁露

下冊

士

重

天下所以明受之于天也。王者受命而王。制此月以應變。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謂之王正月也。

春秋三等何。曰。王者以制。一商一夏。一質一文。商質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

仁義

春秋之所治人與我也。所以治人與我者。仁與義也。以仁安人。以義正我。故仁之為言人也。義之為言我也。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我。處

春秋繁露

下冊

三

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

仁智

莫急于仁。莫急于智。不仁而有勇力材能。則狂而操利兵也。不知而辨慧。假給則迷而乘良馬也。故不仁不知而有材能。將以其材能以邪枉之心。而贊其辟違之行。適足以大其非。而甚其惡耳。其強足以覆過。其禦足以犯詐。其慧足以惑愚。其辨足以飾非。其堅足以以斷辟。其嚴足以拒諫。此非無材能其施之

不當而處之不義也。仁而不知。則愛而不別也。知而不仁。則知而不為也。故仁者所以愛人也。知者所以除害也。

對膠西王 略從漢紀本

膠西王命令相曰。大夫蠡種庸 范蠡文種泄庸 越王

與之謀伐吳。遂滅之。孔子曰。殷有三仁。寡人以爲越有三仁。桓公決疑于管仲。寡人決疑于君。仲舒對曰。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我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退而有憂色。曰。吾

春秋繁露

下冊

古

聞伐國不問仁人。此何爲至于我。但見問而尙羞之。况乃與爲詐以伐吳乎。以此觀之。越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 本書作道 不謀其利。明其道 本書作修其理 不計其功。致無爲而習俗大化。可爲仁聖矣。三王是也。春秋之義。貴信而賤詐。詐而勝之。雖有功。君子弗爲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爲其詐以成功。苟爲而已也。故不足稱于大君子之門。五伯比于他諸侯。爲賢其比三王。猶玳瑁之于美

玉也。

為人

為生不能為人為人者天也。人之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上類天也。人之形體化天數而成。人之血氣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義。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時。人生有喜怒哀樂之答。春秋冬夏之類也。喜春之答也。怒秋之答也。樂夏之答也。哀冬之答也。天之副在乎人。人之情性有由天。

春秋繁露

下冊

五

五

王道

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與人也。連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與人之中以為貫而參通之。非王者孰能當是。

陰陽

夏出長于上冬入化于下者陽也。夏入守虛。

地于下冬出守虛位于上者陰也。陽出實入實陰出空入空。天之任陽不任陰。好德不好刑如是也。故陰陽終歲各一出。

天道

止于一者謂之忠。持二忠謂之患。故君子賤二而貴一。人孰無善善不一。不足以立身。治孰無常常不一。不足以致功。詩云上帝臨女無二女心也。

煖煖

春秋繁露

下冊

六

五

聖人在上位天覆地載風令雨施雨施者布德均也。風令者言令直也。

基義

物莫無合而合各有陰陽。陽兼于陰陰兼于陽。陰道無所獨行。其始也不得專起。其終也不得分功。

祭義

五穀食物之性也。天之所以為賜人也。宗廟上四時之所成。受賜而薦之宗廟。敬之至也。

春上二豆實夏上尊實秋上机實冬上敦實豆  
實非也春之始所生也尊實麴也夏之所受  
初也机實黍也秋之所先成也敦實稻也冬  
之所畢熟也始生故曰祠善其祠夏約故曰  
酌先成故曰嘗嘗言甘也畢熟故曰蒸蒸言  
衆也奉四時所受于天者而上之爲上祭貴  
天賜且尊宗廟也孔子受君賜則以祭况受  
天賜乎一年之中天賜四至至則上之此宗  
廟所以歲四至也。

春秋繁露

下冊

七

夏

祭之爲言際也與察也祭然後能見不見見  
不見之見者然後知天命鬼神然後明祭之  
意孔子曰吾不與祭祭如在重祭祀如事生

威德

天有和有德有平有威有相受之意有爲政  
之理不可不審也春者天之和也夏者天之  
德也秋者天之平也冬者天之威也天之序  
必先和然後發德必先平然後發威此可以  
見不和不可以發慶賞之德不平不可以發

刑伐之威又可以見德生于和威生于平也  
我雖有所愉而喜必先和心以求其當然後  
發慶賞以立其德雖有所忿而怒必先平心  
以求其政然後發刑罰以立其威能常若是  
謂之天德行天德者謂之聖人。

春秋繁露

下冊

姪宗昉校

六

夏

韓詩外傳

任兆麟述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蒿萊蓬戶甕牖上漏下濕匡坐而弦歌子貢結駟連騎軒不容巷而往見之原憲楮冠藜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而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曰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有慚色原憲乃徐步曳杖歌商頌而入聲滿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志

韓詩外傳

下冊

四

者忘身

治國者譬若乎張琴然大弦急則小弦絕矣故急轡銜非千里之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

鮑焦衣敝膚見挈畚持蔬遇子貢于道子貢曰子何以至于此也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于此也子貢曰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非其世而持其蔬詩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此誰有之哉

焦曰於戲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愧而輕死于是棄其蔬立槁于洛水之上外寬而內直自設于隱括之中直已不直人善廢而不怙怙蘧伯玉之行也

楚狂接輿躬耕以食楚王使使者造門奉金百鎰曰願請先生治河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去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為義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轍跡何深也接輿曰今者王使使者欲我治河南未許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

韓詩外傳

下冊

四

也從之是遺義也不如去之乃夫負釜甑妻戴絃器變姓字莫知其所之

當舜之時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左洞庭之波右彭澤之水由此險也以其不服禹請伐之而舜不許曰吾喻教猶未竭也久喻教而有苗民請服

夫當世之飾邪說文姦言以亂天下欺惑衆愚使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范雎魏牟田文莊周慎到田駢墨翟宋鈞鄧析惠施



之徒也。十子者之工說皆不足合大道。美風俗治網紀。然其持之各有故言之皆有理。足以欺惑衆愚。是十子之罪也。仁人將何務哉。上法舜禹之制。下則仲尼之義。以務息十子之說。如是者。天下之害除矣。聖人之迹著矣。子曰。不學而好思。雖知不廣矣。學而慢其身。雖學不尊矣。不以誠立。雖立不久矣。誠未著而好言。雖言不信矣。

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出

韓詩外傳

下冊

三

四

已。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于前。洞洞屬屬。若將失之。可謂能子矣。

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

孫叔敖遇狐邱丈人。丈人曰。僕聞之。有三利。必有三患。子知之乎。夫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歸之。孫叔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于患乎。

崔杼弑莊公。蒯蒨使晉而反。其僕曰。君之無道。天下莫不聞也。夫子勿死。蒯蒨曰。吾聞食其食。死其事。我既食亂君之食。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而入死焉。其僕曰。人有亂君。猶必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自刎于車上。

傅曰。諸侯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

韓詩外傳

下冊

四

四

官怠于宦。成病加于小。愈禍生于懈惰。孝衰于妻子。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田子方出。見老馬于道。問其御曰。此何馬也。御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為故放。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去。其身仁者不為也。束帛贖之。孟子少時。誦其母方織。孟子輟然中止。乃復進。其母知其誼也。呼而問之曰。何為中止。對曰。有所失。復得。其母引刀裂其織。以此戒之。

孟子少時問東家殺豚何爲。母曰欲啖女。旣而悔曰吾聞古有胎教。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乃買豚以食之。此節從小學本

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志在高山。期曰善哉。鼓琴巍巍乎如泰山。志在流水。期曰善哉。鼓琴洋洋乎若江河。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

子路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不善之。子貢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則

韓詩外傳 下冊 五 夏

引之。顏回曰。人善我。我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孔子曰。由之。所言蠻貊之言也。賜之。所言朋友之言也。回之。所言親屬之言也。

楚莊王使使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箒之便。願入計之。其婦曰。夫子以織屨爲食。食粥。免履。無怵惕之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如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于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嚮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遂與婦去之。

與人以實。雖疏必密。與人以虛。雖戚必疏。夫實之與實。如膠如漆。虛之與虛。如薄冰之見。晝日。君子可不留意哉。

孔子曰。泰伯獨見。王季獨知。伯見父志。季知父心。故犬王泰伯。王季。可謂見始知終。而能承志矣。

延陵季子遊于齊。見遺金。呼牧者取之。牧者曰。子何居之高。視之下。貌君子而言之野也。吾有君不君。有友不友。當暑披裘。子疑取金。

韓詩外傳 下冊 六 夏

者乎。延陵子知其爲賢者。請問姓字。牧者曰。子乃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字哉。遂去。

新序

任兆麟述

見公武口漢成帝時劉向與校書因承傳  
記行事百家之言刪取正辭美義可勸戒  
者為新序說苑上之曾子固曰嘉言  
善行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

雜事

舜耕于歷山歷山之耕者讓畔陶于河濱河  
濱之陶者器不苦窳漁于雷澤雷澤之漁者  
分均及立為天子北發渠搜南撫交趾莫不  
慕義麟鳳在郊

新序

下冊

頁

孔子在州里篤行孝道居于闕黨闕黨之子  
弟畋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是以七  
十二子自遠方至服從其德

鄒忌以鼓琴見齊宣王曰夫琴所以象政也  
遂為王言琴之象政王大悅遂以為相有稷  
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忌以謂  
設以辭不能及乃俱見忌曰狐白之裘補以  
縠羊忌曰敬諾請不敢雜賢以不肖曰方內  
而員釘忌曰敬諾請謹門內不敢留賓客曰  
三人共牧一羊羊不得食人亦不得息忌曰

敬諾滅吏省員使無擾民也髡等辭屈而去  
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射之滅矢  
飲羽下視知石也却復射之矢摧無迹熊渠  
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為之開况人心乎

凡學非能益之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  
而勿敗之可謂善學者矣

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自天下者自地  
出者自四方至者皆罹吾網湯曰嘻盡之非  
桀孰能為此乃解三面置一面更教之祝曰

新序

下冊

頁

蛛蝥作網今之人循緒欲左者左欲右者右  
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  
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歸之者四十國  
文王作靈沼掘地得死人之骨曰更葬之更  
曰此無主矣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  
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也天下聞之  
曰賢矣澤及枯骨况于人乎

節士

延陵季子聘于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不

言而色欲之季子未獻也。已心許之使反徐君死。于是脫劔致之墓樹而去。人歌之曰。延陵季子不忘故。脫千金之劔。兮帶邱墓。

新序

下冊

三

冕

說苑

任兆麟述

君道

禹出見罪人。下車泣而問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君王何為痛之。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寡君為君。百姓各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

建本

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笞子。未嘗見泣。今泣何也。對曰。他日俞得罪。笞嘗痛

說苑

下冊

夏

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故曰。父母怒之。不作于意。不見于色。深受其罪。使可哀憐。上也。父母怒之。不作于意。不見于色。其次也。父母怒之。作于意見于色。下也。

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飢。莫知以學愈愚。

立節

曾子敝衣以耕。魯君使人致邑焉。曾子不受。復往。曾子曰。聞之受人者畏之。予人者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我能無畏乎。終不受。孔子

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

燕之初入齊也。聞蓋邑人王歎賢。令曰。毋入蓋以歎之故。使人謂歎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萬家。歎謝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遂絕脰而死。

政理

哀公問政。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且壽。薄賦稅則民富。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

文王問于呂望曰。為天下若何。對曰。王國富

說苑

下冊

二

皇

民。伯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道之國。富倉廩。是謂上溢而下漏。文王曰。善。對曰。宿善不祥。是日也。發倉府以振饑。寡孤獨。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曰。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期問子賤曰。吾任人。子任力。任力者。勞。任人者。佚。

敬慎

成王封伯禽于魯。將辭去。周公戒之曰。去矣。

子其無以魯國驕士。又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于天下亦不輕矣。然嘗一沐而三握髮。一食而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

孔子論詩至正月。懼然曰。不逢時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遠上。離俗則危身。世不與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即孽也。

善說

桓公立仲父。大夫有中門而立者曰。管仲之

說苑

下冊

三

皇

智可與謀天下。其強可以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驅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于子。政之所不及。惟子是。匡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于民。禍生于欲得。福生于自禁。聖人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

至公

天下官則讓賢是也。天下家則世繼是也。故五帝以天下為官。三王以天下為家。

楚虞邱子復于莊王曰。臣爲令尹十年矣。國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久踐高位。妨羣賢路。尸祿素餐。臣之罪當稽于理。臣下里之士曰。孫叔敖秀羸多能。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治。王曰。子輔寡人寡人得以令行絕域。遂霸諸侯。非子而何。虞邱子曰。久固祿位。貪也不進。賢達能者誣也。不讓以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忠也。臣願固辭。王從之。以孫叔敖爲令尹。少焉虞邱家犯法。孫叔敖執之。虞邱子說苑

下冊

四

夏

指武

將帥受命者。將率入。軍吏畢入。北面再拜稽首。受命。天子南面而授之鉞。東行。西面揖之。示弗御也。故受命而忘其國。卽戎出忘其家。聞枹鼓之聲。唯恐不勝。忘其身。故夫一人必死。十人弗能待也。萬人必死。橫行于天下。令行禁止。王者之師也。

說叢

鸞設于鑣。和試于軾。馬動而鸞鳴。鸞鳴則和應行之節也。

十步之澤。必有香草。十室之邑。必有忠士。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一浮一沒。交情乃去。窮鄉多曲學。小辨害大知。巧言使信廢。小惠妨大惠。不困在于早慮。不窮在于早豫。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人勿聞。莫若勿言。

說苑

下冊

五

夏

曾子曰。入是國也。言信乎羣臣。則留可也。忠行乎羣臣。則仕可也。澤施乎百姓。則安可也。曾子曰。夫子見人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見人有善若已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行之。然後道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吾學夫子而未能行也。

修文

積思爲愛。積愛爲仁。積仁爲靈。靈臺之所以爲靈也。積仁也。神靈者。天地之本。萬物之始。

故文王接民以仁。而民莫不仁。文德之至也。

反質

公明宣學于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居吾門三年不學。何也。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于犬馬。應賓客恭儉而不懈。居朝廷。嚴下而不傷。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安敢弗學。而居夫子之門乎。

說苑

下冊

六

夏

列女傳

曾子固曰。劉向所叙列女傳。其辭多采。其意多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之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述作之大意也。

周母大任 母儀傳

大任。文王之母。摯任氏中女也。王季取以為妃。大任之性。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妊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教言。文王生而明聖。大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君子謂大

列女傳

下冊

夏

任為能胎教。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蹀。不食邪味。不視邪色。不聽淫聲。夜令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過人矣。故妊子之時。必慎所感。感于善則善。感于惡則惡。人生而肖父母者。皆其母感于物。故形音肖之。文王母可謂知肖化矣。

鄒孟母

孟軻之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墓間。踊躍築埋。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

嬉戲為賈術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舍學  
宮旁嬉戲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真可以  
居子矣遂居之君子謂孟母善以漸化

柳下惠妻 賢明傳

柳下惠處魯三黜憂民救亂柳下既死妻乃  
諄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  
信誠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容不强察兮蒙  
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惶悌  
君子永能厲兮嗟呼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遐

列女傳

下冊

二

百五

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形神泄兮夫子之諡  
宜為惠兮門人莫能竄撰一字君子謂柳下  
妻能光其夫矣

楚於陵妻

楚王聞於陵子終賢使使往聘之子終曰僕  
有箕箒之妾請入與計之妻曰夫子織屨以  
為食非與物無治也左琴右書樂亦在其中  
夫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于前所  
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

楚國之憂其可樂乎于是子終謝使者遂相  
逃而為人灌園

衛靈公夫人 仁智傳

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鞞鞞至闕而止  
過復有聲公曰知此為誰曰此蘧伯玉也妾  
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  
孝子不為昭昭伸節不為冥冥情行伯玉仁  
而有智敬以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  
是以知之公使視之果伯玉也

列女傳

下冊

三

百五

魏曲沃嬪

魏哀王為太子納妃而美王將自納焉嬪歎  
王門而上書王召入嬪曰妾聞男女之別國  
之大節也聘則為妻奔則為妾所以開善遏  
淫也節成然後許嫁親迎然後從貞女之  
義也今王為太子納妃而自納之此毀貞女  
之行也自古聖王必正妃匹康王晏朝夫人  
關雎起興夫雉鳩之鳥猶未嘗見乘居而匹  
處也夫男女之盛合之以禮則父子生焉君



臣成焉。故為萬物始。君臣父子夫婦三者天下之大綱紀也。今王亂人道之始。棄綱紀之大。而從亂無別。父子同女。妾恐王之國政危矣。王曰。然。遂與太子妃。

蔡人妻 貞順傳

宋女既嫁于蔡。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之不幸。乃妾之不幸。奈何去之。適人之道。一與之醮。終身不改。彼無大過。又不遣妾。何以得去。終不聽。

列女傳

下冊

四

夏

魯寡陶嬰

魯陶嬰少寡。養幼孤。無強昆弟。紡績為產。魯人將求焉。嬰聞之。作歌。明已之不更二也。其歌曰。悲夫黃鵠之早寡兮。七年不雙。宛頸獨宿兮。不與眾同。夜半悲鳴兮。想其故雄。天命早寡兮。獨宿何傷。寡婦念此兮。泣下數行。嗚呼哀哉。死者不可忘。飛鳥尚然兮。况于貞良。雖有賢雄兮。終不重行。

梁寡高行

高行者。梁之寡婦也。榮色而美。行早寡。梁貴人爭欲娶之者。不能得。梁王聞之。使相聘焉。曰。婦人之義。一往而不改。以全貞信之節。今忘死而趨生。是不信也。貧貴而忘賤。是不貞也。棄義而從利。無以為人。乃援鏡持刃。以割其鼻。曰。妾已刑矣。所以不死者。不忍幼弱之重孤也。于是王大其義。尊其號曰高行。

陳寡孝婦

陳寡孝婦。年十六而嫁。其夫當行戍。夫且行。

列女傳

下冊

五

翠

時屬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老母。無他兄弟。儻本書作備。今從朱子經傳內治記。吾不還。汝肯養吾母乎。婦應曰。諾。夫死。婦養姑不衰。紡績以為家業。父母哀其年少而寡也。將嫁之。孝婦曰。信者。人之幹也。義者。行之節也。妾幸得離襁褓。受嚴命而事夫。夫屬妾以老母。既許諾之矣。夫受夫之託。豈可棄哉。棄託不信。背死不義。因欲自殺。其父母懼而不敢嫁也。漢孝文帝高其義。復之終身。號曰孝婦。

齊女徐吾 辨通傳

徐吾與鄰李吾之屬。會燭夜績。徐最貧。燭數不屬。李謂其屬曰。徐吾燭不屬。無與夜。徐曰。妾起常先息。常後灑掃陳席以待來者。以貧燭不屬。故也。何愛東壁之餘光。不使妾得蒙見哀之惠乎。李莫能應。遂復與夜。終無後言。

王孫氏母 續

王孫賈事齊閔王。王出走。賈失王之處。其母曰。女朝去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不還。

列女傳

下冊

六

五

則吾倚閭而望。今王出走。不知其處。女尚何歸。賈入市中曰。淖齒亂齊。欲與我誅齒者。袒右從之者。四百人。與誅齒而殺之。

揚子法言

任兆麟述

學行

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駕說者也。注。駕。如。將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或問世言鑄金。金可鑄歟。曰。吾聞覲君子者。問鑄人。不問鑄金。孔子鑄顏淵矣。或人踧爾曰。旨哉。問鑄金得鑄人。

學者所以修性也。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學則正。否則邪。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宋注。桐。當為。何。

揚子法言

下冊

五

揚子自序曰。空何。顛蒙取是義也。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為不少矣。一闕之市。不勝異意焉。闕。同。巷。說文作。里。中。一。卷。道。皆在。邑。中。所。共。也。一闕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

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王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百川學海而至于海。邱陵學山而不至于山。是故惡夫畫也。

遷善者。聖人之徒。歟。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

紆朱懷金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顏氏子之樂也。內。紆朱懷金之樂也。外。或曰。請問。屢空之內。曰。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爲樂。然亦有苦乎。曰。顏苦孔之卓。或瞿然曰。祇苦也。祇支其所以爲樂也歟。

吾子

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

揚子法言

下冊

二

百三

或問。交五聲十二律也。或雅或鄭。何也。交俱

曰。中正則雅多。哇則鄭。請問本。曰。黃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確乎鄭衛不能入也。

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如其智。如其智。

事勝辭則伉。辭勝事則賦。事辭稱則經。伉直

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爲旻。曠也。虐政虐世。然後知聖人之爲郭。郭也。

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後之

塞路者有矣。竊自比于孟子。

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將誰正之。曰。羣言淆亂。則折諸聖。在則人。亾則書。一也。

修身

問治已。曰。仲尼。仲尼奚寡也。曰。率馬以驥。不亦可乎。或曰。田甫。田者莠。驕驕。思遠人者。心忉忉。曰。日有光。月有明。三年不目。日視必盲。三年不目。月精必矇。熒魂曠。枯糟。精。芋曠。沈。槌。壇。索塗。冥行而已矣。李注。壇。土也。以杖。槌地求道。柳注。熒。魂。司

揚子法言

下冊

三

百四

目之用。糟當爲精。李曰。精之表。言魂之熒。明曠。久則枯。精之輕。浮曠。久則沈。目之用。廢矣。或問。有倚孔子之牆。弦鄭衛之聲。誦韓莊之書。則引諸門乎。曰。夷貉則引之。倚門牆則麾之。惜乎衣未成。而轉爲裳也。轉上爲下。舍本逐末。

或問。士何如斯可以禔身。曰。其爲中也宏深。其外也肅括。

問道

太上無法而治。法非所以爲治也。曰。鴻荒之世。聖人惡之。是以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堯。匪

伏匪堯禮義哨哨聖人不取也。哨哨不  
正貌  
孰有書不由筆言不由舌。吾見天常為帝王  
之筆舌也。

問神

問潛心于聖曰。昔仲尼潛心于文王矣。達之  
顏淵亦潛心于仲尼矣。未達一間耳。神在所  
潛而已。天神天明。照知四方。天精天粹。萬物  
作類。人心其神矣乎。

虞夏之書。渾渾爾。尚書灑灑爾。周書噩噩爾。

揚子法言

下冊

四

夏

下周者其書誰乎。

或問聖人之經不可使易知歟。曰。不可。天俄  
而可度。則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則其  
載物也薄矣。大哉天地之為萬物郭。五經之  
為眾說郭。

君子之言幽必有驗乎明。遠必有驗乎近。大  
必有驗乎小。微必有驗乎著。無驗而言之謂  
妄。君子妄乎。不妄。

問明

或問仲尼事彌其年。蓋天勞諸病矣。夫曰天  
非獨勞仲尼亦自勞也。天病乎哉。天樂天聖  
樂聖。

或問君子在治曰。若鳳在亂曰。若鳳治則見  
亂則隱。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鶴明遊集。食  
其潔者矣。鳳鳥踟踟匪堯之廷。說文。鶴明如  
鳳遊擇也。

先知

或曰。齊得夷吾而伯仲尼曰。小器曰。大器其  
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

揚子法言

下冊

五

夏

重黎

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楚傲羣策而自屈其  
力。屈人者克。自屈者負。

問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太史遷曰。實錄。  
可馬注。品藻品第  
善惡藻飾其事。

淵騫

七十子之于仲尼也。曰聞所不聞。見所不見  
文章亦不足為矣。

或問東方朔曰。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

以尙容首陽爲拙。柳下爲工。飽食安坐。以仕  
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  
或問柳下惠非祿隱者歟。曰。君子謂之不恭。  
古者高餓顯下祿隱。

君子

或問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奧。曰。非苟知之  
亦允蹈之。

孝至

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久者。

揚子法言

下冊

六

夏

專親之謂也。孝子愛曰。

白虎通德論

任兆麟述

漢章帝詔諸儒丁鴻賈逵等講論五經同  
異于白虎觀。令班固撰集白虎通德論焉。

爵

爵所以稱天子者何。王者父天母地爲天之  
子也。公者公正無私之意也。侯者候順逆也。  
伯者百也。爲長之意子者孳也。孳孳無已也。取養人之意男。任也。取安人之意附庸者。附大國以名通也。  
公之爲言公正無私也。卿之爲言章善明理  
也。大夫之爲言大扶進人者也。故傳曰。進賢

白虎通德論

下冊

一

夏

達能謂之大夫也。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才  
人。故傳曰。通古今辨然否謂之士。天子之士  
稱元士。何。士賤不得體君之尊。故加元以別  
諸侯之士也。

王者太子亦稱士。何。舉從下升。以爲人無生  
得貴者。莫不由士起。禮士冠經。天子之元子  
士也。

庶人稱匹夫者。匹。偶也。與其妻爲偶。陰陽相  
成之義也。

封諸侯于廟者明法度皆祖之制也古者明王爵有德必于太祖君降立阼階南向所命北向史由君右執策命之。

號

號者功之表也所以表功德名德號令臣下者也德合天地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別優劣也皇者煌煌人莫違也煩一夫擾一士以勞天下不為皇也帝者諦也象可承也王者往也天下所歸往三皇步五帝趨三王馳五

白虎通德論

下冊

二

覽

伯鷺或接上稱天子明以爵事天也接下稱帝王以號令臣下自謂一人者謙也言已材能當一人耳臣謂之一人何以天下之大所共尊者一人耳稱朕何朕我或稱予者予亦我也不以尊自稱也

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職會諸侯朝天子不失人臣之義非明王之法霸猶迫也把也道齊諸侯把持其政

五霸者何昆吾霸于夏大彭豳韋霸于殷齊

桓晉文霸于周也或曰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

臣子之義心皆欲尊其君父故皆令臣子得稱其君父

謚

謚之為言引列行之跡也明別善惡所以勸人為善戒人為惡也謚有七十二品

天子崩臣下至南郊謚之何明不敢欺天也諸侯薨赴告天子遣大夫會其葬而謚之何

白虎通德論

下冊

三

單

明當受謚于君也卿大夫老歸死謚何卿大夫歸無過猶有祿位也夫人無謚無爵故無謚或曰夫人之國修閭門羣下亦化之故謚以彰其善惡

五祀

祭五祀歲徧者何順五行也春祭戶者人所出入春亦萬物始觸戶而出也夏祭竈者火之主也所以自養也夏亦火王長養萬物秋祭門者門以閉藏自固也秋亦萬物成熟內

備自守也。冬祭井者。水之深藏在地中。冬亦水王。萬物伏藏。六月祭中霤。象土在中央。六月亦土王也。

社稷

人非土不立。非穀不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稷。五穀之長。故封稷祭之也。所以有樹何尊而識之。使民望見師敬之。又所以表功也。尚書曰。大社唯松。東社唯栢。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

白虎通德論

下冊

四

聖

春秋傳曰。天子有太社焉。東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上冒以黃土。故將封東方諸侯。青土。苴以白茅。謹敬潔清也。

禮樂

聞角聲莫不惻隱而慈者。聞徵聲莫不喜養好施。聞商聲莫不剛斷而立事者。聞羽聲莫不深思而遠慮者。聞宮聲莫不溫潤而寬和者也。

歌者在堂上。舞在堂下。何。歌者象德。舞者象功。君子上德而下功。

食所以有樂。何。明天子至尊。非功不食。非德不飽。所以日四食。何。明有四方之物。食四時之功也。四方不平。四時不順。徵樂著法。戒也。平旦食。少陽之始。晝。太陽之始。餽食。少陰之始。莫食。少陰之始。諸侯三飯。卿大夫再飯。尊卑之差也。庶人職在農桑。戮力勞役。飢卽食。飽卽作。故無數。

白虎通德論

下冊

五

聖

五聲者何。土為宮。金為商。木為角。火為徵。水為羽。角躍也。陽氣動躍徵止也。陽氣止。商張也。陰氣開張。陽氣始降。羽紆也。陰氣在上。陽氣在下。宮容也。含也。含容四時者也。

八音者何。樂記曰。土埴竹管。皮鼓。絲弦。匏笙。石磬。金鐘。木柷。敔。法易八卦。萬物之數也。八音。萬物之聲也。所以用八音。何。天子承繼萬物。當知其數。既得其數。當知其聲。樂記曰。埴坎音。管艮音。鼓震音。笙巽音。弦離音。磬坤音。

鐘允音祝。敵乾音。

瑟者。音也。閑也。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磬者。夷則之氣也。象萬物之盛也。其氣磬。故曰。磬有貴賤焉。有親疏焉。有長幼焉。朝廷之禮。貴不讓賤。所以有尊卑也。鄉黨之禮。長不讓幼。所以明有年也。宗廟之禮。親不讓疏。所以明有親也。三者行。然後王道得。萬物成。天下樂用磬也。

封公侯

白虎通德論

下冊

六

聖

別名記曰。司徒典民。司空主地。司馬順天。三者施生。所以主兵何。兵者為謀除害也。所以全其生。衛其養也。司馬主兵。主馬者。馬陽物。乾之所為。行兵用焉。不以傷害為度。司徒主人。不言人言徒者。徒。眾也。重民也。司空主土。不言土言空者。空。尚主人。何況于實。以微見著。

曾子問曰。立適以長。不以賢。何以言為賢。不肖未可知也。昆弟尊同。無相承養之義。繼體

諸侯無子。得及親屬者。以其俱賢者。子孫也。重其先祖之功。故得公之。傳曰。大宗不可絕。同宗則可以為後。何。明大宗不可絕。故舍己之父。後大宗。所以尊祖。重不絕大宗也。

京師

京。大也。師。眾也。公卿大夫皆食采者。示與民同有無也。

五行

五行者何。金木水火土也。行者。言欲為天行。白虎通德論

下冊

七

聖

氣之義也。水位北方。陰氣在黃泉之下。任養萬物。水之為言濡也。陰化沾濡。任生木。木位東方。陰陽氣始動。萬物始生。木之為言觸也。陽氣動躍。火位南方。陽在上。萬物布施。火之為言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也。金位西方。陰始起。萬物禁止。金之為言禁也。土位中央。主吐含萬物。土之為言吐也。樂記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土所以不名時。地。土別名也。于五行最尊。土之為位。道無不在。故大不預化。猶



人主不居部職。

水味鹹是其性也。北方藏萬物。鹹所以堅之也。木味酸。東方萬物之生。酸所以達生也。火味苦。南方長養萬物。苦所以長養之也。金味辛。西方殺傷萬物。辛所以殺傷之也。土味甘。中央者。中和也。故甘。猶五味以甘為主也。東方。動方也。萬物始動生。南方。任養方也。萬方。懷任。西方。摶古文字。方也。萬物摶落。北方。伏方也。萬物伏藏。

白虎通德論

卜冊

八

夏

少陽見寅。寅。演也。卯。茂也。衰于辰。辰。震也。甲。萬物孚甲。乙。物蕃屈有節欲去。時為春。春之為言蠢蠢動也。說文。蠢。蟲動也。太陽見巳。巳。起也。壯盛于午。午。物滿長。衰于未。未。味也。丙。物炳明。丁。強也。時為夏。夏之為言大也。少陰見申。申。身也。壯于酉。酉。老物收斂。衰于戌。戌。滅也。庚。物更也。辛。陰始成。時為秋。秋之為言愁。鄭氏禮記注。讀。為。擊。亡也。太陰見亥。亥。抑也。陽氣。抑。壯于子。子。為。擊。亡也。太陰見亥。亥。抑也。抑。壯于子。子。為。擊。亡也。衰于丑。丑。紐也。壬。陰始任。癸。揆度也。時

為冬。冬之為言終也。土為中宮。戊。茂也。巳。屈起也。

十一月律黃鍾。黃。中和之色。鍾。動也。陽氣動于黃泉之下。動養萬物也。十二月大呂。大。大也。呂。拒也。陽氣欲出。陰不許也。正月太簇。太。亦大也。簇。湊也。萬物始大。湊地出也。二月夾。鍾。夾。孚甲也。萬物孚甲。種類分也。三月姑洗。姑。故也。洗。鮮也。萬物去故就新。莫不鮮明也。四月中呂。陽氣始自中。難之也。五月蕤賓。蕤。下也。賓。敬也。陽氣上竭。陰氣始賓。敬之也。六月林鍾。林。衆也。萬物成熟。種類衆多。七月夷則。夷。傷也。則。法也。萬物始被刑法。八月南呂。南。任也。陽氣尚有任生。陰拒之也。九月無射。射。終也。萬物隨陽而終也。當復隨陰起。無有終也。十月應鍾。鍾。動也。萬物應陽而動。下藏也。

白虎通德論

下冊

九

夏

國有三軍。何所以戒非常。伐無道。安不忘危也。

三軍

國有三軍。何所以戒非常。伐無道。安不忘危也。

也。天子六軍。諸侯上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王者征伐必皮弁素積。何。伐者凶事。素服示有悽愴也。大夫將兵出不御者。欲盛其威使士率一心也。故但聞將軍令。不聞君命也。明進退大夫也。年六十歸兵者何。不忍並鬪人父子也。古者歸出不踰時。爲怨思也。天道一時生。一時養人者。天之貴物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

諫諍

白虎通德論

下冊

二十

夏

朋友之道四焉。通財不在其中。近則正之。遠則稱之。樂則思之。患則死之。

鄉射

記曰。祀三老五更于太學。老言三者。欲言其明于天地人之道而老也。五更者。欲言其明于五行之道而更事也。三老五更各一人。何以知之。既已父事父。一而已。不宜有三。

致仕

臣七十懸車致仕者。退去避賢者。所以長康

恥也。懸車示不用也。致仕者。致其事于君。君不使去者尊賢也。

辟雍

古者年十五入大學。何。八歲毀齒。始有識知。入學。七八十五陰陽備。故十五歲成童。志明入大學。學經術。學之爲言覺也。悟所不知也。故學以治性。慮以變情。天子立辟雍者。何。所以行禮樂宣德化也。璧者。象璧。員以法天。于雍水側。象教化流行也。諸侯曰泮宮者。半于天子宮也。明所化少也。

白虎通德論

下冊

十一

夏

封禪

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天以高爲尊。地以厚爲德。故增泰山之高。以放天。附梁甫之基。以報地。明天地之所命。功成事遂。有益于天地。若高者加高。厚者加厚矣。

天下太平。符瑞所以來至者。以爲王者承統。理調和。陰陽陰陽和。萬物序。休氣充塞。故符瑞並臻。皆應德而至。德至天。則斗極明日。月

光甘露降德至地則嘉禾生。莫莢起。秬鬯出。德至天表。則景星見。五緯順軌。德至草木。朱草生。木連理。德至鳥獸。則鳳凰翔。鸞舞。麟臻。白虎至。狐九尾。白雉降。白鹿見。白鳥下。德至山陵。則景雲出。芝實茂。陵出異丹。阜出萐莆。鰲山出器車。澤出神鼎。德至淵泉。則黃龍見。醴泉通。河出龍圖。洛出龜書。江出大貝。海出明珠。德至八方。則祥風至。佳氣時喜。鍾律調音。度施。四夷化。越裳貢。孝道至。則萐莆生。不

白虎通德論

下冊

土

夏

搖自扇于飲食。清凉助供養也。繼嗣平明。則賓連生于房戶。日歷得分度。則莫莢生于階間。賢不肖不相踰。則平路生于庭。

巡狩

巡者。循也。狩。牧也。為天下巡行。守牧民也。恐遠近不同化。幽隱不得所。考禮義。正法度也。三歲一閔。天道小備。五年再閔。天道大備。故五歲一巡守。三年小備。二伯出述職。黜陟一年物有終始。歲有所成。方伯行國。時有所生。

諸侯行邑。傳曰。周公入為三公。出為二伯。

王者不臣

王者所不臣三。謂二王之後。妻之父母。夷狄也。暨不臣者五。謂祭尸。授受之師。將帥用兵。三老五更也。不臣將帥者。欲成其威。一其令。春秋之義。兵不稱使。明不可臣也。

著龜

三正記曰。天子之龜尺二寸。諸侯尺。大夫八寸。士六寸。龜陰物。故數偶也。天子之著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著陽物。故數奇也。

白虎通德論

下冊

土

夏

聖人

聖者。通也。道也。聲也。道無所不通。明無所不照。聞聲知情。別名記曰。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萬傑曰聖。

商賈

商。商其遠近。度其有無。通四方之物。賈。因其

用物待民來以求利者也。行曰商。止曰賈。

文質

五王者何。施璜以徵召璧以聘。問璋以發兵。珪以信質。琮以起土功之事也。

合符信者謂天子執珪以朝諸侯。諸侯執圭以覲天子。琕冒也。上有所覆。下有所冒。贄者質也。質已之誠。致已之悃。幅也。公侯以玉。取其燥不輕。濕不重。德全也。卿以羔。取其羣不黨。職在盡忠。率下也。大夫以雁。取其飛成行。

白虎通德論

下冊

十四

夏

列職在奉命。適四方。動作能自正也。士以雉取其不可誘之。以食。懾之以威。必死不可生守節不移也。

三正

朋友之際。五常之道。有通財之義。賑窮告急之意。故財幣者所以副至意也。

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明王者當奉順而成之。故受命各統一正也。敬始重本也。朔者蘇也。革也。言萬物革更于是故

統焉。三正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也。王者必一質一文。何以承天地。順陰陽。陽道極則陰道受。陰道極則陽道受。質法天。文法地。先質後文者。本末之義也。

三教

夏人之王教以忠。其失野。救野之失莫如敬。殷人之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之失莫如文。周人之王教以文。其失薄。救薄之失莫如忠。

三綱六紀

白虎通德論

下冊

十五

夏

三綱者。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六紀者。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故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綱者。張也。紀者。理也。大者為綱。小者為紀。所以整齊人道也。三綱法天。六紀法地。六合。君臣法天。取象日月。父子法地。取象五行。轉相生也。夫婦法人。取象六合。陰陽有施化端也。六紀。三綱之紀也。師長君臣之紀也。以其皆成已也。諸父兄弟父子之紀也。以其有親恩聯也。諸舅朋友夫婦之



有闕也。所以闕者何。歸功于日也。星者精也。據日節言也。月有閏餘何。周天三百六十五日度四分度之一。歲十有二月日過十二度。故三年一閏五年再閏。明陰不足。陽有餘也。故曰閏者陽之餘。

衣裳

衣者隱也。裳者鄣也。所以隱形自鄣閉也。必有紳帶。示敬謹。自約整。績繪為結于前。下垂三分身半。紳居二焉。佩即象其事。若農佩其耒耜。工佩其斧斤。婦人佩其緘纓。

白虎通德論

下冊

六

嫁娶

婦事夫。有四禮焉。鷄初鳴。咸盥漱。櫛緹笄總而朝。君臣之道也。惻隱之恩。父子之道也。會計有無。兄弟之道也。閨闈之內。衽席之上。朋友之道也。

妻者齊也。與夫齊體。妾者接也。以時接見也。嫁者家也。婦人外成以出。適人為家。娶者取也。男者任功業也。女者從如人也。夫者扶以

人道者也。婦者服于家事事人者也。昏時行禮。故謂之婚。婦人因夫而成。故謂之姻也。

紒冕

弁之言攀也。所以攀持其髮也。要中辟。積至質不易之服。反古不忘本也。麻冕。周宗廟之冠也。十一月之時。陽氣俛仰于黃泉之下。萬物被施。前俛後仰。故謂之冕。用麻者。女功之始。亦不忘本也。垂旒者。示不見邪。纒塞耳。示不聽讒也。

白虎通德論

下冊

九

姪 支冕校







隱 亾 与 繫傳 後 亾 方 曲 留 留 死 弓 弜 其 兩 強

系 糸 覓 繫 絲 率 虫 虺 蝻 昆 蟲 風 它 龜 龜 卵 二

繫 傳 畫 一 以 極 其 音 虺 蝻 昆 蟲 風 它 龜 龜 卵 二

本 加 二 以 致 其 變 土 垚 董 里 田 留 留 黃 舅 繫

古 者 民 畢 力 務 協 金 斤 斧 勺 凡 且 斤 斗 矛 車

自 堆 自 卓 韻 累 彙 壘 四 宁 殺 亞 五 六 七 九 內

豚 豎 許 救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巴 庚 辛 梓 耕 壬 癸

癸 子 了 弄 讀 若 去 亥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酉 戌 亥

右文五百四十部首

說文 下冊 五 姪 孫 憲 曾 校

漢紀 任兆麟述

後漢書獻帝以班固書文繁難省令荀悅

叙曰夫立典有五志焉達道義彰法式通古

今著功勳表賢能于是天人之際事物之宜

粲然備矣

文帝十三年六月詔除民田租

論曰古者什一而稅以為天下之中正也今

漢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強富人占田

逾侈輸其賦太半官收百一之稅民收太半

漢記 下冊 一

姪孫憲曾校

之稅官家之惠優于三代豪強之暴酷于亡  
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于豪強也今不正其  
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資富強夫土地者天  
下之本也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封大夫不  
得專地今豪民占田或至數百千頃富過王  
侯是自專封也買賣由已是自專地也孝武  
時董仲舒嘗言宜限民占田至哀帝時乃限  
民占田不得過三十頃雖有其制卒不得施  
行然三十頃有不平矣且夫井田之制宜于



長坐于左塾畢出而後歸入亦如之入者必  
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何邵公曰晏出後時者不得出  
莫不持樵冬則民既入婦人同巷夜績女工  
一月得四十五日功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  
火同工拙而合習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  
因而相與歌詠各言其情是月餘子在室朱子  
曰未入役八歲入小學學六甲四方五行書  
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  
先王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秀異者移

漢紀 四 夏

于鄉學鄉學之秀移于國學學于小學諸侯  
歲貢小學之秀者于天子學于太學命曰造  
士行同而能偶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孟春  
之月羣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  
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于天子三年耕則  
餘一年之畜孔子曰三年有成成此功也故  
王者三載考績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進業曰  
升故三考黜陟再升曰平餘六年食三升曰  
泰平而二十七年餘九年食王業大成刑措

不用王道興矣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繇此道也朱子曰九年之下書曰天秩有禮  
天討有罪此下刑志修定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  
因天討而制五刑建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  
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  
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衆衆十爲同同  
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故四  
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  
三頭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有戎車四乘兵

漢紀 五 夏

車一乘半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千戈備具是謂司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  
井除山川坑塹城池邑居園圍街路三千六  
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  
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家  
一封三百六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  
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  
大者謂之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  
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

萬乘戎馬車徒干戈素具。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于農隙以講武事焉。五國爲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率。三十國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牧。連率比年簡車徒。卒正三年簡輿徒。羣牧五年大簡輿徒。此先王制土定業。班民設教。立武足兵之大略也。

漢紀

下冊

六

夏

武帝太初元年夏五月正律歷以寅月爲正首

律歷。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參伍以變。錯綜其數。校之氣物。和之心耳。以達自然之數。以順性命之理。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本起黃鐘之數。始於一。積之無窮。以周備事物之數。職在太史。漢書有義和二字。掌之聲者。宮商角徵羽。所以諧八音。正情性。移風俗也。八音者。土曰埙。本書埙曰笙。皮作竹曰管。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曰鼓。角觸也。物出于地。戴芒角也。徵。祉也。物盛而繁。祉也。宮中也。商量也。物盛而可量度也。羽。宇也。物聚而覆宇之也。合之五行。則角爲木。於五常爲仁。於五事爲貌。商爲金。爲義。爲言。徵爲火。爲禮。爲視。羽爲水。爲智。爲聽。宮爲信。爲土。爲思。六律之法也。以統氣類。物子曰黃鍾。寅曰太簇。辰曰姑洗。午曰蕤賓。申曰夷則。戌曰無射。六呂之助也。以助陽宣氣。未曰

漢紀

下冊

七

夏

林鍾酉日南呂亥日應鍾丑日大呂卯日夾鍾巳日仲呂黃中色鍾種也謂以中色布種物也呂助陽也簇湊也言湊地出也夾輔陽也姑固洗潔言固潔物也中呂陰始起未發居中而助陽也蕤繼賓導言陽導物而繼之也林居也言陰受陽任居鍾物也射厭也陽究陰成終而復始無厭之也應鍾陰應陽而後鍾物也五聲之本生子黃鍾黃鍾之律長九寸爲管或損或益以定五聲九六相生陰

漢紀

下冊

八

言

陽之應故三分黃鍾損一下生林鍾三分林鍾益一上生太簇太簇生南呂南呂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應鍾生蕤賓蕤賓生大呂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夾鍾夾鍾生無射無射生仲呂陰陽相生自黃鍾始而左轉八八六十四爲位其法皆用銅職在太樂太常職之度者分寸尺丈引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鍾之長以一黍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

五度審矣分者三微成著可分別也寸吋也尺夔音也丈張也引信也職在內宮廷尉掌之量者龠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少也本起黃鍾之龠以秬黍之中千有二百實爲一龠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龠與也合合也升登也斗聚也斛角也職在太倉大司農掌之權衡者銖兩斤鈞石所以平輕重也本起黃鍾之重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

漢紀

下冊

九

言

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銖者從微至見可殊異也兩者兩鍾之重也二十四氣之象斤者明也三百八十四銖爲易二篇之文陰陽變通之象十六兩爲斤四時乘四方之象也鈞者以平均物也三十斤一月之象也石者大也權之大者也而五權備矣物與權均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圍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而物定矣是謂五則君臣用焉以定國禮百工由焉以爲法式職在鴻臚鴻臚掌之夫推

歷生律權衡度量規矩準繩探蹟索隱鉤深  
致遠莫不用焉

姪 慶科 校

卷之十  
十  
言終

玖輯 15-740

---

〔明〕蔣德璟撰

蔣氏薈經十二卷

明萬曆刻本



自序

瞿曷為有經蔣子德璟緣賦而作也賦曷為賦之  
德璟年十四侍尊人令江山異二翟之來而作也  
二翟來曷為異大夫令江山築二梁九清之梁成  
而二翟集江山人異之故從而異之焉賦矣然則  
曷為經蔣子少讀茶經心善焉因縱觀鳥獸蟲魚  
以經著者師曠之禽八公之鵠竊戚之牛伯樂之  
馬卜式之羊大抵皆借名宅鶴經出于浮丘魚經  
出于少伯近之而苦零碎鴉鵲鷹鷲鵝鷄狗諸  
蔣氏翟經

自序

一百六

書

右柳賦序

蔣若柳氏學窮五車識辨貳負武庫不足方其富  
夏璜不足擬其倉庖丁舞象之年獨擅雕龍之伎  
今讀其所為若椰子賦者藻思雲湧縉采霞蒸字  
挾風霜纂組鏤文之鬪麗唾成珠玉懸黎結綠之  
誇奇二鸚為靈羽標符比正平之鸚鵡一品為側  
生吐氣嘔曲江之荔枝若牡蠣之官商寔詞壇之  
琬琰語是我輩定作金石之聲寫競都人必貴洛  
陽之紙垂固有奇男子若此哉居中入波斯而魂  
若柳賦序

乙 新正三百五

搖見大巫而氣盡此日陽春白雪歎歌郢之和難  
宅年羽獵甘泉應薦雄以文似敬陳瓦缶謬當糠  
粃豈曰借鼎呂于三都聊以吹劍首之一映云爾  
歲在玄默攝提格辜月之望汝南黃居中譔

豎石館賦自序

子雲曰讀賦千首乃能作賦則子雲前賦家當繁行而今之著者塵荀宋賈馬枚孔數家外寥落乃爾古賦之佚罪豈獨秦炬德璟幼饒賦癖注選者三稍稍闕作者之志已遶周迄明可百首核格論韋矩楷麤備焉三都體識頓下浪剽雄名唐宋遂霖漢則者獨元美玄嶽釋響平子何李抑其次矣已伏追惟班張聖干賦皆有京都之作而

皇代兩京耦建 陵廟宮室堞洫倉庫百司之署

自序

煥乎同觀前古未觀且沂祥長發之士晉鳳陽中都承天與都

兩真人龍飛之所肇者置留守崇護之核實則兩豔名且四拱天維地尤為盛譚而二都之什厯辱於桑生斯足概賦派之亡已璟之先中都湯沐子十五從 家君曹南都二十餘借計而北縱觀燕淮吳越齊趙之墟獨與都隔焉而承天大誌諸書蓋嘗蒐羅其一二私竊賦三都以附班張之颺漢而又有不敢為班張者二子身為漢臣章先朝之

汰德以婚時王頗陰乖風人懷西之指故今所著賦務闡明風歸諸雅頌焉賦四都未成先出小賦數種數種者余舞象時所臨摹壯夫不為也以受砭于今之為子雲者萬曆辛亥冬壽春蔣德璟若柳父撰

自序

三

二 崔賦 并序

丁酉秋八月家大夫落成九清石梁其日公署有  
土崔雀从西北來止若樞陰臨池翔舞青衣徐投  
之鰣水依然親人侶浴朋栖至于浹月邑三老以  
為瑞貺於是孺子德璟再搢而獻賦曰

倚金純之崕秀兮攀碧藕乎其巔巨九清之兆構  
今架竈麗而為津璋邦君之神鞭今震川若之天  
鑄雕闌跨其醴旅兮丹櫺點而飛厄濟萬葉而罔  
騫兮感精誠乎雨師皇錫嘉檄孟虧兮假冠鳥而

蔣氏崔經若柳賦

乙

百四

雙儀規脩吭與跨趾兮羌子雀而弟鷺擢神鳳之  
隆顏稟元龜之遐壽資彛性之善符徵烝先而得  
候承邂逅之覽暉遂接翼於靈囿繫雲鳥之紀官  
兮鳳誕居而乳生世倏峻如櫻兒兮雖俯巢而可  
馮鳳有種而麟有家兮焉必峻卯與南禺軒閔介  
於阪泉兮帥鷹鷂以為旄夔球瑟之拊奏兮獸蹠  
踏而皇嬉物智故不異於人兮聖獨寤而接之亮  
神行之陰假兮孰力使而聲羅惋淳質之既瑠兮  
追獻化之澌溥秦仲亶能解其音兮毛丘亶能師

其譜聞王者之德至今始入郊而稱祥彼鸞舞於  
阜庭兮鸞容裔於親傍雖羽族之微類兮固吏仁  
而野清濂積和以婆娑兮晞慈宰之景光疇邑壤  
之褊小兮懿夫百里之義皇昔終雲之麟對兮推  
并角而閭中彼銜魚之嘉祥兮炤曩冊而獻徵木  
羽錫類於元齡兮銀黃觀象而遄登景微應以矢  
音兮豈芝沼之馴弄庶茲禽之畱爪兮配青史於  
雙虵

蔣氏崔經若柳賦

二

百五

後二翟賦

余幼賦二翟江山人傳翫以為奇車子冬檢翟經之暇更為之賦曰後二翟賦

於與姬滿摺留悵禕驚行昆峻披觀乎春山之瑤  
冰夷氏謁河典號天子役征鳥飛翟雞八百里出  
雲雨之上赤蘊白儀箇箇為右以極西艷曾不能  
校中宸而高狩也豈觀其嶮嶮業則畫募行禱聊  
嘈肆薛一枝千頃仰不見日頽山如蜺者焉顯山  
如雪者焉於是左瓊楫右玉樓上邸天柱下吟祖

蔣氏翟經緯

賦

洲塊塊莘莘嚙霰管嗚瀏莅彪休鳴沙殷其牝神  
鉦璫其顛丹粟青護隕其斥龍芻鳥酸彌其間饑  
鼯睽睽而睜曉貌若呀呶於悲泉於是穆陀為室  
盜漿為池盤脩柯之曾巢朋廣都之靈儕香名驚  
精草字長生歸酒之石澤乳之珍於是乎營焉爾  
迺歛盪日域揩摩風谷魚爺俾潛鷹舅佃伏拂白  
虎而雷赴銜黃有而鏞回董亥牙蜺以監策昌蠅  
矚睽而匿醫於是厭蒼垠嬉玄渚別帝鄉游仁野  
瞻雙梁之蜿蜒擢景星之躑躅感童子之惠心候

丹鳧之暨起初頓趾於飛欄終戢翅於中坻容蹠  
躡而徐進循塗林而相友沓遷延乎景莫徊繆纏  
而不辭胃金背竈綠珠素衣辟芳荷之二叟化碧

繼及篁棲解雕籠而揮弄傳明珠以陸離爾其旋  
靡廣廡繡屨畫簾撫琴花外聽鳥木尖輕塵入戶  
頽魄流檐佇清飈之浮曠灑飛容之緜楫若迺澄  
霄霽漢矯翰高旋乘空迴鶻角侶連蜷續翻之勢  
風后師焉或迺黑蜮初躍朱鼈未浮雷君風伯垂  
發中収亦復繞井交橫臨埵矜顧靈表巽占必應

蔣氏翟經緯

賦

其度精螭兩身黃鱗四足諺窳騎堅盤溼淫鬻而  
頓喫魑符履禹步歆妖顯於一蹙故其影接則孕  
喙戛則鳴仰鳴則晴俯鳴則陰功則穰火瑞則負  
金妍變之美不可譚悉豈徒玄滬儷禎重泉比烈  
而已哉既而二翟舉首奮腋若對以臆慕帝德之  
洋恩懷宓絃之清貊代言鳥以告歡笑牙獸之通  
譯依懸黎之輝光飽靈河之潤澤聽霜露之適滯  
知樹木之濛瑟夢鄙人之臺沼眷天居於誰昔謝  
羅帳與文疏樂羽毛之願畢迺作歌曰西王使者

羽蕭蕭颯杳迴皇感靈交汝字鸞鳥得天樞數遷  
三台卿大夫天下有道鳳象五太乙黃書飄江滸  
願化雙鶴青楓東銜圖直入建章宮

蔣氏雜經

賦

五

五十二

狀元紅賦

若夫金機栗玉鼈卵龍牙麝囊椰鍾黑葉綠紗蚶  
殼朱柿星球鷄肝霞墩松雷金線水團牛心鵝卵  
淨瓶蜜丸夫固亞僕乎瀟粵然猶闔閭之下丹也  
逞者忠惠之書譚于方氏橋二百而為讖竟淪掩  
於鐸里維鐸及奕誕降嘉蕤延壽是孳祥井是沈  
移紫度緋濃藍心恥流觀夫伏燔秋回百荔垂瀾  
黛葆扈雲彤實射暹夜星晝燭圓蓋方陣磨若火  
峰其木不燼又若琅玕萬斛鳳丸離離芸風氣聞  
狀元紅賦

六

卷三

千步又若洛媛合辭未吐寒泉三尺漂浴大方又  
若合德初出蘭湯廣上圓下皓肪中沒又若宜王  
柔溫無骨霧納半劈醴津斯曜龍漿斯落又若吉  
雲露珠一勺烈膜醲英又若水晶標核焦封又若  
丁香應啜灰滅又若甜雪留芬射越弛服陸裾又  
若茵墀流汁入渠故其久青春榮之性絳糯玉膚  
之狀駁犖辨豔之糝蠲渴補髓之湮亮犀族之所  
伏嗟難得而觀况是以釵頭盛鬢雙髻奉櫛王娘  
郭袂將軍攤鐺服其實者搃膏漱瓢為荔美僮昔

扶荔之宮積草之池金明搖風十不一易若乃維  
陽置於嶺南長安賣於巴蜀濃部初哇明駝暗翻  
撫酸苞而虛憐悵珠屬之已禿悻矯環之解笑固  
以城功為結瑤忠惠之書捲二產汰閩江之賊嗣  
未若茲種暴歷乎三十二之外重曰震氣五滋狎  
獵的纏生代巧兮蒼選蚌胎誰其冠者繫延壽兮  
元鼎風垢宣和航瓦珍非質兮皇罕連寶願登上  
林比禹橘兮

狀元紅賦蔣若柳

七

百八

牡蠣賦并序

玄貝之朋共人共之麤藏之羞鼈人籍之願牡蠣  
王會闕焉文通氏津津石蚶而外史所識霧成黑  
蚌藻廉紫螺陽美六眸之龜真臘萬年之蛤信為  
奇也海東四靚西施舌第一蠣房次之案雷公炮  
炙論有石牡蠣石魚蠣真海牡蠣蜀本又有螻蠣  
甌人挿竹為籠緣竹生者曰竹蠣漁師曰肥則黃  
故稱蠣黃用脩乃以江珧為蠣黃何也夫南蠣北  
鰓造化別構遂賦之焉爾

牡蠣賦蔣若柳

八

第三百十九

奇相會諸侯於維洋使滄州從事檄諸道曰歲云  
杪矣寡君須矣良久江濬濂洳蚶蜆乘澳透迤霓  
旌燐亂維諸侯至而諸辭臣胥在焉虬脂既張鳳  
盃既均絃煇焚麗海錯縹紛有从馬人來者伏波  
將軍故部曲深目猴喙家於豕豆左顧中郎之間  
遂以中郎獻于肯也斟醪方半水滄颯旋古月雲  
端奇相屬之螺女而詔海門司戶曰諸侯客能頑  
左顧郎者上坐伊洛侯辯曰寡人有臣霖腸公子  
常使關中威偕神鬼文章橫一世匡不可以厲至

松江侯曰金整玉贈命人石柱至且歐侯曰秦王  
 算袋花枝懷墨白事飄可之願因海若吏賜之  
 玉蟾兒奇相听然而笑曰懷哉虜君侯馬人遂言  
 曰臣以為皆未若左顧郎之美也其狀則稜礪罪  
 确嶄巖襟牢幽釐蹀躞歲匪嶸嶠洽呀肅率小字  
 曰蠓派則臨海通泰廣州昌陽經則殺邪疆骨傑  
 顏益精除汗消結破悶解瘡粵怒輕身蠲渴却醒  
 昔列山氏之有天下也以關節榮衛之術進帝嘗  
 而善之命雷公試於祝誦以為萬年珀封之蠓山  
 牡礪賦蔣若卿 九 新百四二

鼎而歌曰今夕何夕兮明鑑工造化兮旋陰陽漬  
 玉糈兮金漿登天遊霧兮醉鄉譚畢客蘭杓冷滴  
 寒三星在戶不知其殘奇相庚授竿太虛先生曰  
 為孤作頌寵之且媵諸侯其辭曰維牡蠓化百歲  
 能延年老鵬蛻維牡蠓石為虜粟剛德月盛虛諸  
 辭臣相與拍而謔之於是乃珥青蛇鞭亦整璿  
 鏤建辰旒齊鯨較喬龍輶願賜馬人么貝之龜

牡礪賦蔣若卿 十 新百四三

氛童奔若舞五嶽礎蒲牢走馬銜岫海市舉鳴山  
 蔣屢鏡胸宅石筍而合滋飲靈潮而成族被礪礪  
 之裳衣結渾池之眷目惡浮沈乎風波守堅貞而  
 不副於是鬣精表玄鮫客推黃錐師遵碣雷子鐫  
 房變幽菽其凝瑤燁勺藥而構瓊聚霜沃雪晴乳  
 酷珠天地一朝萬期須臾于時也諸侯莫不相視  
 而嗜射銀海佛靈堅瀝始梁斂羅千捧手致辭卸  
 功華陳笑鍾岫之巧詆嘉蘇公之隱傳乃倚簪叩

崔經三函

一卷

內函

象乳

一名

國言

形表

鳳微

二卷

內函

性俎

巽徵

影孳

鶴母

三卷

內函

炁瑤

孕瑤

陳容

蔣氏崔經

目錄

罌師

羽霸

四卷

內函

丹稗

方筌

螯臣

游貢

帝招

五卷

外函

事粟

六卷

外函

事粟

七卷

外函

異緯

鞞史

八卷

雜函

言苑

九卷

雜函

言苑

十卷

雜函

地文

十一卷

雜函

疑初

原礪

蔣氏崔經

目錄

十二卷

雜函

天藻

附謫僊傳



蔣氏雀經卷一 內函

泉州蔣德璟



象乳

文象聿與爰傲鳥蹠沮誦倉頡作大慧觀八九既

還極妙窮實斯殊體矣

鳥篆雀

鳥篆雀本作雀上象長喙開鳴其聲叩動與

鶴微異雀善息氣合喙居多

雀

許慎說文从卂从卍从佳佳卽鳥也後又加

鳥从卍誤

蔣氏雀經

爾雅雀專屈柔从鳥雀聲音歡王篇作鴛

鴛

今文俱作鴛許慎工與切杜預古喚反孔穎

達古玩反陸德明古亂反

鴛

一作鴛同鴛鴦也見公羊宋楊伯岳九經

補韻音權

鴛

一作觀見莊子

鴛

一作鴛音貫見篇海

鴛

雉子一曰鴛鴦見廣韻

蔣德璟曰鴛鴦雀誤雀非雀妖今从古文作雀

一名

一名墮弄見爾雅注一名鴛雞見穆天子傳注一

名冠雀見華嶠漢書一名負金見陸機疏一名負

金以其喜負日飛日色如金見詩考一名黑尻一

名背竈一名皂裙見陸機疏一名旱羣以天旱則

羣飛見合璧事類亦名皂帔見博雅

國言

於方則北荒謂之老雀亦曰鸞鳥南京通語曰雀

河南謂曰雀兒陳魏之間亦曰皂帔自關而西謂

蔣氏雀經

之冠雀浙江蘇松之間或曰烏童雀福建謂之烏

尾雀兩粵之會郊曰灰鶴出新會

鼠類最壽故俗稱老鼠若老雀老鴟老鴟之屬以

老呼亦爾

蔣德璟曰子雲別國言昔人品為奇碩而草自醜

菜萱後外獸自貌獯外鳥自定甲桑飛外鮮概見

者采方言以補翰軒之末

形表

綠背脩頸皓身黑翅赤腳皂帔胸釜背竈短尾高

大類鶴而頂不丹

雀不善啖啄相戛而鳴 鳴則反頸擊啄 其鳴

轉搖其頸聲如砧聲

陶貞白論雀有兩種似鶴而巢樹者曰白雀黑色

曲頸者曰烏雀

東筦記雀毛灰白二種粵西名灰鶴

桂海志灰雀通身灰慘色去頂二寸許毛始丹及

頸之半亦能鳴舞

李蘇曰一種白雀今青椿之類

蔣氏雀經

鷓鴣如鶴鷓鴣如雉鷓鴣如雞

菴林伐山絲鷓大如雀俗訛為慈老

鳳微

天老曰鳳象雀類鴛鴦思

雀類者雉也雀豹古今注鴛鴦雌雄未嘗相離人

得其一思而死

蔣德璟曰庶鳥四千五百鳳王之雀得鳳之類曰

羽翽

蔣氏雀經卷二 內函

泉州蔣德璟

性俎

若柳

雀善飛搏其飛也奮曾霄上落處不知幾千里

日札曰雀善符

考異郵曰雀鴿者飛行屬之陽夷狄之鳥穴居於

陰

短脚多伏長脚多立雀夜棲亦立

水鳥味圓善啖陸鳥味銳善啄雀陸鳥也而生涯

蔣氏雀經

於水

巢高木絕頂大如車輪望見人按其子令伏徑舍

去巢傍為池含水滿池中取魚及蛇以餉其雛

本草衍義此禽多在樓殿吻上作巢合璧總龜曰

巢殿角

鳥之性南向鴉鵲晨南昏北蝠昏南晨北南出而

北還也雁之南也雀鶴亦南即鴉鵲鷓鴣黃雀之

微亦南 雀以喙鳴鼃以脰鳴蜴以胃鳴螭以胃鳴螽斯以

股鳴發皇以翼鳴精列以注鳴

龜脂燃鐵鳴血昏金蟹性解漆獺膽分厄蟾肪合

玉糝糞切玉雉糞枯銀雀遺枯木鵲腦化石鶴糞

亦化石龜尿入石

雀水鳥也而好高棲蝓蛻轉丸於糞土變為蟬而

飲露長楊之巔顧自處何如耳

蔣德璟曰飛鼈甘煙走獮美鐵嗜好不同梟避星

名鵲違歲子智巧不同由此觀之萬類之多一不

同盡之矣惟不同是以同同何則一性盡之矣內

蔣氏雀經

函皆言性類著于篇

異徵

第九家易異為楊為雀原說楊上茂下虛雀高身瘦足皆

二奇上盈一耦下植之象蔡清曰雀感初陰之氣也

禽經震為鶴陽鳥異為雀陰鳥故雀知夜半雀知

風雨

虎鈴經曰赤鳥入營防刺客雀鶴急來營

雀鳴應雨鼈鳴應更

靈應圖經雀將雨而鳴

韻學雀得水則鳴  
史雀好晴惡陰將雨則鳴將晴則飛今天晴則

雀成羣旋轉摩霄而飛

雀仰鳴晴俯鳴陰鳩雄鳴晴雌鳴陰

埤雅仰鳴則晴是有見于上也俯鳴則陰是有見

于下也夫文雀見為雀蓋取諸此

天將雨雀夜鳴

江淮謂羣雀旋飛為雀井必有風雨

用脩曰雀井可對蟻封

臨海異物志江湖海雀啄長八寸潮上即鳴

江湖驚雀之屬其狀異常水怪也來必至大水俗

蔣氏雀經

以夏至前來謂之犁湖夏至後來謂之犁塗塗言

水退湖言水漲

薛君章句巢居知風穴處知雨天將雨蟻出壅土

雀就食之長鳴而喜毛萇傳垤螳塚也將陰則穴

處先知之矣雀好水長鳴而喜也鄭玄等雀水鳥

也將陰雨則鳴行者於陰雨尤苦婦念之則歎於

室正義曰蚍蜉穴處輦土為塚以避濕將欲陰雨

水泉上潤穴蟻先知之故避濕而上塚雀是好水

之鳥故鳴而喜嚴氏詩緝雀性好水長鳴于丘垤

之上亦道中遇雨所見也

埤雅雀知天蟻知地

魚出水而鼈神守之蟻出垤而雀喜鳴之

影孳

雀影抱蝦蟇聲抱見酉陽雜俎聒抱者鴝鵒雀鴝

影抱者龜鼈龜見趙辟公雜說

雀影交鶴聲交龜神交鵲意交鴉氣交雀浴交騰

蛇聽交兔舐交鷺目交鷓亦目交鷄鷓睛交鷓鴣

足交烏涎交鴛頸交蝴蝶絡緯蟋蟀皆以鬚為鼻

蔣氏雀經

七

李文百五

交亦在鬚

雀交蘇它異然必馳逐十餘里迺下翔

師曠經覆卵則雀入水注雀水鳥伏卵時數入水

冷則不卵

雲嶠類要曰鶴胎生形體堅小食稻梁雖甚馴熟

久須飛去雀合而卵生者其體大食魚蝦啄蛇鼠

不能去耳

仙經言雀千歲者胎生非也澤禽之屬孳尾皆在

水上嘗見雀鷓交于潭水亦若鳧鷖鶴亮同之

鶴母

雀生三子一為鴝鵒生三子一為鴝鵒生三子一

為鴝鵒生三子一為狗龍生三子一為吉弔

蔣氏雀經

八

泉州蔣德璟 若椰

无瑤

鵲梁蔽形雀石歸酒

博物志雀取礬石周卵以助暖氣故方術家以雀

暖巢中礬石為真物

續博物志雀有長水石故能於巢中養魚而水不

涸

圖經特生礬石生西域雀繞卵者即此石 礬石一

蔣氏雀經

名青分一名固羊一名澤乳

九

百廿六

陶弘景曰特生礬石舊雀巢中者最佳雀常入水

冷故取以壅卵令熱然不可得

埤雅雀泥巢傍為池置石宿水中曰雀石飛則將

之礬石温雀石凉故能使卵不殞水不腐

禽蟲述雀擇礬石壅卵以助暖營小池養魚以飼

雛

蔣德璟曰物有肉瑤有无瑤龍有尺木孔雀有珠

尾鶴有兵爪鵲有腦玉肉瑤也鵲有木雀有石龍

蛟地蚌有珠无瑤也雀有温凉二石尤奇還魂香  
長生草則諸族所聚

孕瑤

雀卵如三升杯

鶴卵易得雀卵難求以為盃直千金

陳容

后有雀鷲之陳蓋雀善旋飛盤薄霄漢與鵝之

成列正異故古陳法或願為雀

雀好旋飛旋飛必雨古法以為陳

蔣氏雀經

罡師

十

即罡師

風符雨印龍兵虎騎此所謂法噴蜂化鵠誘蟻呼

龜此所謂術斗杓萬法之功曹天罡萬術之媒師

因曰罡師

鸞畫印開穴以出蠹而鼠竊之鳩步罡轉石以出

地而雀如之

雀能以喙書符作法

雀性甘帶遇巨石知石下有地即於石前如術士

禹步一前一却其石防然而轉因得而噉人學其

法者伺其養維緣木以笈纏縛其巢雀必作法解之迺鋪沙樹底俾足跡所印而倣學焉

淫莫如蛇與龜鱉通氣與文魚孔雀交與雉交生蜃螯莫如蛇磨食之攝龜食之雀鷺鷓鴣食之蜈蚣喜食其眼

蜈蚣喜食其眼

鶴食蛇入口即爛屎溺着石亦爛其轉巨石作法亦如雀鳥禹步然羽翮毒以櫟酒飲之殺人惟犀

角可解

羽霸

蔣氏雀經

十一

陳應雲

爾雅雀鷓鴣鷓鴣射之銜矢射人郭璞贊曰雀鷓鴣之鳥一名墮羿應弦銜鏑矢不著地逢蒙縮手養由不睨邢昺疏墮古惰字言鳥捷勁雖羿亦惰

禹獲人而笑颯見人而慙迅頭舉石以摘人墮羿銜矢而反射

桓譚新論昔有雀郡國皆殺之而三輔俗不敢取或雷霹靂赴之原天不獨在此其殺取時正與偶

耳

陸機疏殺雀子一村致旱災

或銜蛇遺火

雀遺火畢方銜火火龜游火禍斗食火却火處火鷓鴣禦火馭餘亦禦火騰疏辟火

段成式雜俎探巢取雀子六十里旱能羣飛薄霄激雨雨為之散

雀能以翅擊雲却雨作六十里旱

諺云雀巢莫覩神維白虎

懼其既人也

雀識怙勢巢此岑樓積威劫衆莫之敢投

蔣氏雀經

十一

一百五

蔣德璟曰沸波在岸河伯不潮畏其誠也銜鏑役火驅雷鞭雨比于鷲鳥義而不殘故雅鷲謝其術變鷲鶴讓其英烟王霸之目信非溢標

蔣氏霍經卷四 內函

泉州蔣德璟 若椰

丹稗

淮南萬畢術曰天雄霍胎日行千里

取霍鳥胎於月中暴一旦膺天雄一月用三十天雄而并治為丸大如梧子欲行吞一九同騰地膽

和大良去雄方膽獨即行千里

抱朴子霍血塗金丹一九內衣中以指物隨口變化

蔣氏霍經

十三 莊子三百六

蔣德璟曰霍族最壽可至千年宜其魁怪

方筌

神農本經霍骨味甘霖毒主鬼蠱諸疰毒五尸心

腹疾

陶隱居曰宜用白者

盧和曰入藥用白者良

藥性論霍骨大寒亦可單用治尸疰鬼疰腹痛灸令黃末空心煖酒服方寸匕

陳藏器曰霍腳骨及嘴主喉痺飛尸虵虺咬及小

兒悶癖大腹痞滿並煮汁服之亦燒為黑灰

霍骨有小毒殺樹木禿人毛髮沐湯中下少許髮

盡脫亦更不生

靈秘丹曰霍肝丹治番胃膈食每用老霍鳥一隻

用肝臍二件切用薄片新瓦上焙燥不可焦了為末將老黃米煑粥和丸如桐子大每服七丸不効

加十四丸至廿一九

司馬相如凡將篇烏喙桔梗芫華款冬貝母木藁萋芩草芍藥桂漏蘆蜚廉霍菌苳訖白欬白芷葛

蔣氏霍經

十五 莊子三百七九

蕭茅硝莞椒茱萸

史游急就章雷矢霍菌蓋兔盧

師古注霍菌一名霍蘆生東海池澤及渤海章武

霍蘆之地所生菌也舊云是霍矢所化故其為藥

毒烈而去腹中痼病焉隱居曰霍尿所化菌名霍

菌

黃伯思東觀餘論內評大令書一節曰靜息帖云礬石深是可疑事蓋礬石性極熱有毒今洛水冬

月不冰古人謂之温洛下亦有礬石今取此石置

甕中水亦不冰又雀伏卵以助暖氣其烈酷如此子敬之語寔然

蔣德璟曰本經託于烈山三五之前四裔未版豈供旁蒐博嘗哉迺素問精矣而世猶或疑之以此知本經出于三代之末究其旨必有所從受也雀之為用岐鍼雷炮稱有功矣

蓋臣

野菜譜老雀助二月采之熟食亦可作齋

王磐贊老雀助老雀助去年水涸無纖鱗蟻垤壘

蔣氏雀經

十五 類音二十七

壘聲不聞老雀何在助獨存

倒灌蒿一名倒雀

二月採雀助香油椒鹽炒食可作齋譜曰雀助可

食穀可辟一朝肉翅生兩腋

菜以獸名貓耳朶馬齒莧羊禿兔絲菜以鳥名鸞

膏藟雀舌草雀助鴈腸

旂貢

鳳陽府歲辦雀翎四千根

蔣德璟曰禹書羽齒之貢實惟荆揚逮湯伊著令

則有翠羽鶴翳之名王會作圖則有鳧旌旄珥之象箴緯歲獻不曰損仁漢唐以來豹尾輪定襄雁翅產雁門鶻尾貢上黨鵬翎出靈武馬邑立國之制備物為貴難枚舉焉爾

帝招

酒譚曰樹雉之招者利倍為之招者倍差雀之招者倍三

蔣氏雀經

十六 類音二十七



蔣氏翟經卷五 外函

泉州蔣德璟 若柳

事采

畢方鼯鼠神雀海鳥世推絕識然其實簡編具著  
紫圖卽事逢者可徵人自不曾讀因而賦之至徐  
鉉兄弟隸菑事七十餘夥矣余每訝菑事有限卽  
經史詩文單辭片藻亦自寥寥且當時鉉纂御覽  
廣記二書收菑事不過十餘何不舉前七十事實  
之也梁武沈約徵粟事十餘條則吾頗恨其寡然

蔣氏翟經

十七 雜錄百十八

率實錄也對客疏譚得若干則

神農 別見

軒轅

河伯

木羽

魯昭公 別見

衛公子朝

言偃

楊震

糜竺

諸葛亮

張璠 別見

達摩

惡生王夫人

僞燕馮跋 別見

後齊 別見

梁元帝

周思方

元藏幾

唐太宗 二則

胡超師

姚崇

葉寬

宋太宗

王濟

張觀

劉貢父

張次山

張廣年

元 別見

交趾 別見

盤瓠 別見

真臘 別見

仇念

天妃宮

温州智覺寺

高郵碑

孫遇

呂真人

寧庶人

獻皇帝顯陵

大足 別見

銅仁

永春

蕭山

江山

黃帝八陣法車箱洞當金也車工中黃土也鳥雲

鳥翔火也折衝木也龍騰却月水也雁行鶩翟天

蔣氏翟經

十六 雜錄百十九

也車輪地也飛翼浮蛆異也

河宗柏夭致河典曰征鳥使翼曰口鳥爲翟鷄飛

八百里 郭璞注卽鷓鴣屬

三墳補逸曰天子之馬走千里天子之狗走百里

翟鷄飛八百里野馬走五百里叩叩距虛走百里

傳載犬馬鳥獸不過如此不惟眎山海經之怪迥

不相倫卽王會九尾之狐兩首之彘比翼之鳥亦

絕未見孰謂穆天子傳怪誕哉

木羽者母貧賤主助產嘗探產婦兒生便開目視

母大笑母大怖夜夢見大冠赤幘者守兒言此司命君也當報汝恩使汝子木羽得僊母後生兒字為木羽所探兒年十五夜有車馬來迎去遂過母家呼木羽木羽為我御來遂俱去後有翟雀銜二尺魚著母戶上母匿不道而賣其魚三十年乃浸去母百年乃終

劉向贊曰司命挺靈產母震驚乃要報了契定未成道足三五輕駟宵迎終然報德久迺遐齡

衛公子朝救宋與華氏戰楮丘鄭翮願為翟其御

蔣氏翟經

十九 卽此三言

願為鶩

言偃宰武城郭門之垓有翟遷其巢於墓門之表其老以告曰翟知雨之鳥也而驟遷其巢邑其大水乎子游曰諾命邑悉具舟以俟居數日水果大至郭門之垓浸而雨止水且及墓門之表翟之巢翹然徘徊長啖莫知其所處也子游曰悲哉是亦有知矣惜乎其未遠也

楊震客居湖冠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地蟬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

也先生自此升矣龍筋鳳髓曰三鱣之寶銀黃所以挺生

糜竺有方諸盆餅設大珠如卵散滿於庭曰寶庭一日青衣童子告以火災且云多聚翟鳥禳火災翟能聚水於巢上也家迺收鳩鵲數千頭養也渠中以厭火

夔州西市俯臨江岸沙石下八陣圖箕張翼舒鷲形翟勢象石分布宛然尚存峽水大時湏湧混濺大樹十圍枯槎百丈破磴巨石隨波塞川及乎水

蔣氏翟經

二十 卽此三言

落川平萬物皆穴故態惟陣圖小石標聚依然年年淘灑推激迨今不動

蔣德璟曰葛公八陣圖在夔者六十有四方陣法也在牟彌者一百二十有八當頭陣法也在碁盤市者二百五十有六下營法也在興元者卽水經定軍山高平營東酈氏所云遺碁略在崩褫難識蓋四處

達摩說法百翟聞經

禪寶藏經云昔有惡生王為行殘暴蕪悲邪見如

來遣迦梅延化其本國惡生王寢夢見八事一頭  
上火然二兩蛇絞腰三細鐵網纏身四見二赤魚  
吞其雙足五有四白鶴飛來向王六血泥中行泥  
沒其液七登太白山八雀雀屋頭王寢以為不祥  
王夫人尸婆具沙往彼尊者迦梅延所具說王之  
惡夢迦梅延言此夢甚吉但有歡慶不足為憂雀  
雀屋頭者王與夫人當有私密之事事至後日自  
當知之夫人白王王大歡喜夫人尋以酪器擲王  
頭上王頭盡污王大瞋忿拔劍欲斫夫人走入房

蔣氏雀經

卷之十一

中閉房戶不得前王尋自悟尊者占夢云有私密  
事正此是耳

屬於姓切大便也

梁元帝遊春苑白麻紙畫鹿圖師利像雀鶴陂池  
芙蓉醮鼎圖竝有題印傳於代

周思方幼時林下見一雀彈傷取歸養之俟其愈  
縱去後數日夜聞有物擊扉啓視之迺向日之雀  
也背負金串卸于地串上結紙書云始于博士終  
為大夫後果然故呼雀為負金

元藏幾二鳥類黃雀每翔翥空中呼之即至銜珠

授語皆如意號傳信鳥

貞觀七年製破陣樂舞圖左圓右方先偏後伍交  
錯屈伸首尾迴互象魚麗鶯雀樂工披銀甲執戟  
而舞

開元四年螽蔽差使驅捕埋一石則十石生卯大  
如黍張鷟曰昔文皇時大蝗掇一枚吞之曰寧食  
我心須更有鳥如雀百萬為羣拾蝗頓盡此迺精  
感所致天若為厲埋之滋甚

唐洪州豫章樹干年以上遐近崇敬例索女婦猪  
蔣氏雀經

卷之十一

牟有胡超師云急白鶴山中時游洪府見猪羊婦  
女遮訴此神枉見殺害遽積薪焚之樹上雀巢數  
十瀕燒前三日雀翔空中徘徊不下

魏公乘任左拾遺題品朝士丞相姚崇長大行急  
目為趣地雀雀坐貶新興尉

裴寬景雲中為潤州參軍刺史韋銑許妻以女幃  
其族使觀之寬時衣碧瘠而長既入族人皆笑呼  
為碧雀鵲銑曰愛其女必以為賢公侯妻何可以  
貌求人卒妻寬

荆氏崔經卷六 外面

泉州蔣德璟

事眾

太平興國八年帝清心殿讀書自已迄申有蒼雀飛止殿鴟尾逮捲卷去帝怪之宰相宋琪曰昔楊震講問冠雀銜三鰾墜庭亦符斯應

太宗朝王濟王龍溪簿時閩諸郡輸雀翎作箭羽既非恒有之物而官督殊急民憚苦焉濟輒便宜用鶩翎代雀因附驛奏可普及旁郡翁然德之

蔣氏崔經

張觀廷試前二日內侍夢者放春榜見一雀立榜首一人持長弓射之以奏仁宗後張觀狀元及第始知長弓為張見雀為觀立榜首非狀元而何王荆公好解字說不本說文妄自杜撰劉貢父曰易之觀卦即是老雀詩之小雅即是老鴉荆公不覺欣然又迺悟其戲

張次山元祐初知泰州適崔集戒石前似有所訴次山諭雀先飛令兵官躡往崔遽集一大木上蓋邨有烹食其二雛者卽以其人詣府雀亦同至次

山為斷治始颺去

張廣年紹定中署某縣譙樓巢雀中弋帶箭造庭哀鳴若訴廣年閱箭首得七人姓名拘懲之雀迺還

仇念知明州方受牒有雀雀翎舞馳逐庭下翼日復如之心異其故遣一吏跡雀出郭數里徑集大樹上數子啁啾巢中下方有持鋸斧繩索將伐之者吏遽沮之且引與詣州仇問伐樹鬻之得幾何曰可得五千卽給五千緡與之且曰是雀意若可

蔣氏崔經

靈于我者異類有知伐且得禍遂不復伐劉家河天妃宮僧偶見鼎中二雀卵拔還巢行者曰卵煇熟矣僧曰吾豈望其生第慰雀母悲鳴而已俄出二雛僧異之探其巢見一木尺許五彩錯繅成錦香風馥郁持供佛案後有貢倭道劉家河入寺見所供木購以五百金且曰此僊香也焚則死魂頓復聚窟州所產還魂香是也

蔣德璟曰聚窟洲及魂樹名驚精香死者聞香氣即活月支國使獻四兩曰東風入律青雲干呂中

國當有好道之君故乘羲車而濟弱淵策驥足以度流沙靈香雖少實更生之神丸方朔遺識久乃精驗

温州智覺寺雀巢殿脊上或探其卵煮之矣僧慧永哀雀悲叫亟取還置巢中已成雛未怪覓其巢惟見一石石旁有草取置淨瓶為供一日有道士過之驚指草曰徧覓不見迺在斯耶掇入袖中化雀而去 家君温州府志

高郵雙雀樓南樓上人弋其雄雌獨孤栖旬餘雀蔣氏雀經 廿五

羣偕一雄與共巢若媒之者竟日弗偶遂皆飛去雌雀忽攢嘴入巢隙倒掛而死烈雀碑

孫遇正統間治徽有惠政徽奏畱遇十八年嘗有祠上之雀方伏而豎取其子者雀哀鳴於庭遇遽出一符令隸踪雀飛入豎家至其爨下既烹之矣遇曰聞禽鳥能以氣嫗熟還生令將至巢間還之數日雛出遇每坐堂雀輒引雛曰一翔舞 何儀部

名山記

岳陽樓飛白岸嘴長狀元出城巢雀藩王過字勢

奇逸不類肉人手已忽不見嘴濱洞庭湖久没天順丙子河泥頓漲岬嘴夜出湖中明年黎淳果魁天下久之羣雀作露巢城巔已而有王府建國於衡道出岳陽始審碧真降筆環攷岳陽風土記江西鱗魚背傳有異人云背生過岳陽樓即出狀元樓岸有駝鶴港久湮浸蓋宋前已有斯識

寧庶人濠有方士獻房中術者法用一石卯佩衣帶間香氣氤結經月不散自是容止無度嬪侍苦之潛投石卯巨沼中拷問迄棄覓所方士言取海

蔣氏雀經 廿六

雀來跡之可得俄一雀瞥至徊翔似有覓忽沉沼東銜石而去庶人驚悵尋究所以方士曰此石海雀精也海雀恒孤飛雲末俯瞰海流照見其影誤為已雌驟下顛逐頡頃之間不覺精墮凝化為石佩者御女惟意所如第非術致海雀不能得耳

嘉靖八年

上勅內監工部營 顯陵如 天壽山 諸陵制其地兼白石諸臣患之按行棗陽石塘山中瞥見老父指曰迺者雀鶴千羣飛鳴旋繞有異試往求

之石在茲乎老父忽不見因如言鑿山果獲石

索如王諸臣驚異謂天地霧闕以俟今日

嘉靖乙酉銅仁府崔巢文廟有二雛

永春人言陰崖崔巢下有巨蛇盤樹登巢力強不

可制翻飛指長烟去少選領海崔拔影直下搏蛇

斃之迺知海雀尤為勁鷲

蕭山縣文廟崔屢結巢結東則東齋登第結西則

西齋登第輒有驗始信為瑞鳥也

江山縣蔣令君九清橋生祠記略大夫築九清石

蔣氏崔經

梁有三異清湖閩洲孔道始大夫偕計渡茲水萬

目驚濤密有今祝已釋榻授江山一異也橋始落

邦君偕部人試脚行觴四雨如注獨橋步可數百

武朗霽萬目詫奇二異也是月令衙復有雙雀翔

集馴棲浹月三異也大夫諱光彥萬曆壬辰進士

晉江人

江山志賜一品 冊使都諫夏子陽記

蔣德璟曰貝霍諸經未嘗策事筍海棠之譜策事

又何唯雜也霍事上泝圖紀近迄聖代天真則伯

天木羽佛祖則達摩尸婆臆採未奢諧怪斯貴迺

若須江邑瑞應在石梁惇史可徵璟不敢諱而不

列惟農經緝於方筌偏荒副於觀史灾占編于異

緯事替派分棘取殺置若其儉紕俟博雅焉

蔣氏崔經

泉州蔣德璟 若椰

異緯

呂氏春秋明理篇有莧生雉雉亦生鵠高誘注鵠

一名冠爵於五行傳羽虫之孽

公羊春秋昭二十五年有翟鶴來巢

傳何以書記異也

法苑珠林晉張祚永和中自立為涼王河州刺史

張瓘彊盛祚猜忌之密遣兵圖瓘為瓘所殺瓘後

蔣氏龍經

廿九

御書卷六十一

數見祚部從鎧甲舉手指瓘云氏奴要當截汝頭

舊事正旦放鳥瓘所放出手輒死瓘來巢廣夏門

彈逐不去自往看之宋混遣第澄即巢所害瓘

偽燕帝馮跋境地震山崩洪光門翟雀折

後齊武平七年有翟巢太極殿又巢并州嘉陽殿

京房易飛候曰鳥無故巢居君門入殿屋上邑且

虛其年國滅

蔣德璟曰四靈之靈見則為瑞及乎游昏主之郊

朝賀而夕吊何祥何青蓋人自命耳飛候蓋本之

易林其言辨而惑

至正十六年寒食海鹽州趙初心詣壠汛掃忽聞

如老雀作聲夏夏不絕乃是一栢樹項間衆樹同

聲逾時方止八月苗軍火其居

至正二十七年上海浦東俞店橋南牧羊兒三四

仰視流光中隕一魚刺成二創狀不恒見自首至

尾根僅盈尺似濶霸而短是日晴無陰雲亦無雕

翟之類甚可怪咤

嘉靖四十四年大足縣海鶴來民間皆云白翟竟

蔣氏龍經

三十

御書卷五十四

符妖賊蔡伯貫名

馮柯三極通上重蛇遊翟巢尾掉而束其翼繹曰

陰陽穴處蛇也遊翟巢地乘天也蟲方蟄而巢是

遊故翟攫蛇首陽已生而尾能掉故蛇束翟翼剥

復之際陰陽之交象固迺爾是月也蚯蚓結虎始

交

蔣德璟曰夫子論六經記異而說不書如其德也

吾必以石言當免舞

輶史

文人推髻跣足酋平居亦然但珥金簪衣黃衫紫  
裙餘皆服盤領四裙皂衫不繫腰衫下繫皂裙珥  
銀鐵簪曳皮履執萑羽扇編萑羽以辟蛇

東西竺禽有孔雀翡翠鸚鵡中夏所隸餘如鷹鴞  
鷺鴛雀兒鷓鴣鸚鵡野鴨黃雀皆有之所隸者喜  
鵲黃雁黃鸞杜宇燕鵲之屬

蠻尤怪者佻狢兩目直生胎髮不雜鼻飲骨浪牟  
棲黃貓頭讐殺戰鬪發喊名鷓鴣號聚飲為樂名  
喫鄉富者以山銀象牛角虎為犀駱鴛鴦鸞鷲駝

蔣氏萑經

世 知星三百九十三

雞勃鳩鳥獸之狀名酒藤飲饌盛列以相誇大名  
富貴坊

蔣德璟曰海濬殊俗天乖日閔舌人舟子耳授難  
詳然間亦有風制高迥深足檢尚如真臘之天獄  
辰韓之讓路大秦之簡立賢王哥羅之婦從夫姓  
皆奉質無私仰契上古若夫異寶未名神域莫踐  
禹滿苦未易赴朔憲罕能廣書豈可被以夷呼格  
諸弗齒鞮史三則抑亦為晉之瓌譜也

蔣氏萑經卷八 雜韻

泉州蔣德璟 若柳

言苑

宋王鵠酸髒鳧煎鴻鵠 注鵠鵠鵠

班固玄鶴白鷺黃鸚鵡鵠朝發河海夕宿江漢沈

浮往來雲集霧散

張衡鷺鵠魚麗箕張翼舒

左思萑鷓鷓鷓彫琢蔓藻刷盪漪瀾

傅亮聆晨萑於高垤候宵畢於天隅

蔣氏萑經

世 庚三百三十三

謝靈運豈初征之懼對冀萑鳴之在垤

李宙龍虎飛騰兮多氣色萑鶴鳴兮有清音

閭隨侯鷺萑魚麗兮鴈行鱗次鳴笳疊鼓兮隱天

動地

林滋鷓鳴而鷓萑斯列豹變而貌貅莫當

梁獻設魚麗布鷺萑良將勁卒威武剛斷

柳宗元鷓萑鷓鷓號鳴飛翔戲鳧萑乎中庭兮薰

葭生於堂筵

梅聖俞鳴鵠賦年不如萑鷓鷓羽毛於寥郭希霖





百里河流歸漢幾千年晴峰聳日當周道秋穀垂  
花滿舜田雲路何人見高志最看西面赤闌前劉  
滄樓中見千里樓影入通津烟樹遙分陝山河曲  
向秦興亡留白日今古共紅塵雀雀飛何處城隅  
草自春馬戴堯女樓西望人懷太古時海帆通禹  
穴山木閉虞祠鳥道殘虹挂龍潭返照移行雲如  
可馭萬里赴心期

韓愈室婦嘆鳴雀家人祝喜鵲

柳宗元曠望少行人時聞田雀鳴笙簧潭際起雀

蔣氏雀經

鶴雲間舞

白居易前日巢中卵化作雀飛去

元稹魚蝦集橋市鶴雀起亭臯有鳥有鳥如雀雀

食蛇抱磐天姿惡行經水滸為毒流羽拂酒杯為

灰藥

劉禹錫水落龍蛇出沙平鶩雀飛鶩雀晴飛摩遠

天

周朴咆槽柳塞馬蓋地月支綆雀鵲更巢頂唯堪

舉世傳

張謂雀鵲巢茂林龜鼉穴深水

王安石室婦歎鳴雀分為兩地愁集古

曾鞏貌貅距躍良家子鶩雀彌縫司馬令

蘇軾雀雀來何處號鳴滿夕陽中有老法師瘦長

如雀鵲僧侶且陪香火社詩壇欲歛雀鶩軍

黃庭堅公歸未百年雀巢荒古屋

朱松止異爰居久鳴無垓雀長

陳簡齋田雀答相應我獨荒無隣

林景熙野雀巢雲老林僧管瀑清

蔣氏雀經

趙廷相僧啓薛蘿道簫鳴雀雀宮

范成大垓鳴東山雀堂審南柯蟻

程俱虎貌驅七萃鶩雀張兩廣

孫嵩黃牛廟前鴟雀棲黃茅宮外梟服啼

方岳目為蛇頭眩眩綠雀前轍  
元稹與鶩雨帶蛟龍出天晴雀鶴迴

趙孟頫蒼崖直下蛟龍吼白浪橫空鶩雀迴

胡汝為白雲紅霧鎖僊扉古木蟠空雀鶴飛

劉基水雀巢林木池魚上野鶩鶩雀鵲鶩與鵲

局促縮胸潛嶠崎水雀長鳴應九陵山雲處處上

如蒸

陶安塔雀泣雲憐度迹江鯨噴浪洗餘羞高雲飛

雀雀微雨濕衣裳

方孝孺雀鶴至高絮所識惟林丘

李東陽雀鶴飛揚意魚龍出沒情

李夢陽黃昏水雀叫沙頭人迹稀寺杉時送響塔

雀每來呼平風岼壓鼃鼃窟倒日江明雀雀樓微

禽效體樽俎光禿鶯駕雀當簷翔堤曲獵狐穿雪

窟塔巔彈雀落風巢

蔣氏雀經

王九思埕雀音不揚鳴鳩徒爾為

何景明挾風雀鶴城邊去截雨虹蜺海上來半空

樓閣星河動滿院松梧雀雀回

曾璵江雀鳴堪喜雲帆濕不嗔

王廷陳魚蟲衝艇躍鶯雀狎人過

鄭善夫水動魚龍夕雲盤雀鸚秋雲松飛鶴鶴風

澗引波瀾海日帆檣動書牖天風鶯雀到柴門藥

裏書籤蒙不理海鷗江雀日相迴

張大訓輕雲半度魚龍窟落日低銜雀雀山

馬環江雀冲雲沒潭龍挾雨還

葉冕露柱幡輕飛雀雀貝多文古動龍蛇

馮舜田繫空老雀陵風起掃葉山僧帶月歸

張濬慣招雀雀蒼松頂愛結風雲古塔肩

楊慎維纜依雀巢拳蓬通鮫室霰漏鴛央瓦風罟

鶴雀枝中流帆影虹蜺臥夾岸櫓聲鶯雀鳴摩天

還擬東山雀埕歌 張岳幽蟬鳴我側雀雀飛我前

舒芬新阡偶卜雀江濱山色湖江映帶勻

蔣氏雀經

嚴嵩秋淨野田聞雀語雲深僊洞隱龍居

王維楨江上白雲四望來江頭雀雀亂徘徊松老

天風巢雀雀塔高霽日鎖烟雲

唐順之經為魚龍說人將雀雀羣近水人家巢雀

鶴遠山天際落莓苔

毛愷浪鼓鼃鼃窟風生雀鸚秋 家君江山志

蔣繼勳高樹雀獨哺水田蛙亂鳴白日曇花落青

天冠雀飛

蔡克廉竹引杖藜合人隨雀雀閒

文徵明海門潮湧魚龍變天慙風高翟雀辨

史朝宜魚龍淹海日翟雀舞天風

張時徹王峽江深駕翟譚青樓夾岸轉流霞翠微

遠近烟霞動白舫浮沈駕翟遯

李攀龍鶯翟一呼風雨集鼉鼉雙駕斗牛懸

王世貞大空高翟雀幽谷小榭柵穴燈登鬼埕水

翟徒故巢梨花時一暝水翟忽群喧不盡松杉晝

母妨翟雀危啁雪饑鳥時一下搏雲高鶴忽羣鳴

水淨夫容偏窈窕天清翟雀自精神翟埕聲哀焉

蔣氏翟經

卅九 卽是三百七十五

足聽鴟夷腹大惟堪受羽扇徐揮散鶯翟石梁初

解辨鼉鼉

王世懋水上材官鶯翟陳幕中詞客鳳皇臺

徐中行松濤忽逐秋風起翟鵲遙迎落照來

汪道昆鶯翟陣連青雀舫蟾蜍光借白鷗羣帆前

畏日開鶯翟臺上雄風引鳳凰物色魚龍靈夜水

軍聲鶯翟淨秋天

沈明臣鶯鶴浴如盤蛟龍鬪如盃

右詩歌

蔣氏翟經卷九 雜函

泉州蔣德璟 若柳

言苑

唐僖宗詔報高駢曰豈金陵苑水能遮鶯翟之雄

風伯雨師終阻帆檣之利

右詔

房玄齡表鳧翟荷稻梁之惠犬馬蒙帷蓋之恩

柳宗元賀甘雨瑞鳥迎舟式掩商羊之舞蛇醫納

壘果符埕翟之鳴

蔣氏翟經

四十 卽是三百七十五

右表

晉王李存勗檄討朱温曰翟鶯纒列梟獍大奔

右檄

陸贄春秋問陣為鶯翟戰豈捷於魚麗詎以鷄犬信寧優於牛耳 右問

白居易秋雩對冀有聞於翟鳴庶無慮於狼顧

右對

李劉通曹安撫中冒鶯翟魚麗之形旁絕蚍蜉蟻

子之援

右啓

蔣堂不操練軍士判沉酣王帳魚麗不見成軍脫

畧金戈鶩翟無聞作陳

右判

楊炯右將軍魏哲神道碑陳兵玉塞按節金微學  
常山之蛇擬麗譙之翟

右碑

李翰河中翟雀樓集序後周冢宰宇文護軍鎮河  
外築為層樓遐標碧空影倒洪流二百餘載獨立  
乎中州以其佳氣在下代為勝槩四方雋秀有登  
者悠然遠心如思龍門若望昆侖俯視舜城傍窺

蔣氏翟經

四二

秦塞紫氣度關而西入黃河觸華而東滙龍踞虎  
視下臨八洲前輦暢諸題詩上層名播前後山川  
景象備於一言

李德裕馬公存亮碑序貌貅虎豹之師鶩翟魚麗  
之訓

杜佑通典序兵曰萬千介夫出自閭井若使心存  
進退之令耳聽金鼓之聲足趨鶩翟之勢事繁目  
多應機循古得不令衆心繫名數而無暇安能奮  
勇銳而爭利哉

王應麟王海序兵勢曰為鶩為翟整師律以息譏  
如熊如羆肅軍容而不犯

右序

李商隱賽古欖神文爰因碩果遂啓靈祠瓜美邵  
平且傳舊志李標朱仲亦茂前經瘴暑為灾油雲  
不起式存心禱慮作神羞神能感氣蛺蝶泉傳祥翟  
埜使宋生抒賦始悅雄風高氏讀書忽驚暴雨  
楊慎祈雨石燕商羊叶翟鳴於埜豨龍鱗螺蟹散  
龜圻于央心

蔣氏翟經

四三

右疏

蔣子萬機論魚麗鶩翟之陣進退有節北堂書鈔  
陰陽自然論鶩目成而受胎翟影接而懷卵  
李昭圻八陣論鄭之魚麗鶩翟魏之鶴列  
蘇軾管仲論丘明最好兵法蓋三代之制至於列  
國猶有存者以區區之鄭而魚麗鶩翟之陣見於  
其書及至管仲陣法不概見者何哉蓋管仲欲以  
歲月服天下故變古司馬法而為簡略速勝之兵  
是以莫得而見其法也

右論

蔡載集唐人咏雪好用瓊瑤鶯雀梅花柳絮重疊  
工巧

迂叟詩話唐之中葉文章特盛姓名湮沒不傳者  
殊衆如雀樓王之渙暢當二詩皆當時名所不  
稱後人以詩名者豈易及哉

徐禎卿譚藝錄辭士輕偷詩人忠厚不妨漢魏古  
意猶存故蘇子之戒愛景光少卿之厲崇明德規  
善之辭也魏武之悲東山王粲之感鳴雀子恤之

蔣氏雀經

四三

三五六

辭也

右詩話

莊周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  
樂後仕三千鍾不泊吾心悲仲尼曰彼眎三釜三  
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郭象注彼謂無繫  
也夫無繫者視榮祿如蚊虻鳥雀在前而過去耳  
豈有哀樂於其間哉司馬注雀雀飛疾與蚊相過  
忽然不覺王注雀蚊取大小相懸以喻三釜三千  
鍾之多少元嘉本觀作雀霖虻字

右子

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夜半烏鷄抱鵝卵天明  
起來生老雀鷓毛鷹背鷺鷥身却共烏鴉為侶伴  
高入煙霄低飛柳岸向晚歸來子細看依稀恰是  
雲中鴈五燈會元桑山觀禪師法嗣

右佛

符載長沙東池記雀鷺鳧鷺差池淹流太陽晨曦  
金波暝浮氣象詭怪恍惚瀛洲

蘇軾石鐘山記絕壁下大石側立千仞森然欲搏

蔣氏雀經

四四

三五六

人山上棲鵲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  
老人咳且笑於山谷者或曰此雀雀也

白玉蟾登山記風起樹舞雲興海悲千雷一名萬

雨四飛從天外來者玄裳縞衣朱頂翠足徘徊木

杪翔啖空翠或曰雀也或曰雀也翩翩有六

李夢陽相國寺記相國寺繁臺前寺也臺三寺後

曰白雲中曰天清塔斷而中立有雀巢其上夏夏

鳴

林嫌福州志檉峯山多檉樹根分枝合雀鷓棲鳴

盛夏陰暑若坐水壺

徐學謨君山記禮二妃廟訪蛻骨處雜灌莽不可  
辨折而西叢林一區前挿干霄古杉水榭千群  
巢之聞呵騶聲皆摩空避去

王慎中筍江記翟鵠棲止鳧鷖還集

玩鷗樓記埕翟起期遠之感梁鷓表尸素之貪

王世貞夢遊記去觀而西則華嚴菴也嶺之比平

湖萬頃一碧陰雲解駁日脚下漏為金銀琉璃者

不可勝計鳧鷖翟雀鴛鴦鸚鵡之類散布砂磧爛

蔣氏翟經

若舒錦

右記

盧翰籤易贅趙高在位雖指鹿為馬而人不敢駁  
其非安石說經雖以翟為雀而人不敢正其是

右贅

蔣德璟曰賦靡于季漢詩薄于初唐張衡以後無  
賦矣唐以後詩六朝之糟魄也故余略焉諦事餘  
力循及韻語詔表檄對之屬可十餘種六朝前千  
卷獵一宋後不能遍讀或強半刪矣

蔣氏翟經卷十 雜函

泉州蔣德璟

若柳

地文

里以花字到芙蓉而問村洲緣鳥名獻鸚鵡而作  
賦雖翫窟之因顯亦雅躅之吹瑩隨所瞥觀用表  
別勝

翟谷山海經廐山西有谷曰翟谷

翟雀臺三輔黃圖長安城北出東頭第一門曰洛

城門漢宮殿疏亦曰高門又名翟雀臺門外有漢

蔣氏翟經

武承露盤在臺上

翟鵠莊舊圖記昆明池在長安縣豐邑鄉翟鵠莊

周迴四十里三秦記堯理水嘗停舩此池潘岳關

中記堯時已有汚池漢因而深廣耳

河中翟鵠樓一統志在山西蒲州城上前瞻中條

下瞰大河唐人留詩多矣惟王之渙李益暢當三

詩能狀其景

涼州鸞鳥縣 鸞音翟詳疑始

觀雀臺三十六國 王海歷代臺名

翟雀渠晉書苻堅將竇衝敗姚萇軍于翟雀渠斬其將買

翟江口蜀嘉州隋趙昱守嘉州嘗斬蛟拯民墊溺民立祠祀翟江口

翟鶴堰鄧州志地名趙河水入掘塘平陽二陂

翟鳥溝宋文鑑楊侃皇畿賦注

翟子山一統志湖廣隨州大洪山

翟巢湖湖廣總志石首縣東南昔有翟巢于岸

老翟山安陸州志州治東臺陂村湖廣志鍾祥縣

蔣氏翟經

東百二十里多翟鵲巢

翟嶺直隸大龍山

老翟河金工本至江上為韓世忠所窘或曰老翟

河故道雖湮塞若鑿之可通秦淮一夕渠成五十

里

老翟嘴阿木以真州苗再成與趙孟錦帥師大戰

于老翟嘴海防考曰倭國開洋隨風到陳錢壁下

登山取汲徘徊眺望風轉西則過老翟嘴而入老

翟高家二嘴為直隸門戶

翟江江西志 翟藪 吉水志周文襄故里

翟山永嘉志

翟峰長樂志山多翟鶴中有石窟貯水雖旱不涸

鴉多浴焉亦名鴉池

翟頭橋候官志在曉岐靈鳳里

翟堂山泉州志報功山絕頂巨石高五丈餘遠望

巍然嘗有翟巢

西翟嶺在翟堂山下

翟嶺晉江志淳祐間閣門蒲開宗砌長溪橋東路

蔣氏翟經

以達翟嶺

翟石山南安志初有翟巢或鳴則雨鄉人以卜水

旱因號翟石亦名石鼓

翟鵲巢惠安志邑民雜占之術有翟鵲巢占一歲

風大小

翟巖

白翟山

白翟寨

翟石巖 大翟湖 雲南西洱海志



蔣德璟曰志地之奇莫如山水二經郭鄴二注懸諸鳥兔不容單行黃圖伽藍抑有緒矣近代諸乘資觀采而已

蔣氏雀經卷十一 雜圖

泉州蔣德璟 若椰

疑初

宅有足鷄有尸南華誤稱虵憐國策訛為鷄口衿領巖務益難更端副諸女偶

楊慎曰漢涼州有縣名鸞鳥鸞音雀鳥音雀漢馬賢追先零到鸞鳥後魏紀功碑蕩龍荒遊鸞朔以鸞鳥為雀雀義不可解以雀為朔義或近之或云北荒以雀雀為鸞鳥隋高德孺指野鳥為鸞亦有

蔣氏雀經

四九

蔣氏雀經

五十一 二頁二

其因乎 瓊案水經注陰山講武臺東有高祖講武

碑碑文是中書郎高聰之辭也其時帝幸龍荒遊鸞朔魏太平真君三年刻石樹碑勒宣時事 鸞鳥漢書屬武威郡

頁之推曰後漢書雀雀銜三鰾魚多假借為鱣鮪之鱣案魏武四時食制鱣魚大如五斗匱長一丈爾雅注鱣長二丈安有雀雀能勝一者况三頭乎鱣又純灰色無文章也鰾魚長者不過三尺大者不過三指黃地黑文故都講云鰾鰾卿大夫服之

象也續漢書搜神記亦說此事皆作鰾字孫卿云魚鼈鱣鱸韓非說苑皆曰鱣似蛇蚕似蠋竝作鱣字假鰾為鱣其來久矣璟按急就篇鯉鮒鱖鰾鮓鮑鰾鰾一作鮒

元陰幼達云初學講明未到至有讀霍銜三鱣之鱣為鰾蕭何主進之進為贖桐馬則為桐馬款乃則謂鰾鰾襲舛承訛鮮克辨正

承議郎行秘書省校書郎臣黃伯思校焦延壽易林中或字誤以快為快以羊為手以喜為嘉以翟

蔣氏雀經

五

三百五

為鵲義可兩存按易林書眇鷄無距與鵲交鬪如蝟見鵲不敢拒格烏鵲嘻嘻天火將起烏飛鵲舉照臨東海秋冬探巢不得鵲雛李耳橐鵲更逢恐惜鵲足却縮不見頭目烏鵲食穀張口受哺烏子鵲雛常與母居野鳥山鵲來集六搏桑鵲竊脂啄粟不宜桃鵲竊脂來於小枝野猿山鵲奕棊六搏搏鳩彈雀獵兔山北鵲笑鳩舞來遺我酒鵲數起鳴牝雞嘆息探巢得雛仇鵲俱來鵲巢鳩城上下不親

本草衍義巖石博物志及陶隱居皆言此二石鵲取以壅卵如此則是一物但以特生不特生為異耳及至論霍巢中者却謬說霍巢中原隸此石迺曰霍常入水冷故取以壅卵如此則鷓鴣雁鵲之類皆食於水亦自繁息生化復不用此二石嘗官順安軍親檢霍巢中隸石矧巖石焉得處處有之然治久積及久病胸腹冷有功且須慎用蓋其毒不可嘗

急就章補注霍菌出蘆葦澤中鹹鹵地自然有此

蔣氏雀經

五

三百六

菌非鵲矢所化生也菌色白輕虛  
蔣德璟曰魏碑指鸞為霍易林誤霍為鵲皆茲禽雅譚急就注本草衍義傳疑自不可少

原礪

目鳥大鳥不佳目人必清於鶴而後可以相鶴望之如鶩霍然斯為下矣

鶴頸肥則類雁身橫則類鶩脰粗韻俗則類霍聲濁體肥則類鶩

白玉蟾記鶴靈禽也何以群於霍鶩而且與之巢

丘原飽稻梁視衆禽等也翩然離煙霞絕風埃實

青霞翔碧落則靈崔鶯遠矣

蔣德璟曰非也崔一名鶴母

蔣氏崔經卷十二雜韻

泉州蔣德璟

若柳

天藻

宋元間此跡頗顯寒岩雪壓系出中山諸篇小說家能誦之用脩所紀正德間此士限韻賦詩敏若夙構而為喬太宰賦白岩行跌宕飛動以為術士所不能贗作弇州直駁曰誑何也嘉靖中能恭肅以沮此譏而藍道行者詭此筆強相高兒果爾正不必問其譎與不也泉州有謝童竟能附僊斷伏

蔣氏崔經

五四

却道三百

崔頌

太上僊官華陽洞主漢羲自氏題

朱纓玉質綠鬣玄裳步罡躡斗掇石還香浴滄啓勺兮鎮嶼岱俯雨仰晴今可卯觴是以寄谷百竄翔雲齊龍臻之泰岫棲于帝鄉審風定日舞電游陽金母長使乎於有德者鍾世罕斯觀乎維有觀

者嘗因作頌曰西母使者壑山鳥二化爲二羣  
鳧而四以御王喬還報阿母朝游十洲暮宿三島  
蔣德璟曰乩初題日出宮又曰義自氏殊不解曰  
我類爲盜付是三偷桃人也義自蓋用東方姓洞  
冥記田氏生先生三日隣母拾得之時東方始明  
故以爲姓璟前叩漢書本傳曰漢書多以醜字見  
屈問西王母尚住瑤池否曰天花橋矣瑤池之南  
上曰崑山其轉南而之十洲洞天者爲天花橋蓋  
王母諱天花也問七日青鳥事曰七月七日有七  
王母使迺審乩言有旨

蔣氏雜記

五五

三百十一

崔引

北方水闕大帝天下都散漢雲房子贈  
觀吏者有所觀以得其概則有其德迺有其應  
負吾觀民或易以繩束及不則或以私愛繆然民  
之戀公亦難矣矧民外之靈更不可以倖取又焉

可以速致如包公令鵲其巢而以訴如陶其澤有  
燕燕以寧古者黃龍雉爵之類皆不呼而自賓宜  
以鳥證蓋謂此邪鳥言旣爲吾頑而魚獻母非吾  
德往者石鳴不可以援也卽近而卜知幾知幾其  
誰耶遠而觸之三嗅三嗅其誰耶鳥能得氣之先  
得先之兆其爲物也質而其報也亡偽崔之爲物  
也有啄威之劍次而禹步台傘翱翔千仞雲霄藏  
皂裙之盧江海瀚白雪之衣殆鳥之清高者與吾  
知于蔣有合也壹者之來幸其怪也率而雌雄焉  
蔣氏雜記

五六

知是言也

怪中更有神召方今崔鶴者不能致之春令而此  
比者不辨鳥之雌雄其隱而歌曰于誰之屋鳥且  
去之况其人乎  
蔣德璟曰乩動有一地黃花潤亦蘇千山百木藪  
非枯之句便作崔引了不經思攷宣和書譜先生  
自謂生于漢乩髯蓬鬢雙髻自稱天下都散漢而  
北方水闕未審定出何典蓋亦道經洞天所治如  
水府僊伯南岳具人之號

崔字說

東華上清監清逸真人太白白書

昔有道士相字優曰翟者雀之變也鶴頭狀異調

其鳥也佳少莽棲遲貴于丘鳴于埤項如蛇啄為

息也或曰跡分个字吾曰未也个豈盡翟之跡乎

上而鶴次而雉下而鵲而諸及百禽非个跡而雙

翼耶不个者第有鳳前雙後兩又有獨脚鳥又有

鳥三足滯矣子之格也吾不論翟也奚性翟也奚

若即跡論跡跡中有妙神也用能履罡斗行禹步

威赫及螫蛇行之聖陣成八變鳴致陰雨啄喬木

蔣氏翟而而嘯音雀啄木而鳴聲之所以拔羣飛也奚啻焉

塵不滯身遇覆而浴將卯將石體之聖吐氣而烟

蔽樹吸氣而飽克衷疑謂任啄二脉之具乎鶴任

脉鹿啄脉皆運氣也又不然諒諱有械巢絕頂栖

名山巔巔乎造化之廬遠塵鷺近風霧適乎太

玄之態也心之靈又又不然已狀龍環之有奇審

風水之搖定懷石非十璞殼捐慮人窺識我長生

草興作荆楚歌知傾大聖曷由格之巧且智浩然

養雪羽玄尾後素之章吾豈不能福人福覺人亨

耶前者聽經法於達摩又能發矜於有商斯際也

洋山不舊芻牧有人彼不縻白駒焉肯辭玄鳥乎

故鳴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吾欲窺魚藻而辭僊堆

矣樂彼之園苑有樹樞謂其九也清鹿溪寧夫來

者無心天啓之兆鳥符天意明君憇棠陰耳蓋德

者得也得瑞德徵不然義文出洛龜瑞舜治鳴鳳

瑞臻至周文又出矣非倣此乎翟克斬蛇擬君風

也仰鳴風至握草感也仰而或俯兆商霖行將潤

總總職有子民之觀耳觀其翟乎翟其戀乎去思

蔣氏翟而碑簇簇林翟意悠悠三魚之獻兆有三槐之祝與

或因曰鳥非綿蠻之黃鳥與何其機之此也吾不

知黃鳥翟否丘隅不禁其跡尼父賢其知矣萌心

之動覺予惠迪班子之航密得翻翼公輸子作船

見鳥飛挽尾故有揖遇灣而挽君試觀焉飛得之

勅水收魚靈孰如之曆者以及舌為春邁以來賓

為秋先得氣之正斯知慶之初也故文取于雉孔

雀取其毒公也取乎鳩雖然來不拒矣去不追矣

一先一後一去一來出于物之心是天公著意安

排道子何心伎倆伎倆雖無與賦係之此事希觀  
愧子授書之異也此翟之來混爲雙鳧之寫也意  
僊人托此以彰君化乎若不誌病在士民士民感  
政風恨無隙竒可布耳斯去思三四而來翟入江  
山之第一志也翟之之不知其之誌翟者千古知  
翟靈也一得之漢書今日其再漢乎江邑人以翟  
憶蔣君猶周人以甘棠思召伯乎至今面雙橋清  
官之俸也得宅令證翟鳥其天意也翟其不忘於  
蔣蔣其有召于翟也夫

蔣氏翟經

五

言七

朝能藍香羽不塵鹿溪越步九清津僊桃啖祝三  
千實玄鳥長驅幾度春不道雙鳧來玉舄欲憑青  
雀問雲真江山自老祿同永歲月烟開紫炁新太  
白題

蔣德璟曰謝童故不解書不識飲飲一仇輒醉乚  
至遽索大茅筆書酒來酒正冰遽吸三巨羅揮長  
短句極似青蓮樂府自序文特酸辛瀉水著地矣  
余諦審之知有神來

翟序

九天王闕

至帝大賓師前三十六洞大祖師

勅三方火帝兼採訪選僊都使者呂純陽題

已知玄鳥質未暇問諸經時揮弄以濯翹或俛仰  
而嘶鳴少近黃鸝之韻若奏鈞天之聲迺鳴于垵  
爰宿楓庭黑尻而頰遠亮而清如蒼王之雜壁似  
碧雉之頂纓集若霄雪之落奮擬漢鵬之程生高  
谷栖大陵與玄裳以借夢朝暘谷而宣明游適棠  
陰之憇搏飛海甸之汀何翩翩而映蔣迺呈兆而

蔣氏翟經

六

言九

先徵來者天之祐福之萌心也霖必又豈霖情不  
投之綱繳之下願舞于縣囿之廳此徵魚藻之沐  
斯得彘彘之慶仄降而商矣有祥長發鳴于陰矣  
好爵傲竟治而以鳳臻宦而以鳥証倏矣味蓼斯  
轉而歌保定飛于飛于吾其清彼牧矣時哉時哉  
吾其爰彼樂矣音可感鳥臺兆可現河洛謂鳥官  
而義和之文也謂翟酒而湛露之沐也古者有翟  
卯蓋上焉祝觀皇之榮下焉諷鴿鳥之睦雍雍嗜  
嗜遂遂啫啫有粹其軀有虺其腹偃仰西清之山

躡蹻橋檻之足交來谿勺相伴話曾說水壺洞曉  
以彼先之此後之勿問雌雄之跡一奏之一和之  
相宣蕭韶之真古人有黃雀之盛亦有青鸞之珍  
又有懷鶩之戲陸通釣魚懷鶩鶩鬪雞之人昂膺

雲表揚步台茵非為饑附意也為君祝有春也夜  
喚帝星度山曙畫揮藍苑辟徑塵已問孔雀之事  
不知鳧鷖之因雲客高聲臨彩座鳥章遙翮轉胡  
秦東山之錡斧忽為衮職之逆鱗鷹繡當朝休道  
老清音通闕和吹塤鳥解入意誰識山梁之共我

蔣氏薈經

六一

三百五十五

歡鳥音試聞天籟之幽奚啻窺君之化且適牧地  
之優仁政入深虎負河而知逝甘棠去味鳥憶蔣  
而奏吟澤已沾於魚鼈恩奚止于鳥禽以故軒轅  
挽別空谷賞音歡鳥蹄斯誌君德知崔兆斯測君  
心參之于漢書之語深得崔氏之靈懸魚高介得  
崔為亨鄉先生者載道臻豚魚者幾人總之不異  
歸鶴之清獻又焉稽于崔銘云  
投舍君廬覺一聲不栖雲草豈霖情昨朝太乙伴  
僊夢今到江山問牧清本是懸魚應得異亦因來

崔喜先徵棠陰留憇方家伯祝上九龍旭袍纓  
蔣德璟曰列僊傳獨呂跡最顯以五代迄宋傳述  
亡慮數十家大畧南渡前雲巒遊戲多邁幻顏勝  
國以還往往挾符呪請馮物而應故扶乩者慣稱  
回道人無上宮以呂常在天上行而它列真有降  
者皆從呂始余得呂翁序崔特先次青蓮次鍾離  
子又次曼倩生呂伍代人於諸公皆後是以後之  
世作唐人者譌

李謫僊傳附

後學蔣德璟撰

蔣氏薈經

六一

三百五十六

謫僊既已題崔字說則愀然序前身軼事及千春  
未揭之忠而浮犀觥曰觴汝為我作佳傳傳當取  
周公及屈原蓋皆用宗室故其取周公者以從未  
擬流言也永璘之叛罪浮殷監尋陽之讎厄配狼  
跋然而雷風剖匱姬遇獨奇至其與三閭心符迹  
契而世哀三閭忠莫能明公者僅以詩酒奉之公  
卽霓蓋風駟萬歲東華亦豈願以虛名掩大節哉  
作謫僊傳  
謫僊者唐之王孫也其先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

高九世孫緒唐牒為玄宗皇帝族叔祖隋末徙西域條枝神龍初翁道還客巴西而謫僊生故又為蜀人十歲通詩書長隱岷山州舉有道不應出居襄漢之間南游江淮至楚留雲夢三年去之齊魯居徂徠山與孔巢父輩為沈飲稱六逸天寶初客會稽與吳筠善筠徵隨至長安得召見為翰林供奉頃之不合去北抵趙魏燕晉西涉岐邠歷商於至洛游梁最久復之齊魯南浮淮泗再入吳轉徙金陵上秋浦尋陽臥廬山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

蔣氏

三十一 三百四二

內駿馬美妾所至二千石郊迎志識雄傑風標靈輿軒軒有頰世之姿故足以友列真而師萬乘而其謫之使不獲伸者迺在於煬竈之婦寺竟拓落以老於戲人耶天耶始太夫人驚姜之夕長庚入夢故生而命曰某少為益州長史蘇許公相如喜縱橫術擊劍任俠輕財重施予入賓客奇其姿與詩薦于玄宗徵就如禮綺皓草和蕃書并上宣唐鴻猷一篇帝大異賜七寶林食御手調羹曰卿布衣士名為

蔣氏

六四